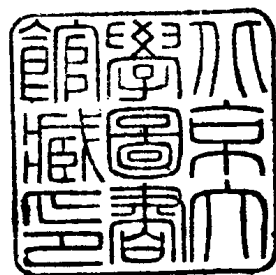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九二册目次

增定國朝館課經世宏辭十五卷

〔明〕王錫爵輯

明萬曆十八年周曰校萬卷樓刻本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增定國朝館課經世宏辭目錄

卷之一

卷之二

箋類

致語類

韻語類

檄類

露布類

議類

卷之四

論類

卷之五

卷之六

眞正英雄皆從戰戰兢兢中來　袁宗道　翰林編修
眞正英雄從戰戰兢兢中來　李啓美　庶吉士
續宋穆宗學論　舒弘志　探花編修

卷之七

策類

廷對萬言策　羅倫　狀元修撰
弘治壬戌廷試策　康海　狀元修撰
弘治庚戌廷試策　錢福　狀元修撰
正德辛未廷試策　楊慎　狀元修撰
嘉靖壬戌廷試策　申時行　狀元少師
敬天法祖策　劉楚先　司經洗馬
寶訓寶鑑策　王祖嫡　洗馬侍講
馭蕃夷策　馮琦　翰林侍講

瀛海水患策　于愼行　大宗伯
辨名實策　黄洪憲　春坊庶子
王仲淹續經意旨對　沈一貫　冢宰少師
答西北墾田水利問　楊元祥　庶吉士
答西北墾田水利問　鄒德溥　翰林院編修
救荒奇策何如　袁宗道　翰林院編修
救荒奇策何如　唐文獻　狀元修撰

卷之八

士習策　李廷機　榜眼編修
己丑廷試策　焦竑　狀元修撰
雨雹對　鄒德溥　翰林編修
雨雹對　徐應聘　翰林檢討
經術世務要指對　袁宗道　翰林編修
經術世務要指對　全天敘　翰林編修

序類

崇正辯序　丘濬　翰林大學士
陸賈新語序　錢福　狀元修撰
江南春詞序　袁袠　翰林庶吉士
刻貞觀政要序　趙貞吉　大學士
重刻唐文苑英華序　殷士儋　大學士
本朝列卿年表序　馬象乾　大學士
刊五經白文序　何洛文　宗伯學士
帝鑑圖說後序　王希烈　宮詹冢宰
太祖御筆序　申時行　少師左柱國
重刻周禮序　劉元震　左庶子

刻文中子序　蕭良有　翰林編修
擬御製重刻資治通鑑綱目序　李廷機　榜眼編修
擬御製重刻資治通鑑綱目序　鄧宗齡　翰林編修
刻文章辨體序　袁宗道　會元編修
刻文章辨體序　舒弘志　探花編修
刻文章辨體序　彭烊　翰林檢討
重刻十三經註疏序　唐文獻　狀元修撰
重刻十三經註疏序　林承芳　國史編修
新刻詞林典故序　唐文獻　狀元修撰
新刻詞林典故序　舒弘志　探花編修
敘宋新法始末　黄汝良　翰林編修

記類

卷之九

賦類

箴類

銘類

贊類

跋類

卷之十二

詩類五言古詩

四橋光霽　羅洪先 文恭公
南樓奇觀　羅洪先 文恭公
賜觀燈詩二首　周述 [illegible][illegible] 編修
班婕妤　程敏政 宗伯學士
擬陳伯王春夜別友人　程敏政 宗伯學士
班婕妤　崔銑 文敏公
關山月　羅玘 文肅公
羌笛怨　羅玘 文肅公
閨怨　羅倫 文毅公
大駕視牲南郊　李東陽 文正公
齋宿院署　李東陽 文正公
人日齋居雪霽　李東陽 文正公

大明門候駕　李東陽 文正公
五日賜百官彩扇　李東陽 文正公
至日　袁袠 庶吉士
正月十五夜　袁袠 庶吉士
報北虜再入山西　袁袠 庶吉士
夜宿秘苑　錢福 狀元修撰
登省中樓望西山霽雪　錢福 狀元修撰
立春日齋居對雪　錢福 狀元修撰
同前　唐順之 庶吉士
穀日雪作　唐順之 庶吉士
寒食　唐順之 庶吉士
瑞兎詩應制有序　蔡昂 探花學士

風竹　嚴嵩 大學士
丁亥冬至陵祀出城作　嚴嵩 大學士
嘲雪　康海 狀元修撰
詠部鶴　康海 狀元修撰
大菊　康海 狀元修撰
詠蟬　康海 狀元修撰
蘇子遊赤壁圖　楊慎 狀元修撰
泛湖　楊慎 狀元修撰
泛舟　王九思 翰林檢討
都城春雪　王九思 翰林檢討
鬪箏　王廷陳 翰林編修
對雨　王廷陳 翰林編修

夏日即事二首　王廷陳 翰林編修
在館即事　王廷陳 翰林編修
院中齋宿　王廷陳 翰林編修
春日玉堂宴集　王錫爵 太子太傅
雞冠　王錫爵 太子太傅
刈禾了晚望　高拱 大學士
夏日瀛洲亭　許國 少傅大學士
北亭讌集　馮夢禎 會元編修
晚興　王應選 探花編修
溪邊　沈一貫 翰林學士
瀛州亭新池得雨　沈一貫 翰林學士
詠署中柏　徐顯卿 天官學士

題	作者
七夕	徐顯卿 天官學士
初冬即事	黃洪憲 春坊庶子
詠院中杏	黃洪憲 春坊庶子
詠上苑桃花	黃洪憲 春坊庶子
瀛州亭新池得雨	田一儁 宗伯師
秋夕	田一儁 宗伯師
初冬即事	鄧以讚 會元編修
鼎建慈寧宮有述二首	沈自邠 翰林修撰
西苑觀菊	蕭良有 會元編修
同前	李廷機 會元編修
同前	朱國祚 狀元修撰
同前	唐文獻 狀元修撰

題	作者
題署中柏	唐文獻 狀元修撰
賦得玉壺冰	袁宗道 會元編修
除歲立春日賜百官食春餅應制	舒弘志 探花編修

五言排律

題	作者
聖壽節早朝	宋濂 大學士
夏冰	劉基 文成公
凱旋恭紀	劉基 文成公
登瀛軒	宋訥 大司成
雲門樂	曾棨 狀元學士
太平樂	商輅 三元學士
三月三日千秋節	羅倫 狀元修撰
城南講武二十韻	王英 翰林學士

題	作者
聖駕南巡	錢福 狀元學士
聖駕北狩	錢福 狀元學士
元夕應制觀燈	高啓 宗伯學士
扈從度龍門作	吳寬 大學士
二月九日	楊慎 狀元修撰
元正聽朝奉天殿	楊慎 狀元修撰
廷對	楊慎 狀元修撰
入館呈諸君	蔡昂 翰林學士
鄱陽湖十六韻	蔡昂 翰林學士
聞河南捷呈閣內諸公	陸粲 庶吉士
中元節有感	袁袠之 庶吉士
對雪	袁袠之 庶吉士

題	作者
恭讀敬一亭五箴註有述	顧鼎臣 大學士
春祀稷壇陪祀有作	顧鼎臣 大學士
擬駕奉聖母覆視壽宮恭紀	朱希周 狀元大宗伯
頒曆恭紀	朱希周 狀元大宗伯
觀薊鎮邊圖有述	費宏 狀元修撰
聞邊報捷志喜	高拱 大學士
清明節遣官分祀山陵恭述	余有丁 大學士

五言絶句

題	作者
早朝	方孝孺 侍讀學士
秋思	方孝孺 侍讀學士
臥雲室	方孝孺 侍讀學士
昭君	方孝孺 侍讀學士

七言古詩

七言律詩

東華門內新館初成入直有作 曾棨 狀元修撰
禁中對雪 曾棨 狀元修撰
觀內廄馬 曾棨 狀元修撰
春思 曾棨 狀元修撰
六月十五日讀平胡詔 曾棨 狀元修撰
殿試罷 曾棨 狀元修撰
秋日扈從獵龍山遊牛山佛窟寺 曾棨 狀元修撰
癸卯歲十月居庸關候 陸簡 宮詹學士
冬至早朝 陸簡 宮詹學士
玉泉垂虹 林環 狀元侍講
西山霽雪 林環 狀元侍講
元夕侍宴觀燈 曹鼐 大學士

中秋二首 曹鼐 文忠公
長安道 商輅 大學士
七月十七日壬午駕還自塞北 梁潛 大學士
元夜陪駕讌午門 商輅 大學士
春日試筆 商輅 大學士
正月十七日送駕出德勝門 商輅 大學士
瀛島春雲 岳正 文肅公
秋日早朝 岳正 文肅公
正月初四日南郊禮成 岳正 文肅公
車駕渡江 周忱 文襄公
元夕賜觀燈 周忱 文襄公
玉泉流虹 蕭時中 狀元修撰

瀛島春雲 蕭時中 狀元修撰
早朝 徐有貞 大學士
元日早朝 徐有貞 大學士
墨蒲萄 徐有貞 大學士
時出西掖遇雨 程敏政 宗伯學士
元夕賜宴觀燈應制 呂原 大學士
己亥元日雪 呂原 大學士
蝴蝶 呂原 大學士
元夕觀燈應制 吳寬 狀元尚書
追和岑補闕早朝之作 吳寬 狀元尚書
午日禁苑觀擊毬射柳進呈詩 丘濬 文莊公
追和賈舍人早朝大明宮 丘濬 文莊公

題蘇武牧羊圖 丘濬 文莊公
賜午門觀燈二首 楊溥 文定公
賜午門觀燈應制 劉三吾 翰林學士
同前 李廷相 探花編修
端陽進呈射柳詩 吳寬 狀元尚書
賜午門觀燈 錢福 狀元修撰
九日早朝 錢福 狀元修撰
早朝 錢福 狀元修撰
賦得秋江漁唱 黎淳 文僖公
擬勑借岐王九成宮避暑 黎淳 文僖公
元夕應制 黎淳 文僖公
元夕觀燈侍宴 王直 文端公

七言排律

七言絕句

歌類古歌

附錄

卷之十四

臺省名臣章疏類

國朝敢諫直臣如海中丞瑞楊太常繼盛鄒吏部元標諸君皆傳誦直言九死不易真一代諤諤之臣也惜未晉中秘不敢濫入館課故敢錄于左

卷之十五

增定國朝館課經世宏辭目錄終

太原　王錫爵　元馭父
四明　沈一貫　肩吾父

詔類

高皇帝諭中原詔　宋濂弘文館學士

劉文成伯溫公評此開國第一詔之[illegible]大[illegible]公有天地無私氣象[illegible]三一[illegible]與三代訓誥[illegible]欸休哉

總[illegible]之哉[illegible]人之度固知此[illegible]一下不啻山東父老扶杖往觀之日也

自古帝王臨御天下中華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華未聞以夷狄治天下也自宋祚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國四海內外罔不臣服此豈人力實乃天授然達人志士尚有冠履倒置之嘆自是以後元之臣子不遵祖訓廢壞綱常如大德廢長立幼泰定以臣弑君天曆以弟酖兄上下相習恬不為怪其于父子君臣之倫瀆亂甚矣夫人君者斯民之宗主朝廷者天下之根本禮義者御世之大防所為如彼豈可為訓于天下後世哉又加以宰臣擅權有司毒虐於是人心離叛天下兵起使我中國之民死者肝腦塗地生者骨肉不相保雖因人事所致實天厭其德而棄之之時也古云胡虜無百年之運驗之今日豈不信然

朕意天運循環中原氣盛當必有聖人者出電掃胡塵恢復中夏立綱陳紀救濟斯民今一紀于茲未嘗有治世安民者徒使爾等戰戰兢兢處于朝秦暮楚之地誠可矜憫方今河洛關陝雖有數雄忘中國祖宗之姓反就胡虜禽獸之名假元號以濟私恃有眾以要君阻兵據險互相吞噬實生民之巨害非華夏之真主也

朕本淮右布衣因天下亂為眾所推率師渡江居金陵形勝之地今十有三年西抵巴蜀東連滄海南控閩越湖湘漢沔皆入

不外蒙古尤見天覆地載之量

版圖奄及南方盡為我有民稍安兵稍精食稍足視此中原之民久無所主深用疚心

朕恭承天命罔敢自安方欲遣兵北逐拯生民于塗炭復漢官之威儀慮民人未知反為我讐故先諭告爾等兵至所在民人勿避

朕號令嚴肅無秋毫之犯歸我者永安于中華背我者自竄于塞外蓋我中國之民天必命中國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如蒙古色目雖非華夏族類然同生天地之間有能知禮義願為臣民者與中國之人撫養無異

立皇后詔 永樂元年　　解縉 翰林學士

奉天承運皇帝詔曰朕荷天地神靈
祖宗敷佑繼承大統華夏肅清稽于古典夏殷周之盛亦資內
助以致雍熙朕
皇考太祖高皇帝肇修人紀惇典庸禮臻茲治平薄海內外室
家相慶功德兼隆與天同運亦惟朕
皇妣孝慈高皇后效法承天肅雍顯相德配
聖神化家為國朕正妃徐氏開國元勳中山武寧王徐達之女
逮佐朕
皇考咸有一德格于 皇天天惟申命用休君臣篤慶祭裕始
於毓茲貞淑嬪于肇封家政攸寧朕恭行天討無內顧之憂厚
德嘉貞姆儀懿範同朕恭勤係茲天命君臨爾萬姓之上是用
于洪武三十五年十一月十三日命使奉金冊金寶立徐氏為
皇后正位中宮共承宗廟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嘉靖登極詔　　楊廷和 少師大學士

奉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承 皇天之眷命賴
列聖之洪休奉 慈壽皇太后之懿旨 皇兄大行皇帝之遺
詔屬以倫序入奉 宗祧內外文武羣臣及耆老軍民合辭勸
進至于再三辭拒弗獲謹于四月二十二日祇告
天地 宗廟 社稷即皇帝位深思付託之重實切兢業之懷
惟我 皇兄大行皇帝運撫盈成業承熙洽勵精雖切化理未
孚中遭權奸曲為蒙蔽潛弄政柄大播凶威朕昔在藩邸之時
已知非 皇兄之意茲欲興道致治必當革故鼎新事皆率由
乎舊章亦以敬承夫 先志自惟涼德方在沖年尚賴諸賢共
圖新志其以明年為嘉靖元年大赦天下與民更始所有合行
事宜條列于後

嗚呼君人之道在昭德以塞違繼世之規惟更化而善治特頒
渙號用慰輿情弘施大賚之恩永錫太平之福四方臣庶咸使
聞知

冊類

成祖文皇帝立后冊 永樂元年

解縉 翰林學士

余文璫選 鄒公評 莊嚴方正得制誥體非老手文章其誰宜為

奉
天承
運。
皇帝制曰。粤稽古典。内治實先。嬀汭嬪虞。塗山翼夏。姬周之盛。
本自姜任。厚德承天。彝倫攸敘。昔我
皇考太祖高皇帝龍飛啟運。身致太平。亦惟我
皇妣孝慈高皇后坤元合德。克相肇基。日月光華。照臨下土。化
成俗美。淑慶方亨。麟趾關雎。壼儀猶在。咨爾徐氏。中山武寧王
徐達之女。為
朕正妃。內助潘國。二十餘年
朕恭行天討。無內顧之憂。濟
朕艱難。同勸開國。今寰宇肅清。
朕登大寶。允賴相成。宜正位號。今特命使。奉金冊金寶。立爾為
皇后。以奉
神靈之統。母儀天下。表正六宮。爾尚遠法先猷。近尊
皇訓。夙夜儆戒。永保貞吉。耿光萬年。於戲欽之。

璽書類

諭防秋邊將璽書

董份 翰林學士

申相國瑤泉公評 選帥練兵為防秋之上策 賞功罰罪為馭將之先務 號令名言允為高手

皇帝諭諸將士。北虜無道。數犯邊疆。戕我生靈。略我畜牧。
朕憫元元之眾。困于蹂躪。無罪無辜。而罹此大殘。故令爾將士。
荷堅執銳。戍苦寒之地。久屯不解。
朕甚憐之。朕躬自减御。諸可以佐邊急者。一無所惜。爾將士
宜悉朕心。去秋虜酋東擾薊鎮。西入離石。爾等搴旗斬將之
效。未聞。奔北之音數至。廷有司請重宜諸逗耎不前者於理。
朕以積弱陵夷。備禦之策未講。恩信未孚。而遽弃之。不忍。故後
失律之罰。而先逐捕之賞。期曠然與之更始。今
朕與帷幄之士。籌畫攘禦之指。纖悉靡遺。行已授爾將士。爾將
士其尚踔興。發精簡練。壹禀制成。算奮威鼓勇。勠絕亂略。即有
不戒。尚深計遠慮。并力勳援。或登埤守障。以自完保。俾廬井無
害。男女牛羊無所失。須大創虜氣。絕其覬心。今方秋高。虜即不
來。詎知無他志。爾等其勿懈。爾等有能振國家之急。揚威漠北。
即分珪析爵。
朕奚靳焉。若來不能禦。至不能守。去不能追。與無將士同。大非
朕所以尊顯若屬之意。且為人臣義不當如是也。
朕必無貸。爾等其毋悔。

先示以賞後振以罰義正詞嚴禀禀難犯

切中今日邊務之弊

所謂洪謨之上策……非胸中有數萬甲兵者能見到此

賞罰燦然

諭防秋與將吏書

李維禎

朕惟國家設立邊鎮屯以重兵統以宿將分據要害蓋欲外以遏侵虜衛內以屏翰王室上以擁衛陵寢下以保安生靈也自宗廟以來因時加警要在預防是以窺伺潛消邊鄙不聳蓋亦將士之力重有賴焉邇者疆圉弗戒致使虜得入我郊甸蕩我城邑戕我黔黎朕甚慟之亦以因循日久玩愒月前姑罪其尤未加大罰所以開使過之路作思奮之心也夫自古禦虜者皆拒之境外勿使近邊是以內地晏然乃為萬全之策今九邊之守返廷內地則我之險不惟與虜共之而虜且得乘之矣是以虜一舉足即在我腹心可不慎歟今朕廣集廷議條約事宜除已頒行遵守外自今秋高馬肥霜凝弓勁正虜將候月之時特申飭爾將士爾其精選士馬修明軍政時巡堡戍相度機宜刻出於邊境之外振揚威武使虜知我有備陰遏其忌不逞窺竊計之上也倘其匪茹尚恣野心便當慎固城守分屯險隘相機勦撫毋致猖狂其信地所分雖各有疆域亦宜互相應援以為聲勢毋徒彼此觀望致失事機至若中國人民有在昔被擄陷虜中為其驅使者尚得脫身歸正潔衆來降宜慰恤之使遂生理若能陰得虜情就中起事斬馘獻俘者又宜特議封賞其他機務並從便宜朕不中制更以暇時講畫屯營之法申明團練之方以為長久之計夫國家歲運邊儲以數百萬計蓋以師帑繒布皆農夫紅女之所供惟求外安內寧共尊中國而已食其力者可不念歟爾諸將士尚其矢乃心力共圖大勳朕不愛高爵重賞以策非常其有怠玩不恭仍因故轍者申論如法不貸惟汝欽哉

堂太史蔡月公評

氣象宏偉詞華燦然頌之臣隣無忝倚毗

堂皇氣古

更見安攘之方

總督薊遼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誥

朱國祚 狀元國史修撰

奉天承運皇帝制曰朕惟營四方以告成宜膺多祉懷萬邦而錫命豈吝崇階武備因文事交脩內治與外威兼攄持撥凝丞之模用周顯允之猷咨爾總督薊遼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某德操直亮才略恢弘脫跡一同蜚英二署入蹐卿寺出踐臬藩歷暢茂猷洊膺隆寄建旄開府保釐著績於郊圻移節鎮邊旬宣揚威於沙漠召副樞筦尊俎効籌馳代漸符袍鼓帖席頃以邊陲之事復還鎖鑰之司蠢茲醜虜罔犯我邊徼乃奮忠悃妙勝筭於幄中乃揚武威俘勍虜於天下狄氛永戢國武丕彰膚功式勒於太常上捷已宣於清廟茲特晉爾太子少保錫之誥命於戲召虎平江漢而釐邦猶陳謨於矢德去病犂燕然而勒石尚厲志於忘家朕方居安思危國閒乃明其政爾尚貴謀賤戰兵戢而動則威益紆綢戶之防永佐舞干之治欽哉

總督薊遼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誥　王荁 翰林諭德

余大史幼峯公評　制誥所以代王言稍涉書生語便失体統此篇剳足正大簡古奇杰秘苑中有此代言得人矣

奉天承運　皇帝制曰朕惟安攘之大計藉文武之兼資矧薊遼為東寄藩籬而總督乃北門鎖鑰眷言鴻伐宜荷綸褒爾總督薊遼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某才具閎深猷為敏練韜足當盤錯而出之以沉幾志不遜勵勤而應之以閒暇翱翔仕路久裴幹濟之名鎮撫浙疆丕顯救寧之績爰晉位司馬秉鉞薊遼爾乃益展謀猷弘經畧設奇制勝一戰而倒戈折馘獻俘再戰而奏凱遂犁醜虜之膽用清紫塞之塵我武奮揚朕心嘉悅茲特加爾太子少保錫之誥命於戲周王順治寔資方叔之猷漢帝中興全仗營陽之算爾尚追茲前軌作我長城斯不負乎眷知庶有辭於永世欽哉

奏類

急皇儲奏　李東陽太師文正公

王文恪守溪公評　西涯當代文宗之臣望也其不滿人意只在立朝事業知此疏春容委婉極得諫体亦足相[illegible]人效矣

臣等備員輔導叨任三孤或舊　顧命或荷簡推源官竊祿積有歲時徒抱朴忠畧無寸補深慮過計寢食靡寧近日以來恭遇

陛下洞啓　聖心勵精新政大奸已去羣弊漸消孝理方隆仁恩誕布天下之人欣欣相告皆以為太平之治可指日而致也但事有關于　國家社稷至重至大者臣等若知而不言言而不盡則是緘默容身因循誤　國生無以報

陛下知人之鑒亦無以見

先帝在天之靈所謂

顧命者為虛名而輔導者皆餘事也臣等竊惟天下者

祖宗之天下上天之所付託生民之所仰賴昔

太祖高皇帝櫛風沐雨十餘年而後得早作夜思三十餘年而後定何其勞也

成祖文皇帝南征北伐定鼎貽謀亦二十餘年而後成何其難也

列聖相承兢兢業業罔有怠荒以致今日　先帝顧命惟欲

陛下早嗣大位早成大婚光前裕後衍無疆之祚

聖慮所及何深且遠四五年間

陛下春秋鼎盛而

儲嗣未聞中外臣民傾耳拭目以俟前星之耀此臣等所以憂懼也伏望

陛下念上天付託之隆思

祖宗授受之重體生民仰望之殷每于

[illegible]高皇[illegible]列聖艱[illegible]業[illegible]之心非忠君愛國者安能條[illegible]若此

言亦見悃欵

朝奏講讀之暇安處
宮闈溥施恩澤起居以節游豫以特保養天和培植
國本則六氣不能侵百邪莫敢近
皇儲早立寶祚延長可以鞏我
國家萬萬年之業矣

書閣規撫啟口自別

案高院翰林有生色

具見忠悃

進　聖祖御筆奏　　申時行 杜岡大學士

恭進
聖祖御筆以備清覽事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聖神首出文武兼資巍乎功業光被於寰區煥乎
文章昭垂於簡策其在寶訓實錄及
御制之在禁者臣等皆得莊誦而仰窺之至於
御書妙墨則未之覩也近該臣等檢閱書籍伏見
太祖御筆尚有尊藏閣中凡為　御批勅諭及詩文共七十六
道或片楮短劄或累牘長篇珠書墨書真體草體燦然備具蓋
自國朝至今二百餘載而奎章宸翰宛然若新其
聖靈之所憑依以為鎮世傳家之寶神物之所呵護以為書林
冊府之光者哉伏望
皇上於言語文字之中求
聖祖之精蘊於點畫形聲之外法
聖祖之憂勤謹跋數語具題以
聞奉
聖旨聖祖御筆留覽還著查取累朝寶訓及實錄稿進來看

此二奏出自內閣不與部院臺省並存故冠諸篇首

天下至才也　　嚴存省　　慎出令省累刑

大庖西上封事

解縉　翰林學士

臣伏奉　聖旨朕今命爾義則君臣恩猶父子當知無不言古云爾有嘉猷嘉謀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臣謂成王于是失言矣歷觀載籍以來固以進諫之臣為善亦未嘗以納諫之主為非唐虞君臣更相勸戒更相推讓光昭不窮載為盛美昔人有譏魏徵于唐太宗者為其錄前後諫章以示起居郎褚遂良雖未必然借令有之亦足垂世臣主同休停婚仆碑臣竊謂太宗怒非其怒矣　陛下當同符堯舜師表百王豈宜下比太宗則非臣之所願望也臣願與皐夔比肩不願与魏徵同列則臣之感恩服義懇切以為言者尤願　陛下毋自狹小誠萬世一時也　陛下挺生南服一統華夷功高萬古此放勛也得國之正皆非漢唐宋所及真所謂取天下于群盜救生民于塗炭命將出師皆受成筭不假良平不倚信布徐定燕都市不易肆女寵外疏寺人藩鎮之患銷融底定皆處之有法朕兆不萌不邇聲色不為游畋既遠過于漢宋又何譲遜于唐虞惟願　陛下篤悖信之本加愼獨之學登踰若對之功益加不睹不聞之地無間雖處深宮之內亦如郊祀之時即前日郊祀之敬繼今日存養之功推所以愛臣之心以愛天下推所以待臣之心以待萬物喜怒哀樂一聽于天理上下四旁一視而同仁以天地為一體以天下為一人令出惟行也不空于數改刑期于無刑也寧失于不經故令數改則民疑疑則不信刑太繁則民玩玩則不清國初至今將二十載無幾時無變之法無一日無過之人　陛下嘗教臣云世不絕賢豈億兆之衆果無一賢如古之人而盡皆不才者哉　陛下嘗教臣云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良由　陛下誠信之有間而用刑之太繁也宜其好善而善不顯惡惡而惡日滋者善未必蒙福而惡未必蒙禍也嘗聞　陛下震怒鋤根剪蔓誅其奸逆矣未聞詔書褒一大善賞延于臣後及其昆裔者也或朝賞而暮戮或忽罪而忽赦施不測之辱則有之矣誠以　陛下每多自悔之時輒有無及之嘆是非私意使然也存養之功須臾未加空耳是以有過不及也　陛下天性素嚴或失于忌克伐怨欲臣知　陛下聖性所無也臣見　陛下好觀說苑韻府雜書与所謂道德心經者臣竊謂甚非所宜也說苑出于劉向向之學不純溺于妄誕所取不經且多戰國縱橫之論壞人心術莫此為甚韻府出元之陰氏鄙猥細儒學孤識陋蠅集一時兔園寒士抄集穢蕪略無可采　陛下若喜其便于檢閱則願集一二志士儒英臣請得執筆而隨其後上溯唐虞夏商周孔之華與下及關閩濂洛之佳葩根實精明隨時類別以倫勸戒刪其無益焚其謬妄勒成一經上接經史豈非太平制作之一端也於今又六經殘缺而礼記出於漢儒蠢駁尤甚宜及時刪改日御經筵訪求審樂之儒大備百王之典作樂書一經以惠萬世以承唐虞尊祀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皐陶伊尹太公周公稷契夷益傳說箕子于大學而孔子則自天子達于庶人通祀以為先師而以顏曾子思孟子配自閔子以下各祭于其鄉而魯之闕里仍建叔梁紇廟贈以王爵而以顏路曾晳孔鯉配一洗歷代之因仍肇起天朝之文獻豈不盛哉若夫配天宜復掃地之規尊祖宜備七廟之

此論聖學　　此言條祀典

歷陳治道之要 非其事者 各當其宜 …

計上天不宜為筵宴之所文淵未備夫館閣之除太常非[illegible]
之可敎官妓非人道之所為禁絕娼優俾於變之民不選于淫
巧物制寺閣尊天子之貴不近于刑人執戟陛楯皆為吉士虎
賁趣馬悉用俊良雖門戶掃除之役命公卿子弟之賢任諸侯
王千衆職定久任法而加封侍臣子于一體示天下之為公除
山澤之禁稅關防饑之征商不將利居而土木之工勿起佈墾
荒田而四夫之地勿令耕若之業者驅之俾復于人倫經呪之
妄者火之俾絕其歡誕斷所謂瑜迦之說禁所為符式之科絕
邑巫覡淫祀肴冗官城細縣痛懲法外之威刑永革京城之工
役流十年而聽復杖八十以無加婦女非帷簿不修毋令逮繫
大臣有過惡當誅不宜加辱治曆明時授民作事但俾播植之
宜何用建除之謬方向煞神事甚無謂孤虛宜忌亦且不經東

言畏天當先于畏民不在深居儀文之末

行西行之論天德月德之云臣料唐虞之曆必無此等之文所
宜者若日月之行星辰之次仰觀俯察事合逆順七政之齊正
此類也元首叢脞則股肱惰而萬事皆隳人君以不察為明帝
德罔愆則民志應而天命用休人君惟以德為政
陛下惓惓于畏天畏神鬼而所謂畏民皆則未至也孜孜于治
民治强暴而所以治心者猶未至也且深居之潔衣服之齋修
祭之時儀文之備此畏天畏鬼神之末事也
陛下豈誠以此為足以盡事天事鬼神之道哉簿書之期獄訟
之斷詔告之勤鈞鉅之巧此治民治强暴之支流也豈真以此
為足以盡治民治强暴之術哉古云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
民聽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惟一于敬則心郡
天祭不必瀆而受無咎之福神不必勞而享無為之治与天比

當先于 不當苦 之巧

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而鬼神合其吉凶矣近年以
來臺綱不肅果若人言以刑名輕重為能事以聞因多寡為勳
勞甚非所以優清要長風采也夫人自救過之不給何暇劾人
之過人自以言為諱何能有諫諍之言御史糾彈皆承密旨未
聞舉善但日除奸每聞上有赦宥則必故為執持意謂如此則
上恩愈重而不知被赦之人起上好謗此輩皆市井小人趨媚
勿勞之細術陛下何不肝膽而鏡照之哉何嘗真有一夫特
法固爭謂其不當罪其當刑如舜曰殺之三而皋陶曰宥之三
哉臣焉知　陛下輕天下之士者皆此輩無以稱塞淵衷也然
誰不顧其父母妻子安榮哉所以諫諍實難禍從不測入人之
罪或謂無私而出人之罪必疑受賄逢迎甚易而或蒙褒嘗救
甚難而多得禍禍不止于一身刑必延乎親友誰肯捨父母妻

此一段論人臣用人

子而批龍鱗犯天怒哉
陛下進人不擇于賢否受職不量于重輕建不為君用之法所
謂取之盡錙銖置奸朋倚法之條所謂用之如泥沙監生進士
一經明行修而多困于州縣屈于下僚孝廉人才賓昭簪趨而或
布于朝省驟歷清華椎埋鷙悍之夫闒茸下愚之輩朝攝刀鑷
暮擁冠裳左棄信箴右縮組符剝履之賤衰絝纏戟負販之傭
輿馬赫奕雖曰立賢無方亦豈所謂有德是故賢者羞為之等
列廉人悉習其風流以貪婪為得計以廉潔受刑為飾詞
故有無錢工役無監行之俚諺綁縛官人沒商量之童謠出于
吏部者無賢否之分入于刑部者無枉直之判黜陟無章舉錯
乖方八議之條虛設五刑之律無常天下皆謂
陛下任意喜怒為生殺而不知皆臣下之不忠良也古者無恥

此一段論先敎化

善惡必記。今雖有申明旌善之舉。而無黨庠鄉學之規。互知之
法雖嚴。訓告之方未備。庠序禮講學必有其地。有其時。先之以仁
義。而後以法制。則庶乎磨之有漸。而行之有效。如影之隨形也。
今也應故事。主虛文。善惡二字無識。而莫之顧。長幼之民捽髻
而不相揖。紀綱不立。節目無依。勢使然也。臣欲取古人治家之
禮。睦鄰之法。若古藍田呂氏之鄉約。今義門鄭氏之家範。布之
天下。世臣大族率先以勸旌之。復之為民表率。將見作新於變。
漸次時雍。至于比屋可封不難矣。
陛下不可視為迂濶而不切當今之急務也。 陛下天資至高
於于道妙。百家神怪。誕妄恍惚。臣知 陛下洞矚之矣。然循不
免欲以愚美天下。若所謂以神道設教者。臣謂必不然也。一統
之輿圖已定矣。一時之人心已服矣。一切之奸雄已慴矣。天無

此一段論[illegible]應

災災民無患害。聖躬康寧。聖子神孫。繼繼繩繩。所謂得真符者
矣。何必興師以取寶為名。謂衆以神仙為徵應。謂有所謂其仙
其神手佑國家者哉。且以傳國寶論之。路王從珂已焚之矣。屢
求屢得。真偽莫明。假令真有之。則區區李斯之書。秦政之制。何
足為寶哉。周武之時。未有神仙符應。書之所載可見也。已而古
今享國之長。未有如周者。神仙釋老。誕謾恍惚。何足稽哉。地有
盈衰。物有盈歉。而商稅之徵。率皆定額。是使其或盈也。奸黠得
以侵欺。其歉也。良善困于補納。夏稅一也。而茶椒有粮。練絲有
稅。既稅于所產之地。又稅于所過之津。何其奪民之利。如此之
察也。且多貧下之家。不免拋荒之咎。或疾病死喪。逃亡棄失。今
日之上地。無前日之生植。而今日之徵。聚有前日之稅粮。里胥
不為呈州縣。不為理。或賣產以供稅。產去而稅存。或裨辦以當

此一段論[illegible]

役。役重而民困。又土田之高下不均。而起科之輕重無別。或膏
腴而稅反輕。瘠鹵而稅反重。此大量之際。里胥之弊也。欲拯其
困而革其弊。莫若行授田均田之法。兼行常平義倉之法。積之
以漸。至有九年之食無難者。臣愚所謂願除天下之征商者此
也。臣聞仲尼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故小邑必有城隍。重門擊
柝以待暴客。聖人之所制也。而近世狃于晏安。隳名城。銷鋒鏑。
禁兵諱武。以為太平。一旦有不測之虞。連城望風而靡。良平
不暇謀。賁育不暇鬭。武備廢弛之過也。及今修治。不空動衆。但敕
有司以時整葺寬之。以歲月守之。以里胥籍設弓手。謀之以弓
[illegible]教戎兵。習之以兵農閑武舉。以收天下之英雄。廣鄉校以
[illegible]天下之俊乂。古時多有書院遺基。學田舊業。貢士有庄義田
有族皆空。興復而廣益之。夫罪人不孥。罰弗及嗣。連坐起于秦

法。孥戮本于偽書。今之為善者。妻子未必蒙榮。有過者。里胥必
罹其罪。唐虞之世。四凶之罪止于流竄。故鯀殛而禹不以
為仇。舜不以為嫌。況律以人倫為重。而有給配婦女之條。令之
于不義。則又何取大節義哉。此化原之所由係也。孔子曰。名不
正則言不順。故賈生欲易服色而定官名。尚書侍郎。內侍也。而
以加于六卿。郎中員外何職也。而以名于六屬。御史詞臣。所以
居寵臺閣。郡守縣令。不應回避鄉邦。同寅協恭。相唱以禮。而今
內外百司。捶楚屬官。甚于奴隷。是致柔懦之徒。蕩無廉恥之節。
磬跪曲拳于進退。下氣怡色而奔趍。一為下官。肌膚不保。甚非
所以長孝行屬節義也。臣以為自今非犯罪惡。毋加笞杖之刑。
勿用催科督厲。小有過差。[illegible]示辱。亦足勸懲矣。臣但知罄竭
愚衷。欲言固不止此。承命甘急于陳獻。所陳略無次序。亦不

暇組織成文冀以將來取衆惟
陛下幸垂鑒焉。

中興正本疏　李賢 大學士

[illegible]

臣伏惟　陛下即位之初大開言路已朝廷之闕遺有司之利
病生民之休戚軍務之得失中外進言者論之詳矣若夫關于
陛下躬行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則或畧焉此臣區區犬馬
之忠私竊過慮以為
陛下一身乃家國天下之本也而　陛下之心又一身之本也
夫正其本萬事理惟　陛下之心既正則家國天下之事可得
而理矣臣所以忘其愚陋獻此中興正本策其目有十焉一曰
勤聖學二曰顧箴警三曰戒嗜慾四曰絕玩好五曰慎舉措六
曰崇節儉七曰畏天變八曰勉貴近九曰振士風十曰結民心
夫勤聖學者所以格物窮理也顧箴警者所以誠意正心也戒
嗜慾以至結民心者所以修身治人之道也皆切于
陛下躬行之事不係各司舉行者伏乞留中萬機之暇時賜省
覽于　陛下身心未必無少補焉且
陛下春秋鼎盛初登寶位天命之眷顧方新人心之向慕方切
當端本正始之日適乘勢有為之時求其所謂要道先務今日
最急而不可緩者在此十策夫十策既舉則大本正矣天下之
事可以次第而推行之不難矣由是明是非以行賞罰辨邪正
以用人材抗公道以振紀綱節財用以固邦本勵將帥以作士
氣修政事以攘夷狄開壅蔽以通下情致大臣以資治道特皆
陛下之餘事耳伏望
聖明深加察納果斷力行以幸天下以光　祖宗以慰生靈延
頸舉踵之望以追前代英君誼辟之蹤蓋
陛下之責必如是而後塞嗟夫言之逆耳者惟

君臣乃能聽事之難言者非忠臣不能言故曰責難于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昔宋儒朱熹將上殿奏事或謂正心誠意之說上所厭聞熹曰吾平生所得惟此四字豈忍不言而欺吾君乎此人臣以道事君責乎有犯無隱也臣竊觀

陛下即位以來雖疏遠之臣芻蕘之賤皆得效忠況臣職居郎署日近 清光噤默不言可謂忠乎雖然噤默不言者臣之罪也言之不用者亦臣之罪也何者

陛下有聰明之資有溫恭之德有寬仁之度有納諫之美臣下有言而不用非拒之也蓋以所言未必剴切當 帝心者或無誠意感動故也故曰言之不用者亦臣之罪也倘

陛下不以臣卑鄙猥言或有可取舉而行之將見功業煥然必出于尋常萬萬豈但臣之受賜而已實社稷蒼生之大幸也臣

不勝惓惓罔知忌諱昧死進言

一曰勤聖學　臣觀自古聖賢之君率皆留心于務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堯舜禹相傳之學也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成湯之學也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太甲之學也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高宗之學也曰克厥宅心文王之學也訪于洪範丹書武王之學也曰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成王之學也若夫漢唐宋之君或講論經理夜分乃寐或延集儒師升堂講說或紬繹經術夜久不休或留意典墳為範鑑或進陪鑾奏議或覽貞觀政要不以炎暑而輟經筵不以風雨而罷講讀雖無當于三代正心誠意之功亦可謂後世好學之賢君較之情而昏亂者不啻天淵之相遠矣伏願

陛下歷觀前代聖賢之君所好者何學所學者何事不但口耳之粗迹務窮義理之奧旨必專心以致志不一暴而十寒以正心修身為要務以居敬存誠為大本帝王之學既有所得應事接物無或不當異日嘉靖邦國翕然為中興之令主未必不由好學致之也伏願　聖明留意

二曰預箴警　臣聞前代聖賢之君必賴箴規警戒之助然後此心不敢怠忽常存敬畏庶幾無過舉焉若成湯之聖而猶銘其沐浴之盤以自新武王之聖而亦銘其席杖盤牖以自戒衛武公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訓誦之諫居寢有暬御之箴魯廟有欹器而存持滿之戒稷廟有金人而寓緘口之銘無逸一篇列于講閣前代遺迹寫為鑑圖書洪範之語于座屏書孟子之言于屏障此皆宋之令主也由是觀之前

代聖賢之君以警戒為規鑑以宴安為鴆毒內外交養而表裏俱修是以君德日隆多福自至其餘不知警戒雖有忠臣進獻箴銘視為虛文略不省覽是以留連荒亡盤樂怠傲自求其禍以致敗亂往往皆然伏願

陛下法前代聖賢之君存箴規警戒之助摭往事之明鑑採古人之格言或施之障屏或設之殿壁出入起居常目以在退朝燕處此心不忘於以防過於未然於以禁欲於將萌如此則意無不誠心無不正身由是而修天下由是而治將無愧于古之聖帝明王矣惟　聖明比深念之

三曰戒嗜慾　臣觀自古聖賢之君未嘗不以嗜慾為戒益之戒舜曰罔游于逸罔淫于樂皋陶之戒舜曰無教逸欲有邦仲虺作誥以戒成湯曰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用人惟己改過

不☐伊尹述訓以戒太甲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召公之戒武王曰玩人喪德玩物喪志不矜細行終累大德周公之戒成王曰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庶邦惟正之供張蘊古作大寶箴戒唐太宗曰樂不可極樂極生哀慾不可縱縱慾成災范祖禹講五子歌戒宋哲宗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酣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此前代聖賢之君能受人臣之戒而不敢流于嗜慾當時天下之治不可尚也若夫昏暗之主雖有忠臣進戒拒而不納逸樂怠荒以致天下之亂者多矣夫宴樂乃害心之鴆毒酒色實伐性之斧斤伏望

陛下以前代聖賢之君為法絕去嗜慾之私養其清明之德以斯民未被其澤為憂以天下未得其寧為念講周孔之遺編考帝王之治道務成中興之念以慰　祖宗之心則社稷幸甚蒼生幸甚

四曰絕玩好　臣惟人主一心攻之者甚衆不能為玩好所惑者寡矣是以古之聖賢之君常有所警珠玉犬馬珍禽奇獸一切玩好之物悉皆屏去此心湛然虛明淵靜故召公恐成王受西旅之獒曰不役耳目百度惟貞蓋謂心無所主反為耳目所役者心得其職則百度無不正矣必欲心得其職非從事于學不可也夫一心無兩用既能專于此必不牽于彼伏乞

陛下于內侍之中擇讀書知義者四五人置諸左右外聽儒臣講論經史內與左右辨說其義心通性悅日新月盛聰明益長智慮益高靜觀左右之人或以玩好之物來陳者必嚴以斥之曰爾以聖明之君待其主耶以庸暗之君待其主耶夫以聖明之君待其主者以堯舜之道陳之以開

陛下之心胸此忠臣也以庸暗之君待其主者以玩好之物陳之以惑

陛下之耳目此奸臣也歷觀前代未有明君而不法堯舜之道者未有昏君而不溺玩好之物者惟　陛下留心省察果能務學而絕玩好則行無不謹身無不修宗社自固生民自安不患不為　大明令主而中興之業不成者臣未之信也

五曰慎舉措　臣惟人君之舉措不可不慎也書曰惟皇作極蓋謂人君一身立皇極之標準而天下四方之人環顧以取法焉舉措一失其當則遠近之人得以窺探其好尚之偏可不慎哉記曰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為以守至正又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皆所以防君之過舉也昔周成王削桐葉為圭以與叔虞曰封汝史佚請擇日王曰戲也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至于漢唐宋之君皆有起居注之職有失即告有過必錄蓋亦嚴于自防矣是以古之明主愛一嚬一笑夫一嚬一笑尚不可輕發況見諸行事一舉一措豈可輕動哉伏願

陛下試加留意一日之間舉一事也必再思之果當于理而後行焉措一事也必更審之或乖于理而即止焉又望

陛下內則親夫貴近之臣外則勉夫輔導之職若高宗之命傅說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又曰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夫人君既以伊傅周召望其臣則人臣必以堯舜湯武致其君由是君臣一体志同道合而　陛下之舉措無有不得其當矣

人君屢宮室服翫以侈之以崇節儉

六曰崇節儉　臣觀自古聖賢之君未有不崇節儉者若堯舜茅茨不剪土階三尺大禹絕旨酒菲飲食卑宮室惡衣服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當時雍熙泰和之治不可尚矣漢文帝欲作露臺不忍百金之費身衣弋綈席用莞蒲所幸夫人衣不曳地唐太宗出宮女三千欲營一殿材用已具鑒秦而止嘗曰欲盛則費廣賦重則民愁以此思之不敢縱欲宋仁宗夜思燒羊忍飢而不索恐自此多傷物命見宮人首飾珠璣遮目不觀惡其奢華器用止于漆素衾裯止于黃絁漢唐宋各有天下數百年豈求其海內富庶無如三君之時蓋人君既以節儉存心臣下豈敢奢侈相尚自然家給人足也况今天下多事之秋工部光祿寺諸司諸色買辦倍于前日近因賊寇驚擾人民尚未寧息伏望

論節儉則海內富庶臣下無敢奢侈之論正大剴切

陛下躬行節儉凡內府一應服食器用必須究查今日之費比之　先朝果減省乎果增多乎務用省減以蘇民力則天下幸甚

天出災異儆告人君欲以譴之以畏天變

七曰畏天變　臣聞天心仁愛人君必出災異以譴告之為人君務求天意所在而存修省之誠可以變災為祥轉禍為福也昔商之中宗有桑穀并生于朝恐懼修德而天意即回高宗有飛雉鳴于鼎耳克正厥事而王業再振宋之太宗避殿減膳而東井彗滅詔欲自焚而得雨蝗死仁宗霖雨為診而引咎格天久旱不雨而密禱即應是四君者俱能上感天心變災為祥遂享靈長之福以成中興之治往歲以來山崩河決地動數災蝗旱相仍天象交變譴告之意可謂至矣當時若能黜奸邪任用忠良克己自新以答天譴未必不轉禍為福也惟其修省未

丹辰六歲不登于此

至是以不多于雖由是觀之災異之見何代無之顧人君修省何如耳且匹夫一念之誠尚能動天况人君精誠所感其應尤速伏願

論修德弭災異見忠懇匪直文字之工已也

陛下修德正事以承天心凡欽天監并各處奏來災異之變必早夜思省以答天意凜然敬畏以弭災變將見天人感應之速未必不如商之中宗高宗宋之太宗仁宗也於以為守成之令主於以致中興之盛治功烈卓然萬世標準豈不美哉臣區區螻蟻之誠所願望者如此惟　聖明留心幸甚

此段殊非以道事君之論

八曰勉貴近　臣觀前代中官正直忠良有功于國家者不為無人若漢唐之世史游良賀呂劉馬嚴或勤心納忠有所裨益或清儉退守無所引薦或清忠奉公直言切諫或排去奸邪委政廟堂或以一身扞人主之難或辭兩軍抗冥鴻之志千載之

下仰其芬烈視彼招權撓政賣美威福取決一時不旋踵而遭夫修者一薰一蕕相去遠矣今

論內侍勤慎不覺起人主寵任宦官之禍未必不基于此文定于是大誤矣

陛下左右內侍之臣大非前日之比率皆小心畏慎恪勤匪懈守　祖宗之法絕外人之交蓋能以覆轍為戒也猶望

陛下一日之間接文武群臣之時少親左右貴近之時多若能輔成今日中興之治皆其功也可不勉哉果能取法于前人興循理好善之念存正直忠良之心載之方冊傳之萬世後之人仰而羨之曰當時貴近之臣某也正直某也忠良如此則播令名于無窮豈不美哉

士風亦國脈所係此議論精當

九曰振士風　臣聞唐虞三代之世人人有士君子之行比屋有可封之俗士風之振不可尚也降自後世西漢士風尚忠厚東漢士風尚名節雖所尚不同而莫非善行國祚所以綿遠者

疑引遺宗語證精詳未雖以規前取法于宋尤士高識

由士風之振有以維持之魏晉以來流于清談虛曠放達而士風大壞李唐之世士尚華靡多文少實寔乎天下治日少而亂日多也惟宋之士少有三代之風詳其所由亦上之人有以勵之耳觀太宗戒欺誕之詩曰好争書翰純與亢設劳頰舌湯如泉士風安得不誠寔乎真宗疾奔競之詩曰臣下但當守公法馳騖何進何可取士風安得不恬退乎黙静家士不与孤寒并進錄廉吏後以愧貪墨之徒寔乎士風乎尚清廉也此宋之賢君復風俗如護元氣重名節如重神明所以士風大振而人人有士君子之行伏願

陛下取法于宋以振士風戒欺誕以勵誠實疾奔競以惜恬退黜貪墨以重清廉抑僥倖之徒絕諂佞之輩俾我

朝人人有士君子之行將見士風大振未必不如宋之可追三代也惟

陛下舉而行之幸甚

論結民心比事頗核屬詞允當可稱適用之學

十曰結民心　臣觀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蓋民心之向背係天命之去留有天下者不能固結民心而欲久安長治者難矣夏商周漢唐宋俱有天下數百年而歷世綿遠者固結民心之所致也其餘不能百年甚至三四十年而止者率由民心不向故也歷觀前代所以固結民心者豈有他術不過安之養之而已書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又曰安民則惠黎民懷之是以古之聖賢之君愛民之心如愛赤子休養生息惟恐失所晁錯曰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之而不困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之而不危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是以所欲与聚所惡勿施此固結民

篇折同肆又復還上可行錄之不偏以文已也

心之道也劉基曰三代之民如以膠摶沙言其難散故也五伯之民如以水摶沙言其易散故也伏願

陛下遠法前代結民心之道近體

祖宗恤民之心發矜憐惻怛之念于

九重之上播春風和氣之仁于八荒之表孟子曰德之流行速于置郵而傳命蓋

陛下省一分之費則民受一分之賜施一分之寬則民被一分之澤務使海内富庶衣食充足將見下民愛戴

陛下之心亦如三代之民以膠摶沙而不散或遇寇賊奸宄之變必不忍負

朝廷之恩如此則

宗社可安于永久雖歷億萬年斯可也惟

陛下注意熟察幸甚

講筵親政疏

王鏊 柱國少傅

臣竊念古之聖君賢相共成至治之隆者蓋起於上下之交而
近世之弊多起于上下間隔所以為上下之交其道有二一曰
講學二曰親政 陛下即祚以來時御經筵聖學勤矣臣愚猶
過憂正夫或間斷而不洽所望清燕之間廣廈細旃之上侍
文學侍從之臣從容講論凡帝王為治之大經大法日陳于前
萬幾之暇惟是觀書觀書之暇靜以養心則自內及外無非進
學之地殷高宗所以稱學遜志務時敏道積于厥躬者此也
陛下昧爽視朝聖政勤矣臣愚猶過憂堂陛太懸絕而不親所
望視朝之暇時御便殿公卿大臣侍從臺諫逐日輪對從容咨
詢生民疾苦政事得失使得日陳于前總攬乾剛不治微細接
引忠賢不隔疎遠則自朝至暮無非修政之時周宣王所以早
朝晏罷卒成中興之名者此也講學則聖心日明親政則聖政
日修君臣上下周旋于一堂之上又安有間隔之患哉二帝三
王之治可復見于今日矣聞古人雖在畎畝義不忘君故敢輙
效其愚誠不自知其言之可用與否其義則臣子事君盡心之
道也惟 陛下少留意焉

講學篇曰 國家經筵之設其盛矣乎
天子自正朝輦御文華公侯九卿大臣盛服侍列羽林之士亦
皆環列以聽經筵一開天下欣欣焉傳之以為希濶之典故曰
其盛矣乎然一歲之間寒暑皆歇春秋月分日不過三五日之
風雨則免政事有妨則免講之日夙具講章至期講訖
綸音賜宴儼然而退上下之情未見其親且密也至于日講司
謂親矣然體分猶過於嚴上有疑焉未嘗問下有見焉未嘗獻
也昔傅說之告高宗曰學于古訓乃有獲惟學遜志務時敏厥
修乃來遜者遜其志如有所不能敏者敏於學如有所不逮成
王訪落于羣臣曰學有緝熙于光明弼時仔肩示我顯德行緝
熙者繼續而光明之示我顯德行者冀羣臣有以開示之也商
周之君其學如此之切夫人主一日萬幾固不暇如儒生學士
日夜孜孜然而帝王精一之傳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古今治亂
之迹天人精祲之際自非遜敏緝熙亦安望其有得而今也澗
略如是暴之之日少寒之之日多傳之之人寡咻之之人衆未
見其能得也且不獨商宗周成為然也漢光武雖在軍中投戈
講藝息馬論道至夜分乃罷唐太宗延[illegible]文學之士房杜褚
薛輩十八人分番直宿討論經籍或至夜分今自親政要與魏
徵所論亦可見矣宋世賢主宮中消日惟是觀書居常禁中亦
有日課翰林侍從日寓直禁中以備顧問我
太祖高皇帝甫得天下開禮賢館與宋濂劉基章溢葉琛日相講
論其後聖學高明詔誥天下皆出 御製宸翰如飛羣臣拱視
今 御製文集是也 仁宗皇帝臨 御建弘文館于思善門之
右文學之臣數人入直時至館中講論 孝宗皇帝經筵之外
每觀永樂大典又嘗索太極圖西銘等書于宮中玩之尤嘗故
學士沈度之書日臨數過夫自古帝王之學如此
祖宗之學如此 陛下睿哲自天春秋鼎盛講明聖學正其時
也臣愚特望于便殿之側修復弘文館故事妙選天下文學行
藝著聞者七八人更番入直內閣大臣一人領之如
先朝楊溥故事 陛下萬幾有暇時造館中屏去法從特霽
天威從容詢問或講經或讀史傳或論古人成敗或論民間疾

敘商周以及漢宋勤學之君盛上中衰

此聖祖二宗之功

論經筵日講詳略

御經筵造弘文乃勸講之實

若閒則游戲翰墨雖詩文之類亦惟所好而不禁蓋亦日講之暇而加親焉大略如家人父子上有疑則必問下有見則必陳日改月化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矣 御經筵所以昭國家之盛典日造弘文所以崇 聖學之實功如是不已則聖德日新又新高宗成王不得專美于前矣

此泰否意甚切

視政篇曰易之泰曰上下交而其志同其否曰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蓋上之情達于下下之情達于上上下一體所以為泰上之情壅閼而不得下達下之情壅閼而不得上聞上下間隔雖有國如無國矣所以為否也交則泰不交則否自古皆然而不交之弊未有如近世之甚者君臣相見止于視朝數刻上下之間章奏批答相關接刑名法度相維持而已非獨沿襲故事亦其地勢使然何也 國家常朝于奉天門未嘗一日廢可謂

論視朝當復古內朝之法而叙歷代朝制亦悉

勤矣然堂陛懸絕威儀赫奕御史糾儀鴻臚舉不如法通政司引奏 上特視之謝恩見辭惴惴而退上何嘗問一事下何嘗進一言哉此無他地勢懸絕所謂堂上遠于萬里雖欲言無由言也愚以為欲上下之交莫若復古內朝之法蓋周之時有三朝庫門之外為外朝諸大臣在焉路門之外為治朝日視朝在焉路門之內曰內朝亦曰燕朝玉藻云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蓋視朝而見群臣所以正上下之分聽政而適路寢所以通遠近之情漢制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散騎常侍散騎諸吏為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為外朝唐皇城之北南三門曰承天元正冬至受萬國之朝貢則御焉蓋古之外朝也其北曰太極門其內曰太極殿朔望則坐而視朝蓋古之正朝也又北曰兩儀門其內曰兩儀殿常日聽朝而視事蓋古之內朝

從容詢訪忠讜可捄不獨取其文之忠也

也宋時常朝則文德殿五日一起居則垂拱殿正旦冬至聖節稱賀則大慶殿賜宴則紫宸殿或集英殿試進士則崇政殿侍從以下五日一員上殿謂之輪對則必入言時政利害內殿引見亦或賜坐或免穿靴蓋亦三朝之遺意焉蓋天有三垣天子象之正朝象大微也外朝象天市也內朝象紫微也自古然矣國朝聖節正旦冬至大朝會則皇極門即古之正朝也常朝則奉天門即古之外朝也而內朝獨缺焉非缺也華蓋謹身武英等殿豈非內朝之遺制乎洪武中如宋濂劉基永樂以來如楊士奇楊榮等日侍左右大臣蹇義夏元吉等常奏對便殿於斯時也豈有壅隔之患哉今內朝罕復臨御常朝之後人臣無復進見三殿高閟鮮或窺焉故上下之情壅而不通天下之弊由是而積 孝宗晚年深有慨于斯屢召大臣于便殿講論天下

議內朝事遠已可行首是者用文章

事將大有為而民之無祿不及覩至治之美天下至今以為恨矣惟 陛下遠法 聖祖近法 孝宗盡刬近世壅隔之弊常朝之外即文華武英做古內朝之意大臣三日或五日一次起居侍從臺諫各一員上殿輪對諸司有事咨決上據所見決之有難決者與大臣面議之不時引見群臣凡謝恩辭見之類皆得上殿陳奏虛心而問之和顏色而道之如此人人得以自盡

陛下雖身居九重而天下之事粲然畢陳于前外朝所以正上下之分內朝所以通遠近之情如此豈獨除近世壅隔之弊哉唐虞之世明目達聰嘉言罔伏野無遺賢亦不過是而已

建言時務疏

商文毅素庵公評：土木之禍乃國家大變故也劉公慷慨直諫方效十策于是無一句不關西策無一字不裨國計眞稀亂世之藥石哉治國之⋯⋯

臣觀自古以來夷狄之禍未有甚于今日者也古者知晉懷愍之陷于劉宋徽欽之陷于女真其時皆因邊塞外破藩鎮內潰救援不集播遷無所然後有蒙塵之禍未有若今日天下之大數十萬之衆奉

上皇至于漠外委以與瓦剌者也至于晉宋既遭此禍之後元帝繼統高宗嗣服皆舍棄故都偏安一隅然尚能奮既衰之勢以禦方張之敵使劉曜石勒歛于虐燄而不侵梓宮韋后因其講和而來歸未有若今日也先乘勝入寇直抵京城奉

上皇以來而天下之大數十萬之衆既不能奮武以破敵又不能約和以迎 駕聽其自來又聽其自去者也蓋國勢之弱久矣雖非 陛下所能遽使之強然豈可不思自強之術而力行之乎臣愚無知曉敢條陳所見以俟采擇其一曰戰陳臣觀昨者之戰但知閉營堅壁假託持重之說而不能出奇盡力以收勝捷之功甚至前隊敗而後隊不救左哨出而右哨不隨宜倣宋吳玠吳璘兄弟三疊陣之法前一行刀牌蹲伏以俟其陣最低第二行矛戟大銃立地以俟其陣稍高後一行騎兵弓矢其陣最高敵至得互相迭為救護庶幾不至狼狽又虜騎之來奔走蕩突必資刀斧制之昔郭子儀破安祿山胡騎用八千軍執長刀如墻而進韓世忠破金虜拐子馬用五百人執長斧上砍人胸下砍馬足由此言之刀斧之揮霍便捷優于火銃之遲緩遠也其二曰守禦昨者紫荊居庸等關既不禦虜之入又不能遏虜之出名為關塞實則坦途虜騎之來若長風之驅雲霧翕然無所底礙蓋兵士貧弱亭障缺敗蹊隧蹤陋非朝夕之積也今宜增兵士繕亭障塞蹊隧如古者畫境分守之時因其險路則縱橫掘塹名為地網因其水泉則遏處停蓄號曰水櫃或多植榆柳以制奔突或多抬土兵以助官軍此皆古所嘗為必有効驗今武夫悍將多云古不可泥然商之賢相不云乎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此臣老生腐儒之所信其言者也其三曰通使夫通使之職欲其內蘊忠臣之心外有言語之才昔漢文帝遣陸賈使南越用能屈趙佗之膝以去僭號宋仁宗遣富弼使契丹用能結華夷之盟以息戰爭若賈弼者所為蘊忠信而能言語者也奈何往時專以譯人駔夫為之哉今後宜用文武賢臣為正使之選令通敏者為之介紹錄其動靜言語纖悉必載回日開奏庶乎不至招釁起戎矣其四曰降胡往年以來降胡皆留居京師授以官職給以全俸夫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故昨者或銜破關塞奔歸故土或乘伺機便寇掠畿甸今宜乘大兵聚集之際遷徙其衆遠居南土禁其種落不許自相婚姻變其衣服不許仍遵夷俗或以為兵使與中國之兵部伍相錯以為民使與中國之民里甲相離以染化之況又省全俸之給減漕輓之勞臣嘗于

上皇時言之智謀淺短不足仰動天聽然今者之禍可監矣其五曰練兵夫天下之民農夫出粟紅女出布而輸納公上者多以養兵也天下之兵受粟于倉受布于庫而練習武藝者所以為國也向者兵士受粟布于公門而納月錢于私室于是乎手不習攻伐擊刺之法足不習坐作進退之宜目不識旗幟之色耳不聞金鼓之節但見其或負販貨財以為商或習學技藝以為工而工商之所得僅足以補月錢之費盜民之膏血兵之氣

此論戰陣須用刀斧引韓郭二公事最當

此論守禦水陸兼備不師古之說亦是但當神而明之不必泥古耳

論通使兼眷蓋土木之變原起于通使故也

論降胡不可留居京師尤中肯綮不然五胡之禍費燃可照乎

次論軟拔勇銳以厚糧其根實深得練兵之道

民惟邦本欲安邦在樂其事首安後而官吏皆此之謂也

力皆變而為金銀以恵奸宄一旦率以臨敵如驅牛羊以當虎狼哉何其不敗哉今宜痛革月錢之弊作新揀練之政將帥有踵舊弊而不改者誅之可也怠新政而不務者降之可也士卒練習既久拔其勇鋭者汰其羅軟者賞有厚薄費用可節縮矣其六曰撫民夫養兵之費既出于民而兵敗之禍民蒙其害始也出費終也蒙害民其何幸乎况守令之刻剝于民猶將帥之刻剝于兵也今宜于常年考覈之所黜落三年朝覲之所彈糾者悉加嚴罰而不寬縱至如大臣舉官有犯贓私者必連及舉主夫罰不加于貪吏則貪者寡矣罰不貸于舉主則主者慎矣民豈不蒙其恵乎民安而邦本固雖夷狄外侵而邦本内固此保國永世之良圖也豈可以目前不暇而謂之迂緩乎其七曰選將夫將材罕得天之生將材豈專在于將門乎販繒屠狗

將不知兵以閫與敵致緣兵要矣與將先馬此論不拘門地各舉所知尤為有得

之夫而漢頼以王被褐捫虱之人而秦頼以伯至于趙括者豈非趙奢之子然殞首于白起王離者豈非王翦之孫然係頸于項羽今

國家用將有出于將門之中者若石亨楊洪是也有出于將門之外者若于謙楊善是也然將能知將宜令其各舉所知不拘門地或以勇力或以計策其餘公卿侍從亦令各舉所知量能而任之庶乎拔十得五聞一知二將材由此而充矣其八曰賞罰夫有兵將而無賞罰猶無兵將也將非賞罰無以將其兵君非賞罰無以將其將昨者遣石亨等將兵禦虜未聞其摧陷腥羶迎回鑾輅但迭為勝負互相殺傷而已雖不足罰亦不足賞也今亨自伯爵陞為侯爵謙由二品陞為一品天下之人未聞其功而但見其賞豈不怠忠臣義士之心乎昔漢之圖恢復也

對外御將然後之備此與百官于謙之賞罰處陣棄関之功罪最善

所恃者諸葛亮宋之圖恢復也所恃者張浚其人皆忠義素著功業久立及至街亭之戰不勝而亮降丞相之號符離之役未捷而浚解都督之職律收後效乃復前官今宜使亨等但居舊職勿受新陞以崇廉恥之節以作敵愾之氣他日勳名振而爵賞加亦何晚乎夫既與而不忍奪者姑息之政也既進而不肯退者患失之心也上不行姑息之政下不懐患失之心則治平可計日而望矣至于昨有臨陣而死者有棄関而生者亦宜急加賞罰庶或恩及卑賤而人知所勸法行貴近而人知所戒矣其九曰議政向者御史建議欲令大臣入内議政事寢不行夫人主當總攬權綱親決機務而大衆之領不可以倒挈太阿之柄不可以倒持凡政事自早朝未及決者宜日御便殿使近臣侍于側大臣奏于前言官察其邪正而加糾弾史官書其言動

御便殿面議政此在治安猶不可緩况倥偬之時乎公論及此可謂思深而慮遠矣

以示勸懲君臣之間詢謀疇咨互相可否以求至當此前代故事 祖宗成法也

陛下遵而行之則決于萬機也益以熟而察于百官也益以明

聖政益新 天命益隆矣若乃仍如前日每事但以奏本進入

旨意批出臣恐偏聽生奸獨任成亂治化無由以底于雍熙也凡此皆其見于政治者而尤必以德學為本臣請得終言之其十曰德學夫人主之德欲其知如日月之明則可以察枉直仁如天地之大則可以覆群生勇如雷霆之斷則可以收威柄故中庸曰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而宋賢相司馬光之告其君仁宗英宗神宗皆以仁明武為言光之所謂仁明武即中庸之謂知仁勇也然是豈可以易而能哉必本于學矣成湯之聖學于伊尹武王之聖訪于箕子曾謂聖帝明王全由天資不假

總源本于學字而學在是經史論其兼不遡其惡決戒盡陳尤淨款沃之道經緯覩此以往當收條心之益矣

學力哉然五經諸史之博儒生且未易徧觀而況于人主至
經莫要于尚書春秋史莫正于通鑑綱目
陛下宜留心焉不宜觀其善而避其惡也夫善惡兼而觀之則
于為君也既知禹湯文武之所以興又知桀紂幽厲之所以替
而趋避審矣於馭内臣也既知有呂彊張承業之忠又知有仇
士良陳弘志之惡於馭外臣也既知有蕭曹房杜之良又知有
李林甫楊國忠之奸而用舍當矣其為知仁勇之助豈不大哉
苟徒看前日使儒臣誦其善而避其惡是猶恐道路之有陷阱
閉目而不視恐魚肉之有餒腐擲棄而不嗅其不至于誤食而
陷蹶寡行而顛躓者少矣伏惟
陛下以不世出之聖當大有為之時誠能本于德學以見于政
治則天下之大尚如金甌之完固而未缺臣見國勢可强仇耻
可雪兄弟之恩可全
祖宗之治可復而何難哉臣干冒天威不勝戰慄伏惟擇其言
而赦其罪幸甚

謝又齋方石公評講學則諄之内者深而為致治之本聽政則資之外若博而為致治之綱其所論説有朱子陳正心誠意之風焉乃本朝詞臣第一奏疏也

講學聽政疏

楊守陳 文懿公

臣聞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于王前故齊人莫如我
敬王也臣于孟子固非其倫然而敬君之誠則雖異世而同心
孟子見一候國之君尚陳堯舜之道況逢天王之明聖者乎臣
請陳之而
陛下擇焉夫堯舜之道一也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
一允執厥中此堯舜之得于内者深而為出治之本也又曰詢
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此堯舜之資于外者博而致治
之綱也本立則末自茂綱舉則目自張故不勞而庶績熙無為
而天下治也今
陛下聖哲天縱德學日新自
御極以來屏去珍玩奇寶放遠
奸臣邪術登用正人聽納忠良躬覽題奏而日勤政務若此不
難可為堯舜之君故天下皆忻忻踴躍翹首企足以望唐虞之
治獨臣之愚猶有過慮蓋革故而正始循易持久而保終實難
自昔願治之主内得弗深外資弗博鮮有不始勤而終怠前得
而後失者臣昔忝宮僚伏覩
陛下儼然端拱朗誦經書未嘗降一虛問以窮究聖賢之奧旨
儒臣肅然進退累陳訓詁未嘗進一詳說以備極帝王之全道
理欲危微之辨何自而明知行精一之功曷從而盡臣恐
陛下之得于内者未若堯舜之深也今
陛下朝時之所接見者惟大臣之風儀而已至于君子小人之
情狀小官遠臣之才貌何由識之退朝之所閲覽者惟百官之
題奏而已至于諸司之條例群吏之情弊何由見之宮中之所
聽信者惟内官之語而已至于千官百職之正論六軍萬姓之

老成愛君之念

此安危未識者

何等切直

煩言何由闢之賢才不能以自達聰明時有所偏蔽臣恐
陛下之資于外者未若堯舜之博也內得未深外資未博如本
之方植而易搖如泉之始導而易塞倘或銳志少懈欲心漸滋
則今日之所屏棄者異時將收而愛之今日之所放遠者異時
將召而親之今日之所登用者異日將憎而黜之今日之所聽
納者異日將厭而拒之今日之所勤覽者異日將嬉而墜之豈
能始終如一而純乎堯舜之道哉此臣之所以過慮也伏望
陛下遵用
祖宗舊制仍開大小經筵以講學常御早午二朝以聽政其大
經筵及早朝只如舊儀可矣若小經筵則必擇端介博雅之儒
臣侍班進講　陛下聽講之際凡所未明輒賜清問若復有疑
更加詳詰講官或吶則侍班諸臣佐之而覆解詳釋旁引曲諭

明白正大淳奏疏之体

論宋經筵而不及大經筵者所以詳聖學之未備也

必待聖心洞然明悟而後已凡聖賢之旨帝王之道與夫理欲
危微之所以辨知行精一之所以盡以及人臣何者為賢何者
為否政事何者為得何者為失天下為何而治亂歷代為何而
興亡若此之類皆必講之明而無疑乃可行之篤而無懈凡四
書五經　祖宗典訓及歷代諸史百官題奏皆當聚于文華殿
日輪內閣大臣一員講官二員使居前殿之右廂
陛下退朝常御後殿或前殿以養心窮理裁決庶政一遇經書
題奏或有奇字奧言則錄示講官使解或召問使對一日之間
陛下居文華殿之時多處乾清宮之時少則欲寡而心清惑少
而理明當夫萬幾閒暇之際旦氣清明之時湛然凝思常恐欲
心長而理心微邪佞進而忠良退以致政事多失天下不安凡
一念之萌一事之作惕然警省必務去人欲而循天理遠小人

此一段論講學之實所謂大臣格君心之非者文懿公得之矣

而親君子以致政事皆得天下久治心常得其正事常與其宜
則
陛下之得于內者深如堯舜而出治之本立矣至若午朝則
陛下御文華殿而五府六部都察院堂上官并六科各輪番列
侍其御史郎中等官有事已具本者皆先用揭帖畧節口奏
陛下詢其事情條例而裁決之鎮守官巡撫巡按方面及府衛
正官有自任所來見者皆條列地方之事亦畧節口奏
陛下令諸司承旨而議行有辭赴任者隨其地方職任而諭戒
之若有大政則
陛下御文華前殿召內閣及府部院寺大臣會議使人各盡其
謀而勿相推避事必求其當而無或苟且議若未當則許諫官
駁正必得至當歸一之論

論午朝而不及早朝者所以詳聖政之未備也

陛下更審處而行之其餘具本進者召內閣大臣面議可否而
批答之凡文武大小官員當奏事之餘見辭之際
陛下必俯降辭色或詢時政或詢賢才以及諸司之利弊兵民
之休戚年歲之豐凶下至五方之風俗四夷之情狀俾各從實
以對言有忠讜切實者輒議行之其讒佞諂諛者則斥逐之愚
惷狂直者則容恕之蹇吶不能言者令具本奏之俾賢才常集
于目前視聽不偏于左右合天下之耳目為一己之聰明則
陛下之資于外者博于堯舜而致治之綱舉矣若謂精一執中
為腐談詢岳達聰為迂說謂經書不必與儒臣問答謂政事不
必與群臣面議但如近世之聽日講以示虛文御午朝以應故
事凡百題奏皆付內監諸臣調旨批答謂可以致治則豈有不
立其本而末能茂不舉其綱而目能張者哉臣恐積年之弊未

反復說未講學勸政之弊直而不激

此講學勤政之効

革而將來之患難測不但如前所過慮者而已今之積弊不可勝數姑舉其一二者言鮮廉恥之節士多浮華之習教化陵夷刑禁解弛俗尚侈靡而財粟踴貴民生困窮而盜賊日繁雖在平時亦為可慮若郡衛之城池不修諸郡之倉庫無蓄軍兵羸鈍行伍空缺將帥驕惰而不知兵士卒疲弱而不諳戰一或有警何以禦之若此者治尚可理後必難為如淤之禦漏隄決將不可遏如養之疾病積痼將不可藥此有識者之所深憂而臣嘗為之朝思夕慮或至於廢寢忘食者也書曰致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伏望

陛下力行堯舜之道而涖得于內博實資于外則積弊可以漸去善政可以漸成所謂本立而末自茂綱舉而目自張殆見庶績咸熙萬邦協和一如唐虞之治矣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又曰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臣雖無大人之德而

陛下志行仁義實可為堯舜之君故臣敢陳前說而不敢效小人之為容悅也伏惟

陛下裁擇臣在去歲恭覩 陛下嗣統承天用賢納諫而臣忝侍從之久義當進言遂為此奏然以 先帝梓宮在殯勑政最繁 陛下方憂勞不暇故此奏不敢遽進尋蒙[illegible]

聖恩擢居吏部非復[illegible]論思之職故此奏不敢冒進今念臣當六旬衰老之餘三年疾病之後精力方憊神志沮頹誠恐一旦病不能起遽先朝露則區區忠敬之心無由得盡抑恐

陛下雖負堯舜之資而群臣莫陳堯舜之道徒[illegible]近世激政而

無以成唐虞之治也故敢以此奏進之伏望

陛下恕其冒越之罪矜其忠敬之心俯垂聽納則非徒愚臣一身之幸而已

罪玄奇 留心 評 條陳王 切中 時弊曰 詞氣懇至 之意可 謂善言 矣

題為急大本以圖治安以盡修省事　楊一清大學士

臣等聞之主聖則臣直今　聖主在上澤壅而未宣情格而不
通天下之事日趨於弊臣等默無一言是終為容悅而上無以
張主之聖下無以解於百姓之惑也罪可辭哉仰惟
陛下天錫勇智神授英明自居春宮萬姓仰德及登大寶四夷
向風不幸賊臣劉瑾竊弄威柄流毒生靈潛謀僭逆幾危郊社
賴　祖宗上天之靈假手近臣發其罪狀
陛下奮雷霆之斷誅滅黨與刬滌宄穢復
累朝之舊章弔羣黎之疾苦息煩屏苛與民更始舉賢任能庶
政一新天下莫不歡欣鼓舞謂　陛下固愛民之主而前此皆
賊瑾之荼毒　陛下固有為之君而前此皆賊瑾之蒙蔽日
夜跂足延頸以望天下太平奈何積累所加民疲未復餘烈所
煽妖孽大興盜賊猝起將及二年兵屯不解民困益甚
陛下又宵旰紛延議命將出師招降撫順以安脅從蠲賦寬租
以蘇凋瘵恤貧之令相尋賑貸之使迭出　廟堂之上算無遺
策然議論多而成功少即今師老財耗公私俱竭中原數千里
之地僵尸漬血殺人如麻大村巨落蕩為灰燼賊戕我將吏攻
陷我城池不知其幾事勢至此亦云極矣況比歲乾象失常坤
輿弗靖上天之示譴不一四方之告變無時臣等觸目生嗟經
心抱痛殆非一日近該禮部題奉
欽依文武百官同加修省拜稽之餘感愧交集展轉思之無以
為計竊惟朝廷四方之極君身天下之本意者今日之所近白
小擧而大遺徒事其末而弗究其本天未悔禍人未厭亂職此
之由　陛下有堯舜之資臣等不能導

英風 節何 不阿

陛下于三代而使天下之人疾首蹙額懷怨積憤如漢唐之季
亦有餘罪矣謹摭今日之政關係大本最切要者為
陛下陳之夫朝以出政政以成事每旦視朝帝王聽政之恒規
也　陛下每月朔望之外視朝不過一二豈非欲弘委任責成
之道以成端拱無為之化乎然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母也子
之於父母一日不見則思數日不見則憂羣臣百司願時一覲
聖顏一聞　天語久而不得則進退惶惑倀倀無依憂思鬱結
漸以解弛且遠近之民遂疑
陛下不復念其窮苦而日興怨懟四方盜賊亦謂
陛下未嘗有意剪除而益肆猖獗不可聞于外夷不可訓于後
世伏願繼自今昧爽視朝令諸司照舊奏事日以為常
灑座僅臨于數刻　綸音不越乎數言未足為勞而可以收權
綱決壅蔽示百官之承式回萬方之視聽亦何所憚而不為乎
今天子退朝深宮燕息以養天和出警入蹕防範備至竊聞
龍與宦寺豹房駐宿累日豹房不知為何所似非
天子所居又聞日於後苑訓練兵戎鼓砲之聲震駭城域豈非
念安不忘危之戒而為思患預防之術乎顧此乃將帥之事秉
非　宮禁所宜密邇　廟社恐無以妥神之靈況今前星未耀
震位猶虛而乃疲力于擊射之餘耗神于馳逐之下且千金之
子坐不垂堂壯歲乏嗣則其心為之惕然
陛下奈何以　宗廟社稷之身而自輕若是此羣臣之所以夙
夜而不能安也伏願繼自今高拱穆清深居禁密戒嬉遊無度
之勞以保心體之和遠混雜不經之所以消意外之虞自然血
氣循軌精神內固　上帝孚啟聖之祥後宮衍多男之慶

此復朝儀以安人心

此戒遊戲以昌聖嗣

此御經筵以明治道

固本有託人心以安　宗祧至計莫急於此至於經筵日講
陛下嗣位之始時常舉行近歲講期甫臨輒聞報罷勸講之官
治為虛設書曰學於古訓乃有獲且一心之微攻之者衆不在
此則在彼不游心於詩書理義則放情於安安逸樂固其所也
伏望繼自今祗循舊典時御經筵非盛暑隆寒不可輒罷仍舉
行日講故事就近儒臣講論經史涵泳義理以培養本原則聰
明有所開發治道日益明暢天下至樂無以踰此而百凡好尚
皆不能奪之矣前此三者天下之大本在焉易曰正其本萬事
理大學曰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
陛下俯垂聽納見之施行由是修聖政以亨天下之屯廣聖嗣
以定天下之志弘聖學以成天下之務大本既立庶政末節各
有司存自當隨事納忠以圖報稱則天意可回民生可遂寇盜
可消境土可寧上以承
祖宗之洪休下以垂子孫之大統近以慰臣庶之憂疑遠以答
華夷之觀向實　宗社萬億年靈長之福也臣等時竊高位勢
共安危受　國厚恩義關休戚當四方多事之際不能畏一籌
以紓患害庶奉
明旨修省若又不能極陳探本之論以贊維新之化依阿洪泛
苟度歲年縱能免觸逆之罪于一時豈能逃誤國之罪于他日
乎臣等忠憤填膺不知所裁冒犯　天威罪當萬死緣係急大
本以圖治安以盡修省事理謹題請
旨

陳言治道要務疏　章懋文懿公

臣聞天道以元生萬物而聖人體元治萬民故即位必稱元年
而建元必殊徽號蓋於天下更新示其所以為治之意使人心
知所向望也洪惟　憲祖以成化紀元蓋欲治化之成就而
先帝以弘治紀元則欲治道之恢弘皆即為治之大效而言其
規模固已宏遠矣今
皇上龍飛御極紹承大統而建元獨取於正德乃究為治之大
本以寓繼述之深意能正其德則何患乎化之不成而治之不
弘也哉臣有以知　陛下眞不世出之主負大有為之志可以
四三王六五帝而爭先於　列聖矣然以正德為名當求正德
之實必知唐劉蕡所謂居正位親正人發正言行正道而後可
以正德必如董仲舒所謂正心正朝廷正百官正萬民而謂之
正德苟德有未正則雖令不從欲求治化弘成庸可得乎臣以
菲才待罪胄監而老病衰頹不能久事
陛下無以補報大恩茲已具疏乞骸將歸死首丘而犬馬之誠
耿耿不能自已敢攄一得之愚以正德之所當務者條為五事
效野人炙背食芹之獻以為新政涓埃之助伏惟
聖明擇其可行者而見之施行則宗社無疆之休生靈莫大之
幸也為此開坐具本奏聞

忠誠藹然

此以下皆言勸聖學

一曰勤聖學臣聞明君以務學為急以正心為要若堯舜禹湯
文武之聖商高宗周成王之賢莫不孜孜於學講明義理正其
心術以為修齊治平之本又設師傅保之官有誦訓箴諫之臣
朝夕左右責難陳善以潛格非心而薰陶成性故其聖德隆茂
王猷允塞而致雍熙泰和之治也下如漢唐宋之英君誼辟亦

必學聖不待經筵進政當於便坐之外之學可謂要識治所者

實不無任其學有未至故其治不古若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於退朝之暇延接儒臣講論經典又書大學衍義
於內殿兩廡及書洪範揭於坐右以備觀覽蓋雖生知之聖必
從事于學也　列聖相承率由是道今
陛下出震繼離始登大位即以正德紀元而又開經筵親儒臣
以講讀經史闡明聖道固有志於學矣但經筵之開講而臣之
進見有時學問工夫未免間斷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有剪桐之
戲而莫與箴規違持養之方而無從諫止則所以輔成聖德者
或未備也臣願　陛下經筵之外聽政之餘時召師傅大臣侍
從文臣引之侍坐講論經術咨詢治道照依唐太宗引十八學
士於禁中故事不必限以日時煩其禮貌接以誠意假以溫顏
使人人得盡言以輸其忠循習既久化與心成則出入起居罔
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施之任人而邪正以辨以之立政
而事皆可法其于　聖德豈小補哉董子曰勉強學問則聞見
博而知益明勉強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今日正德之先
務也惟　聖明留意焉天下幸甚

論繼述在守其法成先志而又上推及聖祖之訓典謨不齊行所謂述激家話是耶

二曰隆繼述臣聞武王周公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而夫子
贊其達孝孟莊子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而孔子稱為難能則
為嗣世之君者不可不從事于繼述也昔我
太祖開創之功比蹟湯武其立法制度以垂千後人者至備
先帝守成致治之美協德成康其保德大業之盛光於前烈者
尤盛豈非　陛下之所當繼述者乎　先帝在位之日尊養
兩宮備殫孝敬親任大臣延問治道寬假言官樂聞讜論罷工
役而止貢獻放鷹犬而出宮人不荒聲色不事游畋皆其善行

文有次第甚遒整

之可法者　陛下所當遵守而不變又嘗念戶口之消耗而蠲
撫恤之宜以鹽法之廢弛而求拯弊之方清查禁軍以革濫冒
沙汰冗官以節濫溢皆其志之欲為而未成者
陛下所宜繼成以終其志其纂修會典則欲舉祖宗之舊章而
見諸施行其節脩通鑑則欲考前代之成敗以為法戒尤
陛下所當究心而從事於其間也不獨是焉又當取
聖祖之皇明寶訓洪武聖政諸書置諸座右日與大臣講舉其
彝典而施諸今日則為能進繼述之道而見
陛下正德之實矣昔啟能敬承繼禹之道而建四百年之夏成
王能式刑文王之典而衍八百年之周惟
聖明留意焉天下幸甚

此大婚任德不在色而正禮防教尤嚴以祭祀之原且欲以詒燕翼冊立后宜常言事者所不能到

三曰謹大婚臣聞天子之於后猶日之與月陽之與陰相須而
成者也故禮以大婚為重自古聖王於婚姻之始皆博訪令族
簡求淑德然後昭告宗廟成以婚禮而未婚之前又必教於公
宮有師傅保姆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而祭所以成婦
順也昔宋哲宗以幼沖嗣位將行納聘其臣范祖禹上奏宣仁
太后論納后所宜先知者四事一曰族姓二曰女德三曰隆禮
四曰博議呂希純則言當求德閥不宜參用陰陽數術以男女
年命而妨婚而彭汝礪又言當早擇而素教之蓋王化之始萬
福之原選之不可不精教之不可不預而禮尤不可不正也伏
惟　聖朝列聖皆有內德之助以成重熙累洽之治非偶然也
今皇上聖德英明睿質純粹天命降鑒必產聖女以佐
皇家近聞分遣內臣各處采擇所得必非一人伏望
陛下遠稽先王之禮近取宋臣之言上思　宗廟天地之奉下

論預教之法精詳

為其世子孫之計乞　命內閣及該部大臣考究典禮審處爭宜必由德選不以色進當此諒陰之時姑緩冊立之期俟畢祥譚以成嘉命照依宋哲宗故事將所選者暫處　太皇太后宮中使之觀法壹儀擇師傅保姆之賢修言愷功容之教嚴服飾之節陳圖史之戒凡寢食坐立視聽動作一皆約之以禮而弗納於邪教之既成又以四事察之必有關雎鵲巢之德葛覃樛木之行足以母儀萬國表正六宮然後設幄於內成以六禮以定后妃之位以正天下之本以對　上天之不顯休命則禮行告廟史無愧辭非惟古訓不違尤於孝道有光儀刑四海垂法萬世而文王二南之化復見於今日矣
陛下之正德孰有大於是乎臣老且耄不達時宜而惓惓愛君之念夙夜不忘敢昧萬死冒進狂言惟
聖明留意天下幸甚萬世幸甚

論詔令不宜收自失信于天下而言事者當功有非龍斷克斷之勇

四曰重詔令臣聞人君所以鼓動天下者在乎詔令而詔令所以行天下者由其信必所謂大哉王言者也苟發之不妄而持以必行堅如金石信如四時則數天之下莫不聳聽而厭服書曰令出惟行傳曰令重則君尊詔令其可以不重乎乃者
陛下登極之初渙頒　明詔布告天下有謂國家財賦有限而議裁減文武冗食之員及裁取各門局倉庫與各處添設之內官又謂鹽糧為國用所急不許勢要之求討占窩所以節國用也又謂皇親勢要之受獻地土侵奪民利而治以重罪又謂內外勢要占奪軍民地土而限令改正退還所以恤民隱也凡此數條皆經國之遠猷為當今之急務天下聞之莫不歌誦
聖德以為軍民困苦庶其有瘳也今未幾月矣而冗員之裁減取回者庶幾勢要之治罪退還者未聞故內閣大臣有政壅不行而詔所載盡為虛言之奏六科諍臣亦有冗員復留傳奉復作而號令不信之章則
陛下之詔令耳目所及已有牽制而不能行者矣何以行之天下乎成湯之所謂朕不食言者其道何如而漢之吏不奉詔者其罪當何如耶臣願　陛下主之以剛果守之以堅疑勿以巨室而寬假勿以嬖媟而姑息從羣臣之言而治不奉詔之罪則法行自近澤被生民而四夷莫敢不服矣此係正德之要務也惟　聖明留意焉天下幸甚

論詔令不信甚極懇切

五曰敬天戒臣聞天生聖哲非常之君必遭非常之變以警動其心使之憂勤惕厲修政立事以致非常之治若堯湯之水旱成王之風雷與宣王雲漢之虐莫非天心仁愛之所在故堯舜

講敬天當求致災之由以盡弭災之道視宋臣以天變不足畏者何如耶

以儆予為念成湯以六事自責成王悔過出郊宣王側身修行皆能變災為祥轉禍為福以其能致敬天之誠也臣又伏讀五倫書所載我　太祖皇帝開基之初屢遭亢旱而
聖諭以為欲彌天災但當謹於修己誠以愛民故減膳素食宮中皆然而免民之田租既嘗素服徒步詣山川壇設藁席晝曝於日夜臥於地三日而大雨霑足又嘗躬祀百神而曰苟有罪責宜加朕躬毋為民災其罪已修德若是故能開創大業聿致隆平而垂無疆之休非偶然也今
皇上天生聖哲初政清明求言圖治孜孜不倦固宜其治效益隆而休徵畢至奈何即位以來星文示變霪雨為災天鳴於西上地震於南京而陝西又有災傷之患生靈嗷嗷有識凜凜深懷不測之虞所謂非常之變豈非天心仁愛而欲

皇上厲非常之志行非常之事以濟其變乎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凡國家之行政用人但不合乎衆情即有違于天意如有罪而不誅無功而濫賞或倖門旁出而大臣不得行其志或勢要把持而有司不能舉其職民已窮而征求之愈急財已匱而侈奢之無節若此類皆天心之所不豫而災變之所由生不可以不察也伏望

陛下遠師帝王近法

聖祖先以側身修行之誠解謝上蒼又以罪己求言之意敷告天下日與左右大臣講求致災之由以盡彌災之道凡用人行政之有違于天意者悉從糾正內外協心上下交修以承天心仁愛之意庶幾精神潛通和氣感召民心悅而天意得則

陛下之正德不為虛文矣惟

聖明留意焉天下幸甚

諫元宵燈火疏

章懋

翰林院編修臣章懋臣黃仲昭檢討臣莊泉謹奏為培養

聖德事成化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內閣遣郎中韓定持小揭帖到于東閣及史館分與太常寺卿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吳節令各賦煙火等詩以為上元賞翫之具臣等各授一帖內開煙火花燈等項面帖詩讚題目仍令照依舊詩格式擬述進呈及觀舊式俱是玩好之物鄙褻之詞甚非所以養

聖心崇

聖德也臣等竊議以為此事必非

陛下所為

陛下以天縱之聖日新之學游心經術追跡堯舜凡所舉動必欲為法于天下可傳于後世方即位之初首下溫詔赦田租絕貢獻蠲逋負停不急之務與民息肩又開言路凡

朝廷政治得失軍民利病許諸人直言無隱天下欣然以為

陛下應天心承

祖德而所以太平萬世者在是矣及觀去年以來如遣人造楮

國家舊制也一聞大臣之言而遂寢節令宴樂每歲常例也一聞廷臣之諫而隨罷頃因災異勅諭群臣同加修省凡此數事皆臣等目擊耳聞未嘗不拜手稽首稱頌以為

陛下從善如流改過不吝自禹湯以來未之有也在彼者既皆

陛下所不為則煙火之事臣等又決知

陛下之不樂于此也今日之舉或者

陛下欲極孝養奉其歡心非為一身娛樂之計然大孝在乎養志不可徒供耳目之玩好以為養也臣伏觀

兩宮皇太后在上

南宮母后恭儉慈仁之德著于天下坤儀貞靜舉天下之珍奇玩好皆不足以動其心豈以煙火為樂哉況今兩廣弗靖四川

季婉述諫宗為得体

自寔以正存事君之大道

未宮室東雖云告此外房情難測尚未宜處不可置之度外北
旁毛里孩包藏蛇豕之心窺伺間隙尤當深慮江西湖廣一旱
數千里民不聊生其他災傷處所尤多未易悉舉生灵嗷嗷張
口待哺雖蒙優詔賑恤然公私匱乏計無所出可為寒心此正
陛下宵旰焦勞不遑暇食　兩宮母后同憂天下之日臣等又
矣哉
陛下之不暇為此也至如翰林之官以論思代言為職雖曰供
奉文字然鄙俚不經之詞豈宜進于君上若不取法于聖賢
而由引宋祁稗賦之教坊致語以為之皆是以三代以下之君
望　陛下而不以三代以上之君望
陛下臣等遲迴　聖明發身甲吻與庶吉士之選
陛下養之翰林教之誦習六經師法孔孟二年于茲矣近又援

別君之道進之補承已宗代

以今賦感骨　感恩至隆極厚夙夜惕惕相与戒飭惟恐曲學
阿世無所補報于萬一何敢為此鄙詞上瀆　天聽以自取侮
慢不赦之罪哉臣等又嘗伏讀　宣宗章皇帝御製翰林院箴
有曰啟沃之言惟義与仁堯舜之道鄒孟以陳若今烟火之樂
恐非堯舜之道烟火之詩恐非仁義之言臣等知　陛下之心
即　祖宗之心故不敢以是妄陳于
陛下之前且知其不可循順而為之是不忠也知不可為而不
以實聞是不直也不忠不直臣罪大矣古之帝王盤盂有戒几
杖有銘目不視非礼之色耳不聽非礼之声兢兢業業惟懔永
圖雖在芬華靡麗之中豈偶得肆之地而所以戒謹恐懼操存
省察以致其精一之功者無所不用其極誠以人主一心攻之
者衆一惑于耳則凡侈靡之声皆乘間而入矣一惑于目則凡

書王禹王為左相庶尚諫聖懿之句方今訊山之山二廣人其人不为之知也 [illegible]

侈靡之色皆抵隙而進矣人心愈危則道心愈微矣天理人欲
不容並立君曰上元之樂乃微事烟火之舉乃細故此不足為
聖明之累是殆不然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又曰不役耳目
百度惟貞君于此一事廢常喜新之念興則他日之甚于此者
將無不至不可以微事細故而不之謹也且漆器之作何損于
堯而舜則止之旨酒之甘何害于事而禹則絕之露臺之費不
過百金而漢文則已之彼聖賢之君何汲汲于是哉正以欲不
可縱漸不可長故耳臣等伏願
陛下寬鈇鉞之誅採芻蕘之語將此烟火等事一槩禁止不使
接于耳目而移此視聽為文王之視民如傷為大舜之聞善若
決江河省此冗費以活流離困苦之民賞征伐勞役之士則干
戈可息災旱可消百姓可以富庶四夷可以賓服億千萬年享

此篇大訊于言香取以為諫者

太平無疆之休則
陛下之所以奉養　兩宮者其孝豈有大于此哉
陛下深思而力行之不以臣言為沽矯不以臣等為迂闊使天
下後世知大聖人之作為出于尋常萬萬矣非臣等之幸實
宗社生灵之大幸也臣等昧死以
聞

扶植綱常疏　　　羅　倫

臣聞朝廷援楊溥故事起復大學士李賢者臣才識庸下學問粗疎伏承天問賜對大廷猥蒙
聖恩親置首選當自感勵思酬㳟遇凡聖學大要君道急務朝政失闕綱紀廢弛官吏貪黷生靈愁苦風俗弊壞士氣疲靡兵戈極擾饑饉荐臻提其綱領疏其節目狀其情實探其根源為萬言書獻於
陛下以紓天下之望以報　陛下之恩顧筮仕未久諳練未深而又廟堂大臣百僚庶采必有憂臣之所深憂言臣之所欲言行臣之所欲行臣以疏遠驟進之人恐蹈冒言越職之罪是以心雖懷憂口不敢言口雖欲言時未及暇此臣之罪也亦臣之分也近者李賢遭喪之際
朝廷下起復之命臣竊謂李賢大臣起復大事綱常所關風化所係天下所瞻後世所監左右侍從給舍臺官有知義禮不顧流俗必陳正論以扶綱常是用緘默因循至今言雖若迂所關甚大事雖若緩所係甚切由前數事臣既未敢陳由此一事臣又未敢論是乃偷合苟容之徒非有忠君愛國之心固非
陛下求臣之本心亦非愚臣報
陛下之風韻也雖越職抒議君子所擯未同而言聖人不與然先王之制許致有失庶人工藝猶得以執諫況臣備員近侍蒙恩深重扶植綱常臣之志也披寫悃愊臣之忠也惟
陛下亮之伏讀聖策有曰朕夙夜惓惓欲正大綱舉萬目使人倫明於上風俗厚於下
陛下是言真可為　國家扶綱常天地立民極萬世開太平者也然欲正大綱莫先於明人倫欲明人倫莫先於孝孝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國而非此不可以為國家而非此不可以為家人而非此則禽獸矣中華而非此則夷狄矣故先王制禮子有父母之喪君命三年不過其門所以教人孝也古者求忠臣於孝子之門誠以居家孝故忠可移於君為人臣者未有不孝於親而能忠於君者也為人君者未有不教其臣以孝而能得其臣之忠者也昔子夏問代之故事金革之擧無避禮與孔子曰魯公伯禽有為而史筆書之以三年之喪從其例者吾弗知也
陛下於李賢金革之事起復之歟則賢所未聞也以　國家大臣起復之歟則禮所未見也似與先王制禮之意不同也似與孔子之言不類似與
陛下策臣之初意不合也以故事大臣當起復歟則為君者當以先王之禮教其臣為臣者當據先王之禮事其君臣不暇遠舉請以宋言之仁宗嘗以故事起復富弼矣弼之詞曰何必遵故事以遂前代之非但當據理經以行今日之是仁宗卒從其請孝宗嘗以故事起復劉珙矣珙之詞曰身在草廬之中國無門庭之寇難冒金革之名以私利祿之寵孝宗卒允其辭此二君者未嘗拘當代之故事以強起其臣此二臣者未嘗循當代之故事以苟從其君故功澤加于當時名聲垂于後世史筆書之以為盛事士夫誦之以為美談此無他君能教其臣以孝臣有孝可移忠於君也自是而後無復禮義史嵩之援例起復為丞相王黻起復為執政陳宜中起復為宰相賈似道起復為平章此數君者未嘗不以當代之故事起其臣此數臣者未嘗不以當代之故事從其君然生靈以之而困天下以之而亂社稷

女指李賢

引仁宗處劉珙一節代李賢說處可謂周家詳細使當時君臣果行此說則一時白主豈不接而全哉

以之而頽貽禍於當時遺臭於後世此無他君不敎其臣以孝臣無孝而移忠莫君也詩曰殷鑑不遠在夏后之世願

陛下以宋爲鑑使賢盡孝於親爲當世之大臣

陛下以禮處賢爲當世之大君此臣之願亦賢之分也以賢身任天下四方多虞而起復之歟則仁宗之時契丹桀驁未爲無虞也孝宗之時金虜盛強未爲無事也

陛下必欲賢任天下之事不專門內之私則賢身不可起口則可言宜降溫詔俾如劉珙不以一身之戚而忘天下之憂使賢於天下之事知則必言言之則必盡

陛下於賢之言聞之必欲行行之則必力則賢雖不起復猶起復也使賢於天下之事知之而不言言之而有隱

陛下於賢之言聞之而不行行之而不力則賢雖起復猶不起復也

歸重于君父命更正

陛下無謂廟堂無賢臣庶官無賢士君盂也臣水也盂圓則水隨以圓盂方則水隨以方君好諫則臣隨以直君好諛則臣隨以佞臣直則忤旨多忤旨多則惡心生惡心生則禍不可保身不可安矣誰肯不保其祿不愛其身乎臣佞則順旨多順旨多則愛心生愛心生則寵愈可固位愈可安矣誰肯不固其寵不安其位乎

剛介之中却當從容之語氣可思君爲己告君法程

陛下誠能於退朝之暇清閑之燕略崇高矜重之勢親直諒博今之士開懷披納降禮尊賢講聖學之大要明君道之急務詢政事之得失察生民之利病訪人才之賢否考古今之治亂諏風俗之盛衰咨邊防之緩急舍一己之見而以衆人之見爲見舍一己之知而以衆人之知爲知順己之言則察而逐之使貢諛保寵者無以自容忤旨之言則容而受之使輸忠爲國者得

說比年以來取語可非起復供案

以自盡羣策畢陳衆智並用則賢所發之言者人亦能言之又何必遠先王之禮經拘先朝之故事損大臣之名節虧聖朝之清化而後天下可治哉朝廷舉措大臣出處天下觀之史筆書之清議誰不行於朝天下以爲何如公論雖不行於今日後世以爲何如誠不可不懼也誠不可不慎也夫賢之起復猶議之曰負天下之重任應先朝之故事比年以來朝廷以奪情爲常典縉紳以起復爲美名食稻衣錦之徒接踵廟堂據禮守經之士寥寥無聞不知此人於天下之重任何所關耶於先朝之故事何所據耶先朝自楊溥之外未聞起復其人爲宰官也今起復之官何如此之多耶以其高謀遠慮足以斷天下之大議耶何未見其發也以其折衝禦侮足以定天下之大難耶何未見其能也以其直節勁氣足以勵天下之士習耶何未見其有也以其深仁厚澤足以決天下之民心耶何未見其行也以其忠言讜論足以裨朝政之缺失耶何未見其敢也

按先朝楊溥起復于時閣家之悉在朝廷不得不起在事不得不從後之君子不得已而下溥自喟喟有遺議不言輕然則其他多故之時乎

陛下何取於斯人而起復之哉意其平昔之計不過阿媚權勢預爲巳地及遭通喪之時則必曲爲諛說上蒙天聽不曰此人辦事理可奪情則曰此有故事例當起復既遂奸計畧爲虛詞一有俞允歡然就位未有堅請如富弼懇辭如劉珙者也名曰奪情實則貪位名曰起復實則戀祿且婦于舅姑喪亦三年孫於祖父母禮有朞服奪情於夫初無與其妻起復於父初無與其子今或舍館如故妻拏不動乃誦於天下曰本欲終喪朝廷不容雖三尺童子臣恐不信也爲人父者所以望其子之報豈擬至於此哉爲人子者報其親之心豈忍至於此哉枉巳者未有能直人忘親者未有能忠於君望其直人而先枉巳

望其忠君而先忘親

陛下何取於斯人而起復之哉何不使之全孝於家而後移忠於國哉昔富弼有母喪韓琦言起復非盛世事而富公竟不可奪史嵩之遺父喪太學生羣攻之至數百人而嵩之竟乞終制今大臣起復羣臣不以為議且從而為之辭所以預為已地也羣臣起復大臣不以為非且從而成其事亦所以預為已地也大臣既無忌羣臣復何慙羣臣既有例大臣復何辭今之大臣固韓琦富弼之罪人今之羣臣又太學生之罪人也上下成風雖然同流故有公無起復之例私為匿服之計例在溥恩則匿服以受封例在得官則匿服以聽選例在掇科則匿服以應舉例在選官則匿服以候選例在求賢則匿服以之任率天下之人為無父為歸臣不忍

（眉批：望孝子求於後可移忠于國此一篇大主意　不能起復之例所以相為已地此弊語可為流涕之論）

聖明之世風俗之敗綱常之壞一至于此也夫愛親之心孩提有之短喪之說下愚恥言况在冠裳之列聞聖賢之道肯于其親無三年之愛乎特以貪利遂至忘親孔子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又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

陛下誠能法先王之遺禮遵

祖宗之成憲待之以禮義而不靡之以爵祿激之廉耻而不誘之以名位使積習之弊脫然以除則忠孝之心油然而生向雖忘其親今則為孝子向雖後其君今則為忠臣亦理之所必有勢之所必至也特在

陛下轉移之間何如耳天子者以孝治天下者也大臣者佐天下以孝治天子以孝治天下者也欲孝行於天下必先行於大臣臣頓

（眉批：意有切直凜凜然冷然之味　抚迎得好　天地間大議論）

陛下不惑羣議斷自 聖衷取回內臣許令李賢依富弼故事守制依劉珙故事終喪其餘已起復者悉令追喪未起復者毋許終制服有金革之事亦從墨衰之制任國事於外盡心喪于內朝廷既正則天下自正大臣既行則羣臣自效人心天理不可泯滅誰肯甘心為不孝子靦顏為不忠臣綱常由是而正人倫由是而明風俗由是而厚士心由是而純紀綱由是而張國勢由是而一矣臣言一出犯者皆怍衆怒羣猜將無不至不曰狂生妄議未諳國體則曰腐儒迂談不達時宜不曰矯激於名希求進用則曰道理雖是窒礙難行近年以來類為此語阻塞言路折挫士氣臣愚昧豈不自知言忤于人殃及于已議出於今禍貽於後然夙夜皇皇惟恐上負

朝廷下負所學取譏於天下貽笑於後世是以昧死為

陛下言之惟

陛下矜賜優容使讜言日進曲加保護使士氣日振則天下幸甚宗社幸甚俯竭愚忱仰祈天鑒臣謹奏

（眉批：剔懈忠肝直氣忌諱直言人所不敢言者方之前哲其長沙三閭之儔歟復起發）

增定國朝館課經世宏辭卷之一畢

周氏萬卷樓梓行

增定國朝館課經世宏辭卷之二

太原　王錫爵　元馭父　增定
四明　沈一貫　肩吾父　參訂

疏類

用忠言疏　沈一貫 少宰館時

董宗伯尋陽公評　英武之君難于進諫寬仁之主難于用言此蛟門公獨創之論

臣聞英武之君其諫也不難於用而難於言寬仁之主其諫也不難於言而難於用何則上有雷霆之威則下有摧折之慮自非忠如龍逢勇如賁育孰敢以言博死者然而一有所中若弩觸其機戶捩其樞未有不從者矣寬仁之主上以藏汙納垢為心下以扺鱗料鬚為志非特紆青拖紫者後有所建白以無負於明時雖岩穴之夫蓁藋之士亦莫不揚眉吐氣束帶結髮稽首于闕廷而願進其辭說然而言者衆則疏牘日繁聽者久則

此正難于用言處

情思日厭寬大則徙義常緩仁厚則不忍有所拂抑以日厭之情而應於日繁之牘以不急之義而乘乎不忍之心則天下之言有所雍滯於閼而不用嗚呼盡忠竭愚臣之分也固不以難言而卷舌從事轉圜君之盛也亦何可使有不用之言哉盖臣觀于往古言之不用其弊有五而彊愎悍拒者不與焉上陳五帝下述三王以為是耶則安下習而不能變以為非耶又聖人之道也故優詔吞之而寘以為迂遠不用其策其弊為弱率循常式下詔求言短刺長章受以飽蠹其弊為故論說齟齬以為大謬嗔而置之其弊為輕意有所樂愛有所鍾法家拂士持舌而爭之纏糾而不可解陽聽其言陰蹈其失其弊為溺侃侃諤諤逆耳橫胸欲罪之則不可也亦且容之其弊為忍五弊交積是以雖無彊愎悍拒之形而有其患今夫江河之所以為天下

欵此在欵

人臣下斷于世言而雖于良之脉用言故指出不用言五弊以責备寬仁之主

利者以其注而不息也其來混混其去浩浩大而蛟龍小而魚鱉順流奔走奮迅悅懌而各得其性茍堰而捍之停閉豬蓄則大者傷小者死騰湧漂蕩而不可止世人徒見三門之間咆哮噴怒有折轉秃翼之菑則以為停豬者之可以無事而不知其害不在於一時而將見於他日是以古之聖人開導以求謙虛已而用之包含其非而播布其善若江河之赴大壑沛乎其莫之禦故君臣並受其福而利澤無窮也英武之君一或不中固不免於震動噴怒而停豬者亦必至于決潰則天下之言要不可不疏通宣洩以順適其意矣

由入變化莫知端倪

惓惓以疏通言路為言具見悃欵

陛下有英武之資寬仁之量昔在潛邸犯顏之士常保而全之肇登大寶拔顯忠良樂聞誠讜此天下所以擢心披肝感激而思報也又何懼乎人之不言言之不用然而不為疏通宣洩臣恐不免於決潰也惟

陛下圖之

王謝石太史批
莊推典重有漢人風

鑿精鑿
復祖制此今日要務

監司持憲度寧折毋缺守令撫循寧寬毋猛則官守自明矣

遵祖制酌時宜以永保治安疏　馮琦

臣聞緣法而治者要在識大體持法而議者要在急先務法以一天下故先王創法後人循禮雖百世不變者大體也守祖宗之法相時度勢變而通之擇今可施行者而從事焉先務也我太祖高皇帝甫定天下即明約束修制度其所為章程功令至末年而始定繼世而後因故業蒙遺業而莫敢易制為萬世開業如此此非至善亡弊者哉顧天下承平日久法漸壞於因循弊漸生於玩愒及今不為申飭則頹靡不振必至於極重而不可反天下亦且安常習故抗弊巧法而莫之誰何如此則失所以立法之意矣臣竊以為宜厲精祛弊定畫一之規復祖宗之舊而勿使弊生其間令上之詔下如懸衡石輕重較然而天下亦且兢兢奉法不失尺寸則上下無異意此安寧之術也謹開欵上陳惟陛下留神采納焉

一明官守　夫明王設官分職各有司存載在諸司職掌者可考鏡也如監司職在激揚糾察淑慝則寧折勿缺守令職在撫循守法循理則寧寬勿猛此祖制也今有司新進多英敏而乏渾厚監司老成多持重而少風裁甚者下官可否專與上意相左而監司反溫其容屬其言以釣謙和之譽職事不修名實相紊亡過此者臣以為監司以守己端潔雅持憲度者為最守令以清心省事安靜不擾者為最若容容持祿及尚一切武斷者雖有聲譽悉置下考其賢不肖必以功實為準撫按不以實聞者必罪之蓋賞罰其舉劾之人則舉劾不敢不公舉劾公則是非定而官守所由辨也

一定律令　蓋洪武元年初頒布大明令其六年乃裁定大明律以示天下其後臣僚所謂一時便宜復著為例例所以濟律所不

遵律不變例亦是

案獄既成相視唯諾今日之弊莫此為甚

議宗藩員為石宗...之計耳

督學之官不可一日不...

及而與時宜之者也然律例繁則祈請托比日以益滋自典二者不能分明而何以匡元元之不逮謂宜簡明習吏事之臣更定其繁復細加發明律與例不合者並有所取裁而要之以律為準則官不得以意為法而吏不得以法為奸此治體也專照祖宗時刑獄並無淹禁歲時者今有司不詳推鞫概從延緩有罪者不以時伏法而無罪者久繫待讞臣有指實以明之鍛錬以周內之即駁再問卒以案獄既成相視唯諾此並屬違制而不可亟議革者也

一議宗藩　宗藩仰食縣官歲優祿而逸之然國初親王祿米五萬石數歲而裁為萬石或千石蓋遞減之法也祖宗將軍以下有才能者宗人府俱以名聞蓋變通之意也今嫡長世及支庶遞降名在玉牒者三萬有奇即竭天下租稅之半不能贍也謂宜自將軍而下才且賢一體叙用準以王親事例不許任京官握兵符其他有虛名而無食祿者盡弛諸禁農工商賈從便為之臣請廣陵豐[illegible]奏或欲開選舉以為仕進之階或欲定子女以杜宗室之詐則為宗室者曷嘗不欲變通哉今誠按而行之則國賦必省而於祖制又不謬也此計之便者也

一飭學政　臣嘗讀臥碑而見廣厲學官之意當是時督學諸臣必簡經明行脩孝弟有聞之士不稱則寧他授而為是官亦多以道自重人莫敢干以私至於今而督學之官少輕矣虛聲實譽高坐待遷倖賞一閧人懷競進故邇來士習頗稱刓缺且督學歲一試諸生與諸生一再見耳教條之外無訓詞校藝之外無他說何以收其放心而改其故步哉宜簡學行兼優者為士師表飭躬勵行不為私交勑內事宜並宜著實舉行不得以虛文應令而又尚貞靜以消

厚俗之敝民然良然

于下躁進之心則士風可正而吏治未必無補也一同風俗
祖宗時居舍章服各有差等大夫士民不相奸也故仕者各循
其秩無秩者雖富無所矜華要以別上下之等杜侈靡之源今
遊食之民無升食之儲而綸衣廿食以苟旦夕之適富人乘堅
策肥履絲曳縞以其富厚冠蓋交遊庶俗慕其所不如而相率
而靡耳近時雖嘗禁之而法有行有所不行則人皆異其不行

欲正風俗須從上人始

久之則行者亦不行矣謂宜特下　明詔令士大夫敦朴崇儉
以為天下先而民有因仍舊習者並還於理而尤嚴於富厚之
家使貧富不相耀以和其心則風俗正而教化可興也此五者
非臣臆說也不過守　祖宗之法不失其舊酌以時政令可施
行而已譬之於樂笙磬管籥樂之制也徐疾高下音之節也天
下未有制不備而可以言樂亦未有不察其宜而可以稱備樂
者此化理之緒也臣伏見
陛下勵精圖治嘉與天下共臻蕩平之路故臣敢布其愚惟
陛下財擇

治安要務疏

李廷機　國史編修

臣聞哲后不以世平而廢博業藎臣不以主聖而忘風規故能
保世滋大功垂罔極
陛下銳精求治邇來愈益弘宣仁德惠愛元元宇內歡躍庶幾為
復見太平之盛然而臣猶有獻說焉者臣誠不以今日之治為
陛下足也　陛下自度今日之治於漢文何如哉賈生抗疏文
帝時猶且稱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
則臣安得而嘿嘿也臣不敢侈為高論又不敢以疑事嘗試于

時所宜效所必六字乃一篇要領

陛下之前謹擇時所宜效所必者五事試為
陛下敷陳其槩而　陛下試垂聽焉其一曰清治源夫天下之
本在於君心君心之鑑天下譬則水之鑑物也渟水澄瑩瞭然
可以燭鬚眉一芥投之方圓莫辨矣臣竊見

此一段論清治源之要

陛下女謁漸盛遊幸漸多工築漸煩玩好漸聚繳弋漸勤五者
遞入而為心累臣懼其難以鑑天下也昔者夏禹絕旨於儀狄
晉文遠寵于南威楚莊盟禁于蘭臺皆曰後世必有以此亡其
國者　陛下如欲祈國於磐石則胡不屏是五者而澄其心心
澄則睿智日啟化理日新此臣之所以為
陛下願也其二曰勤晉接古之帝王其周知天下之務也猶曰
親大臣而咨諏之庶幾其無違衍蓋都俞吁咈見于典謨者可
徵也今　陛下臨朝羣臣執牘而誦章奏不得以獻納進也其
御經筵羣臣執經而陳理道不得以時敷白也

此一段請勤晉接之實

陛下雖天縱安所得聞天下之機務而習理之謂宜一訪
先朝平臺之儀時御便殿親與大臣裁決章奏諸講讀諫諍之
臣以次輪對　陛下即有疑得親咨也羣臣即有所[illegible]以親

此一段論惜民財之實

奏也。陛下盍明習國家事。羣臣盍務熟于掌故以待對。如是而不致治於綦隆則臣不信也。其三曰惜民財。夫財者百姓之大命也。今天下民財竭矣。上又從而繭絲之。臣竊懼焉。比者困於水旱之家累巨萬。陛下雖憐而寬之。曾不得重蠲而厚賑菅以為國不可缺也。然乃舉百萬而委千不可詰之橐。何也。夫

句法通古而意復

倖寵而攘得之者。即厚不為 陛下德也。陛下誠裁之。於此以振百姓之急。百姓之德 陛下也深於骨髓。縮橫溢無名之虛費可以結民心而固國本。則 陛下何靳焉。且今之輻湊而修貢者。其輸於公府與費於私門者相半也。

陛下何不一藉之。有司令無得倚貢為市者。此無異于減稅之半。倘亦可以為民財計乎。其四曰端士尚。夫士者所為轉移而操天下之柄者也。士習之汚隆則世運關焉。比者羅去奔競掊

是淮陰而進巧淟此古今通患

尅之後。淮忠貞而顯之士。既稍稍知向風矣。然猶未有以大易天下之尚也。尖梯脂韋容悅之階也。而世見以為通于務。左繩右規鐘肅之具也。而世見以為局于方。雕龍炙轂巧佞之媒也。而世見以為諸于用。端靜寡言骨鯁之胚也。而世見以為嗛于才。此最天下之隱憂也。今不有以易其尚。待其暴露而後懲之

此言端士尚之實

臣竊以為後矣。謂宜詔論士者先究其品而後程材焉。使天下犂然而晰于臧否之辨。此亦爚蟬者之明其火也。其五曰禁奢

談民俗奢侈處甚愷切

靡。厲者富民倚其富積。僭踰無度。黔庶而着公卿之餙。孽妾而被帝后之餙。貧民以嗇為耻。貰貸相效。臣不知其何以贍之。語曰。雖有江河。不實漏巵。今民儲積幾何。而泰用若是。夫一飱之味。當丁男半月之食。一襲之費。當丁男終歲之衣。欲民之無饑寒。不可得也。今甲固令庶民不得衣錦綉飾珠翠。乃犯令者

此論禁奢靡之實

逕接而莫之問。臣甚惑之。豈如令申定經制。廣及宮室器皿飲宴之類。一切著之等差。使民貧富不相耀以和其心。此令乞積裕俗淳一舉而兩利者也。凡臣所為籌于

陛下者。臣知其不盡愜于

剛直中却婉轉切

陛下之心也。然而臣不敢諱也。今夫彈痤者非不痛也。飲藥者非不苦也。然不聞為痛苦之故不彈痤飲藥者。以為不如是則身不活病不已也。臣欲蘄 國家萬年之固故不憚以其苦言進願

陛下之無以瞑眩吐也。

治安要務疏

鄒德溥　国史編脩

菴太史潁陽公比議論僅切極當時弊實生而下罕見其匹

臣近覩　廟堂獨覩于在宥之道嘉與宇內更始黜操切之政劉煩苛之令渙比周之羣升脩正之士開直言之路竊逋負郵水旱伸枉抑稍循元元而寔然之和氣翔洽羣生休息蓋譚者曰天下已安已治矣乃臣愚嘗見賈誼當孝文時有三流涕六太息之談魏徵三割五規條上下嘉祐彼皆逢明主居治世猶然效計陳忠拳拳不已者誠欲為國家圖治安于無窮也今主上明聖軼前代而臣芹曝之忠不異于数臣故臣亦以治安要務進臣之所謂治安要務者非高言激論疆陛下以其所難也蓋亦　陛下之所已行特或未以為甚要而加之意耳其大略有五一曰敦節儉二曰尚安靜三曰阜民生四曰重撫按五曰飭武備臣聞晏子曰寸管無當天下不能足

此一段論敦節儉之大

以粟五尺童子操寸之烟天下不能足以新言無節之難為足也今天下賦斂非省也負輓絡繹而歸于縣官者非寡也諸凡利孔所在可權可征者非有所未盡也然而不以饒足稱何也無乃供億稍盛而衣不曳地之風未聞也營繕稍繁而將作之費不為止也玩好稍靡而採買之貲不為計也近習少侵而冒濫乾没之弊不得而絕也此其大者也其細類是者難偏以疏舉則晏子所謂無當之管而操寸煙焉者也臣聞天下財賦三分之一以奉　乘輿六宮而其二乃以為百吏諸軍廪食與餉邊之費雖　九重尊富玉食自難減損然誠于其間稍加撙節歲可省金錢数十萬夫　京師之一金田野之十金也朝廷之数十萬民間之数百萬也用既有餘則財為無用不過数年以後臣竊以為即關市山澤諸税稍苛碎者皆可弛以寻

京師一金田野十金可謂真老成謀国之言也

所需不盡之利以為有事之需蠲租之詔賑貸之令可以歲式而下國是而民亦足計無便於此者臣故曰敦節儉也昔唐文皇以建屋喩治道謂營構既成乃数改易苟易一椽正一瓦踐履動搖必有所損故為國者莫若安民無事且無庸有事于民也臣見往者政令多急天下之吏望風而趨之以惇厚為怯以捷給為賢以老成持重為無能以見事風生為治辨故郡多鈎鉅之習邑無為渠之理即如丈田一事有司承風旨畏鐫譙日持尺尺驅羸民以飽胥吏胥吏與富室為姦利而赴急之夫又以拓畝加賦為功畫取斥鹵不食之地而賦之蓋天下騷然苦賦而不均有加焉至于今欲復其舊而以為難臣以是知天下事不可輕動如此類也請自今一意與民休息第去其泰甚不得于可已之處有所紛更則天下享清淨寧一之福矣臣故曰

此一段論治尚安靜

尚安靜也今天下民力盡矣田野閭閻之間大都十室九空無終歲儲積一遇水旱弱者溝壑強者行刼語曰富民易與為善貧民易與為非甚可慮也夫蠲免之惠細民不沾賑貸之恩所存有限賑貸積穀取其虛文而已臣以為當責成循吏極意撫綏多方休養凡一毫有擾于民者悉在必革一毫有便于民者悉在必為如療痾者服餌調攝無所不至而後元氣可以馴復民有樂生之心乃有所愛惜顧忌而不忍自弃于賊盜即四方有警而根本不揺矣故曰阜民生也夫撫按之臣天子所使出而彈壓羣吏者也撫按之舉刺賢操羣吏黜陟之權故羣吏之伺撫按之趣舍喜怒而竭蹷以從之也過於媚人主撫按揮金則吏無苞苴者矣撫按素絲則吏無紈綺者矣撫按悃愊則吏無邊幅者矣撫按嚴峻則吏無脂韋媕娿而為

重撫按二段論其…

此一段論飭武備之實

家務矣一方之吏多至數百而撫按二人耳擇二人以察數百人如操木之本引綱之綱甚約而易操也臣故曰重撫按也詩曰天下雖安忘戰則危方今邊塵屢驚海波未靖萑符出沒白晝搶奪在在有之甚至悍卒傲其主帥聚衆而橫擊于天下如此可謂安乎而胡以忘戰也昔宋武備號為單弱然孝宗一行考允文沙汰之議乃其大閱則見器甲鮮明紀律嚴整十萬之衆一一少壯今京營諸郡國諸●之兵豈盡少壯鮮明嚴整者乎武備廢弛甚矣其何以當寇而備不虞臣以為但當選用能將汰去老弱令以十教百以百教千比其技力分為上中下駟而優異其技力之上者厚廩而重犒之以厲其氣而結其心至于器甲第給以估直使之自備而試其堅利否則重創之如是而器不精士不銳未之有也器精士銳即卒然有急無患矣臣故曰飭武備也此五事者竊以為治安要務無出於此

以數語結一篇大義而句法其古雅

陛下試行之皆可使立有効者夫殷厚寡取美利也清淨寧一淳化也享下安宅長計也吏治蒸蒸弘業也建威銷萌神武也君人者何憚而不為也惟

陛下財察

請修改曆法疏

李廷機　國史編修

下大夫前石公批

議論俱有步驟而考覈最精詳

臣惟帝王若天授民釐工熙績則惟曆法是重陶唐命羲和曆象而其仲若叔分職四時持籌而算萬不失一矣有虞氏承之七十載間猶然在璿璣而齊七政今者

陛下欽崇天道孚唐育虞此亦萬世敬授齊政之會也臣見比者日月之交保章氏所報既而驗之刻漏分秒稍稍不相應若是毋乃曆象未明而璣衡之象猶有所闕也臣請修曆法臣見洪武中刻漏博士元統嘗請修改矣嘉靖中欽天監華湘又請修改矣迄今一百餘年而修改未聞何也意者以為非所急邪以為可沿無動邪以為天行微眇未易測邪以為無可使者邪

此四句下文綱領

臣竊須時與晝曆象是猶推驗不時度數或虧積秒成分積分成度積度成日年歲數多乖舛逾甚意非所以若天前民明時

此一段

代盛制垂憲來禩也不得謂非所急也臣觀歷代沿與曆法屢改漢四百餘年耳三改曆唐三百餘年耳七改曆宋三百餘年耳十八改曆自漢訖元四十餘曆矣蓋曆之不得不改也因歲差耳虞喜謂五十年差一度則五十年當改也何承天謂百年而差則百年當一改也隋劉焯謂七十五年而差則七十五年當一改也唐僧一行謂八十三年而差則八十三年當一改也元郭守敬謂六十六年而差則六十六年當一改也自元辛巳至洪武元統上言時一百四十年至華湘時二百四十餘年今又若干年計以授時曆歲差之法差當三度有奇矣如之何可沿無動邪夫天行數度以日月為驗誠晝夜於觀象臺詳測日晷黃道赤道中星等日計月書至來歲冬至以驗二十四氣七十二候日月交食日纏月離之類既[illegible]詳記以求究所借參[illegible]

此一段應前可沿無動句

此實上文天行數眇未易推測意

歲差可定曆元可更時分刻刻分秒秒極精密頗用回回曆法參計之即細至年秒亦加酌量又何慮微眇難測也夫明理達數代不乏人區區勝國猶有許衡王恂郭守敬輩興起其間孰謂熙朝而須借才異代乎今除章五官之屬裨海之內豈知無究心天文精通理數如虞喜何承天之儔誠稍寬私習之條廣延訪之令得所謂其人者俾盡觀秘書假以歲月必能有所更

此應上文無可使句

定又何患乎無可使者也臣讀易之革曰君子以治易明時革之為言改也曆不厭改故以革係治曆焉夫歲漸久差漸多改漸難失今不一修改蓋不易為已臣願

收縮謹嚴得流人体

陛下繹革象之義憲唐虞之典攷歲差之數刊一代之法為先
朝所未及為使天下知
聖天子補偏救弊咸正無缺傳之萬禩永永無極臣不勝大願
惟
聖明留意

請脩改曆法疏

鄭德溥 周史編脩

首言曆法所係最重

臣讀尚書而知帝王之欽於曆也堯典約四百餘言論曆象者半箕子陳大法九章而五紀明曆法蓋係之於國也尚矣百官待焉以脩政庶民待焉以服事善乎班固之志律曆也曰列人事而因以天時夫使孟陬殄滅攝提失方即欲釐百工而熙庶績何繇也是以聖王欽之　國朝所定一統曆積分蓋仍授時

許衡郭守敬當勝國時造曆之人

法也許衡郭守敬故稱理數而積其法用二線推測宿度餘分旋簡且密而當時四海測景之所二十七蓋東極高麗西極滇池南踰珠崖北盡鐵勒斯容成以來未有也故以
高皇帝之精於天文而采焉則臣豈敢輕議更哉然以其法之精絕而必今曆之與毫髮不爽則臣之所不敢信也自黃帝考定星曆正閏餘五官各司其序矣然至於堯則又合羲和之官

曆久則不能無差此必然之理

四宅而稽日星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至於舜則又察璿璣玉衡以齊七政非黃帝之曆不足以候堯而堯之曆不足以候舜也曆之不能久而無差固也聖人者能因時而定之以不失乎天之度而已杜預之論曰陰陽之運隨動而差差而不已遂與曆

非天之不能盡如曆亦曆之不能盡如天真獨得之見

錯臣以為非獨天之不能盡如曆也曆亦不能盡如天何也大數著舉一絲而三分之窮之而至於忽微纖渺則必有一之不可分者焉論天之度曰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夫舉一整而四分之此於積分之極必有所窮矣以不能盡如天之曆而推不能盡如曆之天顧欲以一法而必千載之可守不亦難乎

考核最詳應前

臣稽自古曆法由黃帝而訖秦凡六改由漢高帝而訖漢末凡五改由魏文而訖隋末凡十改由宋太祖而訖宋末凡十改由金熙宗而訖元凡三改許郭雖絕智巧當亦與古人不甚遠而

凡四可疑者皆曆官附會欺誑誤也

必其歷三百餘年之不爽此臣之所不敢信也蓋臣竊跡前事而疑今曆之不能無差焉正統十四年曆冬夏至晝夜六十一刻求諸自古諸家曆法無有也此其可疑者一也鄭善夫記正德元年八月朔日食曆官報食八分六十七秒而閩廣之地乃晦日十三年五月己亥朔日食起復弗合則日官周濂亦疏之此其可疑者二也即今欽天監所奏日月食輒曰監曆云何回回曆云何彼自二說且不盡符此其可疑者三也往年請修改曆者亦皆不果而獨攝廉任以為日食足徵無差也臣不知廉云無差者特謂顧食之前抑亦任其時刻分秒起復位分之盡准乎廉曾稱欽天監春秋曆書以為妙傳而觀書乃謂守敬曆非是此其可疑者四也即令許郭所營萬無一之可疑臣又不能必疇人子弟之盡通其意也以株守不通之人操歷世久遠之

果能如此時談何患曆法不精

法倚以曆不可究詰之天而曰無爽臣竊異之臣之所請者非欲舉許郭所營者而更張之也臣願
陛下下詔延訪四方通知天文之士及選疇人子弟內諳曉本業素於書算者令於冬至前詣觀象臺晨昏晝夜推測日影赤道黃道中星分秒日計月書至來年冬至以驗二十四氣二至二分日月交食合朔弦望躔離之次及昏旦中星七政躔度紫氣月孛羅睺計都之類視元至正以來有無舛錯又別延能知曆理如楊雄善立差法如邵雍運算轉歷如洛下閎其人參校同異萬有一之或舛得及時釐正以授人時即幸而無舛可永守亦使司曆者因是知立法之意以不失其初臣按月令載孟春之月命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離不貸毋失經紀以初為常[illegible]

百餘年而無一差者哉
陛下冠德履仁昭配天地四海之內沐浴玄化歌頌太平臣以為宜考天地四時之極順陰陽以定大明之制為萬世則此乃
天之所以待
陛下也故竭誠以請惟
陛下案圖之

議處宗藩疏　鄭德溥

王忠銘太史批
一此議亦詳重

臣伏睹　皇上惇親親之誼軫元元之念求所以兩利之策既令科臣親履講求其便會且集羣臣　廷議折衷要於其當不可使易定億代之大典央再世之異同弘　郎睦之蕩恩紓供應之困亟以固磐石而銷釁萌　德意甚盛臣惡敢以無說而處於此臣睹科臣所疏有確然而可行者有可行而未盡者臣非宜於當長見異顧胸中有所知見不敢不盡其愚夫諸藩初所

此下九款皆奉科臣所疏確然可行者
自通融之議以下皆是

制祿其額有定即生齒繁衍而均則無貧自足以供即諸藩亦第求不失常祿而初不求益乎其外則通融之議是也　朝廷制祿以贍　宗室此定載在　令甲惟正之供倘有不周有司猶當曲為曆處而頗緩視常賦漫不經心　聖天子郎宗之謂何則徵科之議是也諸藩祿入不足者什三而羨者十七夫羨可以補不足而不為之覆念令有司得挪移其間卒然窘匱其朋以邪之則餘祿之議是也每　宗室奏　請需索多門所費不貲逆令窶貧之宗名婚愆期此非一更其操而為之專官

報生報孕[illegible]

朝廷有後時之恩　宗室無蚤沾之望則有左煩苛而令撫臣以時其奏之議是也報生有則他日之封祿有據報孕明則報生之情易稽是報生報孕之議是也　宗室禮嫁多以結勘延情怨曠無聊遂至觸禁乃并其嘗封而奪之犯者多而罰亦不能必夫從儀賓例業既奏選而使撫臣勘詳許之成婚之議是也庶宗雖為疏遠然其初一脈耳以一脈之親而坐視其饑寒而不為收卹則恩薄且有意外之虞欲為制祿則於何而取之然則取絕府之業為分贍之資而并諭　諸王以睦婣大義令其各出所贏以振之之議是也　宗室聚族太繁雖為主[illegible]

重選王官此論甚當

難鈐束動輒圜視而起有司莫敢誰何[illegible]衆則易[illegible]分則易[illegible]其勢固然則夫有如此類初封之時禮[illegible]為奏另城之議是也今之王官類以闒茸不勝任者處之人自以為左遷無復顧望依阿媕婀一切奏報輒以賄成冒濫滋多端在於此則夫稍用才足從郡國吏三年大察稱任者選擢而否者亟行罷斥之議是也臣所謂未盡者有七焉通融是矣顧　帝之與王名號相懸威權自別出令自天子即少有未愜而人亦安心服之　藩王

親王亦自可罷

即通融得宜而衆猶未服別河間東平未易多得有不知體朝廷均公平溥之意而以剝盈縮其間終恐萬目睽睽衆口敖敖奏　請之擾安能無越關之禁安得施故臣以為必出自聖天子為之主張據　玉牒之數仍舊祿之額各隨　藩封欽定名祿而後可以杜弊端一衆志此其未盡者一也爵祿之班本自相侔爵然而祿亦然則人各安其分而無所覬爵然而祿不然則彼將曰　主上被我以何爵而食我以何祿也且侔然有無紀之意划爵漸報而漸降漸降而齊界今既界矣而今故門氏之業必欲然而樂不然身叨封爵而崇同編氓體被簪紱而手操雜作寧獨彼不願為即為之而不足以資生抑於體統亦為甚褻臣竊以為封爵終不可不限此其未盡者二也

此議最異第須出自[illegible]聖裁

許其仕進是矣而以為鎮輔品秩既高改授不便欲止于奉尉一輩似亦太狹夫晉非強之從也從其好耳彼其好不在原封而在仕進彼自有所利焉今有自部曹改臺省者六品改七品也而人無不樂於改　朝廷亦間行之在　宗室謂獨異乎哉臣以為無志者不強使為而有志者不論親近疎遠封之崇卑

若欲行只恐[illegible]

一聽其應舉試宗無所限制不獨於情為順於禮為宜[illegible]

〔穢以訪衍伯并亦無不可〕

羽翼將在乎茲此其未盡者三也矣業已聽從為民之例即與四民無異今四民豈盡馴良或親野而農或出境而商無所不可而獨於　宗室厚為猜疑嚴於防範毋乃過乎出城之禁不弛即善謀生終不得一意經營收四民之利而荒頑驁惰家不肯就四民之業者又以城禁藉口也孰與曠然一弛諸禁令與四民自便之為愈若以為任意出入處生意外則令有司奉三尺制之彼亦將有忻畏此其未盡者四也

〔弛出城之禁令有司制之亦自可無患〕

宗室無名封者無所愛惜往往作奸犯科有司不知其為民為宗一譴訶之輒借凌虐為辭譁不可禁徒責之長史教授輩啟　王戒飭終於虛應故事互相容隱而已臣愚以為竟當隸之有司降之
勅旨令得引繩墨行事夫奉　旨而用刑則非有司刑之而
朝廷刑之也刑設而不犯則非薄　宗室也何為吝有司之事

〔不離處〕

權養遠宗之蠢習至於罪見過積而後庸焉所失多矣此其未盡者五也學記曰相觀而善謂之摩古者太學天子之元子眾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俊秀者皆與焉夫元子之尊俯而與公卿大夫士民之子相為齒豈其不自貴重哉夫亦以作其觀摩之意而損其高亢之心故曰其成也恭敬而溫文則入學之効也今宗學中所與游處者不過其宗之人爾綺與溺於紈綺之習惡知有制節之風相與安於愚昧之資惡知有習誦之益如是而望其有博極羣書之劉向精曉雅樂之獻王出乎其間難矣臣以為第令肄於學官與公卿之子弟並受一經而令督學憲臣試其優異者並得應舉並得廩食而於其所在增設廩額以待之均得以次而貢乎　天府漸摩既久怙侈奢麗之態不禁而自消濯磨進取之心不誘而自勸即宗學

〔著祖訓有禁此亦宗聖哉〕〔必如此宗室子弟庶有觀摩〕〔宗學自〕

可以無設此其未盡者六也儀賓欲其習學聽之應舉以矣而猶議不絕其祿者得無以舊制難廢寧從其厚邪臣以為儀賓家溫飽者多彼其意固在聯婚　王室以為貴重不為祿謀也彼直庶民子爾有如與庶民姻也者何祿之有祿既不設人皆明知既無所覬而來自無所觖於後可以省費而於人情事體亦無所傷臣終以為革之便此其未盡者七也抑臣又有說焉方今事大而難處者莫有過於　宗藩而其不可以不亟為之處也亦莫有過於　宗藩臣自觀正嘉以來下之所以遊談眾議上之所以咨諏采納以求濟急之方善後之計者數十年於此矣而竟未有所定則毋乃議論多而決斷寡乎盈廷之言誰執其咎道旁之築安能其成竊計諸　宗之生有在正德之後而壯而老而傳而議猶然懸而未決也失今不決生齒之繁日

〔須以非料亦然〕〔後費之祿革之不妨〕

不同而月異其勢愈重議亦且愈難書曰惟克果斷罔有後艱此在
皇上奮然獨斷而行之耳臣聞之玉無全瑜事無全利必全瑜而後收玉玉終不得必全利而後舉事事終不成瑜掩其瑕則收之利多於害則為之此通士之嘉謨而
哲后之卓識也甲可乙否漫無取裁臨道躊躇坐決千里即從子房借箸賈誼太息亦秖為空談而已伏惟
陛下裁察　宗藩幸甚天下幸甚

〔玉無全瑜事無全利此老成碩論也〕

擬匡衡治性正家疏

鄒德溥 國史編修

王司馬鳳洲公評：翻案衡疏自覺擅切

蓋愚讀匡衡治性正家疏心竊偉之然亦惜其不顯繩主愆備陳國慮而浮以儒說進也夫元帝優柔不斷恭顯箝樞許史亂正王氏之釁亦漸以萌謂宜陳剛克之旨闡威如之吉使其君收攻於刑餘節權於外戚對揚宣帝嚴明之治以永垂家範杜絕釁萌豈不亦精忠訏謨哉而衡不及是即議根六籍文辭爾雅君子有餘憾焉愚故本據衡指悉其未竟試擬一篇奏曰臣愚伏惟 陛下一何舉元帝治安之業而猥從眾處紛更之也諸儒生大都稱說先帝治過嚴而欲 陛下以柔道為理則臣竊過焉夫 陛下則豈患柔之不足哉臣觀 陛下即位以來以公用及苑振業貧民賦貸種食又詔損膳減樂府員省苑馬以振困乏罷宮館希幸者減穀食馬肉食獸議士卒踵办罷珠崖郡慈仁節儉之德雖三五曷加焉然而太平未臻漢業浸替者過在任性之柔而不務以剛克也夫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有餘而強其所不足剛明果斷鎮肅之才也然而或以刻礉厲世柔和温厚撫循之本也然而或以優容長奸則一馬而不知所以齊也故在書曰沈潛剛克高明柔克以 陛下之恭儉慈仁然猶以柔道進臣愚不知何以攬政權杜奸萌也臣聞君德以剛為主 高皇帝本以英明果斷興建大業是以 宣帝遵緒纘功丕承家法世儒猥見 文帝恭儉靜嘿稱為柔德以垂世範不知文帝所以安瀾四海幾致刑措乃以剛致非獨柔效也試觀丞相之命割愛於廣國弄臣之治抑情於曆加此豈慈柔所能辦哉令不深惟文帝之所以治而妄變更先帝成法毀肅為寬貽不紛之變際世纘之甚臣愚竊為 陛下惜之願 陛下留意剛克之旨獨操宸斷見賢必拔知奸必誅不徇近習不惑羣言永法 先帝嚴明之治傳之後昆此萬世太平之基也臣又聞天下之化始于閨門詩不云乎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夫正家之道非嚴不立溺沐笫之愛者不足以占度壺攘墻之制者不足以持法在易家人之九三曰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嗃嗃者世見以為薄於恩然而吉生焉嘻嘻者世見以為洽於情然而吝生焉則閑家之道可覩已古者聖王情欲之感不介乎容儀宴昵之私不形乎動靜妾不並后庶不配適國政不預於宮闈朝權不干於外戚是以百姓觀德而化成歸於祉若乃畀得踰尊內寵擅外則僥巧之釁投隙而動以亂國家事固成於積漸而禍多伏於微眇 陛下幸留意觀省毋蹈周幽秦政之轍使漢業頹然不可復振傳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又曰其柔危其剛勝臣衡竊恐 陛下之以國家垂成之業而徇無當之文也

元帝本非不足于柔者故中言及之良是

剛勝柔則敢偽焉此中和之論

高文宣三帝之所以致之是原非一于柔精

前言治性當以剛此言正家當以嚴皆因元帝之病而藥之耳

擬匡衡論治性正家疏

朱國禎 翰林 湖人

沈大史蛟門公批：此文章法甚整　不治性者必不能正家　此言治性事　此以下皆言正家事

臣聞帝王興道致治本乎性宣德流化始乎家性不治者難以綏裝家不正者難以孚遠書曰節性惟日其邁易曰家正而天下定矣夫使其性有偏陂之累家無雍肅之風而欲以底太平興雅頌猶卻行而求及前人自古及今未嘗有也昔成王能治性則慕阿衡之曰豈弟君子俾爾純嘏文王能正家則思齊美之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由此言之治性之功平均之上務也正家之道廣厲之至術也世主不察乎此往往任性而不治曰南山有竹不揉自直斬而用之達乎犀革性安所事治者久之必且矯揉檃括其所便而強其所不能吾不樂為也至于深宮之中閨閫之內又見以為褻而可褻密而莫之窺弛禮去坊弗加慎焉是故政用頗僻民無所則效而治以仆流也夫理亂之變興替之機其要在是矣故臣願

陛下加　聖心焉臣聞質樸之謂性性所賦鮮能不偏有柔有剛有緩有急有翕有張有嚴有慈性之所偏治之則化故治剛莫如柔克治柔莫如剛克治緩莫如敏治急莫如紓翕者利用宣張者利用翕嚴則和懌之慈則斷割之要以斟酌調劑陶鎔變化歸之大中而已臣聞治國易治家難親疏之辨也疏者易處親者難裁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鳲鳩所由作也故明主獨行之深宮起敎於閨閫居處必飭燕笑必愛所以肅軌也心在得賢不淫其色所以懷舉也庶不匹嫡卑不踰尊所以明分也女史授環彤管記過所以防佚也宮無盛飾物有汚澣所以崇儉也行遠嬖幸不昵貂璫所以遏萌也夫是故嘻嘻之吝休而牀第之禍止也蓋明主之治性也如玉人之治寶也琱琢之磨瓏之務令疵瑕去而文采見也明主之正家也如匠人之治木也左引繩墨右操規矩削其邪而矯其枉也此所以名實純粹敎化翔洽六合同風九州共貫者也臣願

陛下鏡易書之炯戒尋周后之遺蹤法詩人之所美鑒世主之所失留神於治性正家毋為玉人匠石所誚臣愚幸甚天下幸甚

風變劄子

臣聞天意與王者故災異數見以譴告之欲其更改若不能懼有以塞除而輕忽簡誣則凶罰加焉其至可必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又曰畏天之威於時保之皆謂不懼者凶懼之則吉也自古聖帝明王罔不克謹天戒樂聞災異故臣敢極陳其愚惟 陛下留神察焉臣聞風簡也養物成功黃帝風經云調長祥和天之喜風也折拔奔厲天之怒風也怒則飛砂揚礫發屋拔樹喜則萊搖披動草順物布風則歲美風暴則歲惡故曰風氣者禮樂之根萬物之首也飄物不以風成熟也古稱太平之世五日一風十日一雨風不搖條雨不破塊方今天下號為太平然臣竊以春以來以時言之正條風明庶開甲破萌之候而颶霾日降砂礫飛揚埃塵漲起衆庶望雨而天獨風陰雲方合厲飈衆之旋復解散豈有妨稼之憂旅有滯行之嘆諱議終風且霾春秋書六鷁退飛聖人所戒乃今有焉臣謹按尚書大傳曰王者德及皇天則祥風起援神契曰德至八方則祥風至禮曰人君政訟平則祥風至臣竊

陛下秉至聖之純德尊天敬地畏命重民布德施惠矜刑罰蠲逋負賑災振匱乏盛德上降和澤下洽固已及皇天至八方其政訟平其號令合人心視書傳所稱不啻過之而景風之祥未臻終風之異未息臣愚不得其故臣又按尚書洪範曰蒙恒風若禮記月令曰春行秋令則飄風暴雨總至春秋繁露曰王者與臣無禮身不端敬則木不曲直而多暴風淮南子曰人主誅暴則多飄風六韜曰人主好田獵畢弋則歲多大風五穀不實由此言之災異之發各象過失以類告人上天聰明茍無其

宋文忠公評 考亭雅論評

太平景象如在目前

事變不虛生自古記之矣 陛下德盛治隆諸如前失萬萬無之然臣愚以為人君事天如子事父母父母不怡有所微易為子者惟有負罪引慝側而思惟曰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蓋所以求其故甚深而所以自責甚備也寧過詳毋過略寧無焉而過求毋有焉而姑息臣願

陛下以事親之道事天服轉紬繹永惟厥咎臣聞野雉鳴鼎高宗不以怒王大風偃木成王不以損聖惟其恪精致誠省躬正事卒延百年之福是反風之報神明之應若景響故書曰至誠感神又曰天棐辭言誠則天神輔之故然甚明無可疑惑惟 陛下留意尚書之文脩高宗成王謹過之實勅躬自約總正萬事敦行無倦以應天塞異銷禍興福臣愚不勝大願

以事親之道事天此論宛而當

擬京房上考功課吏疏　唐文獻

臣聞泰禧之世不諱災祲寬和之主不廢綜覈是以上下相勑治具畢張競使民心悅天意寧所[illegible]雖有邪沴之氣皆應符而疵息何者綜覈之道浮綱綜之計詳也臣幸蒙上恩待罪芹廣備員咨勿須者當差其又朔日食月皆陰霧不清臣與循節記惟簡當然輒先事見上幸寬誚責賜清讌之問臣因爲上謀言之昔日帝王以功舉賢則萬化成瑞應著末世以毀譽取人故功業廢而致災異宜令百官各試其功災異可息上復採臣言使臣作其事臣疑按之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臣以知天人之際微矣乃其理則不格也故乖和順逆之感曾靡僭差夫惟明主然思玄覽不以匈前弗違于天地之和不使宵人在服業庶之恪故天子過變則修德諸侯過變則修政卿大夫過變則修職各務親省帝自省情故其詩曰敬天之怒敬天之渝曰大夫君子昭假無私曰無及皇天克昌厥后匪直爲異震之豈畏民格天誠於消鑣之道存焉今上即位既數年於此臣見道蘊不絕書災行不撤傲日日君象也至于薄蝕又久清亡光是國無政不用善之驗也又陰霧晝晦義和[illegible]陰閉陽無道失職之驗也於此不深求其故將上有日月之照而或不徹于幽冥上垂雨露之澤而或不逮于豐蔀是群臣負陛下而上失馭臣之術也今自內庭百執事外州有刺史邑有令令之下有丞有尉是非爲國家敷宣流澤惠養元元然令修職之吏以悃愊而失寵欺慢之吏以婾惰而罔上則吏不勸吏不勸則民胡以安而又毀譽淆眞不消雜沓則民又胡以安故臣竊以爲務[illegible]

安民安民莫先課吏吏有崇教化亡犯法令闕闢染業皆受上賞失撫字致盜賊充斥者辛按吾法求之百不失一而又自內庭以下刺史刺史以下令與尉與丞使並得參舉如是行之三年而吏不稱職民不樂生嘉祥不臻災害不旋滅則臣未之信也抑臣聞之植嘉穀者必去其稂莠牧牛羊者必察其敗羣夫吉人有不奉法循理而爲治蠹者則亦稂莠之與敗羣者也故臣愚以爲課之宜嚴伏惟明主洞天人之故玩易書詩之說而又審於感應之理用臣之法斷以必行不爲浮言淆惑則天下幸矣

進實錄表　解縉　翰林學士

伏以聖人受命啓萬世之鴻基史氏纂書示百王之大法是故堯舜之事載於典謨文武之政布在方冊昭明日月炳燿丹青俾文人之登徵實于今之道長纘鋪業世流皆在于詁謨而紹志光前敢忘于紀載錫羨有勤　聖哲相承鋪張極盛之闕休揚高無窮之億續歷述前聞之作允為達孝之規欽惟
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
高皇帝應千載之昌運集群聖之大成
天命眷顧之隆起徒步不階于尺土人心悅服之固未三年已定于　京都龍飛雲從而華夏蠻貊罔不率服日臨月照而山川鬼神莫不攸寧有過化存神之功有綏來動和之應英傑不期而會遐邇不令而從盡收當世之賢才大拯生民於水火群雄歸命不戮一夫元主遁荒禮遣其嗣四方稱貢之廣亘古所無中國先王之典悉復其舊傳聖賢道學之統守帝王心法之言躁黜百氏彌綸六經範圍化工曲成萬物天休滋至而兢業甘乎始終諸福畢臻而謙抑純乎表裏在位之久三十餘年升遐之日萬方哀悼比于近古邈焉罕儔漢高年不登于中壽光武運值紹于中興唐高祖因隋之資宋太祖乘周之業元太祖厲泉邑之威皆未有若斯之盛者也欽惟
孝慈昭憲至仁文德承天順聖高皇后天生聖善克相肇基側微德邁於嬀虞開剙功超於莘　永協坤元之吉夙開文定之祥鳴鳩均衆子之恩螽斯衍百男之應保合承天之慶簡能造化之仁歷考古之后妃蓋莫盛于周室然摯任誕聖而無輔運之績邑姜輔運而無誕聖之祥矧皆起于邦君或就成其世業

降及近世皆非等倫若夫同起布衣化家為國興元翊運參陪贊謀正位中宮十有五年慈訓昭明文德通理家邦承式天下歸仁誕膺
聖躬萬世永賴自古以來未之有也欽惟
皇帝陛下體合乾坤重華日月　上天申命卓然中興煥帝堯之文章纘武王之繼述孝事
太祖有見而知發蘭臺記注之書而徵以藩邸之副抽金縢石室之秘又考于世家之藏爰當嗣位之初首領修史之詔臣縉總裁臣某等纂修慎選多士宴賜便蕃即開館于禁中屢繙閱於幾暇以百人之衆歷期年之久惟務校讐之事實無黼黻之能巍巍道冠于百王蕩蕩功超于千古是知禮樂征伐所自必有訓誥之文雲霞華卉之生何勞繪畫之力仰青天而瞻象緯尚冥搜於名言開王府而見璠璵惟自慶其希遇因文序次莫抽一辭之糚賁揚據事直書永示萬年之大訓謹綴述
太祖實錄一百八十三卷繕寫成一百二十五冊謹伏闕
上進臣縉等無任瞻
天仰
聖激懽屏營之至謹奉表以
聞

恭謝　天恩表　申時行[illegible]柱國大學

大學士申　一本恭謝　天恩事本月二十四日該臣以一品六年考滿伏蒙
聖恩頒賜臣銀五十兩紵絲四表裡內大紅織金胸背斗牛一表裡原封鈔五千貫飯五卓羊三隻酒三十瓶遣文書房官李興齎送到臣私寓臣遥焚香望
闕叩頭祗領訖伏念臣才識虛庸性資柔闇薦沐高深之造謬膺鼎鉉之司叨悉久玷于三孤荏苒遂更乎六載匡襄敔沃曾鮮涓埃以無奇調劑解紓始惛惛而不辨徒有愛　國憂
君之念殊乏安民濟世之猷自知積勞之難前豈謂微勞之可錄屬茲考課例有黜幽在愚臣當以不稱伏幸在
聖明必以不私明法而猥蒙矜貸復荷　眷留未膺斧鉞之誅
特拜絲綸之寵方愧分涯之已溢詎期
恩數之嘉隆纂綺兼金稽鏹仍分于內帑上尊肥羜饁餘饌更出于天庖儼然勅使之臨庶矣康侯之錫臣覩顏就列已切兢惕稽首登嘉彌增感涕念欲少酬于鴻屋惟當勉効其駑庸鐫刻肝報德敢忘于啣結摩頂放踵奉公永矢于捐糜臣不勝感激忻戴之至

王相國許石公評：唐人風神宋人氣格不事藻繪鋪叙之態

氣象含蓄不亞不讓於楊君父負茅公之人家

氣詠恩呈前家

擬續修　大明會典成進呈表　王錫爵太傅大學士

伏以　治本昭垂萬國仰謨烈之盛　功隆纂述百年興禮樂之期非天子則不考文雖聖人乃能作則豈曰小補爰集大成臣等中謝竊惟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典章埋懸于象魏法守信乎著龜自唐虞以來有典謨有訓誥而惟周之六典為詳由漢晉而降有故事有會要而唯唐之六典為約折衷唐制兼總周官則在　會典一書實出　孝皇之志仰稽
列祖上遡累朝以諸司職掌為綱以歷年事例為附監于成憲幸文獻之足徵佑我後人信典刑之無缺顧茲繼世沿歷之久或有因時損益之宜道與治同政由俗革宜加重輯以示率行故自　世祖之末年業有纂脩之成命編摩伊始刊布未遑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英資天挺　聖學日新　敷求哲王成功遠期乎堯舜率由　祖訓繼緒無忝於成康遂涣許謨聿求闕典遠紹弘治王成之舊籍近追嘉靖乙酉之新編開局分曹萃天祿石渠之彥旁搜博采發蘭臺芸閣之藏既挈領以提綱亦芟蕪而舉要體之重者雖微必隸令之善者雖寢亦書
國家二百年經制紀綱一按圖而光若琬琰嘉隆數十載文章謨訓一開卷而燦若日星變則通通則久斟酌備一代之規尊而信信而從文明同四海之治裒集初完翻謄上進藏于天府副在有司臣等學本局于面墻見有同于窺管躬承
睿藻幸睹成書即潤色未工或蒙漏萬之誚而規摸已遠將興畫一之歌伏願　主善為師　建中封事毋恃德澤而自逸毋輕法度而屢更盡制盡倫定千載不刊之典同文同軌臻萬年有道之長臣等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

楊相國大月公評：沖和雅參而二若雲出正鶴漢然學表

二聯優掩六朝

頌不忘規

擬進重修大明會典表　許國

伏以

琬琰星懸式著臣民懿範　瑯玕日麗永貽創守弘規

熙朝典制燦然

上聖訏謨炳若巖廊生色寀寀攸觀竊稽唐虞撫世道載典謨

夏商配天義存訓誥迺文武受命而丕顯丕承迨公旦勤施而

蓄懿美迭臻哲日邀純懿周宣漢約三章冥稱雜伯唐垂六典

究裝綱文道並虞行　聖明有作恭惟

皇上則天立極　紹統馭圖仰追

二祖八宗之隆勤思三皇五帝之治　鍾鳴長樂躬

造膝以承歡　漏滴金華壓虛心而問道誠

仁孝聰明之主　貞制度考文之

君也茲惟　會典一書實為纘業承基之要乃今歷載二百不

無因革損益之時遂命史館以重修更會諸曹而纂輯凡設官

分職之等種種備陳郎發號施令之科班班可考歷歲時之既

久幸簡編之初成聚十一聖之精神煥如指掌新二百年

之制作較若觀眉信哉　昭代鴻猷允矣一明時鉅典臣等才

非倚馬技擅雕蟲恭承

簡命聊抒一得之愚殫竭微忠擢無寸長之補伏覩

日崇聖學　益振王猷常懷

祖法之當遵永念　成憲之可守　光于前垂于後前後重華

作之聖述之明

聖明愈茂臣無任瞻天仰聖云云

擬恭進重修大明會典表　中書行左世貞

伏以

聖王垂統於昭燕翼之詒　明主紹天載觀謨謨之定禮緣義

起典以時成竊惟歷代之典各備一王之法雖質文繁簡遞世

推移而斟酌變通與治同道蓋自唐虞而下其法簡惟周之六

典為詳錄漢晉以來其法繁惟唐之六要為約至于我

明之作法實監周唐以折衷

皇祖有　諸司職掌之頒制作一新於艸昧

孝宗有　大明會典之輯經綸大備於重熙自是代更

三朝歲逾六紀條例既為之日益法守亦因而漸更正當神化

之時適際基隆之會我

皇上　德邁三皇五帝統承　二祖九宗煥乎文章兼

聖明之述作　丕哉承顯觀文武之烈光謂會典一書先[illegible]

重不以時而修定將成憲之謂何乃開局　命官分曹授事接

弘治壬戌之舊籍裁嘉靖己酉之新編臣等爰率群工祗陳綿

力抽書虎觀縱觀金匱石室之藏載筆石渠遍考庶府諸司之

令沿其故事而益以近規提其大綱而分為眾目百度之洪纖

畢備　累朝之沿革具存璧府[illegible]之有典衡三宸四遊疏而不

漏循治絲之有經緯千條萬緒縱雜而有章典貴臣等襪線微才

敢與彌綸之事而離雜小見能窺造化之全良皆取自

上裁一遵　宸斷依經作傳或可竊比於素臣以筵撞鐘終恐

未通其條貫伏願　多聞建事　主善為師　不愆不忘繼序

有光于假樂　爾彌爾性卜年遠過乎卷阿臣無任云云

世宗肅皇帝升附禮成奉慰表　林景暘　翰林院庶吉士

伏以　閟寢宏開爰妥神靈于如在　彝章肇舉式隆孝享于無疆聿昭穆之有嚴乃愛敬其兩盡萬國之懽心既洽一人之哀慕以伸欽撰蕪詞用攄芹悃恭惟

世宗肅皇帝　堯德配天　舜華協帝　承八葉而丕緒丕延日晴之休秉一敬以已事大闡心傳之秘功成治定禮備樂和方垂裳以致太平奄既還而超萬乘神遊漸遠仙馭旋歸玄德彌宣永貽豐亨之燕賀　英靈陟降空瞻萃假之鴻儀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欽符夏禹　敬法殷湯　親祀南郊　荷天心之純佑　日臨講幄　探至學之淵源　大寶嗣登　亮陰終守　撫鼎湖之弓劍　莫窮千載之悲　觀原廟之衣冠　倏屆兩期之慕爰遵古制　誕啟新規　肅肅彤闈　共仰琢璣之册　煌煌翠座咸欽黼黻之文　圭璧薦而百禮森嚴　鐘鼓陳而九成永間美尚如見對　穆后以駿奔　爰侑秉修　率羣工而虎拜　制已終于素韓典雅重乎　宗祧幸諏日以告成　敬致詞而奉慰　雖筑氣在疚難忘罔極之思　然業業萬幾　責勅維時之戒　矧聖人新作之始　定民情係戴之初　伏願少抑餘哀　期世德之善繼益寬宸慮俾光烈之對揚　用賢去邪　眞參生于有永　柔遠能邇　鞏皇祚于不拔

世宗肅皇帝升祔禮成奉慰表　何維椅　庶吉士

伏以　神依九廟　位躋祔享之安　禮達三年　狩際言雅之會典豫成美孝極　尊崇臣某稽首頓首上慰者　竊惟

世宗肅皇帝　道冠三才　功高八葉　風行環海　聲賓天畋遠大於四時運璇儀於二轉　雖以日而易月　倘再期而告祥　特屆禪除　神當奠祔　茲蓋伏遇

皇上孝思罔極　哀至有加　禮度合于幽明　精誠動乎天地　自俯御萬幾之後　益求諸百行之先　繼述彌光　情文兼備　凡庭雖徹而　哀戚之意未忘　廟祀初嚴而神靈之序有屬　稱　宗垂統　享血食於萬年　承烈顯謨　樹風聲於九域　臣忝陪　法從　竊與駿奔　仰見天顏未舒　故知聖衷猶切　且愚謹按古禮　祥服既除　琴瑟在御　雖終身之慕　大孝有歸　而一時之情　過憂則溢　伏望

皇上準禮遵制　豫和東勉　安燕寢之居　強進珍調之膳　奠寧社稷　纘先帝之鴻猷　係育蒸黎　繼中興之駿業　臣某無任懇切願望之至　謹奉

表稱

賀以

聞

擬聖駕再祀山陵盡蠲昌平州今年田租守臣謝表　盛訥 春坊庶子

萬曆十一年某月某日。臣某恭遇
聖駕再祀山陵。盡蠲昌平州今年田租。謹奉表稱謝者。伏
以大孝躬親。載舉秋嘗之典。至仁閔下。爰敷春煦之恩。編
戶驩騰。窮簷忭舞。臣竊觀前代閒亦蠲租。一見於元封。而泰山
之登何義。再行於神爵。而甘泉之幸無名。既於禮為不經。故雖
蠲而非惠。孰如今日。獨邁前蹤。欽惟
皇上事親如天。保民若子。雨露濡而霜露降。時動孝思。五月
斂而二月絲。頻勤慈念。是以涼颸應節。祀事再脩。
精禋方展于園陵。軫卹遂周乎黎庶。謂昌平之地。比屬
宸遊。

勅今歲之租。悉行蠲免。以不驚之徒御。曾何供億之煩。乃惟正
之常供。頓蠲征輸之令。即周王之大賚。何以加焉。彼漢帝之賜
租。方斯蔑矣。臣心勞撫字。慚治安之未聞。政拙催科。患民逋之
日積。欣逢
帝澤。共效嵩呼。伏願體
列聖之心。誕敷厥德。推一州之愛。益廣其施。含而遊。鼓而嬉。
四海歌太平之
天子。昌而熾。壽而富。萬年祚有道之
曾孫。臣無任云云

擬聖駕再祀山陵盡蠲昌平州今年田租守臣謝表　黃洪憲 春坊庶子

伏以
聖孝恭隆。展精禋于玄寢。皇仁汪濊。勤
軫卹于黎蒸。合萬姓之懽心。宏一人之至德。光彌宇宙。慶洽臣
工。欽惟
皇上總攬乾樞。彌綸元化。承兩宮而敬順。孝已達于神明。
感四序而興思。慕不忘乎。夠爲春霖降惕。既薦鬯于迎來。秋露
凝悽。復含情于送往。乃清馳道。駕六飛以星臨。乃肅鴻儀。率
千官而露拜。陳彝尊而薦信。黍稷維馨。依瓊席以來。嘗聲容如
在。式惇百行之首。允為萬國之觀。尤謂
仙蹕所經。民寔勤于供億。第令窮簷浮所。吾何愛于蓄儲。用發
綸音。大豐恩卹。向猶減其半稅。今幷錫之全租。俾鋌艾辛勤。空

杼柚於輸貢。櫛爧盈積。浮獻壽於稱觥。益念彼烝民。皆
祖宗之赤子。故覃茲成賦。展尊敬之遺懷。勤代而致力於神。
稱嘉德辭無愧矣。老吾老以及人老。信大孝思不匱焉。彼漢復
沛豐。徒為升滑之故。唐蠲虞芮。秖因輸輓之勞。詎如
皇恩。寔推祖德。信一統之盛美。尤千古之奇逢。臣某職任撫
循。深慚保障。思承給復。共荷悃幸脫考于陽城。敢忘寬于尹
鐸。伏願緝熙純孝。廣運洪仁。思精爽之有凝。萃祇孜于
九廟。念民勞之未艾。普惠鮮于八埏。瑤圖永固于苞桑。
金湯益綿于瓜瓞。臣無任瞻
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稱謝以
聞。

文華大訓箴解表　李長春宗伯學士

伏以 祚衍鴻圖茂重元良之托 謨深燕翼丕垂啓佑之功
睹謨烈之昭回思
聖明之作述爰對揚於先訓用歆紹乎忠恭惟
憲宗純皇帝 德邁盈成 道隆規創齊四海九州之正統文
武恬熙續 二祖 四宗之丕基馨靈赫濯迺建國本於御極
之日更懋 聖功於養正之初 大訓揭諸日星義敷昭鑒之
錄 宸章垂諸金石思齊心法之書曰養德曰養身貫鉅細而
必舉或內治或外治兼經緯以無遺煥矣文章耀祕藏之琬琰
昭哉詞服昭奕葉之蓍龜非徒酬美承華抑且希蹤帝範者也
顧 天葩燗熳難施模寫之工而
聖藻深嚴婺空劝攄撫之技輒忘尠菲謬進芻蕘佩服嘉言附四
箴於蠡測緝熙 懿訓冀一獲於蟲飛遠慕姬公之忠竊比賈
生之疏第勺水何資于少海而螢光難助于前星祇懌
帝謨式昭 祖德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祈天永命裕後光前念國本之攸關早正青宮之位
思家嗣之當豫特嚴 燕闓之規視膳問安欵不廢于緣縧左
圖右史學將寄于阿衡盖已能自得師無事遠稽諸古竊念臣
身切侍從因效絲粟之能地切樞津聲殫涓埃之報敢援舊章
而紬繹俾鑒成憲以率由伏願
世德作求紹聰光于
列聖 大猷丕式垂令則于後昆益培
賢聖之君永保
乾隆之緒

擬 欽賑各王府貧宗謝表　沈學士

聖德春涵念軫宗盟之重 皇仁天覆寵分御帑之珍謹惟生
元本支增慶臣等中謝竊惟聚古帝王有作咸以惇睦為先堯
舜已然商周未改雖視民如子甚恩普被于多方然由親達疏
直發獨隆于同氣治及叔代漸廢芳猷白馬尋盟終爲禍亂董
臺申詠莫救危亡逮襲頌風疇敦盛典洪惟 昭代獨重懿親
桐圭崇帶礪之盟竹箭侈珩璜之賜頒爵有等封祿以階雖降
而中尉之稱亦居然素封之富詞繆以固盤石爲宗豈意方今
漸成不悼天潢日衍憂生齒之難供明例時頒恩盈庭之莫救
而臣等復桎梏于四民之禁淚跡于三尺之嚴糊口無資謀身
罔術極目荊榛悵千箱之空載環居杞菊嗟八口之何依懸磬
有年叩閽無自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應籙統天握符御世
以天下養隆純孝于兩宮先斯民憂軫窮君子五位渭子魁爲
虐凡茲版籍均罹其災而澤鴈興哀顧我宗支尤叢莫苦拯拔
倒懸之急宏弘錫類之仁乃渙温綸誕施大賚命宗人而精算
走輀吏以遍頒少府宿藏不靳萬金之畀諸藩繁錫忽分九鼎
之充 丹詔驚來發斯振羽黃封首出爪牋回春存
陛下疏 難尊嚴豈意蠕跂之微悉煩 廑慮在臣等支流賤
何幸沾湯之惠遍洒窮簷坐歌行草之風盡識角弓之怨臣等
敢不對揚休美感激恩私鼓腹竞懽祇效華嵩之祝輸心天保
少酬雨露之滋伏願 聖治匪康皇仁彌究念貨財之易竭躬
節儉以為下先恩災沴之時臻秉明信以恤民命庶幾天心垂
鑒易荒野為桑麻以見帝治維熙莫黎民而衽席宗子有維城
之固藩封無杞基之嘆臣無任

擬儒臣奉

旨歷代臣鑒外戚事鑒書成進之表

曾朝節翰林侍講

伏以一人建極思垂憲於官箴千載遺蹤謹編摩於縑素法戒備察家之憲能自湯勤懲照戚畹之餘以為參鴻編甫就蠡測奚堪臣誠惶誠恐稽首頓首竊惟上天下地共協明良內閫外親相為表裏服察家于殿陛乃竊綠倚容之機倚親幸於宮闈實博寵專權之漸故三代良佐伊傅周公而四姓小侯樊陰鄧馬繡棠赤舄遊東土于流言文犀明珠成交趾之誹謗折檻乃以旌直勒石匪曰立功房杜之謀斷可師武衛之凶頑足嗟韓范富歐勳名著而為磊磊偉人向孟高曹富貴全而稱恂恂君子往代之得失如在後世之鑒戒昭然史帙雖存編摩未當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德肖玄黃功參弘造瓊雕岳峙表秀祥雲霞采星芒神輝麗日金華香噴瀲講席以彌勤長樂風清奉慈顏而止敬皎月色於智府光過九圍穆南薰於靈台涼回萬里乃謂庶察不景行先哲必多售牖之奸戚臣不效法前修或恣鼠社之逆從觀往事近見師資與其散之圖籍徒景慕而旁求孰若輯之編緗將顯著而易識乃勅儒臣俾將

弘制發金匱石室之藏假上方之形管起蘭臺紫垣之秘燃太乙之青藜上窮周漢之源下及宋唐之季佞曰佞忠曰忠務謬實錄筆則筆削則削豈是虛文列臣鑒為兩端善惡分於指掌標戚事為二卷淑慝窮其腹心四賢一不肖業明哲之遇窮五奏六貴人戒盛滿之釀禍事列圖分賢者觀縹緗而揚眉吐氣別門異類奸者觀史冊而屏息寒心赤文綠字

之幹自此刱多周召王帷矛鐵之燦從今國有房中謹封三帙之史備用課乙夜之

睿覽竊念臣等識慚管豹才謝井蛙校書多亥豕之譌敘事昧鐘斤之誚既乏袁松之三長且愧知幾之五難也伏願恐不球于辭璧愛不遺于椒房隆謚悔由藥之交丕基永奠去羔勅針封之弊大業無虧臣等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

擬史館進訓録表　　馮琦　經筵侍講

命誕膺萬世肇造民之統　鴻緒　兩宮丕創守之規
寵錫典之垂光信　明王之盡制禪騰歡座藻溢縹緗臣等中
謝上言竊惟自古神聖之當天成建維皇而錫極義軒綿邈墳
未貽混闢之猷姚姒文明謨典紀勳華之烈玄圭錫命典則可
因黃鉞疑圖風從六警其訓姬籙彌彰彝章不顯不承啟佑後
昆有耕善述善繼對揚前烈於昭撫扶李之相尋乃
明聖之學作虛稱宏遠祇聞漢約三章聊取貞觀僅法周官六
典通猶至德有待　欽惟
太祖高皇帝秉鉞南方闢乾坤而業宏一統　文祖成皇帝建
旄北部輯家國而基固千年皇圖之肇造惟艱惟思貽翼帝心
之簡在無已爰積欽崇特選名儒親承　睿旨纂訓撰于洪武
之世者致至且于執中寶錄編于永樂之朝彝紀一中于勅命
玉牒金版適鑑昭在目前　聖子神孫龍章炯諸掌上茲蓋
伏遇　皇帝陛下　道跨聖域　德協真符　祖宗二百載之
洪基纘承匪懈　天地億萬年之景曆抑長彌殷允矣率由淵
然有容先朝典常欲已屢乎　宸衷乙夜嚴程請更加于
御覽臣等荷三事之重寄罔效寸裨叨四輔之殊榮頗陳一得
念茲　高廟文廟之鑑訓允為至精至美之神猷統嗣丕基道
具存于玉冊靈承景貺功罔漏于瑤編五神謨而瑞徵常新七
聖凝而禧光特燦敢闡丹宇用啟珍藏謄寫而校閱必親恐或
詒于豕亥進呈而存省益懋必有補于崇深伏願　同功謨烈
媲美勳華　瑤編展而　二祖如臨母忘堂構　寶帙披而九
天若鑑愈勵嚴恭則社稷靈長而禎祥輻輳矣臣等無任云云

擬河工告成廷臣賀表　　莊履豐　翰林修撰

某年某月某日具官臣某等恭覩河工告成謹奏　表稱
賀者伏以　乾德方新　五位資賢臣而偕闢　坤維永奠三
河協景運以平成祥開蒼水之符禮秩玄圭之報海邦慶洽朝
著懽騰臣等中謝上言竊惟黃河出于崑崙導自積石遙溯靈
源之異特歸利濟之功獨其匯合若百川咸既驚于淵湃且其
放流若萬里勢易至于懷襄歷代所憂於茲未息秦居水德徒
事厥勝之名漢紀河平苟安溢決之患彼三策雖善莫得其中
如四來之勤誰續乃服歌悲瓠子殫民力之若何浪泛桃花嗟
水候之溢大戴登偉績專屬昌時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健質夙成　睿謀神授　德已浸乎萬國　憂復
先于八紘禮隆輔臣正伏舟楫之助
召宣守令剪取川濟之才視民之痌若己之溺當黃淮之橫潰
廑　宵旰而慶興謂河漕之臣一彼一此分疆場而迄無成功
乃　朝廷之旨三令五申降
璽書而專責委任寬之數月假以便宜塞長茭沈美玉與河伯
共分其憂恭馬鞅度龍門指馮夷使效厥順萬杵雷動壇禹穴
於萬仞之堤千艦雲飛驅鯨歔于千頃之浪神謀既協
天眷無違復故道之已湮迴狂瀾于既倒昔徐邳而上漸有北
徙之虞今大海以東各循下流之信於泥化而膏壤滄海變而
桑田千耦俱興始脫魚龍之厄百堵皆作齊歌鴻鴈之詩蓋堯
為天子斯上棨下窟之患而不能為之災若禹作司空故隨山
刊木之勞而厥易底成績歷茲一紀之久方臻四海之同至於
今茲尤光在昔民困告痛役不踰年遂令東南還為財賦之邦

而後濟輕永作帡幪之計臣等猥從屯品幸列 清朝事屬經
常思王臣之蹇蹇躬非庭祇媿良士之瞿瞿徒奇切于燕私遂
詞中平雀躍伏願
聞言若決 有德如流萬民益托於貞安四極咸沾其滲漉則
今茲固而翊天長地久之鴻圖王階平而奏海晏河清之雅頌
無臣等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

擬朝鮮國謝 賜勑昭雪宗系表 蕭良有

伏以
聖德如天丕冒裔夷之境 王言若綍明昭世系之傳
誣雪先臣感深後代臣中謝臣惟人本乎祖義不忘先九京戴
髮含齒之倫皆知木本水源之誼豈曰異域而無是心伏念臣
先臣成桂系出全州忠聞 上國迴戈鴨綠夙輸內嚮之誠嗣
任朝鮮寔迫眾推之會是以
高皇帝命名曰旦賜號為王系既昭然義亦甚正夫何讒人罔
極造語不根誣以弒逆之名指為仁任之子竊荒徼流傳易
久幾襲舛承譌久遠何由昭雪伏遇
皇帝陛下 乾坤為量日月同輝合夷夏以并包辮髮雕題盡
蒙覆露窮幽遐而畢照覆盆蔀屋得耀光明臣幸際
熙朝昌陳俯抑誠不忍忘其祖誣知得請于
天察今是而昨非爰改疑而傳信載之會典盡刊舊史之文
昭以勑書俾作世家之寶先臣之心迹晦而復明累葉之源流
訛而復正寧獨雲初之裔世世銘恩環茲日出之區人人詠德
敢不益堅忠悃永守藩維
大造難酬期勉希乎犬馬即此生莫報尚誓戒于子孫臣無任

遂溪伯息菴公評：致語得體，穠麗典雅，集中有唐人舊詩之風。

艷語

不涉堆垛，入早朝諸詠。

癸戌宴致語

徐顯卿　天官學士

臣聞禮重圜丘，大祀展明禋之敬；寵頒湛露，清時洪浩蕩之恩。萬載昌期，一陽佳節，肆陳廣惠，申眷羣工，慶神人之交通，欣君臣而同樂。恭惟

皇帝陛下，九乾飛粹，三象儲精，體神容之姿，際熙洽之運，德振景，帝道則宜民。迎日書雲，正律應黃鐘之候；酬功報德，崇祭陳合璧之儀。動戰薦于豫和，普大烹于鼎養。啓兹長至，嘉乃禮成，特御大庭，爰開高宴。動韶躍于丹禁，集朝簪于赤墀。鳳凰于飛，千古仰卷阿之盛；兕觥交薦，一時洽魚藻之權。翠虛悦，金簫韶迭奏；華筵飛羽，鵠鷺成趨。日上扶桑，胭白馬柏梁之發；風生閶闔，掩金屏翠帳之詞。維兹燕俎之光，屏足休嘉之澤。臣等叨塵法部，幸覩良辰，仰奉

威顏，恪陳口號：

千官拜舞戴堯醲，泰時回。鑾樂未央，瑞日午臨仙闕，曙祥風鞭轡御爐香。酒傾醲馥傳鸚鵡，樂奏簫韶下鳳凰。共沐恩波何以報，頌歌天保祝吾皇。

王相國對兩公評：詞令人神采，動一詩更佳。

神采奕奕。

詩亦莊重。

慶成宴致語

張一桂　少司成

臣聞竊生緹室，一元律應乎黃鐘；禮合璇霄，羣象光迴於紫禁。仁獨孚於饗帝，樂每切於同人。恩自日邊啟，九重之燕舉慶成稱，天上祝萬歲以嵩呼。神人協和，君臣相悅。恭惟

皇帝陛下，功深崇道，妙裁成，求瑞見天地之心，主靜建中和之極。賢良薦進，正君子道長之時；禮樂修明，肇世道亨嘉之運。南冥氛靖，北塞塵清。上帝顯發育之弘功，豐登率土；聖人潔美報之大典，禋薦圜丘。寅賓剛長之臣，茂迓于常之命。昭升一德，奚須聞帝語於山前；受職百神，不嘗見霄光於壇上。是謂承天之祜，慶在一人。頒叨湛露之恩，宴均百辟。挾醪義重當帝澤之汪洋，推哺情深分

天庖之芳苾。聯腹心手足為一體，譪乎喜起休風；聚元首股肱于一堂，油然都俞景貺。斯兹太平之樂，正宜大有之年。臣等猥以微生，幸逢盛典，竊光輝於就日，欲聲於情，娓聲調之入雲，所陳俚語：

上郊祀鑾回敞御筵，樂傳閶闔瑞雲遶。九重慶協長生節，四海歡大有年。虎拜聲連嵩嶽迴，龍墀春傍袞衣妍。同霑鎬宴歡無極，天保還賡第一篇。

慶成宴致語　陳于陛

伏以　漢祠太乙休符丕集於瑤壇周宴鎬京睿澤渙頒於
金闕湛露被鴻鸞之筵需雲臨玳瑁之筵慶與人同社由天錫
恭惟　皇帝陛下　凝神淵穆受命溥將虎變龍飛纘
宗社無疆之脈鳳儀獸舞衍邦家有道之長信至治足以配大
舜　大聖爲能享帝燕者時當陽復禮重郊禋前朱鳥而翼翠
虬迓凋輿之至止薦蒼流而陳蒼玉邁芝檢之登封牲燎昭升
明祇共衛珠星璧月叶景運于千年瑞氣祥雲絢靈文于五夜
龍宮申祐萬國騰歡誕熙典之告成乃醻筵之特舉備三靈之
潤澤布在明廷錫五福于寰區先茲近宗銅龍曉闢宸極與黼
扆交輝金馬晝趨宮漏拜珮環同韻當既醉太平之日沐宴遊
豈弟之恩茲聽星辰寶殿上夔龍接珩旗翻日月繡幄前鵷鷺

依仁玉露清漿紫霞能分從仙掌徑層廚脯赤瑛遙擊出天廚
瓠敘水陸之奇蔓衍奏魚龍之技樂嗷鏘然如聆帝樂于鈞
天鳳管鸞簫似寫仙音于玄圃彩雲光裡依微百和飄香文石
中雕斝萬花堆錦麗日映蒼龍闕角輕烟繞金爵觚稜雉影
閶闔而　聖主高居渺渺上仙桃之色豹尾分而嘉賓在列物物
聞野鹿之鳴且未言臣樂之未央又欣逢
天顏之有喜五紋添線漸看春到瑤臺萬歲稱觴恍憶聲傳嵩
岳明良交慶願年年垂堯舜之衣裳天地同和真鬱鬱滿成康
之宇宙某等叨居法部欣際　昌辰謹獻俚言上塵聽聽
蓬萊宮闕五雲過　法駕遙從泰時還自是受釐宣室後即看
歌宴柏梁前珍分玉食香生座醉聽仙韶樂在懸幸沐
恩光何以頌　皇圖常壽萬斯年

陵祀暨卜　壽宮禮成內宴　兩宮致語　余繼登

伏以　明禋時舉　陵園慰霜露之思全燕頤呈宅兆合星辰
之度青鳥引青烏而並集玉鸞奉玉尺以言旋宮設宴于
宮廷用承歡于　慈幃恭惟
仁聖皇太后陛下體任姒之德尊媲皇之神軒耀垂光啟聞不
德乎珩珮陰儀示則壺政已洽于桑榆本樛木以廣仁應猗蘭
而協瑞
慈聖皇太后陛下安行四教表率六宮感劉媼之龍精育聖真
邦家之福吞商妃之燕卵發祥衍　宗社之休徽美洋溢于
茶閣芳猷光潤于彤筦
皇帝陛下握乾圖而馭宇纘累洽之弘基膺寶籙以臨民登太
平之治化文謨武烈奄被于無疆

宗德　祖功益隆于不墜敬祭極齋虔之感孝親盡鞠養之勞
嘗秋氣之凝嚴修歲事于　陵寢屬峪山之麓卜奉
慈駕以遨遊地效其靈蘭朝海拱辰之勢天留其象表迓休凝
命之攸既抱向于陽和之方復密邇于
穆考之宅土圭斷自　神母繁丘協夫
聖衷　大禮告成迎歸　禁籞　慈顏交悅俯集華筵八珍絡
繹出天廚五味調和升　御鼎繁組崇蘭蕙之品沈齋傾萸菊
之芳阿監行觴似飛瓊之綽約　衮衣上壽儼萊子之斑斕爰
差鸞鳳之音笙樂翕然而遞奏碭極魚龍之戲部伎繹然而並
陳綺態飄菁纖腰蹈節金砌謳歌之沓布珠簾曄華組之紛
馳摐玉柱以回春共繁霜而鬪調帶金釭而嗣晷隨皓月以爭
輝臣等猥以下里則工幸列鈞天法部審音和律慚師曠之聰

因事納忠慕傒孟之智重喜 禁庭之慶會方覩海宇之昇平

伏覩 樂與衆同孝因類錫 推肥甘珍羞之養使閭閻咸得盡

菽水之私廣紵絮布帛之心使貧窶咸得托蓬科之瘞不辭鄙

陋敢進蕪言上盡清歡辭陳口號

君王燕喜集瑤臺翠蘂歡聲節作雉 寶絡作從

陵邑返鸞蓮先詔 披庭開帷後爽氣流蘇結酒泛秋光長

命杯更奏俳倡洪語莫銅龍漏箭不須催

陵祀慶成內宴 兩宮致語 馮夢禎

伏以仁率親義率祖馨香荐九廟之精神天敘順地敘靈考

卜禮萬年之形勝觀 慈顏之有喜開華宴以承懽恭惟

握坤維而為

聖母仁聖懿安康靜皇太后陛下 慈聖宣文明肅皇后陛下

天子之母合華夷內外莫不尊親

乘泰運而生聖人之君建禮樂中和寬惟啟佑

聖善同乎一德 母儀式于八埏我

皇上 天縱聖神日嚴愛敬至養來九州萬國無二域中

清明同四序三時不離 膝下維霜露既降正鴻雁來賓屬當

陵祀之期 謙念 壽宮之卜年 慈闈而出長樂金根王輅親

勞 萬乘先驅開馳道而走新豐羽騎霓旌畢集千官護從望

寢園而至止祀事孔明登勝地以徘徊 玄覽斯定何論甘泉

太一[illegible]泰山禪梁父七十二君鄉典節如今

億萬之孝思莫道驪山牛眠縱然澗水東瀍水西八百餘載王

基總殷我 蔥蔥之佳氣芬芬登而

祖宗於斯山祇應而臣庶懽呼鴻禮告成

駿典載設筵張玳瑁簇瑤池桂醑椒漿金莖露携來仙掌緹

帳肆晴赤墀盤築出天廚繽紛來水陸之奇曼衍奏魚龍之技

守尚香調鸞鶴戲房瑞氣融 雉扇徐開五色雲中瞻祥彩鳳

蹁躚起九重天上進霞觴不妨步步嬌隨肯惜聲聲慢送共祝

慈齡永駐八千歲為春秋更備

帝祚遐昌億萬年應曆數臣等叨忝法部幸遘

昌期莫罄名言僭陳口號

附內訓韻語

王錫爵大學士

兩儀肇立。分陰分陽。后奉陰教。君統陽綱。陰陽既立。內外有章。陰教允肅。陽德彌昌。赫赫古昔。內助成業。媯汭嬪虞。姒氏興商。姬孫載衍。是維任姜。明德翊漢。長孫輔唐。宮中光并。不祥斯昌。彼昏不知。敢怠惟荒。董在貽譏。禍招殃。鳳麟綺閣。變起霓裳。桀諸夏代。家帝寶壞。叔隱一判。治忽攸分。赫赫帝后。可不念哉。詩誦采蘋。承筐是將。蘋蘩任廟。粢盛胥備。絲是庸。鷄鳴儆戒。夙夜不遑。小星慈洽。魚貫恩隆。和樂宜之。妬忌不萌。崔徐在御。締紡躬稼。閭效之。儉德益弘。服管約誨。恢服臨堂。片語回天。比於姬良。六嬪九御。於焉盈宮。無然媢忌。稟在房。入珍環列。亂機是萌。雖安念恤。適亡外政。勿預牝鷄勿鳴。言不踰閫。壺政以清。田竇勿縱。請乞勿容。馮籍寵靈。或易朝綱。

劉侍班誠。彤管煌煌。陳之戶牖。罔敢不臧。矧我高后。懿則洋洋。欽哉訓詞。敬者莫忘。

諭屬撫

羅倫 撰

聖王治天下。守令是重焉。以其親民也。夫親民者莫如令。其次莫如守。令民父母于一邑。守民父母于一郡。所以父母云者。以愛民如子。民亦愛之如父母也。所以愛民如子者。知其饑而食之焉。知其寒而衣之焉。知其勞苦而逸之焉。知其利而與之。與焉。知其害而與之去焉。知其賢而優之焉。知其不肖而教之焉。田野之內。吾民之好惡。無不知而從之焉。然後可謂愛民如子。也。吾愛之如子。分之當然也。初何心於彼之服也。而為吾民者亦則愛而戴之。況則尸而祝之。流芳竹帛。垂範百世。如古之龔黃卓魯者。真民之父母也。今人之心。豈異古人哉。方其含餔歎歌。鼓腹洋洋。見貪墨賊民者。輒攘臂齒而憤之。高談擊節。直足蹴刑古人而大。若輩及一旦綰銅章佩墨綬以臨民上。則為

爭利之窟。楚吳子之浸潤謠朋比。友之德。偏附和。則前日之良心亡而貪心生矣。如倚門之妖。如負嵎之虎。如驅羊之狼。吮膏吸髓。肆然不知其可恥且惡也。囊帛匱金。居則連屋。水則連舟。陸則連車。以買官則連爵。以買田則連阡。以買居則大廈連雲。以買肥甘則方丈連味。以買姬妾則粉黛連室。以買服用玩好則珠玉錦繡連箱。如此而已矣。殊不思之。七尺之軀。一日之享。米不過一升。肉不過一豆。酒不過一瓢。冬不過一裘。夏不過一葛。為吾身則身外皆長物也。為子孫則子孫不能保而有也。為昆弟婚友。則刑辟戮辱。昆弟婚友不能代也。噫。所以求仕者。以其尊且榮也。不知所以尊且榮。不在富與界。而在功與德也。金張許史。視龔黃卓魯何如哉。徧計不出此。而出彼。何也。卒使正士羞與同朝。正人羞與同鄉。正朋羞與同門。族人羞與同宗。至

莫逆裔子孫亦羞與為祖快欲于一朝而流穢于千載何其愚之甚也為吾屬者尚其鑒于茲以誠存心以廉律已以儉制用以公照物以恕待人以勤服事以敬事上以嚴肅下以和睦僚以仁恤民以寬容衆則庶幾矣詩曰靖共爾位正直是俱國有明憲予罔攸貸其毋悔

雲南鎮臣約束土司檄　陸可教侍講

告各土司爾等皆傳爵剖符世世為 朝廷臣子受我卵翼之恩至厚也莽賊誇驁恣恃深阻鴟張螳怒以逆我軍吏彼寔違天背化甘自弃絕于覆載帡幪之外爾等苟懷忠義之性者未有不嗔目切齒願得而甘心焉頗聞一二愚闇不識逆順利害反欲猱升木為虎附翼滔以吾內地虛實輸之為彼嚮導此亡其故賊啗爾以貨又怵以威也夫賊誠有封爵祿秩能世世富貴爾哉彼徒以聲勢恐愒定不能為若害即戴攻剽亦孰與王師天誅如雷轟霆徹無不靡滅者也捐爵秩以博貨且畏死而就必死此之為算可不謂愚且莽賊之狡焉欲蠶食諸土司非一日矣所以猶存無恙者恃 朝廷之力能制其命為若主也彼猶豺虎然且噬而疆宇滅而宗廟虜爾子女若屬其柰何憐 天子赫然震怒莽賊之不庭追罪往時偷安諸臣而督責于今之任事者我鎮臣奉將 天伐誓不與此賊俱生矣頃者

老姚關之捷罕處景宗才就禽賊已褫魄剪滅滌蕩近在朝夕正若屬奮身立功之秋也今與若屬期各要束部落與我同仇其一二愚昧為所脅誘者已往不問咸與維新有能慕義效忠併力赴敵或助兵以隸行間或助餉以奉戰士為我偵候得其消息為我反間攜其黨與為我挾刃刺之帳中為我遮截過之關外為我犄角擊其侵軼為我設覆絕其歸路我鎮臣當分別功狀上于 天子益封進秩賜金賚幣以酬爾勞有如蓄奸懷求怙惡不悛輸款莽酋比周觀望陰為嚮導窺伺者我鎮臣奉聞書得便宜從事且移兵先誅之然後奏報 天子滅爾封土殲爾族類俾無遺育必不爾赦

諭朶顔等衛屬夷檄

方從哲　翰林編修

惟爾朶顔福餘太寧三衛内附之日久矣自我
太祖高皇帝恭行天伐汛掃胡元爾先人慕義向風稽首投命
來　中國之正朔受　中國之鈐帶頗比外臣以為北鄙藩籬
故我　國家設三衛于濱水之北以處爾衆涉有寧宇以扞蔽
疆圉迨我
成祖文皇帝舉兵靖難爾率部落以從首先戎行克有成績故
又畀爾以太寧之地則亦既報爾勳矣已巳之役也先内犯實
爾福餘太寧為之嚮導天誘其衷也先悔禍是以不克逞志於
我爾又不悛屢肆侵盜朶顔花當之子大為不道入我馬蘭谷
寨戕我將臣我　國家不忘爾之舊勳不即勦絶爾亦悔於厥
心搬爾獻馬以贖前罪爾等克全無害則是我有大造于爾也
今　皇帝垂裳御宇總一中外通譯萬里列燧千城雖在要荒
流服之外上世所不治者猶且革心向化屈膝請命矧爾三衛
固承我之宇下者哉爾乃包藏禍心齮齕邊境東搆建夷北結
土蠻貪其小利忘我大德率我姦賊以來蕩揺我境土蹂踐我
墩堡勞軼我師徒我北鄙之不靖也爾則使然是爾不率先人
之功而有二心於我也夫我　國家之所以待爾者豈不厚哉
市賞犒勞之賜不絶於　内庭金幣米鹽之錫不竭於外府夫
亦為爾能宣力殄土外捍虜而内障　中國耳今乃陽順陰逆
反為虜用我　國家於爾豈有賴焉
皇帝英明神武威靈振乎中外大小將吏罔不矢心戮力士卒
精強器械堅利頃者虜數入我師數敗之莫不追奔逐北喋血
横尸鯨鯢蕺于原野馬牛塡乎坑谷此爾等所見也夫首惡者

已劉而助虐者未誅三軍之士且欲剸刃于爾之腹中矣所以
寬爾之罪不遂督治者以爾或為醜虜所誘非出本心尚能悔
過改圖以收桑榆之效也爾若洗心滌慮去逆效順謹固封疆
毋為亂首則
朝廷恩澤所以加爾者不輕功當先于先人福慶流于子孫矣
如其怙終不悛仍懷狼豕之野心一旦發貔武之師加螳臂之
上正恐天兵所及噍類無遺雖有噬臍之悔亦無及矣故此馳
布簡書申明禍福爾等其圖之

斬截

諭朶顏等衛屬夷檄

周應賓 翰林編修

諭朶顏等衛爾等內附受冠帶作藩籬之日久矣邇乃有二心於吾勾引東西虜乘邊吏之不戒闌入內地震聳我疆場名曰臣而實為寇陽自託於我而陰結胡而助之攻此何謂也今天子威聲訖于四遐雕題鑿齒之倫莫不回面禀朔交阯安南且懼恐不及彼豈素臣屬抑桀黠之不足哉誠通于逆順之理亦知勢不可以二也夫以荒裔斷髮猶知內向而叵測不靖乃出于素所拊循者譸亦甚矣且以天子待爾等薄耶內地而居之疏爵而貴之賚予賞犒歲歲勿絕 天子亦曰爾能出力以固吾圉故無所愛以若所為則是封豕嘗叛使豺狼守關而封豕長蛇處于幃帳也夫恩施而怨報之此自敵以下不能堪況堂堂

天朝哉爾等獨不聞爾祖父之在 先朝時戴我恩信奉我要約作我耳目爪牙東西虜之猾逆不虞時偵其情以輸我烽舉堠屆則披甲而趨荷戈而鬬如此其忠也爾乃不率爾祖之攸行爾祖亦將告我 先后曰作大戮于子孫今我國家物阜股盛器利以堅士選以飽大將軍樓船車騎之屬盡桓桓如熊如羆當之者碎爾時引虜來輒大創無得道去者有如虜將禍乞盟且以爾為說即不者虜歲仔歲夕(?)心忿含怒曰譙為此禍者乎反戈而釋憾于爾爾其謂之何抑此猶隱禍也以天之道 國家之靈夷夷奴如摧枯折緬酋如發蒙當茲之時忠實者爵賞狡黠者誅僇懷附者生全攜貳者殄滅矣蓋聞朶顏等衛中一二貪惏與虜為姦利虜抄掠所得爪分之其他悉無知者為所誘惑非其忍倍我卵翼之恩而敢蹈悖離之行

也亦有以逆順禍福譬曉之者也夫舍順而即逆童豎不為況禍而辭福狂夫不處爾等倘能革心滌慮效藩臣之節報聖朝之德 天子則將與爾等共捐前過貰之大道封爵世延賞賚如故不亦休乎有如安逆樂禍突刃觸鋒不欲全活亦惟爾等之志其毋悔

諭朶顏三衛屬夷敕　鄧宗齡

王荊石公評：寫行左國詞頡古氣　此前德

告諭朶顏諸衛爾諸夷忘我國家之大德乎昔乃祖兀良哈之衆椋韃靼不獲寧宇依於蓋蒙棘荊以來歸我國家誓爲不叛之臣我高皇帝憐其窮設朶顏福餘泰寧三衛居之爵其酋使部若衆爲國外屏是我高皇帝之有大造于爾諸夷也已又有二千我國家攝于文皇帝之天威而後來朝文皇帝嘉與自新赦前故弗誅令得歲再貢率衆衛邊如故暨我列祖世世爵爾歲時賞賚欵宴不絕爾諸夷之獲寧居此土誰之賜也乃比者陽爲我設守而陰伺我動靜以外授青把都土蠻兩虜道誘兩虜入寇利令其掠虜將有所覬覦謬言其地以從我是名爲中國臣而實寇也國家所以疏若爵錫之近壞

開陳懇切　此後禍　數句總結

毋亦惟是兩虜之匪茹將捍禦是賴豈其來也而因以導之今皇帝神聖武化洽四宮齋髮貫骨之長雕題鑿齒之國靡不延首受事交臂請和烏謂世世蒙德受爵者乃反自外懷二心哉爾自計日夕爲兩虜間導所得分掠幾何其以階大禍也我國家士馬精強畫臣如雲飛將如雨戈戟所指無不披靡即如邇者南俘海寇北馘遼夷爾不聞乎爾諸夷懸徙計卒不足以當中國一大屬縣有如皇帝一旦㩳然震怒張吾六師奮其矛矢以武臨之於滅爾何有夫不仰思前德之如彼俯計後患之如此而徼計尺寸之獲以掩先義何悖謬也廷臣議者咸言爾諸夷蔑德助寇不艸薙而禽獮之禍且未厭皇帝念爾諸夷世效職貢于中國不忍舉素所封殖之屬而殲之是用下尺牒諭爾冀爾或者悔過之延而有悛心其秉忠衛

俘斬雲南叛夷露布　韓世能宗伯學士

王太史荊石公評：詞雄下核足稱作者俟月占風絕對　四六中策略

神略淵宏載振遏劉之武天心純祐旋收耆定之功氣淨祲消内寧外謐恭惟皇帝陛下陶鎔六籍表正萬邦率土承有夏之風懷生無不遂之性奇肱儋耳候月歸琛鑿齒貫胸占風納贄詎知皇仁蕩蕩猶見背陽之桃天網恢恢尚有吠堯之犬莽應等憑其深阻蟻穴寔繁岳漢等爲之北周鼠牙益厲勾連紛冠毒螫炎州象陣踩躪于郊原狼烟瀰漫于村市陛下軫念一方明見萬里規雄圖于轂内制兵要于事先謂賊可計禽不勞兵碎剪其羽翼則席上足以折衝携其腹心則舟中皆爲敵國臣等乃祗奉萬全之算共餘一得之愚牽厲裔遊饒施犄角欣飛踐張之技盡出于山林投石超距之材偏征于

卷舒風雲吐納珠玉　雕瓊莊錦之奇清廟明堂之度

川洞是以一戰攀花枝而賊膽尤寒再戰老姚關而空虜就縛賞懸芳餌則以招罕餘孽係三尖之固一鼓而虎穴爲虛機設重關則以岳鳳梟雄擁數萬之兵崇朝而轅門自繫或攖鋒觸刃潤艸膏原或開木檻車伏鈇就鎖長鯨既戮封豕載屠幽荒絕壤始知天子之爲尊六尉三宣共識崛彊之何益或獻僞象或獻緬人負固者歸我叛圖食毛者輸我賦稅滇池之險盡作藩籬烟瘴之墟永無狐兔皇猷旁鬯帝道遐融荒景清夷烝黎康人此皆受成廟計聰明睿智所照臨憑藉天聲威武神靈所受化不然豈數年鴟張之寇而倏爾冰摧千里波蕩之區而儼然山峙君之德也果如叔向之言臣何力哉昔曰卻轂之讓謹奉露布以

聞

國祗率爾先人遺義猶得傲佪干我
文皇帝以不爾誅若復懷詐游寺虜如初　國家則發大兵穴勦
爾爾豈臍何及懲到其熟計之日久無忽

閩廣平賊露布　　于慎行 禮部尚書

具官臣某等謹上臣聞匹夫造滔天之孽將則必誅　上帝有
激電之威兵誰能去故雖無為之治亦多不戰之征伏惟
皇帝陛下　具神聖之資秉　祖宗之統陰舒陽慘不言而四
時行文德武功有作而萬物覩五兵不試衣冠日出之邦九譯
來王玉帛月臨之國凡此普天之下孰非食土之毛居然有窮
海之邦菓爾起潢池之盜妖賊曾一本等肅聚兇徒首萌亂略
聚為起犧之物腥彼寘池散作句始之妖孛於南陸始而倡舉
張颶之侶沐魚鳥之波濤既而混雕題斷髮之夷依狐鼠之
城社逮梟風之沴痒猶蠆尾之連騰鼓惑我人民搖蕩我邊境
虎阚絕島人鏤擁劍之鱗白晝大都條灑吞航之浪遂使烟迷
合浦鮫人泣明月之珠烽舉番禺估客弃桃枝之簟損天地和
平之氣傷　朝廷玄默之風既成梟獍之凶可緩鯨鯢之戮是
以臣等仰承　聖武祗奉　王猷嚴與六月之師濟示三苗之
討爰遣紅旂飛蓋浮之樓船犀甲熊旗坐登壇之將士未鼓而
人心激厲雷霆震疊而之鄉先庚而器械精明霜雪洒炎風之
地總督閩廣某官臣某秉中權而下令分外閫以臨戎左顧而
合兵七閩倚劍扶桑之窟右指而宣威百粵鳴弓銅柱之崖巡
撫福建某官臣某總長彀勁弩之兵揚舲于泉漳境上巡撫廣
東某官臣某率鵁䴔鮫函之士陳兵于潮惠城邊軍聲大振于
前矛從天而下賊勢應摧于破竹無穴可藏孰知遊釜之魚尚
學處堂之燕罪已深于擢髮勢何斬于燎毛至某月某日舳艫
並進草木皆兵貔貅沸萬井之烟介胄增一鼓之氣初戰于某
島已寒豺虎之心再遇于某州遂折螳螂之臂孰累棊而不墜

增定國朝館課經世宏辭卷之三

太原　王錫爵　元馭父
四明　沈一貫　肩吾父

議類

長城議

立齋大學士文華公

臣按長城之築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其為計也亦勞矣然洮豈獨始皇築也昭王時已於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矣亦非盡秦築也趙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為塞燕自造陽至襄平亦皆築長城是則秦之前固有築者矣但秦也秦之後若魏若北齊若隋亦皆築焉蓋天以山川險阻限夷狄有所不足濟而補之亦不為過然內政不修而區區於外侮之禦乃至於竭天下之財以興無窮已之功兆則不知所務矣雖然長城之築雖以勞民然亦有為民之意存焉故漢之繼秦因其已成之勢加以修葺魏之繼漢晉之繼魏世世皆然則天下後世亦得有以賴之限隔華夷使腥膻桀驁之虜不得以為吾民害矣柰何後之人懲秦人起閭左之戍廢蒙恬絕地脈之禍而廢其已成之功豈不惜哉後世守邊者於邊塞之地無山川險阻而能因險隘之隰顧形勢之便築為邊墻以抗虜人之馳突亦不可無也但不可速成而廢擾爾若就其守禦之人而限以三十年之久徐徐而為之其成雖遲而勝於不為也

銅楮議一

丘濬大學士

臣按天立君以子民付之利權使其通融以濟天下非專以為一家一人用也所以通百物以流行于四方者幣也金銀之質細分之則耗布帛之屬片析之則廢惟鑄銅以為錢物多則予之以多物少則予之以少惟所用而皆有焉且金銀出于天幣成于人錢也者合天人以成其器銅天生者也銅而成錢則人為之矣自古論錢法者多矣惟南齊孔顗所謂不惜銅不愛工二語者為萬世鑄錢不易之良法也銅出于天吾無所惜工成于人吾無所愛則其錢之為錢體質厚而內外適均製作工而輪郭周正造一錢費一錢本多而工費雖驅之使鑄彼亦不為矣況有禁犯法而盜為之哉然自太府圜法以來以銅為泉或為半兩或為榆莢或為八銖或為四銖不知幾變矣惟漢之五銖為得其中五銖之後或為赤仄或為當千或為鵝眼綖環或為荇葉又不知幾變矣惟唐之開元為得其中二者之外或以一當三或以一當十或以一當百然皆行之不久而遽變惟其新製如開元者則至今通行焉惜乎世道降而巧偽滋古錢之存乎世者無幾凡市肆流行而通使者皆盜鑄之偽物耳其文雖舊其器則新律非無明禁也彼視之甚忽作之者無忌用之者無疑銷古以為今磨真而售贋滔滔皆然卒莫如之何也已矣為今之計莫若拘盜鑄之徒以為工收新造之錢以為銅本孔顗此說別為一種新錢以新天下之耳目通天下之物貨革天下之宿弊利天下之人民所以為新製者當何如曰每錢以十分為重中間錢文必以古篆或用年號別製佳名其面加識以楮背二字上書皇下書明輪郭之旁周圍鑿以花紋每文[illegible]

甲錢十五分對磨之餘長五而存上新錢既成之後又令天下
輸舊錢于官以易新錢將所得舊錢週以細紋如新錢製其面
亦刻以二字或兩旁或上下然後散之仍
詔告天下非此二樣錢不許用而又申明廢銅赴官中賣之律
則錢法流通而公私俱便矣

考正孔廟祀典議　程敏政

臣聞古聖王之治天下必以祀典為重所以崇德報功而垂世
教淑人心也故有功德于一時者一時祀之更代則已有功德
于一方者一方祀之踰境則已然猶欲以勸一時範一方而不
敢輕議焉況先師孔子有功德于天下萬世天下祀之萬世祀
之則廟庭之間侑食之人豈可苟然而已必得文與行兼名與
實副有功于聖門而無疵于公議者庶足以稱崇德報功之意
若侑食者非其人則豈惟先師臨之神不顧歆將使典模範者
莫知所教為弟子者莫知所學世教不明人心不淑遍乎天下
而施之後世其為關係豈特一時一方之可比哉爾者言官欲
黜文廟從祀諸賢之有罪者詔禮部集議臣愚亦在預議之列
疑其所言而有未盡而議者相持悍于改作臣考之于書按之

于公不敢為異同謹畫一條陳上瀆　聖覽

一唐貞觀三十一年始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從祀孔子廟庭
蓋當是時聖學不明議者無識拘于舊注疏謂釋奠先師如詩
有毛公禮有高堂生書有伏生之類遂謂專門訓詁之學為得
聖道之傳而併及馬融等行之至今誠不可不考其行之得失
與義之可否而釐正于大明有道之世也臣考歷代正史馬融
初應鄧騭之召為秘書歷官南郡太守以貪濁免官髡徙朔方
自刺不死又不拘儒者之節前授生徒後列女樂為梁冀草奏
殺忠臣李固作西第頌以美冀為正直所羞即是觀之則衆醜
備于一身五經為之掃地後世乃以其空言目為經師使侑坐
于孔子之庭臣不知其何說也劉向初以獻賦進喜誦神仙方
術嘗上言黃金可成鑄作不驗下吏當死其兄陽城侯救之獲

下所著洪範五行傳亦為外駮使其于經世之微言流為陰陽術家之小技賈逵以獻頌為郎不修小節專一附會圖讖以致貴顯蓋左道亂政之人也王弼与何晏倡為清談所註易專祖老莊而范甯追咎晉室之亂以為王何之罪深于桀紂何休則止有春秋解詁一書黜周王魯又詆風角等書班之于孝經論語蓋異端邪說之流也戴聖為九江太守治行多不法懼何武劾之而自免後為博士毀武于朝及子賓客為盜繫獄而武平心決之得不死而人造謝不慚先儒謂聖乃礼家之宗而身為贓吏子為賊徒可謂世鑒王肅在魏以女適司馬昭當是時昭之篡魏之勢已成肅為世臣封蘭陵侯官至中領軍乃坐視成敗及毋丘儉起兵討賊肅又為司馬師畫策以濟其惡若好人佞已乃其過之小者杜預所著止有左氏經傳集解其大節亦無可稱如守襄陽則數餽遺洛中貴要給人曰但恐其為害耳非以求益也伐吳之際因所獲之吳盡殺江陵之人以吏則不廉以將則不義職此之人其于名教得罪非小而議者謂能守其遺經授受以待後之學者不為無功臣獨以為不然夫守其遺經者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之于春秋伏勝孔安國之于書毛萇之于詩高堂生之于儀礼后蒼之于礼記杜子春之于周礼可以當之蓋秦火之後惟易以卜筮僅存而餘經非此九人則幾乎熄矣此其功之不可泯者以之存祀可也若融等又不過訓詁此九人之所傳者耳況其書行于唐故唐始以備經師之數祀之今當此理學大明之後易用程朱詩用朱子書用蔡氏春秋用胡氏又何取于漢魏以來駁而不正之人使安享天下之祀哉夫所以祀之者非徒使學者誦其詩讀其書亦將識

其人而使之尚友也臣恐學者習其訓詁之文于身心未必有補而考其奸諂淫邪貪墨悖妄之迹將自甘于效尤之地曰先賢亦若此哉其禍道害道將有不可勝言者矣至于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甯五人雖若無過然其所行亦未能以窺聖門所著亦未能以發聖學五人者得預從祀則漢唐以來當預者尚多臣愚乞將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八人擬爵罷祀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甯五人各祀于其鄉后蒼在漢初說礼數萬言號后氏曲臺記戴聖等皆受其業蓋今礼記之書非后氏則不復傳于世矣乞加封爵与左丘明等一体從祀則僞儒免欺世之名賢者受專門之祀而情文兩得矣

一孔子弟子見于家語自顏回而下七十六人家語之書出于孔氏當得其實而司馬遷史記所載多公伯寮秦冉顏何三人又有成都廟壁所畫亦又多蘧瑗林放申棖三人先儒謂後人以所見增益殊未可據臣考宋邢昺論語注疏申棖孔子弟子在家語作申續史記作申黨其實一人也今廟庭從祀申棖封文登侯在東廡而申黨封臨川侯在西廡重復無稽一至于此且公伯寮愬子路以沮孔子乃聖門之蟊螣而孔子稱瑗為夫子使非及門之士林放雖嘗問礼然家語史記邢昺注疏俱不載諸子之列秦冉顏何琴張亦為字畫相近之誤如申棖申黨者俱不可考耳臣愚以為申棖申黨宜存其一公伯寮秦冉顏何蘧瑗林放五人既不識于家語七十子之數宜罷其祀若瑗放二人不可無祀則乞祀瑗于衛祀放于魯或附祭于本處鄉賢祠仍其舊爵以見優崇賢者之意亦庶乎其名實相符而不紊于礼也

一洪武二十九年行人司司副楊砥建議請黜楊雄進董仲舒
太祖高皇帝嘉納其言而行之主張斯道以淑人心可謂大矣然荀况楊雄實相伯仲而况以性為惡以礼為偽以子思孟子為亂天下子張子夏子游為賤儒故程子有荀卿過多楊雄過少之說今言者欲併黜之君之祀宜也然臣竊以為漢儒莫若董仲舒唐儒莫若韓愈而尚有可議者一人文中子王通是也通之言行先儒之論已多大約以為僭經而不得比于董韓云爾臣請斷之以程朱之說程子曰王通隱德君子也論其粹處殆非荀楊所及若續經之類皆非其作然則程子豈私于通哉正因其言之存者而知其非僭經之人耳朱子曰文中子論治体處高似仲舒而本領不及爽似仲舒而純不及又曰韓子原道諸篇若非通所及者然終不免文士之習利達之求若覽觀古

今之變措諸事業恐未若通之精到懇切而有條理也至于河汾師道之立出于魏晉佛老之餘迨今人以為盛則通同豪傑之士也今董韓並列從祀而通不預豈為闕典臣又按宋儒自周子以下九人同列從祀而尚有可議者一人安定胡瑗是也瑗之言行先儒之論已詳大約以為少述著而不得比于濂洛云耳臣亦請斷之以程朱之說程子看詳學制曰宜建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如胡瑗張載邵雍使學者得以矜式朱子小學書亦備載瑗事以為百世之法臣以為自秦漢以來師道之立未有過瑗者觀程子于瑗之生也欲致其与張邵並居于尊賢之堂其沒也乃不得与張邵並侑于宣聖之廟其為闕典信矣况宋端平二年議增十賢從祀以瑗為首若謂瑗無著述之功則元之許衡亦無著述但其身教之懿与瑗相望誠有不可偏廢者臣考之礼有道有德于教于學者死則為楽祖祭于瞽宗鄉先生殁則祭于社若通瑗兩人之師道百世如新得加封爵使与衡同列祀于學宮益得礼意

一自唐宋以來以顏子曾子子思孟子配享坐堂上而顏子之父顏無繇曾子之父曾點子思之父孔鯉皆坐廡下臣考之礼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而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夫孔子之所以為教与諸子弟之所以為學者不過明此而已今乃使子坐于上父坐于下豈礼也哉若以為此乃論傳道之功則自古及今未有外人倫而言道者縱出于後世之尊崇非諸賢之本意恐諸賢于冥冥之中必有不安于心而不敢享非礼之祀者臣考之元至順三年嘗封顏無繇杞國公謚文裕孟子之父孟孫氏亦嘗封邾國公臣愚乞下有司于各處廟學如鄉賢祠之

制別立一祠中祠啓聖王以杞國公顏無繇萊蕪侯曾點泗水侯孔鯉邾國公孟孫氏配享庶不失以礼尊奉聖賢之意臣又竊觀聖學失傳千五百年至程朱出而後孟氏之統始續則程朱之先亦不可缺况程子之父太中大夫封永年伯程珦首識濂溪周子于屬掾之中薦以自代而又使二子從遊朱子之父韋齋先生追謚獻靖公朱松臨沒之時以朱子託其友籍溪胡氏而得程氏之學珦以不附王安石新法退居于洛松以不附秦檜和議奉祠于閩其歷官行已俱有稱述臣愚乞將永年伯程珦獻靖公朱松從祀啓聖王祠使學者知道學之傳有開必先明倫之義不為虚文矣

東宮官議　王鏊（少傅柱國）

人君之學與不學。係天下之治亂。太子之學與不學。係後日之治亂。其重可知也。賈誼曰。天下之命懸于太子。太子之善在于早諭教。慎選左右。今夫庶民之家有子焉。則必擇保姆以保護之。擇良師傅以教道之。而況神器所屬。係宗社之安危。生民之休戚者乎。昔者成王幼在襁褓。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所以保其身體。傅之德義。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又置三少。曰少師少傅少保。與太子宴游者也。又選天下端正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以翼衛之。所與居處出入者也。遂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故太子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前後左右皆正人也。其身有不正者乎。古之教太子者。其制如此。今國家東宮之官。師保而下。有庶子諭德洗馬校書等官。亦既備矣。然官以序進。未必皆天下之選。學之日。晨而授書。授畢而退。日中進講。講畢而退。況初寒暑而學皆間歇。間歇之日。所與宴游者誰歟。所與居處出入者誰歟。不可得而知也。又近世之弊。患在上下不交。然為太子亦且未同于君。今也則已儼然端默。丁寧且不敢進。又況為君之日乎。求上下交而德業成。胡可得也。古者三王之教世子。必齒于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衆知君臣之義矣。其三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此所以學為父子君臣長幼之道。而與人同。知此下至漢唐。此意微矣。然明帝授書於桓榮。及為天子矣。猶皆而執經問。唐劉洎岑文本馬周。遞日往東宮。談論治道。李泌與肅宗在春坊。出則聯鑣。寢則對榻。國朝洪武初。建大本堂。取古今圖書充其中。延四方名儒。教太子親王。分番夜直。才俊之士。充伴讀。時時賜宴賦詩。商確古今。評論文學無虛日。　仁宗于潛邸。臣嘗伏覩其教令長至庶務。東宮之臣如家人父子。又從學詩學為表則。本朝之初。亦未嘗如　今制也。英宗幼沖。當時大臣無深識遠慮。阿時所好。務為尊君卑臣。非祖宗之法本然也。今雖未能如古之制。亦宜稍略君臣之儀。敦師友之分。使宮僚日侍左右。從容講讀。講讀之暇。安歆出入居處。其間至暮乃退。或有翦桐折柳。隨事諫止。游戲輸寫其所為。宮僚有不法。從三師糾正之。甚者斥逐。不使邪人得肆其間。如此所謂一人元良。萬邦以貞。三代所以久長者用此道也。漢宣帝時。欲使外家許氏監護太子家。疏廣以為太子師友必于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太子官屬已備。復使舜監護。非所以廣太子德于天下也。貞觀中。撰太子接三師之儀。出殿門迎。太子先拜。三師答拜。每門讓三師。三師坐。與三師書。前名惶恐。後名惶恐再拜。宋天禧二年。庶子張士遜等言。臣等日詣資善堂。參見皇太子。雖令升階列坐。然後跪受。望令皇太子坐受參見。許。不許。至道元年。皇太子每見賓客。必先拜。迎送常降階及門。乾道七年。討論東宮開講并慶賀辭謝禮儀。宮僚講讀官依崇政殿講筵。稍殺其禮。詹事以下至講讀官上堂。并用賓禮。見依宮職序坐。皇太子正席。講讀官迭起。如儀。延英講罷。復位。師初不受宮僚參賀。元日冬至。詹事以下參賀朔辭。初以常見之禮。後辭位致辭。復位就坐。茶湯罷。詹事以下就拜。皇太子答

升住丁等行上參見皇太子受拜庶子諭德乃講讀雖有坐受之禮止是屈禮定三師朝賀東宮儀

上以東宮師傅皆勳舊大臣當待以殊禮朝賀難同庶僚乃命定此儀曰唐制羣臣朝賀東宮行四拜禮皇太子答拜二拜三公朝賀前後俱答拜近代答拜之禮不行而三師之禮不可不重今擬凡大朝會前期設太子坐于大本堂設答拜褥位于堂下三師賓客拜位于堂前至日太子常服升座三師賓客常服入就位北向立皇太子起立南向贊四拜太子受前二拜答後二拜乃退

東宮　聖學說　　　　翰林大學士

臣等伏蒙　聖恩擢用　東宮官僚

恩命下臨無任感激古人蒙一飯之惠猶思效報

聖上獨擢臣等以尚俠委以重任豈直一飯之德比也臣等所由萬倍感激圖報無涯也仰惟　皇太子今未出閣臣僚未得供職未得宋說文籍以涵養　睿資預培

聖功之基惟曰聞正言見正事習正道久而默化習與性成而已矣王等又聞古昔聖學圖史厥鑒日陳于前子以維持其心王天下蘭具進古之誼讀古之典訓所以欽聞善言日進則德日崇嘉言日聞則過日寡帝王聖學嘉言何也圖以優進聖域也臣等稍取古意繪為　聖功圖一十三幅裝為一冊獻上

東宮殿下其一曰文王世子問安次曰文王世子視膳圖

皇太子大孝師文王也次三曰文王世子齒冑圖

皇太子默契古聖三讓德也次四曰漢儒相榮授經圖

皇太子見宋漢存古風去隆代未遠也次五曰神堯不敢土階圖　皇太子知我　祖宗皇帝聖德上符神堯也次六曰大禹菲飲食惡衣服圖　皇太子敦儉重祀也次七曰大禹卑宮室耕漁圖　皇太子知聖王躬身勤民也次八曰周王稼穡艱難圖　皇太子默契帝王傳授心法也帝王知稼穡艱難乃知小民之依不忍逸欲所以祈天永命也次九曰周室后妃蠶繅圖　皇太子知帝王家法也后妃知蠶繅之勤乃知紡績艱辛不敢侈也次十曰宮中隙地種蔬圖　皇太子知我

皇祖盛德同符堯禹也萬世太平之丕基也十一曰西苑耕稼圖　皇太子知我

繪圖故事自古未有此論教之一端耳明者亦益乃首不學

聖上恤民依稼穡艱難同符成周上契舜也十二曰西苑[illegible]
皇太子知我
聖上家法即成周家法也關雎麟趾之風也十三曰商王高宗
訪道願皇太子知帝王聖學也聖王務學勤誠賢臣語學諄切
莫盛於高宗傅說萬世準極也是圖次先後微意也伏願
聖上少垂 聖覽即詔臣等所繪圖冊或有少裨
東宮作聖之資 勑下內使謹學人員將臣等所繪圖冊時進
皇太子觀玩未用講解文義且閱圖象得意契悟自深愈于講
說之煩也臣等據事直辭無所忌諱雖未及古人拾遺補過之
義而亦庶幾言無偽飾欲
皇太子預養納言之量無俾古人樹誹謗木者專美於前也

鹽政利弊議 霍韜 大學士

竊謂立法須公而後行法須嚴而密然又善適變通之權乃可久而無弊唐劉晏只用淮鹽遂濟國用臣今姑議淮鹽利弊即天下可推也 國初以兩淮鹵地授民煎鹽歲收課鹽有差亦猶授民以田而收其賦也惟鹽課條例云凡各竈丁除正額鹽外將煎到餘鹽夾帶出場及私鹽貨賣者絞然則耕民納賦租外將餘粟貨賣者絞可乎此法良有深意而後人失之也淮鹽原額歲辦三十五萬引有奇後改辦小引七十萬有奇然兩淮鹽課除正額外竈產餘鹽三百萬引有奇今正額已不得多取餘鹽復不得私賣即三百萬餘鹽安所消遣乎兩淮行鹽地方南盡湖廣西抵河南東盡東海地方數千里人民億萬家所仰食鹽只七十萬引額豈安所取足乎是無怪乎私鹽橫溢而鹽

價湧貴也 國初竈丁辦鹽每引四百斤給工本鈔二貫五伯文蓋洪武年間鈔一貫值錢千文竈丁得實利如是而猶禁賣私鹽絞死可也今鈔一貫不易粟二升乃禁絕竈丁勿賣私鹽是逼之餓以死也此後來行法之弊非初年之失也正統二年令曰貧難竈丁除正額鹽照舊收納其餘鹽收貯本場每二百斤官給米麥二斗十三年令曰每餘鹽二百斤給與米一石若餘鹽二百斤竈丁實得米一石乃私賣餘鹽即絞死可也蓋當時此令雖出而米麥無措故官司徒挾此令以征取餘鹽實不能必行此令給民米麥且貧弱竈丁朝有餘鹽夕望米麥不得已則先從富室稱貸米麥然後加倍償鹽以出息者有矣故鹽禁愈嚴則貧竈愈多此之由也貧民賣私鹽人即捕獲富室賣私鹽者亦容隱故貧竈餘鹽必藉富室乃得私售富室豪家民挾海

以上貧比多富室增盜賊搶皆鹽場竈戶之弊

引以歸於貧民廣其國也前鹽私責富敵王矣故鹽禁愈嚴宿鹽愈積此之由也且法愈嚴則利愈大貧民見利而不見法淮安頑民數千萬家皆棄農畝專販私鹽挾兵負弩官司不敢訶問近年恃衆往往為劫此隙不弭必貽大患不止阻壞鹽法而已然既不能講求古法以處置餘鹽復不能變通鈔法以補給工本則貧民何所仰賴而不為變故鹽禁愈嚴盜賊愈多此之由也此鹽場竈戶之利弊也洪武年間招商中鹽每引納銀八分官之征至薄商之獲至厚故鹽價平賤民亦受賜永樂年間每鹽一引輸邊粟二斗五升商稅雖加邊糧仰足民亦受賜自永樂以前淮鹽開中歲無定額永樂以後歲定七十二萬引復定七分常股三分存積夫曰常股猶常行也商人先納邊糧乃給引目守場候支常年鹽也有守候數十年老死而不得支者

鹽法壅朝因革下此可見

今兄弟妻子代支之令可考也曰存積者積鹽在場遇邊糧急缺乃倍價開中越次放支之鹽也此居貨罔利非王法正體成化以後准納折色每鹽一引准納銀三錢五分或四錢二分又令云客商若無見鹽許本場買補夫曰本場買補即開餘鹽私賣之禁矣故姦商借官引以影私鹽然商人竈戶兩得贏利州縣民士亦食賤鹽惟私鹽愈行則官鹽愈壅而法遂大壞今兩浙鹽課許納折色之令可考也弘治正德年間或權姦奏討或勳戚　恩賜皆給引目自買餘鹽故法遂大壞而鹽亦平賤復有各年開中未盡鹽名曰零鹽稱掣餘鹽堆積在所名曰所鹽皆權要報中借影私鹽以壅正額故正德以前鹽價雖平而正課日損自御史秦鉞奏革所鹽秤掣餘鹽每二百斤作一小引稅銀一兩則取之過重自御史戴金奏減鹽價每鹽一引納銀

八錢斤幾適中今之議者復議鹽包過大皆不知本末之見也且洪武年間鹽一引納粟八分而已永樂年間納粟二斗五升而已今則每引納銀七錢五分矣權勢豪富復取利銀二錢矣以長蘆兩淮稽派支商人一身三路支鹽勞費殆不貲矣計淮鹽一引直用銀二兩有奇矣商人轉販復□□利則鹽價益湧貴乃其所也夫正鹽湧貴則私鹽盛行私鹽愈行則正鹽愈滯亦乃其所也此商人中納利弊也今欲復洪武之法則有上策欲救今日之急則有中策區區修補近年利弊則已無策

上策重鈔法

何謂上策須變通鈔法鈔法重則錢法均而鹽法行矣今若立法使鈔一貫值錢千文竈丁得為實利則額鹽一大引給工本鈔二貫五伯餘鹽一小引亦給工本鈔二貫五伯各場餘鹽盡歸之官私挾私賣即處絞勿贖則兩淮正鹽七十萬引餘鹽三

中策納邊糧

百萬引舉可招商開中或如永樂時例一引輸邊粟二斗五升可也或如成化時例一引折銀四錢亦可也若國課克足如洪武時例一引納銀八分藏富于國尤可也蓋私鹽行由正課重也正課輕私鹽不禁自止矣私鹽塞正課流邊儲自實矣故曰上策何謂中策須更為令曰凡各商人中正額鹽一百引許帶中餘鹽三百引正鹽納邊糧二斗五升餘鹽納邊糧二斗聽與竈戶價買又嚴為令曰客商借官引影私鹽竈戶不辨驗官引私賣餘鹽者各照私鹽律絞勿贖又嚴為令曰正鹽一引只二百五斤餘鹽一引亦二百五斤革近年大包之弊革近年勸借米麥之弊革鹽場積年輕害客商之弊而又擇廉而有才者一人為提督都御史兼三邊勸農使遇鹽商納糧即与收受糧賤許納本色糧貴許納折色俾商無滯鹽凡積年所以為商人害

如旦壞鹽法者悉与革絕復選廉而有才者一人為漕運都御史兼理鹽法併自舉用運司提舉等官凡商人納完糧料即與支鹽勿得久淹凡積年為商人害者阻壞鹽法者即與革退漕運都御史與提督都御史鹽課邊儲互相關通盈縮交與接濟利病均為與其邊方腹裏共為一心兩都御史如左右手然後足以集事行之數年即邊備可足乃以餘積名募游民開墾邊地勸課農畝邊地愈闢邊防愈固百年之利也故曰中策何謂無策洪武初給竈丁鹵地復給草蕩所以利竈戶者甚厚額鹽一引給工本鈔二貫五百文復免竈丁雜差所以資竈丁者甚厚歲課止七十萬引所以取之者甚薄惟餘鹽不許私賣有餘即給官鈔收之下以資竈戶上以總利權而均其施天下食賤鹽之利竈戶無餘鹽之滯其法極善自鈔法不行則官司無術以處餘鹽矣乃曰挾餘鹽者絞販私鹽者絞果可行乎行之而嚴即竈丁空腹以死不然即為變行之而寬即三百萬餘鹽之利盡入姦人橐槖矣法之弊而窮者一也竈丁窮矣轉而逃遁乃區區賑濟區區招復千日握其喉一朝與之食可聊生乎故無賑徒勤逋逃益甚法之弊而窮者二也招商中鹽一引銀四錢已重矣今復加而七錢尤重矣買窩賣窩刻取二錢邊上科罰或三四錢勸借米麥亦復二錢殆不知幾倍重矣稅愈重則利愈大姦人避重稅而趨大利避重稅則正課壅趨大利則私鹽行私鹽愈溢正課愈壅雖絞刑治之不可禁遏況有贖刑之令有獲鹽不獲人不問獲人不獲鹽不問之令蓋開寛路示之趨矣則私鹽如何不益溢正課如何不益壅也法之弊而窮者三也私鹽盛行矣官兵捕獲輒無寧日頑民挾刃率相旅拒在揚子江及各海港者高檣大舶千百為聚行則烏飛止則狼竪殺人劫人不可禁禦官兵收遠望而不敢近語在兩淮通泰寶真州揚民厭畏田惟對鹽則鼓山湖之民十五以上俱習武勇[illegible]大變故淮安官軍不惟不[illegible]私鹽且受賄利而為[illegible]出境矣山東官兵不惟不捕私鹽反而鹽徒馬騾充食矣鹽徒千百白日挾刃徑行州邑官兵不敢誰何矣州縣不敢言科道不肯言陛下高拱焉得知之抑亦有曰事弊已極無可奈何再及數年則官兵之追捕日疎鹽徒之旅拒日銳拒捕之迹日著則罪惡之狀日彰官司列罪狀以請法愚民罹罪苦乃逃亡出不復已必激他變將誅夷之則情可哀恤將緩縱之則頑獷愈甚禍釁將極遂有不可言者矣法之弊而窮者四也故曰無策臣嘗竊因治鹽利猶治河患也治鹽利不究弊源徒末流之防猶治河患不從壅塞蓋津槩衛引為陂堰鑿為溝渠以廣其流而分其勢乃從徐沛下流浚其淤土厚其堤防則愈浚愈激愈築愈潰亦勢也自正統以後講治鹽法事例叢瑣無益鹽利祗之驅民為盜而已故今欲興淮鹽之利須選淮安漕運及三邊提督都御史講求其法而責以底績選人得失委託專暫成效虛實尤宜責之吏部期之數年鹽利不興邊儲不實邊民不蓄邊地不闢不校久大之效而坐策治安兩都御史吏部尚書侍郎誅罰連坐然後任人者不敢苟且任于人者不敢怠玩而政有實效于兩淮利弊也舉兩淮即天下可知也

請謚議　　徐師曾 翰林吉士

竊謂者一時之榮辱也謚法者萬世之榮辱也夫賢而賞不肖而罰理之常也然賢者或不幸而罰不肖者或幸而賞則是非之心不能勸懲之典不昔而人主鼓舞天下之術窮矣聖人知其然是以作為謚法以濟之賢者不幸生前罹罰而死後獲美謚則足以為萬世之榮不肖者生前幸賞而死不免惡謚則足以為萬世之辱焉夫一時之榮辱甚輕萬世之榮辱甚重則人情之所貴一時之榮而甘萬世之辱哉古者臣子于君稱天以誄且猶不敢徇私於有幽厲桀紂之號況君之于臣乎

國朝當罰者天閑有見稱于生前而不能無議于身後者則謚法誠不可缺也

太祖初與未遑此務故惟　諸王武臣有謚至

成祖始詳文臣是後被賜者多然或緣奏請或出內降不由考功不牒太常予者未美與不予者免惡名　國家二百年文治徐洽而于此頗有不數數然者愚竊怪之豈其別有大焉者而不得與此與抑或恪惜而不予也夫古所謂謚者兼美惡而稱之也是以有榮有辱可勸可懲若予者享美與不予者免惡名則享寵于生前辱不及于身後循廢謚也謚既廢矣將必專恃刑罰以懲惡而可乎愚竊謂今在內則府部院寺五品以上在外則方面諸臣皆當有謚或仕或罷沒必申報考功司河南道將其在任功過評騭人品高下移文太常擬議奏請然後吏礼大臣審定覆題不由阿擬不從中制使天下曉然知賢者雖抑而必伸不肖者雖申而必抑則勸懲之機風動海內頑有出于刑賞之上者何憚而不為哉或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謚如子之言不幾於濫乎愚應之曰不然古人所以立謚者有二書曰列爵惟五此以公侯伯子男為爵也孟子曰公卿大夫此又一爵也此以公卿大夫為爵也況周人稱爵下逮命士豈必命士折獄然後為爵也方今京朝五品以上在外方面諸臣列于大夫非特周之命士而已以應謚法何名為濫安得謬引曲說而泥古今之大典耶

郊祀　二祖並配議　　夏言　大學士

臣於三月十一日節該欽覩　聖制南郊祀天北郊祀地以二至日行事臣無任慶幸以為天地合祀南郊自東漢以來歷代循襲朱子所謂千五六百年無人整理而陛下今日術破千古之謬一旦舉行誠可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者也又伏覩　聖制南北二郊俱以我
皇祖高皇帝奉配仍於歲首祀上帝於大祀殿以我
聖神文皇帝奉配臣無任慶幸以為虞夏殷周四代之郊惟配一祖後世乃分郊丘為二祭又誤解大易配考孝經嚴父之義以至唐宋變古乃有二祖並侑三帝並配之事宗周典禮隳棄蕩然而　陛下今日獨覩禹化之原一旦更定誠可謂質諸鬼神而無疑者也夫天地合祀之非與祖宗並配之失一也漢

唐而下天地之祭或分而復合合而復分祖宗之配或正而復失失而復正中間大儒名賢之論未嘗不確有定見而時君世主狃於淺陋疑於信從使郊祀大禮卒不得以大明於世此聖人之所以難逢而大道之所以日隱也恭惟我
皇上以天縱之聖挺生千載之後而一旦為此度越百王之舉誠可謂考諸三王而不謬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奈何今日禮官建臣乃猶或依違疑沮於其間臣誠不知其何也昨於十日禮部會官於東閣集議尚書李時首言天地分祀南北郊
聖諭已定無容議矣惟　太祖　太宗功德並隆並配天地已久今宜仍舊大祀殿及圜丘方丘俱當以　二聖並配於時臣應之曰　聖諭以　太祖配天　太宗配上帝正是各全其尊天與上帝一也因是功德並隆故皆得配天非有差等大祀殿並配則兩失其尊矣臣不敢擅議宜從　聖制萬一進說猶為非禮若圜丘方丘俱配　二祖則是今日之失又是我
皇上肇建大禮豈可重貽後人之議臣不敢從於是尚書方獻夫繼之曰言之言亦是兩郊之配今日新禮也當求至當李承勛亦贊之曰是宜以兩請議上以俟　宸斷群臣次第畫題臣亦畫題而退自是不知禮官議奏云何然疏上今九日矣不奉明旨連日外間傳聞少傅翟大學士鑾默謝上奏必欲
二祖並配臣不勝疑駭初意　聖制已明示在廷得禮之正無容議矣及又伏　明旨不下竊恐　聖心亦不免於疑則不免於改制矣萬一有是則違經叛禮貽譏萬世非細故也臣敢昧死為　陛下陳之臣謹按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春秋傳曰自外至者無主不止則天地之祭

必有所配者皆侑神作主之意也且對越天地神無二主禮尊一配所以奉天地之尊明不敢瀆耳稽諸神理其不可並配一也且三代而漢之盛莫之敢易西漢以高祖配天東漢以光武配上帝義亦正矣唐初始有兼配之事垂拱中禮官希旨郊丘諸祠遂有三祖同配之禮開元十年明皇親饗圜丘禮官建議遂罷三祖同配宋至道三年詔書親郊圜丘以太祖太宗並配至景祐二年詔禮官詳按典禮辯崇配之序仍以太祖定配嘉祐六年諫官楊畋論水災由郊廟未順禮院亦言三祖同配非禮翰林學士王珪等曰推尊以享帝義之至也然尊之不可以瀆故郊無二主今三后並侑欲以致孝也而適所以瀆乎帝非所以寧神也請如禮官議七年詔南郊以太祖定配司馬光曰古之帝王自非建和故土及造有區夏者皆無配天之理故雖

歲之歲康漢之文景明章其德業非不美也然而子孫不敢陞以配天者避祖宗也光之言可為萬世訓矣此後唐宋之故事如此考諸往牒其不可並配二也禮曰父坐子立孔子曰事死如事生又曰祭之以禮今

太祖父也　太宗子也然則　太祖在御之日我

太宗敢與並坐否乎以分則父以功德則肇基受命之祖我

太宗迺能北鄉以聖子繼萬世久安長治之業功則盛矣然克平甫亂混一區宇掃蕩天之瀆以復我中國帝王所自立之天下而令什于　聖子神孫者則　太祖之功德又振古帝王之所無也今以父子之間連袵而尊卑不協於序幽明不通於理豈所以安我　太宗之心乎豈所以安我

太祖之心乎豈所以安我

皇上之心乎揆之倫理其不可並配三也且

聖祖曰朕原因缺祀天報本之典故所為明當道復

皇祖之舊制露祭於壇方合古先聖王之意以為事天之本又以人爲祭天乃報本之祀大哉王言眞洞達禮樂之本矣程子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以祖配之以冬至氣之始也是故人本一祖也萬物本一氣也寧有二本乎哉若以二祖並配則失一本之義矣先儒陳氏曰古者祭天於圜丘掃地而行事器用陶匏牲用犢其禮極簡聖人之意以為未足以盡其意之委曲故有大享之禮焉此周家明堂之祭所由起也天即帝也郊而曰天所以尊之也故以后稷配焉后稷遠矣配祭於郊亦以尊稷也明堂而曰帝所以親之也以文王配焉文王親也配文王於明堂亦以親文王也尊尊而親親周道備矣

故郊者古禮明堂者周制也周公以義起之也欲尊文王而不敢以配天者避稷也此明事然也今

殿下旣觀古昔更定大禮正允合於宗周之典是故奉我

太祖配天於圜丘則猶周之后稷配祭於郊者也所以尊

太祖也奉我　太宗[illegible]上帝於大祀殿則周之文王配祭於明堂者也所以尊　太宗也二聖[illegible]萬世不遷之宗也豈有抑揚輕重於其間哉[illegible]其尊矣臣不知議者之何所疑也以臣觀之所謂聖人復起不可易者也是百王不易之盛典萬世無疆之令名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在天之靈我

太祖　太宗列聖在天之靈我

皇帝洞仁宗孝純聖獻皇帝在天之靈無不慰悅下至濂洛關諸大儒及我國初究禮諸侯殁而有知亦將含笑於九原之下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惟

聖明留意焉天下幸甚萬世幸甚

奏進樂書乞與正樂疏　　　嚴嵩　大學士

該禮科抄出新選山西遼州同知李文察奏臣聞諸周禮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奏太簇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祇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聞諸詩肅雍和鳴先祖是聽聞諸書舜命夔典樂教胄子自古聖帝明王未有舍是而能以化成乎天下者矣陛下之聖德復古樂于今日臣所急之先務也故敢將前其奏于樂記而有補說之作以足諸集說之意所以明樂理也於律呂新書而有補註之作以發蔡元定之蘊所以明樂声也於伏羲卦圖文王卦圖夏禹九疇圖箕子洪範圖而有解說之作所以明樂理之原也于興樂而有要論之作所以明古樂必可興于今日也不揣愚陋潰冒奉獻以為興樂採擇之備且四圖用中非徒斷乎樂理休無不具用無不周有恭身之術焉有正心之方焉有修身之要焉有立政之術焉故臣又作四圖用說第一圖用說所以保聖躬也第二圖用說所以明聖心也第三圖用說所以一聖動也第四圖用說所以正聖政也為此將臣所撰四圖解二卷樂記補說二卷律呂新書補註一卷興樂要論三卷共二帙親齎謹具奏聞等因奉

聖旨禮部看了來說臣等切惟我

太祖高皇帝定鼎之後拳拳以復古樂為念但時當草創欲為未就仰惟

皇上以義黃堯舜之德際重熙累洽之運期值百年聖無述作既制大禮以定天下之式必作大樂以平天下之情但樂之道廣大微妙非惟情義難明而其所謂制度者亦失傳久矣兩漢去古不遠樂家有制氏世在樂官但能記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況數千載之後乎今遼州同知李文察奏進樂書乞與正樂一節臣等看得其所進樂記補說補註等書所以明樂声樂理樂原亦有前人所未發者其議于八声中考定五音以為制律候氣之本其法似為徑截昔宋人楊傑議曰八音皆不能無失惟人稟中和之氣而有中和之声八音律呂皆以人声為度凡人言人志詠以為歌五声隨歌是為依永律呂協奏是為和声此皆取之人身者也李文察所議似与此合惟我

皇上聖德居位懋建中和之極實秉制作之權則考定元声與復雅樂今日實惟其時也

論戸部出入揭帖　張居正

臣等看得　國家財賦正供之數。總計一歲輸之太倉銀庫者不過四百三十餘萬兩而細至吏承納班僧道度牒等項毫釐皆在其中矣。嘉隆之間海内虛耗公私貯蓄殊可寒心。自皇上臨御以來躬行儉德覈實考成有司徵輸以時逋負者少。姦貪犯贓之人嚴併不貸加以北虜款貢邊費省減。又適有天幸歲比豐登。故得倉庫積貯稍有贏餘。然閭閻之間已不勝其誅求之擾矣。臣等方欲　國用少裕請

皇上特下蠲租之詔以慰安元元之心。今查萬曆五年歲入四百五十五萬九千四百餘兩而六年所入僅三百五十五萬九千八百餘兩是比舊少進八十餘萬兩矣。五年歲出三百四十九萬四千二百餘兩而六年所出乃至三百八十八萬八千四百餘兩是比舊多用四十萬餘矣。問之該部云因各處奏留蠲免數多及節年追贓人犯財產已盡無可完納。故入數頓少。又因各衙門奏討取用及湊補金花拖欠銀兩計三十餘萬皆額外兩次奉　旨取用。故出數反多也。夫古者王制以歲終制國用量入以為出計三年所入必積有一年之餘而後可以待非常之事無匱乏之虞。乃今一歲所出反多于所入如此年復一年舊積者日漸消磨新收者日漸短少目前支持已覺費力脫一旦有四方水旱之災疆埸意外之變何以給之。此皆事之不可知而勢之所必至也。比時欲取之于官則倉廩所在皆虛無可措處。欲取之于民則百姓膏血已竭難以復支。而民窮勢蹙計乃無聊。天下之患有不可勝諱者。此臣等所深憂也。夫天地生財止有此數設法巧取不能增多惟加意撙節則其用自足。伏望

明書

皇上將該部所進揭帖置之　座隅時賜省覽總計内外用度一切無益之費可省者省之無功之賞可停者停之務使歲入之數常多于所出以漸復　祖宗之舊。庶　國用可裕而民力亦賴以少寬也。鄙諺云常將有日思無日莫待無時想有時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伏惟　聖明留意

其情切　其意直　聖明覽之當灑然色變

引諺更切

[illegible]

裁定　宗藩事例議　　　　張居正　大學士

先該臣等題奉　欽依重修　大明會典節奉
勅諭卿等宜督率各官悉心講究以成一代畫一經常之典節
次無隱欽此欽遵隨開館纂修間臣等看得各衙門事例惟禮
部爲繁　國家典章亦惟禮制爲重乃屬纂修官先將禮部纂
完送副總裁官看改然後呈送臣等刪潤近該副總裁禮部尚
書潘晟等將各官所纂禮部事例參互考訂呈稿到閣臣等仔
細參詳　國家典禮如儀制扶祀等項皆出
祖宗列聖睿思親定至精極當臣等不敢妄議但以其年月刪
其重複分類編錄足垂永久惟　宗藩一事條例最繁前後事
體參差不一似皆因時立法未能悉協于中至嘉靖四十四年
該禮部題爲言官建議始定爲　宗藩條例一書頒布天下比

下文皆詳言此意

時禮官亦自以稽考　累朝典制博采諸宗建白斟酌損益既
理敝以矣然以臣等愚見觀之揆諸事理尚多有未當者推原
其立法之以　天潢支派浩繁祿糧匱乏　國家之財力已竭
宗室之冒濫滋多不得不曲爲隄防嚴加裁抑頃集議之始未
暇精詳中間彼此矛盾前後牴牾或減削太苛有虧敦睦或議
擬不定靡所適從或一事而或予或奪或一令而旋行旋止或
事與理舛窒礙難行或法與情乖輕重失當徒使奸猾得以滋
弊有司無所持循略舉數端可知其槩如　親王樂工二十七
戶乃　高皇帝所定載在　會典茲以　藩王體尊其燕饗皆
得用樂不獨迎接　詔勅爲然今乃槩從裁革此減削太苛事
例之未妥者也又如　親王故絕既許爲之繼封以重大宗又
云必親弟親姪方許請繼及查例行之後亦有不由親弟姪而

[illegible]

繼封者此議擬不定亦事例之未妥者也又如　郡王初封者其
歲祿雖同然有　帝孫　王孫之異亦當視其親疎以爲差等
今房屋等項一槩停給此親無隆殺亦事例之未妥者也又今
文官三品以上皆得給與祭葬　郡王體亞　親藩乃身後墳
價祭葬停給此恩卹太薄亦事例之未妥者也又如　郡王故
絕者不准襲封而以罪革爵者反得襲封將軍等未有子者許
選繼室而　親郡王未有子者乃反不許選繼擅婚庶人俸祿
止給五十石而罪宗庶人乃得七十餘石又歷世不減此恩紀
失倫亦事例之未妥者也又如　郡王與　親王同城住居故
絕者止以本等宮職奉祀而另城　郡王故絕者其子又得世
襲鎮國將軍此事同例異亦事例之未妥者也又如擅婚子女
不定年限悉從查革有一府而至數百位者於法不可盡革不

革則又廢法此若事無序亦事例之未妥者也又如　郡王故
絕與以罪革降者事體原自不同其冊印亦當分別進繳今乃
盡從收奪此混施無別亦事例之未妥者也又如選妾及花生
傍生子女昔請名封將保勘宗室通行革奪長史等官俱問發
邊衛充軍及流官寄籍奏請選婚者革退另選將被選之人發
邊衛充軍遇赦不宥此立法太嚴亦事例之未妥者也諸如此
類尚不可以悉數夫令所以布信數易則疑法所以防奸二三
則玩見今該部處置　宗藩事情悉用此爲準固時救弊似亦
未爲大害但欲勒成簡冊昭示將來則必考求　國體當察人
情上不虧　展親睦族之仁下不失酌盈濟虛之術使情法允
協衷益適宜乃足爲經常可久之規垂萬世不刊之典今觀其
例議實多未妥臣等欲因仍紀載則恐事理不順有礙施行欲

經從改易則先皆題奉。欽依今不敢以臆見擅為更定照得
萬曆四年六月內該禮部題為名封事奉
聖旨這宗室濫妾所生子女於例已不許請名請封乃至今改
姓易籍發為編民殊非情理之當見今重修會典此等條例都
著議擬停當改正行欽此合無
勅下禮部遵照 前旨將前項條例再加斟酌并
本朝見行事例係關 宗藩者悉行裒集分類編錄仍會同多
官議擬停當上請
聖裁著為憲令然後開送臣等纂入 會典庶法以畫一而可
守令以堅信而不移懸諸日月萬世無弊矣緣係纂修事理臣
等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保甲議

何洛文翰林學士

此議甚確

謹按保甲之名昉自熙豐世儒所詆訾以為斂攻而不欲行者。愚謂不然法有定于古不定于今即三代良法在今亦敝政矣非政之敝與時違也苟違于時雖管商所建吾安得而廢之且必懲熙豐而廢保甲則前此周政周無是論而周之比閭五兩亦非邪況彼襲其名而不盡沿其名沿其名而不盡沿其實以古之法行今之意其誰曰不可今海內人安百姓樂業閭有不逞弄兵潢池隨即殄滅似無庸慮已然桑土之防古今慎之夫衛兵籍在衛所兵壯籍在郡邑保甲之籍在鄉閭互相表裏萬全之道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驟發其端鮮有不病其擾者愚以為保甲之行有三善焉今有積貯於此將官守之邪募民守邪抑與其家人戮力而守也故衛兵者官守之者也民壯者募

此言保甲之行也有三善存

民守者也保甲者與其家人戮力而守者也今第令十家為甲甲有長各鄉為保保有正鄉大者或為數保鄉少者咸併為一保保統戶有司督之而司其長若正之廢置總屬綱如臂使指仍令家籍壯丁幾何衣糧幾何應用器械幾何保自為相整甲自為守望家長教戒屬之甲長甲長教戒屬之保臣寇至在一甲則戶相應援在一保則甲相應援在各鄉則保相應援並量其遠近列其規條明其賞罰著為會約不如約者保正曰有司罰之有司第時以游兵犄角其間如此則緩急有濟寇卒難逞一善也

此行保甲之善

且寇往往負山阻江憑恃岩險以為無賴游民淵藪而其出也滑城匿市偵伺虛實又卒籍其鄉里無賴者以為鄉道今保甲既行令各開凡丁男之數與其衣食之業出入遠近之期家懸于門即有游惰作奸犯科曉然可稽二善也又商賈

於甲朝夕互察稍涉可疑共審詰之否且連坐卽有奸細無逃可以踪跡得其害也故保甲之法可行明甚天下無事則相與屬衆讀法勸善規過甲說

高皇帝諭詞略如周之黨正書意以成俗禮而消訟事卽軍令之寓于內政師徒出于比閭此其與役調召募之紛紜相去遠矣而其敝也有司不舉其實保正以咬于民父之法廢而意失其防乃至編保甲之丁以為徭移保甲之費以為賦又或調以他役假以別需鄉豪因緣為奸下戶益保甲無益于民而反以滋擾若則有司不善用法之過也若韓魏公制陝西初亦謂聽民自便無復他用其後遂藉以配邊愚嘗嘆韓公之未有以持其後也然亦未知之何矣夫民雖至愚本欲為閭閻赤子計亡賴也嘗宜縣書公門要以必行明示其籍在各保而不在官官

雖治以法而不與其事至于各郡事定亦且聽民自陳其便而度可者既行之慎保正之擧重因循之罰庶乎可然非良有司亦莫任其責者是使韓公之弊復起于今而法与熙寧無異也故法一而已周公以王管子以伯熙豐以弊此其故何哉當事者可深長思矣

保甲議　　許國　大學士

保甲之法善乎曰善然而熙豐以厲民者何曰是非法之過而用法之過也保甲之名自熙豐始也然而其法不始熙豐也周也而比閭什五矣齊也而軌里連鄉矣秦也而收司連坐矣周循是法也然乃主于輯睦其民而因之以比胥故民生和同而周以永寧齊循是法也然乃主于寄軍令以斬方於天下要使民守相固戰相護故其民比志而齊以覇秦亦循是法也然乃主于使民告姦其民比居而有相仇之心故雖盜寢而卒貽秦亡孫斯以及法領用之何如耳法昌故焉安石之始用保甲也固曰使民自相保而彌盜也民未稱厲也已勸令肄習武事而民之困者十二三矣安石曰寓兵于農古也則古未嘗令民輸兵費也宋而既賦民財募兵矣又令自為兵是重役也則毋

論其事之險擾而其始固有所不可也雖然非其勸保甲肄武于官乎則可而非其行保甲乎則不可保甲者弭盜之要集其法甚用之今而有循可屈指數也總戶為甲總甲為保一戶有警羣起而相救援或禦其衝或邀其歸盜將安逸利一逃掌名籍互相覺察必稽其所往卽有深丸椎埋之徒不得萌孽稍二有譏宿於其家者稱籍之其戶下衆廣連坐必共審詰奸宄無所藏匿利三宋之害自籍之為兵始也今國未嘗籍之為兵也而三利存焉知之何其曰法之不可行也然而今之行也亦有害今之利與宋同而其害與宋異有司行部往來墟落務明得意使民舍其稿事以相送迎甚乃編保甲以為徭科丁賦以充需薄對下吏借名稽覈以為利賞官胥之保保胥之甲甲胥之戶一不盈欲則誣以它端民不畏盜而畏吏所謂長若正

句法甚老

首人多家聚禁賭鬭是以武斷於鄉甚乃自為淵藪多懼見鏊
莫敢誰何鄉村部屋或竊山吹守望不相及而繫從連坐使民
見謂保甲無裨于民而反以滋害則亦不善用法之過也宋之
害與而增于法之外令之害緣而起于法之內者其過在有司
有司誠下令令保甲口爾專主伺相守望一切公家役不爾及
平居吾不爾擾爾務自耕治伺盜發吾以法繩其後民匪非其
人眾共推擇長者告我吾為若易之居遠不能相守望者告我
吾為若擇便近者更附之持此之令必信必果而曰民不稱便
則亦不善議法矣若王文成之議曰因是而修之補其偏而救
其弊則獄役可均因是而修之警其薄而勸其厚則風俗可淳
因是而修之導以義而訓以禮則禮樂可興此存乎其人非愚
所能一二數也

[illegible]

宿舉劾議

王錫爵 柱國大學士

臣嘗讀史而嘆齊威王得御臣之術也齊威王委政以來國人
不治矣當是時即墨大夫最賢而左右乃日毀之也威王使人
視之田野闢人民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賢也則召而語之曰
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夫封之萬家阿大夫最不肖而左右乃
日譽之也威王使人視之田野不闢民貧苦趙攻鄄不救衛取
薛陵不知不肖也則召而語之曰子其幣厚吾左右以求譽夫
烹之舉者並烹之譽阿者即毀即墨者也於是羣臣震恐莫敢
飾詐務盡其誠齊國大治夫即墨賢封賢阿不肖烹不肖可矣
而以毀私譽之必誅豈非讒妬者即壞政之原朋淫者即假手
之道與雖惟之放於崇山也其罪不可考見獨故嘗舉共工耳
而舉不自言其罪諫諍殄行也由此言之威王之所以奮其飛
鳴以舉劾臣工者其術之術與今夫倉公之用藥也將欲使
之去病而保正則必先制其性均戾憂清瘁不備至苟不制伏
而挫其性之所為則將橫發爛縱邪氣益張正氣益耗幾何其
不遊然以斃也君之用人何以異此天下司府州縣官吏賢否
獨在撫按臣嘗聞即報矣其舉者必方面大官也不然必進士
州縣也不然必其突梯當脂善為媚者也不若是千百中之一耳
其劾者必州縣小官也不然必舉人方面也不然必其倔強倨
亢不善為媚者也不若是千百中之一耳是故東方明矣畢而
候於門屏斥盜輿擯矣錦繡鴈行趨影鵠立臨風偃僂唯諾口
呐呐如有吞則大官莫不皆然況小官乎何者祈舉而免劾也
使至至矣喘汗而迎於途袍抏視臏望塵屈拜畜品極水陸供
帳挖王者凡所以悅耳目娛心意者繼悉具備則進士莫不皆然

況長人以下乎何者祈舉而免劾也大官進士薰灼未艾吾之舉者當在焉而又速之以媚小官舉責止泊有所吾之劾者常在焉而亦遂之以媚足以玉石混淆邪正雜揉公道壅塞人心憤懣此國政之大蠹弊俗之深痛也夫天下如此其大矣賢人君子如此其不少矣而臣安敢妄有以詆之哉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臣嘗迹其事矣蒿藋底林吾嘗田野未見其闢也糟糠不厭裋褐不完人民未見其給也官怠而不勤吏姦而佚晡事未見其不留也貧苦失職閭里呻吟百姓未見其寧也天下一家固無敵國相侵之寇然郊門之外盜賊日著鄉聚老幼係累矣夫為之將下與兵者未嘗遺一卒以援之緩急其可使乎此皆往往被舉矣此臣所以妄議之也夫嫉惡因乎強弱則剛者吐而弱者茹美惡視乎苦甘則佞人登而直人遠矣狠哉道群豕為伍鼯鼠同遊狐蠱變態使遇威王亦無事矣且藥未有不制而可用者也臣願陛下攬虞舜之權收齊王之柄審舉劾之司重巡按之責知所謂使人視阿即墨之為者然後以行刑則公道昭明誰不懷畏而又操執乾綱專治刺舉之吏則其制乎御史即所制天下郡縣也使天下至廣人主安能盡知故寄耳目於左右目瞽而黑白不殊耳潰而清濁相混則是必天子自為而後可卯甚矣人之不忠也天子固無自為之理而左右又不可盡信然則齊威之術可以其異於舜而棄之哉

此言不循國政而自養肖

攬權收柄等語真國家遠慮

徹結仍用於威虞舜文法消照應

復河套議

王錫爵 文華殿大學士

蓋聞智者必待時而舉事君子不昧勢以圖功是故理有所當盡而機有所宜審志有所必奮而謀有所不可略者是之不偷難與慮終矣河套本中國故壤界以黃河固天之所以限華夷也詎宜棄而不守藉寇齎盜然揆以今之時勢則有當復之理而無可乘之機多必奮之志而鮮萬全之筭是故不能不為圖事者深長思也河套自周秦以來為國為郡漢置朔方唐城受降[illegible]朔往跡具在哉 太祖以神武定天下 成祖躬禦六師三犁虜庭其後虜[illegible]殘破我亦未暇舍黃河而衛東勝計則備矣後又徹東勝以就延綏套地遂淪之犬羊矣然正統弘治之間我雖未守彼亦未取不見可欲其心不動不奪所恃其攻不力取之可也乃竟因循畫地自守捐天設之險失沃野之利此蓋邊臣所宜臥薪嘗膽而有志之士所以扼腕而攘袂者也先巡撫余肅敏公置鎮榆林想亦有志斯舉而套卒未復鎮則空設關壘無聞轉輸難繼孤懸獨立沙磧為墟外之不足恃為藩籬內之無所資其賦役不有其利而益處其勞豈豪賢固累于遠謀抑其時或亦有掣肘而未終其志邪然弘治以前我軍猶歲常搜套搗其巢穴邇是我謀日疎任虜出入涉流履冰[illegible]號近塞無所顧忌今且盤據其中滋其畜牧遂其生養譬之為家成業久矣又今昔異時強弱異勢事體利害之緩急人情好惡之向背萬有不齊不可以不慮也欲一舉而復之無迺難乎故曰有當復之理而無可乘之機多必奮之志而鮮萬全之筭也請據言之以干 天聽夫敵有盛衰我有強弱以強值弱足相當以弱值強是為無策漢武雄斷天縱衛霍不世之將也

一語開籠盡在此數言

此時不能乘在今日豈無望矣

此四句總上以發下文

絶幕四出。不能一屈單于之膝。成哀經祚內業且生。而呼韓稽顙願保蕃北。此何也。漢武值其盛強。而成哀際其衰弱也。馬步矢刃各有所宜。主客勞逸徒步異狀。韓信背水置陣死地以生。魏武舍鞍馬與吳越爭于舟楫之間。烏林削跡。是何也。韓信以死地爲主而得其逸。魏武舍中國之長而困于所短也。人情莫不愛其親。然負米以致其養。與遇變而捍其患。緩急自有不同。人情莫不愛其身。然一勞以永其逸。與暫息以休其體。向背亦爲殊等哉。

國家祛天下于胡元。天威所及。雷擊風掃。遺虜遊魂。僅存喘息。年來收養殘穢黎之虜。戎生口日滋月息。卽今小王子吉囊俺荅諸部落。可三四十萬。視昔之奔命窮荒不見馬矢者。盛邪衰邪。強邪弱邪。而我承平日久。軍政多偷。三五年來。雖賴節鎮注意邊防。漸次振舉。而其竭籌慮耗財用。其功業也

非一矣。視二祖之時。其強弱盈縮又何如邪。河套久淪虜中。間諜罕至。虜人屋居畜牧其內。山川之險易。途路之紆直。水草之有無。我不可不知也。提軍深入其境。能無虞乎。夫塞以內。我中國地也。將領講求其形勢。卒伍諳記其要害。尚不能悉。而況塞以外乎。合我勞而往。彼逸而待。我馬出塞三日而疲。彼騎遍野。一呼而集。得有小利。歸途尚難。倘失鄉導。全軍何賴。數萬之衆。徐行持重。則虜備益嚴。疾行趨利。則輜重在後。且克日有定期。兵糧有定數。虜遷徙靡常。則戰無定地。遠近不測。則戰無定期。一戰之後。虜或保聚。或佯爲逃遯。犄角時間。壁壘相待。已離復合。終不渡河。而我軍于此。戰邪退邪。兩相守邪。數萬之衆出塞。亦必有數萬之衆援之否邪。有驍將以通糧道否邪。保無抄掠。不至匱乏否邪。是皆至難而不可任者也。夫馳擊者。虜之所長

也。守險者。我之所便也。弓矢利于馳擊。而火器利于守險者也。今合火器守險。而與之馳射突擊于黄沙白草之間。得邪失邪。今塞下兵卽塞下人也。墳墓廬舍。先人之所營。妻孥眷屬。骨肉之所居。禾黍桑麻。業産之所具。牛馬牲畜。身養之所供。迫于兵刃。怵于生死。尚每每退怯。以煩上人之督責。今驅之于無人之地。限之以可立盡之食。要之以難必成之功。苦之以不節。罷之怯之以將。從之弱而欲得人之死力。可乎。議者欲整六萬之衆。言春之時。春夏馬瘦爲虜弱。而我利於征。秋冬馬肥爲虜強。而我利于守。春夏守套。秋守于邊。三年三舉。虜必難支。待其遠遁。扼河爲守。是固一說矣。然失時拂性。不甚相遠也。秋冬虜馬肥矣。而我馬不亦肥乎。徒止利于守邪。春夏虜馬瘦矣。而我馬不亦瘦乎。乃獨利于征邪。夫春夏馬瘦。而虜弱不能入寇。然必以待我。誘攏其擾擊我也。秋冬馬肥而虜強。既能爲寇。則多方設誘。誠懼其報復我也。六萬之衆。非所以襲人千里之途。非所以自逸。轉盻之間。情態異致。歲一爲之。以俟三舉。其可得乎。兵家勝敗本難預期。一舉失利。士傷馬耗。議論蜂起。則將已之。矛獨天下之力。排天下之議。以俟其成乎。三年三舉。成可得志。虜敗而守。我去復來。終不渡河。收築難舉。則將何時已乎。蓋議者見近時搗巢之舉恒獲首功。昔年城大同五堡之邊。虜亦不來深詭。以爲套地易復。然復套與是二者實有不同。蓋搗巢因其近塞。乘其不備。勝則倏忽而歸。敗亦支持以退。舉足南嚮。便是家門。壕塹城堡爲援可恃。復套則深入人境。後援不繼。勝固糧關。敗虞隔涉。事勢異也。夫必勝之兵。有限之卒。此李陵所以失也。今我之將士。能爲陵之所不能爲者乎。沿城諸邊實戒

論河套奪虎穴事勢與而難則同

土人沿邊之地虜原不以為利故雖城邊築垣少有侵取虜不恤也套地則自大餙入寇以來據以為家四時之間不離住牧一旦欲取而有之彼肯晏然不有爭乎事體異也故曰殺虎者易奪虎子者難奪虎子者易奪虎穴而居者難今未能殺虎而奪其子欲處其穴得乎夫先據比山將勇者勝趙奢之所以得也今我之將士能為趙奢之所為者乎若曰伺虜出套拒河為守先將渡口及可以寢氷道路亟築垣墻以次移置邊堡于沿河知昔年王晉溪近年張南川及總兵官周尚文所論似若可為而不知今日諸酋各有分地套地為吉囊四子所居控弦者當不下十餘萬豈有空套以出之理沿河計二千餘里築垣為限豈時日可完移置邊堡非百數十不相聯絡邊堡置兵非千人不可而遊徼瞭望踏守者不得三十萬衆不止也誠恐布置

虜中原一一如指諸掌

此言轉輸之艱

未定而爭穴之虎至矣況我邊去河動輙千里一年之食為數億萬沿邊所出僅足自供益以此數必仰內地由內地而輸之邊遠者二千里近亦不下千餘里乃又自邊而輸之于河即糧道可通飛輓實難此尤所當檮慮而殫思者也然則套中之地其終不可復乎曰事變之來至無常也要之君子不可有僥倖之心夫秦之所慮者胡而終秦無北邊之警漢之所備者胡而中葉有款塞之順事變之來孰能逆覩我 皇上以聖德建極元老以上知作輔天心助順將來虜之盛衰強弱虜能保邪自相攻擊如匈奴之南北荐遭疾疫如先零之殄滅豈無期邪彼有其隙我乘其弊套地之復此其時乎謹我塞障飭我戎兵和我行伍固我元氣以俟其隙計之得也故曰知彼知己百勝之道也夫不察虜勢之強弱不審事情之難易不揆我力之有餘

此示人定勝天之意

不足使塞下之民迫于備邊者常息不獲定沿邊之卒傷于鋒刃者瘡痍不獲起而復横挑强寇以事非常則臣所不解者也

謹議

復河套議

擬新建文成侯謚議　范謙 [illegible]林檢討

馬相國乾菴公評叙陽明先生之德功皇皇庸庸如指掌倘全屯生有知下當九頓以謝至理玆之文詞精之許又近代詞臣之冠也

謹按故南京兵部尚書封新建伯王公守仁幼稟奇資潛心大業長敦正學尅意前修確乎以聖賢為師挺然以豪傑自待學凡三變而至道志蓋百折而不回初際 欽皇起家比部繼遭 武廟遷秩兵曹隨分效忠感時陳疏被逮謫遂逆赫怒窮狡究蓋觸危機竄身魑魅之鄉化妖為德致是煙嵐之地處險若夷漸返康途越居舊次周旋郎署薦歷卿垣以理學澤身心履道坦坦以儒術經世務數政優優蘊藉徽猷綜緯人紀於是學者仰之北斗生民望以東山時惟蠻洞勤兵潢池煽禍遂推轂往布鮮綏公至則宣聲致播 皇靈招携懷來武威文附繇是一舉而漳浦平再舉而橫水殄三舉而桶岡殲四舉而浰頭誠魁渠歹接脅從角崩逐夷負固之巢盡為井邑之地天聲震乎巖谷陽德被于幽陰禮樂詩書儼中軍之御穀于戈俎豆邁征虜之祭遵人方幸乎外寧公獨勤于内顧義旗遂舉節鉞載麾探乳虎於穴中縛長鯨於江上遂使 九重坐俘漢渾孤城圍解睢陽然且歸勝筭於 廟謨分首功於幕府不矜不伐若虛若無處之泊如莫可間也再撫江表旋贊南樞甫申烏鳥之情遂忤貂璫之貴赤舃方勤於遜避白麻仍篤於登庸適值外艱竟終哀制屬 肅皇帝初登大寶寤寐舊賢雖 當宁之名甚殷而 闕廷之階竟阻某方息機越水談道吳山若將終焉不是過矣尋以思田遺孽久逸網羅爰起巖壑重臣再加節鉞北至其疆開府于梧不震不驚匪滌匪紓忿亡流之浮失計撫剿之後先宣德布威垂橐投戈向日之間二酋自縛於帳下三月之內八

五更鼓角声悲壯三峡星河影動搖

此功臣謀士所以自戕而長嘆者也

只此數言可作陽明先生實錄

寨盡殪於寨中遂一以王法而又置其長以土俗撫循其民於是頑悍頓徭悉歸順治頑連赤子吏荷生成業偉無前利貽萬後方將陳情 闕下歸骨江邊詎知馬援功成空標銅柱班超老去難望玉關遂令星隕大庾風號南埜士民共悼邦國咸哀茲者事屬蓋棺適遭按抑致使功高不賞名重見疑常典所空議而未決識者傷之今 皇上卹錄遺忠推恩宿草乃下禮官議所以易其名以示優異臣惟謚法有曰道德博聞曰文安民立政曰成公倡絕學于人心久弱之餘道示施于洙泗收強虜垂鬼方負固之域化已格于有苗至其伐叛救民體國經制民到于今安之揆之謚法不啻相當昔留侯佐漢實兼二美我誠意輔 明亦具茲義至論興起來學提挈道宗則公尤偉也雖朔運之與佐命其遇不同然定難之與廓基其功則一翊逆藩之羽翼既成而事發於倉卒非從容帷幄之時若洞蠻之唇齒相依而謀斷于一人非屢策畢舉之日以今天下視之似為一方之難以彼一時言之實為腹心之憂因時論功循名責實空申明帶礪更美聲稱合而議之請謚曰文成謹議

新建文成侯謚議　李維禎

伏以欽南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封新建伯王公守仁性躋其庶學匪行興自其少時即已潛心大業勵志前修蓋嘗泛濫于翰墨詞章馳騖於韜鈐技射淺淫于佛老神仙歷多方始窺真境當　武廟初登大寶奄瑾竊弄威權抗疏九閽投荒萬里動心忍性感怨不形演繹六經淵源一貫豈惟搢紳士類景仰高名抑且魍魎羣夷傾從雅教已而開府虔鎮益殫張施壯猷天援威問雲流初尅漳浦桶岡繼殲浰頭橫水軍旅不忘問學俎豆已具折衝會寧庶人畜淮南之陰謀連吳楚之覆軼民窮盜起既間隙之可乘近構遠交復網羅之肆布守仁官非守土士僅千人而能以忠誠任國家之難以節義激將卒之心一舉而南昌底定再舉而禍本全消宗社無虞臣民胥戴方遜碩膚之歸仍來滿篋之書處之晏然略無矜色嗣以憂去屏跡山中涵養益精朋徒漸廣所以啟誘羣蒙闡明註訓勤懇篤志不問終始　先帝初載始典留曹思田之役再借旌麾捷蘇王破八寨遂乃變巖穴為井邑之墟易僮猺為冠帶之國鴻代奇勳近代猷覩夫德既如彼功又如此宜有美稱以崇勸吝謹按謚法道德博聞曰文安民立政曰成我明肇基以來百數十年政令文物卓越往古而聖賢心傳鬱焉未暢雖河東江門崛起後先一唱寡和迄以中論守仁獨倡為致良知之說直指性靈開示迷途希聖希賢坦運可由後學有所依歸先緒賴以不墜觀其倉卒遭變不動聲色朞月之間績用有成始竄遐陬終業危詢步履安舒絃歌罔輟此則道德博聞之明驗也逆濠倡亂安危在于呼吸廣寇蔓延流毒已近百載守仁眇然儒生

[illegible]甲胄一除僭逆兩靖光頓神器顚危旋用匡復六省綿[illegible]向籍除澤亞夫之討七國晉公之服淮蔡實兼厥美此則安民立政之最大者也昔留侯佐命于炎漢青田翊運于高皇遭不世之主際否極之會樹績策功時勢為易即其醞籍未必盡合聖賢之旨而身殁之後均以文成為謚守仁所處時勢易于二子乃其戡亂定國功相等埒至夫身心性情之蘊繼往開來之學殆有過之無不及者矣某上考禮經下參令甲揆之輿論稽之素行謚以文成誠非虛美謹議

閩廣善後事宜議　沈一貫　翰林學士纂修宗[illegible]

申相國瑤泉公許條陳六便道之可行真關聖慮崇社之策也

伏見閩廣海寇近就殲㓕獲醜獻功欽至嘉奪令海隊遐攘之
天威之遠及明征法之必誅無有遺漏其盛舉也然大
兵之後有司困于召募民力憊于征求居者有轉輸之苦役者
有瘡痍之痛辭之饑者未甫瘠者方起當此之時不思有以處
之以善其後竊恐民不安所繼將復至古人云平吳之後方煩
聖慮此若為今日言者故臣敢議可行事宜以獻臣聞漳泉惠
潮之間負山阻海擅沃饒之利其民喜鬬作聚作散有司急之
不匿于谿崖篁竹之中則泛舟入海因風之所止泊而時出抄
掠為患諸郡此非獨習性然也亦為吏者安集不稱之效也夫
人莫不好生而惡死顧迫戚而重離亡然而犯之不顧者以此
之無以生之而彼之可以幸免也又往于土者大抵多遷謫羈
人人以此之人事乎其上彼亦惟貨賄是望孰肯為百姓為
久遠之計者二者相合釀成厲階上下憂虞以有今日然臣之
愚竊謂兵不可玩威不可褻方今海寇蕩平則彼依山負險者
雖懷携貳之心必且喪氣乘此時而撫之使之銷兵刀治農器
不爾則出兵剿之彼必惕吾之威而懷吾之惠其功賢于百萬
之師遠矣此韓信收燕之策也其便一也既撫之後遴温良長
厚有治之退刻薄之吏開生息之塗節賦斂之用堅樂生之願
使民重親戚而畏死亡其便二也又事至則懼事平則玩人之
情也今能敕閩廣諸臣所在提戈之處詰戎兵時簡練以備不
虞雖境安烽息考足資滿不得數易特增其祿秩以褒之使民
安其土官習其俗其便三也古者鄉有長閭有師黨有正故什
伍相維民用輯睦今倣此法立之保伍糾其習業稽其戶口則
雖欲為亂而不能矣其便四也君子欲立功名以自效于上甚
于上之求下顧為之未見其成撓以眾議惑以浮言則誰肯以
身恃死者昔龔遂治渤海亦曰願　陛下少寬文法令欲閩廣
久安而無事莫若聽將吏以便宜治之不效然後治其罪毋從
中而阻其便五也臧桓不倍曹沫之盟晉文不貪伐原之利非
獨示信亦以勸來也今閩廣寇殺其黨以降非獨冀生亦以一
人當我也如使縣賞格以來之又羅織其罪而殺之則他負固
者曰　朝廷之不可信如此此所謂禁之使歸而敎之使叛是
後無降者矣元至正中張瑄朱清寇海上後降而官之子賴其
用安知今日無此等輩乎其便六也夫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
也惟因循以養禍故至此今幸決其癰矣不大養之何以善其
後哉傳曰聖人防患於未然書曰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今
閩廣甫寧所以望
陛下之撫綏者其機正在於此竊見
陛下賞予將士既懋官而任子矣恐有忌成之患荒善後之策
也故述斯議焉謹議

此第一便　此第二便　此第三便　此第四便　此第五便　此第六便

閩廣善後事宜議　張一桂 國學少司成

竊聞之善謀國者貴爲未然之圖而不貴爲卒然之計惟夫始之未發値事變之來輒駭愕相顧而嗟其無及比事變一平則又怡然安處自以爲泰山磐石之固而不思所以善其後此抱憂時之悃款者扼腕而長嘆也恭惟 皇上秉籙御天薄海內外罔不梯航貢琛重譯納贄矣惟茲閩廣寔在疆服依山濱海四塞險阻時有一二桀驁不逞者敢行稱亂于其間星馳飈發大肆虔劉而閩之漳泉廣之潮惠罹毒尤慘幸賴我 皇上威靈窮數省之兵力而後克之膚功告成元惡授首亦既紓 廟堂于南顧措閩廣于衽席矣使狃于目前之安而善後無策臣恐餘黨遺孽復且相煽如前日東南之憂將未艾也謹質之土俗稽之見聞列爲數事用備採擇先儒曰欲求良民先求良吏言轉移之機在上不在下也昔龔遂任渤海而盜賊解散張敞爲京兆而枹鼓不驚顧上之人何如耳往者閩廣之區談者率指以爲遠方而宦斯途者非出于雜則由于遷謫衰罷者以閩茸廢事貪墨者以黷貨行私雖刑重賦民不勝求驅之爲盜每階于此誠令之有司皆得其人則吏稱民安盜賊無自而作矣故守令之選不可以不愼也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言地利之當固也昔張仁願築三受降城而胡人不敢南牧劉江立沿海諸衛而海上百年無警考之往事可徵已盜賊出沒于閩廣者豈無險要之可據者乎今宜周覽地形詳加擬議大則設州治次則設縣治又次則設巡檢司以鎭之如此則無事可以潛消姦人之心有事可以坐扼盜賊之吭固國域民計莫先于此矣故險要之守不可以不重也語曰牧羊以箠養虎以

（眉批：人情大抵如此）（眉批：此言守令之選不可不愼）（眉批：此言險要之守不可不重）

言制之有具也先臣王守仁平浰頭桶岡諸寇乃立十牌法地方以寧今之閩廣誠于盜賊既平之後倣其遺意創爲定制俾其平居則互相譏察變故則交相守望姦人無所容而良善寧謐可以逆折禍亂之萌矣故保甲之法不可以不嚴也詩曰食我桑葚懷我好音蓋諭孚化之速也昔陳寔施惠潁川而盜賊自歸陽城撫字道州而民恥不善乃自昔而已然矣今彼之甘心爲盜者豈無有大不得已者存其中乎誠使爲民上者能輕其賦役蠲其逋負恤其疾苦焉彼復以其不貲之身而自冒于不赦之罪以其所甚愛之妻子而自委于不可知之盜必不然矣故撫綏之道不可以不周也書曰御其得道則徂詐咸作使益言馭遠之難也先臣韓雍平大藤峽之亂奏以土官爲知州彊宇安靖迄今賴之閩廣之版圖其列在郡縣者無論已自此以外若無有重嶺蠻嶂州木蒙翳之區不可以彊理治佫音鳥語崛強頑蠢之人不可以化誨服者乎今當順其故俗擇勇略驍健衆所畏服者授以職御俾之統制其地內固藩籬外却讓竊亦柔遠之一策矣故駕馭之術不可以不講也雖然此特一時善後之大略耳臣又聞之成周太和洋溢而越裳來獻漢文恭脩玄默而越佗稱臣今閩廣之地固百越之故區也挈古揆今理非二致伏願我 皇上超然遠覽深惟古道鏡耀德之訏謨攬內脩之勝算凡政切自治者皆振舉不遺則威德滲孚遠人效順閩廣貽萬年之安而隔周漢于不足言矣譬之善養身者惟先培固元氣而四肢百骸不期理而自理也豈非柔遠之長策哉書曰明王愼德四夷咸賓詩曰王猷允塞徐方既同此之謂也謹議

（眉批：此言保甲之法不可不嚴）（眉批：此言撫綏之道不可不周）（眉批：此言駕馭之術不可不講）（眉批：內脩而外自寧此探本之說）

開口便自蒼然

閩廣善後事宜議　李維禎 庶吉士

天下猶人身也吐納之非時啟處之靡節皆足以病其身善治身者必求所為致病之原而治焉然後可以無後患治天下之亂何以異此始之不慎而養其亂幸而少戢遂詡詡然以為安而禍源未塞罅漏可乘一旦潰決而起將至于不可救斯不能善後之過也已閩廣之寇內訌倫亂者十載餘矣以國之靈得就芟薙譬諸病者僅免于死而元氣耗蕩不絕如綫善後之策非所宜熟慮而疾行者乎盖當總其大勢而較之賊之出沒海上者若烏合蜂屯難與爭鋒然非有根柢之勢故一戰而勝則其黨眞為易散賊之盤踞山谷者若蔓延蘿附株連蒂結非其推折之難而惟其剗絕之盡為不易斯二者其聲勢遞相倚伏而吾所以備之者亦宜兼脩而無廢誠欲為善後之計在海賊則當申通夷之禁而修沿海之備在山賊則當行保甲之法而沿邊郡縣之兵慎簡守令協力區處斯又其大凡矣夫汀漳惠潮地與夷鄰諸商利其所有駕舶而互為市久則導入內地諸所掠取盡地而分夷既饜飫而歸彼方且離跂攘臂乎其間而自幸夫刑辟之不加矣是宜嚴為之防諸凡採捕販鬻一切勿與通庶可以絕向導之路而携其搆援之漸耳國初瀕海之區列戍置守星羅棊布世入恬熙缺然寢閣將不習旗鼓之節士不閑弓馬之技烽燧斥候委之荒野而樵牧其上甚無謂也今雖少飭然也豈盡可守士豈盡可用者乎作而新之存乎其人斯要計也國家幅員廣袤卽茂林深箐之域莫非王土莫非赤子而吏其地者至不得以尺一之書相號召何也今海賊已平山賊勢無所藉賴恐恐然有不免之懼或撫或剿可一言而決矣

二章皆當

此言通海之禁當嚴

此言沿海之備當脩

俟其剿撫有成則宜深入其阻夷其部落以分其黨為之聯里甲授田宅稽出入使人相覺察有犯輒什伍連坐如此將左右牽引無間可投雖欲為盜得乎至夫郡縣之民兵無事則以備城守有事則以共戰鬬者也今尺籍之中名存實亡僅餘老弱以資迎送倏然有警何以應之夫守藏者恐盜之胠篋探囊也則必攝緘縢固扃鐍也而有司以簿書期會為功練兵之道漠然不加于心誠使邑皆有兵兵皆可戰則何虞賊哉夫賊之來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彰也閩廣素稱沃饒仕者不勝其朶頤之私以其翡翠珠璣犀象綺紈之利取盈于身而又以其析掊接摺鑿枘高矢之威加之民官斂其一私沒其十故民之財日竭生日蹙而後忍以其父母妻子之身委之于盜賊誠得良守令而傴拊之損非作文務蠲積歲之逋使安其常業無至轉徙則民不見夫此之為害而彼之為利卽驅之使盜不從矣夫十指齊力則射可及遠四馬均任則車無留行閩廣交壤勢如唇齒而兩省當事之臣率以胡越相視不能戮力禦侮故賊之勢常合而吾之勢常分往來聚散莫敢誰何誠協兩省之兵力平居則切同舟共濟之誼賊稍嘯聚卽犄角而進則力不分而事易舉斯亦協共之道宜爾也夫六策者若淵略而無當而致亂之原實不外此惟其圖之不早故被禍若是之烈不于此時亟反其弊而善治之將何以稅駕哉語曰前車之覆後車之鑒也前事之失後事之師也不謹其前而復不善其後是加酒於醉而橫斧于朽也難矣嗟乎陸生掉三寸之舌說尉佗而為之臣武帝遣樓船將軍率五十萬之師而不能傅南越尺寸之地豈三軍之勇不若一介之使哉則委任權力之殊也士君子不出戶庭欲[illegible]而議當世之故中若審括堅若金石豈易哉豈易哉

此言保甲之法當行

此言郡縣之兵當治

此言守令當慎簡

此言兩省當協力區處

班軍議

何洛書　庶吉士

臣惟中都河南山東諸處京操班軍。國家所以衛京師固根本至重務也。沿襲浸久。玩愒滋生。有不可不亟為振飭者。請以玩愒之弊言之。各處春秋二班原有定額。近年每過上班。下班亦多報完。其實十不滿其八九。而大率由於班官之折。而逃亡不充者亦間有之。夫十既不滿其八九。而常多報完者何也。蓋領班官之虛冒也。如每歲當起行。各該巡撫及都司官嘗點驗之矣。則募人以完其數。比至京也。兵部及團營嘗點驗之矣。又募人以充其數。皆乎入營。隨操巡視科道官嘗抽隊點驗之矣。復募人以充其數。或撥之工作。其募人以充數者如故也。諸非點驗。非工作。而問其實額。何有焉。夫若此者得逭於罰。不啻幸矣。廼徃徃因而得奬。且有濫薦剡者。

是使奸偽得計。而核實之政不行也。彼將何所懲乎。況班軍之設。本以居重馭輕。無事則隨營操練。有事則禦侮折衝。今特以應文具而已。豈祖宗立法意哉。臣謂欲革此弊。有二。曰申法簡帥而已。何謂申法。請示下巡撫兵備衛所官員。遞相責成。務使踐更者必滿其額。包折者莫容其奸。而又稽以年貌。防以互察。嚴以虛冒之辜。其行粮預支等銀。至部即委廉正官員按名給散。如冬衣布花例。毋許都司及領班官得侵漁而扣減之。此法之當申者也。何謂簡帥。夫領班之役。衛官中有身家知自愛者。多不願行。而或以付請無藉之輩。欲責以無虛冒。胡可得也。自今宜申選其人。且令衛官必經領班。故責始畀以司纂僉書之任。若都司之統領者。尤須精擇以充之。如衛官一有包折。都司一有揞勉。即加按治。而易置之。不徐徐焉庶乎情知警而積習可釐。此帥之當簡者也。然臣尤有說焉。夫軍士至寒苦也。赴班至勞役也。乃徐察其情。率不病於操練。而惟病于工作。蓋工作之事。非官府則山陵。徃徃中官參之。彼不利于役之齊。而恒利于工之折。貧民糊口不給。而復加以誅求。方稱貸未已。而子錢旋責其償焉。即欲不逃亡。何得也。領班官虛冒成習矣。都司官即欲不因循苟且。何可得也。方今聖上綱紀肅清。所未盡滌者。獨有此耳。更望宸斷。凡有不得已工作。務　勅巡視官嚴行稽察。有敢浚削者。毋論中外。必罪功貸。則官軍不致重累。而督責之法於是乎可施矣。伏乞聖裁。

体恤軍情禁止浚削固知此議出而三軍如挾纊矣

邊事議

張[illegible] 宮詹學士

古今禦戎之策無過攻守二端守藉地形攻資兵力二者常相為重不可偏也我　國家建都燕京三面隣虜防邊大計視古加詳自東至西綿亘萬里曰遼東曰薊鎮曰宣府曰大同曰三關曰延綏曰寧夏曰甘肅此九邊形勝大略也每邊各設重兵統以大將副以偏裨監以憲臣鎮以閫府總以總督無事則畫地防守有事則犄角為援地形兵力可謂備且周矣但承平日久舊制漸渝不無可議者自大寧都司之內徙而左臂單寒自遼陽舊城之外弃而守望勞費開平移而上谷之烽火益逼東勝發而二關之設備愈嚴今且不守偏頭而守寧武矣河套任牧類邊缺防而朔方之形勢虧矣谷密折入土曾番而河西之孤懸益甚矣大抵形勝日縮虜患日近猶撤藩籬而退守門庭居室者其能晏然高枕乎又調入衛之兵以為常則踐更疲命是自耗之術也設擺邊之卒以為固則力分排淺是自弱之道也京兩兵寄為枝幹之倡可矣還當練土著為久遠之需築墩臺用壯阨塞之觀可矣還當繕城堡為清野之計丁壯則困于修築隱于占役而取數於荷戈矢糧餉則尅于椿頭苦于折支而難望其宿飽矣方今順治威嚴虜首效順外寧內安此一時矣但貢市利端消長而部落尚挾狼心馬價賞脂膏已竭金繒日索豺豕何厭板升叛卒毒慮有潰決之虞土蠻垂涎慮有糾合之釁宋時初患西夏卒苦金元胡運盛衰東西何常之有未雨而懷桑土之謀既濟而謹衣袽之戒今日所宜亟講而善圖焉

二失三害議

馬琦 經筵侍講

開天下之不可恃者治安之勢也而天下之最難得者治安之時也知其不可恃則雖據太山磐石之固而常有厝火積薪之憂念其最難得則雖乘萬代一時之盛而常有朝不及夕之計古帝王之鴻業垂千百年而不替者繇此道也以臣之愚揣於方今其可謂治安矣

陛下神聖天縱天委政若輔中外百職秩然咸理大小庶官亦既喁喁然鄉風矣雖然自泰寧既久而隋窳日滋世變侵尋而暇豫伏我

祖之法稍稍陵遲其勢有不能盡符者矣夫古先哲王創制之特其見事周而後慮詳垂之百世可以無過然法久則敝敝則變變則通是以詩咏率由書稱成憲而易則曰通則變使民不倦亦其理勢然也夫第令善通變者斟酌劑量以無詭乎時宜以漸復乎　祖宗之舊此豈非保治之上策哉臣嘗抵掌而籌時事竊以為今天下有二失三害皆關於　社稷之大計所當秉今日而亟為之圖也嘗觀

祖宗時日凡再朝政事之暇時時延見大臣平臺暖閣召對無數賜茶命坐禮貌有加以故上有所練於事而下有所效其誠今午朝之制已不能猝復矣而一二腹心元老及九卿文學侍從之臣時或召見便殿諮詠治理考論古今此亦所以恢弘[illegible]賀而植太平之基也今常朝之期月不過數日講讀之時日不過數刻比者雖愈輔臣之請詳閱章奏然未聞超然降辭有所訪逮也

陛下雖至聖神四海萬幾豈能玄覽獨悟而諸臣即懷忠抱[illegible]

復召見之典

此一失也

亦何緣而逮哉此一失也

定內用之額

祖宗朝內府歲用不過二十萬夫王者以四海為家亦何求弗得而數倹於此豈非為天子民不忍厲天下以自養乎茲者內用之額歲且踰百萬內帑不足而外取給於度支費有日增而實不內塞滋侈心耗利源歲復一歲而將何以善其後夫大有兩宮之養而細有馭幸之恩累年之額臣知其不可以一旦而裁削也獨宜稍覈其繁以事事而節縮之歲歲而遞減之數年之後提衡於多寡之間定為常額著之令甲以貽後世毋令奸人窟穴其間於以昭主德而寬國用此最便計也而慮亡及此者故曰此二失也

此二失也

國初親王祿歲五萬石恩至渥矣未幾減而萬石或千石足何其與之未幾而制之太驟也則不以親故困天下力明矣今宗正籍至萬五千人親王而下郡王將軍中尉亡論已其他鄉君儀賓以及踈庶人有罪而庶人者皆有祿即竭海內之力弗能贍也而議者束於

裁宗藩之祿

祖訓語及藩祿莫敢支吾夫自

高皇帝不能以五萬石長給諸王而十世之後猶食于縣官亡論往時祿給則　國家無神運鬼輸之財祿不給則宗人有啼飢號寒之患究其末流不變不止及今且因循未決如病癰者徼倖于一日之無潰以為安豈不殆哉害一矣天下事大者稱諸邊

此一害也

祖宗時諸邊衛犬牙相錯一衛之軍足以衛一方不聞調客兵也自一寧撤藩而北邊多事矣固原城巨鎮而西垂益騷然矣以今之勢即欲盡撤客兵亦胡可輕議然至倚重於南兵此計者之過也臣聞餉邊之費土兵二而當南兵一餉一南兵何如募一土兵且始所以調南兵者貴其敎練也土卒未練而南兵自如可手招夫當時者廢止兵以奉南兵即旬日以驗而北日以怨此敗道也害二矣

撤客兵之援

此二害也

國家財賦大半仰給東南洪武中鍋租賑貸之令無歲不下百姓阜殖而縣官之供往往不乏比年以來經費日廣無事而蠲租勢不行矣或有大災弘大需以甦疲氓豈非至計哉比者東南告災

明旨數下惓惓民隱民間欣然願少須臾無死以蒙更生之澤而議者為國守財但得魚之利而忘竭澤之無虞一旦有變此不為疥癬而為腹心之疾明矣臣不識胡以禦之害三矣夫

蠲東南之租

此三害也

祖宗之法行之二百年無不善者特時異勢殊有宜有不宜耳而要之推　祖宗之意所望於

聖子神孫者大要在親賢勤政端己率下廣敦睦重邊計恤民命培國脈以保萬世之太平而已誠令

陛下於此數者失則補之害則弭之其於

祖宗之法不必尺寸而模焉要武而追焉要以不詭於時宜即所以善成乎

祖制矣此真萬世治安之策所繇建也若不以此時計利乘便光大業而洗凡瑕則後之難且倍此矣夫惟後將有不為之時然後知不為於可為之時者誠足惜也伏惟

聖明財察臣愚不勝惓惓

皆治臣畫經國遠猷詞臣無在筆札何諸緣時政若此

增定國朝館課經世宏辭卷之四

太原　王錫爵　元馭父　增定
四明　沈一貫　肩吾父　參訂

議類

崇聖學正士風議

鄒德溥　翰林國史編修

王相國荆石公評：論聖學有二蠹，士風有三蠹，俱極切中，而古雅莊栗，又其剩技矣。

夫聖道本明也，而邪說亂之；士風本淳也，而敝習污之。故興學莫如距邪，維風莫如祛弊。播穀者必薙其草，養生者必治其癥。夫學亦有草，風亦有癥。不薙其所以為學蠹者，學必弗崇也；不決其所以為風蠹者，風必弗正也。蓋今之為學蠹者三，而其為風蠹者亦三，愚請得而質言之。夫所以為學蠹者何也？其一曰虛無之說當闢也。世之矜言性宗者，以為天下之道起於無，反於無，而稱歸根復命矣。夫語中而歸之未發，固也，然不離乎喜

此言虛無之說當闢

怒哀樂而言之也。舉所謂三重九經者而融之於不顯，斯其為無聲臭也已。今盡舉一切之用遺之，而歸於無有，愚未睹夫太極之在五行外也。蓋其說嘗引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夫車誠以其無為用，然使悉并所謂輻與轂者而獨以其無為車，可乎？使天下懵徇仁義而駢拇禮樂者，必此說啓之矣。愚故曰虛無之說當闢也。

此言奇詭之說當闢

其二曰奇詭之說當闢也。世之殫思玄冥者，輒務為不可知之說以炫天下，好異者神其說而宗之。夫聖人之所神明而默識者，乃愚夫愚婦之所與知者也。蓋孔氏之自述曰下學而上達，今舍其所以下學者而求達，毋乃幾於索隱者歟？畫工之畫也，於犬馬顧難，而於鬼神顧易，則以人之所共見者難肖，而於所不覩者易逃也。今奈何令鬼魅之說得眩，使天下廢正學而趣于荒唐乎？愚故曰奇詭之說當闢也。其

此言師心之說當闢

三曰師心之說當闢也。先是心解而得遺經者，俯然以六經為註腳，襲其說者遂乃幷博古而廢之。夫神明之不倚見聞，固也；然而見聞亦所以擴吾之神明也。即孔氏不稱好古敏求乎？不獨於易韋編三絕，即一禮一官，必就其人而咨之，彼豈廢見聞者哉？夫以用兵之妙在心，遂謂兵法之無庸學也，亦固矣。其敝使人恣睢自用，不訪遺訓而咨故實。愚故曰師心之說當闢也。

此言機巧之習當懲

夫所以為風蠹者何也？其一曰機巧之習當懲也。蓋自奔競之風起，業已痛斥之矣，然而機巧者，奔競之端也，世且相率而才之，何也？彼其巧于杖，尚且外匿其牢鼎之跡而實居之，蓋天下嚮之益烈，此張釋之所以惡嗇夫也。愚故曰機巧之習當懲也。

此言侈靡之習當懲

其二曰侈靡之習當懲也。吏人簠簋不飾，天下必以為重垢，奈何其于侈靡者弗禁也？夫財既匱於用矣，此不塞而取諸民，將

焉給之？即貌為清苦，祗巧取耳，此其害視明貪者滋甚。夫不杜其侈而貪是禁，此譬諸防水者不塞其竇而築，無益矣。愚故曰侈靡之習當懲也。

此言和同之說當懲

其三曰和同之習當懲也。比者士人襲用附和，世尚嚴則爭言嚴，舍崔寔之論無隙也；世尚寬則爭言寬，舍溫舒之疏無隙也。此其人于國家何賴焉？自聖不能以其尊智成理，必藉眾見而交修之，欲其如五味之相濟也。今且以水濟水，其誰能食之？愚故曰和同之說當懲也。

[illegible]

雖然，邪說不可以言闢也，在反經而已矣；敝習不可以言懲也，在用賢而已矣。和缶者自以為樂，及為之撞大鐘、發大鼓，而後知缶音之足羞也。三軍之士鼓之不起，以千金之賞賞搴旗，而士爭披胄入敵矣。聖人者常以身為鍾鼓，而以爵為千金，故學無不崇，而風無不正也。謹議。

聖學士風二論甚確

此極言今日……有為之言歟

此極言今日士人之敝

崇聖學正士風議

李廷機 國史編修

夫天下事最大者則莫如學術風俗矣聖學不崇則無以紹明休緒統一道真而天下之學術日廢士風不正則無以維持名教厲廉恥而天下之人心日漓斯二者非細故也顧聖學之壞也以邪說士風之壞也以敝習夫使邪說得行敝習未改而欲嶄聖學之崇士風之正未有可幸而幾者愚之意以為聖學之為邪說壞也如鑑之以塵垢蔽其光也不刻刮濯磨之則不復士風之為敝習壞也如水之滔滔然赴下流而趨也不隄防障捍之則不止矣夫豈惟不復且愈蝕豈惟不止且愈潰斯主世道者所為蒿目而憂也顧其所為闢之之權不在下而在上夫合天下邪說若緇黃輩至為粗淺齷齪不過得委積以餬其口而已不足以驚愚動衆不足憂也所憂者士大夫好奇喜異拾經傳而內典之為奴淺妄倫而釋子之為友棄身心言行不治而相與治其虛無浮游之說闡閩飛昇窈冥事則相與咨嗟歎慕仿傚探道異根而趨之足跡接於宮觀之中車轍結乎千里之外愚者見其如此靡然嚮風廢本務離家室將使聖人大中至正之道傾而不明愚竊以為宜風士大夫以切近著實之指令居官者以奉職守法為賢家食者以謹身飭行為高而詭僻虛誕者稍分別焉則士大夫亦何樂以其身為上之所厭薄必易虛以實反邪為正廣天下亦不棄本務之事而家室之安矣聖學固可崇也夫今天下士習亦敝甚矣自青衿時已俛首有司以希進取比通籍乃益廣扳援之途工巧媚之械往往疎潤其職事而盡聚精神於苞苴竿牘閒媕婀脂韋相師成風愚恐平居直言敢諫之士臨難伏節死義之臣何由而得何不廣厲士人以廉恥之節令諸司杜絕糾察而有違令旨如前若置其考曰汚與不謹同罪而不以混於不謹之科使人明見畏避而知所不敢為各砥礪名節以自立於清世士風庶其振乎夫以上化下猶以璽印塗也抑之方則方抑之圓則圓夫邪說之未闢敝習之未懲寧獨在下哉佛老之宮時籥梵修之典時行祈禳之事不能已香緡之供不能斥則所以闢之者猶未也耿介者求合而異懷者間以承事當心本訥者陸沈而巧倖者間以徑竇膴仕則所以懲之者猶未也夫桓公一惡紫而紫賤一斷長纓而中國無長纓豈以學術風俗而不然乎今開之於此而禁之以彼是聚壇而却燬建鼓而辭擊必不能也故邪說之闢在勿助之而已敝習之懲在勿長而已此尤本原所在所當加意者謹議

此復以闢邪說懲敝習歸之上人主清源正本之論

正士風議

王笪 探花

評　士風從敝正之甚難得中四議深得清紫末更君燭尤是提綱挈領之要有方哉

慨士風之邪正係世道之隆汙天下之治忽士風不正而欲斯世於大猷登天下於治理臣雖甚愚亦知不可然士風之趨於敝也猶江河之趨於下也江河下矣而欲遏其流必從上源塞之士風敝矣而欲挽其趨必從上焉倡之自古及今未有易者我

朝列聖相承禮陶化洽二百年來士蓋彬彬鬱風矣今

上翩聖總握化機又二三大臣為之勖勤佐理文教覃布治化益臻士風不可謂不及正矣然澆漓未殄視古淳龎之盛若少讓焉是遵何故哉毋亦積習久而振刷疏即一振刷之而未悉中肯綮也臣不服悉論姑舉有裨士風之大者條為四事為

皇上陳之一曰正名分古者士讓為大夫大夫讓為卿卿讓為公孤非遜也所以敦分而協恭也今天下士恪守名分者固有其中亦多好訓使氣之徒恥居下微慫睢犯上列黌校者或以弟子而傲師傅服存紳者或以下僚而抑長吏至僭分也至亡等也士風嬌惡莫此為甚誠宜明上下之等倡[illegible]之敎儆師長抑長吏者罰問縱恣者則使士習不得結黨而排陵焉庶名分定而僭逼之風正矣二曰務本實夫世之治也自文而返質其敝也去質而尚文今天下士風質也而操觚弄翰者剽竊無當襲弄故套而行不由衷巧宦之說挾其恍之意甚間有一二說詐虛張竊階臟仕者率尋蠶以為得計鼓波蕩之士習而趨之風至陋矣今宜申

勅教條綜覈名實倡正學以端其習而舍弟力行者舉之課功覈實以嚴其偽而倜儻無華者旌之其他閃爍游揚託空實詐者名豹賞者不使濫厠乎士途庶本實務而矯偽之風正矣三曰振頹靡夫士必有大氣節而後能有所豎立彼依阿洩沓安能卓然特拔為　國家辦大事也今士方葦靡時溺於時好類與俗相浮沉一旦釋屩縮符隨緒紳章縫逐隊而趨鮮不屑屑碌碌以全軀保妻子為念卽臨時蠱則迴避顧忌恐徵首之尤身遘時艱則恍惚倉惶蒙叵測之禍甚者推調希遷玩愒坐視　國家亦何便於此空　勅諸司率先振作果敢任事者卯所在無赫赫必重賞異如是則士風奮而頹靡之風其可正乎四曰抑奔競夫廉恥士人之美節奔競則廉恥喪今上甲合明公銓曹賞塞奔競之風視昔固已少矣然積習易溺而耳目難周即今聲華之而上者乃門之徒寅緣於舉主者不絕其無也乞　勅吏部轉行各省撫按一體遵訪廉清公謹者舉而奔競迎逢者劾其雕情徇私以受賄為果劾者罪坐則賞罰嚴而奔競之風其可正乎夫四者皆正士風之急務而其本在上也何者上行下之謂也未有上感而下不應者　皇上端本澄源謹名器之頒務綜覈之實明賞罰之公敦儉素之德實有諸己明示意嚮則天下士當必聞風而興起矣然佐理風教之責亦各有任之者焉督學司一省之風教者也公卿司百司庶府之風化者也　皇上持風教於上而以內責之公卿外責之督學明良協濟上下倡和則教化四達道德齊一何虞士風之不古復哉雖然士必懿而後大受已仕之士即未仕之士之出身也身未仕而正則其趨已定試有仕而以不正繼之者學者又正士風之大原而在今日尤所當勉飭之者若[illegible]

王文成陳白沙從祀議

鄒德溥

愚竊謂從祀者不可以獨持一恕心亦不可以獨持一嚴心也獨持一恕心則輕錄而薄取即一節之士皆可祀矣其失也濫獨持一嚴心則吹毛而洗垢即千載之間寥寥不幾矣其失也刻斯二者非所知為勸也王文成陳白沙二先生之學蓋所謂濡嚌道真涵泳聖閫一代學士先生之褎然者也文成用世悟道於散閱體驗之餘白沙高世得道於沈潛靜篤之中故一則曰致良知一則曰戒慎恐懼曰勿忘勿助曰自然良知之說似創而非也自孔孟傳之無為不為無欲不欲之宗旨也彼其歷試險夷躬當盤錯磨礱練習而後有以見夫宇宙之內千變萬化皆出自吾心一點靈所不過致其良知而足也是以獨標以為教也戒慎恐懼勿忘勿助自然之說似沿而非也自是吾人收心養性集義養氣之節度也彼其用意極點極力收束強勉刻勵而後有以見夫戒慎之功纔忘纔助俱不是吾心自然本體不過還之自然而足也是以歷舉以為教也蓋二先生之學皆出于聖賢而非出于胸臆皆得之蹈履而非得之講談當試稽之年譜參之輿評則其立身行己其居官任事其治家處鄉並無有得而容議者或乃見其一二門人不厭衆心也而並有惑志於文成見其陽春臺中端默獨坐也而以禪學疑白沙夫自孔聖已不能保其往與其退而靜之為禪將所謂未發之中者非邪愚以為二先生之學並不背乎聖人而二先生之祀各有補于世教祀文成以勸夫搢紳者使人知用世之為學不必藏而後可以修祀白沙以勸夫遺逸者使人知不用之亦為學不必仕而後可以顯蓋以宋代區區而祀于黌宮者尚若千人我明二百餘年人文之盛視宋何如哉而厪厪一河東也進二先生而祀之其誰曰不可謹議

真道理見方為定論

一用世一高世可作二公斷案

致良知者陽明先生之學也

戒惧自然勿忘勿助者白沙先生之學也

祀文成以勸搢紳祀白沙以勸遺逸二可為[illegible]

羽翼孔子一句乃篇中關鍵

王文成陳白沙從祀議　李廷機

學之祀孔子何也謂其道為萬世師也孔廟之有從祀何也謂其羽翼孔子之道也諸生誦法孔子者衆矣然或獨得稱羽翼者何也謂其儆乎道也夫道亦安必其書徵哉有能明其大者以覺世斯亦足稱羽翼已矣國朝理學浸淫追宋而上之漢唐弗論也則愚以為三人者與有力焉國初故多才然而挺然任

此薛文清先生之學

聖道者實矣自河津薛公起而引聖道為己任危言細行必準古遺訓而繩之蓋自是天下學道者四起爭自濯磨以承聖範豈謂盡出河津哉要之默自河津啟之也然而士知惇質行已

此陳新會先生之學

矣於心猶未有解也自新會陳公謂學必有源靜而反觀乎此心之體得其自然而不假人力者以為至樂其是矣其于世之榮名若遺也蓋自是天下學道者浸知厭支離而反求諸心豈

謂盡出新會哉要之默自新會啟之也然以其初知反本真也則猶判然與應感二之也自會稽王公於百難萬變中豁然有

此王文成先生之學

悟於學之妙於以為天下之道原自吾本心而足也於是揭人心本然之明以為標使人不離日用而造先天之秘不出自治而經經世之樞及其隨所施而屢建大勛則亦由學之約而達也蓋自是天下學道者浸知顯微之無間體用之一源驩然亦中乎道之竅卻豈謂盡出會稽哉要之默自會稽啟之也愚故

羽翼孔子一句應前

以為此三人者皆所謂羽翼孔子之道此也今河津既儼然列于孔廟矣則進新會會稽而三之夫豈曰不宜世之撓其祀者故多端諸界界設說勿論也高者見謂類求性命之精使人忽躬行而發多識此亦未深究夫先生之學者夫兩先生以為心撓之不明安取躬行之中否而修之是故其沫諸心也正所以

本之以躬得佐之以聞識此二先生之學所以為王而不偏

為之行之權也學而求諸心則嘽見洽聞皆所以致性天之聰遺其心而徒聞見之求雖盡天下之物而識之無當耳今考新會之論曰識見要超卓踐履要篤實會稽則曰人須在事上磨鍊做工夫乃有益彼却何嘗忽躬行也新會之論曰以我而觀書隨處得益會稽則曰以畜其德為心則多識前言往行孰非畜德之事又却何嘗廢多識也而猥以此為兩先生病兩先生有所不受矣比者摘斥諸言理學臣毀其講壇士人禁口結舌今幸聖默以理學布諸攻抑既下令弛其禁矣然而人心猶未釋然信也誠以此時附兩先生廡序中倘可以立儒幟而起士風乎愚以為從祀兩先生則人心當從祀兩先生於今日則時又當愚不佞家世受學故師資會稽而參訂新會久矣執事進而使效一議不敢不瀝心以對伏惟財擇

三復四訓正公平折衷之依倚下明白正大中和雅弊不之自淨不為彼言

談許時病切中膏肓

正文體議　朱國祚　翰林修撰

今天下之文競趨於奇矣夫文安所事奇為哉古聖賢所為文若典謨訓誥風雅禮樂之辭明白如日月正大如山嶽渾乎如大圭沖乎如太羹玄酒而其和平雅暢如奏英韶於清廟明堂之上金石相宣宮商相應清濁高下莫不中者也惡睹所為奇者哉彼為奇者其立意固薄簡易卑平淡將凌躍區宇起軼前人以文雄于時而不知其滋為病也抉隱宗玄雜取異端奇袤之說以恣其夸正學之謂何則理病務深窅晦闇其辭令人三四讀不能通曉以是為深長之思則意病佶屈聱牙至不能以句若擊腐木濕鼓然則聲病決裂餖飣離而不屬澀而不貫則氣病習尚頗僻不軌于正途令大雅之風漸滅殆盡則又為世道病也而皆起于奇之好夫文安所事奇為哉彼將曰吾惡夫卑卑者也吾惡夫弱而不振者也吾惡夫淺而無味者也而不知所謂文體者自非卑弱而淺之謂也明白正大渾如沖如和平而雅暢之謂也矯卑而務高之矯弱而務激之矯淺而務深之壞文體均耳抑又甚焉何者趨而之彼者第孤陋欸啟之人趨而之此者多聰明博洽之士彼之壞易知而此之壞易眩也是以君子主張世道東握人文則惓惓于正文體正文體則莫若明示天下以所取令使人望表而趨夫周鼎商彝之器貴于庭則淫巧之工棄矣黃鍾大呂之音作于堂則侏優之樂廢矣誠廣厲學官風以聖天子崇雅返淳德意令士必以通經學古為高壹切禁絕所謂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而專責于督學使者久其任而考成焉歲登士悉取大雅勿使奇詭者與其間而諸所錄以獻之禮粹然一出之正明操進退賞罰之

此正過猶不及意

議論正大

氣昌而筆健

推以振刷之則天下士未有不瞿然顧化竭蹶而從風者也昔昌黎氏以布衣起八代之衰歐陽子一持衡而化鉤棘為平易化險怪為渾厚貞元嘉祐之文號稱至道二公之功為多嗟乎天下有兩公者則何憂文體之不正也

[illegible]注頴逃浮[illegible]險怪[illegible]文體不端於心術其何能[illegible]此人[illegible]

于下之自正而不係于上也謹論

正文體議

正文體議

王萱　國史經備

夫學者披圖玄覽必折衷於六經今觀詩書所稱易禮所載述則紀注措為文章談道則闡性靈為議論歌詠發乎性情動容具諸禮義大都載理成文信心敷藻以故懸諸日月與世同極也嗣是而降馬班雄漢韓柳起唐蘇曾跨宋固不因才以己變於時卽文非純白亦染翰者之驪淵也我　國初課士以文歸於實用詞不蘄瑰而務適時意不蘄玄而在當理彬彬乎稱盛世之文矣暨成弘之降稍稍陋近代而軼往古學者始靡然向風焉而於近日為尤甚以徑遂非以語於巧也而爭罕[illegible]以標奇以簡難非以語於博也而爭繁縟以侈富以顯著非以語於遠也而爭突奧以極深以經常非以語於麗也而爭僻詭以逞異盡究其志意直欲與作者為伍而責之實用顧出近代之下何也競勝於奇而不務情理也愚竊謂其弊有六其反而正之也亦有六夫範世訓俗必徵乎聖人若祖意於玄虛師心於頓悟禪釋老常與孔孟爭塗不可也故返其弊莫若使之附聖以宗經言建義必揆乎經今者假寵於南華乞靈於鴻烈綴淵卿之藻而莫其陋俚百家諸子與六籍並耀不可也故返其弊若莫若使之依經以作則文受命於心心受命於理今者執堅白異同之辨而不制其歸侈移山跨海之談而不要其異斯其於理昧也故返之者莫若使之遵理而信心文以行遠非以駭世今者鑄意於不可測識之鄉而繪詞於無所經見之語斯其於思僻也故返之者莫若使之易辭以顯旨昔秦女嫁晉從文衣之媵晉人貴媵而賤女楚珠鬻鄭為薰桂之櫝鄭人買櫝而還珠何者末勝本也今文之勝質也亦若是矣返之者莫若

六曰度體定勢

此天地間大議論

使之伺寶而衡輋工僅持不過尺而結摩空之構義和度不過管而畫周天之形何者其規矩得也今之為文者鏤刻勝而規矩喪矣返之者莫若使之度體以定勢是數者持衡於上則形端象指於下則化正能使文與三代比隆可矣奚啻近代哉抑人有言曰質之必趨於文也文之必趨於汰也氣化之運其權懸乎天文之必救以質也質之必救以忠也則挽回世道之機不在天而在人故有八代之衰起之一人太學之體正之一時非勢極而變也救之則然耳司文衡者留意焉

正文體議

楊元祥　庶吉士

文章小技也甘夫為之渫而係人心關世運豈細故也哉是焉容以不正

此言既正文体當袪敝習

昔人謂文章與時高下蓋不獨文因時也時亦因文焉文者心思之所構結而成也其文也而雅正之尚心亦浸而之雅正矣其文也而僻異之尚心亦浸而之僻異矣故愚以為文體不可不正也謂其關人心也天下所為操民柄者士耳而士各以其心之所向發為政即斯世隆替基之矣故愚以為文體不可不正也謂其關世運也蓋今之為文敝者三而闒冗之徒不與焉大道之不通習異端不經之語[illegible]不可詰之域是謂以深揜才不足以創矩矱務采摭[illegible]語[illegible]務嚴是謂以襲揜畀無以逾人乃竄取古文奇字點綴以為工是謂以鏤揜智不足而後逆深世且以其深也而狎之才不足而後襲故世且以其故也而才之工不足而後鏤辭世且以其鏤也而二之轉相倣傚失而益烈此不有以大易其尚則吾懼文之不可復古也夫唐承六朝綺靡之習其文俳故韓子起而正焉以歸于雅宋承五代軋茁之習其文陰故歐陽子起而正焉以歸于則今儒生學子置韓歐于後乘乃反登其所擯者以為高則愚甚惑焉鄙棄不去雅樂不可得而復也故愚以為欲正文體在袪敝習然而世之言袪敝習者輒以為絕勿使進則已矣愚不謂然夫士不觀所錯觀所舉也夫文有真才有怪才有凡才怪者之病真固也抑其自負不屑與凡者伍令布令將怪是務去或不能察真才而抜之誤以其凡者當焉彼跅弛之士亦安肯俯首效之哉抜之而誠真才乎使跅弛之士玩之而益深步之而不可幾乃後心知其弗若也必改轍趨焉歐陽子惟得若曾若蘇者而抜之故天下靡然向風卽[illegible]幾變正矣奈何世之[illegible]

之點而不務實得眞鍊也愚又以為欲得較量在於真才夫才固難辨也才之有品也若玉石然玉未必其無瑕也然而自玉也石即瑩無瑕固石耳不先察才品而較量於字句之間幾何其不以石先玉也愚又以為欲浮真才在先定品執事將因文字之中迸然思所以維人心而扶世運則碩于才品留意焉謹議

此言欲浮真才當先定品

三途並用議

李廷機　國史編修

天下之才譬若馬然有上中下乘馬上乘不鞭策而日千里也下乘雖鞭策之不前也若夫中乘則在乎鞭策之而已夫才亦何異於是今世談用人者越拘攣之見莫不曰三途並用然未覩並用之效者何也夫乃於鞭策之道未之究也其當議者有五一曰議銓以公其用二曰議舉以厲其氣三曰議考以服其心四曰議任以要其當五曰議撫按以司其權今銓人大都進士則畀以鉅者繁者戶土者科貢則畀以小者簡者遐陬者而愚以為夫豈無進士而不宜于鉅且繁者乎夫豈無科貢而宜于鉅且繁者乎剔腴脈之區多稱難治如之何輕畀之也胡不均而用焉進士而不宜者即處以小者簡者而不為故抑科貢而宜者即處于鉅者繁者而不為故伸至于遐陬難治尤慎選以往要以明天官用人自不可測視其才所堪而無所繆於常調則除目一下而天下之才已爭奮矣故曰議銓以公其用也夫三途之格業已然矣使進士而無別於科科而無別於貢則天下誰復應進士舉者今欲混然不為之斟酌其勢難行即行之而不可以久愚請詔巡行使者所推轂以十分為率進士十之五科十之三貢十之二今薦牘所列率右進士科寥寥而貢又甚矣自非士以進士往往以格自限而不思振拔誠令科貢得與進士分牘而列誰甘自弃者故曰議舉以厲其氣也今監司使者之考羣吏也進士稍稍能其官于上考矣即不能循庶之科貢一不當寘下考矣即能循柳之如是而何以使人心服而強為良吏也毋亦令監司使者一秉公道惟視其政之何如而置其考不得操成心有所軒輕于其間夫然後居下考者亦

王荊石太史評　五議俱切中

此言議銓以公其用

此言議舉以厲其氣

切中今日課吏之弊

此言議任以要其當

賢上之人未甞薄我而我自弃也各自咎而無所觖于上故曰議考以服其心也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二之夫罪之以其罪誠大苛然所任不善而任之者無罰則亦何畏而重其任也哉　國朝故有連坐舉主之條其後吏部虞于貴倚遂廢不行至倪文毅断然行之參究如制時論翕然夫使任而善者賞任而不善者罰有差則誰肯輕任人者夫誰不輕任人而三途之中賢者不患其不任矣故曰議任以要其當也究之則在乎撫按而已撫按公則其視天下之才皆公家之役也

此議重撫按以司其權

何分于三途撫按明則其別天下之才若衡鑑之懸也何患于賍亂夫一方之吏至數十百人而撫按二人耳擇一人以綜覈數十百人此之謂提綱挈要操術要而收功博計莫便焉故曰議撫按以司其權也嗟乎古之取士舉二盜秦穆公用由余彼

盜賊下人夷狄異類往往登之朝廷坐之國都而不以為非矧三途士哉即如　國朝黄福以貢士楊士奇以儒士胡儼以舉人由斯以談士何常之有遇以庸衆人彼將庸衆人自為也遇以國士彼將國士自為也故愚以為三途並用之法誠行而酌于愚之所為五議者則亦庶乎足以網羅天下士矣

三途並用議

郭德溥國史編修

洪永一変宣正成弘一変嘉隆一変是為三変

國家取士之途蓋三変云往在洪永間天造草昧士各以其所長奮毋問所從來時蓋有其人而無其格宣正成弘之世文敎大興士品乃定諸庶大僚備肺腑者彬彬然多制科之選矣而負奇韞珍之夫亦間繇他途以起上之人不為厄也時蓋有其格而未嘗限其人嘉隆以來制科益重縉紳大夫十九其人其以貢科起者即有長材異能多束于資不得表見時蓋格愈嚴而人始病論材者覩初制之如彼而今病之若此稍稍調停均節破拘攣之見恢登進之途蓋至厚也然竟未聞有殊異之材走以抵常調而稱意指者其故何也愚以為上之所以求與下之所以應者而任其過云何以明其然也哉　朝令甲郡國吏受𨽻黄於監司而御史臺督察舉剌之固廟廊所為寄耳目者

談時弊切中切中此上人之過也

也此之是非謬則盡謬矣今監司御史臺既已抑科貢之士不得與制科齒斯見其人已發憤無聊矣間有所論薦又皆權有力者不則夸毗而善為容者也不則有心計而能得上歡者也甚者且以苞苴結矣其忠誠朴魯之士一心營職固空親媚於上而卑復有大謬不然者夫白黑不分則趨向不定今奈何以黑為白也白者安所勸乎愚故曰上之過若天下之士厄于制科往往懕以不肖之心恣肆而無檢且曰上固已限我矣我即偃僕而循繩墨而行無復之矣故通籍未幾輙挂吏議夫國家之于士非薄也以科舉者受郡邑以貢舉者受子弟假令與乘田委吏程顥較榮斯有間矣奈何薄之邪語云士必自重而後人重今彼且不自重也何以令上重邪愚故曰下亦過天下之人既以不用沮而上之人復名用而實沮之是以兩病今誠欲法

安下科貢而不肯自重此下人之過也

共敝莫如審剌舉而毋眩于名何也剌舉者上所勸懲下者也而當事者不以實聞是梯偽也　國家闢三途之典而剌舉者務以營其私是借資也愚請詔監司御史臺自今有論薦務真致其情而實徵其迹蹇辭厲行者進而揣摩覬望者有比黨之誅抗辨無諱者揚而蜚語餂說者有貪訾之戮誠心仁愛者最而市恩鼓民者有詐偽之刑剔剝豪强者陟而繭絲朘民者有貪婪之條集嵗自隨者旌而簿書鞅掌者有文法之黜受命職而怠者事雖制科有不赦之辜居其位而業其官即舉貢而有異常之擢而其不然者非惟罪其人且并罪其所舉之人則有司不敢庇其私而所舉足以當于用亦勵世磨鈍之道也然猶有說焉　國初著功令每歲郡國所貢士皆擇經明行修群之入大學日課而月程之以次列其功能高者補諫議與科相參

此典至重今大學養士之規稍稍廢怠士以待貲至者直傳舍耳甚者不掛名其中輒受職以去夫養之不重而用之不得不輕其勢然也且科制之士業已重其選而難其進即上意固云吾以是羅天下士奈之何其不偏重哉重則難反反之必格而不行勢固有然無足怪者說者謂古之用人築可相漁可師牧固可庸夫天下非無才之患也才而束於格之患也嗟夫才而束于格者亦千百而一耳千百而一者不常有有之亦未必用從令不肖者得藉貲以進則愚未見夫任格之為害而破格之為利也

亦宗論許委第一義

監司御史臺當寫出數語置之座右

許多感慨

三途並用議

周應賓國史編脩

孟聞立賢無方古之制也故士或釋版築而相或投絲竿而將或枉弓旌于畎畝或設爟火于檻車其他貲郎牧豎小吏降胡或以階牧伯而享茅土無亦惟賢是舉耳寧以途限乎哉　祖宗用人亦無品流之限以故進士甲乙之第庠序之貢與夫經明行修賢良方正之科富户老人之舉莫不方軌而進並轡而驅其以雜流登台鼎若往往而是所以弘薪槱之道寬網羅之目至善也今勢格而不行矣無論以他途進者梶而不得升即如進士舉貢皆所稱文學士也徒以一日之短長而為殿最若耳然而鄉舉之視進士也高下不啻倍蓰歲貢之視鄉舉也高下又不啻倍蓰即有弛跅揮霍之材曾不得比肩而進豈科目之限士乎抑士之自限于科目也往者

廟堂建議以為品流不足以拘士于是有三途並用之法仍為之限大約進士之舉也以三而貢舉之舉也以一於以廣勵賢士之途其法誠是也然進士之以循良稱者薦剡不勝載焉既格于數而不能盡舉其諸科貢之賢者堇堇耳又束于數而必欲取盈焉即倖而得之者亦復倖而失之當事者稍稍見其不便矣愚以為三途並用可也必取盈于四分之一不可也何以明其然也十步之內必有茂草况舉貢之士鱗集而輻輳者何限其間懷奇抱碩庶幾乎大受之器者豈緊無人必右彼以左此則豪傑之士得無有屈首而喪氣者非也然制科之士多扶拭嚮往之思而舉貢之士多日暮途窮之慮非惟志向不同即精神智力亦多不逮矣故制科之賢者十常八九而舉貢之賢者十常一二其勢然也必裒彼以益此得無有倖進而濫舉者

剴切痛成　秋宇公評

用三途所以廣進賢之路拘礙又非大薪槱之公其在惟其人不惟其數極得用賢之道而詞筆精

束又制技矣

宏博奇偉不作庸瑣之譚

大公　至正　之論

亦非也無亦惟其人不惟其數乎葢設官分職將以熙庶績也非以充位舉賢選能所以励庶官也非以備員其人誠賢無論制科若舉貢咸所當舉也其人誠不賢無論制科若舉貢咸所當斥也有則多取之不病其為羸無則寡取之不病其為乏以才之有無為舉之多寡而不以例之多寡為人之進退則賢者益奮不肖者不得以苟容海內之士莫不淬砺竭蹷以企上之舉而理道張矣

國朝理學名臣考議

李沂　熙吉上

數公生平數語斷盡

我朝崇儒右文特隆往代士遭逢盛際象上意指亦往往禔身砥行以志節相尚用能砥柱頹流型模神聖而儒道藉以廣焉盖在天順成化間以理學名家者有若薛文清之深醇吳聘君之嚴重陳布衣之端默陳檢討之主靜胡敬齋之居業陳克庵之講求張東白之實踐羅一峰之切直周翠渠之篤古莊定山之超詣黃宋軒之躭嗜名理章楓山之冥悟玄機張古城之深探理奧蔡虛齋之精研蒙引鄒汝愚之學務深造之十有五人者並以軼代之才超世之識啟聖賢之扃鑰袪末俗之牽纏其志量節槩真可愧夫羶悅富貴徂喜功名者倘所謂儒林之鳳學海之龍非邪嘗以楊廉紀贊評之堅忍貧賤脊硬如鐵與栖遅海濱水月自娛者同一恬澹平生議論詩以見意與晚豪于

數公操行原光軒軒

于十五人中而獨推薛羅二先生尤見卓識

詩傲睨箕踞者同一兩樂立朝方嚴時輩畏詣與經筵陳說懇懇納誨者同一忠耿鰲山力諍再起而臥與上元煙火語戒褻狎者同一亮直閶闔云叫遠謫西南與星变飛章懔忠自效者同一孤憤數臣操行純意未易軒輊第元禎鄒智蚤稱奇童見天才之迅發與弼章懋進修不倦見晚節之堅貞斯文絕塵之逸足而士評之所憂也若夫讀書一錄豁万古之顓蒙綱常一疏扶百代之名教其惟薛公瑄羅公倫乎其他超見偉識英声勁氣大都聞兩公之風而興起者乎故理學第一忠孝狀元之稱迄今以為實錄嗟乎遡玄風於往籍仰山斗於前修余下兩公竊訢慕焉九原可作余願為之執鞭謹議

鹽法錢法議　焦竑

欲求足國之道亦去其害法者而已法之立也其始未嘗不善而其末也嘗至于多弊是豈法之罪哉因循怠玩之餘固有從而害之者矣是故欲法之行則莫若去其害害去而法不行者未之有也今天下所以資軍國之用為民生計者固亦多端而其最大者鹽之利也其利最博其弊亦最甚司國計者蓋嘗議之而策未有所出則思更其法愚以為法不俟更而害所當去害去而法行矣夫自管仲興盐筴之利而後世桑弘羊劉晏之徒用以富國宋雍熙中始有名商中納之例無輓運之勞有實邊之效誠良法也而今實行之　朝廷之價直有定則商賈之支納有常朝其始固無弊也夫何存積之例起而常股之法微奸商假托勢要洿而沮壞商賈憚折閱之重病守支之艱故召募雖勤上納寡焉蓋鹽法于是乎大壞矣為今之計先商賈奏討捉鹽之弊戒飭貴商冒買之故習嚴勅任事之臣不得出納搭賣之請以撓國法有違者以[illegible]不謹之罪〻之若其商人之有厚貲者亦頗知畏法自重不肯鍥剝勢要捏造詭名為此者大抵其中之無籍者耳請遇開掣之際先令上納畢粟完足然後大集羣商於公廨而使互相保証必有真正姓名方始給與文引其運司之出納仍復常股之規按次以支使巧摭者不先期而搀阻定放掣之限歲有常期使巡督者不避嬺而稽滯且優恤竈丁盡蠲宿逋與之更始設法通融令盐利所入與所出者常相均稱如此則商賈流通盐法庶幾其可行乎昔漢之榷盐也官給牢盆令民自煮而征其入故其時民無私販而得以弭盜賊之禍宋之轉漕也置倉于真楚泗諸州聽以

回船載盐給與脚直故其時盐得轉般而又以紓漕卒之困是二法也亦可為今日用乎誠用之或足以濟舊法之不逮矣自太公立九府之制而後世五銖半兩諸錢更改不一唐貞觀中始有開元通寶之鑄輕重大小最為均適一良法也而今實用之惟以銀楮子母兼行其初亦無弊也夫何私鑄盛行雜以鉛錫濫惡之劑流布遠近有司多方設法重刑懲治然禁約雖嚴違犯如故錢法又于是乎大壞矣為今之計當知宋朝嚴立銅禁有私蓄者罪与火藥私醝同使銅悉歸于官〻之鼓鑄者資多而易辦然後鑄為公錢輪郭周正端好精美積千錢必重一兩以布之天下非此者不得用姦民雖欲效而為之既窘于無資又患其無利自不肯為矣其他若賞賚俸給之出于上課程折色之出乎下一切以古錢及所鑄公錢凡民間所用惡錢悉令送官与之倒換如此則偽種不存錢法庶幾其可行乎昔劉秩有言欲錢之行莫若禁銅夫銅不布下則私鑄不行則公錢不破孔顗亦謂人所以盜鑄者公錢輕也公錢輕者由上鑄時惜銅愛工也不惜銅不愛工則公錢行而私錢廢矣是二說也其殆為今日設乎誠用之或足以弭方今之次患矣夫錢与盐皆足國之資前人之立法未嘗不善而救偏補弊則存乎後之當事者愚所謂去其害法者而法行以此抑愚又有見焉夫有治人無治法〻〻之行也在人而已竊見今之銓部選用運司官員類取罷軟不揚資格稍下者為之其間故有能自振拔者亦甚鮮矣然則何以責其能舉職乎宜深懲此弊遴選材賢以充其任至于錢法乃　國家一大事顧無專官以司之雖有寶源一局僅設于內府請下廷臣議增一官如周禮泉府

此上皆盐法

不惜銅不愛工六字乃鑄錢第一義

此已后皆言治人

之哉欽承樂聞立上林苑監倒牌品秩畧高權任稍重以監督鑄造二者之法既皆得人以任之而又精擇主計之臣以總揭利權必得其有心計善守法如漢之張蒼唐之劉晏宋之陳恕者為之庶幾有濟不然以龍鍾闒茸之徒而望其為國理財難矣惟

明天子與當國大臣於是而加之意焉固足國裕民之大端也

謹議。

前言治法此言治人可謂至當不易之論

宋太史景濂公評　此篇以懲弊失之過立言思致理趣俱到非有經濟手段決不能發出此等議論甚佳　此一段發得明快　注脚妙　議論高古　為光武臣[illegible]

東漢論

方孝孺侍讀學士

天下之患固不可逆料而預防之也吾計禁乎此後世之患出乎彼吾謀杜其西後世之患生乎東禍亂之端神藏而鬼伏常發于人所不疑之地而起于世所倚賴之人雖知者何由而盡備哉然古之善慮國家者每事揆其始而考其終喜其成而憂其敗四海之事千載之業綜包參覈于吾之胸中而定他日為患之大小緩急推其得失而為之備使禍害之發不至于亂亡則庶乎可以盡吾心焉耳固非迷塞消沮能使之久而無患也武王周公之初定天下其心豈不知封建之弊必至于并吞削弱而不振也哉然恐變此道而更為異法未必若封建之可以安且久也故且勉而為此使治之有道者可以無亂失其道者亦不亟至于亡不敢過為矯激難守之法以為將來患也乘舟而渡水特有覆溺者人終不以一溺而廢舟駕馬而遠行或有蹶跌之失人終不以一跌而不駕亦任乎補其罅漏不完之處習其馳驟疾徐之節使慎之而已前漢王莽之篡在乎元成失道上無明主下無正臣故莽得恃太后之勢而行篡竊之計非以三公輔相委任之權太重而然也光武過懲其敝而力矯之不任三公以事而政歸于臺閣其後遂成宦寺之禍而漢卒以此亡光武為莽之得成其篡者權太重今吾奪其柄則其害可除矣孰知宦寺之禍反有甚于輔相者乎此不熟究其大小緩急之故也夫莽之篡漢以母后臨朝外戚預政而致然豈委任太專之罪哉光武能著為令典藏之宗廟俾後嗣有幼君在位當選厚德太賢之士為三公以輔之而不許母后外戚臨朝預政則其害可以息矣不此之思而惟罷三公之制宦寺之興始於此

[illegible]以傳閫闈之命受社稷之寄而妄作威福於外有
大備以持兵柄內無母后為之依怙雖曹節王甫充溢乎宮闈
亦何患哉可疾者不疑而疑轄相末路之弊也遂使三公除拜
皆以為遺憂皆而滑然欲免乎亡亦難矣三公之位古所謂共
天職治天民者也苟擇當世之賢才而置諸位撫手而責其成
功可也專擯之禍何自而致哉事變亦重矣然必察之以至明
推之以至公處之以至當徇斯須之細故而輕于變更惜哉光
武之銳于求治而未達乎大體也

結語緊切

魏徵

王禕翰林學士諡忠文公

魏徵嘗言於太宗曰願陛下俾臣為良臣無俾臣為忠臣也君
子曰人臣委質以事君其義一也而以為有忠臣良臣之異者
則以其君有道無道有不同焉耳人君有道人臣直道以事之
而明哲以保身故謂之良臣君臣之名兩全而無失此處君臣
之常道也人君無道人臣不容於直道而殺身以徇之故謂之
忠臣君臣之名兩敗而不全此處君臣之變者也是故有禹湯
之為君則能得伊尹周召之流因而為良臣有夏桀殷紂之為
君則能逢比干之流因而為忠臣焉苟使其君為桀紂而已為
龍逢之為此豈人臣之所願乎哉魏徵蓋奉高以為太宗吾
也且三代而下受諫如唐太宗之為君盡諫如魏徵之為臣可
謂各極其至無愧乎君明臣良者矣而徵猶為是言何哉嗚呼

方正學[illegible]評此篇論魏公忠良之辨極有[illegible]力[illegible]子[illegible]下[illegible]是[illegible]

議論甚精

此正徵之所以為善諫者也徵之意以謂君有道則臣得為良
臣君無道則臣必為忠臣願陛下為有道無為無道苟為無道
則臣必將為忠臣矣是殆欲繩其君使不得為無道云耳不然
忠良雖異猶要皆美名而徵亦何擇焉蓋徵非為其身謀實為
其君計耳令其君以無道見醜於天下後世而已獨以忠節聞
孰與君都顯號臣荷美名而臣主之善兩立也抑徵之為是言
蓋亦深知太宗之足以為有道矣苟太宗果不足與為有道也
則與龍逢比干遊于地下徵其尚有愧哉幸而太宗力致貞觀
之治而終為有道之君雖徵之所以諫之者非一端安知非忠
臣良臣之論有以啓之也雖然良臣未始不為忠而忠臣未始
不為良者也徵之此言殆有矯而言之世者庸回之臣常脂韋
默惟以持祿固位為務苟將必坐視其君之昏愚戾而無所匡

魏徵[illegible]臣必[illegible]波公道書

以為臣籍口[illegible]臣之[illegible]未[illegible]語意[illegible]高一[illegible]不可[illegible]易

牧因採魏徵良臣之言以為解卒致人主有兩敗之禍嗚呼此
又徵之罪人也。

[illegible]去[illegible] 評[illegible] 俗言[illegible] 諫諍大 旨而其 問似首 豎談速 詞較新 言甚精 嚴有次 過于癒 者甚直 不義論 之故辨 已耶

陳古甚 井井有 條升堂 也若符 者然其 庶知援 引章法

應前

原諫

王偉 翰林李上

君之職莫急于納諫人臣之職莫先于進諫納諫難矣而進諫為尤難進諫之道有二曰諷諫曰直諫諷諫固難而直諫又難也是故引義託物從容開譬不動聲色而其說已行悟主意于片言置君德于無過者諷諫之謂也危言切論剸虎牙批逆鱗正色而不阿犯顏而不忌必究其說乃已雖殺身而不顧者直諫之謂也禮上諷諫而下直諫豈不以諷諫以悟主將君臣兩全其美名直諫以匡君則君或至于遂非臣或至于蹈禍是君蒙拒諫之惡而臣獲盡忠之害也故曰人君之納諫為難而人臣之進諫尤難進諫之道諷諫固難而直諫又難也雖然為人臣而事明君諷諫直諫蓋無施不可不足以為難也苟事暗主而用直諫則禍鮮不及其身而況於諷諫其將若之何於是二者之諫均為難矣嗚呼唐虞三代遠矣近而論之漢唐之世號能納諫者莫文帝太宗為盛矣文帝寬仁盡下羣臣雖切諫常假借納用之若馮唐之論頗牧張釋之之論嗇夫所謂諷諫也及賈誼論時事則流涕痛哭袁盎引卻慎夫人坐指人彘為說所謂直諫也而文帝皆容受之太宗英明能斷從諫如流導臣下而使之言如魏徵之言昭陵王珪之論廬江所謂諷諫也及魏徵疏十漸極陳時政得失祖孝孫謂陛下負臣臣不負陛下所謂直諫也而太宗靡不優納焉是則以直諫諷諫施之明君固無乎不可也若夫蕭望之張猛京房言石顯于元帝上章言王鳳于成帝王嘉鄭崇言董賢于哀帝李膺陳蕃范滂之徒言閹宦于靈帝長孫無忌褚遂良上官儀言武氏于高宗張柬之輩言韋氏于中宗孟昭圖言田令孜于僖宗然皆不免于

結語大有關繫即令侍主諦之當亦遷然色変

後凶事皆主固無事于諷諫而因直諫以蹈禍亦理之所必至矣嗚呼知無不諫而諫之以直者人臣之分也傷于直而蹈禍不測使其君蒙拒諫之惡而已獲忠之害者非人臣之得已也自古無道之君其過行非一端也而莫大于拒諫言而殺諫臣拒一諫言殺一諫臣其事若未害也而家國之敗亡輒不旋踵殆如燭照而龜卜不亦深可戒哉

萬古上三公

評　原文一篇言知四瑕八冥九蠹此之黑所以文之妙也先生之文軼秦漢而駕唐宋汴深得此文之旨者能之乎

原文

宋濂翰林學士

為文必在養氣氣與天地同苟能充之則可配序三靈管攝万彙不然則一介之小夫耳君子所以攻內不攻外圖大不圖小也力可以舉鼎人之所難也而烏獲能之君子不之貴者以其局乎小也智可以搏虎人之所難也而馮婦能之君子不貴之者以其騖乎外也氣得其養無所不周無所不極也攬而為文無所不參無所不包也九天之屬其高不可窺八柱之列其厚不可測吾文之量得之規燬兔淵運行不息基地万熒纏次弗紊吾文之焰得之昆侖玄圃之崇清層城九重之嚴邃吾文之峻得之南桂北瀚東瀛西溟杳渺而無際涵負而不竭魚龍生焉波濤興焉吾文之深得之雷霆鼓舞之風雲翕張之雨露潤澤之倪芒怳惚曾莫窮其端倪吾文之變化得之上下之間自

氣而化翼而飛足而奔潛而泳植而茂若洪若纖若高若卑不可以數計吾文之隨物賦形得之嗚呼斯文也聖人得之則傳之万世為經賢者得之則放諸四海而準輔相天地而不過昭明日月而不忒調燮四時而無愆此豈非文之至者乎天道湮微文氣日削騖乎外而不攻其內局乎小而不圖其大此無他四瑕八冥九蠹有以累之也何謂四瑕雅鄭不分之謂荒本末不比之謂斷筋骸不束之謂緩旨趣不超之謂凡是四者賊文之形也何謂八冥訏者將以賊夫誠隨者將以蝕夫圓庸者將以溷夫奇瘠者將以勝夫腴觕者將以亂夫精碎者將以害夫完陋者將以革夫博昧者將以損夫明是八者傷文之骨髓也何謂九蠹滑其真散其神糅其氣徇其私滅其知麗其弊違其天昧其幾爽其真是九者殘文之心也有一于此則心靈亡而

以上論文章如然如錦綉刑爛然可觀

此原文弊存其疵瑕不顯孤袢矣

悪煒絶佳

文喪矣春葩秋卉之爭麗也鴟鴞林而蛩吟也水湧盜溶而火燭螢尾也衣被土偶而不能視聽也蠛蠓以生于甕盎不知四海之大六合之廣也斯皆不知養氣之故也嗚呼人能養氣則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當與天地同功也與天地同功而其智卒埽之一芥小夫不亦可悲哉

宋春山漢公評 金古深慮論十條款論皆出人意表知万花春谷種ヒ色ヒ動人佳此其第一篇也尤為超卓此下數段發明盡所不以迎

深慮

方孝孺侍講學士

慮天下者常圖其所難而忽其所易備其所可畏而遺其所不疑然而禍常發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豈其慮之未周與蓋慮之所能及者人情之宜然而出于智力之所不及者天道也當秦之世而滅六諸侯一天下而其心以為周之亡在乎諸侯之強耳變封建以為郡縣方以為兵革可不復用天子之位可以世守而不知漢帝起于隴畝之匹夫而卒亡秦之社稷漢懲秦之孤立于是大建庶孽而為諸侯以為同姓之親可以相繼而無變而七國萌簒弑之謀武宣以後稍剖析之而分其勢以為無事矣而王莽卒移漢祚光武之懲哀平魏之懲漢晉之懲魏各懲其所由亡而為之備而其亡也皆出其所備之外唐太宗聞武氏之殺其子孫求人於疑似之際而除之而武氏日侍其左右而不悟宋太祖見五代方鎮之足以制其君盡釋其兵權使力弱而易制而不知子孫卒困於夷狄此其人皆有出人之智負蓋世之才其於乱治存亡之幾思之詳而備之審矣慮切於此而禍興于彼終至于乱亡者何哉蓋智可以謀人而不可以謀天良醫之子多死于病良巫之子多死于鬼彼豈工于活人而拙于活己之子哉乃工于謀人而拙于謀天也古之聖人知天下後世之變非智慮之所能周非法術之所能制不敢肆其私謀詭計而惟積至誠用大德以結乎天心使天眷其德若毋之保赤子而不忍釋故其子孫雖有至愚不肖者足以亡國而天亦不忍遽亡之此慮之遠者也夫苟不能自結于天而欲以區ヽ之智籠絡當世之務而必後世之无危亦此理之所必無者而豈天道也哉

為天下國家慮至深且遠而語意精密詞氣軒爽李者孰讀思維胸中便有經濟

讀史冊皆分評正統變統之辨判若分黑不爽獨錄書接續紀之直筆而寄褒貶于不世者闡發大史不可不知此等議論

國統

方孝孺 侍讀學士

仁義而王道德而治者三代也智力而取法術而守者漢唐宋也強至而暴失之者秦隋也簒弒以得之無術以守之而子孫受其偏者晉也其取之也同而身為天下戮者王莽也苟以全有天下號令行乎海內者為正統耶則此皆其人矣然則湯武之與秦隋可得而班乎漢唐之與王莽可得而並乎莽之不齒乎正統久矣以其簒也而晉亦簒也後之得天下而異乎晉者寡矣而猶黜莽何也謂其無成而受誅也使光武不興而莽之子孫襲其位則亦將與之乎抑黜之乎昔之君子未嘗黜晉也其意以為後人行天子之禮者數百年勢固不得而黜之推斯意也則莽苟不誅論正統者亦將與之矣嗚呼何其戾也正統之說何為而立耶苟以其全有天下故以是名加之則彼固有

闡發正變二統皆創見偉論足為百世訓而壯忠義氣一字不得增減在文也

天下矣何不加以是名也苟欲假此以寓襃貶正大分申君臣之義明仁暴之別內夏外夷扶天理而植民彝則不宜無辨而猥加之以是名使聖智夷于暴桀順人者等乎逆弒也僥倖而得天下者雖其勢力之強無所為而不成然其心私計而深念未嘗不畏後世之公議今將立天下之大法以為萬世勸戒不探其邪正逆順之實以明其是非而槩以正統加諸有天下之人不亦長僥倖者之惡而為聖君賢主之羞乎適事機之會庸仟小人皆可以得志苟非其地用非其時聖君賢主亦不足以成治功古之能統一宇內而動不以正者多以秦隋其尤也動不以正而以正統稱之使文武周公而有知其不羞與之同此名乎故謂周秦漢晉唐宋均為正統猶謂孔子墨翟莊周李斯孟軻楊雄俱為聖人而傳道統也其孰以為可非聖人而謂之

比粹精確

思深意精氣達詞也

聖人人皆知其不然不可為正統而加之以正統之號則安之所而不知其不可是尚可以建之萬世而無弊乎名者聖人之所慎也季子然以冉求仲由為大臣孔子忿然爭之若二子之才曾之諸臣莫及也苟為大臣未見其為過而孔子慎而不許蓋才如仲由冉求而以為大臣則伊尹周公將昌以名之乎伊尹周公大臣也則二子非其類矣故曰可謂具臣矣以秦隋而方乎周豈直二子之與伊尹周公哉使孔子而出其不混而稱之也決矣蓋必有道焉而不可知矣試嘗論之曰天下有正統一變統三三代正統也如漢如唐如宋雖不敢幾乎三代然其主皆有恤民之心則亦聖人之徒也附之以正統亦孔子與齊桓管仲之意與奚為變統取之不以正如晉宋齊梁之君使全有天下亦不可為正矣守之不以仁義戕虐乎生民如秦與隋使

分別正統卓有定見即聖人復起不易斯言

傳數百年亦不可為正矣夷狄而僭中國女后而據天位治如苻堅才如武氏亦不可繼統矣二統立而勸戒之道明僥倖者真有所懼乎此非孔子之言也蓋竊取孔子之意也

精核確正

鬻拳

方孝孺 侍讀學士

羅先生一峰公評　斥鬻拳兵諫之非說左氏失之以兵劫之暴又段語氣激切可言論

鬻拳以兵諫楚文王而自刑左氏稱之為愛君余謂不然君臣之際固有常道矣賢者之事君不為違道之行以危身不為難繼之事以駭世順其常不徼異名守其職使後可法如斯而已不敢徼倖以圖志之必達事之必成也故君有過舉則積誠以諫三諫而不從則避其位而去之安可臨之以兵脅之以威而劫其君哉語之而不聽則警懼之叱咤之俾不敢肆此制嬰兒之術耳烏有北面事君而以嬰兒視之哉先王立為上下尊卑之分俾為臣者嚴守之而不敢僭所以杜亂也馬之在原野三尺牧豎鞭之而無罪及加羈靮而入君之閑雖國之貴臣不敢視其齒而蹴其芻豈誠重馬哉尊其為君之所御耳齒馬蹴芻細故也先王所以嚴為之禁者其慮天下深矣況以兵劫其君

者乎或謂君為非義則將危社稷大臣以安社稷為心行權以格君定若無罪焉是豈得為權哉事固有可以行權者矣然賢者猶難之若君臣父子之分天下之大經也父暴而違道子烏可行權而辟父乎舜聖人也瞽瞍頑矣也舜視其父之惡夔夔然順之不敢見于色設于詞舜豈不欲格父哉盡子之道而使父化乃所格父也紂之暴可謂甚矣箕子紂之戚微子紂之兄二子皆賢人也至親且賢事暴君而不敢失人臣之禮或屈而為奴或待其亡而去之二子豈不知社稷重于君乎終不忍劫其君者知君之大經重于社稷也鬻拳之君雖有過非紂之甚鬻拳為臣非若二子之親且賢乃忍劫其君而不顧盖激于小忠而不知大義者也焉得為愛君乎君子之予奪人將以法善于後世不可苟也劫君而謂之曰愛君將使奸臣亂賊欲行篡弑之事者皆假愛君之名以自文其禍後世可勝道哉然則左氏啓之也

議論正大合于經雖漢賊不敢公明其上之心

語語可通古

豫讓

方孝孺 侍讀學士

士君子立身事主既名知己則當竭盡智謀忠告善道銷患于未形保治于未然身全而主安生為名臣死為上鬼垂光百世照耀簡策斯為美也苟遇知己不能扶危于未亂之先而乃捐軀殞命于既敗之後釣名沽譽眩世駭俗由君子觀之皆所不取也蓋嘗因而論之豫讓臣事智伯及趙襄子殺智伯讓為之報仇聲名烈烈雖愚夫愚婦莫不知其為忠臣義士也嗚呼讓之死固忠矣惜乎處死之道有未忠者存焉何也觀其漆身吞炭謂其友曰凡吾所為者極難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為人臣而懷二心者也謂非忠可乎及觀斬衣三躍襄子責以不死于中行氏而獨死于智伯讓應之曰中行氏以衆人待我我故以衆人報之智伯以國士待我我故以國士報之即此而論讓有余

憾矣段規之事韓康任章之事魏獻未聞以國士待之也而規也章也力勸其主從智伯之請與之地以驕其志而速其亡也郄疵之事智伯亦未嘗以國士待之也而疵能察韓魏之情以諫智伯雖不用其言以至滅亡而疵之智謀忠告已無愧于心也讓既自謂智伯待以國士矣國士濟國之士也當伯請地無厭之日縱欲荒暴之時為讓者正宜陳力就列諄諄然而告之曰諸侯大夫各守分地無相侵奪古之制也今無故而取地于人人不與而吾之忿心必生與之則吾之驕心以起忿必爭爭必敗驕必傲傲必亡諄切懇告諫不從再諫之再諫不從三諫之三諫不從移其伏劍之死死於是日伯雖頑不靈感其懇誠庶幾復悟和韓魏釋趙圍保全智宗守其祭祀若然則讓雖死猶生也豈不勝于斬衣而死乎讓于此時曾無一語開悟主心

視伯之死亡，猶越人視秦人之肥瘠也。袖手旁觀，坐待成敗，國士之報，當若是乎？智伯雖死，而乃不勝血氣之悻悻，甘自附于刺客之流，何足道哉？雖然，以國士而論，豫讓固不足以當矣。彼朝為仇敵，暮為君臣，靦然而自得者，又讓之罪人也。噫！

伍員論

程敏政　禮部尚書

父子之親，君臣之義，一也。不幸而處其變，則如之何？曰：君臣之合以人，父子之合以天。以人合者可絕，而以天合者不可絕。故舜禹不敢以非禮加諸瞽瞍伯鯀，而上有桀紂之君，則下有湯武之臣，不謂之篡奪而謂之弔民伐罪。上有太甲昌邑之淫，則下有伊霍之臣，不謂之跋扈而謂之廢立。明書曰：撫我則后，虐我則仇。禮曰：人臣之禮不顯諫，三諫不聽則逃之。子之於親也，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此可見以人合者可絕，而以天合者不可絕故也。然又當權其中，使親義不至于偏廢。若曰以有過之父而見誅於有道之君，則不敢以親賊義，鯀廢而禹興是也。以無過之父而見殺于無道之君，則不敢以義掩親，伍奢見殺而子員復仇是也。處變之定理，蓋不易此。而蘇轍乃譏員逆天傷義，是豈復有人心者哉？且平王之為君也，堯舜之君乎？桀紂之君乎？太甲昌邑之君乎？此不待辯而明矣。彼平王殺其子，取其婦，與奸回，僇忠良。有臣如湯武，則弔民伐罪可也。如伊霍，則廢昏立明可也。顧員上不能為湯武，下不能為伊霍，則以吳之師破楚入郢，而鞭其墓，以發至憤，其志亦可悲矣。為轍者但知夫平王前日為員之君，而不知今日為員之仇，豈惟不知父子之親，亦不知君臣之義矣。夫君者天下之義主也，君而至于使人仇之，則孟子所謂獨夫耳。禮曰：父母之仇弗共戴天。然則員之所鞭者，非平王，乃獨夫也。而謂逆天傷義，是無父母人也。昔王裒以父死非命，終身未嘗西向而坐，示不臣于晉，朱子取而載諸小學之書，以當人子之倫，則員固朱子所不棄者。然予獨悲夫員之為尤有可憾者焉。昔張良以五世相韓，憤秦

備然為良公讀一段真若親中書有紀中宗活是於長公傳來

之滅其宗也則佐漢高帝誅秦而立韓公子成及項羽殺成則又佐高帝襲殺羽固陵仇復恥雪則遂謝病辟穀託從赤松子遊以明其心之為韓也使良當入關之後投戈解甲翩然辭吳之爵祿而退處於深山長谷之中以示其所遭之不幸豈不可以盡全歸之孝哉惜乎志不及此而反以説見禍於他人之手也

陸宮存龍學公評 為此意事手稿傳於筆[illegible]執以罪平之將孟嘗下九原之下矣為此[illegible]計者壽且[illegible]文章[illegible]宮可[illegible]

陳平論

程敏政 禮部尚書

西漢之士其策事以利而不以義若陳平則其尤甚者。於何事而知之以淮陰侯之事而知之。夫呂氏之殺漢千古之所共憤而予以為平實啟之呂氏特成之耳。方人之告侯反也高帝自意之不決問於羣臣而不決其不決者豈帝真不知之哉誠有以惡侯之罪而念侯之功故徘徊猶豫持兩端而不決爾當時也得好義者一言則生好利者一言則必殺之。夫生係于人言蓋不容髮而帝一問即決於平為平者宜對帝曰漢定列國取項羽輕重兵於外者十年顧不反今天下已定裂土而王其志願亦足矣且侯素號明智豈不知天命不可以僭即此觀之則告者之妄不言可知陛下宜詰告者罪而取上變之書焚之付矣以示無他則侯必束身歸朝解首請罪其戴漢之恩益深

三解漢論皆妥自出新意大矣最高熟之必兵千評論

臣節益堅而為國之藩籬益固此策之上也且告變其真偽未可知而叛逆大罪固不可以輕加亦不可以未減

陛下宜使親信腹心之臣覘於楚之境上人惟不為則已為則自有不能掩者覘之而得其實則使使持節召侯名之不至然後六師移之未晚也偽則宜速斬告者以安功臣之心仍以璽書慰侯此策之中也若從羣臣之言不論事之真偽遽興無名之師則侯之反形未具雖家置一喙以喻漢之當誅其孰聽之

陛下新一天下之初事多未遑而首戮元勛則人人自危雖左右服役之臣亦為之凜凜懼矣使

陛下果若人言則策之下也平計不出此乃延曰

陛下精兵孰與楚諸將用兵孰與侯如此而兵之是趣之反也

臣竊為陛下危之豈非所謂人墮坑井不一引手救反刺之

人之禍福數語更見情思

結以義利之辨有一唱三歎

且下吾焉肯乎及帝聞其策則曰古者天子有巡狩會諸侯陛下第出偽游雲夢會諸侯于陳楚之西界侯聞天子出游其勢必無事而郊謁謁而擒之此特一力士耳是果何等語哉正晏嬰之所謂讒言孔子之所謂利口孟子之所謂逢君之惡者也嗚呼平一言而使高帝為無恩之主元勳受無罪之誅平亦不義之甚矣或曰矣雖被擒至洛陽赦為侯固未死也而遽歸死於平無乃甚乎曰人之禍福必有胚胎平之計一行而未央之事已兆于此王導所謂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者也平蓋不足責矣予獨慨夫古之大聖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而不為而　高祖乃甘心於平以得矣為漢子孫無窮之利世降俞下而義利之辨愈晦蓋使人有不勝其慨者矣

曹操論

程敏政　禮部尚書

李大宗伯評 [illegible]

曹操之在漢人服其智而操亦以之自況曰吾豈四目哉但多智耳以予觀之操豈足以言智哉操之所以不即敗亡者天幸也夫操之圍張繡于穰城攻劉備于徐州也田豐嘗兩說袁紹以襲許矣其後沮授又嘗定部署以襲許矣其追袁紹于烏巢也荀攸又嘗勸紹以襲許矣使三子者之計一行則操之敗也立待矣而袁劉不能盡人之言孫有暴客之禍謂之非天幸可乎或曰操雖遠征亦必有居守之臣留此之矣以備非常之變則襲許之策烏能保其必勝哉是大不然方關羽之承襄攻樊也操固已相視無措惟議徙許都以避其銳然則明知敵乘不能起為之所而況于出奇制勝者哉操之智盡屢矣而猶以多智自詭吾誰欺乎古之智者必以誠為之主而動不失正無欲速之心而有萬全之道焉若操之幸勝苟免特所謂穿窬之雄耳烏足以言智

曲終奏雅此是正論

原教

程敏政 翰林學士禮部尚書

李文正西涯公評：予與望學未嘗時即以神童應制望數是時即已勃勃有英氣識者固知其千里駒也今卷首處不亞深大望以二也

天下未有不資于教而能有成者中庸以教配性道而孔子以師配君父甚矣教之難也古之人自始生至于長老無非教者故禮有胎教有能食之教有能言之教八歲入小學有洒掃應對進退之教十有五歲將責之成人則入大學而有脩己治人之教受教而至于脩己治人則為教者亦難矣中古以來所以為教者有二焉一曰人師一曰經師二教分而後人才之成不逮于古田何之易大小夏侯之書齊韓魯之詩大小戴之禮左氏公穀之春秋當時之為教者非不行而受教者非不從也要其成則脩己治人之道蔑如也此經師者之教也彼人師者亦何異于人哉亦固不能外六經者以為教特能成人之性而已故受教者脩己治人之道咸以足用若孔孟是已下之若王通之教河汾胡瑗之教蘇湖其成就人才猶有先王之遺意而未盡至周程張朱五賢者出而後孔孟之教復興甚哉教之難也教之為說備六經而切于大學之書自孔氏者世守之而今之學校則古之所以教脩己治人之道且為教與受教者亦孰不以之為首務要其成則皆以之資口耳釣利祿歛之不足以脩己推之不足以治人回視古之經師猶相萬一而況所謂人師者乎甚哉教之難也古者政教合于一而責成于君其要使天下之人各復其性而已降及後世輿圖既廣民偽滋興人主不能以獨理故以政付之羣有司而以教付之學官今之為學官者實祿之界而責之重矣任是責者豈不甚可畏哉

人漢神矣望盛吾長有哉

人師經師反覆成章指此以教天下後知脩己治人之道矣後何是前作師論祖此

唐高宗

謝鐸 國子祭酒諡文肅公

楊文懿鏡川公評：論高宗幸免于武氏意思超近筆力高古末段殺儀即弑高宗之本尤是非常見解此等議論俱從蘇氏父子得來

天下之機不在此則在彼故智者慎焉方其機之未發也彼猶有所忌而不敢遂發而彼得以制之鮮有不及於禍者此高貴鄉公之所以見弑於司馬昭而竇武陳蕃之所以見殺於曹節王甫也而況宮闈之間變在肘腋機不容髮我伏之而我發之乎然則高宗之不死於武氏亦幸也已且武氏擅高宗生殺之權而用之豈不意其有不平之念而懼其機之或發也及其既發而高宗黜孀之投止于是乎是亦何止君不容則失臣也哉殺儀則弑高宗之本也然而殺后殺妃殺太子大臣而高宗得以岌岌於三十年之久者武氏何憚而不為哉盍亟除之以先天下之惡不若姑置之以為天下餌是固曹操所以處漢獻之知也於乎其亦可畏也哉

曹參論

謝鐸 同子 祭酒 謚文肅公

錢太史鶴灘公評：凡作史論自能歷說人心方可不拆此論先揚後抑真筆森嚴即使平陽參復起當欽容以服於一　前段極議後段參不事々抑揚起復是大方手段

天下之治惟其時識其時而酌其事之當與否斯善治天下矣方秦氏之吞併諸侯也阡陌井田郡邑封建坑焚學校率先王之法而盡變之當是時天下之民塗炭已極繼其後者又從而終擾之幾何不為垓下之項乎參之相漢有見于此遂訪諸蓋公求黃老之說一以清淨無為為治彼以其猛我以其寬彼以其擾我以其靜一矯而反之以苦于多事之民一旦得見無事之治是猶出烈熾之中而沃以清泠之水故民安其治而歌之所以轉二世之秦為四百年之漢者參亦不為無功焉參之治固可謂識時矣然吾猶有惜于參者蓋時雖厭于有為而事之不可不為者君子不容以槩不為也參之意惟恐一事之為未能益民而先已擾民乃至一無所事終其身惟蕭何之法是守抑不知何之佐高帝也倥偬于馬上之治當時制度大抵襲秦之舊而已先王良法美意之変于秦者曾開其能修什一于千百乎況時至孝惠秦灰已冷楚坑已平兆雖之声未聞屠牛之鋒未挫可以有為之日也帝察參不事事且使其子諫之帝亦非常主矣使參能與帝有為三代之治未必不可挽而上也奈何一意矯秦遂至酣歌廢事卒使漢家之治因循雜伯而已於乎參但知清淨之藥足以調擾亂之民而不知王道之菽粟所以養民生者不可一日無此所以徒能瘳秦民之疾苦而終不能復元氣於三代之時之民意漢之所以為漢者以此漢之所以止于漢者亦以此

王魏

鄒實 翰林學士禮部尚書文

顧未齋公評：凡作論須要說此人在當時亦心敬服方是為世之見此論王魏不死建成而當死于高祖之命洪人所未發真千古　斷案於易不得刻意於自論至死死處是大議見卓絕結亦峭拔

或問王珪魏徵不死建成之難而從太宗君子以為害於義然歟曰不然王魏之於建成非君臣也何死難之有子游問曰喪慈母如母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傅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王魏承高祖之命而為建成之輔建成固不得而臣也王魏何從而為之死哉曰其事太宗可乎曰不可王魏義當死者也何也以建成之難雖不當死以高祖之命則不可不死也曲禮曰國君死社稷大夫死眾士死制受君命而輔太子其為制也尤重安危榮辱死生以之今有人焉殺其所輔而奪之位而愁然莫之省則何以復君命矣且太宗以弟殺兄以藩王殺太子是有無君無親之心比於簒弒特一間耳在春秋之法所謂人人得而誅之者況為其輔者乎王魏於此甚力致討死而後已焉可也故王魏雖不當死建成之難而不可不死於高祖之命也如之何其事太宗也曰死建成則死於高祖則死死有異乎曰死非異處死為異均一死也此是彼非義則然耳故王魏之不能死固天理人心之所不與也然以建成而責其君臣之義則彼猶得以辭其責以高祖之命責之九泉可作吾知其百喙不能為辭矣曰然則尹起莘之論亦無不可曰由尹氏之論此亂臣賊子所以接迹於世也烏乎可

事難

邵寶 尚書文簡公

王文恪守溪公評 [illegible]

事之難者天下有之矣然東萊呂氏獨以祭仲之女子南之子之聞將殺父也以為天下之至難而君子之所當先講者乎乃引伐國不問仁人謂君子必無此事而不必講也予謂天下之事有可以意度者亦有不可以意度者對孝子而公言將殺其親固世之所無也假令彼不吾告而或偶聞之而或陰得之亦將推托於不知而聽其自成哉棄疾於子南父子也於楚子君臣也當是時子南在楚蓋僭越之甚而無君之漸萌矣而一旦君以殺其父告使棄疾而洩命則子南必先爾於楚子否則坐視親之將見殺而不顧也由前則黨父以難君由後則從君而殺父忠孝之罪人棄疾易逃焉為棄疾之道者既聞是命必免冠徒跣號泣於庭以告其父曰吾族有士於國世食其祿以為臣至今王之威強一國之所知也而吾乃擅其威權利其寵靈俾國人上下皆消之降臣偪王亦不自安將有褒於吾族竊恐有禍吾後者雖王亦不能止也盍弃位出奔以全先大夫之祀予知是懇惻至於再三假令不從則再拜而自盡若申生之為若吾親之心庶其有感而君父之難為一可解也豈不愈於自經於溝瀆哉不然從父之叛若父生則子不敢必父必則子不敢生固常情也今不出此之圖乃曰父戮子死君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為何為者耶若夫雍姬之事則尤有可論者父者子之天也夫者婦之天也國君殺大夫而專之非法也且命其壻以賊其舅君非義令臣非義其君不可諫夫可諫也諫其夫以逃不義一舉而全二天此雍姬之道也諫而不從夫道絕矣則告於父而自經焉以明吾心其亦可也雍姬不明此義乃洩其謀而畏其夫被戮以死豈不誤哉雖然弃疾不惟可以諫父而亦可以諫君雍姬不惟可以諫夫而亦可以諫父不從則死之死於君猶死於父也死於父猶死於夫也死於君為忠死於父為孝死於夫為義嗚呼孰謂天下果有難處之事哉

處雍姬事更有超見

春秋論

章懋

聖人在上則以其道行賞罰于天下而立一時之政治聖人在下則以其道寓賞罰于筆削而立萬世之政治先王之世五服以命有德五刑以討有罪此賞罰之賞罰也夫子作春秋榮華袞于一字之褒凜鈇鉞于片言之貶是乃不賞之賞不罰之罰也賞罰之權僅可施諸其身而春秋之賞罰則其身雖歿而不得逃焉賞罰之權僅能勸懲于一時而春秋之賞罰則足以勸懲于千百世之久夫子雖窮不得位其功顧不大于有位者歟或者乃曰賞罰者天子之事夫子病諸侯大夫之僭也而作春秋而已則為之其何以責天下位公也道私也私不勝公則道不勝位道雖在我亦不得為有位者之事嗚呼為此說者何其不知春秋邪夫位者天下之公器道者天下之公理天下寧有位

公而道私有乎位之所以公者以道存焉耳道之不存位獨能公邪首止之會周惠王將以私愛易嫡齊桓公合諸侯以定世子夫子則許之鄭文公奉王公而不與盟夫子則責之是皆以道不以位也道之公所以正其位之有不公者也夏商之季位不在湯武而道在焉故湯武奉天命以行賞罰桐宮之際位不在伊尹而道在焉故伊尹奉先王以行賞罰道之所當為皆不為僭其僭者皆不合乎道者也周之既衰禮樂征伐不出于天子而亂賊肆無所忌也故夫子脩春秋明王法以誅亂討罪亦道之不得不然耳然于每歲之首必書春王正月以見春秋之中或予或奪或進或退其所賞罰之者皆王也而已無所與焉如是而假天子之權何不可者而猶以為僭乎或者又曰夫子作春秋賞罰之權不以自予而以予魯曰此魯賞罰之也蓋魯為周公之後故假以天子之權是亦不然孟子記孔子之言曰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又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蓋素王寔任之也而曰不以自予可乎春秋之作上以續往聖之道統下以立萬世之人極所以為百王不易之大法將以公諸天下後世而豈私以為魯哉若以春秋為魯史為與魯之書則夫子不過假魯史以寓王法耳求見其與魯若以請討陳恒為與魯之證則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亦非專為與魯也昔成王賜周公以天子禮樂夫子猶或非之曾謂魯為周公之後而獨許其假天子之權乎是皆不通之論也此其為說蓋始襲漢儒黜周王魯之言而曲為之辭其不足信也明矣

南人不可為相論

王鏊　少傅太學士

近世有為宋人之言者曰南人不可為相有諸曰有之然竊以為過矣昔者舜生於東夷禹生於西羌如以其羌且夷也將舜禹亦不可為相邪湯之立賢曰無方周官之命三公曰唯其人三孤曰唯其人不聞曰唯其地也春秋時楚與吳粵未能通于上國然是時楚之相有若令尹子文孫叔敖皆能以其國霸其餘若子胥佐吳蠡種佐越而仕晉者尤多故曰唯楚有材晉實用之然時吳亦有若季札公孫聖粵有若計然亦能以其君顯彼數君者豈嘗借才於上國邪自漢以來其名相有若蕭何曹參唐有若張九齡陸贄宋有若范仲淹范純仁范成大歐陽脩周必大杜衍若此者為賢耶為不賢耶相得若人焉其亦可矣文章事業亦有可觀矣以其南也將盡廢之耶當晉宋之季偏安江左亦安得北人而相之然晉有謝安謝玄吳有陸遜陸抗宋有宗澤李綱文天祥之數人者可以將可以相假而生今之世將用之乎將以其南而不用乎夫物之產於南者多矣錦綺羅紈南金珠璣象犀孔翠楩柟豫章餘若橘柚竹箭山之珍海之錯輸載而北人皆悅之貴之至於人才何獨不然為北者陋為南者去可乎不可也議者又曰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自南而北故南人不可用也予又非之南北對立于天下南主生北主殺故人君向明而治孔子曰南者生育之鄉北者幽陰之地南可以為亂乎邵子之言可信然則孔子非歟議者又曰宋用丁謂王欽若王安石卒以亡宋是三人者皆南產也予又非之亡宋者果三人乎果三人也辜止三人可也今夫一家之中有賢有不肖人安得以三人而槩一方自漢以來竊国之盜莫若王莽曹操司馬懿楊堅朱溫誤國之姦無若孔光盧杞李林甫韓侂胄之數人者出於南乎北乎北也亦將以其人而廢其地乎大抵天地之開也有漸氣之盛也無常三代以上南東未盡闢也故周之人才盛於西漢以來盛於北晉唐以來漸轉而南至宋南渡則中原文獻皆在南矣故國朝之興奮自南服一時元勳皆出濠定之間其後名臣碩輔如三楊蹇夏近世名臣出於南者不可縷數由是觀之南人亦何負于天下乎而必欲廢之邪昔六朝分裂南以北為索虜北以南為島夷今天下一家同為王臣矣不相悅如是哉亦見其不廣也然則宋祖曷為而有是言曰宋祖之言果可為萬世法乎然嘗聞宋祖之言曰宰相須用讀書人不聞其曰須用北人也是將南北相詆則斯言也安知非北人者偽為之而誣傳之邪議者曰如子之言則南人皆可用乎曰非然也惟賢與佞何地無之南賢用南北賢用北亦在人君者審擇之而已然則如之何而擇之曰在至公

漢立韓信為齊王

陸粲 庶吉士

〔王文恪守溪公評：匠心獨照，不襲常見，文詞蒼古，上逼班馬。啟眼〕

甚矣御將之術不可尚詐為也尚詐則變生而天下始多事矣何者慶賞刑威人主之操柄也勲庸勞勩人臣之職然耳盡其當職而不厚望其報者鮮矣在操柄者御之何如耳功蓋天下當加以天下之賞非濫予也夫人之受之者非儻冒也何至於使人說說自鳴而後不得已而畀之也譬之養兒者啼則予之以果果有盡而兒啼不止將若之何哉則塞口止啼之術不免於一試焉啼止兒然吁其危矣

〔止啼之喻切中其事〕

韓信造漢之功非諸將比也定三秦分楚勢舉趙劫燕擒豹虜代不勞血刃而克全齊天下甫定秋毫皆其肇建力也且臧荼盧綰何如人也而裂土稱孤信之心能偃然而平也乎漂母有飯信之恩尚欲厚報之而況有定天下之功者哉此假王之請不能不挾之以坐邀而不訾之

〔彼王之予是良平之計逼而世人未有能道者類多出有智而不知其智之所將窮此子餘為拈出之使是一段新議論〕

嘗資餓望於頓兵下齊之日也惜也良平算無遺策胡遲遲於請封而尚逞躡足附耳之智也哉信也志於富貴人也彼有見於登壇之日於漢未有尺寸功也而遽有大將之授今而大功既建將何以冒我乎有請而欲王即王之誘其意欲無厭養寇自利而邀致大號欲帝亦將帝之否耶吾見良平之智詐有時而窮而高皇之爵賞不足為功臣勸矣觀於約會垓下而信與彭越失期坐待分地此其情可見也使其舉足一向則列三分漢又增一敵國矣良平將奈何哉亦聽其自帝矣乎抑含之而待其自斃矣乎呼吸之間乾坤復裂況天下服其勇震其威其鋒所及將席卷而歸矣嗚呼良平之術之窮也請王即王之非劉氏之福將使乃公當食失箸矣异食未熟豈容他人先染指耶欲塞其欲先召其禍矣良平又當若之何哉夫惟信之預莫也斗受齊王之餌於前故雲夢之縛鍾室之誅血食之墓蕪

〔勁拔謹嚴〕

詐術百出與其大禍而不得免焉其諸良平欲王齊之誤也乎侯一雍齒而沙中之偶語息焉天下英雄為良平所籠絡者多矣高皇之恢恢大度固其迹而不能逃也雖然信無足責也良之不受三萬戶而受留侯封終辭而從赤松子其深於慮後乎平之詐術晚年豢黨而不虞高皇之覺也顧命之餘謂呂后曰平智有餘然難獨任見其肺肝矣嗚呼帝不殂平亦危矣哉

〔論良平意深而不遘〕

增定國朝館課經世宏詞卷之四畢

周氏萬卷樓

增定國朝館課經世宏辭卷之五

太原　王錫爵　元馭父
四明　沈一貫　肩吾父

論類

續志林東漢論

王維楨　翰林學士

光武遭漢中衰，紹漢前緒，征伐四方，日不暇給，而乃敦尚經術，賓延儒雅，開廣學校，修明禮樂，繼以明章，臨雍拜老，橫經問道。自公卿大夫至于郡縣之吏，咸選用經明行修之人，是以教立于上，俗成于下，自三代以來，風俗之美，未有若東漢之盛者也。君子曰：國家風化之成，非一人之為，一日之積也。為之非一人，故行之也無弊；積之非一日，故守之也有素。此所以既成而益隆，愈久而不替者也。周之有天下也，始于文武，崇道德，隆禮義，設辟雍泮宮之教，陳禮樂絃歌之化，敘人倫，正夫婦，天下莫不曉然諭孝悌之義，惇篤之行，故仁義之道滿天下，繼以成康，持盈守成，世篤忠厚，當其時風俗之隆，比屋可封，蓋埀裕乎八百年之久，此豈一人之為，一日之積哉。成周之後，言風化之美者，無如東漢矣。然非光武躬行于其先，明章繼志于其後，皆敦尚經術，修明儒學以為務，則其效之所至，亦豈能底于盛極乎。是故自建武永平以至于建初永元，上而朝廷，下而鄉閭，莫不以名節相砥礪，而不肯一毫苟且以自詭，相帥成風，翕然無間，此其俗習之美，雖比隆成周可也。及乎元興以後，閹豎擅政，小人挾其威福，相煽為惡，中林顧望，不知所為，而漢已失其操柄，綱紀大壞矣。然在位公卿大夫，有若袁安、楊震、李固、杜喬、陳蕃、李膺之徒，皆豪傑特起之士，相與發憤，同心戮力，用公議以扶其危，直道正言，分別是非白黑，不少回撓，至于勢有不容，而橫羅鉤黨之獄，起其執彌堅，其行彌厲，志雖不就，而其忠則有餘。天下之士，聞其風，慕其義者，人人感慨奮激，如符融、郭太、范滂、許劭之流，咸立私黨以救其敗闕，而其甚者，至于解印綬，弃家族，骨肉相勉，趨死而不避，或且以不得與其死為恥。以故百餘年間，擁兵專地者，雖互相吞噬，而猶莫不以尊漢為辭，雖以曹操之奸雄，擅強大，覬非望，乃至歿身不敢背漢以自立，豈不以名義有在，知所畏避而自抑乎。嗚呼，尚論兩漢之習者，西漢必曰經術，東漢必曰名節，抑豈知經術者固名節之本，而名節之為效，其有係于國家天下為尤重，如是夫。程子之言曰：後漢名節，成于風俗，非自得也，然一變之，則可以至道矣。司馬之言曰：教化，國家之急務；風俗，天下之大事。惟明智之君子，深識長慮，然後知其為益之大，而收效之遠也。至哉言乎，其政治之龜鑑乎。

（眉批）曹太史荊川公評：兩漢重經術，東漢重名節，皆尚之矣。然要之，國家風化之成，豈一人之為，一日之積。

（眉批）子云……世居仁，百年化洽，若棧野，此翁可為確論。

（眉批）習俗之美，比隆成周，東漢之名節，行此盛哉。

（眉批）名節之效，一至于此。

唐大也荊川公評勒策世君臣相忌計術真得決心之法至臻古氣雄逼高神王所謂泰人事泰人文也

王翦論

王維楨大司劇

君臣之間交爭在心自昔談尚之然權重者樹疑功高者積忌人情大抵然也交爭之不足而又非脅以自堅則吾方握兵於外而君之疑日醪於中忌害之說且如蝟毛起矣即百喙何以自解有坐而伏膏鑕已爾夫人臣立功將以垂名竹帛藏在盟府而奈何以身犯不測之險乎故善為術者計之早而防之豫寧以其身甘自利之汙毋寧主上有威震之嫌寧天下貪我鄙我毋自好者之所不𨗳毋寧吾身負不可解之寬安其所必忌破其所必疑然後吾可以專制而無所顧慮噫茲術也謀臣策士之所託以自堅者也通是說者可以論王翦矣古者天子拜將親推轂而命之曰閫以內寡人制之閫以外將軍制之任何專也為將者亦曰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威何重也任專而主不疑威重而下不畏主之疑是道何術哉心之交爭三五所由昌也周德下衰忠信薄矣君之所為降體而授節者非誠有心膂之寄也不過藉其死力耳臣之所為汙馬而樹功者非誠有社稷之忠也不過欲居其成功耳當其時列侯大夫以狙詐之習轉相傾危者比比也況秦尤虎狼之國秦王為人又怛中而輕食人彼建功譚笑之士得以功名終者幾何人哉此翦之所為日夜凜凜懼也伐荊之舉王益謀之翦矣其不用翦者非靳六十萬之師也以為而將恐不利於秦也王疑翦之心已隱隱伏矣既而疆起頻陽卒用之者非輕六十萬之師也欲急其功於荊不得不屈從其謀也而疑翦之心豈頃刻忘哉翦為秦名將一將而拔趙再將而定燕三將而滅三晉其樹大勳已非一朝不獨秦之諸將畏之敵國之君臣皆畏之忌其成而樂其敗

口誅筆伐今夜世君臣莫逃其鑑

說破秦王心事如鏡照客門不爽毛也

王翦之請以為自全計若其謀深矣見害于千百載下英折雄之心如燭照數計尚乎其謂王翦之深計不如見寧之幸哉

之三人之翦其一將也以全秦之兵而頓之方城漢水之下絀[illegible]信之後而示以掠地破國之鋒則其功益高其威益震其忌以中傷之者又不知其幾矣使翦于此將不早及其君之方嚮而亟為田宅之請以自堅安知不有謗書盈篋如樂羊子者乎安知不有反間沮功如樂毅者乎安知不如武安君之以謗死者乎夫勇畧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自古記之翦也挾震主之威負不賞之功秦王以多疑之主聽忌者之說翦之不為溝中瘠者蓋無幾也此翦之所為日夜凜凜懼也是故其數以田宅請也王笑之疑臣非之而翦甘為之翦豈不自愛哉翦豈徒為子孫謀哉翦豈要功以自恣睢若哉畀吾之志以奪彼之忌張吾之欲以解彼之疑上以安秦王之心下以杜讒人之口卒之功成名立而無有不測之險媒孽其間善哉翦之為術其慮深而其防豫也蓋至于淮陰之事有甚惜焉淮陰以蓋世之功困漢將之翹楚也一旦婦人失變竟成不白之獄至今猶令人扼腕夫高帝寬仁之主何獨於信少恩哉信之徇擄已殆於假王之請爾翦之所以得免者非翦幸而信不幸也信之為術疎而翦之為術得也嗚呼人臣何樂乎以術事君哉自古處危疑之地莫如周公公也不以流言廢几几之度日惟忠惟孝惟沖人是恤而已卒之天威以彰而王心以悟誠不足而濟之以術此衰世之風也故曰事君若周公者可也不得已如翦庶幾善自全哉

引淮陰侯事詠王翦公意欲然

述周公是臣道正論

高淛臣中玄公評：体格方嚴論議確當

政要

高岱　翰林修撰

論政之說有二寬與嚴而已經術之士恒主於寬刑名之家恒主於嚴主寬之說者曰包含偏覆乾坤之量含垢納汚山澤之常故文王以軫懷而興周高帝以寬仁而創漢紂之亡也殃始於炮烙之刑秦之滅也禍胎於棄灰之律是德化者聖人之所尚而刑殺者仲尼之所隱也主嚴之說者曰峻防則民寡過弛禁則民多辜故火烈而避之者衆水柔而溺之者多虞舜攝位而四凶殛孔子相魯而少正卯之屍磔于兩觀故鞭朴不可弛於家而刑戮不可棄於國也愚則曰二家之說有遺論焉主於嚴者雖切於用然任法而少恩終不免於刻核之弊主於寬者雖緣於道然迂文而寡效亦不免為腐生之談大抵變而通之存乎時推而行之存乎人時者世重世輕之謂

鑿鑿只則如程不識之兵

二篇綱領

可無事吾言矣要也者其所以成寬嚴之用者乎蓋政不貴嚴貴於必亦不貴寬貴於清行之不必雖嚴無以使民之畏用之不清雖寬無以致民之懷何也法之行不可使人有幸之者亦不可使人有枉之者有幸之者則人將不惟其伏法者之是懲而惟其幸免者之是冀雖家置一獄而日殺一人無益也有枉之者則百人之縱不足以得民之悅而一人之冤已足以傷民之心則雖年眚災而月肆赦又何足貴乎夫有幸之者是謂不必有枉之者是謂不清不必則嚴有時而窒不清則寬有時而窮也今之用法者吾知之矣操如束薪急如絞繩以為不如是不足以禁奸而使民畏也反而寬者則又廢法而市恩好名而懼謗以為不如是不足以宣惠而使民懷也然或寵而鬻獄賄而鬻獄則其幸之者多矣高下其手輕重其情又焉能無枉之

文機朗而詞鮮妍稍令視者竦心動目

雄才宏詞不減秦漢文章

乎故因敷於阡陌而姦伏於庭虞書懸于都門而盜賊千閭里是豈嚴之不足哉嚴而不必其萬一者之有可冀也破械脫桎而寬濫之弊猶存薄笞輕刑而愁嘆之聲不絕又豈其寬之未至哉寬而不清其無辜者之有可憤也夫不必於有罪之誅而一於求嚴是欲縱石而增大於玉也不清于無辜之理而一於尚寬是欲惜稂而併溉乎莠也嗚乎石則可毀於玉何辜稂則宜惜於莠何愛嚴不懲奸寬不彰德二者交失之矣夫不懲奸則無以使民畏而適足以賈民之怨不彰德則無以致民懷而適足以啓民之玩怨之則不堪而叛其勢不得不弛其禁而嚴不可終玩之則不肅而縱其勢不得不属其防而寬不可久是嚴不免以窒而寬必至乎窮也後世不悟此義故憤民之不畏也不曰不必而獨委乎不嚴之失憂民之不懷也不曰不清而獨歸於不寬之弊猶見刖而毀屨懲噎而廢餐則刑何由而重

說得到

如此作結亦自嚴整不必師古居然獨

政何由而理乎古之人有斷以刑而終日涕泣者非不寬也而不免於亂有二人盜一錢而並殺者非不嚴也而卒底於亡此無他嚴不必而寬不清也然則今之論治者不在乎寬嚴之辨在得其要而已是故不清而寬養亂之沉痾不必而嚴速亡之鴆毒

讒說論

高岱 倫撰 老史

至難必者人之行也至難窮者事之變也至難防者時之間也至難釋者志之惑也行難必則世無不可譽之人變難窮則人無不可非之事間難防則彼無不可入之時惑難釋則吾無不可移之志四者之相值此天下之所以多說也詩曰萋兮菲兮成是貝錦述說之奸也說人罔極交亂四國者讒之害也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惡讒之嚴也久矣讒之為患也夫世之人孰不曰我智也我明也讒無能至于我也然天下豈皆不智不明者哉而胡其讒之必售也夫讒人者必小人也讒于人者必君子也君子俾為而讒於人也木之高也風必撼焉石之峻也水必激焉則君子之賢小人之所深不樂也是故積賢生美積美生忌積忌生讒則君子者安得而免于小人之讒小人

三太守規野公評 讒難說也而約宗與之甚深者 今予哉以下論夫搠心正人吐氣 讒人者必小人二句非諳至衛乎君不能道此

無足責矣君子之讒於小人亦可悲哉忠臣不得而卒寵于君孝子不得而終愛于父貞女不得而暴志于夫良士不得而全交于友嗚呼彼亦何辜而罹此哉載稽史冊往跡具陳隱忠沈冤前仆後繼古今之相習者豈一人也是故晁錯削國計安宗社可謂智矣朝衣東市慘何極焉然猶可諉曰深刻之賈禍也屈原定令脩潔無私可謂忠矣汨羅之沉至今悲之猶然可諉曰悻直之招謗也子胥之功何負于吳而有鴟夷之浮乎則又諉曰君寵之不常也楚之美人何疎于王而有劓鼻之禍乎則又諉曰嬪婦之愚自見欺也西伯之聖足自全矣而羑里之囚不免則又諉曰主臣之跡人易間也申生致胙分非疏矣而待烹之殃奚為而至則又諉曰父之不道人倫之變也伯奇掇蜂非不遇賢父矣而何至有伯勞之傷乎吁智如晁錯忠如屈平功

句法整齊

文法數轉漸入深處

如子胥寵如美人聖如西伯戚如父子聰如尹吉甫亦可保矣而皆不能免則不及于此者當何如也然則古今之相負豈一人哉甚哉讒之為禍而君子之不可不辨也夫泰山之霤可以穿石洪爐之火可以鑠金深塹之霧可以蔽天層山之雲可以蔀日賢人之行不堅於金石而巧言之毒甚于水火吾心之明不皎於天日而壅蔽之患多于雲霧則讒之難辨豈可勝言乎是故知吾有所善也則伺其隙以疑之知吾有所惡也則多其過以重之如是者不可以不察也未識吾之心也則微詞以嘗之未必吾之從也則他事以探之如是者不可以不察也勢所不達則因其變以致之語所不在則迂其說以及之如是者不可以不察也短其事而陽為不知其人述其語而故為不解其意如是者不可以不察也虞其核也則托於所聞恐其怨也則

浩渺之才

讒狀百出莫逃大觀

觸其所忌如是者不可以不察也反辭以多譽之而實以暴其短假事以深惡之而因以發其私如是者不可以不察也託為誤泄而卒諦之佯急叩之而後言因所譽論而汎及之若緩詞之而不切如是者不可以不察也何也無故而然其中必有故也大抵或婉或直或急或緩或正或反或數或間或多至盈篋或少以片辭蓋山溪不足以喻其險淵海不足以同其深宵肝不足以比其幽浮雲不足以況其變機械不足以類其巧鬼蜮不足以方其幻非有上智之明介石之守幾何不為所入而墮其奸哉吾見今之人猶多好為伺察易生猜忌寄耳目於羣小委聰明於憸邪含赫赫之正觀而探不根之浮議稍灼灼之顯迹而從無驗之羅辭負知者自矜譎欺者吐伏溺中者不悟偶覺者罔悔雖吾為說其詳又安知吾之果不敝于讒也

進讒情狀分明刻畫出來即若蔡或訌明乎

既其軒輊有餘文忠之風

王司成槐埜公評　辨難攻擊語類蘇論官人之法自此大定矣　以下數段俱有辨口

任當論　高啟修長

朝廷之任官不知以國之不可無官而任之耶抑以官之不可非人而求人以任之耶如以人之不可無官而任之也則吾無所置議矣如欲為官而求人也則今之任官者豈不大可惑乎何也天之生才不必其全而人之于用不無所短故脩其翎者不四其足剛其喙者不具其齒是以古之用人不求備于一人而何後世之不然也今夫天動之則以雷散之則以風烜之則以日潤之則以雨莫不各專其事而司其令也使更日而為雷易風而為雨則必脊滯化矣惟器亦然瑚璉不設于庖廚釜甑不登於几筵琴瑟不奏于轅門戈劔不陳於俎豆用之不可枉也如此何獨至于用人而易之甚哉後世之惑也校之以試取之以文則既要殊科而異類矣魚貫而登之鴈行而序之因其

言言精確足稱廊堂宝人之語　一例定破千古任官之說

名之先後而注之官曰此臺諫此郎署此郡守此縣令此丞此簿此尉也未稽其形貌而官可預擬矣是何據而知當其材乎及受命之後則尉轉而簿簿登而丞丞遷而令令擢而守郎署之吏則朝戶而夕禮非兵而今刑雖藩臬之使臺省之長百司之職率是道也是其材果何所長乎文武之司各異用也今督學之臣或改而備兵如以為不長於文而長於武則未幾而又文矣南北之陲各異宜也今戍南之將各改而禦北如以為不宜於南宜於北則未幾而復南矣撫臣之任兼兵紀也有事則以充制將者也而官至右轄例當遷之不問其知兵與否也上下相循而不悟其謬古今相襲而不議其非宰相不得而易其規天子不得而更其制動則曰此例也嗚呼例異天授乎抑帝王之所建制者乎是何愛國家之不如愛例也昔者衛靈公

俞直台　奇妙不容言　辨到尽頭處　曲終餘音

之無道也使祝鮀治鬼神公叔圉治賓客王孫賈治軍旅得保於不亡而孔子稱之假令孔子為國必不使求治兵而由典客矣何也求也治兵必沮於怯由也典客必傷於戇二子雖賢豈能枉其材而用之乎由是觀之可見用當其材雖亡國之大夫可與圖存用枉其才雖聖門之高弟難與為理今之人其賢者不肖于由求其不肖者不不肖於祝鮀輩怡其所長而因以為賢遺其所短而因以為不肖用舍皆失所據矣為之說者則曰委吏乘田不易術而皆治司空司寇不改轍而俱理嗚呼是何遽望人以孔子乎

賢實　　高應修撰長史

> 天右臣作吳公評　國家以經術舉士始難知其賢此篇歷指時政之失極慨激切頗有大臣儒而堂卜上色卜有有中壘風骨

國家之所以不治者賢否之淆也賢否之所以不得者名實之眩也雖有中主無不願治雖有亂世無不求賢然卒不能得賢而致治者眩于名實故也書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此即後世之選舉也又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此即後世之考課也茲唐虞之治所由盛也漢興雖懲秦陋然其舉士之科猶曰茂才賢良方正至其任官也而其君猶汲汲於名實之綜覈是雖不告朔而猶有餼羊之存也故三代而下漢治猶為近古魏晉以來其舉之者以文藝其考之者以簿書刻文藝之季靡而破簿書之資格者固已難其人矣如是而欲求賢才之佐國家之治誠孟軻氏所謂緣木而求魚者乎世之言治者乃諉於無賢而託於才難之說嗚呼世豈有無賢者哉高帝之所與創漢者亡秦之所擯也太宗之所與造唐者暴隋之所斥也驪山徒隸之氓晉陽名募之卒一旦皆起而為純臣名將孰謂世之果無賢也然使秦隋而知其為賢則亦何肯擯斥之而資漢唐之用耶其所以擯斥之者束於條格之謬障於毀譽之言而名實之不審也明興幾二百年求賢非不至也所立之法非不詳也所病者名實之眩而賢才之不多得也何以見其然也今三歲而比士於鄉又會比于京師所得蓋千二百餘人此千二百人者固掄時之選而弘化之才也今取其所試之文而讀之莫不宗聖而嫓賢崇王而黜伯非五帝之佐不列於議非三王之輔不繫于蕭曹房杜而下率置其辭信如所言是國家三年之間得尹説旦夔者千二百人也而百度之未熙庶民之未乂內治之未修外攘之未振者奚以故也則取之者以名

> 可見世未嘗無才在人主用之耳

> 有頓挫有波瀾且氣勢將勇邁人不束然萬斛之泉隨地溢出

> 文意並工雄含人應接不暇

> 激切可採

> 真有可試

未以實也然猶可諉曰舉之姑以言俟其服官政而後試之用也則有考課之法焉及觀其所以考之於用者猶如是也夫則羣長考其鈐轄而總之以制使內則堂官各考其僚屬而領之于考功銓衡者又總攬而斟酌之是非不詳也然不公者或徇於愛憎之私不明者或移於毀譽之謬不精者或蔽於簿書之欺不勁者或懾於權貴之撓貪酷而欲薄其罰則附於才力之不及剛正而欲害其賢則誣以素行之不謹以薦舉者以貪敗而不詰舉者之非以能薦者以罷黜而不劾薦者之罪其甚可惑者則遷秩之後復以前任而罷之夫果不肖耶胡為而遷也果賢耶又胡為而罷也爭謬若此其何以得賢才之實而服天下之心乎今薦舉之疏給由之籍孰不曰廉曰能曰勤敏曰剛正曰慈恕曰公明其績莫不昭然有可紀述銓部錄此而進退之是年黜陟而歲登明也是國家又歲得尹説旦夔若于人也然而百度之未熙庶民之未乂內政之未脩外攘之未振者又奚以故也則考之者以名而未以實也上聾下訛後踵前弊往事已非來憂方永然則天下將何時而治乎今國家幸無事耳內外大小之臣率以玄談迂論亂珠淆玉一旦不幸而有事吾懼其可倚而重者必不多也何以知其然也往年宸濠作逆一旦而收縛九十餘人此九十人皆百一而用什一而存者而富者伏節死義則孫許二臣而已耳嗚呼國家養士數千拔此九十人而用之崇之以高官豢之以厚祿而盡忠報國止二人焉是亦可痛哭而流涕也已夫當時選舉之所遺任用之所棄安知無更如二臣者乎名實之眩而用舍之謬也方今犬羊縱橫彊宼多事頻歲簡將連年用兵而卒無揭蕩之勳者豈當今之世獨無人乎其眩於名實之故耳嗚呼然則天下當何為而治乎

> 尹宋氣壯見者辟易

> 憂君愛國之心宛然可見

> 有抑嘆

交難論

高□ 翰林國史□□

唐大史荊川公評

風會日下交道漸衰發揮更無滲漏

六交之說自刻薄標伯宗開之更為詳晰

古之合交也難今之合交也易古之全交也易今之全交也難是何古今之相戾耶蓋其合之難故其全之易也其合之易故其全之難也此理之固然無足疑者古之人論材而盟心度德而締志詩曰人涉卬否卬須我友言合之難也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言全之易也今之交愚難言之矣伎刺而顧訪者劇談而盡歡跂履而迎見者款語而移日胡其合之易耶雖然詳於餙貌而携于心重於脩容而寡于信是難責以古人之道而望其令終之美也大抵全交之難其蔽有六採董雜猶挹涇注渭廣攬而不擇慱施而不專如是者謂之妄交順喜而從怒黨怨而伐讐如是者謂之私交接膝而語志如水炭共轍而趨意相燕越如是者謂之偽交持衡秉軸競趨其光陟要都津爭附其欵如是者謂之勢交貨財之相奉饋貸之相結如是者謂之賄交六者胥于意氣之激而輕于軀命之捐如是者謂之俠交

文法之餘非□誰來

論參語工

六者之蔽滋而君子之交鮮矣居今之世而欲行古之道不亦難乎是故徇其所易則以為無能强其所難則以為好異譽其所賢則以為成美與其所不肖則以為黨非好名者而不為之延譽則以為挾華而沒善諂俗者而欲責之學古則以為延緩而不情規其所失則艴然而不從諷其所短則愀然而不樂聞其物議而入告之則以為造謗見其私暱而使遠之則以為惡分指摘其文則以為忌美出示其美則以為求勝窮滯而望之以疏頭則託於避嫌患難而責之以救援則委於不利有作其前則惡相掩而欲毀其盛有能其後則嫉逼己而務遏其光故寡生于忠告隙開于會文釁基于輔仁禍貽于責善或因事而致忤

齗欲比情描摹交態悃時曩俗之言見于言表

旁引博辨不遺餘力

或登樞而叛盟或中道而棄捐或沒齒而飲恨反德為怨棄恩即讐入室操戈墜井下石將何往而不至哉嗚呼其愛也昆弟不能先其惡也冠讐不能甚其恩也終身不能畢其欲其怨也一日不能堪其忿此龐涓所以抱馬陵之恨而陳餘所以脅泜水之悲也末流之禍一至是哉要其所自則皆六蔽之為患耳然則居今之世而欲行古人之道不亦難乎或曰交之道自古為難子奚獨咎于今也旦柄國而奭怒仲尊政而鮑叔賜連騎而憲貧由結纓而羔避甫脅假蓋之嫌回豪掇墨之譖茲非古聖賢之徒歟愚謂之曰是誠然矣而未至若今之甚也鹿鳴之宴伐木之求君子有讓位之美小人有同胞之情豈今之所敢望乎雖不盡然亦未如后世之風漓而俗澆也達觀者不能不慨嘆于古今之變矣

初命三晉為諸侯論　　明任君淳宗伯學士

屈大士 荊州公評語 筆力高古閎深才思俊達氣格昌大師遠以時格名乃竹武又從渾宗公不信蓋才氏

名分之在天下非君有也而世或假之以為私君子於是乎有遺論矣夫天生民而樹之君是將兼宇宙而殺之也故封建之廣而皆曰君土普天之下而皆曰君臣民土之毛而皆曰君物奚獨于名分無之耶蓋名天秩也分天秩也天未嘗以名分畀於君特寄而俾之守耳君而守天之名則當馭其崇卑別其等賤而陵犯之禁不嚴也君而守天之分則當差其章服辨其等威而踰志之求必抑也嚴之而下無叛人抑之而人無異望夫是之謂善承天威烈王受天之寄胡為而有三晉之侯耶君子曰以函德而爵非名也以大夫而侯非分也名不正則爭分不尊則悖是以私亂之其如天何綱目不曰命而曰初明壞法亂紀由茲始矣威烈其奚責之辭吾聞之親者膚動周禮也禁奸殘

斷制謹精嚴深紫陽意

司字通古

說請二以解名分思深托

叛周刑也彼有唐叔之親有文王之勳翼戴天子周之所托而逞者也故晉室固則王國尊王國尊則諸侯服韓趙魏烏得而戕之況其決盟中夏代不失威三家以奕世命卿北面而臣之久矣又烏敢以戕之非所得戕而戕是伐周之倚也非所敢戕而戕是無上之臣也其奸與叛孰甚焉威王以共主之尊念股肱之脩阻宜聲罪于友邦命師于卿士而歸獄于司刑殺其身殘其室潴其宮而瀦焉可也刑之不正又命之侯焉是以天命施之天討矣無亦自喪其尊而弃諸侯之所以服乎或者曰姬祚既降威烈微乎微者也三晉之強若之何其拒之是不然姬之微者勢也而猶有名分存焉名分係於天非待勢而立者也不然以三晉之憑陵豈不足以自侯耶而必請於周者彼固有所懾也　昔何憚乎周哉惟名分之在人心而天下不

反覆從威王之失書核詞嚴

引先王侯國之典來責威烈精核嚴正

三晉止也君子謂與衰起於其一擲去威烈失之于始須不可挽于終耶告之以訓辭昭之以順逆卻其請而杜其求亦足以示吾不輕爵人之意使三晉而有知也固將諫然而思惧愧然而覺非齊楚諸國欽承威命矣彼三晉而無知也亦不過違欲而拂心懷忿而蓄怨桀驁恣睢淫用以逞也而曲直所在天下可有辭矣今一舉而侯之此何法與夫先王之典祇敬六德則侯以功定國則侯三晉之于周其果功耶德耶非功而命是黨奸也非德而命是賞叛也威烈奚昧于此乎此無他以名分為私而藉焉以取媚也昔晉文請隧襄王以王章郤之文卒安焉而不敢有逆志若以威烈之指推之則文有定已之功雖天下與共可也而襄曾不少貸于一隧之微亦以名分所守不敢假人故耳今三晉之叛就與晉文而侯爵之棄非特一隧也從而

滅晉為滅周之漸意思深遠

鑒王章非勘本所知其茲見該博

授之則非惟不足以使人畏且有以使人輕凡欲覆王以自利者皆有所覬而與異威烈君踣諸侯先以不臣教之耳夫人心無厭滅晉而侯亦將滅周而帝履霜堅冰漸不可長也故自是而後七雄爭強嬴秦肆虐周室遂以不振而遷于惠孫之禍成矣先儒有言曰三晉非能弱周周自弱也其知本之言歟然則此一舉也偏聽濫授是不以名分處其身匪人僭竊是不以名分處其臣作法於耶是不以名分處其後故田和篡齊安王命焉和固繼迹于三家而安王則效尤于威烈者也是故綱目緣行而七章之服錫焉則在釐王之世固有然者矣故無衣之詩聖人錄之亦慎微意也詩紀其端綱目書其備姬之亡也所由來者漸矣人君鑒此安得不為先亂之防

王太史荊石公
許桓榮談稽古之力斗所謂鄙夫[illegible]

桓榮論

許國少傅柱國

士之所貴乎文學者豈徒以取榮名規厚利已哉為名與利而學茲其學也陋矣三代而下人主操名與利以寵天下之士而天下士亦各以名利自寵彼其談經好古博學而文者有不出于名利已乎吁亦辟矣方是時上以是求下以是應師以是為教弟子以是為學曰吾學而可以竊名斯足以為學矣吾學而可以謀利斯足以為學矣抑孰知所學者何事無惑乎桓榮陳車馬印綬以示諸生而自誇其稽古之力也君子曰榮之見則誠陋矣而世變可重悲焉吾固不暇為榮責而尚論其世蓋自三五迭興人文肇貢誦法之士潛心朝夕而流覽千古不出戶庭而包舉宇內伏在草莽而畵維廟廊持有此具也孰謂稽古不足衆哉然同一稽古耳孔孟得之以垂教萬世游夏得之以潤色六藝儀秦得之以縱橫列國秦漢之儒得之以希世取寵何也時変不同而大小之力異也彼桓榮者特漢儒之下者耳焚坑而後腐儒僅存始以高皇之嫚罵繼以孝武之表章於是賈誼仲舒董其絡公弘轅固揚其波毛公揚雄闡其業馬遷班固明其談而文學始彬彬然盛矣故後世言經術者必歸諸西京嗟乎言之詳者德之漓也學之博者性之障也文之盛者實之衰也新莽居攝蒲輪相望而稽古之士爭為鶯附蓋張學博文之資徒以為盜名媒利之具樊也久矣賢如夏侯勝猶志在青紫而況于榮乎車馬印綬之誇猶之乎青紫之故習而西京之遺俗也夫自建武以來名明儒訂經義明帝猶惓惓焉顧所以倡之者文也而非實也上以名帥天下天下孰不相率而趨于名上以利誘天下天下孰不相率而趨于利彼明帝者既欲假三老五更之禮以優崇儒道之名則夫為三老五更者又孰不假談經稽古之名以博車馬印綬之利哉幸而得之則其訑訑以自矜也固宜且榮稽古則古有貧賤不屑達富貴不克詘者榮胡弗之稽也古有敝車羸馬而自適桑樞蓬戶而無慍者榮胡弗之稽也古有塵視金玉錙銖軒冕視晉楚者榮胡弗之稽也古有功蓋天下而不驕位極人臣而不伐利盡萬物而不取者榮胡弗之稽也而訑訑于車馬印綬為哉吁見亦陋矣夫榮既以車馬印綬為足誇而示諸弟子使為子弟者亦皆以車馬印綬為足誇而覬諸朝廷則尚友之風息而稽古之志荒矣東漢秉大亂之後制度草創孝明緇意寄察當時豈無敝正可更失德可言乎榮為五更則宜老乞言茲其會也使榮上之能匡輔君心調和化理為中公力行之規則可謂稽古之力次之能數陳時政献替可否為賈生治安之疏則可謂稽古之力下之能鋪張駿烈潤色鴻猷為鄭玄禘祫之議公帶明堂之畫則可謂稽古之力又不然議不合而去為王吉之請老時不可而退為嚴光之高蹈是亦稽古者之所安也數者無一焉逼偃然于辟雍之上以受天子之尊禮顏斯厚矣方謙讓以圖報効明忠孝之道以率諸生且猶不給而敢為言耶自是假稽古之名以規厚利取榮名者則榮啓之是榮之言足以禍天下之文學而帝之尊榮又適以自禍其風化也已矣斯固世變之所重悲君子之所深為扼腕者哉

論西京名利之習大是確論後漸說向桓榮身上去步驟紆徐婉轉伴佯

即以榮言責榮其何說之辭焉乎榮況稽古矣九原可作當以是問而孟之

歷引申主筆辭折無遺使桓榮而在亦當愧死入地矣

陽太史根仍公評　說九德歸於一中是用究本原之學而才若懸河勢如倒峽直從省山氣脈來

九德論

徐野卿天言學士

德之在人涇於一本而達於萬用者也達於萬用則隨感而殊其應順應而協於則者固不可以強同涇於一本則無物而所以感物者在焉未應而所以順應者在焉太虛之中有直宰神妙之地有員機彼其隨感而應隨應而當者皆一本之分也一者何曰中是已中者何曰吾心之虛而能感感而能應應而能速速而未嘗不周周而未嘗不當不可以方所測不可以偏倚言者是已是故中在於我則發之而無不中中也者其九德之原乎何言乎九德也皐陶言官人之法而設此為觀德者之辨也官人者貴知之詳是故因人而考其德因德而求其中而九德於是乎異名作德者則探其本是故約之一中焉而九德無餘蘊矣堯不云乎曰執中舜不云乎曰精一嗚呼斯固九德之所自來也今夫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故陽舒矣止之以陰陰慘矣繼之以陽陰陽迭運者天之中也柔翕矣振之以剛剛闢矣歛之以柔剛柔並用者地之中也仁愛矣節之以義義肅矣和之以仁仁義時措者人之中也此三才合一之中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其涵於一心達於萬用者本如是其參和而不偏而九德何一之弗備惟蔽於質汨於欲而中者偏焉而九德始鮮能於天下自今觀之曰寬曰柔曰願曰擾曰簡其仁之發乎其天之陰地之柔乎而栗而立而恭而毅而廉仁之未始不為義也是即陽濟陰於天剛濟柔於地也曰亂曰直曰剛曰強其義之發乎其天之陽地之剛乎而敬而溫而義而塞義之未始不為仁也是即陰濟陽於天柔濟剛於地也是故析之則柔而且立柔之中也剛而且塞剛之中也推之九者各一其德則各一其中合之則柔之中無以異於剛之中謂之未嘗有九焉可也何者萬殊而一本異名而同原理固然也譬諸太虛流行發育萬物各具一太極孰非天地之德然萬物一五行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則萬者合而為五五者又合而為一人之九德何異於是方其時柔而柔時剛而剛泛應不同名之曰九要其大源不越仁義之時措則九德合而為仁義仁義又合而為一中中足以盡人心之太極太極者天地之中所謂一以貫之者也不觀之堯舜乎如天好生洽於萬邦柔德也而敘典明刑豈一以柔者能之是堯舜之柔而立也堯舜何心哉蓋無心之剛剛斯中也而強與直也亂也其無不中可推矣合九德而無一非中堯舜何心於中哉無心於中而自無弗中固其精一允執者基之也吾故曰德涵於一本而達於萬用者也然則九德之名豈陶之過為區別哉曰德以中為主而德之所成則各隨其性之所近是故聖不易得全德實難三德而有家六德而有邦德之多寡識之大小隨之此翕受敷施唐虞之治之所以隆也陶之言固為知人官人者設也而非所以語作德之原也故曰行有九德既曰行是達於萬用者也愚故推其一本者足之

原上本本

長江大河一瀉千里

光擬精當

許相公穎房公評一篇主意在守之之主崇節儉而戒侈靡可作座右銘

讀漢史平準書食貨志評

徐顯卿 天官學士

愚考覽古記其一代之始罔不號殷富迨其後則稍濫溢耗斃也耗而不已遂使帑藏空虛閭閻困乏而公私俱詘持籌者雖終歲矻矻窮及毫髮竟莫得而取盈焉何者經綸草創用度未豐海內物力亦且向盛故不立法而自足無禁而侵利者寡也厥後席昇平之業侈淫奢之謀經費不常斂以什伯故法窮而用愈匱禁密而奸愈滋遂令上下咸受其困甚理財之難言所從來舊矣昔太史作平準書班孟堅襲之作食貨志槩括漢事纖悉具備愚請得而評之漢興當高惠時海寓泰和兵革寧謐土木營繕鉄而不脩迨及文景恭儉為理無臺榭以省百金無夷地以疲紅女正已率民而人化之故都内太倉朽貫紅粟下及邪氓亦無覆踵之嘆所培植者裕也至若武帝英明馭世狹小規摹彼見漢家財力豐盛七十余年思騁其雄心久矣引迂誕之士絡繹而至環侍而中之故驕溢之志侈于内于戎禅祀土木之好雜于外祠太一禱五畤通西域控東甌鑿昆明築栢梁悩心適意沓然四馳百姓殫所入而竭所出以實尾閭盡漢力中竭矣至刀筆之徒紛紛言利修口而譚抵掌而畫諸酷吏又以刑法牢籠之譬之割肉充腹同顧旦夕之有患也故募粟不已則議鬻官鬻官不已則議塩鉄塩鉄不已則議告緡告緡不已則議車筭蓋自平準法行之之後而利孔漸饒供億滋擾終漢之世罔所變改延及哀平以降不但官私告詘四海困窮且至風俗渝胥人心抗敝而炎劉之祚不永矣夫天下至大也天地之所生人力之所成至殷富也府庫倉廩視初業非甚加羸其征斂會欲推筭之術非不加密也然文景以愛惜撙節之心守之則常盈武帝以淫佚驕驁之心耗之則常縮故曰洪[illegible]之流決于蟻穴燎原之焰起于寸煙人君之心稍一不節而天下之民力錢貨渙散決裂不可支矣曩使武帝席高惠富庶之基踵文景玄默之理頓甲休兵卑宮康食與四海安養沐息其時諸臣亦殫忠極慮如晁錯之言貴粟賈誼之論足用以收拾其心而蕩滌其欲庶幾群小漸消雄心不聳國無漏卮之費民無無懸磬之虞炎漢之業雖至今存可也吾于是乎有感

可令[illegible]孔霍[illegible]服

計事諸臣所宜知

讀漢史平準書食貨志論

楊元祥 翰林院庶吉士

王相公對方公評 商権漢事始末脩且且與二史並傳

余讀平準書食貨志見漢一代贏詘盛衰之變未嘗不廢書而嘆也曰嗟乎譚財計者何容易哉國而虛無財則國病欲實其國而籠天下之財則民病國病矣其勢不得不取一切之術而不暇顧民之利害則國之病又轉而病民民病矣國何所恃以立則民之病又轉而病國嗚呼安得措于不傾之地積于不涸之倉藏于不竭之府令國與民交利而無病哉余觀漢初什五稅一賜租之詔間歲一下其征入甚寡然當時廩庾皆滿府庫餘財至于粟紅而不可食貫朽而不可校抑何饒也其後縣官稍稍不及動郡國倉廥令民得入粟拜爵贖罪更錢造幣進雒陽賈人子用其心計榷鹽鐵算舟車灌輸天下財物置平準於京師以朝廷之尊下而與商賈爭錐刀終不餘力而讓利然而縣官大空不足以奉戰士水衡少府無終歲之儲又何詘也蓋嘗取而思之天地所產九垓所入止有此數非有神運鬼輸也調度得宜則寡求而嘗餘浮淫無藝則多營而嘗匱彼於平城婦書之辱不為忿入塞則距之而已而大將軍貳師樓船車騎之屬乃歲遣也露臺之費尚為惜而昆明之鑿建章柏梁之役封泰山禪姑衍祝泰畤汾陰且屢興也天子皂綈斥諸浮靡而文成五利至賜予鉅萬不少靳也改正朔易服色傳毗秦皇而朝舟從驅略卬筰通西域竭所恃以事無用不為止也夫自天地不能常侈常費而況國乎語曰江河不能實漏卮此善喻也今庶人之家相戒以勤苦相忍以飢寒將其業而息之雖遇凶年而美衣安食者必是家也有相娛以酒相啗以安樂胥越其固蓄蓋識一遇凶年而飢饉流離者必是家也故曰為國有三計有百世之計有一時之計有不終歲之計

尔處財用奇處之取加精詳字

細出所業具見筆力

品句甚奇

漢唐宋黨人之害論

王家屏 大學士

許相公頡陽公評 爲發命責君子匠心而其特命精確仰起三黨諸君子九淵之下亦宗緘口

甚哉黨禍之大也始于君子小人猗角相競而不已正者必難勝邪而國受其害夫以君子視小人則殊科矣然徇其意也矯亢過激至于傾敗天下而不能挽惡得無罪邪試以漢唐宋事觀之建和以後蕃固秉鈞范滂張儉之流雲翕附麗思以清議濯易一時曹王則目牢脩攝誣盡錮名士善類既殲炎曆之亡胥不旋踵爰及長慶牛李搆隙立交相軋群衆鬩鬥鼓煽成風迨其末路白馬清流擠罹毒手識者悲焉紹聖之初申温弛政章呂彈冠楊畏叛議清臣媒進繼述熙寧報復睚眦凶黨寖昌彝祚遂南嗟乎自古戕害人國未有若三黨者之甚烈也可不畏哉夫小人群若稂莠不鋤而生去而復蕃為嘉穀病小人党類則類苟可以空人之國而傷其善良無不至吾何誅焉獨惜夫諸君子之處此未善也世不能盡小人亦不能盡君子黨在潛匿默導救害于什一吾既自立門戶標榜過高一薰一蕕挾不兩存之勢又不自度銳意攻之至以督郵劾常侍郡吏捕黃門力取成勝反為所噬併其身與黨掃而空之古稱圖虛名受實禍知進而不知退若漢黨錮諸君是已德裕奇章並負時望議論稍忤冰炭遂分宗閔結黨斂中背恩太牢羽翼既成而德裕復以一夫之力欲盡夷其類宜禍之及矣其後獨孤崔遠之徒競斂奬習嫉惡過嚴與患為鄰使柳粲李振因蚌鷸之持肆漁人之取邦之殄瘁德裕釀成之也安石立法初意亦善秪以偏執見嫉正士元祐新政尚當熟議緩行迺徒知改絃之急切纓冠之憤不分玉石一切芟除奸人怨恨切者紹述之談賞緣得進名賢黨禁貶竄靡遺誰執其咎恠要之數君子者操心

善論

叙事與核死一語出漢以下

有識見有議論

鑒名言可垂不朽

甚忠其為國謨畫非不切至也機權稍闇馭制無策卒蹈于[illegible]豎之魚肉儉夫之網羅而莫救可哀也已然黨之為害又非[illegible]顯諸君子罪也食必腐而蛕巢木必朽而蠹生桓靈昏德武帝[illegible]不振哲后幼冲命亂政陂國是繆戾朝無衡準之平野有告訐之習倖升賢屏黨人始昌故欲消彌斯害非君臣交盡其道不可也君之道曰明而斷臣之道曰公而恕君子朋德小人黨利外雖相似中寔懸殊進真退偽哉鑒靡愿師師濟濟陰詐莫容是謂之明君權獨持萬幾無他太阿不失吐柒必吞責威竊柄之臣罔敢睨視寡廉鮮恥者莫得而憑籍之是謂之斷百夫同舟期于濟岸十手並射志在中鵠異議不立穆穆相濟是謂之公曲待群小感之以誠而器使其才彼將磨濯求為包容孰肯矜伐技能互構為奸是謂之恕四者所以弭黨漸安寧區宇之務也是故上有皇極大受之君則比德化下有九二中行之臣則淫朋已要在為天下國家者審所圖而已

評品題二黨者指諸掌而反覆詳辭滾滾不竭知是眉山正脈

如有姬公之心則自无黨矣惜漢唐諸君子无有以此告之者

爭黨二字發明先聖未發之旨

設喻形容

漢唐宋黨人之害論

張一桂 大司成

愚嘗讀史至漢唐宋黨人之變輒廢書而嘆曰嗟乎國家之禍恒由于激而成也語曰綿綿不絕遂尋斧柯涓涓不塞遂成江河豈不信然乎哉蓋禍釁之作其始也恒起于一人之私忿而不能遏其終也遂釀成國家莫大之禍而不可救古之君子惟有見于此也無我以為心寬裕以為量廓然而待已以公泰然而接物以恕其幸而人已交孚也固和平浹洽歡欣鼓舞以共成天下之事功其不幸而橫逆之我加也則又形迹之不存憤戾之不作惟優游含容以俟其自化而不至矯激以啟無窮之禍患此其心何心哉彼固所慮至遠而不暇恤其私也昔周公東征之變流言交作雖以召公之賢猶不能無惑夫公以叔父之尊而居冢宰之位握髮吐哺士之傾心于公者當亦不少使公憤然出而與辟言用斯黨類五分而蒼姬之事去矣然公弗屑也惟碩膚几几處之以至誠卒之群疑俱釋而大和氣象藹然溢成周宇宙間求其心可與淺夷膚見者談哉善乎仲尼之言曰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夫君子之患不止二端而獨以是並言者蓋以人情之弊黨始于爭惟是非之相競而後爭端起惟彼此之爭勝而後黨與分世未有不爭而黨者仲尼並舉而互言之其旨微矣為人臣而至于爭且黨茲豈國家之福也愚于漢唐宋黨人不能無遺憾焉漢之黨人始于臧否之相形自規矩獲印之謠一興而甘陵南北之部遂立各樹朋徒漸成尤隙嗣後宦官顓政顧廚俊及諸賢激烈太過遂致黨錮之禍而邦家殄瘁矣譬之削弱之家豪强睥睨諸子崇尚虛名招尤起釁疾不勝其憤憤之氣攘臂纓冠以求逞于一擊一擊不能

累為切當而語亦珍此可誦

評三黨人品甚確

器量宏大

如壘壘疊石議論入出倫許

勝而身殖豪强孟無所憚而家隨之亡此漢之所謂黨人也唐之黨人始于名位之相軋牛李之隙不可居解而八關十六子競相蟠結馴至白馬黃河之變而唐室亡矣譬之富翁以家政付群僕各不相能惟以逞睚眦爭貨利為事凌夷廢弛卒之大壞而不可收拾此唐之所謂黨人也宋之黨人始于議論之相軋嘖有煩言互相貲詆而洛黨蜀黨朔黨分而為三于是熙豐之小人得以投間抵隙而請康之禍兆于斯矣譬之大軍與勁敵相持同心戮力猶懼不克顧群帥不協自相攻擊使敵人坐收漁人之利而喪師失律貽國家莫大之辱此宋人之所謂黨人也嘗考之漢之黨多君子唐之黨多小人宋之黨皆號稱君子而亦不能無一二小人之隨聲依附者厠于其間然其臧否之相形名位之相競議論之相軋心之公私各迥然不侔至其

以血氣用事忘大計而修小忿始之不慎以激成夫無窮之禍則先後若出于一轍夫君子出而當世道之責所任者非一家之事也所謀者非一己之私也無人己無物我小嫌不作而惟求使于國家如此而已矣迺逞其自是之私而恣其上人之念彼訑訑然以求勝于此此詘詘然以求加于彼潛滋暗長寧貽宗社之憂而莫之恤此其端固甚微而其禍則甚大也厥咎可勝言哉嗟乎諸人亦自逞其一時之憤而不知其流之至此極也使漢之黨人而皆郭林宗申屠蟠則顧厨俊及之名可以不見于當時而群賢夾輔漢祚不移矣唐之黨人而皆裴度李絳則八關十六字之號可以不傳于後世而遺佚尚存唐杜不屋矣宋之黨人而皆呂大防范祖禹則洛蜀朔之稱可以不形于史冊而仁賢未亡宋不南渡矣先儒有言曰三黨係宗社存亡

關鍵精采

如登七級浮屠一層高于一層

矣究其極係宗社存亡而其始惟由于臧否之相形名位之相競議論之相軋則夫為諸人者尚得以辭其責乎且廉蔺寇賈時舌辯之士而介冑之夫也當是時强秦虎視使二人內訌則趙事不可支漢方艾除禍亂若各逞其不平之氣斯所損亦不小矣迺能釋忿結驩同歸于道彼所以為此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也噫周召之至誠固遐哉不可易及以漢唐宋之賢哲而其見反出廉蔺寇賈下寧不大可詫哉或曰薰蕕不同器而藏冰炭不共室而處邪正之不容並立乃自古記之矣伊彼黨錮之禍由于權璫濁流之慘成于篡逆元祐之流竄本于熙豐之小人群邪醜正特假黨之名而肆其毒耳即諸賢不黨群然以正自持其勢亦必不免而欲有裨于國家難矣今子獨咎于諸賢毋乃刻與愚曰不然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木必先蠹

也而後風朴之君子之道急于自治彼權璫篡逆小人云者無足喙矣夫人主之所深忌者莫甚于黨而小人之所籍口者亦莫巧于黨吾同道而相與同心而共濟猶懼其以是而加我也糾群然依附互相詆訾則是適逢其所忌而自投其所籍遂使人主重其憤然不平之心而小人得以逞其悍然不顧之惡吾身不足恤而國家之禍由此始矣向使諸賢矯激不形宴然處于無黨之地則人主忌意不深其惡之也必不甚小人無以藉口其去之也必不能無遺雖或見擯于一時而舒徐容與以待事幾之會則國家之禍尚未至于不可救也語曰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誰生厲階至今為梗諸人雖欲諉其咎胡可得哉雖然操伶倫之管者不可欺以清濁持軒轅之鑑者不可眩以妍媸自古小人欲空人之國未有不以朋黨之說進者也惟書

未歸于君之餘非有見

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唐虞之世皋夔稷契同寅協恭共工驩兜比周為黨若畧心而論迹其歡然相合一也惟堯舜以欽明濬哲臨于上或登庸或放逐舉措行而天下咸服此時雍風動之治所以凌跨百代也使漢唐宋諸君能超然遠覽俾孰正孰邪皆不能逃吾之明則國是可定國是定而朋黨之議熄矣豈不甚赫然乎嗟嗟自非至昏亂之主未有不愛君子而惡小人者然辨之不審往往君子盡黜而卒為小人之所快此古今通慨也後之君天下者其慎毋自昏其明而為小人所快也哉

四皓之許諸當日言卧南山有遐遠之致輔翼太子有廻天之功君循部之以三失貴之以不得為高士雖議論過必要亦卓然獨得之見哉

四皓論

沈一貫冢宰學士

四皓其可謂高士耶四皓之出有三失焉矜陰謀之高蹈而接儲貳之聘失之輕當遁德之名而為迫脇之事失之詐若而退休不絕世故失之愚輕非所以重節詐非所以一義愚非所以達道一舉而三失并之此惡得為高士也哉據遠位者處義精處義者逢幾當所為高世之士者其于出處辨矣神龍乘六氣以卷舒麒麟鳳凰之隱見治亂卜焉是故伯夷微子高遁而深藏不可謂之枯槁傅說伊尹什耒畚鍤以從事于弼相阿衡之任不可謂之追隨雷霆以夏出雪霰以冬興烏雀晝號而蟋蟀夜吟各當其時而已矣四皓之興當秦之衰漢之未興也強暴煨燼之余而起之以寬仁愛育有天下者非劉季而誰以高祖賢而輔之以道德匡之以禮義其于三代之英庶幾可及

道矣明之漢高而堅不任之節可謂失時

四皓之志何闇于此而顧避迸深谷求之不得焉四君子于是乎失時矣謂高祖嫚罵輕士抱義而不與非也高帝非簡賢者也其所唾溺者真豎儒耳知子房之賢則尊之而不名拔韓信之才則拜之為大将世無子房韓信之操空高祖輕之即四皓之名既以傑出二子矣使其得以事之尊敬不啻焉烏有所謂嫚罵者哉訊其名而不考其實擬其迹而不覩其心四君子于是乎失人矣

并輔高全而翼太子可謂失人

由是觀之四皓非有道德之實特矯亢養高之士信斯志也終身竄伏隱蔽草野茹商山之芝歌採薇之曲雖有聘幣望之若泥塗輕之如飄風果而不出以卒遂厥志不亦可乎見義不明故纖末之情易動抱志不果故功名之念卒興以百年之遐齡棲遲遠遁進不為帝師退不為王佐以儲式一聘而遂出之卒為子房之所舞御區區羽翼非有奇謀偉議以動天子

此見四皓失之輕處

此見四皓決之詐處

此亦不謂輕乎以隱逸之賢道德為說其所以調護者入不能迫子以孝但云恩為太子死者夫以英豪曠世特起不群之士豈以一聘之故而遽為人死哉其詭謬之語特出于一時迫脅之策耳可不謂詐乎夫輕其身不足以重天下就其術不能次成大功四皓于時俱年八十九十時矣而不能深蟠遠舉以與造物者游乃為此碌碌之節何其為人者重而自為者薄也可

此見四皓失之愚處

不謂愚乎莊周不受楚王之聘以非時也孔明不從襲魏之策以非義也太公晚出而為文王佐卒以鷹揚時義俱也以四皓之高而不及乎此亦幾于偽矣或曰四皓不出則隱哲沒世謀

先一褒

士失策儲君不寧是三者闕一不可予烏得而譏之曰四皓避世之士也就其末路操持不堅卒依世以取功名者非四皓有

後一貶

之子房操之矣卽有淪隱之士泯沲窈冥以為無窮不憂其無名也以子房之智駕御四君出其指揮卽四君不出子房不憂其無策也夫高祖之欲易太子也特以寵姬之故婉戀而不能什以高祖之明呂后之窮蕭張叔孫諸賢之爭向微四皓其焉能易之四皓之來其得已者邪其不得已者邪君子之處也與道俱而出也與時合以高帝而隱其隱也失時以惠帝而出其出也失道四皓之進退可謂無據矣內不足以順時大之不足以擇物次之不足以建功區區出于或者之見而卒不得其一以余觀之四皓之出為子房耶抑自為耶故曰四皓不得為高士也

始終不肯以高士與之可謂確然之見

漢高帝善將將論

于慎行　太子賓客

御將之物無過賞罰而然者使之以信又示之以不可測

為國莫先御將而御將之道在有所可信而有所不可測夫將者以其國戰也有將而無賞罰不可以戰賞罰而不信不可以戰信而可測不可以戰是故使之可信而又使之不可測然後可得而用也何則將非無身也白刃湯火之中甘心而蹈之者上信也擁百萬之師而歸命于萬里之遠稟乎其不敢違者上不測也然後可以戰勝攻取一旅之眾可以有天下古之帝王

此高帝之所以制淮侯淮侯之所以受制于高帝也有將將之任者當三復于此篇

蓋漢高帝能用是道而韓信曰陛下善將將此信所以為陛下禽也信亦知君也哉蘇子論高帝謂其馭黥布信越得先賞之法馭樊噲絳灌等得不先賞之法以為善將當矣然雎雄未決之秋得地則以王之爾而安在其為善信之所為稱高帝必大有以懾服其心而不止乎此也信之不聽武涉之說也人嘉其不倍非也信不敢也方信之追還南鄭執戟之隸而亡命之人耳一見而拜以為大將舉百萬之眾坦然予之而無疑及其北舉燕趙擁兵大國之郊勢甚盛也帝詐為使者馳入卧內取其印符而易之軍舉百萬之師忽然奪之而不難夫其能予者必能奪也而不測之奪與不測之予互發而兼用是高帝賞罰之大槩也嗟夫信之事高帝也蓋其心帖然服矣是故舉趙下燕定天下之半不請其地而王也得齊而後請蓋其度高帝之必與齊也而事定功成可以請而得乃其據十二之險南面稱孤而猶豫于一生之言徬徨而不敢發誠畏之矣是何也有所可信故不信而有所不可測故徬徨不發也帝真善將哉夫黥布信越三者皆人傑也操縱而予奪之如手允掌上爾他尚何道也嗟夫賞罰者將將之物也使之可信此也使之不可測亦此

此正漢高不可測處

非高帝之不可測安能駕馭淮侯將信卯不然以彼壯才亦可以當南面奈何術

復而不敢發也

此賞罰之可信者

此賞罰之不可測者

之法曰其功則賞及其有其功也斷然而賞之法曰其罪則罰及其有其罪也斷然而罰之如是則信矣曰其功則賞而賞或不必其功者意有出于賞之外也曰其罪則罰而罰或不必其罪者意有出于罰之外也如是則不測矣信之至也使人梢千里之國而不請不測之至使人有千里之國而不敢言信我也而况乎一介皷鼙之士哉古之賞罰能運千里之國而後之賞罰不能運一介皷鼙之士不亦異哉吾聞之開創之世恵當浮于威不如是則人不為用守成之世威當浮于恵不如是則玩愒而不振是運之之道而已矣

漢高帝善將將論

田一儁宗伯學士

讀高之善將將由于善任使任使之妙由于善知人既善知人又善任使而復不以假之以權高帝之所以馭諸將馭群策者正在于此

嘗讀漢史至漢高帝不能將兵而善將將心竊疑之及讀蘇子御賢將才將之論謂其驥遇韓彭鷹視樊酈撓牒嘆曰有味哉其言之也然愚竊謂高帝于此又有微權而蘇子偶未之及也夫樊酈曹滕皆豐沛故人其積心高帝而欲王之非一日也成卽漢不成卽漢中原之鹿原非樊酈曹滕分也彼得封侯享爵志願大滿矣惟慮其不成功不慮其成功之為漢虧也若韓彭英布何等人哉群盜之雄而詐譎反覆之輩也風雲未遇則俛首借資而羽翮苟便慮亡不帝制而為天子者此豈可純以漢事成敗託哉故此三人者不有大利權以動其心則其力不我用而無以制之則均西楚之儔而虎爭之傑也人見高帝當時以孱然不勝征戰之軀而制御此三大將欲其軍則奪之軍欲其會則促之會如三尺童子之鈎巨象惟我左右不知高帝所以處此有權而大阿之柄在我握也今夫富人梢其不貲之金而縱群僕都市遊也其豪黠足任使者非畀以千金掉頭不我顧也而恣其所之則此千金者彼可得而橐載矣故善御僕者必于之千金以厚其資而又陰有所執持使之縮而不敢動故能無豪悍之憂而卒享其奇羸之利漢高帝之善御將蓋識御僕之道者也以爵土為千金而又有所執持之以陰奪其豪黠之性夷考史所載者如韓既破魏威名著矣而卽拜張耳為梁國相使之共擊乘彭越下梁地十七城動名猶未顯也而燒楚積聚劉賈以親王參焉夫高帝豈不知此二人者足當一面哉而尤有所參任以分其權如此者誠懼其不可制陽假之權而陰持之也故當是時韓彭雖列地稱王而其權常在高帝不在

馭將馭僕事雖不同其所以馭之之方則一

此高帝將將之妙處

照應上文

前云高帝于此又有微權未後去六方有關鍵收然

韓彭欲其軍即奪之軍欲其會即促之會如釣者委之芳餌以悅其心而弱竿在手伸縮由我而無掣肘之患故雖尊以榮名寵以厚實而卒無它憂高帝所以收功于韓彭者此也不然吳太子尚駭祿伯之言李臨淮尚有擁兵之畫自古及今諸尊寵太盛者未有不反中其毒者也豈以明如高帝而不辨此者乎慮故曰高帝于此又有微權者此之謂也然高帝之所以能此者由其諸將之材素諳于胸中既量乎諸將惟此三人足以成大功而又量乎我所用以執持之者足以相制而不至于相仇故屢底績信乎將將之善也否則任其權而無以制之者必有董志驕萌之亂制之而不中機宜者必有樓船橫海之釁是豈善將將者哉由是而觀高帝之善將將由于善任使而善任使由于善知人後世有將將之責者尚監茲哉

漢高之善將將處全在此四語

涂相國存丝公評分別五諫二中款中云用諫之道有三尤為確論必洞析諫情者三

五諫論

于慎行　太史　宗伯

夫諫非能諫之難也使君必聽之難也有社稷安危之幾言之則泰山不言則纍卵有生民休戚之端言之則衽席不言則湯火當此之時保吾之身而不顧國家之利害非人臣之職也盡吾之職而不顧人君之聽否非人臣之心也嗟夫人臣之心誠未有逆其不聽而為之者也是故不可以無道也蓋君子之諫五曰譎曰戇曰降曰直曰諷夫子蓋取諷焉予以為五諫一也顧用之之宜何如耳夫諫不同也有忠臣之諫有良臣之諫有說客之諫侃侃而陳諤諤而爭萬人卷舌一夫碎首可生可殺而不可使不言此忠臣之諫也夫子之所謂直與戇也理而諭之使自求之隱而箴之使自得之君享受言之利而已無進言之名此良臣之諫也夫子之所謂降與諷也俛仰慶吊押闔無方聽之謬於大道而往往有廻瀾道日之功此說客之諫也夫子之所謂譎也忠臣之諫足以辛名不足以悟主良臣之諫足以悟主不足以成事說客之諫足以成事而君子不由焉雖然諫豈有常哉顧吾所以用之爾用諫之道三曰度主而施之相時而規之審己而行之主暴耶則切直之詞難得主寬耶則婉曲之辭易入主多智耶則揣摩之辭可得而中也是故度主而諫則名寔得事之將成也則談笑之言緩而流溺之狀深事之未形也導之則留而激之則遂事之已成也詭其辭而中之或可以庶幾焉是故相時而諫則理勢一言者諫臣耶批鱗折檻非以為訐也言者大臣耶納牖遇巷非以為容也言者游說近幸之臣耶恢諧滑稽廣譬博喻之談非以為誕也是故審己而諫則道職符夫諫至難也一介之士必有諍友百里之君必有

此言用諫之道有三

一曰度主而諫

二曰相時而諫

三曰審己而諫

此論最親切有味

争臣有臣而不諫與無臣同諫而不聽與無諫同故諫期於聽也無道而何以聽之或曰四諫宜奚君子之事其君也固亦有諷乎曰此人臣之不得已也父有悪藥而疾華者子欲生之進藥而曰湯也固有之矣安有父母死生之頃而守孝已之信者乎夫龍逢而下以諫名者不少嘗總而觀之忠臣之諫聽者十一焉良臣之諫聽者十五焉說客之諫聽者十九焉非說客之愛君固深於謇謇匪躬之士也術也且夫說客之術非專於諷而已蓋亦兼而用焉故其抵觸忌諱甚若蹈不測之淵而恬然以濟此豈無其故哉蘇子曰龍逢比干不得稱良臣無蘇秦張儀之術也吁有龍逢比干之心吾謂之道不謂之術矣

申少師瑤泉公評　微情妙旨與論清言益理學宗工也末段理一分殊之論不至頭燕受障足以鼓吹經傳明翼註釋矣森哉森哉

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

李長春　宗伯學士

仁也者其渾涵于一心而流通于三極者乎是故達于無我之公以弘其無間之妙者而仁之體斯識矣夫人以心立命而心以仁立極其理粹以穆其機潛以微蘊之渾然觸之盎然固不可以方體窺不可以意象執者也而何以曰與三極相為流通也又何以舉天地萬物而一體之也然則是仁也不幾馳騖于兼容幷包而勤思于委瑣寥廓矣乎況天地至大也萬物至衆也其陰陽剛柔清濁高下者既難以測度而蚑行蠕息根著蠕動日感通于吾前者又紛紜轇轕而茫無涯涘若之何聯屬于吾身與之為一乎噫此非以形迹言也曷自仁之體而觀之生民之初厥有恒性而吾得其神而明者以為心又得其公而純者以為仁斯天地之所儲精而萬物之所育神者也故藏之于

正論仁體　反論失仁之體者　直指人心洞見本來面目

渾淪而其量則溥博而無限斂之沖漠而其施則浩蕩而莫禦有弗感感之斯通有弗遇遇之斯應其一視而無我大同而無間者非有所矯飾于其間也固仁之所以為體也人惟梏于形骸氣質之累既漠然與天地萬物不相與而無以遠觀夫一體之原其自小其身者復視天地萬物若杳冥恍惚而以一體之義為難及間有知忘私以循理者則未免求仁于博施濟衆之間而或淪于高遠之弊故合者離之通者塞之而仁之本體漸失矣嗟乎其殆求仁于仁而未觀于吾之初心矣乎夫見孺子之入井者則哀而思援觀牽牛之觳觫者則閔而思釋孺子與牛於吾身固判然若胡越也而其哀之閔之者何也然心者猶謂之有知也至其逢艸木之榮瘁也而欣戚以分稽象緯之愆順也而憂喜以寓當其欣戚憂喜之際採之而莫得其端測之

而莫窺其妙。斯誠何心哉。斯心也。正吾人所稟以為立心之初。而所謂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者。為能體驗擴充乎此而已。故仰觀于天。則曰吾身所戴者焉。而凡日月星辰之運行。風雨露雷之變化。皆視之若性情形體之附麗于身也。俯察于地。則曰吾身之胞與焉。而凡呼吸動靜疾痛疴痒。靡不與我相管攝也。甚者為之調燮其節宣之候焉。為之經緯其土壤之宜焉。恩以育萬民。而使鰥寡孤獨皆獲其所也。德以殖羣類。而使句萌輅角皆若其生也。眞有見于天地待我以清寧。萬物待我以蕃育。而不忍自私自隘。以孫其降衷之命。是以舉兩儀如一息。納八荒如一闥。在吾身不見其不足。在宇宙不見其有餘。而其位天地。育萬物。以弘彌綸參贊輔相左右之功者。胥自其一體者以致之矣。雖然。無私者固仁之體。而求仁者亦豈能盡天地萬物。屑屑然求所謂一體者而仁之乎。勢苟滑以直遂。則囊括天地。包舉民物。以滿吾一體之分量者。固與天地為公而無難。力不能以從心。則雖愛有所未周。溥有所未徧。而亦無病于物我無間之學。譬之善養身者。不拘拘於肥瘠。而有元氣以為之仁。為則保合太和。翕皇浹洽。而脈絡榮衛。自無不得其理者也。此強恕而行之術。以為求仁之要。而異端兼愛之說。欲以希吾聖賢一體之仁。而卒莫之底止也。然則有志于天地萬物者。其尚繹思于理一分殊之旨矣乎。

此說仁者官天地府萬物之功

一体之驗

此論深入理窾更為有得

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

河洛文宗伯學士

夫人之以事功自期者。其識度恒有所限。求其無累而超然者。惟不役心於事功者得之。嘗觀曾點春風沂水之樂。與漆雕開吾斯未信之意。若與忘情世故。而自處以無能者。然夫子獨亟嘆而深悅之。豈其能悟焉。程子曰。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誠知夫子嘆而悅之之心也。何者。君子學求用世。故欲各就所長以自表見。然有所長則必有所短。而執着一事。則其所遺者必多矣。且人肖形天地。天地之量。沖然曠然。而萬象森然畢具其間。感遇聚散。生成變化之迹。皆其固然。豈待物物而安排布置之哉。此心之小。上下同流。太虛與侔。萬物吾度其間。禮樂刑政兵戎教養之事。亦其端緒節目之形見。雖吾心無所不有。而實未嘗有者。故堯舜蕩蕩巍巍之績。萬世望而震焉。先儒比之一點浮雲過太虛。蓋堯舜之業。堯舜之粗迹耳。彼其中空洞寥闊。包絡宇宙。統括今古。故能大造乎唐虞。而渉而不留。為而不宰。雖謂之無所作為亦可也。斯堯舜所以心同天地。大之至也。苟有一毫虧欠間滯。則其心蔽。有一毫倚着意必。則其心泥。是以聖賢之學。有不自知其同類而殊科者。由求之政事。赤之禮樂。非不斐然成章。試之卓然其有效也。自聖人視之。勇功智名。與夫黼黻文章之美。皆器也。譬如天地之五行四時。人之五官百體。各司其運。皆可適用。而不自知其已分職於太極。統役於天君矣。是未燭乎天地萬物渾淪一源之妙。而但得其聰明才智之近者也。殊不知聖人有聰明而不炫。有才智而不任。誠見此心本然之體。無內外。無物我。浩然無際。而充然太和。天地自變化。草木自蕃暢。何物非吾性分所關。何遠非吾度量所及。其退藏

高相國中玄公評、夢幻天地氣象。陶鑄充拓規模。其達思得是漆園叟見解。非有天空海闊胸襟。雲淡風輕情思者。烏能道。

集語

是聖賢天地分量

說見大意便見

欲其對爲小

此正是二子只得大意處

天地之也一無所知一無所能其形若動變也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然水之止風起而文煥焉如鑑之空影至而姸媸焉如衡之平物來而低昂焉如化工元氣之隨形賦色其相忘於莫知其然之天其視鏗鏘蕩蕩且如有無何規規於事為之末者足以動吾意願期必之心哉點與開之學未及乎此也而其識則已至乎此故視奇偉隆赫之功業泊然無所動於中方誠然乎其所真樂而豈然求信其所未信夫宇宙無窮盈虛有數吾心與造化本無一息之間何為不與物而皆春一理不臻其極一物不得其所吾性缺然則皆吾未盡之故此之不汲汲而何以仕為也蓋其真識所及已我乎與天地萬物流通融合之意誠獨得其大意而不暇以外慕遷焉者也是意也體之有餘廓之無外點也終身樂而不窮開也求信之心久而彌篤若達便是堯舜氣象而可幾聖人之全體二三子有何及焉其所不足者精詣而加踐焉耳夫天地之道大無不包若小無不貫聖人之學全體渾然者泛應曲當故精粗煨燼皆教動靜食息皆禮樂名物皆學是以氣象恢廓脈絡分明外不滯隘而內不空疎點與開也語上而遺下合之大而略之未精究而言之三子不及點開之大點開不及三子之實矣是故聖人之道大而有本學者體驗擴充以識其大而又存省踐履以豫其本則窮大而失其居者鮮矣

虛上實下是足道之語

馮趙二君緣所遇之時不同所以居功者亦不同以其心之異以有己之心則充國猶異也異猶充國也發揮二君心事可謂忠王矣

馮異不伐充國言功何如　陳于陛 春坊庶子

為臣者無以有己也古之人建立功名同其炎功異者此皆計慮深遠急國家而樂盡人臣之道也夫人臣奮身而事上孰不渴渴願效其尺寸然功立而安意居之則肖守盈之戒讓而不居則狗己以蒙其上顧所遇之時與其心何如耳心誠先國家而不私則時可讓也讓之而非沽名時可自言也言之而非好大以徼君寵吾于馮異充國之事有感焉異從光武行間累樹戰功每行賞眾爭陳勞勣異獨屏樹下人目為大樹將軍蓋其不伐若此迺充國則不然宣帝時平羌歸也浩星賜勸其歸功兩將軍而不自言充國竟言之是二臣者何其識量相越哉今之言者曰功高不賞古所訓也異惟不伐故人莫與之爭高而不危貴而不溢保躬衛族之術也庶幾哉謙謙君子乎又曰極身不二慮盡公不顧私臣之誼也充國功若丘山何敢隱其情而就推遜之名殆古所稱論大事不計小嫌者矣若然則異之能讓所以為智充國之不欺所以為節以能讓為智是充國欲恣睢而兢勝無所顧也以不欺為節則異亦沾沾市直者耳要之二臣之時所遇不同迺其心皆先國家之急而後乎私者不可不察也高祖開基待功臣寡恩韓彭之慘志士扼腕而嘆憤久矣白水真人應符而起天下攀鱗附翼之士雲合霧集莫不欲垂名竹帛間智者角謀勇者角力孰肯逡巡自失者使異攙背其間以功相競且將為主上所忌有功而見忌則既難不遠夫既難非臣所宜避也其如國家負薄待功臣之名何此異之所大懼不獨為保躬衛族計也宣帝在位先零為患非一日上詔在廷誰可將而充國曰亡踰老臣其志何決也及至金城圖

此言馮異

此言充國

此二語實一篇立論之旨

此言馮異不言功之心事

發充國言功心士尚未窺徹

此論馮異

此論充國

應上文先國後私意

應起句人臣無以有己意

大戶名九七以固吏足時破羌强弩兩將軍並主言戰替充國議于中獨一魏相耳即宣帝亦不知二策者孰為得也及先零平定然後勝敗之形見而攻守之得失洞若觀火使充國復歸功而將軍不以自明則帝將曰吾向固疑之平羌之績白不白非充國所慮也假令他日疆埸事有類此者亟戰攻之之議論尋沓其時能定之故又敢直任金城之功而不敢避也充國之為漢謀蓋至深遠也當異破赤眉入長安時人有譖之者光武詔曰君臣恩循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向非異真能不伐其功豈寧下楚梁二王哉故光武寸肘釣巾車之約而不忘滹沱蕪蔞之恩者非光武能然也異使之也漢自世宗大興邊釁海內虛耗過半宣元之際戎旅寢息四夷亦稽首闕庭意者見充國金城之効能脩備附遠而言戰者無所容其喙邪然則謂異為詐充國為好大以徼君寵可乎不可乎是故不伐以全漢恩自言功以定國論其心先乎社稷而不私二臣所同也寧徂目前之利而以過貽于君寧取尋常之名而以患授于國非二臣所忍為也至于當中興草創之時其功不得不退讓值衆論紛紜之會其功不得不自明此又異之事難施于孝宣而充國之言不可求于建武者也大抵人臣處天下之事當撤拘攣之見黜忌避之私自持其是不拘于迹如郭李治軍寬嚴異而皆能與唐韓范等邊戰守異而皆能服夏然則異與充國居功不同其求利國家一而已矣嗟乎人臣事君亦在熟慮而圖之哉

世之評二子者多進馮而退趙以其有功自伐耳人至其德之光萬才知時勢不同故居功之迹不得不異耳原其心豈容軒輊哉

文可謂充國知己

此論不為不足但未究其心耳

此原馮異不伐之心

此論充國當日時上之困

馮異不伐充國言功如何

張位少詹學士

愚嘗讀兩漢紀而得二名將曰馮異曰趙充國異之佐光武也劉玄新莽鬩逐劇盜交運勃勃興矣暨鄧禹不能定關西遂代禹任破赤眉于空陽重書褒之曰始雖垂翅回溪終能奮翼黽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厥功何偉也然每論功諸將紛紛異獨默然立樹下故軍中有大樹將軍之號焉充國之佐宣帝也西羌之叛專主坐困之策乃上屯田便宜十二事卒之先零欵服罕开翰誠嘉績亦云茂矣迨旋凱浩星賜款以不自居己而充國見亭顏直任之不辭夫二將之成功則同居功頓異何也論者曰師克在和是以古之成功者士歸功于將將歸功于朝崇謙德也故之反不伐宣聖偉之曹彬不伐宋祖嘉之而偶語沙中爭功于漢雨宮勲臣爭功于唐檻車徵對爭功于晉者

君子每為之愧駭焉異之不伐得是道矣而充國之自任得無少讓光之德乎愚辨之曰二將之處功名皆是也特時與勢不侔耳何者蓋異當光武草創之初炎祚雖興群盜猶盛而吾以腹心之臣受股肱之託奇區區馬與諸將論功則亦庸人流耳非所以策勵群師懾服士卒也況功高不賞異方盛滿之懼而何暇于言功乎他日咸陽王之號雖帝之大度不疑意亦異之謙中素孚于帝故有以來君臣父子之諭耳若充國所遇則異于是其時而議討西羌也宣帝主戰于上群臣附和于下其是坐困之策者百無一二及功之成也雖本于坐困而亦藉于強弩伏羌二將攻戰之勞使己不言功帝將曰西陲之功二將戰伐之力也非坐困之策也而恃富强邀邊功開邊釁必自此始矣夫己之功無庸怛矣而使吾君他日有開邊啟釁之咎是誰

蓋深知充國之心者

正收應上文

之徳與故成功之顛末一一陳于王前吾曰是功之[illegible]也寧使在己冒有功之名而不使吾君有勤遠畧之志寧使在我貽自薦之誚而不使吾君有開邊啟釁之罰寧使天下不歸功于伏羌[illegible][illegible]二將軍而不使國家蒙將他日有喜功生事之憂老臣之為慮深且遠矣使充國而當光武之時則亦大樹將軍矣而何功之足云不然浩星賜之言意亦美矣若之何其弗聽也使馮異當宣帝之際則亦章章自表矣而何爍之避不然論功希賞亦人情也矣為謙退之者是邪是故曰二將之處功名皆是也不可以其迹異而輕低昂也彼執異之議以議充國之弗謙者不知充國者也後之為將者將學異邪將學充國邪愚則以為天下之事無定體唯求其是而已馮異之不伐為將之常經也充國之言功為將之微權也況于異則不知權之妙用泥于充國則不知經之當守是故執二者而取其一寧為馮異之不伐不為充國之言功畧二者而求乎中固不以為充國之言功亦不必為馮異之不伐

此聖人大中之論

馮異不伐充國言功何如

李維楨　翰林編修

剖析精二公心事委見即令二公而在其自道不過如此至其才學程度筆勢絕佳篇末言餘意尤為奇絕不常之才也

甚哉功名之際難居也懷自滿之心者恒至於招尤而徇退讓之節者或不足斷國是以一君訟古之君子有同其成功而所以居功則異者此其設心積慮伋有王當之畫而未可以不務之迹議其後者也余觀漢史馮異脫光武于蕪亭滹沱之厄而大勝于赤眉之戰炎劉之緒藉以中興充國屯田燉煌而先零來歸西土屡世之患遂安枕而無事斯兩人者絜功而接烈相等埒矣然而馮異口不言功一時人心無不願屬大樹將軍者乃充國則違浩星賜之請而自以意對累累指陳功狀豈異明于下人之道而充國顧闇於替讓之古哉此其迹殆悖盩而不相侔而後人之執空文以評隲于百世之前者不能無惑矣余嘗原兩人之心與其時勢所遭及夫君臣相與之際然後有以得其當而不可以伐不伐之迹軒輊其間者語曰功蓋天下者不賞勇畧震主者身危是故靈龜近灼甘泉近涸勞而不德君子所以明哲保身也然事有出于天下之公而非繫于一人之私人主以其好大喜功之心專制于上而下之人靡然從之莫敢異指吾獨排其非而擇其是而卒以成功如是而復以貪功為嫌以獵退讓之名則必以吾之所是為僥倖萬一之計而其初議參睽結不可解故不得不自任其是令夫人皆知鈍遲者之終能有成而輕發者之難與慮事也嗟乎茲前所謂老成憂國之深者矣昔者高帝提三尺而帝天下信越之功居多帶礪之盟未乾而醢戮之禍尋及矣雖帝之寡恩亦信越自取之也得齊地則請為齊王伐楚則倶裂地而后會稍有桎梏即鞅鞅出不平語二子以蓋世之功事多忌之主而翊翊然自伐以凌

先陳說大義次為二公斷案

此言是異不伐之亡

人其及也宜矣彼馮異者亦光武之信臣也信臣以伐功見禍則異以不伐自全亦理與勢有當然者而槩以律充國之功則固矣方先零之倡亂也宣帝遣充國及破羌强弩二將征之自二將軍以下則朝之臣誰不曰滅此而後朝食者乃充國獨以屯守為計所條陳便宜十二事歷歷如指掌帝猶㜲難之彼其初必令二將軍與俱者謂充國雖獨任也既而充國堅主其議不少撓沮然後先零困服罕开自歸雖其謀已効顧于帝之初心已背馳矣假令充國遂屯守之功復歸功二將軍二將軍固習帝之說也必將誨其言之不試于前而嘆其成功之晚示之以邉功可開之釁而益滋其侈大之心將以老成為不足用而新進喜事之謀乘間而入此充國之所憂也故寧以功自任使知成功之自在彼而不在此其所以抗明詔闢群議而堅守也

此已下皆發明充國言功之前

若規見當日事者

田之策者誠知夫先零之可計困不可以力取也庶幾宣帝憬然覺悟知夫老臣長慮之見終非新進喜事者所能逮而欲舉事于天下寧有所持重而不發而不可以輕為取敗云耳蓋國是以從違為重則興讓之細德為輕將以端君心之趨向即冒貪功之名無恤也馮異雖有大功至其始事發謀與充國殊科矣賞罰之權自君主之僚屬之等自人辨之久何屑屑然以言語爭勝負而蒙人之忌取君之疑邪蓋異之功止于一身而充國之功則國是君心胥係之雖其居功之迹不一而籌度于君臣人已之間以全其身善其君則均適于道矣余考宣帝之時去武帝未遠征伐四夷海內虛耗豈武帝之性則然哉衛霍諸生事之也卽充國不自言功歸功二將軍安知帝不以衛霍望二將軍乎高帝而後善宗功臣者莫如光武而馮異尤為親信

議論洪雄

總結上文法行番添

宗當其破赤眉入長安也有上書言異欲為咸陽王者光武寢其謗而以璽書慰勞則其不伐之行素有以結主之知也不然則謗者之術中矣惟夫有充國之言功然後宣帝知樂吏之署在于自强而泯其僴然勤兵之心惟馮異之不伐然後能享茅土之封而免韓彭之禍則宣帝之不為孝武與光武之不為高帝二臣與有力矣不然以充國之老成持重必能為退讓無難者又出馮異下耶故使充國居異之時則何有于伐使異亦居充國時亦未必嘿嘿已也可徒以迹之殊而妄議之哉左氏論鞌之役晉有三帥遜功而不居而仲尼于夾谷之會直書其功以垂示來禩聖人蓋有深意於其中而退讓之疏節非所論矣豈以孔子之聖不逮一良將也邪大都臨事者當酌於理之是而不必殉一時之名論人者當原其心考其時與勢而不必其

未出一段議論

自此已後皆因馮趙二公而論其事

迹之合是故圭竇之難則同而或亡或避峻岅之險雖均而或行或止証父非直而密造逆謀歸衛天子者又得免于罪咽李非棄而避水絕粮郤衣卻祀者則皆稱為介數馬以對與隨文書者均得大臣之體不負翟公與切奪將符者咸逖賣友之誚彼固各有攸當也若夫狥名而不酌諸理沿迹而不稽其衷則縱父伏鑊者與蹈海同孝徉狂避世者與首陽同仁矣此幾微疑似之間宜辨于早而善學下惠者必自其所不可者始也吾固因馮趙二君子之事而備論之以診夫後之臨事與觀人者

懸河之音不竭

反柳氏月令論

張一桂 大司□

徐大桂指公評：學貫天人，才優經濟，是能以經術經世務，而非無實用者。

昔呂氏春秋十二紀，漢儒述以為月令，揆諸理以為大法而焉。柳宗元著論詆之，謂其非出於聖人意。何其決之驟而昧先王之遺意也。且柳氏之意，豈非以不韋敘而并棄其言乎。不知月令之所紀者，非韋之說，古先王之言也；非古先王之言，唐虞三代行事之迹也。使韋議論偶合于道，君子尤不以人廢言，矧其所紀者皆唐虞三代行事之迹乎。嘗聞之易曰：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四時不忒；聖王以順動，故刑罰清而民服。蓋天地變化，必由陰陽，陰陽之分，以時為紀。時也者，王事之本，羣生之命，自古聖賢未有不由者也。故帝典賛放勳之盛，先之以敬授人時；而禹謨之告戒也，亦于時撫五辰重之。則時之所關亦大矣。王者居天之位，而膺天之眷，又豈容悖天時以有為哉。是故任至大至艱之責，懷欲天是天之誠，而又本之以不敢自暇自逸之心，則無一息而不心與天通，亦無一時而不政與天準。於是仰觀是日雨露之變，俯察昆蟲艸木之化，合五事，配五行，而施其政令；循十有二月、七十有二候，迎日步氣，以追寒暑之序；類其物宜，而逆為之備。此豈窮異以為神，引天以為高哉。王者以奉天為職，不得悖天而獨行；人君以順時為義，不得違時而安。豈非於樂為拘拘也，蓋欲法天道之常，凜然提撕警覺，而不至有幾時失事之虞。其或大政大令所當急行而不容于俟時者，則又未嘗不變通宜民而無所待，初亦何害其為承天道而順時安乎。然先王之心，猶恐吾身既往，吾之法將與之俱往也，下是懸之象魏，著之令甲，紀其所行者而傳諸後世，俾聰明睿智者固隨時變通而益善于法之外，昏昧傲誕者亦將因時警惕

寫出作者本旨

而或不至于廢吾之法，此固月令本意也。譬之飲湯飲水，若冬夏之常然，豈謂天下之人冬而不必飲水，夏而不必飲湯哉。月令之所陳者，唐虞三代之迹也。試即當時行事，若之布德行惠，春令也，則又時收斂寡欲，者斂財不給而不為費，土事不作，夏令也，則又伐鬼方以三年，伐獫狁以六月，而不為黷武有罪；且衣裘，秋令也，則又誅侏儒于方夏，取裘褐于冬月，而不為外勞；農休息，講武習射，冬令也，則又入執宮功，蒐苗于春夏，而不為煩。其俟時而行者，既確乎不易以遵其常；其不俟時而行者，復沛然不拘以通其變。先王之政，所以上不違天而下不失民者，固如此也。柳氏徒據後世紀載之文，而泥細人之陋說，則是元不可以為亨，貞亦不可以為利，易之不足信久矣，無亦謬甚矣乎。昔孔子于顏淵為邦之問，洪綱大典，燦然可悉舉，而獨首以夏時為教，說者謂時正令善，仲尼蓋有取焉。至他日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則又告之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令通放月令之所行，盡準夏正，而先王與時偕行之典禮，悉方率賴此可睹記也。而柳氏獨非之不置，毋乃與孔子首夏時、愛禮存羊之意大相盭哉。嗟乎，成周以降，王路雖微，典章猶在，沐不泯之餘澤者，類能誦法先王，陳說古昔，或形諸簡編，或見諸數奏，皆體天若時，不失載籍遺意。是故高廟有議服之章，文帝下賑貸之令，是錯陳順時之謨，弱翁上月令之疏，翼奉、李尋、谷永、劉向之徒，各有微建，據以開導人主，抑何其傑然切也。自此意不明，古道遂泯，於是有宮室繁興不恤民時者矣，於是有當春陽和殺人戮廷者矣，於是有三輔凶荒而賑貸不施者矣，於是有禾稼方盛而畋獵不息者矣。凡此皆月令不明之故也。柳氏復謂其非

於時之宜，通行之變，記令形容曲盡。

論立此時哉，信不可失。

出于聖人盡斥之為不足信則足誣往聖蔑古訓長詭譎之風而啟氏昏暴自恣之漸何其與于不仁之甚也豈不為世大罪也哉或曰柳氏之論亦未為盡非也如災異之說賴於瞽史者亦將非柳氏而信月令乎愚曰不然君子惟據理以垂訓而學者貴得意而忘言傳不云乎春興兌治則饑秋興震治則華冬興離治則泄夏興坎治則雹此感應自然之理也月令亦論其理而已而豈必一一求合哉今夫孺夫驕卒鷙悍可畏及入祠宇見神像輒釋戈而拜閭里之暴橫者雖其父兄諭之弗止至大巫告之以禍福即怵然不敢遂其非何者誠惕之也月令之意其所警惕後世者不既深歟昔箕子衍洪範以恒雨恒暘恒燠恒寒恒風為貌言視聽思之咎徵其述天人類應之理至悉也若如柳氏膠固之見則謂箕子為瞽史可乎以是知災異之說未足為月令訾也噫至是而柳氏之論窮矣

據理為辭足占明理之功

引經為斷可卜窮經之學

反柳氏月令論

賈三近 嶧縣 吉士

昔者先王奉順陰陽節宣元化敘庶政之宜以時舉者著為令使有司先時以詔王所以欽若昊天茂育萬物亦以明保其身也是以氏無疵癘物無夭孽五福以時斂焉既自衰周軼軌援時之政飭時人失業司謨之職荒迟至戰國侵伐相尋興作無度而先王之良法蕩然無遺矣而草莽之間乃有能竊志之者焉詎非好古君子所樂與者耶呂不韋挾商賈之術竊秦相位無以自託于天下乃招致賓客蒐羅遺逸著月令十二紀諸篇以眩於世後儒遂取以補禮經之闕斯亦存什一於千百耳古云禮失而求諸野其以是夫唐文人柳氏著論非之愚謂因其人遂蔑其言亦過矣柳氏之言曰凡政令之作有俟時而行之者有不俟時而行之者其俟時而行之者無刺矣乃取其不必斷在一時者摘衆而非之以為必如是則其闕政亦以繁矣噫固哉柳氏之為說也夫聖人之治天下猶人之治身彼養生者順四時之候理百骸之會劑五味之和助五臟之氣以周理於一身世固未有非之者乃獨治天下者不然哉彼養生者曰春主肝多食酸以助肝氣夏主心多食苦以助心氣此其常也然五味之和未始以偏廢使春病脾夏病肺而必益以酸若寧不愈傷而和哉世固不以一失之病而易養生之論者蓋信其常也聖人之為法亦如是爾矣夫自大易以四德準四時洪範以五行配五事亦各舉其類也五行之氣四德之運豈介然分匹而不相流貫者哉聖人以德法天亦因時而各舉其重以振起而省覺焉耳是故天地之氣以陽尸生長以陰宰收藏聖人制恩賞爵祿以飾喜每行于春夏制刑罰征伐以飾怒每行

以養生為喻情切

見時人事所宜表者於闡發暢出

於秋冬。蓋春德在木。木陽穉。故王者於時布德施惠養幼省囹圄賜貧窮。理賢者。以達陽氣之穉。夏德在火。火陽壯。故王者於時贊俊傑遂賢良舉長大行爵出祿。以贊陽氣之盛。然陽盛則陰伏矣。故又斷薄刑決小罪節耆慾靜百官。以順微陰也。秋德在金。金陰穉。故王者於時選士厲兵。任有功誅暴慢明好惡修法制養衰老申嚴百刑斬殺必當。以順陰氣之穉。冬德在水。水陰盛。故王者於時賞死士恤孤寡舉阿黨。以抑陰。陰氣之極則陽生矣。故又易關市來商旅審門閭正貴戚近習以助微陽也。此天地之恒經人事之定紀不可易矣。然陽居盛夏而五月靡草死。陰極窮冬而十一月薺麥生。則天地之舒慘寧可以一切言哉。昔夏禹南巡當在五月而戮防風氏。周宣北伐時維六月。而逐獫狁於太原。此則罪在必誅法所必討。刑罰何必秋冬也。

識透造化

非達天人之秘者不能道此

文王卜獵而獲呂尚遂尊為尚父。高宗象夢而得傅說爰立作相。此則遇以天授綿以神合尊爵何必春夏也。茍執是而議五刑九伐之常八柄八法之馭。則後世之斷獄違時。斜封夜拜者又何譏焉。柳氏又曰。變天之道絕地之理亂人之紀。舍孟春則可以為乎。夫周禮以正月之吉始和布治於邦國都鄙。乃縣治象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治象。必知柳氏之說。則聖人之布治象亦何必正月邪。夫天道地理人紀三才之大義也。孟春正月歲首也。舉而詔王。猶懸象魏以覺民也。法可示不可玩。令可舉不可瀆。互舉而品節之。凡以新天下之耳目。使無玩且瀆耳。豈餘月遂可偏廢邪。季春陽痺氣盈侈心易溢。故戒在淫巧。塞其原也。聖王制法悉有深意。寧可以淺曲膠議哉。又曰。聖人之道不窮異以為神。不引天

大有開拓

以為高。謂其五行反戾相蕩相摩。妖災之說為瞽史之語。非出於聖人也。夫聖人作春秋。遇災異必備書而無書之意。以變不虛生。必以類應。所以為昏主暴君警也。漢儒劉向作五行志。推驗經所書。徵據比合。必欲相當。雖未必悉中。然其大較則亦不甚誣矣。必盡以為怪誕而去之。則後世所謂天變不足畏者。可深罪邪。大抵聖人作法。其必以時而舉行者著于令。以彰厥有常。其不死時而錯行者存乎人。以適於變。要不得舉一以廢百也。後世漢高帝命丙謁者以主四時。魏相奏明堂月令皆循緯有古意。亦足以致小康。然則是法寧可以盡非哉。觀者慎毋以其人盡蔑其言也。雖然柳氏之意。慮後之庸主泥時令之說。信徵應之類。切切以求中。則王政或偏而不該。一或不驗。反以謬盭為無害。斯所為懼而力辨之也。則其憂世之心亦弘遠矣。讀是書者。其亦有以諒其中哉。

辨例又為之詳是文字之妙

以乎字主說字註覺要妙而識見空洞議論圓大定非凡品

李相同石奏蔡評

孔子學無常師論

陳于陛

聖人之學師乎天不師乎人者也是故其知博而不遺其行周而不偏故可以涯性命之源窮名法之紀包變化之蹟為神明之宗洋洋乎大德哉豈循迹守常株守耳目以滋蔽其天者邪天者心也心為靈臺空洞瑩徹至虛而大四達六通壁諸太極庶乎森然具矣惟夫人精鶩于將迎忘迷于趣舍日以無涯之慮充塞乎內取給乎外補輳其見聞而謂之曰學斯世儒所為不達于聖閫之奧也夫孔子者生而全其天者也知無不通而無所通行無不該而無所該師天不師人者也何以知其然邪是故造化陰陽世有設衡璣立圭表而不究其詳者矣孔子上下律襲晝夜通知天包而地羅廓如也皇王建極仁經義緯糟粕雖存而不可傳者往矣孔子嘉樂憲章總統百代若親遊其庭與之揖讓而得所謂淵源之妙也昆虫草木巍偉譎異夏革不能陳而隸首不能算矣孔子精心旁照剖判不爽猶數計而龜卜也若此者將冥搜前契深思而得邪抑沉游廣涉資諸人而有所窺者邪其亦師乎天而已邪聖心之中虛而能涵大而能容性命不離于精名法必歸于理變化不越其宗學之至也世見孔子潛心乎文夢寐乎周則以為所師者古人耳而禮于聃官于郯樂于弘于襄亦未免求益當時以為學也不知此皆印證其天者也非舍天而有所師也故師不同以天言則孔子有常師以人言孔子固一無所師者矣今螢燭布照終夜不能別蚊虻太陽麗乎上而萬象無遺也詹何施釣終日不能繫寸鱗江海行乎地而蛟龍畢具也仁師調絃細促柱澀音不可得諧天籟發而抑揚清濁朗然也衆人直獵耳目守一方之術高

此言孔子從學處皆是天而非

議妥若安

段上不擊天字章闡處

到底不說一天字

者窺半豹而失全牛羿者不免于面墻大人之胸懷知通而行該無所不運也何者衆人師人大人師天也孔子不云乎吾有知乎哉空空如也夫無知者絕乎聞見之識也空空者此心至虛而天之本體也聞見絕則人者息虛而大之體不失則天者全是所以為孔子者矣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顏子之空猶孔子也回嘗言守信一學不好廣觀墮體黜聰入于忘矣故子服回忘也回之服于子亦忘也是所以見稱為庶幾者與賜也不受命而貨殖謂不能全天命至虛而大之體而增益于見聞知貨殖務加多云耳故賜之學師乎人者也回之學師乎天善希孔子者也嗟乎賜徒信孔子學無常師殆不知其師天固有常師矣

孔子學無常師論　究懸孝蘭林脩撰

聖人果有師乎。曰有師。而能自得其師。聖人果無師乎。曰無師。而亦無所不師。無所不師。謂之有師可也。亦能自得其師。謂之常師不可也。然則聖人奚師哉。師乎道耳。道無窮。故心無窮。心無窮。故學無窮。道焉乎而不存。學焉乎而不可。故子貢曰。孔子學無常師。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昔者夫子之道大天下莫能名。達巷譏其博學。太宰詡其多能。舉世之人。以爲不殫其學。而持不知其所從授。乃夫子亦不苟爲異而學也。適周問禮于老子。蓋執弟子禮而返。至于萇弘師襄剡子之徒。一藝一長。亦爲之北面而不辭。又舉世之所深求而不得其故者也。聖人之心何哉。道公天下而不私其門也。私其門則非道矣。故曰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惟不主于一德。一德皆無師也。而後可以會之于善。惟不主于一善。一善皆無師也。而後可以協之于一。天惟虛而細大之物莫非天也。地惟虛而細大之物莫非地也。海惟虛而細大之物莫非海也。聖人惟虛而諸子百家之見。以及乎愚夫愚婦之知。莫非聖人也。聖人之心。廓然而天明。隤然而地止。恢然而海受。前無往古。後無來世。無分明無他技。無定業。無專攻。公天下而不私其門。如是而已矣。故自稱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見善而從。見賢思齊。發憤忘食。樂以忘憂。爲之不厭。不知老之將至。空空之休證于鄙夫。啟助之益常之後。學無寓非師。無地非學。聖人之心何其切也。道固如是也。夫道公天地。公萬物。公一身。公後世。羲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所同。而亦諸子百家與愚夫愚婦之所共。無彼彼無此此。無可可無否否。分門而視之則散。裂而不可收。合併而觀之散。皆未嘗不圓而離。若未嘗不合也。是故羲皇最古。無所師則師天地萬物。俯仰悟道。堯舜之朝。百僚師師。康衢之鄙。夫深山之野人。堯舜未嘗不師焉。湯師尹。文武師呂。下至鞀鐸旌鼓之隸。中林兔罝之伐。九九以上之末技。聖人曷嘗不俯而資之。夫子之心。蓋數聖人見道無窮之心也。故贊易。則師羲皇。典謨。則師堯舜。敘訓誥誦典禮。則師禹湯文武周公。上律天時則師天。下襲水土。則師地。惡巧言令色。則師丘明。述而不作。則師老彭。夫子之無常師也。蓋如是。故曰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而烏問其異同小大之間哉。子貢之智。蓋知夫子之深者。乃不曰數聖人。而必曰文武。抑又何也。蓋羲皇堯舜禹湯之道傳之文武。文武時王也。夫子以爲上古之治不可復。夏殷又無徵。而不敢言。故數數稱周禮焉。周公相文武。思兼三王以致成周之盛。夫子謂文武之道在方冊。祖述憲章。思兼數聖人以興東周之治。而周禮散失。當在列國之名卿賢士。是以之衛之齊之楚之宋之陳之蔡。問于老聃剡子師襄萇弘之徒。以考求是正。故其大全而後燦然見之當世。垂之將來。此夫子之微意也。故曰堯舜禹湯以是傳之文武。文武以是傳之周公。周公以是傳之孔子。孔子蓋師文武也。師周公也。則謂之有常師也亦宜。雖然。夫子之師其道者。師其一也。一故時時。故無常。子貢乃求之多聞多識之間。由彼識其小。夫子兼而識之云耳。嗚呼。夫子之無常師者。蓋協乎克一之旨。而子貢猶以爲夫子之多識而不知其有以貫之也。

道無常則師亦無常此一篇大主意

此言孔子之道公天下而不私其門

不言師列聖而言文武亦是此意

此意亦佳

丙魏同心輔政論　　沈懋孝

〔眉批〕東沈懋孝評　許以公天下之心爲言得二丙魏心事而議論皆發才兼當麗是熟于史學者

古之大臣有不同其相才而同其相業者何也以其均有公天下之心而不以其才相勝也唯其均有公天下之心也故各盡其心之所安以共持天下之大體精明果敢若不自以為才而渾厚博大者不自以為不足彼豈有以才相勝之心哉無相勝是以有可否而無異同故能共成世務而與太平茂烈休聲垂之簡冊天下萬世又誰得而優劣之昔者讀班史見漢宣帝魏相為丞相丙吉為御史大夫此二人者同心以輔政赫然稱中興焉嗟乎蕭曹而下丙魏有聲豈非有公天下之心而徒以智數行之安能輔中興之主聲施後世哉蓋嘗觀宣帝厲精政理綜核名實其志已如霆驅雷厲掃六合而一新之矣魏相佐帝剪除霍氏收攬君權特稱意旨超出于群僚之右而毅然條天

〔眉批〕先叙二臣才名之異

下事才識意氣實[illegible]有[illegible]非所謂特達不群者乎丙吉為人乃獨退然不伐而已耳穆然渾厚而已耳此其才名之相遠當不啻什伯之相懸矣跡其事評其人而曰同心輔政若不可得而軒輊者此其故何也吾嘗論之矣夫梗楠桐柏材不同也而負荷則同鹽梅茶桂味不同也而調燮則同玄黃丹素色不同也而經緯則同然則相天下者張弛異用剛柔異宜而同歸于大體之不可易其亦若是而已夫此二君子者其作用不必同也而有意焉彼見宣帝不世出之英主也喜其有中興振𠜇之才又慮其才之過而或至于紛更高帝之約束此其訏謨密議蓋未始不翕然合也故取漢興以來典章法度忠言嘉謀次第奏行乃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刑獄之事奏進帝前以堅其舊章法守之思而默止其紛更變動之意當其時天下之人但見夫君

〔眉批〕點出二臣意見之合

權日振賞罰日明名實日審吏治日進民生日安而宣帝之志材遠畧視漢家制度如規矩繩墨之不可易則是丙魏同心之微意百執事不能知而獨史臣知之者也是故毅然條天下之事者無智名無勇功曰吾以振舉高帝之約束也而不嫌其為矯退然以謙厚自居者不忌能不忮美曰吾以共存天下之大體也而不嫌其為儒相之所行者固吉之意而吉之所持者亦相之心有為無為不同跡有言無言不同用而輔治之本末先後未始不同如材之同于負荷也如味之同于調燮也如色之同于經緯也此豈有彼我異同之心哉故曰二君子者均之有公天下之心而不以其才相勝者也雖然丙吉尤不可及也吉保輔帝躬起民間而登九五其勳且舊何如也相新進之臣耳拔處吉右敢于任天下之事而吉不一為嫌知利社稷而不知

〔眉批〕叙二臣各盡其才實二其志　回顧　胸中藏木月旦評

有新故之相形知共太平而不知有舒疾之異致故史臣論吉之美亟稱其不伐舊勞深厚得體而不暇乎其他則言之善以敎勞自晦調停斟酌于僚宷之間者亦庶幾乎有同寅協恭之義矣而使吉以勞烈自居而相又毅然行之而不顧則二人者方如冰炭之不入也又何共成治化之有世嘗病吉不問格鬪殺人而問牛喘嗟乎吉于[illegible]化之理亦有見矣彼豈漫為大言而無益于天下之用者乎故蕭規曹隨房謀杜斷無不同心古之大臣其相容相濟類如此吾觀有宋一代賢相前有富韓後有張趙而四人者終不能相容然後知丙魏之賢真不可及也或者又謂宣帝任刑名寵宦豎責備于丙魏之相業夫格心之學非伊周不足以當之吾不服論吾獨惜夫和衷道遠司德風微勢相逼則嫌易生才相軋則釁易啟不務公天下以為

〔眉批〕知人之論　當出之

心汲汲乎才智之相賢如二君子之同心又安可多得也嗚呼二君子之同心書之青史至今憚然有餘榮焉然則英權豪傑思以共成天下之治者亦安可有異用之私哉

五諫論

凡人臣之事君進諫非難而竭忠為難進諫之道有度主之心而竭忠者在自度其心其度主之心也則嘗見主之有過必思諫諫則惟恐其弗吾從自度其心者惟見吾之心有一弗盡即自以為過而不見主之過謂主之有過是吾無以感導之也吾無以感導之而置君於過舉則其咎不在君而在我我不得已而諫其君又安敢遂為憤懣亢激以彰主之不避而沽吾直節哉予觀昔者夫子所論五諫而獨取夫諷未嘗不嘆聖人事君以忠之心何其微也議者曰有忠臣之心則譎與降戇與直度主之心而行之皆無弗可矣奚取于諷或又以夫子之取于諷者亦度夫人主之心憚於意之相忤而樂於說之易合故弗為戇與直者亦弗為譎與降者惟將順人主之意徐而譬之庶幾其言之聽即啼焉亦不至於重違其君以取罪戾意若是則聖人事君之心抑何紛紛擾擾于其中而逆料較計之至乎此乎必不然矣夫人臣事君如子事父母子事父母默焉而諭諸道者孝之至也不幸有過可以盛氣凌之乎可彰其不諫於人乎供為子職以感導之不得已然後諫諫而不聽則號泣隨之而已終其身惟知過之在已而不在親也然後可以為人子曰臣之事君奚以異此今夫人君孰不欲其身之尊榮而無貶辱政之正治而無邪慝國家之安存而無危亡然而不免蹈貶辱邪慝危亡之亦若非其心誠然也彼固有以致之也自非桀紂解不可感而悟者顧忠臣之心何如耳忠臣之心非敢必於君者也試及吾之所以自靖於君者其能使正奉公而職無曠矣乎其能不狥利祿以効忠乎其能本吾之心事無一不可建天地

以事親論事君其詞甚懇至真之悅讀然可掬

此以下皆言忠臣諫主之心

質鬼神而無愧乎如是而吾心盡矣自可以無避矣乃幸而遇聖明之君髦俊之儔上下恬熙中外無事於是而有嘉謀嘉猷則入告於內出順於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安用諫哉不幸君有過而後諫彼忿之君者未必不諒予之素而信其言之是即未予諒且信也予亦退而思之曰是予無以至誠動吾主也乃於是為納約之牖為過巷之求曲引旁諭以求適主之情而入之蓋多術矣然而不敢諷也苟可以弼主之違而遷於善即指身何惜焉固不為戇也視其君之尊若天若神若雷霆不可犯柔其氣和其色承順人主之意而委曲以獻其忠此非所以為降也夏治世危明主事關乘輿政係廊廟未嘗不正言而讜論焉然而不為沽直也諷者降者未免縱游說砥志節以求合戇者直者必至於彰君之愆成已之名甚則激禍以兆變忠臣惟以風諫其君是故心惟自盡則當思己行未盡之心而見己之過見己之過則日思以忠愛吾君而不見君之過不見君之過而忠愛愈切則其所以諫君也其言自遜不敢以徇君之欲而亦不敢以沽己之直古人臣之用心蓋如此舜之見瞽瞍也夔夔齋慄曰父母不我愛何哉供為子職而已文王因於羑里曰天王聖明臣罪當誅紂豈遂君親之怨哉蓋曰予自有過焉耳親非頑而主非昏也是所以諷之者微也或曰若是則龍逢比干非與且汝所云是大臣格君心之道非以語有言責者也嗚呼抑焉知逢干之心哉其不幸而死非得已也夫子稱殷三仁去者佯狂與死者一焉可以辨心矣且夫以諫為職者豈必皆批逆鱗殘虎尾大者戮小者斥始為盡職耶意氣之以義動者志奮於一時忠愛之由性植者慮存乎萬世舒徐容與諷諭多方是歌之悲甚於痛哭此善諫者也諫而不必聽則去至於義之必不可去然後以死生諍之忠臣之用心固如此此未易言也或又曰秦遷太后茅焦辭衣危論而秦帝立悟漢武多愆汲黯面折于廷淮南聞之寢謀惡乎其戇於直耶曰予於是有慨於時矣夫自虞周以降士鮮明良之遇世寡不諱之朝有能捐身殉國危言讜論于世主之前即謂之難尚何計其彰君過而沽己直耶然而忠臣之用心則有在此不在彼者蘇明允曰仲尼之說純乎經者也吾取其純乎經者而已彼不能諷而或以諷以降以戇以直至于以機智勇辨游說之術濟其忠是謂參乎權而歸乎經者惟古之忠臣然後可而非後世之徒以諫稱者也非予之所能知也

（眉批）心臣心世各鑑知見

（眉批）不必諷不必戇不必降不必直非忠臣為能有此

（眉批）臣則應前段忠皆在自盡其心句

（眉批）能存舜文之心斯無愧于忠臣矣

（眉批）直諫才非人臣之得已啟沃之亦何害忠哉

（眉批）此是正論

增定國朝館課經世宏詞卷之五終

增定國朝館課經世宏辭卷之六

太原　王錫爵　元馭父　曾定

四明　沈一貫　肩吾父　參訂

論類

漢王數羽十罪　　　　　　　　董份　翰林院學士

李相国不着公評：此篇命楚漢興亡只在仁不暴在十罪便見此公卓識至行文錚一有金戈鉄甲声

聞之曰秦失其鹿漢高起沛中提三尺而掃氛埃項羽氏亦掉兵江東下流與漢共角秦鹿厥後楚竟為漢虜議者歸罪於羽高帝軍中對壘語亦輒謂羽有十罪予則曰羽即罪不十楚寧不漢也蓋兩桀鷙之主民不見仇兩慈仁之主民不見德虎兕嗚哺之生並驅而馳直令民有所向背差池於其間鷹鸇跂樹則鳥雀屏息而嚶匕效舞於茂林虎狼𤞞𤞞則狐兎攝形而豕喙集步於低陽民之遇仁暴主也猶然此爭王得失大彰明較著㦲羽喑啞叱咤何如寬仁大度羽燒秦三月何如約法三章羽烹殺虜縛何如王帳御奉羽人剸而人劓何如人脉而人剨羽所歷川血而山骸帝所過家絃而戶瑟楚漢勇悍仁強諸不能更僕數凡此皆漢之屈楚楚之為漢屈民之德漢而仇楚之繇也數羽之罪首無若弑義帝弑義帝罪不赦即羽不弑義帝陽尊而陰讐之而羽咄嗟叱呼民且口噤心悖民亦何樂楚楚亦何能不漢數羽之罪再無若坑趙卒坑趙卒罪不赦即羽不坑趙卒陽生而陰餌之而羽千人自廢民且重足汗背民亦何樂楚楚亦何能不漢數羽之罪三無若背約自王自王罪不赦即羽不自王陽却而陰摽之而羽睚眦𪗋𪘏民且目駭膽落民亦何樂楚楚亦何能不漢舍三罪外姑弗罪而羽必非漢對何十之為不爾斬木揭竿雲集霧轃百戰百勝漢不能當楚㐲决

秦羽三大罪文氣雄壯如偏師入陣直搗中堅　　再用三疊文法

而文愈奇㦲

指示舞馳樂魂不啻机肉漢不能當楚拔山蓋世烏江艤渡江東豪桀捲土重來漢亦未必能當楚由楚失民㽵屈而終漢屈楚也故曰羽不十罪楚寧不漢也

聖王修德正事　張位　[illegible]學士

數之運也其天之所為乎古之聖王所以覆天下遂治者非能勝乎天也亦恃其有為天之聖而已天之與人遠矣以人而承乎天抑又遠矣然而在天之天固即在人之天也天有災祥人有敬肆機動于下而氣見乎上二者之相應若影響然明王聖主所以消災于未萌而禦變于已著者豈探之不可探之域而事之不必事之地哉厥德惟修而太和自集庶事惟允而嘉祥薦臻故惟聖人不忽天之戒而又惟聖人能承天之戒聖人惟能承乎天故天亦不能違聖人天人之機若此其神也豈可視為窈冥之理而不之論哉聖王修德正事朱氏為商之高宗中宗言也雖然微獨高宗中宗凡有國者孰能外焉夫天人之際亦難言矣術者泥其數聖者斷之理泥其數者於休咎之徵災祥之應一切拘之象緯之說以逢占射覆或不免乎億則屢中而卒之無可奈何斷之理者則謂斡旋之機轉移之術在我而不在人在人而不在天而其既也天亦為人用其精相感而其機甚微總之靈承元化去順陰陽則修德正事之道歸焉耳夫王者代天而為之子位則天位也職則天職也而其德則天德也事則天事也彼其淵蜎蠖伏見以為徵而不可測而天之照臨實同之其施建措置見以為曠而不可窮而天之視聽實係之仰觀天文俯察地理中參人民蘇此以制法度考禍福側身修行則休徵時敘舉措悖逆則咎敗將至故曰陟降厥事日監在茲言天之與人也又曰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言人之動天也匹夫匹婦精誠之極尚能仰召日星之變遠致水旱之災矧于感命靈爽作乎造化者哉是故消息相仍休咎迭至天有時而用其權盪滌濁穢消散凶邪聖人有時而用天之權聖人所以用之者無他則德耳則事耳聖人之德雖不待災而修而德之不誠曰余一人有佚罰聖人之事亦不待災而正而事之不修亦曰余一人有佚罰彼其視星隕日蝕惕然其若有傷也視奇幻震動凜然其若有失也視饑饉疾疫皇皇然其若痛乃身也是故聖人內修其本而不外修其末保其精神考其視履其德上與太虛者徒而事日與造物者流齋戒而洗心則此心神明而德不渝矣少私而寡欲則此心純白而德不雜矣剛健而中正則此心自強而德不息矣官人而上賢則政有業而事立矣訏謨而宣命則化有經而事成矣誅暴禁亂則治不疵而事建矣動而昭昭靜而冥冥微而深宮顯而大庭其恐懼修省惟德與事為兢兢諸凡壞天文地理蛹趯邪陰湛溺太陽以結怨于民名災于天者皆絕其道勿之有務是聖人之所為德所為事也是聖王所正之修之者也其修之也不出混冥之中而吞吐陰陽伸曳日月之道具矣其正之也不出指顧之間而牢籠天地鞭策四時之道具矣是故天不變經地不易形怪風淫雨不作彗孛虹霓不生二十八宿五官六府紫宮太微各居其次動植之物小大之數各若其生太和均調治化洋溢而無有邪氣干其間者將聖人之力能制之智能及之邪抑天之氣固倏而陰又倏而陽邪非有上聖不能一天下之道彼于天人相與之際蓋權之審矣堯之水湯之旱皆是物也論治者孰能外焉雖然古所稱中興之主莫如中宗高宗中宗之所謂災則桑穀其徵也中宗曰惟德可以已之夷考天命自度不敢荒寧德何修也德修而商道復興天不愛祥惟中宗之享國

（眉批：[illegible]　巧句　聖人承天之戒　是一篇大旨）

（眉批：天德天事何等點綴）

（眉批：要見頭闘出不失尺寸）

（眉批：此二段正講修德正事而語亦對舉）

（眉批：此說修德正事之功詞采古大）

此高宗正事

承天字照應上文

七十有五年則修德之爲也高宗之所謂災則雊雉其徵也高宗曰吾其克正厥事吏考其不偕不濫不敢怠皇自何修也事正而嘉靖殷邦赫聲濯靈惟高宗之享國五十五年則正事之爲也故桑穀之拱也飛雉之雊也天之變也皆非二后之所欲也然而天卒爲二后所勝者則二后有承天之道也向使二后忽天變而不修實政是使國多天地之戒而身不得膺壽考之福也其又奚貴焉然則修德正事之效可見於前事已雖然修德正事豈一時之偶爲者哉宋景公之退熒惑也非取必于星也宋之政有先言而布者存也齊子韋之動地也非取必于地也齊之政有足致地之動者存也禍福隱于天而敬肆在乎心一念敬則何德不立一念肆則何事不敗將君世主非無敬畏天戒之心而卒之無益于治亂之數者豈不知修德正事之爲

責歸在未災而備是探本之論

急哉馳聲色之塲則其心分拒忠讜之論則其志肆内多欲而外施仁義則其志離三者有一焉猶皇天之禁况兼施而並用之其於敬逆天威之道何有哉夫惟明主于未災之先審理亂之原酉意清心寡欲之戒毋溺甘言悲辭之託隆德克躬勉強大誼則雖譴告之加無損致理之實而警惧之迹益彰仁愛之心兹豈不稱咸治之世哉

心如穀種

劉震夔　翰林掌院

田宗伯鍾培公評

沖澹蕭散都無塵氣通之如飲蘭露後松看雨聽風萃矣

夫人之所以爲人者心乎心之所以爲心者仁乎仁者天地之生機也生機在人其名曰心故心非以形用以神用者也舉天下之萬有渾涵于虛靈昭曠之中而觸之斯覺感之斯應生機發然隨在盈溢塞乎天地之間而卷之退藏于密此心之所以爲神也如以形用則與衆體無異矣而何以爲心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夫天地者浩乎無方穆乎無朕何從有心又何以見于復也嘗求之天地之大德曰生而生生之機一氣闔闢凡宇宙間流行發育充然可捫雖一草一木若欣欣而自足者此何物也故天地無心以生爲心生者天地之仁也而一陽來復其機微矣以形求之則無有以意測之則可見此亦天地之神也天地之神專一而直遂翕生而發散故碩果不食乃其本體

以草木之仁論仁言下便了何須遠求

獨得本旨而詞亦足以發之

此種穀之說也種者生性之名外生性以言種不可也心者亦生理之名外生理以言心可乎自古聖賢以人言仁以仁言心此其意固可推矣草木之實其中皆謂之仁蓋剝落之後繁枝縟葉蓬然渤然者斂而歸于一實故即此一實之中而繁枝縟葉蓬然渤然者無不具焉潰之而甲拆培之而句萌要非有假于外者此可以觀心矣夫人之初與萬物並生萬物生機斂于一實而人之生機斂于一心心者管乎體者也體者涵乎心者也體以形用心以神用而神又附麗乎形則心又流貫于體故凡聽言動皆心也非專指夫神明之舍以爲心也專指其舍則亦一體而已生性不具不足謂之種生理不具不足謂之心故曰萬物皆備于我矣備于我者此心之本然則達于我者此心之固有非二也何者天地之生一物即其生萬物之理故即此

認理徹

說理精深非淺學可到

一物而萬物之理盎然于其中此種穀之說也嘗試反而觀之空靜之後虛明之外希夷冲融渟和瑩徹含攝兩儀包羣六合年能萬象宰制千古生機內運日與天地相為周流而宇宙相為寥廓此非所謂仁體者哉應感而起則牛之觳觫何與于我而為之惻隱惻隱之心即其保四海之心也孺子之入井何与于我而為之怵惕怵惕之心即其運天下之心也彷彿周浹蟠際上下而仁行也奚有出于此心之作用者乎故仁者生機也穀得之以為種人得之以為心謂心與仁為二而求心于仁之外者是謂穀種与生為二而求生于種之外也豈理哉雖然穀歛而後種具人靜而後心存機本貫乎動靜而主靜所以握其機吾今乃見心于復矣雖有美種棄而不漬上而不播上而不耘上而不溉其生機亦息矣故始學者漬也力行者播也克己者耘也持敬者溉也此所謂養心如養苗者也

王相國荊石公評議論正而氣勢淵達

辨論迅若懸河

論公中之私於東無此卓識

李絳對憲宗用人不私親故論

顧紹芳 國史檢討

論曰以人事君大臣之忠也公其以人事君之心而無以己與焉于是大臣之忠始效矣大臣者人主之所與共理海內者也而天下之賢才又大臣所與共理庶職者也蓋心膂獨運而股肱輔湊宗匠陶鑄而群材緝聚其需賢至急矣使大臣而不務以人事君其能以一人之身僕僕而理哉是以古之賢相其奔走天下之才而拔濯之汲汲乎若弗及也其評騭天下之才而品敘之坦乎其若遺穆乎其若弗知也何者彼以人主之心為心人主之心期于得人以康庶事易海內其視天下之人無遠無邇無親無疏有德者官之有祿者能之各稱其實當其用蓋奉三無私以臨之而天下廓如也宰相惟以人主之心為心而又安所容其私其私之不容而知其所與事君者必皆天下之選也於乎可不謂大忠哉昔唐李絳之對憲宗所謂不私親故此殆庶幾矣嘗試論之人主以進退用舍之權運之乎四海之上而宰相實佐之其用一人也將為其人而富貴之乎將使其人德我而以自為乎抑亦以天下之不可以一人理而須才以共濟也如以自為且為其人也則彼吾親也彼吾故也吾為之可也使之德我亦可也故將以康庶事易海內必須才而濟也彼誠吾親也其才不足稱也彼誠吾故也其器不足任也而奈之何可以私云爾哉雖然人皆知私之私而不知公之私也夫所謂不私者非屏而不用也正用而不私耳蓋宰相之注措賞罰惟其心之公與私而已心誠公何擇于塗之人而亦何擇于親故古之人有行之者若崔祐甫之除吏是也心誠未公也即舉讐且不可以為訓而況其素所私昵者乎古之人有行之者

宰相不可避嫌是休休之心具日立朝事業此可覘矣

議論選叢深辯相體

若燕才成之薦張延賞是也是故惟其心不惟其迹惟其才不惟其人此公之極也彼且以私故嫌者非避其名乎夫在下位者或可以避嫌惟宰相不可以避嫌宰相者當以人主之心為心者也彼為吾親彼為吾故吾嘗熟知其才之所宜而吾又幸而操可以進退人之權當是時而使人終不用亦不自信者之過矣且一夫不獲時予之辜而況可以吾之私嫌故錮人于聖世乎夫親故不可用而用之私而私者也親故可用而故不用公而私者也故吾問其心之公與不公不問其親故之用與不用也問其才器之當與不當不問人之親與不親故與不故也吾誠以天下之公鑒別天下之群才以朝廷之爵祿差敘朝廷之庶官明若鑑平若衡虛若川谷親故至吾以是心涖而受之嘻巖穴窮經之士至吾以是心涖而受之使人各當其官々各得其人僥倖之塗不跡而塞請託之門不扃而杜六合之内幽遐疏遠之士莫不翹々然與元凱姬姜之子並進于朝廷鱗合霧湧而無生不逢時之嘆于以贊萬幾分制海内臻鴻業而登上理此豈非以人事君之盛而賢宰相所以成其為忠之大者哉蓋昔者周公以叔父之親據元老之尊吐握而延白屋之士弗稱勞焉呂畢之子孫布列有位勿稱偏焉卒之周家獲多士之用而迄今惟公之功不衰則其赤舄几几之心為之也夫有赤舄几几之心卽夙夜精白以輔主上猶惧弗稱尚安用私故夫以人事君若周公者其可謂大忠矣

援引姬公最為切當

陳學士王重公評論王道本于心又本于性是知本之論豈俗儒剽竊者可操且文前意多辭理兼到者不可讀草草

見得王道本是蕩平正直的

王道蕩平正直論

黃洪憲 春坊庶子

王道所以為天下極者治以天下而不以已也蓋天下不可以已與之也治天下而以已與之者此未足以通乎天下之心也治而不足以通天下之心則何以理天下聖王者其心廓乎無所倚也泊乎無所涉也其好其惡一因乎天下之常而應焉人見王道不出乎天下之常則謂其無以異于天下而不知聖王固以其無所異天下者通天下嗚呼此乃所以為皇極與今夫道本蕩蕩爾也彼見以為不足市恩者徇焉而比曾不觀夫小惠之莫孚矣道本平平爾也彼見以為不足動衆者嚻焉而奇曾不觀夫小術之莫行矣道本正直爾也彼見以為不足驚世者鑿焉而辯曾不觀夫私智之莫成矣惠而不足以孚也術而不足以行也智而不足以成也何也則以其非民之性也子思子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性也和也者率乎性者也道而不本乎性之自然則發乎吾者既已不能無違于天下之公若之何其使天下之不吾違也聖王者棲神於澹養素於漠渾乎其一未發之中時發而為好一乎之以其好之當然而我無作好也時發而為惡一乎之以其惡之當然而我無作惡也道誠廣也無務以其私挾之蕩蕩焉爾矣道誠易也無務以其私蹶之平平焉爾矣道誠公也無務以其私枉之正直焉爾矣當其往于心而措于政寧有非常可喜之功哉取以絜霸者之治若不足以當其赫爍之萬一然而卒為天下極則民之所以為性固然而王者能弗違焉也蓋浩乎其無顯恩也而天下固以其無顯恩也悅之卽惠結弗如矣坦乎其無奇行也而天下固以其無奇行也親之卽術運弗如矣

如風帆順流一息千里蓋學孟氏父子而有得者

漢前西京以天下而不已意

雖乎其無怔道也而天下固以其無柤道也信之即智龍弗如矣夫以天下之所必不能達者孰之以理天下斯乃所稱建極哉不然王者其資神明也其權造化也即獨運己意以治天下夫豈不可而必為此悶悶之政哉宋人有為楮葉者三年而成雖之楮葉之中而莫辨也君子曰造物者三年而成一葉則化機窮矣夫必出於霸者之道以治天下是為楮葉之類也孰是而莫過化存神與天地同流不亦難乎吾觀皋陶陳謨而稱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夫舉吾之命討而悉歸之天此固其所以為蕩平正直也故曰唐虞之際道在皋陶商周之際道在箕子

引喻精工嫣然可喜

結句甚奇

留侯善藏其用

黃洪憲 葵陽子

劉宮詹和宇公評

留侯一生心迹入懲忠管城中操縱彷彿如再見九文之絕奇者也

論曰天下之智有資于人而用者有人資之而用者有若資于人亦若人資之而莫知其所以為用者資於人則人為我用人資之則我為人用惟其若資于人亦若人資之者則其用藏于天下之所不料而吾志之所欲行者自委曲周旋於沉潛淵嘿之中噫斯其為天下之大智乎漢之留侯蓋有以識此矣夫留侯者韓之遺臣也嬴氏昌而韓亡矣而五世之息之在留侯者不能一日忘也博浪之椎既悞而志苦于未甫橫陽之脈漸微而勢困於難振因留侯之所蚤夜切齒而腐心者也得漢祖而委質事之留侯之所以獲措其智而求畢其志者其在茲乎顧留侯之智誠有沉潛淵嘿而人莫知其所以為用者矣人孰不曰漢得一留侯而帝業始終賴焉留侯之智人資之而用者也又孰不曰留侯得漢祖而息仇之報慨焉留侯之智資于人而用者也噫謂留侯為資于人者規留侯于韓者也謂留侯為人資之者觀留侯于漢者也此皆自後世而彼留侯之故者也其在當時則事漢而心不在漢為韓而身不在韓知其為資于人者乎抑知其為人之所資者乎非唯他人不得而知之雖何參平勃之徒皆足以相當而且朝夕伺其籌畫者亦不得而知之非惟何參平勃之徒不得而知之雖以漢祖之明達而往上洞照于形迹者亦不得而知之噫此留侯所以善藏其用而人莫之窺者也是何地起跡于既將而足頓於封侯謂留侯非臣漢不可也蓄意於棧道而遊名於赤松謂留侯始終臣漢亦不可也偉哉留侯無遁其智於韓漢之際而伏其用於人己之間者乎是故其謝鴻門其銷印其封雍齒其都關中其招四皓擴

文法交幻滿紙烟雲莫可名狀

遁其智于韓漢之際而伏其用于人己之間此二句乃一篇之大指

子房出處不可測識此文變化亦不可測識

家之得失大議皆藉留侯決之然則若人資之者不可謂其不為漢用也滅韓之國者秦也輔漢以誅秦誅其拒漢者也實以誅其滅韓之國者也斬韓之祀者項也輔漢以滅項滅其撓漢者也實以滅其斬韓之祀者也此又若資於人者不可謂其不用乎漢也然一人也然一時也漢資之則身為漢用而漢事以成資于漢則漢為之用而韓仇以報然留侯所以善藏其用而人莫之窺者也苟徒觀留侯于韓而曰其身在漢而心專在韓也則彼固以三寸舌冒漢之封爵而責漢以自快其恩仇之報也非所以論留侯矣苟徒觀留侯于漢而曰其始終惟成就漢事而要補于韓也則秦項之跡既削而遂鴻冥鳳舉不眷眷于漢庭者豈宜以韓彭不終之故而已哉信乎通其智于韓漢之際而伏其用于人己之間留侯固不以告人而人卒莫之能窺

子房之學出老氏故能善藏盖知子房之所以為子房者石

者也蓋道也何道也老氏之道也為老氏之說者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為天下谷夫所謂谿谷云者則固善藏其用而莫之窺者也當時圯上之老其挈此道而授之留侯者乎侯之初猶以少年剛銳之氣不知委曲圖事而欲僥倖於秦軍之一擊按匿稍諫覺為秦臨此老氏之所必不敢試者也一編既授而韓漢之故已在留侯指顧中固可以不動聲色而周旋有餘力矣然則成留侯之大智者黃石公也使留侯恭用術數而不得為漢醇臣者亦黃石公也

嚴子陵論

黃洪憲 坊庶子

評 宗伯定宇公 凡作史論須有一段不可磨滅之見不當矮人觀場如高子陵者大光武人人類能言之然獨推子陵之心而以七

嚴先生光武之故人也少與光武同遊學光武龍興南陽以物色訪先生先生固自韜匿蒲輪三返乃始至至又弗屈帝不能下竟遂其志去釣桐江以老天下至今大光武之量高先生之風鮮然嗟異以為三代後所未有而不知先生之所以為心者固自有在也嗚呼先生豈苟為高而已哉夫士固為天下用耳懷抱利器枕棲山谷僅僅一身之圖而忘乎天下民物之待命於我此莊生所稱許由卞隨務光者流也洗耳投淵識者方病其過高而乃欲以享大名於來世其能乎使先生苟為高而已將與數子者比行雖脩不槩於大道即其才卓卓蓋一世奚稱焉吾固知先生非苟為高而已者也夫先生遠迹富春使車臨里門再三然後乃肯一來帝即日臨視引入共卧先生偃蹇橫足

武不能屈由高非可謂千古卓識

搜出君房書來證經典難

筆致韶冬文定知其為風流之儒雅之士當與富春七里同傲然深

至于星象帝之情有加矣念舊如帝先生卒去之且曰士固有志則又安知先生之不為高乎是不然先生之復侯霸書曰懷仁輔義天下悅夫仁義之道莫大乎安民濟世欲使天下胥悅亦非孑孑自私其身之士所能辦也先生豈固以其無諸身者責君房哉彼其所志誠有在焉而帝則不能使之留也夫先生之從帝游也自髫齔之年矣帝之為人豈不甚知其濡遲千羊裘之隱也蓋有以籍帝之微矣詔命三下不得已乃至以察帝之視往昔何如而或庶乎有遇焉是先生意也逮夫夜榻之談諫議之授先生之心殆必胥然而悔來者矣何以知之方先生之始至也君房折柬招之帝不罪其驕語廼悔之曰此狂奴故態乎悟語猶作咄咄聲此其所施於賢者即位之鼎司先生固不能一朝居也況二千石秩乎先生天下士固不計官資

于文正公大九武之字而世宗褒其成言漫无可否此独訛也武不然角識高于文正遠矣

陕薄覩浼脩首為小官屈傑々君房輩下其何以堪之此先生所以去也而謂帝差強於往則先生所以去帝之心可測矣何者明者覩未然豈待著哉帝不久廢郭后易太子意心有幾微先見者而先生殆已覺之矣先生不去則廢后易太子之事必逢爭之爭之而不得而後去則是世之所謂賢人者而已矣是故先生之來也蓋猶有望于帝焉其必去而不可挽也則帝固不能使之留爾不然先生視軒冕若浮雲而骨々往來不憚煩如此豈其藉光寵以自炫如世之所以為隱者乎吾故曰先生非苟為高者也而或者迺以光武不屈先生以為盛節夫新莽尚有薛方君如光武乃以容一綈袍之舊為盛節乎就公車詣闕下無所受事而虛文緩禮徒以煩太史之奏掌故之記此帝之無禮於故人非先生來意也特先生高雅至于晚年猶不却其

凡東湖驪如龍天仙人偶然下眼不見塵俗

諫議之祿以成帝之美故世未有能窺之者但勤其一時相遇之迹以為盛事而不知先生仁義之志不及一試余方為先生惜且為漢惜哉不然砥礪一生名高山斗迺其清風所被僅々成東京之節氣而不適於用則亦何以為嚴先生故曰先生非苟為高者也嗚呼斯言也非先生之所欲言而或先生之所為心也

令子卿知吾心論

王應選 探花 編脩

嗚呼陵欲子卿知其心哉忠佞分心迹睽矣以子卿而知陵求以忠臣義士而信背君降虜之孽也子卿惡能以知陵也哉彼之佞不足以文奸而武之忠又天植于性則畢命抗敵者自不恤其身而已敵輸款者自不顧天義甚矣陵非子卿之儔矣況漢恩自淺胡恩自深陵之心心乎夷者也雙鳧北飛一鳧南翔武之心心乎漢者也以武而知陵則虜庭又一陵矣以陵而見知於武則漢庭又一武矣然則知陵者知陵之佞知陵之背漢而不忠也固不能使之相知以心相信以道也何也吾觀漢子卿之使虜也丁年奉使皓首而歸揚眉吐氣抗節王立其經國之忠秉身之操十九年如一日若陵之在漢則甘心臣虜瀾倒風靡有大謬而不然者其別子卿也自陳衷曲欲子卿知其

心爾豈不以已之擬兵而往也出征絕域五將失利陵獨斬將搴旗追奔逐北其功非絕邪豈不以匈奴舉國興師陵獨張空拳冒白刃疲卒難御其降非出于本心邪又豈不以已之降也非甘心臣虜將欲乘釁[illegible]以[illegible]之功以報漢皇邪噫是陵之所以障其奸也臣之事君也有死無二國存與存國亡與亡者其為國之忠也生則樹勳以靖國難于方張死則殉義以垂芳聞於不朽者其自為之節也子陵之伐匈奴也寄以專閫佐以偏將使能掃除虜塵廓清疆域以還報漢皇遣將之意其上也不幸而兵盡矢窮救援不至則北面爭死一戰而斃亦可也何至草間求活乞命于虜哉此忠臣義士所以扼腕而不平也以陵之臣虜視武之不屈其心迹之判甚矣而欲子卿知其心者意以陵事親孝信財廉與士信常思奮不顧身以救國

發命李 陵答子 知其而 出之以 天倪 俱〻正 論使沙 鄙曼〻 不但後 下千明 馬悲此 邊声田 起之陸 矣李陵 衛律之 罪上通 于天道 不得丈

家之難其素所蓄積者也方其出萬死以赴公家之難一不當意而其母既年被戮妻子拜為鯨鯢則國家于陵亦為少恩矣陵豈有背君親捐妻子以邀利于強虜哉況氊酪肉漿之奉悲笳夜月之淒其無不飲血而痛恨者也陵獨非人也耶噫獨不思臣不可以背君背君為不義將不可以降虜降虜為不忠故臣有功而君錄之錄之其分也而不敢矜無功而君殺之殺之其命也而不敢怨陵于此也使能宣威沙漠勤功單于而君殺其妻戮其母亦付之命也乃歸首就命于虜庭則其逆節著矣其答子卿之書意者但恚漢之不知已而不自內省殊不知與其剌心自明刎頸見志曷若效節致命取信于君與其痛母悼妻尤君怨國曷若忘身守死而紓禍于親也其視臣之慷慨激烈捐軀殉命者大徑庭矣而欲子卿知其心哉欲子卿知其心

說子卿 泣陵為 其降並 尤是發 前人所 未發

者豈不以陵之在匈奴也尚以公主任以右賢足以附夷因華終陵之身曾未嘗知閑發矢以犯中土且于武之別至泣數行下足以感之泣則其戀戀不忘故主者其心未嘗一日不在漢也噫陵之見武也猶子之使降則子卿之泣陵也豈泣別哉泣陵之降虜而委身于溝壑也觀其留別之辭其傷之也深矣先儒曰猶胥交情兩行淚西風吹上漢臣衣所以刺陵之忘君而絕陵之非漢臣也子卿其知陵之心哉由陵觀之墜君命挫君威不可以言忠辱身于夷狄束手為俘虜不可以言勇喪戰勳于前隳家聲于後不可以言智罪遺于躬禍移于母不可以言孝信如樂天之所識也然則子卿不足以知陵而知陵之心者司馬子長也其報任少卿書曰陵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主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于天下而謂其有國士之風彼自

太史公 正坐不 知人之 故耳目 之為佞 恐未必

以為知陵之心矣不知誣上以濟其私媚友以飾其罪則李陵生降既潰其家聲而子長腐刑又懼于國法陵固不忠于君而子長其不益于友矣然則子卿之不知陵也所以為忠而子長之知陵也所以為佞

登瀛洲論

王鏊 選 探花編修

天下之才當以天下之心用之也其或不以尚賢而以植黨不以資理而以營私君子於是乎有遺論矣夫天生賢才固將使之資一世之用上以佐國家下以治百姓國取以振物取以興斯其所賴於天下不輕也君子知賢才之賴于天下者不輕而賢者亦不敢以其身輕為天下用故以一世之公心行一世之公與其推之於上則曰吾以致之君焉不敢私也其樹之于下則曰吾以致之民焉不敢私也蓋雖爵賞自我命令自我而猶曰奉天道而已不與焉奈之何其以私用乎賢者而以私用則天之所以為世道計者徒以供一人奔走服役之私而無所與於天下國家之大其甚也植黨以競營私以逞大奸盤據而莫移人主孤立而無助於是傾危之習成而爭奪之風起舉其君臣父子兄弟之倫而潰敗決裂於天下則是其用賢者乃其所以階禍也嗚呼蹈斯轍者其秦王瀛洲之選乎夫瀛洲之說遠矣自古及今莫不侈之以為美談彼其十州三島之勝金馬玉堂之榮吾無暇論獨怪天太宗之所以創茲選者為未盡也夫賢才者天地之紀國家之寶人君操爵賞之柄而寵致之要以代天耳非以為吾之私人也故成湯之告上帝曰帝臣不蔽簡在帝心以為是帝之臣而已矣即人君猶然而況臣道乎子道乎春秋之義無私交大夫非君命不越境故書曰祭伯來不係之王者罪之也而傳其說者至比於履霜之漸成周之法諸侯歲貢士于天子以當時棫樸菁莪之盛豈假是一介之外臣以為重哉則以握其權焉而已周道既衰諸侯放恣于是天下游說之士鼓橐而交於諸侯故齊宣稷下之會橐然首稱梁園之盛鄴其故智談者率以為口實而不知長天下私交之習不可復禁蓋至於淮南之流嚴命作奸植黨以撓君父而禍斯烈矣嗚呼曾以太宗之賢而亦為此乎夫十八學士者固皆一時之名流傑士當代所擬為瑞麟威鳳者太宗以一藩王而羅致之幕下迹其所以周旋帷幄分直侍從之典固不可謂無禮賢下士之誠也然而非太宗之所宜為也彼其時有高祖在焉則是諸名流者高祖之臣也秦王烏得而臣之竇臺鳳閣蓋唐之所設以待文學之士者是諸名流之所宜居也天策府惡得而畜之天子左右之臣未有以令德聞於天下者東宮鈔選自王魏而外無聞一孽子惡得而壅之故瀛洲之選當時以為下賢之盛事後世以為用賢之侈談而不知自君子觀之則太宗者私其賢于已而蔽其賢於上者也十八人者秦王之私吏而天子之逋臣也天策府者藩邸之林館而國家之漏卮也瀛洲者游仙之寓談而喋血之實禍也是惡足為美哉原太宗之心豈真有意於橫經論道修齒冑之禮而希帝王之節乎蓋當是時建成元吉之隙已成而角力之勢起故收召英賢自為羽翼以待他日之變耳蓋陰為陽勝公孫詭之計而陽襲穆生之酒醴內寫膠東吳漢之逆志而外為河間之好文蓋魏晉齊梁以來祖斯術者多矣而後之君子眩於史氏之文而迷事理之實獨以為太宗之盛舉非所謂通論也昔曹植收召名流自相標榜卒以中魏文之忌而成萁豆之憂呂种私交藩王不顧馬援之戒卒以觸明帝之怒而貽赤族之慘嗚呼惟高祖之闇於明帝而建成之弱於魏文耳不然則瀛洲者是禍之招也故成而為太宗不成而為曹植幸而為十八人不幸而為呂种其事等耳惡

數語說盡瀛洲之失筆力高古

議論老成

精光熒注神采奕飛

瀛洲之流禍延此後世修為美談何哉

足以言得士自十八人之見咸而太宗之謀益央其所與日夜聚謀分滿直宿者無非傾嫡代宗之計卒未能有以父子兄弟之義一為太宗忠言者馴至臨湖之變惟刃同氣震驚君父而太宗遂為萬世之罪人人徒謂有唐蒙不洗之詬而不知瀛洲之選寔為之祟也然則太宗者高祖之罪人而十八人者又太宗之罪人也豈淮是而已自太宗以瀛洲之黨創之於前而一代風聲習為故事武韋之亂以宋鄭太平之亂以岑蕭叔文之亂以八司馬牛李之禍以十六子馴至崔微之于全忠昭緯之于西岐盧攜之于高駢盖皆以天子禁近之臣甘心于背公死黨之行自底戮辱而不知悔豈非天策之遺謀固當時後世之所習而安焉者歟雖然吾于十八人奚責也子房者非世之所称儒者歟乃商山之招苟且于一時之勢而不知植嫡拒父其悖已甚遂為後世之濫觴盖太宗者祖子房之策而甚焉者也唐末藩鎮祖太宗之策而甚焉者也噫世教之不明久矣彼宋之所稱大儒者猶有取於子房之策則史氏之誇瀛洲吾何怪歟吾何怪歟

結語利逆強誇之求已

乾父坤母

馮夢禎　會元編修

劉公濂後念評精思入理底於驟洗天表

善言仁者以道觀天地而不以我觀天地以我觀天地則我物也天地道也以道觀天地則天地亦物也何我何天地之有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体者也其道通乎上下而無間者也不知仁之所以為仁則梏于形體在在皆睽隔擊斷之地自視不勝其眇末與天地顧亦何所聯屬哉父母其父母而不能乾坤其父母子於人而不能子于天嗚呼彼亦焉知吾聖賢自有大家主宰妙觀奮傲而合天人于一致者哉此西銘首揭之微言而仁道之至訣也請申之遐想天出子地出丑人出寅天包地地附天人處其中者也天體三百六十五度四分之一地体中分八萬里有奇吾之體大則長狄小則僬僥也天地之數極于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人僅滿百而已人與天地海瀆之滴也天空之游系也父諸乾而母諸坤訂頑不幾于大言無稽以誣天下哉况天地之間種類繁浩幽而鬼物明而帝臣大而川岳小而禽虫草木又小介蟀蠓粟又小渺忽不容思議夫類也舉相似也然則皆可以父天母地也哉噫愚者之惑見達者之淺覿也衆人之游詞至人之的論也易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詩曰昊天曰旦及爾游衍彼何人哉顧肯倡為不根之說以籠絡斯人也哉其談之素而徵之盛以矣故曰器于器不若器于道器于器奚翅天地之大于吾身器于道則俯仰融徹吾其誰何究而言之經綸補綴參焉上下乾坤于我乎儕明矣哉成輔相贊通名位乾坤於我乎區頓矣又奚翅父之母之而已哉論而至此則張子之說暢而仁之義可識也是故人知性天地之性而不知天地之帥即性也人知無天地之氣而不知天地之塞即氣也

理析程朱詞源莊列

名理名言大有見解

玄言如屑

海錯奇珍不足可寶乞口才高李杳杰蕩扈冒術當氏史氏皇氏過之當延上坐

人知繼父母之志述父母之事而不知天地之神之化即志且事也不必乳哺之而後生于富貴利達者矣其術不必訓誨之而玉女於貧賤憂戚者矣其威宗君相臣吾固天地一別子也長〻幼〻吾固天地一他胄也不祖其祖〻太極也不父其父〻兩儀也不子其子〻萬化也日晝月夜吾瞨瞬也山崇川落吾骸血也清商流徵吾咳韻也風霆以嚴吾身之威寒暑以續吾身之喘星宿以燦吾身之文章草木以茂吾身之毛髮禽虫吾脊役也介礫石吾贓垢也四夷四鄰也中國內府也前乎千百年之往後乎千百年之來開闢而渾沌渾沌復開闢吾生死也吁舜失于瞽瞍而得于大麓之弗逑也禹失于鯀而得于河洛之書也伊不必失于空桑天將遣之以牧宮孔子不必禱于尼山天將委之以木鐸申生取罪于獻公而仰天　有冥

是〻玄箸

修詞走理然本然

冥者為之呵護也伯奇見逐于吉甫而履霜　有蒼〻者為之提携也噫嘻何乾非父何坤非母何物非我何天地萬物非道橫渠之言誠萬世迷滯不廣者之鈎鑰也哉悲夫人之自絕于天地械于成心熾于外感意必內傷吾父母者也逞技辭章見道之末的是以父母為路人矣荒思虛寂而委道于無周是以父母為長物矣噫天地所以生我者為何如而我顧昔垂頭累弁而為吾父母戮耶故曰蒙而正之壯而行之生順而安之死全而歸之其能子矣

趙宗作史宇公評見理之言自是真功

理窟記源獨詳其辭

八角磨盤

馮夢禎　會元　編脩

天地之變不可齊也惟凝精存神者能齊之夫精神者流行于天地之間而參伍闔闢以成變化者也夫惟凝精存神而不眩為于變化是故處于至一而不失其分行于至適而不辭其紀安于至順而不乖其度是故其存之而天地之精神在心其運之而天地之變化在事非天下之至聖其孰能與于此哉　八角磨盤揚億之說所以形容天道變化之不齊也請申其意吾嘗觀夫一陰一陽屈伸流行于宇宙之間為感通為聚散其在于天地之變化為星辰之森列為風雷之震動為霜露之濡淅其在于物為榮瘁為開落為滋息為盡歸為朽折其在于人為榮為辱為得為失為死為生夫以陰陽之感通聚散惟其所往而不可齊而天地人物之稟受賦予亦如其所生而不可必如八

理趣悠長天趣駿發

玄言亦理甫即道德耶

角磨盤其輪運之出精粗之別亦莫之為而為者矣吁若億者其善形容天道之變化者乎雖然億徒能言之未必能行之也夫得失者榮辱之大機也死生者得失之大端也亡榮辱則得失不足以動其心忘得失則死生不足以動其心若億者能忘榮辱乎不能忘榮辱是不能忘得失也不能忘得失是不能忘死生也不能忘榮辱得失死生果足以與天地之變化乎夫死生者晝夜之象也得失者盈虛之象也榮辱者開落之象也聖人不以晝夜易觀故不以生死易念不以盈虛易運故不以得失易情不以開落易生故不以榮辱易節齊榮辱輕得失同死生故榮辱得失死生處之一若億者果能齊之輕之同之而處之一乎不能齊之輕之同之而處之一乎容足以與天地之變化乎昔者堯為天子茅茨不剪樸椽不斲太羹不和粢盛不鑿

關之見道分明故語之即證據李非御白牛車坐禪龍穴了悟大藏秘語者不能

兢兢業業一日萬幾及其末也舉天下而授舜若釋重負其手符失也可謂美矣舜之耕歷山也手胼足胝不以勞瘁改容及其為天子也一垂十二牧相與周旋遊然不以介意其于榮辱也可謂齊矣禹涉江黃龍負舟禹乃譆笑而言曰我命受于天竭力以勞萬民生寄也死歸也視龍猶蝘蜓龍乃俛首而逝其于死生也可謂明同矣夫榮辱得失死生之于人可謂大矣而堯舜禹不以為一心誠見夫外物之無與于己而吾道之不可以二也嗚呼變化之道是豈智力之所能及哉俯仰之間倏忽之頃隱見萬狀苟不精神凝定其不冥然迷惑而喪失也者幾希矣是故君子不役志于榮辱得失死生之際而洗心養氣以凝定其精神惟澹心于天地陰陽盈虛消息之端而觀隱察微以窮極其變化故以辱則為檻車之請因可以榮則為傳岩

信手拈來頭頭是道

揚大年文士耳恐足與斗此也我殺關之一言道破

之就聘可以得則磻溪之就養可以失則為荊吳之累身可以死則為西山之採微可以生則為東國之陳洪範理無所屈則如孔子履陳蔡之戹如坦途心無所愧則如子路死孔悝之雖如甘飴義不可苟則如柳下惠棄三公之貴如脫屣不以得徇生不以故滅命不以迹喪真此君子所以參天地之變化而與道為一者也夫天下之操柄不足以踰黃龍之負舟學士之默隱不足以語帝位授受而尤恐懼震懾如此所謂入角虜縱果安在哉吁若僞其真大言無當既其文而不既其實者歟

立朝正直忠厚論

蕭良有

王元馬師竹公評青感淵深詞旨冨麗句杜奇崛謂秘古雅文振麥高朝崇潔

蓋周公繫鼎上九曰玉鉉吉无不利而尼父翼其義以為玉鉉在上剛柔節也周仲山之德不茹柔不吐剛蒸民載焉夫士大夫立朝而業謝玉鉉從遜山甫安所稱賢士大夫哉宋儒有言立朝以正直忠厚則太易周詩之旨也蓋士大夫立朝不可使人無所憚亦不可使人無所容無所憚則易陵而邪類恣睢權奸睥睨于是之如發蒙振落者矣無所容則權腕側目而猜忌叢生所剋核太至肖不肖之心應之者矣此兩者於國且不利焉士大夫立朝將領袖薦紳主張世道維持國勢其道莫若使人有所憚亦有所容欲人有所憚而有所容莫若正直而忠厚正直忠厚也者非悻悻之謂汶汶之謂也青天白日以宅心泰山喬嶽以立身氷清玉潔以操行望之朗如

若登閶闔之巔風馭天駟扶上乘下覽赤縣神州之壯麗不入觀目矣

詞含金石之聲文追風雲之潤

威之彪炳節之介如不可利而誘不可勢而劫不可招而來不可麾而去如是而後謂之正直如地之負如海之涵如冬日之煖坦乎其無町畦廓乎其無津涯肫乎其萬物一體於國有不隙也于家有不見也不以人之敗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如是而後謂之忠厚士大夫秉此兩者並用而時出之時而正直時而忠厚時而正直于忠厚時而見忠厚于正直若五味之相濟而和也若宮羽之相宣而調也有繩愆糾繆之忠無折檻引裾之逼有揚清激濁之嫩無壯頌盛氣之容有肅憲貞度之嚴無罄淵東漢之病有糾淫去蠹之決無擿髮數朱之苛三尺不可撓而破柱戮奸管蕃書不為也僉壬不可近而捷索城社快志尖癢不為也故其委蛇朝端不動聲色而人見其不可狎歆逆銷奸萌于數千里之外所謂山有猛獸藜藿不採則

篇中無一字不古雅無一句遶人道語想以古召克以萬彙冗失其冒發及除除不乜

此正直思享之以是者

士大夫之正直有以樹之儀然若嶽莊之色不少假借而人安焉即忠不肖有所措其身所謂山藪藏疾川澤納汙令天下享和平之福則士大夫之忠厚有以培之自世非恭儉朝寡純德而取者微矣甘宜若飴不羞播間汙也突梯滑稽與世浮沉靡也首鼠兩端局趣轅下懦也巷婁濡需任乎牛馬戀也閉門塞兌自同寒蟬緘也語以正直董猶哉厲鋒霜刀莫可嚮邇傻也進如加膝退如隊淵禍也洗垢索瘢吹毛求疵刻也引繩批根逞于一擊忿也深文巧詆飛霜赤消惜也語以忠厚枘鑿哉乃又有皎皎嘵嘵好翹人過托之乎正直天下中庸不分涇渭托之乎忠厚此則聰明疑鳳碱砆混玉不可不察也大都正直忠厚所貴相濟正直而濟以忠厚則君子長者之正直也忠厚而濟以正直則正人端士之忠厚也總其凡而名之則所謂賢士

寓言上巧凡作論者不可不知此等机局

大夫也唐文皇論弓矢曰木心不正脈理必邪夫士大夫一不正直則萬事瓦解亦猶是也陶朱公家有二璧其色相如也其徑相如也而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則以測而視之其一者厚信之也夫士大夫而以薄為其道欲無亟毀能哉嗟乎出乎正直則邪佞已出乎忠厚則刻薄已立朝者宜何居焉

君知儆戒之可樂

陸可教 經筵侍講

[illegible]少勇和宇公評論內被新以可宗社人行尊天致矣末養樂之原另出一段議論學頭進步非大識見者不能

夫天下者無不足於天下而亦無所於天下夫天下而莫非王也以君之尊而求多于天下夫誰不降心翹首以順于其指而爭足于其欲然而天下之為勢至渙而其心叵測也合離向背判於斯須容如毛髮蓋于不足畏之中而默操其大可畏之權[illegible]所謂一人肆于民上恃其區區而不為之儆吾莫知其所倚伏矣故夫察主哲后曙于君民相與之際無一日有忘天下之心使天下之神惟吾所係而不得以其可畏而加之我此其惡恐肆而樂儆戒而神明之德為天下烈也宋胡致堂氏曰明君知儆戒之可樂此之謂也今夫君孰不為樂者而乃曰儆戒之可樂則豈徒以逸樂其身而已君亦孰不知所樂者而知樂儆戒者乃曰明君則是樂也豈易哉語曰帝者樂其所以為帝

先反說起

引堯舜禹君講極切而詞旨高渾有呂東萊之致

王者樂其所以為王亡者樂其所以亡此樂儆戒與恣肆之辨也請舉上世之化而諂于此昔者堯舜禹之有天下也其道昭昭然若日月之明而治熙上然萬世為福而心歎上然若育暘暘然若不勝彼其當至神恭盛之世而君臣上下咏嘆咨嗟乃為之納麓舞干擊鐘搖鐸監門之養逆旅之宿諄思危懷勞若桎梏然有為天下王而以身徇百姓若是者其心以為盈之不能不勤也平之不能不陂也勢也而危者有其存也亂者有其治也理也明於其勢故惕然之志不萌于始明于其理故恣睢之念不即于終此堯舜禹之所甚樂也而商受氏鄙之曰是黔首之徒不善以天下適者也故君必明如堯舜禹者而後知樂此也且夫君之自愛孰與天之愛君以天之愛君甚矣而有道之國倉昊垂象至有枉矢營頭開[illegible]嘆書諸太史不一而足何

講儆戒最極得明君愛時憂闍之心而詞亦矣要近古

也戒之以為受故也柳夫臣之一察君孰與忠臣天下無事無故而發痛哭流涕之端諤諤昌言者犯人主卽批鱗逆領碎首剖心累不明悔何也戒之以為忠故也夫天人相與之際惟明君能哲之而忠邪並進之途惟明君能鏡之是故君而明也目不以艷麗誘也而著黍之象時陽于視君而明也耳不以曼靡誘也而酖毒之害時督于中日出而朝而就乎以思曰無狎賊與無蒼禍與無殫感與日中而聽而悟乎以作曰無見喜而德與無見怒而感爭與無見可欲而治入不然之物與日入而息而快然以慣曰無寵溺于同休與無權失于同房與無適凝物以為方石閼與而從進庶人而問之曰無赤子失命于寇戎乎則誇我者乎進士者而問之曰無豪傑不著名圖書乎則誹我者乎進諸大夫而問之曰無旌旗亂于大澤而四境疲奔命者乎

原儆戒本于明天推微戒至于樂此間君所以樂儆戒發題意可謂曲而中矣

進諸將而問之曰無烽舉燧馳多壘于郊而禁戟不得寧者乎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考往古之訓業業如棒盈對輔弼之臣戰戰若臨師保若其所自稱謂則曰小子曰孤寡曰不穀不敢以為高而居于民上嗚呼何若此兢兢也蓋其心明明則虛匕則畏若將謂天下之匹夫匹婦皆吾敵也而吾之斯須方寸無一而不與之交相敵也安危之機如反復手夫身體之奉與從從之計孰急吾何所恃于天下而不為之儆且戒也且使其勞智慮節嗜欲凡馳騁逸豫之樂勿為可也樂與儆戒合而因加以常安四望無患遠人鄉風慕誼樂為臣子經紀本于天地政法倚于四時後世無變故易常襲並而長久身為明帝股肱為明臣名譽之美垂諸無窮嗚呼夫河儀而不樂也今夫家人之治產也相忍以饑寒相強以勤苦雖犯軍旅之難饑寒之患

治產之喻最當

丹又說肅君不知儆戒之弊

溫衣美食者必足家矣相憐以苦相患以佚樂天饑歲荒離困苦者必是家矣故儆戒之道苦而長利恣肆之道偷幸而終窮明君權其輕重出其大利故用聖人之相忍而棄小人之相憐也戰國氏之言曰予無樂乎為君惟其言而莫予違也秦人之言曰夫人主之所以為尊者但以聲聞人臣莫見其面也于是乎胥越于舞女酣歌耗志于蓬萊方丈雄畜于柘園閒從而終其身至其社稷猶然不悟吁何其愚也故儆戒之可樂明君之所知而庸君世主之所忽也雖然樂之為義生于樂者也蓋古者列國之風采之謠俗貢之太師而比為辭語以陳音樂令君觀焉而其章副不過曰幽七月之勤康蟋蟀之憂青青子衿之思君子風雨以陳音樂令君觀焉而其章副不過曰幽七月之風雨如晦之警道人以興匕危苦之音乃能諧樂宣暢使

王司馬弇州公語原樂本乎儆戒柰見薦強

其君神氣所命曉其指奏歆其極量而不復知其他此和樂之至而神明之極也三代之禮樂不與人君于切取當時之新聲越節以命樂而因以蕩耳快視肌膚筋骸無復約束而恣肆從此始矣故唐虞之治夔一而足而直溫寬栗之教監于胄子皆所以儆戒其初心而養樂之原也吁此治本也

馬援征五溪論

李廷機　榜眼編修

昔伏波將軍從世祖定天下為漢家勳矣五溪之役復自請行據鞍顧盼以示可用談者壯之吾以為援之不能抑其勝心也夫人惟其無長也有所自多其長則必鼓焉而思展人惟其無勇也有所自負其勇則必躍焉而思奮人唯其無計也有所自智其計則必炫焉而思吐斯所謂勝心也勝心存于胸中故其遇事常喜其見功常慕至于長已展矣勇已奮矣計已吐矣而其鼓焉躍焉炫焉之思猶時動而不能自已蓋勝心之難抑也如是夫援自來書洛陽而知帝王有真則畫策之識也指畫隴右虜在目中則淮陰之策也西勦先零北出塞漠南平交趾則樓船貳師之畧也能已見于天下矣曾不以此時解鞍釋甲偃高密之內行效膠東之養重猶然衽金革之危樂汗馬之疲蠢然小醜偏裨可定而不勝其躍躍之意行將躍馬惟恐後時不亦傑乎但是時諸公宿兵間厭行伍之事修儒雅之業慨然嘉與功臣列侯共享太平之福蓋不欲以鞍馬煩之久矣援之請行帝閔其老未之許也援顧急欲自試何哉蓋自古智能猛悍之士往往急于自暴其技以求衒鬻彼其志固欲登壇伏鉞執馘獻俘有奇策材力之譽故廉將軍老矣猶思用趙人王翦以老而為秦強起伐荊李廣自束髮從征數奇其從大將軍出塞也請獨當匈奴趙充國先零之行自請曰無踰于老臣者益其銳心猛氣至于老而不休聞烽舉燧燔則超距而作攘臂而議矣日昔然矣寧伏波將軍哉嘗聞之馬力竭矣而御者猶求馬不已此東野畢之馬所以必敗也去楊葉百步而射百發百中矣而不以善息至于氣力倦弓撥矢鉤一削功盡棄此養由基之射之所為欲歎之者也今援之所處得無與求馬不已不以善息者類乎是故君子惜之也夫勝心之難抑抑之在乎養昔者周公定鼎破斧天下不以為好兵其詩曰周公東征四海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太公有虔秉鉞天下不以為喜功其詩曰牧野洋洋檀車煌煌維師尚父時維鷹揚二公皆以耄年出制閫外然皆迫之而後應強之而後起及其罪人既得則勿事行牧會朝清明則載櫜弓矢始終無勝心焉彼固養之粹也紀渻子之養雞也三日猶虛憍而恃氣未也至于望之如木雞而後曰其德全矣若伏波將軍蓋猶虛憍之氣哉

刘笠庵和字公評　華力高古映宕自是大家

步武先秦

力裁文章只是蕪文中得有論又寓歎奉遣直乎大

善照

抑勝心在養甚有味哉其言之也

余謂然

王相國荊石公評：不分之分，照是千古不可磨滅之見，文當于高調，凜然蓋自論宗匠也。

獲引易訓最得肯綮

韓魏公不分善惡白黑

李廷机

夫善惡黑白之在天下，有分而淆以齊，有不分而適以分者，不可不察也。世之君子但知分之為分，而不知不分之分，是往匕立門戶、樹標幟，白別太過。其始也，君子馮其氣以持小人，而其既也，小人亦逆其技以角君子。我以我為白，彼且以彼為白；我以彼為黑，彼且以我為黑。至于是非倒置，白黑溷淆，天下胥谷大亂，則分別過也。韓魏公不分善惡白黑，予謂公蓋以不分分之。昔者聖人繫易，至夬至姤，善亦善惡白黑勝負消長之一大幾也，聖人所以分別扶抑其間，意豈不拳匕矣哉。廼夬之九三壯頄也，而曰有凶；姤之九五含章也，而曰有隕自天。由此觀之，示忿嫉之形者開讒搆之隙，存包荒之意者收滌蕩之功。夫君子不務持之以周、鎮之以靜，而區匕焉善惡白黑之為分別也，不亦過哉。唐虞之際，九官岳牧，濟匕民譽，而庸違圮族之夫蓋亦容乎其間。皐夔諸賢未絶不與為伍，而帝亦不亟匕而去之，俟其罪狀既著而後誅戮加焉。帝豈乏發擿之明，皐夔諸賢豈嘗激揚之節，然不過分別者，誠懲壯頄之凶，用含章之術也。東漢諸君子，爭為名高，互為標榜，某也俊，某也廚，某也顧，某也及，某也君，某也宗，汲匕于月旦之評，而沾匕于龍門仙舟之託，裂眦露齦，[illegible]去至[illegible]黨錮之禍，狴犴相枕，衎楊相推，善類既殄，漢祚亦已。嗚呼，彼其始固亦相矜以名譽，相結以意氣，庸詎知其禍之若是烈哉。蓋君子之名不必君子而後知好，而小人之號即身為小人者亦赧然有所不樂居之心，而開其翻然自新之路，則小人或可使為君子。至其甚不可化，然後同其援而秉其際，推其墜而挽其絶，去其梟而[illegible]治其黨，故隼獲而墉安，狐鬼而城完，大奸既晚而天下晏然，則不分之所以為得也。語云：山藪藏疾，國君含垢。夫少年盛氣、褊心淺識之士，常與小人爭于聲色唇吻之間，徇悁匕之小節，忽昭匕之大禍。惟夫老成明哲，長慮卻顧，事有所必濟，不斷其氣之伸；國有所必安，不求其名之潔。用晦為明，推剛為柔，悶匕醇匕，而社稷賴之。嗟乎，韓魏公者其人已。

敘分之禍

寫出小人情狀的當

一句便收住

刘洪馬衡野公評

匠心屬筆不假炼異迸奇而沖雅之趣淵詣之識精審之思融傳之學今人望而神欽玩而心醉自非深養得以得此屬張館儒哉

發深透微大是作手

半房壓下筆自生朱來

心為嚴師論

李廷機 榜眼 編修

夫學所稱師者豈直師之云爾哉以師而檢者否則放以師而為者否則懈以師而戒者否則悖是則我固不可無師而卒未嘗一日有得于師而何師之貴焉師之所貴心為嚴師是已予觀世之稱師也豈不以北面而事順風而請為恭而已乎豈不以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為勤而已乎是師也非其所以師也夫不得其所以師而區々外焉者之求其所以稱師迹誦矣其于以進學亦左矣蓋師莫尚于心孰經為下師莫儗于心莫學為淺何以明其然心放而示之以檢弗能收也心懈而諭之以為弗能前也心悖而告之以戒弗能守也夫吾心不自有師乎吾反而求之方寸之中虛靈之境森然道德仁義之法則存焉儼然堯舜用世之典刑具焉操則檢奮則為惕則戒吾操焉奮焉惕焉有便于學者心必為也有不便于學者必心不為也目雖欲之以心禁之體雖便之以心節之不為師之臨也飾其情貌亦不為師之不臨也易其情貌不為師之訓也專其志意亦不為師之不訓也貳其志意獨立不慙于影獨寢不慙于寬處屋漏若在門墻居與案若親勸誦寤寐千載之聖賢若與共晤神交四海之英豪若與同室彼且何所嚴事彼且何所畏承則以心為嚴師故也何地非師何人非師何事非師是故鼓篋弦誦不為勤離群索居不為荒造席問道不為嚴尸居蜎蟄不為弛面命耳提不為諄々立不敢坐不議不為默々在羮見羮在墻見墻彼且矜式天下範圍陰陽神明之與居訓典之為後齋沐而揖堯舜于廷羔雁而見周禮于懷前無往古後無來今夫庸知心之為師而師之為心也今夫捧土刻木之為神

雅致玄思研入理窟

委婉曲折說理入微直萬信力學士也

此言師雖在心而師傅之功亦不可無

論結尤佳

也其初塊然者爾置諸叢祠之中尸而祝之社而稷之則彼塊然者遂名曰神夫人也以身盛心以心盛智六通四辟何所不能為故有以之為天也者則心即為天有以之為君也者則心即為君有如以之為師也者秉禮以為贄主一以為儀齋明以承之敬共以奉之出入必稟進退必咨毋狀過言曰恐嚴師之聞毋敢過動曰恐嚴師之見翼然栗然以所以事師者事心則烏在心之不為師焉語曰委土可以為師保夫非委土之謂而心之謂也故助我非賢如愚為賢起予非益三省為益二子所以獲亹亹之譽為七十子之冠者以心為嚴師而已矣雖然必心之師則括羽鏃礪之道可以廢乎是不然師者學之規矩模範也規矩非心不運而胡可以無規矩模範非心不就而胡可以無模範是故古之聖人在傳弗勤而居不離傳在師弗煩而動必稱師遺心非也師心亦非也侍師非也恥相師亦非也夫惟以心為師而後能師人惟能師人而後能為人師

士先器識而後文藝論　黃宗道翰林編修

黃太史宏陽公評：咳吐皆成隋珠京而丞識淵閎詞之蔚蔚琳瑯彪炳卓爾不群當是金閨之彥

夫士戒乎有意耀其才也有遺才之本存焉有意耀其才則無論其本撥而神洩乎外而才亦𢿙𢿙無纖毫之用于天下夫惟杜機滌真凝定于淵嘿之中即自歛其才而其才卒不得不顯蓋其本立其用自不可秘者今夫花蔓蕃郁人睹木之華而樹木者固未嘗先掇其枝葉而先溉其根丹艧紺碧人睹室之華而治室者固未嘗先營其榱棟而先營其基者何也所培在本也良玉韞于石不待剖而山自潤明珠含于淵不待摘而川自媚莫耶藏于匣不待操而精光自爍人不可正睨者何也有本在焉其用自不可秘也而輓代文士未窺厥本𢿙𢿙焉日私其土苴而詫于人單詞偶合輒氣志凌厲片言當意輒傲睨千古謂左國以外別無人品詞章以外別無學問是故長卿摛

汪若雲介然錄子之　奇思溢發泰嶺錯咳

藻于上林而縱竊貲之行者汗顏矣子雲苦心于太玄而誦美新之辭者醜顏矣正平弄筆于鸚鵡而痛江夏之厄者捫舌矣楊修關捷于色絲而悲紙積之語者驚魄矣康樂吐奇于春草而誅逆叛之謀者識譚矣下逮盧駱王楊亦皆同以負俗而買禍此豈其才之不豁哉本不立也本不立者何也其器誠狹其識淺乎也故君子寧口不言文藝而先植其本凝神而歛志回光而內鑑斂鍔而藏其器若萬斛之舟無所不載也若喬嶽之屹立莫撼莫震也若大海之吐納百川弗涸弗盈也其識若登泰嶺而睇遠尺寸千里也若明鏡止水纖芥眉鬚無留形也若龜卜蓍筮今古得失凶吉脩短無遺筴也故方其韜光養晦退然不勝如田畯野夫之胸無一能比其不得已而鳴則矢口皆經濟吐咳成謨謀振琳琅之彩炳龍虎之文星日比光天壤

有照應

重識而本之致知無欲可謂要言不煩

不朽豈比夫操觚屬辭矜騈儷誇月露擬之塗精士美無裨緩急之用者哉蓋昔者皋禹尹旦台輔之徒皆備明聖顯懿之德其器識深沉渾厚莫可涯涘而乃今讀其訓誥謨誥抑何爾雅閎偉哉千古而下端拜頌哦不敢以文人目之而亦爭推萬世文章之祖則吾所謂其本立其用自不可秘者也譬之麟之仁鳳之德著為陸離炳煥之文足為天下瑞而長卿以下有意耀其才者何異山雞而鳳毛犬羊而麟趾又愚而逐之而或以晋黨烏觀其文乎信乎器識文藝表裏相須而器識猥薄者則文藝併失之矣雖然器識先矣而識尤要焉蓋識不宏遠者其氣必且浮淺而包羅一世之襟度固賴昭晰六合之識見也夫識者宜如何曰豁之以致知養之以無欲其庶乎此又足以補行餘未發之意也

士先器識而後文藝論

黄汝良 國史

揭言成發所公評覺文人能踔吟嗟可以啓文致頹皆可以驅詞宗天下萬才也

蓋觀三代而下之士其負奇標雋而以文章鳴一世者何其接踵分馳而不可殫列哉雖然其得志于文者多而獲伸于世者寡至有才名益高而其坎坷于世乃益甚于是世人始得以文學之士一切無用肆其譏詆而文士亦益淋漓抗腕不謂當世之忌名則謂造物之妬才鬱鬱憤激終身窮困而無所悟也亦足悲矣今夫士之行世亦猶舟車之行于水陸也車之鳴和鸞飾銀黃者所以為御容也然使輪轅不固而徒恃其和鸞銀黃以為車則跬步必覆矣畫舫彩鷁建衛樹羽所以為舟飾也然

有步驟而銜轡極上

使檣楫不完而徒恃其畫彩羽衛以為舟則尋常不行矣夫器識亦士之輪轅檣楫也士不先此以肩鉅致遠而欲徒恃其鸞和銀黃畫彩羽衛之文藝以涉世之長途一旦及于傾覆且津

以三等論士所思過周高於詞佳

律然天人之際而不知孰敗局曲之必至此也不亦謬哉故夫受大者器也不宏則不勝發揚者識也不深則不神既宏且深然後文藝出焉乃可以善用于天下即文藝或不足而其用亦不廢蓋自古士之應世所號為卓犖瓌瑋者大都有三上之

太上是才識文藝兼至者

士根大實茂膏沃光燁器識高天下而忘其迹文藝擅天下而忘其名兼施並運純粹無方若稱碩膚几几多才多藝不動聲色而措施一世者是已其次則器識天植暗合道妙而于文藝

其次則優于器識而短于文藝者

或不無所短若古所稱椎魯囂張多質少文雖不能如文士之掞藻摛詞而天下事亦不可頃盻咄嗟而辨士之次者也乃若

此是二文藝而

務華絕根淺能淺見據其文采璀璨非不足以卓絕古今包絡宇宙叩其中徧躁浮誇雖摛藻如春華實無益于默最雖煉句如雕虫而壯夫或不為譬如枉生之木無源之水一當世故遽

器識不足者

有不塵關推折者也夫是三者其聰明才辯皆人豪也惟其不諳本末不究先務精神蕩于枝葉歲月耗于丹鉛故其功業率不得與椎魯囂張多質少文者同日而語而况上世之士乎哉

詞藻嫵然

故曰居其厚不居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去彼取此非虛說也春秋戰國以降績文攻藝之士家握隋侯人懷和氏代不乏人而摧敗折落喪身無成者亦不可勝道屈原沈淪于離騷子長發憤于蠶室孟堅失身于竇憲子雲寘于投閣長卿自汙于卓氏七子溺蹟于建安二陸構禍于晉代斯亦足以明文士之

至此方露本題亦是一法

賤矣則豈非器識之難哉盧駱王楊在貞元中號稱四傑真足以邁千古裴行儉獨執器識文藝之說懸斷終身卒知射覆亦可謂有知人之哲矣然裴之論四子是也至所取者乃在蘇味道王劇然一以苟稜敗寘一以諂諛貽訕區區爵位何足以論士吾不知所謂器識何先也特其言有合于大道故為之廣其意如此

王宗伯忠銘公評：自創清言，不猗故轍，詢之亦依也。王司馬弇州公評：此篇不及前，汝光作達甚，然清言楚楚，其可誦也。語曰：江東無我，卿當獨步，倘無汝光，作明龍其於耿而上乎。雅調沖襟，清才健筆。接□□家。正古之志且也。

士君子行已立身法度

郭正域 翰林

天下之勢至于相持而難以卒勝，固不可以有所激也，亦不可以有所狥也。夫有所激者嘐嘐然以名自高也，資自矜也，行自持也。不知夫刻覈太至，人將以不肖之心應之，而或者欲以挽其不可支之勢而消其不可解之心，則其術不得不遷就于其間。夫天下之事未有以遷就濟之而能不詭于正者也。夫詭于正以求濟，亦何之而不可，而何必士君子哉。故陳太丘之有事于張讓也，非法度也。漢方末中常侍變起，一時諸君子欲一撲城社未能也，于是不得已而以虛声爭之，嗷嗷然自號曰某也君，某也宗，某也廚，顧俊及，不知夫賢豪之所用沾沾自喜者，固群小旦眈眈視之矣。太丘長不欲以激爭之，而思有以狥焉以濟之，于是乎以身親之。嗚呼，是將以自免邪，抑以免諸賢也。夫以自免，如諸賢何；以免諸賢，則諸賢爭之，而我且就之，諸賢競以危行自持，而我且同塵焉。或亦非諸賢意也。此其說蓋本于老氏和光解紛，而蒙莊氏因之以為御小人之法，曰：彼且為無町畦，亦與之為無町畦；彼且為嬰兒，亦與之為嬰兒。夫既為無町畦矣，其誰不無町畦之；夫既為嬰兒矣，夫誰不嬰兒之。是極溺而褰裳以就之也，未有不失已者也。昔楚王欲逞于羊舌氏，羊舌氏曰：吾奉之以鬼神，貞之以憲典，彼自辱也。樂王鮒有求于叔孫，叔孫曰：我以偉免，如國何。古之君子立身行已，自有法度，名不可滅，行不可隨，合不可苟，禍不可倖，且吾一舉一動，當求之往哲，勿貽譏後世耳。太丘誠以皎皎之心，襲油油之迹，以釋眴眴之怒，夫誠有所托耳，彼無所托而有所狥，世則趙談之乘亦可驂乎，景監之見亦可因乎，寺貂請封亦可就乎，是指韋

子此

因之以自就其私，其所自樹權者謂何，猶有所濟亦不足以議，而況乎未有濟也。吾故曰太丘之有事于張讓也，非法度也。

趙冢宰鄧臨公評此論出入變化不可以模形古藏軌轍法因然也汪司馬南明公評識見老成氣格偉麗文之有法度者此非法度

士君子行已立身法度　鄒德溥

夫行已立身之在士君子也蓋亦甚重矣彼其所以扶世道植名教礪縉紳之節銷奸邪之氣者胥係乎此則烏得而苟焉故士君子務砥節礪行辭介履度凛凛焉不少屈而徇者亦曰行已立身之有法度也且不見夫作室者乎平必以準直必以繩圜必以規方必以矩大匠者操而施焉執而不變焉曰由我則固不由我則扡不合則迫然而退而終不貶損其繩墨規矩者誠謂法度如是不得而發耳矧士君子之行已立身而無法度乎夫所謂法度云者非以鑿坏踰垣之為高也非以洗耳投淵之為絜也非以借飭破柱之為剛也非以摟城熏社之為明也是皆震矜儌察炫直伐異以賣名声于天下者也非士君子所謂法度也法度云者平中準直中繩圜中規折中矩堂堂正正

此是法度

青青白日無曖昧也磊磊落落喬岳泰山無詘伏也皆濁濁清皆醉獨醒無依著也力障百川迴瀾旣倒無浮沉也勁堅牢立屹然安定無震撼也不設方以為圓不棄直以為通不為利回不為威惕此則所謂法度而士君子行已立身所必由也夫業已名為士君子而其行已立身乃不聞所謂法度者而頹焉与衆人同如世道何如名教何如縉紳何如奸邪何其勢不至于內訌外潰不止已也則陵遲使然也是以士君子行已立身之于法度也若珍尺璧而不忍以易諸人也若捧盤水而恐其覆也若慈母之護貞女居必重閨衣必絓結而不使行路之情得而入也寧固毋通寧拙毋巧寧鈍毋躁寧玉毀毋瓦全彼其立身行已若是故操與冰霜俱凛而志與日月爭光也後世士君子何其卑卑哉婾婀脂韋甘宦若飴為通而已矣汩泥揚波逐

此守法度者

此論法度者 [illegible]

時俯仰為狗而已矣詭托彌逢不羞媚世為幸而已矣畏首畏尾而促蠓驅為容而已矣是法度之外士君子之所羞也嗟乎士君子行已立身無[illegible]汲無已甚不皎皎以求聞不奴奴以求勝爾矣安能去苴名檢弁髦法度以其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乎或者曰世不古而今也持方枘以內圜鑿其能入乎是不然正道而直行者詰人之高致也曲學以阿世者鄙夫之邪行也士君子流則行坎則止時則天飛不時則泥蟠何為以吾身之大節博區區之浮榮如以珠彈雀以璧易缶失其權矣愚者夫為圓者其樸必方方而圜之乃真圜也有如不方而為圜鮮不[illegible]則者夫君子行已立身亦若是焉故曰智欲圓而行欲方嗚呼盡之矣

任賢勿二去邪勿疑論

鄧德溥 翰林院編修

斷之一字乃一篇大旨

聖王操馭世之柄其貴在斷而已矣夫能使天下治者賢也而能收天下之治者邪也任賢而去邪者聖王所以馭世之柄也然賢者不能比邪以行其道而邪者不能附賢以售其奸此其心不相入也而其勢又不可以兩存君人者苟持不斷之意處賢于欲親欲疎之間處邪于欲退欲不退之際則邪者常得以計勝而賢臣不得閑其忠天下不可一日為理是故聖王貴有以斷之禹之告舜曰任賢勿二去邪勿疑此其為萬世致治之鑑與夫賢臣進者治之表邪臣進者亂之機君人者未嘗不願治而惡亂也然或二于任賢而疑于去邪者何也則賢臣負易疎之勢而邪臣多自固之術也夫賢臣秉道以匡主或格之以其中之所拂邪臣顧投其好以中之以逆耳與順旨者爭其數不勝也賢臣執節而不回邪臣百變以投之以執節與百變者爭其數不勝也賢臣務一心嘗職耳邪臣比周左右以起譽言以特立與植黨者爭其數不勝也賢臣道不行則奉身而退邪臣務百計以求容以易退與求容者爭其數不勝也是故用賢如轉石去佞如拔山蓋自古嘆之矣夫賢臣衛國而國疎之邪臣病國而國惜之豈不在與夫惟英君設辟以為賢者國之脊梁也任賢而二是欲飡膏粱而吐之也邪者國之鴆毒也去邪而疑是欲昇酖而戀之也此兩者必無幸矣故灼見其賢則一志而庸之即補綴奏牘弗厭也即謗書盈篋弗搖也膠漆之傳不固于此矣灼見其邪則堅決而遠之即屏諸遠方弗恤也即寸功片紙弗計也斧鉞之斷不需于此矣非於此仁於彼顧忍也誠為國家大計不得不爾也昔者共工驩兜與禹舜雖處

賢臣難逢君邪臣工王固然自古已之矣

此任賢勿二之實

此去邪勿矩之處

堯朝管蔡與周公並居周位當此時迭進相毀法言相道豈不混然淆哉然而天下大治榮華至今者則帝堯成王斷于邪正之辨而用舍決也向使帝堯以辱功惜共工則舜禹不得展其謨矣成王以私親惜管蔡則周公不得攄其蓋矣何者蘭椒不同器而芳禾莠不同壠而茂也如使邪佞與賢臣並立于交戟之內而世可長治則古之聖王亦何為以天下之大而不能容二三宵人哉夫孔子不與李斯並止于魯九齡不與林甫同久于唐定公明皇不忍于李斯林甫而以魯與唐徇之此萬世所為于邑也有天下者誠原唐周之所以興鑒魯唐之所以敗決斷狐疑分別猶豫堅忠賢之信杜佞邪之階則中外安瀾而大平可永矣

此任賢去邪之明效大驗也

此反其旁乃思

王相國判石公評：氣格豪邁，才思閒停，隨意到，如飛至，雲流勢不可遏，理從流暢，若江輝月燦，光不可藏，秘館湧多才，若汝光者無幾矣。

引喻精確

辨義利亦入木，毛直標裏。陸象山于白鹿洞講喻義利章，考亭門人為之注，下至今有去朱而

學莫先于義利之辨

鄒德傳　翰林編修

夫學猶驅車然，將燕乎則北其轅矣，將越乎則南其轅矣。有如貿貿然南北之不審，將燕之適也而南之驅，驅愈疾，繆愈遠，軸折車敗，終不能至燕。此楊朱所以見岐路而泣者，為其一跬而千里也。然則學何以異于是？夫學所以學為聖賢也，今之學者汲汲矣，而為聖賢者寡，此何以說也？則于義利之辨不早辨也。夫義之于利，隔若霄壤，而初僅毫芒；判若蒼素，而端僅斯須。是以聖賢嚴之。蓋觀仲尼分別君子小人，以比周、和同、驕泰、求諸已求諸人，數哉其言之矣。至于喻義喻利之說，而後知君子小人之心術盡在是也。心乎義，則周、則和、則泰、則求諸已，而命之曰君子；心乎利，則比、則同、則驕、則求諸人，而命之曰小人。嗟乎！君子之于小人，相去遠矣，而自義利之辨始。故曰學莫先于義利之辨也。夫義利之辨，譚何容易哉！凡物多相類而非也，事多同行而異也。狂者東走，逐者亦東走，東走則同，其所以東走則異；溺者入水，拯者亦入水，入水則同，其所以入水則異。夫義利之同異，殆有類是者，不可不察也。故攫金竊璧，利也；有揮金抵璧而亦不謂之義者。墦間嗟來，利也；有據地咯咯而亦不謂之義者。簞瓢之與螬李，同餓而異歷；曲肱之與布被，同儉而異心。耕華辭聘之為義，而隱居終南，號曰巧宦；散財發粟之為義，而大斗貸民，號曰慕。夫義有在乎尊王，而責楚之師則并與尊主而竊之；義有在乎不殺，而于泓之戰則并與不殺而竊之。嗟乎！義利之辨，譚何容易哉！學者將紹明正學，統一聖真，則必于義利之辨先焉。辨之也者，如善視者之于狂直無隱形也，如善嗜之于淄澠無異味也，如善權者移游于一衡之上不失錙銖，以

……光出叢……不知更當何如矣

雕琢詞場，獨冠理奧

理精詞暢

學見本原

稱低昂也。鉅之乎綱常，細之乎動作，後之乎萬鍾，約之乎簞豆，顯之乎大廷廣衆，微之乎暗室屋漏，曉然有以見其如此而為義，如彼而為利。義之所在，斷乎其必為；利之所在，斷乎其必不可為。是故其視義也，如饑之于食，渴之于飲，寒暑之于裘葛，汲汲乎不得不止也；其于利也，如蠅之汙，如蠆之螫，如莫邪之傳體，亟亟乎不遠不休也。是故蟬蛻濁穢，中情潔白，不可染也；意氣宣通，翔于千仞，不可誅也；延至三旌，鑱以萬鍾，不可畱也；刀鋸鼎鑊卒然臨之，不可亂也。不為衆人之不觀易其情貌，不為衆人之不譽改其操行。何者？彼其辨義利者至熟也。世之學者，義利之辨不明，類頓頓乎混冥之中，而不覺悟乎昭明之術，紛紛皆為利來，棲棲皆為利往，汨沒而莫能自出，至于立私于公，倚邪于正，竄端匿跡，不可方物。彼亦豈樂以小人自命，而卒陷其身為小人之亡者，可不為大哀哉！故曰差之毫釐，繆以千里；差之千里，繆以無筭。奈之何其勿早辨也？于何辨之？辨之心而已。方寸之中，至靈至瑩，一念無所為而為耶，吾知之；一念有所為而為耶，吾知之。如別白黑，如數一二，不待擇而精，不待剖而析，此真心也。大惟不昧所為此心者，而于義利之介洞然矣。嗟乎！此尤辨義利之要術也。

學始于不欺闇室

舒弘志

劉[illegible]子[illegible]許[illegible]奇古雅[illegible]闊島[illegible]上有[illegible]雲之[illegible]而不[illegible]徐遷之[illegible]痕跡[illegible]以求千年絕調也

陶鎔[illegible]漢杼軸[illegible]

世之譚學術者則不欺尚矣欲冥冥易汗昭昭易飾下學之始譚何容易也夫學不欲偽偽則機心潛生純白不備而去道滋遠矣詰諸宇而可以為學者非所聞也則信乎不欺為尚矣顧人心險于山川難于知天外施仁義而内匿機心即賢者猶或蹈之故驟而語下學之不可得而論也驟而語不欺中不可得而窮也知屋漏之天而後可以言不欺知不欺之天而後可以言為學善哉程氏推言之也夫大塊載我以形耳目聰明而心聖智不學則繭然非夫語曰有刀者礲諸有王者錯諸學其可已乎夫學之道包天地廓四方析八極宰制萬物役使群動皆是物也皇王得之以制宇内名世得之以銘景鍾素王得之以為述作瞽乎大矣而碩云始于不欺闇室奈何齷齪云爾乎嗟

奇古出閎洞心識目如濤海浩瀚吞天浴日如波浙空叢絢彩流霞三復心賞

夫至道之精昏昏默默故視乎冥冥聽乎無声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声之中獨聞和焉夫冥冥無声疇其見之疇其聞之而君子猶緫緫過計此不欺闇室之說也且人亦知乎學之所始而德之所基哉學立乎誠顧存誠于廣衆易而存誠于幽獨難世之人居常自誓曰吾所惟自欺者有如日然惟是希夷淵默之中寧不亦挾智任術以欺世而淫逸厥縱以自恣雖無天于上無地于下而莫可誰何孰知幽有鬼責明有清議史冊在前謗讟流後天不可欺民不可愚作慝于幽徒自欺耳其何利之有吾嘗慨士君子之林有大欺而莫畣者非蜚英騰茂之士藉口強國富民實貪天功以利己世儒以為學者之功孰知夫陰為孚利是為欺闇掇管搆辭之儔陰拾古人之餘瀝而自比以為千古盛事世儒以為學者之言孰知陰竊名高是謂欺闇講道

論當時三大欺俱是今日士習之弊

精思入理

論德之士德則不競而逃之姓命以為高才不逮古而步趨舜禹以為充世儒以為有道君子而與之孰知夫陽為聖行而陰為盜跖是謂欺闇三者兢為矯誣而學術益日落矣豈知古之學者為己不矯飾于大廷不惰行于幽獨當燕閒尸居其心若揭日月而行又何高明如之其信如詛盟則不言之時乎其敬如明神臨之則不動之時乎文以足志非陰竊名高樹勲報主非實為孚利發德若性非飯修聖賢之術帝皇素王之學其以此始乎然不欺之誼翱翔于文藝之圃類能言之豈其甘心而自是久假不返彼烏知欺是以君子貴辨之早也雖然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賢者下學上達故始于闇室不欺聖人塗郤守神則未始有始矣然子思論不顯而有味于潛伏屋漏之詠其成功何讓焉嗚呼行百里者半于九十吾願下學之善為其始也

馮太史評　公之古質真性是以伯仲樱宰矣

今世時論中有此等語否

今之講學者視此亦有愧否

頗有佳見非苟作者

一洗塵俗而自成法矩也

學始于不欺闇室　袁宗道會元編修

學術之以古今醇漓也其變有三起于立名馴于矜名極于悖名立名者學尊矜名者學荒悖名者學亡此古今論學之大較也夫邃古之世君子之向道也言有結禮行有言塡止則坐隅行則隨衆上懸乎冠綾下繫乎帶佩故曰始乎夷原終乎喬岳始乎覇𠂆終乎鮐背始乎士終乎聖人當是時君子未嘗以名駭天下天下亦何嘗以名高之故曰古之學者為己學術所為闇然日章稱醇美也三代以還士往往衒奇艷異于詞章功利之間始未嘗不資世用而後稍陵夷也儒者睹其習而卑之而創其說于二家之上而尊大其声稱則道學之名興焉自道學家以名高天下而天下附影逐声之徒滋蔓其說日引月長其甚者乃至引天下渺識鮮植之夫竄入其中以為藪于是有貽植節宦冥阡行者矣于是有矢志清冥末路泥途者矣于是有磬欬夷由橫肆盜跖者矣學術至晚世乃愈趨愈敝愈變愈漓則名與實不相為賓而相為悖也故曰起于立名馴于矜名極于悖名也然則學何始蓋程伯子之言曰學始于不欺闇室噫以不欺闇室為學則正學也哉今夫擯介鵠峙曠士棘顏矩蹙駿奔惱夫鞠脆何則其耳而目之者衆也然而人性之所簡也存乎幽微人情之所忽也存乎孤獨夫幽微者顯之原也孤獨者見之端也胡可簡也胡可忽也是以古之君子潜伏也而曰孔昭屋漏也而曰不愧隱微也而曰顯見幽獨也而曰指視尸居也而龍見淵默也而雷声聞之矣不顯也而上帝臨之矣彼其視闇室也若見大賓若承大祭不大廷也而肅不廣衆也而嚴不戒武也而慄不臨叔也而端[illegible]欺則一心之中炅炅瑩瑩洞洞囑囑獨行不作影獨寢不怍衾是故可以道妻子亦可以質鬼神可以契金蘭亦可以鑒蒼昊何則有不欺闇室之心則必不忽躬行而務近名不忽躬行而務近名則修身繕性學術淳白雖隆古何讓焉有未乎程伯子之言之也嗟乎好名之士將以欺人適以自欺五伯之所謂惡知非有也躬行之士始之不欺闇室終之不欺天下後世王道之所以蕩平正直也愚所謂古今醇漓之變自好名始夫治亦然詎獨學始不欺乎哉儒者之論王道乃曰本于誠意要在謹獨非迂矣

論不欺總說不好名故處處照應只是此一意

歐太史瀞齊公評不炫奇不矜博而說不欺處極細膩可誦蓋皆心名理者

清水夫容盡去雕飾

簡切精真

此段議論最精

學始于不欺闇室

蕭雲泰

知所以全其心之初則知學之所繇入矣蓋心之初空空洞洞惺然中寂本無所謂欲也而何有于欺本無間于顯微也而何有分于闇室惟夫妄念起而心外馳則有情行冥冥權過昭昭而闇室之間忽有流于欺而不自覺者夫惟流于欺而不自覺則心與理隔而為二即後性命之玄譚博該洽之虛声祇足為心障而不足為心益矣故善學者謹始謹始莫若敦誠凝神于淡合占于实倚之乎共見共聞而謹之乎獨見獨聞夫然後誠以一志一以凝道而為學之始備矣故曰學始于不欺闇室夫學亦多端矣考信馳騁學之程度民胞物與學之分量參贊彌綸學之極功乃舉而約之曰自不欺闇室始何哉蓋學猶始泉然審其始則得其緒不然猶棼之也古今譚學者莫詳于孔子孔子自叙由志不惑以至從心所欲不踰矩功何全也要其始則但曰志于學而已彼其所謂志期至聖超聖事一無二倘所謂不欺非邪乃其著之于經至推極于治國平天下之大而誠意之功首揭而示焉于此可以觀學之所由始也夫務華者絕根而無源之水易涸學者之于不欺猶木之根而水之源也奈之何而可緩視也然不欺亦難言矣喻義非欺喻利為欺湯武非欺極文為欺此由白至之于丹漆一恒人能辨之惟夫闇室之中朕兆未形鬼神莫測如可見如不可見如可知如不可知一念有欲勢難自主將欲徇之乎則獨知之明最真將欲絕之乎則牽引之情難割然而卒徇之即為欺卒絕之即為不欺此其介在若毫若髮之間莫見莫顯之際智者或以眩勇者或以踰守者或以忠書誠是亩詩詠亦式參嚴指視思闡獨慎死以

欽謹評詳莊而長

此文意關鍵處

論以欺而言不欺尤為欺直非深得理者却解

歸之無欲尤為精遠

也夫是以古之聖賢大廷袞冕師保非不嚴也而警必于盤與宴燕陛覲記非不親也而銘必于[illegible]州里靈宿推行非不遠也而書必于紳毋亦曰從其易忽而難竟者先實力焉耳故太上無欲次勿欺無欺皆光明洞達還乎太初譬則天之元氣周流貫徹而無所壅闕若穴之下部屋之間為日月之所不及而要明照焉所謂不愧屋漏是已勿欺者防邪以存其誠明于彼即遏于此譬則築墉衛寇鈴柝常嚴關鍵常守即燕閒休息而心常若對譬焉所謂自慊幽獨者虞始厚終之學也賢人也故其識能盡性曲亦能誠可以位天地育萬物聖神功化此其極致而實精不欺以為入門焉則豈非學始不欺之明驗哉乃世之學者吾惑焉褒衣博帶端拜而議孰不抵掌而談不欺然徐而察其所為視未必不惡色聽未必不惡声取未必貪賤舍未必富貴見危未必授命蓋不侍臉幽隱考獨居而其欺且滋甚乎生所學竟爾何事亦可慨矣夫欺固欺也以欺而言不欺尤欺也故空其純學之難而蓋世之勳寥寥也此無他惟其心之有欲而已欲動情勝至攫金于市而不見人何論闇室故吾以為不欺由于至明至明由于至靜靜也者無欲之謂也夫惟善求誠者主敬以持此心中和以養此心省察克治以防閑此心使異常法而內常凝將所發皆真不求誠而自無不誠矣苟舍是而曰不欺皆欺也故曰聖學一為要請以是而畫不欺之旨

王相國評崇正公開口便道別

文采翩問過古

孔子大林放之問

宋國柞 翰林俞撰

昔孔子筮得賁愀然不樂子張問故孔子曰賁非正色之卦也吾聞丹漆不文白玉不雕何也質有餘不受飾故也夫賁飾人之所悅而聖人以為傷於質而憂之故六五之戔戔也而曰終吉上九之白賁也而曰无咎然則聖人之所尚可知已彼其大林放之問也固其所為憂賁之心也夫天下之日趨於文也如水之趨下也周之季文勝極已目極于青黃藻繢之觀耳極于嚚庶淫濫之音多駢剪枝擢德塞性天下靡然逐春華而忘秋實此時雖有太羮玄酒之論其孰從而聽之孔子蒿目而憂也久矣放也何人而有禮本之問此其意若不慊于世之所為慨然將迴太素而上之障川迴瀾力追古道放也有焉聖人以為今之世而有如斯人之問者意念深矣斯問誠行則楹無丹桷無刻椽無斲臺不三歸門不樹塞庭不八佾舞不雍歌朱干玉戚不設雉門兩觀不築天下庶幾哉斲雕為員破觚為樸騃騃然返之大雅乎故曰大哉問之大也者謂其裨禮教維世風所關不小也夫孔子設科洙泗間何嘗一日忘先進哉繪事之後寧固之取純儉之從禮云樂云之論其風天下以本至拳拳已放之問有聖人之心者也故當時之士相與問難衆矣大哉之與自舞雩外獨於放一發焉他日又曰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蓋聖人之重于放也如此重放者為重本也夫禮無本不立無文不行聖人未嘗惡文特惡夫文勝而忘其本者耳不見夫木乎木有本而後有枝葉附焉本之先撥枝葉未有不害者故曰人而不仁如礼何無本故也藉令天下絀浮去汰敦本尚實即以進于彬彬之盛何難哉董相當漢時欲損周之文致用夏

櫃亏左氏迭走物間

深得聖人與林放至意

結句類有言外之旨

之忠議論庶幾近古嗟乎今天下亦稱文盛矣主持世道者倘亦有仲尼之心乎則林放之問烏可少也

淳古之世無文而存質中古之世文生而得中季叔之世文勝而礼敝世變江河當審著安能無砥柱中流之想

發本字極透

買櫝還珠喻礼甚切

孔子大林放之問

方從哲 翰林編修

夫禮始諸人心者也先王為心之不可無將也而制之文當其文之未著也吾心之經綸固自有秩然而不可紊者是乃所謂禮之本也而文特緣是生焉夫禮文之所自生者而豈以文為存亡乎淳古之世無文也然而文之所自始者存也是純乎本者也禮之質也中古之世文生矣然而與文之所自始者稱也是不離乎本者也禮之中也季叔之世文勝矣文勝而并掩其所自始者是擬其本也則禮之牧也夫文也者將本是黼黻而適以擬之是焉可無挽乎而天下不可立挽也於是聖人妙之以鼓舞之權今夫林放非能素惇本者也又非能明夫禮之為本何如也徒問及於本而已遂深嘉其問而大之何也嗚呼此孔子所以寄其鼓舞天下之微權也周先王之以文為尚固也然文勝而至於滅質則非先王之道也先王之為玉帛交錯以飾敬也而非其所以為敬者也其為衰麻哭泣以飾哀也而非其所以為哀者也乃世之煩縟於玉帛交錯之儀遂舉所為敬者而弛之則將指玉帛交錯而為禮乎亦不及矣始之何緣而制是玉帛交錯也綢繆乎衰麻哭泣之節遂舉所為哀者而替之則將指衰麻哭泣而為禮乎亦不反夫始之何緣而制是衰麻哭泣也是故老氏傷焉遂稱禮為忠信之薄夫禮則何嘗外忠信也世之煩於禮也而至忘其所為禮之初則其謂之薄也亦宜楚人有賣其珠者為木蘭之櫝飾以玫瑰輯以翡翠鄭人買其櫝而還其珠此其始固將以飾珠也而孰知夫珠之以是掩也禮者亦忠信之櫝也而天下卒以櫝掩珠此孔子所為悲也即先王之制禮而尚文也蓋未嘗不三致重本之意焉何以明之尊之上玄尊也俎之上腥魚也豆之上太羹也舍是豈無盛味哉所以貴飲食之本也路之素樸也郊之玄冕也喪服之先衰麻也舍是豈無備物哉所以貴車服之本也清廟之歌一唱而三歎縣一鍾尚拊膈朱絃而通越也舍是豈無致音哉所以貴音聲之本也故曰天下之文勝而至於滅質則非先王之道也孔子傷先王之道裂先進之思其心蓋惓惓焉而幸有一林放者慨然慕所為禮之本而問之如空谷之聞足音而踆然喜矣作而曰大哉問蓋深嘉之也使天下聞之必將曰放也第問禮之本而蒙褒嘉矣則有能惇本而反古者何如也於是有慕而進之之心又將曰放也僅一匹夫而卓識乃爾則貴且賢於放者宜何如也於是有愧而奮之之心慕與愧之心合庶幾相長乎此其所以大之之意也蓋至季氏旅泰山求不能救而曰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則其假林放以風天下之意居然可見矣漢章帝疾俗吏矯飾外貌以是為非於是下詔而褒劉方劉方者特以不煩稱耳以為盡悃愊之治哉彼蓋有所借而風也章帝假近實之方以挽吏矯孔子假慕質之放以回世澆皆所收駿骨者與子貢之徒智不及此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儻亦有林放之思乎而子貢汲汲咎其無辨也文之不可去也春秋之世誰不知之不姑獎焉以風天下而何辨之亟夫鼓舞天下之神惟孔子為不可及也夫

發所以大林放意不言從尼父口中出

意新而語巧

末句應前

正心以正朝廷　　黄汝良

□治而求正於朝廷則至約哉然又有約焉者君人者不可不聖見而豫圖之矣夫人君纘大緒芳統有天下曷嘗一日不欲咸正罔缺以無梗吾治者顧自古有正本無正術為者敗之執者失之吾曰多方以求正乎天下天下亦多方以亂吾正何者正不在朝廷也其或稍知治本畧約操術粉飾朞月之間自以為得要領而心之純王化滯聲色乃有觸之不應呼之不集捽左右動鎮前後起終不足以正天下何者彼蓋知朝廷之正而未知所以正也夫朝廷所以正其本無過乎君心人君一心欲之方寸而究在千里持之不盈一掬而運之則極于無際其于以正感人也桴鼓不足喻其捷景表不足喻其神登高而呼風而馳不足喻其速屈五指挈裘領而頓之不足喻其順故一心既正而後朝廷之上皇皇穆穆雍雍肅肅不求正而自正而百官而萬民皆可次第而舉以入吾正而無一足為吾難者其序則譬之天然萬民則百物也百官則四時也朝廷則微垣角以下諸宿也至于心則儼然斗杓之尊以指正垣宿幹旋四時化成百物者也故杓指則辰從非垣宿能正斗杓也垣宿運則時次非時能正垣宿也時變而萬物孚非萬物能正時也故曰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其操彌約者其及彌遠不可不察也夫由朝廷以及臣民其道有迹而可見由正心以及朝廷其道無形而難知故正百官萬民易正朝廷難正朝廷易正心難何以明其然也朝有紀法則百官承式焉朝有象魏則百姓遵路焉有可明據而徵信正心以正朝廷在淵涓濩蠖而不可以端倪紀法誠明而官[illegible]則效以宣

有正本無正術是千古名言

詞華高妙

以天配君講得象泛見而喻亦精切

刑象魏誠畫而民有越志則繩以三尺責常在下而君無所與其憂正心以正朝廷其事扞格禁抑而不便于君身故君人者與之正朝廷以正臣民則見觳情而有功與之正心以正朝廷則見于談而凋于事理治亂之判實由茲道故不可不丞見而預圖之矣且夫淫康逸豫之心萌於中則朝廷有侈汰之端誇詡恣肆之心形于內則朝廷有失道之敗當此之時臣民觀聽望風而靡賞不來罰不去雖家喻而戶曉不能以化一人蓋至精不手而朝廷之正無繇耳故曰設法縣賞其于以化俗難矣形格勢禁其于以移風薄矣有虞氏未施信于民而民信夏后氏未施敬于民而民敬豈謂法令哉故洪範論皇極而本之三德周官陳六典而先之無逸自古及今未有心之不正而能正朝廷以正百官萬民者也則其所謂約者非真約故也昔孔子告哀公曰為國家者為之堂上而已他日語九經而要之脩身終歸之明與誠夫為之堂上者正心也誠與明所以為之也九經則朝廷暨乎天下矣是非仲舒氏之言而孔子之言也當武帝時神仙土木窮兵黷武酷吏方士一心之中正者能幾然且內多慾而外施仁義舒之言其亦有所感矣夫惟明主獨觀萬化之原清心寡欲以適于正然後百官萬民化而至正之治成故曰至德之主不世出至治之世不常有

切中世主之夫

不正心之弊至是哉見之令人悚然

结句古

許胡國
穎陽公
評
冠見五
大學問
文章子
其國手
耶敵服

真正英雄從戰匕兢匕中來　唐文獻 翰林脩撰

嘗謂士君子之在天下。以有用為用。不若以無用為用。以有用為用者。其才足以展。而其智足以謀。舉天下惟所經綸籌畫而無所不可。此非常人能也。然而易致亦易窮也。夫惟以無用為用。則其精神內斂。而其機穎不外炫。驟而觀之。若將瞿焉懷焉無所短長於天下。而卒之沉潛縝密之內。所謂晄耀灼爍者胎焉。此詎可但云非常人已哉。故曰真正英雄從戰匕兢匕來。非窺英雄之深者不及此。蓋愚嘗採摭古今。考鏡士品。其稿項寒谷。袖手窮巷者。何可勝數。惟瑰琦磊落之士稱焉。故聰明過人。謂之英。膽力過人。謂之雄。英雄之品。目是世所云祥麟威鳳景星卿雲也者。然愚以為聰明膽力。可以目英雄。而不可以盡英雄何也。英雄者世所不恒有。而聰明膽力世所不恒無也。藉令徒以聰明膽力而已。則騁離朱之目。窮師曠之耳。即可以英稱。而抗顏強辯。扼腕折關之輩。皆可以雄稱。無乃小之乎英雄也哉。

以似形真以非形正甚有思致

蓋天下有真英雄。而亦有似英雄。有正英雄。而亦有非英雄。合而觀之。其規恢調度。初不甚相遠。然而似且非者。往匕客氣用事。而潛幾不足。彼其初視天下。何事不入吾之胷中。而何功不在吾之掌握。蓋方事機未柄。而已有超焉自喜。鶩焉狎天下之心。未幾而利害惕之。則昏毀警亂之。則惑威武臨之。則仆彼。蓋嘗未之磨礲於問學。惕勵於心思。故其氣易靡。而其剛易折也。

此言英雄之似是而非者

夫惟天下有大英雄者。異於是。吾見其抗志之高。而其宅心之下。其諳練彌精。而其顧視彌審。平居無事。則躊躇退損。初不敢有發焉自恣之心。故紳可書。盤可銘。而惟恐其有惰行。口可緘。舌可捫。而惟恐其有逸言。天地可質。鬼神可對。而惟恐其有歉志。

此英雄戰兢之實

澄其心。日兢匕業匕。視天下誠無一之易辦者。而自是久之。則收斂因而精神完。無惧矣。鍛鍊久而幾識澈。無惑矣。嘗慮屏而心源澄。無欲矣。以無欲之心臨事。何事不舉。以無惑之心當幾。何幾不斷。以無惧之心圖功。何功不克。彼將舉乾坤惟我所旋。轉民物惟我所裁。成竹帛鼎彝之勳。惟我所建樹。而天下萬世稱真正英雄。非若人其誰歸也哉。

此英雄作用處

稽古天地平成。玄圭乃錫。則禹也。以英雄而帝。制禮作樂。侔乎神明。則旦也。以英雄而相。祖述憲章。上律下襲。則尼也。以英雄而師。然而不矜不伐。赤舄几几。恭儉溫良。三聖人者之於戰兢深矣。彼方若無若虛。超於智名勇功之外。而顧以聰明膽力自炫也乎哉。噫嘻。三代而下。吾猶有取於澹泊明志。凝靜養心。而卒建禹尼之業。無一念不可與天知。無一事不可對人言。而卒成元祐之治者。亦庶幾乎英雄之所哉。

英雄如禹如旦如尼皆從戰兢中來者

真正英雄從戰戰兢兢來　舒弘志　探花　樂菴

評：磊落奇偉之度，委婉百折之思，英雄之才定當如此。先另說起，極得作論之法。熟于家莊者。

夫君子瑰意琦行裒然稱於天下者則英雄尚矣方策所載倜儻非常之士功若泰山垂榮名於春秋吾意其人必崑宇裔墳剔發之每以小心得之者比比焉則有味乎朱氏之言也夫纔璞之士其名湮滅者不勝數惟豪傑之士稱焉彼其譚皇主之業若別黑白燦當世之務若數一二其於進為撫世述作禮樂猶掇之也以德若彼以功若此亦豈不可塵後其心奇魁其行以恣睢於世而必云戰戰兢兢來何言之隘乎嗟乎英雄而自有其必若所云是匽僑侍氣而非純氣之守也是狷狂之行而非得全於天者也獨不見庖丁之解牛乎枇大卻導大窾技經肯綮之悉當術何工也而其始則為怵然為戒視為遲之後乃名善刀彼小枝猶自戰兢中來而況於英雄之士乎沾沾一曲之士猥云果敢不懼可以稱英雄然仲尼不與暴虎馮河之勇而直云臨事而懼則信乎戰兢之為尚也故明能辯有慎之矢而我大智若愚戰兢而謝不敏是謂真知敏能若承蜩之迅而我猶大巧若怯戰兢而不自多是謂真才勇能扶門關之強而我猴大勇若怯戰兢而不自逞是謂真勇彼自恃其明則彈吾之天聰矣自多其才則聚吾之弘業矣自勇其才則敗吾之勇故矣此英雄欺人耳非夫也語曰以此思易則難者至以此思難則易者至事未有不始於戰兢而可以流不朽之聲於天下者也古之英雄則不然不為名尸不為智府落天地雕萬物而不自呂鉅以傲世履坦坦之途若足二分垂在外而顛越之是處居冥突之中若呈天明神實攝之而瞿然思惕然俱當清明淵默之時若白刃交於前而持戈者相屬也其心休休而懍驚虎之懼其量恢恢而梓棒王之慎以此札患排難貲仁秉義行道施德於天下其猶反手乎居大任而不疑發危疑而不懼蓋其始則常人所忽君子懼焉而戰兢之如彼及其後則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君子獨神定氣凝而晏如也斯真英雄哉蓋常覽古之史冊栢栗以前不可記如六籍所志禹周仲尼所謂真正英雄非耶彼其抑洪水制禮樂紹明先生之道而不矜不伐赤寫几几不自暇逸抑何其戰兢也彼捭闔縱橫之儔傾危權變之士若儀衍者流一當萬乘之主而身都卿相之位攘臂霸王之業舉天下弄於股掌之上而莫可誰何此擊牛之黃吹虎任烏之冠似鳳特姦人之雄耳非從戰兢中來焉足為真正英雄哉昔殷帝有三劍而含光為上視之而不可見聽之而不可聞而揮之無前無敢攖者則心畏已以戰兢而可以為英雄其猶含光之劍耶雖然戰兢可也使過而畏首畏尾不亦甚乎故戰兢於未事之先則可無俱於當事之際不從戰兢中來而可以無俱亦白骨疑象碔砆類玉似之而非也吾獨慨夫世之盜名字者不可勝數而直厓之失其辨用人者不察同類共棄之此英雄之士所以扼腕於千古也悲夫

（眉批）英雄之真知真才真勇未有不從戰兢中來者。此文字關鎖處。此言自古英雄戰戰兢兢之實。一篇主意收結在此。栢栗兩字甚奇。儀衍不從戰兢中來便不得為真正英雄。此喻甚奇。戰兢可也戰兢而過匡則不可也。

真正英雄從戰戰兢兢來

李致美 庶吉士

王太史忠銘公評：奏閒有捷不作駢勝語，大足當雄口吻。

世之談人品者輒曰惟英雄無所難於天下而不知惟英雄無所易於天下無所易於天下者畏天下者也其無所於易乃其無所於難也夫夫夫視寰宇內事皆我事我已操而操縱無不如志如是乃稱英雄也而胡以曰難且畏哉不知天下之事則心為之牢矣恒人之心每忽於所易而慎於所難而天下之事幾又敗於所忽而成於所慎之也者畏也自古英雄無敗事其心實未嘗易事所謂真正英雄從戰戰兢兢來也誠得之矣且天下之事豈不皆英雄分內哉然而訏謨遠猷則非可以才力就錯綜紛挐則非可以口舌理倉卒變應則非可以臨時辨英雄也者非騁才力肆口辨臨臨時者也而事來順應不動聲色而易若承蜩則豈非所稱英雄自有真者哉蓋有所從來矣彼輕才之士動輒以英雄自命乃始倨傲嫉睨睥睨一世慨慷高談自以為天下無難事一旦而身之也徒以其蓬心肆其小智以辦其喜事之私幸而庶幾董董小就一或智力弗逮即不覺其傍徨依違袖手縮舌莫可支矣則最所謂英雄者安在彼蓋忽之也夫亦從忽易中來遂狼狽至此也故曰視之為難其易也將至視之為易其難也方來此之謂也是以古之君子行而拱翼非憒潰也言而術默非捫舌也動如蠖屈龍蟠非以媚時也彼蓋視天下事無一可易者故其畏也若是然其微暖巨細已自戰兢時洞燭之矣其肯綮窾係已自戰兢時料理之矣是故目有所不敢視而視明耳有所不敢聽而聽聰天下事何莫非真英雄所優為哉夫惟其優為也則其謂之英雄也固宜蓋常觀千古昔聖人矣其經理天下也豈必待敬謹而後[illegible]然但

以假英雄辨真英雄是妙

非正戰兢處

戰匕業業然且亦保亦臨然且執兢無逸此一時也至聖大賢亦若傴僂不勝衣者然視末世所稱英雄藐如也及其究竟而功弥兩間澤被千載即今英雄之士所不敢睨望者又即所謂傴僂若不勝衣者也則信乎戰戰兢兢乃所以成其為真正英雄者也譬若舟然不覆于瞿塘而覆于安流世稱長年是時時見瞿塘者也鮮弗濟矣譬若車然不摧於羊腸而摧於康衢世稱王良是在在見羊腸者也鮮弗至矣吾故曰其無所於易乃其無所於難也嗟嗟今之世豈少英雄士哉顧英雄之所不足者非才也而今也純尚才矣是故古之為英雄者重事今為英雄者輕事古之為英雄者任事今之為英雄者喜事夫輕事喜事焉有不憤者哉彼蓋恃其才以為一世英雄而不知戰戰兢兢正所以養其才以有為也後之為英雄宜何如哉亦曰寧靜無躁寧朴毋華寧訥毋辯去其英雄之色授而可矣故曰有不為而後可以有為庶幾哉

英雄事業何者不自戰兢中來

升車而蓊景當

續朱穆崇厚論　舒弘志

朱太史金庭公評：胸中鈞錯華底花生舌識尹筆可謂兩並到且七試切中時弊而開口便專者萬紳覧讀之可卜其他日立朝風度

昔文忠先生為崇厚論。余讀其篇。未嘗不廢書而嘆曰。嗟乎。自王致為珪璋。純樸殘為犧樽。離淳散質。自漢已然。月異歲殊。千今為甚。今俗之薄也。莫甚于薦紳。薦紳之澆漓。莫甚于朝市。語曰。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余始異之。于今並信。論其著者。則有七焉。夫展大夫直道。有三黜。李元禮楷模一世。公卿高其矜節。縉紳貴其令聞。于是有譽嚳庸詠。利口嫉蛾眉之善。淫笑瑾瑜之有玷。畫影無形。尋聲無響。過信拾塵之疑。攘臂掇蜂之迹。將令忠正之士。思投珮甘泉。明智之臣。圖隱鱗箕潁。世俗之薄者一也。麟鳳之用。不捷于走。飛千里之駒。或時有奔踶。物誠有之。士亦宜然。今或居官任職。無以驗人。而巖叢獨立。弘振敝俗。或尚行刻意。悖乎中庸。而灼然王奉蟬蛻埃塩世。乃有執鴟梟而笑鳳麟。處駑下而嘲逸足。擯撫諂語。以肆雌黃。巧為欺言。而變白黑。使西施以善毀。嫫母好巾。以迷臭。繼芳世俗之薄者二也。司馬巧宦。達人所羞。長孺偃留。哲人高致。方今乃譏拓落為尸官。誚連蹇為守位。則張廷尉十年不用。毋乃忌乎。劉子攻之三紀不遷。焉用恥矣。世俗之薄者三也。古大臣有過。上不斥言。君子擬人。各于其黨。故衛軸之臣。則論其遠者大者。什伍之官。則論其近者小者。今或無昭昭之過。而索冥冥之行。以一眚而掩柄臣。以細故而議卿。執悖子微之寵。歷詆當塗。承恭顯之指。傾危正士。帛貴大臣。蒙謗于非辜。機變險壬。得騁以立威。世俗之薄者四也。昔曹丞相長于匿瑕。羆士元過于揚善。良以禁誹謗之風。闢衆正之路。今攻人之惡。則瑜者瑕。毀人之善。則能者短。謂聖人有慙德。為善者懼矣。誚賢士無全能。負才者殆焉。世俗之薄者五也。

此言以塩退為雌黃
此言以奔兢為尚
此言訟訟非体
此言以得擊為非

古者青雲之交。莫逆之交。河岳雖移。膠漆不解。楚越雖異。肝膽比隣。處則叔牙分金于夷吾。進則王吉彈冠于貢禹。死生易而有分宅之仁。隱顯殊而無市朝之喻。近世有嵇阮風流。曹王髦俊。相與把臂入林。結綢繆于杯酒。登壇建幟。共娛樂于斯文。千里如期。無負范張要約。方舟共涉。何殊李郭登仙。相馭過于惠莊。相死同乎羊左。已而彼我異勢。貴賤殊塗。顯者無班荊之仁。隱者措悲語之譜。嚮者相慕之誠。竭來相背之戾。豈非勢傾則絕。利盡則散乎。張陳凶終。蕭朱隙末。世俗之薄者六也。富貴顯榮。天有大命。行使止尼。人何能為。世有既放之臣。蒙恥之吏。偃鼠飲河。亦已滿腹。國狗之瘈。猶將反噬。已則不天。而分謗于上。則難為上矣。德則不競。而市也于衆。同儕者惡焉。世俗之薄者七也。嗟夫濁世陵夷。祖詐飇起。傷人之言。戈戟不足喻其深。憯人之心。山川不足喻其險。陰賊深藏。同含沙之射影。邪曲害正。類蚊蚔之嗜膚。耳目之則漂山。或雷豈不震駭。徐而察之。如浮漚空華。都無實義。只攫機則寒谷成暄。夕失勢。將門庭羅雀。曾無曾參存故之仁。寧有楚王逈履之德。嗚呼。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厚施薄德。其事好還。苟可以明吾之節。成吾之名。雖躬自菲薄。猶之不可。本欲隳人之節。而吾因以失節。本欲毀人之名。而吾因以喪名。語曰。報亡之灰。墨亡之化。繞閒惜于蠆尾。積禍重于丘山。故螫人者人亦反螫之。是以厚者自厚。是人與己兩得之也。薄者自薄。是人與己兩失之也。故明智君子。超然遠覽。淵然深思。毋令全德之士。以流言含垢。獨行之夫。以矯節蒙污。士無積釁之疑。朝無技鼠之嫌。納污藏疾。以勸善也。慎始善終。以全交

此言士貴全交重信也
此言士貴安命重義也
干詐方狀描寫曲盡
是高出一世之見

宋時激烈抱悶慨憂閔係文字

之去國無慍以遠怨也詘告奸之俗互致寵之風國無薮賢人宥厚行無其可乎夫西京之初將相恥言人過東京之季薦紳兢相暴誹當今之世人思嫁禍士多幸災爭名者相軋爭位者相傾斷亡焉悻上焉朱紫共色粉墨雜糅雖有曾史之行無自解免夷惠之絜目為跖蹻當其汎蟠蠖屈則陽附脫驂及其龍升鵠翥則陰為圜鑿此亦非唯鳶神之禍亦宗社之憂也朱益州發憤于漢季豈其然乎語曰君子度己以繩接人用枻度己以繩則己處其厚接人用枻則遠怨于人何憂乎朝市何病乎說滂余既感文忠之讜辭又悲當世之俗薄乃續貂于後

增定國朝館課經世宏詞卷之六畢

凋氏萬卷樓藏板

增定國朝館課經世宏辭卷之七

太原　王錫爵　元馭父
四明　沈一貫　肩吾父

策類

廷對萬言策　羅倫 狀元

李西涯相公評遡唐虞迄昭代上下數千載遙〻如日中天總大綱悉萬目進退數百王歷〻如指諸掌天載咫尺須臾萬言電掃搖看有神助乎其亦少

朕惟古帝王之為治也。有綱有目。必大綱正而萬目舉可也。若唐虞之治。大綱無不正矣。不知萬目亦盡舉歟。三代之隆。其法寖備。宜大綱正而萬目舉也。可歷指其實歟。說者謂漢大綱正。唐萬目舉。宋大綱正萬目未盡舉。不知未正者何綱。未舉者何目歟。已正已舉之綱目。可得而悉言歟。我祖宗之為治也。大綱固無不正。萬目固無不舉矣。亦可得詳言歟。朕嗣承大統。夙夜惓惓。惟欲正大綱舉萬目。使人倫明。風俗厚。百姓富庶。而無失所之憂。四夷賓服。而無梗化之患。果何行而可。子大夫其明著於篇。毋泛毋略。

臣對。臣聞居天下之大位。必致天下之大治。必正天下之大本。正天下之大本。必務天下之大學。堯舜禹湯文武之位。天下之大位也。堯舜禹湯文武之治。天下之大治也。堯舜禹湯文武之心。天下之大本也。堯舜禹湯文武之學。天下之大學也。有其學。然後能正其心。有其心。然後能致其治。有其治。然後能保其位。治也者。帝王保位之良圖也。心也者。帝王出治之大本也。學也者。帝王正心之要道也。古先聖王知其然。是以堯學於君疇。舜學於務成昭。禹學於西王國。湯學於成伯子。文王學於時子思。武王學於郭叔。其所以精一此學。維持此心者。無不至也。故德澤加於當時。聲名垂於後

決身邪說移之山而後不多得矣欽服欽服

世。功高天下。明並日月。而不可及也。自漢而唐而宋。其間英君誼辟。非不欲致治如唐虞三代。志士仁人。非不欲致君如二帝三王。然寥寥千載。未有一二庶幾乎此者。或君有可學之資。有欲學之志。而不遇其臣。如漢高之於蕭曹。太宗之於房杜。神宗之於安石。是非其君之罪也。或臣有匡國之才。有格君之學。而不遇其君。如賈董之於漢。陸贄之於唐。二程夫子之於宋。是非其臣之罪也。此君臣相遇。自古為難。而有志之士。所以扼憤腕嘆。而不能自已也。此漢之所以止於漢。唐之所以止於唐。宋之所以止於宋。而不能唐虞三代者也。臣每觀前史。見君有向道慕學之心。而臣不能成之。則悲其臣。臣有匡國致君之學。而君不能用之。則悲其君。

陛下繼祖宗列聖之位。即堯舜禹湯文武之位也。

此問策要指

天縱聰明之資。即堯舜禹湯文武之資也。治已至矣。猶以為未至。德已盛矣。猶以為未盛。乃於萬幾之暇。進臣等于廷。降賜清問。首詢唐虞三代。下逮漢唐宋諸君。惓惓欲正大綱舉萬目。以明人倫。以厚風俗。以富庶百姓。以賓服夷狄。以增光祖宗。以匹休帝王。臣有以知

陛下此心。即堯舜禹湯文武之心也。

陛下之有此心。非特臣之幸也。天下之幸也。臣敢不以堯舜禹湯文武之學為

陛下勉哉。昔范祖禹上帝學八卷。以為自古治日常少。亂日常多。推原其故。由人主未學也。朱熹將入對。或曰。正心誠意之說。上所厭聞。曰。某平生所學者在此。若有所回護。是欺君也。

陛下有志于唐虞三代之治。而無漢唐宋諸君之失。固無不學

此言為治之大綱

此言為治之萬目

之心亦非厭聞正心誠意之說者臣敢不以平生所學者告
陛下而自陷于欺君之罪哉使愚臣於此犬馬之誠未書竊恙
之見或隱上負 朝廷下負所學臣恐後之悲今者亦無異
于今之悲昔也臣請因
聖問而畢言之 陛下試垂聽焉臣聞道之大原出于天是道
也極于至大而無外入于至小而無內語其大也則為父子
為君臣為夫婦為朋友為長幼之倫若網之有綱所以根抵
乎人心紀綱乎世道乃天地之常經所謂為治之大綱也語
其小也則為禮樂為刑政為制度文為之具所以扶持乎三
綱經緯乎國體乃古今之通誼所謂為治之萬目也是道之
綱非吾心主宰之則無自而正是道之目非吾心維持之則
無自而舉此心也者所以主宰乎吾身而為正大綱舉萬目

心學二字一章綱領

此述唐虞正大綱之實

之根本也心雖主宰是綱非學則有所惑綱何從而正心雖
維持此目非學則有所蔽目何從而舉此學也者又所以正
其心而為正大綱舉萬目之要務也大綱不正固不可以言
治萬目不舉亦非盡善之道也故古者帝王之治其道雖多
端然必大綱既正而萬目兼舉若堯之肇唐舜之起虞禹之
創夏湯之建商文武之造周皆不能外乎此也在堯之時親
睦九族以廣愛敬之恩釐降二女以正閨門之禮館甥二室
以厚朋友之倫堯之大綱無不正也在舜之時底豫瞽叟而
父子之位定克諧傲象而兄弟之化成刑于二女而閨門之
儀肅舜之大綱無不正也欽若昊天曆象授時命義仲以秩
東作命義叔以秩南訛命和仲以平西成命和叔以在朔易
命鯀以治洪水命四岳以明揚側陋允釐百工庶績咸熙萬

此述唐虞舉萬目之實

此述唐虞堯舜之學

目之舉於堯何如也察璿璣以齊七政舉祀禮而覲諸侯命
四岳以明四目達四聰命十二牧以修內治服遠人命禹以
宅百揆命契以敷五教命皐陶以明五刑命伯益后夔以作
禮樂命龍以作納言四方風動庶攻惟和萬目之舉於舜何
如也唐虞之大綱無不正萬目無不舉如此豈徒然哉本於
堯舜之心惟務大學以正其大本也不貪淫慾不嗜玩好而
允執其中堯之學也罔遊于逸罔淫于樂而允迪厥德舜之
學也使唐虞之君不事乎此則學有未正而大本未立矣綱
何自而正目何自而舉乎其在禹也典章之率由彝倫之攸
敘其在湯也舊服之既纘人紀之肇脩其在文武也麟趾以
厚公族棠棣以燕兄弟鹿鳴以燕羣臣樛木思齊以嚴閫教
故其子孫成敬承繼禹之道或布德陟禹之迹或率乃祖攸

此述三代正大綱舉萬目之實

此述禹湯文武之學

行或監先王成憲或篤故正父或對揚光命或率德以蓋前
人之愆或脫簪以輔中興之盛此三代之所以正大綱也其
養也夏以貢商以助周以徹焉其教民也夏曰校殷曰序周
曰庠焉其制刑也夏有禹刑殷有湯刑周有祥刑焉其建官
也夏商官倍亦克用乂周人六典阜成兆民焉其作樂也禹
作大夏湯作大濩武作大武焉其正朔也夏建寅商建丑周
建子焉其習尚也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焉萬目之舉于三
代何如也三代之大綱無不正萬目無不舉如此豈徒然哉
本於禹湯文武之心惟務大學以正其大本也祇台德先不
自滿假懋昭大德不殖貨利禹湯之學也不盤遊政緝熙敬
止不作無益克慎明德文武之學也使禹湯文武不事乎此
則學有未至而大本不立矣綱何自而正目何自而舉乎此

此述漢大綱正萬目未舉之實

堯舜禹湯文武衛務天下之大學以正天下之大本所以能致天下之大治三代而下漢唐宋諸君雖有天下之位而不能務天下之大學所以天下之大治卒不能致也漢就高祖言之如發義帝之喪戮丁公之叛庶乎明君臣之義高四皓之名割肌膚之愛庶乎全父子之恩立白馬之盟定同姓之封庶乎廣昆弟之愛故繼世之君子不敢叛其父弟不敢戕其兄婦不敢駕其夫臣不敢專其君豈不由高祖之作則乎此其大綱可謂正矣然其養民也阡陌之壞未久而井田之制不復郡縣之廢未久而封建之制不復其教民也焚坑之禍未久而學校之制不復五禮六樂之廢未久而禮樂之制不復此其萬目未盡舉也然兄弟之不容肪于戛羹之錫封夫人之同席作于戚姬之見寵大將之見殺兆于韓彭之葅

此言漢室之弊由于不學

此述唐萬目舉大綱未正之實

臨先儒謂漢之大綱正以臣觀之漢之大綱亦未盡正如唐虞三代也漢非惟萬目未盡舉而大綱亦未甚正者以其或不事詩書或溺于黃老或雜于刑名或荒于神仙而聖學也雜聖學之既雜則大本不立何怪其大綱之未盡正萬目之未盡舉哉唐就太宗言之脅父臣虜逼奪神器父子之親何在推刃同氣喋血禁門兄弟之義何在納巢剌妃媚武才人閨門之禮何在故繼世之君子叛其父婦駕其夫弟戕其兄臣專其君豈不由太宗之作俑乎此其大綱可謂不正矣然設府衛兵之法彷彿古人寓兵于農之意設租庸調之法彷彿古人用一緩二之意設殿最以考績彷彿古人黜陟之意設覆奏以審刑彷彿古人欽恤之意此其萬目可謂舉矣然法令之行比之先王未純也田疇之制比之先王未備也學

此言唐室之弊由于不學

此言宋大綱正萬目未盡舉之實

校之教比之先王未盛也禮樂之具比之先王未修也先儒謂唐萬目舉以臣觀之唐之萬目亦未盡舉如唐虞三代也唐非惟大綱未盡正而萬目亦未盡舉者以其或蔽于異端或荒于遊畋或溺于女色或甘于小人而聖學也怠聖學之既怠則大本不立何怪其大綱之不能正萬目之未盡舉哉宋就太祖言之其厚兄弟也金匱之書千古不磨神器之重一朝脫屣其厚勳舊也杯酒解柄終全勳名雪夜再幸不改殊恩其待臣下也鞭朴不行於殿陛罵辱不及于公卿其嚴閫範也內言不出于外私恩不害于公故繼世之君持盈守成家庭之間雖不能匹休乎麟趾之盛也而操戈之事則未聞閨門之內雖不能齊美乎關雎之化也而聚麀之恥則未有此其大綱亦云正矣然制度頗因五代之舊不能復先王

此言宋室之弊亦由不學

之制勸課農桑美則美矣視三代養民之制何如修廣學校盛則盛矣視三代教民之制何如禮樂分諸儒之裒視三代制禮樂之遺意何如兵財由朝廷之制視三代制兵財之遺法何如以至賦吏之戒不嚴敗軍之法不立設官之制太冗任子之恩太濫此其萬目之未盡舉也先儒謂宋大綱正萬目未盡舉以臣觀之黃袍加身未免來人之公議燭影避席未免起人之疑心德昭之死未免不厭夫衆心郭后之廢未免有疵於盛德則宋之萬目固未盡舉矣而其大綱亦豈甚正乎宋之諸君見于行事如此雖曰夜分觀書未免徒修乎虛名雖曰炎暑談經未免不關于實踐聖學既有不實則大本不立矣其大綱之未甚正萬目之未甚舉又何怪其然先漢唐宋所以不能致唐虞三代之治皆由太學之不講大本

之不立於也我

此言昭代正大綱之實

太祖高皇帝龍飛淮甸混一區宇心堯舜禹湯文武之心而大本以立學堯舜禹湯文武之學而大學以明故以其大綱之正言之觀其祭畢便殿泣下不止遣祭皇陵哀感不勝則我 太祖之聖孝亦虞舜之大孝武周之達孝也觀其剖符錫壤建封諸王上制國家下安生民則我太祖之親睦亦虞舜之敦睦九族周武之時庸展親也觀其申明五常之說則與唐虞之敦典庸禮商周之建中建極同一揆也觀其君臣同遊之言則與唐虞之都俞吁咈商周之左右為衆同一意也大綱之正有一不如唐虞三代者乎以其萬目之衆言之則法井給民之言戶知丁業之戒與古人重農之意相出入也學校教民之政鄉飲勵俗之禮與古人立

此言昭代舉万目之實

教之意相表裏也內設六卿以總制天下外設布政司以為四方之耳目則其治官之意庶幾古人之六卿九牧相唱和也兵部帥府相維于內而將帥無偏重之勢布按都司相制于外而藩鎮無專恣之患則其制兵之意庶幾古人之司馬司徒相統屬也命牛諒以制禮則斟酌先王之典以還中國之舊命陶凱以制樂則務宣和平之意而屏褻慢之習萬目之衆有一不如唐虞三代者乎

列聖相承心
太祖之心學 太祖之學聖德日新而無不正之綱
聖化日廣而無不舉之目然法久則弊自生世久則俗自降故
人倫有不明風俗有不厚而我
祖宗之綱日漸以隳張百姓有不富庶夷狄有不賓服而我
祖宗之綱日漸以淪斁

此言人日大綱未正萬目未舉之實

陛下嗣承大統於茲三年夙夜惓惓惟此之慮
陛下此心即堯之兢兢舜之業業禹之孜孜湯之慄慄文之翼翼武之無貳之心也然自即位以來躬行大孝以先天下已有意于明人倫而人倫至今有未明斥去邪佞禁制奢侈已有意于厚風俗而風俗至今有未厚躬耕藉田蠲免租稅已有意于富庶百姓而百姓至今有未富庶簡練將帥嚴飭邊備已有意于賓服夷狄而夷狄至今有未賓服

引君于學此卓見也

陛下有堯舜禹湯文武之心而不能致堯舜禹湯文武之治者意者 陛下于堯舜文武之學有未至乎何其心之惓惓而效之邈邈也臣請為 陛下熟言之以
陛下望道之切求治之篤必憤發于中憂形於色而惓惓之誠

此君臣之倫不明也

蓋有所不能止也夫天下之事未有不行于上而行于朝廷者也未有不行于朝廷而行于天下者也以人倫言之今公卿大臣雖軒墀之內有霄壤之隔是非不及于面諭則腹訟無所托而下情不得以上達可否惟出于內批則耳目有所蔽而上心不得以下究何有乎君臣相親之義也
陛下誠能體乎足腹心之義略崇高尊重之勢召見不時咨訪非一使忠輸忠悃者得以獻其誠偽為蔽欺者無以施其詐則君臣之化行于下而無有不厚者矣閭閻小子忍心害理

此父子之倫不明也

主則私妻子而別籍異財事□之不如火則食稻衣錦火菽水宮含歡之不若何有乎父子相愛之恩也
陛下誠能望 陵與哀慕之悲致□勤定省之誠公卿守終制之典士夫嚴匿喪之禁則父子之化行于下而無有不親者

此□□之倫不明也

□□□□而分胡越。弟或戕其兄。□□□戶而□□□□□□□若長何有乎兄弟之恩也。

陛下誠能厚同氣之恩。廣友于之愛。嚴犯上之律。敦敬長之風。則兄弟之化行于下。而無有不愛者矣。妾媵無數。庶人僭公侯之分。婚姻論財。中華行夷虜之風。何有乎夫婦之道也。

此夫婦之倫不明也

陛下誠能則關雎之化。正閨閫之禮。申明婚姻之式。定著妾媵之數。則夫婦之化行于下。而無有不正者矣。所貪者利祿。誰同心而相求。所附者權勢。誰同道而相立。落水下石者。紛如。貽書諫諍者寂若。何有乎朋友之道也

此朋友之倫不明也

陛下誠能近君子之朋。遠小人之黨。黜排陷之奸。獎協恭之正。則朋友之化行于下。而無有不善者矣。人倫之明。于上。非務學不能知。臣願

婦本乎學

陛下惓惓聖學。以正大本。急求所以明人倫之道。則人倫庶乎可明。無異于唐虞三代也。以風俗言之。朱扉一開。燕雀駢集。諛佞詭隨者名之曰變通。緘默自便者目之曰忠厚。直言正色者非之曰矯激。操心持節者刺之曰千名。此士夫之風喪也。

此下九段皆言風俗之敝

陛下誠能塞奔競之門。杜諂諛之口。奬名節之士。張正直之氣。則士夫之風振矣。庶人帝服。倡優后飾。雕梁畫棟。惟恐其不華。珍饈綺食。惟恐其不豐。錦綉金玉。惟恐其不多。侏儒倡優。惟恐其不足。此奢侈之風盛也

陛下誠能躬節儉之實。抑浮靡之費。重僭踰之罪。定上下之等。則奢侈之風降矣。興學校之教者。尸虛位而無實行。曰科貢之途者。飾虛名而乏實才。此學校之風衰也

陛下誠能重師儒之任。使無實行者。不得以濫叨。嚴科貢之選。使無實才者。不得以倖進。則學校之風興矣。珠宮梵宇。照耀雲漢。禿首黃冠。充塞道路。此道佛之風盛也

陛下誠能監梁武宋宗之失。斥禍福報應之論。惟崇乎正道。不惑于邪說。則道佛之風熄矣。爸道一入。賦可使貴。賄賂一通。滯可使達。黷貨載塗。閭里稱慶。琴鶴相隨。妻子怨讟。此貪黷之風熾也

陛下誠能綜覈名實。督行勸懲。廉介者。必彰而不隱。貪黑者。必誅而不赦。則貪黷之風止矣。風俗之厚。于上。非務學不能知。臣願　陛下惓惓聖學。以正大本。急求所以厚風俗之道。則風俗庶乎可厚。無異于唐虞三代也。以言夫百姓之失所。則征求極其錙銖。而尾閭于異端之奉。苛斂至于毫髮。而漏卮於寵幸之費。此吾民之困于賦斂者可恤也。征輸貢艦。動連

婦本乎學

千夫。工匠興壇。延及數戶。此吾民之困于征役者可恤也。田連阡陌。利累千金。家雞犬豕。惟其所咴。此吾民之困于豪家巨室者可恤也。囊帛贏金。酤鱗醉醲。市虎門妖。恣其所欲。此吾民之困于貪官黠吏者可恤也。劫掠踐蹂。雞犬一空。脅持抑逼。肝腦塗地。此吾民之困于兵戈盜賊者可恤也。父食其子。夫鬻其妻。壯者散于四方。老弱轉于溝壑。此吾民之困于飢饉流離者可恤也。

此六段皆言百姓失所之實

百姓之失所固可恤矣。然恤之有道焉。大要在于重守令。急務在于節財賦。守令者民之父母。守令不重。則好民之所惡。惡民之所好。豪猾由此而橫。盜賊由此而起。財賦者。民之命脈。財賦不節。則以一而科百。因十而歛千。賦歛由此而苛。征役由此而濫。欲重守令。在于慎選科貢。疏理監胄。嚴勵風紀。精立選法。欲節財賦。在于簡閱軍士。沙

此言恤民之要

汰冗官杜抑私愛斥絕異端科貢既慎則專闒僥倖者不得以幸進監費既塞則苟延歲月者不得以幸遷風紀既嚴則貪淫無狀者不得以幸存選法既精則政績不聞者不得以幸遷而守令自重矣軍士既閱則老弱無能者不得以幸食冗食既汰則備員充位者不得以幸祿私愛既杜則貴戚近習之屬不得以幸賜異端既斥則佛老怪誕之徒不得以幸干而財賦自節矣何患百姓之不富庶哉百姓之富庶非務學不能知臣願

（歸本于學有關鍵）

陛下惓惓聖學以正大本急求所以富庶百姓之道則百姓庶乎可富庶無異于唐虞三代也以言夫夷狄之梗化則虜驕于北羌黠于西變詐之不測侵掠之無常驅之則不足于兵守之則不足于食此西北之夷寇可慮也阻山川以為固結流民以為援神出鬼沒蜂屯蟻聚此荊襄之夷寇可慮也丹崖千仞青壁萬重攻之則據險守之則廢財此兩廣之夷寇可慮也團聚山岩浮遊鄉邑我進則彼去我退則彼來此川蜀之夷寇可慮也夷狄之梗化固可慮矣然服之有其道焉大要在于修內治布恩信急務在于選將帥足兵食內治不修則根本不固恩信不布則人心不服將帥不選則敵人不畏士卒不附兵食不足則士氣不振眾心不守欲修內治在于戒逸樂足民用任君子退小人欲布恩信在于宥脅從綏降款欲得將帥在于收人望專委任戒欺罔欲足兵食在于廣屯田增土兵逸樂既戒則主心日正民用既足則邦本日固君子既任則群策日陳小人既退則奸弊日消脅從既宥則叛亂日懷降款既綏則歸附日眾人望既收則將材日至

（此言夷狄未賓之實）

（此言馭夷之要）

委任既專則將士日奮欺罔既戒則賞罰日明屯田既廣則儲蓄日富土兵既增則兵力日振何患夷狄之不賓服哉夷狄之賓服非務學不能知臣願

（歸本于學）

陛下惓惓聖學以正大本急求所以賓服夷狄之道則夷狄庶乎可賓服無異于唐虞三代也嗟乎

陛下惓惓于唐虞三代之治而臣惓惓勉

陛下以唐虞三代之學者誠以大綱之未正臣不憂也萬目之未舉臣不憂也人倫之未明臣不憂也風俗之未厚臣不憂也百姓之未富厚臣不憂也夷狄之未賓服臣不憂也臣之所憂者

陛下大本雖已至矣或不能如堯舜禹湯文武之光明

陛下大學雖已講矣或不能如堯舜禹湯文武之精一

（大本大學正與起處相應）

陛下由臣之言持惓惓圖治之心致惓惓為學之力如堯舜如禹湯如文武則天理日明人欲日消妖豔之色淫哇之聲不足以蕩此心便辟之言側媚之態不足以眩此心沈湎荒淫盤遊之事不足以荒此心華麗珍怪奇異之物不足以侈此心神仙佛老異端之說不足以惑此心土木刑名征伐之類不足以蠱此心而大本立矣大本既立由是大綱可正萬目可舉人倫由是而可明風俗由是而可厚百姓由是而可富庶夷狄由是而可賓服薄海內外由是而可熙和 宗廟社稷由是而可保安神器由是而可康寧

聖壽由是而可永延 列聖由是而可增光帝王由是而可匹休而漢唐宋諸君不足以望

陛下之下風矣若大本不立則雖疲精憊神以正夫大綱以求

（此正大本得大學之效）

此丁中言大學之實

夫萬目以遂數者之效而快
陛下之心亦將徒為文具而天下之事無可為者矣此臣所以
惓惓欲
陛下從事于學也然臣之所謂學者非楷同合異以為博也非
鉤深致遠以為奇也非繪章繪句以為美也臣之所謂學者
卽大學之道也是學也卽堯舜禹湯文武之學也其目有八
而各有其要平天下之要在于治國治國之要在于齊家齊
家之要在于修身修身之要在于正心正心之要在于誠意
誠意之要在于致知格物宋儒演繹其義以進告其君曰齊
家之要有四曰重匹配嚴內治定國本教戚屬修身之要有
二曰謹言行正威儀誠意正心之要有二曰崇敬畏戒逸欲
致知格物之要有四曰明道術辨人才審治體察人情是書

詳表而析說當不倦

也乃千聖之心法萬古之成規致治之良圖保邦之大道
陛下必惓惓於此晝而誦之夜而思之親近儒臣問質疑義毋
徒事虛文毋徒應故事毋徒聞于耳而不識之于心毋徒聽
于人而不踐之于己毋徒勤之于始而或怠之于終毋徒講
之于百僚雲集之時而卽忘之于宮闈深嚴之地毋以朝夕
而有間毋以寒暑而有輟或摘其要語而列之于屏障或參
以祖訓而銘之于座右考之于經證之于史如某事也古
人以之而治以之而安以之而盛以之而壽卽惕然以省之
曰吾今日之所行有合于此者乎如某事也古人以之而亂
以之而危以之而衰以之而夭卽惕然以省之曰吾今日之
所為有類于此者乎念念在此念念之外無他念也事事在
此事事之外無他事也如此然後可謂之惓惓矣如此然後

年譬而諭

所存必正心所出必正言所行必正道所親必正人如此然
後身無不修家無不齊國無不治天下無不平也嗟夫人主
之心未嘗不好治而惡亂也好安而惡危也好盛而惡衰也
好壽而惡夭也然治常少亂常多安常少危常多盛常少衰
常多壽常少夭常多往往違其所好而蹈其所惡夫豈其本
心哉以其不能惓惓於學而陷于不知故也如人之療病未
嘗不愛其生而卒至于死亦豈其本心哉以方書不熟而用
藥不精故也方今天下大勢如人受重病非不彬然且大形
猶人也然內自腹心五臟外達四肢百骸無一毫一髮不受
病有識者以為寒心而庸醫委之曰安病者不悟其非和之
曰吾無病也昔扁鵲見齊桓侯曰君有疾不治將深桓侯曰
寡人無疾如是者三扁鵲望見齊桓侯而走後五日桓侯疾

抵掌劇談不避忌諱卽少洛陽年未必多讓

作召扁鵲鵲已逃去臣願
陛下以本心為元氣以賢良為明醫以古聖賢經史
祖宗寶訓之言為古方為藥石惧病之將深而豫治之信任明
醫熟察古方深究脈理精擇藥石節嗜欲慎防護日調其元
氣急尋其病根之所在而剗除之則元氣日固于內邪氣不
攻于外而百病自消天年自固何憂不如堯舜不如禹湯不
如文武者乎及今猶可為也失今不為臣恐扁鵲望之而走
矣雖盧醫無及也唐虞三代與我
祖宗列聖之大綱無不正萬目無不舉元氣本固客邪難入病
無自而生也漢唐宋諸君或大綱正而萬目不舉或萬目舉
而大綱不正元氣未固客邪易奸隨病而施藥者也自唐虞
而三代自三代而漢唐宋用是道則治不用是道則亂用是

道則安不用是道則危用是道則盛不用是道則衰用是道則壽不用是道則夭用是道則延長不用是道則短促然則是道也乃世道治亂之所係也社稷安危之所關也風俗盛衰之所由也人壽夭之所本也國祚短長之所在也

陛下可不大警于心乎易曰正其心萬事理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董仲舒告武帝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乎他在乎加之意而已臣願

陛下加意于臣之言毋如武帝不加意于仲舒之言也蘇軾對

神宗曰天下無事則公卿之言輕如鴻毛天下有事則匹夫之言重如丘山今天下不可謂無事矣臣願

陛下不視臣言如鴻毛而視臣言如丘山則天下幸甚生民幸甚臣俯拾芻蕘上塵

天聽不勝戰慄之至謹對

弘治壬戌廷試策

李相國西涯公評

皇帝制曰朕膺

天命承

祖宗

列聖之統以臨天下于茲十有五年夙夜兢兢思弘化理非法諸古而不可然嘗考之前代繼統之君守成稱治者莫過于夏之啓商之中宗高宗周之成康之數君者治績之美具在方策果何道以致之近世儒者之論謂聖王以求任輔相為先又謂君之聖者以辨君子與小人數君之致治也其亦有待于是邪且輔相之賢否君子小人之情狀未易知也茲欲簡賢為輔用君子不惑于小人將安所據邪天下之務固非一端以今日之所急者言之若禮樂若教化若選才課績征賦之法兵刑之令皆斟酌于古然行之既久不能無弊焉法其弊而救之欲化行政舉如

祖宗創制之初比隆前代何施何為而得其道邪子諸生積學明經通于古今之宜其具實以對毋隱言毋泛論朕將采而行之

臣對臣聞天下有不可易之道而常獲于人主有不敢易之心蓋天下之事未有合道而能集者而道固不可易也心之所向道之弘否所關一有所易則所以脩乎身者必不能實用其力而道之在我知之不明守之不固而遷于此或轉于彼雖欲勸勵以求治而弛張予奪一無所據窺伺媒孽之輩共起而乘之雖有賢人君子立于其朝漫不相信甚者或斥譴罷去不為之所天下之治將焉所賴而成乎惟有以真知

之有法一一十[illegible]致未移[illegible]本[illegible]自[illegible]論

道之不可易其心常憂勤惕厲而不敢以一毫苟且輕率之意雜之于中擇之必精執之必固使用人取善各有定則賢否莫吾亂而君子小人不相尤既得其人而任之以事則政無不舉而法無不言天下之治宜無有不成者矣古之人君未有不注于是而能致其治者也亦未有徒達于是其心終有易焉而能以無弊者也洪惟

皇帝陛下以至聖之德撫盈成之運十五年來民安物阜雖堯舜禹湯文武之業亦不過此而東士之詔乃猶惓惓焉以化之不洽為念

不可易之道不敢易之心二語乃一篇大旨

陛下豈誠有未達于是而猶待于問哉臣有以仰窺

聖心之于道固有不自易焉者也臣嘗謂古今豪傑之士不得所遇如子思孟軻之流亦且徒爾而臣之庸昧乃際遇若此

臣敢有所諱而不言哉臣惟天下之深患在于久安極治而機括所不見若莫為之虞

此言古之聖王常存不敢易之心

陛下夙夜兢兢思弘化理此固宜也然用于已不若資于人求諸今莫若法乎古古之君心純乎道未嘗敢以為易故其用人行政有非後世之所能及如啓當禪授之後繼禹之業守之以敬而伯益之用終始無間故道之得于禹者無廢墜不舉者矣中宗高宗一切信任陟扈傅說之屬而又本以嚴恭寅畏恭默思道之心成商之治夫豈無所據邪殷之頑民雜于商蔡武庚之手武王之澤未洽也使非悔悟于周公篤信于君奭借有成康繼序不忘之思旌別淑慝之意而禮樂之化豈能如詩書所道哉程頤曰聖王以求任輔相為先歐陽脩曰君之聖者以辨君子與小人蓋政以人而舉人既存則政自無偏弊不舉之患而治之在天下者可成也

陛下欲求數君致治之績獨可舍此而他務邪亦惟有不敢易之心而已天下之政孰有出于人主之心者況用人之際又其本原所自之地哉

此言賢否當別

聖制所謂簡賢為輔用君子不惑于小人誠灼見其必然而憂勤之心有不能自已者也蓋大君為天地之宗子必有大臣以為宗子之家相相之職所以輔養君德而贊成政化天子不可以日無者豈惟夏商周為然皐夔稷契之流雖堯舜之世亦不可無也若其賢與否則必辨之于先而後可任之于後苟辨之不明用之不當則天下之禍反有不可言者矣何者以匹夫之賤而上与天子共事其所為操縱予奪者無一不為天下之所稟受使心術或不正而學識或不醇則其所

壞非如有司之一節一端而已故必先有不敢易之心然後脩之身者無往不實脩之身者既實則出乎我者無乎不正而人之邪正自無所慝于是擇其賢者而用之則輔相得矣臣于

今日豈以不得為憂哉特恐所以待之者不至爾臣在草野間聞

朝廷用大臣必極聳動以為諮謀親信將必有出于恒品之外今上于

京師乃或有未然者臣願

陛下為之禮下務得其心而使盡其職凡遠猷大略不為羣議所詘一政一令必與之深言極論而後布則小人雖欲肆其無所忌憚之私以惑吾聽而其情已先覺矣蓋小人之情不過趨利避害去其所惡而求其所喜者而已然亦必揣之而不甚露故利之來或遜且謝之害之至或以為所分且蹈之

指摘奸人情狀[illegible]

此言禮樂之弊

夫繫之不力則得之不固受之不力則去之不决及利害至于必不可已則亟去與取之恐後也方其有所勉而為之也非卒不可掩者已躍然于其言悅色之間即此試之小人之情可復逝乎既得其情則宜亟去之去之不亟則或為他巧所中而猶未免于有惑隨有即覺隨覺即去如是而已如是則君子小人不相尤君子小人不相尤則動無所妨而天下之務自無疑滯不舉之患矣臣請以

聖制所及數者言之禮樂不可以一日無此萬古不易之論然其興也雖專重其質而亦未嘗遂弃其文臣竊見近之所為禮者疎簡縱逸雖所謂儀文之末亦未之有所為樂者殘缺廢壞雖所謂聲容之細亦不備蓋不得其本而安于苟且將就之習固如是也苟學校之教有以振作而興起之則人心自無不止之欲而其情自無不和之發凡見之宗廟朝廷鄉黨之際自有以去其疎簡縱逸之習而補其殘缺廢壞之弊將不俟于進退升降而節鍾鼓羽籥而和矣禮樂有不興者乎

此言端教化之改

至夫教化之所在其機係乎人主之心而其應屬之天下之瓌奇英俊之士使之郡遊于學讀書窮理且或莫為之變而欲驅天下之愚民使悉歸于禮讓和樂之域固已難矣莫若先以恭儉忠厚躬行于上不為聲色土木貨利玩好之所移易而後徐以示于天下天下方以前日之侈縱相安而一旦之所聞見乃如此其心亦必悚然以思冷然以省苟一二大家巨族傾悟而倡改之則人之樂從者衆矣選謬之法則臣于此有所深惜

祖宗之于士養之以道義而信之以賞罰其用也不為之拘而其課之也幽明黜陟各為之等故人皆勉于其官而盡乎其事比者稍有其甚而納粟買官之人已滿吏部之簿矣雖有才德滯于所用之期用未及而顛毛已皤種種殆以壯節自厲者曾幾人哉又況黜陟之施一惟流品是視苟不本于科甲之選高官重秩未肯輕予則彼無所慕于中者又安有所忌于外哉臣願嚴其僥倖覬覦之禁使冗懦不識之徒一一謝去選惟其才而不盡拘流品視之以官而課之以實如蘇洵所謂某人廉吏也有其事以知其廉某人能吏也有其事以知其能然後因其取否以加賞罰天下之人望以其才自見者亦將知所變矣

此言選課之弊

征賦之病大抵冗耗過多而司會莫為之省非司會之不省勢不得也自京師言之食之仰于江南歲數百萬而權勢所畜無籍之輩不為國家分寸之益者乃至百千借其空名以耗實費至有水旱飢饉之變則又加倍以取于江南之民臣聞土日掘則陷繼之江南之民貧甚則江北可知然以不顧乎况今邊境之援未甚妥帖前日榆林大同之役馬芻食價所費不知幾千萬而無用之兵又坐食于是山陝之民丁運之法無不備舉老幼婦子流離移析外患未除而內地已困寧不為可懼邪臣欲去冗耗無用之費而車推門招集之弊息江南之民以固根本邊境之援但以付之良將不用統制之屬帶挾僥倖之徒以耗軍食而又復屯田之實省丁運之苦用固無不足者也

此言賦法之弊

兵則無于生養安息之間為之深計使不受役于私門而得給其俯仰奮迅激烈之氣又必常振厲之使之無所沮喪今有一級之勞而大家右族訶譴奪去不敢仰視將何所養以自奮乎況夫漸昔

此言馭兵之弊

此言用刑之弊

逃流之兵方以官法逼之復伍釜爨之用俱無可充又甚者無親戚往來之接其心之欲去已甚矣衛所之官又以嚴刑深計鉤取其有彼方有欲去之心而此又逐之使去遂矣而不去豈人情哉欲兵之強而二者特不之詳臣所以深慮也用刑之際洞照物情而不為所謾明者皆凡為之而法之輕重則有一定之制既得其情必為之斷使貴賤無異施豪右寡弱無異決則令之所出即無不從天下之奸當必隨禁而正蓋天下皆天子之民則刑期于必戮賞期于必得不待命而後知者也豪右之徒有所倚伏得以自脫而寡弱之人駢首就戮人之情孰不畏死而不求所以自脫哉此尤

陛下之所宜置念者也夫數者之務酌之于古而行之于今宜有不可易者而其弊猶若此

此言慎取人以為立政之本

聖制所謂祛其弊而求之欲化行政舉如

祖宗創業之初比隆前代者豈有他哉亦取諸人而已孔子曰為政在人敢以下數君不過中才之主一得其人且足以為治而況

陛下神聖天縱出于尋常萬萬者哉然臣于此竊有說焉蓋政雖本于有人而身則所以取人之本故孔子又曰取人以身欲得人而不先脩乎身是其心之所存輕忽率易不能不累于愛憎之私而用所不當用舍所不當舍者有矣願

此言修君身以為取人之本

陛下急于脩身以端取人之則然所以脩身者又非勉強矯拂之所能致必自君臣父子夫婦昆弟之間以至于動靜語默一事一為之際常加儆畏內省于中果當于理而不悖乎果非其當然之則而狃于外誘乎使天理純明私欲淨盡則身

無有不脩而道無有不盡酬酢斟酌自不謬于天下之[illegible]而用乎人其用必當有發于政其發必精治功之隆必能追配

此言修身之功當終始如一

祖宗卓越古昔而有詩書之所不及載者矣彼漢唐宋區區小補之治又惡足論哉然臣又聞治不患于始之不得而難于終之有繼伏惟

陛下常存不敢易之心以守此不可易之道則國家天下之幸非獨臣之幸也臣無任惓惓忠愛之至臣謹對

弘治庚戌廷試策　錢福 狀元

皇帝制曰朕惟天子父天母地而為之子凡天下之民皆同胞一氣靡所不統故又曰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宗子繼承父母君主天下其責甚大必養之有道敎之有方擧天下之民無一不得其所責斯盡焉古之君天下者莫盛于唐堯虞舜夏禹商湯周武皆克盡宗子之責號稱至治其後若漢若唐若宋英君誼辟宗子之責或盡或否而治亦有稱其蹟具載在史可考而論之歟夫自唐虞而下諸君宗子之責無不同當時制度之立政令之行又無不同而要其治效之所至乃有不相同者此固世道之漸降然衷考其實亦尚有可言歟前賢論王者之道每以位天地育萬物參天地贊化育為極至於是宗子之責有相關歟朕膺

天命嗣守

祖宗鴻基宵旰孳孳思盡宗子之責比隆古之聖帝明王其行之之序自何而始歟子諸生飽經飫史以待問必有灼然之見其詳著于篇朕將親覽焉

臣對臣聞人君盡代天之責以成配天之治者皆一心之用也盡心者天之所以與我者也天下者天之所以責我者也天不能自養乎民而責我以養天不能自敎乎民而責我以敎所以與我者與人同而所以責乎我者獨備故凡所以養乎天下者必反而求之乎心天下雖大一心運之而有餘矣苟不求之天之所以與我之心而徒務乎責我者之事則為之而不得其本施之而不得其序養民雖勤而終非仁心實惠之寓敎思雖悉而終非躬行心得之推欲天下民物之

商相國 秦蕙公 評 上述唐虞三代下及漢唐宋諸君凡養民敎民之治為治效之分數千萬行事一一脗合如

各得其所亦難矣天下之有一不得其所則天之所以責我者不能盡是天地自天地民物自民物而吾身自吾身尚得為天地之宗子乎哉天如此其高地如此其厚而吾之治如此其小尚得為配天之治乎哉書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易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皆言人君受天與之全任天責之重必當盡是責以成是治也然要其所以為之者豈出于一心之外哉即是而觀則唐堯虞舜夏禹商湯周武之底于盛治漢唐宋之僅為小康與今日之欲比隆前古者蓋必有說矣洪惟

皇帝陛下鍾天地之粹氣稟天地之全德以撫有普天率土之人民臨御以來勵精圖治凡可以當天心慰人望者無所不用其極誠可謂大有為之君可謂善繼述之

宗子矣然乃不自滿足首進臣等于廷詢之以父母宗子之責且謂儒者之道以位天地育萬物參天地贊化育為極至而求行之之序所自始焉臣有以見

陛下之心真知儒道之至重深圖君責之惟難直欲無一念之愧乎天無一事之愧乎古無一制度無一政令之不得其宜無一民一物之不被其澤而後已顧臣愚昧何足以知之然于乾坤之間得與胞與之列厠名為儒久荷敎育竊有志乎聖賢之學其于參贊之功家相之事雖不敢與聞而所得于天以生之理為心之所固有者固不容諉于不知矣敢不援經摭史為

心字是一篇大綱領

原問意

陸贄陳之臣惟天子父天母地而為之子云者此漢儒班固之言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云者此宋儒張載之言也蓋天下之理未嘗不一而天下之分未嘗不殊故自天地而言則君為天之子對民物而言則君又為天地之宗子獨不觀諸家乎一家之中凡繼其祖者均得稱為宗凡繼其宗者均得稱為子惟宗子則上承宗祧下合宗族而獨得謂之宗子故冠婚必告之而莫敢專祭祀必主之而莫敢僭富貴必保之而莫敢加豈故以是而尊宗子哉誠以父母所遺之體賴宗子以養父母所遺之業賴宗子以教宗子之所在即父母之所在自不得不以父母尊之也天下之衆凡禀氣于天者均得父稱乎天凡賦形于地者均得母稱乎地惟大君則繼承天地統理民物而獨得為天地之宗子故謂其所居之位曰天位謂其所享之祿曰天祿謂其所都之邑曰天邑亦豈故以是而尊大君哉誠以天地所与之形賴大君以養天地所与之性賴大君以教大君之所在即天地之所在自不得不以天地尊之也向使為家之宗子者不能教養乎家而家之人有不得其所則一家得以望之而宗子何以逃其責于父母哉為天地之宗子者不能教養乎天下而天下之人有不得其所則天下得以望之而天子亦何以辭其責于天下哉試以唐虞三代之君天下者言之其養民則敬授人時播植百穀六府孔脩輯寧邦家大賚四海也其教民則協和萬邦慎徽五典文命四敷克綏厥猷重民五教也其為治效則或贊其如天或美其風動或稱其天迪或以為格于皇天或以為配天其澤也其下代天之功皆㣲大有所為而宗子之責無

以家之宗子喻天之宗子甚明切爽愷

發明宗子二字最徹

此言唐虞三代教民養民治效之實

不盡也以漢唐宋之君天下者言之其養民則有藉田代田之詔有口分世業之法民籍以定經界以均其教民則石渠白虎之講說弘文廣文之招延博學宏辭之有試看詳學制之有議其為治效則或雜伯或雜夷或偏安不振不盡其力者不能免向隅之泣與民休息者不能免徭役之勞寬厚待民者不能免閭里之怨漢尊師重傳而徒事乎章句訓詁之文大名儒而無以變風雲月露之態崇尚理學而無以革詞賦浮靡之習其于代天之功雖或有所為而宗子之責則不能以皆盡也夫其為宗子之責本同為治之制度政令亦略同而治效所至乃若是懸絶者豈世道之降端使然哉臣嘗求其故矣曰欽明文思曰濬哲文明曰克勤克儉曰克寬克仁曰執兢維烈此其心純乎天天地民物皆其度內所以立制度行政令而教養乎天下者皆心之所為用也或恭儉是尚而學宗黄老或經術是尚而徃多褊察欲行仁義者大倫或已虧仁厚有餘者剛斷或不足則其心為私欲所雜而不知民胞物與之義雖有制度之立政令之行不過虚文美觀以為教養之具惡能盡其心之用哉若夫位天地育萬物參天地贊化育云者此則子思之言而亦張載之意也蓋人之一身与天地並立而為三分雖有高下大小之不同而理氣之貫通者未嘗有同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而天地位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而萬物育吾能位天地育萬物則化育之大吾得而贊之天地之高厚吾得而參之儒者之道必極于此而後可以為人尤必極于此而後可以為君可以為宗子也唐虞三代能盡宗子之責者此也漢唐宋有

此言漢唐宋諸君養民教民治效之實

歸重心字此卓識也

此言天心之學

宗子之責而未盡者則未極于此也然此豈可以矯偽為亦豈可以旦夕致哉必自戒愼而約之以至于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則有以致吾心之中而天地之所由以位也自愼獨而精之以至于應物之際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則有以致吾心之和而萬物之所由以育也張載亦曰存心養性為匪懈卽戒懼之事也曰不愧屋漏為無忝卽愼獨之事也此欲盡宗子之責者所當知而

今日行之之序所自始焉者也臣草茅疎賤未嘗入侍帷幄親奉

旒扆以仰窺所謂戒懼愼獨之功然讀憫灾儆变之論知

勸以畏有關捷

陛下有畏天命之心觀守成由舊之政知　陛下有畏

祖宗之心至于人材之進退奏疏之可否又有以知

陛下有畏公議之心畏之一言戒懼愼獨之明驗也而臣行諄諄言之不置者誠以矜持于天下耳目所共及者易為力存省于一己耳目所不及者難為功伏願

陛下于萬幾方暇之際一念未萌之時雖不必明堂聽政也而正衣冠尊瞻視儼乎如百官之臨雖不必宣室致齋也而思慮絕嗜欲澡乎如上帝之對使本源澄澈如明鏡止水照之而無不見使方寸軒豁如空谷虛室納之而無不容及夫卒然之頃一念之萌又必察其果出于天理之公而天下民物所同欲乎則毅然行之惟恐其不力果出于人欲之私而天下民物所共惡乎則斷然去之惟恐其不至愛憎之動則察其所愛而欲近之與所憎而欲遠之者何人喜懼之發則察其所喜而樂為與所懼而不敢為者何事毋曰九重之邃

此言畫心之功

一念之差人不得而知也天下之視聽于是乎在焉毋曰五位之尊一事之失人不得而非也神明之昭鑒于是乎存焉斯可謂之戒懼愼獨而天之所以與我者為無慊矣由是推之以立制度則制度之立此心也推之以行政令則政令之行此心也推是心以養民自有以著保惠賙恤之實推是心以敎民自有以為轉移感動之機至于一法之廢興則曰吾為天守法非吾所得而輕變也一錢之出納則曰吾為天惜財非吾所得而安費也一官之命則曰此天之所以命有德者吾不得而私也凡吾

此言畫心之效

一刑之用則曰此天之所以討有罪者吾不得而專也凡吾

祖宗之所貽謀者朝之于必行凡古帝王之所垂法者期之于必可行斯可謂之善敎善養而天之所以責我者為無負矣

如是而稱為天地之宗子眞所謂踐形惟肖者矣眞所謂聖其合德者矣代天之功烏有不盡配天之治烏有不成儒者之道焉有不極其至哉然臣又聞之周公之告成王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言始之不可不謹也伊尹之告太甲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言終之不可不謹也凡臣之所以為

總括大意始畢

陛下謀始者皆

陛下之所當自貽者也日新之功獨不當加之意乎夫難操而易舍者心也難成而易弛者治也

此既仲尼無倦之意

陛下于今日之所言試以質諸他日之所言者果有異乎今日之所為試以質諸他日之所為者果有異乎保守于盈成之間而儆戒于宴安之後持循于奮迅之餘而馴致乎久大之

盛則所以代乎天者有自強不息之功所以配乎天者有純一不已之妙天下之所戴以為
大君所賴以為
宗子者眞足以比隆唐虞三代而不愧矣臣請以是為終篇
臣不勝懇切忠愛之至臣謹對

費鵝湖公評　文武兵農之說多士類模稜剿襲鮮有定見此卷[illegible]

正德辛未廷試策　楊愼狀元

皇帝制曰創業以武守成以文昔人有是說也然兵與農一致文武同方其用果有異乎文武之分始于何時兵農之判起于何代嘗質諸古矣書稱堯曰乃武乃文於舜稱文明禹稱文命而不及武於湯稱聖武而不及文周之謨烈各專其一且三代迭尚而不言武周列四民而兵不與焉何也漢唐宋之英君令主或創業而兼乎文或守成而兼乎武或有未備亦足以善治論者又謂天下安注意相又謂天下雖安忘戰則危是治兵之道果與治民者同邪異邪我
太祖高皇帝以聖神文武統一天下建官分籍各有定制
列祖相承率循是道百五十年治定功成實由于此然承平既久玩愒乘之學校之法具存而士或失業蠲貸之詔屢下而人多告飢流徙之餘化為盜賊以遺朕宵旰之憂今賦税饑運民力竭矣而軍食尚未給調遣戰禦兵之力亦勞矣而民患尚未除或者官非其人乎銓選之制黜陟之典賞罰之令亦未始不加之意也茲欲盡修壞之實謹怙嬉之戒文治舉而武功成天下兵民相衛相養于無事之天以保我國家久安長治之業宜何如而可子大夫志于用世方策試之日不暇以微詞隱義為問姑舉其切于時者其為朕悉陳之

[illegible]

通篇以文武兵農為[illegible]以德功為[illegible]

臣對臣聞帝王之御天下也有出治之全德有保治之全功文武並用出治之全德也兵農相資保治之全功也于並用而見其同方則天下之政出于一而德為全德如日月之在天凡所以照臨者皆天之德也於相資而見其一致則天下之治出于一而功為全功如手足之在人凡所以持行者皆

此總[illegible]天下

氣机剴[illegible]詞鋒軒發

人之功也由是聯屬天下以成其身綱維其道以通于治世
統相承而無偏墜不舉之患亦未見偏而無弊隙可議之疵
放之四海而皆準傳之萬世而無弊帝王為治之要孰有加
于此哉臣自少讀帝王之書誦帝王之道竊有志于當世之
事然學焉而不敢言言焉而不達今幸近
咫尺之威立方寸之地
聖策所及者皆是道與是事也臣敢不罄一得之愚以為萬分
之助乎伏覩
聖問首曰創業以武守成以文而又曰文武同方兵農一致果
有異乎臣惟三代而上同一道也勘亂則曰武守成則曰文
同一民也無事則為農有事則為兵初未始異也在易明兩
作離文明之象也上九王用出征有嘉釋之者曰剛明及遠

同一道同一民數句便見提綱挈領之說一篇大意總在首之[illegible]

此述易訓文武兵農之一

此述周制文武之合

此述秦漢唐宋文武之分

威震而刑不濫斯不亦可見文武之同方乎地中有水師師
旅之象也而釋之者曰伏至險于大順藏不測于至靜蓋寓
兵于農之意斯不亦可見兵農之一致乎是故一張弛號為
善道剛克柔克協于皇極周公冢宰實兼東征畢公為公亦
總司馬武夫堪腹心之寄吉甫有文武之稱以天保治內而
未嘗無武以采薇治外而未嘗無文文武固未分也自秦不
師古專以武勇立國語詩書者有刑斬首級者進爵民勇于
戰皆忘生好利之人士賤以拘蔘于戈羽籥之習至漢襲秦
制立丞相將軍而將相之職異唐宋以來道中書元帥樞密
而軍國之權偏此文武之分出于三代之後也成周之制以
田賦出兵一井之田出戎馬四百疋兵車百乘一封之田出
戎馬四千疋兵車千乘成方千疋畿封方井出戎馬四萬疋

此述周制兵農之合

此述齊秦兵農之分

兵車萬乘自五人為伍積而為兩為卒自五卒為旅積而為
師為軍天子之六卿六軍諸侯之大國三軍次國三軍小國
一軍而降殺有等焉一方有事則命將出師迨功成獻俘將
歸于朝即守職之吏兵散于野即緣畝之農兵農固未判也
至管仲相齊欲速圖霸業乃壞周兵于內政分國中以四鄉
使國中之民為兵鄙野之民為農兵不服耒耜之勤民不識
干戈之具以至句吳之犀秦昭之銳古成周之制變易盡矣
此兵農之判于三代之衰也載質之詩書所稱古之帝王未
有不兼文武之德均兵農之功者稱帝堯者曰乃武乃文四
表之被即所謂文丹水之戰則所謂武也舜之誅[illegible]禹之
格有苗固可以武功名而亦文明文命之餘事也布昭聖武
見于伊訓然聖謨嘉言謂非文武之全歟文謨武烈稱于君

自此以後合論文武兵農歷引詩書是及唐宋雖合交化兵如風行雷掣不可端倪

陳然整旅伐崇下車訪道二者正未始偏廢也三代迭尚曰
忠曰質曰文而不及武者蓋言忠質文則武固在其中必以
武言則是秦之所尚而非三代之治矣周列四民曰士農工
商而兵不與者即臣前所陳寓兵于農之說專以兵言是為
後世之制而非成周之舊矣漢唐宋之君如光武之投戈講
藝太宗之身兼將相庶幾創業而兼乎文其未備者如漢高
之不事詩書而規模宏遠蓋其寬仁大度暗合乎道況能善
陸賈文武並用之言乎孝武之封狼居胥憲宗之平淮西西
蜀庶幾守成而兼乎武其未備者如仁宗之時西夏猖獗而
致四十二年之太平蓋其深仁厚澤培植國本況能用韓范
儒者之將乎陸賈之言曰天下安注意相則在承平時不可
不脩文德故曰人君以論相為職又曰將特大有司耳非此

治兵所以鎮兵講武所以偃武兩言是千古確見

此歷敘漢唐宋兵制

也司馬法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則在承平時不可不飭武備故曰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又曰聖人貴未然之防是知兵以衛民民以給兵治兵乃所以鎮兵講武即所以餪武治兵之與治民亦異而同也漢之軍制以南北分南軍主環衛王宮北軍主巡綽京城有騎士有材官与夫南北之車騎東南之樓船臨淄之弩手荊楚之劍客皆仰給于縣官而不縮于齊民識者惜其去古未遠而不能復此漢之治民与治兵異也唐府兵之立其制最善兵散于府將歸于朝所以弭禍亂之原二十為兵六十而免而民無久役之勞三時耕稼一時講武而兵無常聚之患器甲出于民衣糧出于民而國無養兵之費治民与治兵同而論者許其為近古良有以也宋制有三衙四廂諸總管鈐轄諸將然終宋世國威不振者殆

數語總收上文

論國朝文武兵農[illegible]

兵權失之輕而兵民分之過也由是言之文武者其名也兵農者其實也三代而上兵出于農而文武不得不合三代而下兵判于農而文武不得不分夫苟知文武之所以同則所以治民與兵者不容以異矣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獨禀全智首出庶民掃開闢所未有之汚復帝王所自立之地 武功之盛無以加矣整人倫于用夏變夷之餘興文教于撥亂反正之始

文德之盛又何如哉當時之建官也科目則有文舉武舉官縣則有文班武班部屬則有文選武選當時之定籍也常產則有屯田民田戶籍則有軍籍民籍官署則有州縣衛所然

乾綱獨斷無威柄下移之失犬牙相制無尾大不振之患有事則共与機密之謀無事則各掌兵民之寄在京有司馬以提

揭列聖[illegible]

督軍營在外有憲臣以總制邊務臬司有兵備之權縣吏專巡捕之職名若分而實則相屬職若判而任則相維係治之法蓋与三代而同符也至若

太宗表章經史而外清朔漠之塵

宣宗崇重儒臣而出平漢邸之變

列聖相繼益懋益敦百五十年來固皆以文致治

廟算不遺

神武不殺 偉烈宏功照耀簡冊壽

國脉于箕翼安

國勢于磐石斯世斯民蓋有由之而不知者恭惟

皇帝陛下係富有之業思日新之圖閱歷熟而見理明涵養深而持志定

偉識雄詞

垂衣拱手而天下嚮風

動顏變色而海內震恐疆埸之虞撲之于方熾蕭墻之梗消之于未形君子洗心以承休德小人延頸以望太平而

皇心謙沖謂承平既久玩愒隨之臣伏讀至此有以知

陛下出治之全德係治之全功可因此一念而舉矣臣竊以為

此重學校

陛下求治之心甚至而奉行者或有所未至焉夫學校者風俗之首也程顥謂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為本使主學校者皆得其人教之之法悉如陽城之在國胡瑗之在湖學一道德以明禮義尊經術以定習尚不荒于嬉而毀于隨則淳厚之風可臻而士之失業者非所憂矣民者國本所係邵雍謂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所以寬之者在

此篇守令

朝廷而近民者莫切于守令使為守令者皆得其人養之之法

此論盜賊滋由于教養無法不知本之言也

悉如黄霸之在潁川張詠之在益州寔奉
詔條宣布
德意不以繭絲先保障不以撫字後催科則因革之俗可期而
民之告飢者非所憂矣流徙之餘聚為盜賊亦由教之無法
養之無素故也以人情言之盜賊亦人耳人莫不愛其筋力
肌膚也莫不愛其父母妻子也莫不愛其田廬產業也在上
者不以無益之工役苦其筋力不以不中之刑罰殘其肌膚
不以流離病其父母妻子不以誅求損其田廬產業則彼豈
不自愛以蹈必死之地哉今潢池弄兵綠林稱號者在在有
之賦稅之逋春支秋粮餉運之弊十室九空農事在所當重
也邇者出內帑銀二十萬兩以濟西蜀之軍儲愛民可謂深
矣臣愚以為本土之蓄積宜自足用昔人有言兵務精不務

此論簡兵以省則

多今為將者兵每務多而財餽每患其寡兵既多則財餽不
得不多財餽既多則民力不容以不屈是民以養兵而亦不
可反為兵困也調發之伍動以千百戰禦之功十無二三兵
攻戍所當急也邇者發京營兵三千騎以平山東之反側禦
患可謂切矣臣愚以為本土之壯士宜自可用昔漢擊匈奴
用六郡良家子蓋其熟知險易力衛桑梓北方他方所謂發
一可當百況京兵一出既有行跡居餉之勞亦有居重馭輕
之戒固可權其宜于一時而非可繼于旬月是兵以衛民而
亦不可過為也

此論宜用土兵不必調京軍

聖問又謂或者官非其人臣愚以為一代之才自足以周一代
之用特患用之不得其道耳用之誠得其道則貪可使也詐
可使也況蘊德行而志功名者乎遐舉之制公矣寧無腐儒

此論官人之法

雄渾之氣[illegible]

而當事者歷濟而投散者乎黜陟之典當矣寧無冗食備員之
輩隱賢遺才之嘆乎賞罰之令明矣寧無濫竽而受賞幸逃
而免罰者乎誠使官各盡其人才各盡其用人人有忘私之
公事事有愛國之誠徹桑土于未陰之時徙積薪于未火之
日一郡有警則傷鄰切震隣之憂一時有警則先時思噬臍
之悔敵至不懼敵去不侮不因人成事而老吾之師不曠日
持久而匱吾之財內脩外攘之實必盡于條教之外文恬武
嬉之弊必作起于玩習之餘則
文德之敷雲行雨施
武功之建雷厲風行遠可以復帝王之善治上可以光
祖宗之謨烈
國家億萬年之曆可以配天地于無窮矣臣願

德功字而迴護頭左

陛下益崇此德益保此功存無怠無荒之心為可久可大之道
惟
萬幾之暇少加意焉則凡所以策臣者可次第而舉矣何假于
多言為哉臣干冒
天威不勝戰慄之至臣謹對

嘉靖壬戌廷試策

申時行　狀元少師

皇帝制曰朕為自昔帝王莫聖于堯舜史稱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矣然當其時下民儲咨洚水為災有苗弗率則猶有未盡治乎者豈二帝固弗之恤歟抑其臣任之於下而上可以無為不然何以垂衣而治也三代莫盛於成周宣王中興詩稱召伯平淮吏方叔征蠻荊吉甫伐玁狁惟得其人以分命之是以不勞而治朕甞嘉慕之甚慕之朕撫天下四十有一年於此矣夙夜敬事

上帝憲法

祖宗遴任文武大吏之良思與除民之害而遂其生兢業不遑未甞有懈間者水旱為災黎民阻飢戎狄時警邊圉弗靖而南賊尤甚歷時越歲尚未底寧豈有司莫躰朕心皆殘民以逞有以致之歟抑選任者未得其人或多失職歟將疆圉之臣未能殫力制禦玩寇者欤夫朕有愛民之心而澤未究有遏亂之志而效未臻固以今昔不類未得如古任事之臣耳茲欲使上下協慮政事具備兵足而寇患以除民安而邦本以固災咎可弭困窮可復以追美虞周之治其何道而可爾諸生悉心陳列勿憚勿隱朕將采而行焉

臣對臣聞帝王之御極也躰君道以奉天心而後可以建久安長治之業肅臣紀以奉天職而後可以成內脩外攘之功何則人君者天之所授以統一萬方而臨馭兆民者也其位尊其任重故君道常主乎逸人臣者天之所命以左右一人而分理庶政者也其分卑其事賾故臣道常主乎勞君能奉天以端拱于上而以其事責諸臣則無為而化成不言而功

若若於穆之運玄機之宰不假于推遷之力而自然造物者矣是謂能奉天心而久安長治之業可建也臣能奉君以奔走于下而以其身致之君則同心以共濟協忠以躰國若四時之佐五行之吏各效其宣布之能而罔有違天背矣是謂能奉天職而內脩外攘之功可成也不然則一人之身萬幾攸萃安能一一而理之而庶官之衆各有司存能不蹈于康曠之咎哉故君必率臣以圖久安長治之業臣必輔君以樹內脩外攘之功則和氣溢而宇宙清寧理道昌而民物康乂順治于內而萬方弘一統之規威嚴于外而四夷效咸賓之美鞏國祚於苞桑之固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唐虞三代之治不可復覩于今日哉欽惟

皇帝陛下

稟剛健中正之資　合陰陽動靜之德際熙洽

御天之運膺　壽考作人之符精誠格乎

穹昊而瑞應駢臻妙道契乎

玄元而休徵畢集蓋媲美唐虞而超越乎三代者臣竊伏草茅

治被

聖澤久矣迺者叨有司之薦得以與對乎　大廷而

聖問所及特惓惓焉首述唐虞成周之治繼憫水旱盜賊之災任事失人之咎而終究夫足兵安民之術弭災救困之方且

戒臣等以勿憚勿隱也大哉

皇言憂國憂民之心見乎詞矣敢不披瀝愚衷以對揚于萬一耶臣聞之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言明君在上而又有良臣以左右之則庶事可理也又曰惟天聰明惟聖

頌聖甚重有体

此答問主意

此言堯舜得臣之明驗

時寔惟臣欽若言君能憲天而為臣者自敬慎之罔敢或[illegible]也是故君為元首而憲天于上則法天以為聰而居高聽卑可以不勞而坐聽天下法天以為明而臨下有赫可以不勞而坐照四方是君者法天道以無為者也臣為股肱而欽若于下則代居以用其聰而天下之利病皆通達而無所壅代君以用其明而斯民之休戚皆洞察而無所遺是臣者奉天職以有事者也是故唐虞之世萬邦咸和矣四方風動矣文明之會昌矣堯舜以聰明極聖之主默運無為之治而又有禹皐稷契伯益之臣共佐太平之業故下民之其咨也洚水之為灾也有苗之弗率也堯舜非不之恤也惟其忠良之佐足以賛皇猷弼直之鄰足以弘帝道以恤阻飢則有率育之臣以拯昏墊則有克勤之臣以格負固則有賛德之臣諸臣

此言周宣王得臣之明驗

其奉君如奉天也孜孜焉同寅協恭罔敢怠遑也故堯舜雖有旰食之憂而終得以享垂衣之治至今稱中天之盛者必曰唐虞此堯舜得臣之明驗也周宣之世海内乂安矣國勢寖隆矣文武之業復矣宣王以聰明有道之君嗣守無疆之業而又有召虎方叔吉甫之臣夾輔中興之治故淮夷之猖亂也荊蠻之不靖也玁狁之侵劉也宣王非不之慮也惟其位元宰者才兼乎文武總元戎者動聯乎將相有宣威江漢之臣而淮夷率俾有壯猷南國之臣而荊蠻來威有薄伐大原之臣而玁狁于讓諸臣者其事君亦如事天也惴惴焉矢心協力罔敢戲豫也故宣王有繼述之思而終以成再造之績至今稱中興之盛者必曰成周此宣王得臣之明驗也堯舜宣王之為君法天道以無為而唐虞成周之臣奉天職

敷陳聖德詳於有次第

以有事則所以建久安長治之業成內脩外攘之功者豈偶然哉臣伏覩

陛下臨御以來四十有一年矣

上帝之申眷不為不隆而誠敬愈篤

祖宗之成業不為不固而仁孝愈純

欽天有記以表聰事之忱

祖德有詩以發聿追之念至于慮切民恫任專吏職內責成於守令矣而巡督之臣歲不絕遣外付托於將帥矣而總制之命任必加隆無一念不在于民瘼無一言不軫乎國慮至有以仰窺

陛下之心即堯舜之心而周宣不足侔也於今諸瑞咸集四靈畢至固足以彰

照應詔題

陛下之峻德鴻勳超卓百代矣然淫潦為灾則町畦有墊溺之苦亢旱為虐則阡陌有枯槁之憂倭夷竊發於東南而海波弗靖醜虜跳梁於西北而邊塵屢驚甚則遼薊之勢日就孤危而江右之賊歲成延蔓殊非聖世之所宜有者正堯舜憂民之時周宣勵精之日也臣伏讀

聖制有曰聞者水旱為灾黎民阻飢戎狄時警邊圉弗靖而南賊尤甚歷時越歲尚未底寧豈有司莫躰朕心皆殘民以逞有以致之歟

陛下之言及此萬國萬民之福也臣竊觀內外諸臣凡折圭儋爵結綬分符者孰非

陛下之寵榮乎凡擁旌杖鉞制閫握兵者孰非

陛下之威靈乎謂宜夙夜匪懈寢處不遑布寧謐之化於域中

今日守令所具告也若蒭列一一如指掌

振肅之威於閫外不負
天子而勿為聖世之瘝官也然各私其身者罔致恤於民依各利其家者莫究心於國事內而守令藩臬罔必有句宣惠和憂勤撫字之臣矣然而肥己瘠民營私蠹國以催科聚斂為能以簿書期會為急者亦多有之也外而營屯督府罔必有敵愾膺揚嚴明果毅之臣矣然而坐失机宜輕損威重隱敗叨功以為捷幸安靜以為福者亦恒有之也人臣咸若是則何以成內條外攘之功而佐久安長治之業哉蓋
陛下愛民之心容保如天地而諸臣不能承宣
德意以弘康國之猷
陛下過亂之志果決如雷霆而諸臣不能奉揚
威命以茂肅清之烈是自負於堯舜成宣之主而有愧於唐虞

照應問題

今日之計莫先於任人尤莫要於擇人此一篇大主意

成周之臣多矣及讀
聖制終篇有曰茲欲使上下協慮政事具脩兵足而寇患以除民安而邦本以固災咎可弭困窮可復以媲美虞周之治其何道而可臣愚以為上者下之表也政事者臣之紀也足兵以除寇將帥之責任也安民以固國守令之職業也災咎之有無困窮之復否皆由此出者也為
今日計莫先於任人尤莫要於擇人夫
國家分職命官眾矣即列郡卑城遐陬僻壤莫不置吏蓋未嘗不任人也臣以為任之而未當也 國家舉賢斂才備矣即銓司決曹明黜顯擢罔有遺例蓋有未嘗不擇人也臣以為擇之而未精也任之未當與擇之未精而欲得人以保聖治是猶梗梓未充而需棟梁之用穮蔉弗習而希稼穡之成臣

此一段言慎擇守令之法

知其弗能也故夫欲脩內治者在慎擇乎守令而已矣欲弭外患者在慎擇乎將帥而已矣董仲舒曰守令者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者也守令而不得其人雖日布蠲恤之令時厪惠鮮之恩民猶不被其澤也今也閭閻無文翁之化而漁獵民貲者接迹邑里無魯恭之風而朘剝民膏者比肩以牧羊而祭政日聞以齒焚身而敗官弗恤郡縣之民幾何不流離而擾禍也必也精選用之法嚴舉劾之科其未任也試以經濟之略必求諳練民情通達治體而不拘選用之途如唐之試理人策可也其既任也責以久任之功必使吏安其官民狎其政而不拘遷轉之格如漢之為吏長子孫可也其任而獲效也優以格外之賞必為之車服崇之階御以彰卓異之勳如漢之爵至關內侯可也如是則有民有土之寄不

此一段言慎擇將帥之法

輕數遷數易之弊可免而人知淬勵以期不負乎寵渥之恩矣寧有守令失人之患哉孫武曰將者三軍之命國之重任不可不知也將帥而不得其人雖決策于
九重定計于千里猶未可以臨敵也今也操練之律雖嚴而士無投石超距之勇衣糧之給如故而將無搴旗陷陣之能論戰鬭則縮頸而股栗聞調遣則掩耳而口噤邊圉之寇幾何不肆行而竊發也必也慎武舉之選嚴比試之條有洞識兵機明習邊務者材可任也則不拘以騎射之習如任杜預以平吳可也有摧鋒陷敵決勝先登者功可錄也則不縋以文法之細如赦魏尚於雲中可也有保障一方折衝萬里者權可假也則不牽以中制之命如委充國于金城可也如是則真材不恥于武弁良將不苦于約束而人得展布以自效夫

此言任人擇人之政正與問題相應

涵本心尤見忠悃

擇禦之能矣。安有將帥失人之患哉。有賢守令以宣德化于域中。則政治畢舉。而內有順治之休。有名將帥以揚威靈于閫外。則紀律章明。而外有威嚴之烈。由是民生眾安。則邦本有磐石之固。由是兵威日振。則寇患無潢池之虞。和氣交蒸于海宇。而災害不興。頌聲流布于黔黎。而困窮以復。尚何不足以成久安長治之業。而紹唐虞成周之盛哉。抑臣又聞之朝廷者四方之極也。純心者用人之樞也。惟陛下常存敬一之心以端揆于上而已。敬則存其心而不放。一則純乎理而不雜。深宮燕閒之中。而不忘乎知人安民之慮。齋居邃密之深而日嚴夫敬天法祖之忱。則心正而朝廷百官皆一于正矣。文武大吏有不奉承而守令將帥有不奮勵者哉。臣不識忌諱。干冒天威。無任戰栗隕越之至。臣謹對。

沈太史蛟門公評不著色[illegible]而精彩不上[illegible]而華實有須[illegible]有[illegible]豈果本之化境也

正大而不斲巧

敬天法祖策

劉楚先

嘗攷之詩大明之章曰。明明在上。赫赫在下。假樂之章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斯二者以言乎創守則均矣。而君子獨歸之守成。蓋敬天法祖之說。不必為首出之君言之。為其備歷艱苦。而憂勤之心至也。若纘緒之主。坐享成業。則佚豫之念易興。故必知敬天而後可以格天。知法祖而後可以守祖。唐虞而後。惟周成王以稚孫奉耆定之統。而曰念茲皇祖。率時貽考。又曰日就月將。佛時仔肩。此其一念儆惕之誠。在開創猶以為難。而況撫盈成之運。在長君尤不可必。而況當富有之年者乎。其為周令主無惑也。漢唐宋無論已。我太祖高皇帝受　命啟　運。混一區宇。於時錄存心以著敬天。而又思所以為燕貽之訓。乃採歷代諸王輯為　嗣君昭鑒錄以敎　諸王。其所以謹天命而崇典則。視古帝王之用心何異哉。　成祖文皇帝奉天纘序。統御方夏。於時因存心錄為聖學心法。而又謂繼統之君。謹守祖法。則世祚延長。乃命儒臣集為　文華寶鑑。以貽世範。其所以殷敬畏而裕　後昆。視我太祖之宏規。寧有二哉。世宗肅皇帝　聖神文武。欽明允恭。昭事上帝則欽天有頌。敬一有箴。仰繩　祖武則　祖德有詩。謁陵有述。則度越成周。而卓然擅中興之美。非偶然矣。我皇上躬上聖之資。撫　郅隆之運。　御極以來。懋學親賢。外宣內謐。庶幾哉。我皇祖配天之治乎。頃因玄象示異。雨澤愆期。京輔疾沴之災

任言設論芳若無人

印人之千穴風而至

四方水旱之奏致塵
宸慮宮庭有禱賑恤有詔羣臣有勅所以焦勞乎心思定[illegible]
乎中外者亦既詳且切矣又以
祖宗之訓錄浩繁乃命輔臣所請特簡儒臣檢詳故事分類編
摩總其大凡為四十事
祖宗之德於焉益光將與大明長並共炳天壤而權無窮草茅
之上何能贊其辭哉然亦有說焉敬天者非徒文之而已必有
敬天之實心而後可法祖者非徒守之而已必有法祖之實政
而後可顯謨承烈見聞洽矣而以注措為精神謨明弼諧勸講
動矣而以規模為運量撫萬全之輿圖則思天之畀我厚也為
之式固而奠安之如見削平統一之難焉陳大定之紀綱則思
天之寄我重也為之執守而振揚之如見參稽建也之難焉參
久固之人心則思天之所我深也為之培養而固結之如見安
集于定之難焉覽不移之國勢則思天之眷我隆也為之鞏固
而增卯之如見尊全鎮定之難焉用天心通於閭閻
祖德布於民間而有司之奉行之者正以繫　朝廷之德意為
皇上祈天永命之基也而果皆盡得其人耶僅節之聚所當緝
矣或急於滿品得無有冒濫矢而指鑽隙為捷乎者乎蘭絲之
辦所當程矣或恐其負最得無有動撫字而工催科為斂為幹者
乎贖鍰所積庶微解矣而脂膏自潤得無有賑梗稻以空杼軸
者乎庇置所需從裁節矣而賓客求稱得無有陰搆尅以飾廚
傳者乎是皆干天和壞
祖法以自遂其私者天道所不容　國法所不貸也
皇上誠鏡理道之原存抑畏之念而又

有關鍵

勅百司庶府共諧天心而光先烈則以越三五而定億萬年難
我周成王佐下風矣

問 寶訓實錄策　王祖嫡 洗馬侍讀

帝王之治有言之若涉於迂而實不可易者此不可以不察也則法祖之謂也法祖之謂云者非法其迹也法其道也斯義也庸君忽之上聖務焉夫非其材智之不足也又非其近之務而遠有所遺也誠見夫率由者無愆而作聰明者未必得也又見夫近守者易循而遠稽者未必當於用也稽日月星辰者不必升九天之上考山川謠俗者不必履八極之途則欲保民長世者亦何必與鴻濛盤古之人游而後為王哉哲后之所以勵精而求蓋臣之所以殫思而獻含是莫有切焉者矣敢以是復執事之問乎夫自古嗣繼躰之賢者無如商太甲周成王語相業之隆者無如伊尹與周公之二臣者矢謨陳誥煇煌書冊萬世取法焉然撮其大者不過兩言曰明章列祖之成德而已曰覲揚文武之太烈而已豈二臣者舍是無可以告其君如二君者亦豈舍是無可為告也哉凡人之情傲之以易動之機則其入為易道之以耳目之所習見則其聽為無難千金之子之有其家也語及守身保家之旨茫不知為何物有人焉為之述其祖父之辛勤成家之不易則惕然恐懼而不敢以自肆而其家亦辛賴以不墜有天下國家者獨千金之子已哉而況夫

祖宗之締造也艱則其慮之也不得以不遠其慮之也遠則其貽謀也不得以不詳此又千萬世子孫之所當憑藉而無替者也伊周之所以拳拳於君者意亦若此是以太甲克終允德而成王亦不失為有道之令主則二公之所以善於其君之效也秦漢而下此義罕聞獨有唐憲宗知讀貞觀政錄宋仁宗命侍臣讀三朝寶訓及祖宗聖政錄然前史書觀之皆為美談而二

商周令主皆從法祖中來

罕譬而喻情思入題也作策者不可不知此法方有波瀾

君之治竟不能比隆於商周者以彼其創業者非有商周之主而二君非有太甲成王之志也而所以道之者又非有伊周之輔也則亦何怪其治之不古若哉肆惟我

皇上靈承昌運於茲十載日御　講帷孜孜不倦其大者臨雍以宣敎耕籍以重農大閱以簡兵文德武功之並茂內順外威之並隆遐荒外服亦既嚮風而易聽矣乃者又溪維圖治之機雅意纘序之孝命輔臣採

祖宗寶訓實錄三書彙為一編欲以稽

列祖之謨而備請熙之覽儼羹墻之見而根繼述之思甚盛舉也草茅賤士未能仰窺作者之盛然竊覩二書皆

列聖之奎章睿謨有神功駿德在焉自創業圖治以及敬天法

祖無不備而下至審言任人農務刑獄無不可鏡也自近習起居及宮闈無不戒而下至親賢去奸納諫興化無不可考也自詔令名分以及貢獻賞賚無不周而外至關郡防武禦夷之經無不可述也規模弘遠品節詳明將邁迹湯武即貞觀建隆興國之陋不足以匹休也儒臣按是以編摩

皇上修是以覽觀聖學日懋聖治日新登三萬五之業有出於此者哉執事猶欲愚生復有所獻以仰裨聖德之萬一愚生區足以及之無已則有三者焉析理欲精也雖類欽應也特志欲一也何言乎責精也夫今之所編錄者亦云備矣然非研究詳悉何以洞祖宗之典非從容晉接何以盡臣下之情請自今進講之時開道和顏理有未明也不厭諮問意有未諭也不厭往復必至通其實摘其旨歸而後已積之既久故事盍習聰明益開於治也其有濟乎何言乎貴廣也夫今之版圖昔也今之人

頌揚處不磊落

議論卓然儒鋒千古皆肅之鑒明聖之箴

民昔也而紀綱法度非復昔之舊矣吏治日利士習日陋財用告匱而武備積弛干天地之和召水旱之災蓋天下在在見告矣請於講讀之際一一考詢一吏治也昔何以淳而今何以利一士風也昔何以振而今何以陋一財用也昔何以盈而今何以詘一武備也昔何以振而今何以弛昔何以歲豐民樂熙如春臺而今何以閭閻愁歎咨嗟無聊之至此極也誠纖悉而縷析之當必有捄偏補弊陳規宣猷而登之上理者是亦一道也何言乎貴一也譬之水焉清之終日乃見眉睫一或撓之方圓莫矚夫君心亦若是而已矣請於萬幾之暇一體驗之能燮宮如大庭乎能對左右如嚴大賓乎能屢聲色之交湛如止水乎兢之又兢省之又省要使引諭之旨不絕於耳而開悟之說時泥於心此又所以懋敬厥德而法祖保治之本也之三言者實儒生之常談然稱詁以今日之治莫有要於法祖則亦莫有要於此三言者故敢畧陳其款款之愚惟執事者裁教焉且將以

聞於

當宁

汨公火公鍵今古評奇思豔宗如雲君嘖嘖望之神東至論兵學問孫武尉繚香背北面冕錯李蘄衛尽屬官矣

問馭募兵策

馮侍講

天昔之握威命制靈爽者曷嘗諱言兵哉兵者聖人所以弭禍難一寓內而戢寧奸究至計也顧用之者有巧拙令之有順逆是以成敗異觀治亂殊歸總之投石超距之士不可不作其氣而振其勇而精銳果悍之氣不可不使之為國家用而以自用慮其自用而併去其用非也以其氣之難馭而併靡其氣亦非也是在乎制之有道而已古者兵不坐甲車不犯軷而司馬之職常存嗣後有調郡國者有選募者而調募之法異矣我

國家倣古制兵內之　京師有三營之建而外之邊郡有甲士之隷然其始蓋間用調也邇北虜猖狂島夷匪茹更成詘於坊埤土著擇於奔命乃雜選顧募權宜紓急其後也宿遂不可去故今之所謂馭兵者非馭土兵難也馭客兵難也所謂馭客兵

鋪敘有條理有古詞氣邁整兵事者

難者非難之於有急之時而難之於無事之日也何者土著之兵情重於所傾自愛而難犯法召募之卒烏合輕舉往往恃功而驕其上故曰馭客兵難也有事之時勢賴其緩急兵驕而人安之承平之世聾食蟻聚人有厭心而變每生於有激故曰馭客兵於無事之日尤難也當事者習見其難則有欲訓練土兵而漸去之者矣夫是安可去去之是自撤其藩衛也卒有不測吾未見土兵之能辨也已又有欲柔靡制壓而漸弱之者矣夫是安可弱弱之是自損其爪牙也忽有不虞吾未見弱卒之能濟也已愚以為馭此有要焉曰將帥之得人也廩食之厚給也簡閱之精密也將帥匪人則撫綏之失宜廩食弗厚則朘削之怨生簡閱不精則羸弱之當靡語曰三軍之士聽命一人故將得則拊循有方而兵無逸志矣語曰富思不倦以十取萬故廩

三策定得馭兵之方

健拔[illegible]峭

學則隸於恩惠而將中不係矣語曰習而後用一而當百故簡精則伉健充籍而當貴乎濫矣夫得道則狙詐作使失道則狙詐作敵兵亦吾民也亦吾赤子也可以兵而與視乎所貴乎善馭耳方今南北泰寧堅銳馴伏振綱舉裘之澄獨持於上而旁落倒持之慮不忤於下即有一二鷙衆以逞周旋作於靖非有宜刃持挺之徒也而司軸者亟應之偲偲若不終日思以為任法不如任人

廊廟之上要必有壯猷之方叔文武之吉甫指顧而反側安談笑而貔貅定者惟在加意一委任而已愚草茅也敢借前箸籌之安能如當事之計審哉

瀛海水患策

于慎行 太宗伯

劉司成復齋公評 道甚[illegible] 主計不[illegible] 力不[illegible] 中[illegible] 任事[illegible] 臣與任 任事[illegible] 之病[illegible] 不知[illegible] 患之[illegible] 時而[illegible] 也

甚哉水之為利害也其利之不能勝害也則無以其利而留害其害之不能勝利也則無以其害而掩利善策者財擇于便宜而汪指其方畧庶克有濟乎雖然亦難矣扼腕而談其事者易躬履而當其事者難倉猝而當其事者易燭照而揆其事者難燭炤而揆其事者易專聽而責其成者難是故計臣謀士莫能建必然之畫而成安流之勛者難之也執事按瀛海之地輿㮣滹沱之多故思徙㧌之成計悉時弊之隱情令諸生籌便宜諸生敢未倭㧞之握算罔知縱橫然而愿竭其智無遁其愚夫瀛州若蓋三輔之下形九河之會道也支祁為雪則魚龍拂鬱于平原河伯不仁則桑田蕭條于巨野皓皓旰旰滔滔湯湯蓋自昔患之自昔難之矣然而滹沱猶未合也滹沱未合則縱湧奔騰之勢未甚而疏瀹浚導之功易舉當事者猶能措手足而不至于大潰旁裂不可收拾日者隆慶中滹沱為梗其吞天沃日之濤排山倒海之狀若震霆疾風而莫可禦泄于猶見潴於乾棄決則金隄為之潰溢則千畝為之平無歲弗經無歲弗害蓋國家所賴於三輔者今且為魚鱉之窟而主計者遂無可奈何矣胡不引孫禁賈讓之事觀之也禁之言曰開通大河浚利水道水去得美田可二十餘萬頃又省吏卒治隄救水者三萬人此轉害以為利者也是一計也禁之所以著績也讓之策曰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勢不能濫期月自定此因害以去害者也是一計也讓之所以茂勳也此夫二策者執事能效之愚生能言之二三主計之臣能行之而卒莫有究利害之大原追孫賈之芳蹤[illegible]

古雅

孫賈之事恐未必可行于今而筆勢亦岩不拙足稱作者

指摘今時任事之病切中肯綮

述神禹立論正大

國家之隱憂者何也則以今之時視孫賈之時其難之難且什百此也書曰惟克果斷記曰上人疑則百姓惑故疑者功之蠹也斷者謀之成也今之議滹沱河者曰故道可復也復之而勇有議之者曰得無傷於漕河乎曰下流可濬也濬之而後有跡之者曰其如海口沙高何秦越分閱公私異慮今日一議明日又一議而卒未有定算焉夫道旁作舍三年不成路岐同車千里坐失此主計不力委任不專之患也蓋昔者禹之抑洪水也陸行載車水行乘舟泥行蹈毳山行即橋當其事者勇矣不獨談其事也北載高地至於大陸播為九河入於渤海揆其事者精矣不獨當其事也十三載過家不入君無咈命相無違言責其成者專矣不獨精其事也然後九川疏九澤灑九道通九山度諸夏乂安功施三代美哉禹之明德乎今滹沱之流水有宣

文宗賈傳

精金百煉一字難移

力非橫於懷襄之勢也歲不常溢非久於九年之遠也廟堂憂深之主非下於姚姒之明也左右協恭之彥非讓於益稷之良也然彼則以四海而底平此則以一方而[illegible]至則主計不力委任不專其故可覩矣是故仁人蒿目而語雖智者借箸而畫策孫禁之畧可行也則二十萬頃之田未必非利賈讓之疏可行也則明日入海之流未必非便得其人不以舉誹撓其計專其任不以罔功壞其成庶幾哉與大禹爭烈矣

辨名實策

黃洪憲 春坊庶子

申少師瑶泉公評

辨名實而思遠出恣態橫生責人主須見獨知思致雋永至篇末更出精論尤見筆力

名實之辨天下眩之久矣人主所以藻鏡羣林使灼然當其用而不爽惟特吾之獨見獨知而後可盍即夫射與御而觀之乎譬之射操弓而立乎儀的之下聚而指之曰某能射此名也迨乎一縱一送弓與手相諧手與目相應不煩矢鏃而收命中之能此實也又譬之御列駿而置之康莊之衢聚而指之曰某能御此名也迨乎一縈一控車與馬相適馬與人相調不勞鞭策而收致遠之利此實也審乎以此藻鏡羣材則徵名而實因以見考實而名因以符士之任實者將悉為吾用而衒名者罔所售其欺矣鄗生抱遺編而呫囁烏覩所謂名實之指即使犂然當于明問亦毋見所云塵飯塗羹耳執事將不以鄗生之言為戲乎假令名之與實若左券之相符則一庸人能辨之顧抱實

筆陣雄健

論名實辨析精鑿然古詞巧調直與韓公手相上下

者鮮衒名者多荻苗類粱莠以似葯虎皮冒以羊質鳳彩裳以鵲聲其情貌懸也且衒名者進尚實者抑朝有儇巧輕躁之夫則野有敦樸恬靜之士朝有容悅便佞之黨則野有剛正侃直之人朝有恭英貪饕之臣則野有覺大謹悫之輩其負勝大較然者是故士有名實之相副者有有其實而無其名者有有其名而無其實者有蚤負不美之名而晚令者有始被貪濁之名而終著高標者有初陷克惡之名而後復改行者有陽附君子之名而陰實為小人者有外近小人之名而中實為君子者夫名實之相符者人主每悅其名而忌之有其實而無其名者人主每畧其實而遺之有其名而無其實者人主每慕其名而悅之有蚤豪不美之名而晚令者人主每因其蚤而棄之有始被貪濁之名而終著高標者人主每追其始而斥之有初陷克惡

才韓充滿　精切通揭矣為明瑩　射御應前　四喻旨確論周雄渾傑可乘不朽　結句不苟有照應

而後改行者人主每討其初而絕之有陽附君子之名而陰寔為小人者人主不察其陰而日親之有外近小人之名而中實為君子者人主不探其中而日疏之如此則所用非所材所材非所用賢不肖倒置而眞似淆亂矣自非人主神識中涵獨見獨知晃何不徇名而失實耶何謂獨見見在外者也日月之光也而浮雲翳之則雲之外有遺照矣燈火之燄也而薄帷障之則帷之外有遺照矣何謂獨知知在中者也鑑至空也而形不可欺以妍媸衡至平也而物不可欺以輕重是故遠佞倖納諫諍則外蔽撤而人主之獨見昭矣屏耆慾愼思維則內境清而人主之獨知炳矣如此則所用皆眞材而似材者無因而倖進名不浮其實不浮其名亦猶養由基之於射雖千楊無弗中矣造父之於御雖千里無弗至矣抑舜天下之材非難使天下

之材樂為吾之用為難是故夫楊橫樹之即生倒樹之即生折而樹之又生然使十人樹之而一人拔之無生楊矣是生楊之說也故愛養不可不至也王登薦士于襄王襄王以為中大夫相室諫曰中大夫重列也今無功而授君其耳而未之目耶襄王曰我取登既耳而目之矣登之所取又耳而目之是耳目人終無已也是耳目無已之說也故信任不可不專也孟孫獵得麑使秦西巴載之其母隨之啼秦西巴不忍而予之孟孫怒為之逐秦西巴居三月復召為其子傅孟孫之名秦西巴可想也故徵肯不可不宥也卞和得璞于荊山獻之厲王玉工曰石也刖其左足武王立又獻之王工曰石也刖其右足卞和之泣王可鑒也故宏美不可不錄也人主能藻鏡羣材與此四者天下之材不樂為吾用者否也卻生以名寓之辨效之執事如此孰事情無應敘途宣策其言

徐太史評　論發公　瀾狀組繡婉然金石濃思詩合律論雲泥當典解嘲諸篇齊驅並駕

王仲淹續經意旨對　泳一貫　策　宰　唐師

有問於已者曰蓋聞神霄充而曜宿懸后土奠而嶽瀆理皇極建而刑賞用聖師出而謨訓啓何者氣有所極質有所抵權有所建才有所止若孫非其分而有作者之任何異螢爝而摹天文蹄涔而槩地理此楚吳所以干僭王之刑楊雄所以抱誅絕之罪也今河汾當絕學之後不務明先王之道考聖賢之衷而規規焉引聖自居方絜比度擅為六經以罔後學且夫聖人欽明道於天下不得已而有作非自名經以求炫爍而河汾竊近似以為高居鉅任而不作其詩罪也全矣吾子以為何若應之曰客言何遽必若所言是鴻烈不可復而先王之詩書禮樂不可繼也是聖人非人而賢哲不接軌於世也且客何閱聖人之太高而觀經之太尊乎聖人作經要之法制陳而勸戒存上矣

苟有陳法制而存勸戒則推而擠之聖經之倫亦可矣昔者太山沈頹研谷吐炬訓詁列於漢儒支流濫於靑紫魏晉交喪南北對峙清談用事詞章浮序河汾崛興遡觀本始受詩於夏受書於李霍汲之樂閔明之禮仲華之易仲歇幽旨蓋不解衣者六載其精若此而時不能用然後取聖人之意而續為六經爰告來禩蓋大道不終大音不死春託其表秋實其裏物各殊科有源有委我聞曰欲觀千歲則審今日欲知億萬則審一二君子持後王之道而論於百王之前君端拜而議此非其操與且夫聖人之經何以皆純粹以精乎典謨不足秦誓以續二南之外實為鄭衛春秋所書王法所誅聖人所為歷考前代而不遺醜正者時變備而可鏡也今主七制之主何止於刑詩六代之詩豈皆鄭聲元經專斷是蘊天命天命有德皇始可正而論者

且兩矣華春吐珠玉言思麗語神來律然

名儁雄借議論洸王而思入雲運声出金石可謂喤喤落九天隨風成珠玉矣

然以高武之代寡精一之傳曹謝之論闕物則之訓執此造論遂絶尊信則不傷其哼之非皇而且謂其作之異聖非通論也夫容亦知河汾之所不理於衆口乎嚣徒以名之為經偪於聖人之稱也吾為客開譬之昔者吴楚二子僻保下流鼋鼍之與鄰魚鱉之與遊非有赤縣神州天地風雨之所交也黑齒雕題縱冠秫縫非有火藻山龍黄虞夏商之所崇也而徒以區區自王其國遂致不齒開赦之仁終古不至借彼有人撞萬石之鐘建五旍之旗敍八佾之舞駁六飛之輿然猶畢執臣號莫敢稱孤抵告吴楚請嘉天誅刑將許之乎今夫經之為名常也苟存大法天下夫焉往而不常豈必聖而後稱豈必賢而非臧六律僭王之罪輕重豈為當凡厥有世儒襲其事而諱其名蹈其繁而譎其非如僭王之罪所必討彼豈獨逃其辜如開赦之仁所

東海搆船風雷流擺

可赦彼奚庸喙為遂令聽者不察同聲以吠避聖如鬼尊經如帝天人之意不至皇王之道墜蓋聖人以春秋為已之累君子謂之經春秋之罪斯事已逆睹矣何為防大權而執小義夫槩不正而弓可以正砥不利而金可以利經不續而可續而不可廢而可廢獨如鍋客之論是必飛雲絶電而後為馬豹胎龍唇而後為味雖有易牙在後無所用其調韓哀再生不必試其御遂壞弓折刀斷轡棄輪袖手瞑目而終身不一試其技者也

答西北墾田水利問

楊元祥 庶吉士

太[illegible]評剖所銀田便宜早有意識非器言者

骨力風調渾顯古雅

問者曰蓋聞仁者不殫費以邀功知者不先事以召怨今海内一頒 天子明聖内安外寧時豐歳稔老弱轉攘壯者戍於邊司計不窘於持籌盧衙不繫於經野豈非極辨之朝與竊見議者悼仟陌之未週慮乾谿之難繼思欲舉西北諸荒蕪之田悉斬蓬蒿藜藿而墾之漆盼距川俾為沃壤意者老成石畫自有經久之見乎不然疲課稅以事荒蕪驗樂安久逋之民於耡擾耒耜之役則毋乃殫費而蒙先事之誚也愚應之曰唯唯否否自古樹偉功者不斬於小費有大議者不囿於浮辭蓋較量錙銖利在眉睫坐失機宜計將不貰是患不在殫費而先事也患在貴之無當而罔成耳 國家自神京延袤以西列障千里雄峙諸關其間執戈荷戟之夫登陴乘塞之士罔不仰給於餉

議論風生机軸泉湧

精深之思明辨之詞

罔不取必於漕舳艫相望金錢歳以萬計且衝突漂流所司日凜凜是懼稽今制里分田此疆彼界授以畚鍤給以牛種積之數年塞下之粟必饒不但籌工搉師得以少甦於飛輓而太倉之蓄將陳陳相因矣此非大便利乎款市以前戎馬奔突亡火被於原野烽燧達於都衢今幸息肩我早款關請和乘此而決渠引澮溝塍相仍長塹巨壕縱亘塗遮卽有悍虜輕騎無所肆其猖獗也茲又不大便利乎語曰勞不百者功不十費不百者利不千方今秉暇豫之時昧經久之慮僅使冀蘇松數郡與各邊款長而度大輓廣輓徒連檣接櫓日出送洪濤巨浪之中視之親耘耕之務孰逸孰勞負薪沉璧日矻矻宣房瓠子之間其與築縠行汲孰難孰易況於東南之地千疇萬畝士席十業之甚衆脈先世之萑國計民儲往往取給豈能其地殷富執本原

意見高声渊古不出秘流中何熟知西北事如此

業多而力作動也今不權經久而徙東手待哺於東南之餉則皇帝宵旰憂天不可常蹙澇歉阻地不可恃將枵腹而待困乎待其因而倉皇失措手足無聊雖復議墾田議水利必無及矣若謂邊土磽瘠播種為難原隰遠近決水為難昭夷成風習慣伎慓悍之俗强之農事為難則白公鄭渠馬援引渾虞詡役三郡屯集閒瀕海其地力土脈何為宜於古而崎嶢嶇崎零雖以計豁然遺址故道豈無一二存者塞上之民強者號梗命而弱者至無以計旦夕儻授以常業俾有寧宇又誰不願之大抵膠故見則見以為緩慕速效則見以為遲以故官若傳舍模稜觀望以幸旦夕無事誰肯引之為己任者今天子赫然猛明詔下撫臣案其事撫臣將旦夕報命愚也想觀厥成焉

吞西北墾田水利問

郭德溥 翰林院編修

御太史字公評熟壽田計深謀地空古雅勢錄流於跡溢非經生佔俾譚也

頃者或建議西北多空地棄土議度地宜濬水溉灌其區計可墾田無慮鉅萬七七衆論或然或否而未得堅決也客儼然造予而問曰子試籌與之熟與無與便予應之曰茲役之不易就固也今必排首議而曰無庸有事於民則誰不欣者然語有之不一勞者不久逸不暫費者不永寧茲役之鉅利有五雖費且勞未可以已也請備前著為客且籌之西北故稱沃壤乃今一望萑葦無所用之豈土膏與古殊哉水利不興而民無畜洩也水利興而旱潦有備可使萑葦之場盡為庾廩其利一國家都燕北乃仰東南為命緩急不可恃水利興而西北皆與區譬之富室所謂負郭常稔田也去庄之逆者利相蓰矣其利二東南之數石而致一石是西北一區之入當東南數石因是可

已下欲墾田之利了言

漸省漕輓以紓東南其利三虜故利於騎不利於步盡邊地溝洫之令虜騎不得長驅是閭井之界皆金湯也其利四塞上之卒土著少遠募則餉不貲班成則奔命疲勾補則多逋亡閭閻困而戶虛有水田墾而人卒兵伍可取諸土著而足可漸罷一切以便民其利五史遷遺漳於鄴封鄭國溉鹵於秦渠白公借灌於涇水馬援引流於洮濱古之興水利者皆西北也柰何獨於今而曰不可就哉且夫地曠水夷疏引易徧東南之地不與也淋雨在夏根趾靡傷東南之時不與也遼海青徐有得之饒無潮之患東南之壤不與也此之可耕而曰此之難就則衆計過也客曰水利之益則吾既得聞命矣顧計其功可必就則豈有惑焉墾田之用至夥也計戶而役之則民怨捐金而募之少且則民不應募多且則內帑匱勸民自為之則民或應或不

氣挽頹恢出之有餘

李光錦文尚有

拜爵除罪墾田要務

憑此不可以歲月見功也使者安所恃而報命使者急於報命而督民役則吾懼民之騷也將举内帑數十萬金而捐之溪壑往者膠萊之役可鑒已予曰唯唯否否自古興大利者不急近功今必特遣使者計歲月而督之吾不敢謂不如予之所虞也然吾以為可不專官而集事者見錯之議實邊獨令民得入粟拜爵除罪粟立集而邊富何也爵者民之所甚欲也罪者民之所甚惡也懸其所甚欲與其所甚惡者驅之故民自就也今独可遣使者按行郡邑計其水可瀦可田墾者彙奏而籍諸部因為下令曰有能墾田百畝者爵何能墾千畝者爵何墾者以報郡邑長中丞彙奏而爵之畧如今輸粟拜官者而為之差夫輸粟拜官者動計數十年近乃十餘年今以田成稅而官之利速得官者必争赴此矣又為下令曰除大辟不贖外罪當成者墾田若干免當徒者墾田若干免墾者以報郡邑長中丞彙奏而赦之民得以其力與財贖罪又必赴矣又為下令曰邊將能以其兵墾千畝者賞何墾萬畝者賞何督撫彙奏而賞之與陣功等赴敵之與闢田安危異也而謂不争赴此者否矣如是十年之後水利可興其半洒後以其半之人而募民必就之此其與捐内帑而行民怨功相萬也客曰若予之言有百世之利而無一朝之患計無便於此矣逡巡再拜而退

行拜爵之令

行除罪之令

行賞功之令

結完西漢

增定國朝館課經世宏辭卷之八

太原　王錫爵　元馭父　增定
四明　沈一貫　肩吾父　參訂

策類

救荒奇策何如

袁宗道翰林編修

宋太史吞浮公評　試蠲試賑遣之可行末時宜天子卹然根本之論也

日者天災頻仍，萬口嗷嗷，東南苦於水，西北困於旱，山陝之間，食石以延須臾之命，何論懸磬哉。天子旰食，公卿拊髀，可既元元者，不難胼手濡足圖之。而二三臺諫已囊橐上，即不能外蠲賑二議者。以愚讀周禮荒政可濟，今緩急莫如散利，莫如薄征。散利即今之賑，薄征即今之蠲。故今蠲賑二議，即管晏持籌，賈晁握算，計必出此矣。然而竟未濟元元之急者，何也？持其迹而拘攣弗變，襲其名而奉行尠實也。

拘攣弗變，奉行尠實，即恩綸時下，出累歲少府之金而馳之郊，何益乎？故愚竊計蠲之策一，善行其蠲之策三；賑之策一，善行其賑之策六。今海內重㫄穴郡邑，其稅應存留者業已免徵，而起運者尚未全豁也。枵腹孑遺，救死不暇，而胡力辦此？故起運之課宜省也。（蠲起運）又聞州邑不肖之吏，鈐封雖下，白紙猶催，嗟嘘之夫，腹無半粟，而手足猶縶於桁楊，耤當守之嬌恩，為潤蓰之便計，乃其姓名猶有不入撫巡之白簡者，何其貪而不黜乎？故苛征之察宜密也。（蠲苛征）民草食不充，而大吏猶華軒盛騶，烜赫載道，軒獻之使，至餽送充斥，供張豐腆，此非民膏，何以給之？故官守之自奉宜薄也。（蠲官奉）茲善行其蠲之三策也。以幽遐蔀屋悉仰內帑，其勢易以窮，而悉舉州邑之庫藏贖鍰，悉給州邑之窶者，鮮不濟矣。故從朝廷賑之則難，從州邑賑之則易也。（州邑賑）一邑之內，一郡之中，豈無豪貲財好施與者？故令上賑之則難，令下民自相賑則易也。（令民賑）里之厚貲者所捐若而百，則賜棹楔旌之；若而千，則爵之；若而萬，則厚爵之。富民有不竭歷以趨者乎？故縮之使賑則難，勸之使賑則易也。（勸厚賑）幽遠小民去城邑百里，晨起裹糧，蹩躠趨城，胥吏猶持其短長，非少賂之，弗得徑受賑，得不償失，奈何？宜令耆民廉平者，偕里之富好施者，臨其聚落抄給焉，乎有賞，私有罰，茂不歷矣。故移民就食則難，移食就民則易也。（就民賑）夫珠不可衣，玉不可食，有米粟之絕之處，人至抱璧以殞者，即得州邑及貲戶之賑，而操金貿易轉移尚艱，故使下民貲粟則難，官司轉貨而給之尤易也。（貨粟賑）凡此皆善行其賑之策者。語云：中流失船，一瓠千金。小補罅隙之計，大都若此，豈能奇乎？善哉乎先儒言之也：有治人，無治法。今法非不犁然具，而州邑之吏故紙視一，以壅滅澤，何濟乎？故在天子清心節用，凡內府供應，一切準諸祖制，毫無所增，上絕冗費，則公府有餘金而賑之易，私家不必濫取而蠲又易。撫巡諸臣又窺見意旨，不墮羔羊之節以玷官箴，一二奉行不謹之吏且解組去，不為蠹矣。不然，吾未知果有奇策之可以救民否也。

本重天子風教吏知本戒　不墮撫巡允見周匝

黄太史葵陽公評 救荒無奇策自古道之矣欲于無策中求奇策豈非難之難哉此篇於一言中公救荒之難而未六出奇計不規規於周礼之文要從老成長慮焦策也

救荒奇策何如

唐文獻 狀元前擬

自古談救荒者率言善救不如善備不備而救是謂無策矧之乎奇也且使救荒而果有奇策也則古稱愛民之切而立法之詳者無過成周然周禮十二荒政固在由今考之自散財薄征而外其他類似迂而難行緩而不及於事如殺哀多昏何與於荒索鬼除之盜何言乎旅論聖王之政者知其汲汲於為民當此天災流行而姑為是詳慮曲防計要之所其意可也苟必一一而欵踵行之以為奇策在是則他可勿論即散利薄征云者總之不出今之所稱蠲與賑兩言然愚以為行之於古則易而行之於今則難何也古之人君凡事省約至今粟紅貫朽帑藏之積不可勝較是故散之則易為散也今也無論外之郡邑其藏若掃即大司農且不能蓄金錢以待詔書之數至持籌而嘆者屢矣今嗷嗷者遍海內安所資而散古者藏富在民官省而祿不濫又匪須好用省有成式平居無法外之征而薄之者也今也內庭外府供億百出焚林竭澤猶懼不給薄之其柰國計何且今民以析骸易子為且旦夕之食即征之民固無所應其征安事薄乎且其強亡賴者或至逸而尋曠林之戈雖有賢知無能為之策矧之乎奇也雖然當此困憊之時有能輸一斛以活吾民即不盡脊於天下民固以為猶起白骨而肉之矣雖謂之奇不亦宜乎下之人獲賑而緩一夕之死生上之人因賑而援匹夫之瘠夫亦愈[illegible]焉群稿於溝中矣故賑者上之德意也德意宜令災者妄而不餒餒者幸而不亂如之何其廢之此一策也上供必不可縮矣然竊聞今之賦而什伯於祖宗時或浮之而不足或約之而有餘則節與不節異也

此言賑民

聖主誠加意元元厚占曰節嗇即常額固可裁矧額外之橫征乎試一澄其源則浩蕩之恩可下即能奏實績嗷嗷者立可甦矣此亦一策也

此言節國用

且富室者貧人之藉也今貧者既無賴於蠲或被奸胥健吏并賦於富厚有力者而民始交困誠使優卹之條及於貧而不遺於富養其力而借勸之又多為賞格以風之民固不待流移隨地可以得食是又一策也

此言均優卹

守令者民之師帥今殘者不顧民之生墨者至朘民為生或至餓殍相望壅於上聞即上聞矣而賜租之詔或格而不行且巧獵之以實己之橐甚者獄訟煩興以利鈞金之入上什其額而下伯其取種種也藉令留此於民間則災民之膏脂必至盡竭故嚴貪殘一策也

此言嚴貪殘

山林湾澤盡羅而入利孔民至搖手觸禁不得窺國家半錢之利或稍免之以便民民亦可便無死是弛利禁亦一策也

此言弛利禁

西北有邊墻堡東南有陂池水利興一事可役萬夫官給其直而民應其募餧者可賴以全活上下固兩利之故議工役又一策也

此言議工役

凡此皆冗談臆決無益於用之抑古所稱不終日之計安所云奇倘必求所謂奇則成周固已難之況於今日且無所事陛儒為矣

士習策

李廷機

王相國荆石公評：舒風卷雲，吐納珠玉，語新特，字字情融。

述周制翊翊。

為理之術有三。太上化之，其次風之，其下懲之。聖王者制國，因所將化之。化之不得而求所以風之，則莫先于民之所視。必有以鉅望而峻責之。苟徒以法制約束用之於無所重輕之人，索之愈急，應之愈緩，治之不協而且聽之者也。天下有人焉，其所樹立儼然有以異於常人，上之人見以為異而優之，下之人見以為望而趨之，則世所號為士者也。凡若人者，風聲教澤賴以維持於不墜。故曰莫先於民之所視。民之所視，必有以鉅望而峻責之。夫所謂鉅望而峻責之者何也？蓋昔者成周之制得之矣。其相際也，三紹而後通，五贄以為見，則可謂已飭矣。其拔乘三物以為賓，再論而後政，則可謂已靳矣。其省成也，以八法辨治，以六秩正吏，則可謂已禀矣。夫紹贄以防瀆也，物論以杜濫也，法敘以秩能也。三者帝王所以章軌憲化而總人群之道也。故當是時，士之自處也甚高，而天下之視士也甚尊。其欲容者以陳禮也，其戒武者以蹈義也，其兢兢於法制號令者，以明有上而不敢尊也。周之士所為貴者以此也。至秦則不然，縱橫者騖，庠序者屏，視舌者進，躬足者退，以故一切衒名之士，鼓努奮臂，立談以取卿相，而徐察其所以為術，迺有大謬不然者。吹竽彈鋏，要庭呼闕，即廝隸之役弗句於此矣；狡機瞰隙，匿情更說，即穿窬之跡弗垢于此矣；掉體伏溺，希旨承顏，即妾婦之容弗慢于此矣。夫三者至賤辱也，至亡行也，而士迺甘心以試七尺之軀，何也？彼見夫左繩右墨者之積於時，而高議潤說者足以要樞也；彼見夫廉隅直節者之背於俗，而澳涊諔隨者足以營寵也。感之所不懾，而令之所不格，則靡靡向風

一而六

道盡士習情弊而有味

景婿幼婉

而爭趨下矣。秦之士亦烏足譽哉！若兩漢之興，其初皆英君喆后，士亦雲合響應，若良平若耿鄧，靡不展采錯事，策勳懋賞，盛斌斌創業藎臣、中興碩輔也。洎乎新莽一起，而頌功德者盈庭填闕，即學如子雲，為後世大詬。陳蕃竇武輩舉事一不當，駢首就戮於閹寺人之手，而碩儒俊乂及諸君子自取刑錮，是何向者慕用之誠，後相詭之甚也？兩京之俗，不能不置譙讓焉。故夫輕士媒駡，溺冠洗足，是謗侮之訓也；絀龍衮之尊，禮羊裘之容，是忠奮之也也。周貴士而後士也貴，秦賤士而後士也賤。上者表也，下者景也，所繇來遠矣。洪惟我

明太祖開基，

列聖培養二百年，以至于今，敦布功令，廣厲學官，天下耆儒碩老，後先炳曜矣。然而風氣始乎醇，常卒乎漓；士習始乎正，常卒乎偏鄙。飭綺繡，其華矣，久焉而敝；廣厦隆棟，其壯矣，久焉而圮。思故竊有虞乎今之為士也。峩冠緩帶，俯仰傴僂，託之乎儒雅；尋章摘句，誦繁記醜，託之乎弘博；屏禮棄智，出入恣睢，託之乎高曠；遊世陸沉，避地獨處，託之乎邪高；術生探其發霞服道，託之乎縱妄；結倚交黨，蔵分道身，託之乎奇節；家舉奇論，不可方物，託之乎幻形；擊跽拳曲，從史承望，託之乎恭讓。若是者，教之所忝，俗之所取也；治之所禁，時之所勸也。名相弔也，實相詭也，雖十文武弗能治。為今之計，欲以一道德同風俗，愚以為莫若即

國家學校制科銓選考績之法，而微寓斯意，使天下明知其所獨往，責其所謂學士大夫者，以為衆庶先。故宅德則欲其核矣，擢功則欲其確矣，敷治則欲其服矣，發直則欲其衷矣。而又以不測之威，不次之典，使之前有所引，而後有所驅，則庶幾

疊敘周秦兩漢士習，卓犖奇偉，直是駒中四羅，武庫底賢，文星。

淵然之光，答能之已維其之后，其論當今士習，雖未必盡能要，亦有近似者矣。

議論風
裁蒼然
近古

上無頹政下無疵俗愚者有所視以為善不肖者有所禁而不
為惡讓而後進合而後從所以重始也易祿難畜先幾而服所
以持後也懸車焚魚歌詠
聖德所以怡老也一紫不訕訐舌自引所以厲恥也凡皆以風
之之道化之者也化之而不速肖風之而不嚮應則幾无行矣
非所望於士之豪傑也

要補五个字 焦竑 狀元 撰

皇帝制曰朕惟自古帝王立綱陳紀移風易俗一稟於禮法使
尊卑有等上下相承然後體統正於朝廷教化行於邦國所
以長久安寧有此具也當周之隆天子總六官六官總百執
事分職率屬而萬國理朕甚慕之是操何術而臻此
迨其叔季先王之遺澤固在也何以陵夷若是其與衰得失
之故可指而言歟至漢文時有以弃禮義捐廉恥長太息者
神爵中有以述舊禮明王制為本務者宋嘉祐間蒲論審勢
稱殿之先罰者有疏謹習比唐之季世者或謂不遵貴刑名
而闕於禮文宋盛聲容而疏于法制然諸臣之言衆皆應古
誼合時宜者歟我
太祖高皇帝用夏變夷敷政立教嘗
諭侍臣曰禮法明則人心定上下安又曰朕制禮立法非難遵禮
守法為難乃集為禮制著為定式頒律令大誥于天下洋洋
聖謨若在方策可得而揚厲歟朕以沖昧嗣守
鴻業十有七年夙夜兢兢惟
成憲是監是率間者深詔儒臣進講禮經重輯會典使諸
司有所遵守庶幾紹休
聖緒以興太平乃世教寖衰物情滋玩習尚亦有敝焉其甚者
士伍厚將校豪右陵有司宗庶訐親藩屬吏傲官長陵替若
此何以消其悖慢使就約束歟貪黷敗節奢侈踰制譏詭矜
行虛聲習實詭異壞心術傾危亂國是澆漓若此何以救其
頹靡使還雅道歟今詔書數下申令既嚴而廉陛之間輦轂
之下猶有壅閼不行者無乃禮教不修法度㴱飭歟抑風會

以實政實心作起局而便覺可不串 又不實政實心作二段更見藴整

日流而不止積習已成而難變然將朕聞於大道無能率作有成而示之極也茲欲禮達而分定法舉而令行綱維振肅習俗淳美以覲揚
聖祖之光烈而遠追成周之隆何施而可爾多士其悉抒所蘊詳著于篇朕意焉毋有所諱

臣對臣聞帝王之繼天立極也必有經治之實政然後其具修而有以成整齊天下之化必有宰治之實心然後其本立而有以妙轉移天下之機何謂實政傍制度明憲典使天下分定而心安威行而志懾日範于精明嚴密之規而清和咸理者是已何謂實心德玩惕謹幾微使天下不約束而丕不刑威而肅治孚于宥密淵徵之妙而鼓舞莫測者是已實心運于內則矩度規為皆精神之融洽是之謂以神馭天下而天

策下二比遂無刺說一 反振二股思深語錄而後又時串入乎真道術序

下即以神乎之也故治本廉明端貫政措于外則凝慮澄神肖經綸之運用是之謂以法維天下而天下即以法遵之也故治具廉明振古之帝王所以陶鑄一時赫奕千載擬旒大實而朝廷之上儼然儼統之常尊端拱堂皇而稗海之遠蕩然教化之四達若此道行焉耳移令有治天下之心而其具不備則藝極弗彰雖有宵衣旰食之勤而卒病于經制之無術有治天下之具而無其心則皇極弗建雖冀國紀世風之理而卒病于斡旋之無機此後世之淺術而非治古之善經也然則欲精神與法制相流貫而以培天下之化原法制與人心相維繫而以登天下于上理不能不有待于今日矣欽惟
皇帝陛下

躬新而不許華而不浮 氣度春容 紀綱風俗入題

躬不世出之資
弘大有為之略
經筵臨御尊賢講禮而匪事于文為
齋室箴銘養性收心而豫端乎執則百僚奉法四海嚮風夫固敎清于雲官之世治穆于鳥紀之時即成周之盛行且軼而駕之矣乃猶不自滿假進臣等而策之于
廷諏以立綱陳紀移風易俗之道隆前王之得夫慨當世之陵夷且欲挽悖慢澆漓之習而明于率作省成之道也臣愚何足以與此雖然發憤舉誠圖策安危臣之願也敢不披瀝以對臣聞人君之於國必有所與立上之率乎下也為紀綱則君之所以提挈振舉之謂也下之化乎上也為風俗則人之所為漸摩成就之謂也然所以正紀綱厚風俗者蓋必有其

以民俗紀綱原于法文本于率作省成一步一步漸入佳境矣 述周官之禮 述周官之法

焉有禮則上下辨民志定而有以收清靜寧一之功有法則寇賊奸宄消而有以杜天下倍畔侵陵之習有率作省成為禮法之本則禮嚴于無体法威于不怒而有以神天下潛移默化之機此所以尊卑有等上下相承体統正而教化行緣此出也昔成周之隆設官分職体國經野以為民極以三百六十屬而統之六卿以六卿而統之天子其道天下有五禮以吉禮祀邦國之鬼神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以軍禮同邦國以賓禮親邦國以嘉禮親萬民蓋肅然示天下以不可易之分也禁天下有五刑野刑上功糾力軍刑上命糾守鄉刑上德糾孝官刑上能糾職國刑上愿糾暴蓋凜然示天下以不可犯之威也然而董正百官以祇勤率循天下以夙夜不敢康寧迨歲終則令百官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政事而

[illegible]方官之率作省成　述周官風俗紀綱之美段段有着落非枝蔓者　叙宋代論禮　叙歷代論法

詔王廢置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則又非徒恃其具而已當其時兎罝備干城之材游女負貞潔之操下之化也方易于建瓴則在朝可知也而何風俗有弗醇周禮可以寒省難之大夫王德可以拆問鼎之楚予世之衰也猶悍于委求則盛時可知也而何紀綱有弗振昔人謂太和在成周宇宙間以此其治本修也迨及後世禮法偏廢雖維持世道之具且不能守况下其本乎故漢宋諸臣因時之論則不能槩同者于孝文時以棄禮義捐廉恥而長太息者賈誼也于神爵中以述舊禮明王道而為本務者王吉也彼非不知法制不可疎而顧惓惓于禮也論宋當務而稱殷之先罰者非蘇洵乎疏謹習而比唐之季世者非司馬光乎彼非不知禮文不可少而顧惓惓于法也蓋炎漢尚刑名而于禮教易乘宋盛聲容而于威刑多弛故諸臣就其所不足言之乃矯世之孤談適以[illegible]之運理也蘇此論之提提刑政筏棄禮樂者是古紬其二也而于其為已廢摘擗為禮把持為法者是各用其一也而于其為已偏緊如聚訟密如凝脂者是徒有其具也而于本為已悖以此而欲挽風會之流回積習之敝而與成周比烈也惡可得哉我

又以己意論法偏之弊　述皇祖禮法之兼隆

太祖高皇帝驅除胡鞑用夏變夷乾坤闢而載正日月滌而重朗其功高千古不待言者乃其修明政紀與關石而俱重經緯禮文炳典則而同茂又何其禮法之隆也嘗觀諭侍臣曰禮法明則人志定上下安又曰制禮立法非難遵禮守法為難故集為禮制頒為定式與夫律令大誥諸書其所以示

此一段論皇上之禮　此一段頌我皇之脩法　援引時弊上　紀綱之弊

十一朝之治開億萬載之太平者至矣迨

皇上起而承之夙夜兢兢惟

成憲舊章是遵是率故宮闈有貫魚之序藩輔絕翦桐之嬉憂旱災則躬步禱之儀敍大臣則勤名對之典其修禮者即天澤之辨不狄于此也陵肆雖貴近必罰權姦雖身后必誅遼左緬向之孽不以功掩夙沙竪貂之黜不以昵釋其修法者即雷霆之威不赫于此也宜乎治化之紹休

祖烈媲美周南直湯焉耳乃世教寖衰物情滋玩而習尚不少敝焉者故春秋之法貴理賤尊統界所以定紀綱也今則士伍辱將帥豪右陵有司以宗庶而訐親藩以屬吏而傲官長則陵替甚矣而何以成臂運指隨之勢漢臣之疏俗流失世敗壞所以傷風俗也今則貪黷與汰侈彰讒說與虛聲並與頌言若桂乎國是者壞于人心則澆漓甚矣而何以弘風草偃之化故隐雖徧六合而康陛之間或壅而不究恩雖龍四裔而簞轂之下或亢而不行誠有如

六句[illegible]　以下敷陳急務　論倡禮教之實在于攻信[illegible]

聖制所言者然則欲消其悖慢而使就約束挽其頹靡而還之雅道非有他也亦于實政加之意而已何者禮教之不修非可易復也臣以為行之莫要于倡夫貪婪傾險至巨行也彼乃甘心無悔者誠見夫鴟張者之得志而惆悵無以自見也故文巧則走組立升集詬以貪緣自免至恬澹拙訥之人且退而不敢齊息則何行之能修雖然不盡爾也其特立自好者必有一二人焉廉其實即一舉而風厲之世方輕恬淡也我則必重世方賤拙訥也我則必貴如李牧之立標命射人無不赴者則孰不回心嚮道以象上指乎此所謂倡教化之

論飭法度之實政在乎斷嚴而不苟

實政也。法度之不飭，非可易振也。臣以為行之莫要于斷。夫犯分冒上至亡等也，彼乃敢行無忌者，誠見夫恣睢者之幸免，而檢柙者無以自異也。故辱監司則解監司之組，陵將領則褫將領之秩，至瞋目語難者，且任而莫敢誰何，則奚憚而不為。雖然不盡爾也，其裂眦盲事者不過三數人焉。原其實即一舉而大創之，倡亂于行者渠魁必僇，訛言動衆者所覬必誅。如董安于言，高山深谿，馬牛不入者，則孰不搏心揖志以奉吾乎？此所謂飭法度之實政也。蓋嚴毋之育貞女也，處有重閨，出有鳴珮，寢有綎結，而後修潔之行成焉。造父之御馬也，齊轄于鑾御，正度于胸臆，執于掌握，而後調良焉。禮教者，士人之綎結；法度者，齊民之轡御也。是惡可不行之以實哉。抑臣猶有進焉。語有之，君行意，臣行事。彼禮教之不修，則修之而已；法度之不飭，則飭之而已。此有司事也。至若深惟大正之源，規恢係骰之實，率之興禮明法之先，而省之教成法行之後，則臣之所謂實心而治天下之本也。伏願

人倫判案作学政安心一段天然執藏不假刻削

陛下一加勉焉。蓋講戴記，修會典，此禮之文也。誠因此而務實以求之，一玩好曰得無為禮之妨乎，一美麗曰得無為禮之蠹乎。法始寵底而沁水之田園必栽，威始貂璫而斜封之恩澤必節。雖禮法未備而虐已。竦神悅旨承流者凜凜矣。振綱維美風俗，下之責也。誠因此而務實以省之，禮有常因必程其所興者何事，禮有常革必覈其所廢者何。縣嚴漏網之誅而毋俾有不伸之請，席蘊盆之照而毋俾有不白之冤。將禮法具舉而尚方輜輳歸命天子，若恐後矣。蓋禮教法度之維天下也，猶耳目形體之相攝屬也，而必精神以總裁之，則率作

此一段論率作

此一段論有成皆合乱法說

省成之謂也。譬之首有所向，足不令而行；心有所之，耳不言而自對。實之感人何以異此。故臣始也以飭禮教明法紀為

陛下告，終也以實心為

陛下勉。非能有新奇可喜之論，而惟以自效其區區之芹曝。如此惟

陛下矜其愚，不錄其辠，而垂仁采納焉。臣愚不任幸甚。臣謹對

讀禮終篇長才逸思泉湧川流古調雄詞磊落段驛臣下開闔起伏種得法直逼作者矣

余大史雲衢公評：淹博之學，鴻軒之才，識見既高，議論復古，與諸汝先作未嘗不後復追賞也

雨雹對

鄒德溥 翰林院國史編修

夫雹可為災乎雹固有為災者矣未可槩以雹為災也洪範五行傳曰盛陰雨雪凝滯而氷寒陽氣薄之不相入則散而為霰盛陽雨水温煖而陽熱陰氣脅之不相入則轉而為雹霧者陽脅陰也雹者陰脅陽也由斯以談愚不謂雹為天地之正氣也然愚以為氣而既有陰陽矣則安能必其盡無雹哉而柰何文之以為脅也自脅之說出而雹始列於災矣試跡耳目所覩記何年而無雹乎又試跡書傳所載秦漢以來何代而無雹乎是何陰陽相脅之數也蓋古之雹有傷人者矣有殺燕雀者矣有害麥禾及桑者矣此則誠災也以雹之能為民物害也而槩曰災則雨固有敗稼者霜固有殺穀者將亦槩指為災可乎夫槩指雹之為災者過而必曰斯災也以何者致之則尤過蓋古之

歷引諸書考狀甚詳足占博雅

有斷案

論致雹者五而愚皆未覩其據焉則請以往事折之春秋感精符曰大臣擅法則雨雹乃操斷如漢武至使人泣而不敢受相印然且雹大如馬頭何也洪範傳曰人君妬賢嫉善在下謀上則雹殺走獸乃用賢如宋仁至稱君子滿朝然且大震電雨雹何也京房易傳曰飛雹下盡樹木收害五穀者君賦斂乃恭儉如漢景至三十而稅一然且雹大者五日深三尺何也蔡邕曰霹靂雹殺戮殆刑誅繁多之所生乃慎獄如唐太宗至終歲斷死刑二十九人然且丹延北永等州雹何也春秋漢含孳曰專以精并氣凝為雹宋均注謂若魯僖脇於齊以妾為妻感陰水氣使結而不解乃抑情正分如漢之主袁盎引卻慎夫人坐而不罪然且雨雹如雞子深三尺何也魯昭之制於臣也而雹宋高之嫉賢也而雹漢仁之好德也而雹漢桓之殖財也而雹漢

[illegible]排准更入工

正論

淳意渾融亦是神品

景之薄斂也而雹漢和之用酷吏也而雹唐太宗之慎刑也而雹魯僖之以妾為妻也而雹漢文之妻妾異等也而雹柰何舍其所不符而偏執偶合者以為據此則愚之所不敢信也然則值雹之為災者將曰非我所致而莫之省乎天人一氣也而大君者又處乎天與人之間呼吸通焉者也君德之和也則天地之氣感而大和焉其不盡和也而後天地不和之氣應之曰甘闕者之謂何與夫應者之謂何則未可卜知也君人所為克謹天戒者毋亦兢兢乎日修其所不足庶幾德之無闕以格天耳桑林之禱也而曰政不修與民失職與宮室崇與苞苴行與讒夫昌與彼其躬自省察至不知何以名之求之於此而修焉求之於彼而修焉此奚所為致天之至也子之不得於親也則亦曰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曰何辜於天我罪伊何若祗曰吾

更進步

以何者致親之怨而姑易此焉則其所為怨慕者亦淺矣夫苟值大雹之為災也則如諸說所稱攬政權進賢德省刑罰薄稅斂正名分無一而可弗省也愚獨謂非省之於此而止也申豐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為災彼聖人以至德而感天地之和至使日南無駁陽斗北無伏陰則拜雹而無之固有是理如欲盡弭雹之策意必君相精乎聖德然後可

楊太史後所公評　循環抵軸不窮鏖舍而考訂於析色色具工求之隱尤嚴保正謹真可謂識其大首

雨雹對

徐應聘檢討

問者曰天雨雹是何祥也予對之曰予不知其為何祥然予知其為異也曰子何以不知其為何祥而知其為異曰自古之求其說非一也禮則以為仲夏而行冬令所致也穀梁則以為臣侵君之象也京房則以為君賦歛也侯貴則以為凌人怠惰也五行傳則以為人君妬賢嫉善在下謀上也五行志則以為掌寒之罰也蔡邕則以為刑誅繁多之所主也唐五行志則以為人君信讒殺無罪也此其說非一也考之前代所書雨雹則魯昭公之四年僖公之二十九年景帝之二年若元封若地節若永初若和平若延光若永光若晉永和太元大興若唐乾符若宋熙寧可攷已其他亡論即如文景恭儉宜無以致之熙寧中河州雨雹異甚而其明年河州平番戎授首甚衆說者以為豫

辯雖攻擊愈深　推勘到底妙甚　不朽之論衍到之言

告克勝之符此又何以稱焉予故曰不知其為何祥也然而何以知其為異也夫雹從天而下也從天而下者有雨有霧有霜有雪雨吾知其為濡霧吾知其為潤霜雪吾知其為肅至於不為雨不為霧不為霜不為雪而為雹其雨則或春或夏或秋無常時其形則或如鷄卵如杯椀如斗如釜如盂升以至詭怪而不可名狀是不可知者也不可知則何以知其為異也然則何必問其何祥哉伊亦譬比身而恐懼焉修省焉而已矣父母之於子也順則有愷悅不順則有拂手中動手外有温有怒有咄咤有唯讓有提撻為人子弟當刲外創艾蒸蒸然以和其親親和則無不渙然釋者成湯之旱而禱也曰政不節與民失職與宮室崇與女謁盛與苞苴行與讒夫昌與予以為此六事者誠以自責即雨雹不為災可也無慾茲將冬之愆陽夏之伏

行文大有筆力

陰日月星辰之舛逆山川昆蟲草木之妖異無不消弭而諸福物可致之祥畢至焉可也若曰以此事致雹雹為其事當得其應此則星史之占卜祝之守予何知焉於是問者曰有是哉子之談識其大也夫疎而不漏莫如此術矣

王大史公作公評：匠意措詞俱佳。開口切中時弊。無一句不古，無一字不新。大音。

一　經術世務要指對　　　袁宗道　翰林院國史編修

今天下緩頰而談經術，借箸而畫時務者，抑何其紛紛若塵飯塗羹之無當於用也耶。談經術者，卑則蟲魚訓詁，竊影而剿響；高則穿鑿掌戶，盱衡一切而稱獨解。畫世務者，卑則牽制係俗，模稜而觀望；高則潤胸逞臆，務見奇生事爲豪舉。夫剿影竊響于經術，模稜牽制于世務也者，總之皆所謂尚同者也；穿鑿盱衡于經術，潤胸逞臆于世務也者，總之皆所謂好異者也。夫尚同者方且自謂中庸，自謂老成持重；尚異者方且謂孔孟不死，方且謂禹尹再生，而不知於學術世道本無毛髮絲忽之補。茲吾所比之塵飯塗羹無實用者也。真非殊持域外之見，懸必然之畫，求要指者也。夫要指何在乎？毋亦在於不求尚同，不求尚異，求鑿鑿有實用云爾。是故夙夜而執一中，昧爽而明一德，則

論要旨處處互見，先秦兩漢口吻。交互更精。歸重經術更妙。

典謨非虛論也；閒闢庶庭無邪思，起處升降無惰容，則詩禮非虛誦也；感衰餞而禔身，觀悔吝以寡過，則褒貶之辭非虛諷，彖係之旨非虛玩也。斯窮經之要指也已。獨任而自栽，養浚而淵收，無浮慕博大以惠好雄，無毛舉濕束以傷大幹，與時推移，無凝滯一術，夫其大苦無矯拂而過直，此或亦世務之要指也。凡此蓋所謂求實用，非所謂塵飯塗羹類也。故方其綴帶而窮經，即可以游心世務，而不謂無用之弊；及其畚挾而應務，即無纖毫悖經術，不爲無弊之用。豈比夫臧綰中轃第，白首佔嗶帷下，一籌莫効之夫；豈比夫管晏蕭魏，埴埔苴一時，鋪陳方之大道千里者哉。昔者稱經術之祖，莫過堯舜孔子。堯舜大用之，則萬邦於變；孔子小用之，亦稱治於魯國。則經術世務固有要指，而經術又世務之要指也。抑嗟夫經術經世務，蓋曲學如介甫曾

言之矣，誠通論也，誠通論也。謹對。

經術世務要指對

全天敘　翰林院國史編修

約言然句上錦全声如百鍊成金千織成錦一字不能瑕瑜之矣

惡生墨守訓故詮伏閒闇一旦釋奠潔之路升右文之朝竊以鉛槧末技獲奉教於先生先生儼然賜問經術世務要指焉置對矣雖然其亦焉敢無說而處此蓋愚嘗竊怪夫青衿之子哆口談經弁組之吏攘臂營世家自以為證聖人自以為標奇則豈不甚繆已哉然而稽賾推真乃容有必謬不然者何也夫三壼奧訓其書言經經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也是故皇世三墳帝代五典重以八索申以九丘歲歷綿遠條流紛雜自夫子刪述而大寶歲耀於是易張十翼書標七觀詩列四始禮正五經春秋五例義既極於性情詞亦匠於文理扃宇既峻吐納自深夫經術庸詎口耳撥拾已者乎今夫觀之家而棟宇摧墻垣圮則必立謀所以繕葺之天下之事之棼棼綸綸而待人

世務

理也亦何以異於家也今夫一人之身而或手足診結則必立謀所以調劑之天下之人之羣分類聚癢疴疾苦而待人以拯也亦何以異於身也故天王德容勿何以宣之民故猥瑣何以達之外患傯偬何以弭之內虞蠹弊何以瘳之國賦殷繁何以充之戎備弛頓何以飭之天時荒沴何以启之地理延袤何以闢之凡皆經緯其宏整　其緒以不世用焉固以治吾之家而理吾之身也故曰天下一家中國一人則世務之所責成於吾儒之身以為分內事者何多端也今天下六籍之教布在學官昭明乎揭日月而行中天矣博士家自掌于總辨伏而讀之然而誓肯一編而莊乎莫知其要領者有之彼其視經術也茲不過科目之嚆矢云爾也士平居抵掌扼腕見謂宇宙民物纖鉅立辨當其受事服官往往十不酬五夫亦養交安祿之志急而

奏合石之響設培丘之唱其可頌風雅手段

尖詞特李如百川赴海汪洋浩蕩種種奇說

於視世務也秦越而肥瘠之乎夫所貴為明經術者亦將日欽其真源激其芳潤神識於糟粕之外而冥會於簡書之前譬之採珠赤水不得之耳目得之罔象也斯經術精焉耳所貴為通世務者亦將以鎮撫宗祊禔福伍勛勸乎非常之原而蘊崇乎可久之業譬之庖丁解牛批郤導窾十九年而迎刃也斯世務周焉耳是故為經術計無若輕章句而重立身使夫抱遺編而尋需者因文見道而修身繕性不在詞章帖括之後也則經術之要也為世務計無若累虛聲而崇實績使夫秉鈞衡而操殿最端本澄源而樸誠淵懿不為藻繢夸誕所掩也則世務之要也嗟夫格言懿訓所以蓄德非以市榮析圭儋爵所以經世非以肥身志士達人固宜不以彼而易此今

主上方統一聖真綜核名實蓋以明示天下以的矣學術事功

所為彬彬媲古者也然而衡此兩者則善用經術尤其要焉蓋王介甫之言曰經術所以經世務未始非篤論也而新法之禍則介甫之所以治經術者未必窺聖賢之奧窔而以施之世務無怪其謬戾乖刺而千載象詬耳噫世務不習則天下無善治經術不精則天下無真儒夫欲使真儒出而善治興也其亦無以經術為科目之嚆矢而以世務為秦越人之肥瘠也哉

筆古調高

結句直總意

崇正辯序

丘濬　翰林院大學士

顧東江公評：古人闢邪文字孟子後莫過昌黎文在公此篇更覺字字入一步議論嚴[illegible]震盪豈萬世不可磨滅之文也豈惟明道術抑足[illegible] [illegible]

昔者聖人於華夷之辨蓋甚謹焉。書言蠻夷猾夏，詩稱戎狄是膺，春秋內夏外夷，其為斯世防也至矣。然其所謂夷者，皆處中國近境，時或侵軼以害吾民之生，未至入吾域中為斯人心術之害也。至戰國時，邪說始甚，然所為說者，其人固中國之人也，其說雖未合於正，而猶不至悖逆天常，滅絕人理，如佛氏之甚焉。如楊氏為我，墨氏兼愛，其初豈真無父無君哉？孟子斥之，蓋極其流弊言之耳。然人道生生之本，固自如也。佛氏乃棄其天性之親，而自謂出家，則真無父矣；蔑其無所逃之君，而自謂出世，則真無君矣。無父無君，非臣非子，將自絕人道矣。甚至一反陰陽之常，絕生育之理，忘其身之所從來，而閼其氣之所由續。噫，穹然隤然之間，而無蠢然者禪續以生生，則人類絕也久矣，天

地尚得為天地哉？萬無是理也。雖然，彼猶道其所道於其所生印度國中，去中國萬餘里，勢不能以相及也。奈何後世主中國者，無故自決其內外之防，引絕域裔夷入我華夏，使吾人從其俗，習其法，祀其鬼，誦其書，而或者又從而推演張大之，以亂吾中國聖人之教，上惑天帝，中誤世主，下愚生人。世無古今，地無華夷，人無智愚，莫不恬而安之，以為當然，利而慕之，覬其必得，甚而恃之，莫敢輕議。宮室日窮，徒侶日衆，論說日巧，滋蔓至于今日，殆將與天地相為始終而無窮。其為中國民心之害，豈止如詩書所稱、春秋所書、孟子所闢者而已哉？自有佛氏千有餘年，其間豪傑之士明言以痛斥之者，若傅太史、韓吏部、程夫子、朱文公，其論可謂明白而深切矣。然皆舉其大綱，撮其大凡，細微剪曲之處，容有未盡焉者，彼猶或得以隱遁掩飾也。惟有宋

以上措泛言異端之害此方說致堂崇正辯上說來

此以夷狄邪說相形為比邪說與夷狄等人尤勝

佛氏合夷狄邪說而為一可見當深拒而力排云

致堂胡明仲先生崇正辯一書，凡為卷三，為條二百九十有九，蓋因僧仁贊之所論，按其事而判之，隨所言而折之，根究條析，瑣細不遺，一本諸理之所有，以證其事之必無，理直而氣壯，詞嚴而意周。彼夫誕幻不經之邪見，荒怵無稽之虛言，一切破蕩無餘矣。非獨儒者瞭然於心目之間，使為其徒者讀之，彼亦人耳，天理之在人心者固未嘗泯，雖其沉溺深固，口或肆然以辯，而其心亦將怗然以服矣。嗟乎！夷狄之為中國害也久矣。彼肆其爪牙之毒，以侵我邊境，為吾人生聚之害，時暫然也，固已不可堪矣。刻譯胡言以譸張，行鬼教以劫制，設幻術以誘惑，鼓妖說以黨助，日新月盛，以賊害吾人之心術於百千萬年而無窮，偃然自大以傲我君父，居然自任以敗我綱常，群然自恣以糜我貨財，致吾中國自天地開闢以來百王之法、萬世之道，為所

汨亂焉。是蓋夷狄邪說合而為一，纏綿膠固，而終無可解之期，學孔孟者所宜究心也。是用表章之，使天下後世之人知其為私為邪為非為正，是亦擯夷狄、闢邪說以正人心而為世之防之助。

何太史柘湖公評 呂沃洲以文章鳴海內然獨遜康狀元對山公躬至武功訪之兩人談藝自定千古同論及今朝文章對山拒口稱賈新語序為第一因胡氏誦之不置今箸之古質負雅直凌先秦而上對山所稱述不盡哉渾融之氣翻為不流始三代法物不假雕鏤見者自然若爭以大宗下是說云

陸賈新語序

錢福狀元

漢班固論列劉向父子所校書為藝文志又即歆所奏七畧中序六藝為九種有之以儒家者流稱其出於司徒之官游文於六經之中流意於仁義之際宗師仲尼以重其言雖未必盡然要亦旨近似者矣書凡五十三家而陸賈新語十二篇實存焉予讀其書信固之知言又嘆司馬遷之雄於文也遷傳賈拜太中大夫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乎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鄉使秦以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帝有慙色謂賈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之國賈凡著十二篇今其書不下數千言而其要旨不越遷數言乎足乎知遷之雄於文序事要最而明可指矣然遷尚豪俠喜縱橫而稱其固辨士乃稍知重儒術既列其書於儒又矜其身名俱榮為擾於酈婁建通等而其亦有以自致之哉故知人不可以無所見有所見必不能掩矣先儒議其逆取順守之說及秦雖行仁義不可及者秦漢辨士豈足及此要之亦為高帝既定天下而言之耳其書亦不復見此論豈遷以已見文飾其說而致然歟若其所使南粵調和平勃以平諸呂自為大有功于漢其識見議論非惟椎埋屠狗之輩所不及而一時射利賈有採芝綺蔓之徒亦豈可企哉其書所論亦正且多崇儉尚靜等語似亦有啟文景蕭曹之治者但無段落條理如先儒所論賈誼之失自是當時急於論事動人主聽不暇精擇渾融視遷謂其每奏一篇帝輒稱善其稱新語又出於鮑人可見其隨時論奏非若後世之著述次第成一家言也其所分篇目則固所稱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旨意奏之者必非其所自定然其言既與遷傳合而篇次至于今不訛且雄偉粗壯漢中葉以來所不及其為真本無疑秦漢之書傳至於今無訛妄如此者良亦鮮哉予嘉其數言以弁諸首

評帝王提古人便於極者蝌蚪非不古色終欠及商彝周鼎古味自饒

楊升菴公評　談吳會之風不減平子之賦音節之調上凌王駱之詞足以平揖六朝下包何李矣

江南春詞序　袁袠翰林庶吉士

江南隩壤吳會名都揚州表於夏紀藪澤夸於周籍江海溝瀆既多沃溉園鄉坊衍寔繁生殖賦貢雄于九服貨財流于五方儒賢卓然敦言公絃誦之教禮俗豈弟藴季子揖遜之節風流論議剔於高王謝辞章蓋翰則因循張陸美風洋洋難跡述矣加以皇圖晏寧户版蕃滋閭閻櫛比棟宇綺錯既庶既富頗涉華奢服食技藝奇巧焜耀遨遊舞樂駢闐充溢歲无虛月時无間日令節嘉辰往來相屬春陽百戲騁賞九旬褫端獻壽秉簡迎祥剪綵縷金互逞夸勝燃燈張樂競賽紛如是以水涘山隅聯輿並鶩陽園花墅累榭駢筵闤闠天門塵囂衢市虎丘需界踵接嚴阿童冠成行娼姬侍列娛心騁目感情蕩意雖乖雅化亦徵繁會矣有元倪隱君者高潔成性文采斧章家本江南綴江南春詞二首頗敘樂土之懷兼感黍離之嘆韻旨清遠寔為雅製詞林先輩追和厥辞或述宴遊或標風槩或抒已志或賦閨情迭奏金聲積盈緗素袠也爰文亦嘗尾續弃邀同志抽演緒餘盍曰猶賢乎已云爾

風雲之態金石之声

上學士探野公評　[illegible]

刻貞觀政要序　趙貞吉大學士

蓋求治莫如修政修政莫如師古今夫御者視故轍而趨之則騁策簡而取道疾醫之能彊弱生死也多得諸禁方昔夫古英君誼辟所為綏政嘉猷驗之當世而傳之來禩斯亦為治者之故轍禁方已隆古之巍蕩毋論三代以還號一時治安膾炙人口者無如唐貞觀之際彼其兜群生於湯火納百姓於休和守屏稱事草莱樂業外閭不掩圜土為虛療民歲增闢土日廣穹居之君卉服之夷莫不內首稟朔迴面受吏跡其致理之盛蓋亦跨躡炎劉軼魏晉煌煌乎異世一時已夷攷當年則文皇以銳志勵精劬勞日最於上王魏房杜諸臣以箴闕采遺殫智盡誠於下斥澆漓之咎說庸仁義之讜論博思容諷從諫納誨一時忠智之士咸得發憤吐膽於前罷不急損無用輕徭薄賦以休元元之急內外無倖曲之私文罔無刻深之令吏有奉職循理之風兵有居重馭輕之勢諸凡典章明察品式周備莫不可為後世法程雖其所由來方之二帝三皇不能無愧然而政事之美亦有足多者焉是以史臣吳兢撮其大畧為貞觀政要如千卷至於宣宗書之屏風行其什五尚足以中興唐祚號小太宗暨令繼體守器之嗣廢雍章之詩彰爾祖之念其道不易其政不改則唐之天下即至今存何不可焉暨乎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今

聖天子方上咸五下登三游意道德之塗坐致熙皡之效然猶以寓省觀備斟酌為　當幾之助也則是書也亦或其有取云爾

才既閑博詞亦華贍提抗千古如指諸掌

說盡帝事

申相國瑤泉公曰唐之文皇致治之君非純德之君也篇中所揚称曲盡而[illegible]

嚴相國介溪公評：文不貲麗，亡不靡麗。又曰：六朝至于唐，叢極矣。論文者率毋疵為不及格，然亡一代之文致也，而惡乎廢之。此作上下古今，思深語練。盡亡遺慮之才也。聞茂君少時即與李于鱗許號以文章相切劇，此亡足觀其材致云。轉折處具見示玩。

重刻唐文苑英華序

殷士儋　大學士

文苑英華者，唐文之總萃也。其編故肇梁陳，然推唐最多，故稱唐焉。夫六經至文無論已，先秦之文奇以讜，西京之文古以厚，六代之文麗以靡。文至乎尚麗而蔽矣。夫唐也，猶有六代之遺焉。故苑梓也，麗非文之精也，然而文之所以不廢也。先秦得之以文其奇，西京得之以文其厚，即經以道法勝，乃其辭亦斌斌焉。夫文胡能廢麗也？唐人惟以麗為麗，故其文藹爾有能味腴於經以粹其旨，考度於先秦西京以範其裁，而咀華於唐以溢其藻，斯不亦至文哉？夫苑曷嘗不為文藉，顧所用苑者何如耳。孟吾始而津津乎文選也，曰：蔽矣其文之異采乎。已去而為左氏司馬，曰：善哉淵淵乎其采進乎詞矣，焉用選。已去而為孟氏，曰：大矣哉文以道燁其聖於文乎，左氏司馬猶隸之也。已參而伍焉，浸乎又有解焉，曰：嘻，一草一木，安所非天地之文哉？不然，憲章文武者彼胡然無常師也。但辭家自相如來，近代遞承，彼亦自出一家，裁偎云漂說，無當於道，而敝帚視之，意亦非參兩之規與。乃復有味乎選也。凡及苑焉，苑故若繼選而編，其財擇不逮選，然博綜過之。微選不徵漢，微苑不徵唐，況唐自以詩妙千古，亦有起八代之衰者，獨柰何廢苑也。苑本舊獨藏御府，掌中秘者時或繕寫傳民間，顧其帙浩汗，安得家錄而傳之。余感夫好古之士或購其書不得，靡所資多聞，爰重鐫之，以布於世云。夫亦為文籍也，非以範文也。

評：凡例作起語，馬遷句法。全擊節門，有次序。

今朝列卿年表序

馬象乾　大學士

自古開國孰有如我 國朝熙洽承平之久者哉？雖天定寔生明聖相承乎，盖亦輔理茂焉。以余所覩記，諸卿佐負盖抱能，亮工展采，撫焉稱碩者如繁星燦。理則楊文貞、楊文敏、楊文定，銓政則蹇忠定，掌計則夏忠靖，典禮則胡忠安，典兵則鄺忠肅、于肅愍、劉忠宣，典刑則何文肅，典工則宋永寧，御史大夫則劉文成、陳僖敏，廷尉則楊康簡，司成則宋文恪、李忠文，學士則宋文憲、王文節。此其人皆聲實鴻鉅，為國揚休，庶幾哉與閎夭、散宜生等爭烈矣。至若張昌黎、沈華亭之為納言，黃分宜、蔣宜興之為奉常，郭萬安、王寧陽之為京兆尹，郝郁尉、能李春、文福之為光祿，翁銘、戴希文之為太僕，亦靡不久於其官而職稱焉。它如戡定禍亂則有韓襄毅、王文成，威懷戎狄則有王威寧、彭長沙，撫集流移則有白南宮、項嘉善、原陽城，治河則有徐武功，督儲則有張安平、周文襄。雖因職效猷，施各不同，要皆功實著於社稷，芳聲洽乎來茲。余每考覽記志，未嘗不忻然屢執鞭之想也。

撰厥所自，則 高皇帝稚崇儒術，士不在六經之科、習孔氏道者勿使進。設官分職，又准周漢唐而酌之，使綱維相組，軒輊互操，賢者得展其訏猷，而奸宄無所恣其螫毒。肆茲二百年來，賢哲遞起，鮮曠官之誚。士固自濯礪，非由法制宜也。而或者猶憾於僉夫壬人亦時錯出其間，則髮養三族，何損堯治？獨謂士受學患不通仕籍，自効通籍矣，患不得任鉅；既已昂然列在卿佐，譬之登高而招，乘風而呼矣，乃猶泯焉無所稱述於後，何自負哉，何自負哉！夫考古固可鏡今，而世遠或以玩焉。至近世事，耳目所熟，跡其熟

歷敘本朝洽人之盛，而以一二言收截，非大手筆者不能。一本高皇崇儒術說來，是探原之論。

一字一句逼真子長。

抒孰失孰臧孰否孰暢不暢孰自暢乎余故各以官表其後先若董於篇要之 英 憲以往藹藹乎盛哉其風至今可想見云

[illegible] 荊川公 奇 不肖經學皆心學此與論也而訓詁亦足以分之

數句道盡所以刊白文之意

[illegible]

刊五經白文序

何洛文 宗伯學士

聖人之有五經猶天地之有日月均以開群蒙而萬古不可磨者也自燹六籍漢人始有專經之學人各守其師說堅不相下而註疏益紛然雜出使人淆於異同莫適尋繹其旨學者病焉故有謂秦人焚經而經存漢人解經而經絕者是無裨於日月之明而反塞之也可勝嘆哉迨有宋諸君子傳註既出始一洗漢儒之陋而粹然以正燦然以明可謂有功於絕學者矣顧惟聖人之精蘊慮其隨我以泯不得已而寄諸經其去忘言之秘已有間矣而復假傳註以濟之繁縟譬之形象者流既依形以肖像復放像以繪神雖其超怡神解然離其本真不漸遠乎斯又其不得已焉耳孰一經者陋泥傳註者繁不若融會經文一印證於心者之為要也　茲蔡氏栗征五經本文成請予序之予

嘉其意與予合遂為之言曰五經者非他聖人之心也聖人之心即天地之心古今所同者也故易不過道吾心之時禮樂不過道吾心之序與和使人人各得其心之自然則天地常位萬物常育五經何以無作而顧有不然者是以聖人筆之於書俾反求而自得之蓋非有意於立言而不得不作也如此學者果能明探作者之意於千載之上真見吾之心與天地聖人之心孰若符契其視五經真不啻我註腳然者奚假役役於傳註為哉何也其理自外入由內出也何限也矧望其究心言意之外豈可得耶嗚呼世豈皆崇訓詁而遺領畧者第心之本體未瑩意翻厥臟撤蔽今傳註不可而不知靜以體驗居以觀理則求之五經足矣氷什理順之極豈顧不在此而在彼也乎且以七十子之英敏孔子猶示無言之警迺知多言足以離道大貿以上

前面說心論理可謂備微未復戒師心之説方是大中之論而名理湛洋有味乎其言之也

且病之矣然則今之治經者柰何其多岐也昔人謂齊桓公曰古之人與其不可傳者皆已往矣然則公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爾已予惟夫人之糟粕六經也故為序其意如此若夫師心自用於經有所不通而脫見決裂以為奇者又非善治經者也

帝鑑圖說後序

王希烈　宮詹冢宰

趙宗伯定宇公評其體莊其詞古其骨高其意婉得館閣之体至龔江陵深服其以為定論也

今元輔少師張公既輯
帝鑑圖說奏
御刻其副以傳閒示烈使敘諸後烈嘗考載籍究觀古大臣之義則歎公之所為慮至遠也自昔嗣德守文之主莫盛于商周商周之臣右右啓沃其著者在訓誥保衡當嗣王之初稱引烈祖陳風愆之戒甚悉八年而踐祚公旦明朂棐迪勞逆脩短之戒益加嚴焉其大指可覩已輔養之道與匡救異輔養之於冲年與强盛之年異人主至有佚德然後忠諫直鯁之士相與隨而爭之其轉移之甚難而用力甚倍輔養之道當止邪於未形起善於微眇故漸漬日益而從之也輕夫人少而習之長而安焉及其安也驟而告語未可卒禁而方其習也則取舍未定志意常虛未定故可道而趨虛故可乘而入與之為賢聖非難也語曰少成若性涂之人皆然何況人主哉盝斲靜默移機有漸先入後戒旋有逆順格心政事效有微悖故曰異商周之大臣職於是矣公以　顧命元輔受
上登而贊襄密勿夙夜居常侍議與宮保呂公言
國家大體必以輔養居德為急其繪圖陳說皆意所指授手所疏列精思極慮而后成之時時被　顧問質所疑及
聖哲之際未嘗不反復誦之也至震亡已事未嘗不憤悅為
上深陳之也斯已勤矣
上以英妙之齡神智天授即商周令王不足作公輔養得其道又及其時積之以精誠而發之乎忠懇蓋信在未諫諭在不士而海宇蒙福

說輔養冲年與勗政之年異直若分三愿知所之日於止邪於未形起善於微妙等語卻似孟子格君心之非語脉

江陵公此舉真不忝商周大臣惜其未路之不終耳

社稷賴之即商周大臣不能過是圖說也即訓誥之義何以殊焉於戲使當塗士大夫知今日所亟在君德不在故事一切省談說而除文苛知以輔養之深意益務勵翼以佐下風人人各舉其職則主必益聖治必益隆太平可期日而望是亦公刻以傳之意也圖說大指具公所進疏及大宗伯陸公敘中故不著著公之心如此。

許比周頌公許進御作所以刻皇上法祖此碟身師相之志涅也其盛甚盛矣序以表章先烈藏法後土其間訓意最難諸錶此為寫勤勉乎贊揚之

太祖御筆敘　　申時行少師左柱國

臣等竊聞之周頌曰念茲皇祖是以弘璧天球冊書大訓陳春秋而備者存何者手澤存焉而況宸章妙墨出於親灑者乎我

太祖高皇帝神武聖文並高千古其御製文集象懸川布寰寓臣庶固已家傳而人誦之矣乃若手書諸草秘閣所藏臣等備員密勿始得伏覩千百之什一蓋為御批敕諭及詩文七十六道朱墨點畫炳朗如新恭捧而玩之相顧讋服夫高皇帝躬擐甲冑以定天下易嘗有意觚翰之業與墨士名流相尚哉乃筆以神行法由心運粲焉而星辰垂絢焉而雲霞流森焉而河嶽列詎非大聖多能所謂天授非人力者乎當是時天下甫定籌畫勵勤代言需筆豈其無人乃一牘片楮不憚濡毫數十百言忘其勞倦聖心無逸固可想見而宣之有位文之表播之多方一時深謀遠慮之臣頓首謝不及而下畢之祇遐荒之裔奉尺一之詔以為天子明見萬里而無敢匿其情顧何以得此

中掀求素手情文之表蓋上呂之極忠詞林又砲藻具見之矣

聖但講學勤政之功參寫曲盡

莊重謹嚴典實維渾自是館閣文字

高皇帝奮起草萊孜孜問學弘開禮館數聘耆儒相與譚經証史咨諏治道雖橫戈駐馬未嘗少廢義理之講明既如彼且東征西伐跡幾遍宇內風謠土俗物情世態靡不周知幾務之練習又如此至於臨事復集衆思采群策裁以一雄斷參伍折衷然後施行是以存之淵然而有條理發之沛然而無凝滞要非信心自用任天縱以為能而屑屑沾沾於點畫唇注間也蓋先臣宋濂贊聖德純粹無聲色之好遊畋耽樂之從以故形於御書亦云夫文心聲也字心畫也

熟應　對切詳書志見之文故賦　熟應

則星辰雲霞河嶽昭垂森列而於穆不已因以見天地之心焉故實而藏之不啻天球弘璧儀而式之不讓大訓册書

皇上神聖同符

皇祖而萬幾之暇乘清讌餘稍意紹庭陟降無以易此是用叢璜進御　法宮清燕識匠諸座右時披擇焉儻亦周頌念兹之義乎臣等拜手昌言敢附於末簡

評對偶　出有入無羨共尖家勞執林上軌　此言周禮之詳

重刻周禮序

劉元震 左庶子

蓋嘗上嘉皇王遐探邃古基隆豐茂可畧而觀矣至夫綱紀典則代異世殊厥籍渺焉茂可得聞也感於延陵稱衆河閒肇漢讀周禮而慨焉曰嗟乎此聖人之作也夫乘運而推移者天之經也隨時而變易者聖之則也因勢而順成者治之極也是故結繩之理可紀於燧人之朝畫象之形可空乎有虞之圖蓋聖人遠矣迨夫世變風移蕩靡並起染深緇素勢迅江河是以達觀者興思遠馭者更化汚隆文質日異而月不同也至於有周承二代之紀盡損益之宜分設經禮粲若日星覩夫周禮所載上之宗廟朝廷下之鄉遂比閭内之宮壼贄御外之綏甸要荒大之典則法柄小之文物聲名秩秩綸綸煌煌炳炳二帝三皇之法無弗備矣噫斯周公之道也無巳文乎順時因勢之理弗

說周禮之文精甚奇古深識代變之運者　論春秋所以維周禮之衰自有上上致

可遠也夫數起於一然數數相乘而一不能不益也色資於素然色色相成而素不能不文也音祖於宮然聲聲相和而宮不能不旋也致之極也夏之尚忠也蓋殷不能不敬矣殷之尚敬也蓋周不得不文矣是故周禮數之綂也色之備也聲之大成也㒒哉制也蔑有以尚矣乃至異世之後綱疇淪斁綂紀廢弛王國摧器侯邦去籍干羽聲詩為文奸之具榱棟黻衮資餙僭之媒王道之不行也文之弊矣然而孔子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蓋嘆周禮不行而先進之文遠也遂至道阻東周願垂寤寐俯仰斯世思極頹流乃始準周禮之法作為春秋垂教萬世是故春秋所褒周禮之所賞也春秋所貶周禮之所罰也邦國商夏之辨名物器數之等炳然方册王制大明然後周公之禮存而不廢斯孔子所以行周公之道乎綂而論之周公之時復也

萬物長茂則其道極乎文明孔子之時秋也萬物淫溢則其義主於裁制帝王之治非周禮不行周禮之行非春秋不久大哉聖人乘時拯世之猷乎因斯而談明於春秋之義而後達於周禮之經彰彰明也借如新周外如王蘇揆之獲麟理無赦宥乃欲索版册之遺齊柄鑿之跡施而不行流弊無已是猶操烏菫之藥而合扁拊之書不已左乎洪惟聖朝秉百王之統稽列代之規因革損益與時宜之要其大歸周官是準固已發輝三五方軌雍熙矣然周禮之書不列於學官而博士儒生朝夕誦習顧反覆於春秋豈其右載筆之實紀而左懸象之宏謩乎蓋周禮以經常春秋以體變用其常於朝廷而存其變於載籍是故六典建官施周禮之實也麟經立教防周禮之弊也自有書之後至今日始行矣簡帙蠹弊弗便覽觀爰訂遺文鋟之壽梓俾天下學士大夫稽聖緒之所由考大猷之矩矱不亦盛乎至於冬官之職出於六典考工之文別而為冊以至康成存孝之淵源十論七難之排詆論在他書毋俟贅言矣謹序

此論本朝重春秋而不及周禮核實中窾其言曲而中矣

更見慎密

刻文中子序　　蕭良有　翰林國史修撰

方內之鳴道術者衆矣總之不離中者近是蓋黃虞以前有操行無議論黃虞以降有論議無蹊徑下逮晚近則多言繁辭其文錯出不雅馴若決河於堤而浸漬浸溢繹出於繭而彌引彌長老之岑寂莊之汪洋列之謬悠荀楊之立異劉浮靡不究極幻變取材博而命旨玄而納諸吾道之軌律以中行之塗則不足以淑世而範俗今夫霓裳羽衣天孫詫以為奇弗若布帛之適也淵海珍錯波臣見以為腴弗若羹酒之旨也蓋予讀文中子說而竊有味乎其言文中子受書春秋於李育學書於夏琠詢禮於衛子明正樂於霍汲考三易之義於中華其不解簪蓋者盡六禩斯亦勤矣西遊長安著太平十二策于隋文帝退而講道於河汾晚與其門人薛姚房杜輩刪詩定禮脩元經讚易道極精研慮一稟於聖模四方之士屈首受成不嘗功令比事屬詞斤斤乎其師說而罔敢越軼胡若斯之專也世儒闢於大古僭云通僭擬彖論見謂僭孟抵掌嗟乎嗟乎彼以法言擬易者夫非楊氏子耶而柰何獨令仲淹冤也蓋舉世方馳逐高曠亦傲于老莊諸子彼見其自闢一堂與自築一基室非常可喜群推轂之而不知誇詡其辭跳而遊於理外孰與徑省其辭約而遊於理內故夫以僭罪王氏者誠厭之也然而已背矣且通値隋之末造賢路未闢聖塗猶蕪自素王崛起以來六經不絕如線而通能上下千百餘年尊明其道而紹脩之籍令非創獲獨詣之見將不得為羽翼經傳也與哉予閒取所為中說誦之其辭約其志深其議該而宏因事考類分宗辨目亦足列于不朽之林已或謂通與李德明不相及而唐初諸貴臣稱門人者

[illegible]

詞調蒼蔚

王仲淹雖不得為醇儒然謂之皆隱則過矣此篇極力詳論用意忠厚且苦淵之色宏思之詞足論作者

學津源

不一眾其名以為阮逆偽撰夫子安能知之至於深文巧詆以中通罪甚且目之僭竊等為異類彼入吾藩籬而吾麾之室外焉得不為王氏稱屈也惟一是表章之中說不且論論其可傳者如此

[illegible]切有致

敘置雅馴

擬御製重刻資治鑑綱目序　李廷機 修撰

朕聞人無以水鑒當以民鑒夫欲原本治忽根極興亡乎臧否之衡審是非之權于以存法戒決趨舍昭若發蒙則令鑑古無踰已是以自昔英君誼辟勵精化理厝意太平靡不考信史籍折衷異代極目乎古今之囿游心乎得失之林博涉遠搜不遺餘覽焉何者臨明鏡而照者無隱形望前車而趨者無易轍已　朕嘗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唐宗有言以古為鑑可知興替三復斯言遐想貞觀之盛鑑古之效可見於斯蓋自仲尼因魯史修春秋美刺褒貶昭乎揭日月而行商是以降史述不乏然皆言因世立文以事成秉載之蹟徒存衮鉞之義未著洎乎宋儒朱熹迺取司馬光所輯資治通鑑著為綱目一書綱以揭義目以彙事始周威烈迄唐五代上下一千六百六十三年間斯以勤矣今取而覩之表年首事易稽也比事合類易悉也顯微闡幽易明也軌跡別白易遵也彼固卑司馬而繼獲麟作一代之元龜為萬禩之亞右稽令有天下者時寘一帙不忘省覽其於治忽興亡臧否是非之際如別黑白如數一二創懲於其所刺譏而襲迹於其所贊賞與治同道主善為師則可以坐登三五之隆永絕叔季之患朕嘉與天下來世共臻斯路特重刻焉

融渾周匝玩之不厭

擬御製重刻資治通鑑綱目序　鄧宗齡　翰林國史編纂

朕覽前代帝皇雖德邪上聖治臻泰隆而猶採摭故實不廢訓
典者匪以侈觀也則勸戒資焉耳朕以沖齡嗣統皇序日御經
筵典學緝熙考信六藝之指定其要歸矣其於宋儒朱熹資治
通鑑綱目時披覽焉誠以明鏡所以察形古訓所以資理苟非
稽臧否於往代鑒得失於今日即日游秘圃何補理道是書也
體訪春秋目遵左氏揆質文而分其流辯媺惡而要其指其法
嚴而正其事精而核其詞典而確嚴序昭明統紀畫一綱舉目
悉莫不臚列誠六藝之關鍵而法戒之箴規也夫懋昭之主不
忘盤盂執兢兢之君循勸几杖彼於小物且兢兢焉矧如是書事
戢君相炳如日星指存懲勸辨如白黑者乎朕每覽其芳規為
之適然動容竊獨往而亟慕之及槪覆轍相尋之迹未始不凜

然深懼怵怵乎其戒之也是用重梓以便觀覽比於盤盂几杖
之義且欲三事大夫鑑於臣紀靖恭爾度以稱朕意焉

以上述綱目之美
終始不離勸戒之意
君臣交儆浮都俞之旨

刻文章辨體序　袁宗道　會元編修

古所稱經國大業不朽盛事也者其惟文章乎故機淺於編
焉基造於墳索此語文章之始也精藻則天懷為先抒情則立
陵生韻此語文章之用也而未及其體今夫治室者廟與寢異
寢與堂異而廟寢堂之中楹與榱異節與梲異彼各有體焉梓
人固不得匠意而運也而矧夫所稱經國大業不朽盛事也者
乎吾姑置庖犧以前弗論論章章較著者則莫如詩書乃騷賦
樂府古歌行近體之類則源於詩詔檄牋疏狀志之類則源於
書源於詩者不得類書源於書者不得類詩此猶廟之異寢寢
之異堂其體相離尚易辨也至於騷賦不得類樂府歌行不得
類近體詔不得類檄牋不得類疏狀不得類志此猶楹之異榱
梲之異節也其體相離亦相近不可不辨也至若諸體之中尊

辨體精細是寔心大業者

卑殊分諧褻殊情朝野殊態遐邇殊用疏數煩簡殊宜此猶榱
桷節梲之因時脩短狹廣也其體最相近最易失真不可不辨
也故夫不深惟其體而以臆為之則漁父卜居之精遠阿房赤
壁之閎奇見為失騷賦體落霞孤鶩之篇見為傷俳黃鶴白雲
之句見為似古而況夫他之樸遬者乎今天下人握夜光家抱
連城類悍於結撰傳呼嘅嗚自鑿一堂猥云獨喻千古全捨津
筏猥云憑陵百代而古人體裁一切弁髦而不知破規非員削
矩非方即令沉思出寰宇之外醞釀在象數之先終為師心愈
遠本色矣則吳公文章辨體之刻也烏可以已哉抑不佞聞之
胡寬營新豐至雞犬各識其家而終非真新豐也優人效孫叔
敖抵掌驚楚王而終非真叔敖也豈非拘形似而失直境泥皮
相而遺神情者乎茲集所編言人人殊莫不有古人不可湮滅

論文章形似之失良是此君異日當以文章主盟當代矣

見形依 而言耶 目是鳥 論與神 情出在 形体中

之精神在豈徒與體者後之人有能紹明作者之意修古人之體而務自發其精神勿離勿合且近且遠庶幾哉深於文體而亦雅不悖輯者本旨是在來者矣編起古歌謠至祭文凡五十卷外集起連珠至辭曲共五卷

頡祭而 迳宗公 評 揔遺未 古而於 蒼然不 欽作東 京以下 語異日 當為名 家

刻文章辨體序

舒弘士 徐花紹

大□尼結繩藻繢其辭世有其人大都銳意於毫芒之內今日以奮欲言者無當卮言日出曼衍窮年其為物也屢遷郢巧歷不能得標觚者溺其說矣余竊悲古今才士放言繁稱多錯出不雅馴總之不離體者近是夫庖犧之前吾不知已唐虞以後炎炎哉始基之矣渾乎其在樸乎施及成周離醇散朴春秋以降雕龍炙轂相與颷弭於中原角材以圖不朽之業攘臂而談千古盛事然風愈下而趨愈變其體益入於淫哇模範不模範未得國能而失其故步蓋其體始末嘗不善後乃陵夷失其辨也嗟乎元化鼓氣吹萬不同而各有其形兩儀之清寧立夷而川實飛走形色以近於肖翹蠕動其體昭昭又何辨也不寧惟是匠伯之斲輪也圓者中規方者中矩樂官之明音也曲直繁嗇

講体至透徹

雄才卓識博學宏詞洵式文中之杰

無相奪也物類之體此其充大彰明較著者也故商丘之木景王之鍾非不呺然大著然匠伯樂官無取焉非其體也故泛濫其辭者是鳧短續之而長也徑省其辭者是鶴長斷之而短也此皆不明其體而游累之外猶天地四方易位而終為匠伯樂官噱也不亦謬乎嗚呼自三代以迄於今濫觴滋甚若東注之河疇能挽之其氣薾然若僞僮之氣汶世不復振誰能起之其體月異而歲不同恢詭譎佹忽萬變不可名狀吾不知其所紀極也卑卑下里之士剿書無檢以炫奇猶且笑古人之末工志已事之獨拙亭散帝以千金託聲音於九皇臺而投簡終身作之而於體範乎未窺其朕也經國之業其將能乎明德挾三王之趣凝軼五帝而長驅而潤色鴻業者稍弟西京吳氏乃述陶唐以來迄我明文之爾雅者凡五十卷名曰辨體肪分縷析

成言旨作數善

條以類聚是書之綜蓋其數善焉凡類述作者之旨示本也始三代志盛世也祖先秦以及於六朝而下不以巳人則期而蔡之以廣教也若歌謠訓誥移檄箋奏箴記贊頌碑銘誄册咸識之以備體也偶句近體詞曲列為外集以盡變也今當世修詞之士和宮羽而上下數千禩體若臚列騷雅之士和宮羽之變而犂然有當於桑林之舞紹明六藝之法継經國之大業意在斯乎意在斯乎然予小子猶有進焉文之體有涯而用之也無涯有涯者可辨無涯者將存乎書策乎抑在其人也夫孫吳之法圯地衢地介胄士類能言之而或勝或否醫和盧扁禁方人人能知之而不得其要妙余思士之明於體而闇於用也因具論之俾無守拘攣之議而務當於古之作者故作辨體序

應前

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刻文章辨體序

彭烨　翰林檢討

叢成化閒海虞吳文恪公訥彙編古今文章備諸體製命曰文章辨體以程來學云自六書契以來揆叙而峰太史以紀行事稗官以攟瑣論閭巷以寫性情縉紳之家操其機籤詁之士矢其謨慮孤憤之夫宣其湮抑排闥之雄鼓其顛吻靡不摛藻敷英競號文家彪炳寓宙即異學曲說百家巵言亦往往能宣洩其性靈發抒其情素道其所獨得鳴其所不平雖其高下因時醇疵因人簡裒迄今無慮充棟延其體裁亦代有異同人有創措矣經生學士惜覯末徧即有規摹臭渺驂馭風雲之手體之弗嫻亦惡能方駕古人也文恪公師友百世堂皇載籍獨探奇抉隱捃遺補亡遡古謠歌逮於銘誄上下數千百禩間區分類析昭若發矇呈玄珠於象罔樹赤幟於詞壇嘉惠則誠遠哉

字句紱錄係工

顧文章經國大猷列之不朽有一體之體有衆體之體孟陶者尚剸治者尚範師心無體焉用文之籍令捧心效顰匍匐邯鄲彼且惡知体之辨也朝廷之文嚴以重郊廟之文莊以翼軍旅之文桃以偉是一體之體也敷奏以悅切勝敘事以約暢勝紀載以該核勝美刺以微中勝足衆躰之體也以此思辨則幾矣乃若篇章簡繹句字短長宮羽變換體也豈所以體哉夫梓慶非先有成鐻也象材而傳之巳耳荀唖拾武踵餘慕剽襲殫志雕龍若心刻鳳以自誇雄曰體莫吾辨也其不為輪扁所唾也也者幾希是刻之意忠其在斯乎其在斯乎

論文體盡矣非博雅何以有此

重刻十三經註疏序

唐文獻　脩撰

李太史仁存公諸雅而雅

前篇論註疏可願作此高論註疏不可賢旨雖柄漢義要散明李者參若而熟玩之此道忠近乎矣

夫十三經之在於世也若日星麗天岳瀆亘地學者戴籍極博經之考信於是書矣數千百年間家燕人習盡誦肯吟髮亂而受之至於皓首猶不能釋去迺所鎔纑惑啓矇辨文晰義睹厥奧窮其指歸見作者之心於千載之上亦有註疏在焉蓋漢以來諸儒麻列林立無慮百家經術之盛庶幾乎金口而木舌當時秉觚牘抗思慮磨歲月窮殫心力然后成一家之言斯已勤矣而所持論駕說往往師門所授縉紳長老之所傳聞雖晦蝕舛駁亦時有之要以發明聖學澤於道德者多也自談者曰漢儒窮經而經絕至以訓詁支離烈於燔焰侃意之士挾陵躐解脫之私見視為糟粕芻狗很以不誦絕之不知陵佁岳者先東山涉滄溟者先震澤以彼敷陳前言明詔來禩固亦經術之東山震澤已哲士通儒第窮其書論其意毋膠毋泥時獨得於箋註之外擲心而從古人何不可者今曾未得魚而筌之棄曾未得兔而蹄之遺扶瑕摘釁掩其弘美徃徃羽翼之功幾不存於世矣或曰自考亭氏折衷群言講若畫一學士受成不啻功令譬之日月出江河行而爝火桔槹亦可以廢矣語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與其過而廢也寧過而存之夫包并總統千載之述作羅給旁午百氏之異同兼傳並載令學者擇可而從睦盤示兒隨其自取不亦可乎故重刻之亦扶進微學遵廣道藝爾

借考亭來擁雄以見註疏當與考亭說而存于天地間老見周密

重刻十三經註疏序

林承芳　國史編修

公館操宮傳公評者直有典謨體

今上登極之十二年大司成臣某上疏曰士所貴通經學古維十三經註疏故未鐫於學宮士或不得考覽非所以尊經右文廣厲學官之業也臣等請得率屬訂校奏上章下大司空給資鐫之大學斯亦明經造士之助制曰可於是下大司空給資授鐫如所請既訖工命臣某序其端臣謹拜手序曰夫士惟上意所嚮則竭蹶而趨之茲　上不以經術望士哉古者士得觀於全經之難也然猶款關而請編蒲而識逓今得坐而卒業焉士所不眾上之指專精趨學者非夫也天下自茲彬彬多經術之士矣然國家以宋儒傳註取士今舍而取於漢者何也夫宋固據乎漢者也博于漢而後知宋之源也自漢儒傳訓詁宋儒因而釋其義夫義主理理吾心所固有者也即微宋儒吾得而以心逆之也訓詁非得焉則譬之胡越之人聽中國之言語徒瞠其目相視而不相通也微漢儒為之譯宋亦安所繹其義哉且也儒者之不能盡窺聖人之奧義將使人膠其說而不復深探聖人之旨則不若第傳其訓詁人人得自以心而逆聖人之意可也漢之去聖人也未遠其說猶或有所受顧安得執宋之說以廢漢夫聖人之意不能畢窺則盡其說經者而存之以待後之聖人聖人之經有時乎明也斯固

皇上加惠庠士之意也然則士宜何如致力哉臣觀漢初諸臣引為經說多離而少合然往往能樹俊偉之業迄今可稱誦逓其後辨析精微曾不覩其勛伐云豈所謂窮經致用者非耶則以我用經與以經博我者異也繼自今治是書者能優游自得味道之腴則大書即不然如古所稱治官沿民皆有殊節稱其好

註千漢出手故人云云

論漢儒宋之原漢夫聖人未遠離經人道過而此意在此序中自不可少

論窮經必遠達用及遺動然此是大議論大識見大手筆先生之深

之榮

學庶幾哉猶可以無愧彼若曲學阿世自矜稽古之榮至使人謂十三經掃地則 上意謂何臣不佞願與學士大夫交儆焉

先替詞林之榮方技列典故之所由作何昔次第

新刻詞林典故序

唐文獻 狀元

詞林典故紀詞林之故事也曷為而有是作乎所以為詞林重也仰惟我 國朝憲天立法稽古右文則詞臣之選居其最云蓋上為 九重之侍從下為百寮之具瞻內焉燮理密勿之中外焉輝煌朝宁之上二百年來 天子之所託重而恃力群工之所尊崇而仰慕者自斯職而下蓋逈乎蔑以加已乃其任既大且重則所以酬 主上之知服中外之望者亦豈可漫焉而不加之意乎是故自職掌以及儀節莫不有典常之法在焉顧閱時既久不無舛謬踳盭之虞緣是自守者或失則亢趨時者或失則諛俾詞林之大體日消月易以漸渝其初度是以司是職者不能恝然於心也於是摘 本朝以來之故事揭其可法可傳者彙為一編命曰詞林典故余捧而讀之則見其有關於職掌者自經筵至出使凡十二事有關於儀節者自授任至交際凡十事下至庶吉士館規無不詳記而備錄焉余讀既竟乃撫掌大快曰噫嘻斯真詞林之蓍蔡而末學之衡鑑與將授之梓人而余為序以志其顛末焉抑余聞之 國家之設官分職人臣之析圭儋爵者自公卿而下至於百執事咸蒸蒸夙夜匪懈思欲展一長攄一技以自效於 明聖之前故日夕焦勞不遑暇逸其間語品秩之最清機務之最要者率歸之詞林詞林諸臣方優焉游焉養重於廟廊蓄才於中秘以待公輔之任是 主上之所以待士者其意良重而諸士之遭遇其機亦良不偶然矣儻亦思自淬厲以圖報稱萬一則匪獨以文詞重而建偉

玉堂序僅得此數語坳為生色

（牧詩學 司馬公 諫院二 名記）

總策族勛俾德業振當時風聲流後世不惟增光前喆而與日者且將與此書相垂不朽矣假令溺志鉛華流連光景養高持祿而碁無所表樹乎即揣摩摛菁亦何補於　社稷之重輕而國家優寵之意其負以稱焉余因序書之後而借為之說俾同志者勗之勿視典故之刻為贅疣云

新刻詞林典故序

舒弘志

（下人大 少廣公 評 訓言詞 切合律 津遍古）（極簡易 而最詳 至貴倨 而最尊 詞林之 美二言 盡之矣 而即承 接到敘 端上不 ……）

夫從政者必擇今典而行之官是以能宿其業士無越組政無踰仍能用典也　明興制踈爵諸司世世視成事按職展采無相踰唯茲承明著作之林握三寸管以事主上雍容經術薦領文符　文皇帝以來選諸詞臣入禁中與聞議政事輔翼佐命之臣皆由是起職任視諸曹極簡易而最巨　列聖假寵詞臣會朝者雖介然秩曹郎位而夷於九列三事以上長揖無少遜體貌視諸曹至貴倨而最尊戶局者習見其簡易日虞於湛樂不復知有一切職司簡貴之士傀起家而居諸司右自鉅甚張謂他曹孰與我大夫已事故然又何異也二百餘禩時移勢易故籍多所變更東觀諸臣卒無常經其誰適從一彼一此有曹有省人各有胷臆而逸於典制之外錯

（以下突起 蓋斷輪之技哉）（說典故 井井有 條此書 不待編 閱已在 目中矣）

雜不稟於一夫文墨小吏斤斤踵故牒引繩墨循思不給況詞臣毫筆侍從倘不明於故而習於事將撼撼焉瘝職重為詞林玷當採者乃討故實而參以時變昔之亂制者以義正之臚列其槩為一編書曰詞林典故其職始講筵而迄於為使其儀始受任迄於開館職守冠以勸講明起沃也次編摩示大業也又次試士重舉善也記注僚在以下其事殊矣其係職任一也即任及朝燕諸儀彬彬乎詳而有體也交際服從及慶弔諸儀昭文章明等例僬僬乎辭也後來者即未卿其政一覩諸故府展四體以脩業可以幸無罪其秉職以稱

上意其餙節以謹事先進而交他曹之薦紳大夫諸詞臣以序守之侍　上則忠敬事先進則順遇諸司以礼典故足徵也自今以往所不唯祖宗是循而或有二事者則籍在史局其可易

乎非行師也權後勁前茅正無奉其典禮則師以無僨農人循畔行無越思則穡事有成能用典者其效固若是嗚呼國家之禮詞臣有加於諸司當　二祖時諸詞臣獲賜清燕之間寬和之色時時在
上前稱說詩書論思　廣廈細旃今虎觀詞臣談經術習為已事不敢甚引當否　起居編纂之臣亦惟紀　詔諭及六尚書故牘而已於左右史書言動之非何有焉典故所載其大者無除　講幄　起居徒備其職無當於縣官詞臣幾乎懸疣矣略其大而多言其細典將焉用之善用典者圖其大而毋忘其細可也書既卒業乃論著其大者而序之

此用典之效

殊有方質朴雅之風

叙宋新法始末

黃汝良　翰林國史編修

史遷貨殖傳有言曰善者因之其次教誨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安石以新法禍宋當時諸君子排擊詆譏不遺餘力後世噏之不敢道雖然安石剛愎偏拗其行法非也其法固不盡謬盭吾嘗撫其始末鉅者有八其出於導利教誨整齊者有五農田水利保甲募役保馬方田均稅是也其出於爭者有三均輸青苗市易是也雖不得為太古因民之利亦各因時立政非可盡非也熙豐中分遣劉彝程顥等八人行諸路相度農田水利稅賦科率徭役利害數年間得廣田千七百九十三處凡三十六萬一千一百頃有奇雖給役勞擾然其遺百年之利不可少也保甲之法十家為保有保長五十家為大保有大保長十大保為都有都保正副每一大保夜輪五人警盜告捕仍即以所獲賞之同保犯死罪知而不報者依律戶兩丁以上選一人為保丁保授之弓弩教之戰陣以法寓兵於農之意而罷募兵雖教令煩苛時有追呼之擾然其通兵政除盜賊不可貶也又謂古有庶人在官者則致民財以祿之於是先視州縣應用顧直多少計民貧富分五等輸財募役名免役錢單丁女戶未成丁者亦以次輸錢名助役錢又於應用顧直外增取二分以備水旱名寬剩錢而均謂之募役雖輸錢太重民或不能盡出然使有力者得錢出錢者遂得安意於田作衣食而不瘦於奔命此可易也保馬之法保甲願養馬者戶一匹願養二匹者聽給以監牧見馬或以直自市路無一千匹免其徭役給其草料乘越三百里者有禁歲一閱其肥瘠死病者補償三等以上十戶為保四等以下十戶為社以察耗斃逋償間或有所累然其損太

千古確論公評以史遷之意折衷新法意新而詞亦古

此一段論農田水利句法從簡令得素一

此一段論保

此一段論募役

此一段論保馬

佐之費充軍興之用無不可損也時以田賦不均乃重定方田及均稅法以一百六十步為一方分地計量隨波源平澤而辨其地因赤黑淤壚而辨其色量畢乃參定肥瘠而分五等之稅舊時租額嘗收處奇零如米不及十合而收為升絹不及十分而收為寸之類今皆不得增減郡縣各以其租額歲數為限若瘠鹵不毛山林陂塘溝路墳墓皆不稅此其袪影射那移之弊乎輕重多寡之賦雖百王弗遠也至若均輸之法令發運使總五路賦入資其錢貨用度凡上供之物皆得徙貴就賤因近易遠預知在京倉庫所當辦者得以便宜蓄買而制其有無以斷民惟正之供而為鄙夫籠斷之行其好利而忘大體乎又以諸路常平廣惠錢穀當新陳不接之時民願預借者給之令出息二分隨夏秋輸納謂之青苗錢夫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妄用及其出息雖富民不免逾限出納之奸既兼督責之科必用是以困之道利之耳市易之法實祖弘羊平準法以內庫錢帛置市易務於京師凡貨之可市及滯於民者平其價市之若次市於官則庸其金帛田宅為抵當而貸之錢責其使償各以歲之輸息過期不輸者加罰錢夫以人主而逐什一之利又安在其蕩在上不齊在下而忍於割民也大抵叔世之法無全利亦無全害善法者權其利害而全效隨之新法之善者害不勝其利而其不善者利不勝其害非盡如當時所詆誹者也今有青苗均輸市易外固多當世所行後王賴之紫敗素也而價十倍峡黃之書庸醫以之殤非徒法也王安石之法既不能盡究其利害而又以執拗行之諸君子繼之以矯激之過不擇而盡去而後已故一弊而為紹述再弊而為崇寧後之君子能權其利害而應之以虛心雖新法而調停可也

記類

養素齋記

方孝孺　侍讀學士

世道之降也我知之矣雕椽刻桷丹漆黝堊文窗綺疏錦帏綉幄者居室之華也于我乎何加我則土壁而茅簷繩樞而甕牖匡床席門僅容俯仰以養吾素而已狐袖豹襦烹肥膾腴青紅奪目甘脆淪膚者服食之侈也于我乎何與我則被褐束韋飯粺而茹藜粗糲淡泊僅禦飢寒以養吾素而已脅肩累足拱手屈膝屏氣卑聲傾欹詭反者禮之繁也我則不能惟知率情任質直躬正色無求于人不忤于物以養吾素而已剽竊掠奇粉句飾詞彩雜章篇干祿之資者詞文之麗也我則不為言務達志文以適意不求世知惟禮之附以養吾素而已凡是皆素乎外者開闢之初是謂太素風淳氣厚少智寡慮其民師師其俗熙熙故易為治而善人多也今者巧出偽作風澆氣薄嬰兒設機穿女婦事游謔賤脅握文洪富室擅筆刺訟獄煩滋世道交削然無位于時且弗敢議也天之明命既虛且靈寂然湛然不撓不攖故能酬應萬化洞照羣情主敬立誠與道合併以其體素也今也聲色以汩之利欲以汙之羞愧以鉥之浮詐以塗之闇昧錯繊敗厥良彝此予之所大懼而不敢不養也彼恃其華我以為陋彼快其侈我安吾約彼逞其煩我執吾簡彼眩其麗我守吾白去偽存真以全吾之天而反道之樸庶幾乎立兩間而無一愧怍也乎奚有感而記之

王忠文章川公評 詞簡而味韻勝然但溫厚悠之作也 蕭洒出塵

松風閣記

劉基 文成公

松風閣在金鷄峯下活水源上予今春始至畱在宿皆值雨伊聞波濤聲徹晝夜未盡閱其妙也至是往來止閣上凡十餘日因得備悉其變態蓋閣後之峯獨高於羣峯而松又在峯頂仰視如幢葆臨頭上當日正中時有風拂其枝不二鳳翔舞離褷蜿蜒轇轕徘徊影落檐瓦間金碧相組繡觀之者目為之明有聲如吹塤篪如過雨又如水激崖石或如鐵馬馳驟劍槊相磨戛忽又作草蟲鳴切切乍大乍小若遠若近莫可名狀聽之者耳為之聰予以問上人上人曰不知也我佛以清淨六塵為明心之本凡耳目之入皆虛妄耳予曰然則上人以是而名其閣何也上人笑曰偶然耳畱閣上又三日乃歸

楊少卿月坡公評 立意正大思慮淵深至末尤見警發此等文字宇宙間不多見也 先以富冠韓岳諸公引起得體容形之法

大忠祠記

羅倫 狀元 脩撰

君臣父子之倫天之經地之義人之秉彝也不可解于心孟子曰生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以我所惡所惡有甚于死者不可解于心也若宋丞相文公天祥陸公秀夫樞密使張公世傑殺身成仁舍生取義參天地而獨立貫萬古而不往夫豈有為而然哉不可解于心也夷狄禍宋盛矣遼橫于初夏寇諸公折之金侵于中張鄭諸公死之韓岳諸公禦之元滅于終忠臣義士紛起而以死禦之三公者其大也元帥渡江自鄂入衛上下驚嘆下詔說降斷舌噤之以死自誓繼立二王力竭勢盡瓣香祝天颶風覆舟者樞密使世傑也外籌軍旅內調工役正色侍朝勸講大學抱帝赴海從死十萬者丞相秀夫也起義贛州烏合萬餘鼓行赴難出使臯亭奮罵不屈被畱虜營鎮江亡歸開督南劍襲執五坡目擊崖山悲歌慷慨正氣塞天就囚燕獄從容南向而後死者丞相天祥也三公者其死不同其心一也一者何也義之盡仁之至也於戲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此公之所以為心也自古夷狄之禍未有盛於元矣宋亡則中國夷狄矣春秋之大義萬世之大防在此也奚啻兩國興亡而已乎此公之所以為心也宋以仁厚立國禮義養士卒食其報自時厥后合尊之子卒嗣大統陰易元祚已帝中華世主沙漠天之助宋顯而復虧仁義何負于國哉嗚呼此祠成而忠義勸人極立此道明而中國立夷狄懼

說三公當日死節事究然若身親見之者非熟于學頗能者究到此

斂結數語炳烺鏗鏘

宋文丞相祠堂記略　羅倫洪元脩撰

三字斷語　許以大才　大勇大忠三段發出許大議論　文山節義非此不足以頌之雖公之天章當與文公之精忠並揭日月而行矣

爲臣必忠爲子必孝必一也可以動天地可以感鬼神可以贊日月可以乎木石可以正萬世之人心立萬世之天常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以塞于天地之間夫殺身成仁舍生取義非浩然塞于天地之間者能與于斯乎若宋丞相信國文公是已公名天祥甫弱冠奉廷對陳君道之大本經世之急務文思神發萬言立就可謂天下之大才矣董宋臣主議和幸公上章乞斬之呂師元偃蹇傲命公又上章乞斬之賈似道誤國要君公當制以義裁之勤王詔下重臣縮頸駭汗公提孤兵獨往當之虜次皐亭三宮震動宰相遁荒公挺身獨往就之可謂天下之大勇矣夫慷慨就義決死生于一旦中人猶或能也若歷艱萬死其執彌堅其志彌厲非仁者其能乎方公之使虜詆大酋罵逆賊當死脫京口走真州如揚州趨高郵抵大通州苗再成逐之李庭芝疑之外迫於虜寇內煎於飢饉無日而不當死然後遵海道步鯨波歸立二王開督南劒敗績于空坑仰藥于潮陽絕粒于南安出死歷萬死而不死卒之就囚燕獄從容南向而後死震動天地照耀萬世可謂天下之大忠矣夫公之忠誠能墜空山之石能通七里之神能作廣陵之風雨能起夷狄豺狼之敬竦而不能免賈似道之沮黄萬石之疾李庭芝之疑陳宜中張世傑之忌何也蘇子曰其所能者天也其不能者人也其斯之謂歟宋之亡也死國者多矣陸秀夫張世傑死于海李芾死于潭趙昴發死于池姚訔死于常趙世賞死于洪先君武岡公聞禮死于吉安公制服哭祭之督府行朝死者不可勝數雖然死矣未有如公之萬感而後死也微子之去箕子之

如風如雨似劍似戟頓令數條之子遊其筆端　議論勃然有生氣

收宋三句論斷語警

囚龍逢比干之諫伯夷叔齊之餓諸葛武侯之鞠躬盡瘁備于公一身矣自古亡國之臣未有如公之烈也收宋三百年養士之功立千萬載爲臣之極不在于公乎非仁者之勇浩然而塞于天地之間乎

儒崖門記略

羅倫狀元倫撰

此聖人之門也上帝命之聖人立之天下古今之人由之以太極為棟樞以陰陽為闔闢以五行為往來以六合為垣宇以誠為根以敬為鑰以禮為門以勇為衛以知為先容入此門也然後為大成其行天下之大道其立天下之正位其居天下之廣居升其堂其廣無外入其室其密無內天下之高年皆吾家之老也天下之孤弱皆吾家之幼也天下之顛連無告者皆吾家之兄若弟也天下之昆蟲草木動植百物皆吾家之黨與也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文武周公孔子之法叙之六經者皆吾家之所以為教也其敎之成也根于心睟于面盎于背施于四體而達于吾家父安其慈子安其孝君安其仁臣安其敬長幼安其叙朋友安于信男安于外女安于內士安于學農安于耕商賈安于貿遷行旅安于役天地萬物無不各安其所此吾家之教化也庭草壇杏紅翠交映天鳶淵魚飛躍上下光風霽月洒落無邊此吾家之景象也趙孟之貴韓魏之富視之如浮雲然至吾家者必得其門而入顏子入之而嘆其高堅曾子入之而美其富潤子思孟子入之而極其高明廣大故曰高堂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為也其所見者大也自是以來漢儒以訓詁為門魏晉齊梁以老佛之虛無寂滅為門唐儒以文詞為門昌黎韓愈欲入其門而不以其道乃伏于光範門外識者羞之孟氏而後入其門者宋之諸子可數矣或吟弄其光霽或品題其風化或洞闢其堂奥或塗塈其垣墉元吳草廬氏欲備數子之蹤將杖叩門而跛躃生焉於戲洪其門者或寡矣以訓詁詞章為門者穴竇而入者也以老佛異端為門者則迷于榛莽之區而已記吾言于門使遊聖人之門者知在此而不在彼也

今雲出蓬情樸巧思語入理與句復鏗鏘有味乎其言之也

信手拈來頭頭是道

精思粹語純入神境

拙齋記

羅倫狀元倫撰

大聖賢之道大公而至正無巧亦無拙也自王化陵夷民俗滋偽乃以君子之循理安分為拙小人之機變倖得者為巧是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君子安之以為正小人笑之以為拙也君子視圭笏為柴柵而巧于進者以為拙視名譽為韁鎖而巧于取名者以為拙視金玉為砂礫而巧于冒利者以為拙當舍生取義則視死如歸而巧于偷生者以為拙是果真拙者哉吾聞之拙于人者巧于天拙于知者巧于道拙于今者巧于古曾參之魯顏氏之愚孟子之不遇似若拙矣而巧于為聖人之徒儀秦之辯鞅斯之知似若巧矣而拙于謀其身傳曰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拙者作德者也巧者作偽者也作德者始雖若拙而終則有福而無禍有安而無危作偽者始雖若巧而人禍天刑未有能善其終者也其拙孰甚焉由是觀之拙者未必不為巧巧者未必不為拙也安得天下之人皆舍巧而趨拙哉予固天下之至拙者以拙者而記拙者之事非予誰宜于是乎書

運思作拙記拙人巧參天致

逸思翩翩

語簡而味雋大巧若拙肯哉

太原　王錫爵　元馭父
四明　沈一貫　肩吾父

上相國石公評：表徐公舉義之節，知其天性自能起不測，而論徐公而引伯夷事，且況宋季之亡，宋不能伯夷下……

記類

大義祠記　舒芬 狀元脩撰

啟嗣而有扈拒兵，武興而伯夷叩馬。夫豈昧于天命者哉。君子曰：語道者不以天，語義者不以命。傳賢不易之道也，禹傳子而有扈不服，彼非不知啟之敬承為天與也，懼後世匪其人或得以據聖神之位。然則書錄甘誓，不以家天下為兵禍之始耶。君臣不易之義也，武嘗北面乎紂，而一旦伐之。若伯夷者，豈不知武德之聖而周命之時哉。然叩馬之諫，懼後世臣子一動于利，乎藉七以行弒逆而無所忌憚也。嗚呼，二子當三代之盛，猶將救身以為名教之計，烏知有百世之下事尤異于是哉。宋元之際，道亡義滅，而禽獸制人。舉天下與夷狄而不以為恥，奉君后以臣妾于禽獸，而以免死為幸。斯時也，不有徐公舉家不污之義，則宇宙不幾於覆邪。方伯顏入臨安，盡俘三宮百官諸生以北，雖舉城亦無有難行者。惟公呼其二男一女，訣奠于岳武穆王，誓不與俱。且從容擇死所，以火不克死，復以水乃死。嗚呼，擬公之忠，則文天祥、張世傑諸公盛矣，而公不在其位；擬公之節，則李芾、趙昂發諸公壯矣，而公不在其職。亦將擬公以魯仲連不肯帝秦之義，而行之亢烈，則十倍于魯連也。自非蹈道之素，烏有此舉。以回日月之光，邪保終古知華夷之防，而人不肯役于禽獸者，公之風蓋不在于伯夷下矣。公名應鑣，字臣翁，諡正節，事詳宋史本傳，茲不及贅。

崇忠節，表三傑人，來形容徐公，而後夷伯夷正打轉起，句何等照應，何等關鍵。

康狀元對山公評：閱武侯經制處，極有巧思，而中間反覆悲痛不已，令握毫吊古者不能不為之嗚咽。此一段是惜侯之神算而不獲大展于時，意詞調真超秦漢之上。此段見人之愛壘不獨在法制，介是忠義感人處，語無甚妙，而又引竇憲馬隆來証，更見李識。

擬八陣圖記　楊慎 狀元學士

諸葛武侯八陣圖在蜀者二。一在夔州之永安宮，一在新都之彌牟鎮。在夔者蓋侯從先主伐吳防守江路行營布伍之遺制。新都為成都近郊，則其恒所講武之場也。武侯之人品事業，前哲論之極詳，不復覼同其說，獨其八陣有重可慨者。史謂侯推演兵法，作為八陣，咸得其要。自令行師，更不覆敗。深識兵機者所不能洞了。蓋勝之於多算而出之於萬全，非借一於背城而僥倖於深入也。惜乎其方銳意以向中原，而溪蠻洞獠左跳右踉，以裂其勢。外寇方殷，內境自敗，使夫八陣之妙不得加於二曹三馬之梟敵，而乃止試於七縱七擒之孟獲。天威神算，不騁於中原王者之區宇，而僅以服南中巴僰之偏方。事機既失，而精力又已竭矣。勇賈其餘，師用其分，以為大舉譬之，逐盜株犬之家，拒刃決水，猶恐不及，而內有讐賊自相乘機，胠篋助燎，則雖有倍人之知力，亦且無如之何。侯之不幸，勢正類此。天之所壞，誰能支之。祚去炎漢，不待隕星而後知矣。嗟呼，國之興亡，天也；而千載之下，君子獨遺恨於蜀漢之事，非以武侯故邪。至其故壘遺墟，猶為之愛惜不已，乃其忠義之激人，不獨其法制陣伍之妙也。不然，則竇憲嘗勒八陣以擊匈奴，晉馬隆用八陣以復涼州，是在侯前已有之，而後亦未嘗亡也，功既有成，而後世猶所罕稱述，況能傳其遺跡至今乎。慎嘗於舟過夔門，弔永安之宮，尋陣圖之跡。維時春初，水勢正殺，自山上俯視，下百餘丈，皆聚細石為之，凡八行六十四蕝。土人言夏水盛時，沒在深淵，水落依然如故。在吾新都者，其地象城門四起，中列土壘，約高三尺，耕者或剗平之，經旬餘，復突出。此乃其精誠之貫天之所

丹溪公惇詒乃于也卡朝游霓文章盡以此公為第一肯述其富然結渠絕少此亦足復楨譜矣

之而不可壞者豈非獨人愛惜之而已耳夫之眾纂鍥燕然銘石鞁馬爾人不足稱也愛其鞁者不泯其跡矧侯之地而可忽諸今陣圖在夔者有和叔獨孤之記少陵東坡之詩四方灼知而此頗泯焉無所表識使往來不軾樵牧者不禁非缺欤祠宇行當新之陣圖所在欲伐石樹道左大書諸葛武侯八陣圖碑隂之辭予乔為之夫崇賢存古以示獨往者循良事也推表山川考記往昔者則史氏職也遂書之

寶慶忠節祠記略

羅洪先　狀元學士

唐太史荊川公評　羅念菴……衍説……其音響悲壯言調琳瑯所謂忠義之氣而發之節者論者敬之服之

論常若理常詘而勢常勝君子處事未嘗奪于所勝而病于所詘夫君子豈不欲成天下之事哉天之廢與不可取必昨之得失不可強為以其不可強為而取必者橫于中則頋慮觀望之數漸生而貞固迫切之誠日損固有假雖死無益之言以文其過而逃其議皆失之于利害之較太深而是非之斷不早易素履而否大諱其職此矣是故君子寧過于愚無寧失之巧寧正以死無一倖以成寧决性命于萬一不測之虞無寧靦面目以取償于歲月不可希冀之會非昧時變也吾之是非其理固然不容解于心也不逆利鈍故能成武侯之忠不必禍福故能大魏公之量然二公之時猶可言也屈平殞身于楚王疏斥之餘令文矢志于曹氏盡絕之後生不足以圖存沒不足以翻憤雖

誅概敦烈忠直義士千載如見

比干自經溝瀆可也彼暇計夫成與敗益與否哉然而君子至今誦之宋至德祐譬之垂絕不可救藥之人四方土崩非有同盟敵愾之運也萬里孤臣非有殊知深結之恩也海嶺播遷朝命不通非有重購嚴憲之誘迫也遠近送款靡沸成風非有單辭微文之譏摘也而寶慶以彈丸之地在楚西南之徼泰和曾公通判攝事守孤懸無援之壘當乘勝得志之酋畢命遂志與城俱亡其視國家創造之始臣主兩得之秋果可同日語哉先儒有言曰死天下事易成天下事難此為不善處死者言之也雖然死而不足以成事者有矣未有能成天下之事而其身不能死者也故求成于事之可為者非難求成于事之不可為者為難死于事之必可為者非難而死于事之必不可為者有甚難也公非其人歟

意高語鍊

擬題名記

徐階 少師文貞公　賜第千

評　嚴相國介溪公　論唐虞無題名之石而賢不肖莫逃乎千載之下議論極高至中才之說尤人所未有讀此不覺悚然自失矣

今世士大夫舉于鄉薦於春官有錄錄以梓大廷仕于中外有題名題名者以石其於示久遠計愈至矣雖然石之刻也徒以識一時聚散升沉之迹已乎則吾不敢知如將以昭勸戒也自唐虞迄于今數千年彼其時題名之石未有也然而有岳牧元愷其人者世未有不知其賢也有四凶之族者世亦未有不知其不肖也石不已贅乎曰否天下之道二而人之品三二也者善與惡之謂也三也者上智下愚中才之謂也上智下愚人所易數而知也岳牧元愷四凶之族是也其在中才善小而未成或不幸生不庸於時殁不傳於後矣惡小而未著或幸而生不為戮殁得以泯而弗聞矣夫夫豈非彰善癉惡者之所隱乎次其氏名刻之石使後之人有考焉而因以勸且戒焉是題名者之志也曰石固為中才設歟曰然上智者之於善不待教下愚者不可教中才者非教則善莫萃而智焉是故聖王之教中才既為之賞罰使去惡而遷善矣懼其怠也於是敭賢能也為之書仕也為之籍曰庶無改于其素乎又懼其怠也於是為之史曰庶無矯偽以欺乎耳目之所及乎今所謂錄蓋古之籍與書而題名之石其以昭勸戒于久遠則隱然史之法也雖然觀乎石退而有感乎其心上智者以進于善下愚者以去其惡石亦不能無助焉已嗚呼後之觀者慎毋謂題名之志姑以識一時聚散升沉之迹已也

意見超卓才亦稱之

照應一字不放過

文淵閣藏書記

張居正 太師文忠公

評　徐相國存齋公　機軸負融詞藻無滯而不為支詞蔓語以騁風雲月露之致蓋未從容諷議忠愛油然不獨取其文之工也

臣惟載籍之重也自古則然韓宣子聘於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王孫圉對白珩之問而稱左史倚相也曰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蘇斯以談殘簡之存足以華國微言之誦足以威隣此之為藏即夏璜商彝垂弓和夫與較輕絜重猶未可同日語也蓋書之傳為世寶也尚矣自秦燔百家之言先王之道化而為灰燼漢興狃于馬上之習猶然不事詩書其後挾書律除書乃稍稍復出嗣是天祿之所讎石渠之所集秘書之所貯騷騷乎日盛矣然而佚遺放失猶多有之何者世未純熙君乏明聖昌備之期固有所待也我聖祖投戈講藝息馬論道暨于　列祖紹天闡繹嘉志于稽古右文之事用是書契以來即一帙一編學士所秘名山所藏莫不應運遘會無脛而至鱗集櫛比于金匱石室之中洋洋乎煌煌乎月星同其璀燦江海同其渟涵叢若鄧林森若武庫韓起駭其觀左史詘其誦天祿石渠弘文秘書之積方斯邈矣盛哉所謂東壁西崑一代之珍藏人文之極觀也臣竊惟聖作明述立言著書非以侈空談也則精神寓焉乃載籍極博蒐搜遠羅非以誇厚藏也則聰明資焉苟借令視猶枯竹付之掌故省覽不涉探討不加而或以循行數墨為勤以尋章摘句為工斤斤焉與經生墨士競富即窮宇宙之籍括古今之部玉軸牙籤充牣棟宇猶無益于殿最也惟明主超然遠覽獨得古人之精神於載籍之中而游于載籍之外故不偏窺望而視已明不彈傾耳而聽已聰學與聖哲孟治與三五侔書云王人多求聞時惟建事於戲此則　祖宗所為秘文淵閣藏書之意臣謹記

句莊重氣渾朗此太岳公之長技人所未易及也

惓惓忠愛之思

末句方說出千鈞之力

孫宗伯前峰公評

此篇先叙藏書之美後述觀書之易末復以聖學規諷君相而以觀書之法終焉慨頓而言有序志篇也

文淵閣藏書記　高拱左柱国大學士

臣觀自古帝王開一代之治靡不蒐羅往籍珍藏秘府斯亦以敦崇文教恢弘睿覽資碩臣之論討垂典章於來茲甚盛執也天祿石渠弘文秘書焜燿史簡懿哉尚矣我　國家稽古右文

高皇帝甫起艸昧定天下即下求遺書之令方內人士抱冊而鱗集　閣下迨　文皇帝定鼎燕京益廣購求設文淵於午門之東樓而藏之　列聖纂業益儲益富上自六籍下至諸子百家以及乎　昭代之典則無不畢具結綠懸藜充牣塡溢煌煌乎與東壁彂光西崑並耀矣即

皇上欲有所考覽立取立具所以啟

聖聰而資鴻猷者甚備而二三閣臣執筆立閣下得仰窺金匱石室之藏以自潤色臣竊惟漢興欲立尚書學無傳獨伏勝能口誦以其老不能行至詔鼂錯就其家傳受之而孔丘適周就柱下史問禮韓起以聘至魯乃得觀易象與魯春秋彼崇文之主好學之臣其獲猶若斯之勤以方今茲難易何如也我

國家重熙累洽文治休明晏然享盤盂之安垂數百年詎可謂非稽古之功哉則茲閣所藏其繫豈眇小矣夫洽聞殫見以發

天明上務也考古鏡今以潤皇猷大烈也我

皇祖所為藏諸禁地寄以輔臣毋亦謂是裁成輔相之資欲

聖子神孫其朝于典墳而夕于丘索也而閣臣職在論思玩索有得庶幾可以啟心沃心佐成無疆之業哉此其垂訓意至深遠也脫不務殫心壹志研其精而布諸天下則茲藏毋乃為虗其我

皇祖建閣之意謂何抑臣聞古之善觀書者其學之也博其取

援引切覈

規君相可作冊展箴座右銘

之也約蓋

高皇帝嘗謂詹同曰吾宮中無事輙取孔子之言觀之如節用愛人等語其治國之良規大哉

聖學之仁誠善觀書者哉茲

聖子神孫之著鑑而閣臣所當心繹以佐太平者也臣謹記

末述觀書之法更見忠悃矣

評：筆力甚雄健，風神甚朗而休，林芳然秀絕，人步今請君生躍神

贊揚微致，文采炳麗

正大之論，尤崇之詞

文淵閣藏書記

張四維　大學士

夫天地之秘藏得載籍而精始洩往冊之微奧由聖哲而教始行在昔詮辟明王所以恢弘皇序規一域中者雖其躬上聖之資稟首出之德乃心思之所以日益神靈經綸之所以日益宣暢則多於稽古有賴焉挾書弛禁而後向之殘缺湮滯者稍稍修明而歷世滋久文籍浩繁如天祿石渠之所校讐蘭臺秘省之所收貯亦既稱㩦摭略備矣我

高皇帝再闢乾坤弓矢未韜而購書之令已出

文皇帝重新日月干戈甫戢而採輯之功尤勤

列聖相承莫不研摩奥義咀茹聖真不惟不事詩書者遜謝微猷即漢唐一二賢主號能表章未足云儗於是琰琬之所陳竹帛之所紀若鱗比川至無不畢具乃襲之以重函庋之以邃樓而天下稱藏書者必曰文淵閣蓋窮宛委之勝不能殫受燕太乙之藜未可竟覽自有書契以來此其總萃矣臣竊伏而思之

帝王之學非如文人藝士徒以獵英藻資博洽也

祖宗儲書之意亦非欲手披目覽貽

聖子神孫以勤也若曰是書之藏千聖精神心術之所貽百代經緯典章之所寄萬幾之餘時一省覽必足以啟迪性靈神助

元化而三事大夫奉

詔典機務者亦得縱觀其間庶幾效帷幄之忠言資參贊之大略淵哉微乎藏書之意矣不然昔之番情藝苑注意縹囊者代不乏主也然君不益其聖治不掩其衰亦斲輪所識糟粕耳於治道訶裨焉

皇上英謀睿哲已默窺不傳之秘而又文華不輟講說深宮不

才識非常，董賈派重

廢覽觀直將上接精一遠追緝熙奚止襲稽古之粗迹勝右文之虛聲哉乃臣愚則又有獻矣夫文籍天下之大觀而問學哲后之遠猷也秘書所藏臣不能記切意治天下之龜鑑盡列於茲故抉秘於六經則道德昭考跡於羣史則規模定觀心於鴻儒碩士之論則超向明極辨於諸子百家之譚則觀省切遵憲於

祖宗寶訓實錄之所載則繼述善總追有裨於

聖心有益於治化書之藏其用非眇小也臣叨奉

明綸載筆以記敢效其芹曝之悃如此云某年月日臣謹記

文淵閣藏書記

呂調陽　文華殿大學士

文淵閣者我　國家儲書之秘區右儒之鴻制也臣備員[illegible]近
獲覩典籍之盛則稽首颺言曰　聖朝所以熙[illegible]
帝載新　皇運而開萬世斯文之統者郁乎盛哉疇能如茲臣
聞爰初生民函光未宣自圖書闡化踰繩越契而其象始顯然
黃炎以前紀載之湮滅汗漫而無紀者不得而云也姬周之典
皇典具在若墳索之所誦述外史之所掌栽名山勝地王版金
箱非徒以名藻治經鏤琢太平而已其將包舉藝苑寅亮洪業
崇起道化於是乎存備哉燦爛真王事之所急也秦亡金鏡未
喪人文漢理珠囊重興儒雅石渠天祿緗校表章亦云勤矣唐
則四庫並建標甲乙之名宋則三館弘開置禁庭之內若茲者
亦能垂示縹緗訪遺譔異而崇尚靡實石室金匱徒有號稱安
能拓英華之教而成美化乎蓋古道陵夷衰微千載亡聲學士
大夫最為惜閔而嗟痛也我明啟祚
皇祖以至德龍興欲明尚古以長君夷夏迺繹前猷布朝封建
文淵閣於禁中前代諸書及　國朝典制悉貯其上部分胪列
充棟塞宇此其規畫豈足以甄陶唐虞而孕毓姬周矣
列聖作述繩率益加光大延閣秘藏盛美罕儷是故鴻篇鉅製
岩錦綺之敷寶軸牙籤若琳琅之爛聖經賢傳則比明于日星
帝訓皇謨則同暉于雲漢下至農圃醫卜之言野史稗官之記
浩穰畢具若鄧林之會逸翮海河之納奔濤自三五以來未有
儲書之盛加於此者也臣又聞創制作範經緯之業匪文弗興
宣情世紀雍熙之治匪文弗就故右文者所以弘功用標往昔
所以鏡當時南面之美節也我
祖宗惓惓典籍之藏蓋以式明訓闡要機陳猷以經邦攡華以
賁世游揚德業褒贊休隆卓乎斯事真所謂謨神明而規卓遠
者矣豈徒誇美往載流耀來世而理亂不關乎是以我
皇祖𠠧制於金陵　文皇嗣述於北都亦越
宣廟親駕臨幸所以嘉惠斯閣者蒸蒸云厚至於
列聖經緯之所勤誦便殿之所省覽披竹帛而舒卷法日月以
緝熙往往取諸所藏之書用能啟發睿聰裨補哲性垂精六藝
之府收功仁義之林璧諸寶鼎陳而神智悉開明珠握而遺忘
畢照所關于國家非淺鮮矣故二百祀以來文治雲興儒風日
麗聲教暢乎九垓醇化極于釀茂崇嘉儒術之效豈不章章較
著矣乎且夫攬冊牘之淵以鏡照四海者哲后之上務也資文
墨之長以襄翊主德者藎臣之用心也今以秘閣崇嚴而俾儒
臣優游其間與夫禁籍相周旋此殆有深意矣故必殫見洽聞
如左史之誦讀鄭僑之博習迺可備顧問張皇幽眇如子雲之
劾勤更生之核實迺可佐文雅摛經斷政乎章不喪乃可異化
鈞授古陳忠胸肝盡瀝乃可資啟益此四者內閣諸臣之責又
以仰副　昭代儲書盛典而不虛者也臣不揣愚陋謹稽
祖宗列聖相繼隆重斯文之意者若干篇用光　帝德昭垂罔
極而附以閣臣茂膺簡畀所當委效者俾後之人得有所觀省
焉

黃宗伯居陽公評：學識淵宏詞調蒼蔚貫穿經史練達律移此題中當以此篇為第一

精整

思入風雲聲出金石

蒼健古雅似傑深沉精情見于理而法度森然非尋常筆也

規訓閣臣意以切諷而詞更藻勝

漂母祠記　申時行狀元首相

嘉靖丙寅五月六日予艤停淮陰乃登觀敝址謁漂母于舊城之陽因嘆韓信之在當時三老無所舉縣次不以擇胸涵冠代之器才蘊帝王之筭不能悖一餐於鄉人尋炊絕往川釣無獲綠草昜茹清波難飽使無漂母之飯則楚瀟之莩信恐不免矣至其一旦致荗王磬天下而奉千金于母以為報也且夫常人之情響轃于權顯之門雖萬鎰之瑜不以為吝昭華夜光之珍委百方求進以一受而為榮至于茅素埃塵之士神龍不雲黃鵠未羽所須者升釜之粟耳孰能誤有毫毛之捐以濟其旦夕之命哉此母之高義所以為難而千金之報予猶以為薄也或曰嗣貌之享不其過歟予曰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投之窮困湮鬱之地無所往而有遺以堅閑其膂其則是信之貧窶乃天之所以為英雄者也母於天之所養哀而飲之數十日則天心寧有不悅而使之俎豆于百世青冥之表必有宰之者矣信而饑焱則暴頂不滅而蒼生糜爛乎無已則是九信之功皆母成之也信既有祠而母獨可少哉當母之時所謂黃金北斗者徒皆弃蟻而焱帷母之聲名䆒日月於穹壤施義之報宜其然也嗚呼今之淮陰猶夫昔也斧澤困悴豈無英雄如信者乎未聞有若漂母以飯之者於是益知母之高義為難也夫

擬御史題名記　董份

古御史為柱下史記事之職秦漢時始執法彈事初秦設郡縣命御史監理謂之監察史今監察御史是也然秦惟監郡得稱監察而是時各監其郡其權尚輕至漢命直指使者巡行天下雖不名監察而任滋重晉宋分十三曹唐宋間有三院其一臺院掌臺記其一殿院掌殿中儀其一察院掌按事明興諸御史皆稱監察分其道十三累倣晉制而各隸以諸省因名焉每朝儀則得以其序侍立無殿中宮負罷殿院其諸按事則皆察院如故而十三道稱臺中即所謂臺院者也于惟御史者耳目風紀之臣古先王所以弼違匡善繩枉矯邪防微銷萌以成至治然世治則聽覽之道廣綱維克飭上下咸樂于聞過前有褒言之賞而後無忌直之誅進則九重開顏惻容而受出則百官斂手奉身而不敢失此如登高順風其呼易也當是時自非本末顛躓之人詎不效而為直哉故其盡忠竭誠者既皆以自見而其有激之言過計之慮亦皆並容于朝往往其辭危而指暢及其後則其言稍難已非有卓立特持之士未有不受變于時者故其與其遷避者既多以自容而其情遺之表著諤之志亦皆紆徐隱忍于世往往其說婉而其慮艱故察耳目風紀諫爭之臣可以觀世矣然古之賢臣豈特嘗試于事一懷慨激烈之發而已哉彼其體道經世納己于正者確然自信于時人皆知其不可奪而吾必無以動于外故傳稱金石之不可改者以其質之素定也而屈原嘆蘭蕙之易化者以其美之難持也故耳目風紀諫爭之臣亦可以自觀矣題名凡若干人始自某年迄於某年以待後來無窮云

中翰國琪承公評　論詹難處起句以大抑揚然言ヒ寸窾肯ヒ覈實而氣度參容大禾逸兼絶光現渾陰舞之詞叶韻氣嗚之氣而清

不賜慷而博不炫奇而奇不甚古而古大雅之篇也　虔筆

詹事府題名記

王弘誨　宮詹學士

夫偵寀之臣難矣然未若輔弼之臣難輔弼天子之臣難矣然又未若輔弼儲君之臣難蓋自六卿以及羣有司靡不各有受事苟其事之辨即稱共位矣輔弼之臣職在啟沃非格心安可云無曠哉而啟沃躬臨於萬幾之日猶得察於政之所向以調劑於獻替之間乃當在震邦時思豫其恭欽溫文於未然而必其踐祚之無闕此其職守何如辨也愚竊度焉非誠之素積不能先其未定而孚之非鑒之內朗不能迎其未發而禁之周武王舉太公周召三大聖人而寄以師保傅之職蓋其慎也我國初東宮官屬兼以勳舊大臣不別設已而顧設詹事府司輔導聯宮端事務悉與詞垣相參又往往繇宮端晉陟公孤蓋使父子君臣相為一體此其意至深遠也乃其官則既育材詞垣矣又必詢之廷僉曰是孝弟博聞有道術可侍儲幄者乃拜蓋自洪武二十五年迄於今其質行純誠可格儲德者若而人朗心內照可達儲聰者若而人其次殫見洽聞無奇詭可備咨諏者若而人　國家所為重熙累洽享數百年有道之長雖天寔篤生聖哲哉乃輔導得人之效安可誣與今天下內外官署皆鐫石勒名而端揆獨闕非所以宣揚儲教而彰燕翼之謨也其若當官之勸誡何余故悉攷前任人名姓氏勒之碑陰因識其職之不易思與蒞是官者交警焉

王衎國判南公評　才請傳朗奇局鳥華不假炫異聘奇而淵請之識精邃之思今人神歎

意裁仙辭句剪天葩

詹事府題名記

張位　少詹學士

昔賈誼稱天下之命縣於　太子太子之善在於蚤諭教與左右故詹事建官所從來遠矣我　朝裕建啟迪稽古定制而隆重有加焉自詹事而下分寮列局以奉　儲明至備也當元儲迺建齒冑講業少陽之所從甲觀之所接朝授經而夕引誼用以琢磨一王質輔翼　元良則審喻弼諧之責端矣即虎闈未出而儲鉉所須官不為輟置也則以其間侍講幄直　東觀緝熙　帝學經緯人文亦惟收兼焉粵自設官以來唐稱稍備迨宋益踈略建儲則置否則闕而坊寀之任輒令武弁樸樕布列其中慎儲之謂何蓋未有如我朝隆重者游習弦誦之益於是焉資論思著作之良於是焉取而任者往往於詞垣之臣掄擇秀望惟其學能稽古行能履道直能抗法博能周知者充之彼出入金馬囘匪所謂正人端士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也是以出震則恭敬溫文毓潛龍之質繼離則齊聖神哲叶　飛龍之占誠　天授哉儒亦漸摩之萬一乎夫名之不存實將焉核往之無繼來其何觀是以題名故事它曹猶然不廢也矧以　朝家崇重跨軼前代若彼而所為羽翊　明聖卓爍奕世若此則詹事府之題名又惡可已哉是用溯洪武二十五年迄今若干人書其名氏爵里于石而為之記使後來繼今者有攷焉

汝南重脩黄叔度祠記

孫繼皐 狀元

蕭洒俊朗不減叔度之姿

汝南故有黄叔度祠歲久不飭且壞其君以職事薦蘋藻於祠下周覽太息乃始葺而新之蓋東漢之世距今千三百年其人與骨朽已久矣而其祠輙壞輙理其名猶若新也夫俾叔度與當世之賢豪比跡而論列則慷慨不若李范死國不若陳竇流化一方不若荀陳蓋史亦謂其言論風旨亡所表見而胡以没而祠祠而至今不絕也嗟夫方漢之季士爭騖卓詭之行相矜以聲相高以死當是之時服於楊齒刀鋸甘心而不悔者盡肩相摩踵相接也其禍至于正人盡而社稷從之識者以此亦咨咨嘆諸賢之少激矣叔度何不足為蕃為武為膺滂顧以為捐吾生亡捄於天下而又趨之吾弗忍也吾既不能以一木支大廈之顛而又沾沾百里以為惠使天下猶得而窺其淺深若太丘閒陂者吾又弗為也所謂隤然其處順淵乎其似道者真知叔度哉後世淺中之夫以為叔度名跡兩晦此特善自匿者嗟夫荀季和之賢也郭林宗之鑑也戴良之高才也荐舉之盛名也咸匪樂自損而妄譽人者而靡不退然深服遠去𣪠吝叔度之長豈直善自匿也乎哉假令叔度而遭時得從其建豎必在當時諸賢之上何者善藏者必善用倏而蠖屈倏而龍躍自千載之下論度之其辨此也必矣惟其實能辨之而其言論風旨又一世所見以真善處濁世者迺叔度所以賢也雖然叔度并其當時之名與迹欲晦之而後之人乃區區尸而祝焉豈叔度之情乎蓋名以濁世晦者必以清時顯古之翳迹岩藪而垂聲來禩者非一也則叔度之久而獲祠於其鄉也固顯晦之理也哉且使後之人游於其祠而夷考其人緣其人以求其意庶其

有風乎則其君之為是舉也知政本矣余故記之以詔來者俾永勿壞

擬癸未進士題名記

朱國祚狀元備考

今上執　皇序十有一年春禮部大比天下士遵
宸旨拔三百五十人以獻　上親臨軒策試賜進士及第出身
有差於是禮科給事中臣某請曰令甲進士釋褐畢工部樹貞
珉勒名太學斯亦以褒榮豪俊而彰　國家得材之盛也間者
前四科闕而不舉甚不稱
陛下所以廣厲學官意其若太平之觀何臣謹昧死請請得尉
貞珉勒名太學如故　制曰可於是將勒癸未諸進士名屬臣
記臣謹拜首言竊惟　國家官使欲多途然獨重進士選
上親稱制而命之公卿大臣爵非繇是選者不得拜諸士幸一
日離疏釋蹻而承光寵榮矣又且欲畱諸士不朽而勒名焉甚
盛恩也諸士亦知所以不朽者乎夫穆叔所稱不朽者曰立德
曰立功立言然臣考覽故記或文藻膾炙至今而姓名湮滅不
傳即赫然動動當時者迨今士或不能舉其名則安足恃不朽
也蓋古所謂立言者神明於道以自完而徵艰之故其精寄於
言以傳若乃立功之云則以其道濟天下贊兩儀而參之其功
與其精俱永耳然則功與言之所以不朽者皆德也穆叔列而
為三過矣諸士所勒名在學宮學宮故祀孔子世所名萬世為
士者也乃其述六經垂後寫今德何以焉
高皇帝獨取學宮勒珉者固謂諸士誦法孔子階進抑亦令顧
而自念毋舉所言聖人之道而殉狗之今
上齋居而念收心養性之學頃策爾諸士亦惟稱舉仁明武以
詢意所凝注可想也諸士感兹殊遇毋亦蒙
上指泳聖涯宅心一德因是而陳謨啟沃命曰德音因是而展

令用同衆公評
典雅峻絜
叙得甚古
題名所以傳不朽也此篇引穆叔所稱三不朽而懇懇焉
之立德卓有識見
古而勁道而雅今人之文古人之筆也

采匡輔名曰德政斯乃永有垂於終古其以顯
國家得士而焜燿兹珉無已時脫不然即摛藻抽華臣不謂言
戢中寧外臣不謂功以是為與當於不朽若乃謭謭而慕穆叔
所云錄之大者安所遺後而能以珉永乎且今所勒名記進榮
耳它日苟誠有效於　國家其太常寔勒之設咨不類則罪籍
其焉其榮其辱自有在也諸士誠曠觀而計不朽乎即勒太常
者眇矣　制曰其特致珉為榮臣不佞既先諸士與有名者則願
與諸士共勗焉

歎之太常規以罪籍法戒凛如讀者神竦

京營戎政府題名記

鄒德溥 翰林編修

我 國家京營之設，蓋象漢之北軍云。業以錦衣諸衛、衛宮林矣，而此獨主巡徼京師，彷彿漢南北軍相制意。而所謂班換兵獨取諸山東、河南、中都、大寧，抑又有漢調三輔之規焉。然
高皇帝故以衛兵分隸五府，獨有所謂五軍營爾。自
文皇帝聚兵北伐歸，而結營團操，迺始設三大營，曰五軍，曰三千，曰神機，營以勳臣二人提督之，然不為開府置冢也。當此之時，蓋有勝兵四十萬，稱最勁云。凌遲至于己巳之變，而營務弛矣。於是于肅愍更畫簡驍銳十五萬，分為十營而訓練之，命曰團營，而其餘者為老家。營蓋一變也。然要以救弊舉靡、振弱為強，斯亦有足多焉。當時仍用勳臣提督，蒞以大司馬。其後益團營為十二，而所謂提督者如故。正德初，至用中貴人參之，號監鎗，而戎務滋竊矣。嘉靖中，迺設東西官廳，簡驍銳六千人為聽征，又一變也。蓋自三大營選兵為團營，團營選兵為東西廳，有東西廳而團營又與老家軍等矣，則積弊耗之漸也。
肅皇帝深懲庚戌之變，迺 詔敕中貴人歸，盡罷所謂提督東廳者，而復設三大營，易三營為神樞，并舊五軍、神機為三，特設提督勳臣一人為大將，又特命文臣一人協理之，則今所謂戎政府也。蓋舉十餘萬眾而統于一，自開國以來，兵權未有若斯之重已。乃趙文貞孟當奏言：兵權獨主，強者挾重而可虞，弱者又引嫌而不敢振，非所以強兵固國之術也，則請倣
祖宗分府意，錯置五營，各擇一將董治之，而大臣以時巡覈校閱焉。乃行之三日，見謂號令不一，而復議專統矣。豈分合於時固各有當歟？抑自有要領在，而不係手法之分合歟？臨淮侯李

公言恭、少司馬辛公應乾，今在事，盡籍前任人名氏，勒之石，而屬余記，為敘述營制興革之略。則因系之曰：於鄒哉！今所疏名者，非勳臣即文臣也。夫勳臣與國誼同休戚，文臣本以明先聖之道發家，而並鄒天朝之高爵，至悉衆所謂爪牙者付之，所不盡心簡卒蒐伍，忠貞以衛天子，若非夫也。試按斯籍而稽之，即公忠營職之士，未嘗不忻然願為執鞭；至強不執、弱不振，如趙文貞所云者，掩口不欲道其名，則無論
聖明在御，靡所逃於三尺，即撿諸天下之公，是非而榮辱固已懸矣。士宜何居焉？夫詐謀竭智，為國揚武，壯士之槩也。帶白一心，悍衛 皇家，蓋臣之軌也。執節壯猷，以功德自垂不朽，哲人之致也。繼斯任者觀於是碑，亦可以悠然興矣。而余又惟
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要惟撫綏民生，保固疆圉，措天下於泰山之安，至使營兵設而不恃，是在綸扉哉！是在綸扉哉！余不佞，竊重惕焉。

皆大史蒸陽公評氣度渾淳詞旨朗暢

述前代有今而不修今而不舉委婉有致

叙致勻妥

順天府重修儒學記

葛曦 國史檢討

今觀古昔盛時所謂庠序學校云者非徒聚師生勤條教之具蓋人君以其躬行心得倡率化導於上而其為師為弟子者則又以道德性命仁義禮樂相與琢磨砥礪優游厭飫不見異物而遷其近在王畿之內者則菁莪棫樸之化被之最深而訢訢侃侃之風遠而為四國法程傳所謂首善自京師始是已逮聖王不作教化陵夷詩書道熄而學舍鞠為豐草矣即辟雍之制亦皆廢墜莫之修舉又況所謂庠序也哉其或建學立校不過為太平榮觀非能倡率化導於上而師弟子之所誦習又不過詞章佔僤媒富貴利達而已安暇計道德性命仁義禮樂為何物邪治不古若有由然矣我 國家

列祖相承右文圖治學校星布宇內肆

皇上嗣極尊崇儒道注意典章日御經筵身先教化屢勤明詔以釐正士風即今宇內人文炳蔚學術隆盛人詩書家孔孟雖窮陬僻壤咸進用文事斐然成章又況所謂首善者欽順天古燕冀之地 國初為北平郡

文皇帝定鼎之後升今名儒學在府治東南即其時所剏基改築者正統某歲嘗一新之訖今若干年歲久不治日就圮壞京兆尹某至大懼不任以隳教某乃謀之某某曰頃者屬

皇上御宇百度維新泮宮近在邑而廢壞不飾何以稱

國家作人之意乃稍出廩帑之餘不足則益以贖金庀工聚材完舊益新與成屬余為之記余惟燕自甘崇教化之後寥寥數千年戎馬雜糅之場揮戈濺血之地至勝國時毀棄冠裳為披髮左衽之俗即學者咸用夷矣

典麗弘鬯神采繽紛

明興定鼎以來教化漸摩習俗洗滌學者靡然嚮風道仁義禮樂如取諸左右訢訢侃侃不虛首善之稱余於是知

皇明之德深以厚孔子之道尊而明由此觀之古稱燕俗慷慨勁勇多感慨悲歌之士蓋當時風聲氣習使然也然其英風豪氣亦足以激人於千百世之下又況涵育聖教濟以中和者哉明之文林於斯為盛夫揚

國家之教化而風二三子者京兆之事也余故因其請而為之記云

王宗伯忠銘公評：擬乎世家子也，年少公登科，入秘苑，初其文章古健博雅，沉深蒼蔚，卽老宿所不能及，美天才哉。

擬翰林院學士題名記

舒弘志

方今爵列至貴者惟詞林學士其名我未之前聞也自唐宋而下始顯矣我高皇帝始稱王於江左干戈未遑雅翻儒術置翰林學士命陶安任之入則與上總諸曹之封事而計之蓋其重也二百餘禩官不必備員無常置視諸曹中最為難矣夫其朝夕論思日夕獻納侍　天子於金華白虎之上居輔臣之次凡朝會享燕之位加於中大夫一等位在下卿而臚於三事徵　主上非次之榮非廷臣所敢望

列祖率重其選遴詞臣之賢者居之士一都此位則輔翼爰之之任可踞足而須自謂炎炎隆隆在廷臣之右矣嗟夫學士職遇加於他司則所顯名於世者非瓅瓅脩飭人之業先詞臣而自雄也今觀明興以來自陶安以下若而人或稽千以道君式勸學以阿世或顯動名於春秋或當世而湮滅不聞觀所以淂尊寵及所以廢辱嘖世而法戒昭焉名在東觀固後事者之師也嗚呼烈士徇名或求之而不得小人自文或欲蓋而彌章墨長一不業其官為羈終身兇詞臣學士在帝左右唯以職任寵遇雖長諸司云爾哉嗟乎學士之名薦紳先生莫不隆之然明興自　二祖以後　列聖臨朝恭默學士具官待問未有圖事揆策於廣廈細旃者其所司惟綸綍勸講具文而已天子唯用苛禮以尊寵其臣諸學士亦唯雍容承順之廬積資待遷大若卿相次亦不失為九列弁髦高皇之訓而巧術取容以顯當世則學士之名徒虛語耳余因是論述諸學士爵里姓氏以詔來者若其人之令聞惡聲不泯於來世則有如此者矣

明言如刀

語甚切直，頗無古今人之飭。

雕鍊字句，秀爽匠心。

擬翰林院學士題名記

蕭雲舉

翰林古記言之官周禮天官大冢宰之屬有左右大小史蓋其始云然而未崇重也開元以後乃以儒碩待詔金馬門直廬承明職詞東蘊已更而寵殊稍益親近　天子與密議矣唐宋而降始定今名　國朝因而不改蓋以司獻納備顧問清華貴近諸司莫埒而學士其端僚尤最崇焉是惡論淑慝並不容使湮沒也玆諸故府列於諸司列名而鐫諸石將詔來程後圖不朽也夫士起家明經非公車上第秘省填簡既不得濫竽詞林而積勛素望稍弗稱實不得擁璐學士蓋學士育詞林　天子所日與疇咨道揆闕議獻采規之堂上坊之務士將使羣生殖天地官禮樂脩舉媲隆黃虞之理者其緒餘王莅又以揃管膺華丹青謨訓本末兼茂與金石相宣焉則誠豈明興二百餘年青田金谿仰熱而下無慮數十百人今按牒而指之犁然在目也中間撥搦兩儀憲模羣秩彪炳無極者既已肩比踵附雖有所建立徒存空名詢之輿人茫若異代者甚但傲恣睢別白作怨桑梓掩耳子孫羞稱者亦往往而有也是則可榮也亦可恥也苟為榮而已則當在此位者可不謂榮乎若欲榮而名含茲刻而外不有旂常可紀彝鼎可銘乎不有待稱弗諼書稱無窮者乎夫掄材於明堂則梁欐且瞻焉論器於清廟樂則鍾呂是審焉何者其司彌鉅其求彌備也學士固梁欐而鍾呂也寧人榮名無寧名榮人是在卜所居焉耳已

上叙詞臣重於上，去之陰下，述頭名之意，次感之長。

皆有沉鬱之思。

擬翰林院學士題名記

全天秩（翰林編修）

翰林之長學士。秩正五品。其次為侍讀學士。秩視學士稍亞焉。始　高皇帝為吳王時。設國史院。若弘文館。其官曰學士。若學士承旨。洎至洪武初年。而後翰林學士始定。今官也。夫翰林之職。所謂天祿石渠秘書著作號稱清曹華選者耶。然其嘗攷　高皇帝罷中書省。分六曹。其初秖以翰林諸臣備顧問。記言動議禮樂。考文草麻當制。蓋居中持文墨議論。曾不得干預機務。恩遇其篤焉矣。而其秩儉於五品。曾不得望六曹。當是時　二祖博於求賢。而嚴於防微。故翰林或從他曹入。而亦從他曹轉官。曾不得優游。金馬翔翔玉堂坐而需卿相之爵。若質左恭也。曰　昭皇帝以來。翰林臣始六卿加。保傅人主。雖未嘗顯然除爰立之詔。而平章批决隱然負輔弼之實。則翰林重其後。官翰林則大略不更選他曹。而官他曹者輒不得直禁廬。黍帷幄則翰林久重最後。慎學士之畀。若講讀學士間犆備位。而學士則直以卿二兼宮。其專官學士者百僅一二。則翰林學士益重矣。嗟乎。世之欣豔詞臣者。業已目之曰天子私人。而國家所為矩寄而峻責之者。亦奚啻翰中處。然後語寵靈張大也。即上之補衮造膝。敷讜沃心。次之銓綜國經。潤色　皇業。次之宣演綸綍。薪楢才俊。斯事非細。皆　國家所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者也。上所慎簡隆指若此。下所稱塞懋業若彼。斯不亦　國家得人所為獨盛前代。而翰林得人所謂獨盛他曹者乎。學士舊無題名。某不佞竊懼往哲舊聞放失。莫考爰次　國初某公而下。得若干人。題諸石。語曰。人貌榮名。寧有既乎。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後之覽者得失之林。乃以鏡焉。

陳相然知指諸掌

日昭皇帝以前學士之秩與之較

述學士所以重處若林備叙致苗

叢太史公

傳類

太白丈人傳

宋濂（文憲公）

文中子學既成。慨然有濟蒼生之心。欲遊王道。推霸略。稽今驗古。建太平拾二策。與河東薛收西遊長安。見隋君。道經太白山。息於灌木之陰。有丈人自東來。緼袍無表。頳色腫喙。肩負束芻。去文中子斬十步。弛擔箕踞而坐。兩手摻爬。眼視雲漢。若四顧無一人者。摻已胷。指文中子謂收曰。彼鳳頸龜背。須垂至腰者。為誰。收對曰。河汾王夫子也。曰其王通邪。曰然。曰將何之。曰夫子憂世未治。以策西見隋君耳。丈人大笑不止。文中子異之。乃振衣趨前。揖而問曰。丈人何哂通也。豈通未聞先王之道。不足以咸和萬民乎。丈人曰。不然也。豈八殯之大。利害如牛毛。有非一士之舌可盡乎。丈人曰。不然也。豈上天未欲平治天下。而下不當見太平之行乎。丈人曰。不然也。曰三者既非。敢問丈人所哂者何事耶。丈人曰。噫。何子愚之甚也。夫具人之體。服人之服。食人之粟。脫使稍有知識。孰不欲為堯舜君民哉。是有道焉。不可苟而就也。文中子曰。其道何如。丈人曰。道有三。上焉者燮和乾坤。經綸星辰。樞機四時。轄轄五行。執天之德。以牖帝明。以達帝聰。然其自任以天下之重。非人君北面而事之。不復輕出。上則必為帝者師。若堯之君疇。舜之務成昭。禹之西王國是已。其次焉者。以六合為一家。以四海為藩翰。以五嶽為封鎮。以元后為父母。以臣鄰為伯仲。以蒸庶為赤子。煦以深仁。財以正義。防以峻禮。陶以至樂。威以嚴刑。式以庶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然亦不輕于自試。必待王者致敬盡誠。而後起而佐之。否則樂耕漁以終其身。若成湯之伊尹。周之太公望是已。其下焉者。彷徉

評　此篇從漆園來其寓言變化之流乎

述兩人形容問答如見

以三端引起堯舜從容

此為帝者師上也

此為王者相次也

訊文中子干進

述隋君之暴虐見不可進

扃東吳柴嵩斯不遠千里街已未準君門如天無路可陟俯伏闕下媿道神疲闇隸見訶不敢出氣此不自重借而狗時射利者之所為若齊王之門操瑟而售者是已今子之西來也欲為君嗥務成昭而王國乎欲學伊尹太公望乎欲同售瑟於齊王之門者乎子須纔具在宰不知所自處也且子獨不聞之三家之市有處子焉必待行媒始相知名又必待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而後始成昏不然是奔也雖國人皆知賤之矣子今負策而干進恐與不聘而奔者无大相遠也況隋君天性沉猜不悅詩書廢棄學校殺戮元勛溺寵嬖嫡惟婦言是用惟刻薄毒痡之法是崇是咎蕭墻之禍起在旦夕子尚欲王道乎言暴虐乎湯武之世必見誅談仁義乎桀紂之朝必見黜何也時不同也子如解吾言即請東轅毋西向不然子其行哉文中子曰大人之論至矣通何敢不欽承明訓然竊有疑焉願大人卒敎之也昔孔子大聖也目皺環乎諸國棲棲遑遑如喪家之狗至再逐乎魯削迹乎衞窮於齊圍於陳蔡而卒不悔者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今大人欲通以不仕然則孔子不足法歟大人曰是何言哉是何言哉在孔子則無可無不可下孔子一等則可其所可不可其不可子自視其孔子耶抑下孔子一等者耶

此段論議更高真弄丸手

昔魯男子善學柳下惠者蓋以其不可而學其可也予聞子嘗受書於李育學詩於夏琠問禮於關子明正樂於霍汲考易於王仲華而其知顧出魯男子之下竊為子不取也夫不察時而冒進謂之暋施之不當其可謂之愚不度德量力而強行謂之罔枉已從人謂之賊淪溺僨回而弗止謂之淹暋則不達愚則不周回則不變賊則不成淹則不振是五垢者子皆躬蹈之宜

奇正相生轉如圓發如切

乎有疑于予予去子矣予去子矣大人言訖負劍而行文中子面如死灰遠望大人南行不見其背目猶不暫捨薛收進曰夫子何慕之深耶收聞不合先王不順禮義謂之奸言雖辨君子不聽彼大人不過奸言而辨者耳初未聞先王之道夫子冒風雪跋涉而至此終不因其說而中返乎文中子遂行至隋隋君御太極殿文中子以太平十二策上之諸君下公卿議公卿多不悅文中子退而嘆曰大人其至人哉於是賦東征之歌而歸著續經數萬言君子曰甚哉出處之難也以河汾之賢操經綸之具施之天下何不可者而大人方詆其自售斷斷不恕況其下者乎甚哉出處之難也

末路高

懸母傳

王鏊 相國 少傅

懸母者，蜀之魚鳧人也。不知其世次所自出。相傳黃帝時有神自天降，女身馬首，人以其狀懸懸然也，號曰懸母。母為人柔婉，有婦道，以其醜也，嫁久不售。母雖婦人，而有經綸之志，嘗曰：使吾得志，可大庇天下寒士。俱懽顏也。自比管葛，時人莫之許。會黃帝時，西陵氏位長秋後宮之屬，未備。母以布衣進于帝，曰：願以其不才之身，充下陳。執筐筥。帝曰：汝何有？對曰：妾無有也。使一旦得備箕箒，願捐吾軀，剝吾腸，以報。方今黑帝起北方，為嚴刑以肅殺天下。陛下用妾經營之，可不戰而退。三年之後，變隆冬為陽和。如妾之愚，且欲為陛下定禮樂，上衣下裳，山龍華蟲，宗彝藻火，以黼黻皇猷，使天下覩文明之治，可乎？帝大悅，遂以屬后，曰：是所謂王臣蹇蹇，非躬之故者也。時有巧思而拙于自防，后寵日甚，而后宮皆妒之，曰：是所謂蛾眉不肯讓人者耶。母日侍后，三俯三起，帝憫其勞也，封為長桑君。母嘗請下，后曰：妾侍巾櫛，食恩多矣，後當吐而還之。居無何，其種滋殖，后視之，如已出，親為之浴。上賜洗兒錢。既而下三宮世婦之吉者，飼之密室。既成，厥家世婦以見于后，肌肉玉雪，衣裳縞然，后竦然改視，為副褘禮之。既而有譖之者曰：母小人也，避涼附炎，且其性殘虐，啄物多矣。后怒，請帝加炮烙之刑。帝曰：吾聞惡不善，如探湯，請以試之。母怡然受之，不少變，徐曰：吾固願剉吾腸以報，雖就鼎鑊，其甘如飴。后愈怒，於是聚其族，抽其筋以須煦天下。既而悔曰：不可使母無嗣。乃留其子。子遂飛去，自相夫婦，其類益蕃。至周文王時，求其子，得之蜀，封以五畝之宅，使食邑焉。至以其功配后稷，曰：此二人者，不可一日無者也。其後歷代帝王，莫不崇尚，而后與夫人常禮之，以為天下先。及尹鐸為晉陽，欲遵以為治，簡子不可，乃止。其後秦用之，卒滅六國。

太史公曰：自古人臣立功者多矣，未有婦人立功，作為文章制度，以衣被天下，如母者也，可謂偉矣。然母始以功見寵，後卒蒙戮。古稱多才為累，功高不賞，諒哉。

精忠廟碑

徐有楨 大學士武功伯

李文達浣齋公評 篇中立尺武穆忠義且氣象若喬岳太山音響若黃鐘大呂讀之令人忘倦

國之有忠義。猶天地之有元氣也。天地非元氣不運。國非忠義不立。彼其所以繫星辰。行日月。載嶽。振河海者。惟元氣。元氣在則雖時有隕蝕騫溢之變。而終歸乎常運。所以安社稷尊王庇民者。惟忠義。忠義在則雖時有寇難禍亂之虞。而可以捄乎亡滅。然天地之主。以道。國之主。人道無私。而人多慾。故天地不自害其元氣。而國有自害其忠義者。至要其終。則亦有萬世之公論存焉。如宋岳武穆侯之事是已。當夫徽欽之既北狩。而高宗南渡也。華風幾淪。戎禍方熾。不翅天柱崩而地維折。宋之不亡。僅如一線之屬旒。國無其人。誰與復立。侯于時奮自徒步。應募而起。歷裨校至大將。小戰百餘。大戰數十。鋒不少挫。而益勁。遂平南北羣盗。傾偽齊以虜金人。盖王之忠義勇智皆得

敘岳武穆之公忠其得禍處謹嚴精核無一字懈

論武穆將勢不得不班師與世之耳食者不同

之天。非矯偽而為者也。故能始終以恢復為己任。才與志副。名與實稱。南渡以來。一人而已。當是時。女真幾滅。中原幾復。秦檜主和。于奸忘讐忍恥。自棄其土。而不能成中興之大功。此則宋之不幸。中國之不幸。而豈獨王之不幸哉。論者謂方郾城戰勝。進軍朱仙鎮。兀朮將棄汴遁。而詔趣班師。使王以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之義。堅執甘伐。乘屢捷之勢。偪抜窮之虜而滅之。盡收故疆。措置已定。然後奏凱旋師。歸身謝罪。顧不愈于縮手就僇而志不得伸邪。此亦一義。然未得其當也。夫將不專制久矣。惟趙充國之破西羌。嘗遣詔而伸已策。以上有孝宣之明。下有魏相之忠與協耳。不然則必如孔明之受託昭烈。桓温劉裕之專制晋權。乃可以拜表而行。彼高宗之去孝宣遠矣。又濟之以奸檜之賊。王既無孔明之勢。而温裕之所為。又非王之所肯為者。此其所以寧死而不敢專制之也。欽嗚呼。于此亦可見王忠義之誠矣。是以自宋及今。天下之人。所共扼腕傷嗟。聲其害王者之罪。而誦王之烈不已。非所謂公論之有于萬世者乎。

公論勿運龍穎左

歲己巳之八月。

皇帝初即大位。以統幕師。

上皇未復。寇方凌偪。乃侍講臣珵等十有五人。分鎮要地。過亂略糾義旅。以為京師聲援。而臣珵寔來彰德。彰德古相州也。湯陰為其屬邑。邑之周流社。王之所生地也。間因行縣至焉。既臨祭王之父祖墓而封守之。乃集郡縣僚吏師生父老于庭。而諭之忠義。因及王之祠。衆皆喜懼。願致力。其明年春。詔以名還。乃具列王之功于禮。祀者以聞。詔可。祠既成。勅賜榜曰精忠之廟。而俾有司春秋祭享如制。于是書其事于麗牲之碑。而識其相事者之職名于碑陰。又為迎送神之詞。使歌以侑享。既以慰王之靈于冥漠。且以為天下忠義之勸云

敘致典而瞻評而不劇

世宗肅皇帝神功聖德碑

陳經邦宗伯學士

昊穹白生民以來歷選羣辟統有全宇惟三五功德烺烺炳炳照竹帛而聖胄攢迄今可知已嗣是英君開作或以勳名顯或以德聞著畢觀其兼即兼焉亦畢而鮮隆駁而寡粹竟不能與上世者方軌而馳則信乎聖主之難也惟天純佑我有明篤生神聖昌中興之運惟我　世宗肅皇帝起自藩服底運握符恢帝緒拓皇圖緯經陰陽闔闢天地至道淵博駿烈紛綸郎能言之士莫克躬稱頌述矣臣叨被眷遇侍陛戟贊惟幄日久竊伏覩帝之聖神天縱之也中正純粹乃位天德仁明而武衆善備焉故其攬萬幾也事成于獨斷議定于立決鑒先朝之失凡厥積蠹宿弊為天下患者芟夷決剔靡有遺伏睿謨坐制萬里北顧而胡塵淨南伐而海波謐即孔稱巍乎之功書頌承哉之烈不足多矣迺若宅心純穆典學緝熙左右陟降參九玄之上祀寒暑而屬與渫之下永年至孝定通神明而欽一聖學直遡唐虞心法于數千載而與之冥契蘇斯以談帝德則又旁薄乎兼容并包洭淪乎參天貳地即諸書所稱曰廣運曰丕顯者何以加焉用是登我道化保世滋大者四十五年于茲而遺聲餘烈將億萬世是賴貫變抱絕振古耀今蓋自三五而降功德并茂未有及我　肅皇帝者也猗與盛哉臣觀帝王之事世移代邈彌遠彌若定惟嗣世君臣詩歌紀述數張揚勵以示無窮今　肅皇帝之神功聖德若茲顯鑠何可不勒之金石以垂來世臣不自量竊援古義勉極摸擬少沐水萬分之一謹拜稽首作辭曰

天眷我明聖主乃生於乎世宗既聖既神鳳翔郢都龍躍淡水迺踐王歛遐邇帝軌聿明出地乾健純天學包伊洛理析幽玄訏謨宏深睿思橫溢文武弛張神行莫測光朗委稱下弄天綱世宗曰嗟哉伯王我祖大業在予予敢不慎銳意中興發于嘉靖求賢選輔圖惟紀綱孰為國蠹潮刷靡存權璫鎮藩其來惟藩一朝除之如務斯指神捷治道恭默以思講筵朝御書幄宵垂維敬維一聖學之忠作箴自省千聖是師孝太尊親禮嚴弗父曠典肇新鴻儀畢具總宸上仙經天悼慕追彼純山六飛躬祉深知稼穡小人之依大田歲籍方社時祈二精格帝五氣循期洽甲封條和名濯枝幾務獨親威權由己賞不弃疏刑不阿邇如日之照如風之行潛居龍見淵黙雷聲邊壘暫警羽檄孔棘赫然一怒蹤滌豕息戮兹島夷赤我東南天戈一指則莫我敢湛淬水陳停我亭虔條魚服涂汚虎皮卷冑台階以正皇路以平上恬下熙時靡有爭凡此神功述此聖德蕩蕩巍巍巍巍濯濯赫赫萬世承流如山正仰則穹壞悠悠視此貞石

此段論神功

此段叙聖德

總結功德

叙作碑之意

淵然之光　蒼然之色　鏗然之聲

古選

國朝元勳名臣考　張四維

蓋積天下之難必資材武成天下之化必藉乎文武以浮天下
而英雄豪傑文以綏天下而維持政教此聖世明良之相遇開
億萬載無疆之休也欽夫天生聖人為萬世生靈主必生豪傑
以輔成之世至胡元天地大變陳友諒據江西張士誠據姑蘇
明王珍據四川陳友定據福建關陝則有李思齊張良弼北都
則有馳頰瞿殰紛紛蕃藉爭相割據我　太祖高皇帝誕膺天
命汛埽華夷當時感風雲而輔成大業者若中山王徐達材略
起衆征討四方功莫尚焉開平王常遇春百戰不衂克復中原
功尤偉焉撫定八州所至隨捷寧河王鄧愈東甌王湯和也計
平諸虜所向有功黔寧王沐英岐陽王李文忠也克太平下建
康恢諸國而屢建奇策梁國公趙德勝越國公胡大海也擒友
諒戮士誠率舟師而屢立奇功蔡國公張德勝永義侯桑世傑
也又如泗國公耿再成著勞績于渡江之時虢國公俞通海成
戰功于出陣之日是十二人者皆開國元勳而配享　高廟者
也迨　國家之內難又起天下之基業將搖外而死刺胡寇荅
里巴馬等類以及南夷諸酋屢肆叛嚚我　太宗文皇帝上觀
天意下順人情當時依日月而輔正大統者若河間王張玉智
略謹密戰沒東昌東平王朱能降強撫順討服安南武勇著名
率義兵以擊妖賊定國公王真也文學發身攄謀略以立武功
榮國公姚廣孝也是四人者皆靖難勳臣而侑食　文廟者也
然豈專尚武而不及文哉天造草昧之時固資于搴旗斬馘之
士而重熙累洽之世尤不能不賴于道化德洽之人自十六人
外而文臣又有可言者是故[illegible]幾運籌昭回制作誠意伯劉

基其人也欽德容學問外夷欽仰學士宋濂其人彰章治之為
中丞也忠孝全歸宋訥之為祭酒也臣僚讓德此皆見于
聖祖之時者也張輔平南交封為忠烈陳瑄之漕運謚以恭襄
少保黃福之竭誠盡瘁都御史黃佐之表儀縉紳他若楊文貞
士奇楊文敏榮楊文定溥是謂三楊學士皆國之元龜邦之柱
礎見于　太宗之時者也自　仁宗以來若學士劉球之忠凜
凜大節若祭酒胡儼之德慥慥真儒陳敬宗之行方而嚴學優
而粹周忱之才豊而遂禮和而恭浩然正氣百折不移誰有若
李時勉孝義幼聞踐形是造誰有似吳敏德吏部魏府海內達
尊左都軒輗百年廉士文清薛瑄之力行好古恭宗年富之保
民薦賢又有尚書忠肅王翺少保文達李賢侍郎文莊葉盛皆
所謂山岳之英人物之秀百年之所涵育一代之所綱常固非
末學之所能盡知也夫必先正諸臣既有功於國而　朝廷之
待之者亦不薄武臣既祭以大烝又有金券金書山河帶礪載
在盟府以傳於後文臣既錫以褒謚又使子孫肆業成均隨材
任使至于九卿先正可無負于　國家國家亦無負于先正矣
奈之何子孫有才不才之殊故爵祿有及不及之異有零落里
閈与編氓雜處者有投置海島与木石同居者有以祖宗書籍
質錢于人者彼漢唐功臣其後或以酎金失侯或以細故除國
蕭何絕祀陳平絕封馬燧之第為園汾陽之宅為寺吁可驚哉
頃者　先帝慨念鴻勳追思駿德嘗　詔有司修葺名臣墟墓
錄用後昆　恩至渥也天下之人欣聞快覩凡負一才挾一藝
者誰不思以功名自見哉愚也素沐化育亦欲出為　國家效
咫尺幸執事進而教之

高帝文臣

太宗文臣

仁宗以來文臣

以上係聖明至歷代文臣

文武二字只一篇骨子

一定之法

寳應新開運河成考　呂調陽文華殿大學士

張大師太岳公評　叙運河興廢曲勢縱横神采飛溢

淮揚之間數百里盖有邵伯寳應高郵三湖云其所受天長六合七十二河之水運道所由而邵伯故多無患高郵自康敏公開越河因為漕利者若干載後乃因其圮壞循老堤築重堤而河之竟亦安流已獨寳應故氾光湖延袤三十五里瀰漫衍溢不見涯涘而隐[illegible]處湖中如箕焉風之所激為洪濤巨浪駭蕩潏悍震天揺日幾與澥埒歲漕之至則舟工柁師惕目相戒望雲測景而後行風順浪平揚帆過之舟駛如驚不崇朝而達於淮雲起膚寸狂飈倏來飄揺冲擊柁不及旋巧不暇施則貽已覆沒無完艘者粟之所輓民之膏脂縣官百吏六軍之所待給漕卒商旅一艘數十一朝之不期而溺俱沉瘞於蛟龍窟之宮而下為魚鱉食也卽如往歲壬午之變可覩已

述夾成河之害詞亦軒朗[illegible]

聖天子念漕計大民命重方不愛勞費兩沈務為卒於是祭擧言川大司空議責任撫臣弁圖田之近謀視高郵之成事循老堤築長堤為河引水遷之輓舟其中盖河成而昔之駭蕩潏悍震天撼日舟工柁師之所怵惕者今若潛渠川涂恬然而濟昔之胥溺俱沉之處哀號而展轉者一旦安若袵席但聞呼謳許而歌欸乃之聲盖其便利大矣予惟縣官倚漕而食

銀河寫影子[illegible]洪濤

寳應當淮揚之間咽喉之地有如湖患為梗漕艘不得前卽淸濟濁河疏瀹底定彼漕艘者將放醕壺漿謳詠懷快捉首而越之亦非放鳥集鳥飛兎與馬逝瀰然而至者如人病在咽喉何言脾胃故寳應之于淮亦急已曩年之為患議者數數至于今

述成河之要

而始河何哉經始之慮衆不略便以啟吻側之口可乙否莫執其咎則難役徂謀黎所出不責上之不得仰給于外將下之不

述成河之難

得復括千求庫減省則不足以就功又於何取之則難重臣易在事者捴[illegible]慮規之計日待遷其遷任怨則雜幸損

天子神聖明見萬里外毅然獨斷不憚一勞數費知人善任以成有功並非臣之力　君之德矣昔當怪西門豹鄴之能臣漳水遺利史遷與嘆及觀豹所稱為君治鄴而君奪臣璽為左右治鄴而居[illegible]臣之言然後知文侯固不善用豹未必漳水在其[illegible]而務不如用也語曰君如抱臣如鼓[illegible]如桴技如馬則惟今日之謂予故記之以俟修河渠書者采焉河南南北新鑿三宜[illegible]

廟北經[illegible]寳應南門長三十五里[illegible]于夫役人[illegible]若干[illegible]年月[illegible]諸役者某

歸功于君得大[illegible]

非河[illegible]

塩政考

申時行大學士

正相因制不公評　塩政利害甚宏嚴明指書事實文更

鹽政固邊計也鹽政之通塞邊政之虛實也今天下稱邊計𢙢急盡數十年來謀臣借箸計司持籌曷嘗不孜孜邊計哉而邊計猶然虛也則鹽政之舊未復也愚攷 國初置轉運提舉為鹺司而淮之南北浙之東西長蘆河東山東閩粵蜀滇與夫鹽片衛龍州司雅州所海北靈州西和漳縣皆所謂產鹽處也煎有竈貯有倉課有額行有方當其時歲召商開中入粟實塞下粟無騰價馬則邊利也今商自為辦而國不開輸將之費士飽馬騰扞圉強固則國利也盖洪永間塩一引所輸銀八分耳粟二斗五升耳至輕也所司聞給無留行商人旦輸粟夕受塩券交于左筐盈于右至便也禁食祿之家不得牟商利一切商給矣絕之諸私鬻阻亂者論死至嚴也竈丁給鹵地給草場額塩一引給米一石準以錢鈔復其雜役至厚也有餘塩則官自出鈔收之下以資竈戶上以攬利柄至周也盖 國家鹺政操縱有權調度有法公平正大嚴密精詳商利而民亦利國足而邊亦足稱美善已乃常股存積之設也自正統中始也常股七分以為常而存積三分以待塞下之急倍貫開中越次收支是居偵罔利則非体也乃輸之不粟而銀也不之塞下而之鹺司也自度支葉淇始也取目前之近利忘久遠之大計遂至邊儲資于內帑商跡絕于塞垣卒然有警倉皇召中類多觀望卻有至者所入甚寡坐令儲畜外空則非計也乃私賣之開也自弘正間始也或動戚恩賜或權倖請求皆予以餘塩容其夾帶而復有各年未盡名曰零塩有掣餘積堆名曰所塩以供權要之報中侵商利虧國課則非法也乃商之困也自守支始也次

以上因塩政之利

同貫魚繫同積薪有數十年老死不得給至令兄弟妻子代支者則非便也乃竈丁之困也自總催始也塲蕩歸其并兼塩課為其乾沒竈丁不過總催家一傭而已分業蕩然丐貸為生欲無逃已不可得也乃額塩之滯也自課重始也彼一引所輸銀七錢五分重矣而且有配支有賣窩有科罰有勸借費殆不貲是以塩賈湧貴而人競趍私塩欲正課無滯不可得也乃私塩之行也自不行鈔法始也鈔法廢則縣官何術以收餘塩餘塩積而無所售則竈丁困乃曰挾塩者絞貨私塩者絞將能行乎行之而必即竈丁枵腹以斃不然即為变行之而不必欲餘塩之利不為奸人橐中裝不可得也今江淮間塩徒高檣大舳千百為聚行則烏飛止則狼踞輮殺傷官兵近方見告矣以今四方綱維不弛徼察有加焉猶曰如是有如一方有警如此曹者乘变而橫擊其何以弭之故塩政之不修愚恐其患不獨邊計且移之社稷也嗟乎利弊之懸洞若觀天祖宗之法覯若畫一藉令任事者深考而善提督之何有于區區塩政哉愚謹攷其始末詳其变遷以俟司國計者鏡焉

慨時之意溢于言表

以上各日吉甚之言

圖書考　沈一貫

資同成信庭公評

圖書皆所以作易非能湖曾有是說夫性非因能湖之說而益闡明之

大哉象數之理乎。理之所始，象數之所起乎。聖人者達於天地自然之理，以觀象數之原。故其始也，非有所附麗以求信於天下。而後世說家，工于象數者，率喜為新奇，牽合文致，好自托以求附于聖人，而不實蓋以晦矣。今夫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者，易大傳之言也。然易言河出圖而不言圖之故，言洛出書而不言書之故，列言圖書而不言其象之奇偶數之多寡也。曰聖人則之，而不言其因圖以畫卦，因書以立範也。其分圖書為易範，而以洪範九疇屬洛書者，則漢儒孔安國、劉向父子始之。至班固五行志，復引歆向之說，以為伏羲則河圖以畫八卦，大禹法洛書以開洪範。自是而後，諸家之言易範者，必徵圖書，而類以九疇配易八卦。至宋儒蔡九峰氏，

言已從妙悟中來足訂宋同諸儒之誤

乃衍九疇之數，作皇極內篇，遂以九衍之，而世儒復從諛之，以為因占設教，與易同歸。浮洪範不傳之秘。愚則以為圖書並出，皆所以作易，而大禹洪範非洛書也。範之九疇，所陳者理，而蔡氏範數非九疇也。試舉而論之，圖之數，一六居北，以水位乎北也。二七居前，以火位乎南也。三八為木，木以陽，故居左。四九為金，金以陰，故居右。五十為土，土為中氣，故居中。陽之數奇，奇主天，故一三五七九屬之天，圖之所為白，其文也。陰之數偶，偶主地，故二四六八十屬之地，圖之所為黑，其文也。是其于陰陽之理，奇偶之數，生成之位，準之于易，無不合者。以之為易則然也。乃若書之為範，則有可疑者。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者，洛書之文也，而範之疇合焉。語其數則同矣，然九疇次序，一曰五行，何以居北；二曰五事，何以居前右；三曰八政，何以居左；四曰五紀，何以居前左；五為皇極，何以居中；而三德之六，何以居後右；七曰稽疑，何以居右；而庶徵福極何八九而各專一位邪。況書之數一三五七九者，奇也。奇者陽，而五行八政皇極稽疑福極何以屬之陽與奇邪。二四六八者，偶也。偶屬陰，而五事五紀三德庶徵何以屬之陰與偶邪。若謂陰陽奇偶而僅取其數之九，則列數之不必前後左右之分又奚必縱橫其數，黑白其文，以待禹第而出之邪。其為牽合附會可知矣。故愚以為圖書皆可以作易，而洪範非洛書也。若蔡氏皇極內篇之作，又多可論者。蓋禹所敘，箕子所陳，三才之道，聖人治天下之大法也。非故縱橫其文，錯綜其目，必足其數以求合於洛書所負之文也。若蔡氏必信以為疇之目合于書之九也，範之書猶夫易之卦也，不知書雖無文，而象數之理已具，則易在其中。

應前

若蔡氏所衍之數，期以明範也，而自原以至終，其橫數之八十有一者，果若易之有卦乎。其於九疇所第，自初一以至次九者，果皆數之所能盡乎。至八十一圖之縱數，果若易之有爻。六千五百六十一之數，果若卦之有爻詞否乎。其於也疇之目，自五以金木水火土，至于五福六極之理，果皆無所捨漏，而吉凶災祥休咎之占，果足以盡疇乎。其為穿鑿強附可知。故愚以為範有九疇，所陳者理，而蔡氏範數非九疇也。世徒見緯侯之書，詳聖人受河圖之始，因是以信其必然，而不知六經未作，道未嘗不在也。象數未盡，理未嘗不明也。學者誠達于象數之原，以契傳心之要，則何有于諸說之紛紛哉。

議見朗透神理辭沛

應前

五德之運考

陸可教

予嘗觀五德之論肪于鄒衍其書缺而不傳而後儒者從而推衍之蓋自太昊以至于今皆有所乘以起而其治皆有所應殆訂故其論之矣夫五行之運萬古無息故四時之相代日月之相乾五者無不迭運于其間而況帝王之興固天地間變革之一大會也而獨無所乘乎顧其所指何代為木何代為金何代為火何代為水與夫政治數色之類罔不應之而又有順而相生逆而相尅之論則其理始迂曲而不通其說始紛紜而靡定矣嘗就其說而考之而不詳其一定之論者有三生尅之難據也徵驗之無稽也時代之相舛也夫相生者從其所承之序也故太昊為木而炎帝以火承之軒轅為土而少昊以金承之是劉向之說也相尅者從其所不勝者言之也故夏為木而商以金尅之商為金而周以火尅之是鄒衍之旨也然則是向之說獨可推于五帝之前而衍之說獨可推於三季之後矣且夫五帝之相繼三王之代興此其生尅之際猶可言也若夫唐之繼漢宋之繼唐與夫我　國家之繼宋既非順而受之又非尅而代之也果孰為相生乎孰為相尅乎抑其間自為生尅者各有在乎是所謂生尅之難據者也夫帝王命世之符古今論之夥矣乃若周以赤烏之祥漢以黃龍之瑞則明儒碩師皆以為火土之符而程子亦且有唐為土德無水災宋朝水德多河患之語矣然愚以為三川竭而周亡則亦可以言水赤帝呼而漢王則亦可以言火也至于唐宋水災之說尤為難據蓋宋水災特其都汴之時耳南遷而後河患不宋而金矣豈金之所乘亦宋之運邪抑宋之運已盡而金乘之邪是所謂徵驗之無稽若也且

此一段論生尅之難據

此一段論徵驗之無稽

人行之數近而戾于之史邈遠而寒暑之迭遷固未有紀而不續之處亦未有彼盈而此縮者也何獨至于帝王之乘運而疑之則周之火德何獨長而秦之水德何獨促也則其餘可推矣或曰此閏氣也則秦之閏周三國之閏漢五代之閏唐猶或有說何者其時未久也乃至由晉以迄于唐其間分國以十數歷年以百數何可以閏言也豈五行之運至是絕邪或五行之運無絕而諸國不足以乘之邪乃諸國又各自以其所乘為運而不能以相一也又豈世統有分裂而運亦因之邪是所謂時代之多舛者也或曰夏之尚忠而用黑也商之尚質而用白也周之尚文而用赤也往往質之經傳而皆合何也曰此亦世儒附會之談也蓋尚忠而質而文者順其勢也尚白而尚赤者因其時也豈謂必如是而後合于金木火之德邪況當周之盛時杞固猶用黑而宋固用白也又豈以為夏商之餘運在邪且夫色數既各有所尚固代自為制矣而五色之觀五紀之協五事之脩何代可廢而廟制之用七樂舞之用八音之用五而律之用六則歷代無損益焉然則色數之用又何必加協於所乘之運邪此皆據其已成之說而其自相謬戾每每若此則夫五德之運吾何從而正之然則將遂以為謬悠迂誕而一切去之乎曰否天地有大運帝王有正統統與運合而興者三代漢唐宋我國家是也統與運舛而亂者秦隋五代金元之際是也故執是以觀始終五德之運而思過半矣

此一段論時代之多舛

金運現相照破深遂

歲差考

王喬桂 翰林庶吉士

董宗伯渭陽公評：曆法雖[illegible]歲差[illegible]考[illegible]上家治一統治法不能外有[illegible]

天體至圓日麗天而行者也周天之度三百六十五四分度之一天與日皆運並行而成歲功然遲速盈虛不能一律於是曆家取其舒綜之中之法以權之俾變者常通各得其所而無有餘不足之憾是曰歲差余考往古堯時冬至初昏卯中日在虛七度漢元和三年冬至日在斗二十一度晉太元九年在斗十七度宋元嘉十年在斗十四度唐開元十二年在斗九度半宋改統天曆在斗二度元改授時曆退在箕十度至我朝嘉靖間冬至初昏室中日在箕三度夫虛者北方之宿也日躔北陸在玄枵子位箕者東方之宿也日躔東陸在析木寅位今去堯時未四千年而計所差已五十度矣自漢鄧平改曆洛下閎謂百年後當差一度漢末劉洪作乾象曆有歲餘之法晉虞喜始以天為天歲為歲立差以追之蓋變而寬之約以五十年退一度然失之太過宋何承天倍增其數約以百年退一度而又不及至隋劉焯取二家中數以七十五年為近之或曰宋祖冲之於歲周之末創設差分每四十六年退一度梁虞劆謂冲之所差太多因以一百八十六年移一度隋張胄玄以此二術年限懸隔遂折中兩家以八十三年卻行一度則上合堯時日永星火次符漢曆宿起牛初前後皆精密焉或又曰唐僧一行以太衍曆推之得八十三年而差一度由唐以來曆象咸尚焉太衍之說曰日躔一歲行周天之度未徧而日已至故每歲有不及之分約天一度為三千四十分計一歲不分之分三十有六積而至于八十三年則差三年四十分為差一度矣元郭守敬許衡王恂輩測景驗氣以至元年巳為曆元減周歲為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分二十五秒加周天為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七十五抄強弱相減差一分五十抄積六十六年有奇而退一度定為歲差上考往古則每百年長一下驗將來則每百年消一久推自春秋獻公以來二千一百六十餘年類皆脗合可謂精且密矣我朝洪武中刻漏博士元統以甲子歲前冬至為大統曆元不用消長之法嘗上言今之曆雖以大統為名而積分猶仍授時之數授時曆以至元辛巳為曆元至洪武甲子積一百四十年以曆法推之得三億七千六百一十九萬九千七百七十五分年遠數盈擬之六十六年有奇差一度之法所當修改嘉靖初掌欽天監事華湘奏自元辛巳至元統上言時僅一百四十年迄今則二百四十二年授時曆法每歲差一分五十抄約六十餘差一度今合差三度餘矣是又正德戊寅日食庚辰月食時刻分抄起沒方位多推算不合宜及今精擇知曆理者廣集疇人子弟于冬至前詣觀象臺晝夜詳測日影黃道赤道中星等日計月書至來歲冬至於驗二十四氣七十二候日月交食日躔月離之類覘元辛巳以來有所錯謬備錄上覽然後詳定歲差以成一代之制今其言猶存論曰天運至渺而曆紀之民用至賾而曆先之是曆之作也聖人所以弘泰贊之用廓經綸之業厥繫崇且鉅矣然觀之書曰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易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曆明時夫書之言欽也固順天以求合而人罔不庸其知識矣繹革之義則天運靡彌難以數拘而隨時變通亦有不可廢者乎古之曆自黃帝迄秦末凡六改漢凡五改魏文帝迄隋末十二改唐高宗迄周末十六改宋凡十八改金熙宗迄元末三改蹔往稽後差一度矣而當

談今證古詳而有体

讀[illegible]明悉

天道攸邈運動無常此是定論蓋言理數方盡治曆之旨

詩史官考諸上古中星。知太初曆已差五度。虞喜定差法取五十年。何承天取百年。而劉焯以七十五年易之。祖沖之取四十六年。虞劆取百八十六年。而張胄玄僧一行以八十三年易之。大衍之後。郭守敬立為六十六年有奇差一度。法無逯於此者。而漸有弗合。豈曆之非歟。蓋天道攸邈。運動無常。巧曆不能盡其數。聖哲莫或窮其變。理也勢也。隨時寬測。以救弊持敗。是亦可少乎。然有曆數有曆理。知數而不知理者。曆家之所以流于誣也。知理而不知數者。儒家之所以失于迂也。歲差之法。亦在于理與數兩究之哉

屯政乃朝家重務此篇歷叙興廢曲盡可謂究心當代之事者

考究詳明詞亦爾雅

九邊屯政考

李廷機　翰林院史編修

夫邊計之重且亟者。莫如屯政矣。國家九邊之地。肥沃可種。皆悉為官田。甲楯之所棲。耒耜之所事。綿亘數千里。於焉耕耨。於焉捍禦。蓋即古寓兵於農之遺。而漢趙充國。諸葛亮。晉羊祜。唐元振。韓重華諸臣之所嘗收其利者。二百餘年。聖明憂勤於上。碩畫於下。將臣經略於外。謀士講求於內。則惟屯政為攸救。顧其間或舉或廢。或利或否。非壤地不同。則政之得失異也。何也。高皇帝憫海運之艱。詔羣臣議屯田法。用宋訥所獻守邊策。立法分屯。布列邊徼。遠近相望。首尾相應。嚴制如此其周也。邊境既寧。撤守関士卒。僅僅備訊察。外悉令屯田致力。如此其一也。山西汾州民若干戶。願應募受屯。賞以鈔。定公田給之。仍令募本州民。召募如此其廣也。令屯士并樹桑棗柿栗。

此下十三段皆述屯政之詳

隨地所宜。士雖不足。而足于桑棗柿栗矣。地利如此其盡也。文皇帝納黃福之請。官為市牛鑄器。至欲廣屯于遼陽。而遣人徵牛于朝鮮。耕具如此其給也。詔各荒屯空土。不均土客軍民官舍。盡力開墾。永不起科。恩澤如此其厚也。謂將領能時時勞問屯士所苦。誰不感奮勤力。軫恤如此其殷也。以寧夏積穀獨多。降勑獎諭總兵何福。激勸如此其明也。仁宗念所司以征徭役擾之。令毋擅役妨農。愛養如此其至也。宣宗初。大同總兵鄭亨上屯田子粒數多。則遣人勘實賞之。論功如此其核也。提督必選老成。更命風憲官以時巡察。任使如此其慎也。屯久歲豐。邊士一切用度。多以粟易。於是令戶部[illegible]輸大糴。多至二三十萬石。少亦不下十萬。積貯如此其豫也。天順中。都御史葉盛巡撫宣府。修復官牛官田法。墾田益廣。積穀益多。以其餘易

以下言廢屯政之失

戰馬千百八匹修築城堡七百餘所興利如此其鉅也蓋其立法也周故人便其任人也當故法舉其與士也優故士奮其服利也綏故利集即所稱湟中渭濱涼州振武之事不啻過之胡不及焉乃其弊也則有膏腴之地多為莊田空閑之區咸歸邊帥士卒無近田可耕如商輅所論者矣有墩堡不修夷虜輕犯有可耕之田而不敢耕士卒疲憊家無耒耜有可耕之田而不長耕如梁材所疏者矣有耕種之際鹵莽滅裂收貯之後侵欺移用以官屯為職者優逸城市而不見阡陌之迹以典屯而來者慿信簿書而不較倉庫之實如劉定之所議者矣則有擾之以弗靖持之以太急今日數地明日徵逋輒起正德中寧夏之變卒今荒地儲竭邊民凋瘵且叛漢而入胡如王瓊所陳者矣恬嬉既久因循弛廢日復一日邊境蕭條沃壤盡弃芻粟不繼

此言復屯政

士馬不飽挽運例銀所費不貲度支亦告匱矣議者或欲令各邊撫臣選廉幹吏開墾荒蕪革豪強蠲逋負修亭障遠斥堠每歲終以聞部臣分別上請明示勸戒或欲召募開墾及令軍民自種量徵其稅或以為利歸於下則人樂趨往時為邊帥豪戶種田不荒蕪而公糴亦紛紛請勘適生厲階夫與膏土沃田鞠為茂草孰若捐以予人請明詔有長開種者悉與為業毋有所問

此推原當復鹽法

或以為自鹽法折納商不赴邊而屯政遂與俱壞欲復屯政盍令商輸粟于邊耕者有所資積者有所散而塞下自實蓋諸議之指大都任人廣募薄征緩取而鹽法與屯田相為維持鹽法之復尤不可以不亟也夫欲令農狎其野穡人成功積豐于垣士壓於伍內有亡費之利而外有守圉之備以振威生氣制戎徒備其惟屯政哉作屯政考

京營兵制攷

李廷機會元

申少師瑤泉公評　敘事詳略得宜最有体

國家兵制初蓋覩漢代云漢有南北軍衛尉主南軍中尉主北軍其後南軍增期門羽林北軍增八校秩與執金吾皆二千石說者曰分其權也我　國家所設錦衣等十二衛以衛宮禁擬南軍留守等四十八衛以衛京師擬北軍而分隸五府與八校意同有事則將握兵兵隨將事已則兵歸於府府歸於朝卒有意外之虞生片一軍而四軍足以制其死命蓋
高皇帝以神武久處行間洞悉戎機雖當橐弓韔矢之時而所為善藏利器強幹固本執長策而御宇內者淵乎微矣
成祖祚燕仍立五府增七十二衛而設五軍神機三千三大營五軍營有步兵有騎兵教陣法神機營皆步兵習火器三千營皆騎兵專扈從而歲令河南山東大寧四都司軍番上練閱於

京師營各用勳臣二人為提督自是因而不改而承平日久兵政弛廢迨己巳之變國統幾危景泰初于肅愍公始㼝議於三大營中簡厥驍銳分為十營還其老弱謂之老家營即於故三營提督六人中惟舉其二為總兵而以本兵董之營各領以都督一人有如過警檄其營則都督以所部出名為頭撥蓋三大營至團營一變已天順初年罷之八年復置成化初年罷之三年復置當是時團營凡十有二行之既久操練寖怠兵多闒茸於是乃立東西官廳號曰聽征又一變也嘉靖庚戌罷團營復三大營而改三千之名為神樞督總則勳臣協理則少司馬彈壓則臺省而五軍營之為副將者二左右前後參將者四遊擊將軍者四樞機二營之為副將者一參將者二佐擊將軍者六自嘉隆至于今間微有增損而制固不變今三大營將領副參

指歸在初制之善兵利分不利合足一篇巨眼

遊佐、坐營、號頭、中軍、千把總，見為官者五百二十有奇，而為軍者十二萬，為備兵者十萬有奇。一大營中，有戰兵，有車兵，有城守，有備兵。蓋分為三十小營，合為三大營，又合為戎政府云。國初制兵，患其聚而難制，故主於分；既分之後，患其散而無紀，故主於合。分合之間，莫不有權存焉，而譚者或以為兵利分不利合，無紀之患，失在政不在制也。夫兵猶水也，滙會巨浸，溢為洪流，則且有潰決衝齧不可捍禦之患，疏之別之，以殺其勢，則汨然赴海而趨。老子有言：魚不可脫于淵，國之利器不可假人。蓋高皇之慮遠矣。夫收太阿之權，役臂指之勢，其惟初制哉。作京營兵制攷。

蕭曹魏丙相業評

高拱 大學士

以毋以有己立說最得其大而文字老練古雅

夫相天下者，毋以有己而已。何者？天下事未有不須人而可以己濟者也。有己則見人之賢而不能以己推之，見人之美而不能以己成之，與人共事而不能以己下之。夫有己之心，不足以治三畝之宅也，況天下相乎？史之稱漢相，曰高祖開基，蕭曹為冠；孝宣中興，丙魏有聲。嗟乎，四子之勳爛焉冠乎當時，施之後世，幾與閎夭散宜生等爭烈矣。閱嘗覽其行事，酇侯以拯，平陽以守，高平以嚴明，博陽以寬大，奉法順流，與民更始，與夫日飲醇酒，無所請事者，不共術而治；總領眾職，甚稱上意，與夫小事不親，掾吏不案者，不同轍而趨。要各並時而榮，咸濟厥世，雖軒輊也，予不詳。詳其大者，則所稱毋以有己是已。毋以有己之心，古大臣協恭和衷、師師濟濟之心也。四子即未聞道，迺其相漢，

磊落奇偉不才之才

蓋庶幾古大臣之用心焉。夫其屏志推賢，不以忿猜撓厥盛美，抑何公也。自以不如前人，率由無所變更，一遵約束，客莫得說，予莫得諫，抑何明也。一以廉，一以寬，迺同心輔政，令其主兩重之，終身不見其郤，抑何淡也。蓋舉惟其利於國，不必其所喜法；惟其安於民，不必其所立寬嚴；惟其適於治，不必其同而無間。此四子所以忘私徇國，安主庇民，各展訏謀，同濟天網，勛業垂而不滅，光藻朗而不渝也。向使當推轂而修纖介之嫌，則輕若之令不信于後矣；當所成而持師心之見，則寧一之歌不興于時矣；處比肩而操異同之意，則中興之功不聞于世矣。夫相猶操舟然，前者操而左，後者操而右，雖有勁枻利楫，曾不能涉尋常；猶御馬然，一人策之使前，一人策之使後，雖有良駟堅轅，曾不能致里舍。何者？獨任者無明，自用者無功。相臣有私心則蹈

奇氣凌度跌宕激昂

引喻精研新麗

家有弃績也是故夔龍讓而虞興周召歡而周熾種蠡合而越霸廉藺睦而趙強房杜姚宋熙載于唐家韓范富歐襄理於宋室共濟之效所從來矣乎故評漢相并及之以為相天下者鑒焉

揭子遂未偏至詞壇

劉子玄評史擧正

于愼行 大宗伯學士

羅大參康洲公評

筆陣風生詞鋒峽倒雲錦霞光嗣七射日至拳正二罪三失即公子玄而在亦子手心折矣

蓋自左史記事右史記言石室蘭臺權輿遐邈矣然而遷固云往代罕稱良寥寥芳猷千載莫嗣吁其難矣唐有劉子知幾夙以卓肯獨秉淵覽三為史臣兩入東觀博極載籍馳騁古今提要鈎玄括囊殆盡觀其史通所述自三墳五典之書南史素臣之紀兩京三國之謨中朝江左之曆亦有汲冢古篆禹穴遺編金匱之所不藏酉崑之所未備莫不採厥淵源總其統系捃摭押闔靡有遁形斯已勤矣廼其神識融洞取舍嚴明操筆有南狐之志摛藻有班馬之文克其韞籍不足稱一代之良史哉而乃好奇自信抱其深文小則取咲于方家大則得罪于名敎惜也難得之才遺此無窮之恨省而撫然為之太息略而原之蓋其罪有二而其失有三夫堯禹為聖辛癸為凶自生民所共覩

神采煥發光芒耀人

此言二罪之罪

聲宏調朗

記而信傳疑之語遵好事之說以汲書為龜筴以六籍為土苴信其言也則丹朱之不肖重華有築壇之謀蒼梧之不返文命有膠舟之志桀紂之不道如陳琳草檄之誣西伯之勘黎如桓温拜表之檄遂使皇圖帝籙莽逋逃之藪傾宮瑤室邁垂拱之規是可忍也孰不可忍茫茫萬世人或適歸侮聖之罪一也夫儒者之言折衷孔子皇皇經籍赫若日星刪述所加各有攸當如箕湯斬桀則紀言之筏陳曾國無風則出歌之頌已錄而不窺聖意輒謂有私至所據斷則媿丕曰舜禹之事吾知之也何其不信大聖權輿之準而信亂臣依附之口人之不聽一至于此而能品藻人倫勸懲來世者乎離經之罪二也夫史猶繪也善繪者繪其人之象貌而必得其精神善人者摭事之故實而必存其命脈是故詞有繁而不殺事有細而靡遺欲其一披簡[illegible]

千古如覩也公素亡祭牲錄門人致問之詞子罕哭介夫載覘者反報之語此左氏之神也仲連見新垣衍則紹介之詞畢載王生從龔渤海則醉呼之狀具陳此史海之妙也而子玄剗略榛蕪一切删去讀之索然了無神彩是猶操公輸之墨而規矩蟠龍之技執神禹之鑿而溝洫呂梁之水也天下之奇觀何從而覩之哉其失也淺夫立言之旨固貴本質而褒貶之辭或多凝議是以書有漂杵之文而詩載孑遺之詠也今焉執西州之無魚而疑趙盾魚飧之事謂晉陽之無竹而惑細侯竹馬之迎以鳥啼花咲駁智不如葵之言以中山磨笄詆無恤最賢之語是必譯輶軒之使而後方物不遺本篆籀之文而後書法無舛也其失也固夫人之哲愚區以別矣而品流靡一風軌固殊必得其情談何容易今也游夏列儒林冉稱循吏是不知達者之規摹也項羽為羣盜蜀漢為僭君是不覩英雄之梗槩也疑曹操見匈奴無催琰在座之事是不究奸謀之詭也謂阮籍聞母喪無圍棋飲酒之狀是不聞放達之風也其失也昧矣嗟夫才識特達有如子玄而舛錯不經彰彰若是諒哉史之難也夫磨纖毫之瑕則完盈尺之璧刮數寸之朽則成合抱之材是故[illegible]而正之使其全書不廢于世云爾

類百家之精華胸中之奇瑰

曰淺曰固曰執此三失之責

千評此整齊詳洗剔批者[illegible]

評春秋列國大夫優劣

袁宗道　翰林國史編修

夫論人於三代以降也則難哉自壁經所紀外載在國乘其人豈無彪炳來茲而芬潤齒頰者然而盈尺之璵方寸之瑕則全材難初駕如組再試多蹶則末路難長於窒穴短於衡城則大用難鳳翼其外螟螣其中則純白難夫置雌黃於三代以降也則難哉吾無暇更僕論論較著者若管氏之九合一匡晏子之順命銜命趙衰狐偃從公子而伯西晉先軫之克敵城濮孟明之取勝焚舟士燮之憂先內寧趙武之不頓兵甲絳也和戎向也憂國救也謀楚奚也顯秦夫國家重善謀之臣則安舍此數大夫也季友勛勤于魯僖甯武救寧於衛成華元折衝於宋祖夫國家重戢亂之臣則安舍此數大夫也蹇叔止襲鄭之旅子華陳祈招之詩史魚尸諫以寤主蓋皆有古遺風焉鮑叔舉

仲子皮舉僑公叔舉僎蓋皆有古推賢風焉若乃目夷以宋讓子臧以曹讓季札以吳讓倚所謂輕國如屣者耶蓋廉靜士也巳孔父以宋督死仇牧以南宮死荀息以里克死倚所謂甘鑊如飴者耶益仗節士也巳若乃下惠之治亂並進伯玉之卷舒緣時上曾無隱情下中國又非世所稱貞良士者哉是數大夫者固皆擴棟朝家照映丹青而深詰其生平多瑜焉而不揜其瑕也如駿馬而不勝其蹶也才焉或窒于大用也駁焉或戾於純白也故置雌黃于三代以降難也然予竊謂較用於國家者先功勳定品於一人者先操行夫論功而有雄于尊天王擯戎裔不歃血而來諸侯於股掌上者乎論心而有純于不羞汙君不怨遺佚三公勿奪其介者乎是以論功則宜首管氏而狐趙為次數百里奚輩又次之論心則宜首展禽而僑僎札次之士

本史表

新石公評

論功論心得優劣人品之法殊不求備焉則三代而下無全人自古嘆才之難何[illegible]難也

揚扢千古議佳才焉

下太史之所論與晏氏前數語稱非具倫矣

會士燮等又次之甚總列國大夫則予所揚抑者優而就予所揚抑諸人則管氏晏嬰尤優而罷小貽譏不恭與誚則其它之可知矣故求不寤於才無詭於心表裏兼醇華實總粹是在三代盛際也難論于春秋矣余固曰置雖黃于三代以降則難也

評春秋列國大夫優劣

吳應賓編修

王太史荊石公評春秋時以事功觀人是一種議論

事功五字一篇大頭腦

明決透博截合前一篇觀之春秋得失之林可攷而見矣

余讀春秋覽左氏諸薦紳先生事詳哉其言之也士生百世後世乃所任獨智馳騁二百年間別其雌雄而定其品格斯已難矣抑嘗聞之譬大厦之隆也則梁棟之材辨矣睹涉川之利敗則舟楫之材辨矣徵時事之得失則廟堂之材辨矣故置竿於百步之外而議其尋丈雖婁不能也循而揣之則庸夫莫遁焉何者彼擬其虛此覈其實也夫事功者士君子所以信于後世之寶余故後耳食之譚摭其所設施者歷選國乘若展禽蘧瑗季札皆繫于有關於道者而聖門亦亟稱之未易以春秋之士目也至于乘時赴會名垂竹帛者跡其已事可得軒輊焉管仲起仔囚用東海一隅之齊使桓公為主霸長名陵之後天下晏如也雖子文毀家紓國以圖北方然卒不競于中夏蓋其數不勝者晉文腹心狐趙爪牙原卻以為盟主其規摹視仲亦稍稍遜焉其後命變書厥諸大夫夾輔之僅不失霸悼公壹用智魏則復霸之業易若反手者蓋扶之者衆非一人力也其它濟難則季友甯俞華元治國則百里奚蔿賈立言則臧文仲強兵則孟明視孫叔敖諫諍則臧僖伯曹劌蹇叔承義則孔父仇牧息辨國則目夷子臧之十數子者操行殊科瑕瑜人有要之叔世之希綜一邦之巨擘矣襄公而下事多可置戍也賢乎哉弭兵之會衛倦從楚東諸侯踵鄭而往朝者十八九焉楚擬名陵吳長蛇泡要數十穢討臣謀士徒屏息而無敢校者是何異棟橈極而渡江河御弊而析也猶謂中國有人乎令是時敬仲暨孫趙輩六七公皆在意累世之成易振也素行之令易驅也已敎之卒易奮也即十楚詎能為中國憂哉迺何論頹仆澌滅至

此極也。罕虎揆政，擬之叔牙、隰同，方軌僑也。以弱鄭抗二萬乘，足當美。吾惜所治者小耳。叔孫昭子可謂不畏強禦者，趙孟雖號清忠，偷已甚矣。彼叔向之智，而矜威於平丘；伍員之烈，而借資於專諸，是幾何其不為戰國也。故以春秋觀之，平昭之世去威文何啻什伯。世者功之表也，功者才之表也，舉而較之，知優劣矣。故春秋之諸大夫，管仲為優，狐趙次之，智魏又次之，晏子雖以君顯，比功程力，不可同日語也，又况其下焉者乎。或言仲先詐力，後仁義，聖門所不道，不宜過許。然余本論才於春秋，非孟子辨王伯旨也。且孔子不云乎：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袵矣。夫仲之功于春秋彰彰，如是而顧欲以伯掩之，吾不識所賢者誰也，所高者何也。此所云耳食者也。

古德有筆力

讜論不苟

評春秋列國大夫優劣

彭燁　翰林國史檢討

盧太史歐陽公評：讜論絕正，辭氣舂容，非超然有識、卓然有養者不能到。

夫儒者尚論古昔，稱引遠初，論人於春秋，甄節取而疵摘之，以為甲甲無完士。至以方于帝臣王佐，則又跋踖而却步。此其取衷奚當哉。及讀春秋傳，紀列國大夫所為，取威定霸、強國尊主之畫，率卓犖絕特，非尋常比，則未嘗不慨夫世不乏才，而猶怪夫儒者評隲之過也。自周轍既東，文武之緒不絕如綫矣。徒以空名重於九鼎者，豈不以列國勛勤，藉二三大夫力哉。其間片美寸長，僅可槩見者，未易更僕論。論其章明較著者，語篤行，則有和不易介之惠昭，一冥一節之後語；功烈，則有九合一匡之管仲，矢謀城濮之趙狐，無隱不折之舍老，成却慮之變和戎之絳定，雖之友存鄭之武，霸秦之奚，封殽之明視，以楚成顯之於蒍，以楚嚴霸之叔敖，以楚昭雄之申，以闔廬強之員；語風議，則有祁招誦於子革，和同辨於晏子，觀魚諫于僖伯，郜鼎辭于臧孫，尸諫如鰌，立言如豹；推賢，則叔牙舉仲，子皮舉僑，祁奚舉午，公孫尸舉假；問學，則博物之子產，多聞之叔向，讀墳典丘索之左史；遜國，則有守節之子臧，讓嫡之子魚，退耕之季札；抗節致忠，則孔父以宋督，荀息以奚齊，仇牧以宋閔，智愚保君如俞，忠而有禮如舍，生不交和，死不屬子如武之數子者，行誼維乎澈風，勛勞定乎艱難，片辭可以解棼惑，徵引可以却嫌疑，節槩忠貞，足以廉頑立懦，明紀振倫，炳爵施于當年，流文采于百世。周室之不遽陸沈，中國之不遽左袵者，其四起而維之者衆也。千載而下，令人馳景而歆豔焉，斯亦賢矣，非衆之優乎。然求衆優之優，請槩以穆叔三不朽之說，吾其伯王乎。伯王中夜車聲一，南子能信之，他可知矣，非夫粹白之東人，人素諒，不能此也。令

上下古人而品隲精當，壓倒世俗儒

伯玉管仲子產三人又

修之變者也

獨宗下惠尤為卓識

忼慨白刃脫屣千乘者遇其風誠烈而感激意氣操行則亦必若斯之純矣吾其管仲乎周衰霸功亦不見矣仲也投袂東海盟八國而問苞茅令方張楚帖然修其職貢譬則迴狂瀾而砥之憂憂乎難哉嗣而起者功效非無可見而蒙故托跡用力則有間矣吾其子産乎修鄭國之辞令而考之以禮晉楚屈焉信乎禮之可以為國而辞之不可已也斯非所稱于不朽者哉至中倫中慮若柳下惠者似又當在孔氏門墻未敢以春秋之人目之也夫命駕荊山則珩璜非寶而圭璧為寶持斤鄧林則析桷非材而楝欐為材吾所優數子者意亦若此矣夫夫也使生際盛王陶于仁義禮樂之澤以彼之才之美豈不逸與五臣十亂分庭相揖讓耶學者鏡覽記聞歷選往哲所可得而軒輊者此可既焉亦當世失得之林也要之春秋優者吾亦優之如是而已矣

評仲長統昌言定政論

王亘 翰林編修

修詞雅古　敘述雅約

夫治世之術則未始有主矣當熙洽斯任安和遇險傾斯崇振厲薑臣各浮其說程世道以為權而質之王道疑偏也王道準乎太始嗟爺代用綠舒滌更蕩平之風出焉妥神於安和則謂取精黃老矯意於振厲則謂藉口申韓其軌近世有是邪嘗以仲長統崔寔二子之言讀之叮嚀感激率以拘攣古法為咎而願與天下更始是何不避苛急之名而以繩束自附者蓋惟世變之故也當昔漢季皇路艱塞天子之神靈不奮而奄人戚里弄威福於掌股之間習俗頹靡豪猾自逞嵴函既傾宛洛亦敝豈復文景時哉故崔生謂梁肉不如藥石而仲氏尤惓惓於嚴斷吏人鈹滑輕於犯禁於是欲復肉刑授地不均素封者帶財為長於是欲脩閭井末作淫巧農桑無所勸或相距數百里始邑焉於是欲立官長太倉之積寡祿薄多開私門於是欲定賦稅事歸臺閣憸人柄用以釀成禍災而公孫虛受其責於是欲專任三公是二子忿世嫉俗將一切脩飭行之謂是救弊之術宜爾愚竊有不敢盡然者夫孝文除肉刑一詔仁意藹然至今誦之使窮民有起色且人臣將恩德是導而乃膚之刻乎國家既多事矣多設官何為若民安其業欲強增損之若之何其不相劫愚謂二子之論大都皆忿激而過者也其所可者在任三公敦敎崇厥才藝脩武備定制度耳抑又考其時勢大柄下移神器搖動東漢業已憊矣其不用二子之言也固無救即用二子之言亦無救不用其言其究也如所書靈獻之事矣用其言而操下如束溼復虐階禍夫王道調劑隨宜矯偏若此之甚哉故二子者憂時則切而於治道則偏也

敘事洪暢　古奇新穎　筆力千鈞斷制亦當　末句便斷尽

增定國朝館課經世宏辭卷之十

太原 王錫爵 元馭父 增定
四明 沈一貫 肩吾父 叅訂

辯類

河源辯　王鏊 柱国文恪公

謝文正木齋公評 世之論河源者率以元使之言為信今公折衷之論歷正其非考經史出以獨見訂千古之說馳域外之謬後有考源者尚考鏡于斯云

爾雅山海淮南洛書無一不實張騫元使之言無一不考非學窮五車文探八索者其孰能與于此

客有問河源者王子曰是非予所及履也雖然予以為必出于崑崙曰子何以知之曰予以理知之山與水同原天下之山起於崑崙天下之水出於崑崙無疑也曰子不聞乎昔元世子欲窮河源遣使行四五千里至吐蕃朶甘思西部有曰火敦腦兒者華言星宿海也有水百泓望之如列星此河源也踰崑崙一十餘日矣予曰西域之迹發自張騫騫所歷諸國甚久且遠東漢之世大秦條支安息至于海濱四萬里外重譯貢獻班超遣掾甘英窮臨西海而還皆未覩所謂崑崙也何元使得之易乎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去嵩高五萬里外國圖云從大晉西七萬里得崑崙之墟今元使行不及五千里云已踰之何崑崙之近乎自昔言崑崙者皆在西北元使所圖乃在西南何也然則元使所謂崑崙者果崑崙乎所謂星宿海者果河源乎未可知也爾雅云河出崑崙虛色白并千七百川色黃山海經云崑崙之丘河水出焉東南流注于氾天之水洋水出焉西南流注于醜塗之水黑水出焉西流注于大杅淮南子云崑崙之墟河水出馬東北陬赤水出其東南陬洋水出其西北陬雪山高五百由旬山頂有阿耨達池池東有恒伽河從象口出共五百河流入東海南有新頭河從牛口出共五百河流入南海西有愽叉河從馬口出共五百河流入西海北有斯陁河從獅子口出共五百河流入北海康泰扶南傳曰恒水之源出崑崙有五大源分流為諸水洛書曰河自崑崙出于重野逕積石為中國之河張騫云于寘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古書所紀先後一轍豈皆不可信而元使獨可信乎曰為其得之親見也四古之至人夫獨非親見乎釋氏生于天竺穆王宴于瑤池夫豈非親見鑿空以欺後世乎然則元使其誣乎曰吾嘗考之河有兩源一出于崑崙之墟且漢使亦嘗窮河源矣謂出于寘其山多玉石采來天子案古圖書名其山為崑崙然非古所謂崑崙也元使所見其殆是乎若崑崙之墟彼固未之覩也且天竺諸國有身熱頭痛之坂縣度之阨熱風夏雪毒龍惡鬼猛虎獅子之害元使亦嘗歷此乎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瑤池淮南子載崑崙之上有木禾珠樹玉樹玄圃閬風十洲記謂弱水繞之上有金臺玉闕之類元使亦嘗覩此乎雖其神怪恍惚不可盡信而河源之出于是不可誣也近有佛圖調者謂鍾山西六百里有崑崙郭璞謂別自有小崑崙也則崑崙果非一乎曰崑崙之遠近不一然則河源惡乎定曰水經云崑崙在西北河水出其東北陬東南流入渤海其一源出于寘之南山北流與葱嶺合東注蒲昌海郭璞云河出崑崙潛行地下至于寘國復分流岐出合而東注鹽澤復行積石為中國河此定論也予見近世之論河源者每以一夫之目廢千古之論故為之辯

謂河有兩源出[illegible]崙之[illegible]不一[illegible]非淺[illegible]所能識

引禹本[illegible]

說淮南以折元使更見精覈

以水經郭璞之言為定論此公之卓見也河源自此無異議矣

春王正月辨　　王錫爵少傅大學士

申少師瑶泉公評：辨明晳而文亦練

此辨夫子行夏時之說

句法頗迥，辨准蘇老春秋論一束

此辨周建寅之說

此辨周與建子之說

周人固自改之一句是一篇大主意，此下引證

春王正月之辨無慮十數家而總其說有五則愚請先折四說者之非乃後證其定說焉或謂周人雖以建子為歲首然而不改時與月也魯史曰冬十一月夫子更而曰春正月也或謂周人改月不改時也魯史曰冬正月夫子更而曰春正月也此二說者以為此夫子所以示行夏時意也夫子固曰吾從周又曰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豈其以匹夫而改天子之正朔乎夫子患天下諸侯大夫之無王也而作春秋而已則首改天子之正朔其何以服天下且如其說則是周人猶以寅為春而夫子直以子為春是易夏時者自夫子始也又惡在其示行夏時意也此愚之所未解也或謂周雖以建子為歲首而不改時月夫子所紀春正月蓋建寅也必若是說則夫子胡不係元年於冬十一月之上乃每歲輙截子丑兩月而屬之前年乎若曰周人紀年仍自建寅始又惡在其改正朔也此又愚之所未解也或謂自古未嘗改正朔其曰商建丑周建子者後儒附會之說也必若是說則百代一時也夫子何以曰行夏之時即如輅也冕也樂也歷代各異故夫子較而酌其可行者柰何獨以百代不易之時而係之夏乎且考之經史諸書周正與夏正兩者互著爲自古無改正朔之說何以得有周月而秦人又何緣而以建亥為首騶衍五德劉歆三統彼亦豈能㚒千古未有之事而鑿空造論乎此又愚之所未解也然則其說云何則愚直斷以為周人固自改之矣漢書律曆志周正月辛卯朔合辰在斗前一度戊午師渡孟津明日己未冬至而外傳伶州鳩復載武王伐殷之日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其為建子月明矣而

故究詳明辨論真確定取證精賓典段能斷

昔王陽明與華玉論春王正月，隆慶有此，元非不取

論三正良為有見

書稱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又稱惟一月壬辰旁死魄戊午師逾孟津則周人之以建子為春正月可證也左傳僖五年正月日南至雜記孟獻子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七月之禘獻子為之也冬至之為子月也必矣夏至之為午月必矣然而稱曰正月七月則周之以建子為正月可證也而明堂位又稱魯君孟春祀帝於郊配以后稷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大廟夫既曰七月之禘獻子為之則必以正月之郊為故典矣而魯郊稱孟春焉則周人之以建子為春可證也周禮州長正月屬民讀法如初言初則正月居先可知如以寅為正月又安所更得正歲乎則周人之以建子為正月可證也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而孟子曰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則周之所謂十二月者蓋夏之十月也則周人之以建子為正月可證也詩豳風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即繼之曰曰為改歲唐風蟋蟀在堂乃九月之候而曰歲聿云莫則周人之以建子為歲首可證也春秋桓十四年春正月無氷成元年春二月無氷襄二十八年春無氷莊七年秋大水無麥苗定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若曰以建寅為正乎則寅卯之月之無氷也亥月之隕霜也惡在其為異也而紀之而申酉之月尚安有所謂麥苗乎則春秋所書春正月之為建子又可證也難者曰冬之不可以為春至著也豈謂武周大聖而顧錯繆至此抑曰謂冬之不可以為春此自後人習用夏時之人而執之云爾也在書甘誓曰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三正之所從來舊矣非周獨創之也且陽生于子而極于巳午陰生于午而極于亥子自一陽之復以極于六陽之乾而為春夏自一陰之姤以

極于六陰之坤而為秋冬何為而不可大抵周之正也本乎陽氣之始萌而名之也因天者也商之正也本乎陽氣之上通而名之也因地者也夏之正本乎陽氣之已至而名之也因人者也而待以行事則因人要矣故天子取夏時焉柰何其必武周之不以子為春也曰豳風流火之陳小夏徂暑之嘆二月載離之歌莫春來牟之誦此周詩也而舉夏時者何也中春始蘩之語季冬斬冰之令此周禮也而舉夏時者又何也曰汲冢周書不云乎亦越我周王致伐于商改正異域以垂三統至于敬授民時巡狩烝享猶自夏焉故周禮有正月又有正歲則周人誠改正朔而夏正固未嘗廢也當時行之官一遵時王之制若春秋所載是已而民間猶或稱夏正故詩若禮時時雜舉則議論之書與紀載之書異也孰是而必周之不改正朔固矣曰商書始即位曰惟元祀十有一月則月不易也秦書始建國曰元年冬十月則時不易也豈獨周而易之曰聖人創制立法各自有度夫安能執商之不易而必諸周乎若亥月之陽氣未至其不可以為春固也與周正異矣且子據十有一月之係于元祀也而必商之不易據冬十月之係于元年也而必秦之不易矣獨柰何不得據春王正月之係于元年也而必周之易哉蓋武王可得而與天下改正朔者也君道也夫子不可得而與天下改正朔者也臣道也愚怪夫世之敢以改正朔屬夫子而不敢以改正朔屬武王也於是乎為之辨

論周本嘗舍夏正考訂精確之為獨創之論

辨例書頭處

論至此紛紛聚訟之說可廢矣

道術辯

陳于陛　春坊學士

道者萬世之公也而人各徇其見以自為方則其大用始裂君子明于至當以究觀衆論之得失是故支離漫漶者不足以病吾之真也道之統紀自堯舜傳之周公孔子如日行于天江河流于地其孰得而湮晦之者惟夫世衰教微然後方術競出百家互勝若它囂魏牟惠施鄧析之徒堅白異同之論行僻而堅言偽而辯倡狂浮游無所歸宿以其持之有見故往往足以譁世取寵賴子思孟軻推明正義以覺寤當時所謂廓氛霾以重明迴狂瀾于既倒功亦偉矣漢之興也還固二子以陰陽老墨名法與儒並立為六家為九流其舛戾已甚及佛氏晚出而其理彌近其辯彌熾蓋吾道不絕如綫焉自是以後則老佛與儒又並立為三堅不可破而諸說者不能同矣夫道一而已自人之泥焉駕其說也分散而為百又凌夷而為六為九至于三而不可破也豈非吾道之不幸聖賢所深憫者哉故今之學者能闢佛老以昌吾儒而道術明于天下矣然在昔韓愈歐陽修之流號為豪傑亦嘗奮然攘臂與二氏角其言徒煩而卒不能勝者何耶蓋吾儒之與佛老辯者不當斥其異而當求其同得其同者則其異者不言而解也儒之同于二氏者何也吾曰盡性彼亦曰見性吾曰主靜彼亦曰無為蓋亦不甚相遠者然吾儒之道則欲統四德和七情敘五倫廓而充之以為天下國家始于操存涵養之密而終于一體之公此所以為知化立本經綸無所倚之學也彼二氏者則于父子夫婦之倫斗斛權量之制欲一切掃歸于無而其道固不可以治天下國家是則其所泥也當今之世議論稍涉于佛老人輙以反戈入室譏之至究其

王荊石公評　清新雅暢詳理極精

言言是道

能闢佛老一句是綱領

世儒於佛老但斥其異吾獨論其同道術求其同見解自高心思獨到

所以排逐二氏者又不深推其同異動則稱曰沸以寂為名道以虛為宗皆非大中至正之旨也不知吾儒所云寂然不動虛以受人者誠何物乎要之二氏之所可取者正在于此而其汙漫忘返卒以得罪名教者特以寂而不能通虛而不能應吾儒則以其虛寂盎然推之萬物耳然吾儒之學順而不失其中二氏之學逆而無當于用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謬非空言無實者所得而議也今有人執此以令于天下曰彼二氏之說非盡邪妄也其於性命全道德者則其所得也而遺去名教荒越倫理則其所失也吾知為之徒者知二氏之得皆吾儒之所有而二氏之失又吾儒之所無將捨其術以趨于正之不暇而兩端之道其視吾儒猶爝火之于日月汙瀆之于江河孰敢居然抗衡而相為盛衰也哉雖然古今之旁術其散而為百家論而為六為九者皆偏于奧窔不見純全與佛老亡以異也是故吾儒之道根于心以參天地育萬物衆技不能掩其說羣儒不能[illegible]其真吾惧神聖之所以教人者闇而不宣鬱而不發也作道[illegible]

所二氏者類皆以其虛寂至當謂其虛而不應寂而不通便是高論確歟衆千百言終無此識見

且嗣為經

深是理致

忠清仁辨

鄧以讚 會元

或有問於予曰士君子立身行己自有法度則忠清要矣大道既隱邪害公私害義者何可勝數忠如子文清如文子亦足風于世而列于仁人之林乃夫子弗輕許焉何也意者忠清與仁亦或有所辨乎余應之曰予獨不見夫楚和之璧靈蛇之珠乎瑩然栗然韞則山輝含則川媚蓋天下稱至寶也亡論魚目燕石即有片瑕微纇者且不得共席而觀同日而談何者物有至有未至耳夫仁固天下至德也而忠清可若是幾哉是故亡國非忠徇國為忠辱身非清潔身為清此如白璽丹漆一恒人辨之故智者可以意窺勇者可以力求至于仁則精純粹美濬乎其天智難臆度力難襲取自非深于養者不可一蹴而至譬何容易也故曰爵祿可辭白刃可蹈中庸不可能說忠清與仁者莫辨乎此矣比干之忠也夷齊之清也心純乎內而行高乎外夫子並許之曰仁謂其仁形于忠清非謂其忠清可以盡仁也故忠者未必仁而仁者必忠清者未必仁而仁者必清此非繞于心淵之微其孰從而辨之人心之不同有如其面故非惟忠清與仁辨即忠清之間而情偽邪正亦自辨焉是故碎首之與折檻同行而異黨錮之與布被同跡而異趨佯驚之御史幾與蹇諤爭烈終南之隱士幾與首陽齊高此其與仁背馳無足置辨乃有抗疏明庭批鱗忌而或感發于意氣沛而為激乃有敝車羸馬不為不欲而或失聲于破釜流而為矯乃有甘心鼎鑊臨難不避而或設心于釣奇見為悖名高乃有揮金不顧謀國不居而或灰心于末路見為變晚節夫仁者無所為而為者也而或有所為即私矣甚至忠而激者為私知其激而強忍

許桂國新陽公評 定宇而壁三年乃計偕上南宮遂大魁天下故發為文章鋒斂而味深理精而思逶迤得之沉寂者深也

精覈之評

談析玄微詞臻三昧

分于理 寔于思

奚亦為私潔而矯者為私知其矯而強制焉亦為私名高
而有心于逃名亦非仁變節非仁而有心于守節亦非仁則[illegible]
非純心之難哉是故以迹言仁雖以管仲得仁者之功以心言
仁雖以原憲之克伐不行而不可幾及心苟能純則雖負康而
朝負[illegible]而相不為忠清之累心苟未純則雖子文之忠文子之
清而無當仁之全道嗚呼此忠清仁之大較也假令一忠一清
謂足以盡仁則何放忠修潔之士代不乏人而中心安仁者乃
不少槩見何哉是不可以無辨

和同辨

周應賓　翰林國史編脩官

和同在心上辨見識便高

蓋晏平仲氏嘗為景公論和同其論和也曰如衆味之相濟以
和其味也如衆音之相濟以和其音也其論同也曰如以水濟
水誰能食之如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詳哉乎其言之也仲尼
以兩言斷之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斯論出而和同
之相去若薰蕕白黑然噫嚴矣蓋和同之所以異者其心異也
和公心也同私心也心公矣所見無非公者則必忘其肝膽遺
其耳目胞視民與視物胡為而不和心私矣所見無非私者則
必相依以勢相昵以利相矜以名相煦以情胡淂而不同予見
夫世之溫厚愷弟坦夷平易見如觀火處如飲醇無所不可知
無所不可節和也君子也予見夫世之婾婀脂韋翁翁呫呫淈
其泥揚其波彼且為嬰兒吾亦與之為嬰兒彼且為無町畦而

吾亦與之為無町畦同也小人也夫君子寧獨與君子和與衆
人和哉以其無己甚無尅急蓋亦有時而和小人矣小人寧獨
與小人同與衆人同哉以其善迎附善迎合蓋亦有時而同君
子矣然君子能和不能同也小人能同不能和也一議論一行
事君子視理謂何耳可曰可不可曰不可然曰然不然曰不然
無以有己也不強人之同也無以有人也不以己同人也是故
砥柱獨立不為異慷慨正色不為激發憤昌言不為傲時吾求
同乎理也乃小人則為同而已矣此曰然彼亦曰然此曰不可
彼亦曰不可人之所向不憚以己同之己之所向必欲強人以
同之同則親不同則讐同則相引不同則相惡寧知有不宜同
者哉君子即不同而非有所求多於人也萬物一體之意本自
盎如也何害其為和小人協一同心則先己分門戶立崖岸歟

城府和何由生盖論君子之不同即俱為君子而意見議論亦有時而不同若於是各出其肝膈以相質彼無所隱諱此無所計較而適以明其為君子論小人之不和即雷同相從隨聲是非而其心歸之乖離散不過惟勢利是視勢窮利盡而室戈挺石旋及其所引絕扎根者即向所与為同之人也乃所以為小人甚哉和與同之所關大也世之治忽升降寔懸于此予觀三王之世其君子師師濟濟同寅協恭平心和氣以共濟天下是不必己出要於其是事不必己為要於其成泰和之氣旁皇周浹而世稱郅隆爵是以降人懷忮憤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黨同伐異曹起而爭炎也而乃有牛黨李黨洛黨蜀黨朔黨一時號為君子者而亦弃和為同遂令天下脊脊多事噫可監矣

確論

七儒解

宋濂　翰林李士謚

劉文成伯温公評：此歷論世之七儒，首以游俠，終以道德為歸，蓋見既正而詞復既爽，頗有積文忠之風。

儒者非一也世之人不察也有游俠之儒有文史之儒有曠達之儒有智數之儒有章句之儒有事功之儒有道德之儒儒者非一也世之人不察也能察之然後可入道也威以制之術以陵之才以駕之強以勝之和以誘之信以結之夫是之謂游俠之儒上自義軒下迄近代載籍之繁浩如煙海莫不擷其玄精嚅其芳腴搜其闕逸略其滓渣約其枝蔓引觚吐辭頃刻萬言而不之止夫是之謂文史之儒三才以之混也萬物以之齊也名理以之假也塗轍以之寓也雖有智者莫測其所存夫是之謂曠達之儒沈鷙寡言逆料事機翼然凝然規然幽然漆然速迷然察察然獵獵然千變萬化不可窺度夫是之謂智數之儒業擅專門伐異黨同以言求句以句求章以章求意無高而弗窮無遠而弗即無微而弗探無滯而弗宣無幽而弗燭夫是之謂章句之儒謀事則鄉方略取師則審勞佚使民則謹蓄積治國則嚴政令服衆則信刑賞務使彼當時烈垂後世夫是之謂事功之儒備陰陽之和而不知其純焉涵鬼神之秘而不知其深焉達萬物之理而不知其遠焉言足以為世法行足以為世表而人莫得而名焉夫是之謂道德之儒儒者非一也世之人不察也能察之然後可入道也游俠之儒田仲王猛是也弗至于理惟氣之使不可以入道也文史之儒司馬遷班固是也浮文勝質纖巧斷朴不可以入道也曠達之儒莊周列禦寇是也肆情縱誕滅絕人紀不可以入道也智數之儒張良陳平是也出入機慮或流詭詐不可以入道也章句之儒毛萇鄭玄是也牽合傳會有乖博典不可以入道也事功之儒管仲晏嬰是

入道二字是一篇眼目

數不可入道句應前入道意

意致疏鍊氣變態物翩舌驚嗎儒先說先哲溪公祿浮意文字

也跡存經世心則有假不可以入道也道德之儒孔子是也三
萬世之所宗也我所願則學孔子也其道則仁義禮智信也其
倫則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也其事易知且易行也能行之
則身可脩也家可齊也國可治也天下可平也我所願則學孔
子也今指三尺之童子而問之則曰我學孔子也求其知孔子
之道者雖班白之人無有也嗚呼上戴天下履地中函人一也
天不足為高地不足為厚人不足為小此儒者之道所以與天
地並立而為三也司馬遷以儒與五家並列荀卿謂儒有小大
楊雄謂通天地人曰儒者要皆不足以知儒也必學至孔子然
後無愧于儒之名也然則儒亦有異乎曰有之位不同也三皇
儒而皇五帝儒而帝三王儒而王皐陶伊傅周召儒而臣孔子
儒而師其道未嘗不同也雖然自有生民以來未有盛于孔子
者也我所願則學孔子也

句法用六不重複為子

崔銑文敏公

諭問

宋文諸勝晁公評　此篇從容難解嘲變化來而文勢縱橫詞法嚴客當共西京篇並傳

翰林先生謝病還郡篤志于六經屏事絕交以著述為業客有
問先生者為其不能建績立名秉執取貴學迂而難統志特而
寡助先生悉以法言喩之分為上下二篇匪垂後聞聊念同好
客問先生曰士胡為而仕也豈非求以成其名利乎哉朱雲請
劍于萬乘申伏負于一朝名者歸之孫弘十載而相范睢一見
而侯利者鄙焉先生直玉堂之署執經人主之前十有四年矣
位不過為郎未嘗出讜言上塵人君次取重當世今乃執栗于
秋卧灌蔬于斗園入甘藜藿出乏輿從省侯不式廬法吏不走
牘式者先生之有遺行與何其進退之谷也先生笑曰君子不
于乎名之昌而慮乎幾之難不恭乎人之爵而憂乎心之枉大
瓠之穿萌于線隙膏木之成芽于直苞故已遂之欲刃蹈之而

卿回可貳之心厭談之而能悟昔張良借重于四皓觸龍推愛
于男子鄒陽發悟于長君李泌全嗣于存姪故不當其幾者不
可言不得其交者不能沮道有卷舒言有昌拍飭危辭而淳于
所患掎陂讖而赦其已成立已之名揚主之過假信之文希主
之寵非忠臣之用心也且夫眈風簷者癉其肢嗜甘酸者毒其
肺故君子不以一時之便而易終身之安因為口體之細而遺
道義之重衣紈綺者人侈其觀富田圍者傭利其直是以於陵
灌園而辟相邴丹免秩而養志其恥于世也廉其責于已也厚
其身可抑而其志不可奪其生可戕而其道不可折子不見當
世之大人乎方其得志奴僕舞勢速其受戮妻子冒辱又不見
當世之君子乎飾偽要譽人皆趨之偽發行露人皆惡之夫吏
之漁于民也唯嫌其微及其陷于刑也唯懵其巨曷若守清正

才富氣清更有獨造語　大呂黃鍾不作錚錚細響

[illegible]出一新詮未弥嘆

之節甘退讓之分乎夫蛟龍之潛魚一國之一旦升胥賤吳則沾濡下土夫大者小之惑也

三禮解

余有丁　內閣大學士

張小野君登公評　俗儒考究經傳則聚訟于異同而仲只致用之實主意之嬉處者力識起知見洞解要宗足以識孫工倍矣

君子之談經也宜何如哉求其致用之實而不必于經傳之虛文也觀其旨意之歸而不必於離合之陳迹也夫經何為者也聖人之心淸蓄而不可知於是著之為經而聖人之精以寓夫傳何為者也聖人之言渾噩而不可窺於是箋之為傳而聖人之旨以明柰何後之學者抵牾不類或更出一己之見而輕棄先儒之言或病其破碎難尋而欲付之無所用之域吁亦過矣愚以為仍其貫勿變其初存其舊說勿更以新意以是而傳之天下後之無窮當必有曠世相感者矣請得為執事言之夫六經皆聖人之心法也而周禮也者又孔子定以詔萬世之治天下者也夫是禮也儀禮其經也周官其制也禮記其傳也自秦火燔燒之后其書之存亡已不可得而知而漢武之朝乃忽出于後世之論者實紛紛焉是故持其書而上獻者河間獻王也傳之者劉歆也補之者鄭康成也此三禮始出時之諸儒也自時厥後病其斷爛而欲廢之者王安石也謂其散見于五官而冬官之文不闕者俞椿庭也集三禮而為禮經會元者葉時也此漢以後之諸儒也夫是數君子者其苦心復古考究窮年志則誠可嘉矣愚則以為聖人之心已遠于數千載之上聖經之文已散亂于數代之前而古今異宜有不可以強同者不可誣也古者有其書則有其官誦之于學宮肆之于宮府其語言之清濁有一定之準其字畫之多寡有一定之法而後之識其文者寡矣山之東西不同音也字之篆隷不同體也而強欲同之此其可疑者也其文或一時之所定其制或一時之所與而後之知其故者寡矣而古今之文義或有通變也前人之制作非

考證詳明

見理融徹故不敝精于瑣屑蓋究心本原者

後人之所常見也而強欲通之此尤其可疑者也愚以為周禮乃周公用世之典而儀禮為之經此二書者斷為聖人之作無疑然其義之難通者已不為寡矣而況千今之禮記雜出于漢儒之附會其所為訓詁尤為難曉若讀宗為零讀相為櫰讀近為折之類不一而足恐非盡當時之義矣此愚之所以嘆息于傳註之支離而欲獨抱乎遺经者也夫詩書六藝之敎必折衷于孔氏矣孔氏之作春秋也終于獲麟距隐桓之世未甚遠也甲戌己丑夏五紀子伯之説皆因之而不變故其言曰多聞闕疑又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諸儒生于數千載之下乃欲掇已去之籍輯煨燼之餘而以巳意為之傳會是其智有加于孔孟然則禮記終不可明乎亦曰求其致用之實而不必于經傳之虚文也觀其意旨之歸而不必于離合之陳迹也虚心沈氣涵玩其詞以意逆志勿求速解其于經也通其可曉者而其不可曉者姑置焉何也吾惟欲淳古人致用之實斯巳矣而他何計乎其于傳也通其無可疑者而於可疑者姑俟焉何也吾惟欲會其旨意之歸而巳耳而他何屑焉故其缺者不必為之增羨者不必為之損其錯亂者不必為之更定其不可以句者不必為之強讀其為八十五篇為四十九篇不必為之强辨吾全其本文而巳何也惧愈失其真也夫如是則有以見古聖之心會遺經之旨而千萬年之後有聖人出焉亦必信是書之未嘗亡而可以契周公于千載之上矣此愚生嚮昔之狂語也嗚呼此可與智者道也

一説心究筆向机杼

引孔子以闕疑藥儒傳會之支離見理甚卓

此讀經之法利公案甘泉經研不過智粘二昔耳猶此説也即以探墳索可也矣獨周禮哉

立德立功立言解

許國 少傅大學士

叔孫豹稱三不朽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有疑者曰以穆叔所程品則業之煌煌不如恂恂之光也詞之琅琅不如嘿嘿之章也士君子第取法太上即一籌片言無當于世無傷也安所事致身本朝之上游心著作之堂為予解之曰予徒覩四瀆之異派而忘其同出於崑崙見木之本而不知其即千枝萬葉之所自繁也夫功不能無德而獨建德亦不能離功而獨尊言不能無德而獨著德亦不能離言而獨存蓋殊途而同歸異室而同門予嘗觀覽往昔亦有彥聖之士豪傑之儒涵泳性真咀嚼道腴仁義為範禮樂為模陰陽為侶神化為徒其中恢然闇然若鉅叢之都乃其外則邃然粥然若無能之夫然而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可以赫赫奕奕可以鏗鏗鞫鞫其析圭擔爵垂紳端委當社稷之役為國家所倚能經能緯能張能弛道三五之登閎躋元元於上理澤流九垓祚綿千祀旂常有勒而鼎彝有紀其遇事感時矢模陳規談當世之務吐胸中之奇豐而不餘一言約而不失一詞黼黻不以藻繪金玉不以雕追垂如山岳信如龜蓍千聖可俟而百世可埀蓋本之遂者其末茂膏之沃者其光燁寔酌彼而注茲不期而自合故九功敘禹謨述亳鼎定伊訓出鹽梅調說命筆郟鄏定周禮蔚彼皆德臻祕聖發於抒滿而流於既溢析之則三合之則一若夫蕭曹佐命於草昧丙魏高議於巖廊金霍受命於倉卒馬鄧定鼎於劻勷屈宋嘯歌於楚澤董賈摛藻於明光班馬擅英於史氏機雲振藻於詞場吾姑舍數子何暇分別其雌黃

匡南明書生評精瓚其美奇鋒其文誦之則雄而昌探之則窈而深讀之則博而書析之則加而密[illegible]

語語纖妍如春花秋月

雄才駿發藻思繽紛

申首輔瑤泉公評意見精確議論人所未發

一篇正意在此

七日來復解

王家屏 東閣大學士

七日來復者何以卦氣言也卦氣起於中孚故坎離震兌各主其一方其餘六十卦卦有六爻爻各主一日以三百六十爻當三百六十日其餘五日四分之一者每日分為八十分得四百分四分日之一又得二十分共得四百二十分以六十卦分之六七四十二則每卦各得六日七分也剝盡至陽氣來復隔坤之一卦正合六日七分之算曰七日者舉成數而言耳此義之可通者也或者謂自姤至復凡隔七日而陽始來故曰七日來復亦月言日欲見陽長甚速猶詩言一之日二之日也或又謂自今年之復至明年之姤凡歷七月而陽氣漸復故云然者要之亦非也夫自姤以來陽氣方消安得陽氣方消而遽圖其復也自復以後陽氣寖盛安得待其寖盛而後見其復也矧陽氣在天地間無間可息必待七月而後復復亦甚矣果七月而後復也則當直謂之七月矣又何必委曲其詞而曰七日也哉故復者繼坤而言非繼姤而言也蓋九月猶為一陽之卦十月而純陰用事一陽不可得見矣然非盡喪也特以小雪之前其餘氣雖存而甚微小雪之後其生氣未萌而未著不成其為體耳而其收斂包藏者如灰之有燼絲之有緒埋伏綿延以至於冬至而一陽之體成矣所謂環中趣也故謂之曰七日來復言自剝盡至復纔隔坤之一卦而陽氣已即來復幸其不遠也此聖人扶陽之至意也譬之行道者焉剝盡者其出外時也坤在道時也復至家時也七日者程期也方其在道未有所止故曠其宅而為坤及其至家已有所歸故慶其來而為復知行道之人不可以出外而遂謂其亡則剝盡之陽豈可以純坤而剝遂絕

其盡夫陽氣不以純坤而盡則七日之說猶為擬議之詞也而況可以七月解之也哉知此則知天理之在人心雖當不覩不聞之際而喜怒哀樂之端已存雖當梏亡反覆之餘而平旦清明之氣寔未嘗息也存養省察之功在學者之自致何如耳其惟顏子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故欲成迷復之凶者當學顏子之所學

周禮荒政十有二解

黄洪憲

不相同　對南公　評　說十二　荒政非待荒　日別

或問周官大司徒荒政從散利而下有十二夫聖王待荒而施政與其散利諸法亦後世倉卒下蠲賑之令爾胡聖人之無前畫也愚解之曰周禮六官聖人皆詳理而實用之獨荒政則備之而不用也凡周所經畫以待荒者政有四而十二政不與焉十二政治荒也非待荒也古稱荒政貴不治之治而治荒尚無功之功周先王肅乂時若弭之密矣分溝濬澮禦之周矣嬰茅代犧鑒之素矣此皆未災而兢兢非必十二政而後為救也必待政而救則司徒氏之聚萬民其法亦甚疎矣故周禮春官歲計民穀之數冢宰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至餘十年之食此量出入也常法也遺人掌鄉關之委積以恤艱阨養孤老此待施惠也常法也廩人數邦用稽民食食不能入二鬴則令邦移民就穀此待匪頒也常法也旅師泉府積三粟與斂不售者平頒而貸之此貴國服也常法也周惟先時而待法如此其詳且豫是以歲連穰㷮潦無侵即㷮潦不為災即為災不病民也未嘗不早而以不瘠告未嘗不饒而以不害聞語曰三代而上有荒歲無荒民夫無荒民矣安所事荒政哉故恒常蓋藏將散利何所用之業斂餘粟將薄征弛力舍禁何所用之土沃而好義乃緩刑去譏除盜諸禁無庸矣時誅而備羸乃青祀殺哀蕃樂多昏索鬼神諸制無庸矣縱天災時有則又有司救氏節巡郊國而以王命均惠焉乃所謂十二政者竟設而不試置而不行是周官遺人廩人之法無日而不用無論荒不荒也散利聚民諸政竟周世而無可用即荒猶不荒也乃軼近則詳於為救而疎于為待矣倉卒而議匍緣而行亦不過發廩蠲逋上周所稱散

救周官待荒之法與則不凡

論周礼所載十二荒政設而不用良是

令申令日救荒膏肓

名言

利而已他未遑也甚者饑不必賑賑不必饑待哺蝟蹙旋轉瘠投足舉手遂用重輕弊可勝道哉世謂救荒無奇策彼惟恃荒政為足救需善救以見奇而周官之失旨故爾愚為之說曰唐虞岳牧類以盡職為能惟明刑一官必使官之不曠其職為能周官六卿類以明試為功惟救荒一典必使虛而罔試為功蓋可合而一之者然則荒政遂可無講與曰何可弗講也水旱國家所代有也備荒上策矣即不備而救猶得下策始不待𤍠不救斯為無策爾以所聞季世若平糶增價社倉易粥之令且謂其失之待荒收之救荒也然以視周司徒無功之功有間矣是為解

太玄準易解

范謙　翰林院庶吉士

王元州先生批：昔子雲自謂後世復有楊子雲則知之矣。先生有云，文章千古傳神，俞錯口何人道，子雲今得此解，大爲大玄吐氣。

昔漢儒楊雄氏當新莽之世。恬於勢利。薄於進取。篤古嗜學。探幽抉奇。以著書自娛。乃作太玄以準易。其旨眇。其辭幽。其意閎。自當世儒者。鮮能通其說。故疑信參半。然其書迄今具存。或問于予曰。昔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際顓蒙之會。治結繩之治。眞醇漢而未散。大道鬱而不著。故天應以鳥獸文章。地應以河洛圖書。聖人參三才而爲兩。畫八卦而重之。蓋時至而神。物自效。氣機而象數滋。乃欲秘而不可。豈無微而罔爲。故文王因卦以著彖。周公依爻以立象。孔子繼乎三聖。繫十翼而彌暢。皆本隱以之顯。將察來而彰往。豈故曲外而點中。漫示人以罔象也邪。若雄之作玄也。刻意體摹。冶心鑄辭。町畦詰曲。枝葉離披。讀者不能究。探者不能窺。故劉歆誚其覆瓿。班固擬之僭號。而當誅夷不識玄之于易。抑有當矣乎。予解之曰。昔者大道之未彰。泬泬茫茫。一物不形。兆不可窺。言不可名。故無得而稱焉。逮夫聖人有作。元化斯剖。單而爲奇。拆而爲偶。參之於三。究之於九。於是其徼不可勝窮。其變不可常守。故河洛異出而同宗。卦疇互發而相紐。蓋天地之道洩於此。而又溢於彼。聖人之書作於前。而不必襲於後。亦各發其所藏。要亦觀其所究而已。玄之要渺。吾不能窺。今姑以其與易儷者爲子言之。夫易始於太極。玄則始於渾儀。易自一而二。自二而四。而八。而六十四。極之三百八十有四。蓋對待而交錯以成變。玄自一而三。自三而九。而二十七。而八十一。極之七百二十有九。蓋犄角而參伍以成規。首以準卦。贊以準爻。測以準象。所以則其體準文言。以文準繫辭。以攡瑩棿圖告準說卦。以數準序卦。以衝準雜卦。以錯所以比其辭。卦以六爻而定位。玄以四重而成著。大衍五十。虛策之一以象太極。玄策六十有六。虛其三以示成數。金木水火土配陰陽老少四象之分位。罔直蒙酋冥象元亨利貞一氣之周回。易以陰陽消長而生吉凶悔吝。玄以晝夜升降而知禍福臧否。易以卦氣直日。一卦六日七分之候。玄以日分二贊。每首王四日五分而奇。易除坎離震兌以司二十四氣。玄加踦嬴二贊。以象閏而成期。是皆因四時五行以爲柄。法兩儀太極以爲基。故曰。百慮而一致。殊途而同歸。此其與易相準之大較也。若乃度起牽牛。推之二十八宿。則合衍曆元而布算。律起黃鍾。演之八十一首。則協元聲而立均。自[illegible]貞初一以至上九。配洪範之次第。自一六同德。至五五共宗。合洛書之生成。蓋本乎理以衍數。根於性以索情。觀於世而知變。則乎聖而立程。故網羅細入於毛髮。統括函蓋於乾坤。是以平子擬之六籍。君山嘆以絕倫。詮釋更君實而愈顯。圖譜曆堯夫而更明。蓋易其綱也。玄則以弋而亦獲。易其天也。玄則以階而可升。此雄之所爲作而玄之所以傳邪。至其抗辭幽說。崇義眇指。出入於幽微之塗。馳騁於有亡之際。至味不諧于衆口。希音鮮適于俚耳。蓋將劘鼎彝以俟易牙。調朱絲以待鍾子。其爲趣也深長。其屬情也宛委。孔子曰。作易者其有憂乎。予亦曰。草玄者殆有思矣。由是問者憮然曰。止止。惟子之言玄其白矣。百世而有子雲。殆將莞而唯唯。吾與子姑置是而忘言。尚其遡羲皇而証以易理。

變幻奇杰，挺乎之外，入理之底。

論玄與易準處考究精當，非熟于太玄者不能道。

公論有許大玄論茫茫空古在嘘吞寂然有玄天讀此篇當知公之深于玄也

旨參理竅詞入玄閑

組織止工

人心道心解

李大武 脩仲 ...

自虞廷有人心道心之說或者疑曰心一而已何以謂人心又何以為道心心有二乎哉予解之曰心無二乃心之所自出而之焉者則二也今夫心非塊然血肉之心也是理之所涵也心亦非杳然虛無之心也是氣之所凝也惟其合理與氣而成心故其方寸之中知覺之動有出于理而之于理焉者矣亦有出于氣而之乎欲焉者矣以其為欲也則命之曰人心以其為理也則命之曰道心道心心也而人心亦不可不謂之心也則總而命之曰心今夫天下之人目欲綦色耳欲綦聲口欲綦味體欲綦佚是心人人而有者也即上智獨不然乎哉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是心亦人人而有者也即下愚獨不然乎哉人心道心皆人之所不能無然而為道心之累者人心也為人心之制者道心也出乎人心即入乎道心出乎道心即入乎人心入者主之出者奴之二者交相勝而道心常不能勝人心何者道心正人心邪道心義人心利道心拘檢人心便安以正與邪爭其數不勝也故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也道心不勝人心於是淫聲亂色入焉而溺紛華靡麗入焉而蕩惰慢恣睢入焉而縱危者日以危微者日以微其危也至於不可嚮邇其微也至於不可救藥蓋至是而聖狂定哲愚懸矣何以故則人心勝道心也夫人心與道心異然而未嘗不可為道心也道心與人心異然而未嘗不可為人心也自道心而放之即人自人心而操之即道猶行者然南其轅則南北其轅則北無定方也猶射者然引而左則左引而右則右無定向也俄而道心俄而人心無定心也此無他心活物也人心道心皆仁也當其動而之道豈其無人心顧道為主耳使舍而從人何道非人當其動而之人豈其無道心顧人為主耳使舍而從道何人非道之二者別若蒼素而眇僅毫芒隔若雲泥而幾變俄頃非明不晰是故貴精也非健不決是故貴一也精以擇之一以守之則道心為主人心為役為主者存之又存為役者損之又損至于一真渾完百私屏退方寸之中純然道心而無有所謂人心即疑于人心而卒歸于道心而向之二者又舉而一之心本至一何知有道道且無有何知有人嗟乎此心學之妙虞廷授受之微指也

王相國 劉石公評 贊浩語思精結解轉南卷談其與子雲題其玄即參之語錄神理亦不瑜此

大覺玄言剖破名理

精研理言超悟異華卻則文采映日

予透心休不作腐言

七寶林中五明言乃至色皆新

臺大史云李公評理緣神化思入微言洞見性真種七入解仲言乎手乎心 [illegible]矣

論性習語已去微[illegible]自[illegible]理[illegible]精

一團理趣流溢篇端不知自何處得來

性習解

李大武　翰林庶吉士

世之言性有三曰上焉者不習而自善矣中者可習焉而上下也下者惡焉而已矣然則習之所施僅中人耳進善之途不亦狹乎聖人懼焉故為之說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其意謂上焉者固不以善故忘其習而下焉者亦必由習而後入於不善故總其權而歸之習使入天下之善者聞而思曰吾之性其初與不善亦近耳若之何而可自恃邪不善者聞而思曰吾之性其初與善者亦近耳若之何而可自弃邪介於善不善之間者聞而思曰若善若否直蹇足左右耳若之何而可去彼就此邪幸而得天之清且醇者思以其習成之固孜孜不敢怠不幸而得天之濁且駁者且以其習挽之亦孜孜不敢怠如是而性幾全然則性與習之用孰大曰性者人之所以為生者也習者特隨而緣飾之耳非可以與性較也然則夫子言性又言習何故曰性非習無以濟今夫金之性本剛也鍛以烈火加以百煉則益剛鑑之性本明也粉以玄錫磨以白氈則益明性固有待習而顯焉者也知此則上焉者將習之而愈上矣有人於此力能拓一石弩也拓之不已則能二石矣曰能行五十里也行之不輟則能百里矣性固有待習而充焉者也知此則中焉者皆可習而上矣竹之性浮也殘之以為牒束而投之水則沉木之性直也揉之以為輪其圓中規雖有槁暴不能復挺性固有待習而變焉者也知此則下焉者亦皆可習而上矣故必謹乎習之說而後可以復性性則一而已矣上焉者不離于宗者也中焉者由岐路而歸宗者也下焉者先失道而後歸者也及其成功豈異哉今夫浮海而惑者不知東西見斗極則寤矣夫性亦人之斗極也欲正其習而不明乎性之說焉攸準故置習而言性則虛置性而言習則妄性之徵天習之徵人天人參焉之謂道故曰性者道之源也習者道之動也由習而反乎性初道之全也作性習解

十悟源頭

復其見天地之心解　李大武 翰林院庶吉士

〔眉批〕與石公行有得之言信筆自奇

謂造化無窮乎而有時乎收斂謂造化有窮乎而有時乎生育然則造化畢不可測乎大易有之復其見天地之心此何以解也天地之化無斷續而天地之心有隱見當夫春而萬物熙熙然夏而萬物油油然此非天地之神工妙用誰為之者然人徒見萬物自熙熙耳自油油耳而未見天地之所以為心者何如也天地之心散在萬物而萬物不自知也惟夫肅之以秋冬摧之以霜雪羣芳既歇木葉盡脫萬物肅然慄無生意斯時也天地之化幾乎息而天地之心幾乎窮矣乃一陽潛動雖當隆冬沍寒之日而煦育之意自有不可掩者則三陽發動之端而造化生育之始也至是而天地之心始可見矣何也冬者終也萬物至此而終也一陽初復則冬而又春矣春而又夏矣夏而又秋冬矣生生不息化化無窮即一歲而千歲萬歲可例推也斯不足以見天地之心乎予覽大易之指究程邵二子之論乃知天地之心見於剝復之際吾人之心見於動靜之間草木斂其液乃能敷榮昆蟲蟄其身乃能震奮雷氣之迅者也不伏則不章龍物之神者也不潛則不飛而況于人心乎寂者感之君翕者闢之根冬之藏一歲之復也夜之息一日之復也喜怒哀樂之未發須臾之復也不專一則不直遂不翕聚則不發散不收斂則不奮揚天地之與人心一也子思言致中子輿言夜氣皆深於復之說者也是為解。

〔眉批〕理達識融知天地之心者

〔眉批〕析理至精故下筆了了

〔眉批〕論人心更親徹

說類

賣柑者說　劉基 太史令

〔眉批〕許奇氣後度跌蕩不羈而謂以文滑稽者

杭有賣菓者善藏柑涉寒暑不潰出之燁然玉質而金色置於市價十倍人爭鬻之予貿得其一剖之如有煙撲口鼻視其中則乾若敗絮予怪而問之曰若所市於人者將以實籩豆奉祭祀供賓客乎將衒外以惑愚瞽也甚矣哉為欺也賣者笑曰吾業是有年矣吾業賴是以食吾軀吾售之人取之未嘗有言而獨不足子所乎世之為欺者不寡矣而獨我也乎吾子未之思也今夫佩虎符坐皋比者洸洸乎干城之具也果能授孫吳之略耶峩大冠拖長紳者昂昂乎廟堂之器也果能建伊皋之業耶盜起而不知禦民困而不知救吏姦而不知禁法斁而不知理坐糜廩粟而不知恥觀其坐高堂騎大馬醉醇醴而飫肥鮮者孰不巍巍乎可畏赫赫乎可象也又何往而不金玉其外敗絮其中也哉今子是之不察而以察吾柑予默然無以應退而思其言類東方生滑稽之流豈其忿世嫉邪者耶而託于柑以諷耶

〔眉批〕意見奇拔

〔眉批〕自是名

雷說

劉基

有夫耕於野震以死或曰畏哉是獲罪於天天戮之矣劉子曰噫誣哉何覩天之局也一夫有罪天將自戮之乎天生民而立之牧付之以生殺之權而又自震以討焉惡用是司牧者為也曰天鑒于民有隱慝焉人罰弗能及也而震以威之微顯闡幽神道也曰惡是何言也古帝制刑以為天下均故執刑如執樞因罪之輕重而前後之又不敢專而聽于天曰天討也夫是之謂替天地之化育今曰天又自以震戮人罪吾不知天之自戮者以何等罪乎謂其積之極人不能勝而戮之邪則天下之為人子而不孝為人臣而不忠為人長而不慈為人幼而不遜為人友而不義為人妻而不順賊義戕仁縱私而滅公倚勢而行姦乘約而肆淫人言而獸心陰慘而陽和磨牙吮血骸骨剖腸擅威作福誅害正直而逆于司寇之誅者不為不多矣豈司雷者有所畏乎乃不一有戮而庸夫乎戮焉使彼有心覬天之意而謂之所怒在彼而所容在此也則恃以不忌是天以震勸逆而滌禍也豈天道耶必不然矣曰然則雷何物也曰雷者天氣之鬱而激而發也陽氣團于陰必迫迫極而迸迸而聲為雷光為電猶火之出礮也而物之當之者柔必穿剛必碎非天之主此物擊人而人之死者適逢之也不然雷所震者大率多于大石豈木石亦罪而震以威之耶

琴說

宋濂

客有為予言楚越之交恒多山山民齋氏者不識琴問人曰何謂琴或告之曰琴之為制廣前狹後圓上方下嶽首而越底被之以絲則鏗鏗然泠泠然可聽也齋悅曰是知琴矣一日適通都大邑見負筑來者亟趨視之驚曰是不類廣前狹後圓上方下者邪反側視之良久曰是又不類嶽首而越底者邪以指橫度之則亦有聲出絲間復曰是又不類鏗鏗然泠泠然之可聽者邪遂致其人而歸師之三年晝夜不輟自以為盡其技也鄉之告者偶過焉聞其聲輒瞿然曰子習者筑也非琴也不然何若是嘈雜淫哇也因出琴鼓一再行齋民聞之蹙頞曰子紿我矣淫乎若大羹玄酒樸乎若蕢桴土鼓不足樂也子所嗜者異於是若鸞鳳之鳴若笙簫之間作若燕越美人之善謳吾不知子琴之為筑吾筑之為琴也請終樂之嗟乎驕以所易識山民乃以筑當之則夫誤指鄉愿為君子日爱之而不知厭者尚何怪乎感所言作琴說

逐鹿說

許觀 三元 侍中

黃文簡介菴公評 本言楚漢卻說虎鹿連忠既奇惜許後古

主意原從秦失其鹿而化來而奇思從請虎與虎逢公奇品也

終南有猛虎逐鹿鹿走崖窘甚自謂必死乃墜崖虎貪鹿亦隨而墜并死深崖中獵者遇而獲之玄微子曰吁嗟哉虎知虎之能死鹿而不知崖之能死虎也故貪鹿而忘險于崖鹿亦意虎之必欲食我也我墜崖虎必從之使虎而墜崖崖得無死虎耶甚矣鹿勢之窘而急也故先墜意虎必墜虎果隨之墜意在食鹿而不知為鹿所愚也亦其貪暴之性使然雖死而不悟者歟噫豈惟虎為然哉秦失鹿項羽逐之而不知漢高為之崖故秦鹿走垓下羽隨而逐之垓下又不知垓下為漢高之崖而韓信又崖中死羽石也鹿逐而羽亡并為漢高獵之使虎不貪暴崖惡得而死之使項羽不貪暴垓下惡得而死之虎不知崖之為死所羽又不知垓下之為已死所嗟夫虎不悟而死於崖項羽不悟而死於垓下亦可謂貪暴者之戒矣

報應說

程敏政 諭德學士

羅翰撰一峰公評 報應之說進涉不經然足以懲惡故君子從有取焉語曰王者之刑賞以治其外佛者之討福以治其內程公斯論之謂歟

自有一種道理宇宙間新議論也傳功族從者不可不知此說

一篇主意在結句

淮陰侯佐高祖平列國取項羽天下之大功也而見殺于女主何進與袁紹謀誅宦者安帝室天下之大忠也而見殺于寺人此後世君子所為痛惜者也予獨以謂之二人者亦自有殺身之道焉書曰惠迪吉從逆凶孟子曰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蓋福善禍淫之理相為隱伏其見諸人者捷如影響之與形聲人但見其感應之遲遂以為彼蒼蒼者若罔聞知殆所謂褻天者也以史考之酈食其不煩尺矢片甲下齊七十餘城其功偉矣而淮陰嫉之自以已為大將握重兵在外而功反出書生下遂進擊齊齊王以食其為給已也而烹之則烹食其者非齊王乃淮陰也何太后專制孝仁董后積不能平而進以太后之兄為大將軍執國政且惡董后之姪重其權勢與己同乃誣奏董后不宜居京師少帝許之進遂發兵圍董氏之宅收重免官俾之自殺董后亦以憂死則殺董重者非少帝乃何進也夫二人者疾人之有功忌人之軋已必欲取而置之死地乃欲保成功永終譽幸死于牖下其亦不思之甚矣然則二人者之死特假婦寺之手耳彼食其與重何罪哉傳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不為也二人者嫉忌之心一萌而殺人之心無所不至然卒之亦足以自殺其身則福善禍淫之理蓋可畏矣嗟夫功過不相掩也彼二人者功忠固可痛惜然表而出之特以為戒夫世之忌嫉者

碧梧册鳳凰說　　羅倫狀元脩撰

楊太史遂菴公評：通篇倚影鳳意，立大議論，巧思妙想，超羣絕倫。

鳳聖德也，揭義而栽禮，負仁而入信，修文而繫武，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善人國之鳳也，在亂若鳳在治，若鳳凰為聖人出也。是故舜時來儀，文王時鳴岐山。舜文之聖，朝陽之梧桐也；臯夔稷契，高岡之鳳凰也。鳳以致鳳，鳳之至也宜哉。自周之東，朝陽之梧桐秋矣。孔子鳳而聖，顏子孟子鳳而賢，或老於曲肱，或困於陋巷，或卒於浮海，故曰鳳鳥不至，吾已矣夫。漢氏而下，時君之慕鳳于其名，不于其實，或以鵰雀為鳳，或以野鳥為鸞鳳，卒不可見也。天下豈無鳳乎？致之不以其道，宜之不至也，宜哉。其在下者，雖欲鳳漢而棲於新室，通欲鳳隋而儀于隋文，君子若鳳，謂隱見之得宜也。鵰非鳳比，猶知曉晦之候，鳳德固若是乎。大江之西，羣鳳之卯藪也。濂溪之周氏、草廬之吴氏、象山之陸氏，道德而鳳者也；廬陵之歐陽氏、南豐之曾氏，文章而鳳者也；若忠宣洪氏、信國文氏之流，則忠義而鳳者也。天理不息，人心不必，鳳固聖德，然不離飛鳥也。可以人而不如鳥乎？同聲相應，一鳳鳴而衆鳳皆鳴。梧桐在朝陽矣，俟其以德為首，以仁為心，以信為負，以禮為履，以武為繫，引吭振羽而一鳴，上則羣鳳隨之，以舜文之瑞至矣。吾將洗耳而聽於卷阿。

孔孟顏先從之得時者，揚毛之見之，不以時者一出一首。讀之令人訶然，虛庭作矣照然。句法極巧，字法極精，讀之有聲響亮，真有一唱一嘆之風。

獲麟說　　王鏊狀元學士

陸太史貞山公評：以經解經，見識超，以故下筆時自是不落亡，令人神欽。

春秋何以終乎獲麟？杜預之言曰：感麟而作，因以為終也。予以為不然。孟子曰：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又曰：世衰道微，孔子懼，作春秋。孔子傷當世之亂，為萬世法戒而作春秋也，豈獨為一麟哉？假如麟不至，春秋將不作耶？鄭衆、賈逵、服虔謂孔子自衛反魯，修經已成，麟感而至。胡安國亦曰：簫韶作而鳳凰儀，春秋成而麒麟至。余又以為不然。孔子嘗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傷不得致此瑞也。孔子删詩定書，繫易，正禮樂，功亦至矣，不聞有所謂瑞，獨春秋成而麟至乎？假如麟不至，春秋將何所終耶？且既為瑞矣，又見獲于鉏商，何哉？然則春秋曷為以是終？吾以為紀異也。春秋書災不書瑞，麟者聖王之瑞也。時至春秋，亂臣賊子接跡于天下，日食星隕，地震山崩，水旱霜雹，六鷁退飛，鸜鵒來巢，多麋，有蜮，史不絕書，斯時也，麟曷為至哉？不當至而至焉，茲瑞也，所以為異也。有年大有年，祥也，非所有而有焉，則為異；麟祥也，非所至而至焉，則為異。楚狂之歌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茲其麟之衰乎？雖然，麟為聖人出也，為聖人出而傷焉。孔子其有感乎？吾道其終不行乎？所謂吾已矣夫者，故以是終焉。

此一篇主意　從宗伯劉建臺

徐文貞存齋公評天潢繁衍玉牒混淆矣修飛誰鑿改不易介溪公經畫區處悉中机宜後有紀載之职者尚其考持于斯云

秘苑職在纂修故典不可不攷如此篇雖非館課然在館者豈可不知故錄之不徒以其文也

玉牒事宜圖說

嚴嵩太學士

嘉靖二十四年九月初一日內閣題玉牒事宜臣等為照玉牒紀載宗支以垂萬世係 朝廷重事其制不敢不倍加詳慎其舊牒內有事當釐改者理合開具上請臣等看得第一冊內倒有總圖備載 天潢世系於首所以表 帝王之統合同氣之親也切因世代未遠人數未多有紙一面列書代氏而以硃線各係所出之子孫于下但近年以來宗派蕃衍已倍于前其數不下累萬茲仍用前制不惟紙狹不足備載而字跡微眇硃線紛亂難以尋檢不無遺漏混淆之弊況將來 天支萬代愈難增續臣等竊意略倣古史世表之法以橫格分代數而列書其名氏于上其各派所出子孫則從而遞書于各派之下庶世次不紊一覽可見仍餘下方以俟後裔增入臣等又思得玉牒之修當以 帝系為宗統其中有雖係長出但不有天命 藩封如 懿文太子秦晉二王不敢以加于 成祖之前又有雖係長出但既殤而追受封號如悼愍太子岳懷王哀冲太子惟當以冊內載之不敢列于圖之前俱所以尊 帝統也其無可好如潁傷等王則仍書之又壽春王 熙祖之長子 仁祖之兄也南昌諸王 仁祖之長子 太祖之兄也俱在 太祖有天下之後追封為王今靖江王則南昌王之後也以 太祖之聖子神孫視之則有堂從之分舊圖以列于 帝系之前今移置本支之後亦所以尊 帝王世系 帝統也以上諸事皆因舊圖而少加釐改謹著為總表一冊上進奉

御批畢不可先尊亡不可先存著照今擬用

高相國中玄公評通商以數兵數為將代為主而修用窮變數之法也總之以則于精又擲下賞罰一非熟于兵家者能有是說詞林中有可謂折衝樽俎于世矣謂隨時陞無武不重文士哉

此一段說練習而教將教兵之法即在其中

此已下皆言今日練習之不得其實

練習說

唐順之翰林學士

練習者教之戰而惜其死也夫民而荷之以戈曰兵生而驅之就死地曰戰不有以教之棄其民矣昔晁錯為漢畫禦戎之策而歸之於卒服習慣以卒與敵也然所謂教者有體有用有常有變又有教兵之法教將校之法不可不察也夫金鼓以一其耳旗幟以一其目賞罰以一其心茲三者黃帝以來未之或異也有所聞見而坐有所聞見而作有所聞見而進有所聞見而退是所謂教之體也而未必其致諸用也九九之技不足以盡周天之數千倉之藥不足以應伍羸之求不達其用之弊也可以坐而俾之有聞見則坐可以作而俾之有聞見則作可以進而俾之有聞見則進可以退而俾之有聞見則退是所謂教之以用也然皆常也未必其達諸變也刳腹洗腸扁鵲之所任衆醫則懼迴檣倒帆舟師之所習衆人則恐不達諸變之弊也是故金鼓一其耳不金鼓而耳亦一旗幟一其目不旗幟而目亦一其惟心之一乎心之一者賞罰之一也無濫及無倖免則賞罰一賞罰一則心一心一則常變一夫是之謂練習乎君以是繩其將校教將校之法也將校以是繩其兵教兵之法也今之所謂練習者吾知之矣寅而集辰而罷巳而集未而罷其金鼓震也旗幟翩翩也右此而左彼賞罰錯然也問之兵兵不知其故也此歲武場金鼓旗幟賞罰俞也來歲武場金鼓旗幟賞罰俞也又歲武場金鼓旗幟賞罰俞也問之兵兵不知其故也此將登壇校吏以是應之曰練習也彼將登壇校吏以是應之曰練習也又將登壇校吏以是應之曰練習也問之兵兵不知其故也金鼓以令之南進而北退施之于東西則否旗幟以令之東

此究今將不練習之弊

坐而兩作旐之于南北則不敢閱之金鼓金鼓也卒然有警而金鼓之耳有不聞者矣夫教閱之旗幟旗幟也卒然有警而旗幟之目有不見者矣是可以為練習匹夫一將而叩之曰子之持戟之士某也勇某也懦不知也彀弩之士某也藝某也未習不知也舉一將而私之曰子部曲有善得上意巧為剥下者則盡知之也

此不教兵之弊

吁是教兵法邪始下令曰某守某失入虜者以軍法繼下令曰某邀某失出虜者以軍法事已矣入失入失出矣則將以委之上曰有大監也大監以告于 朝曰請逮治也朝以下之理曰會律文也於是曰某也奪餘某也贖金則與始下繼下者左矣其令不足信矣

是不教將之弊

吁是教將校法邪

故嘗曰以下又正論練習之方

故嘗曰將授一兵則其練習之政宜任其將期之曰耳目心一焉已耳金鼓旗幟坐作進退一焉已耳賞罰一焉已耳不必日暴之日中饑疲之也不必羣集之武場觀視之也不必寅而至辰而罷已而至未而罷也火器千人焉必千人精也弓弩千人焉必千人精也勇力挺手千人焉亦千人精也將一日而與其火器者數十人適諸野習試之精熟之善者賞拙者厲度不可教者更代之至暮乃歸旬日而火器氣遍矣一日而與其弓弩者數十人適諸野習試之精熟之善者賞拙者厲度不可教者更代之亦暮而歸旬日而弓弩者遍矣又旬日而與勇力者俱勇力者亦遍矣由是某也勇某也藝某也遲巧某也疾拙將無不心具之也其之器大良某之器良某之器稍良將無不心具之也聞之一則舉其十責之用則呼其名夫是之謂練習也兵以是為式是之謂教兵將以是為默最是之謂教將校始下令必慮其可繼繼下令必慮其可終終嚳功罪必詢其所始夫軍法者伏百鍼剮斬首也

練兵教兵教將校之法盡在于此

此論賞罰

庶刑者笞杖徒流贖也始之以軍法而曰杖百鍼剮斬首終之以庶刑而曰笞杖徒流贖又何怪其心之不一也又古人之言曰賞善不崇朝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夫善善長者人召之度也威克愛者大將之體也賞善欲民速得其利而軍法可使不運代此其要耳是皆所謂教兵教將校之法也

結句法嚴

王忠銘太史評：名言名理，直探東魯淵源，不當以文字目之。

一篇大旨

一貫忠恕說

楊起元（少司成）

昔者曾子以忠恕之說明一貫，而紫陽氏以為借其易明者言之。夫一貫之下果又有忠恕乎哉？是二之矣，而惡乎一？且所云借者，非所名而假名之者也。道而可假，非至道已；言而可假，非至言矣。余謂曾子之說，蓋審乎忠恕之為一貫，而直指之者也。且夫人之心曷嘗不足以貫天下哉？患在二人己之見，障大同之心，多方於私偽之術也。忠者與偽反者也，恕者與私反者也。去其偽且私者，而藩籬撤，形骸喪，六通四闢於大公之塗，而無有一物以閡其間，如是而不謂之貫也可乎？知忠恕之貫，而一貫之不外乎是，彰彰明矣。然夫子以忠恕教其徒，而獨以一貫之說授之曾子，語上語下，則必有分矣，倘所謂借言之者耶？而余有以知忠恕非僅僅學事者也，雖聖人亦有之，解在乎夫子之告子貢矣。總之忠恕也，其在聖人則己立立人、己達達人者是也；其在學者則能近取譬是也。蓋大學之道莫要于絜矩，而夫子由志學以極之，亦不過從心不踰矩而已，是殆也，庸獨非忠恕耶？故謂夫子無忠恕之迹則可，謂其有加於忠恕則未也。然夫子言一，而曾子言忠恕，忠恕二名也，一不可以二名，將無所謂借言者是耶？余又有以知忠恕之不二也。解不云乎：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天下未有不盡己而能推者，亦未有不推己而可謂之盡者，奚其二？且夫論絜矩而本之忠信，言忠而不及恕，則恕不外忠之驗也；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其恕乎，言恕而不及忠，則忠不外恕之驗也。故忠恕者，所謂一者也。然曾子固嘗忠恕矣，豈其聞一貫而猶然無所進，此則借之為言也，庸何傷？嘗試論之：迷於方者以東為西，及其悟也，即此為東，無別有東。夫悟道者亦若此矣。故聞性於天道者，自得其所為文章而已，不聞離文章而言性道也；上達者，達所學而已，不聞離下學而言上達也。故未悟則忠恕非一貫，而既悟則一貫即忠恕。曾子之言，言其唯者也，安所事借言乎？且夫一果何常之有？三聖相授受也，曰允執其中，中詎非是道乎？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孝弟非是道乎？曾子言忠恕，而夫子之道盡；假令言忠言孝，而夫子之道亦盡。故迷者不勝一，而悟者所見無非一。夫人亦悟之而已，安貴擬議於言論之間乎？甚矣，支于言者之足以病道也。雖然，無名忠恕有名，有名者足以闡道，而未若無名之為至也。夫子適言一貫，而門人已疑之，不為之名，惑將何解？故忠恕之說，曾子之所不得已也。紫陽子借言之說，意在斯乎？余懼世之君子不察其旨，而猥附以支離之見，而重為道贅也，作是說以明之。

從悟後得來

疑得亦是

華西壁：十九年不能有此語

貴悟不貴言者，味哉

方是借言甚學

荀卿非十二子說

尤懋孝[illegible]甫撰

袁相国元峰公評

昔者讀荀卿書至非十二子篇曰卿之非田駢慎到者流似也其非子思孟子則已大甚人言卿敢為高論異說而不讓也果然既而思之道固有不相謀而相發者卿之非二子也有意存焉抑所謂莊周之泮仲尼乃所以助仲尼者歟昔子思孟子發明天命性善之旨使人各識其善不忍自棄于惡充之可以保四海育萬物即堯舜三王易為也孟子沒此學失傳曲之小儒沿流失真不求其本體之良而直任其性之所發利汚俗垢駁錮其中不琢不磨修然自大于一世略取堯舜之遺文粗迹以當紛紜戰鬬之塲而不知其作用之所在則雖謂之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辯畧法先王而無統亦非過言盡言學思孟者之罪也夫卿之學術則不然以為人性相近固如未雕之朴耳必有禮以雕琢刮磨而文章出焉經緯成焉可以治身可以治兵可以用天下故曰五寸之矩盡天下之方審後王之道於百王之前若端拜而議又曰粤突之間簟席之上帝王之文章具焉平世之俗出焉此卿所以教習天下之作用毅然自信而不疑者歟故夫璞一也思孟之言璞主乎王者也故雖盡力琢磨而不害其中之所有卿之言璞主乎琢磨者也故不琢不磨則無以成器而致用此其說固相發也然其懲不學之弊而并疑乎性之無良乃卿好奇之過耳今曰性惡王石幾無辨矣琢磨安從施哉吾觀秦時鄒魯諸生不達進退潛見之機卒以是古非今自貽伊戚則知思孟而後俗學無當于世用以致蓄怒泄忿於狂秦其來已非一日故卿有激而言之其意蓋以助教耳而遂加詆於思孟二子則是卿之敝也此豈果於畔仲尼者耶嗟夫

文論亦奇說

此以下言荀卿之學

熟得荀子書自可有此論

卓識之詳可並傳

先褒後貶論家要訣

轉折抑揚曲盡文家之妙

微田慎諸子者其初源委蓋思自見於世而卿非之卿之學思以法仲尼篤思孟自立於天下而宋儒詆之不遺餘力故夫折衷道術者不可以不慎也

候氣說　　沈自邠 翰林 倫撰

天地間一氣耳。有氣而後有數，有數有聲，數與聲皆出乎氣也。氣不定則數不均，聲不和，律度量衡、歷象亡所取裁，而萬事萬物胥失其節。是以古聖人重之。自黃帝命伶倫取竹造律，命榮後鑄十二鍾，協月筩律，用十二律之中氣，筩用十二月之節氣，按氣求聲，以宣八風，節四序，推曆律，和神人，淵乎妙矣。其法後稍軼不傳。漢志：天子以冬夏至先後五日，會八能之士，候鍾律，實土灰，各以候狀聞太史，封上，效則和，否則占。諸如密室緹縵葭灰諸法，犁然甚具，傳至於今。若而年，其間精知巧思之士，代有作述，亡不家伶倫而人后夔，乃聲氣之元，迄無定據。嗟乎！獨非莫知，獨是莫曉，自昔而病之矣。愚蓋嘗求其說：候氣非難，定律難；定律非難，定黃鍾難。夫律者，候氣之具；而黃鍾者，十二律之本也。黃鍾舛矣，何所據以起律？律舛矣，何所據以候氣？蓋自漢司馬遷從聞黃鍾得律長九寸，遂以九寸為黃鍾，正晉歷晉魏周齊隋唐五季，以及於宋，悉祖其說。獨常昭以九寸為黃鍾之變。蓋嘗考劉恕通鑑外紀、長孫無忌隋志，并呂氏春秋所載：黃帝命伶倫取竹制律，斷兩節間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為黃鍾之宮，曰含少。乃知黃鍾之管實三寸九分，而九分者，則鍾升數之極，而為蕤賓之管，所謂黃鍾之變是也。藉令黃鍾九寸，則管極長，聲極濁，數極多，安在黃鍾之謂君？君尊也，上也，貴也。貴數少，賤數多。數少者居上，數多者居下。即如太極數一，陰陽數二，四象數四，五行數五，萬物數萬，而君之者一太極耳。天子數一，二伯數二，三公數三，六卿數六，九牧數九，百官數百，萬國萬民數萬，而君之者一天子耳。故宮為君，數少自是；而商為臣，則多；角為民，則又多；徵為事，羽為物，則又多。然則極少者，黃鍾之數也。黃鍾以時子半也。子半陽生，極清，自是漸濁，至午而濁甚，午以後濁漸減，至戌亥而又清。即如人性之清，亦莫如子夜，後乃漸濁，濁而後漸清。蓋聲之清濁，在上下升降飛沉之間。誠升揚，即大如雷霆，不為濁；誠下降，即細如蟻螻，不為清。清上濁下，清貴濁賤。故宮清於商，商清於角，徵濁於角，而角濁於羽。然則極清者，黃鍾之聲也。黃鍾極清，大簇以下以漸而濁，至蕤賓而極；大呂次清，夾鍾以下以漸而濁，至林鍾而極。極則以漸而清，復轉為黃鍾矣。即黃鍾三寸九分矣，由黃鍾而大呂增六分，由大呂而太簇增九分，而夾鍾而姑洗而仲呂而蕤賓，其所增莫不九分也。由蕤賓而林鍾減六分，由林鍾而夷則減九分，而南呂而無射而應鍾而黃鍾，其所減莫不九分也。獨黃鍾之於太呂，蕤賓之於林鍾，增減與它律不同。何者？太呂當五陰之盛，一陽始生，陽雖進而尚弱；林鍾當五陽之盛，一陰始生，陽雖退而尚強，則其增減亦三分之二耳。蓋氣之升降自有次，升以漸，降亦以漸，故曆家二十四氣，每氣推筭不差毫忽。今若計以司馬遷黃鍾九寸上下相生損益之法，則黃鍾至大呂減六分奇，大呂至太簇減三分奇，太簇至夾鍾減五分奇，夾鍾至姑洗減三分奇，姑洗至仲呂減五分奇，仲呂至蕤賓減三分奇，而自蕤賓奇至應鍾至黃鍾，所增之數亦各參差不順。揆之氣序，必不其然。而唐宋儒者以相生損益者專在隔八，遂至遷就分數，失厥本原。不知所謂三分損益者，以子午二律為經，十律為緯，左右對待，俱得數一百二十九分而言，而不在乎隔八；所謂隔八相生者，以正徵循環無窮而言，而非謂黃鍾十一月之陽氣下生六月林鍾

許桂國評：通篇以候氣定律，于定律中又見先王定黃鍾，鍾之黃鍾以三寸九分為管，以九寸為正，史公亦言之，諸儒之謬，皆不足云，可謂獨得黃鍾之本者矣。國家欲課孔樂……

分子其說

此折諸儒祖龍門之誤

此常昭之正論

太極天子……

此論黃鍾之數少

此說黃鍾之聲清

此論律增減之數以起黃鍾

以上言三寸九分之當

以上言太史公之失

以上言唐宋諸儒之誤

一篇主意收拾無遺

六月之陽氣能上生正月中間四五月皆無生氣也損益自損益隔八目隔八而世儒不講輙遷就附會以成其術陋有相生至仲呂而窮之說有往而不返之說有生執始南事四十八律以足六十律之說有虛宮不用之說正由黃鍾一差百孔千瘡勢所必至夫惟原黃帝三寸九分之舊昧嘗昭以九寸為黃鍾之變之言裁司馬九寸之文越唐宋諸儒相傳之誤先以三寸九分正黃鍾之管然後諸律以漸而增以漸而減一如前法無凌躐無參差陋以實諸密室緹縵之中實灰而候之庶乎氣可應樂可作萬事萬化可與孟堅謂漢志曰至治之世天地氣合而風氣正風氣正而十二律定嗟乎其得之矣

張相國鳳磐公評

論中二律旋宮之難不在宮而在黃鍾黃鍾能貫十二律歸于其宗五得黃帝制律之原有司馬子長京房諸家通之說可畧而不論矣

十二律旋相為宮說

王喬桂翰林院庶吉士

夫樂始於無聲而宣滯暢和滌邪移俗則律呂之功為鉅律者帥也所以帥導陽氣使宣達也呂者助也所以助陽成功也總之為十二律焉故冬至日月會於星紀位在丑氣合子為黃鍾大寒會玄枵位在子氣合丑為大呂雨水會娵訾位在亥氣合寅為太簇春分會降婁位在戌氣合卯為夾鍾穀雨會大梁位在酉氣合辰為姑洗小滿會實沈位在申氣合巳為仲呂夏至會鶉首位在未氣合午為蕤賓大暑會鶉火位在午氣合未為林鍾處暑會鶉尾位在巳氣合申為夷則秋分會壽星位在辰氣合酉為南呂霜降會大火位在卯氣合戌為無射小雪會析木位在寅氣合亥為應鍾自黃鍾至仲呂屬陽自蕤賓至應鍾屬陰合而言之則為大陰陽黃鍾屬陽大呂屬陰一陰一陽相間析而言之則為小陰陽陽道常饒故其律順而左旋陰道常乏故其辰退而右縮是十二律者上以會十二舍下以應十二辰豈私智術數所能為哉悉天地自然之理也中於宮彰於商觸於角祉於徵宇於羽聲與律旋相為宮宮者君主之義也十二律更迭為主當其為主五聲皆備其法以本宮為君隔八相生上生益一下生損一取四聲而應和之如黃鍾之宮下生林鍾徵也上生太簇商也下生南呂羽也上生姑洗角也推之十一律各為宮亦各應以四聲長短清濁無相凌亂記曰五聲六律十二管旋相為宮此之謂也夫樂之難不在聲在於定律定十二律旋宮之難不在宮在于黃鍾黃鍾正則諸律各得其所八音克諧猶運之掌矣黃者中之色所貴乎中者以其能貫十二律而歸於宗也鍾者種也十一月陽氣施種於黃泉物

論十二律根陰陽時序未而一歸之自然之理旨哉

此旁重在正黃鍾是有源委

與宗黃帝而左馬遷極為得旨究凡賴候氣之說亦本此來

非精研律呂者安能推究至此

始明氣應而迭之以為六氣元也。明此二義然後黃鍾可得而正[illegible]。載黃帝命伶倫取嶰公之竹制律斷兩節間三寸九分而吹之為黃鍾之宮曰含少。劉恕外紀無忌隋志亦與呂氏無異焉。自太史公志律以黃鍾為九寸。蔡李通新書因之。後之言樂者遂祖子長而於諸書漫不加繹於是黃鍾之度范然無據而旋相為宮之義亦將冒然而莫可識矣。夫黃鍾當子之中一陽初動於卦為復則三寸九分者陽之始也。升陽漸益故大呂四寸五分然大寒陰氣猶壯陽雖進而尚微故止升六分也。自是而後已向於春故太簇五寸四分又夾鍾六寸三分。又姑洗七寸二分又仲呂八寸一分而蕤賓則得九寸焉。蕤賓當午之中。六陽既亢於卦為姤則九寸者陽之極也。歸漸損故林鍾八寸四分。然大暑陰氣未行陽雖退而尚隆故止降六分

照應

也自是而後已向於秋故夷則七寸五分又南呂六寸六分。又無射五寸七分又應鍾四寸八分至黃鍾仍得三寸九分焉此太陽行氣之數也。陽性動動者數三始於黃鍾三寸九分陽之少也。極於蕤賓為九寸陽之老也。而自九寸約之復終于三寸九分之數是亦娟能貫十一律歸乎其宗者也。司馬氏不解九寸為黃鍾之變而直以為黃鍾之管遂生九分為寸黃鍾八十一分之說大呂而下以次漸減參差不齊而宮商淆亂不知陽氣自冬至後漸升而律反短則氣有餘而管不足夏至後漸降而律反增則氣不足而管有餘況以應鍾接黃鍾終間一月而相去四寸無奇則何以續氣數而和聲音哉。韋昭曰九寸者黃鍾之變。悟變之旨則知黃鍾其實短也。其聲清也而諸律由是可正矣。何者天清而上浮地濁而下凝人受生于天地感物觸形而聲氣出焉。清而上升者為貴。濁而下降者為賤。數少者貴數多者賤。故以五音言之宮聲清黃鍾為正宮其數極少故為君。臣數多於君故商為臣其聲次清。民數多于臣故角為民其聲清濁相半。事多於民故徵為事其聲次濁。物多於事故羽為物其聲極濁。以十二律言之。黃鍾極清太簇以下以漸而濁至蕤賓而極。大呂次清夾鍾以下以漸而濁至林鍾而極極則以漸而清。復轉為黃鍾焉。惟九寸之說行。故議者咸以羽聲為清宮聲反濁清濁既淆度數遂紊。而君臣民物皆不安其位而禮義廢矣。至謂律呂之數往而不返。又謂黃鍾不復為諸律所役。果若是則旋宮之說奚自起哉。故審音知樂者當於聲氣之元求之。

此深于聲氣之元者可與候氣篇參看

求放心說

周應賓

孟氏之稱求放心也其說甚辨乃世儒所以釋者吾惑焉世儒之說大都謂人恒游千里之外即欲問學要須收之使反復在中耳差乎此未達於心之論也夫心也卷之不盈一握而舒之盈於六合莫知其往莫知其來即忽睢者不至驅之使外即凝定者不能束之使內斯乃所稱神明不測者也惡謂游心千里乃稱放哉今有人焉高之窮蒼穹遐之志四極仰之論邃古俯之籌萬禩此其心不在邇矣顧安得嘗為放也即有人焉迹物而內境遣事以反觀此其心不在外矣顧以此言不放又安足該問學也然則所謂求放心者云何孟氏固自言之矣曰仁人心也蓋揭心之體也曰放其心而不知求為世之遠仁者慨也則所云求放心者夫亦曰求仁而已矣請即以孟氏之說證不忍一牛之觳觫此心之體也仁也乃興甲兵危士臣而構怨是放其心也矣充不忍之心以保四海則得吾心此求之說也寧死而不受嘑蹴之食此心之體也仁也乃萬鍾不辨禮義而受是放其心也矣充無受爾汝之心至不敢以一語默餂人則得吾心此求之說也蓋自古所稱心之操舍存亡放以理欲論不以中外論也苟其中無欲即旁思遠計固存也若其中有欲即屏思絕營固放也則心之本然得與不得之較也夫惟不失其本心即此可以盡性即此可以經世故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彼兀守其心之務者曾不可以盡一遠籌維一訏謨若屈轂之觚無所用者惛惛然舉其圖神者而扃鑰焉又安所奠倷真也或曰信如子言則出入無時之說此何以稱焉曰孟子固云出入無時莫知其鄉非言有出入也蓋昔者范

女聞人讀是書而謂曰心豈有出入程伯子聞之曰范女不知孟子卻是知心夫伯子固謂孟子本自言無出入也惟伯子亦曰與其是內而非外不若內外之兩忘夫惟通於內外之說者而後可與語求放心

□□菴太史評：以求放心即求仁此是喧論足以羽翼傳註

仁即心也心即仁也求放心非求仁而何

援引切當

有欲無欲數語□溯周之髓後焉得有此

若其宿根耶

淡泊寧靜說

李沂 庶吉士

王相國對甫公評：有俗理有鍛鍊而詞亦佳

御筆颯实吐纳閎深

夫鞶華腴者迂淡泊，競奇捷者拙寧靜，而駕古之倫逸俗之標寧樸毋華，寧靜毋躁，何也？毋俗之所嗤，正君子之所尚也。曾見有居必雕繪，食必海陸，服必綺錦，而衷理粹白者乎？又見有動若鴟張，舉若鷙發，捷若猱升，而勛績登閎者乎？大都驕奢者志溢，而淡泊者神完；險躁者氣浮，而寧靜者養邃。古之君子，含飲淳，抱真守一，於無味一無所染，而才智一無所逞，若迂潤遲頓而無當於用，乃其風神灑然，湛若冰壺，器宇端凝，屹若呂昴。折即處孫華勢利之場，而有雲嶠泰山之態；居轇轕盤錯之地，而有從容暇豫之思。用能履盛持盈，肩鴻任鉅，功包垓埏，名快天壤。斯其創堅何巍，而規恢何偉哉！則以其虛朗之胸襟養之淡泊者深，而遠大之識見鍊之寧靜者熟也。故拔擢桂醑，不如太羹玄酒之真；玉輦瑤卮，不如周鼎商彝之重。而隨俗波靡，見事風生，終不若淡泊寧靜者之足以收功而樹業也。柰何言迂拙也？善乎武侯之言曰：淡泊以明志，則淡泊非狥名也；曰致遠，則寧靜非株守也。余敬佩焉，以為養心法，故為之說而驗夫同志者。

三疊文法最中肯綮

淡泊寧靜說

舒弘志 國史編修

中相國瑤泉公評

文頗平正

一聖一賢皆從寧淡中來

淡言成趣

此孔明寧靜淡泊處

此於淡泊而足寧靜愈言事躁妄者

昔蜀諸葛武侯嘗言：吾淡泊以明志，寧靜以致遠。此固武侯相業根本，亦吾輩所當終身佩服而不可須臾忘者。有味哉此二語也！愚為之說曰：水之性清，士泊之則清者濁矣；木之性靜，風搖之則靜者擾矣；人之性貞，欲眩之則貞者褫矣。夫人心之初，湛然漠然，曷嘗有一毫私智妄念於其間哉？迨夫形生神發之後，知誘物化之餘，不攖情於濃豔，則役志於紛華。試語之以淡泊，語之以寧靜，鮮不相顧竊笑，共指以為迂譚。不知吾心吾性原自淡泊寧靜中來。粵稽上古，有蔬食水飲而樂在其中，有簞瓢陋巷而不改其樂。彼仲尼至聖，顏淵大賢，豈耳目口鼻四肢之欲與人殊哉？蓋其性真之天，方與造化俱，與萬物遊，其視塵俗之紛紛靡靡，蓋不啻蚊虻之過前，蕉鹿蝴蝶之倏為有無也。故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此古聖賢之高風。武侯雖賢，疑未及此，而就其所養，亦稍有近似者。方其高卧南陽，抱膝長吟，草廬以居身，醜婦以寡慾，迹其所處，若將終身焉，曷嘗一念之動於功名富貴哉？及其應三顧之勤，展匡復之略，出師二表，忠貫日月，木牛流馬，妙絕古今，自非養之素定、見之素高，疇克至此？弟代而下稱為人中卧龍，而譚相業者必歸之也。孔明蓋庶幾知道者與！柰何世道愈下，學術愈漓，食不斷養生而務為五齊八珍之味，衣不斷蔽體而務為齊紈蜀綠之麗，居不斷安身而務為瓊榱玉宇之制。推之目欲視美色，耳欲聽淫聲，嗜欲無涯，則求所以足之之計亦無所不至。由是甘媚竈之羞，放縻人之行，營營然日舉其身心而奔馳於聲華利欲之場，而不為之少息。何者？嗜好亂於中，眾欲牽於外，惟不淡泊，故不寧靜，終

見道之言

雖風易俗必從上人始

其身界界焉志為物喪而一無所表樹可愧矣士君子固有志爾志於道德者功名富貴舉不足以動其心是故棲遲丘壑咲傲風雲朝一蔾夕一藿其視鼎珍法膳曾弗覵於此矣衣敝緼服懸鶉其視絺繡龍袞曾弗聞於此矣絕為氈鑿為牖其視瓊臺瑤室曾弗華於此矣月淺夫俗士觀之若曰君子之淡泊自處如此而不知君子之心且泰然無累浩然莫禦至靈至靜而其天不撓由是出其才以建大功立大節當大難之衝若探囊而索迎刃而解何者素所積蓄也視之紛華靡艷者竟何如雖然城中高髻四方一尺然則欲返淡泊之風崇寧靜之化又必有所以倡之者愚因武侯之言而有感於心乃冒為臆說以俟知道君子

松栢後凋說

鄒德溥 國史[illegible]編

餘氣未[illegible] 餘養[illegible]

意見自引

題本借喻當以正意發之

咏嘆亦佳

入出一意

寓言

孔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也夫天不能違時物不能違天松栢匪金匪石而能凌厲歲寒後凋萬彙何也莊生有云受命於地惟松栢獨也在冬夏青青彼固一禀天地貞勁之性而生者耶木其品而金石其資者耶其所受者異耶且物之生獨氣耳氣洩而為菁華與芬芳洩則薄薄則不久而松栢黯然潛然華不足悅而芳不足襲也桃李託根沃壤蒔之也若子而以栢獨處磽确不食之地因蓬蒿而厄牛羊蠢李朝樹而夕成陰無幾何也而拱矣樹松栢者不日益不月長盤曲鬱紆其年曾不得而知也夫其受與故能獨全其氣完故能常存其困厄至則其摧折之也難其發育遲則其衰謝亦後此理固然無足怪者嗟夫霜露既降寒威凜冽野無傑幹林無盛葉草木蕭條山川寂寥當斯時也乾坤幾為熄息造化若將不續乃有松栢傲風狎雪元氣兢賞將天之所留以點綴乾坤聯絡造化明正氣之常存見天心之不絕即一植之微而所存者大矣閭之種樹家樹松栢以為棟梁也樹桱柳樸樕以為薪也日計之則棟梁之利緩而薪之利速歲計之則薪之利十而棟梁之利百嗟夫善樹者其維松栢哉其維松栢哉

楊翁撰升菴公評

潛溪公著作甚富若此篇援引古今磊落滂沛意思橫發不可捉摸恐千載許家亦當倪首

書類

論詩書

宋　濂　翰林學士

濂曰三百篇勿論已姑以漢言之蘇子卿李少卿非作者之首乎觀二子之所著紆曲悽惋實宗國風與楚人之詞二子既沒繼者絕少下逮建安黃初曹子建父子起而振之劉公幹王仲宣力從而輔翼之正始之間嵇阮又疊作詩道於是乎大盛然皆師少卿而馳騁于風雅者也自是厥後正音衰微至太康復中興陸士衡兄弟則倣子建潘安仁張茂先張景陽則學仲宣左太冲張季鷹則法公幹獨陶元亮天分之高其先雖出于太冲景陽究其所自得直超建安而上之高情遠韻殆猶太羹充鉶不緻鹽醯而至味自存者也元嘉以還三謝顏鮑為之首二謝亦本于建而雜參于郭景純延之則祖士衡明遠則倣景陽而氣骨淵然駸駸有西漢風餘或傷于刻鏤而乏雄渾之氣較之太康則有間矣永明而下抑又甚焉沈休文拘於聲韻王元長局於褊迫江文通過于摹擬陰子堅涉於淺易何仲言流于瑣碎至于徐孝穆庾子山一以婉麗為宗詩之變極矣然而諸人雖或遠式子建越石近宗靈運玄暉方之元嘉則又有不逮者焉唐初承陳隋之弊多尊徐庾遂致頹靡不振張子壽蘇廷碩張道濟相繼而興各以風雅為師而盧昇之王子安務欲凌跨三謝劉希夷王昌齡沈雲卿宋少連亦欲蹴駕江薛固無不可者奈何溺于久習終不能改其舊甚至以律法相高益有四聲八病之嫌矣惟陳伯玉痛懲其弊專師漢魏而友景純淵明可謂挺然不羣之士復古之功于是為大開元天寶中杜子美復繼出上薄風雅下該沈宋才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

自下建建安黃初以下至方之元嘉不建諸皆是說盡晉宋諸詩家或浮或失詞意爛熟

歷敘甚詩人之不其委總意到筆隨

高雜徐庾之流麗真所謂集大成者而諸作皆廢矣並時而作有李太白宗風騷及建安七子其格極高其變化若神龍之不可羈有王摩詰依倣淵明雖運詞清雅而萎弱少風骨有韋應物祖襲靈運能一寄穠鮮於簡淡之中淵明以來蓋一人而已他如岑參高達夫劉長卿孟浩然元次山之屬咸以興寄相高取法建安至于大曆之際錢郎遠師沈宋而苗崔盧耿吉李諸家亦皆本伯玉而宗黃初詩道于是為最盛韓柳起于元和之間韓初效建安晚自成家勢若掀雷抉電撐決於天地之垠柳斟酌陶謝之中而措辭俊逸清妍應物而下亦一人而已元白近於輕俗王張過於浮麗要皆同師于古樂府賈浪仙獨變入僻以矯豔于元白劉夢得步驟少陵而氣韻不足杜牧之沉涵靈運而句意尚奇孟東野陰祖沈謝而流于蹇澁盧仝則又自出新意而涉于怪詭至于李長吉溫飛卿李商隱段成式專誇靡曼雖人人各有所師而詩之變又極矣比之大曆尚有所不逮況廁之開元哉過此以往若朱慶餘項子遷朱灾山鄭守愚杜彥之吳子華輩則又駁乎不足議也宋初襲晚唐五季之弊天聖以來晏同叔錢希聖劉子儀楊大年數人亦思有以革之第皆師于義山全乖古雅之風迨王元之以邁世之豪俯就繩尺以樂天為法歐陽永叔痛矯西崑以退之為宗蘇子美梅聖俞介乎其間梅之覃思精微學孟東野蘇之筆力橫絕宗杜子美亦頗號為詩道中興至若王禹玉之踵徽之盛公量之祖應物石延年之效牧之王介甫之原三謝雖不絕似皆常得其髣髴者元祐之間蘇黃挺出雖曰共師李杜而競以己意相高而諸作又廢矣自此以後詩人迭起或波瀾富而句律疏或煅煉精而性情

自唐初承陳隋之弊以下至駁乎不足議也許多轉摺變幻是說初唐盛唐并五季諸詩家風氣互有得失處大概錯落而排一

自宋初襲晚唐五季之弊以下至其文又極矣是說宋詩家有得有失處宋人詩有浮處終不似唐人聲律共問矣

有飛揚出沒不可踪跡云

說宋詩不類唐風最是

此段卻是總上三大段

見詩不必于相師惟各成一家便是最深諸詩要旨

遠大抵不出於二家觀于蘇門四學士及江西宗派諸詩蓋可見矣陳去非雖晚出乃能因崔德符而歸于少陵有不為流俗之所移易馴至隆興乾道之時尤延之之清婉楊廷秀之深刻范至能之宏麗陸務觀之敷腴亦皆有可觀者然終不離天聖元祐之故步去盛唐為益遠下至蕭趙二氏氣局荒頽而音節促迫則其變又極矣由此觀之詩之格力崇庳固若隨世而變遷然謂其皆不相師可乎第所謂相師者或有異焉其上焉者師其意辭固不似而氣象無不同其下焉者師其辭辭則似矣求其精神之所寓固未嘗近也然唯深于比興者乃能察知之耳雖然為詩當自名家然後可傳于不朽若體規畫圓準方作矩終為人之臣僕尚烏得謂之詩哉何者詩乃吟咏性情之具而所謂風雅頌者皆出于吾之一心特因感觸而成非智力

未段說詩雖不必相師而今之率者以揚沙走石為豪而不復知純粹之旨最中時病齊頁

之所能增損也古之人其初雖有所沿襲未復自成一家言又豈規規然必于相師者哉嗚呼此未易為初學道也近來學者類多自高操觚未能成章輒闊視前古為無物且揚言曰曹劉孟杜蘇黃諸作雖佳不必師吾即師吾心耳故其所作往往倡狂無倫以揚沙走石為豪而不復知有純和冲粹之音可勝嘆哉

言兵事書　王維禎國子祭酒

唐大史荆川公評

讀王槐野此書則忠君愛友之情兩無負矣而文法甚雄徤

借僕詐主之事來形容人臣誤君意政明欺今人解頤

須聞使節抵越中乃即值有海寇之警其報兼將領論剌勇怯悉當實不諱若是則乃

天子所以遣部使者意也若部使者雷同不肯瀝腸論事則黨與成于下　人主孤于上耳目塞聰明蔽暴駭累立山而

上不知宛氣蒸雲霧而

主不見從此而天下之難起矣僕甚為憂之夫天下猶家也家大人克家嚴矣乃諸舍人連衡以詐家大人久之家計損大人庶知之則必罪諸舍人逮其罪舍人時家計已莫之救徒令其家大人苦耳夫為其僕而詐其主與為人臣而謾其君者則何以異焉今海寇之來也於越中既如此於吳中又如彼此人人所悉也彼二三君者乃倒心反舌宣為謾語期惑亂聽睹此為

句甚奇

足為思質公偉氣

托趙公以大義激思質一段詞思高逸

引會公語證公

身名謀則完矣顧獨奈百姓之殘毀何今公家財賦專倚東南其在東南獨浙之杭嘉湖吳之蘇松五方乃居最耳遷遣創者正坐五方五方困救財賦不出公家之用乏百變因之而作非細故也侍者持寶器不謹則怒而叱之令加戒人臣守封疆不謹故與之文而咎亦輕重不審之甚矣僕觀今日封疆諸臣獨王君思質可耳其意氣憤發足以激壯夫其腹腸洞豁足以親士卒突至之患即不能一割後事之効要之且半將也嘗王君在蓟門其時總戎何公者亟稱之以為萬人之能何公之才海內無兩乃稱王君如此意必王君實有之也公見王君直引大言感動之傳聞中生言人臣之道界弗數而已王君本末心閑吾言當瞿然失頤然變色蹶然起坐躍焉伏劒所向無前矣語曰鼓不激不鳴士不激不成此類是也往公按雲南會有阮

竟事哉切至太微語屬望其為天子恤蒸庶保東南意十分剴切

江之變八竟與完之今按越七復生　擾微公則孰為蕩平之
哉僕嘗譬公為大醫倉公焉所至輒解藥囊療病者倉公之門
多痿痹非其遭遘使然也固身所當者應若此耳不奉顛邑五
易伏臟有腑邪念之然即今得相面所與談亦止此其他岐塗
離合之悰人情二毛之感皆屬私況不以聞足下目前皇皇拯
其溺焉
天子恤蒸庶保東南且不顧其家奈何云文好哉

張太師太岳公評　議論頗正而文亦可　切中　之弊　志者不之原故先立

論學書

許國　大學士

孔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執事興於絕學之後能不牽於世俗一切詞章功利之習慨然有志於學甚不敢竊願就正焉今世稱士者自童而於塾長而於庠非不日孳孳焉曰吾從事於學也至叩其所以學者茫然不知為何事蓋習俗之溺人久矣其父兄之所責望與師友之所程督日授一書焉曰熟此可以摘文也日課一文焉曰精此可以干祿也未及論其人之何如第學而得富貴則以為學成學而不得富貴則以為學不成嗟夫古聖賢之所以學者豈徒以媒富貴而已哉愚聞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又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為利者蹠之徒也故學莫先於立志莫先于義利之辨為己為人之間孔孟道德伊周事業皆志也學以充其志而已矣執事試觀今世學者其心之所志善耶利耶為人耶為己耶窮年皓首手不釋六藝之編口不離性命之談乃其心固以漸染沉迷于利欲中終其身逐逐焉入而莫知所底矣學術不明則事功盡謬此人心之所以寖失其初而世道之所以日趨于下也間亦稍稍有以事功自奮者雖其立朝之節卓學可觀如漢唐諸名臣猶不免為血氣用事況其下者乎須一二有志之士遂欲併誦書著文而廢之亦異矣君子固不待誦書著文然後為學而誦書著文亦何嘗害于學哉愚觀古聖賢之學未嘗不誦書但其書之誦非以為博也未嘗不著文但其文之著非以為工也夫務博求工皆為人也為人即利也聖賢食不廢膏粱而自不累於味衣不廢文繡而自不累于華君子之于學如飢之於食也自飽而已矣如寒之於衣也自暖而已

論學要旨諸未免有頭巾語此篇剴至真得陽明子後者看也

以務博求工即為人以為人即利是何等見解

直究本原

矣於人何與哉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由教之謂學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故學也者亦不可須臾離也以人知而學以人不知而輟焉非學也

擬魯兩生與叔孫通書　李廷機編修

張洪陽館師公評　用漢人語發兩生心書最得擬書之法

生不佞文質亡所底抱拙懷璞迦虛空之日久矣頃者足下為天子興禮樂下尺一徵之欲使立下風陪末議意甚盛也迺私心切有不可者強而行乎不能輒皆其愚心默而識乎又非孔氏各言爾志之義故敢以書聞生聞禮中之至也樂和之盛也禮樂之起由中和生也古者帝王既授天命有天下功成事定矣猶然逡巡辭讓不敢議制作休息優游漸漬醞釀至於湛恩汪濊洽性旁流兆姓宣百昌遂而後禮樂興彼豈懷葸畏縮友

禮樂二字是一篇綱領

自菲薄不急一代之觀樂因陋就簡哉道不可以驟也今六漢誅秦敵項欲已得于天下矣然而戈未戢弓未櫜兵未衅甲未銷呻吟未息瘡痍未起去中和之世猶為遠也而遽議禮樂毋乃亟乎夫干羽不與戈弓共列而陳鍾磬不與甲兵同簴而懸

此一段說到許事

呻吟之民不足與歌咏瘡痍之衆不足與蹈舞當此之時生即與足下悉心畢議窮其器數殫其條貫終不足以宣播中和儀鳳舞獸也昔周自后稷始基靜民十八主而武克定之成康繼之其豈巍巍在周振振在周周公乃始與成王共定禮樂積德若彼制作若斯之難也孔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生雖罷駑亦嘗側聞姬公孔子之遺風矣且秦

引成周孔子來証之

并天下蔑棄聖王禮樂所剏制以吏為師今獨秦儀在不可用也生而來乎則必循其所習誦守其所聞知朝必明堂饗必清廟貲必五王舞必兩階歌必雍夕咸五登三書黜所謂秦儀者與天下更始足下度能從之乎天陛下雅不好儒有以儒見者嫚罵曰豎儒安足與計議足下之所明也生固儒也來必以儒足下度能得之於

此四語罵之妙買得叔孫可被吻矣

又以三行折之句法奇宗西漢

陛下乎即不以儒見候人主意與時變化足下能之生又不能足下羞庖人之獨　刌尸祝以自助足下獨不聞聶之作大章耶一夔而足矣以足下自處不後於夔自能出獨智之慮隨世順俗度主所能為以當其心安所取生迂遇為也夫不度其旨而為躁也倍所聞而徇世誣也世無所須于己而強出焉鄙也三行之累傷乎禮樂是以懼而不敢聞命惟足下幸察之

擬魯兩生答叔孫書　范醇敬　韓林

張弘錫評　前篇令叔孫樹心以思此篇令叔孫汗顏以慚

今天子恢皇綱廓帝紘將興禮樂之觀以潤色太平詒謀奕世甚盛舉也足下幸得銜至尊之命招納豪俊創制立經自謂勳名於世無兩矣而猥徵及僕兩人者豈以僕兩人居先聖之邦世習其儀進而使參一議乎夫斟酌先王之典以經世範俗僕之素心也依日月之末光以聲施竹帛僕之所大願也然而於

此兩生

義有所不可則固不能貶道委蛇以干世好敢布其款款之愚

不肯行的主意

於足下竊怪足下壹何舉先王所以經緯天地者而易言之也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大人舉禮樂則天地將為昭焉是故

論成周禮樂有次第

王者功成然後作樂治定然後制禮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辨者其禮具周自后稷至於文王並布醇德以沐其民百黎阮之未龍而民已稱咸和矣武王一秉白旄以定天下當斯時也馬散華山之陽而不復乘牛散桃林之野而不復服車甲弢而藏

叔史記

之府庫而不復用倒載干戈苞之以虎皮然而禮樂之制必待

正見得礼樂之難知此

嗣王而後定其經綸創立若斯之難也大漢提三尺劍誅秦鋤項以成帝業大戰四十小戰七十令哭泣之聲未絕傷痍者未起而欲興禮樂此何異起厓贏之人而衣冠之且周值夏商之後典章故未毀也周公持潤飾之而猶然不易今暴秦之所湮滅者何如而足下欲以一旦更定之僕竊以為不自度也僕觀

叔孫有作當書心硯西

足下非誠思以禮佐國致太平者特會主上厭羣臣酒酣擊柱無儀法欲因緣造飾等儀投好博寵耳嗟乎此僕之所以不願

余

從也足下之諫以求貴幸者幾主矣方二世問楚卒時設稱人人奉職無敢反此與指鹿為馬寧異乎今真主起而雲附可矣變服短衣何傳迎無親轄子之所羞而足下忍為之足下安所

此一段直誅叔孫於既死而文亦甚奇

結語佳

為禮本哉而猥自託於有司者之所治以治世僕故以為足下未可與言禮也漢德方隆始假之歲月以和洽其民後當有王佐之才起而修明古禮以致國於三代之盛足下不宜師心自用因陋就簡使古先聖王天秩之典漸衰自漢且以一代經國之業而猥出於希世取寵之人又竊為大漢羞之也僕雖不肖酷嗜先聖之道義所不適有若枝穴隱以欺耳安能以身之察察而蒙世之汶汶乎古人云吾寧曳尾於泥中足下將貪廟犧之錦徃矣其毋以并穢我僕聞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僕不得以禮治天下聊以攝吾身焉

擬唐盧藏用與李邕書

吳應賓（國史編脩）

周儆菴太史評　詞意懇切

王鬯太史評　資才雖茂還當以柔克之

藏用白竊聞才者驕之器也忌之府也謗之媒也故達生之士頗為不才非惡才也處才則難矣僕不佞伏睹足下矢口而珠璣散昂首而風雲生蓋所謂非常之才者也雖足下不自標植天下固已俛首順氣頹然就下矣且足下起岩穴間歷金門上玉堂身名俱泰天下莫敢望焉夷然高視凌古今甲縣寓天下莫敢難焉若然者其取名實也厚矣其所讋服天下之士也多矣極盛於此者必返於彼物之情也失今不圖即一旦有跌誰復為足下諒者老氏之戒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又曰不敢為天下先彼豈務為驕惰而多設不然之事哉誠達於禍福之理也揚修禰衡遭際亂朝專務揚已以掩其上死固宜矣賈生之遇文帝幸矣一深言則疏而遠之嵇康希踪隱淪嵚憤自露然

由斯以談四句總結上文而又發一段議論更自雄奇

一篇意思收拾在此數句直有萬鈞之勢

干將莫邪意至末方露景有含

卒不免於鍾會是數君子者豈古之士其誰不為之撫心哉由斯以談衆怒難任積忌生害明哲之執斷可識矣且天才士者甚易與也驕蹇而多疎孤特而寡援即從旁睨之計亡不得所欲者方坐機穽中詡詡自以為得一旦卒發悔將奚及故有聲薄日月之表而籍編於函牘名垂竹帛之芳而自伏於斧鑕攬諸往牒殊可痛也方今安危變於呼吸存亡懸於反掌不可不深思不可不熟慮誠能悟極重之勢彌積忌之端取老氏所著以為法鑒晳揚禰之事以為戒庶幾不遠伊復以終永譽不然竊慮一朝機械興乎前敗釁乘其後當此之時雖欲為不才豈可得乎劒之賔者曰干將莫邪其鋒天下之利也然恣其斷割不為休止則缺折必遄之矣足下之才所謂干將莫邪者也雖未缺折然蚤夜為足下虞之故於書以附忠告之誼惟足下財察而審處之毋為聖哲所笑使僕將抱憐才之恨幸甚幸甚

玉相國荆石公評以干將莫邪立論原是此書本旨而渙詞瑞論即令唐人為之未能遠過

擬唐盧藏用與李北海書　全天叙　熱芥編脩

初李北海以才藝知名然雅自負使氣盧藏用與北海善常寓書規之曰君知干將莫邪乎昔者吳王命歐冶鑄千金之劍二其陽為干將其陰為莫邪此劍之利水斷蛟龍陸剸犀兕橫之無前後揮之無盤錯此亦天下之至快也然而藏以襲室函以重匣蓋嘗歷千百歲不一常試而終不肯屑焉與鉛刀爭一割之效是故其鍔甚欽其鋒甚完其藏彌深其用彌廣所謂萬失怪精千秋代寶者當其無有剸之用而後乃今稱神物也不佞蓋觀於干將莫邪得士養焉夫天生美才代不乏矣木高於林風必摧之壤出於埃衆必訾之物性固爾人亦宜然以不佞替考載籍上下古今蓋弱植而負尤累者不可勝數惟篋蓄碩儲之若稱焉若夫曲士無以曠乎達人之觀褊夫無以廓乎大雅之度苞康瓠以自珍守斗筲而自滿露才揚己蔑世凌物此崇怨之所必歸而造物之所必棄者也故夫王平敍身於鸚鵡德祖貫禍於鷄肋機雲嘆鶴於華亭嗣宗窮途於東市四傑徵信於裴公懼此患矣足下南金東箭元精所生汎學海之波瀾挈人文之頭袖翩翩儁才彪炳爍懿即干將莫邪弗銛於此矣不佞竊高下風之行猥承石交之末竊有慮於足下願效忠告之義嘗聞大禹以不矜垂訓伯陽以守雌著書蒙莊以木鷄諭氣是故才可有不可形氣可凝不可使人之使氣者輕浮淺露飛揚峭厲獨起于一念恃才之心此一念恃才之心漸長漸形而氣之所使意莫自制嗚呼天道惡盈傲乃凶德禍機所伏不可不慎也假令操干將莫邪出其鋒而盡用之而斬斷截格不避不給分倖倖然號于人曰彼惡敢當我哉曾未幾何終虞缺折

此上言才之害亦博雅可誦

點得好

才不可恃氣不可使此是千古名言

有弟不學韓文

耳孔子不云乎如有周公之才之美後世之士謝周公之才而欲犯孔子之戒於以免禍不亦難哉以不佞觀天下所不足者非才也願足下佩往昔之訓辭鑒流俗之覆轍韜精徐光厚自栽抑甚幸北海得書不能用其後卒為李林甫所害。

與趙定宇書

黄洪憲翰林學士

某頃音溺人必咲不佞將有問也不佞耳妄聞言之為生事不言情不達適有搆讒於足下者謂不佞且未釋然於足下又謂足下欲甘心不佞矣流丸止於甌臾流言止於智者不佞之於足下生同鄉進同籍業又同舘非有睚眦之素也昔年有相搆者世好兄弟不幸罹此閧諸先達何以為顏引鏡窺形何以施眉目然要之語言薄罪過耳即忘非有貿首之讐不共戴天之恨也足下以氣節驕我乎僕謂足下之於江陵也猶侯其失節而攻之不佞已先其盛特而遠之是足下所目擊而深知者足下固焦頭爛額之客而不佞實曲突徙薪之夫假令丁丑之歳僕如在京當不令足下獨成其名足下遽欲自驕而功之乎過矣過矣夫廉藺爭雄賈寇鄧恨至欲廷辱之手刃之而卒握手極歡為刎頸交況大丈夫心事光明磊落如天空海濶何物不容乃聽細人之蝸諸疑同事之石交而悄悄不能相釋者非大也且足下直諒中誠洞見底裏原無纖介可疑不佞平生婞姬自守戢翼而棲退步而處心不期先人性不欲佞人口不能致人足下猶疑我乎請剖心以自明刎頸以見志詩云尊沓背憎識競由人又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僕願與足下盟曰自今以後有讒夫交搆者唾其面而絕其跡勿復與通僕無論在仕無論在田自今犬馬之年所不傾心足下而或懷纖介之疑而面是背違者有如日夫葵藿之傾葉也太陽雖不為之廻光而終向之者誠也僕有一念之誠欲進一言為正人君子之助所不出忠告而漫言以相怵者有如日足下試畱聽焉嘗聞宋哲宗時鄒浩以直諫獲罪其友田晝戒之曰慎勿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為者未止此也浩浩然自失謝曰君贈我厚矣足下能為鄒志完僕請效田晝正言而無諱可乎語云行百里者半九十言末路之難也足下直氣勁節批龍鱗而劇虎牙扶天常培正氣歷九死而不廻義薄雲霄聲稱竹帛能已見於天下矣今聖天子旌之幽竄之中二三元老皆虛已而聽自六官之長曁卿寺臺諫諸公靡不傾心帖耳奉令承教聆眛成餚背溢成瘡如順風而呼聲益加長足下之意得矣願人情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盛名之下其實難副足下今日舉動人情觀望社稷安危係之其積德從身養　國家和平之福使其名益盛而其道益光惟今日其或逞志快意招尤釀怨自隳其名亦惟今日足下不聞乎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藉令矜能逞技自以善息少焉氣力倦弓撥矢鉤一發不中前功盡矣足下負海內之望有正人君子之名不乘此時增修至德善息而大用之而或標榜以相高排擊以相尚鼓蠁黄之類別青白之眸引繩批根翕訛齮齕如狐裘而羔袖天下其誰信之或謂足下宣言於朝曰夫某氏宜黜夫某氏宜罪前後開揭者幾四十人此誠不根之論然縉紳間者靡不重足而立搏膺而踊至欲爭剸刃於公之胸者竊為足下寃之夫足下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伏義敢言以維持世道為已任豈其弁髦夙志而效淺中薄夫之為其若人心與國是何必不其然然而不佞日有聞也則不敢不為足下一陳其愚心也語云專欲難成衆怒難犯故國武以翹過隕身伯宗以直言賈禍夫困獸猶鬬況衆怒乎足下不見其形願察其影且足下於今未有鈞衡之寄未有生人殺人貧人富人貴人賤人之權而人情危懼縉紳

趙司成定宇公許左國史漢爛熟胸中故矢口然筆神動天趣芳黄豈充贊叔公嬉咲怒罵皆成文章可許此公矣

大丈夫偉譚

此是自占地步處

[illegible]

字字有數文

慷慨激烈譯譯之譚

千古絕調在焉以下所未盡也

讀此文如入幽泉幽谷入一者終見一層[illegible]

（眉批）己令人神骨修然長往矣此文章中洞天也　議論如走盤之珠此等文章高與天地並傳者

側目者無他彼謂足下挾持重望能鼓人言觀影生疑不無佰仁之惑蓋想其迹而未諒其心也故曰三人市虎十夫撓椎消消不息流為江河可不慎哉且吾聞之積德累行不見其益有皆而大陰賊伎害不見其損有時而亡僕於足下有相規之義願足下為景星慶雲使天下快而覩之毋為奔雷掣電使天下驚而畏之夫以足下之直氣勁節如此高見卓識如彼豈不知所以自審而徒為此嘵嘵也且天下國家之事非一人之意氣所能撐持非一人之偏長所能幹旋其變也有漸而不可驟其成也有機而不可擾亂譬之人有病疽者方其纍然而腫也投之寒凉之劑以攻其內佐之鍼石鍼艾以攻其外其既潰則服以參朮衛以梁肉保護其元氣而調攝其精神即有疥癬餘毒流散肌表徐當自去耳藉令癰疽已潰復因小小疥癬而寒

（眉批）其雄壯俊偉若決江河而下其光明正大若引星辰而上也奇哉　憂時之論詞意兼長

之凉之鍼之鍼之剝削而不已則精神羸尪元氣耗弱日趨於斃而已矣今朝政清明權奸屏息廟堂休休有容太平庶幾可興而議論未甚歸一精神未甚總攝譬若引陷之輪幾得轉動不極力推之輓之終還淳而止耳此可不為寒心哉泰之九二有曰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夫泰之時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尚何用於包荒何憂朋黨而聖人惓惓慮此何也蓋所謂包荒者非如宋人調停之謂也當否極而泰之時機會未定人心未安必有老成持重之操有藏垢納汙之量去其太甚消其未萌禦寇于西而毋進敵於東拒虎于前而毋縱狼於後鎮之以静行之以權使恩威並濟寬猛雜施乃可以定國是而一人心使天下久安而不亂乃或不相其機宜不度其標本吹毛求疵如治亂繩而紛之使人主日猜疑於內宰相不敢往持於外議[illegible]

（眉批）痛[illegible]弊[illegible]上忠言

歸公權不歸一其究也不激而外變則激而中制後雖噬臍其及之乎故易論馮河而必先之包荒誠慮之也又君子畏征稱正人者固多而其間成德中庸之士蓋寡或意氣用事易於激昂或標榜相高易於護短而一時望風景附之徒多藉其游揚以為名高如蟻慕羶如蚋集醯群趨響赴賢否易混如楊畏首叛大防卒釀宋亂此不可不察也又或有好為高論逞於一擊而卒貽　國家之釁或黨同伐異藉公行私報睚眦之小忿傷和平之雅道始猶以君子而攻小人終以君子而攻君子始猶以意氣而相結比終且以名位而相擠排況夫鼓衆不已必且招權招權不已必且招賄而苞苴公行倖門載啓履霜堅冰勢所必至又其甚者如黨錮之慘熙寧之禍非必皆小人之過亦君子有以釀成之也故聖人於拔茅彙征之時而深致意於朋

（眉批）善諫　收拾雜亂雜行時韓歐門户中來而氣勢大兄猶長恐在秦漢中亦當其二子也況乎　賈其餘勇犹未缺見重而駕焉

亡之戒戒君子也非戒小人也今之所彙征者非術儒故老則義士直臣萬萬無是然君子貴未然之防毋寧使人謂我為杞人也與哉僕今願足下法周易之義思保泰之圖體廟堂開誠布公之心養　國家忠厚和平之福扶公義無樹私交敦大體無求苛細嚴君子小人之辨釋縉紳士大夫之疑以無負四海之望而又惠顧世好益敦友誼無聽細人之說為影射之疑盡棄小嫌偕之大道使僕得改事君以全終始無為田畫鄒浩所哄語有之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足下有批鱗之勇必不罪苦口之言其以吾言為藥石而虛心採納亦惟命其震電馮怒而問失言之罪亦惟命敢私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

增定國朝館課經世宏詞卷之十畢　　周氏萬卷樓藏板

太原　王錫爵　元馭父
四明　沈一貫　肩吾父

頌類

河清頌有序　　解縉　翰林學士

楊文貞東里公評　美錦繡飛洪漣吐出清畫山水舒方知其妙

臣縉承詔總脩大明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啟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實錄。自渡江七年辛丑冬十一月。三門磧下黃河清。實啟聖之徵。帝業由是遂成。明年平江漢。又明年服荊楚。又明年定兩浙。又明年克姑蘇。廓清中原。四表寧一。迺即帝位。紀元洪武之年。三門磧黃河復清。帝業由是而盛。高麗來朝。為海外諸國先。殊方接武而至。逾三年。皇帝陛下重華協德。瑞應同符。紀元永樂之二年冬十二月戊辰朔。十七日甲申。三門磧下黃河清。先是熒光燭天。隱隱紛紛。倏然捲收。洞徹見底。淪漣五采。間日迭耀。乙酉之旦。河兩傍近白光滉漾。如金鎔。如鉛。如汞。如玻璃。色悠㨾不定。素練捲而掣之也。居二日。有玄文如綃。輕幕水上。如犂雲隱空。已迺若漆光可鑑。黝然靜深。非涅而緇。洞絕渣滓。又二日。乃見濃綠。又如翡翠。如青琉璃。如遠山黛繞。積下如蒼虬翠蛟。飛舞於流。符文藻之間。望之而可掬也。二日後。如朝霞映日。紅雲上波。初陽迤邐。花卉紛披。倏如胭脂浮流。薄膩一洗。下見沙石。如芙蓉丹砂。爍然郁烈。五色絲綺之間。可指而數也。後二日。如泥金霏屑。隱約浮沉。流薄采厭羽毛。鷞鸘泳飛。滌黝金芝。暈文琮玉。存錄錯雜。班映瑩無纖塵。又如築虎珀。以為□□。金香而注之。□已迺徹碧與天一色。橫波□流者。扣舷鼓枻。洞見眉髮。鏡照□□□虛

情景交照然如畫

描寫河清之景真是奇文中有墨只此一段子操筆僧難棄翰林學士神如此

凌倒影。挽銀河而下之也。於是夾河觀者。歡呼騰舌。罕遇。自河津傳播于晉絳之人。相率夾觀。肩摩也。自韓城播告于秦隴之人。觀者扶攜。首項相望。足相躡也。四方之人。行旅過之。莫不為之驚喜歎息。留玩坐起。徘徊而不能去。前普高平王遣使馳奏之。繼而吏民報至。皆圖其狀。秦王上表賀獻圖。與晉人允合。於是羣臣上表。永樂三年春正月戊戌。越十八日乙卯。迺復其舊。晉人三句有二日。按所上圖。咨詢羣言。既審同異。恭惟皇帝陛下謙抑弗居。謂何德臻茲。稱太祖高皇帝神靈之自。陛下即位以來。四方萬國之外。感恩慕德。高麗日本安南占城暹羅爪哇西洋琉球真臘拂林覽邦緬甸波勒迤比兀良哈女真野人西番必剌朵耳烏思尼巴天竺。不召不約。咸至于庭。瑞應大來。震動天地。不可掩抑。太祖之業。將由是而極盛。臣縉職司紀載。歡欣無已。謹拜手稽首而獻頌曰。

天字段金玉

天啟聖明。休命赫奕。洪河屢清。龍門之碣。昔在太祖。廣運神武。銀河昭回。洗滌九土。洪河孔神。佳氣協順。應茲昌運。歲在辛丑。雲雷構迹。河清獻瑞。既肇龍門。天戈所指。六合風靡。景既朝宗。如河之水。功德格天。即位紀元。龍門河清。應于明年。東夷始服。三陲接踵。如河奔趨。有赴無塞。我皇繼統。永樂紀元。龍門河清。亦越明年。惟此龍門。神禹所闢。功在生民。宇宙無極。惟茲瑞應。先後同符。太祖在天。昭昭不誣。禹功帝德。世萬世億。帝德禹功。與河俱東。河源崑崙。太古積雪。九河駿奔。溉月沃鐵。闢石迴瀧。盤束地底。龍門天開。弦激渭起。衝奔九地。滅電走影。聲喧怒雷。淖汩沸

口吐羽珠璣流下

奇而腴
藻而豊
殊植

鼎經緯天文橫絕地紀貫一百川罹絡萬里五行之生莫先於水四瀆之列莫大於此於此考祥粤古是常昭茲大運塞其榮光虹飛雨翳霧密霞流倏陽忽陰乍闔乍收其騰氣﹅﹅其下續續其菊囷囷其隙紜紜海市青紅仙神豔淑鸞鳳騄驎朝徼若不轉盼一空伏波凝澈沉沙躍金星璨鶯驚鶻鶂羣下顧毛羽隔岸見魚空行曳麗星芒羅月影夾鏡倒浸迴光動植交映既自冠玄翁忽丹青黃旗紫蓋春冉秋英五方歲融五緯宣精五運合一五采流形事有絕世久而後應物有絕倫久而後盛地闢天開多歷年所堯舜重華阜冠萬古草木咸若卿雲爛縵干羽苗格簫韶鳳儀于時河清榮光既塞不游不驚貢賦絡繹登通島夷夾石兗導九河轉輸濟漯浮于積石龍門會于渭汭匪緩而渟曷勝冊載盈變謙流時移變易不有來今曷知古昔

於昭　大明
聖聖相承殊音重譯日造在庭堯舜惟欽我
皇日敬寤寐丹書典謨金鏡祥謂不祥
聖不自聖惟謙受益惟人無競河流載清尚或如帶聖壽齊天
萬世永賴河流載清龍門如礪
聖德同天永賴萬世

頌語宛
亮正大

嘉禾頌有序

解縉 翰林學士

胡祭酒
傾慕公
評
声宏氣
壯雅称
臺閣文
章

洪武二十有八年秋九月壬辰朔庚戌北平永清衛之龍門禾有異莖同穗之祥其三幹合為一仍三穗者二二穗者合為一仍二穗者六是歲大熟今
上皇遣使來進羣臣表賀
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啟運俊德成功統大孝高皇帝親御墨為詩一章以賜今　上皇帝其詩首言創業之艱天命之不易除恭禁亂之師撫民致治之略中言天賜豐登之慶史書垂示之嚴明堂禋薦之重末示謙沖戒謹之意為善不足之誠大矜下民之憲與民同樂之盛心溢於言表蓋不以嘉禾為可矜而以為可懼而思以自勉　聖不自聖兢兢業業足以垂訓于千萬年今　上皇帝服膺聖訓念手澤之存諷誦追惟不能自已乃永樂三年九月朔旦用摹勒于石拓本裝治成軸分賜諸王及近臣於是臣縉亦得與賜焉又適有嘉禾之瑞臣縉仰惟日月之光華昭著於天地其溢而上者為慶雲為景星為霞五色其下者為璿珠為美玉為丹砂使人欣慕而寶愛者皆日月之餘光也古先聖帝明王有日月光華之德其禮樂文章流風遺韻之傳若詩書所刻百世之下光景常新猶足以使人欣慕與景星慶雲諸福之物同一快覩而況身被其澤目覩其盛鼓舞涵濡其有不發而為華封之祝康衢之謠以自鳴其慶幸之萬一乎實人情之所不能自已也拜手稽首而獻頌曰

叙致
典核
明捷

風神濟
健如在
遊空

七字為
句ㄴ益
雄奇

洪武乙亥秋穀登朔方龍門嘉禾生三穗二穗交兩騰異本同類同敷榮並珠金粟隋露凝親藩錫貢來神京玉匣上有黃雲蒸袞衣當日御彤庭百辟忭嘉陳休徵四野歡呼傳頌聲

奇思惟致相逼而来

帝曰俞哉。稽之經旅。命以祁禾。凛不矜。作詩致戒。大丁寧。已言受
命。畏天明。降福穰穰。恐世外勝。庸錫親藩。鍾
聖情。亦知玄德由茲弘。十一年事驗　天威靈。
聖孝通天。推至誠。永樂垂華。信有禎　賜詩日閲。心存營手澤。
備存訓服膺。每御翰墨。檯增羨想。當　睿思王几。憑智周八極。
通杳冥。重念稼穡。憂農耕。菑畏怨咨。憐獨榮。衹頓年登百穀成。
羣臣環列。忭且驚。百神降臨。來軒盈。雲霞灼爍。飛陶泓。鴻章
聖作。深驅風霆。造化萬彙。皆流形。工巧人為何足稱。奎璧爛爛不。
可名。但見東壁餘光。精刻以端溪紫玉。英華本裝以龍鸞綾頌。
錫羣臣。荷
寵榮。天球大訓。河圖并人文。至寶奠八紘。夜夜虹光燭大清。
聖子神孫萬億齡。萬世黎民歌太平。

李文正西涯公評　叙事有次弟如程不識之兵步伍森然毫髮不亂
鋪叙得体

平逆頌有序　程敏政禮部尚書

天順辛巳秋。虜酋孛來擁衆寇延西　上命懐寧伯孫鏜師師
禦之。而以兵部尚書馬昂節制其軍。先是昭武伯曹欽及其黨
以靖難功權傾中外。
上稍裁抑之。遂蓄異圖。時以七月二日出師。欽約其兄都督曹
鐸從兄都督曹鏞弟都督曹鉉謀入内為亂。推其黨之黠者為
謀主。而以其部所典禁兵及其仲父宦者曹吉祥為内援。并結
番将都督伯顔也先等數十人以樹黨。是日部指揮完者禿亮
詣長安門告変。夜三鼓。　宮中聞變。　詔侍直中官執吉祥以
俟。天曙漏下四鼓。舉兵犯闕。合番漢兵五百騎直抵禁城。雷鼓
大振。搥殺錦衣衛指揮逯杲。擊翰林學士李賢傷首。并執吏部
尚書王翺于東朝邸。鐸帥数騎而西。殺左都御史冦深。斮傷廣

叙致謹嚴廻環不驟如太空将雲巻舒自若又如長江大河一瀉千里

寧侯安時。禁門未啓。欽督其黨縱火焚東西皇城門及東華門。
朝臣悸散。莫知所出。逹曉　王師始集　詔會昌侯継宗将之。
鏜諸軍先登。恭順侯呉瑾及諸将臣分道逆擊。昂以精兵殿之。
首尾連絡。旗鼓相望。欽退屯東華門。鏞以衆接戰。王師鋭甚。賊
衆披靡。自辰至午。敗鏞斬之。欽中流矢。創甚。振策以馳。適瑾将
五六騎出覘。卒与欽遇。衆寡不敵。力戰死之。還駐東大市街。相
拒至酉。鉉以百餘騎往来馳突者三。王師環結不動。自相枕藉。
鏜令執潰者斬以徇。責戰益急。發神臂弓追斬鉉。欽益懼。使百
餘騎還攻朝陽門。不克。詔軍進薄其衆。大破之。鐸為乱兵所殺。
欽入溺其第井中。其黨伯顔也先等縋城以遁。遣兵追之。皆被
獲。是晩。　乗輿出御午門。朝百官。詔下吉祥及伯顔也先等於
御史獄。皆伏誅。仍以鐸梟市。而磔欽屍。籍其家以賚将士。餘黨

集義中勳不昧不羃繼未必上摸子長當在玉堅六一之上

並落二職。泥領南旌死節功。追封理梁國公。謚忠壯。贈淏少保。謚莊愍。論功行賞加繼宗太保。汝太子少傅。賢翔昂並以本官兼太子少保。鏜賜爵徹侯。而進完者禿亮為都督。餘將士加官進爵有差。明日下詔暴欽罪于中外。於戲。不測之虞。起于一旦。若此。伏推
皇上聖德神武。尚天地廟社之休。不旋踵而醜類殄滅。
宮闈肅清。稽古考今。宜有紀述。臣誠不佞。謹撰平逆頌一首。雖不敢上倫尚書故實。亦少見愛君尊主之誠不能自已於萬一云爾。

頌言有序

煌煌大明。五葉嗣承。爰及我后。奉天中興。既循既擴。內外時乂。有孽其間。欲梗予治。蠢茲吉祥。實維寺人。中懷孔奸。曹騰之孫。假子曰欽。開國貽武。手提禁兵。孰敢予侮。后惡其驕。曰爾永圖。欽乃蓄異。萃彼逃逋。中構吉祥。以逞無賴。以放阿瞞。而力弗逮。孟秋既朔。熒惑在箕。伺間而舉。信声喧喧。燔戕闕門。戕我朝士。喋血闕東。金吾御史。惟相惟將。臣賢臣安。如唐衛度。被斮被殘。飛變夜聞。

詞典而核。意和而逸。神采奪從天孔致。格語九百句一。氣阿成。泉為頌作。所难可以傳之不朽矣。

后赫斯怒。曰爾繼宗。元舅元輔。往暨爾鏜。用整厥師。爾瑾先驅。爾昂殿之。請此狡童。惟爾之績。爾惟弗績。罪弗爾惜。衆奮其武。如羆如熊。大旗飜飜。皷声震空。賊鋒始交。逆陣而闕。瑾喪其元。人百其勇。再皷以進。群醜遂奔。乃戮乃俘。奏功轅門。兎技斯窮。如醉罔省。反走厥家。投首胥井。梟徒纔隊。不日成擒。天開日舒。氛靄銷沴沉。
后御午門。告爾大衆。罔治脇從。無怖無恐。吉祥就磔。欽首懸竿。槁街閭閻。都人快觀。乃瀦其居。乃殄厥世。爾族爾婣。投畀四裔。籍錄所入。有帛有金。爰犒我士。凱歌謳吟。勸忠旌功。

於懿聖武。國思奮詞。綺光彩在鏗。叙不泥。

后有明詔。公侯公孤。有勑有誥。群臣稽首。我后永貞。大憝既平。聖武乃成。我后曰嘻。帷天之祚。將卒之力。祖考之祜。允顯聖德。巍巍難名。告功萬世。敢揚頌聲。

平倭頌有序

許國 少傅許國

王太史東崖公評 蒼茫淡宕勁氣在 法昌黎平淮西碑

聖明御宇四裔咸賓瀛海內外梯航畢至惟茲島夷頃迫歲饑乃乘疆吏弗戒倡狂竊發嘯擾東南時宇內承平兵革久偃烽煙卒起遠近繹騷稍得肆螫遂敢深入蟻引蜂屯劫燒城市焚蕩禾稼所過為墟守臣告急 天子念東南元元國賦所出而橫罹鋒刃弗宣昭法謂生民何乃發明詔下虎符簡壯猷之臣總熊羆之師北征河朔南徼嶺廣暨諸召募士兵分道並進協力勦除天子曰某爾惟守臣各守爾土用相犄角無輕陷敵曰某爾以御史大夫督撫朕師曰某爾惟司馬其往視師節制諸將得專決以便宜從事將士不用命者論如軍法於是司馬暨諸臣誓以一心仰體聖皇綏靜東南至意肅紀運籌招其椎黠因川為媒弋諸海上越歇渠魁以次就縛乃遂出師搗其巢穴燬其艦艘之海中羣醜盡殲焉露布以聞於是東南不聳民樂更生雖本將士戮力並奮克剪兇虐然皆受成廟謨恭行天罰非徒兵力所能及也臣竊惟漢有鐃歌唐有皇雅皆用宣布武功昭示罔極而周公平徐方常武作頌考諸金石以為天子之功徽生謗陋雖愧漢唐諸臣乃聖皇之鴻烈其過周宣遠矣敢竭愚忠對揚盛美謹拜手稽首獻頌頌曰

換古証介見往頌之旨 頌寓叙事不諛不淫佳

於赫聖皇天覆賢育奉翔獻琛受又日際島夷匪茹驕我東南跳踉揮霍豕突狼貪秉潮出沒倏如點舉焚蕩虔劉哀此士女聖皇曰咨禽下民惟茲毒螫曷克以生皇赫斯怒乃奮威武乃命虎臣建乎開府恭承明命肅將天威伏鉞於征秉旄以麾吳楚材官閩廣射手咸徹以來桓桓趯趯先機制勝伏險謀奇媒弋梟獍餌引鯨鯢妖黨外攜迷魂內悸天網四張覆拔巢窟翦搜草薙隻艫

猶寫丞平昌黎在目

不遺吳門越甸鐃歌而嬉海波不揚京觀斯崇民樂其生皇錫之福惠此南國遂荒大東式遵成美將士何功小臣稽首載歌江漢天子萬年河清海晏

王太史師竹公評
淵然之色蒼然之光古訣古心頌今處閔無已

秋防無警頌有序

陳于陛 春坊學士

臣聞人君膺圖纘命統天象以撫御華夷陵威四揚武節颺遊則方外之衆莫不震動讋服疆場敉寧此古今之長風也黃炎以上勿論已堯治時邕猶有青丘之伐舜仁天幬尚除丹補之克其跡映瑤鈐事傳金簡者爛然可覩也洪惟我

太祖開基　成祖嗣緒皆以明聖顯鑠之德內融治經外緯飭叙至於驅逐胡元犂庭掃穴太禰氊裘之膽而絕其南牧之患盛撻伐之功炳炳麟麟足以照竹帛而垂霄壤矣我

皇上握乾御寓廓帝紘恢皇綱經文緯武以熙洪運於

二祖之耿光太烈能闡繹而覲揚之昨歲醜虜匪茹侵陵王土騷動邊氓烽舉燧燔其勢孔棘我

皇上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世之策一時所興運雷厲而風飛夫變易將領大威也廣集廷議宏猷也簡練戎伍脩備也慎固封圉嚴守也於都哉　帝王之長畫不可得而易也肆邊地執殳荷戈之士亦皆有所激發踴躍思欲滅此朝食無復嚙囊玩愒之狀以故敵氣用張虜謀不競常請毳幕之人浴鐵衽金之輩莫不向風而靡隨流而化曠然易慮不敢內訌即今秋防將竟羽檄不馳煙塵不起關塞綿亘數千里之間無援枹擊柝之警變容動色之憂可以興耒耜于沙場戢干戈於武庫此誠千載一覯也昔鬼方徂征勤三年之役玁狁薄伐覊六月之師豈如今胡騎退遯九塞晏然疆場安於覆盂天下合為一家非夫

睿謀淵深神斷天運疇克臻茲休哉丕隆乎信可以方駕古初而比隆三五矣臣幸立交戟之內獲覩太平盛事思欲彪炳

上烈恢張國奇雍容大業光之罔極乃不揣按辭為頌以獻

氣勢遒拔

奇詞古調淋漓筆端

語〻雄奇可掃〻座

旨太保有旅獒之規師古有王　會之陳而先臣亦有頌紀清邊詩修咸賓者臣雖愚陋竊願繼響焉頌曰惟我邦家迫近邊疆蠢茲左衽恍旣金湯

聖王御寓奮揚神武威焯遐荒震讋醜虜豕心未悛鴟音靡革[illegible]肆窺紆很煽虐天子曰嘻慎固封圉簡練戎兵以寧我土

廊廟紆籌將士用命敵愾用彰軍容斯赫貔貅霧集政令飆行赫聲濯靈則莫我敢侵彗掃星流席卷雲撤羽檄不馳烽煙遂絕明氛既淨邊壤斯清耕牧熙恬干戈戢寧瀚海為鐔天山為鍔氾掃欃槍永安沙漠

皇上申貺宗社延釐華戴夷尊萬斯年兮

胸羅武庫筆寫文星

許社國頴陽公評：思深語健，調古氣雄

豊縟高古

吐奇啟頴，英英逼人

須語亦奇，毋涉尋常王筆

禦防無警頌有小序

朱賡 大宗伯學士

臣聞人君秉宸歷而御萬方，玄澤滂流，英威燀赫，則德柔引弓之國，莫不震慄讋懾，僕服䖸伏，邊城晏然，永無羽檄之警、金革之患。於都哉！此帝王之長風，烝庶之上慶也。洪惟我太祖開業，成祖纂隆，皆秉聖武，握神筭，驅胡元於絕域，犂王庭而掃妖氛，斯乃所稱除兇千古，雪恥百王者矣。而虜以騎射為業，攻伐其天性也，遭中國承平，不閑武備，時時擁其胡騎闌入關而內邇，蓋烽火不絕者若而年。至我皇上紹天闡繹，聖仁義之統，懋昭登之績，舉二祖之鴻謨遠畧，紹隆而規恢之。皇澤豐沛，方內乂安，然且注意邊圉，博徵石畫，選熊羆之將，厲哮闞之兵，軍儲墉崇，屯營犄比，凡所以為先勝之謀、不虞之備者，靡不畢具。於是常鞴韝騇之群，莫不泥首即序，詘膝自和，不敢俟月而窺塞垣。即今秋防將竟，軍書靡馳，雲火絕迹，使九邊七萃之士，金機懸而不張，雄劍厲而不試，閑塞萬里，安於覆盂。元元之民，何幸而得遭值太平，霑濡禔福。臣不佞，載筆侍從，後快覩聖天子布德抗稜，潛銷夷釁，永綏函夏，思欲揄揚盛美，傳之罔極，於以詔則來裔，蚩鏡終古。謹再拜稽首而獻頌曰：

惟皇秉籙，式廓帝紘。規模豐茂，惠浸萌生。蠢兹天驕，耳屬德聲。相戒聖作，無敢抗衡。天子曰嘻，安不忘傾。咨爾上將，慎詰戎兵。有將如虎，有士如林。將知君意，士知將情。曾不交壘，而勝勢已成。彼虜蚩蚩，亦見其形。曰德不可忘，倫不可乘。歛其驕蹇，請為外臣。讋釋青徼，烽投冊冥。瀚海為隍，秋山為城。吳鈎含燿，越棘韜精。士曰我何功，惟將之勍。將不敢居，以歸主明。捷彼殷武，三

氣夜一世

年於征。薄伐玁狁，六月在行。豈如我主，銷孽未萌。不衂尺刃，疆境牧寧。臣拜稽首，天子令名。基之構之，乃登太平。臣拜稽首，天子萬齡。不解於德，萬國來庭。

擬恭獻聖母萬壽頌有小序　馮琦翰林[illegible]侍講

陳太史玉壘公評　詞旨雅練筆力高邁逼古詩切適典雅常

惟我
聖母慈聖皇太后篤生我
皇上聰明神聖超軼無前而明保擁翊之育。以康御宇。以至
於今萬物由庚兆人允殖殺諱寓天琛維畫地萬曆之治超圖
溢牒未始聞記寔惟我
聖母之所啓佑豐功閎德殊尤懿爍格於　皇天受
九重之至孝合萬國之備驩都　尊養之上儀享振繩之極樂。

佳句

惟十月十九日爲我
聖母萬壽節令是日佳氣浮而卿雲翔祥飈應而旭日舒天無
點翳地無纖塵嚴冬變爲歆景寒風鬱爲灝氣非夫
帝心愷悌不至於此臣觀自古帷帝之内疇弗徽而能昌熾有
羨而弗揚如玄鳥生民思齊維風可覩已矧我
聖母於赫啓　聖庶其粢卯之祥擁佑罔極蓋其誕寔之事光
大丕基小其岐周之業闓澤流被狹其江漢之域然則神人允
飬跨耀前古固其然矣夫福祉厚而不章則神心不悅純嘏備
而不贊則後禩難窮是揄　天休而暗介福也以方古史臣不
亦大謬乎臣拜手稽首謹獻頌曰　天保我　明
聖母是生不顯柔嘉維德之行啓佑　碎王適駿有聲皇哉唐
哉三五登閎於爍萬曆奠枕於京　帝謂
聖母寔爾功德勑我時夏莫匪爾力育我黔首莫匪爾極爾報
維何有福於食爾福維何時萬時億猗與聖母上帝寔者有秩
斯祜匪　帝爾私　天子攸毗四方攸維介爾遐福永錫
母儀　聖母萬壽胡以頌之不云松栢久彼而靡不云太椿八

宏麗莊整　一意珍詞無不高古

祝聖母壽加地甚精當可誦

千而已謂山盖高山亦有圯謂河盖永河亦有徙盈虧太陰二
八闕矣我思惟地主靜德方維以八柱亘彼四荒不振不騰安
安是掌元命運世與天俱長
聖母萬壽應地無疆

萬壽無疆頌

顧紹芳 翰林國史檢討

主上用神明愷悌臨寓內者五載於茲矣道濟乎羲軒化軼乎唐虞邁者家德迭者仰流自有識以下咸謂千古希遘相與歌孔固誦萬年不謀而同情者無如也茲八月旬有七日實惟誕聖之節先是陰曀淌日天光不舒洎乎頌慶之辰星明月輝軒鍇呈露其日卿雲曜奇祥飈戢塵自朝之市外逮蠻夷酋長讙呼載塗大人悅喜臣非巫史然竊覽觀天人之際固知無疆之慶將在於此延述輿人之懷附天保之義拜手稽首而作頌曰

於鑠 皇明顯允十葉十葉儲休 神孫乃接沖齡御天雄跱大業仁義為圃道德為獵黔首為子元臣為楫勛塞四表澤流千刧虞肩周随漢僕唐妾天監有赫維德焉輔繁祉瀼瀼俘宰下土既怡 兩宮亦偹六府康衢鼓腹月氏貢楛夕無閭堠宵無閉戶 帝猶欿然曷是矜訓曰余沖人靡德承祜益慎乃脩訓令監古益弘乃仁噢咻嫗煦宸衷彌虛百祿彌滋千秋令節萬歲嘉期雨師掃霾卿雲蓊奇煌煌天瑞不召而随我明 天子享是則宜 天子萬壽胡以頌之堯舜百齡遽歌維祺黃帝乘龍攸忽以凝維祈與松亦久而披維彼岡陵亦圯而夷謂若川增川胡不塞謂若日升日胡不昃維此昊天蒼蒼正色體握乾健運謝鼎革有萬斯年歷覆是職猗我聖壽配天罔極

孫太史栢潭公評 清研新麗有色有聲

千煉成句百煉成字

新朗

頌意妥貼尚書得祝釐体

擬聖母還御 慈寧宮恭上 聖孝寧親頌 二

朱國祚 狀元脩撰

惟 皇上秉籙十有三年為聖母 慈聖皇太后新建慈寧宮成乃歷秋八月望吉祗奉聖母還御新宮維宮嵯峩隹嵬豐麗博敞皓壁月照丹柱霓蜒王瑞壁璫楯瞬睒金扉澔澔乎斯斯乎配 帝室而儷大紫聖母嬉懌欣鑒 帝孝融融洩洩太和滋溢臣伏自思念明王治世以孝為先孝子尊親以養為大我皇上丕承宸歷握金鏡而暢測思則惟我聖母稟靈含粹保綏聖明翊承玄化茲亦星娥之啓昊太姒之昌周也我皇上孝思純至就養無方 徽號特崇方物畢集茲固養以天下矣然且廣錫類之思存定四極如 圓丘躬禱 倭闍召對開納諫諍誅鋤貪暴嘉德令政不可殫數即新宮一構祗奉 慈諭軫恤民力一切經費捐自內帑不為益歛元元萬民適陝游原迴潤泳沫含淳歌德聲與風翔所謂合萬國之歡心以事其親者非耶肆茲璇室落成慈心忻豫蓋所以養志承歡者有素非獨本宮室之環麗也彼漢構長樂宋規慈壽非無層覆高基艷虹赤螭然不匱之德未溥底豫之慶無聞以方今茲可以同年而語哉臣不佞敢再拜稽首而獻 聖孝寧親頌曰

於鑠我皇臨御中邦德洽四方何以洽之曰惟孝思四方維師聖母貞素流虹啓祚定命孔固 帝曰予洽寔惟母賜孝養則備經始璇宮繕財鳩工以命司空璇宮煌煌繡甓

周太史石葵公評 發以爾遠之思遣以養古之調頌三句一韻得法于奉斯而藻采不減非老于文字其能焉

論宮室而不徒在宮室而在善政是知大体者

剧棠偹練

精神恢發似宋馬然

文瑫若月流光屢櫨離𡏖曲折環句上寫宸甬敞乃恭
王軫言陟其作爰居爰御　聖母頤眙丹彩游滸於斯衍衍
聖心衍只匪宮之以惟　帝克子　帝寔繼志公天下利共孝
不匱延埃豐殖歌咏　帝力追惟　母德令名先之瓊室便之
母心其縣之惟允哲　王孝為治綱萬化以張城頴及泉荁陽
之還治綱則頗長樂慈壽養亦既懋顯錫嚴富惟
帝大孝邃古莫校四方以倣德徽重光
天子萬年子孫億千

庶天史序所公

評語意秦奇悉追古作周秦兩漢而下不多得已

剴切

古雅渾深若然蔚然可方賈古人肯徒讓房一世

擬發司農錢遣使分賑郡國恭　舒弘志

上　聖德重民頌

主上宸居其域十有四載德茂存乎十世荷天衢提地鑾中外禔福風不鳴條雨不破塊女慇遠屛旬而一雨益初載之日時和年豐粟紅貫朽此天之所以順　陛下也間江漢吳越之間長右為崇而秦晉齊魯燕趙中州方數千里肥蟯恒見以歲之不易饑饉荐臻民羸卒餒重以為
主上憂致數四糜肝食而浮食奇民因緣銰人於萑苻白晝大都剽吏而奪之金河東遐氓以礦利居奇貨西戎冠於關東衛民零旗而為禍始天下思亂者十家而七賴
主上明聖余輔臣及臺官言緩刑施德　明詔天下溫言撫之煖於布帛唯是　功令蠲其大德於富民而寠人子無家人生產所願不過一金不獲微惠於
陛下致弄兵潢池省臣高自發憤上書以民之不夭非重施之不足以撫羸尪之衆　上欣然嘉納令司農出尚方金以賑之簡度支尚書郎之賢者分行諸郡國以勸宣
天子之德意復採省臣言發帑等金助之夫務穡勸分未能博恩廣施而矯制發粟固非武皇之明患未有湛恩濊澤紛紜天地寂寥宇宙如今日者赫赫　聖明心孫元元而惠撫之
王澤如春民歸如水
皇上之表黎民緊迎溝中而肉白骨也彝漢之事方斯褊矣臣愚素筆秘館仍食有鄙未能畫一奇以佐縣官子民之意然
聖澤涂涌而德不著聞亦史臣之過也誠樂昭　明德光之圖極將衍萬嗣揚洪輝喬景炎戴巍巍侈桑粟遂作頌曰　於赫

我　皇萬邦之君。逕濡庶類。閭台人羣。文謨武烈。舜華堯勳。坐
游中夜。宵旰載勤。　聖旋塞續。幽隱必聞。射厭墉隼。屏殄妖氛。
溥海內外。以莫不訢協。氣宣豐景。星卿雲。　帝益撝謙。曰天靡
恃。靡昕靡夕。靡敢懈弛。謂宜降康穰穰。繁祉。胡自句芒以及祝
氏。蘊隆煽虐。旱雲如燬。自山東西。自　帝之里。爰及三吳。至于
江汜。百譎不登。萬姓離仳。惟湯有旱。惟堯亦水。人則何尤。數值
其否。　帝曰咈哉。我故之以命。彼太常。毋奏爾絃。命彼大官。毋
飛爾筵。向隅在耳。菜色在前。我饑我溺。忍是棄捐。卻綺尚方。卻
馬司消。　衣布步禱。請命昊天。朕躬有罪。民何咎焉。殘民警予。
天不其然。赫赫。　宸衷上格。　重玄爰霈。甘澍暢及。八埏惟
帝曰嘻。民免其咎。雖免其咎。亦已後時。止輦。能受。屯膏務施。既
敕郡國。載　詔度支。計地授緡。百萬有奇。外府既殫。內帑兼資。
旁皇遣使。天語嘐咨。罔貧之棄。而富是私。罔近之比。而遠或遺。
皇恩暨被萬國。瞻依天為霽。威民為禔福。閭閻耀明。戲栗田
燠。遐邇休聲。適樂鼓腹。山陬海澨。窮簷蔀屋。莫不籲天。以效
嵩祝。　天子萬年。綏此百祿。猗我
聖祖。散財發穀。亦越　肅皇。加惠煢獨。明明。　天子。昭哉嗣服
昭哉嗣門。德聖德煌。維祛
聖德何以頌之。宋僕漢妾。虞肩唐隨。維湯憂民。白茅身犧。維周
大賚。善人為私。何如凱澤。遍此蒸黎。謂日普照。覆盆猶遺。謂河
普潤。盈涸有時。悠悠蒼天。盛德難窺。好生為職。常覆是司。悠久
成物。萬古如茲。猗歟
聖德與天昭垂

氣雄才雋筆[illegible]神流

賦類

聖駕躬耕帝籍賦　顧鼎臣 大學士

夏相國桂洲公評　句含金石之声　字挟風雲之氣

帝在位之八載兮。大業朗以遐宣。闢兩儀以作宇兮。掩六極以
為鄞。四時肇其順序。八政飭而罔愆。惟東南兮溥海。暨西北兮
窮邊。莫不禰穡裘而襲。弁帶服。緣耒而止戈鋋。猶且遡王業之
本。念民事之艱。憲古昔以示勸。躬往躬乎籍田。是月也。星麗辰
角。日移參尾。大晫司辰。句芒佐理。律應夾鍾。節惟雨水。當木德
之在馭。見斗杓之東指。膏霖漬于原隰。協風被於蘭芷。林含煙
以流蒨。華綴露而旖旎。長川瀁兮流碧。芳草靡兮成綺。倉庚忽
其有聲。田務作而伊始。羌萬井與千廛。咸戒期於于耜。先是乃
命司空治館。金吾視壇。行宮起乎國東。制作準於星纏。周正遼
而匝地。周道路乎中天。絳殿崔嵬而燿景。縹闕岌業而凌煙。華
蓋蝺翻而獲畧。璇廊虬結而蜿蜒。青幄嚴其雲駐。翠幕颺而氣
連。有觀穡之崇臺。隆崟崛嶫乎其間。俯平疇於大野。激流水於
原泉。闢方中兮千畝。亘四徼兮陌阡。若天造而地設。以待我
聖天子之幸焉。　爾乃即齋宮。坐宣室。儷朱紘。戴青幘。祝史正
辭。巫咸獻吉。瑤輅朝嚴。金根宵飭。服蔥犗於紺轅。駕蒼龍以纓
䡊。後車備播殖之器。中宮獻種稑之實。前旌[illegible]依然。千呂之
雲。佩玉蒼蒼。湯矣思黎之色。已乃句陳肅隊。招搖啓途。六軍雷
動。萬乘風驅。叱豐隆而扶轂。呼蒙公以附車。作鳴鑾以騷駭。悠
揚旆而景靡。青縞繽紛於震兌。朱玄飄颻乎坎離。方彩錯其外
列。黃屋屹以中馳。前披雲以建蓋。後梢星而曳旂。左縩縩兮撓
旆。右㩦纚兮洪順。恍天旋而斗運。矧岳轉與山移。爾其五輅方
行。九門乍啟。雉尾繞以朱輦。望東郊而直指。似太陽之初升。瑞

精光[illegible]　氣直逼九霄

字如金光一縱一橫論者

一字一珠

雷金璧見者自珍

霧紛其抱珥既而屬車轔轔纖塵弗驚花飛飛以夾路草蕃蕃而侵輪似青帝之時行品物疇以芳新若乃千官景從車徒塞空飛蓋結而如霞鳴佩咽其從風似三垣之列宿旋繞依乎紫宮已而崇昇在列直廬周設循芳甸而徐轉紛綺繡其如纈似應龍之迴翔玄雲靄而四合若其埜曠天清和鑾有聲絲管嘲啾以嘲晣鐘鼓訇磕以秤礙似春雷之啓蟄震百里而皆驚至乃士女咸集耋倪沓至盻翠華之來臨歡聲騰而動地似百川之赴海奔濤譎而聲沸爾乃享后稷祀天農奠蒼鼓與玄醴燎芳桂與香窮大牢薦而肥腯太簇奏而春容既用虔於祼鬯乃躬即乎田工於是京兆授鞭司徒獻耟巡沃野之墳腴望平壤之如砥儼洪縻之在御撫紼來而成禮懷炎農之務穡想崇伯之體理四顧而溝塍鱗次三推而土膏脉起諸侯諸公咸以班

玉珮璆瑢

而遍進或五或九洎終畝而方止陟巍臺以遐眺觀萬民之舉趾一人有慶既穆穆以皇皇百辟致辭復羅羅而濟濟夫徇之典將行享醴之讌斯啓時則有大宗伯捧策而進曰臣聞民之所天在食國之在本惟民伊籍田之大禮實累代之攸遵善乎號公之言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事之共給於是乎在和協輯睦於是乎興財用蕃殖於是乎始敦龐純固於是乎成者也彼千畝之不藉固取誚於麟經伊無加與蔡始亦徒具乎彌文今我 陛下應農祥而發令順陽氣以時行舉百王之令典循列聖之法程藉千畝于畿甸勤萬乘以躬耕勸三農以崇教本播四海而揚頌聲想餘糧之棲畝將腐粟之如京載在國章既以示勤民之攸藏諸御廩抑以薦明德之馨大矣哉此之為禮蓋將遏前休而建極啓來哲而為經者矣爾

從京埒横殊乏室礙非慧心之手不能措此

天外峰齋空中樓閣

乃天子芒然而思喟然而嘻曰唯唯否否卿知其一未知其二予竊感於兹行實有裨於治理是故遍陌井分遐畝千繩直水縈帶以环注睇四封之如一此亦予一人之莫域也霖雨如膏隕露如飴春苗洒而絲淨秋壠滴而黃滋此亦予一人之旋澤也萩藿特畦禾黍異田任土宜而播殖亘大陌無横阡此亦予一人之軌物也藝此嘉植珍彼蟊蠈刈稂莠使靡遺樹蘭杜於近疇此予一人之樹德遠慝也蓋黍稷馨香籩豆以饎者孝之則也三時不違唯農是卹者仁之錫也度土任宜深耕易植者政之式也天子所以念稼穡之艱難躬胼胝而無逸雖六府之孔脩猶日慎乎一日豈止於奉遺典而遵修慕前文而潤色者哉於是上宰元臣再拜稽首奉萬歲之觴上一人之壽鐫玉冊於金縢勒鴻猷以垂後遂作頌曰於惟

議論正大

上聖轄化權兮共澤湧滴溢八埏兮百祀咸秩禮則虔兮迺藉千畝國之原兮朱紘蒼佩造彼壇兮 帝既至止三推先兮三公九事擬以班兮厥禮既成兆民喧兮勾芒太皞覩而歡兮百千雜遝扶轄還兮農用震動庶殖蕃兮粢盛恪共盛所齋兮穰穰其瑞應罔愆兮百穀膴膴大有年兮耒耜萬里息戈鋋兮如陵如岡萬福駢兮登羲越軒古無前兮
天子萬壽配彼天兮臣拜稽首頌斯言兮匪臣則文盛則傳兮

頌亦不常

唐狀元新菴公評：响徹雲霄，詞華玉屑，當今作賦手，舍衛仲其誰。

瑞鹿賦　應制　　蔡昂宗伯著

偉中林之奇獸，感明時以効禎。歷三川之迨遍，隨雲節以遥征。乍委蛇乎星驛，卽揚彩於天涯。望雙門兮歡騰，瞻王宇兮昇營。爾其秀發梴林，異標赤縣，立蒦瑶山，行拖皜練，直齊雲霧，指平政以為歸，仁比祥麟，遇生物而不薦。誠間氣之所鍾，豈人代之恒見。嗟嗟爾鹿，何來歟。維我

皇之御極，方逸駕于唐虞，一紀興道，宵旰訏謨，以仁義為鑪冶，以禮樂為範模，鼓鑄萬類，陶鎔九區，至和充溢，功化涵濡。是以天不隱祥，乃昭靈貺，地無藏寶，乃出貞符。若此鹿者，固為陶冶中之一物，而徵之圖籙，亦契合而不殊。不然，際天所覆，極地所載，大至無倫，細入毛介，罔非祥風之所披拂，

聖澤之所沾溉。矧茲瑞物，產於中界，不煩重譯，不限溟海，政教聲名，朝馳夕屆，殆所謂躋斗極之輝光，逾天漢之波派者也。夫烏能出乎我

皇化育之外。逮夫禁林茂育，芳皋琛藏，醴泉給飲，靈芝之為糧，備龍騶之上乘，與天駟而翱翔，處遭際之特殊，念出處之非偶，□□遠望以長鳴，或騰歡而驤首，止王樹以為朋，過瓊田而作□，□棲得地，既異深山之遊，登降有儀，亦非在壙之走。是宜易名□□百祿以祝我

皇兮萬壽。重曰：乘乾□兮正國經，獲休應兮昭德馨，聞登歌於周廟，觀舞獸於虞廷，伊振古兮如圻，

皇受福兮孔剛。

慕□□□□□振華鳴春白雪，雖為和矣。

王瑩珠：輝。

馬相國乾菴公評：琳瑯之音，雲霞之色，令人耳目一新。

日方升賦　　王家屏東閣大學士

圓蓋垂象，兩曜合明，浮崦嵫東西之軌，踆烏標陽德之精。稽方中則大塊揚其彩，論已旦以則虞淵潛其形，是蓋通明時以為出入，歷古今而無斁。盈若〻天銅龍將曙，天雞卒號，見金波之乍沉，知玉繩之畫曉，晨熹靄〻，徹天光而俱浮，陰氣霏霏，逐雲根而並掃。時則扶桑初拂，漸〻升始，曈曨其猶微，旋蒙〻而益增其煒煜也。閃爍乎出鈞之冶，不足方其照燿；其遽進也，矯健乎雄飛之融，無以儷其騫騰。射鳳池則太液動搖，臨仙掌則金莖靚飾。曾邦童子，西車輪之形；漢陰霸王，怪萍實之色。千山不能迸，萬形焉由匿。仰之皆見，唯孔孟之莫踰；就之益親，像堯仁之可即。夫暘浮紫極，雲斂丹霄，仰動葵心，百辟捧誠而歆進，照燿龍袞，一人嚮離而臨朝，覩紅輪之忽起，思黃虞之逸標。亦有擊壤微氓，逢萊仙子，日出而嬉，歌作息於人間，水中以居，映金銀於海裏。雖隱見之不同，均無負於日曜。昔聞角力咸池，曾棄夸父之杖；酣戰齊野，能迴魯陽之戈。方士候中於既卻，屈子遇節於羲和，皆冉冉過中而將暮，非杲杲登出而同科。唯周德隆明時，旭照而始熙；虞帝中天，日光華而復旦。堯典揆寅賓之旨，姬雅並月恒之讚美。明時之如此，垂萬世而未泯。

錦心繡腸。

風雲月露之思。

日方升賦　　徐顯卿

曜靈出扆，瑞氣開祥，布曈曨之初景，兆赫赫之遙光。駕六龍兮炫五彩，經暘谷兮扶桑，出虞淵以朗耀，回海天而青蒼。駕一輪之標熾，開萬頃之微茫。爾其北斗回杓，東井參橫，魚鑰懸，漏鷄唱，乍驚覩晴霞之掩映，訝宿霧之澄清。海底未離，方切羣黎之望；天中纔至，俄瞻萬國之明。若夫閶闔晨開，蓬萊春敞，庭燎藏輝，朝旭正上。晴熏赤羽之旗，光射黃金之牓。珂珮陸離，觚稜洞晃。騰瑞彩於御爐，灼瑶華于仙掌。映紅雲兮拂袞衣，蕩淑氣兮臨仙仗。觀出地之生明，仰當陽之為象。時維春仲，宅嵎夷，寅賓日影，敬授人時，驗行躔之晷刻，占化國之舒遲。升高自卑，須信得天而久照；燭幽發蔀，益知臨下之無私。一陽杲杲，萬象熙熙。蘭砌迴陽，駐晴暉於碧草；花磚過影，傾丹心于葵。爰金烏飛奮，白駒載馳，銀漢方升，夸父逐之而不得；銅盤初出，童子見之而生疑。羲和之馭正叱，魯陽之戈莫施。至于登蓬壺之海，棲涉岱宗之仙觀。方瞻蜃氣之熹微，忽訝鯨波之摧璨。玉燭比輝，火齊堪玩。大明一出，群陰消散，歎普照之已晞，嗟浮生之未旦。嗟乎，貞觀垂象，聖哲攸程，陽道方長，善幾初萌。紫陰陽之升降，得理數之虧盈。黃河逝而白日移，寸陰重而尺璧輕。方今

帝德光天兮八方清，卿雲抱日兮重輪生，繼離照兮肇鴻名，盡海隅兮慶

大明。

聖學益親兮泰運亨，頤歌天保兮効微情。

朱宗伯金庭公評：詞藻翩翩獨勝。

斫采絢紛光芒射人。

語語欲飛。

獨運機軸，須徵處忠愛葵欽。

日方升賦　　田一儁

伊曜靈之霍兮，倏奔驚而如驥。神既號為群儀，火復傳於陽燧。首三光而麗天兮，散十輝而布地。爰御之以六螭兮，振九域之鴻轡。爾乃浴甘泉之波濤，升暘谷之曈曨，徘徊女紀，而棲次兮徑离石之磴，拱入細柳而戴丹穴兮，掎昆吾而凌閶風。夫珠斗既沒，繁星向晨，清冷之漏既徹，蒼茫之色稍分，殘月尚掛於樹杪，朝霞挾乎紫宸。睹光明之生東兮，忽湧出乎朱輪。天鷄跦翼以曉號兮，八方應和；雲鳥仰首而晝鼓兮，萬國烟熅。出海島兮洽氣，飛天衢兮揚文，浸漾汜之浴盪兮，超三山之嶙峋。續啓明以融朗兮，景岩莬而上臻。淳皓質以閃躍兮，卒彤彩之輪囷。播熙熙之圓規兮，流杲杲之祥霏。鮮灝氣之蜿蜒兮，洩長炬之炘炘。上洪煌以布景兮，下斐亹而拂雲。遵黃道而飈清旭兮，焜高穹而接遠，琅既炫爛而旁燭兮，清醫翳于翬塵。西東八鑾，咸包羅於末照兮，千類萬品，睎榮光而維新。觀其始出也，沖融青冥，靄靄蒼蒼，將軼虛無，乍見乍藏，其漸進也，汗漫翕忽，昭昭彰彰，將納六合。發也，兢芒其方升也，的爍葳蕤，璘斑房皇，如蚪之翔。炮炮奕奕，熒熒煌煌，輝達乎五雲之表，精炫乎重輪之傍。色隱映兮，若木影蔽；虧兮，扶桑羲和之馭方弭節而容裔，夸父之策已膛乎其不能望，爛照燭兮天門，啓遠爍朗兮星吐光，既如白虹之黚紅兮，彩奪目以若驚；又巨蚌之初剖兮，皎照夜之琅琅。豈蟾蜍之未歸兮，懸金鏡於已曙；何神電鉦以散色兮，熠韡韡其飄揚。於斯之時，地涯露斂，天宇煙清，輕靄不飛，纖埃不生。寥廓曠邈，空色虛名，澹初景之縹緲，輾碧漢而遄征，含齊影而登潤，軼霞表而標晴，發華藹而不定，若綺組之相成，紛離披

沈宗伯龍江公評：氣驅風雷，詞爍雲霞。

藻思綺合。

蔚如春華，燦若秋星。

吐奇露穎，英英照人。

訣吐鳳盡是珠璣

而晃𤍤疊霞亂而相婴談藻績於金輪蔚榮光於瑶京委照乎豐蔀之屋淪光乎不夜之城遠近明媚表裏晶瑩玲瓏玄黃雜錯丹頳雖離珠之目兮亦惝怳而精融麗日之遲遲兮敷五彩其相宣譬若珥抱炳矣璧連金枝分布玉葉爭妍赫奕耀於崇臺動爚熠於長川娟韶陽於九宿蔚佳氣於三天煥皇都而增熒對彤庭而有耀臨萬户以皆春委千門而洞照九城爛爛搖翠彩于層楹六宮迤邐又旁照乎輿冞映彩緻於繡阯開宿陰於彤犀紅拂霞而增爍白點心而彌滋出棟之朝雲共颸拂簷之夜霰已晞樂亂互動若啓蟄于春光井蓮啓披並爭秀于朝暉照太液之波而潛鯨已躍爰上林之枝而百鳥欲飛殊彩浮于蝶蝀又錯落乎珠璣彼鳷鵲之觀金波煒其散彩崑崙之宮龍燭爛以交輝殆與此乎髣髴表休異乎仙闈考日初出之玄黃兮象君德之清明慶雲郁其蕭索兮開斯世之太平休靈貺之自天兮允孚答於楓宸祝　皇圖與聖壽兮與日而俱新

煙波萬頃

與日俱新句巧而當

日方升賦

陳于陛　春坊學士

伊高天之沉寥萬有而無垠炳赤熛以成象揭陽烏之威神滌素魄於靈淵麗昭質於蒼旻蓋乘乾而獨運亘終古以若新方其金鐸寂閶玉漏逡巡星月競皎庭燎未陳爾乃韜精襲采閟闕汶汶寤恍惚以與寂握靜壹於洪鈞逮夫夜氣微晨光發兼鏞鏗宵鼓歇爾乃扶搖馭水輪囷突屼駕神岳之將拂海濤之汩則有陽侯幸樂豐隆先驅馮夷捧蓋后羿揚麾擁雲旗之繚緲騈霞光之陸離遠而望之氤氳曈曈如神龍之矆目近而察之灼爍熠爛擬朱鏡之呈規郎朗旭於始旦燭萬象而生曦嚳三五以失色即掩靄何能蔽之屬大明之當天驚幽魅以騰走奪膦燭於螢囊闢冥蒙於蔀斗於斯之時魚鑰既啓九閽洞開旗旂排色羣色畢來乃有容成步晷羲仲察表太史書雲鷄人唱卯嬀丹陛以輝煌映彤墀其寵窈嶒頭抱影而護詑金莖動色而僂儀信流瀣之未晞羌嵎夷之初皎此我大君順天時以德政追宵衣之遐藐者乃若離明溥偏照臨八荒三農出作九市開場士晨起而拔吟工夙興以勵勤行旅沾乎多露紅女織於東方凡含生而飲氣孰不感惕於青陽方其桂影千山分暉萬壑東自海邦西暨戎幕南溫朱垠北通玄漠氛氣被掃曦和磅礴洵九月之混茫盡耿光而灼爚天子方且鑒於日邁法乎天行圖慎終於有俶奮初政於精明問何其以視朝儆同夢於鷄鳴體惜陰於夏禹法待旦於周成則使遲遲舒景與聖德乎並進熙熙太運同國祚之方興乃大小臣工咸負暄而思獻遐邇黎無須天保之恒升豈不受億萬之仰戴起三五之登閎者哉詞曰離離每矞開光霽兮照臨下土闢霾曀兮雲霞綺錯[illegible]暗[illegible]兮麗於扶桑達無際兮高朗令終光不替兮

曾大史植齋公評

雲錦裳翳翳目

言向琳鄉如春鈞天之樂

神光燁燁炫人心目

珠玑錯落頓令觀者目眩神怡

太史孫簡公評

粲燗如舖霞澄澈如秋水

語上凝縮

日方升賦　張一桂（少司成）

於赫大明麗天建行與東溟以濯濯翰扶桑而初征碧落展蒼茫之景璇霄流沆瀣之精矯矯陽烏擊海水三千而奮翼轔轔火馭指天衢九萬而馳衡助青陽之載熙回寒光以將燴斗一南而天下春故萬象于焉而生輝雞三號而澤中應故羣迷以之而皆覺華月收碧影之陸離驪奎避珠光之錯落玉繩罷擊瑤斗已酌雖黎旭之始分而陰霾之已鑠魑魅魍魎望明而宵犇象罔忽荒待時而晨作雲煋兮含輝燿燦兮吐煌拂拂兮霏霏蒼蒼兮涼涼其為體也行天惟一度而輝煌於大荒其為時也出地僅咫尺而宣耀於無疆其始出焉若瑤光火齊不假采於冊臒懸黎結綠非繪色於銀黃其少進焉若千燿萬炬協要期而並舉九章五采偕麗景而咸章謝玄冥駕東皇揚祝融麗鉤芒道蓐南陸馳節天閽當斯時也杖何策於夸父戈何揮於魯陽節何所用其豐綍何所施其長騰躍於雲景之上容與於東隅之方若太極之渾沌始判而將分如元氣之決漭方流而未央飛懸陰而現瑞喬初威以顯芒首黃道以遐征徑紫庭而抗行蓋月馴之所不能追而雲螭之所不敢當也故蓬海[illegible]洲依之而生氣神州赤縣賴之以舒祥煬河潰而氷釋灼岱嶽而春煬賁草木則生機潛回於根荄暨麟羽則淑氣活潑于游翔脈周於氷天桂海貫胸駢趾之都譬遍於窮髮極幕圍臚方然之鄉睇坊壤而不織照隱所而彌章大何遠而不屆小何微而不彰物何匿而不覿人何居而不鄉若乃異域同明稱長安之獨近八表齊照譚化國之為長晝徵雲霞之掌燿燦龍鳳之庭湛露晞兮萬年枝佳氣葱兮白玉堂蓋邦畿取日輪之象而太

組織知純綿之麗密雋永若嚼妲之滋味

色色動人

亞寓盛危明之意

陽乃天子之光故昊穹之所以睠顧之煌煌也故百卉無情有傾心之葵藿雖羽毛末品生鳴陽之鳳凰曝背可以獻天子入夢則占見君王是以仲堯文之煥者就之而取其象歌周雅之盛者頌之而願其升也於乎維豐維崇雖始升也無得而踰既中既盈即當天也有時而昃故大人繼之以照四方君子法之以昭明德吸精醇吐氣慝思逝波之遽東戒馳駒之臨隙庶與日而俱新敷光天而罔極

萬寶告成賦

趙用賢 宗伯大司□

王相臣 劉南公 評

陶汰砂礫 吐納精華 元注千積 彈動千毫

聖孝之臨極兮垂宏覆於四方念民食之惟寶兮祈昊穹之降康綺精禋而誠感兮肆多稌於我將迺嘉歲之肇登兮編匪種以呈祥自倉庾之鳴春兮震人力未於耘耔方雲鋒於四野兮錢鎛後集乎東菑藍甘霤而不降兮呼號屏而嗟咨帝曰五曰民其何辜兮惟朕德之無以迎躬澄心謁款於天神兮丞萬乘而步履拚玉壺以為方兮揭瑤漿以為醴謂天視之自民兮詔群牧交脩以愷悌惟太清之鑒誠兮迺洒靈液之淪漪暨茲大火旦千坤維兮素節肅乎迅商上膏既滋液于霢霂兮

秀色可餐

嘉生紛其蕃昌將神明之樹藝兮柳方宿之垂芒迎金風而荐賁兮浥玉露以含芳赤穮鋪芬兮白苗垂穎壯里之秬兮如林瑗山之穗兮盈畛夭何脩庚明月錯蕩于原疇兮懸黎結綠物

鋪陳繁縟 景煙在目

乎闖井兹囷滲漉乎鄭白之沃兮抑逢天行之亨也夫豈惟農夫之慶兮蓋當展之所珍也輒炎劉之六穗兮誇叔姬之異莖皺中牟與會稽之產兮曾何足以侔禎禰乃聯千耦以徂隰兮操銍艾而穫之築場圃于中野兮納重穋而聚之取囷廩于三百兮羌道東其載路子發黜其桁資兮懷 聖世之多祜維高廩之盈坻兮鱗櫛比而墉也宗為清醇以冬醴兮且息餐以報豐濟公堂而稱壽兮輸秸程以給公彼倚市而雜若兮室與廩觿乎眾功 天子既嘗之以蒸嘗兮乃奉盛以告潔明馨荐兮薦嘗

匠心獨出 巧若天成

鄉合蒸兮蘭藉四時不害而民和兮茲用荐信乎瑤席嘉蒸民之既粒兮吾其陳常於下國彼中唐之朱草兮踏春圃之華平雖 皇王之嘉瑞兮曾何佐於黎蒸豈如農殖之華秀兮翳民命之所生毋含哺于穰歲兮 囷將錯陶冢而解桑繩 帝且曰茲

曲終奏雅

百寶之盈兮自田家之作苦 當斜芸以 糸蓐兮曾不遑乎寧作維一粒吾詎忘兮及 其 望之涯武發陳陳以振世兮皇基與天乎終古亂曰惟
聖王仁極萬邦兮一德升聞 格九光兮盈液灑漠地獻祥兮庭牧西陲繁兮昌兮神人胥慶 樂且康兮惟
聖萬壽祝無疆兮

經筵賦

羅萬化 宗伯學士

皇運隆以綿暢兮莫寰宇而垂休承奕葉之炳靈兮廓玄覽於九州匹乾坤而並立兮啓敎詣其旁流紹五帝之遐軌兮纘三王之秘謀洞古今而巍煥兮班紛紛其寡儔弘道德以為師兮育何微而弗周固神聖之閒值兮心猶勤乎懋學維六籍之誕列兮辭繁而義確往迹徧標於紀載兮淑慝淆而周覽所貴悉探討而措之治兮曾不畏乎幽遐彼常情猶鮮逸兮矧君臨夫萬邦體黔黎而宅至道兮將挽茲世於醇龐窮昊瞅而下蹐兮運妙有以成功寄啓沃於臣鄰兮恒居高而懷沖洪圖丕樹以軒閭兮備制御之玄蹤心切達聰而罔攸斁兮用咸覲德以雍雍爾乃闢閶闔而凌鴻濛兮光熠爚以紛播秉幽獬夫朝陽兮颯辭起而融作儀翕赫以鱗集兮旌旗變疊而騰霄千將玉戚栗其森衛兮迎紛毛之飄颻軼甘泉迎朱史兮嶕嶢嵯峨而繁瓊珪象懸圃之遼曠兮厥伏殊待而綻手浮叢乃召儒臣兮鳴玉鏘鏘爰啓經幄兮圖史輝煌擷堯舜之猷烈兮揆禹湯之休光文武丕衍於姬公兮俏數奏而對揚闡仲尼之微言兮洙泗遠而愈昌鑒戒備於緗帙兮惇訓迪其有常效入告而殚嘉謨兮亶焯焯乎永臧英哲忽焉已遠兮宛儀刑其孔章稽精誠之積累兮孚彼神而烈金石值虛懷之咸受兮沐休明之渥澤矛羲邃哉乎紫微兮爐烟繚繞而飛擲彤雲細護於鑾禁兮陰窈窕之文席吾有徵其必納兮言安往而不擇覬帝衷之嘉悅兮承勞第乎霧頒瑞靄譪其迴薄兮寶饌綺錯而崇頒粵稽帝王之迭興兮莫不寢大而圖艱執一中以相授受兮猶惜陰而罔閒昧爽不暇少息兮望道每切夫未見佩冊書而宴安是屏兮命

交修其靡倦簡冊昭然可慕兮歷世滋久而璀璨往者不可甚為征兮每達覽而增歎瞳前修以作則兮流曠古之希聲講筵歲以斬揭兮邈大道而迅征六經沛若行地兮匹日月以離明卜萬億而未有既兮人文朗彈而永膺丕休禎敓作頌曰明明天子兮照照萬方皇極茂建兮位躋元良日新厥德兮夙夜靡遑儒弁粲列兮禁夜翱翔論道密切兮共贊雍熙責難陳善兮有赫其儀惟帝是俞兮寵頒陸離元命聿臻兮萬傑為期

令相國司叢公評 琳琳瑯瑯是王將軍式頂 麗而有則 惟一實是而語課 鍊精選 色一決 鹿洗 注指揮玉雲稚逋天成

經筵賦

張道明 庶吉士

天挺哲王撫運明昌握玄樞而立極繼離明以垂裳合萬方而
告寧盡四夷以來王鴻猷煥其丕顯駿業昭其丕彰慶理道之
允合覩聖治之無疆顧聖心之虛懷望道日旦人而不遑念親賢
之為急敦學好問而思匡乃煥綸綍之音頌經筵之章憲祖宗
之懿制開經筵之典章啓文華之邃密延儒碩而頡頏邁合宮
而繼軌越弘文而有光匪飭炫於斯制實見聖主於羹墻故夫東
方未曙明星猶稀九門闢兮既廓三鼓發而啟扉佳氣浮於禁
御祥光爍於紫闈爐煙騰而香風藹廷鞘振而群囂微然後瑤
扃是啟警蹕收嚴鑾輿既出袞衣仰瞻鷄人息鳴於東廡鵷行
肅列於彤班樂奏鈞天之節禮重舞蹈之虔逮夫朝儀禮峻聽
政甫畢天子乃秉彤玉之輿駕樓金之檣宣左右之親臣歷圖
書於東壁心汲汲乎典墳神顒顒於載籍細旒唐虞之是親旁
咨下問以求益於是左列師保之丞右侍宮端之碩臚臣鳴儀
史官獻策進講讀之彝龍儀聖顏於咫尺端拱以敷陳研窮而
紬繹天德王道帝猷皇績悉要歸於仁義爰搜索於正中迺堯
舜典謨之真尋三代彝則之隆進競業而啟志敷敬義以攄衷
湯銘盤以為戒文登岸而收崇表宣尼節要之明言陳軻氏恭
儉之洪功論經術則身心情性發邪正之由萌考史實則天下
國家判治忽之所生敬天勤民而法祖體元麗正而守成道炳
先天三重皇極建於一貞苟正言而讜論必反覆而詳明若夫
禱祠土木之役權女奴女士之謅困惓惓而匡直豈諛佞以逢迎
以古為鑑惟君子何行天子聽之怡然悅豫龍顏和平乃曰俞
哉臣隣其有賴而可親朝朕心之冰釋窺奧旨於彌綸儼羲黃

八漿大肆令成金液讀之令人一字一賞 古來調明

之與侶恍唐虞其共陳飫道腴而充溢滌光黎之巨津向求道
而若渴抑陸雖之未純全聆確言於座右咨興焉於賢人乃命
王者之無為肇祈天而永命莫丕基於磐石澤元元而儔稷堂
朕無精於股肱爾諸英之匡救於是命天廚之工發大官之饌
闕珍樽而傳芬設玉羞而布絢酒正載馳庖人告薦分尚食于
餘馨飫異味於鼎鉉叨陪侍從之臣咸與泰交之宴肅肅群僚
稽首舞忭頌鴻私歌避眷述昭儀於歷代慚才微於簪紱乃為
之歌曰於穆聖主兮皇極栽培崇文翰古兮睿思徘徊文華日
御兮鳳城之隈師臣者帝兮左右鹽梅日新聖德兮皇圖崔嵬
金甌鞏固兮澤遍九垓垂億萬禩兮其無疆惟休哉

箴類

宵衣箴

嚴訥　大學士

惟辟奉天，為君實難。一人而百，羣總一日而萬幾。關何以勝之，其道惟勤。勤則有功，是實能君。是以哲王，求治昧爽，待旦未明，求衣心常恐，安彼豈好勞惡逸。在小天下而不逸，雖夫亦謂無逸。苟乃逸之本，有為者無為之基。於以朝無曠職，國無秕政，四方於是乎清夷。一人為之，有慶在昔。康王晚朝，關雎載箴；宣后宴起，姜女脫簪。彼女士耳，猶不忘乎文戒，矧我明君，可即安而自懈。故祝日惕月，命之曰害治之疾；任欲適情，命之曰傷化之根。惟當惕乃志，勵乃精，兢兢業業，夜寐夙興。毋曰未央，庭燎設矣，鸞聲鏘鏘；毋曰未明，東方白矣，朝中既盈；毋曰永日，亦足視事，當思一日之計在于寅，恐一日之不給，而功隳於安肆；毋曰予聖，剖決如流，當思一人之聰明有限，恐應之不及，而業廢於時優；毋曰百工其代予為，當思率作之權在乎上，恐予之倦勤，而庶職荒於游。故曰安不可懷，欲不可耽。無怠無荒，罔遊罔淫。聖人不惜尺之璧，而惜寸之陰。自強不息，乃見天則。精煉神王，政修事勅。國以泰華，壽比箕翼。史臣獻箴，用贊帝績。尚其勗諸，毋怠毋忽。

省心齋箴

申時行　少師太史

道心惟微，人心惟危。詁一云三，省厥有萬幾。既省其幾，又省其慮。休咎省歲，作省成，是惟省事。未若省心，人惟此心，易逸難伏。辨之在早，慎之在獨，察於方朕。克艱厥后，克念乃聖。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若終日言，退有其私。無有作好，無有作惡。若虞機張，往省于度。聽講則肅，視朝則嚴。相在爾室，不遐有愆。無有師保，如承賓祭。此心何如，操之勿替。朔然焦火，朔然凝冰。有欲思窒，有念思懲。勿曰予尊，人莫予違，一念之泰，百度之隳；勿曰予聖，天莫予若，一念之私，終身之作。溢水可捧，而志難寧；泛駕可調，而氣難馴。凜若御朽，惕若持盈。於穆思齋，神明之舍。几牖有銘，盂盤有誡。近臣進規，瞽矇誦箴。我其夙夜，上帝是臨。

養心齋箴

申時行 狀元 [illegible]

三相國對百公許名理之言字字精確以啟依訓君當收正心之敬天

億兆之衆環拱一人則君爲民心耳目官率從大體則心爲身主夫心也斂之方寸曾不盈掬是在所養曰惟寡欲消長靡常譬彼山木日夜所息雨露所滋平旦之氣萌蘖幾希惟此幾希豈勝攻鬪憧憧往來與接爲搆淫聲冶色伐心之斧斤毋亦却聽收視以培吾眞靡麗玩好牧心之牛羊毋亦守素抱樸以葆吾光神以恬愉而沈湎則搖形以安適而馳騁則勞存以恭默吾以逍遙優游於道德之途偃息於仁義之園無間十寒無休衆楚衆欲退聽惟敬作所天君泰然乃有寧宇昔在帝堯允執厥中舜禹相授精一其功明明

皇祖丕闡敬一心閒是傳心箴是釋我

皇孫居何觀昭曠澄徹本原屏除翳妄以虛爲室以靈爲臺宥密退藏重門洞開淸明在躬貫穿今古遠紹帝學近繩祖武敬稽首而獻箴願顧諟於庭戸

樂志齋箴

申時行 [illegible]

朱宗伯全評臺閣規模氣象自別是明盛不愧六官之箴矣

聖人作易次豫於謙喜起之歌始於敕天我

皇愨止弗懈于位有毖斯齋惟以樂志其志伊何匪敖匪遊其志伊何樂而不流樂有從理亦有從欲安危之幾辨之必獨何以辨之惟志之持志一常安志定常怡大昕視朝向晦宴息起居雍容適于馳騁目玩墳典耳聽法言穆然清風潤于管弦玄酒爲酌太羹爲味式燕以衎飫于甘脆前疑後丞左輔右弼都俞一堂美于曼柔時維幾暇無逸乃逸

兩宮奉歡四海承聽于以鼓琴于室之陽彼之薰風虞弦是張于以矢詩由庚既醉賡歌載賡和聲四暨是謂至樂君子攸居如登春臺如遊華胥既登且遊保之不易無已大康思其愼願言九扈易災爲穰願言重譯來享來王以吝嘻咨以紓旰食此樂此志萬年無斁

思政軒箴

申時行 尢国仕太學士

惟皇睿聖光嗣丕基弗寧燕處有儼若思厥思維何萬幾一日
千里應違謀之几席惟皇立政欽若昊天秦厥無私覆被八埏
曰雨曰暘思其或愆惟皇立政運於烈祖金科玉條具在故府
是訓是行思繩厥武曰淨徵婺政是用康一夫不獲我視如傷
何以允之行葦甘棠殊方卉遊政是用輯一夫不戒作我蟊賊
何以清之苞桑盤石萬方玉食思及鋤犁衮服在御思及杼机
徵輸罔藝乃政之疵筐籠之恩用思有式尚方之需費思有極
溢出無經乃政之慝任思弗二或撓其聰去思弗疑或撓其公
毋昵厥比衡平鑑空言逆於耳思或為利言遜於心思或為戾
毋恣厥情虛己執契勿謂已明察見淵魚勿謂已斷决事庭除
思古哲王用人有餘勿謂予喜賞或為僭勿謂予怒刑或為濫
思古哲王監於成憲朝以出政則思其終紛更之戒畫一之從
夕以脩令則思其始毋徇窾辭毋眩多指是之為思規萬世實
天命不易為君實難人亦有言日中則昃無疆惟恤思之[illegible]之
鬼神通之户牖誦之

評 桂国 穎陽公 許 孫鼎字 委婉諄 盡置之 請承左 右當有 默化君 非泰成 聖德者 大臣之 用心固 宜知此 也

天孫奇 枝織成 文錦

當官三事箴

許国 大學士

清

維卿大夫皇皇仁義惟彼庶人乃殉于利孰僭人之爵而
猶利是事天地百物皆將取之胡不以清白遺子孫顧以益其
過而損其智彼美君子曰知自誓高風令節凜然百世

慎

惟爾一言實關民聽惟爾一動實懸民命無曰莫予遑乃或不
敬無曰予才而用滋吝無曰予智而任滋困昔堯兢舜業彼詎
不聖差乎羊腸非險康衢非寧吁足一失終古不更

勤

維天之鑒予恣逸以嬉胡位之共維政之咨來如蜩斯業一之不
入理乃益塹故聖人不貴尺之璧而貴寸之陰爾朝之夕之璧
彼農夫滋菑致功孰鋤不日服而克我于登豐

高相国 中玄公 評 峭長 透敬 蒼雅

六有箴

王家屏大學士

滄心字峻門公評語〻刺骨言〻入髓發明六有筆筆調精

人心之官以思為職操存舍亡無間可息一念不謹貽之悔尤須臾少懈安肆曰偷其惟君子克念作聖無時無處不用其敬言出諸口惟心之聲匪言勿言先民是程動措諸行惟義為路規矩準繩靡愆于度晝與物接非僻罔干進德修業終日乾乾夜氣清明退藏于密仰而思之會萬于一一息之暫為時幾何勿暴其氣休蔡太和一瞬之際意象恍然以存虛明正覬不遷修此六者孳孳汲汲有事勿忘是謂時習聲律身度與道為依晝夜瞬息而無停機緝熙不已篤實光輝習久若性賢聖同歸

擬無逸殿箴

王弘誨太宗伯

魏乡字蘧陽公評議論風生奇思䟽起不凡之筆分別五逸言約意廣

儒達參思淋漓臺達

大君疑命統御萬方總攬威福調劑紀綱得之則化臻上理失之則治用不臧故克艱者惟治而不易者惟王緬惟聖人自強不息度天祇民不遑暇食保惠念稼穡之艱抑畏勤康田之功享國以之彌長后王因而丕式豈如叔季弃恥忽微以天位為可樂捐小民之所依履冰無兢兢之戒集木無惴惴之危迷途既遠覆轍何追是用覽鏡興亡提衡苦敗取公旦之陳謨法成王之受戒比前事若韋弦奉聖言若蓍蔡揭無逸于便殿拜昌言于往代夫適情肆欲其逸乃凡無亦誦耽樂罔壽之旨以自畜而伐性之斧不使隙于旦勞民動眾其逸乃重無亦鑒觀逸游田之訓以自訟而馳騁之娛不使投其空輕改舊章其逸乃長無亦參變亂刑政之文以自防而紛更之議不以易其謐不恤眾怨其逸乃見無亦引違怨咒詛之規以自善而防川之術不以施於黷淫刑窮兵其逸乃盈無亦懲無罪無辜之語以自謐而草管之念不以瀆其經嗚呼一念之逸萬事之隳一時之逸終身之疵法天行健惟日孳孳克念罔念無不在茲堯兢舜業並稱嵬嵬惟無逸乃能有逸惟有為是以無為彼秦氏之衡石隋室之傳餐徒為業勝奚取圖難吾將企四王之迪哲措九有於安瀾固朝乾夕惕之不暇而遑卹夫世主之所安

宵衣箴

張太師太岳公評　語亦切　觀〻詞古且見才情

惟皇兢兢一日萬幾在昔哲后未明求衣夫既禋靈爽于獨御而胡甘乎勞之居顧惟勤劬者治之萌而逸欲者亂之基豈其以萬姓之命而易吾一人之嬉彼夏禹之惜陰與商湯之待旦纘皇綱于二帝貽四海之安瀾齊警心于蟲飛懼會歸之予渙若姜后之佐周脫簪珥以儆晏斯皆貽令聞于來茲夫豈就乎一時之衎衎試觀大儀之幹運曾瞬息之或停惟君心迪典天道爲容少即乎荒寧昔吾祖之神武致會朝乎清明猶作所于無逸每視朝乎雞鳴居將昭令德而先茂緒胡不風念乎朝盈無曰民細匹夫予勝無曰時康禍福予定雖才敏于立央猶懷續于周孜渠天命于惟式乃能集乎多慶臣用綴彤管之遺言敢納規于後乘

六有箴

范謙　庶吉士

沈宗伯翠江公評　精細　真衆　一字一絹

人心之靈與道相維皇矣上帝體物不遺有物有則無處無時君子存誠念茲在茲言以宣志莫捫朕舌維時乃雍民繹而悅大人吐詞如鼓應節秩秩大猷爲天下烈民生受中厥有威儀於焉定命維其孔時左宮右徵鉏循規下觀而化式穀似之元運無端天行不息君子法之乾乾自勍大禹寸陰文王日昃亦予何思小心翼翼亘晝反覆于何載寧惟予之半炯然獨惺靈臺湛湛太極冥冥視於無形聽於無聲流光信返荏苒超忽須臾離之恍焉淈沒哲人研幾間不容髮造次顛沛天根月窟不見曰希不聞曰夷一元流轉孰測其涯至人深潛綿綿若絲靜言自勗守我玄規嗚呼小子亦既告爾逝者如斯曷惟其已往不可諫來將奚委尚其勉旃先民是似

仁明武箴　　蕭良有

于宮傒谷峰公評　文詞華贍倩裁典重

帝惟負扆　躬御萬靈　宏持三寶　滿範宮廷　厥初生民　具賦達德
矧作君師　型於家國　爰庇黔首　惟仁是歸　含齒戴髮　何從何違
殘虐促期　俯循水祚　主者所天　民當孔顧　脊生胞與　痌養切身
彼悟不知　邈若越秦　象彼乾元　鼓舞陶鑄　復見天心　陽春雨露
爰白忠邪　惟明是資　筌茅氐王　晳若龜蓍　煬竈蔽萌　桃□迷目
廉貪貞淫　疇其洞矚　居歆強理　不降堂皇　提衡懸鑑　照及萬方
象彼日月　六合同察　有本如是　貞明不毀　爰攬太阿　惟武乃斷
卒制優游　反受其亂　神器在握　方洛則傾　剛健中正　無兢惟人
惟墻易溺　柔更傾意　可奪者帥　難奪者志　象彼風霆　震曜八荒
肅殺凜冽　萬彙收藏　遂古之世　厥惟三五　如天好生　欽明神武
哲王遞遷　而道則同　有三達德　允執厥中　匪仁則暴　匪明則闇
不武者衰　積弱可懲　徽臣獻規　用比韋絃　於時繹思
天子萬年

發揮三字不遺餘力

仁明武箴　　李大武　庶吉士

馮大史琢菴公評　發揮喻達　浮氣悉

維辟統天　懋建皇極　運洽穆清　秉機淵默　包體用以兼該　治剛柔而作則　蓋聖學本乎惟一　而衆美貴于相參　欲提綱而挈領　必體一而函三　體仁長人　萬善斯括　亶聰明而作后　亦神武而不殺　博施濟衆　惟仁是保　苟予仁之未尊　亦予蒼生胡繇而怙　罔沈幾先物　惟明則通　苟予明之易窮　阨深闇昧　胡繇而照獻　威命靈爽　惟武斯懾　苟予武之弗烈　率土數天　胡繇而震疊　勿恃終食為仁　而謂人欲不能濟　不見山木　得養則長　失養則消　勿恃一隙為明　而謂私意不能隔　不見盆水　澄之終朝　撓之一掬　勿恃意氣為武　而謂事變不能沮　不見強弩　張之甚難　弛之甚易　匪直殘忍傷仁　即優柔姑息　亦亂仁之真　匪直壅蔽害明　即苛求淵察　亦失明之情　匪直姨婉敗武　即剛愎拒諫　亦用武之誤　嗚呼　衆人之仁　杯水車薪　聖心之仁　純純全全　如天施地生　含蠕動而咸育　斯其為天下之至乎　衆人之明　螢火陰燐　聖心之明　昭昭靈靈　如日照月臨　悉豐蔀而畢照　斯其為天下之至深　衆人之武　怒睛當車　聖心之武　赫赫皇皇　如雷厲風行　寔百昌而咸悚　斯其為天下之至威　既公溥而明通　亦有仁而有勇　際三判之所陳　寔百王之攸重　雖異用而同體　總會歸于一中　苟三德之不愆　何萬化之難通　斯皇猷之要領　而君道之析衷　托前凝而授簡　敢上告于
宸聰

如登九級浮屠　念上念高　不下之才也

結句征

銘類

蒼雲軒銘　宋　濂　翰林學士

焦振菴靜菴公許銘序數語遂成一段章議豈凡筆可到

世皆稱嚴子陵不屈光武以為高士之問學固求所以行之耳苟得賢君事之而行所志君子之所樂也況光武素知子陵哉子陵之不以隱為高也審矣其隱蓋有所為爾人之志意材量明者能燭之于事為之先子陵光武少相友善使光武能任人可謂盡力于陵何所若而不出既出而決去哉蓋充武察察自用其后宰輔多不以禮退子陵預知其如此故決然避去而不疑以全故舊之義此子陵所以為高也苟徒以隱為高孰不可為子陵哉子陵祠堂以蒼雲名軒余高其出處之義也故銘銘曰

維士為學志大行于時孰与樂隱屈而弗為卓哉子陵識時之幾幾不可以出甘耕釣以嬉此為百世之師苟時可行而飾隱以欺是棄其天而失時宜嗟吾子陵志豈在斯爾宜則之勿執固以違視時推移如雲在山何滞欲與施或不盈握或雨回垂庶乎于道之歸

銘用長短句法而語意天然元牽弥之病

銅雀硯銘　唐順之　會元　學士

瞿宗伯見湖公評寥寥數語多少烟波文之思簡而意深者

昔維瓦藏歌女貯舞焉今維硯備圖史承銘藏鳴呼其為瓦也不知其為硯也然則千百年之後委擲零落又安知其不復為瓦也英雄豪武人不得而有之子墨客卿不得而有之吾嗒然有感于物化也

座右銘有小序

趙志皐 探花少宰

愚讀大戴禮至武王鑑席戶牖諸銘未嘗不憮然深思云以彼執兢而宏無兢之烈猶且怵惕焉恐怠之乘也故無處而不戴銘焉庶丁顏遲以有儆心乎吾儕自省何敢須臾得謬言心識而忘勸戒哉爰製一銘書之座右銘曰

乾開坤闢人參為三人貴伊何配道胡軌日與月與迅如奔駛爾嬉而遊歲不爾俟相古哲士人紀人綱爾胡不足令彼獨芳萬古人心爾胡忘正不自身先其何能令忿懲在始欲窒自源一星之火至于燎原無兢爾智純白不備無騁爾辯多言逸志無暴人短無先人長善弗人同爾亦何臧寧我容人無人容我大儀吹萬于何不可心不可飾天不可欺禍福何常惟人自基謀臧惟遐不臧惟近爾則誰憐胡不思奮

宗伯董公評：小序秀尖有古色茂而剴切周至當與崔瑗子玉銘並傳不朽

座右銘有小序

黃鳳翔 大司成

夫銘者先民所以識警誡時觀省也故自戶牖刀劍盤盂几杖往往有勒銘彼雖生而徇齊猶然藉此以洗滌至德琢磨令範翊余顓愚不類仰慚俯愧每用悵然爰取先民之義著銘座右庶幾觀省不離乎目警戒不忘乎心檢身寡過亦或有助云 銘曰

先民有言彼丈夫我丈夫謂聖賢不可為者非愚則誣當知萬古綱常百代事業盡在爾六尺之軀為君子儒乎為小人儒乎為舜之徒乎為蹠之徒乎爾其慎所趨毋為溫飽而忽天下國家之計毋為祿位而失不朽之圖閑不可踰行不可污學不可蕪治不可孤日月其徂歲不我需百年之久不過須臾一或繆乃途壞乃模第取紆紫而拖朱是以連城之璧蒐錙銖燕雀之小而彈以隋侯之珠世豈以爾為有無爾其非是則用作銘書之座隅

李宗伯業軒公評：老練警切
練句中雅而有余思

吳學士滑之公評華十語道盡忠簡公一生事業悽愴感慨情假借思愴然

贊類

宗忠簡公畫像贊　吳伯宗 附科狀元

公之力足以旋乾而轉坤，公之功足以攘夷而安夏。始以一言能返北旆而南還，後以二十四疏不能回南轅而北駕。且留鑰之任方切，而巧言遽入于帝聽；渡河之志未酬，而大星已殞于中夜。何人之手？公則知媢嫉；而天之手？公則不知。假借此有志之士百世之下，所以想英風而激昂，拜遺像而悲咤也。

吳學士伯宗公評：楊喬高士，非命吉衣事之榮，与草木同腐矣。此文微顯闡幽之意云。

希古節氣，即此數語可見矣。

先說桓帝不知人，又說後世之不知桓帝者多矣，轉折處何等滑利，語意米多感慨。

贊有敘論

楊喬贊　方孝孺 侍讀學士

富貴不可輕也，然人不能輕富貴，則不能處富貴。捕虎者未嘗畏其為虎，故帖耳妥尾而惟吾之擒；知其虎而畏之，則必為所噬矣。人惟內有所重，故視外也輕。天下之物舉不足動其心，然後可以用天下之物。一為物所動，將為物役之不暇，而何暇用物哉。東漢固多節士，及其衰也，貪懦者處大位，而君子皆困于下，故小人得志，以至于亡。不然，當時之士皆王佐才也，得一人且可鞭笞海內之盜賊，況若是其衆乎。楊喬不在郭林宗、徐孺子之列，然吾觀其人，不出孺子下，蓋其志可尚也。人有慕富人之財而挑其穴以逃者，為利所役，視富人若王侯將相，視其家若鈞天帝宮，而不知其為可恥也。由君子觀之，苟不以義，則崇堂邃寢猶蟻穴，然珪組之貴與菅蒯無以異，曾何足顧乎。萬乘之主，天下之至貴也；妻帝之女，人臣之至榮也。喬惟恐為所污，餓死而不受。此其心豈可以利勢奪哉。使喬不死，命為大臣，屬以天下，漢猶可興也。桓帝不為天下慮，而為一女計，可謂不知人矣。喬之賢，豈可以女子誘哉。然桓帝雖不知喬，而知愛其才，則後世之不如桓帝者多矣。獨喬難遇邪？吾常喜孺子為人，餓不可得而食，寒不可得而衣，以為孺子與林宗猶夷與惠，雖不可以優劣，而孺子猶可慕，蓋漢季一人而已。及觀喬事，壯其志，喟然嘆曰：孺子不孤矣。吾求友于古人，舍孺子與喬而誰取耶？世皆知重孺子，而不知喬，可恨也。作楊喬贊，使人知重喬者自予始。贊曰：人之器量，有小成大。或盜一錢，或讓天下。天下雖大，一錢之積。觀其用心，大者可識。吾謂楊喬，可為三公。屈以非義，萬鍾不從。男由知之，有大人卿。帝女不娶，利豈能奪。其中所重，在義一齒不道。說卓操篡寄之盜，伊誰可方？孺子之倫，永言尚友，卓哉二人。

滕奉使贊　宋濂　翰林學士

評：王忠文華川公　忠肝義膽吐露中炳炳烺烺要訓千古

𡩖人王蠋有言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女之從人一與之醮當終身不改譬之白璧小有玷辱人將斥去而不之顧臣之事君也其理亦同故蠋特並言之事兩夫者雖辨如虞姬智如鄧曼吾知其決非良婦事二君者雖功如汾陽才如西平吾知其決非良臣嗚呼使此義昭如白日人臣安肯懷二心而國家有喪亡之禍哉東陽滕茂寔當宋靖康初以太學正與衆書藉允迪奉使于金議割三鎮太原舉奉家詣禍城不下金人怒因之雲中欽宗北遷茂寔謁見涕泣請從行主者不之許其后允迪南歸茂寔獨留雁門終身不再仕臨没令以黄旛裹尸而瘞仍刻石識云宋使者東陽滕茂寔墓此殆不事二君者與當是時有宇文虛中者亦以簽門侍郎使金見留遂改節易行

叙茂寔忠節至亦猶太人執轍之想

反爲事虜其後雖欲奪兵伏南奔而自睰卒亦不能逃君子之譏其視吾茂寔果何如也茂寔已矣人至今想其遺節如神明不可得見至視虜中輩不啻若鬼蜮犬豕有識妾婦亦羞聞之此他人心天理終不可誣也乃作滕奉使賛用覘事君而有二心者賛曰

雄儁壯烈從懷二心者定不能作此語

漢有蘇武奉使不屈滕公配之有屑烈烈黄旛裹尸以全臣節如璧之白弗緇弗缺其人雖亡而神不滅上昨帝所凌厲日月彼臣見之肝碎膽裂敢述賛詞勒在貞碣

光焰万丈長

元郭太史造簡儀賛有序　于慎行　太宗伯學士

評：張太史陽和公　閎中肆外語語整瞭讀之泠泠覺有餘味

蓋聞觀象察法欽若之文炳矣寅賓夕餞敬授之義協焉是以軒轅改物爰命鳳鳥之官羲和受成厥有璣衡之器豈不以三辰之順逆四序之樞機者哉降而保章十二官靈臺參寥寥千載靡凡厥真倚杵溪益之徐誕而無稽用譯宣夜之術較而不密維彼渾儀創自前項取象乎轉轂折衷乎倚蓋三譜以為準的玄規因之管度而六合包外厥狀渾淪令彼疇人艱於傾仰元太史郭守敬獨秉玄機凌駕往哲仰眺九垠旁羅四極登臺升庠遂創新儀察七政之盈虛則指掌殆盡課六歷之疏密則累黍無爭通幽洞靈合符造化永世貽則浹乎于茲殆天啓其衷顯茲神道者乎肯成公著賦虛擬靈鼉之珠郭璞遺圖空樞東序之寶辟彼鏤冰何殊畫餅而猶市在芸編珍之無斁況

詞諷硯題方駕六朝

乃入神之制陶匠堪與明時之規尸臘象緯動倍孔甲之盤功百神禹之鼎豈可使銀書金字未勒元象之文璇表玉儀有陋昆吾之義者哉賛曰於穆玄運莫莫三辰譬彼輻輳轉千一輪舊儀詢美而狀渾淪卓哉良史創物維新其新匪他維舊而折四游兩軸當乎二極南軌似香天常下直維北歌傾軸焉是式赤道上載列宿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奇焉樞机所運五環三旋去極之度游則照焉櫽括兩儀珠渾七曜象在靈臺不言而告邈矣維人何識之妙配皇等極照茲神造

新練

賛語精工

元郭太史造簡儀贊

林景暘 翰林院庶吉士

吴太史曙谷公評二考証精確字句清瀏當與谷峯先生作頡頏一臣

古之言天者有三一曰蓋天二曰宣夜三曰渾天宣蓋失傳久矣惟渾天近得其精堯命羲和授時舜在璣衡齊政皆是物也歷代相承互有沿革典天官太史無慮數十家若乃研覈陰陽妙探造化之賾爾若漢張衡唐僧一行宋張思訓而外罕見焉故其所製渾儀範圍天地冠絶古今咸為一代步天之懿矩世遠年移漸以差失測日造曆莫可稽驗粵至有元郭太史守敬者承詔率南北日官分掌其事乃首重責驗盡考積習之失而釐正之為作簡儀用相比覆其形放璣衡之製細刻周天度分每度為三十六分以列日月五星二十四氣及二十八宿之位又為南北極以經之黄赤道以緯之表裏錯綜燦然昭晰視昔三辰六合四遊之遺益加密矣繇是測撥分步為得天之實數所考正者有七事所創始者有五事越五載而新曆告成嗚乎非夫識洞玄機心侔大造惡能制作之精若此夫亦天開一代之曆而斯人獨擅其技與爰撰斯贊俾觀象者知所宗云洪濛既判爰立兩儀三光吐曜宿度昭茁維聖欽天簡命重黎仰稽乾文治曆授時瞻彼法象著龜符契代有作者王顯厥世漢唐邈矣宋室亦逝卓哉太史適新儀制乃定四極載列五行日躔月道星紀天從直斜隱見經緯交横玲瓏鼇負璀璨虬銜内轉外旋圓規方矩機竭心思巧作穹宇於鑠璇璣堪輿秘府冥之靈臺世鑒千古

典則不泛

洪濛之音

貞而勁

跋類

跋六檜堂卷

黄淮 大學士

解學士春雨公評胡襄忠義士此篇忠義文章向微書公之文傳之名湮滅而不稱矣嗚呼紙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烏能聲施後世哉

怨之激于中者必徵于辭色徵諸色其發疾以暴徵諸辭其旨婉以深稽之往古藺相如怒秦之欺趙欲以頭與玉俱碎樊噲怒鴻門之背盟拔劍瞋目以脇楚王徵諸色者也國風莫蔚之朝隮楚騷悲棻蕙之盈室徵諸辭者也色之所發雖足以快意于一時而詞之所寓誠足以垂戒于萬世其深淺固不可同日而語也今觀胡襄之六檜堂其亦怨之徵于詞者歟襃謚之求加人當宋運中微屛處華蓋山中讀書自娛怨秦檜之誤國痛入骨髓然而未能伸其志也遂于堂階之下手植檜六本揭其扁曰六檜蓋以六之音與戮同于以識夫檜之罪當致顯戮冀他日得以酹其素願云耳嗚呼襄獨何心哉不得已也當時有若胡澹菴者上高宗封事請以檜之頭懸之藁街詞雖切而不見信况襄未獲進用于朝者乎後雖一出竟以奸權妬嫉僅至除陽通判而止徒使空言與國風楚騷相傳于編簡良可悲矣然其氣象從容詞意懇至後之覽者足以寒心而駭膽誠非僥倖快意于一時者之可比也

楊翰撰升菴公評：李翰選之已圖汴得其風神意態七對山所以獨步藝林也箸末數語無限烟波一

明妃寫召圖跋

康海 状元爵撰

此明妃寫召圖。凡十二人。上一人。褕襦翟冠。一手指侍兒。一手托几而坐。一侍兒侍立看畫工。緑衣幘帶持幀北向。又三美遞遷來。一人以扇掩口。而一人扯袂附語。一人後行正簪。一小姬抱衆板隨焉。傍又有二姬。一立而持兎。一捕扇拢裾向執兎者。小姬後又有二人。服如三美人。方舁盤持盂至。曲盡意度矣。其褕襦而坐者。盖明妃也。畫工毛延壽。雜記言元帝宮多美人。令畫工圖之。有幸則按圖以召。故宮人率厚賂畫工。明妃姿容超麗。不肯賂畫工。而延壽陰毀其狀。後竟不得召。竟寧元年。匈奴呼韓邪來朝。帝以明妃賜呼韓邪。召入見之。帝悅。業已以名字行。遂不復留明妃。而殺延壽。此即其事也。夫明妃待詔掖庭時。係潔自好。以為足以事君矣。安知流徙遠裔。與夷狄異種為伉也。士抱誠明忠直之心。一為讒毀阻間。不得售美于君者。何以異此哉。

余肯媚上

曾少參評　西江公　吾楚文之精約者如此跋然笑言兩而忠義之氣味之令人勃然

跋袁鏞傳後

林環 状元付撰

為臣死忠者。古有之矣。未沾一命而捐軀殉國。求之古則少也。以一身死國者。古有之矣。而舉家闔變赴難。求之古則尤少也。有如袁鏞者。其真絕無而僅有者乎。然予又疑之。鏞不能使謝趙二友不背同生死之盟。而卒能使沈朱二僕保遺孤於既死之後。而脫之於利害危急之中。豈謝趙費友之徒不可化。而鏞之忠誠義氣。其餘烈猶足以感動其僕歟。不然天欲存鏞之後於冥冥之中。或有陰誘其衷歟。死二百餘年。其裔方大振。今其四世孫廷玉及其子忠。徹皆蹐華要。則天意盖可識矣。抑不知彼謝趙者兩家子弟。尚有廷玉君父子否乎。讀是傳為之三嘆。

跋文山先生集杜詩後

楊守阯 [illegible]尚書

公之精忠大節光于日月重于山嶽其神在天地間者固不死其言在方冊中者亦不朽不死之神夫人皆欲尸而祝之不朽之言夫人皆歆誦而傳之况其所生之鄉所死之地所涉歷之境哉公生于吉郡死于幽州其所涉歷南至廣北抵燕非特永嘉也然二王于杭都失守之後嘗于此建號公於鎮江脫歸之時嘗于此圖興復天若祚宋公志有成則永嘉亦猶夏少康之綸邑齊田單之即墨也豈細故哉蓋非泛然涉歷之地可得而顯今公之祠廬陵有之京師有之集杜之詩江西刻之湖南刻之而永嘉之人覩公遺跡仰公遺烈者猶以不得覩久廟貌家有詩集為恨是固有待也嗚呼忠義之在人心賾而相感况為公之鄉人者哉其為此舉大有補於世教也然則過公之祠而不凜然肅容誦公之詩而不潸然出涕者余以為無人心者與人臣也必不忠

王太史海日公評：英風勁骨大是超凡

寥寥數言許大議論

詞古激烈

讀太僕寺志題後

李廷機 [illegible]

予讀太僕寺志則牧政之始末沿革犂然具已大都初牧於官已乃牧於民乃已收其牧地之入以資市馬凡三變云要之牧終不可罷市終不可倚以予所聞今西北邊儻亦有所謂漸謂者乎即不得夫非子也者而任之第以故額之什伍令民受牧簡良有司拊循之薄其課核其實民不害而馬蕃息卒有軍興阡陌之間可呼而具也孰與一切罷之而貿市之為貿駟驥駉壯驪黃騂騎之產盡矣國何恃以博胡蓋牧政之弊弊在玩愒因循上下相蒙為虛冒而倚貿市者亦偷取目前終非為國家長久乎嚮誦定之方中至所謂秉心塞淵騋牝三千昔初以為迂未必然今乃信之夫忠實之為塞長久計之為淵嗟乎有懷忠實為長計者乎即以提衡天下可也何論區區牧政哉

李宗伯繫軒公評：自是練達

詞意追古而崟態淋漓寥寥數言玩之不盡

增定國朝館課經世宏辭卷之十二

太原　王錫爵　元馭父　增定

四明　沈一貫　肩吾父　參訂

詩類五言古詩

浩懷　方孝孺 翰林學士

翩翩世外之想

漆園欲齊物伯陽期守玄脩軌務絕絆沖志在淊淵夕陰冥蕙幌晨陽暖石田外膠一以遣淡泊返自然五圖非謬記九籥有真詮青林間雨勃勃谷賓烟松華行將熟采之釀紅泉

擬古四首　方孝孺

寄興甚遠不減陶彭澤

獨處衡門下慨然思九州我馬苦疲怯山川多阻脩豐草被長坂麋鹿或羣遊蔚彼嘉樹陰鳴禽自相求彼物各有適而我何寡儔日月雙車輪恒恐不少留願與二三友朝夕論王猷毋為自局促窮廬悲白頭

崇華若朝露深先知處豈惟當易今聽千載所猶存方公此言當是千古卓識

名都少年子金多誇富強連雲起甲第峨峨擬侯王外處駢騏驥侍女羅姬姜豪貴相經過綺席飛瓊觴醉言氣凌人歡樂殊未央朝笑東鄰士晏食唯糟糠豔豔桃李花隨時逞妍芳豈知易零落榮華安可常

驅馬出東郭松林見高墳云是公侯葬華表干層雲歲月既已遠朽石生荊榛虺蛇或內蟄狐貍當晝蹲芻兒歌其上牧者寧復聞感此長太息浮生若飄塵惟當勗令德千載逝猶存

蕭然自適

我有太古琴千年妙音續七絃何泠泠聽之非俚邀一彈文王操再彈宣父曲聖人宛見之何由躡其躅大道日以淪澆詭[illegible]衆欲孰思障頹波九州反淳俗夔龍為股肱巢許遯岩谷窮通各有志於我寔不足

木芙蓉　王褘 待制學士

詠物精工詩品也

綠岸芙蓉花花穠葉遮翠影落空潭秋新粧鏡中媚朝來白露濃胭脂墮紅淚

擬古二首　高啟 侍郎

翩翩藻秀其微詞婉旨尤是古詩神境

美人一相見遺我白玉環上有雙雕龍遊戲在雲間揮此感深意佩結無時閒玉以比貞潔環以明不絕雲龍永相從誰能使離別

雋語

明星爛東方北斗亦已旋獨宿悲夜徂空床藉蘭荃雞鳴整環珮思奉君子筵君子行未歸新粧為誰妍意疎覺去遙咫尺越與燕含情乏彤管何以寫中悁君如綆上瓶妾如井底泉不垂汲引惠湛瑩徒終年

大祀　汪廣洋 中書右丞相

汪洋之作綴錙貫珠

惟皇建有極庚庚歲時康二氣迭敷宣允若重兩暘季秋成物際報祀禮有常掃地事明薦穹廬列周行鼓鍾宿在縣玉帛粢成筐陶匏湛醴齊大登具牛羊匪侈禮物豐貴在誠意將今夕乃佳夕天高露氣涼徽雲散掩靄衆星耀縱橫濟濟百執事念茲靡或忘金門少馬闐和鑾鳴聲揚旂常分左右燔燎彌耿光宸旒儼祇肅對越位中央八音唱律呂佾舞節趨蹌所舉靡不備所及靡不臧川岳永流峙風雲倏低昂神靈符盼蠁鑒假達鏜鞳錫福何簡簡降福何穰穰既濯肆雍徹精神合一堂願祈億萬年禴祀及蒸嘗載歌周頌篇庸擬被樂章

大饗　陶安 學士

明雋清圓頡頏四子貫其

諸侯謹述職方伯敬來同後世尚斯典往古有遺風維茲獻歲始大鈞妙化工川泳雲飛間罔不被薰融至尊垂衣[illegible]

氣勢其詞藻

蔚景從上宇日巳廣民物日巳豐匪文莫附遠匪武孰成功不有勸眷美恩意何由通乃命行大饗禮數極雍雍三公相左仝百辟叙西東祥飈臨宇來旭日當天紅嘉殽薦脩俯旨酒酌春江舞干何干干拏鼓何隆隆儷曲被朱絃清磬和考鐘尊罍同一歡遭遇靡易逢豈惟浹和樂厚在肅儀容自昔周室時君臣期令終頌歌咏皂鸎錫予賦彤弓其慶何綿綿其音何颯颯所以億萬載慨念斯無窮小臣奏雅章稽首對 九重

擬曹子建五遊篇　吳伯宗 學士

知華山道士詒語烟霞

俯仰隘九州思欲凌風翔詎知蓬萊居宛在東海傍流輝敞閶室倒影龍虎房方扉蔭弱木圜樞結扶桑爰有兩仙人伉儷坐中央被以青霓衣襲以絳霞裳揚眉粲玉色哭語芝蘭香九天降靈氣萬彩藹春陽蟠桃灼其花珠樹弄其芳初疑鬱霄館復似太微堂金童劇西偏玉女戲東廂左持白麟脯右挹玄露漿奏以養生篇侑以却老方永延金石壽天地同其長

妙語正不在多

秋林高士圖　唐肅 學士

林皐木葉下江潭秋水生靈飈蕩陰霞落景涵虛明手結芙蓉佩目送孤鴻征冲襟契玄賞怊悵千古情

氣如良和韻而不軼詞知體錄昔而不乘所謂賢良文學詞雅氣俊者斯篇之

奉天殿早朝　王偁 檢討

天雞鳴扶桑晨旭將熹微九重肅清蹕煌煌啓金扉旂常列左右仗衛羅參差 聖人御寶位端拱垂裳衣神功配天地文德敷華夷駐蹕龍虎宅肇造萬年基三公儼雲集百辟紛星馳拜舞稱萬壽歡聲溢彤墀御香藹金爐仙醴浮玉卮中和奏韶音鳳鳥咸來儀君明臣復良至治臻無為微臣諒何幸值此休明時忝職青藜署拜首惟陳詩

溫和純雅

孤桐生嶧陽　黃淮 大學士

孤桐生嶧陽巍然挺奇植老榦蝕風霜奇材中琴瑟斲以斧與斤合以膠與漆中含太古音外絢金玉質願言排青雲獻入天王室垂衣御南薰萬古阜民物

幽蘭在空谷　楊士奇 太師大學士

優緩有餘

幽蘭在空谷天產異凡卉微旭耀貞姿流風汎芳藹豈以澗壑深顏色不自媚所愛蕭艾滋延蔓雜荒穢時秋白露降那免同憔悴誰能掇孤芳紉作君子佩

陶令　胡儼 祭酒

詞氣俊爽知靖節之心者

我思彭澤翁既仕復中止偶賦歸來篇解印就田里晉恩詎能忘宋聘終不起所以義熙後紀年惟甲子菊以持晚節秋以佚酒醴誰云折腰懶所托有深旨美哉處士書紫陽迺知已嗟嗟芥大夫泉下當愧死

堯階　金善 學士

思若連絲詞如玉韶轢得簡練並自然圓揮斥汚靡滌者滌之

伊昔陶唐氏垂衣貴無為所存昏墊憂用是宮室卑土階一何陋荒蕪任茅茨雖云三尺崇足仞千載基沒降趨四岳攝升朝百揆雍容揖遜間庶績皆咸熙彼昏璚其臺唯任瑤其池亂階一以啓顛躓良在茲吾聞大聖人廣居宅八陛禮門既大闢義路亦載馳居處雖儉素德業乃巍巍勗哉後來人永以為箴規

雙竹軒　解縉 大學士

如寫物繪己性形一白其狀足為此竹出氣

開軒遠山際讀書脩竹陰以茲歲寒枝况此君子心雖無萬竿玉庶比雙南金天風有時來鸞鳳相和吟外直秉堅操中虛含素襟何當烟雨夕夢繞湘江深

夜坐雜言　解縉

詠茅向深處相逼水雲間冷風搖憔去帶月收綸還種蔣秋蒲籬何地非南山盤桓以終老此趣誰能攀

感寓二首

胡廣 大學士

緇居閲玄文云是古苔編中有羽化術鍊服可延年中夜飡玄牝積虚成自然朝餐沆瀣粮夕飲玉醴泉東邀青童君西揖金母前笑攀若華枝傾見昆吾顛玆事苟不繆吾將命吾旃

我有太阿劒龍文粲其章精光動星斗揮霍迴陰陽淬以金鸊鵜衣之古盤囊夜深雷雨驚恐逐風雲翔剛明易黠缺貴能斂其鋩用之如發硎保之在深藏去去勿復道相期霄漢長

此言韜光斂鍔事近而語雅

秋懷五首

方孝孺 學士

大火已西下太白横蒼蒼瑶階泣涼露玉簟含秋霜冥鴻集華渚巢燕悲畫梁物理有代謝人心徒慨慷何如廣成子憂樂永相忘

草蟲階下鳴夜久猶未歇掩卷坐閒寥秋聲振林樾人生知幾何憂來不可輟風吹浮雲開送我半窻月逍遥步前庭孤螢自明滅

此乃大入思水琢之從無痕迹者

落葉走空階涼颸度脩竹疎星澹長河白露下庭緑遊子行未歸清砧動華屋感此悲歲年何由寄遐矚丹丘倘有期舉手招黄鵠

有自然之致

東鄰有富姬窈窕豔粧束金縷錯舞衣錦衾爛華褥那知西鄰女軋軋弄機軸終歲不下堂破服常不足

質而文

清尊有美酒錦囊有瑶琴酒以消離憂琴以暢徽音涼飈天際來颯然飄我襟撫絃試一鼓引觴還獨斟俛仰終永夕悠悠千載心

充似陶詩

即事

鄒緝 侍講

月上碧天高夜涼清露重獨起推蓬看風生寒波動兩岸蘆葦急一川煙景微忽聞棹歌響驚起白鷗飛蕭蕭蘆葦黄淼淼江波白夜静不成眠起坐看明月

風致清遒似更佳

扈從還南京隨駕出麗正門

曾棨 宫詹

朝隨六龍駕遠別黄金臺萬乘出都門旭日淨浮埃翠華正飛揚玉輦從天回羽林羅猛士夾道馳雲雷回首望玉京城闕何壯哉海水向東流西山鬱崔嵬上有五色雲垂輝映蓬萊壯遊慨周覽欲去仍遲徊策馬天仗間宿昔長追陪古來詞翰臣豈但鄒與枚至今百世下聲譽揚九垓

典麗

大祀南郊

王英 尚書

國典昭大祀精禋戒首正紫壇廓清肅金枝耀晶熒犧牲既在滌玄酒亦芳馨郁郁燔烟舉喤喤鐘鼓鳴袞冕嚴對越多士肅祇承帝祇儼在上來享助百靈苴陳秩有奕禮備期告成宸心益寅畏列象埀冥冥陳詩詠我將頌德仰聖明

郊廟之詞莊以

詠水仙

曾鶴齡 狀元 學士

幽思不可極放舟湘水間日暮遇佳人弄珠妖且閑馨香隨風發秀色若可冷願此托交甫解佩以為歡

俊

擬陶彭澤三首

余學夔 侍講

藹藹籬下菊衆卉恒萎之涼颸颯然至妍華見幽姿有酒盈吾尊欣言及兹時幽鳥懷茂林潛魚樂深池且為歡此飲知命復何疑

三詩沖澹和雅去陶不遠

我家南山下前有嘉樹林好鳥鳴其顛涼風吹衣襟返此尊酒撫我膝上琴禾黍亦以繁桑麻藹餘陰知此良易足勞生

思芳量剿詞如綴錦雜而不亂放而有制金玉其相韓武有建

所任

結髮有壯志仗劒遊三河方舟泝洪流擊節揚其波俯食首陽
蕨緬懷商山歌我欲求玆人遺塚空嵯峨鴻飛已冥冥感慨何
其多

南狩篇七十韻　李東陽 大學士

南畿肇寓縣北極奠京畿宅洛寧宗周王秦阻嶠谷
文皇昔龍飛幽薊朝羣牧定鼎峻華戎展親分寶玉遂海截疆
圉蹋防包甸隩淵機協神明洪業恢圖卜八葉超三五陽九屯
百六宗強錯犬牙枝弱忘牛牿豫章扼江淮吳楚介庸濮閩越
承上遊嶺嶠行平陸烝徒謀縪騷魚瞻業饒沃封豕搆不道虎
視騁所欲欲王室間多難徐方念無祿佳兵干齊斧恃險窺寶
籙張皇飛鏑鳴蹂躪遺黎哭市朝蕩丘墟邑里空杼軸陽精蝕
景曜炭火沸川瀆穢德厭腥聞淫威慘荼毒逋逃列爪牙饕餮
寄心腹劉李忍從逆孫許甘就戮長吏膏草野朋讐為魚肉歡
呢光五宗睚眦夷三族鴟張亂天常席卷昧神速電駭艅艎發
雲蔽旌旗縟烽燧耀數澤鉦鼓喧林麓誓戒徇刑牲觽辭沉壁
轂九江殘破餘安慶攻圍促孤危絕犄角倉卒寡儲畜風塵河
朔昏唇齒荊揚蹙維時楊侯烈嬰城抗伸縮百道防夾攻一面
當飛鏃孀懸偏陽布塹列君山木析骸病靡告沈竈志猶勖郎
墨輸秘謨雎陽步高躅膚功等丘岳鴻譽流簡牘中丞何番番
文武今方叔折衝夕投袂趨乘晨離局虎臣翁以奮大義相感
觸雄戟敦胄士輕騎馳戎僕千麾採輿誦六奇資神獨批亢虛
易擣攻瑕堅乃伏賈虜爭先鳴失據思內屬濯征匪逾時薄伐
催信宿叢芳既摧折巢穴先傾覆土崩悉奔潰狼顧相馳逐犄

合氣亦詞井之有弟其敘實豪之進於王之以亂而誅整絲而不復信宏詞之極眺也

闘恣奮突拔圍趨挫衂我師未成列大憝奄翦僕劉辱丹徒壯
楚靈乾谿辱嗟哉玆土民他蝎罹凶酷僵尸彭蠡漬漂血匡廬
瀆髑髏鳥鳶委京觀鯨鯢築夷滅同振槁豪華如轉燭銅駝埼
幾哲黃犬斯悲歌戲雜宮夏杞棘高臺游麋鹿燕榭秋泥落花沼
寒蕪綠禍盈見衆棄埋至循剥復乾坤荷寧謐江漢瞻清肅捷
書騰露布鐃歌雜哀筑九廟藏未獻獨夫罪咸暴　天王赫斯
怒歲宴御戎服徂東慕車攻在邑誇耋續駟介飛重英虎賁夾
五絫仗鉞表親征衝壁僕刑劉金聲播遐壤稜威振殊俗戾上
陳鞅軨佚游謠黃竹宴鎬諒樂豈横汾嗟不屬愴彼祈和詩惜
惜亂心曲於鑠賁時晦倒載斯戢轂車馬混文軌蘭鈒橐矢韣
所期各宗盟展也永親睦

敘事中實況而不露

詔賜慶成王銀幣　李東陽

宗子肅明訓孝友篤倫綱邁德抗先烈令譽式宣揚司府亟以
聞　皇心豫且康璽書勤勤奬寶鏹兼玄黃行人實有辭承命
以趨蹌陳思敬禮士枚馬歡游梁小子颺頌聲敢曰告多方王
其秉度夙夜遵典常

李廣　王鏊 文恪公

李廣昔未遇射獵誰見稱君主猶未識他人寧不輕日從田間
飲夜止灞上亭醉尉前呵呼小吏亦見陵一朝剖郡符飛蓋赴
北平凭軾覽百邑樹羽寧千城亭障不設燧櫪馬躍頓纓彎弓
射虎歸淡淡黃雲生自從結髮戰舍鏑無虛鳴威懾五單于胡
人寢寐驚孰知身運乖數奇竟無成壯顏逐年衰白髮忽見盟
寄言雄圖者俟命草未瑩

英雄未遇從來如此　沈維

塞上雜詩　錢福 修撰

胡兒追野馬迸跡若驚鴻一馬帶雙箭墮我邊壕中敎望不敢
近踟躕各按弓抽身復北去天寒沙磧風

從軍二首　陸釴 侍讀

二篇宛如老杜去十九首不遠矣

從軍日已遠備茲途路艱驅車太行道北度鴈門關天寒雨雪
凍指墮層冰問登高望虜境白沙浩漫漫單于數百騎驪駞獵
西山彀我鳴玉弓赤然熱肺肝安得奮長劍一繫名王還
久處行伍間漸知苦樂情能蟠丈八鎗徒御不我輕迺帖昨夜
下燒荒有我名秣馬待天曙肅肅寒霜零左韃插雕羽雄劍躍
且鳴日高渡黃河東過受降城所羨在滅胡富貴何足榮

擬古五首　康海 修撰

詞意俱妙且近自然

團如天上月光輝尚常缺與君非一身安能不乖別關山日悠
遠與步難可越君如隻車輪妾心如車轍相隨萬里去繞繞何

時經

達言

清晨秣駑馬登駕遵路衢遲徊覽故物惜惻心以紆昔時千室
邑今為百年墟邪邪薮粉槓狐兔翔城隅人生寓大塊飄泊寡
恒居諒無金石壽終与艸木俱一身不自恤安用顧其餘營營
強富貴辛苦誠為愚

全佳

朝宴高堂上賓友相追遊厨人進豐膳妙妓揚清謳處世無百
齡為樂苦不周多財為患甚驅馬招愆尤安知王子喬高舉凌
九州

有太古遺音

迢迢孟冬夜悲風鳴北林嚴霜被野艸宛轉時欲沈佳人久隔
越曠若辰与參方舟不利涉欲往江湖深客從南方至遺我綠
綺琴願因雲中翼寄子瑤華音膠漆不為固今石安足諶明義
苟不虧沒齒當一心

繁霜降秋夜膏火寒無光淒風舉帷幄素月流中房客行在殊
境獨處誰與將仰視天上星羅列皆成行牛女偶何辜箕斗守
河梁嗟無凌風翼欲去不得翔引領長太息泗涕徒沾裳

春日行　陸深 文裕公

此約略詩長安古意而作益以少為貴者

大堤花欲然芳郊艸不歇冶服誰家子良辰争馳突寶劒本侯
家金鞭自俠窟芙矜百金裝相誇千里骨雲散權未終月明還
城闕朱門徒御稀青樓歌管發倡女盡朱唇貴主俱鬒髮衣向
車中更竭從筵上沒誰論牆東生白面每干謁

雜詩二首　唐順之 編修

此篇言用含有時無自然充而沖標格韻似陶

絺綌寒不求纖絮暑不御當其不切施弃置若弗顧時節忽復
及效用乃如故冥運不無代物理豈常遇功成互見奪乘時各
有驚嗟哉團扇姬怨歌良已誤

似章

芳春驟青驪遨遊楚江濱道旁若堂封云是呂王墳衢路化陌
阡臺館盡燒焚陰風肅寒鴟古隧翔孤羣牛羊牧其巔凌籍日
繽紛生存華屋居嬪妾從如雲一朝瘞重泉貴賤何由分龐公
困隴畝耕稼良已勤誰知千載後史冊播餘芬

題者凡此當無輕寒士哉

詠料絲燈　董份 太宗伯

學大朝

淮南玉為盌西京金作枝未若茲燈麗擅巧昆明池霏微狀蟬
翼連娟侔網絲煙空不礙視霧弱未勝持碧水點蔥鬱彩石染
萎蕤霞疊有無色雲攢深淺姿焚蘭發香氣對燭映紅滋明月
詎須傷夜光方可嗤

雜詩　瞿景淳 梅服

選体

植草會成蔓種木當為株休咎豈虛生景響不相踰呂生釣奇
貨孫子挾陰符六國迭相印萬戶割名都一朝計不售倉卒蒙

罪辜徂詐適自困傾巧定悪如生時諒非榮既沒辱有餘達人
安貧賤貴欲弭禍樞

發千古未發之論而遣詞亦古佳品也

四皓 陸樹聲 大宗伯

高士遺世網一往豈再招飛鴻絕四海弋者徒為勞已輕高祖
業况顧惠儲邀留侯一何詭皓首忽來朝物色果誰識國本竟
不搖嘆息紫芝曲空令來者釣

遣興俊詞

碧溪 徐階 大學士

落落高梧陰俯瞰寒流碧微雲過疎雨秋容澹無迹魚遊綠藻
晴鳥下青蕪夕興至每里綸歌罷還听憒漁父兩三人時來共
爭席

句句新麗

除夜 嚴嵩 大學士

此歲盡此夕此夕不再得大化何心去流光長自惜明日更明

年明年重可憐花迷上林月夢落楚江烟相逢半遊子陸沈金
門裏朝典蘇季來暮乞侏儒米千歲逝相送那能屢禁此

日色句佳不減池塘生春草

齋日作 張居正 文忠公

茲辰方致齋况乃停推剖無事卧起遲日色在揚栖瓢壺盈五
粥煮茗用當酒諸君勿復言予禱亦以久

音調殊古

建安體 馬自強 大學士

河漢懸清光三五正參差西北起浮雲霏霏風入帷白髮一何
早隱約當侍誰快獨飲美酒登臺臨華池趙女蕩奇舞秦箏繁
且悲憂來亦有方安得常相隨

此篇宛似青蓮□題

東山懷古 申時行 左柱國

晉運遘陽九六合如瓜分秦兵劇虎狼玉石將俱焚誰知東山
士倏起策奇勛談笑棋枰間萬里清妖氛功成了不有還尋麋
鹿羣右手掣明月左手携白雲嘯浪岩壑間風流千古聞我來
訪遺跡薔薇花正芬斯人不可見惆悵下斜曛

此詠樂志論為詩從容古雅妙妙

雜詩二首 王錫爵 太學士

青山既當戶流水復成渠農圃值多暇茅屋讀我書蔬食以代
肉緩步當安車笑傲林莽間天地一蘧廬衆人苦不足我視恒
有餘豈能聲利場動為文法拘身榮心不展何異籠雞居

論交道雖其詞調當在謝康樂韋蘇州之間

解飢必以食療渴必以飲口惠實不至甘言何用騁蕭朱結綬
初自謂堪刎頸銖兩一乖意參商起俄頃昔也膠投漆今馬萍
遇梗乃知勢利交相期皆晝餅三復嵇生書令人發深省

調古詞俊

夏夜對月 吳中行 司業

落日暑暫歇微風蕩靈襟覓塵淨庭宇竹樹森繁陰皎月墻東
來照見石上琴揮手一再鼓悠然發遠吟鍾期久不作千載誰
知音

悠然清韻

夏日 趙用賢 少宗伯

仲夏羣卉長綠陰滿林園習靜南牕下聊以逃世喧紅葵含露
滋白鳥臨池翻冉冉檐前柘盈盈砌傍萱萬物皆自得吾亦傾
吾樽葛巾挂藤稍清風來竹根醉憩池畔石遠看原上村阜蓋
誰家子逸氣何騰騫

氣象清雅不減王維

冬日 趙用賢

林園何必廣取足娛心目幽花一樹紅脩篁幾竿綠石几隨高
下山徑頻崎曲皚皚遠峰雪落落空階菊日夕茅亭上一壺伴
幽獨數酌已復醉陶然工深竹睇彼林外人奔走何僕僕

氣化語健

喜遼師討建夷大捷二首 許國 少傅

聖主握乾綱天街焜斗光雕題通玉帛鑿齒貢梯航蠢茲遼

兩篇俱佳

虜敢行侵遼陽。金鼓宣鼜幕烽火矅沙場。桓〻熊羆士瞋目奮
金斨一戰擒脫卒再戰俘名王三戰淨沙漠劍氣凌穹蒼凱歌
還豹虎捷奏飛驌驦矢石一何力廟筭自吾　皇九夷盡通道。
坐治開明堂

奕〻有風骨

帝德懸日月。明明萬國輝王宇清如洗雲烟淨不蜚小醜肆妖
氛何能當一揮雄哉頗牧輩薄宣　天子威引滿雙鵰落騰空
萬騎骿吴鉤初出匣光芒射落暉一戰擣其宂紮〻復何依執
訊兼獲醜薄言奏凱歸清風吹沙漠細雨濕征衣杵聲敲桂影
戶外夜不扉願栽吉日誦虎拜獻　彤闈

觀鄭俠流民圖有感　李大武庶吉士

美雲跟雜流離之狀字字帶

九重娛耳目豈無清麗藏　君心如明燭惟照逃與亡。農民多
苦辛。況復遭飢荒終歲常矻〻。弗獲飽粳糧官課如燒眉罄橐

前有鄭監門後有今日仕吉俱一幾一時本淚千古

不能償有嫌可輸賦豈惜寒無裳有孥可還官豈惜賣道傍所
嗟凄餓軀復嬰三木叢旦暮崎溝壑得生非所望誰為鄭監門。
圖此進上方遂令閭閻狀一〻達巖廊乍覩三歎息中夜起徬
徨。新法詰朝罷雨澤應時降青苗事已往千載有餘傷我
皇念稼穡仁恩被八荒時當萬幾暇展此發慨慷去年　京師
旱食旰不遑當今年三輔飢賑給未有方古今雖異時民情或
相當豈無流離狀如彼圖上裝勿謂天聽高聰明寄四方勿謂
小民微向隅同此堂懇懃戒卿士躅課勸農桑痌瘝切予躬好
樂慎毋荒庶蘇憔悴民擊壤還陶唐念哉此圖意永矢不能忘

勿謂四句詞剴切

同前　袁宗道編修

沈鬱渾涵明切委宛

林林宇宙內。蒼生何所麗曰惟君人者民物乃是司。昔賢勤隱
恤明王切噂沓百年仰懿範千古垂良規嗟哉王路隆嗤彼
者誰。晏然處高宇豈復念蒭蕘天門九重隔民瘼那得知保
安門監披圖攄深規遐歎睠咫尺載道爲流離特熙自冥羣民
命圖中危扶老更攜幼呼寒復啼飢問彼何能爾新法誰所為
曯睇傷往事睠顧欲悽其明明惟我后監古乃憂時留心九扈
事軫念七月詩桑林禱旱魃釣質視秇耔天心空降陟時和轉
雍熙卓矣冠今古休明諒在茲

雩壇禱雨三首　曾朝節右春坊

諸俳兩氣古

雲漢勤宸慮圭牲薦昊穹。昆明壇且迴太乙祀方隆。桂䓬紛瑤
席蘭羞肅紫宮桑林含畢宿鶴埕起陰虹日御方龍舜宵占少
女風兩儀瞻霢霂百合想沖融藹〻誠須格溶〻氣自通佇看
皇澤普萬國樂安豐

雅稱

東皇方按序靈雨尚愆期未卜商羊舞寧知石燕移有年

天子慮望歲萬民思原祀希沾澤郊壇類祝釐明禋牲自潔齋
戒德仍符六事勤修省三農免怨咨氣蒸看遠嶠倉潤應佳時
會見甘霖足和風拂　帝墀
昊藻懸中天　皇心軫農穡太乙陳明禋圭璧淨如拭蜥蜴浮
金甕方龍耀五色偏樂侑瓊筵房酺羅嘉稷仰視羣星暳悠悠
念民測大罰寧集予黔黎竟何戀濃〻來甘霤露〻浸羣植千
載傳桑林　帝眷終在德

大雅之什

城樓登眺　劉應秋少司成

帝苑憑高望清風兩腋生悲笳傳粉堞遠翠落丹楹縹緲蒼龍
闕逶迤白玉京戴鰲撐北極舞鳳入重城日月層霄近烟霞一
眺平四郊無戰壘萬井轃歡聲屋尾魚鱗遝山川錯繡迎金臺
何用築雲物足怡情

淵珠露彩

撰語古質亦是高才

謁　先聖祠瞻壁間石刻畫像　楊起元

聖道如天久昭然萬世垂宣尼洙泗澤斯文今在茲哲人去我遠杳矣繫長思木鐸聲載揚石像猶依稀勉哉聖可學力省有餘師昔賢雖不作逝者尚如斯

有音排律用韵穩妥處不勞引情無當合故是千秋絶藝

鳴琴玉堂音　沈一貫 少宰

玉署閒清晝幽齋撫素琴繁絲曉刻雨疎節乍鳴金香異巴人調遥分楚容心泠泠隨妙指絾絾振空林韻底巫山碧弦中越水深松風凄切律波月暗傳音出没魚罕藻翩躚鶴在陰知希人已遠曲罷思難禁

有高山流水之韵

同前　田一儁 少宗伯

玉堂清切地琴奏調偏揚繁指安弦緩閒心度曲詳鶴飛雞樹外魚繞鳳池旁獨繭誇園客孤桐羨嶧陽龍驚影自古蟬鼠意俱忘掌露泛瑤軫爐烟襲錦囊高山當殿迴流水出宮長願寫函薰操年年奉聖王

結實亦然

賦得月重輪　蕭雲舉 檢討

萬里中秋月清光倍可憐漸升青海外高向碧霄懸似鏡飛銀漢如珠映玉川影摇金掌動輪傍玉樓旋兆瑞流紅渚光先貫斗纏瑩空鴻鵠度澄夕遂聲傳擬並卿雲見應同湛露涓太平忻有象歌詠戴堯天

俊逸高暢玄至其仙才乎

五言律詩

俊逸

題鑑湖送別圖　劉基 文成公

曲岸扁舟艤澄湖祖帳開雲生秦帝碣雨過越王臺荷氣清摇席波光蘸玉杯情深不忍別欲去更徘徊

沈鬱

古戍　劉基

古戍連山火新城殷地笳九州猶虎豹四海未桑麻天迴雲垂艸江空雪覆沙野梅燒不盡時見兩三花

雪夜宿翰林院呈危宋二院長　高啓

偶伴王摩詰寒宵宿禁林院鈴風外靜宮漏雪中沈絳蠟銷銀燭青綾擁賜衾明朝陪賀瑞銀闕曉光深

清婉

題桃源圖　宋濂 文憲公

人跡不到處鳥聲春晝間桃花渾勝錦雲氣或成山仙子知名久劉郎何事還至今橋畔路猶聽水潺湲

晚望　朱善 文恪公

山氣碧氤氲深林帶夕曛人歸孤嶂晚犬吠隔溪雲杉竹何年種烟塵此地分桃源寧異此猶恐世人聞

江行　王褘 忠文公

江柳拂危磯江花照客衣灘臨交石險山入斷雲微樵爨春烟起漁歌晚棹歸沙禽渾睡着鷺起月中飛

侍宴　方孝孺 侍講學士

封内春祠罷宮中脧宴開席從廊署設樂自殿中來中使巡筵過千官被酒迴樂邦瞻盛事紀述愧無才

觀孔雀舞　方孝孺

奇鳥當晴午團團展羽衣翠分雙扇舉金擁一屏圍綵鳳字皆

孫文鴛敢希飛東園非有名何幸觀恩輝

挾彈圖　許觀 侍中

自

窈窕雲生谷蕭條風滿林華裾因駐馬翠樾正鳴禽似亦尋幽致還能愜賞心明朝五陵道飛鞚落花深

觀西番進馬　黄淮 大學士

詩中有畫

矯矯真龍種何年産渥洼牽來佛郎國進入帝王家耳峻批雙竹文奇散五花飛騰欣有遇長願駕天車

御宴應制　解縉 學士

壯麗

紫苑神仙宅紅雲玉帝家殿鞭三下徹宮扇兩行斜載筆趨青瑣開函進白麻錦袍三百輩天上酌流霞

太皇太后挽歌　解縉

無限感慨

姒與姬國塗山啓夏王萬方仁覆下奕世壼儀光赤子天空顥玄宮地永藏哀歌隨逝水河漢遶天長

重陪駕至太液池　胡廣

鍊字妙

玉砌臨無地飛夢上倚天㝎風斜舞燕高栁沸鳴蟬岸艸茸茸細池荷簡簡圓孰知丹禁裡別有好林泉

西山積翠　胡儼

閒雅

萬古不改色千尋翠靄饒深空寒欲滴映日暖還飄窅窅猿啼暝霏霏鶴去遥望中天路近飛佩入烟霄

春日陪駕遊萬歲山二首　胡儼

典麗

鳳輦宸遊日祥雲夾道紅香風傳別殿飛翠繞行宮徑轉千岩合波迴一鏡空忽看鸞鶴起聲在半天中

真佳

閬道雲為屋仙山玉作臺更無凡跡到只有異香來栁拂金輿度花迎寶扇開太平多樂事扈從得徘徊

擬太和公主和番　楊士奇 文貞公

悽惻

粉淚辭丹禁紅顏冒虜塵南天唯有月北地更無春笳鼓凝芳夢軒車擁翠顰年年桃李月悽絶舊宮人

際遇　吳訥 文恪公

厚重

泰運開華夏乾符屬聖神有生均被化無地不稱臣復見衣冠古重瞻禮樂新疎庸叨盛寵報國念空頻

擬杜必簡送崔融　陸釴 榜眼

似杜

參軍何所往漠北未稱藩輕騎多戎士長驅出鴈門旌旗動白日矢石走烏孫趙信城頭望胡沙萬里昏

出關入關　陸釴

壯

結髮為都尉安邊帶角弓曾將葷粥騎還獵義渠戎北向軍麾盛東歸壯馬雄漢王崇武事誰肯没元功

擬陳伯玉度荊門望楚　陸釴

有唐風

亂峰前路迥旅況正紛紛落日荊門望青山楚國分孤城連郢樹獨棹入蠻雲誰念天涯客西風感鴈羣

劉向墓　鄒緝 侍講

意思渾涵

漢廷懷貞道宗室獨稱賢諫疏憂時切遺經與世傳荒墳今寂寂瑶草自芊芊何事楊雄宅爭傳草太玄

耕樂　陸簡 採花

妙極形容神品神品

我愛躬耕樂生涯百畝田曉翻溪上雨夕破壟頭烟禾黍青山外桑麻綠水邊官租輸已畢斗酒醉殘年

過劉伶宅　曾棨 狀元 宮詹

括語有言外不盡之思

舊宅無人住荒墟有路岐一生渾是醉萬古復何悲白首銜盃處青山荷鍤時最憐獨醒者高冢亦纍纍

典雅

庚寅元夕午門侍宴觀燈　曾棨

紫禁疏魚鑰彤庭結綺樓星河臨太液歌吹繞皇州皓月明仙仗華燈映綵旒清時多樂事長願奉宸遊

新麗

洛陽道　王鏊文恪公

甲第多豪俠游行洛水濱鬬鷄都市曉走馬禁城春球栁迎征旆繁花媚舞人歌鐘宣落日開宴五侯濱

豪爽

長安道　王鏊

秦塞江河壯新豐車馬繁八荒朝異服萬國被殊恩栁拂金張第花明許史門酣歌喧白日拔劒繞芳尊

富麗

從蠝山頂應　制　陸深文裕公

天仗出彤闈鑾和上翠微飛流宣鳳吹空谷轉龍旂樹色連宮掖花香傍　衮衣　皇仁敷億兆賓從樂餘輝

佳

擬度荆門望楚　陸深

逶迤踰蜀道歷歷度當陽分野巴山斷江流楚水長亂雲低僕館羣木護關梁縣知牢落者行止尚迷方

氣雄格整必唐正派

侍遊萬歲山五首　陸深

漢主鑾輿出笙歌閣道開　衮衣臨曙日閶闔覆春雲渠栁龍池合宮花雉扇分御爐香霧散淑氣正氛氳

歌吹雜鳴騶烟花輦路幽青山帰鳳闕高樹隱龍樓栁拂晴光轉香隨　御氣浮羣臣扈仙蹕端笏侍　宸遊

風華声律添杰斐然

初日上林紅青山御路通羽旗麾曉露鳳輦度春風衛從分諸校趨陪盡上公蓬萊迴望遠宮闕五雲中

宸遊息萬機商輅坐垂衣丹壑臨朱旆紅雲護紫微花香浮露氣山翠靄晴暉恩解湯王網春風任鳥飛

春容

朱門候曉開　天子幸蓬萊路向青山去雲從碧澗來弢弓環衛霍載筆列鄒枚　聖覽歡無已從容日下迴

雄俊

長安道　顧清文僖公

笙歌喧邸第羅綺麗春朝複道通秦苑離宮接渭橋看花三殿出執玉萬方朝自古王侯地前呵擁珥貂

典麗情世治一瑕大氿

早朝　顧清

高閣漏聲殘龍墀引百官九重春色滿雙闕曙光寒世治山河壯時借天恩雨露寬宮花仙仗外又得一回看

流麗

擬王摩詰終南別業　顧清

白首忘軒冕移居向輞川看雲長坐石垂釣或臨淵樹隱南山騎花迎晚渡船東風農事起還欲樹春田

昭君怨　朱希周大宗伯

揜泪向邊州君恩此日休身隨胡地遠心在漢宮愁鴈塞君難到龍堆草易秋王容何足貴翻作羽林羞

要節

老將　朱希周

髮白未封侯休論舊日功酬恩空有劒錫宴豈無弓關塞孤愁外風霜百戰中太平應弃擲流落霸陵東

矯健

擬王摩詰早朝　商輅文毅公

五夜漏聲繁春風啓帝閽輪蹄馳大道冠冕拜殊恩禁栁迎旌旆宮花隱掖垣從容侍朝罷雨露滿乾坤

綺麗

侍遊萬歲山二首　商輅

春日罷經筵　鑾輿出九天黃雲浮　御氣紅旭映爐烟四顧河山壯中霄日月懸夔龍深　寵渥宴賞樂韶年

盛唐雅調

淑氣動乾坤紅雲擁　至尊苑飛長樂苑春滿上林園商輅盤

渡遠台臣雨露繁　明時能豫樂民物共沾　恩

詠馬　商輅

曾逐羽林郎翩翩帶紫韁玉關辭漢月沙塞踏胡霜金甲雄軍勢銀鞍耀日光　明君休武事歸放華山陽

侍遊萬歲山　王洪 侍講

（有臺閣氣象）飛旆臨丹壑鳴鑣步紫臺　日邊雙鳳下雲裡六龍來寶殿臨空敞瑤莚就水開共誇青瑣客陪宴柏梁回

題粉署餘清卷　王洪

（雅趣）鳴珮趨丹闕焚香坐粉闈禁城鍾鼓靜人吏簡書稀幽鳥鳴高樹涼風動紫微　明時仍宦達誰不羨　恩輝

雁興　王洪

（沉雄）白馬紫絲韁吳鈎百寶裝悲歌向易水射獵過遼陽白草胡沙迴黃雲塞漠長任教身作將全勝世為郎

扈從過夾溝夜宿　王英 文安公

（和平）初雨過符離雲霞望欲迷垂鞭信馬去隨輦聽鶯啼山繞行營外溪迴帳殿西夜深聞鼓角　天近日華低

扈從晚宿臨城　王英

（有一唱三嘆之趣）伐鼓更鳴刁風高霧氣消遠山初上月野水不通潮地迴途三峽花深似五橋應慚屬車末待漏向春宵

元日朝回奉呈院中諸公　王英

（端厚）鳳曆頒新紀三元肇此辰風雲雙闕曉雨露萬方春載筆長隨輦思家獨念親年年赤墀下喜見歲華親

四橋光霽　羅洪先 文恭公

（思致飄逸）結宇塵寰外門無車馬過四橋青靄斷一逕白雲多水澱殘脩竹秋衣制女蘿沈沈風月夜高枕此岩阿

南樓奇觀　羅洪先

（沖澹）樓居有仙致隱約白雲中當戶山光入鈎簾海色通江晴螺女渡臺古越王宮風景今非昔憑高思不窮

賜觀燈詩二首　周述

（下字塑，語圓）鰲載五山出岧嶢勢入空移來滄海上高出碧雲中花與霞光動丹崖瑞氣通喜看多洞府何必訪崆峒

烝綸通宵徹金蓮達曙紅門開九霄上輦度五雲中劒珮隨仙蹕旌旗拂彩虹　宸遊多樂事此夕萬方同

班婕妤　程敏政 宗伯

（黃絹幼婦）一自辭同輦深宮艸又生甘隨紈扇弃猶記玉堦行明月愁中影流鶯夢裡聲笙歌前殿夜教妾若為情

擬陳伯玉春夜別友人　程敏政

（優而老）綺席管絃清春宵絳燭明山川榮去騎尊俎對離情月迴藏銀漢天回轉玉衡雞鳴催曉發迢遞洛陽城

班婕妤　崔銑 文敏公

（婉楚悽）自失增城寵花顏落舊紅霜飛金屋冷月照錦屏空侍寢昭陽者休辭玉輦同當知長信妾團扇泣秋風

關山月　羅玘 文肅公

（真景）明月影悠悠始輪復似鈎初懸榆塞外斬過柳城頭暈滿彫弓夜光涵玉劒秋故鄉何處見一望一生愁

羌笛怨　羅玘

（俊調）何處嗚嗚笛城頭向月吹梅花今夜落楊柳故園衰調苦悲斷聲悽泪欲垂玉關歸夢杳聽尔不勝悲

閨怨　羅倫 文毅公

善寫情曲

夫壻成邊陽，相思關塞長，秦雲鎖綠鬢，楚雨濕紅粧，鸞鏡悽孤影，鴛衾冷半床，那堪桂垣月，流影入空房

大駕視牲南郊　李東陽 文正公

典雅

大路調仙馭，朱旗列禁城，帝牛三月繫，田燭九衢明，日並龍旒出，山將綵旄迎，横汾昇漢詠，禋祀秉皇情

齋宿院署　李東陽

雅麗

璧薦崇元日，郊禋戒百工，泰壇雲霧裡，象輅羽儀中，越席陳陽位，玄端處法宮，甘泉徒欲賦，文藻媿楊雄

人日齋居雪霽　李東陽

格整詞清

瑞雪逢人日，堯年感物華，水從銀漢落，山繞玉關斜，帳殿披晴靄，郊宮閟綵霞，今朝禁城望，無樹不飛花

大明門候駕　李東陽

新麗

虎旅驅中道，鈎陳警六飛，圜丘羣望畢，宣室受釐歸，旭日迎芝蓋，晴雲拂羽旗，笙歌前路擁，拜舞接光輝

五日賜百官綵扇壽絲縷　李東陽

格高氣雄字字切實

鳳詔傳中使，雕函出尚方，扇裁明月滿，絲曳綵雲長，組織觀文藻，吹噓荷寵光，南薰迎律動，聖壽與時康

至日　袁袠 庶吉士

春容古雅

雲物指昭回，玄冥霽色開，飛灰占密室，銅渾測靈臺，鳳至知時變，星迴感歲來，垂衣仰玄默，稽首咏康哉

正月十五夜　袁袠

造語精絢

魚鑰通宵啓，紅粧作隊行，穿花絲管急，踏月馬蹄輕，歌雜平陽舞，燈疑不夜城，四方幸無事，長此樂昇平

報北虜再入山西　袁袠

雄爽

羽檄馳南粵，天驕犯晉陽，何人憂國是，諸將失邊防，月滿胡笳動，秋高虜騎狂，請纓須我輩，直欲繫名王

夜宿秘苑　錢福 修撰

放達

病卽科頭出，狂仍枕腹眠，禮非因我設，愚自聽君憐，興盡銜盃外，言探把燭前，開門看墮月，騎馬問朝天

登省中樓望西山時雪　錢福

氣象冠裳

忽見西山雪，高樓重倚闌，數峰城上出，落日署中寒，佳色繁天仗，清光切露盤，小臣操郢曲，願獻聖人看

立春日齋居對雪　錢福

盛唐妙句

齋居何所作，春雪是佳期，淨入年華淺，光含瞑色遲，鳴絃流豔曲，拂簡映新詩，此夕山陰客，扁舟興可知

同前　唐順之 庶吉士

冲澹高韻

春雪覆江干，江城春未闌，洩雲千雉合，迎日萬花殘，鴈色懸[illegible]曙，雞聲破夢寒，如聞郢中調，祇為和人難

穀日雪作　唐順之

清逸有興

霰雪飄何甚，因風鼻更斜，臘遲偏為穀，春閏未疑花，曙色開銀發，寒光入絳紗，牀頭社酒熟，扶醉到鄰家

寒食　唐順之

名言

故人日以故，新冢歲行新，自惜無涯智，翻隨有限身，落花寒食節，芳草舊園春，任是風光好，那無淚滿巾

瑞兎詩應制 有序　蔡昂 探花

瑞兎詩紀休應也，恭惟皇上一德格天，天心克享，於是錫之休祥，以聳動天下，紛紜塡委，史不絕書，而瑞兎乃其一

也其質純白其性 授且不緣罝獲而出於野人之獻蓋祥
生于和和應于氣 動于機自有不容遏者而其所由來亦
遠矣臣目睹盛事有榮于中謹于稱賀之後作為詩歌上塵
聖覽以昭示無極焉

莊重書體寫紀見字字有致

東郭全生地西川入貢時不為三窟計來奉萬年卮作禮朝
丹扆聞歌舞赤墀 仁恩沾鳥獸 王道徧于斯
倪倪來何處眞精禀少陽月中含素魄草際帶清霜為感 從
龍會應開 繞電祥侍臣紛拜舞祝頌意何長

風竹 嚴嵩大學士

絕清充似孟襄陽詩

高林飛葉盡無處著秋聲尚有煙前籟時於夜半鳴聞歌聊自
慰紉珮若為情無限瀟湘意徘徊月正明

丁亥冬至 陵祀出城作 嚴嵩

天然

郊行方振策已若出人寰白日風埃裏蒼山指顧間兩年供祀
事三日放朝班想像 神宮近衣冠月夜還

朝雪 康海狀元脩撰

艷妙好辭

怪爾梁園樹先春忽自花態多低復起形弱直還斜秖解光迷
鶴無能色變鴉玉樓銀闕裏汝敢鬬瑤華

詠部鶴 康海

咏物極佳

寄跡含香舍淹情嘉樹林長鳴看如訴狎俗到而今不染風塵
色常存霄漢心會應王子晉接爾向嵩岑

丈菊 康海

發丈字妙

丈菊今朝得低垂九尺闌發遲冬始破移早露猶團餐蕋寒難
及憐芳仰屢觀縱令他處有爭伴醴筵歡

詠蟬 康海

妙

孤清不自捫抱露且風吟漸送炎蒸月那知獨苦心傍齋棲樹
穩響葉度雲深已信一枝足何須上國林

蘇子遊赤壁圖 楊慎狀元脩撰

今古字對法佳後四聯勝

垂老黃州客高秋赤壁船三分留古跡兩賦到今傳落日寒江
動青天斷岸懸畫圖誰省識千載尚風煙

泛湖 楊慎

洒落清新

此日秋風起移舟向浦煙客心隨地遠人語隔花傳古寺疎林
外孤亭落照前十年塵土夢回首一茫然

泛舟 王九思檢討

字字珠

落日晴川裡輕風已自涼秋懷生白舫山翠撲胡床問路疑天
上停杯待月光何人橫鐵笛吹過斗牛傍

都城春雪 王九思

忠君之意藹然言外

白雪爾何意經春猶漫飛節移青帝令寒逼遠臣衣物態傷搖
落天心懼隱微客居愁不寐開閣望朝暉

聞箏 王廷陳編脩

宛然流宋佳品

花月可憐春房櫳映玉人思繁纖指亂愁劇翠蛾顰授色歌頻
變留賓態轉新曲終仍自叙家世本西秦

對雨 王廷陳

結意妙

晚岫雲全出春江雨半吞氣先占礎潤聲急訝盆翻簷溜爭依
戶渠流欲潰垣吾方厭塵垢天為淨林園

夏日即事二首 王廷陳

辭俊趣幽

相過嫌俗駕自瞻愛貧家陶令門前柳秦人洞口花試暄看野
馬占曙聽林鴉耕稼誰云苦吾生幸有涯
寂寞翻為樂漁樵更可親林皋無俗務草澤有閑人秖欲全眞

月引水灌園蔬念此信為樂偃蹇忘讀書

溪邊　沈一貫

溪邊桃李月竹裏兩三家抱郭青山遠依門碧柳斜閒看高士傳醉坐一亭花此意堯夫解清風尚未遐

幽雋

瀛州亭新池得雨　沈一貫

亭似唐開日池疑漢鑿初晚風吹好雨新綠漲前除入案金經潤凭欄玉宇虛不知靈沼上此景復何如

後四句俊

詠署中柏　徐顯卿

鬱鬱何年柏森森此署中金枝攀積雪玉韵間疎鐘偃蓋堪翔鶴蒼鱗欲化龍歲寒知勁節不與衆芳同

蒼然有古色

七夕　徐顯卿

漢曲秋容淡河邊月色微香筵隨宿敞瓦藻逐雲飛露重侵歌扇霞明映舞衣願将牛女意長奉萬年暉

初冬即事　黃洪憲

鳳闕霜初重貂裘敝更裁為名吾故拙問字客稀來白雪看先輩黃金感舊臺晝寒扉獨掩暮角為誰哀

多少感慨

詠院中杏　黃洪憲

深院春暉麗杏花開幾叢豔分金掌露香惹玉堂風似綺當窗亂如霞覆砌濃託根方得所未肯逐飛蓬

詠上苑桃花　黃洪憲

上林春色曉紅萼發仙姿灼灼含朝露陰陰向夕曦却看迷玉洞應喜獻瑶池無限芳菲意東君知未知

尾句絕佳

瀛州亭新池得雨　田一儁

亭擬蓬瀛勝池開島嶼幽誰將銀漢水來注玉堂秋日映龍文

拙非關某隱淪偶然隨稚子驅犢古江濱

在館即事　王廷陳

長日稱蘭署業之簿領無閑門人倚鶴染翰吏兼儒風砌翻紅藥晴軒映碧梧雅云棲省署瀟散即蓬壺

善寫館林氣象

院中齋宿　王廷陳

落日閒深院齋心事事幽雪梧繁徑色煙柳帶渠流隱几春星擁焚香暗霧留窺人愛雙鶴對爾肅清脩

春日玉堂宴集　王錫爵 太子太傅

連騎遊南浦方舟汎綠波日華雲際薄春色水邊名蘭渚容鐏俎花林映綺羅祓除期又逼柰此宿酲何

幽樸可想

鷄冠　王錫爵

幅圃之奇樹凡花充藥欄職司從夙夜名品溢衣冠俛首同尸素輸心異渥丹一鳴猶不易五德亮應難

擬寫精工

刈禾了晚望　高拱 大學士

禾黍空塲圃秋風滿近田出門看曠野倚杖向高天嵩嶽孤煙直蓬池落日圓醉歌有鄰叟共笑夕林前

絕無煙火氣

夏日瀛洲亭　許國 少傅

躭幽來白社解愠藉南薰席就松陰展爐將柏子焚林深全却暑亭迥半侵雲自愛清涼境非徒避俗氛

清新醞籍

北亭讌集　馮夢禎 編脩

綵袖銀箏淨紅亭玉盞開地疑蓬島勝人比竹林才醉舞從花笑清歌引月來未須驚夜久共待曙鷄迴

高風逸興

晚興　王應選 編脩

朝朝竹林裏坐臥一茅廬覽有賢人酒門無達者車捲簾來

頷聯妙甚

颶風微鴈影蜀好憑朱鬣使分洒遍皇州

秋夕　田一儁

星匯開桂殿睿藻寵良宵向月龍驅駕連雲鵲擁橋河邊霞影動帳裡九光搖歡會君臣際長無契濶朝

初冬即事　鄧以讚

紫陌初寒候鳴珂散未央更衣憶裘褐對客戀壺觴雪作江南白雲看朔北黄稱年應此月鰥席在齋房

鼎建慈寧宮有述二首　沈自邠

聖主隆虞孝慈闈北極間卜塾徵太史繩墨走公般風靜璇宮敞花明玉輦還瑶池開勝會瑞氣繞天顏

聖孝隆千古璇宮此復新經營迴日月輪奐逼星辰紫罽臨階夕珠簾倚檻春九重行問寢仙蹕曉轔轔

西苑觀菊　蕭良有

禁苑春常在黄花滿秀柯隨風枝蕩漾迎日影婆娑香入靈均賦芳傳漢武歌誰云桃共李占取歲華多

同前　李廷機

鳴珂遊漢苑芳菊遶朱楹晩節凌霜勁寒香拂曉清含華依太液益壽過金莖願藉仙人掌將持獻　聖明

同前　朱國祚

帝苑重陽後繁花亦不遲風枝渾欲動霜葉未全披謾説飄零晩從知雨露滋詞臣初把詠莫擬是東籬

同前　唐文獻

西苑宸遊地東籬菊已花當年誇野色此日麗天葩輕白凌寒露深紅散晩霞秋英疑可茹無復羨人遮

贈徐山人伯仲維志維事　唐汝揖

本為安先計因窺洞訣餘胸中具員照眼底歷方輿客贈談玄璧人求啓秘書二君著孝書橐間有奇氣光拂斗牛墟

題署中柏　唐文獻

翠柏何森蔚經冬色不更求同松後老寧共李先榮影度花磚古香沾玉案清赤松如見採還自得長生

送徐山人維事東歸　李維楨

歲月家多難風霜鴛屢過青囊知不謬黄壤幸無它雞骨經秋劇烏啼向夜多送君岐路畔惟有涕滂沱其

獨有南州士交情一死生東舟門外置絮酒壟頭傾貧愧千金報恩深百歲盟悲歌堪當泣况復動秋聲其二

賦得玉壺冰　袁宗道

玉宇冰壺淨寒光拂素襟一綵堪自冷點翳莫教侵粹白占臣節虚明識聖心何當春日煖化作帝家霖

贈徐山人維志維事伯仲　鄧以讚

知章湖作鑑諸葛草為廬傲世惟高枕從心有素書總因悟鷰巵不是憶尊鱸二客能同調時招花外車

除歲立春日賜百官食春餅應　制　舒弘志

歲暮方除臘飛灰報一陽春盤出禁籞綠醑泛瑶觴　德與和風布仁從瑞氣颺侍臣同拜舞紫禁納千祥

中有佳句

五言排律

聖壽節早朝　宋濂 學士

天啓　聖圖昌流虹叶夢祥飛龍起江左戰馬放山陽宮柳垂
閶闔仙桃熟建章遠人陳貢篚近侍捧爐香金鏡千秋籙瑶池
萬歲觴小臣歌拜手舜日正舒長

夏氷　劉基 文成公

寒收疑凍井晚薦納凉宮抱潔存天質銷炎奪化工氣蒸金盌
潤色映玉盤空弱藻含猶在纖塵隔未通非山寧可倚是水復
當融照夜何須月驚秋詎待風制屏應不隱作珮定難攻客貌
清惟並仙肌瑩自同宮涵筠簟素愁逼桂爐紅頓解行人渴分
貽道路中

凱旋恭紀　劉基

中多壯語大可人

萬乘出居庸前驅度朔風劒光飛電紫旗影照山紅壯士心如
虎將軍氣似虹鼓鼙通塞外烽火入雲中直掃祁連北還過瀚
海東謀謨資俊傑鹿將得才雄坐擁青絲騎腰懸明月弓賦詩
橫畫槊載筆侍行宮野曠氛初淨沙寒雪未融班生終滅虜漢
業陋和戎夜靜妖星落春歸大漠空從茲億萬歲　聖德詠無
窮

語語清貴

登瀛軒　宋訥 大司成

聖世風雲會文衡日月懸五星同聚井六德共賓賢射隼來時
獲登龍計日先金臺鍾秀氣瀛海隱神仙月殿森芳桂瓊林列
綉筵停驂三島上飛珮百花前多士騫騰日明良泰治年始知
逢掖貴何必蹋凌烟

雲門樂　曾棨 狀元

四句佳

八風開泰籥一氣運鴻濛黃屋尊堯德玄圭錫禹功干羽三苗
格車書萬國同醴泉從地去甘澤與天通電繞星樞北春回壽
域中雲門彌奏曲彤管記時雍

太平樂事業宏遠

太平樂　商輅 三元

玉帛來王會山河拱帝京日行黃道正星列泰階平人醉笙
歌地山園錦綉城宮花留舞燕御柳著啼鶯聲教全歸化羌胡
已罷兵願書封禪藁虎拜頌河清

積熟未脫烟火氣

三月三日千秋節　羅倫 狀元

芳年臨上巳令節慶千春曆紀天開子杓迴月建辰四城佳
氣合三殿曙光新禁鑰通關早宮壺轉漏頻駕從星户入樂向
露臺陳中使催班急西騶立仗馴燭樓晴吐日香几暖霏塵柳
色籠雕輦蘭薰襲綉茵虎貔雄武弁鵷鷺肅朝紳王室分封盛
宗藩展禮親南山彌獻壽四境共稱仁勝事宜脩述才疎愧小
臣

格律峻整氣勢雄奇

城南講武二十韵　王英 學士

授鉞防戎塞陳謨出禁闈將軍金作印壯士鐵為衣拓地三
邊靜招降九姓歸秋聲清虎落海色晃龍旂幟舉初分隊笳鳴
乍合圍狼烟連磧起獵火向原飛朔勁胡鷹疾蕉香漢馬肥指
麾仍有律擊刺動無違月滿弓雕張星流箭發機鷹翻中屢壘
兔走脫還稀鼎實需熊掌竿旌祈雉翬凱歌喧王帳猛氣壓金
微非取軍中樂真揚塞外威諸羌膽盡懾大國勢增巍程李
名堪繼良平智可希唯須富驍騎不用感伊威獵仇圖新入麒
麟像擬揮湛恩霑後裔茂績邁前徽　聖德天同大　皇仁日
並輝願堅忠孝節千祺翊王畿

聖駕南廵　錢福 學士

聖主廵方日。仙郎扈蹕時。榮光隨鳳輦。佳氣結龍旗。仗簇鑾聲
度。雲連豹尾垂。暖風催草色。香露滴花枝。賈董名偏重。鄒枚賦
更奇。錦衣橫寶帶。駿馬絡金羈。行殿淩霄漢。周廬肅虎貔。
天顏常咫尺。御路自逶迤。待詔趨朝早。承恩退食遲。周南
留滯者。悵望在書帷。

聖駕北狩　錢福

萬乘揮天鉞。三邊靜虜氛。錦鞍天廄馬。金甲羽林軍。陣列龍蛇
勢。旗張虎豹文。指揮回日月。開闔動風雲。聖略宣神武。奇才
策異勛。鳴鑣青海外。飛旆黑河濆。王帳論兵法。霜華草檄文。檄
聲飛霹靂。劒氣接氤氳。驃褭從戎騁。蒲萄每賜醺。重窮螻蟻穴。
生縛犬羊羣。帝業千年盛。天威萬里聞。功成封定遠。麟閣
播清芬。

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

元夕應制觀燈　高啓 學士

聖德承堯運。神功被八紘。象胥歸至治。民庶樂昇平。美景當元
夕。韶華滿帝京。鰲山天上出。火樹月中生。光燦雲衢曉。香浮
禁禦清。金燈紛爛熳。銀燭絢晶熒。劒佩瞻龍袞。旌旗繞鳳城。
妙歌諧律呂。大樂奏咸英。北極開黄道。南天見壽星。瑶池王母
降。閬苑羽仙迎。千載逢熙皞。羣臣沐寵榮。須恩春似海。錫宴酒
如澠。慶忭思神化。揄揚謌頌聲。共將天地壽。拜舞祝
皇明。

三麗可觀

扈從度龍門作　吳寬 大學士

邊塞山川壯。關城地勢雄。崖傾鵰鳥道。路險蹴龍宮。後隊千旗
擁。前驅一騎通。紆迴多仿佛。登陟半凌空。雨霽岩前霧。香飄[illegible]

杪風雲隨仙仗。白花映御床。紅[illegible]　尚陽和後恩覃化育中臨高
須刻石頌此紀神功。

二月九日　楊慎 狀元

虎衛三千士。龍旂十二辰。兩京嚴古制。六載重時巡。宿雨開新
霽。青陽届仲春。鍾山浮玉氣。輦路動香塵。河岳提封舊。車書制
度新。皇恩深似海。隨化速如神。壽域熙民物。貞符叶鳳麟。太
平無以報。頌效[illegible]人。

正大

元正賜朔奉天殿　楊慎

寶炬開閶闔。晨鐘徹未央。穆清頒象魏。介[illegible]常。庭實輸文
陛。宮縣合洞房。鸞和瞻至止。獸舞儼成行。七德三元會。乾文七
曜光。履端申歲事。敬授禀王章。協律調玄篇。司儀肅袞裳。春融
仙掌露。寒薄玉戈霜。銅渾初昏轉。階蓂孟月芳。苔痕疑隱綠。柳
色半舒黄。綵帖鏤金薄。椒花薦羽觴。雲官歌萬壽。太皞肇東方。
霈洽流澌釋。新田土脉張。九衢揚木鐸。千里勸公桑。翼翼宸維
正。巍巍帝座昌。都俞欣道泰。游豫悅時康。

廷對　楊慎

鑾蹕臨軒出。公車待詔來。羽林羅廣陛。法從擁蓬萊。天語絲綸
密。人文日月開。非熊勞夢寐。調鼎想鹽梅。喜起賡能會。條陳董
賈才。小臣真忝竊。拜手咏康哉。

白覺高華

入館呈諸君　蔡昂 學士

卒業銅龍署。從游金馬門。吹噓忝嘉薦。感激荷殊恩。朝散花迎
珮。公餘月滿軒。槐陰侵几席。鶴舞對琴尊。竊祿多游豫。披文共
討論。諸君盡材彥。述作冠詞垣。

中四聯大有致

鄱陽湖十六韻

語壯而悲壯之氣有生氣

太祖平陳日樓船下此湖波濤當北色天地混雖圖水上開資
歷雲中下赤烏上猶詢後載戈已倒前徒力屈鯨鯢小聲回鳴
鶩呼橫江收玉筍跨海定金符文軌遙通楚郁就泣至吳虎賁
雖莫敵龍戰豈全辜血染猶丹艸骨沈空白蘋汀洲夜寂寂驊
月鬼嗚嗚殺氣霾䲭從腥風鳥嶼孤魯人拾古鏃艇客慨秋菰
偉彼高光烈還將蕭鄧須英謀協睿算男奮想長驅勁塞神仍
在冊焚勢與徂康山魏鄂在忠武激頑夫

敘置甚武

聞河南捷呈閣內諸公　陸粲庶吉士

近得河南定旋收東海驅元兇親受縛餘孽遠潛藏始失徐關
險終連郢塞長狐狸窺社稷螻蟻竊庚王清洛千營駐黃河一衣
葦航詎能逃汝漢那敢傍嵩邙勇略傳諸將兵威借朔方中丞
秉節制上宰極扶匡霧色瞻宮殿陰氛散渺茫凱音連報捷獻

壽屢稱觴　天子開麟閣羣公奉柏梁中興當此日漢武是
今皇愴往衣冠禍哀茲盜賊猖缺戕悲相國開網見殷湯格聞
中原血誅求海內瘡猶須哀痛詔可少沽安章斟酌調元氣扶
持立紀綱薦新行太廟覽政坐明堂不獨殲豺虎還應感鳳皇
蒼生倚君相拭目看時康

中元節有感　袁永之庶吉士

去歲中元節朝陵百職同嚴趨神路左匼拜孝園東龍虎瞻王
氣乾坤仰帝功未迴衡嶽駕空灌禹湖弓啓兆靈圖順編年鳳
曆終玉衣陳畫幄寶瑟閟玄宮北極猶前日南薰亦舊風病居
逢此日長望五雲中

感慨多風

對雪　袁永之

忽報探梅句深知水部賢空梁流漢月寒色動江天影

紓餘

柳花生綵筆前新粧紫素綠白雪正繁紋南國書堪寄春風府
獨憐更惆清思減不及免園篇

恭讀敬一亭五箴註有述　顧鼎臣大學士

瓊字開蓬島雕欄架碧雲徘徊瞻翰墨諷誦識絲綸世遠箴仍
在源同派豈分詞推洙泗與義已溯皇墳賢聖千年緒乾坤七
曜文始知諸作者今古自紛紛

是起可誦

恭社稷壇陪祀有作　顧鼎臣

泰祀清嚴地芳郊雨露天言從三事後恭禮百神前方社新周
典靈星返漢年風含蘭俎靜月向桂尊圓佳氣浮青靄祥光散
紫烟共知神降福豐稔徧垓埏

寫景甚都

擬　駕奉

聖母覆視　壽宮因幸九龍池長生亭恭紀　朱希周狀元

肅駕承　慈馭鸞鑣度碧空天清雉輦路地下萬年宮玄覽陰
陽合禎圖日月同羽旄光掩岫鐃吹響凌風芳洛迴千騎仙亭
駐六龍共瞻清蹕處佳氣鬱匆匆

切當

頌曆恭紀　朱希周

舜世文明日堯階敬授辰六莖神荚秀一紀歲華新柱下書王
正寰中紀甲申應知麟德遜詎許景初論佳氣浮丹闕祥飆動
紫宸千官同拜手長奉萬年春

起尾俱佳

觀薊鎮邊圖有述　費宏狀元

直地開雄鎮臨邊控遠戎金城屯戍邑玉帳宿羆熊塞漠風塵
外天山指顧中朧雲隨蓋戟關月照通弓漢壘千秋壯胡沙萬
里空披圖知廟筭投筆億班功

雄壯

聞邊須報捷忘青　高拱大學士

廟算紆宸極。兵威震海隅。虎臣南淨棘。飛將比平胡。雷電千軍勢。風雲萬里俘。七擒追漢烈。三捷邁周謨。月落京觀迥。霜高凱樂遲。吉成吾獻雅。文德正堪敷

清明節遣官分祀　山陵恭述　余有丁 大學士

桐華侍今節。燧火變芳春。雨露園陵思。圭璋侍從臣。龍鑾迴舜日。犧薦堯禋。松檜瞻虛殿。椒蘭下陳。馨升苍亦媚。樂奏鳥為馴。聖孝通黄壤。千秋耋錫新

德興徐君希正有文武才。國初以保障死節王事。厥子士英纘天代毋。父子節孝兩孺人孀居凛然柏舟之操。當時有司命扁一門四德。其世孫善述輯家乘索余紀之　李維楨

徐君挾經術。耻作章句儒。世亂方尚武。氣欲凌萬夫。解紛不受爵。時與魯連殊。挺身臨大敵。懸軍勢孟孤。孤忠空憤激。丹心思捐軀。但恨功不成。虛名非所圖。

士英本英俊。童年志超邁。父子當亂離。爲邦作藩衛。兵甲寡無援。臨刃氣愈厲。布衣身徇國。肉食能無愧。柰何天不吊。奇功竟失墜。父没負喪歸。於焉敢忘世。嗟叱慈母年。奉之將遠害。老病日相尋。乞天以身代。弱齡竟先隕。義命安兩在。少婦執高節。柏舟有明誓。紡績供菽水。䒶䒶以卒歲。詠言感遺事。使我空歎慨。四德萃一門。綱常係千載。汗簡宜特書。令名庶無昧。

五言絶句

早朝　方孝孺

驄馬五更寒。披衣上繡鞍。東華天未曉。明月滿闌干。

秋思　方孝孺

梧桐生碧砌。密葉晴金井。驚心昨夜月。照見陵餘彩。

臥雲室　方孝孺

夕臥白雲合。朝起白雲開。惟有心長在。不隨雲去來。

昭君　方孝孺

承詔辭金闕。銜悲入塞城。可憐沙上月。渾似漢宮明。

竹　方孝孺

亭亭立雙玉。高入青雲中。一夕雷雨作。騰空飛兩龍。

草色　解縉

拂拂度林坰。霏霏上野亭。王孫歸未得。空向雨中青。

秋江漁唱　解縉

漁舟晚唱來。聲度蘆花影。月落曲未終。江空釣絲冷。

遠嶼堆藍　解縉

微茫江上峰。青青雨中積。幽人興無窮。開門對秋色。

琴月　解縉

獨抱龍門桐。清商中夜發。萬古無鍾期。知心有明月。

長劍　鉄鉉

古鐵含蒼精。床頭作龍吼。可激烈士心。難容佞臣首。

題蘭　劉基

涼颷吹蕙風。芳叢浥清露。深谷不逢人。幽香暗中度。

青山白雲圖　劉基

[illegible]空山白白雲[illegible]在山長伴山中客

婕妤怨　劉基

玉簟夜涼新秋賤，暗裏嚬娥何。天上月獨照掌中人。

鐵塔　劉基

鴉塔蔽浮雲，縹緲入天外。風鈴鳴四簷，獨往聞幽籟。

野步　宋訥

新月坐西嶺，窈窕穿叢薄。林深不逢人，時有松子落。

並頭白菊　宋訥

白菊白如雪，雙花一蒂開。遥疑兩素女，乘月舞瑤臺。

金陵圖二首　陶安

天作石頭城，江流日夜聲。六朝遺事盡，回首暮雲平。

征棹背斜陽，歸雲擁江樹。空懸萬斛舟，不載閑愁去。

柏屏　許觀

堂堂千尺林，為屏忍屈曲。終抱凌雲情，不改歲寒綠。

水鑑樓　許觀

風吹池萍開，天空水如鏡。幽人時凭闌，下看行雲影。

春曲　曾棨

春風度山閣，凭軒望江路。簾動時有香，不見花開處。

雨後即事　曾棨

片片白鷗鳥，看人隊隊飛。沙頭莫相認，與爾久忘機。

白雪曲　曹鴻

簾幃照明雪，美人起常早。行看玉階上，一夜長瑤草。

題畫　胡廣

古洞入青冥，山通武陵[illegible]。[illegible]莫放[illegible]，恐[illegible]花開[illegible]。

公情

仙家風景

無限感慨

有趣

晚出左掖　胡廣

玉橋迴宛轉，丹闕對嶙峋。出入雲宵上，蹉跎江海身。

月軒　鄒林

露重芙蓉館，雲輕翡翠城。文園病司馬，消渴望金莖。

雜咏　李昂

石室月已滿，青林人未眠。向月步溪水，白雲遥在天。

雜畫二首　文徵明

黃金滿帚棗，白日行亦與。道左遺愛碑，賊來恃不去。

日出打魚去，日斜沽酒還。漁翁家不遠，只隔岸西山。

藹藹古城暮，遥遥車馬度。同為城外人，不識城中路。

夜汎　黎淳

四冥波浩浩，一葦向空渡。月近星斗寒，始識天上路。

書畫上　吳寬

平江浮夜色，遠鴉帶秋聲。渺渺孤帆去，前山月正明。

秋海棠　吳寬

陰葉翠瑤濕，薄英紅粉香。絕憐秋苑下，復爾見春光。

采蓮曲　錢福

眉暈風吹薄，衣香水濺消。朝朝采蓮去，空轉木蘭橈。

雙鶴　錢福

飲啄行相引，栖鳴炯自如。主人飯脫粟，爾莫嘆無魚。

題畫　程敏政

愛此山中居，清陰滿蘿薜。飽飯無所為，石上坐秋色。

齋中小雨作　程敏政

春江淨不流，午枕睡初足。白鷗何處來，點破相波綠。

新近自然

有為而作

佳境

忽然之

日夕　李夢陽

有含蓄

日夕何所之山頭採新蕨深心向誰論長歌對松月

詠白芙蓉　王鏊

意長

娟娟池水濱月出看轉素卒向秋風開梨花不相妒

擬古　王鏊

郎愁秋日花妾恨春堤草春草踏還生秋花開易了

七夕　王鏊

堪并頭

七夕苦風雨蕭然對孤酒試問牛女星雨亦渡河否

送徐山人伯仲歸德興　高儀

早發錢塘棹白雲滿五臺二君如白雲飛去還飛來

天門山訪徐隱君伯仲維志維事　金達

二君何處隱天門路匪遙但沿雲霧逕不用問漁樵

七言古詩

題文山上巳詩後　解縉大學士

亦從似杜

語烈烈有生氣

蘭亭詩亦上巳日事

崖山雲寒海舟覆六載孤臣老燕獄東風杜宇三月三五陵望斷春蕪綠墨花皇皇五十六寫出江南愁萬斛當時下筆眼如虎日落天低鬼神哭楊帆西走儀真船手持鰲柱擎南天間關嶺海血洒轍回首家國隨飛烟六宮粉黛黃埃裏漢火無光吹不起全軀肯學褚淵生爵舌甘為杲卿吹薊門艸碧春凄凄高官不換西山薇哀吟一曲肝腸裂勁氣萬丈蛟龍飛當年恨殺葛嶺賊恨不刲心食其肉堂堂忠義行宇宙白日青天照遺墨落花寒食風雨時展卷如對龍虎姿再拜酹公金屈卮有酒不讀蘭亭詩

春江靜釣　宋濂太子侍[illegible]

俊逸灑落可以平揖高岑

白鷺洲頭春水生青山倒影碧波明閑門却掃流塵靜深樹似聞啼鳥聲漁舟蕩漾持竿久世事茫茫不回首釣得金鱗換酒歸夕陽正照垂楊柳

秋日登萬歲山　苗衷大學士

如明珠走盤如駿馬下坂

萬歲之山高插天遠攀蒼翠凌紫烟瓊樓玉宇耀初日碧窗朱戶相輝鮮春風瑤艸長新綠珊瑚玉樹何娟娟鶯啼白晝出深谷縞鶴歲久巢松巔洞門深深落醉碧石澗九曲迴流泉日轉金輿經翠巘風迴仙仗度花前天香遙散塵寰外紫翠近落瑤池邊方壺員嶠果安在閬風瑤圃徒虛傳偶來登覽上絕頂便欲振袂凌飛仙凌飛仙坐閱天地長不老上下日月同周旋

大一統詩　練子寧榜眼

氣象宏大

聖皇御極天眷隆四海一統車書同鴻圖寶曆協昌運玉京金

辰

闕觀成功析津自昔稱天府千里邦畿蒞中土羣山盤回海
崇重關列峙森貔虎宸居奕奕當天中王氣五色皆成龍星辰
北極共環繞萬方入貢梯航通庶民歡呼工效職天心昭格人
心懌瑞光揚彩絢朣朧寶花呈祥分的歷滿目光輝錦綺張慶
雲煥發摛天章咸傳　聖德致斯應須歌載道聲洋洋頌聲洋
洋中外溢　聖德如天重謙抑屢宣明詔敕羣臣共咨嘉禎期
盡力小臣日侍金堦前華封三祝瞻堯天永祈　聖壽齊天地
聖子神孫萬萬年

綺麗雅容

鍾山春意　韓克忠 狀元

鍾山盤薄天下雄層巒矗矗摩蒼穹龍蟠鳳翥萬山會王樓
闕當天中九重傑閣煙霞繞瑞色祥光凝縹緲酒樓歌舞六六
春車馬趨朝五門曉御橋楊柳舒黃金澗底雪消流水深千巖
鬱鬱吐佳氣百鳥欣欣揚好音乃知峻極鍾神秀散作陽和烝
九有萬年玉燭四時調八表來稱　聖人壽

雄壯宏麗古鍊歌亦未能有此

平安南　許覲 書部侍中

聖人在位乘六龍萬邦入貢梯航通安南黎賊梗　皇化傲擾
天紀誠難容臨軒命將秉旄鉞王師百萬皆羆熊旌旗煌煌照
白日戈矛獵獵摩蒼穹指揮山岳布威命叱咤雷霆湖成功滄
波浩蕩沃漂炭涼飈歘吸翻飄蓬連城破竹皆按堵羽書報捷
蓬萊宮　天顏聞奏喜色動輿圖混一車書同雕題椎結變冠
服蠻烟瘴雨歸仁風彤墀群臣上表賀山呼羅拜瞻九重
皇圖鞏固億萬世小臣稽首歌時雍

寫出幽情如許

秋閨怨　陳循 大學士

金罏碧烟凝洞房短屏月色琉璃光合歡翠被雙鴛鴦三載不
熏蘭麝香白露無聲桂花墜梧桐一夜凋殘翠聽徹寒更夢不
成枕花半濕胭脂淚

豪爽不凡

車駕北征　曾棨 宮詹學士

寒雲慘淡邊城黑虜騎憑陵在東北天兵帶甲八十萬千里長
驅如霹靂平胡下詔親出征二月龍輿發北京東風閃塞旌旗
影落日沙場鼙鼓聲知君文采金閨彥扈從恩榮總堪羨龍泉
寶帶黑貂裘虎帳雕弓白羽箭帳前獻俘報捷歸幄中草檄筆
若飛狼烟乍起雪載路羌笛橫吹霜滿衣妖星夜墮氣蕭索席
捲穹廬空大漠橫行絕域拓封疆直過窮荒收部落歸來意氣
擅才雄凱歌先進明光宮豈知折衝在帷幄世上空聞衛霍功

玉堂對雪　商輅 大學士

長空一色同雲垂雪花亂落香風吹交飛旋舞何太奇漫天柳
絮差相疑得非東皇駕欲馳素鸞白鳳來參差無乃天孫誇素
姿銀旛玉珮行春輝斯須變幻那得知但覺滿眼光陸離墻梅
屈錯交瑤枝溪橋瑣瑣搖瓊絲鳥飛不度過客稀千村萬落堆
琉璃就中墨客誇盛時分題作賦陽春詞蹇予拙朴漸繪摛載
歌周頌行幽思既沾既足秋有期田登百穀民無飢千秋萬歲
陶雍熙

王維遺裡西

送扈駕幸北京　蕭時中 狀元 脩撰

聖皇端拱臨九重四方熙熙文風時巡遠向朔方去千官萬
騎如雲從多君蚤作龍頭客曾共天門獻奇策縱橫禮樂百萬
言　聖主非常賜顏色禁林文物推雄才屬車特許時追陪詞
華每見學班馬事業詎肯齊鄒枚錦袍時照鶯花麗官道春風
快騏驥金臺午夜煥文星泰岳千年通御氣黍子接武青雲端

如金鴨壁海香象渡河下視時流直蟲吟草間耳

驚駒未得隨鑾鞍秋風八月歸來早鳴珂芙擬朝　金鑾

寫昔黃視不取付予六朝故實詞把乾斐臺而叙致尤井井有條

元夕禁中觀燈應　制　　周述庶子

鄗城雪霽春融〻月輪皎潔當晴空喜傳　恩詔出三殿洞達
天衢闢九重神燄光自滄溟裏背擁仙山翠如洗樓觀氤氳瑞
藹凝岩巒縹緲祥烟起銀燈匝地生光華點〻星毬籠絳紗上
林萬樹彤霞影東風一片芙蕖花是時仙仗臨丹陛五雲高捧
鑾輿至閶闔下旌旗虎衛嚴花間劒佩千官侍大庖列饌御筵開
教坊合樂歡相催鐃歌聲逐簫鼓發綵隊舞隨千羽來番夷稽
首瞻丹扆御爐馥郁香烟紫中官促宴酒如澠羣臣既醉
天顏喜覃恩不但徧朝堂此夕歡娛同萬方至仁覆育合天地
治化久矣邁陶唐小臣幸際昇平世傳柑幾度沾　恩惠願効
三呼比華封共祝　皇圖千萬歲

述天宸事詞調鏗鏘有宮商金石之声

唐仙方伎圖　　彭時大學士

開元天子承平日錦繡山河壯京室金殿璇題未集賢玉舞紛
繪畫無冤夔龍接武居阿衡萬方旭日當文明衡山老人何所
有亦復通籍承恩榮縞衣白髮酡顏老自說時來致身早綵箧
初開王伎分白騾突出銀鞍小搨前製號賜通玄始信人間別
有天樓船未遣蓬珠賜歲籥俄更天寶年九齡歸臥曲江上牛
郎又入中書相花雨香飄蘭若鐘柳雲春撲金雞帳萬機日少
樂事多梨園法曲聲相和鬭雞舞馬看不足不獨仙人呈白騾
仙人豈是呈仙伎畫者傳之有深意延秋門外羽書飛却駕青
騾向西遊青騾鈎閣雨淋鈴一段閑愁尚不勝不道畫圖今若
此風簷鐵馬響昭陵

許多感慨

賜宋承旨馬應　制　　方孝孺弘文館學士

聖明天子齊唐虞四方混一同車書大宛西域總臣附萬馬入
貢皆名駒天閑十二森成列牝牡玄黃色俱別羅帕輕籠錦作
韉絲韁穩控金為勒玉堂學士眞老臣日〻趨朝侍紫宸承
恩特賜飛黃馬騎出通衢悅萬人飛黃騰踏香塵起顧影驕嘶
畫圖裏況拜親題　御製詩人生榮貴儔能比　君恩君賜如
海深臣騎黃馬當赤心風雲際會有如此汗簡流芳揚古今

燕京篇效柏梁體　　程敏政學士

恭承明詔遊皇都皇都巍〻壯規模彤宮綺構承明廬日月照
耀紛丹朱王氣鬱律朝夕殊遼海萬里包彊隅長城迢遥塞外
孤西摧吐番北斥胡居庸刀斗接延榆黃花原頭青草枯諸軍
𣪻挽繡蝥弧控弦鳴鏑墮飛烏百金選士出屠沽六郡良家分
虎符羽林期門盡虬須殿中宿衛執金吾　天王雍容恢廟謨
細旃廣廈論唐虞石渠金馬侍鴻儒衛牙珮王咸碩膚考鍾擊
鼓百辟趨櫜弓戢矢荷歡娛郡縣述職董征輸蠻夷通道永無
虞泰階清夷啓亨衢玉衡順軌七政敷皇都萬年正天樞願我
皇帝壽考與天俱

竟體高詞極麗而運筆極古雅精神極飛動

夏雲篇　　吳寬尚書

禁城佳氣接丹丘層巒疊嶂夏雲稠初從火井溫泉起復向蒼
梧赤水流炎帝龍旂來蜿〻祝融鸞馭鳴啾〻九疑突兀開三
輔五嶽纘紛列十洲乍看仙掌蓮花動復見天都太乙浮聚散
長依鳷鵲觀卷舒時繞鳳凰樓漢家宮闕排雲上飛軒曲榭紛
相向桂嶺遙連北斗高琱臺互對西山爽翡翠翩〻戲錦波芙
蓉處〻迷蘭槳禁殿披香望翠華行宮避者迎仙仗冰檻風簷
[illegible]傾秋炎熱不到鳳池頭[illegible]外征人苦揮汗[illegible]戰未休

天才流麗搞藻穠郁

結句是超卓出人

清詞逸興絕似岑參

俊逸豪放置之青蓮集中難別矣

南浦月華　王華 狀元

沙口魚罾開箇箇，秋波不動蛟龍臥。璧彩涵冰面圓，微風暗觸玻璃破。蘭舟桂楫坐中流，美人不來生遠愁。倏然露下荷衣秋，晨光漸起天東頭。

鉢池山　程楷 編修

僾曉煙霏開昧爽，淮川下瞰平如掌。山頭黃鵠動成羣，山下青芝日應長。昔年飛步凌蓬萊，鳳笙鶴馭雲中回。茲山在眼不一到，空令滿地生蒼苔。

十六夜　李廷相 尚書學士

唧唧復唧唧，當戶鳴促織。月中何所有，云是仙桂枝。此桂開花復結子，安得夜夜常不虧。君不見梁園酒一斗錢十千，昔時信陵有賓客。不飲豈足稱豪賢，直須酩酊臥草澤，明日射獵睢陽川。

沈雄悲壯

有感有刺

胡馬來　舒芬 脩撰

冬十二月胡馬來，白草颼颼黃雲開。沿邊十城九城閉，賀蘭之山安在哉。傳聞清水不復守，遊兵早扼黃河口。即看烽火入甘泉，已詔將軍屯細柳。去年穿塹長城裏，萬人齊出千人死。陸海無毛殺氣蒸，五月零冰凍河水。當時掘此云備胡，胡人履之猶坦途。聞道南侵更西下，韋州固原今有無。從來貴德不貴險，英雄豈可輕為謨。尚書號令速雷電，抱玉誰敢前號呼。遂令宵旰議西討，茲咎只合歸吾徒。我師如貔將如虎，九重按劒赫斯怒。惜哉尚書謝歸早，不覩將軍報平虜。

漢京篇　霍韜 大學士

漢京臨帝極，複道眾星羅。烟花開向晚，錦綉列山河。山河自古

見定

一轉妙

富貴豪華豈足長恃諒哉

結妙

稱佳麗，城中半是王侯第。雲閣重樓夾道懸雲霄，聲森戟鏁。牧豚賣珠登要津，樊侯亦是鼓刀人。時來叱咤生風雨，發見吹噓走鬼神。平津結兄蓋侯弟，杯酒相看何意氣。執鞭盡是虎賁郎，守門不說長安尉。長安烽火入邊城，從劒辭君萬里行。去日千官遮馬餞，歸來天子降階迎。朱弓尚抱流沙月，寶鋏常飛翰海星。不分燕然先勒石，直教麟閣後標名。豈知盛滿多仇忌，可惜榮華如夢寐。地宅田園奪與人，丹書鐵券成何事。霍氏門墻狐夜號，魏其池館長蓬蒿。三千劒客今誰在，十二珠樓空復高。後車不戒前車覆，又破黃金買金谷。洛陽亭榭與山齊，北邙車馬如雲逐。陰郭豪華真可憐，雲臺將相理貂連。當時却怪桐江叟，猶著羊裘伴帝眠。

明月篇　楊慎 脩撰

連用二開字失檢

寫月中景

宮中對月情景

描寫塞上閨中情景妙

長安月，離離出海嶠。遙見層城隱半輪，漸看阿閣銜初照。瀲灩黃金波，團圓白玉盤。青天流景披紅葉，白露含輝汎紫蘭。紫蘭紅葉西風起，九衢夾道秋如水。錦幌高褰香霧開，瑣闥斜映輕霞舉。霧沈霞落天宇開，萬戶千門明月來。明月皎皎陌東西，柏寢岧嶤望不迷。侯家臺榭光先滿，戚里笙歌影乍低。濯濯芙蓉生玉沼，娟娟楊柳覆金堤。鳳凰樓上吹簫女，蟋蟀堂中織錦妻。別有深宮閉深院，年年歲歲愁相見。金屋螢流長信階，綺櫳燕入昭陽殿。趙女通宵侍御床，班姬此夕悲團扇。秋來明月照金徽，榆黃沙白路逶迤。征夫塞上行憐影，少婦窗前想畫眉。上林鴻鴈書中恨，北地關山笛裡悲。書中笛裡空相憶，幾見盈虧泪沾臆。紅閨貌減落春華，玉門腸斷逢秋色。春華秋月逝如流，東家怨女上妝樓。流蘇帳捲初安鏡，翡翠簾開自上鈎。河邊織

一轉更妙

起得流麗

期七夕天上嫦娥柰九秋七夕風濤還可渡九秋霜露迴生愁九秋七夕須臾易盛年一去真堪惜可憐揚彩入羅幃可憐流素凝瑤席未作當壚賣酒人難邀隔座援琴客客心對此嘆嗟鴕烏鵲南飛可柰何江頭商婦移船待湖上佳人挾瑟歌此時凭闌垂玉筯此時滅燭斂蛾眉玉筯朱顏苦緘怨緘怨含情不能吐麗色春妍桃李蹊邊輝曉娟菖蒲浦與君相思在二八與君相期在三五空持夜被貼鴛鴦空持暖玉擎鸚鵡青衫泣掩琵琶絃銀屏忍對箜篌語箜篌再彈月已微穿廊入閨霜斜輝歸心日遠大刀折極目天涯破鏡飛

聽琴篇　孔天胤 拗眼

美人橫琴坐我堂酒闌為鼓三四行燈孤月明客不發絃悲調急秋夜長吾家瑤琴久不拭金徽玉軫無顏色感君對此如有

叙事得法

八句點出許多曲名絕無痕跡

情一彈使我三嘆息樵歌響合山澗幽楚歌慷慨雲夜愁瀟湘倚蘭稍平逸四座但覺清商流始聞白雲停翠竹烈飈吹我溪上屋忽然翻作廣寒遊知是霓裳羽衣曲含宮移羽何春容冷冷萬竅吟風松烟岑一夕怨鳴鶴江天何處驚蟠龍我初好音惟好此橫笛短簫徒聒耳平生頗抱鍾期懷四海難逢伯牙子今夕何夕願不違為君擊節淚沾衣高歌雅和人世稀河轉參橫君莫歸

一轉入神須有此意方妙

題文與可畫竹上有東坡山谷題識　袁煒 大學士

信口道字無一艱句涉字而春容渾達天手筆也

客從南方來見子手持錦軸長丈餘云是與可之畫蘇黃書中堂展玩思超忽四百年來真故物敗素飄零色已改古墨慘淡神猶發文生此竹世希有一枝不異雙瓊久冥冥烟幹動石壁瑟瑟風葉臨窗牖筆下何須掃萬[illegible]胸中已自橫千畝[illegible]仙長么先擅場豫章太史誰可當片言相推四隻字尚使千金藏客從何處得此幅令我嗟嘆久憐惜蘇黃不作與可亡人間書畫無真跡勸君寶此勿輕擲

元夕篇　董份 大宗伯

綺麗清婉不亞初唐翫之如春堤桃李聽之如秋夜洞簫

皇都佳麗地春日豔陽年莫愛元宵好爭歌明月篇元宵明月滿蓬萊春色先從上苑來千門宛轉銀屏隔萬戶參差金鎖開千門萬戶連雙闕綵女新粧踏明月映牖窺窗態轉多含嬌凝睇情無歇正逢春日愛芳菲復值春宵縫舞衣燈光斜照珊瑚枕香氣空熏雲母扉此時天子盛遨遊離宮別館足風流纔開鳳鳥張燈架更起鼇山結綵樓綵樓迢遞鼇山側複道交衢對南北萬燭翻疑白日光千燈却亂春星色春星暗靄迷烟霧仙禦分明見天路空裏翩翩翠蓋飛雲中井井鸞輿度翠蓋鸞輿

此下寫王侯家燈景

千萬騎伐鼓摐金動天地御仗層層錦繡圍廣場隊隊魚龍戲就中別有王侯客三三五五長安陌夜夜經過許史家朝朝遊戲金張宅金張許史鬪驕奢金燈玉帶剪春紗鴛鴦比翼玫瑰樹翡翠雙栖菡萏花龍膏鳳炬列千行蕙火蘭烟百合香月華照耀琉璃障霧影氤氳玳瑁梁可憐豪侈誰能似可憐行樂心無已曲罷頻移歌舞筵醉後重游燈火市月市星衢遊未徧東城南陌時相見妖童繡勒五花馬倡女銀車九華扇妖童倡女繁華子雙去雙來帝城裏粉色偏從月下明衣香故向風前起調笑行歌懽未闌浮影流光夜遽殘朝來試過狹邪路墮靨飄花那忍看

從軍篇　王錫爵 太子太傅

君不見匈奴遊獵犯邊疆復從朝那入漁陽孤軍慘淡秋看月

萬馬奔騰夜踏霜促詔元戎屯細柳還聞烽火接長楊金符電發徵車騎玉劒星移下室皇博士持和令守章牧兒助貴拜為郎横行書選六郡士轉餉俱齎百日粮六郡良家俠少年從來結客不論錢生将猿臂能穿葉鑄得龍泉獨吐蓮去逐輕車馳騕褭還要劇孟賭嬋娟雙層鐵鑠桃花甲三尺絨縁瑪瑙鞭自道青雲能立上復誇黄石有真傳機頭少婦悲相向親黨臨岐重惆悵大白三杯醉不醒弁州一曲歌偏壯海内常埋甲冑塵人間自少公矦相新投主帥霍嫖姚長揖轅門意氣饒别将晨驅玄兎塞奇兵多斷白狼橋行逢使者曾書鴈捕着胡兒慣射鵰疏勒西來通帝朔居延北望絶天驕酡酥醉進閼氏捧夷樂傳教敕勒調燕然刻石名居首漢殿頒恩世稀有已賜甲第高入雲更懸金印大如斗功成莫傲機頭婦燈寒月沉君知否

弘嚴

江上對酒懷古　沈一貫 少宰

木葉脫已盡青山望不窮手持一盃酒日送江流東江流東去何時歇人世浮漚遞興滅憶昔詞林李供奉錦袍片舸浮江月一時意氣薄烟霄俛首人間同蟻垤風流文采今焉往岸枿潭楓日空長夕陽欲沒海西頭暝色蒼蒼生暮愁長風萬里動地至石走江翻雲氣流欲覓古人何可得舉酒酹江江水白沈吟罷酹不能去寒月横空猿嘯樹

無限感慨

金臺懷古　劉虞夔 宮詹

昭王雄武築高臺卑身四望招賢才不惜千金買駿骨翩翩騄耳逐雲來昌國一呼下齊城齊宫大呂陳元英汶篁纔向薊丘植騎劫綰符來伐兵傳龍小兒操版鉢火牛炫燿黄金甲七十餘城皆復齊觀津雲沸遺兼劉鴈門碣石渾如初勝敗翻覆

有燕趙悲歌遺意

孟諸碣往典哀無限意暮雲立盡更躊躇

西苑觀稼　張位 少詹

禁苑清和四月天綠楊紅槿滿平川芳郊靈雨潤馳道齋陌條風散曉烟禾黍油油映瑚璉亭臺渺渺接璚田天王覽眺賦無逸父老謳謠占有年王業由來重稼穡秉耒祇今蒙帝力翠蓋經過瑞露多草樹欣欣弄晴色即看嘉種發蕙芊羸得倉箱陳萬億小臣再奏豳風篇願效康衢歌聖德

寫景抒情篤麗可諷有一唱三嘆之韵

觀上林春曉圖二首　于慎行 大宗伯

明光漏盡春寒薄淡月疎鍾出長樂象闕平分樹色開龍旌半捲星河落上林羯鼓何逢逢千花萬花參差紅柳色含煙分太液鶯聲迸樹入新豐新豐迤邐連仙苑芙蓉别殿香風遠晴紅帶日媚金鋪好鳥穿花臨翠巘招邀王輦過天家天家池館得

詞調高秀才情俊雅風華沖入青蓮之亞

春多駐驆有臺皆綺羅離宫無處不笙歌笙歌縹緲隨風颺翠微深處迎仙仗春風烟柳碧雲幢早日祥霞紅錦帳磴道驂驔羽騎來珠宫迢遞[illegible]五色供宸艖香引千花入御杯昇平共樂清明届天淨游絲殿前墨風吹雜樹韻簫韶水影層巖上圖畫上林圖書本天成花有芬香水有聲願附八龍遊禁苑何須萬里訪蓬瀛

誰将一幅綃寫出上林圖曙光渾在眼春色遍皇都東風吹盡長堤草上苑溶溶覺春好九衢寒澈霧初收十里烟消花正早嬌鶯乳燕鬧枝頭萬戶千門開複道俄看初日照高林凭欄一望樹森森珠簾乍捲驚春夢銀鑰初開濕露陰此時玉樓龍駕轉此日金扉迴鳳輦閶闔遥分羽扇齊紫簫吹徹帝城西翠翹忽染朝霞色咫尺蓬萊那可得安能作賦更遊梁何須羽獵羨

少勺

天資奇麗運思精選只此二篇足為我明詞人之冠

長樂九重春色生幽谷豐部均沾日月光

如錦繡列於[illegible]

上巳觀禊　陸可敎　侍讀

帝郊三月柳如烟千樹桃花豔欲燃泱泱春水遶河曲河中荇葉復連錢赤鯉翻波晏花影白鷺窺人飛上天誰家翠鬣女兒子誰家玉勒美少年轔車躍馬遊堤薄白羽翁映青絲鞭采采幽蘭不盈掬纖纖素手擢天泉紛來共挾蘭陵酒流杯絡繹浮迴川流觴百轉入歌韻妙舞千端駐竹轎南澗東堂自賓主草林疏圍各神仙我行載筆玉河畔賞心擬步蘭亭篇蹈歌坐詠響相答引滿浮白笑嫣然晴絲裊裊縈歸路暮雲靄靄生遠巔不見金人水心　邑洮觴還

篇中咏景妙極　妙容可謂才子

題水殿納涼圖　蕭良有　修撰

生綃一幅烟溟濛水殿依微禁苑通縹緲飛甍幻丹粉陰森槐色連青蔥迎風疑是漢星觀逃暑原非楚相宮我臆畫師槃礴祭用意酬筆求其工是時　宮府多清讌　君王正在南薰殿上林朝日槿籬帶太液晴波荷始見蝶翅斜穿　宸幄飛鶯喚巧對　天顏轉不將花媚婕妤粧惟看柳拂詞臣硯柳陰向晚度纖阿瀲灩波光蕩玉珂濂暑全消搖扇草新涼乍動　御衣羅瓜浮金井雲凝碧藕切冰盤雪映珂六尚張燈幄方散　兩宮問寢輦初過平明　詔催供奉入就寫丹青翻墨汁筆底倏然池籞閒毫端倏忽亭臺立畫圖絕妙聖心喜題咏流傳羣藻集拜手瑤階展詭餘似聞解愠聲堪挹

咏大風秋風　朱國祚　修撰

君不見漢家高皇按劍起電掃六合烟塵空時平過沛會父老四顧激烈歌雄風秦誅項滅了無事中原鹿得狐兔窮猛士意惆悵無乃轉憶韓彭功又不見建武天橫汾日秋風白雲紛蕭瑟高歌未絕哀思生四座羣臣慘無色南驅百粵北走胡天馬如龍自西極功成志得何所悲從此雄心頓衰息我觀二帝皆英主大略長材駕區宇帝圖零落幾千秋猶自雄詞照今古幾回擊節悲風生驚沙颯颯浮雲停乃知庭草燕泥句唧唧何異秋蟲聲

亦自古質

百官奉　詔脩省二首　李廷機　編修

今　皇御宇一紀餘物阜民和追古初重譯梯航來輦下九霄日月拱　宸居即逢盛治憂仍切知傷之懷中蘊結終夜　詔書下彌省躬已丁寧語朝列云自去冬雨雪愆所關農畝心憂煎今田焦熇井水涸匪愛牲璧祈山川為警羣僚交勸勉　詔辭惻怛精誠展　聖明宸職豈有闕臣等疎庸政乖舛齋問沈春日遲步履徘徊倚中身疑我聞　天心實仁愛肯使雨澤終愆期願霈甘霖洽四境坐見芳生樂關井槖樵春農笑秉耒耨轆轤繞又聞壺漿兩岐之歌滿漁陽陂麥青青隴麥黃　天子垂衣平歲稔調和玉燭坐明堂鵁鶄初鳴草初綠平原麥隴驅黃犢赤野蕭條白日流飛沙晝起吹茅屋長安城中十萬家不道家家食半菽胼胝卒歲終歲勞霡霂還期五月穀雲漢深塵　明主嘆憂珪璧虔雩壇已有精禋脩六事還將祗祓戒千官小臣調燮無能補尸曠應多愧素餐祇祝年年書大有從教四海共安瀾

敘得有法　詞從古

寄春防諸將　陶望齡　編修

東風不解黃河凍芳草淒淒入春夢閨中日夕望音書塞上風塵尚澒洞戍樓羌笛雜胡笳關山何處落梅花寒風尚能侵虎

漢二句悲壯

張春光原不度龍沙古來惟有秋防急今日春防更須集羽檄常隨鴈節飛鐃歌每及瓜期入丈夫有志誓滅胡早銷兵甲事田租　九重正念歸農晚遲日倉庚好獻俘

冬夜讀書　　劉曰寧蘇吉

長安夜寂寒風發獨坐清齋傍城闕淒淒柝擊亂啼鴉漏漏鐘聲催殘月殘月孤燈寒相映芸窗竹几涵虛靜五車已自慚惠施三冬猶疑輸東方情君不見子雲當年最拓落終日深湛對高閣草得玄經五千文至今聲名滿寥廓

增定國朝館課經世宏詞卷之十二畢　周氏萬卷樓藏板

增定國朝館課經世宏辭卷之十三

太原　王錫爵　元馭父
四明　沈一貫　肩吾父

詩類七言律詩

早朝賜宴　解縉　翰林學士

壯麗

君臣千載共明良。侍燕楓宸錫寵光。烏帽簪花搖翠綠。金盤薦菓間青黄。九重天上鳴鈞樂。五色雲中進玉觴。丹陛叩頭酬聖主。錦衣猶帶御爐香。

早朝　解縉

宏奇

紫禁追趨夜色闌。景陽鐘動漏声殘。天門掩映鶯花曙。黄道澄清淑氣寒。星斗遥臨花外落。旌旗只在仗中看。侍臣欲進陽春曲

聖主恩深賦轉難。

應制　解縉

大而雅

瑤階玉殿迴無塵。天子臨軒策小臣。絳蠟珠簾光照曙。紫駝銀甕色浮春。扶搖九萬飛騰異。禮樂三千制作新。草野書生何以報。願隨丹禁獻絲綸。

春夜漫興　王褘　忠文

第一聯有致

金水河頭輦路分。深沈庭院綁如雲。春來天上渾無跡。月到花間似有痕。酒思曹騰欹枕臥。鶯聲宛轉隔窗聞。千金欲買長門賦。誰似相如善屬文。

侍駕從畊承恩宴作　劉基　文成公

清綵詞彩

玉趾親勞舉籍田。花間冠冕總承宣。頌聲已見登三五。貢法徐看耦十千。翠輦背畊陳夏諺。金闉賜宴奏虞弦。玉堂詞賦知無

[illegible]閣裁詩賀有年。

天壽節侍宴奉天殿三首　宋濂　學士

[illegible]

萬年天子宴蓬萊。五色雲中寶扇開。青瑣班齊鵷鷺列。玉堦韶舞鳳凰來。詞臣上壽陳金鏡。羽客來朝獻玉杯。白髮校書何以報。惟歌天寶荅涓埃。

宋濂

肆筆而成

侍宴從容近御床。白衣新染御爐香。承恩賜坐黄金殿。既醉言歸白玉堂。輦道鶯聲連濃露。上林鳳羽絢朝陽。校書伏勝知何補。豈有遺經授太常。

宋濂

天才豪邁

奉天金殿五雲中。特賜儒臣坐殿東。青瑣八珍光祿送。玉堦九奏教坊供。白衣侍宴恩殊絕。紫禁尊賢禮益崇。歸到玉堂清醉後。照人宮燭瑣窗紅。

早朝　方孝孺　學士

雄富

天上鳴鞭徹曉聞。千官趨謁正繽紛。金門開處珠簾捲。翠仗臨時寶扇分。光動鳳樓迎瑞日。香浮龍衮護祥雲。小臣何幸陪班列。萬歲千秋祝聖君。

天壽節賜宴回　方孝孺

典選

千官闕下候晨鍾。鳴玉鏘金拜舞同。紅旭乍分仙仗裏。紫烟高長御爐中。九秋清氣回天地。萬歲懽聲祝華嵩。朝罷傳宣催賜宴。小臣何幸列夔龍。

奉天殿進元史　高啟　侍郎

結句頗見忠愛

詔預編摩辱主知。詞臣幸得拜龍墀。書成一代存殷鑑。朝列千官備漢儀。漏盡秋城催仗早。燭明曉殿捲簾遲。時清機務應多暇。退閣從容幸一披。

清明呈館中諸公　高啟

新燕著柳禁垣斜杏酪分香俗共誇白下有山皆繞郭清明無
客不思家卞侯墓上迷芳草盧女門前映落花喜得故人同待
詔擬沾春酒醉京華

玉堂秋興　高啟

柳外秋風起御河京華客子意如何仗同北郭知應濫俸比
東方愧已多梁寺鐘來殘月落漢宮砧斷早鴻過不才幸遇同
趨闕幾度珊珊侯曉珂

梅花三首　陶安姑孰公

瓊姿只合在瑤臺誰向江南處處栽雪滿山中高士臥月明林
下美人來寒依疎影蕭蕭竹春掩殘香漠漠苔自去何郎無好
詠東風愁寂幾回開

縞袂相逢半是仙平生水竹有深緣將疎尚密微經雨似暗還

明遠在烟濤暝山家松樹下嫩寒江店杏花前秦人若解當時
種不引漁郎入洞天

翠羽驚飛別樹頭冷香狼藉倩誰收騎驢客醉風吹帽放鶴人
歸雪滿舟淡月微雲皆似夢空山流水獨成愁幾看孤影低徊
處只道花神夜出遊

二月十一日太學釋奠　吳伯宗狀元

成均釋奠集文儒天語從容命大夫樂具五和新制作禮嚴
三獻舊規模頒香使者朱衣出執事諸生玉珮趨聖治永隆
文泰運奎躔燭曙正聯珠

侍游東苑　金思誠大學士

雨餘初日散輕寒花簇金鞍輦路乾新綠頓驚行處滿深紅不
惜折來看雀迴舞影當瓊戶鶯囀歌聲繞晝闌最愛春遊多逸

（眉批：艷麗　清麗　不減水部　結句有致　近俗　稍傷于淺　才情甚美）

興時時滌硯掃輕鈍

中京書事　郭翀翰眼

鳳凰城闕紫雲間曆數不承王氣還舊說圖書符洛邑載瞻王
帛會塗山太平有象呈祥盛邊奏無聞甲胄閑自古賢才躋盛
美願歌天保答龍顏

元旦趨朝值雪　吳公達探花

銀燭花消絳蠟紅麗譙殘漏促晨鐘諸侯拜舞稱周頌黎庶謳
謠被國風火樹熏天千戶曉宮門賀壽萬方同昇平先祝無疆
筭俯仰風雲盡向東

退朝　丁顥脩撰

清時承詔拜金門閶闔晴開曙色分宮殿雲深迷鳳輦旌旗風
暖動龍紋恩沾下界歡謠遍道濟中州德化聞自揆愚庸蒙

王渥願殫忠赤報明君

武英殿應制　劉仲質大[illegible]

紫殿沈沈晝漏遲暖風輕颺繡簾幃瑤林花覆詞臣席玉几香
分近侍衣邊徼武功思馬援中朝儒術賴朱熹瑣闈深沐
恩波重自愧無才讚萬機

奉天殿早朝　劉仲質

天輅新成駕象庫百官雲集午門西天垂禁苑星辰近春滿
皇都雨露低殿陛風清馴虎豹御溝水暖散鳧鷖中宵雪霽
天顏喜丹鳳樓前降紫泥

湘王殿下之國　宋訥祭酒

秋風江上錦帆開荊國人瞻帝子來鴻鴈九霄分雨露魚龍
七澤避風雷丹砂不數淮南秘詞賦誰誇子建才民社奠安藩

（眉批：聲氣亦雄　俗語　稍見一斑　辞緻惜次聯率直耳　秋葵　起語亦自斐然）

新建年年來捧

中都龍興寺伏覩 御書第一山三大字碑有作

九重宸翰麗天文三字穹碑壓厚坤山色不知今古異地靈惟
載 帝王尊蛟龍絕獻盤孥拱獅象諸天拱寺門千載鍾王誇
健筆敢同羲畫與時論

〔不腐元習〕

中都五秋陪從 蜀王殿下祀 皇陵　宋訥

覩王代祀撫松楸王座金門敞素秋日月麗天深 廓想風雲
森仗儀神遊鍾離樹色幽宮壯芒碭山高王氣浮此日 彤庭
瞻此地祠光應敵五城樓

〔厚壯〕

玉堂春雪　章溢 賛善

不肯呈祥向殿前却來迎瑞入新年闘粧已落梅花後學舞還
疑絮未久積已迷芳草地易消應避艷陽天遙知大輅躬畊
處共賀豐穰滿籍田

〔結句有致〕

大將出師　練子寧 榜眼

九重飛詔紫泥新 帝命南征遣大臣宮路迴廻銀鞍駿江花
初報錦袍春蛮烟瘴雨驅車遠朔雪燕雲送捷頻汗馬功成催
入覲汾陽勛業照麒麟

〔才氣高雄〕

無題四首追和李商隱韵　花綸 編脩

一辦芙蓉是綠舟襬歌離思兩夷猶風鬟霧髩遙相憶月下雲
邊許暫留波冷綠塵羅襪曉恨添紅蕋翠顰秋變寶鏡裡瑤臺
雪任爾無情也上頭

〔閑麗〕

細骨輕軀不耐風春來簾幙怕朝東人間王宇三山隔天上銀
河一水通雁影淺顰楷曉綠臉消殘纈膩春紅冰紈莫奏清商
曲滿池霜華泣翠蓬

綠向瑤臺負舊蹤曙鴉啼斷景陽鐘旋調朱粉粧偏媚倒插巫山
花態更濃立近晚風迷蛺蝶坐臨秋水亂芙蓉多情莫恨巫山
遠只隔朱簾抵萬重

〔容台〕

夜合花邊待月來宮車歷歷響春雷笙調恨譜參差度錦織愁
文宛轉回樓上綠珠知報主座中紅拂解憐才傷情兩炬緋羅
燭吹作銀河葉上飛

賦春草　吳沉 大學士

嫩色柔香遠更濃春來無處不茸茸六朝舊恨斜陽裏南浦新
愁細雨中近水欲迷歌扇綠隔花偏襯舞裙紅平川十里人歸
晚無數牛羊一笛風

〔寫景精工〕

漢宮人入道　任亨泰 狀元

溫泉宮裏洗鉛華共訝君恩許出家阿監別時留珮玦道流迎
處指烟霞乍拋月殿吹簫譜學煉星壇伏火砂幾度春風綠嶺
上步虛閒繞碧桃花

高麗貢使還　任亨泰

大明天子混華戎又報三韓使節通錫命新頒如斗印歸帆穩
駕落燈風衣冠復覩唐人制樓櫓何煩漢將功翹首金陵天咫
尺扶桑日上五雲紅

〔風骨清利〕

文軌初同泰運開藩邦傳令動雲雷三韓舊控玄菟險重譯今
隨白雉來使節秋風辭殿陛樓船春水泛蓬萊金章珠翟承殊
渥專對從來得俊才

〔豪華〕

登北極院紫霞樓　任亨泰

危構憑虛切太清紫雲如綺散前楹萬年佳氣通函谷五夜神
光動赤城鶴馭凌風霓旆遠鳳笙吹月羽衣輕空同對面三千

〔深于少陵〕

丈我欲因之問廣成

效唐體賦宮人入道　唐震 編脩

才秀

詔辭禁苑拜金鑾，換却宮粧戴玉冠。碧落有時應跨鳳，瑤臺無夢更驂鸞。涙衣振雪春雲露，仙佩拖香夜月寒。幾度步虛雲漢上，羅容猶似御前攤。

登越臺二首　汪廣洋 右丞相

詩治晚季

趙佗垂老思鄉國，北望長吟上越臺。潮汐終回滄海去，峰巒多自白雲來。鳥啼花落榕城靜，酒熟荷香荔圃開。最喜殊方無事日，好從高處望蓬萊。

絕頂涼風響翠濤，俯臨閭闠見秋毫。雕簷碧瓦連層闕，錦纜牙檣過萬艘。鵬翅城邊莎草合，虎頭門外海潮高。何人得似任公子，來住三山釣六鰲。

白鴈　汪廣洋

可與清凱白燕詩並驅

萬里西風吹羽儀，獨傳霜翰向南飛。蘆花映月迷清影，江水涵秋點素輝。錦瑟夜調冰作柱，玉關曉度雪沾衣。天涯兄弟離羣久，皓首江湖猶未歸。

越山清曉　盧原質 編脩

美𠀤他照

曙光晴散越王臺，萬壑千岩錦綉開。敧枕僧鍾雲外落，捲簾漁唱鏡中來。樹藏茅屋雞聲斷，露濕松巢鶴夢回。安得畫圖分涼地，移家仍住小蓬萊。

春日遊東苑應制　盧原質

盛唐汗洽

長樂鍾鳴玉殿開，千官步輦出蓬萊。已敎旭日催龍馭，更借[illegible]流泛羽杯。堤柳欲眠鶯喚起，宮花乍落鳥銜來。宸遊好記[illegible]秦京國，于今有鳳臺。

春日早朝遇雪　盧原質

天才高朗

今年春早覺春寒，紫禁朝回雪未乾。太液月低銀兔濕，蓬萊天近玉龍蟠。吳鹽色映羞堪擬，郢曲才高欲和難。最喜風光先報瑞，漸舒晴翠拂闌干。

春日陪車駕登蔣山　盧原質

閑麗

鍾山月曉曙蒼蒼，鳳輦乘春到上方。馴鳥不隨天仗散，曇花故落御衣香。珠林霽雪明山殿，玉澗飛泉近苑墻。自愧才非枚乘匹，也陪巡幸沐恩光。

脩史　朱善 學士

织饒本色

小臣何幸際虞唐，金櫃同瞻石室藏。萬國山河申帶礪，九天日月煥文章。鄒枚不減梁園筆，班馬惟薰漢殿香。魚鑰未開雞唱早，西清鵠立待朝陽。

題水簾洞二首　朱善

二詩俱佳嫵有味

錦石懸崖萬縠通，絲絲寒溜灑玲瓏。珠光淩亂天皆雨，翠影逶迤月殿風。濕霧細涵雲母扇，明河低映水晶宮。姮娥夜夜臨粧鏡，預把銀鉤掛碧空。

石泉飛雨下淋漓，翠泊銀絲萬縷齊。雲屋潤涵蛛網密，月鉤涼浸玉繩低。蛟人夜織啼痕濕，湘女晨粧望眼迷。恍似水晶宮殿裡，四簷花雨亂鶯啼。

御試上林曉鶯　王恭 庶吉士

風調佳甚

長安日曙度疎鍾，千囀流鶯繞禁中。片影忽過長樂樹，數聲遙在九華宮。金衣色映龍池霧，水調歌傳御道風。自是虞廷仍奏樂，願隨韶鳳達宸聰。

文淵閣應制　時久無雪　錢士脩 庶吉士

華藻

天街昨夜雨絲絲草木咸知造化私塞北天寒春不到江南[illegible]
暖雪偏遲碧添一線金溝水紅入千竿赤羽旗　聖上毋煩憂
念切豐年須待臘前期

奉天門說書賜宴　朱善 侍講

效古人惻怛忠愛之詩

曉來進講立朝陽天聽從容日正長圖治喜陳無逸戒因歌繼
進有卷章宮花插處雲霞合御酒分來雨露香江海小臣無以
報頌將詩句美陶唐

追和賈舍人早朝大明宮　許觀 三元

前四句差凡出轉警

禁城霜落漏初傳劍珮聲中近九天曙色漸開金殿曉春風微
轉玉爐烟夷臣萬國瞻龍衮宮柳千條對御筵為愛上公多獻
納朝回還向鳳池邊

擬奉和幸望春宮　許觀

盛唐上品中聯更高加

望春春望苑差峩此日宸遊玉輦過坐見群山天外迥回看萬
樹雨中多隔窓鳥哢宣歌管擁道鑾声雜佩珂為羨千官同樂
事扈陪仙蹕下長坡

詠湘竹簫　許觀

長慶後手段

泪洒琅玕迹尚存截箭猶是舊龍孫腔翻簫史神仙譜愁絕娥
皇姊妹魂六孔恍疑嬌鷓潤幾斑還帶粉香温莫教月白風河
夜吹向湘江水竹村

玉堂齋宿　吳溥 庶吉士

情景俱佳

重來不受雪寒欺夜色沉沉景漸移天近玉堂人語靜月高金
闕漏聲遲棋臨殘局机尤密詩到終篇句益奇但願年年共今
夕清歡長不負心期

燈夕賜宴二首　吳溥

氣象冠裳

天闕峩峩壯九重五雲深處鎖鰲峰花開錦樹春如晝漏下金
壺夜未終　聖主當陽調玉燭近臣傳　詔賜簪封　國家景
運當全盛舜日堯天喜再逢

五色龍光燭殿紅星橋千尺駕長虹神仙夜降雲霄外人物春
行錦繡中月影漸高雙闕迥　天顏有喜萬方同微臣祿食慚
無補願和康衢壽　聖躬

左掖早朝春雪　陳文 大學士

典雅春容

朦朧苑樹紫雲低漏轉宮壺曉色移東合鳳池銀燦爛光連鶯
飛玉參差黃封暖賜承　恩近綵筆寒凝侍講遲絕愛上林春
色早瓊花先發萬年枝

從狩陽山　楊士奇 大學士

開爽

王師晨備大江東文武千官扈從同萬乘旌旗隨玉輦九霄鴻

鵠避彤弓青山半掩浮嵐白碧澗深流落葉紅甘露滿林歌瑞
應知君能賦擅材雄

早入天壽山候陪祭長陵　楊士奇

悠惻

萬里蒼梧去不還六宮車千古閟橋山日華間映英蘂殿雲氣深
連虎豹關扶病此時瞻玉几傷心何處望　龍顏遺臣泣盡餘
年泪天上烏號不可攀

懷事應　制　楊士奇

老手

霜紅碧樹被岩阿流水青山喜再過田事總知今歲好人烟況
比昔年多彩雲飛蓋隨雕輦白玉行尊載紫駝　聖主時平此
巡省會聞遊豫出謳歌

謁長陵　楊士奇

憶昔　六龍升御日最先承詔上鑾坡論思虛薄年華遠霄上

感慨多情

飛騰龍命多空有赤心常捧日不禁清泪欲成河　文孫繼統今明聖供奉無能奈老何

題畫　王達 學士

有逸趣

一曲清琴酒一卮烟蘿贏得任栖遲千峰紫色嵐消後十里蓑花子結時水氣入樓人不覺秋聲到樹鶴先知世無謝眺誰同語對画空成萬古思

問姮娥　施槃 狀元

信手拈來

試將盃酒問姮娥月殿迢迢路幾何玉斧脩時誰斡運金蟇食後孰揩磨明皇秋夜遊來否太白當年捉得麼我欲乘風攀桂子霓裳肯為舞婆娑

姮娥荅　施槃

獨宿蟾宮春復秋雲泥相隔路悠悠晦明有數非蟇食圓缺惟時豈斧脩影捉月中人自醉象懸天上孰能遊欲攀桂子觀仙舞須具靈槎犯斗牛

賦得梧桐月　施槃

雲捲清秋畫角悲梧桐滿地月明時斜穿翠葉通銀井化作金波落硯池青女莫驚烏鵲夢素娥偏惜鳳凰枝故人有約來何暮獨立空階影漸移

新秋早朝　王汝玉 庶吉士

宮井梧桐一葉飛新凉先到侍臣衣蒼龍闕上銀河轉丹鳳樓頭玉漏稀曉仗分行環御輦夕郎鳴珮出仙闈自憐虎觀叨陪從簪筆慚無補萬機

從征交趾勝捷　胡儼 祭酒

明命恭承出九天靈旗快指海南堧風馳瘴雨蠻烟外令肅炎荒火漠邊首賊盡擒歸鋒鏑銀河直挽洗戈鋋昇平德化沾降附頗述鐃歌獻凱還

二月一日早朝　胡儼

峻整

曈曨初日曙光遙鍾鼓聲傳下九霄萬國衣冠趨象魏兩階干戚奏簫韶天清華蓋雲中見風細爐烟仗外飄朝出金門還北望鍾山蒼翠正岧嶢

秘閣書事　胡儼

舒清氣雄

秘閣清嚴接觀臺九重佳氣護蓬萊宮墻樹近鶯聲度金水芹香燕子來行傷未闌吟細雨坐分瑶席絕浮埃太平無事多休暇忝列詞林愧不才

元夕侍宴　胡儼

風清華月麗晴空湛露筵開聖澤濃燈火遙連丹闕外簫韶只在彩雲中九重瑞靄浮金雀萬樹銀花燦玉虹光祿傳宣催進酒烏紗都映醉顏紅

元夕侍宴應制　胡儼

清麗

瑞雪都消淑氣新天街月色淨如銀鰲峰翠擁千重秀鳳闕花開萬樹春曲度煖風仙樂奏恩深湛露綺筵陳年年幸奉昇平樂賦得謳歌頌至仁

玉泉垂虹　楊榮 文敏公

中照俊逸

一派清泠蝃蝀懸涵雲浴霧自年年聲回曉闕鳴清珮影落秋崖溼紫烟石罅轉來幽澗裡瑤池分出御橋前汪洋長比恩波闊萬古東流會百川

薊門烟樹　金幼孜 大學士

野色蒼蒼接薊門淡烟疎樹碧絪緼過橋酒幔依稀見附郭人

家遠近分翠雨落花行處有絲陰啼鳥坐來聞王京晝日多佳氣縹緲還看映五雲

西山霽雪

無字不佳

海上雲收旭景新連峰積翠淨如銀晴光迴入千門曉淑氣先回上谷春瑤樹生輝寒已散瓊林銷凍暖偏勻玉堂相對題詩好移席鈞簾坐夕曛

桃源圖　鄒緝 侍講

洞口青山多白雲仙源還有避塵人往來莫怪渾忘歲閒遍桃花始識春漁父已傳今屬晉市朝誰覺久無秦紛紛世代相遷革回首東風感慨頻

天然

玉泉垂虹　鄒緝

結用謁一步法

碧嶂雲岩噴玉泉平流穿似瀑流懸遙看素練明秋壑却訝晴虹飲碧川飛沫沸林空翠濕跳波濺石碎珠圓傳聞絕頂芙蓉殿猶記明昌避暑年

佳

瓊島春雲　鄒緝

仙山高處玉為臺五色春雲拂曙開縹緲映空臨禁掖氤氳承日護蓬萊碧窗朱戶盈盈度瑤圃瑤林冉冉迴自是承龍佳氣在應隨鸞從共徘徊

綺麗

內直　胡廣 狀元

天門侍立已多時內閣從容退食遲四海太平應有象九重端拱正無為扶桑日上黃金殿閶闔風生赤羽旗共喜草萊深雨露華夷從此樂雍熙

雄渾

陪祀南郊　胡廣

取不俺余

聖主升中禮玉皇碧霄雲淨月蒼蒼星河晃漾搖明炬烟霧空濛散好香玉佩上公趨執事錦衣宿衛列成行小臣侍從天墀下聽徹簫韶頌我將

春日扈從幸北京　胡廣

調書而沈

曉隨仙仗出時巡　聖主恩深四海春萬馬喬雲開輦路六龍扶日度天津陽和布德初回暖別苑飛花不動塵惟羨楊雄能獻賦却慚載筆列詞臣

營中早朝　胡廣

自是壯語

日華初映袞龍裘雲罕高懸十二旒侍衛千官環彩仗嫖姚萬騎擁青虬香飄帳殿爐烟上山繞天營御氣浮不羨陳琳能草檄只歌大武頌成周

鸂鶒圖　陸釴 侍讀

平淡和雅

漠漠平田黍稷肥雙雙飲啄自相依靜偎紅蓼眠芳渚閑占青蘋立斷磯刺繡巧隨銀甲動入機齊逐玉梭飛畫工貌得幽棲意彷彿寒塘濯錦衣

車駕渡江　曾棨 狀元

朱旗畫戟擁隄沙錦纜牙檣照浪花佳氣迴浮江北樹曉光初徇海東霞雲中鸞鳳扶雕輦水底魚龍識翠華不用臨流羨天塹只今四海盡為家

警策

東華門內新館初成入直有作　曾棨

頗使人許標師沈宋潤色亦不過此六佳

東華樓觀鬱岧嶢高閣新成抗碧霄秘府圖書金作匱御溝流水玉為橋草分翠色文殿略鳥弄歌聲和舜韶像直幾回清坐久隔簾時有御香飄

禁中對雪　曾棨

中處佳

禁城飛雪向嚴冬積素凝華絢九重內苑龍盤瑤作樹西山嵩

崒王為峯光運紫陌迷朝騎色晃彤樓促曙鐘欲向豐年歌此曲郢中詞客可能容

觀内廐馬　曾棨

骨氣翩翩獨勝

繡勒雕鞍七寶裝天閑十二見飛黃行隨鸞輅隨仙仗嘶過龍樓識御香玉轡按時經細揃錦絲鞚處猶長楊虎文鳳臆直無匹浪說周家八駿良

春思　曾棨

有情

鶯啼燕語畫樓東驍日輕雲護綺櫳香篆暖飄烟縷碧花房晴滴露珠紅纏綿客思王孫艸搖蕩春光少女風暗想多情惟落絮時時飛入翠簾中

六月十五日讀平胡詔　曾棨

率直

鑾輿初駐幹難河虜騎驚奔競倒戈胡運却從今日盡封疆遠過古時多千年虎穴銷氛盡六月龍沙奏凱歌不獨　朝廷功業盛三邊從此沐　恩波

殿試罷　曾棨

整栗

曉開三殿降絲綸袞冕臨軒策小臣紅燭影催金闕曙紫霞香泛玉壺春雲霄九萬扶搖近禮樂三千制作新淺薄未能宣盛德願歌棫樸播　皇仁

秋日扈從獵龍山遊牛山佛窟寺　曾棨

七言風雅

古鼎沉煙一縷微紺園寶地世塵稀風簷鳥避鈴聲過石洞龍隨雨氣歸閒對佛燈知幻影偶聞僧語識禪機秪因坐久天香度無數雲花亂點衣

癸卯歲十月居庸關候朝　陸簡詹事

氣度高遠

天設重關限塞垣居庸層壘翠巑岏山河百二歸龍準貔虎三千蕊鶡冠侍衛令嚴宵月白周廬人靜夜霜寒欣逢四海為家日願祝　皇圖永治安

冬至早朝　陸簡

壯麗特勝

龍樓雞唱報更籌大地陽光滿帝州雲物呈祥臨帝御衣冠列辟拜宸旒山呼華祝丹霄上樂奏簫韶紫殿頭自愧承恩叨侍從願歌天保贊　皇猷

玉泉垂虹　林環狀元侍講

結語言有盡而意無窮

浮花濺玉落崔嵬迴出千岩去不回白日半空疑雨至春林一道見烟開日分秋影雲邊去風送寒聲樹杪來流入宮牆天漢近還同瀛海繞蓬萊

西山霽雪　林環

彩筆

羣山削玉遠參差翠靄微分雪霽時日映林光浮鳳闕暖添澗水到龍池峰頭漸逐青烟散樹杪疑含玉露滋一曲陽春人盡樂豐年已喜太平時

元夕侍宴觀燈　曹鼐

宏麗有國色

魏闕森嚴駐六龍綵樓千仞起天中高燒火樹明清禁共訝鰲山從碧空天樂響殘孤月轉蓮缸照徹綵雲紅小臣侍宴叨恩渥歌頌惟知湛露濃

中秋二首　曹鼐

二詩如武庫戈鋌不無利鈍

風捲浮雲散九區海天澄徹月輪孤三秋爽氣淩空碧一點寒光照大虛任客醉酣歌白苧素娥起舞擊蒼梧何須更覓神仙術我已歲身白玉壺

天風吹我上南樓為報嫦娥得舊遊寶鑑瑩光開玉匣桂花泛影入金甌清涵宇宙三千界冷浸山河百二州醉倚小樓吹鐵

聽一聲鸞破九天秋。

長安道　商輅 大學士

繡城迤邐入雲賒處處春風面面花長樂鍾聲催漏箭新豐樹色擁行車歌姬舞榭誇明月貴主粧樓結綺霞日莫鄉塵連九陌鑾輿傳幸五侯家

七月十七日壬午　駕還自塞北　梁潛 贊善

六軍歌舞上金臺　聖主親巡玉塞回簫管遠隨雙鳳下煙霞高擁六龍來香飄寶鼎前旌合表進金函內殿開願祝　堯年千萬壽太平恩澤到蒿萊

元夜陪　駕讌午門　商輅

銀漢橫空寶月團六鼇飛出五雲端蓬萊紫氣天中起玉井紅蓮地上看滿殿嬌歌留夜景千門羯鼓散春寒教坊戲樂年年異頻奉　龍顏萬歲歡

春日試筆　商輅

天香携袖早朝回紫陌東風作陣來暖透宮袍紅錦重晴熏芸閣綺窓開盤分細菜行犀筯座送新醪泛玉杯還道清吟灑不倦自添爐火炷香煤

正月十七日送　駕出德勝門　商輅

煌煌旄鉞發平明萬里河山錦繡生王氣浮天隨寶纛虹光拂地護龍旌玉關指日看歸馬青海無波待洗兵萬姓歡呼傳捷報六軍歌舞入瑤京

瑤島春雲　岳正 文肅公

蓬島瓊臺近紫微森森雲重影映空飛凌風縹緲隨仙仗傍日氤氳捧　禁闈時靄龍紋浮瑞氣還成鳳采煥晴暉幾回天上為霖雨何向岩前伴鶴歸

秋日早朝　岳正

五漏鼕鼕徹曙樓千官俯伏拜　宸旒星河影動龍旗曉風露涼生　虎陛秋丘節徘徊仙樂奏金爐縹緲　御香浮小臣謬忝鵷鴻序深愧無才贊　大猷

正月初四日南郊禮成　岳正

午夜祥雲繞太微　聖明開運六龍飛簫韶響帝聲容麗玉帛來王曆數歸寶幄天光臨負扆金輿春色映垂衣微臣幸覩唐虞際三祝　堯年仰曙暉

車駕渡江　周忱 文襄公

柳色臨江輦路長葳蕤遙望翠華張衣冠隔岸催鵷序舸艦中流列雁行魚躍滄波瞻　御座鳥啼春樹識天香時巡百度稽虞典不奏橫汾漢樂章

元夕賜觀燈　周忱

海宇清寧玉燭調人間好景是元宵星垂鳳闕天應近春入鼇山雪政消香裊瑞烟浮黼扆樂翻新曲叶簫韶微臣何幸逢嘉會愧乏涓埃荅　聖朝

玉泉流虹　蕭時中 狀元修撰

石泉飛下碧嵯峨濺玉跳珠瀲薜蘿影落半空懸素練光垂一帶瀉銀河朝宗遠匯滄溟水分注時添太液波幾度上林花落處偏因流向御溝多

瓊島春雲　蕭時中

祥雲天上擁瑤岑縹緲絪縕接上林光絢九重頻捧日陰連萬井欲為霖三春暖濕花枝重九陌晴涵樹色深何必蓬瀛滄海

去從龍長想此登臨

早朝　徐有貞 大學士

穠艷

蓬萊宮闕與雲齊十二闌干玉作梯日色迴臨華蓋表珮聲斜度扳垣西烟添沈水生衣潤風送飛花拂帽低朝覲從容承顧問漏舟未許釣清溪

元日早朝　徐有貞

典重

閶闔門開動曉鍾袞衣端拱大明宮絲雲影裏迴雙鳳紅旭光中駕六龍遠國梯航脩職貢明廷禮樂播皇風山呼得共舜天祝袖染爐香出九重

墨蒲萄　徐有貞

清圓

昔年博望遠乘槎西域移根到漢家引蔓忽驚雲滿架當窗偏礙月穿紗驪珠顆顆含風味馬乳垂垂帶露華記得內廷傳賜日千官拜舞醉流霞

晚出西掖遇雨　程敏政 宗伯

有餘聲

晚朝初退下鑾坡城闕沈沈片雨過陌上草深看漸濕苑中花落覺還多夜涼先到溫泉樹水色還添太液波歸到玉堂更漏永坐來不寐聽鳴珂

元夕賜宴觀燈應制　呂原 大學士

用律不滯

人間元夕喜天晴光復繁華在帝京鳳輦遙臨雙闕迴鼇山高聳萬燈明春風車馬塡都市夜月笙歌滿禁城不是吾皇重時令要同黎庶樂昇平

己亥元日雪　呂原

景中含意

長樂鍾殘玉漏微蓬萊天近六花飛光含玉燭和元氣色湛瓊筵佩曙輝已放春華凝禁苑還飄落絮點朝衣玉堂學士文章伯此際歲詞高和者稀

蝴蝶　呂原

意中帶景

粉翅蛾眉王作鬚尋芳觸處足歡娛曾從莊叟勞魂夢慣逐滕王入畫圖寒戀晚香栖菊徑暖迷春色醉花衢多情好是東京會幾共蜂媒伴恭妹

元夕觀燈應制　吳寬 狀元尚書

穠健

鰲背神仙擁翠微良宵春色滿彤墀金蓮暖映高低影火樹齊分遠近枝仗外仙韶風細細雲端清漏月遲遲要知此會眞難得恩及黎民共樂時

追和岑補闕早朝之作　吳寬

逼真岑參

明光漏盡曉寒催長樂疎鍾度鳳臺月隱禁城雙闕迥雲迎仙仗九重開旌旗半捲天河落閶闔平分曙色來朝罷珮聲花外轉回看佳氣滿蓬萊

午日禁苑觀擊毬射柳進呈詩　丘濬 文莊公

氣厚

禁城嵌蕤慶端陽萬乘從容出建章鸞鳳聲和喧鼓吹龍蛇影轉動旌幢穿雲毬度星初落貫柳弓開月滿張四海臣民瞻盛事歡呼聖壽與天長

追和賈舍人早朝大明宮　丘濬

格整句健

禁城曙色倚蒼蒼午夜珂聲滿建章三殿乍開銀鑰度九重初賜紫泥香上林旭日仙花繞太液晴風御柳長自是君王多雨露朝朝侍宴沐恩光

題蘇武牧羊圖　丘濬

語含悽惋

十九年中仗節旄祁連山下夢勞勞一時書寄邊鴻遠萬里心懸漢月高沙磧塵隨歸日騎河梁淚洒別時袍書中偶識麒麟

像忽見胡霜點鬢毛

賜午門觀燈二首　楊溥 文定公

天才流麗

鰲峯千仞鬱嵯峨萬蠟融春洽太和明月只隨仙仗轉紅雲偏近　御筵多旆旌影颭黄金闕絲竹聲翻白雪歌萬歲三呼勤祝頌醉歸試問夜如何

白玉仙京　上帝家六龍遥駕五雲車巨鰲此夕移三島火樹迎春吐萬花水咽宮壺留夜色懽騰黎庶樂年華承　恩盡醉歸來晚一派鈞天隔彩霞

賜午門觀燈應制　劉三吾 斈士

隊仗整肅

火樹燈輪散夜寒中天佳氣護鳴鑾教坊促隊來羣樂中使催班列上官鸞鶴屢從雲裏見星辰只在仗中看微臣載筆沾　恩澤玉碗醍醐極醉懽

氣象寬大

五雲合彩護蓬萊鰲背千峯紫翠開　帝德如天涵海岳笙歌隨處動樓臺羣臣競效三呼祝列辟同稱萬壽杯嘉與多方從此樂中天雨露一時來

同前　李廷相 探花

富麗莊渾

天衢星月淨塵埃寶炬金蓮徹夜開丹鳳雙飛迎　王輦翠鰲千尺接蓬萊游仙大樂雲間奏應　制新詩闕下裁中使傳宣催賜酒侍臣滿泛紫金杯

端陽進呈射柳詩　吴寬 狀元

佳節天中開　御苑　聖君閲武駐金鑾鴻恩寵錫羣臣樂盛事榮瞻萬姓歡細柳競穿誇將士新詩爭獻集儒冠微臣幸獲逢佳會稽首　堯階頌乂安

賜午門觀燈　錢福 狀元

暖入鰲山雪正消滿天星斗下晴霄瑤池阿母黄金籠洞府神仙碧玉簫禮樂千年開泰運華夷一統慶清朝小臣何幸沾恩澤願效華封祝　帝堯

元日早朝　錢福

佳麗

暫逐鵷行覲紫宸九重仙樂奏芳辰龍樓高拱星河近鳳曆初頒歲月新曙色漸分三殿曉鐘聲散入萬家春小臣共沐恩波重願效華封祝　聖神

早朝　錢福

雄壯

鐘鼓餘聲徹曉分龍墀香霧散爐熏天回黼座昭黄道仗擁春旗炫彩雲閶闔迴從三殿啟簫韶渾向九霄聞萬方拜舞承恩渥齊賀　君王軼舜文

賦得秋江漁唱　黎淳 文僖公

清新

欸乃長歌起碧湍水鄉秋思浩漫漫響穿絕島嵐光暝聲入蒹葭鷹影寒鼓枻迴從雲外度鳴榔空向日中殘湖山處士多佳致吟罷西風倚畫闌

擬勑借岐王九成宮避暑　黎淳

俊雅

鑾輿遠幸醴泉宮深入煙蘿翠幾重雲捲畫屏迎舞袖風清水殿動歌鍾飛花香度樓前幌高柳涼生仗外峰自是此中多勝槩羣仙何處更相逢

元夕應制　黎淳

未及王岑不逮燕許

龍樓錫宴月初斜寶炬星分照翠華五夜歌鍾連甲第千門燈火映皇家錦筵人醉飄金縷羅綺春晴散綵霞自是　宸遊多樂事叨陪幾度賜宮花

元夕觀燈侍宴　王直 文端公

此葉北大配補

靄靄光華列彩毬，九重春色勝瀛洲。晴霞臺映螭龍闕，瑞靄輕浮五鳳樓。翠輦繞臨天樂動，珠簾初捲御香浮。盛時無事宮清賞，喜得年年侍冕旒。

冬至日奉天殿侍朝　王直

侍臣鳴珮引朝儀，袞冕纔臨扇影移。雲捲御香浮黼扆，風傳仙樂下龍墀。千官拜舞承恩日，萬國謳歌納貢時。自是內班偏密近，天顏有喜最先知。

瓊島春雲　周孟簡 探花

蓬萊山色曉蒼蒼，雲氣遙連玉殿傍。縹緲不隨仙仗散，氤氳長染御衣香。每看捧日臨雙闕，更待為霖濟八荒。幾度碧桃花下發，晴光五彩映霞觴。

元夕　翟鑾 大學士

翠擁金鰲拔地閒，銀燈火樹絢蓬萊。層層寶塔雲霄出，燁燁神仙海上來。歌管徹宵催禁漏，香車塡路動春雷。閶闔同得昇天樂，齊獻吾皇萬壽杯。

賞雪軒　翟鑾

侍講歸來禁苑東，雪花如席捲長空。呼兒近掃階前白，敲竹遙分鼎內紅。真率宛同陶宅興，麄豪羞党家風。幾時來借調和具，化作甘霖萬里豐。

謝賜龍池佩玉之琴　錢溥 文通公

三尺泠泠古澗水，宮門攜出荷恩榮。水蒼玉斲新排軫，泥粉金書舊賜名。鳳苑簫韶聞夕奏，龍池環珮雜秋聲。小臣感激君王意，願奏薰風滿舜廷。

關山月　顧清 學

漢月仍生瀚海頭，迥臨荒野照邊州。光殘金柝聲中曉，暈滿彤弓影外秋。漠北征人齊倚劍，城南思婦獨登樓。那堪今夜關山道，況有胡笳引淚流。

玉堂賞花 三首　李賢 文達公

禁苑時和品彙芳，獨憐芍藥異尋常。倚闌着雨含香態，出砌迎風賽曉粧。下體曾資和鼎味，佳名不羨束腰黃。清吟愧我非元白，聊會儒寅泛一觴。

首夏花開第一芳，愛觀曾不厭時常。培根日盛非凡種，賦質天然豈靚妝。座上詩成看奪錦，禁中客貴對懸黃。儒林勝會人間少，拚醉蓬萊九醞觴。

開向瀛洲獨擅芳，異香仙態豈凡常。九天湛露承恩澤，四月薰風換舊粧。情近御溝增柳綠，畫依雕檻掩葵黃。莫辭時物今當盛，不是乘閑重飲觴。

同前　彭時 大學士

春風幾載借餘芳，此日繁開迥異常。地脈暗培三種異，天工巧作五雲粧。香飄玉署疑飛白，色借宮袍近柘黃。歡賞極知逢世泰，頌歌天保侑壽觴。

同前　黃諫 探花學士

百卉當時讓獨芳，秉鈞元自異尋常。榮華占斷三春景，前後開來幾樣粧。資福玉盤先送白，廣陵金帶總腰黃。魏公待客真知己，慚愧無由共此觴。

東皇巧製向春芳，內閣看來不似常。異品元分天上種，高標難比世間粧。八人賞處推元白，三色開時勝紫黃。後日視今今視昔，令人都羨翰林觴。

同前　劉鉉 文恭公

上林春色總芬芳。中有穠華獨異常。彷彿酡顏霑宿酒。依稀翠袖倚新粧。西湖橋畔千枝雪。彭澤籬邊萬朵黄。同作　內厨調鼎味。肯隨葅核侑壺觴。

同前　劉健 大學士

名園萬卉欲殘芳。紅芍光榮始倍常。香氣晴熏蘭麝散。露華曉潤燕脂粧。春魁只許推先白。晚節誰誇菊後黄。緩步花前心自醉。未須縱飲盡餘觴。

同前　林文 翰林學士

不逐東風伍衆芳。南薰相伴歲爲常。獨開正值清和景。共賞偏憐素淡粧。玉帶肇名新賜白。金腰應瑞舊園黄。調元金鼎歸儒相。何事瑤池阿母觴。

同前　徐溥 文靖公

一種名花冠衆芳。于今開處更非常。實同葵藿傾陽態。不比芙蓉近水粧。甌夢初移曾開紫。廣陵先兆已圍黄。賞延未盡當時客。還待來朝舉後觴。

同前　童緣 編修

春滿園林晚更芳。天邊雨露自殊常。八花二色偏呈瑞。萬紫千紅敢並粧。粉散西階香馥郁。月明清禁影昏黄。明朝有約重來賞。留取高枝映酒觴。

同前　李本 尚書

十二雕闌護爾芳。信知仙種豈尋常。一機紫錦張新製。幾朵紅雲出豔粧。謝砌謾誇芝草緑。姚家徒羨牡丹黄。託根喜在金門內。閣老年來對泛觴。

同前　王與 [illegible]

名花原自賽羣芳。此日看來更異常。妙絶廣陵傳舊譜。榮敷禁籞試新粧。和烟枝襍釵亭碧。綴露心抽線縷黄。勝賞最宜文字飲。清風閣下紫霞觴。

同前　戚瀾 編修

玉堂佳卉擅羣芳。人事相符實出常。細雨香泉資厚澤。暖風晴日耀濃粧。孤高謾說秋江錦。嬌豔休誇洛苑黄。歡賞應過廣陵會。肯同金谷競飛觴。

同前　尹直 文和公

春過園林歇衆芳。鑾坡一種自非常。參差總是禎祥兆。佳麗難同世俗粧。日色晴曛當晝白。月華涼浸向昏黄。坐間三五登瀛客。對此何妨舉玉觴。

花相偏從首夏芳。信知異品不隨常。香風欲動高低舞。曉日初臨次第粧。三色爭妍欺蜀錦。八枝逞瑞勝姚黄。鑾坡自此傳嘉會。來歲惟應載舉觴。

同前　倪謙 文僖公

三種天葩各獻芳。榮名容可襲凡常。錦拖宮樣袍初製。玉琢瓊華帶始粧。放蕊競當炎夏赤。託根終近省闈黄。顏紅更愛羣仙侶。霑醉瑤池阿母觴。

同前　彭華 文思公

春城無處不芬芳。爭似天香獨異常。禁地不招蜂蝶侶。仙顏絶勝綺羅粧。賞餘共仰芳心赤。醉後相看喜色黄。秪恐夜闌花睡去。等閑孤負九霞觴。

同前　楊守陳 文懿公

起語叙恩語諧作

先帝曾嚐芍藥芳，賜栽綸閣寵非常。九重春色儂仙態，一種風流不世粧。繞檻異香生錦綉，翻堦絕豔問紅黄。退朝吟對思無已，幾度徘徊罷宰觴。

同前　章懋 尚書

有興趣

暖風晴日正芬芳，艸木鍾奇不類常。三種肯教先後發，八花能自淺深粧。綵雲翻砌重重錦，金粟堆心顆顆黄。分付東風好收管，明朝還欲畫餘觴。

同前　邢讓 侍郎

二詩氣雅詞整

白玉堂前獨擅芳，天生麗質詎尋常。深紅不假胭脂色，淺白元非膩粉粧。秦地未應誇蓦綠，洛陽空自說姚黄。朋簪對此歡無極，一飲何妨累百觴。

瀛洲深處露瓊芳，萬井千葩總是常。雅稱相臣閑裏玩，絕勝仙女醉時粧。曾誇異味調金鼎，更喜芳心簇拓黄。愧我看花來獨後，賓筵不及捧瑶觴。

大駕巡狩還京士庶咸朝喜而有作　王華 狀元

精切

四海歡迎　御輦歸，布衣咸得覲　龍姿。天香縹緲開金殿，庭燎熒煌映玉墀。星漢影微雞唱曉，簫韶聲協鳳來儀。千今幸際文明治，欲上東封玉檢詞。

賜午門觀燈應制二首　王鏊 少傅

錦心綉腸

寶炬星毬萬樹連，鰲峰高傍　御樓前。雲移雉尾開三殿，風度鸞笙下九天。星斗垂光臨黼扆，魚龍呈戲對賓筵。齊天已效嵩呼祝，錫宴還歌在鎬篇。

雄壯

虎衛森嚴列旆旌，簫韶九奏樂初成。琳宮貝闕兼天起，銀燭金燈徹夜明。雲氣萬重圍鳳輦，仙歌一派和鸞笙。應知此夕民同

樂，樹首陳詩頌太平。

平胡詩　謝遷 大學士

雄健

聖心惟欲遠人安，百萬貔貅度玉關。電掃龍河胡虜盡，雲隨鸞馭凱歌還。皇恩仁覆乾坤外，神算功成指顧間。願共臣鄰歌聖德，千秋萬歲奉　天顏。

大駕還京五首　李東陽 文正公

雄渾沈蒼全有壯風

霓旌曉發羆東巡，羽衛天行望紫宸。黯黯風雲懸太白，闐闐鐃鼓翼鉤陳。長楊校獵倍搴亡，岱嶽登封禮百神。問俗陳詩重游豫，千秋詞賦鄙橫汾。

鞅鞈彤弓親視師，凱旋十萬羽林兒。山川晴警　龍輿度，日月行瞻　黼座移。江右已通吳貢賦，淮揚親覲漢官儀。丹書白馬千年約，諡海銅陵異日悲。

取裁李杜定軌開元一歸叔季之風遂寖正始之途天地再闢日月爲朗良於之功大矣哉

大駕喧傳戒北征，旌旗猶問石頭城。行宮鼓吹紛淮甸，馳道煙花接鎬京。閶闔雲開宮扇影，鳳池風繞禁鍾聲。千官鵠立朝班裏，縹緲爐烟望　聖明。

朔方諸將本梟雄，附翼攀鱗易立功。北去關河三面險，南來機杼萬家空。運籌制勝聞司馬，玉戚金貂羨總戎。今日凌烟誰第一，我　皇親爲奏車攻。

江淮租賦古稱雄，數歲征求苦不供。士馬豈堪勞餽餉，倉箱何以備荒凶。屯田久已思平糴，銷甲誰當復務農。胡騎昨聞窺上谷，急將漕粟轉居庸。

秋興三首　李東陽

亦似少陵

月白霜清上便樓，感時懷抱更悲秋。榆關烽火連邊徼，漢苑芙蓉夾御溝。天子征南親拜將，嫖姚專閫未封侯。羯胡犀盜猶

忠辨詳慮且熟固憂居之意見于言表全祖子美非西雅公不能有此

偈屄轉餉征輸盡可憂。

塞土秋高胡馬肥。材官羽騎救重圍。受降城壞人難到。往牧河深事已非。疆課不登邊餉闕。客兵常借羽書飛。 文皇定鼎開天府。獨石居庸拱 帝畿。

仙仗行宮舊內居。花間往往駐鑾輿。徙聞漢帝橫汾曲。不見長卿諫獵書。 天子射蛟開水殿。奚官牧馬遍郊墟。兼葭苜蓿秋無限。悵望燕雲萬里餘

讀此二詩使人歔欷感慨

大漸二首　康海 狀元 修撰

南征北伐羅王師。淚灑千官大漸期。慷慨輪臺下詔日。凄涼玉几託孤時。白狼未受西戎貢。黄竹愁聞夢澤辭。寂寞橋陵松梓裏。行人誰起雍門悲。

武皇仙駕已千秋。細艸荒烟蔓廢丘。龍虎團營新選士。金張邸第舊通侯。花深輦道蔓蔓色。水咽宮牆曲曲流。往事蕭條都莫問。咸陽黄犬不勝愁

花深二聯妙絕

中典三首　康海

沈雄

大明九葉中典年。 憲廟諸藩親且賢。花迎羽蓋朝馳洛。雲引旗常夜入燕。代邸璽符同勸進。渭橋冠冕奉周旋。蓬萊春日朝宗會。歡舞嵩呼望九天。

紫禁青春拂曙開。葱葱佳氣指三台。臨軒詔出宮花賜。耕籍躬勤王輅回。卽喜賈生宣室召。更聞司馬洛陽來。遥想賡歌鳳池裡。羣工稽首咏康哉。

有色有聲有氣有骨有味有態稱僉美矣

十道循行使者勞。鳳銜丹詔下雲霄。山東扶杖觀 王化。河北投戈欵 聖朝。疇昔尚方頻賜予。何時少府罷征繇。[illegible]六開基地。若憶[illegible]輸[illegible]百僚。

[illegible]稱

駕出南郊　康海

鸞輿曉出大明宮。文武官僚扈從同。袞冕遥瞻九霄上。旌旗如在五雲中。笙鏞隱隱郊壇闕。輦路迢迢帳殿通。駿駕禮成[illegible]畢。天長地久歲持豐

道[illegible]

侯駕　康海

仙韶廣樂半空聞。閶闔朝開鹵簿分。隊隊五花中廐馬。紛紛六郡羽林軍。行天警蹕馳清道。合殿鑪烟散采雲。[illegible]趨朝迎法從。光華覲覲 聖明君。

文溶洛霞舒太絢

立春日早朝　王九思 檢討

青旂蒼輅轉東郊。翦綵栽花賜百僚。京兆獻春傳木德。天門頒朔舞雲韶。魚迎淑氣窺泉脈。鶯轉和風變柳條。惟有農祥協晨正。願因干畝降鸞鑣。

五日從遊西苑應制　王九思

興與境諧神合氣完

蘭宮桂殿翠微中。鳳輦宸遊引上公。鶯語巧隨歌管細。榴花嬌映御筵紅。長秋陔日分絲縷。侍女承恩戲角弓。魚藻萬年同宴鎬。甘泉欲賦未能工。

出左掖喜雪　王九思

格暢

春空瑞雪舞縈迴。八表彤雲曙色開。明月猶懸馳道直。銀河疑瀉御溝來。上林入夜花如霰。廣內平明玉作臺。無羨郢人歌獨步。願調商鼎和鹽梅

恭謁 孝陵　王九思

高皇陵寢枕鍾山。悵望宮車不可攀。表裡關河環羽衛。歲時朝謁走鵷班。雲中絳節虛無見。天上金燈縹緲間。王氣直連豐沛遠。神靈長繞鼎湖還。

謁陵三首　袁袞 庶吉士

誦一遍知炎宮急雨霧實民快可謂工絕

諸陵遠在京師北。帝遣祠官祭告來。隧道陰陰連大漢。仙宮杳杳閉蓬萊。玉魚葬地悲難畫。龍馭賓天痛不回。紫塞黃雲千萬里。雍門西望使人哀

七聖衣冠宅兆同。左包遼海右雲中。金輿玉几開前殿。太乙鉤陳儼後宮。陵寢萬年凝王氣。松楸落日起悲風。先朝侍從今誰在。密勿經綸有數公。

悲切婉究懇之如山陽笛

尚憶文皇戰殺胡。我明功烈古來無。關門虎據雄三鎮。守衛龍驤走萬夫。石獸崔巍窮制度。金縢詔冊閟謀謨。小臣稽首長陵下。想像神靈聚鼎湖

詠白燕　袁袞

燕燕差池繞畫堂。驚看縞素雪衣娘。梨花月冷迷春夢。柳絮風輕淡曉妝。巷口誰家營玉壘。掌中何日舞霓裳。不須更詠空梁什。飛去飛來總斷腸

賦得雙塔寺　王廷陳 編修

氣度沉雄

雙塔何曾落殿陰。長留寒影向青岑。珠盤綴露分仙掌。花鐸含飈雜御砧。雙闕星河秋色曙。千家烟雨夕陽沈。飛鳧欲下吹笙侶。天外逶依識鳳林。

同前　唐順之 編修

氣高致遠較勝王

白馬西隨漢使回。招提對峙古燕臺。摩空日月金輪轉。分界河山寶樹開。法雁影從天外合。濁龍光並夜深來。牙青髮同歸化。朱網丹楹總劫灰

賦得秋夢　王廷陳

雅

搖落征人怨未歸。城南少婦夢多違。金河暗與秋雲度。玉塞遙隨明月飛。江雁已殘餘漏。驚覺在失容輝。尖言驃騎追驕虜。轉戰何時定解圍。

香艷壯

同前　唐順之

神與境會七言上乘

愁聞盧女罷流黃。露井銀床夜未央。漏斷朱門花底月。柝寒青海樹頭霜。逢時宛轉歡娛隔。覺後蒼茫道路長。不信狂夫能憶否。欲乘雲雨問瀟湘

立秋夕登宣武門樓　華察 學士

師匠最高

客有相過選勝游。西山爽氣滿城頭。尊前白破雙鴻暝。笛裡黃催一葉秋。萬戶清砧新夜色。六宮團扇故年愁。登高幸不逢搖落。逃暑仍驚暑乍收。

同前　陸粲 庶吉士

饒美音詣

何處還逢玉樹留。千門夜色此登樓。城頭客醉青山月。笛裏寒生紫塞秋。胡地帛書鴻雁動。漢宮紈扇婕妤愁。西風明日吹蓬鬢。多病天涯戀舊游

齋居用少陵曲江韻　蔡昂

和雅

寒戀重衾未拱衣。春容猶淺臘全歸。蓬瀛地迥來非晚。史局官閒會亦稀。紅日欲臨黃道過。鶯聲不向玉堂飛。鍾聲忽報鑾輿出。似覺天顏咫尺違。

遂菴元老免朝　蔡昂

工力深重風調諧美

當國重扶離照運。籌邊曾障北風寒。帝心雅重絲綸地。溫詔深虞拜起難。韓子師模高北斗。宣公忠諫炳如丹。垂紳已覺班行重。正色還令海內安。

發早平　蔡昂

自天龍氣散氤氳。咫尺仙源路不分。列校旌麾回白日。七陵弓

勁鐃鼓雲衣冠再見周祠鎬鏞鼓寧論漢疇汾。忝後駿奔頻出塞。壯懷何必減終軍。

公老莊然語尤其諷詠

代祀　顯陵　　徐階 文貞公

天紀玄宮閟地靈九重南望每馳情。秩宗已協虞廷選。代祀兼為楚地行。雙闕曉辭卿月近。明河秋泛使槎橫。禮成應浮天心慰。又向春風聽屐聲。

高華

齋居　　瞿景淳 宗伯

宮坊經局各分曹。永夜清齋獨引毫。庭下鳥棲春樹靜。煙中月上午門高。靈韶入奏儀丹鳳。仙島浮空舞抃鰲。禘禮已成王道備。侍臣須念聖躬勞。

精麗

西朝房落成　　嚴嵩 大學士

春齋移宿五雲西。宮柳千條綠漸齊。清切易聞天上語。深沈不似省中棲。停車得與諸曹並。請沘曾煩特疏題。此去金門纔尺咫。衝星無用燭龍攜。

燁然嘉二之妙

燕寢新城　御苑西五更星斗接齋清。風漏刻特同聽。春樹鴛鸞得共棲。幾處鳴珂和月起。向來恩旨自天題。朝回解帶花前坐。尚有爐香滿袖攜。

琢磨之極刻亦自然

龍興寺　　林樹聲 冢伯

因山為寺擘芙蓉。煙際遙聞度曉鐘。此日人天瞻法象。當時九五見飛龍。光迷輦路金身草。翠倚碑樓石逕松。方外舊游皇蹟在。故應常着紫雲封。

字字調美

喜雪　　嚴訥 大學士

正屬人心渴望時。喜沾輝潤敢辭遲。宮壺欲下飄龍尾。制艸初成積鳳池。皓鶴驚巢頻顧影。早梅生色半當枝。九重催喚[illegible]

急此是迎年第一卮。

庚辰元日　　楊慎 狀元修撰

臨清警杜

今日何日陰霏霏。看之不見濡人衣。層冰滿眼秪突兀。白日何處能光輝。單于祭馬春欲動。漢皇射蛟南未歸。傳道揚州好花月。鳳簫應伴五雲飛。

步摩珠唆

曉詣西垣候駕　　楊慎

萬宇沈沈曉漏催。九關魚鑰進明開。閶闔鼓角空中起。片片爐烟霧裡來。氣結龍文隨御幄。風傳虎旅發仙臺。功從百辟觀周典。不向秋風數漢才。

閒麗

秋懷二首　　楊慎

宣宗王殿空山裏。野寺霜黃鎖碧梧。不見虎賁移大內。尚聞龍舸戲西湖。芙蓉斷絕秋江冷。環珮淒涼夜月孤。辛苦調羹三相國。十年垂拱一愁無。

宏大

苑西遼后洗粧樓。檻外芳湖靜不流。亂世君臣那在眼。異時松柏自深愁。雕闌玉柱留天女。錦石秋花隱御舟。萬古中華還此地。我皇親為掃神州。

豪麗

出塞　　楊慎

黃河白草莽蕭蕭。青海銀州殺氣遙。關塞豈無秦日月。將軍獨數漢嫖姚。往來飲馬時尋窟。弓箭行人日在腰。晨發靈州更西望。賀蘭千嶂果雲霄。

適爽

柑至　　楊慎

丹橘黃柑世所珍。年年隨貢走風塵。內廷賜出人人羨。近市收來顆顆勻。翻訝久藏香不逸。還疑初摘蒂猶新。金盤玉箸[illegible]誰事。寂寞文園自病身。

沈雄

聞河南寇　王維楨 宗溮

檄書近報河南寇，楚塞梁關轉戰空。豈有兵車能遠救，即愁道路阻難通。江淮城塹西南險，嵩洛山川天地中。今日至尊憂不細，幾時諸將捷音同。

和適

元夜對月　王維楨

春月同看此地圓，酒杯聊許慰愁顔。宮前火樹晴相照，苑外金珂晚吊還。南去漢兵連楚屬，北來胡馬傍關山。侍臣尚憶先皇宴，慚近清光霄漢間。

婉至

無題回文　王維楨

絃中曲怨不同調，早見相如病骨銷。眠獨夜烏啼渺渺，夢多春草碧迢迢。煙生暗閣鸞沈鏡，日落空樓鳳罷簫。年往恨花飄水逝，傳書有鴈一停橈。

情美

題嚴內翰賜扇　王維楨

端陽綵扇百官傳，每歲宮臣賜獨偏。君去翰林供奉久，始來經幄拜恩年。頒從殿閣風先動，捧向雲霄月並懸。象轂銀鐶倍光寵，好揚薰吹助虞絃。

雖宋宮為本調七言題是

武昌聞邊報　王維楨

傳聞虜騎近長安，北伐朝廷已遣官。咯繞居庸烽火暗，城高山海戍樓寒。一時邊將當關少，六月　王師出塞難。先帝恩深能養士，請纓誰為繫樓蘭。

風調佳也

秋興二首　王維楨

前歲今　皇新御極，鳳銜恩詔出明廷。孤槎奉使日南國，萬里題詩天畔亭。地入金沙江浩浩，風連銅柱海溟溟。昆明亦在滇城裡，池上虛疑織女星。

簡遠

皋晨西風欲衆芳，天高谿谷迴煙霜。孤城落鴈銜寒水，萬樹鳴蟬帶夕陽。塵滿一區揚子宅，蓬生三徑蔣公堂。相過未有裘羊業，醉裡狂歌亦自長。

穠麗婉

無題　董份 大宗伯

豔舞嬌歌出絳紗，黃金不惜教琵琶。鴛鴦本是雙棲鳥，菡萏元開並蒂花。紫玉豈忘韓重侶，綠珠寧負季倫家。多情自古還多恨，腸斷春風巷柳斜。

咨心閑繹托詞華贍

庚辰元日　董份

諸侯玉帛會長安，天子旌旗下楚關。共想正先趨紫殿，翻勞邊將從金鞍。洛江飲馬波先靜，黃竹迴鑾雪正乾。北極巍巍天咫尺，五雲長護鳳樓寒。

郊齋有作　董份

清新

往歲春郊侍紫廷，步從龍衮夜祈靈。芝房窈窕行宮轉，羽衛逶迤法駕停。風落宸鐘流遠近，霧隨壇燎上空冥。端居但憶南江表，佇立時看北斗星。

人日　董份

嬋娟晴日透簾帷，冉冉和風颺鬢絲。野老自傾田舍酒，故人誰寄草堂詩。即看梅柳春含早，預想鶯花景不遲。旋斸園蔬辦家釀，剩拚酩酊豔陽時。

逸宕

春日禁中即事　張居正 文忠公

馳道春歸入建章，九重花冉動年芳。浮雲細細生城闕，晴雪霏霏濕苑牆。內殿徐停紅羽仗，御屏高閉紫金床。日長退食天門裡，慚愧中朝鴛鷺行。

雄麗

宣武門眺望　趙用賢 小宗伯

自足許境[illegible]

白雲千里接胡天雙闕遥臨碣石懸漢苑春生多雨雪薊門情色滿寒烟五陵佳氣逢萊外大漠青山睥睨前夙昔黄金收駿馬高臺空在有誰憐

立夏日　鄧以讚 編修

清婉有致

灌木陰陰黄鳥啼高齋兀坐思淒淒庭前新筍半成竹道上飛花盡作泥人生幾何春又夏世路那堪東復西清吟淺酌且自慰芳艸天涯寧久迷

九日雨中泛舟　鄧以讚

温厚和平結[illegible]亦佳

風雨高臺隔素秋名園且泛木蘭舟寒煙澹抹沙邊菊細浪輕翻棹外鷗佳節幾人能勝賞清尊入夜尚淹留莫愁更落龍山帽竹籜而今觧總頭

元夕秘館燈集　申時行 少師

天首奇麗運思精工

良宵何處占春偏太史筵開不夜天坐上華燈連月皎庭中火樹帶星然何妨劇飲頻浮白況有清言妙入玄翰苑風流江海興吾儕未讓李青蓮

千日觀遊人　王錫爵 大學士

如霞娛灼然絢爛之至

蒲鴿葵樹集金蘭游舫紛紛鏡裡看公子華筵皆綺饌佳人舞袖總冰紈笙歌已用娛晴晝燈火猶將卜夜歡誰念楚臣吟澤畔寥寥獨步水雲寒

春日祇園小集　王錫爵

中聯不减老杜黄鳥時兼白鳥飛之句

連日春晴花盡開小園長共踏青來桃邊不辨桃花面竹裏偏空竹葉杯並語黄鸝休自得銜飛蛺蝶豈相猜晚來月出仍將醉最愛花陰滿綠苔

早春湖上　王錫爵

穠麗

二月春寒尚莫當孤山殘雪帶湖光小梅樹樹迎船發弱柳搖[illegible]酒幌竹裡嬌鶯初學囀花間細蝶未成行東風亦妥吳姬少隔舫時傳語笑香

重陽乾清宮奉 慈駕還御恭紀　第一名沈自邠 修撰

宏麗

漢家長樂接雲烟喜奉 慈輝入御筵 帝里河山方永奠天門日月更新懸比樞紫氣臨 宸幄南極祥光照壽筵千載重逢虞舜孝芳規今古共遺傳

同前　第二名顧紹芳 檢討

爽俊

新宮迢切紫雲端 聖主親承 聖母歡日擁 慈顏雙殿敬天開 中禁兩宮安趨庭 王輦穿花度問寢金輿拂曉看螭陛詞臣方載筆從知 聖孝古今難

同前　第三名楊起元 司業

典麗有致

紫宮新搆啓雲閣長樂承歡清晝閑風靜蓬萊鶩禁敞月明閶闔鳳輿還南山迥接增慈壽北斗平臨豫 聖顏和氣行看多勝事斯千秩秩頌 朝班

同前　第四名敖文禎 編修

[illegible]佳麗

九重壯麗配玄穹鼎搆翬飛氣象雄初駕玉龍來 帝輦迎褕翟觀 慈宮衮衣遠勝祥雲動玉宇怡顏瑞藹融願效嵩呼歌盛際萬年壽祉與天同

同前　第五名楊德政 編修

高麗

九重宮殿倚天開瑞日祥雲護輦來画棟輝輝金鳳舞雕楹宛宛玉龍迴宮花遥擁仙輿度階艸偏沾上壽杯 聖孝尊親殊狀覩願歌周頌愧非林

同前　第六名萬象春 庶吉士

三竿映人　精麗　景近而起妥　丝嚴　大有可諷　嬌嬈有味

和風披拂滿蓬萊紺殿重輝月宇開天作帝居千古麗雲迎
慈馭九霄迴金鋪響徹聞仙樂玉液香浮進壽杯　聖主承歡
長樂後孤南佳氣接中台

同前　第七名張鼎思

宸居爽塏接青霄金碧新增瑞氣饒　聖駕親臨丹陛迴　慈
幃復御曜祥遙千花爛熳迎仙仗萬戶逶迤引玉軺三肖承歡
周后德思齊太姒在　皇朝

同前　第九名馮　琦 侍講

玉宇重新擢紫微雲中　鳳輦迓　慈幃雙聽南極祥光動遙
望中天瑞氣輝祗事夔歌舜德思齊詠周妃芙傅此地
蓬萊近王母瑤觴照　袞衣

同前　第十名費尚伊

覺宮重闢鬱輝煌　慈駕遙臨自建章冉冉御雲明玉珮芊芊
仙英映霓裳　袞衣膝下春風馥珠珥尊前愛日長　聖主只
今隆聖孝瑤池更進萬年觴

同前　第十一名陸可教 侍講

花明紫殿啟金扉慈馭重迎大內歸雲擁繡簾移玉輦香紫玉
宸護　天衣承顏鳳曙春偏永問寢龍樓日未晞　聖主自同
周武孝萬年太姒奉音徽

同前　第十三名馬象乾

西京宮殿切穹蒼紫極遙分太乙光子道九重稱舜帝母儀四
表誦周姜趨庭　珠袞春無極問寢金輿夜未央更是泰階調
玉燭承歡日上萬年觴

同前　第十六名史繼辰

鳥語　中庸佳境　茱豔　疏狀　亦佳

紫室星明拱　帝鑾九重佳氣護旌旗天門日上旋題麗月宇
風微玉燕飛祿仗雲深開輦道御筵花發奉　慈幃承歡更上
長春酒共頌斯千拜　袞衣

同前　第十七名李　植

宸居新飾煥臺殿鳳重扶　慈駕回繡戶晴開明日月珠簾
晝捲映蓬萊鸞旂縹緲迎仙籙龍袞輝煌獻壽杯此際萬
年歌　聖孝擒詞愧乏掞天才

同前　第十九名張養蒙

五雲縹緲護　慈闈萬乘朝扶玉輅歸繡壓新開丹鳳麗朱
檻重構彩鸞飛欏花萬朵迎宮扇萱艸千叢映　袞衣　聖主
遠同周武孝願歌太姒續遺徽

同前　第二十名高尚志

曉日曈曈照紫扉祥光縹緲奉　慈幃雲生畫棟承顏早月上
璇題問寢歸萱艸正芳迎鳳輦山樓初放映龍衣欣逢　聖孝
齊周武稽首重歌太姒徽

同前　第廿一名馮夢禎 編脩

太乙宮連紫極明天迴河漢近檐楹光移星斗懸金榜香繞煙
霞引翠旌萬戶斜連宮樹綠百花深映舞衣明春暉正永倚蘭
殿此日承歡　鳳輦迎

同前　第廿二名汪言臣

璇題再拍　宸居麗背發遙連紫極光　慈幄駐臨欣晝永
袞衣拜舞慶春長漢家慈訓推明德周室徽音嗣邑姜尊養並
隆　天子孝願言千載獻華觴

同前　第廿三名張文熙

高華

乾清宮殿此重新　慈輦親扶入紫宸玉宇祥光運日月金扉瑞靄拱星辰萱榮喜見三朝禮姚熟歡稱萬壽春更是太平多盛事還將至孝運陶甄。

同前　第廿四名余繼登 修撰

典厚

閶闔祥光護紫微九重　天子奉　慈幃雲連画棟開金殿日射雕楹敞玉扉仙馬翩翻迎彩仗爐烟繚繞上霞衣遥知定省承歡處壽曜孤南映曉暉

同前　第廿五名曹一鵬

亦自工緻

宸居高倚紫微宮丹艧重營氣象雄快覩龍樓凌碧漢更迎鳳輦御迴風承顏日肅情偏洽問寢晨昏禮更隆聖治由來因孝舜文今日慶緣逢

同前　第廿六名王　國

八表山河拱漢京九霄殿宇喜重營星連閣道天河迴雲淨鈎陳帝座明玉輦親調供子職金輿還御慰慈情太平紀述詞臣事擬賦思齊繼頌聲。

同前　第廿七名吳堯弼

佳氣籠葱紫禁長九重宮殿接穹蒼閣連銀漢山為闕棟截金瑠玉作堂丹艧幾年重絢爛翠輿此日復徊翔聖情愛日應無極歲歲瓊漿獻壽觴

同前　第廿八名姚岳祥

九重堂構倚三台　慈幌風清燕賀來日上銅龍淑氣轉烟消金鴨曉光開北辰繚繞環仙仗南極輝煌映壽杯獨有虞皇稱大孝朝朝常見問安回

玉河春水　沈一貫 少宰

俊逸

春城御氣鬱蒼蒼春水縈迴遶建章桃浪曉開雲外錦花堤夜送月中香西山影落連天静北闕輝含映斗芒兩岸新鶯啼不盡東風捲入白雲鄉。

聖駕秋祀　山陵兼樸　壽宮恭紀　沈一貫

清新

蒼梧王氣鬱斜暉祀事凌霜駕六飛千載河山黃鳥在十陵風雨翠華歸鼎湖已盡龍迎慕金粟還占鳳翥威不是周皇馳八駿西遊王母醉忘歸。

詞林同日轉宮寮者六人紀盛　黃洪憲 庶子

盛唐雅調

曾向承明載筆過翩翩丹詔下鑾坡仙才忽訝宮端集。帝祉原分秘苑多東壁青藜更視艸西池緑服共鳴珂彈冠不盡相期意六相還賡喜起歌。

晴雲早朝　黃洪憲

爛如披錦

待漏閶鍾五夜清建章積雪度新晴瑤堦色映朱衣淨玉樹輝連彩仗明杲日初臨鵷鷺侶慶雲遥擁鳳凰城占豊已動天顏喜肯使相如賦獨成

聞兩廣捷音　于愼行 宗伯

健筆

嶺表頻年羽檄飛俄驚萬有震天威渡瀘重見擒籌易降虜猶疑賜璽非炎海風清馳露布蒼梧雪盡捲征衣高秋尚念平南士瘴雨蠻烟奏凱歸

詠秋聲　劉虞夔 宮詹

清新

爽籟初從宛外傳薄寒不散寂寥天朝同塞鴈催鄉思暮合胡笳動朔邊淅瀝乍驚庭樹雨凄清半入井梧烟正逢楚客悲搖落隱几秋堂皎月懸

上林春雨　李廷機 編脩

（閒雅）

佳苹皇州淑氣勻東風吹雨下高旻芳郊曉𣸣千林潤上苑春
添萬彙新綠柳含滋垂弱嫋黃鸝懸翠語頻頻乘權欲奏相如
賦狗監應嗟獻玉宸

九月朔禮官進元冊及是歲登錄有述二首　李廷機

（天然可喜）

秋光不到萬年枝玉露從風浥翠旗　聖主功褒周禮樂春官
縑帙漢威儀百年模棫聞登俊一代蒼黃豈祝釐好士無勞問
宣室　宸情先遣侍臣知

瑞色光浮閶闔開千尋仙掌映樓臺蘭記自應周史奏賢書不
羨漢京才前席無勞宣室問棟瑜承絕下生哀　聖世新樵及
管蒯甘泉應有子雲來

皇極門宣捷　鄒德溥 編修

（雄壯）

王師近已破樓蘭北極宣傳曉漏殘千舞兩階虞禮樂嵩呼九

關漢衣冠鳳輦玉露星河淨日照金莖燕雀歡飲笑應須同在
鎬伏波何事再登壇

（辭給金雄）

宸帷高揭玉門開鴻序嵩呼凱奏來鐃吹聲穿棲鳳闕劍芒寒
動障鷹臺胡天霧淨妖星落海月宵懸塞馬回自是　皇威清
大漠長城不倚射雕才

堯階屈軼　蕭良有 修撰

（秀雅）

景運中天珍卉生靈葩靄靄瑞光凝枝隨蓂莢春風轉影映芽
茨曉日橫直指不須憑句簡芳心猶自妬青蠅黃扉今有皋夔
侶遠佞無勞問魏徵

瀛州亭觀新水　葉向高 編修

（新）

澄潭斜趁小亭看從倚朱闌對幺天風落簾櫳寒古樹雲浮宮
闕媚晴川入疑銀漢孫槎上水接天河一帶懸閬道鳳池繞向

雪鷲看此日更清妍

萬壽節早朝　袁宗道 編修

（氣高敵遠）

斗轉明河開曙色鞭鳴赤電遶清湖雙龍闕抱星辰近五鳳樓
標日月高地切樞垣瞻紫極身隨劍佩上丹霄小臣稽首陳金
鏡願效華封祝　帝堯

秋夜讀書　蕭雲舉 檢討

（月照句大佳）

漫漫秋夜夜何如金簡銀燈玉署居鑿壁猶憐前日事開編況
是未窺書星臨戶外清宵近月照樓頭古木疏無那蛩聲長唧
唧沉吟獨坐綺窗虛

送奉使冊封親藩　劉元震 祭酒

（如姑蘇美慧自然可愛）

天書親捧自黃扉玉署仙郎出翠微五月鶯花饒客路一尊風
雨共斜暉分茅典禮周家重題柱聲名漢代稀到處逢迎知不

少可堪鶴侶暫相違

九日讀淵明詩　王肯堂 庶吉士

（當年一聯千古絕唱）

燦燦黃花對酒卮陶公高雅是吾師當年餅裡曾無粟千載人
間尚有詩今古由來同九日乾坤何處不東籬獨憐白雪難為
和醉把茱萸有所思

長至閣中謁拜先師有述　焦竑 狀元修撰

（清潤）

胝胝陽春玉管灰淩雲色禁中梅鳴珂丹陛朝天后曳履黃
扉謁聖來佳氣遙連雲闕聳香烟暗逐曉風迴自慚接武清華
地授簡何如漢署才

七言排律

敍此篇氣象從晃音律雄壯真上品也

元夕觀燈侍宴二十韻　胡廣 文穆公

聖主恩波雨露濃清時宴樂四方同千門燈火笙簫裏五夜樓臺錦繡中銀樹焜煌環絳闕玉壺皎潔晃瑤宮烟疑寶蓋麒麟上星散金蓮琥珀紅忽似彤霞明紫殿恍如珠斗下瑤空輦扶仙鶴青冥外山載靈鰲碧海東層疊雲林消晻靄微茫巖岫聳龍從漏聲稀報渾疑曙燭焰交騰欲蟬虹翡翠簾櫳光燦爛珊瑚枝幹影玲瓏天街深邃無塵到河漢低迴有路通雉扇徐分龍衮近鑾輿侍衛虎賁雄瓊巵賜酒催中使玉珮聯班列上公接席相歡諧語笑當筵趨抃舞夷戎教坊角觝呈諸戲光祿盤飡饋有餘既醉又聞歌湛露序賢只擬詠敦弓已看擭畐遭途盛不數鄒枚賦頌工宇宙萬年開壽域君臣一體慶淳風顧

慚淺薄疎迂質共荷　皇仁造化功未展涓埃無補報敢忘夙夕竭愚蒙大平自是超前古戴筆應須紀治隆

氣雄詞贍有一瀉千里之勢

歸至北京　解縉 學士

曉隨綵仗入都城雲散扶桑旭日晴萬國衣冠迎玉輦九天仙樂度韶英華夷混一歸眞主宇宙弘開屬大明燕薊河山誇壯麗閶闔歌舞樂昇平神功自是超三代武庫從今戢五兵紫塞已空胡虜跡山長有鳳凰鳴烽烟寂靜無宵警邊戍常閑只歲耕歸馬放牛秋野迥迭命蒐獮内庖盈從戎遠見征車出獻馘旋看告禮成預報明朝行大享百寮同此沐　恩榮

格老思圓思精詞嫻

都門曉望　李東陽 文正公

春滿皇都淑氣清偶來縱目一舒情遙山漠漠平臨野綠柳依依半出城負郭牛羊初散牧隔花鶯鳥自和鳴玉泉近繞宮墻過香霧遥從島樹生天上旌旗迴仗影人間簫管雜歌聲知聖代多恩澤况是豐年樂太平

詠雪者多矣無如此精而核切而雅者

玉堂對雪　錢福 狀元

天幕低垂一色雲六花旋點隔年春霜刀碎剪銀河水石瀬勻飛玉屑塵江上舞梅難覓傳樽前吟絮孰相親從憐一夜青山老却笑千門白屋貧酢歲平淮功已著中宵訪戴與尤新野橋驢背詩成畫金帳羊羔酒入唇閉戶僵眠清楚遠釣簾映讀苦心眞萬條楊柳藏金縷四望蘼蕪藉素茵見雁尚懷持節使籠鵝因憶寫經人光浮璃樹清無價冷逼靈臺迥有神才薄敢題冰桂句囊空難買桂枝薪送寒歌慶豐年瑞明日圜丘正肇禋

駕幸太學　吳寬 狀元

九重傳詔幸成均王氣浮空淑景新寶曆萬年開至治文風千

古復眞淳聿觀瑞慶來當宁肇建基圖啓後人日表文章明衮繡雲聞聲樂合韶鈞西周在鎬寧須數東漢臨雍豈足倫寵錫自天春浩蕩穹碑插地碧嶙峋來遊璧水登髦士紀載詞垣屬史臣仰祝　聖明千萬壽普天率土戴　皇仁

律整音調

戲賦後七夕　朱希周 狀元

牛女佳期已惘然誰留餘閏薦新緣重徵駕鵲愁難信却笑奔龍苦不前娟娟桂色初驚而習習榆芬乍蟬肩恨殺朱明金作鬯還酬白帝玉爲錢解道千年無此夕莫將今夕望明年

意思甚新

萬壽無疆　申時行 大學士

禁籞春濃苑樹烟千門爽氣紫宮前繞星電影當宸幄貫月虹光照　御筵劒佩百僚歡共舞簫韶九奏樂初傳露盤仗外金莖捧天筭人間玉曆延但擬周王歌壽考不煩漢帝慕神仙年

[illegible]南山咏拜于還賡喜起篇

予讀礼家居偶得資孝書閲之因知德只二難徐君思欲一見而不可得適劉憲莊陽山公携之入泉予往訪观其雅度雍容議論誠篤因托以襄大事典之盤桓既久忽辭歸聊作短歌以識別　黄鳳翔

銀陽山人性好遊炯炯雙眸小九州尭都禹穴恣登眺瓊島蓬山喜欲留東西南北身無繫不用浮名千五侯長鋏何年踰嶺海閩山生色紫雲浮我扶竹扶携短屐君來岡上指睍牛風雨坐過長作侶瀟瀟風木已經秋歸期正值芳春半青草斜陽滿驛樓慇懃握別河橋畔橋水含情咽不流

七言絶句

聞鶯　解縉

朝回緩步午門西烟柳和風滿御堤塞北陣寒飛鳥絶鶯聲只憶上林啼

午日　解縉

去歳端陽奉御筵金盤角黍下瑶天黄封特賜開嘉宴回首薫風又一年

題梧桐折枝羽毛圖　劉基太史令

瓊柯碧葉雨參差又是西風白露時鳳鳥不來嘉實晩小禽銜上最高枝

題畫紅梅　劉基

水晶宮裏玉眞妃宴罷瑶臺步月歸行到赤城天未曉冷霞飛上六銖衣

題扇面荷花　曹鼐文忠公

玉井芙蓉紅粉腮何人移向月中栽高軒忽漫看圖畫疑是昭陽撫鏡開

長門怨　岳正文肅公

不學周南詠小星空悲玉殿鎖娉婷黄金漫買相如賦猶勝無辜送掖庭

浣紗女二首　李廷相探花

嫋嫋腰肢玉一圍妬紅嬌緑淡春暉莫教名字傳宮掖終遣詩人刺緑衣

臥薪中夜泣孤臣落葉飛霜幾度春能使姑蘇麋鹿走誰知都是浣紗人

題湖山煙雨圖　施槃 狀元

[illegible]湖上雨聲來。棗望山前霧不開。欲渡鏡湖尋禹穴。蒼藤翠木斷猿哀。

題小畫　徐有貞 大學士

瀟灑

夕陽山下水粼粼。一葉輕舟泊白蘋。漫道江湖堪浪跡。荻花風雨更愁人。

春興　倪謙 文僖公

風流可喜

暖風吹帳日光遲。恰似清和四月時。黃鳥不知人懶起。未明啼上綠楊枝。

白鹿仙人圖　倪謙

清遠

百尺蒼松雲氣重。千年白鹿澗邊逢。仙人月下吹簫處。知在緱山第幾峰。

蓮池垂釣　朱善 學士

露冷風清池水秋。蓮衣落盡藕絲柔。誰人正把任公釣。有客方眠太乙舟。

題明皇行樂圖　倪岳 文毅公

有深意

宴罷微行禁苑春。諫臣已遠弄臣親。識有山下秋風道。能護鑾輿有幾人。

題水殿納涼圖　詹同 尚書

詩中有畫

湖上闌干百尺臺。臺邊水殿倚雲開。紅橋人隔荷花語。玉盌金盤進雪來。

回朝即事　陸釴 榜眼

俊逸

赤闌紅映夕陽齊。蹀躞天騏度不嘶。侍講報來應鎖閣。乘興只過柳橋西。

元夕午門觀燈應 制三首　金幼孜 大學士

[illegible]蓬萊五色濃。銀燈萬炬照芙蓉。笙歌一派來天上。[illegible]歲山中拜六龍。

天階雪後淨氛埃。門上龍樓寶仗開。盡道 聖恩深似海。都向午門來。

閶闔重重夜不扃。寶燈十二散銀屏。東風一曲昇平樂。此夜都人盡許聽。

端午早朝賜扇　胡儼 祭酒

元外鳴鞘曉色蒼。千官鵠立列鵷行。賜來宮扇新題字。帶得[illegible] 御墨香。

詔直一閣即事　胡儼

清曉朝回秘閣中。坐看宮樹[illegible]濃綠窗朱戶圖書滿。人在蓬萊第一峯。

御溝風細水生波。喜得春來暖漸多。階下絕無塵迹到。橋邊只有[illegible]。

戲馬圖　方孝孺 學士

悽惋

蓋世英雄酒一盃。悲歌只使後人哀。平生廢盡屠龍技。今日空留戲馬臺。

瀟湘雨意圖　楊士奇 大學士

灑落風流

萬竹叢深日未晡。寒江烟雨翠模糊。東風無限瀟湘意。却倚蓬窗聽鷓鴣。

題貴妃春醉圖　楊士奇

舞罷霓裳一曲歡。酒酣無力上雕鞍。侍兒扶起雲鬟側。贏得君王駐馬看。

逸

薊門秋夕　曾棨 宮詹

滿漏遲遲月轉廊，博山銷盡水沉香。重城不鎖還家夢，兩夜分明到故鄉。

壯

山水　梁潛 贊善

山外清江江外沙，白雲静處有人家。船頭不是仙源近，那得飛來數片花。

幽興清芬

題胡人歸獵圖　王英 尚書

獵罷陰山薄暮歸，繞鞍雉兔馬行遲。風高不敢鳴笳鼓，只恐防秋漢將知。

踏雪尋芳　王英

一路寒山雪未消，尋芳不惜碎瓊瑤。梅花昨夜將春色，開到溪南第幾橋。

題徽宗草蟲　練子寧

蟲豸翾飛異卉芳，宣和點染自君王。當時不省觀無逸，對畫令人感慨長。

閒雅

幽居　程敏政 宗伯

雲繞青山水遶廬，松林花塢勝仙居。幽人不逐尋春侶，靜倚南窓晝讀書。

佳品

南陽三顧圖　程敏政

烏鵲巢成漢樹空，孫郎奇氣卷江東。英雄鼎足分三勢，秪在茅廬一語中。

爽

春曉　程楷 編脩

弱柳搖烟落絮輕，綠陰初長小池平。杜鵑處處催春急，不是東風太薄情。

雅絕

題畫四景　吳寬 文定公

門斜帶曉山開，楊柳陰陰護綠苔。何處畫船晴雨外，綺羅風裏載春來。

㶁㶁涼風斷復連，青山深處藕花邊。誰家樓外停歌舞，又上西湖晚渡船。

雨晴霜葉曉斑斑，多少樓臺紫翠閒。誰似漁翁能盡樂，往來看盡舊江山。

西風送冷入瓊樓，一夜青山盡白頭。斜日棹歌寒水上，分明還有晉風流。

醞藉

清夜聞笛　李時勉 祭酒

霜落空庭月影斜，夢回歸思遶天涯。不知誰奏江城笛，吹落寒梅一樹花。

清知秋水

題仙源圖　顧鼎臣 文康公

仙家寂寂洞門開，鶴伴孤雲去復還。只有桃花留不住，遠隨流水到人間。

有仙趣

遊仙圖　顧鼎臣

仙遊何處是蓬瀛，壺裏乾坤物外情。一曲洞簫明月夜，天風吹落珮環聲。

新

十六日湖塘上觀月　王鏊 少傅

玉露寒侵鳷鵲樓，桂花池館恨悠悠。不妨歌舞留人醉，一夜清光減却秋。

眼前光景道得俊逸

題綠楊雙燕圖　王鏊

晴揚萬葉舞烟空，弱羽翩飛避晚風。絕勝燕城春色裏，亂鴉高樹夕陽紅。

題張良歸山圖　朱希周 泰靖公

叅亦有創

抽却朝簪別漢家。赤松相候在烟霞。如今悟得全身計。不似從前博浪沙。

粤王臺　朱希周

得吊古意

屠龍人去幾時歸。空有高臺對夕暉。回首舊時歌舞地。年年春草鷓鴣飛。

同前　陸深 宮詹

無限感慨

寂寞荒臺背北城。萋萋芳艸暮烟生。當年歌舞人何在。惟有空山月自明。

墨桃花　錢福 脩撰

意致妙比深味乃見

武陵仙子絳綃裳。愛向春風試豔粧。一自別來顏色改。可堪憔悴見劉郎。

詠菊三首　靳貴 文僖公

三首皆妙物試形如化工之肖物妙矣

越娘初試素羅裳。愛向秋風學靚粧。一夜不勝瓔珮冷。晚香亭館有新霜。　右白西施

盈盈宮額半塗黄。不減花前舊樣粧。笑殺阿嬌金屋貯。香衾寒怯夜來霜。　右黄西施

花比宮袍一色黄。上林開處占中央。臨軒長荷君王賞。待得天家雨露香。　右御袍黄

畫馬　毛澄 文簡公

精彩

天閑亭出自奚官。飲罷春流未解鞍。記得曾陪仙仗立。五雲深處隔花看。

清明前一日作　謝鐸 文肅公

小窓新絲緒報輕。寒逐東風陣陣生。燕子不來花落盡。一簾疎雨又清明。

小遊仙二首　謝鐸 文肅公

絕去烟火氣

山中千日酒初醒。却愛玄都夜景清。起坐天門吹玉笛。月中珠樹起秋聲。

東度扶桑看日華。却從王母借飈車。夜涼海色平如掌。倒看青天起赤霞。

高宗所書絹素杜詩　章懋 文懿公

用意深厚

江頭宮殿日遲遲。朝退千官默坐時。春盡龍沙無鴈度。書縑只寫少陵詩。

徽宗畫瓶中桂花　章懋

諷刺意在言外

玉色宮瓶出內家。天香誰貯月中花。六宮只愛新涼好。不道金風卷翠華。

劉阮天台圖　楊守陳 詹丞

有唐風

芙蓉絲幔綉香茵。蕙質蘭肌洞裏人。腸斷仙郎歸去後。碧桃空度綺樓春。

退朝　謝迁 文正公

森嚴典重

龍樓五鼓漏聲催。暘谷寅賓日馭回。稽首九重天咫尺。五雲低駕六龍來。

十一月一日　謝遷

氣象佳

香霧濛濛曙色微。九閽冠蓋早朝時。珠階滿目俱春意。霜氣稜稜總不知。

青樓怨　王華 尚書

曲盡閨情

手弄鸞笙獨倚樓。關山萬里意中愁。夜深不忍看明月。低下珠簾不上鈎。

長信宮　王華

宮花寂寞對愁開。悶倚闌干日幾回。莫道九重消息杳。好風時送珮聲來。

月夕　李東陽 大學士

（妙在促而緩）淡淡浮雲薄薄霜。玉階瑤草坐生光。笛聲未盡砧聲起。不是離人亦斷腸。

狄仁傑　李東陽

（奇拔而和適）殘局爭看一子留。周臣終不為周謀。夢回鸚鵡誰驚破。還倚雕籠說舊愁。

紀事　羅倫 脩撰

（善學老杜）北望黃雲想翠華。千官徒跣哭清笳。安危社稷惟司馬。天下事書又一家。

（宛然少陵）半夜飛章入鳳樓。寇公流血李公憂。爾曹作逆同蒿草。臣節江河萬古流。

春遊曲　李賢 文達公

（穠達）大道紅樓珠箔垂。風起楊花欲暮時。胡姬半醉半遮面。惱殺幽州遊冶兒。

登臺　舒芬 脩撰

（亦是太白少陵雁行）梁孝臺前白杏花。眼看風落散晴沙。黃鸝恰恰誰為侶。紫燕飛飛自作家。

白紵曲　舒芬

（有風趣）吳中女兒白紵衣。薄暮橫塘蕩槳歸。荷花滿裏無人見。驚起[illegible]鵁隊隊飛。

秋日雜興　趙貞吉 [illegible]

[illegible]砧一郡秋。西風落月萬家樓。不知塞下征人怨。但見閨中少婦愁。

閨情　趙貞吉

（無限深情言外得）秋風嫋嫋生羅衣。美人夜泣紅燭微。郎騎白馬臨卬去。樓上年年燕子歸。

諸將入朝二首　康海 脩撰

（雄壯）北掃燕齊南楚吳。風吹殺氣散輿圖。蓬萊山下朝諸將。天子戎衣受虜俘。

（自是壯語）大將龍旗朝帝京。至尊親遣貴臣迎。侍中獨領嫖姚部。戰馬皆歸龍虎營。

對雪二首　康海

（清）永巷沈沈夜漏稀。玉階寂寂雪花飛。空持紈扇歌瓊樹。愁對銀缸襞舞衣。

（何等興調）玉人燕國舊須城。對雪臨風更有情。鏡裏新粧爭皎潔。簷前垂手學輕盈。

宮詞五首　王維楨 祭酒

（神品）荷花布錦柳垂絲。一片丹青太液池。御榻獨留清暑殿。宮娥空唱采蓮詞。

（清麗）翡翠樓中落日明。芙蓉帳裡嫩寒生。人間一種清秋色。偏到深宮別有情。

（末二句更妙）紅袖低回拂錦茵。玉顏憔悴掩羅巾。空房獨對嬋娟月。賴得嫦娥不笑人。

（有天韻）斗帳氤氳沈水煙。蛾眉那得帶愁眠。鏡中莫倚人如玉。枕上真成夜似年。

三階旋務海棠紅。画閣冷冷茵蔔風閒捲珠簾看日影鶯鶯樹倚綠池中。

朝楊花　高拱 大學士

（刺小人暫得勢者）

陌上楊花四散飛千蹊萬徑巧因依莫矜風便縱橫去會見途窮寂寞歸。

春暮　高拱

（第四句更清妙）

秪愁春暮減春光誰道春光尚未央芍藥如雲仍着色荼蘼似雪更生香。

皇帝行幸南京歌四首　楊廷和 大學士

（四篇皆有風致雅淮入盛唐亦中唐佳品）

燕姬玉袖抱箜篌馬上長隨翠輦遊春來照影秦淮水愛殺江南雲母州。

淮水南邊是狹邪蛾眉臨水折江花日暮龍舟泊何處玉牀拋在五侯家。

玄武湖中綠水多君王日日愛經過宮女能為蕩舟戲中官學唱采蓮歌。

（寫[illegible]）

三月江南鶯亂啼江邊桃葉映春堤不是行宮淹北上金陵花月使人迷

迎鑾曲四首　楊慎 修撰

（氣象渾大）

朝落江門烟水秋雲帆八月過楊州兩京馳道三千里夾岸垂楊接御溝。

翩翩龍馬控琱戈白日清秋沛上過聖主守邊思猛士臨風高詠大風歌

（用事[illegible]）

瑟瑟金風鳴玉鑾路車何日到長安宮河不似江濤險只恐秋深白露寒

（末二句[illegible]）

石頭城如銀虎盤金陵山似玉龍蟠休訝六軍停蹕久本來江左是長安

凱歌二首　殷士儋 少保

（此所謂以雄壯作軍旅詩者）

日射江流生紫氛喧喧鐃吹滿江聞江頭巨石高千尺好勒元戎破虜勳。

帳前銀甲映朱旄帳外牙旗捲日高白晝紅塵飛一騎尚方新賜玉麒袍。

對雪　夏言 大學士

（桂洲佳境）

雪滿空林萬木寒玉峰巉嶭倚樓看銀瓶酒綠狐裘熱六六文窗夜不關

燕京元夕　王廷陳 編修

（三詩俱清新綺[illegible]）

大道朱樓錦繡圍歌鍾萬戶競春輝樓前火樹崢嶸照化作紅塵片片飛。

香車一一渡星橋翠袖雙雙引玉簫但訝遊人爭辟易不知夫壻漢嫖姚。

萬柳千花巧自粧春風吹散綺羅香誰教月色模糊甚惱殺幽州遊冶郎。

塞上曲　袁煒 大學士

（清新雄壯）

白羽如霜出塞寒胡烽不斷接長安城頭一片西山月多少征人馬上看

明妃曲　董份 宗伯

（末二句是妙舌人所未道者）

天山雪後北風寒抱得琵琶馬上彈曲罷不知青海月徘徊猶作漢宮看

從軍行二首　徐階 文貞

馬首垂楊折送行酒闌長揖實刀橫軍中最是多兄弟不留賜

隴第四聲

蹀馬吹塵紫極昏洗刀飛血九河渾長城直拓三千里表取陰
山作北門。

西城宮詞　　張居正太師

芙蓉新樣紫霞冠鈿擁珠排小鳳團一片香烟叢裡出玉真朝
罷猿迴鑾。

色色羅衫稱體裁鋪宮新例一齊開菱花小樣當金合昨夜真
人進藥來

晚春　　呂調陽大學士

漠漠殘花獨閉門斜陽偏惹淚珠痕閨人只怨寒宵永春日何
曾不斷魂

燕　　陸樹聲宗伯

曾逐東風入紫微晚抛江海滯烏衣空誇萬里封侯領還傍人
家門戶飛。

寒夜　　王希烈宮詹

暟暟積雪明殘燭。歷歷寒星動遠波才短半生空鵲繞夜長幾
度叩牛歌。

賞菊　　張四維大學士

灩煙斜月隔簾微濃紫輕黄照夜輝花裏方期十日飲醉中休
插滿頭歸

五夜觀燈二首　　沈一貫少宰

皎月亭亭挂碧空華燈燦燦麗春風萬家紅粉星樓上一隊笙
歌玉笛中。

火樹千重照夜光太平風物定陶唐聽歌半是康衢曲
天子聰明宰相良

皇太子生肆赦五首　　王錫爵太子太傅

海內歡傳出　聖人萬方雷雨一時春元良繼體傳千葉宗祏
開祥自九嬪。

電繞青宮瑞靄流星輝紫極慶雲浮多男不用高禖祝淑女還
同太姒述

天祚皇明曆數長我　皇純孝格　高皇靈宗已符文母卜河
清先肇啓賢祥

冕旒朝御奉天門拜舞羣趨賀　至尊。告廟禮成書玉牒垂衣
端拱法乾坤

彤樓放赦跪千官爭看金雞丈五竿馳詔分頒諸道使覃

恩均洽萬人歡。

燕京上元歌四首　　申時行少師

九陌烟花遶建章春城遊冶鬬新粧處處寶燈疑不夜家家歌
管類平陽

火樹千枝照掖庭魚龍百戲雜優伶樓頭綺綴懸明月地上金
蓮布曉星。

侯家邸第入青雲一曲笙歌十里聞花作氍毹金作埒燕姬月
下舞羅裙

紫陌香塵蹴踘回紛紛花霧踏歌來太平無事都行樂魚鑰彤
樓徹夜開。

金陵歌二首　　王家屏大學士

首起塗山作沛豐轉漕江左類關中長驅已報崤函破略

況海空。
岸夾垂楊起畫樓秦淮錦浪接天流朝朝絲鵲來江口夜夜蘭鐙集渡頭

意佳

恭和　聖製魚入舟　　程敏政

湖水臨城御氣通纖塵無自挂虛空嘉魚本是天池物解傍樓船拜袞龍

退朝喜雪　　程敏政

九重琪樹接天東　聖主臨朝喜歲豐授簡正思金馬彥解貂遙憶玉門功

胡騎出獵圖　　李東陽

塞上秋來風日暄盡驅鷹犬獵平原雄心不敢思南牧願與天朝作外藩

歐陽子聽秋聲圖　　李東陽

金蓮照夜送微明竹外涼風細細生應是玉堂揮制罷更將餘興寫秋聲

芙蓉　　謝遷

傍水施朱意自真幽棲非是避芳塵已呼晚菊為兄弟更與秋江作主人

喜雪　　謝遷

日淡風微欲暮時玉龍含水噴龍墀休誇柳絮因風句且賦桑林應禱詩

雨霽聞蟬　　文徵明

能叙寫人風味

西山一望隔蘢蔥柳暗花明御苑東斷續蟬聲聽不盡夕陽人在小亭中

聞鳩二首　　文徵明

情景兼勝

遲遲春日倚前楹林外鳩啼三兩聲花自繁華人自醉不知原隰更陰晴

長安三月柳如絲上有鳩鳴相喚隨自是田家沾雨澤却來深院報君知

雨霽聞蟬二首　　沈一貫

綠樹陰陰雨乍晴忽聞枝上蟪蛄鳴金莖飽吸仙人露故作瓊樓素女聲

句警

一片晴霞散碧空蟬聲苑外度微風千官駐馬聽初罷疑是雲和奏合宮

徐維事與凡維志共乳今春秋五十矣詩以壽之　李維禎

犨冠削屨芰荷衣泉石烟霞與不違隱几嗒然忘故我何知四十九年非

朱顏蒼鬢異地行仙聞有雞兄並得年歸卧廬山屏九疊匡家兄弟與周旋

贈徐山人維志歸德興　　趙志皐

大塊茫茫總太虛誰將儒理悟堪輿芒鞋踏破江南地不[illegible]公捉脉書

寫景如畫書与清節桃源記並傳

詞意俱妙且近自然足以雅行于美乎擬太白

古歌

金碧山水圖歌　劉基太師

武陵桃源今有無。展畫渾如夢中見。青螺作山綃作雲。白日蒼茫縈芳甸。雄梁跨壑矯脩虹。走瀑懸崖激飛電。紫鳳宵鳴梧樹枝。青雛曉啄桃花片。烏啼長是豔陽時。草色寧隨霜雪變。衣冠尚存周典則。租稅不輸秦郡縣。山中肉芝美堪食。澗底石泉清可燕。安得此地結茅屋。寄書漫託雙飛燕

畫竹歌　宋濂學士承旨

我所思兮在瀟湘。蒼梧九疑渺無際。但見綠竹參天長。上有寒烟疑不飛。下有流水聲浪浪。中有萬古不盡離別淚。化有五色丹霞漿。穿崖貫石出厚地。風吹靈滌宵有光。我欲因之邀鳳凰。天路脩阻川無梁。孰知畫史解人意。能以造化歸毫芒。虛堂無人白日靜。使我顧盼增慨慷。玄霜慘烈歲將晏。麗啼麗叫天悲涼。我所思兮杳茫茫。山中紫筍春可茹。歸來無使遙相望。

閒爽

如傳臣[illegible]步驟[illegible]

應制賦醉學士歌　解縉大學士

內廚官酒蒲萄綠。黃帕擎來氣芬郁。詞林老臣被寵光。拜捧瑤觴形局縮。況當　天威咫尺間。春紅頓覺生酡顏。醉來不知烏帽側。猶解披腹呈琅玕。近來應制文成軸。對揚字字皆珠玉。雖然白髮被兩肩。蠅頭細字還能讀。　聖主賢臣意氣投。朝回賜宴瑤池秋。從容共樂有如此。未議十八學士登瀛洲。李白當年飲一斗。下筆玉堂皆袖手。才華何必分先後。竹帛垂名同不朽

福祿歌　王鏊少傅

奇獸生來毛骨殊。不與凡類同馳驅。玄章素質綵雲鋪。霜蹄繡尾踰龍駒。神物尋常懷猛氣。倏忽雕須蓊千里。五花連錢雖可同。王騶赤驃寧堪儗。驕嘶蹴踏長風生。朝刷溟海波濤驚。崑崙臺臺蒼壁萃。雪嶺片片玄雲凝。駑駘踢蹴弗敢顧。廣遠大道騁獨步。肯從僻壤困奇林。欲向天衢駕鸞輅。五雲城闕宮殿開。九陌喧傳福祿來。王楷立近榮光繞。彤墀行逐祥烟迴。漢庭龍馬曾入貢。一時驚喜誇歌頌。若教覩此奇異姿。寧遺清名渥洼重。

凡品能遒

叶閒奏于篇什音節頗諧諧美此篇從容和適流暢通爽最為雅淳景好

漁樵問荅歌　康海修撰

漁翁繫船清溪渚。樵夫息擔臨水滸。欣然抵掌坐磐石。苦樂何妨同討論。漁翁問樵良所苦。暮去朝來冒風雨。層巒絕壁難躋攀。幽徑荒林足豺虎。何如一葉隨中流。風清月白涼颸颸。瓦甌蓬底動春酌。去去來來良自由。樵夫荅云隨所願。風笠烟簑足貧賤。曉來腰斧入寒林。晚出舒遲忘近遠。行行且誦復高歌。暮去朝來樂更多。擔柴入市換春酒。醉來和月眠烟莎。樵夫復問漁翁苦。窄窄孤篷安所處。風濤旦夕相喧極。短棹長篙何以禦。何如林下長嬉遊。或薪或梳忘春秋。時來即作會稽守。命薄從教空白頭。漁翁荅云予所樂。蓼岸蘋洲隨意泊。女兒浦口日初長。新婦磯頭潮未落。欸乃一聲篷底眠。醒來猶在蘆花邊。人間若訪玄真子。何異隨流覓水仙。兩言問荅皆云爾。苦樂半兮忘彼此。相携一笑暮雲橫。坎寓流行隨所止

女兒浦新婦磯用山谷詞

氣格詞意俱至古詩妙品

翰林賞蓮歌　王維楨祭酒

我聞天池長開五色蓮。苕鶴銜子人間傳。爭知玉堂去天纔一里。鑿池清可容杭葦。曈曨朝日出其東。照見萬朵清泠中。南內風來花氣通。虹橋上下天光同。我嘗臨池淨把塵根洗。萬斛奇香散旖旎。奔身直入水晶宮。言采其芳涉其沚。昆明冷焰經幾塵。渼陂惡浪徒傷神。何如此地清高隔風雨。文書多暇長相親。

善寫狻猊形狀而詞亦通古尤維以諷尤見忠愛

青蓮居士久不作乃知今之學士眞天人聯翩接軫皆時彥揭來冊府同高讌有鮒如澀瀉碧瑤聲價千金歸一盼玉堂學士人中豪鯨牙飲墨翻江濤有時倒騎鸞背海波立俯視下界如秋毫君公自是文章伯我亦題詩暗中索只待高秋白露餘畫掃愁紅摘佳實

觀當迷所貢獅子歌 有序　楊愼 修撰

當迷迢迢遠在崑崙西叩關通道貢狻猊絕漠知重幾萬譯跋涉流沙經月氏初從羈縻就屬國傾城聚觀途路塞摯題械脰苦維縶豹鞹為韝鐵銜勒尾如流星氣憑陵閃目燭地思奔騰四蹄蹴蹋毛髮竦瘦脊硉兀排鋒稜崩雷掣電望風吼青兕辟易玄羆走嗇夫鼓栗不敢前壯士變色將無犯奚奴綠鬢深眼睛戟手魋髻垂胡纓須臾鞚靮葉街下俛首帖耳猶長鳴刲羊

大擴論

自是正論曲終奏雅

情景宛然如顧虎頭陸探微之

屠狗恣所欲豐芻肥蔵日不足英雄束縛亦如此豢養恩深敢辭辱始知丹青貌不同彷彿山海圖經中上林已開射熊館天子賜見長楊宮虎賁如雲兵衛列強弩短刀防並齧詔謂圉人破檻車玉階舞蹈 龍顏悅我聞異物不可馴袒裼擾之如有神水衡賓鏃勅頒賜不惜金錢懷遠人嗚呼明王愼德畀遠略珍禽奇獸須教却周征白狼荒服叛漢開玉門歌頌作先朝故事傳 敬皇當迷款塞曾來王當時謝却作明聖萬古史冊生輝光今 皇孫拱動內治更德無厭惟嗜利何當破械縱山林厚賞金繒絕來使

龍舟泛太液歌　張居正 上柱國

景風吹微浮萍綠萬頃波光千嶂木兩岸離宮楊柳垂中心水殿芙蓉簇菖蒲酒進紫霞杯翠幄平臨錦纜開樓船忽自瀛洲三臺舫紛從碧漢來閶闔靈鼓連天起桂棹翩翩俱沸水黃龍無數截人飛蕩漾金臺雲霧裏空明搖曳承高標四圍齊擁廣陵濤重重錦纜排三島片片紅霞落九霄靈沼薰風樂事多湖邊萬歲山嵯峩持獻兩宮歌 上壽華筵綺席天顏酡萬國欣逢太平世海波不動蛟鼉避今古瀟湘憶屈原 皇恩浩蕩千秋事

點綴妙

翩翩有豪爽氣

少年行　申時行 左柱國

五陵年少遊俠兒珠鞍玉勒黃金羈平明挾彈出新市左落冥鴻右射罷黃金百萬縱一擲借交報讐軀不惜鬪雞走狗日半斜揮鞭歸宿名娼家兩環窈窕提玉壺酒闌嬌歌楊柳花忽聞虜騎寇榆關怒持鳴鏑赴陰山誓殺單于報天子功成歸娶國高氏俠節既需身後骨侯封更耀生前璽男兒落自英豪手不

色古意清

古雅結尤不忘儆戒意佳篇也

學儒生老經史

觀太學石鼓歌　王家屏 大學士

我聞周宣狩岐陽其時中興王業昌作詩刻字傳永久辭高二雅文三倉遺碣纍纍至今在鬼護神呵更顯晦自岐徙汴復入燕幸遭珍重休明代鴻都石經久已訛此鼓完好曾不頹文廟之中戟門畔幾回剔蘚為摩娑固知至寶非容易合令安頓森嚴地今 皇文治邁成周講求自是詞臣事誰人得比韓 才楊抗風雲大漢來惟有岣嶁一片石千秋萬古共崔嵬

北虜嗣封　王錫爵 太子太傅

居庸城外草蕭蕭羌胡烏衆稱天驕黃塵蹴蹀時驅馬落日連翩看射鵰 明主從來輕遠略漢家此日施鈴柝單于長閑玉門關黎庭自從賢王業賢王十葉小休屠稽首請繼天單于願

書露骨平淡處

為衆胥衛溪主世世不敢窺邊隅紫泥爛熳主恩隆惡封尺二
紀微忠天間首蓿皆羌種胡地臙脂入漢宮此時玄塞羅城守
此時細柳開刀斗將軍醉擁氈能月健兒芙飲酡酥酒萬年
天子正當陽入鑾坐馭開明堂四域雖知懷有道兩階猶願戒
無荒

有奇氣真不滅君家供奉故武豈即是青蓮後身耶

寶劒行　李廷機編修

昔聞寶劒出昆吾雄飛入楚雌入吳又聞當年巧冶氏吳之歐
子楚風胡不知當年大冶裏蛟龍揮霍眞有無千歲神物今乃
見龜文縷理圭鹿盧氣如華渚萬丈霓皎如鉢和一峯雪明如
塞空月色晶耀如點夜電光掣卷之如帶還如鉤舒之依然三
尺鐵龍吟虎吼雷風生斗間紫氣長不滅吁嗟此劒那得成應
是太白下降精豈有截玉如截冰區區能守匣中鳴我欲將之
獻明主指揮上下威八紘斷蛟斬蛇鯨鯢殲一雨淨洗天下
兵

格調從漢魏中來故駿駿有古意

觀太學石鼓歌　沈一貫少宰

我吟車攻書中語遙想中興漢英武聲靈赫濯世猶傳遺蹟荒
蕪不可睹荒蕪遺跡令人嗟千載何從得石鼓雪壓霜侵野火
燒牛羊牴觸礪斤斧日銷月剝就塵埋作呈田家舂稻黍誰知
神物有神呵異世猶能存廟宇年深苔錦含碧滋剜剔不淨苔
蘚古點畫疑隸亦疑科明滅依稀尚堪譜珊瑚碧樹紛交加鸞
翔鳳翥蛟龍舞憶昔先王開明堂蒐乘岐陽集纓組鐫功勒石
留山阿撰刻多應出二南時勝事紀古今梁父燕然安足數
此物自宜置辟雍夏鼎商盤此其伍神怪時時蟠蛟螭晦冥霹
靂生風雨方今中興有明主壯猷之臣叔與虎南平鬼方北

此格既古用字復精

平虜弓矢載櫜列干羽願紀神功詔下土與茲石鼓俱不腐

題唐人畫馬歌　馮琦侍讀

唐時名馬皆渥洼望雲拳毛獅子花唐人畫馬自相詫前有江
都后曹霸此馬何名不可知此畫何人不可奇鳳臆麟須龍媒
骨雄姿逸態若滅沒碧玉雙翻汗血香欲飛青天逐明月紫燕
纖離安足比驚雷疾風勢相似圉人大僕盡相驚二十四閑那
有此當今天子重飛兎肯人不惜千金募安得此馬一時生
不駕戎車駕鑾輅

清峭古雅愈佳足與老杜古柏行並驅

院中古藤歌　黃洪憲右庶子

院中古藤幾千尺不附青松不附柏前輩誰能計歲年但見鬱
鬱盤盤臨峭壁孤根早已謝芳菲古色自為人愛惜霜後朝分
上苑青雨餘暮帶西山碧小亭亙徑石闌干老蔓長條白日光
掣風宛轉學龍舞臥雪屈曲如虬蟠君不見大夫松將軍樹昔
日敷榮今何處不若蕭蕭此古藤歲歲年年生烟霧

奇品

六朝雅調

日晷歌　舒弘志編修

儀天步晷何人製置在雕楹之釦砌寸表能彰羲曜躔坐中閱
盡人間世陽烏不停景乍移六時早暮自堪知寧須虬水浮銀
箭畫刻傳呼向前殿君不見繡幕團金屋窈窕長筵歌舞簇樹
波睇睞日亭午歡娛只恐春光速又不見騰裝將卒籠城邊奇
門占罷劒開蓮馬頭馬卯色頻視旺相之時軍令傳更有稽生
長委命慷慨臨刑表㬉性乃光那肯為淹留廣陵一曲琴心競
又有龐公將坐化金界旛幢應已迓待良日吉正徘徊刺前靈
女來相詐西陸短東陸長黃人守日騎忙安得再中如漢代呵
復揮戈學魯陽但須寸陰重自惜蹉跎容易負流光艷陽霽色

九妙

功逾彰腑冥風雨用眾藏丈夫涉世當如此聽我歌聲愼莫忘

開漕河通志喜　　鄒德溥　編脩

音調殊古頗有唐風

皇家財賦出東南舳艫萬里尾御天水借銀河助輸輓黃流如帶飛雲帆一朝崑崙忽嗚咽勢觸龍門奔碣石滔溝南下接茶城一望黃河沒高耕沽頭積阜與城平昭陽湖水一絲紫陽侯就戮河伯遁白波何處翻長鯨篙師不渡且相向陸地何能盪舟上亦知浲水能儆堯況復龍興近穀碭帝咨伯禹作司空急乘四載荒餘東乍開紫極纔申命俄報玄圭已告功河水安流入淮浦南北通津民安堵荷鍤寧辭此日勞襄陵不道當時苦漢家沉璧築宣房王侯負薪臨扶桑幾載功成瓠子力萬民力盡恐隄防我

皇懋德臨川澤馮夷效順非人力蛟螭盤糾作川梁秔稻連翻來澤國八年禹績治平成盛世崇朝遂晏清河中龍馬今應出願效稹圖答

聖明

結亦整

太原　王錫爵　元馭父　增定
四明　沈一貫　肩吾父　參訂

臺省名臣章疏類

諫迎佛疏　　王守仁 兵部尚書

耿中丞公評　此陽明先生成士時以上此諫而未果其割切綻至深得孟子告君之旨雄辯疏爽浮蘇家文章之脉學者熟讀玩味胸中自無滯病

不惟臣正其過失而先將順其美令聞之者易入大都告君之体亦如此安而仰[illegible]其[illegible]

陛下遣使外夷遠迎佛教羣臣皆紛紛進諫臣愚獨竊幸以為此乃　陛下聖智之開明善端之萌蘖羣臣之諫雖亦出于忠愛至情然亦未蔗推原　陛下此念之所從起是乃為善之端作聖之本正當將順擴充遡流求源而乃徂于世儒崇正之說徒爾紛爭力沮宜乎　陛下之有所拂而不受忽而不省矣愚臣之見獨異於是乃惟恐　陛下好佛之心有所未至耳誠使陛下好佛之心果已真切懇至不徒好其名而必務得其實不但好其末而必務求其本則堯舜之聖可至三代之盛可復矣豈非天下之幸　宗社之福哉臣請為

陛下言其好佛之實　陛下聰明聖智昔者　青宮固已播傳四海即位以來偶值多故未暇講求五帝三王神聖之道雖或時御　經筵儒臣進說不過日襲故事就文敷衍立談之間豈能遽有所開發　陛下聽之以為聖賢之道不過如此則亦有何可樂故漸移志於騎射之能縱心于遊觀之樂蓋亦無所用其聰明施其才力而偶託寄於此　陛下聰明豈固遂安於是而不知此等皆無益有損之事也哉馳逐困憊之餘夜氣清明之際固將厭倦日生悔悟日切而左右前後又莫有以神聖之道為陛下言者故遂遠思西方佛氏之教以為其道能使人清心絕欲求全性命以出離生死又能慈悲普愛濟度羣生去其苦惱而躋之快樂今災害日興盜賊日熾財力日竭天下之民困苦已極使誠身得佛氏之道而拯救之豈徒息精養氣保全性命豈徒一身之樂將天下萬民之困苦亦可因是而蘇息故遂特降　綸音發幣遣使不憚數萬里之遙不愛數萬金之費不惜數萬生靈之困斃不厭數年往返之遲久遠以學佛之徒是蓋陛下思欲一洗舊習之非而幡然於高明光大之業也

此四句須中寓剌如晏子諷景公殺圉人之意

陛下試以臣言反而思之　陛下之心豈不如此乎然則聖知之開明善端之萌蘖者亦豈過為諛言以佞陛下哉　陛下好佛之心誠至則臣請毋好其名而務得其實毋好其末而務求其本　陛下誠欲得其實而求其本則請毋求諸佛而求諸聖人毋求諸外夷而求諸中國此又非臣之苟為遊說之談以誑

漸引入正不駭不激意切而詞甚辨

陛下臣又請得而備言之夫佛者夷狄之聖人聖人者中國之佛也在彼夷狄則可用佛氏之教以化導愚頑在我　中國自當用聖人之道以參贊化育猶行陸者必用車馬渡海者必以舟航今居　中國而師佛教是猶以車馬渡海雖使造父為御王良為佐非但不能利涉必且有沉溺之患夫車馬本致遠之具豈不利器乎然而用非其地則技無所施

斯言足破羣疑足維正學是闡明學問得力處非透徹道理者不能為此說

陛下若謂佛氏之道雖不可以平治天下或亦可以脫離一身之生死雖不可以參贊化育而時亦可以導群品之囂頑就此二說亦復不過得吾聖人之餘緒

此說精當

陛下不信則臣請比而論之臣亦切嘗學佛最所尊信自謂悟得其蘊奧後乃窺見聖道之大始遂棄置其說臣請毋言其短言其長者夫西方之佛以釋迦為最中國之聖人以堯舜為最

[illegible]說者不[illegible]能道一[illegible]詞真[illegible]大偽一出而起[illegible]也

千古未發之論明白痛快使[illegible]暗者[illegible]不究者[illegible]不從非先生不能也

[illegible]言以釋迦與堯舜比而論之夫世之所崇慕釋迦者莫尚其說雖生死超然猶存於世今佛氏之書具載始末謂釋迦住世說法四十餘年壽八十二歲而沒則其壽亦誠可謂高矣然舜年百有十歲堯年一百二十歲其壽比之釋迦則又高也佛能慈悲施捨不惜頭目髓腦以救人之急難則其仁愛及物亦誠可謂至矣然必苦行於雪山奔走於道路而後能有所濟若堯舜則端拱無為而天下各得其所惟克明峻德以親九族則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則百姓昭明協和萬邦則黎民於變時雍極而至於上下草木鳥獸無不咸若其仁愛及物比之釋迦則又至也佛能方便說法開悟群迷戒人之酒止人之殺去人之貪絕人之真其神通妙用亦誠可謂大矣然必耳提面誨而後能若在堯舜則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其至誠所運自然不言而信不動而變無為而成蓋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其神化無方而妙用無體比之釋迦則又太也若乃詛祝變幻眩怪捏妖以欺惑愚蒙是固佛氏之所深排極詆謂之外道邪魔正與佛道相反者不應好佛而乃好其所相反求佛而乃求其所排詆者也

即令中材之主讀至此亦當惕然省悟

陛下若以堯舜既沒欲求之于彼則釋迦之亡亦已久矣苟謂彼中學佛之徒能傳釋迦之道則吾中國之大豈無人能傳堯舜之道者乎

陛下未之求耳

陛下試求大臣之中苟其能明堯舜之道者日日與之推求講究乃必有能明神聖之道致

陛下于堯舜之域若矣故臣以為

陛下好佛之心誠至則請毋好其名而務得其實毋好其末而

真得人[illegible]

務求其本則請毋求諸佛而求諸聖人毋求諸夷狄而求諸中國者果非妄為遊說之談以誑

陛下者矣

陛下果能以好佛之心而好聖人以求釋迦之誠而求諸堯舜之道則不必涉數萬里之遠而西方極樂只在目前則不必縻數萬之費斃數萬之命歷數年之久而一塵不動彈指之間可以立躋聖地神通妙用隨形隨足此又非臣之繆為大言以欺

陛下必欲討究其說則皆鑿鑿可證之言孔子云我欲仁斯仁至矣一日克己復禮而天下歸仁孟軻云人皆可以為堯舜豈欺我哉

陛下反而思之又試以詢之大臣詢之群臣果臣言出於虛繆則甘受欺妄之戮臣不知諱忌伏見

陛下善心之萌不覺踴躍喜幸輒進其將順擴充之說惟

陛下垂察則

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萬世幸甚臣不勝祝望懇切竭越之至

陳言邊務疏　王守仁　文成公

臣愚以為今之大患在于為大臣者外託慎重老成之名而內為固祿希寵之計為左右者內挾交蟠蔽壅之資而外肆招權納賄之惡習以成風互相為奸憂世者謂之迂狂言事者目以浮躁斲正大剛直之氣而養成怯懦因循之俗故其衰耗頹塌將至于不可支持而不自覺今幸上天仁愛適有邊陲之患是憂虞警省易轅改轍之機也謹陳便宜八事以備採擇一曰畜材以備急二曰舍短以用長三曰簡師以省費四曰屯田以足食五曰行法以振威六曰敷恩以激怒七曰損小以全大八曰嚴守以乘弊何謂畜材以備急臣惟將者三軍之視以動得其人則克以勝非其人則敗以亡其可以不預畜之哉今者邊方小寇當未足以當偏裨而　朝廷會議推舉固已倉皇失措不

得已而思其次一二人之外曾無可以繼之者矣如是而求其克戰制勝其將何將而能乎夫以南宋之偏安猶且用宗澤岳飛韓世忠劉錡之徒以為之將李綱之徒以為之相尚不能止金人之衝突今以一統之大求其任事如數子者曾未有一人焉一虜寇長驅而入不知　陛下之臣孰可使以禦之若之何其不寒心而早圖之也臣愚以為今之武舉僅可以得騎射搏擊之士而不足以收韜略統馭之才今公侯之家雖有教讀之設不過虛應故事而實無所裨益誠使公侯之子皆聚之一所擇文武兼濟之才如今之提學之職者一人以教育之習之以書史騎射受之以韜略謀猷又于武學生之內歲升其超異者于此使之相與磨礲砥礪日稽月考別其才否比年而校試三年選舉而至兵部自尚書以下其兩侍郎使之每歲更迭巡邊

于科道部屬之內擇其通變特達者二三人以從因使之得以周知道里之遠近邊關之要害虜情之虛實事勢之緩急無不深諳熟察于平日則一旦有急所以調度而往涖之者不慮其無人矣孟軻有云苟為不畜終身不得臣願自今畜之也何謂舍短以用長臣惟人之才能自非聖賢有所長必有所短而人之常情亦必有所懲于前而後有所警于後吳起殺妻忍人也而稱名將陳平受金貪夫也而為謀臣管仲被囚而建伯孟明三北而成功顧上之所以駕馭而鼓動之者何如耳故曰用人之仁去其貪用人之智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夫求才于倉卒艱難之際而必欲拘于規矩繩墨之中吾知其必不克矣臣嘗聞諸道路之言曩者邊關將士驍勇強悍稱者多以過失罪名擯棄于閑散之地夫有過失罪名其在平居無事誠不可使

據于人上至于今日之多事則彼之驍勇強悍亦誠有足用也且彼擯棄之久必且悔艾前非以思奮勵今誠委以數千之衆使得立功自贖彼又素熟于邊事加之以積憤之餘其與不習地利志圖保守者功空相遠矣古人有言使功不如使過是所謂使過也何謂簡師以省費臣聞之兵法曰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夫古之善用兵者不用于國因糧于敵猶且日費千金今以中國而禦虜夷非漕輓則無粟非征輸則無財是固不可以言因糧于敵矣然則今日之師可以輕出乎夫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師旅既行言已無及惟有簡師一事速詔諸將密于萬人之內取精健足用者三分之一歸之京師萬人之聲既揚矣今密歸京師其實又可以省無窮之費何謂屯田以足食今之官軍既不能堪戰陣又使無事坐食以益邊困是與敵

為謀也。三邊之戍方以戰守不暇耕農。誠使京軍分屯其地。給種授器。待其秋成。使之各食其力。寇至則授甲歸屯。遂為聲勢。以相掎角。寇去仍復其業。因以其暇繕完虜所拆毀墻垣亭堡。以遏衝突。如此雖未能盡給塞下之食。亦可以少息輸餽矣。何謂行法以振威。臣聞李光弼之代子儀也。張用濟斬于轅門。狄青之至廣也。陳曙戮于戲下。是以皆能振疲散之卒。而摧方強之虜。今邊臣之失機者。往往以計倖脫。朝喪師于東陲。暮調守于西鄙。罰無所加。兵因縱弛。如此彼亦何憚而致其死力哉。夫法之不行。自上犯之也。今總兵之頭目。動以一二百計。此輩非世家之子弟。則豪門之畜緣。皆以強力而強委之也。為總兵者。且復資其權力以相後先。其委之也。敢以不受乎。其受之也。其肯以不庇乎。苟庇乎法。又敢斬之以徇乎。是將軍之威固以因

此輩而索然矣。其又何以臨師服衆哉。臣願
陛下肖勅督提等官。發令之日。即以先所喪師者斬于轅門。以正軍法。而所謂頭目之屬。悉皆禁令發回。毋使瀆擾侵冒以挑將權。則士卒奮勵。軍威振肅。克敵制勝。皆原于此。何謂敷恩以激怒。臣聞殺敵者怒也。今師方失利。士氣消沮。三邊之戍。其死亡者。非其父母子弟。則其宗族親戚也。今誠撫其瘡痍。問其疾苦。恤其孤寡。賑其空乏。其死者皆無怨尤。則生者自宜感動。然後簡其強壯。宣以國恩。喻以虜讐。明以天倫。激以大義。懸賞以鼓其勇。暴惡以深其怒。痛心疾首。日夜淬礪。務與之俱殺父兄之讐以報 朝廷之德。則我之兵勢日長。士氣日奮。而區區醜虜有不足破者。何謂損小以全大。臣聞之兵法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又曰。佯北勿從。餌兵勿食。皆損小全大之謂也。養威畜

憤。惟欲責以大成。而小挫失。皆置不問。則我師常勝。而兵威無損。何謂嚴守以乘弊。臣聞古之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蓋中國工于自守。而胡虜長于野戰。今邊卒新破。虜勢方張。若復與之交戰。是投其所長。而以勝予敵也。為今之計。惟宜嚴誡固守。遠斥堠以防奸。勤間諜以諜虜。熟訓練以用長。嚴號令以肅情。而又頒加犒享。使皆畜力養銳。譬之積水渶滿盈充溢。而後乘怒急決之。而勢并力聚。至于崩山漂石而未已。昔李牧簡邊。日以牛酒享士。士皆樂于一戰。而牧屢抑止之。至其不可禁遏。而始奮威并出。若不得已而後從之。是以一戰而破強胡。今我兵既足。我威既勝。我怒既深。我師既逸。我守既堅。我氣既銳。則是周悉萬全。而為不可勝者。既在于我矣。由是我是則虜日以匱。我勝則虜日以衰。我怒則虜日以怯。我逸則虜日以

勞。我堅則虜日以虛。我銳則虜日以鈍。索情較計。必將疲累奔逃。然後可用奇設伏。悉師振旅。乘其所不趨。趨其所不意。邀擊夾攻首尾。橫擊是乃制勝于萬全。立于不敗之地。而必致敵之敗者也。

處置平復地方以圖久安疏　王守仁 尚書新建伯

三相因言石公 評達國體面周人情風見先生用世之學 荒當斷農門公評 先生論學語書乃程朱之所欲言而未能處置平復地方等疏乃孝慮定之所欲為而未能者

臣聞傅說之告高宗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今天下郡縣之設乃有大小繁簡之別中土邊方之殊流官土襲之不同者豈故為是多端哉蓋亦因其廣谷大川風土之異氣人生其間剛柔緩急之異禀服食器用好惡習尚之異類是以順其情不違其俗循其故不易其宜要在使人各得其所固亦惟以亂民而已矣臣以迂庸繆膺重命勘處兵事於茲　節該欽奉

勅諭謂可撫則撫當勦即勦是

陛下之心惟在於除患安民未嘗有所意必也又節該欽奉

勅諭謂賊平之後公同議處應設土官流官何者經久利便是

陛下之心惟在于安民息亂未嘗有所意必也始者思田梗化既舉兵而加誅矣因其悔罪來投遂復宥而釋之固亦莫非仰

體

陛下不嗜殺人之心惓惓憂憫亦于之無涯也然而今之議者或以為流官之設中土之制也已設流官而復去之則嫌於失中土之制土官之設蠻夷之俗也已去土官而復設之則嫌於從蠻夷之俗二者將不能逃於物議其何以能建事而底績乎是皆不然夫流官設而夷民服何苦而不設流官乎夫惟流官一設而夷民因以騷亂仁人君子亦安忍寧使斯民之騷亂而必於流官之設若上官去而夷民服何苦而必土官乎夫惟土官一去而夷民因以背叛仁人君子亦安忍寧使斯民之背叛而必于上官之去者是皆虞目前之毀譽避日後之形迹苟為圖身之慮而不為

恐不能逃物議此乃公上疏本意也

格涉此偶論更明盡

國家思久長之圖者也其亦能仰窺

陛下如天之仁固平平蕩蕩無偏無黨惟以亂民為心乎臣以思恩田州平復之後即已仰遵

聖諭公同總鎮總副參三司等官太監張賜御史石金等議於流官土官何者經久利便不得苟有嫌疑避忌而心有不盡謀有不忠乃皆以為宜仍土官以順其情分土目以散其黨設流官以制其勢蓋蠻夷之性譬猶禽獸麋鹿必欲制以中土之郡縣而繩之以流官之法是羣麋鹿於堂室之中而欲其馴擾帖服終必觸樽俎翻几席狂跳而駭擲矣故必放之閒曠之區以順適其獷野之性今所以仍土官之舊者是順適其獷野之性也然一惟土官之為而不思有以散其黨與制其猖獗是縱麋鹿于田野之中而無有乎墻壖之限積才童牿之道終必長

仍土官分土目設流官三句是處置定壽下文分言之以明其利害此段議論何等經濟何等筆力

引證最切

奔直竄而無以維縶之矣今所以分立土目者是墻壖之限積于童牿之道也然分立土目而終無連屬綱維于其間是畜麋鹿于苑囿而無守視之人以時修其墻壖禁其羣觸終將踰垣遠抎而不知践禾稼决藩籬而莫之省矣今所以特設流官者是守視苑囿之人也議既僉同臣猶以為土夷之心未必盡得而窮山僻壤或有隱情也則亦安能保其必行乎則又備歷田州思恩之境按行其村落而經理其賊堡因而以其所以處之之道詢諸其目長率皆以為善又以詢諸其父老子弟又皆以為善又以詢諸其頑鈍無恥厮役下賤之徒則又亦皆以為善然後信其可以久行而庶或幸免於他日之戕也矣夫然後敢具本以請亦特

聖明在土洞見萬里而無微不燭故臣得以信其愚忠不復有

三設建建中的纔貼切當公世務即此可見

有獨見而又博詢于眾伯安之悉心休國如此

世風俗非無非欲及行其說耳

所顧亡心然猶反覆其辭而更互其說者非敢有處於
陛下。不能亮臣之愚良以今之士人率多執已見而偏聽說亦
足以搖衆心而債成事故敢不避頻舌之勝者亦欲因是以曉
之也煩瀆
聖聽臣不勝戰慄惶懼之至

何中翰大復公評此疏直與賈長沙治安策同上下其所陳六漸三病害詞指之激烈進健乘與其笑涕泣長太息之說何讓焉至論外戚一疏尤為朝所諱言者公

上　孝宗皇帝疏　　李夢陽提學副使

詔曰朕方圖新政理樂聞讜言事關軍民利病切於治體可行
的者各衙門大小官員悉心開具明白來說於是戶部主事臣
夢陽上疏曰臣聞人君不患臣無直言之臣而患已之不能用
其言人臣不患其言不得上聞而常患人君者聞之而不樂
也蓋直言之臣秉性朴質不識忌諱觀事積憤誠激于中義形
於詞故其言剴切而無回互藥石而鮮包藏是以為君者不樂
聞也即聞之不樂行也夫明君英主則不然也謂其言剴切非
為身也藥石非規名也於是道之使言言可行也於是措之於
行是故下無壅蔽之奸上無過舉之政故治化浹洽而百姓受
福矣臣竊伏思
陛下則真明君英主也何以知之

一一指摘之不諱節氣過人遠矣規不忘須得是君之休

陛下法祖宗者至矣敬天地者蔑以加矣飭躬勤厲延聞若不
給矣乃猶曰政理未新讜言未聞惓惓焉若將失之歟焉恒不
自安也乃於是下詔布誠廣路諭之以悉心誘之以樂聞惟恐
知之者不肯言言之者不肯盡豈不出乎尋常者萬萬乎臣故
曰陛下真明君英主也然而治化不浹洽百姓不受福何也
意者病與害為之而

天下之勢數句是一篇大意下文逐段照應

陛下弗察也夫其漸不可長焉夫天下之勢譬之身也欲身之
安莫如大其利莫如袪其害欲令終而全安莫如使漸
不可長夫天下之為病者二而不之忞也為害者三而不之袪
也為漸者六而不可使長也乃顧汲汲曰是奚不安也奚不利
也奚不令終而全安也是何異於不藥而求病愈於戲其可畏
也哉夫易失者勢難得者時今觀可畏之勢而遇得言之時儻

首段即以抓士氣來說見得士氣乃天下元氣是國家要務然便於有欲開廣言路意

仍縮默退縮以爲自全苟祿之計是慓不忠而欺
陛下耳臣今謹據所見昧以開具惟
陛下矜察哀憐俯賜觀覽焉。二病一曰元氣之病是何也所謂有其幾無其形譬患內耗伏未及發自謂之安此乃病在元氣臣竊觀當今士氣頹似之故曰元氣之病夫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今人不喜人言見人張拱深揖口吶吶不吐詞則目爲老成不喜人直遇事圓巧而委曲則以爲善處是以轉相倣俲翕然風靡爲士者口無公是非後進承訛踵襲不復知有言行之實矣如此尚得謂之不病乎且大臣者庶官之表而民之望也今大臣則先不喜人言又惡人直夫諫官得以風聞言事者也今大臣被彈劾則率廷辯以求勝語人曰我非要作官但要辯白耳及直矣又恬然作官此何理也往大臣有親之

因無禮義廉恥便生出許多詐病來了得病

第二段說除官兄得閣臣漏近射近其言易入後假之樣遂肆貪甚況開尹之禍如毒藥益誠未有

喪服除非詔不起今大臣服除自起矣如此尚得謂之有禮義廉恥邪夫無禮義則佞人進無廉恥則罔無防佞人進則罔術互相欺詆國無防則綱紀不張臣竊謂此等不治必積漸不可救藥故曰四夷未侵百姓未離刑政未墜疆土未蹙而國危主憂此臣所謂元氣之病也二曰腹心之病夫腹心之病者何也攻之則難攻不攻則忘身者也臣竊計今事勢內官者腹心之病也夫內官者陰性而狼貪其地逼近又朋比難翦臣故以爲腹心之病夫倉廒場庫錢穀之要也今皆內臣主之
陛下以爲此輩爲忠實可用邪抑例不可廢邪夫例誠不可廢毋處置一二輩足矣今少者五六輩多者二三十輩何邪且夫一虎十羊勢無全羊況十虎而一羊哉今某某有司摘發其奸

不敢以斷者故曰腹心之病閹宰最須斷

陛下洞見其情定外議僉曰是必不赦不且竄斥今數月矣猶閣而不行夫人情莫不進于潛而玩於彰彼未遽發奸尚有嚴心今其奸業摘發之矣不置之法又不竄斥彼何所憚而不爲乎昔人有言曰宦官有罪不可赦有缺不可補言難除也今
皇城之內通名籍者幾萬人焉亦多矣
陛下又勅禮部選年十五以下淨身男子五百名將安用邪夫人情孰不欲富貴今田野小民無故猶閹割親兒以希進用矧今有詔剏有名嗚呼此其禍可勝道哉夫滅絕人類則必戕天地之和戕天地之和則災害必至災害至則五穀不熟人民離散天地乖于上人心怨于下而陰性狼貪之徒無忌妄行于中而國不危者鮮矣故曰內官者腹心之病也今
陛下誠于此時拔良直獎忠鯁斥無恥大臣進盧扁之佐則必

玩狎滅人類以致傷天地之和數語切中道理議論非尋常之表

昔令抓絢謂宦官有罪不可赦有闕不可補真古今第一名言空同此論得之

轉病而爲安厭禍以爲福且
陛下何難於此而不爲也今議者必曰彼曾不指實某忠某直其爲無恥泛言雖行然不知上者風也下者草也拔一君子則君子進卽有小人相率而化于善矣且人不幸而有疾擇醫而治之者爲愛身也今某某有司幸遽發其奸是亦國之醫耳若一切閣而不行是醫能治之而　上弗肯使也且
陛下何難於此而不爲也今誠欲腹心安莫如劃內官之權欲劃內官之權莫如有罪不赦有缺不補傳曰治未病不治已病今固已病也而猶不治是可惑也已
三害一曰兵害夫兵害者何也臣以爲冗食而無補空名而鮮實也夫彊本者所以弱枝也今在京之兵以衛計之七十有餘分爲三營一曰神機二曰三千三曰五軍蓋帶甲控弦者數十

此一害是論兵見消虛冗無指由內官專制之故也行父知倒黄河之水而注之海有百折不回之勢

萬馬耆国欲以強本也然至正統已已終數十年耳拔之乃得十二萬馬亦寡矣于是有十二團營之名團營至今又終數十年耳日者遣將壯伐拔之不滿三萬馬然其腰韃弓刀不全也騎士則羸露骨馬又旋置駿驟等夫兵數不減于前食之者增也一旦而狼狽若此何也官不恤其軍豪勢多占使遠者逃近者潛職者不以報糧籍不開除又壯丁各營其家老弱出而應點空其食之者增而用之者寡也臣故曰兵害者冗食而無補空名而鮮實也夫騰驤四衛者今非所謂內兵耶外官既不與稽其數徵役又不選用其丁收其人率富豪而氣驕夫內官者陰狡而狠貪者也以富豪氣驕之人而率之以陰狡狠貪之徒茲其害可忍言哉且夫錦衣衛爪牙之司也今內官之家人子弟官之團營兵之精也內官參之內兵又且專掌之

國朝兵制承善獨內兵參掌什之內官夫此舊不過供掃除之役可使干預大政哉此李獻吉所以觀時事而興嘆也其剖析利害真經國至謀

陛下乃何獨而不為之寒心邪古人有言曰官惟賢貴惟功今團營把總號頭等孰非內官之私人乎彼其家人子弟抑亦非詭託冒官也乃遂令布列要地為爪牙乎諺不有之曰萌芽不伐將折斧柯熸熸不撲燎原奈何言登豫也

陛下誠於此時查往年李王事例仍置總兵官使參掌內兵又禁團營把總號頭等自今不得置其私人乃于是令諸左右曰其詭託冒官自首者聽但罪究不問如此則底立而患亦流所謂銷患于未形計之上也二曰民害夫民害者何也以為斂運而民貧又貪墨在位恩不下流也臣聞惟智者而後起家夫人未有無所賴而生者也今百姓賢智者百不一二愚蠢者十常七八然又苦無賴而有司者不之卹也斂之不問貧富也役之不問勝否也曰是兩職焉矣是故富者剥削貧者稱貸稱貸之不

並民害飼斗滿切

模寫貪民愁苦處詳盡痛切令人一讀十涕

切中有司內官之病

足必鬻子鬻子而不足則必逃竄一旦棄父母捐親戚背鄉井愁怨之聲上干天和則必有水旱風雹之災逃者不還居者縲絏而牽連則必有無辜暴露之爰臣故曰民害者重斂使之也夫內府供用有常數也空有常簿焉今油蠟炭張諸料等較之弘治初年費且十倍于前此何也蓋下者效上者也求羸者未有不羨者也今既十倍于前則戶工二部科派又又倍矣下之州縣必又倍矣百姓輸納又有稱頭等必又倍矣又經內官必有賄賂是益又倍矣於乎民日貧而斂日積當道不苦言以聞有司乘機而肥其家如此而猶望其治是與卻步以求前耳

陛下前固嘗降 詔旨存問矣然簿數不減也科派不省稱頭如故賄賂公行無憚此所謂空名而實禍也臣故曰貪墨在位恩不下流者此也三曰庄場蠶民之害臣伏覩洪武某年

詔曰直隸拋荒田地聽民開墾永不起科夫民既自開墾之矣不可謂非其田矣而今

皇親之家聽無賴光棍投獻王使謂非其田也請之

朝廷朝廷亦謂非其田也率即賜

皇親家皇親家既奉 天子命為已有乃輒逐白奪其田土夷其墳墓毀其房屋斬伐其樹木於是百年土著之民蕩産失業拋棄父母妻子千里之內衆家騷然不寧矣夫

皇親與國同休戚者也而祿非不豐察非不極也乃秖以區區之田損害赤子動搖基本如此是不欲與國同休耶嗚呼亦甚矣昔魯廐焚孔子見之但曰傷人乎盜賢人賊馬也今薊州牧馬草場與百姓爭斤而競鬬尺分而寸割之臣竊悲焉是何賤人而貴馬也夫草場數千頃止耳今三進寶矣百姓連年坐句浦

親詞譚人

聚怨民之失業處寧字追切迫人慨然動休戚民一

轉。稚牽連。妨廢本業。既闕其生理。男不秉耜。女不上機。
女弱者轉而為泥塗者過半矣。嗚呼。是何賤人而貴焉也。臣嫌
未詳其始末。竊計今事勢。萬無百姓侵官之理。設有之。所辨亦
官租耳。非若
皇親之家占之為己有也。今據勘牒四至與民爭者。止十之一
二耳。臣謂空置而不問。且百十年。老者之民一旦逐之使去。
陛下忍為此耶。夫王畿天下之本也。今以數十百頃之地。失黔
首之心。傷陰陽之和。臣固知　陛下不忍矣。
陛下幸哀憐臣愚計。敕戶部查景泰六年勘官馮謹奏內事理
以前項田土。仍給民徵租。但以空閑草地收馬為便。
六漸夫六漸者一。曰匱之漸。夫匱之漸者何也。臣以為兵連。然
耳。然又苦浪費。今各邊用兵。以將則庸。以卒則罷。糜財而無功。

此論國家匱之由臣不深悉其責

曠日而損威。而錢穀吏。俛首供給。莫敢如何。稍有不繼。則軍吏
諉以自解。是故倉廩不足。不曰兵者糜之也。曰是錢穀者之誤
之也。錢穀者不曰已誤之也。曰是無米而求粥也。於是始有和
買之議矣。和買而不足。於是有空運之例。運而又不足。於是乞
內帑之銀。臣始至戶部。大倉庫銀尚百七十餘萬。今銷耗且過
半矣。然而乞者未已也。由是漸積而不止。雖欲不匱焉。可得矣。

此等處說真是通達國體非平日熟于經濟說不到此

夫今疆土不蹙于前也。又鮮大寇。非有若匈奴突厥者也。竭天
下之力以供邊。而曰猶不足。此其故何也。糜財而無功。曠日而
損威。為之也。夫錢者泉也。亦流也。散於上。則聚于下。公家削。則
私室盈。今　京城內外千觀萬寺。亦熾矣。觀又不止。彼左右侍
臣孰非造寺者也。動孰匪以鉅萬計。諺曰。十入一出。彼巨萬出。
則其入不止於鉅萬明矣。夫上惟風。下民惟草。今方春氣和未

寺觀之用以安智民谷赵宇字點到事妙人主處

非化時。
陛下乃不發倉廩。助其不給。賑其不足。顧鳩察寺觀等　敕給
脩葺之。是道民以奉佛也。彼以鉅萬入者。又入何憚而不造寺也。
夫智者察微。今貨入而於私室矣。又出而造寺觀等矣。設卒有
水旱之警。兵甲車與內取。則已匱。外斂則民窮。臣不知
陛下計所出矣。故曰又苦浪費者此也。二曰盜之漸。夫盜之漸
何也。臣以為其幾在民窮。夫盜者非不知法當死也。彼以為往
固無食矣。今盜而得食。即死不猶愈於餓乎。往固無衣矣。今盜
而得衣。即死不猶愈於凍乎。往者租調官司之鞳矣。今盜而得
自由。不猶愈於追擊鞭笞之乎。夫天下無智愚強弱。舉俛首捧
心以重戒者。以有法維之。且畏死也。今既以死而愈於凍餒追繫
鞭笞之。則彼亦何所不至耶。故以臣之愚竊計今事勢。非但憂

衣食三盜說下深切著明婉轉激發懸業家不可不一讀

盜。將必有大患。大患者何。所謂有亂之機。無亂之形也。夫今天
下無不臣之邦。四夷無不庭之國。百官奉職。筐篚歲至。太倉有
紅腐之粟。武庫之兵朽而不用。又無方二三千里水旱之災也。
然而嘯聚於人。劫縣燒村。剽掠婦女者。日相聞也。假如不幸而
有方二三千里水旱之災。武庫之兵。太倉粟竭。百官不奉職。夷
狄外侵。海內吞噬。則事勢又何如矣。故曰有亂之機。無亂之形。嗚
呼。此亦可以寒心矣。臣謂宜趁此急選良有司。恤飢賑寒。以安
民心。又察令整飭城池軍馬。以伺緩急之變。夫安不忘危。霸者
之略。有備無患。聖主之政。況今承平日久。民不知兵。萬一有慮
外之警。有如平原睢陽之倫乎。臣故曰。計今事勢。非但憂盜。將
有大患者此也。三曰壞名器之漸。夫壞名器之漸者。臣以為蹊
陵夫制也。夫明王懸爵賞。以待天下之賢將。以奉天而理民也。

自計今事勢以下一段深究利害足見老于世故明乎人情是風俗忠蓋之志者

論宗然深之弊在賞罰不分黜陟不當上謬語的然筆力掃汗而當於之氣自在

故曰五服有章自天命之示非我也又曰爵人於朝與衆共之明至公也是以古之英君寧捐百萬之賞而靳一郎之拜其意亦謂此耳而今既官者官之蔭者蔭黜其父者陟其子黜其祖者陟其孫臣不知
陛下計所出矣夫賞者所以報功又示勸也今黜者既陟其子孫則有功者何勸焉是以高其爵不足以厲來乎賞不足以諷節緣鑽刺之風既行而廉恥名節之士遂寡且
陛下何利於斯而為之也夫大學士萬安前侍
先皇帝醜穢彰露
陛下踐祚之始嘗令內官逼脫其牙牌逐之去矣今而蔭其子為公臣不知報耶勸
陛下何利於斯而為之也夫董遴猶同器不知有董廉汚匪賣亂肯為廉

余謂陛下一節論賞罰先世人品方可陟其子孫耐言

灼見及此試看世不易定論

陛下若謂天下之大何恤此一官則所謂傲侈之漸繁纓之惜者皆非邪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臣故曰褻名器之漸者黜陟失制也四曰弛法令之漸夫弛法令之漸者臣以為莫與玩為之也夫外莫大於縱罪玩莫大於長奸昔者舜為天子其父瞽瞍殺人孟子以為士師執之為舜者但宜竊負而逃蓋法者公之天下受之
祖宗者也掌於士師士師不得而專也出于天子天子不得而專也是故士師可以執天子之父而為舜者不可私其親是者犯人王禮擅搶吏僧貨物損辱國體傳笑外邦獄案已與法所不赦也
陛下何從而赦之耶以為無罪則固已追償其貨直矣以為有罪未聞有罪而赦之者也有罪而赦之是縱罪也縱罪則奸長奸長則玩外玩外則民玩民玩則怠慢怠慢則法弛此弛法之所

此段論弛法令在縱罪長奸玩外民玩上中獨舉王禮一人米說所謂舉一形百文法有樣有關

大忌而今之所甚忽也夫忌莫大於刑忽莫大于私何則刑天討之公天道也王者不私其天故罰一人而千萬懼誠曰勿謂尺五後且不補臣故以王禮之赦為弛法令之漸五曰方術眩惑之漸夫方術眩惑之漸者臣以為太之不力則誘之必入也夫自古帝王享國長久者畏天而愛民也非以奉佛也康強少疾者清心而寡慾也非以事仙也且
陛下獨不見梁武唐憲乎梁武帝奉佛最謹然帷兩最慘唐憲宗事仙又最謹然年又最短此其明效大驗彰彰可考者而今創寺創觀請額者
陛下弗止也比又詔葺其圯廢臣不知
陛下乃何所取於彼而為之也夫真人者太虛無為之名也今酒肉粗俗道士

梁武唐憲見方術之無益有害以此感動孝廟是藥石之論

陛下敬重之如神尊為真人又法王佛子等宣肩輿出入珍食衣錦
陛下踐祚詔曰僧道不得作醮事扇惑人心堂堂天言四海誦焉夫
陛下神心睿姿不減于前也乃今復爾者臣故知有誘之者也夫太之不力則誘之必入譬若鋤草不盡反滋其勢
陛下奈何太之不力而反使之滋也夫誘者必曰其道玅又其法靈今天變屢見于上百姓嗷嗷于下邊報未捷倉廩匱之信如真人國師道足以底法足以禱
陛下何不遂一試之且彼能設一醮撰一法使天變息而嗷嗷者安乎此固必無之事而
陛下不察反聽其誘此臣之所以日夜悲心者也六曰貴戚驕恣之漸夫貴戚驕恣之漸者臣以為其防決也夫水防雖壯固

摘明詔以激人主更見切直乃中病原

論方術道法不足以庇禱處在辨到天令彼開口不得

奏壽寧侯不法等事言人所不敢言足以褫貴戚之魄而折其奸萌自后宮寧而孝廟切責下之獄下免冠謝伏罪孰非此疏一擊之力也哉

防惟禮水決則潰禮決則陵晉者

高皇帝制皇親令曰

皇親之家不得與政臣晉伏讀嘆息以為聖王不易之論及退

而考夫須祿列爵則又使大婚而極富已又考其器度田奴之

等則又不使踰也臣于是又嘆曰是所謂禮之防也夫

皇親與國至戚也不宜有間今顧制禮以防之者臣以為此固

保全而使之安也今

陛下至親莫如壽寧侯所宜保全而使之安者亦莫如壽寧侯

乃顧不嚴禮以為之防臣恐其潰且有日矣夫下替則上陵今

壽寧侯招納無賴罔利而賊民白奪人田土擅拆人房屋強虜

人子女開張店房要截商貨而又占種鹽課橫行江河張打黃

旗勢如翼虎此謂之不替者乎替則陵陵則逼大逼則法行且

按當日書上張矣頗辭摘奏中張氏字為訕母后以故逮下詔獄[illegible]

今側目而視切齒而談訕非飲恨于壽寧者也夫川潰則傷必

衆萬一法行

陛下雖欲保全而使之安得乎臣竊以為宜及今慎其禮防

則所以厚張氏者至矣亦杜漸防萌之道也

趙宗伯定宇公評剛峰公[illegible]

戶部雲南司主事臣海瑞謹

奏直言天下第一事以正君道明臣職求萬世治安事夫

君者天下臣民萬物之主也惟其為天下臣民萬物之主責任

至重凡民生利病一有所不聞將一有所不得知而行其任為

不稱是故為君之道宜無不備而以其責寄臣工使盡言焉臣

工盡言而君道斯稱矣昔之務為容悅諛順曲從致使灾禍蔽

塞主上不聞焉無足言矣過為計者則又曰君子危明主賢治

世夫世則治矣以不治憂之主則明矣以不明危之毋乃使之

返求眩瞀日失趨舍矣乎非通論也臣受 國恩厚矣請執有

犯無隱之義美曰美不一毫虛美過曰過不一毫諱過不為容

悅不為過計披肝膽為 陛下言之漢賈誼陳政事於文帝曰

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

[illegible]近世庄初政之激亦非諫詞

愚則諛夫文帝漢賢君也賈誼非苛責備也文帝性仁順慈

恭恕節儉雖有近民之美優遊退遜尚多怠廢仁政不究其弊

所不免槩以安且治當之愚也不究其才所不能槩以安且治

頌之諛也 陛下自視於漢文帝何如 陛下天質英斷睿識

絕人可為堯舜可為禹湯文武下之如漢宣帝之厲精光武之

大度唐太宗之英武無敵憲宗之志平僭亂宋仁宗之仁恕舉

一節可取者陛下優為之即位初年剗除積弊煥然與天下更

始舉其略如箴敬一以養心定冠履以辨分除聖賢土木之像

奪宦官內外之權元世祖毀不與祀祀孔子推及所生天下忻

忻然以大有作為仰之識者謂輔相得人太平之日可期也非

虛語也高漢文帝遠甚然文帝能充其仁順之性節用愛人呂

祖謙稱其不盡人之才力情是也一時天下雖未可盡以治安

指擿時弊人倫道其非公之大節能使聽者賞歹生于慶外於誰肯直言及此

誰人敢言及此

詐之而貫朽粟陳民稍康阜三代以下稱賢君焉
陛下則銳精未久妄念牽之而去矣反剛明而錯用之謂神仙
可得而一意玄脩富有四海不曰民之脂膏在是而侈興土木
二十餘年不視正朝綱紀弛矣然行推廣事例名爵濫矣
二王不相見人以為薄於父子以猜疑誹謗戮辱臣下人以為
薄於君臣樂 西苑而不返宮人以為薄於夫婦天下吏貪將
弱民不聊生水旱靡時盜賊滋熾自
陛下登極初年亦有之未甚也今賦役增常萬民效則
陛下破產禮佛日甚室如懸磬十餘年來極矣天下因而即
陛下改元之號而億之曰嘉靖者言家家皆淨而無財用也邇
者嚴嵩罷黜世蕃極刑差快人意一時稱清明焉然嚴嵩罷相
之後猶之嚴嵩未相之先而已非大清明世界也不及漢文帝

午宮內者臣依阿無作逢君之過作小假借固知諸臣量當為之心膽寒矣

遠甚天下之人不直
陛下久矣內外臣工之所知也知之不可諱語詩曰袞職有闕
惟仲山甫補之今日所賴以弼棐匡救格非而歸之正諸臣責
也夫豈人而絕無過舉哉古者設官亮采惠疇足矣不必責之
以諫保氏掌諫王惡不必設也木繩金礪聖賢不必言之也乃
醮脩相率進香天桃天藥相率表賀興宮作室工部極力經營
取香覓寶戶部差求四出 陛下誤舉諸臣誤順無一人為
陛下一正言焉都俞吁咈之風陳善閉邪之義邈無聞矣諛之
甚也然愧心餒氣退有後言以從 陛下昧沒本心以歌頌
陛下欺君之罪何如夫天下者 陛下之家也人未有不顧其
家者內外臣工其官守其言責皆所以佐 陛下之家而磐石
之也一意玄脩是 陛下心之惑也過於苛斷是

此段歸咎諸臣亦是諫君之法當如此

陛下情之偏也而謂 陛下顧其家人情乎諸臣顧身念重
一官多以欺敗贓敗不事事敗有不足以當 陛下之心者其
不然者君心臣心偶不相值也遂謂 陛下為賤薄臣工諸臣
正心之學微所言不免己私或失詳審誠如胡寅撓亂政事之
說有不足以當 陛下之心者其不然者君意臣言偶不相值
也遂謂 陛下為是已拒諫執 陛下一二事不當之形迹臆
陛下千百事之盡然陷 陛下誤終不復諸臣欺君之罪大矣
記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今日之謂也為身家
心與懼心合臣職不明臣一二事形迹之說既為諸臣解之矣
求長生心與惑心合有辭於臣君道不正臣請再為

諫脩醮最剖切而脩身立命數語尤為正論

陛下聞之 陛下之誤多矣大端在于脩醮脩醮所以求長生
也自古聖賢止說修身立命止說順受其正蓋天地賦予於人

說陶仲文之謬以長生之說皆欺

說桃藥有足而行何手直切即世廟亦無所容直臣矣

而為性命者此盡之矣堯舜禹湯文武君聖之盛也未能久世
不終下之亦未見方外士漢唐宋存至今日使
陛下得以訪其術者陶仲文 陛下以師呼之仲文則既死矣
仲文不能長生而 陛下猶求之至謂天賜仙桃藥丸怪妄尤
甚者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圖則其文以畫八卦禹治水時
神龜負文而列于背因而第之以成九疇河圖洛書實有此瑞
物洩此萬古不傳之秘天不愛道而顯之聖人藉聖人以開示
天下猶之日月星辰之布列而悉數成焉非虛妄事也宋真宗
獲天書于乾佑山孫奭進曰天何言哉豈有書也桃必採而後
得藥必人工搗合以成者也無因而至桃藥有足而行耶天賜
之者有手執而付之耶 陛下多年矣一無所得至今日左右
奸人逆 陛下懸思妄念區區桃藥之長生理之所無而玄脩

之無益可知矣。陛下又將謂懸刑賞以督率臣下。分理有人。天下無不可治。而玄脩無害矣。夫人幼而學。無致君澤民異事之學。壯而行。亦無致君澤民殊用之心。太甲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言順者之未必為道也。即近事觀之。嚴嵩有一不順　陛下者乎。昔為貪竊。今為逆本。梁材守官守道　陛下以為逆者也。歷任有聲。官戶部者至今日稱之。雖近日嚴嵩抄沒。百官有惕心焉。無用於積賄求遷。稍自洗滌。然嚴嵩罷相之後。猶之嚴嵩未相之先而已。諸臣為嚴嵩之順。不為梁材之執。今甚者貪求。未甚者挨日。見稱于人者亦廊廟山林交戰熱中。鶻突依違。苟舉故事。潔已格物。任天下重。使　社稷靈長終必賴之者。未見其人焉。得非有所牽掣其心。未能純然精白使然乎。　陛下欲諸臣惟予行而莫逆也。而責之效忠。付之以翼為明德也。又欲其順吾玄脩土木之誤。是股肱耳目不為腹心衛也。而自為視聽持行之用。有臣如儀衍焉。可以成得志與民由之之業。與是理也。

此論世朝

陛下誠知玄脩無益。臣之改行。民之効尤。天下之不安不治由之。翻然悔悟。日視正朝。與宰輔九卿侍從言官講求天下利害。洗數十年道君之誤。置其身于堯舜禹湯文武之上。使其臣亦得洗數十年阿君之恥。置其身于皐夔伊傅相之後先。明良喜起。都俞吁咈。內之宦官宮妾。外之光祿寺廚役錦衣衛恩廕諸衙門帶俸。將無事而官亦多矣。上之內倉內庫。下之戶工二部光祿寺諸庫藏段絹粮料諸寶器用木材諸物。而積于無用。而非所急用亦多矣。諸臣必有為　陛下言者。諸臣言之。

此論節用

陛下行之。此則在　陛下一節省間而已。京師之一金。田野之百金也。一節省而國有餘用。民有盖藏。不知其幾也。而　陛下何不為之。官有職掌。先年職守之正。職守之全。而未之行。今日職守之廢。職守之苟且因循。不忍其不盡去。而自以為是。敦本行以端士習。止上納以清仕途。久任吏將以責成功。練選軍士以免召募。驅緇黃遊食。使歸四民。責府州縣兼舉富教。使成禮俗。復屯鹽本色以裕邊儲。均田賦丁差以蘇民困。舉天下官之侵漁。將之怯懦。吏之為奸。刑之無少姑息焉。必世之仁。博厚高明悠遠之業。諸臣必有為　陛下言者。諸臣言之。

陛下行之。此則在　陛下一振作間而已。一振作而百廢俱舉。百廢剗絕。唐虞三代之治粲然復興矣。

陛下何不為之。節省之。振作之。又非有所勞于

陛下也。九卿總其綱。百職分其緒。撫按科道糾率肅清于其間。

陛下持大綱。稽治要而責成焉。勞于求賢。逸于任用。如天運于上。而四時之氣各得其序。恭已無為之道也。天地萬物為一體。固有之性也。民物熙洽。薰為太和。而　陛下性分中有真樂矣。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道與天通。命由我立。而　陛下性分中有真壽矣。此理之所有。可旋至而立有効者也。若夫服食不終之藥。遙興輕舉。理之所無者也。理之所無。切切然散爵祿。竦精神。玄脩求之。懸思繫想。繫風捕影。終其身如斯而已矣。求之其可得乎。君道不正。臣職不明。此天下第一事也。于此不言。更復何言。大臣固寵而外為諛。小臣畏罪而面為順。

特大小臣工讀此寧不汗顏

陛下誠有不得知而改之行之者。臣有恨焉。是以昧死惓惓為　陛下一言之。反情易向之間。而天下之治與不治。安與不安係

爲伏惟
陛下留神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臣不勝戰慄恐懼之至爲此具
本親賫謹具奏
聞

請誅賊臣疏　楊繼盛　司寇尚書諡贈太常寺少卿

徐文貞存齋公評　義氣真日月爭光直声事天壤不朽

兵部武選清吏司署員外郎事主事臣楊繼盛謹
奏為感激　天恩捨身圖報乞
賜聖斷早誅姦險巧佞專權賊臣以清　朝政以絕虜患事臣
前任兵部車駕司員外郎諫阻馬市言不及時本內脫字罪應
下獄被逆鸞威虐問官將臣手指拶折脛骨夾出必欲置之于
死何幸

雖此重罰而先節不回可謂々忠

皇上聖恩薄罰除謫不二年間復陞今職夫以孤直罪臣不死於
逆鸞之手已為萬幸而又遷轉如此之速則自今已往之年皆
皇上再生之身自今已往之官皆
皇上欽賜之職也臣蒙此莫大之恩則凡事皆益於
國家可以仰報萬一者雖死有所不顧而日夜祗懼思所捨身

王元美少卿云為國忠而不遇公祖忠嵩憾公公勝而死公死不朽汴辨之者億萬千紀嗚呼嵩乎嵩乎死而死矣吾于依山云云

圖報之道又未有急於請誅賊臣者也況臣官居兵曹以討賊
為職然賊不專於胡虜凡有害於　社稷人民者均謂之賊臣
觀大學士嚴嵩盜權竊柄誤　國殃民其天下之第一大賊乎
方今在外之賊惟胡虜為急在內之賊惟嚴嵩為最胡虜者大
手之盜癬疥之疾也賊嵩者門庭之寇心腹之害也賊有內外
攻宜有先後未有內賊不去而可以除外賊者故臣
請誅賊嵩當在剿絕胡虜之先且嵩之罪惡貫盈神人共憤徐
學詩沈鍊王宗茂等常劾之矣然皆言嵩貪污之小而未嘗發
嵩僭竊之罪嵩之奸佞又善為擴飾之巧而足以反誣言者之
非
皇上之仁恕又與嵩感容留之　恩而圖為改邪歸正之道故
嵩猶得竊位至今然于此時日夜感恩思過可也豈意擢言者

上陳天變彈射孫眾愚三直言罕無所忌得而臣体

之多而吾襄其彌縫之計因
皇上之雷而愈恣其無忌憚之為衆愚俱傷肆瑞已絶雖雖經
畔道取天下後世之唾亦有所不顧矣幸
皇上敬天之誠格於 皇天 上天恐發臣害
皇上之治而屢示災變以警告去年春雷久不聲占云大臣專
政然臣莫大于嵩而嵩專政亦未有過于嵩者去年冬日下赤
色占云下有叛臣夫曰叛者非誅反之謂也凡心不在
君而背之者皆謂之叛然則背君之臣又孰有過于嵩乎如各
處地震與夫日月交食之變其災皆當應于賊嵩之身者乃日
侍其側而不覺 上天仁愛警告之心亦恐怠且孫矣不意
皇上聰明剛斷乃甘受嵩欺人言既不見信雖 上天示警亦
不省悟以至於此也臣敢以嵩之專政叛 君之十大罪為

切直

皇上陳之我

以嵩居宰用事而擬山引凌遲之死律以禁之密習謙陽之臆忠肝令人毛竪讀之率不頻駭汗

太祖高皇帝親見宰相專權之禍遂 詔天下罷中書丞相而
立五府九卿分理庶政 殿閣之臣惟備顧問視制草不得平
章 國事故載諸
祖訓有曰以後子孫作 皇帝時臣下有建言設立丞相者本
人凌遲全家處死此其為
聖子神孫計至深遠也及嵩為輔臣儼然以丞相自居挾
皇上之權侵百司之事凡府部題覆先呈稿
而後敢行及今則先面稟而後敢起稿嵩之直房百官奔走如
市府部堂司嵩差人絡繹不絕事無大小惟嵩主張一或少違
顛禍立見及至失事又諉罪于人雖在蕭丞相之專恣未有如
斯之甚者是嵩雖無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權有丞相之權又

此論嵩竊威福報恩怨先言票本之弊有生氣

無丞相之干係以故各官之陞遷未及謝恩先拜謝嵩蓋惟知
事權出於嵩惟知畏懼奉承于嵩而已此壞
祖宗之成法一大罪也權者 人君所以統馭天下之具不可
一日下移臣下亦不可毫髮僭踰
皇上令嵩票本蓋任人圖政之誠心也豈意嵩一有票本之任
遂竊威福之權且如
皇上用一人嵩即差人先報曰我票本薦之也及 皇上黜一
人嵩又揚言于衆曰此人不親附于我故票本罷之
皇上宥一人嵩即差人先報曰我票本救之也及
皇上罰一人嵩又揚言于衆曰此人得罪于我故票本報之凡
少有得罪于嵩者雖小心躲避嵩亦尋別本帶出
有意報復陷害是嵩竊 皇上之恩以市已之恵假

明目張膽放棄無遺

皇上之罰以彰已之威所以羣臣感嵩之恵甚于感
皇上之恩畏嵩之威甚于畏 皇上之罰也用舍賞罰之權既
歸于嵩大小臣工又盡附於嵩嵩之心膽將不日大且肆乎臣
不意 皇上之明斷乃假權于賊手如此也此竊
皇上之大權二大罪也善則稱君過則歸已人臣事君之忠也
書曰爾有嘉謨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謨
斯猷惟我后之德蓋人臣以已之善而歸之于君使天下皆稱
頌君之善不敢彰已之能以與君爭功也嵩于
皇上行政之善每事必令子世蕃傳於人曰
皇上初無此意此事是我議而成之蓋惟恐天下之人不知事
權之出于已也及今則將
聖諭及嵩所進揭帖刻板刊行為書冊名曰嘉靖疏議使天

此論嵩事揜已過歸君揜之美溢于言表

嗚嵩情發有過人獨作之氣

下後世皆知
皇上以前所行之善盡出彼之擬置主張。皇上若一無所能
者人臣無則稱君之忠果若此乎此
皇上之治功三大罪也
皇上令嵩票本者是嵩遂其擅勢之意嵩乃令子世蕃代票恣父逆
子世蕃之為世蕃封又約諸乾兒子趙文華等群會票擬結成奸
黨亂政滋弊一票屢更數手機密豈不漏泄所以
旨意未下滿朝紛然已先知之及
聖旨既下則與前所講若合符契臣初見嵩時適原任職方司
郎中江冕直稟事于嵩曰昨御史蔡朴參守備許實等失事本部
覆本已具揭帖與東樓閣東樓已票送入未知如何東樓者世
蕃之別號也嵩云小兒已票罰俸內分兩等甚有分曉

介溪統未其奸惡只是為小相所誤故張中丹及之

皇上已定是依擬臣初甚疑及後 旨下果如嵩言即臣所親見
一事則其餘可知矣又前經歷沈鍊劾嵩
皇上將本下大學士李本票擬本又熟軟庸鄙本走嵩門下為
嵩心腹感嵩之恩又畏嵩之威惶恐落魄莫知所措差人問世
蕃如何票世蕃乃同趙文華擬票停當趙文華自入遞與李本
李本抄票封進此人所共知也即劾嵩之本世蕃猶得票擬則
其餘又可知矣是嵩既以臣而竊君之權又以子而竊己之權
百官孰敢不服天下孰敢不畏故今 京師有大丞相小丞相
之謠又曰此時父子二閣老他日一家盡獄因蓋深恨嵩父子
並專權柄故也此縱姦子之僭竊四大罪也邊事之廢壞皆原於
功罪賞罰之不明嵩為輔臣宜明功罪以勵人心可也乃為壟
斷之計先自貪冒軍功將欲令孫冒功於兩廣故先布置伊表

論嵩大庶幾欺蒲皆令朝士奉色趙而江本於再擬有入地矣

引諺語證烈

於歐陽必進為兩廣總督親家平江伯陳圭為兩廣總兵官
御史黃如桂為廣東巡按則姦結黨羽雖法令先行三孫嚴鵠劾
嵩冒兩廣奏捷功陞所鎮撫又冒瓊州一人自斬 首級功造
冊繳部劾忠告病乃令次孫嚴鵠竄替鵠又告併前劾忠七首
級功加陞錦衣衛千戶今任職管事有武選司吳宇十九源堂
稿可查夫劾忠嚴鵠皆世蕃子也隨任豢養未嘗一日離家至
軍門乳臭孩童亦豈能一人自斬七首級而假報軍功冒濫錦
衣衛官爵以故歐陽必進得陞工部尚書陳圭告病回 京得
掌後府印信黃如桂得驟陞太僕寺少卿是嵩既竊
皇上爵賞之權以官其子孫又以子孫之故陞遷其私黨此偏
既作傚效成風將應奎等今于冒功打殺發遣是嵩有以倡之
也夫均一冒功也在將應奎等則科道劾之在嵩貪冒人

此論冒功的確如老吏斷案罪狀躬然進避不得

引應奎所以倡嵩之罪

所共知科道乃不敢劾則嵩積威足以箝天下之口可知矣此
冒 朝廷之軍功五大罪也逆賊仇鸞總兵甘肅為事革任嘉
靖二十九年張達等陣亡正胡虜窺伺之時使嵩少有為
國家之心遂一賢將胡虜聞知豈敢輕犯
京師世蕃乃受鸞銀三千兩威逼兵部薦為大將及鸞冒哈舟
兒軍功世蕃亦得以此陞官蔭子嵩父子彼時嘗自誇以為有
薦鸞之功矣及鸞權日盛出嵩之上反欺侮嵩故嵩嘗自歎
以為引虎遺患後又知
皇上有疑鸞之心恐其敗露連累始不相合互相詆謗以泯初
黨之跡以眩
皇上之明然不知始而逆鸞之所以敢肆者恃有嵩在終而嵩
與逆鸞之所以相反者知

此論好引逆臣受嵩指求不相合與龍逢比干爭烈

祭其屢激語甚嚼直欲力恭嵩我沔手冐之六罪矣

皇上有疑嵩之心故耳是勿虜有逆者嵩也而受賄引用鸞者則嵩與世蕃之使非嵩與世蕃則鸞安得起用繼有逆謀亦安得施乎進賢受上賞進不肖受顯戮嵩之罪惡又出鸞之上矣此引背逆之奸臣六大罪也嘉靖二十九年訶虜犯 京深入失律師略已絕我軍含憤力正好與之血戰一大機會也兵部尚書丁汝夔問計于嵩嵩力主勿戰以伸 中國之威以紓

邊事正椒山所切齒故論之更激切

皇上之憂可也乃曰 京師與邊上不同邊上戰敗猶可掩飾此處戰敗

皇上必知莫若按兵不動任賊搶足便自退回以故汝夔等令不戰及

皇上拿問汝夔求救于嵩嵩又曰雖是拿問我具揭帖維持可保無事蓋恐汝夔招出真情故將此言啜哄以安其心汝夔亦

嵩之奸計至此非椒山不能識之

恃嵩平日有回天手段故安心不變及汝夔臨刑始知嵩所誤乃大呼曰嚴嵩誤我矣此人人所共知也是汝夔不出戰之故天下皆知為嵩主張

皇上不知之耳此誤 國家之軍機七大罪也黜陟者人君之大權非臣下所可得專且私也刑部郎中徐學詩以論劾嵩與世蕃革任為民矣嵩乃于嘉靖三十年考察京官之時恐嚇吏部將學詩兄中書舍人徐應豐罷黜並荷蒙

此論專黜陟肆陷害尚切悲憤讀之大息

聖明洞察其奸將應豐留用夫應豐乃

皇上供事內廷之臣嵩猶敢肆其報復之私則在內之臣遭其毒手者又何可勝數耶戶科都給事中厲汝進以論劾嵩與世蕃降為典史矣嵩於嘉靖二十九年考察外官之時逼劾吏部將汝進罷黜夫汝進言官也縱言不當

洞燭奸邪洛陽讀慨言之可為酸鼻

皇上既降其官矣其為典史又無過可指也嵩乃以私怨罷黜之則在外之臣被其中傷陷害者又何可勝數耶夫嵩為小人故善人君子多與之相反嵩不惟罷其官又且加之罪不惟罰及一身又且延及子弟以故善類為之一空此時計數正人君子能幾何哉是黜陟之權

此論嵩招權納賄剝削軍民詞情痛有朱雲請劍之風

皇上持之以激勵天下之人心賊嵩竊之以中傷天下之善類此專黜陟之大柄八大罪也嵩既專權則府部之權皆攬于嵩而吏兵二部大利所在尤其所專主者於文武官之遷陞不論人之賢否惟論銀之多寡各官之任亦通不以報效

皇上為心惟目以納賄賊嵩為事將官既納賄於嵩不得不剝削乎軍士所以軍士多至失所而邊方為甚有司既納賄於嵩不得不濫取於百姓所以百姓多至流離而北方之民為甚一

痛心語國外勁軒誰其真亮郎唐子方田表聖不過也

人專權天下受害怨恨滿道含冤無伸人人思亂皆欲食嵩之肉 皇上雖屢加撫恤之恩豈足以當嵩殘虐之害若非

皇上德澤之深

祖宗立法之善天下之激變也久矣軍民之心既怨恨思亂如吳臣恐天下之患不在胡虜而在域中此失天下之人心九大罪也風俗之隆替係天下之治亂我

此論嵩尚貪諛壞風俗豈欲嵩為然凡當官者宜戒之矣

朝風俗淳厚近古自逆瑾用事始為少變

皇上即位以來躬行古道故風俗還古及嵩為輔諂諛以欺乎上貪汙以率其下通賄慇懃者雖貪如盜蹠而亦薦用奔競踈拙者雖廉如夷齊而亦罷黜一人貪而天下成風守法度者以為固滞巧彌縫者以為有才勵廉介者以為矯激善奔走者以為練事卑汙成套牢不可破雖英雄豪傑亦入套中從來風俗

至當大易之論

嵩之五奸正所以彌縫其罪狀之指而奏之

東萊之奏疏也

參見王陰

指摘奸邪心事如青天白日之下照然魍魎不能遁其形

之患未有甚於此時者究其本源嵩先好利此天下所以皆尚
乎貪嵩先好諛此天下所以皆尚乎諂源之不潔流何以清風
俗不正而欲望天下之治得乎此壞天下之風俗十大罪也嵩
有十大罪昭人耳目以
皇上之聰明固若不知者何哉盍因
皇上待臣下之心出于至誠威嵩事
皇上之威入于至神以至神之奸而欺至誠之心無怪其墮于
術中而不覺也臣再以嵩之五姦言之知
皇上之意向者莫邃于左右侍從之臣嵩欲托之以伺察
聖意故先用寶賄結交情熟于
皇上宮中一言一動一起一居雖嬉笑欬戲之聲遊觀燕樂之
為無不報嵩知之每報必酬以重賞凡

聖意所愛惜舉措嵩皆預知故得以逐逢迎之巧以悅
皇上之心　皇上見嵩之所言所為盡合
聖意盍先有人以通之也是
皇上之左右皆賊嵩之間諜此其奸一也通政司納言之官嵩
欲阻塞天下之言路故令乾兒子趙文華為通政使凡章奏到
文華必將副本送嵩與世蕃先看三四日後方絲　進呈本內
情節嵩皆預知事少有干於嵩者即先有術以為之彌縫聞御
史王宗茂劾嵩之本文華停留五日方上故嵩得以展轉摭飾
其故是
皇上之納言乃賊嵩之攔路犬此其奸二也嵩恐內外彌縫周
爾所畏者厰衛衛門緝訪之也嵩則令子世蕃將厰衛官籠絡
張迫結為兒女親家夫既與之親雖有忠直之士孰無親戚之

嵩之計深矣按山之見神救

反復披列洞悉嵩父子心髓

情於賊嵩之好惡又奚忍且緝訪發露不然嵩籍江西去京四千
餘里乃結親於此勢為不便欲伊為哉不過假婚姻之好以遂
其掩飾之計耳
皇上試問嵩之諸孫所娶者誰氏之女便可見矣是
皇上之爪牙乃賊嵩之瓜葛此其奸三也厰衛既為之親所畏
者科道言之也嵩恐其　奏劾故於科道之初選非出自門下
者不得與中書行人之選知縣推官非通賄門下者不得與行
取之列者選之時又擇熟脈圓融出自門下者方補科道苟少
有忠鯁節義之氣者必置之部屬南京使知其罪而不得言言
之而亦不真既選之後或入拜則留其飲酒或出差則為之餞
贐或心有愛惜則唆之舉劾為嵩使令至五六年無所建白便
陞京堂方面夫既受嵩之恩又附嵩且夯效驗孰肯言彼之過

誅心之論

嵩之連絡蟠結非椒山公莫能識之亦非椒山公莫能發之

乎其雖有一二感
皇上之恩而欲言者又為同類泄露孤立而不敢言而嵩門下
之人又張大嵩之聲勢陰阻其敢諫之氣以故科道諸臣寧恐
于負　皇上而不敢忤于權臣也是
皇上之耳目皆賊嵩之奴僕此其奸四也科道雖籠絡停當而
部官有如徐學詩之類者亦可懼也嵩又令子世蕃將各部官
官之有才望者俱網羅門下或援之鄉里或援之親識或結為
兄弟或招為門客凡部中有事欲行者先報世蕃知故嵩得預
為之擺布各官少有怨望者亦先報世蕃知故嵩得早為之斥
逐連絡蟠結深根固蒂合為一黨互相倚附各部堂司太半皆
嵩心腹之人
皇上自思左右心腹之人果為誰乎此與可為流涕者也是

皇上之臣工多賊嵩之心腹此其奸五也夫嵩之十罪賴此五
奸以彌縫之識破嵩之五奸則其十罪立見噫嵩握重權諸臣
順從固不足怪而大學士徐階負天下之重望荷
皇上之知遇宜深試力排為天下除賊可也乃畏嵩之巧足以
肆其惡懼嵩之毒足以害其身寧鬱鬱終日凡事惟聽命於嵩
不敢持正少抗是雖為嵩積威所劫然於
皇上亦不可謂之不負也階為次輔畏嵩之威亦不足怪以
皇上聰明剛斷雖逆鸞隱惡無不悉知乃一向含容於嵩之顯
惡固若不能知亦若不能去蓋不過欲全大臣之體面姑優容
之以待彼之自壞耳然不知 國之有嵩猶苗之有莠城之有
虎一日在位則為一日之害
皇上何不忍割愛一賊臣顧忍百萬蒼生之塗炭乎以過來疑

皇上之見猜已有異離之心志如再 賜優容姑待之恩恐致
以前宰相之禍以下臣民皆知其萬萬不可也臣諫阻馬市謫
邊方往返一萬五千餘里道路艱苦妻子流離宗族賤惡家業
零落幸復今職方纔一月臣雖至愚豈不知與時浮沉可圖報於
他日而顧危冒險攻難去之臣徒言取禍難成僥倖萬一之功
哉顧
皇上既以再生之恩賜臣臣安忍不捨再生之身以報
皇上況臣狂直之性生於天而不可變忠義之心癢於中而不
可忍每恨壞天下之事者惟逆鸞與嵩鸞已伏誅獨嵩尚在嵩
之奸惡又倍於鸞將來為禍更甚使舍此不言再無可以報
皇上者臣如不言又再有誰人敢言乎伏望
皇上聽臣之言察嵩之奸羣臣於嵩畏威懷恩固不必問也

皇上或問 二王令其面陳嵩惡或詢諸 閣臣 諭以勿畏
嵩威如果的實重則置以典刑以正 國法輕則
諭以致仕歸家以全 國體則內賊既去
朝政可清矣將見胡虜聞逆鸞之死今又聞賊嵩之誅必
畏
皇上之 聖斷知 中國之有人將不戰而奪其氣聞風而喪
其膽況賊臣既去豪傑必出功賞既明軍威自振如或再寇用
間設伏決一死戰雖係俺答之頭梟吉囊之頭臣敢許其特易
易耳外賊何憂其不絕乎內賊既去外賊既除其致天下之太
平何有故臣欲捨死圖報而必以討賊臣為急也然除外賊者
臣等之責而去內賊者則
皇上之事臣感

皇上知遇之厚不忍負待
皇上再生之恩不能忘感激無地故不避萬死為此具本親齎
謹奏奏
聖旨這廝因謫官懷怨摭拾浮言恣肆瀆奏本內引二王為詞
是何主意着錦衣衛拿送鎮撫司好生打着究問明白來說

諫馬市疏

楊繼盛

臣以南京吏部驗封清吏司主事考滿到京陞臣今職荷蒙
聖上養育簡任之恩雖粉骨碎身何以克報況臣官居兵曹職
專馬政觀此開馬市之誤豈敢苟避禍患隨衆隱默不言竊惟
去年胡虜悖逆天道大肆猖獗犯我城闕殺我人民擄我妻子
焚我廬舍驚我
陵寢其辱我中國極矣臣在南都傳聞此報
冠髮上指肝膓寸裂恨不能身生兩翼飛至
都下以剿逆賊
以報
國讐忝者恭遇
皇上赫然震怒選將練兵刻日興師聲罪致討以報百萬赤子
之讐以雪城下凌辱之耻不惟天下臣民共相慶幸我
列祖在天之靈亦相慶幸多矣及臣至
都下見俺荅求開馬
市之書大放肆無狀竊意上觸
聖怒其征討之志已決其間
罪之師斷不可已及廷臣會議題奉
欽依准暫開行臣不覺
仰天大呼喟然長嘆曰國事乃至此哉國事乃至此哉夫以漢
之武帝唐之太宗不過二霸主耳猶能威震夷狄氣厭突厥以
皇上之英武國家之全盛英雄豪傑勇夫壯士伏於草茅下位
者又不可勝數其奮然剿胡虜反不能生擒酋長剿絕苗裔而乃
為此不得已下策之事哉臣請以開馬市之十不可者為
皇上陳之夫開馬市者和議之別名也虜素賓服尚不可言及
此兵年入寇殺擄如此之慘則神人所共憤不共戴天之深讐
矣今不惟不能聲罪致讐而反與之為此和議之事何以上解
列祖之怒下舒百姓之恨乎此忘天下之大讐一不可也信者
人君之大寶雖匹夫匹婦尚不可少失信義況于天子之尊哉
皇上北伐之命天下所共知四夷所共喻者也方今各處

兵馬集矣糧草器械備矣天下日夜引領仰望王師之興宜若
大旱之望雲雨也乃番然而有開馬市之議則平日之所以選
將練兵者為何備糧草制器械者為何不有以孤百姓仰望之
心乎此失天下之信義二不可也人君居中制外統馭四夷以
其有國威之重以屈服之也今以堂堂天朝之尊而下與犬
羊為此交易之事是天壤混淆冠履同器將不取笑于天下後
世乎此損國家之重威三不可也天下豪傑聞胡虜殺我人民
之慘劫擄婦女之辱其憤恨不平之氣皆欲與逆賊決一死戰
雖深山窮谷之隱逸亦願出以復天下之讐今馬市一開則舉
相謂曰朝廷忘赤子之讐厭兵甲之用矣將焉用我哉將見
在林下者不肯出登冊籍者將謀去矣異日欲復名號誰肯興
起此阻豪傑效用之志四不可也自去歲大變之後天下頗講
武事雖童子儒生亦知習兵此機既動兵將日強今馬市一開
則舉相謂曰中國夷狄已和天下已無事矣將焉用武哉有邊
鎮之責者因弛其封守之防無兵戎之計者益惰其偷安之氣
矣廢弛既久一旦有急何以整頓此懈天下修武之心五不可
也宣大人民懷携二之心久矣一向雖有交虜之事猶畏王法
之嚴而不敢自肆也今馬市一開則彼之交通者乃王法所不
禁將來勾引之禍可勝言乎此開邊方通虜之門六不可也大
同人民憚於水旱征役之苦人人有思亂之心特畏國家之兵
威而不敢變動也今馬市一開則彼皆以為天下兵威已弱蠢
茲醜虜尚不能服群起為盜又焉能制則將來腹心之變可勝
言乎此起百姓不靖之漸七不可也去歲胡虜深入雖未見
兵交戰然猶以為我軍倉卒未備其疑畏之心尚在也今

種種弊獄灼然知見燭未形之隱畧抵洞見之長虜吾不能不服叔山

以変馬而過索重價因而馬而過討重賞今已見告矣備後日他弊不生便是國家之

皇上嚴罪數討調兵半年及至於今止為馬市之開則彼得以窺我之虛實矣目中又吳有乎我哉此長胡虜輕中國之心入不可也犬羊之性變詐無常深謀巧計反出我之上我將欲以此羈縻乎彼殊不知彼實以此愚弄乎我或遣重臣載金帛至邊等候開市彼違約不來交易未可知也或因交易而即行猖獗撞關而入未可知也或今日交易而明日入寇未可知也或遣衆入寇而駕言別部落入寇未可知也或以疲馬而過索重價或因市馬而過討重賞或市馬之後而別有分外不堪之求又未可知也是我不能以羈縻乎彼彼反得以愚弄乎我矣此墮胡虜狡詐之計九不可也胡虜之產馬有窮中國之生財有限大同之馬市一開宣府延綏等處定不可罷以馬與銀數計之每年市馬約數十萬匹四五年間須得馬數百萬匹每年約

福然管可除式

直亮明長沙流涼鄭公十漸才思則詢中武侯筆底懸河

一轉更有雅辨

用銀數百萬兩四五年間須費銀數千萬兩一旦胡虜之馬已盡中國之財告乏將安處乎永久之計將安在乎此中國之財胡虜之馬兩難相繼十不可也彼倡為開馬市之議以欺誑　皇上者其謬說不可有五有曰外開馬市暫以為羈縻之術內修武備實以為戰守之計耳殊不知馬市之開乃所以自羈縻乎我非所以羈縻乎彼也虜性無厭請開馬市之後或別有所請許之再有所請又許之請之不已漸至于甚不堪者一不如意彼即違約則彼之入寇為有名我之不應其所求為失信矣孰謂犬馬無饜之欲可以市馬之小利羈縻之乎如曰欲修武備以圖戰守雖不用此羈縻之術亦可矣此其說之謬一也有曰方今急缺馬用正欲買馬一開馬市則我馬漸多彼馬漸少豈不兩便然市馬非以之耕田駕車也不過為征勝計耳

表廣所上世為不以其人者洲清臣山而叔橫忙洞日之將忿中無碍矣

衛皇郎署之心決策千里之外

殘交易果可以無事則市馬又將安用乎不益重其寄養之擾乎況虜以馬為生彼安肯以自乘之良馬而市于我乎不過瘦弱不堪之物不服水草將不日俱斃而已此其說之謬二也有曰初許市馬暫繫乎犬馬之心將來許貢則可為永久之計矣謂之進貢者豈古之所謂咸賓來王者哉不過謂我賄彼以重利兮免目前之不來彼貪我之重利暫許目前之不入耳況市馬我猶得以少償其費許貢則彼白手來取重利矣是市馬則獲小利而無名開貢則雖有名而費大市馬固不可許貢亦豈可哉此其說之謬三也有曰虜雖犬羊最不失信觀其聲言某時搶某處再不愆期可驗彼既許其市後不來則斷保其再不入寇殊不知虜之種類日繁加之以擄掠人口日增其日用之服食器用俱仰給於中國市馬之利焉足以盡供其所費彼非

忠直之節通明之才

省若恬轉若樞斷若析新若敵彤若觀火

盡皆義士孰肯守小信而甘于凍餒以至于死乎縱使少有羈縻不過暫能一二年無事耳不知二三年之後將何如處哉此其說之謬四也又有曰佳兵不祥不可輕用與其勞師動衆征討於千里之外而勝負難必孰若暫開馬市休兵息民而急修內治之為上乎噫為此說者是損國家之兵威養虜寇於日盛壞天下之大事必自此言始矣若曰佳兵不祥則舜之征苗文之過崇湯之伐葛伯高宗之伐鬼方豈盡皆不祥者哉蓋春生秋殺之迭行上天生物之道也恩賞兵刑之並用王者御世之權也譬之人身四肢俱皆癰疽毒日內攻乃猶專食膏粱而憚用藥石將不至于傷其元氣乎此其說之謬五也夫此十不可五謬之說明白易知則馬市之開不利于我中國明矣而於虜賊則利甚焉蓋數十年來虜賊以中國之百姓為佃戶秋後則

而收其俎雖已得計猶有往來奔走之苦日夜殺人之勞也去年入寇我莫敢敵虜貲既已既矣故今請開馬市則可以坐收中國之重利況馬多虜自中國者秦時草枯則市之秋後馬肥則入而再市之及至來春又再市之以輸廻之馬獲青蚨之利是昔日彼猶為出門討租之人今日我則為上門納租之戶臣言及此其憤恨可勝言哉夫此事利於虜賊而不利於中國滿朝臣工皆知其不可然有人敢議而行之無一人敢非而止之何哉彼議而行之者其意以為征討之事已難收拾虜再入寇皇上剛明必追究夫謀國者之不忠專征者之不勇悞事之禍何以能免況前日交通已有成效莫若委曲致開馬市猶可二三年苟延日後時事未知如何且暫免目前之禍暫固日前之寵虜縱背約再為脫避之計未晚也然不思

（眉批）[illegible]之馬說許最杪

（眉批）勘求當中弊臣心曲

皇上所以寵任之專禮遇之厚爵位之重錫予之隆者蓋欲其主張國是征討逆賊也豈徒欲開馬市而已哉其所以不敢非而止之者其意以為事權既不在我時勢已至鶻突有欲謝重擔於人而無由者吾何以冒禍擔當使有所言而馬市罷開弛其防守而虜再深入則必歸咎於止開馬市之人加之以誤國事之罪矣孰若隱默不言大家因循之為上乎然胡虜之寇與不寇不係於馬市之開與不開前此未嘗有議開馬市而止之者去年胡虜何時得入此時罷開馬市虜或入寇亦與去年同耳止開馬市之人夫豈誤天下之事者哉臣以孤寒進士初入仕途父母早喪妻子無依非不知隱默足以自保言事足以取禍也竊惟

皇上初時震怒奮武其氣若此之壯命將征討其志若此之

（眉批）晴措說蓄壓三

勇則今日馬市之開乃議者之誤計斷非

皇上之本心也以 皇上之英武而臣下庸輭避事不足以副

心欲持行而手足痿痺良可深恨此事繫國家盛衰之機臣敢預憂後禍忍心隱默乎伏乞

皇上俯察愚臣之罪言回思欲討之初志念犬羊之志欲難饜非市馬小利足以係屬其心

祖宗之社稷無疆非二三年苟安無事可以永保其猶收回

成命罷開馬市鋭意戎兵決志征討務欲擒俺荅於

闕下驅醜類於海外使虜之畏乎我亦猶我之防乎彼則上而

祖宗幸甚下而臣民幸甚

（眉批）古稱[illegible]主憂而後其身而我先[illegible]其稱[illegible]山之謂

扶植國本疏　林俊　刑部尚書

沐宗以見卷公評　全峯胡濟卷上高宗封事而指陳災異斥責封疆河有把無隱之道矣

臣惟君人之德。莫大于聽納。臣子之罪。莫加于欺罔。今年以來。災異迭興。兩京地震。陵寢搖動。日月繼食。野雉入城。鑑戒之胎。莫此為甚。而醜虜陸梁。犯吾北鄙。邊戍騷擾。以卒愁怨。誠不可不為之慮也。臣愚謂此尚手足之疾耳。陝西山西河南。連年飢荒。陝西尤甚。人民流徙別郡。及荊襄等處。日數萬計。甚者闔縣無人。可者十去七八。倉廩懸罄。拯救無法。樹皮草根。食取已竭。飢荒填路。惡氣薰人。道路聞之。莫不流涕。而巡按三司等官。肉食彼土。既知荒旱。自合先期聞奏。伏候
聖裁。顧乃茫然無知。恝不加意。勢至若此。尚猶顧盼徘徊。專事蒙蔽。視民飢饉而不恤。輕國重位而不言。夫物極則變。草澤之中。禍深難測。此誠腹心危急之疾。治之當如救焚拯溺。不可少

以一為緩而更欲賫內帑以行賑恤愛民無已之心于此可見

緩者也。乃者大學士萬安等。具言將生員人等納米。是固救荒之一策。然此等欲事上賞。則彼地空乏。買米無從。欲他方轉運。則困于劫掠。道里難進。臣恐緩不及事。為今之計。乞下寬卹之詔。重欺罔之罪。以收人心。即遣才力大臣。并科道部屬廉能等官。分賫內帑之財。星馳前往。臨清等處。聽其地里近便。有運到官糧。或鄰封積蓄。官為僱車裝運。兼程以行。隨在賑濟。則未死之餘民。猶可及。然臣又有說焉。孟軻有言。死我所惡。所惡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避也。臣說一行。則可洩天地神人之憤。快
聖祖神宗之心。彰
陛下為聖明聽納之主。奠宗社萬億年無疆之休。萬一忤旨。禍止臣一身耳。臣何惜一身之禍。不為

奏國忘身忠义可捐

陛下陳之。臣聞修齊之說。惟誕無徵。佛氏之教。幻妄無取。故其

論繼曉之邪誑惟曉之心

事不見于堯舜禹湯之世。其誕每見于唐宋之時。儒先之論史冊所稽。不可泯也。謹按僧繼曉本一憸險小人。市井無賴。棄者猥倚邪術。欺誑楚府。及至事敗。挨拿劫乃竄身逃罪。不圖自新。益加縱誕。潛住京師。多方營緣。誤蒙
聖眷。竝賜異恩。五尺兒童。切齒唾罵。敢復肆無忌憚。惑亂
聖聰。發內庫銀數十萬兩。蓋大鎮國永昌寺。臣細思之。
陛下聰明齊聖。斷不為此。是必繼曉小人倡為誕說。謂此寺一建。則

極言禍苦之譚

聖壽益綿。
國祚益昌。民命益永。邊疆益寧。以此陷
陛下耳。曾不知以可用之財。供無益之費。國計且日削矣。以
陛下超三邁五之資。蹈唐憲梁武之轍。
聖譽且日損矣。下人師師。爭先事佛。
聖政且日壞矣。居民重遷。工役不息。人怨且日興矣。縱如繼曉之言。先王之政。斷不為此。況萬無是理。顧有

引好鶴一事正以形好佛之失

大害者哉。昔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予焉能戰。夫鶴之好。初若未害。其失人尚若此。伏望
陛下以類推之。臣謂不斬繼曉。異日之禍。未可言也。然縱之者。

又特斥梁芳上

梁芳也。梁芳傾覆陰狠。引用邪佞。排斥忠良。輔之者。驟得美官。觸之者。動遭竄逐。欺罔如趙高。侈如石崇。數年之間。假以進貢買辦為名。盜
祖宗百餘年府藏。殆盡。家貲山積。尚名不足。所在風擾。汪直莫能過。乃復薦繼曉。飾求蓋寺。虛耗內財。飛語外謂其極意。不肯為是。被

又發芳事毛引而梁芳之罪即與曉逃

陛下逼脇。只得屈從。是畏天下議己。欲亂
陛下專國謗耳。夫臣善則稱君。惡則歸己。今梁芳欲文己奸。而以過歸
陛下。即此一事。已不容于誅矣。且天下猶身也。賢才元氣。財用

梁芳為
國病十
疏正針
病之藥
耳

骨肉小人疾病也。梁芳耗元氣、削骨肉而引之以疾病。臣竊為
身危之臣，斷謂粉梁芳之身不足償其罪之萬一耳。臣德不足
信，職非言官，然知自然可以固位，碩乃不自揣量，與此二權奸
臣抗，可否是猶螞蟻撼山，蛾赴火，已不可言智矣。然臣惟牛司耕，
犬司守，走獸之微亦以勞而食也。臣食于
陛下且七年矣，近以年勞復蒙增秩，感愧無地。中以思涕淚
交流，謂人主深居九重，利害豈能盡知，而夜祖宗在天之靈，
亦望臣等以言進于
陛下也。今內而大臣，次而百官，以及閭井之徒，亦皆痛心欲食
梁芳，雖曉之內，卒之不敢以此言進于
陛下者，所惜者官，所畏者死耳。使臣復不言，則
陛下終不悟。祖宗在天謂臣等何，如人天下後世謂臣等何，

未引其
瑞任座
事納諫
之說責
其持之
可伸上
理矣

如人秉筆史官必議笑臣等，恐將及矣。
陛下矣。昔魏任座、谷文侯何如主之問，以直觸怒，及問翟璜，璜
曰仁君也。君仁則臣直，向者任座之言直。文侯悅，使璜召座，親
下堂迎之，以為上客。臣不敢過望此，然亦豈忍懷不直之言為
陛下仁聖之累耶。臣誠不畏死，惟
陛下留神聽覽，熟計而必行之，則
祖宗之光，社稷之福，臣民萬世之幸。如臣言非是，甘受顯戮，以
昭欺罔。臣不勝激切之至。

總論天下郡縣疏

楊博 吏部尚書

徐文貞
存齋公
評
歷汲用
世餘久
閱歷頗
深故所
論天下
郡縣一
方利病
治道緩
急若席
之掌上
而披閱
不能若
朝家倘
特置座
隅將不
下堂兼
而鑑空
四海矣

切惟吏治不清則士風日壞。即如郡縣，向來不分繁簡衝僻難
易，則勞者無所勸，逸者無所懲，避繁求簡，避衝求僻，避難求易，
勢所必至，以致緊要難治地方缺人整理，日漸廢弛。頃雖漸次
剗革，然必法有畫一，方可行之經久。其于各處地方，今止備核
民情，未暇兼論形勢。大率以邊方殘破、遠方困憊、盜賊猖獗、災
沴頻仍、衝繁難支、刁疲難治為上，稍易者為中，易者為下。每省
總括數語，以陳其槩；細列等差，以盡其詳。使一方利病，宛然在
目；治道緩急，可指諸掌。為守令者果能覩邊方殘破則思保障
之略，覩遠方困憊則思拯救之術，覩盜賊則思撫術而掃蕩，覩
災傷則思賑恤而安輯，覩衝繁則思愛人而節用，覩刁疲則思
力本而善俗。外以是修其實政，內以是課其成功，至于推陞行
取，必准于此，以為遲速高下。又念一紀之間，一方之事體更變
不常，五方之民俗美惡難究，本部每十年釐正一次。今將南北
兩直隸、浙江等十三省府州縣上中下三等開而進呈，恭候
聖明裁定，勅下遵行。此外合行事宜，容臣等另行題請。

此論京
師蓋賦
繁民困
雖畿甸
同風而
順天之
馬政河
間之水
早患尤
列矣

一北直隸。臣等謹按北直隸，畿甸重地，根本係焉。永平、遵化
邊陲屢遭虜患；順天役賦並係禁場莊田，星羅棋布，事務掣肘，
而養馬之累則諸縣同焉；河間不一水患；真定係定路，極衝繁重，
屯達鴻交錯其間，撫輯為難，且每秋防守三關，更為勞費；順德
俗淳訟簡；大名、廣平地僻土饒，賦稅易辦，長民者持廉惇儉，加
意撫綏，可不勞而治矣。

此論留

一南直隸。臣按南都根本重地，應天賦重役繁，頗為難治；蘇、松、
常均稱煩劇，蘇為最，松次之，常又次之。至於歲運水患，時增

此論浙江患在倭夷入貢許臣測先事而備其在定海乎

餉則三郡之適患也。蕪湖江太平寧國池州安慶民樸產瘠吏事殊簡。不甚難治。徽俗嚻吝健訟。弃本逐末。頃者且有礦寇。守令非廉而有威者。不能安于其職。江以北。廬為善地。揚衛而俗侈。淮安轉漕煩劇特甚。鳳陽地廣大荒。與淮北一帶。不困賦而困役。徐邳俗悍業鹽水陸孔道。州邑疲敝。一望蕭條。不當以江北簡易例也

一浙江臣等謹按兩浙當天下財賦之半。頃歲倭夷陸梁東則寧紹溫台西則杭嘉湖諸郡邑。横被蹂躪。以故增兵置師加賦給餉。視昔數倍。近年稍寧。議者即欲罷兵輟餉。海上卒然有警。不知何以應之。況定海係倭夷入貢之道。尤為兩浙門戶。懷安攘之遠圖者。奚容以一日忘備哉。至于杭嘉湖地饒多利。俗尚紛華。賦役不均。逋負日多。救弊補偏。誠為急務。處州依山盜礦。

黨與本衆。且與衢嚴徽州之寇。聯踪哨聚。時肆剽掠。義烏民俗獷悍。竄名兵籍。散無所歸。恐生他釁。先事預籌。不可不加之意也

此論江右大都其民[illegible]

一江西臣等謹按江西。介吳楚閩廣之間。土薄民勤。俗尚儉嗇。頗稱安攘。南昌省會。稱繁。吉安健訟奸猾。至于豪右掣肘。田糧逋負。則二郡同也。南贛密邇閩廣。巢寇時發。而贛當其衝。故軍門兵衛。參將在焉。饒州南枕彭蠡。九江東據上流。江湖水寇。四出為患。而饒郡內有藩封。邑多頑梗。瑞州地狹民頑。撫州訟繁多盜。袁州臨江建昌廣信。頗稱饒庶。第袁州界湖水寇。當責撫臣。南贛山寇。當責督臣。有司又能輕徭薄賦。養而教之。瘠土勞瘁之民。庶幾其有瘳乎

一福建臣等謹按福建僻在南服。背[illegible]沃[illegible]島夷入[illegible]

寇內訌地方荼毒極矣。大抵福興泉漳以海為襟。民習獷悍。而月港海滄詔安漳浦同安福清等縣。則為溟渤要害。延建邵汀以山為枕。民多負固。而上杭永定大田永安松溪光澤等縣。則為逋逃淵藪。福寧居通省上游。八閩喉舌。南粵係廣閩交界。倭寇巢穴。地勢民情。尤難控制。且閩中地狹民貧。殘傷之餘。錢糧無措。窺伺者未已。兵食之計。不可緩也。反側者未安。綏靖之力。不可後也。端本澄源。補偏救弊。全賴有司而風厲激勸。則又係乎撫鎮諸大吏焉。

此論楚省如郎陽之係商陝桂之跨南粵辰沅之捍

一湖廣臣等謹按湖廣襟帶江湖。澤多田少。民俗慓輕。鮮思積聚。且道通九省。冠蓋輻輳。郵驛苦之。即今宗室日繁。徭賦日重。採辦之役。財力愈難。故其民率呰窳而難治。此其大較也。武漢德安民窮地瘠。承天 陵寢所在。費冗事繁。荊岳潛沔之間。頻

遭水患。盜且乘之。近日鄖襄大水。盡損田廬。則又向來未有之變。長沙地雖稍沃。税田甲于他所。黃州澆頑。常德困憊。辰沅半為賊穴。麻陽溪洞。諸蠻連結。永保每肆劫爭。去歲支羅之害。實緣於此。衡永偏饒。寶慶簡靜。庶幾可為。然亦非復曩時比矣。加志窮民者。其尚思援拯之策乎

此論廣東其為患者不在島夷之盜近而在郡民之剽掠

一廣東臣等謹按廣東。介嶺海間。皆稱饒富。然地遠法疎。官多黷貨。以致山海諸寇。聯踪哨聚。師旅繁興。民之殘疲既極。而廣西兵餉。又全仰給。近增巡撫。雖稱得策。方在經始。故廣潮惠肇南韶諸郡。盜熾事繁。選用守令為急。雷廉高瓊諸郡。民淳務簡。稍為次之。至于擇海道副使。以備諸夷。擇嶺南兵備。以防山寇。擇屯鹽僉事。以修舉政。講求鹽法。庶幾南粵有息肩之日乎。

一廣西臣等謹按廣西。當嶺南右偏。幅員甚廣。國初以桂林為

此論廣西[illegible]夷為患所不免焉

省會犖建靖藩于時編氓稀少粉孫貂毛荒歲久莫延田土半蕪
侵占糧額日減宗人日繁祿糧軍餉支給不敷昔惟府江五百
餘里夷獠阻灘為患潯州大藤等峽諸蠻巢穴其間與安西延
陸峒與武岡接壤為猺盤據又柳慶以西八寨者稱盜藪耳今
則珠連繩貫在在有之如古田洛容荔浦思恩懷柔等縣為其
蠶食將無民矣宦以官多降調惟事誅求以致土官驕橫民散
猺盛越城劫庫戕害方面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故邊方之官非
才不足以戢亂非守不足以服人非久任不足以諳土俗而識
物情斯乃謀國者任人之責也

此論河南當謀[illegible]加意撫循不然則宗親之祿迨支冗敗之禍殆免矣

一河南臣等謹按河南為諸夏中區向稱樂土近以宗室日繁
黃河歲從祿糧工役勞費不貲民始不堪命矣開封河南衛輝
懷慶彰德五郡衝煩難同彰德閒于趙魏軍民雜處牽制尤甚
歸德睢陳數省統轄非易宿姦大猾時發首難之端南陽汝寧
且多礦盜殷富則汝寧為優勁強則河洛為最是故藩祿軍需
均當規算第恐皮盡而毛無所附方來之患有難 者係撫大
臣其蚤夜槙圖之哉

此論山東大都迨餉之費王祿之供曆河之勞所在不免

一山東臣等謹按山東齊魯舊域海岱奧區濟兗東患在役重
其民頑輕於流移青登萊患在賦煩其民悍敢于武斷濟南雖
稱沃壤而武濱霑蒲一帶即古廣斥之地一望白茅兗州水陸
之衝且 宗藩河工勞費不貲至于沂費郯滕則荒落甚矣東
昌青州差有可觀均非昔比登萊地本瘠鹵舟車不通雖值富
歲猶多逋負大率濟青依山多礦盜萊登瀕海多鹽徒臨淄之
間多姦俠單曹之境多妖民係撫大臣實心綏輯之外又不可
不銳意於防練矣

此論山西[illegible]宗祿弥崇且係德河曲之間興虜僅隔一河可畏哉

一山西臣等謹按山西大同府逼臨虜穴最苦侵暴太原府屬
如興岢嵐係河一帶虜一大舉輒入其境斷烟宿莽蕭條甚矣
汾州宗藩不畏國法頗為地方之害潞澤遼遠環列太行上下
谷深林密盜時竊發往歲青羊山之事可為鑒也平陽雖稱富
庶其實止蒲絳臨汾太平襄陵曲沃翼城差有可觀地震之後
則亦大不如昔矣是故休養內地之民使之裕于供邊乃一方
係撫者之責否則割肉充腹立見其斃可歎也矣

此論陝西所在[illegible]宗室而中原尤甚閭閻愁苦迨甚可虞也

一陝西臣等謹按陝西內綜八郡外控三邊吏茲土者牧且兼
帥爲責誠難矣西鳳漢中稍稱饒裕百需給仰供應頗難延慶
平涼臨鞏逼近邊陲虜一入無論貲產鋒鏑死傷之患獨先當
焉三邊視諸郡尤衝而勢不相貫故甘肅星懸於河外寧夏孤
係於橫城榆林一望虜巢千里饋糧獨其人輕生敢戰相恃無
恐頻年更番入衛耗亡半矣陸城殞將盜有由然又其甚者固
原為開府調度之衝重兵屯戍自去秋敗績之後懸賞退募至
今銳士尚不滿千若虜襲舊套直驅踐汧隴薄涇邠窺三輔特
再晝夜力耳鳳洒之墟風多回種而無良亡命者又多逃匿其
中立俟風塵鼓煽而起腹心之患其將大乎是故有牧帥之責
者所當觀釁而預圖也

此論蜀省大[illegible]番夷之隱禍尤為可慮若其[illegible]饒險備與亦虞已

一四川臣等謹按四川西南奧區上則松茂建昌番夷時肆侵
暴下則播酉石砫土司互爲劫掠控制消弭非一朝可圖者也
成都素稱沃野賦重役繁供億稱詘敘州地饒而高珙諸夷兵
燹不貲且大木多產其境採辦之擾商民殘疲重慶土寇連結
施州諸夷虞劉未已而妖人內訌受患尤烈係順衛疲民朴務
簡馬湖僻小民夷相安能安新造全在經始大抵蜀也夷漢雜

此論雲南大都城郭人民夷居十七向背無常萬里控馭難治柰何

虔氣習靡浮地里遼遠歷難遍加以大水之困大兵之殘民貧多盜勢使然也事在撫按脩乎咨詢司道勤乎親歷督率有司持廉省費愛養撫綏數年之後或者蜀其有瘳乎

一雲南臣等謹按雲南遠在西南漢夷雜沓無事則互為桀驁積弊然也府屬如雲南臨安大理永昌鶴慶楚雄足稱沃壤曲請為入滇之路供億艱難武定當新造之區安輯為要元江景東麗江姚安北勝鄧州霑益諸夷其情叵測鎮巡同心恩威兼濟方可稱治至于旌別庶官責在監司撫字百姓責在守令惟求得人而已

此論貴州地勢要利夷性猾詐貴在因俗以持撫化耳

一貴州臣等謹按貴州初屬四川行都司永樂年間始建省治官則流土相參民則漢夷雜處不當中土一大縣一線之路外通滇南官軍月糧仰給川湖二省黎平寄治湖廣五開衛銅仁僻處萬山逼近苗穴都勻程番與廣西接壤土酋仇殺素稱難治鎮遠湖廣之衝西水背山險頗足恃思州石阡孤縣一隅勢可隱憂惟思南城下有江足通舟楫商賈行旅比之他郡不甚蕭條大抵貴州開為雲南無貴州是無雲南也內安外攘其撫鎮大臣之責哉

給少宰楊巍公評貪吏害民甚於二山竊以清議風天下故懲貪之典予為剴切不至之大法則小臣廉卓我見也澗治本矣

懲貪吏疏

楊巍　太子太保

吏部一本欽奉

聖諭申飭懲治貪吏切要事宜以安民生以回天意事該本部題八月初四日伏蒙

皇上召臣等恭詣會極門該太監張誠等傳奉

勅諭云云欽此除申理冤抑聽都察院具題申飭外臣等案查萬曆十二年該本部題覆漕運總督傅希摯論該知府等官董用威等節奉

聖旨今後貪官科歛銀五百两以上的都着追贓還官欽此隨該刑部擬例上請奉

聖旨是這律例既參酌停當貪官科歛贓至五百两以上情重的准引例發遣情輕的依律問擬以後各該撫按官論劾贓私務要查訪究問證據的確毋得枉縱欽此

論吏治甚壅

明旨森嚴一時大小臣工俱當洗心滌慮在有司固宜潔已愛民仰副朝廷之休命撫按監司亦宜懲貪禁暴無忝按部之重權斯所以仰答

聖主愛養之仁而恭迓上天太和之澤也第人心積錮日久吏治頹靡成風即

發貪吏情狀明甚精透

詔旨諄切至再至三而忌玩習成恬不知畏其間廉清寬仁敦崇實政者豈謂盡無然悃愊無華不事炫飾留心民事不屑趨承上官未必即知之而未必列之薦剡也至若自恃高第濟以小才假振作之虛聲肆谿壑之大欲而巧言可以惑聽神巧足以文貪即上官目與相臨或被其牢籠而不覺或畏其奧援而不問彼既身有所托而心無所忌民若猛虎而官稱祥鸞[illegible]

當盡無其人哉有之而未知所知之而未必形之論劾也蓋
以司道徇蔽而不以聞撫按因循而未及察以致守己愛民者
致沉抑貪縱虛飾者倖逃法網其將何以示勸懲而風守令
也哉臣等切謂欲清吏治重在懲貪欲懲貪吏重在核名實異
同蓋有廉能之薦墨未乾而贓私敗露弾章繼之者矣又有此
方以廉能薦舉而別處訪實上司且以不職論劾者矣又或司
道開報考語亟稱其賢而撫按俱存薦章而部院考察徑以不
職議斥者矣雖始終難保其意見未必盡同然詳察於名實之
間稽核其異同之故良以人情多僻于任怨而樂于市恩也臣
等請自今伊始部院專責成于司道各要悉心體訪稽察如貪
狥情畏勢遠怨自全于所屬各官有貪縱而不及知或知之而
不從實開報論劾者有司道聽撫按撫按聽本部及該科查參

辟于任怨樂于市恩可謂洞見人情矣

請
旨議處其舉劾到部與本部平素查訪大不相同者亦許明白
糾正不許一槩依違從扶同致弄公論再惟本部斥陟除撫
按舉劾之外向者諸司考語撫按官每歲終類報一次以故中
有官箴既壞而糸劾不及大察期遠者多從劣處正恐久留地
方徒滋民害後以繁文停止以撫按復命及各官進表方得稽
察賢否到部夫巡撫還轉常以三年為期巡按差滿赴京多年
半以上間有事故未及復命者則又竟無文冊而進表官員
則所造甚略在各省以二司評隲所爲或一不甚相遠至南北直
隸悉係府佐等官平素過甲科知縣悉折節下之既有所畏而
不敢直言至州縣佐貳多以浮詞塞責即有貪墨事蹟亦誰能
據事直書以故近日本部推陞劣處甚少不惟候選者苦于缺

談吏胝精覈

核弊晰情究極直與

少雖以疏通使不肖者久爲姑害一方斯民何容合無通行各
省直撫按等官悉要查照舊例備將所屬有司等官賢否查訪
的實總造簡質文冊逓年一解報一次以便本部揀查但有操持
已壞或罷軟廢事者即行劾削劣處各撫按官不得仍前因循
廢閣斯有司時有所儆惕貪墨不得以縱容飾吏安民之道或
不外此至若部院大臣均有表率百僚之責而臣等備員銓部
責任尤艱稱塞匪易臣等將益務精白以示儀刑仍與各衙門
堂上官遵照節次
明旨共崇應靖以勵俗敦倫以還淳語云
朝廷者四方之極又云大臣法則小臣廉轉移化導之機似莫
有先于此者其餘有司實政之所當修議尚有未及容臣等遵
奉
勅諭次第修舉務期民生可遂天意可回我
皇上畏天戒悲人窮惓惓盛心斷仰付於萬一矣奉
聖旨是屢有旨責成撫按司道官督察有司近來舉劾多未見
精核只虛文了事吏治何由而興今後你部裏還着訪有
舉劾未當的指名參治各處開報屬官賢否年終報部查復舊
規行

高講吏治民占經世之略

大臣表率一節尤不可不見

飭吏治疏

楊[illegible] 天官冢宰

評吏治最為洞悉安民救荒在撫按所責之數按旨式即言居要矣

吏部一本仰遵
聖諭敬陳第一切務懇乞
聖明申飭以肅吏治以迴天意事看得南京廣西道御史黃仁
榮奏稱在外守令中有貪吏之剝削酷吏之鷙悍慢吏之因循
巧吏之奔競遠吏之恣肆五吏為蠹以故傷和致災重為民困
及議差官專董荒政親詣郡縣採訪或有前吏許其持疏斥逐
臣等竊照水旱之為南北災也所以實心拯恤使民無失所者
在守令所以加意廉察使官無失政者在撫按監守令于民最
親而有司漂漂弗敢具文弗敢恣縱則以有撫按之體察舉劾
在也方今
聖明在御加意民瘼留神吏治　詔旨諄切不啻三令五申而

黃君欲特遣官賑荒亦是一良策而慮及循擾亦見深識

不另差以責撫按若成之長處也

玩愒因循未見回心易慮如五吏之為民蠹者真不可謂無其
人矣頃者本部欽奉
勅諭既嚴飭撫按精察郡縣之吏復以救饑民防亂民切要事
宜請乞專責司道親詣所屬州縣考覈掌印正官其司道有才
猷未稱年力近衰者一併議處已經奏有
明旨通行外今南道御史黃仁榮備陳五吏之害因欲做宋時
按撫體察故事于西北南重災地方或卿寺科道內特遣一官
或照近日申飭撫按專督監司事例在各省司道中定委一員
專董荒政于以飭吏安民其意甚善臣等竊惟一方之吏治既
以督責撫按若復另差一官不無煩擾且巡撫職在保釐巡按
職司糾劾即所謂安撫體察非二臣本等之責任乎至若監司
守巡各分一道專委督察在本部都察院近日已經題奉

任用法不任類苛二山青成撫不專增官理大体得

明旨有行相應再行申飭合無恭候
命下本部移咨各省直巡撫都御史及咨都察院轉行各巡按
御史將本官所陳五吏嚴加查訪如有貪酷害民罷軟廢事及
巧宦容于彌縫遠方跡干法網者俱要不時參劾仍專行守巡
各道督察郡邑撫恤災民查照本部先行合題
請事理一一條議處回奏如或安常職故罔念時艱容縱匪
人重為民害者在巡撫聽科道官指名查參在巡按于回道之
日聽都察院考察議處斯地方無增官之擾而吏治有振舉之
期安民救荒之策要不出于此伏惟
聖明裁奪奏
聖旨是

議處邊務疏

王一鶚（大司馬）

兵部一本。邊費日靡兵威未振摘陳一二機要以保治安事。看得戶科左給事中穆來輔題稱各邊要務。率謂在遼鎮海運之防不可不嚴。邊功之敘不可不惜。收斂之病民。法不可緩。貪將之通夷。禁不可不嚴。開原寧遠之間。當整濠塹谷以控其沖。金復海蓋之瀕。當設兵議餉以壯其本。在薊遼橋工可罷。而臺牆工作之細巧不可不省。烽火可嚴。而南北臺兵之管轄不可不一。器械之創脩孰愈于廢墜之葺飭。逋逃之奔命孰便于土著之選充。酌議臺牆工作以惜其財。調停馬步戍兵以節其力。在宣大山陝夷馬當一例變價。以免軍士追樁之累。脩工當槩給行糧。以蘇軍士之苦。營路戰馬比例薊鎮以備征操。正牧馬匹一槩估責以省賠償。選鋒騎操馬匹當給銀買補。月糧扣補樁朋當照例抵數。及稱各鎮寬遣臣之文法。破拘攣之常格。以示激勸。各一節。指今昔虜情之變態。因影察形陳邊閫所備之機宜。隨病為藥。其謀既深。其慮良殷。然事有見行之當申飭者。有未行之當酌請者。

以遼鎮言之。海運之防。加御之慎。收斂攬取之弊。四衛兵餉之增。此已行之所當申飭者也。索取啟釁。貪將通夷之禁。開原寧遠塹濠埋谷之工。此未行之所當酌議者也。

以上論遼鎮

以薊鎮言之。橋工當停。臺座當省。牆工當修。步兵當恤。斥堠烽燧嘹瞭當嚴。南北臺兵統轄當一。調停工作以寬戍。募練土著以抵客兵。此見行之所當申飭者也。臺牆工作毋徒細巧美觀。整脩器械毋徒紛更耗費。當毋之力乘虜之間。吾力雖全而虜寔間。不可圖虜有間。而吾力不固不可乘。此未行之所當照行者也。

以上論薊鎮

以宣大山陝言之。嚴摘賞之額數。以戢夷心。給修工之口糧。以惜費力。此已行之所當申飭者也。至營馬戰馬欲行槩給以須官銀。正牧馬匹欲槩估責以省賠償。馬給軍追樁之不便。月糧既扣樁朋之免追。此未行之所當酌議者也。

以上論宣大山陝

至於中國之於外夷。假貢市以示羈縻。嚴征剿以張撻伐。屢奉明旨許以便宜行事。如宣大之罰服。延綏之降。甘肅之驅逐虜。即搖尾乞憐。乃其明効大驗。茲欲寬文法破常格。誠鼓勵人心之意。既科道具題前來。通應酌擬覆請。合候命下本部。通行九邊各督撫衙門查照所議各項事宜。見行者應行者。舉行。未行者。酌議具奏。毋事虛文。務臻實効。其各撫處剿捕事理。悉聽相機舉行。朝廷許人任事。諭旨炳若日星。惟諸臣且戚互相為用。操縱各當其可。務求國體常尊。虜氛永靖。無以中制可也。奉聖旨依議行。

任將而中制皆敗。弃機宜于邊務。聽督撫。可謂得任將之道矣。

甄敘勲臣疏　王一鶚

勲臣位高祿重無程能論功之典是以易縱而易怠如雲間所奏嚴甄敘之典遷畫當而有據升用習國事者諒之

兵部一本甄敘勲臣以備擢用事武選司案呈武職推陞全憑薦剡以資薦而用則用者所擬以無薦而舍則舍者實所當推公侯伯及各勲衛自送營教習之外別無薦舉可據咨訪或易于失實推用恒苦於乏才相應酌議題請案呈到部看得世祿世官本以備緩急之用使功貴過寵大抵與論之公武事當用勲臣者大之如兩京五府掌印僉書南京守備操江以及督府總鎮悉有軍國之要寄次之如督理紅盔大漢將軍叉刀圍子手以及府衛印則典禁輔之親軍其責任匪輕其推用宜慎顧應用之缺則多堪用之才則少緣送營教習之外無復程能考察論功之餘將終落暱或閑素養而驕驕則易縱或甘投閑而怠怠則忘修即有遷善改過無由自見乃至遇缺推用輒苦乏人如不得已而用及廢閑者無以為持衡之具或不自愛而仍復求用者無以杜鑽刺之門必先立法鼓舞足以勸懲乃得爭自濯磨不至旅進旅退今無自今伊始凡公侯伯除見任管事及老疾不堪推用外其新襲嗣而已出營與曾經革任者並各勲衛在京帶俸者聽兩京兵科會同各科河南道御史會同各道各于本年終從公擬議甄別但有才行並優者或係首艾方新者不拘員數據實疏薦以憑本部再加體訪覆題候用以後或兩年間一舉之如有驕縱不檢怙終不悛及安享厚祿托為久疾以免朝參者許科道官指實參論不時論劾即無由可藉循資祿可竊也自後本部凡推補勲臣之缺必備閱薦敘之函庶被薦者因功加修未薦者有懲思奮懲創者有砥礪之奇推用者有甄敘之據矣伏乞

聖裁

嚴甄敘以預為推用之地公可謂深長之慮矣于以補首盛治豈淺尠哉

弭災異疏　王一鶚　太子少保

侃侃剴切中人情世故法言非公者訴所謂將得之俊傑

兵部一本災異薦臻修省當嚴敬陳一得以挽

天心以回治化事臣等看得陝西道御史李化龍條陳六事除事關別部者聽其徑自議覆外其稱禁需索飭武備正悍卒等三事俱係本部掌行卸傳兵紀禆益為多相應開立前件議擬覆請恭候命下本部通行各衙門一體欽遵施行一禁需索以甦驛遞之苦前件臣等看得勘合之填給自有舊規豪強之需索常溢原額各差内臣或自南而北上自北而南回其合用夫馬車船填在勘合俱照例無差閑者但各官跟隨豪強者沿途需索驛擾即本官亦為其所撥置地方官惟求其出境之速在上司則差人守催在下司則曲意應付於是以遣牌為定數視勘合為故紙而其數不啻四五倍矣驛遞幾何而不憊且累哉既經御史李化龍具題前來合行鳳陽山東保定河南各撫按衙門轉行各屬如遇公差到彼止照勘合填註廩糧夫車馬船隻數目應付不許稍違如有虛開牌面分外加增者不許應付其地方守巡官員亦不得差人為之守催致滋擾害如違聽該撫按及科道官訪實參究伏乞

聖裁一飭武備以杜竊發之虞前件臣等看得饑民易于搶掠猶有可原之情亂民志在縱橫當嚴不赦之法節該言官建議本部具題

欽依申嚴通行遵守今據具題前因無非思患預防之意合無備行各撫按衙門查照所議事理督行司道等官於保甲着實舉行平昔互相覺察有警互相應援無徒實為虛文于兵快說法操練因才力以授技藝收豪俠以廣網羅無私差遣務武備

即新建亦當之後之一費士大夫所得傳而新過客者君亦全及此乎

保甲部寓兵于民之意後世雄口全防驛有能舉之者此議論

兵波久陵松卒驕梟部陽見皆則生有鄖陽之形者可不須為之慮耶

恆係應與緩急爲濟不惟饑民因而歛迹抽且亂民不敢生心伏乞
聖裁一正悍卒以杜陵替之漸前件臣等看得兵士鼓譟事存所激者情尚可原驕悍所倡者法難經宥所據鄖陽軍士之變節奉
明旨處分參將員缺已本部推補無容再議今據具題前因無非懲前慮後之意合無俯行鄖陽撫按衙門責令新任參將尹邦憲務將所部軍士嚴加約束時為訓練示以親上死長之義消其驕悍反側之心敢有仍前鼓譟倡亂者盡法處治勿事姑息庶法紀不至陵夷而人心知所震懾伏乞
聖裁奉
聖旨依擬行

朱宗伯金庭公評國家以教典和天下所以正士習明學術實係于此以時類貴傷貴之責生處之日靠希窮推希方得弱且哉矣雖江以振作人才為己任故所議三途教職處之特優使任教者果能体其意則人才風俗未必無小補云

以上論進士教職酌議允當

議處教職疏　沈鯉 太子少保

禮部尚書臣沈鯉等一本議處教職以飭學政事切惟教官之親士與有司之親民一也今天下有牧民之官而無教士之官蓋所謂教授學正等職者徒以備員而實于弟子無分毫授受之益雖亦三年大比每歲貢士未嘗乏人而求其成德達材以著作人之績者則杳乎未之聞也夫人才風俗出自學宮爲治忽理亂所係豈可任其廢壞不修至此乎臣等職專風化責有攸歸且欲稍爲振拔使知自奮冀所庸其賢責之法惟愼其選除優其遷轉以示鼓舞作興之意使由科目出身者不薄此而不爲貢途出身者不畫地而自限庶乎師道立而學政之脩舉有日矣請自萬曆十柒年爲始新科進士有願就教者免其自行陳乞止具呈辦事衙門移咨吏部代與題　准即與除府學教授教授三年查果稱職原係二甲者陞各部主事係三甲者陞推官知縣俟其歷俸三年前教職舊俸准折有司年半與初選推官知縣歷俸四年半者一體推陞行取其三甲進士有願久任教職以終作人之效者許於就選之日具呈案候待其歷俸六年徑陞各部主事三年者陞國子監博士等官如有雅意作人如塾師之于子弟日課月程多所造就及能贊助有司脩闡教化移風易俗之效者遇該內轉與相應部分通該行取則通論功績所以優進士教職者似應如此使其守選未及者得免於淹滯之苦政體未諳者可習見有司之事或遇該鄉試之年則聘取同考不患乏人斯其所以優之者又不在遷轉之間而已矣會試付榜舉人及下第乞
恩就教者本多爲貧而仕乃當臨選之期猶復持兩端不決者

何也蓋年長而始就教職本利於推陞之速年青而有志進取者又惟恐推陞之速此其情之不同有若是相反者不可不兩從其便也　請自今以後凡舉人就教者俱經會試一次方與推陞有司如就教之後會試不第而仍望久任教職以終作人之效者許其具呈告候准其再會一次方與推陞已經三次者不准其餘仍照常推用庶幾于人情兩便矣若有能造就人材脩明教化如前項所稱功績三年以上陞司務博士知州九年考滿起送到部者陞各部主事大理寺評事府同知等官所以優舉人教職者似應如此夫進士舉人就教者多則教授學正可柔得科目出身者而用之雖教諭不能盡然亦宜選訓導之有賢能者以充其任庶學教得人則一方學政有為之綱維者故其選不可不慎也貢士教職視科目出身者常多數倍乃近年以來則一任分教再任學教際從多轉矣彼既無可欲之勢以誘其前而又患失之心以隨其后未有不甘于自棄者故學政之陳由貢途居多而鼓舞作興尤宜于此輩加意也合無于貢士教官查有稱職者除春秋兩季照常序轉學職外其當選遇該推陞之時亦查其年力精壯考語特優者與一體推陞有司九年考滿起送到部而著有前項功績者陞知州助教等官其各該撫按薦舉教職者亦特許寬其人數仍于薦本中以各資格分為三限示不相掩如示其以上係進士出身其以上係舉人出身其以上係貢途出身斷不得偏右科目以消沮貢行之氣所以優貢士教職者似應如此夫待之優則人知自勵而師道可立學政不患其不脩矣至于有司改教近年事例尤為可議者蓋凡撫按論劾有司而欲存一線之路者必曰操守備未大壞學問尚可為師夫曰守未大壞非果不壞特借其一節任之淺也曰學尚可為師非真有學特借此以為存名也審如是則教士以貪而已矣何重民而輕士如此也合無自今以后論材力則姑准改教論操守則降調閑散不許輕與教職以溷學宮亦補偏救弊之一事也伏乞

勅下吏部覆議上

請俯賜施行奉

聖旨這教職選任陞遷等項俱依議以后撫按論劾有司但有操守有議的不許擬改教職

以上論舉人教職議善

優貢士教職者非不美第此輩與科甲不同若有舉而無錯則無恥所謂諸無所謂者亦如前功績內者宜此議若其貪冒不拘亦宜明示所以懲戒

未則無然備而人人向往矣

論及改教尤見用心

停減買辦疏

宋纁 大司

王損國評：國用匱之取給多端耳。宋公勒要死之若節財用，將不可支矣。古有社稷臣，宋公其人歟。

戶部一本庫藏萬分匱乏懇乞

聖明俯賜停減買辦以昭儉德事。雲南司案呈奉本部送户科抄出內承運庫太監孫順等為急缺金兩寶石珍珠等項事奉

聖旨。着買辦上急送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呈到部。臣等切惟

皇上以潞王之國。取用金珠寶石等項。以洪錫予之仁。臣等敢不將順。第前項珠寶珍藏于巨室。非若五谷充盈于市肆。買辦必須召商。召商必須厚其價值。又必取給于太倉銀庫。有無虛實。莫逆

聖鑒。即臣九月所奏外庫實在之數。僅一千五百有奇。已盡數湊解遼東年例。今該庫所請金珠寶石等項。計用銀三十二萬兩。不知

經費之銀計臣惡之久矣。盤立公有明言以儆君者。宋公苦辭君論現同事。如其月今矣。非

皇上令臣等於何處取給。無銀而召買。雖朝廷之法。難行於商人。商人空手。以扣巨室之家。其誰我應。須歲內尚該各邊年例銀一二百三十餘萬。臣等方日夜焦思。寢食俱廢。乃復益以額外之費。臣等非能鬼運神輸。其何以仰付

明命。且歷查往牒。凡親王就封。並無取辦事例。即

皇上篤念同氣。不拘常格。似亦不必如是之多。伏乞

皇上軫念庫藏之空虛。深惟

國計之當重。俯查所取某項。不甚緊要。可以停止。某項止用幾何。可以裁減。俯從臣議。悉行停減。庶友于之仁。樽節之義。兩全而無害矣。臣無任悚慄待罪之至。

裁定鹽法事宜疏

宋纁 戶部尚書

王相國評：制下公鹽法係國家大計，裁定係老成石畫。

戶部一本鹽法久敝。衆議異同。懇乞

聖明俯賜裁定。以惠商民。以足國計事。山東司案呈奉本部送户科抄出山西巡按御史吴達可題前事。奉

聖旨。戶部知道。欽此。欽遵通抄送司。案呈到部。看得河東巡鹽御史吴達可題開歸二府改食山東長蘆。當議有四。內除三關之積逋。已經本部題免。毋容再議外。其餘三事相應開立前件。再加酌議題請。定奪施行。伏乞

聖裁。

一曰商人之積困宜恤。前件。臣等查得本年二月內。該河南撫按官東貞吉等會題河南怖鹽味苦。運到開歸二府鹽斤派散。追征商民。俱困。欲要改食山東長蘆之鹽。即今已認河東額課。已經本部覆奏

便民益商而利之。俱呼勝焉。

欽依訖。今御史吴達可題稱各商運發二府鹽斤。棄之則引價業已輸官。不棄則地方業已他屬。欲要議處。及查本部原題。自萬曆十七年為始。正處及此。合行移文河南撫按。轉行二府。將河東各商運到鹽斤。聽于十六年內盡數分派。追價不許拖欠。仍自十七年起。始行山東長蘆之鹽。既求民便。又不困商。斯為兩利之道也。伏乞

聖裁。

十年九牧其勢難行。屬河東運道。官行矣。

三曰運道之敝塞宜通。前件。臣等查得開封舊隸山東。彼時河東引鹽亦從襄城等縣經過。無有稱不便者。況商人運鹽。發賣俱有水程。引目所過州縣。誰得而革之。今御史吴達可議。割河南開封河北四縣。于長蘆。而余屬州縣留之。以通運道。以涉過慮。宜以開封一府大梁守巡二道。屬兩巡鹽御史管轄。事體尤為不便。合行河南撫按。行令襄城等縣照近河題

例仍行山東長盧之盐。如遇河東商人運發南陽等府盐斤經
過。即便放行。不許留難。違者聽河東巡盐御史參治。伏乞
聖裁。 一 四曰壓待之增數宜減 前件臣等看得河東額盐四
十二萬引。正德八年增餘盐二十萬引。共盐六十二萬引。每年
額課銀一十九萬七千三百七十六兩。萬曆十一年因壓欠滴
人引價。乞從處補。本部議于十二萬引內每年撥十萬引免課
以補商人遺下課銀三萬六千兩。于太倉補發。近該河南撫按
會題開歸二府食河東盐不便。本部議將二府改食山東長盧
之盐。就于河東餘盐二十萬引內撥一十五萬引。該課銀四萬
八十兩。令山東長盧運司分認。以抵河東額課。余引五萬。准暫
免歲止辦課四十二萬引。其所減餘盐二十萬引仍每年于內
撥補商人十萬引。待補完即行停止。已經題奏

稱商恩恭酌特宣即使孔刘持紫不能喻此

欽依。該今御史吳達可題稱河東每年撥商人壓待盐十萬引
原在六十二萬之內。今減二十萬為四十二萬。復令于正課外
撥補商人十萬。奇減二十萬引之虛名。而無其實。乞要再為量
減。合加折議移咨都察院轉行本處就于四十萬引內撥商人
五萬引。再于所減余盐二十萬引內撥五萬引。共湊足十萬引
以補商欠。計河東運司每年辦盐四十七萬。止納三十七萬之
課。待補完商欠。仍復四十二萬正課。本部亦于每年補發山西
鎮銀內減去一萬六千兩。仍行長盧巡盐御史將所分地方
課事宜查照原題作速議處。停妥具奏。伏乞
聖裁。奉
聖旨。各處行盐俱有畫定境界。開封既改行盧盐。河東商運道
路還應查改。以便稽察。著河南撫按官會同巡盐御史查明定議具奏。

減引封商有么所共言今及此愛民之深謀矣

議處地方疏

宋纁

戶部一本飢民嘯聚可虞乞 勅當事臣工綏戢以安地方事
臣等於本月初七日接到江西巡撫陳有年一本為撫綏要狀
天時人事種種可虞乞 賜罷斥俾陳地方急務以圖消弭事
內開饒州府餘干縣居民方珠黃大章等家被不知姓名百餘
人將各倉圍搶及南昌府進賢縣有不知姓名百餘人將民人
文九家家倉穀搶去等因奏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先該直隸巡按劉懷恕一本飢民結聚搶
亂。來處偵事官員以彰法紀以安地方事。內開二月二十一日夜
聚百餘人打劫彭取守等家。發兵逐去。二十八日崔瑞鳴等
一船。被百餘人搶去等因奏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臣等又聞松江常州等府饑民搶攘不靖

許相國願賜公詳公民嘯衆府事可憂每一思之

二省。山東之濟南。東昌。兗州。三府。亦弱之尚餘之食矣。今歲值
災傷。民窮盜起。非固敢於違法。誠迫於不得已也。嘗聞漢臣人
情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饑不得食。膚寒不
得衣。雖慈母不能以保其子。君安得以有其民哉。方今旱澇之
虞。幾遍宇內。江北洪水為虐。山東河南旱蝗尤烈。是以饑民聊
生。饑殍相藉。嘯聚搶奪。覬望而起。雖一時災黎烏合。蟻聚旋即
解散。似若未害。但恐豪奸巨猾因饑民之易亂。幸凶歲之可乘。
揚臂鼓煽于其中。則一倡百合。其患有不可勝言者。況松常為
根本輔郡。而淮揚實咽喉之地。河南為腹心要區。而齊魯尤肘
腋之地。較之他省。此為最要。若視其擾亂而不為之所。甚非所
以默弭民而固國本也。臣等願
皇上思歲祲之可憫。念民亂之當憂。切先事之慮。嚴未然之

引說錯之說于時事是切

長慮却顧之詳愛民憂明之論

行飭地方當事諸臣多方撫綏勿泥常套可蠲不妨再為之請蠲可賑不妨再為之請賑使安設處務期盜息民安儻有不良之輩嘯聚竊發府州縣官即時申報本省撫按緝捕擒治其黨消弭果係饑民脫諭解散如獲首惡必寘之重典殄厥渠魁使難逃於三尺之法不許隱匿盜情玩寇殃民致使滋蔓而不能撲滅如府州縣敢有故違者許本省撫按指名參奏撫按知而不舉許道聞風而糾劾之若是非過為之慮也易曰機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禍亂之機夫豈在明不見是圖連歲災荒民已不堪又加之目今青黃不接之際候哺嗷嗷之黎揭腹待斃所為危急存亡之秋也使不按為之賑恤不亟為之防範則饑民既無所仰又無所畏如之何而不窮且盜也況今

國家多事蜀夷未平而羅賊繼作以荒歉多難之勢當民心困危之時則既養而安戢之誠當如救焚援溺不可一息少緩也伏乞

皇上俯查臣等所言不大舛謬敕下都察院通行各[illegible]直撫按一體尊奉災民幸甚地方幸甚

聖旨該部院知道

疏通錢法疏

石星　兵部尚書

工部尚書石星一本制錢阻滯懇乞

聖明嚴行申飭疏通以裕經用事虞衡司案呈奉本部送據寶理寶源局員外郎邵伯悌呈稱本職奉部劄委監督鑄造萬曆通寶恭進內庫并送太倉及壽宮各工支用節行召募爐匠添善作房晝夜鼓鑄驗收銅料足色鑄造頗為精美一時內外通行民皆稱便乃自九月以來都城內外將萬曆制錢忽然阻滯不行本職欲照常督造今市肆不行恐徒費工費欲行[illegible]各匠役雜料工食銀兩業已費用一時難以追還且奉

旨鑄造擅難停止呈乞嚴加禁約設法疏通俾制錢[illegible]而經用可裕等因到部看得錢之為用與金幣並行歷觀前代莫不皆然奏

欽依鑄造萬曆通寶進送內府太倉應用續因都城錢貴臣等節次題奏

欽依將大工多造新錢以濟財用一時制錢流布上下[illegible]為陽鑄山惠民之仁何以加焉無何制錢方行旋為阻撓夫謂之制錢以其沿之于上而下不得專謂之通寶以其流[illegible]近而人莫敢阻況

皇上萬曆制錢體質厚重色象光榮匪直行之今日信可傳之萬世今忽然而貴忽然而賤倏然而用倏然不用是小民操[illegible]賤用舍之柄而上莫之禁也往者嘉隆舊錢阻滯不通

明旨屢禁卒莫之行今併萬曆制錢廢閣不用無論經用之未裕且於法紀之謂何臣等訪求其故厥有三一曰稅斂壅閼蓋錢法之行要在上下流布[illegible]聚散耳即如門[illegible]

救弊者必反其始東泉拈陣三弊告從與法所以不行處討論的確十餘中窾

明旨收錢矣閘門稅間收制錢第為數不多至於房號則經收
積役利於收銀而不利於收錢收銀則得輕重其手而吞蠹餘
之貲收錢則定數有限而無侵漁之利夫蠹於公者既不收錢
而欲強民之用得乎其弊一也二曰豪右之壅利蓋今之奸豪
滑商蘊乘時射利之心窃人棄我取之術訛言惑衆謂制錢過
不用以致有錢之家自千百以上惟知積之無用減價輕售而
彼則棄錢收貯以待貴時之用其弊二也三曰雜錢之阻撓蓋錢
者泉也如水之行地而流布不窮也萬曆制錢雖水之[illegible]前
代雜錢則水之支流也支流橫溢則正派壅塞雜錢盛行則制
錢阻滯其勢然也往者雜錢惟行於北直隸山東等處近則興
販京師互相崇尚以致私錢盛行制錢反阻其弊三也三弊之
中雜錢為害最甚首當禁止雜錢一禁則制錢必行其手[illegible]

右拱辰以文章齊名五子乃其論國事不淺淺可行詠謂文士無愧用乎

崇論閎議[illegible]

國計民生係關匪細伏乞
聖明裁斷
勅下都察院轉行五城御史并廠衛緝事衙門嚴禁舖行市肆
人等敢有於
命下旬日之後仍舊行使前代小號雜錢阻撓富源者許[illegible]萬
曆通寶者許兵番總甲人等的據指証將犯人執送所在詔司
依律從重究處仍枷號本地方示衆但不得因而騙詐各行致
有騷擾一應房號稅課務要遵
旨兼收制錢其附京州縣原用制錢者亦乞
嚴勅咨行順天撫按衙門一體禁約遵行淡令一定必堅如金
石信如四時持之永久有不復更易則遠近人等既知制錢之
不可不用又知用之有恒而樂于積貯庶利權不至下移錢法

不致壅閼民生 國計均有攸賴矣奉
聖旨近來市肆奸民訛言射利及行使小號雜錢阻滯錢法著
廠衛衙門及五城御史嚴行緝究有違的拿來枷號重治其房
號門稅以后都著多收制錢及文武官俸相兼支給務要遵行

（眉批）日宗山錢公部京銀公……石星工部尚書

職掌事宜疏

工部一本俯循職掌目擊時艱敬陳畢工事宜以安軍民以丁以垂萬年永利事都水司案呈奉本部送工科抄出浙江巡按李天麟題前事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抄出到部送司案呈查得萬曆九年十月內該內織染局署局事御馬監太監張誠等題織上用等[illegible]袍叚共一十五萬六千一百六十四疋本部覆奏

欽依派行浙直司府織去后又查得萬曆十四年三月[illegible]士申　等題減織造袍服等項隨該本部查得前項袍服[illegible]解過三萬四千七百八十二疋叚未完一十二萬一千三[illegible]十二疋以五分為率解進者已一分矣題請裁減節奉

聖旨這造袍服未完數內准減一萬疋欽此已經通行欽遵[illegible]續據浙直于萬曆十四年五月內又解進八千三百疋通前[illegible]完過四萬三千八百十二疋其餘未完數目既經按臣[illegible]來相應覆請案呈到部臣看得袍服御于

聖躬事非得已而經費出于帑藏用則易竭國家定制每歲[illegible]造御史段疋約解三萬有餘頃年以來服御賞賚用度[illegible]故歲造之外時有傳奉加添之數此皆

皇上不得已之徵臣等敢不遵奉　惟是水旱之災報者[illegible]而四方貧困窮窘不能堪者姑置問其他浙江稱大藩也昨[illegible]織造大紅紵絲將各衙門贓罰銀兩搜括幾盡乃始解完而戶部以關係邊餉不宜輕動本部又復多方設處題請補償此民窮財盡之秋而必欲完夫難完之數則馴致杼軸之空終成流離之患其勢誠窘而其情可亮矣御史李天麟目擊其艱條議[illegible]

（眉批）上減織造所以憫民窮者至矣東泉公更欲求法外之仁解言未必盡行其出謨者臣暴于天下真酉望之臣宜也

前來欲乞

特下明詔將蘇杭織造暫且停罷俟后年豐再議舉行是所為恤民窮以廣

皇仁者意亦肫切臣等反覆思維夫以

皇上軫念省直災民何所不至即內帑称乏尚不惜發百萬[illegible]使以賑濟蓋相望于道豈無恤于重地災民而不為之所[illegible]蒙

皇上俯采御史之言將浙直未解段疋暫行停免以俟[illegible]造維服用不可缺亦量減分數以示蘇息是皆

皇上浩蕩之恩而非臣等之愚所敢望也恭候

聖明裁定容臣等備咨應天浙江巡按衙門及咨都察[illegible]彼處巡按御史欽遵施行奉

聖旨這袍服已量減了還遵前旨行

（眉批）杼軸空于下而經費詘于上壁籌之臣其宗之何此東泉所以能俾然陳説而不能回皇上之聽也為君若臣者盍兩難之矣讀之縣惆悵增我邦人之感

乙賜採納疏　　　　　　　　　　　　　吳時來御史仲

都察院一本敬陳切要事宜乞
賜採納以隆治安事准吏部咨該吏科給事中楊其休題前事等因奉
聖旨該部院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查得選擇提學官員
本部議覆其撫按巡歷一節係屬都察院掌行咨院議覆到
到道具呈到院臣等看得為政惟在安民安民必先省事故
一事則百姓受一事之利多一事則百姓受一事之擾今
地方災沴薦至民生無聊則所以敦簡靜綏民生要在各
司道與有司加之意爾撫臣統轄一方任在坐鎮當以安
而不以巡行為功按臣澄清一路任在振刷當以激揚
不以趨承為悅且司道各有專職行事得以便宜而各司

近民患澤易於下究所據吏科給事中楊其休題欲撫臣
出巡按臣禁其隨巡仍責司道仍飭各司誠省事安民之
也合無今後巡撫事以住劄省會期以布宣德意第鎮定
必出行郡縣以滋煩費或遇地方有事不妨量移附近
度巡按一當入境即嚴參謁之禁巡歷所及止許本道隨
于查盤等項錢糧似難乏人不拘本府同知通判推官止
忠誠練達者一員以任其事以備諮訪此外不得濫行委用
妨職掌仍責成各司道嚴督各司絕意阿承留心愛養毋以
書阻農事毋以期會參招徠毋以教化後刑名毋以催科先撫
字能是者特與薦揚反是者議行罷斥庶職業修而地方要
吏治肅而民生獲安矣本院恭候
命下以劄各巡直撫按官一體欽遵查照施行

本道隨巡尤非事体此為御史所為笑之端當

清淨安民埋頭要矣

沈翰㦬少終公并江陵起復臺省保留事日非節長揚地余錫自感哀恒血淚家及讀南皐一疏不覺涕泗交頤忠義

增定國朝館課經世宏辭卷之十五

太原　王錫爵　元馭父

四明　沈一貫　肩吾父

臺省名臣章疏類

劾元輔不奔喪疏　鄒元標　天官尚書郎

亟斥輔臣回籍守制以收人心以正綱常事。標聞輔臣張居正三疏乞恩守制。皇上三留之。為居正計者必再疏懇之。皇上不聽。計哀痛求之而已。何求歸之情未切。暫留之疏遽上。標讀此疏涕泗交流。標也一介草茅。跧伏圭竇。恨不躬逢聖朝沐浴膏澤。今幸收錄入仕。未幾目此大故。嗟嗟標也生何不辰。即欲竭瀝血誠。冒干天聽。自惟涉世未久。諳練未深。不敢呶呶自取越職。蓋冀當言責者之有言也。今當言責者

之氣恨不可銷其數食其肉也直斜大夫哉先論君相而後及江陵之夫刦道雁伏

才雖可為四句斷盡江陵一生事業

不惟不言。且乞留矣。標復默而不言。三綱淪。九法斁。日被冠裳無異禽獸。敢置身斧鉞披瀝為皇上陳之。標聞天生民不能自治也。立君治之。君不能獨治也。為相佐之。相也者一人之身而社稷綱常攸賴者也。必置身于綱常大道之中。而後朝廷服。萬民懷。一有不善。議其後者如蝟毛而起。孔子曰。苟正其身矣。于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此之謂也。以今觀居正。于父也。憑棺淚奠。未盡送終之禮。任京守制。尚貪相位之尊。果能正身而正人耶。不能正身。為居正計者不可一日而不去。皇上為居正計者不可一日而留矣。居正不計天下人所共知也。皇上留之者。豈以其有利社稷耶。然不知居正之在位也。才雖可為。學術則偏。志雖可為。自用太甚。諸所設施乖張者難以疏舉。姑舉其最者。一曰進賢未廣。詩云菁菁者莪。樂育材也。故

江陵之政大都內深切而少而容如此疏進賢決刑諸條可謂切中江陵之惡

決囚豈可定額之論最當

聖世二器美官材茂。今則不然。先朝各郡邑進學數十人。居正在事。限郡邑不過十六七人。是阻進賢之路也。無論郡邑。標鄉先時每科占籍科甲者數十人。今限有定數。是郡邑有可以登科甲者不可以入黌序矣。夫豪傑之徒非有衣冠維持之不羈之才必有所逞。迄今怨號之声遍于江南。此其遺禍何如也。二曰決囚太濫。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故好生之德洽于民心。今則不然。先時決囚畧舉以示成而無定額。居正在事限各省決囚有定數。以至首鼠相竄者欲盈其數。以免罰有濫及無辜者矣。夫決之先歲者輙以示懲來歲。其數無異。則雖有自新者其道無繇也。三曰言路未通。古先盛世。草茅賤士農工商賈皆得竭智盡力。居正在事大臣持祿不能言。小臣再罪不敢言。誠有之矣。折繡檻于彤庭投忠

陸塞正路右足江陵大罪此說亦剴切

論民隱處即讀之者亦當心慘魂飛矣

肝于王陛未之有也。間有憂閔國計慮切民瘼者欲抵掌而譚當世。不先禀命有今日陳言而明日罹罪者矣。豈盛世所宜有哉。四曰民隱未周。標先歲北上。覩黃河泛溢。漂沒為魚者不知凡幾。僅有存者架木為巢。毀水為餐。目及至此心慘魂飛。夫被水潦如此。被旱魃為灾可知矣。黃河如此。環四境以外可知矣。有司不以奏聞。恐傷大臣德政。以致展轉溝壑。提妻挈子散之四方者衆矣。皇上深居九重。漠然不知。居正之罪也。其他用深刻之吏。阻豪傑之才。又不可枚舉若矣。即使有利社稷。允大壞綱常也。況無利社稷。若此而可留之耶。抑豈以居正既去。天下事難以支耶。不知居正在位之時我國家法度維繫民心者久我

以辦口發忠悃直令江陵無容身之地

祖宗德澤熙翕民心者深說在諸臣漸漸後先非居正力所能獨運也居正去位之後其德澤浹洽如故也天下人豈盡出其下哉豈盡無所稱哉標伏讀

皇上諭曰朕學尚未成志尚未定先生既去前功盡棄

皇上言及此 宗社無疆之福也雖然學固未成志固未定而弼成帝學引君當道者未可謂任廷無人也居正下憂可挽留之居正脫有不測

論到居正不測處直截痛快令人按劍又令人解頤

陛下之學且終不成

陛下之志將終不定耶此標所未解也

皇上以英明之資御曆五稔人皆曰將與堯舜之道三王之功矣以居正而在京守制天下後世謂

陛下何如主綱常自此而壞中國自此而衰人心自此而夷居

正一人不足惜後世有覬權戀位者輒援居正故事甚至窺切神器貽禍深遠患難以盡言者矣昔古之碩輔元宰措則正施則行建光明俊偉之業者無他上下交相信也今居正冒喪而議 國事也天下之人皆曰居正不孝而固寵也居正不孝而擅權也居正不孝而縻爵祿也雖有設施誰則信之居正之心必曰天下之議我不孝而固寵也議我不孝而擅權也議我不孝而縻爵祿也天下稍有不從禍流縉紳天下以是疑居正居正以是疑天下上下交相疑而禍不日深者未之有也甚哉居正不可一日而留此位彰彰較著也標又揣居正之心矣標觀居正首疏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非常事者非常人所能辨也是其心蓋曰起復非常事也吾非常人也吾而當此誰則議之自標觀之人有五常仁義禮智信是也力此五者所謂

詞道可稱忠臣可稱才子

擬非常之人數句居正可謂無人心矣南阜歷引其語一一辯請不知江陵覽此何顏復立朝端乎

不常人也今有於親生而不顧死而不奔指而名之曰此非常人也然人不曰殘忍則曰薄行不曰禽獸則曰喪心可謂不常人乎且其疏又曰不顧傷人之非議協匹夫之小節非病狂喪心有此言哉一家非之不顧一國非之不顧天下非之而不顧謂理之所在則顧理而不顧衆也三年之喪無貴賤一也傷人私議是乎非乎尾生之信孝已之行陳仲子之廉小節也三年之喪無貴賤一也果可謂小節乎又曰道路無不爲酸鼻此其欺罔尤不容言居正未聞喪之先伏共覩其奸居正既留京之後天下深恨其非標常登刑堂遇各司曹出刑曹接諸冠裳各畫首喪氣一日三嘆切齒含憤有不忍言酸鼻者誰乎

皇上婚固大禮也居正以被絰罪人欲雜乎其間何心哉蓋欲誇示來世以居成功耳宋臣文天祥當南渡之日猶送親歸葬

當此清朝豈南渡之時耶

先朝李賢奪情起復羅倫力排斥之居正之不歸蓋無情之可奪無復之可起遠非賢之儔矣大臣聞喪而不歸小臣必有匿喪而不報者此固所必致也嗚呼父子天性其恩罔極事父如此事

皇上可知也先臣曰求忠臣于孝子之門遺其親而能忠其君者未之有也抑標又有深恨焉

國家以言路付之臺省事係綱常乖陳無隱默而不言猶謂曠職臣觀湖廣道御史曾士楚一本爲保留輔臣事不勝驚愕謂公論倒施蓋至于此徐察之各道御史有毅然中止者士楚也然不顧私自上請此其心豈真爲

社稷計哉蓋曰輔臣本欲留也不首留之其功不高身首留之

公論作語之言指處許恥大下不若非南阜之忠壽能嗚其孫哉　數語忠義激烈不避斧質諸鬼不變真宇宙間奇男子

輔臣德我我不數年公卿立致矣此士楚之心也夫今日上疏留輔臣者士楚也臺臣倡之明日上疏留輔臣者陳三謨也省臣效之
朝廷爲首善之地臺省係公論之所論及至此可勝言哉所幸者公卿大臣挺然中立未有咢疏然因此而遷去不常矣溯其源士楚先之楚也身服豸繡心同犬羊天下嗷嗷于士楚標切謂不斬士楚雖死不暝目也標衷如此標言可採望亟斥輔臣速歸守制待制滿之日另行起用則綱常正而人心服
朝廷尊而天變消萬世仰
聖天子作爲出尋常萬萬矣居正學尚刑名見標此疏禍標必深標萬萬死矣蓋非嚴刑督責箝天下之口則攻之者愈多也噫標甘爲妾婦自愛其生矣堂堂丈夫不忍爲妾婦也碎首玉階奚憾哉

王相國荊石公評　復菴過我卽出袖中澤文見示余謂之曰江陵刻敬公須置於度外可也後菴尚謂有若毋在循公欲若如也

翰林院編修臣吳中行謹
奏爲因變陳言竭愚衷明大義以植綱常以隆治安事臣者天象示異星變非常
聖心兢惕徧戒諭大小臣工修省共圖消弭臣愚以草莽微賤荷蒙
皇上作養洪造思效涓埃之報靡由也且政事所當興革有官守者能圖之臣察所當刺舉有言責者能言之非臣所宜與亦非臣所敢及也第即今日之大者要者爲
皇上陳之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夫言天而必言民者蓋天人相通感召有自凡事必質諸人心而安始揆諸天意而順天意順然後天變可消也元輔張居正乞歸守制至再至三情辭俱窮矣而

隨罪杖幾不能免年有天幸復陛司成而又以忤權去位菴之忠百折不回嗚呼烈哉　不爲危言激論而忠義自動然

皇上眷倚則殷懃慰勉特至此豈惟明良相與稱
帝王之盛節而已哉仰惟
皇上以受遺顧命之臣而委心以任之大孝也爲社稷生靈以留之至仁也即
帝王念茲釋茲之盛心奚尚焉且事有輕有重重于國則輕于家臣人匪躬之義也時有常有變通其變勿泥其常聖人達節之權也今
皇上之意豈不責之以義而欲其通之以權哉然而是舉也萬古之綱常所繫四方之觀聽攸關正宜深籌長顧必思所以處之當而求其安者臣聞之君之使臣也以禮人之愛人也以德謂之禮非特接遇之文也必以心相體焉謂之德非徒眷戀之私也必以道相成焉元輔夙夜在公勤勞最久謂父子相別十

以次子之情悲動江陵可涕可淚使江陵而有人心也寧不為之惻然

九年矣則子之由壯至強由強至艾與其父之從妻得白從容
得君音容相睽彼此未覩而今長逝于數千里之外遂成永訣
乃又不得匍匐苫塊一憑棺臨穴其情有弗堪者臣連日見其
衰絰之容擗踴之狀若以不得去為悲哀者人皆為之酸楚而
皇上必欲其違心抑情御哀茹痛于廟廊之上且責之以謨
紓決策調元熙載焉或者非其情也臣聞之禮義由賢者出
皇上之特眷元輔者不以其賢乎域中之共仰元輔者又不以
其賢乎賢者禮義之宗也矧位當天下之重任則身繫海內之
具瞻必正己而後可以正百官而後可以正萬民其理有必然
者今

說得婉曲所謂長歌以當哭笑其嘻

皇上之所以必留與元輔之所以不容不留者其微權深意非
圖神通方者未可告語彼遐方逖聽之夫拘曲守常之士人人

于怒罵者耶

然也或因其不去之迹而歸以不韙之疑安能家諭戶曉而使
之無里談巷議乎夫輿情未愜華面無膚而
皇上尚欲其敷化施政端範移風于海寓之間且責人之趨令
遵教用協丕式焉或者非其理也元輔之為賢輔弼也其自信
而對揚之言惟曰聖賢道理

即其言還責其人論聖賢道理祖宗法度還之名言業之正論

祖宗法度斯二語兢兢守之勿之有墜焉耳宰予短喪孔子曰
予有三年之愛于其父母乎王子請喪孟子曰雖加一日愈于
已然則終喪者正聖賢之訓也而身自違之必其所不忍也
國家令甲丁憂守制二十七箇月為滿雖庸人小吏匿喪有律
惟武弁戎行則墨衰從事而未嘗以介冑之士處輔弼之臣即
有徃例可稽亦三年未終而非一日不去之謂也且當時諍之
後世譏之乃內閣二輔臣首題之疏方以訃聞遂以例請亦謬

以不忍與不敢之心婉轉開導江陵令其急去而又以大不忍大不敢之禮勸諭其皇使容其急去其婉曲盡所以為江陵者至矣

矣至臺省諸諫官乞留之疏實為贊辭尤昧成憲抑又繆矣然
則奪情者正非
祖宗之法也而身自蹈之必其所不敢也以其所不忍所不敢
而委婉迂遲不得已為辭俸之請又不得已俟大婚之期臣竊
有以諒其心焉君子之于臣死生進退惟其命而無所逃也夫
皇上無俞允之命而屢瀆不止則尤有所大不敢者禮意隆渥
札諭諄懇相須甚殷誠千載一遇也夫
皇上有殊絕之恩而求去必速則尤有所大不忍者然則所望
以卹其私情全其大節者亦惟在
皇上曲體而俯容之耳況卹一時之情正所以安其心而責效
于他日全一人之節正所以端其身而錫極于兆民則
皇上勉留之者固所以為社稷為生靈而臣則為
皇上宜俯容之者亦所以為社稷為生靈也

勸皇上親賢講學則元輔雖去猶不去矣忠愛之情油然可思

皇上誠虛懷親賢講學圖理日名見大臣益明習國家事不
以嗜欲漸開而懈心生不以獵閨侍寧而侈心生怠荒是戒朝
夕惟勤將見
聖德日盛世道時雍凡元輔所深望者
皇上能終慰之雖去猶不去也于是仍虛位以待則計日可還
若有大政事大謀議或賓封上奏或遣使就咨不然則容其

虛位以待亦一時調護之權宜如此

給假營葬竣事趨朝暫徃遄來以副倚注斯
君恩親誼子孝臣忠一舉兼得萬世有辭矣彝倫攸敘風化大
行則人心安天意順或亦弭災消變之道也臣之進也元輔之
所舉也有師弟子之分焉臣以為苟有十慮一得之愚所當吐
露而復以全軀保妻子之念牽之非事

纍吸意思只是欲望我皇納共言而忠悅義個被羅雲矣

君不欺之忠，亦非事師無隱之義也。臣豈不知臣之言上謁一
聖意必觸天威？又豈不知臣之當奧在筆札，即為隱默亦匪
瘝曠？顧不優游清華，而敢干犯
雷霆哉！然昭是非，垂勸戒，亦史臣之職。與其記述于簡冊以彰
譏示懲，孰若披陳于
君父之前，求今日無過舉，俾後世無遺議也。伏惟
皇上寬斧鉞之誅，賜芻蕘之擇，而
聖神俯納焉，元輔幸甚，愚臣幸甚。

馬相公周乾僉評天定就責精亡奔妄臣言姚其切足而汝師時將上疏揭姑以江陵至江謂江陵此之曰要本不字上定以應之正此本而為老皇亦意皆上然師乃老師然邪鳴呼此汝師之所以不免也

論皇上與江陵皆出至公之公非諫也幾諫似當如此耳

翰林院檢討臣趙用賢謹
奏為星變陳言以維人紀以定國是以隆
聖治事。臣聞天人相與之際大矣。故人君欲求天心之格，必求
諸人心之安。何也？天不外乎理而已矣。人心之所安，即天意之
所合。故人君舉事一當于人心，則天由之以降康；一不當于人
心，則天由之以示沴。其機幽渺而實有捷于桴鼓者，是不可以
不慎也。頃自天文示異，彗出西南，大內火警，變徵屢出。
皇上兢惕不遑，下
勅群工同加省懼。一時言事者藉藉，或以糾察大僚，或以脩舉
庶務，固犂然具矣。然臣猶以為詳于小而未覩其大者也。臣請
不避斧鉞之誅，為
陛下一正言之。臣聞賤臣叩心而霜飛，庶女告天而風振。夫以
一人一事之微，而猶足感動天變如此，況事在
君相之交，而道屬倫理之大者乎！頃者輔臣張居正以父憂請
制，疏至再三而
陛下留之至再四。每讀其疏，輔臣寫哀情涙竭盡無可復吐，未
嘗不為之欷歔飲泣，而獨不能少回
陛下之聽者，
陛下固以輔臣受
先皇付託之寄，係社稷安危之機，有不可一日而失所倚者，
是至公之心也。輔臣至以藉苫處塊，御哀茹痛，而不能不勉承
陛下勤懇之命者，亦至公之心也。然臣以為喪必三年，自周公
孔子以來，未之肯改，世儒之所講說，民俗之所習安，千百年以
來亦未之有改，是非小節常禮之云也。自後世乃有以金革之事
起其臣于哀絰之中，此特權一時之緩急，而有不得曲顧其臣

是時正陵汙示有所當之孤救汝師素中本當深加詆訶而斂諷隱擊亦足以寒江淡之骨矣

之私者非先王之法也臣自數日以來見輔臣齊殺栞立形神推獎者識者且為憂之臣私竊計輔臣之心欲更有所請則拂
陛下勉留之意欲遂聽
陛下之留而不一從則父子乖離之久有抱恨于終天而不容頃刻安者夫輔臣能以君臣之義效忠于數年而
陛下不能使其父子之情少盡于一日臣不知
陛下何忍而為此也臣查得楊溥李賢在
先朝亦嘗起復然溥先以省母還家賢既以回籍奔喪奪情固未有不出都門而可謂之起復者也且
陛下所以不允輔臣之請者豈非謂　朝廷政令賴以參決四海人心賴以觀法者乎今輔臣方負沉痛其精神之恍惚思慮之迫切必有不能如曩日之周且悉而四海之遐聽風聲者又

語語含訕字字藏刺

且以拘曲尋常之見疑之亦必有不能如曩日之敬信而承服是輔臣之勳望積之以數年而
陛下顧敗之于一日臣又不知
陛下何忍而為此也臣以為輔臣之抱痛抑鬱而不得伸是為干天和而動星象之大者莫甚于此
陛下若堅留輔臣不使之憂傷毀性則宜聽其所請暫還守制即萬不得已請如　先朝故事特勅禮官一員護送就道仍為責限赴　闕不得延悞如是則其父子音容之乖隔于十九年者庶幾洩其痛于憑棺之一慟輔臣之心既可以少安天下之人心亦可以無疑而
陛下所以處輔臣　君臣父子之間庶幾備道而無遺議矣然臣竊因是而感夫士氣之日靡　國是之不明也夫

此深得為兩全之術而已中江陵之所深諱

保留之疏更出逢迎之為無恥之甚者汝師擊之良是

國家之設有臺諫所以明紀法之司而任糾繩之寄者也固非謂其阿意順合而將迎逢合之為已也今輔臣之留
皇上主之亦既有成　命矣烏用是嘵嘵者哉臣竊意其始之遲回而不言是循以經常之見與
陛下之曲體乎輔臣而其既且言之而不置者不過遂影附聲以希寵要榮之念幸
陛下之一俞其請而已背公計而徇私情蔑至性而倡異論皆斯言啓之矣故今諸臣之所可自解者獨幸有輔臣之賢耳脫不幸異日有不賢者乘勢而竊位焉亦將循故事而為此附和者乎臣誠不知其可也臣以為人紀之所以植　國是之所以定者固不特一時治安之計實萬世治安之計
陛下不可不重察于此矣且

不賢之說隱指江陵而語意不露

陛下所以信輔臣之深而留之篤者豈非以在廷之臣未可稱
陛下之任使如輔臣者乎然堯舜不聞以五臣供職而替其知人之哲文武不聞以十亂之居列而隳其求賢之心亦願
陛下擇而用之者何如耳
陛下誠于　朝講之暇悉心體采自內閣講讀以至部院大臣非時　召對考之行以驗其心術之端邪委之事以替其才猷之通塞使人人得以所長自見當必有如輔臣者出于其間以稱
陛下之任使如是則輔臣即去猶之其留
陛下不至以孤注視輔臣而輔臣因是以獲推賢讓能之譽願不愈于以嬖勞萃輔臣之身使其乖父子之性而傷天地之和

廣于求賢有是正論用之此疏中更見剴切

斗宗泰數爲延天變其言曲而中

也哉臣愚昧莫測于天人之際獨以為當人心而合天心其說莫大于此故敢冐死陳之惟
皇上俯納焉臣不勝隕越戰慄之至

于宗伯谷峰公評
孟遊英俊頗何厚未必奸謏骨已衆艾沈二公之疏近之矣

刑部山西清吏司員外臣艾穆雲南清吏司主事臣沈
思孝謹
奏為懇乞
聖明俯容輔臣奔喪守制以植萬古綱常事頃大學士張居正有父之喪 朝廷援楊溥金幼孜李賢事例奪情勉留曾不移時而彗星倏見光亘數丈漸逼中天臣等仰觀天象俯察物議相與拊膺對泣寢餐忘意在 廷之臣必有能指陳綱常大義以感悟
聖衷者詎期附炎鄙夫如御史曾士楚都給事中陳三謨干犯清議望風保留致使人心長欸 國是若狂紀綱風俗將大壞而不可支矣矧今星變未消火災隨繼
天地 祖宗之靈所以儆

忠貞貫日月義氣壯乾坤余每讀此疏雖死猶生令人目眦盡裂髮上指冠

聖衷者益惓切焉臣又安得以無言責而緘默苟祿哉臣非不知
陛下雷霆之威不可測也顧思所學何事而又愛 君憂國天植其性與其徒泣無益不若昧死進言即進言以死而萬古之綱常獲賴以明則臣雖死猶生也于是二臣不敢愛其生瀝血為
陛下言之 陛下之留張居正一則曰朕為社稷留二則曰朕為 社稷留是矣然而大學傳曰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孟子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夫語治國平天下之道而首之老老與孝語天下之平而係于長長親親則知君天下者為社稷之命脈在綱常而羽翼綱常者在輔相君天下者為命脈

陳乃至說到常和上有條理

而重羽翼則可為羽翼而傷命脈則不可故先王制禮嚴上天
下澤之辨而三年之喪天子與庶人一焉以尊如天子而所以
下同庶人者獨以此況下此而輔相乎可託言權變而目之為
匹夫小節儒生腐談乎經曰愛己之親若未有不愛他人之親
者也

此以錫類之孝勸皇上容居正終喪

陛下有　先帝之喪辟踊籲天煢煢在疚特以天地神民不可
一日無主雖抑情臨
朝而慘怛之容宛然可掬中外臣工仰窺
大聖之孝通神明而塞天地今
陛下舉天下以聽于居正固以居正為心腹臣也所宜推愛親
之心置之腹則君臣之間相視一體而其孝豈不爾錫類哉且
明王以孝治天下未有不自元輔大臣始以元輔大臣者綱常

此以綱常之表責輔臣論居正不可不奔喪

之表也居正今斬然在衰絰之中祟骨灰心形影相吊顧而強
所不安使之峨冠茹哀于　廊廟之上大非
朝廷禮昔有若謂子思之居喪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于子乎
觀禮今禮由元輔大臣出也謂非天下四方之所觀乎大事有
隅一為之者例也而萬世不易者先王之制也
陛下以孝治天下而　經筵日講莫非講以此也可舍先王之
制不言而言近代之例耶當此承平治朝可論禮之變而不論
禮之常耶今居正以例留而靡顔就列矣如異時

此以勢論居正當奔喪

國家有大慶賀大祭祀為元輔大臣者若云避之則于君父大
義不可欲出則于父子至情又不安臣不知斯時

此以情

陛下何以處居正居正何以自處耶昔徐庶為母之故而辭曰
臣方寸亂矣居正獨非人子而方寸不亂耶能復坐

論居正當奔喪

廟堂從容論道如常時耶且居正躋人臣之極資荷不世之[illegible]
遇者果自從何來乎必先有居正之父而後有居正之身

先有居正之父三句明白痛快居正不孝之罪上通于天矣

陛下有得而有居正也可令其執親之喪而鳴玉曳組于朝耶
陛下尤謂在朝諸臣皆不居正若也昔人謂人皆含靈惟所誘
致故君好精明則果銳喜事者進君好渾厚則敦龐鎮俗者進
陛下但當審所好而患乎有君無臣乎如以居正為賢矣直令
居正公天下以為心而舉賢自代可也或令其居憂之下反躬
省過以斯民三代不可欺以草野輿論有可採易其果于自用

以斯民數句系中江陵之膏肓

之心而虛以受人悔刑名之非而緬思于伊傅周召未必非
社稷之福也俟其二十七月服闋起復于時居正精力正堪付
託此則
君相舉動光明足昭示萬代又何必使峨冠茹哀于

論奪之一字乃言人所不能言亦人之所不敢言者

巖廊以傷　國體而廢先王之制耶臣又聞古聖帝明王以仁
孝之情與之臣而未聞奪之也為人臣者以仁孝之情求遂于
君而未聞為其所奪也夫情而謂之曰奪豈盛世事哉奪之一
字豈所謂以孝教天下者哉然亦有不得已而奪而借之以為
孝者又非兵使之不可也如魯公伯禽之哭而征戎是也非謂
以三年之喪從其例者也方今

康既以列足以法鬼神危言正論足以扶大義

陛下茂齡已登十五而又天縱神聖豈上少國危時比也威令
暢于四遐而南北戢干戈寧矣宮府一體而臣工蒸蒸向治矣正
元輔大臣可以守道秉禮之時而反援是萬不獲已之例至不
能有三年之愛于其父而[illegible]之得稱為人子天下後世其謂之
何晉舅犯曰亡人無以為寶仁親以為寶父母之謂何又因以
為利而天下孰能說之仁人孝一之重仁親而畏公議如此今

引富弼李賢二事恰切中時宜居正之罪益深明甚矣文沈二君不將與一峰並垂不朽乎

在居正。空有同然者。

陛下忍重違之乎。

陛下以禮義廉耻風天下、而不知風之自可乎。無論漢唐宋仁

宗起復富弼。諸援故事切至。且命中人督弼起。弼抗章言天下

無事。宰相行常制。豈可與太宗時比。仁宗知其不可奪乃已。

本朝輔臣李賢等曾奔喪回籍守制。然後奪情起復。當時諸臣

尚且因之以奪為榮。以匿為巧。孰復知禮義廉耻為何物。而況居

正今不奔喪又拜奪情起復之例而廢之乎。語云作法于涼。其

弊猶貪。作法于貪。弊將何極。是天下之為子者皆不知其有父。

而天常人紀墜矣。當斯時也。欲以法術整齊天下而使之不亂。

何可得乎。伏願

陛下愛居正以德而不愛之以姑息。速令奔喪守制。以全忠孝

披歷忠悃懇之終語人意油然

大節。則綱常植而

朝廷正。

朝廷正而百官萬民莫不一于正。而一正足以格天。尚何災異

之不可弭哉。干冒

天威。臣等不勝隕越戰慄之至。

趙大史定宇公許讀臺中疏誠不之名筆弼此論君德因是皆發到有見而忠君之心溢于言表是有用文字

嚴加脩省疏

鄒元標 給事中

吏科給事中鄒元標一本。國值非常災異懇乞

聖明嚴加脩省以答天心事。臣聞漢臣云。國家將有失道之敗。

天先出災害以譴告之。又出怪異以警懼之。不知自省。而傷乃

至。是天心仁愛人君無已也。然則惟我

皇上仁厚性成。睿智天縱。孝養 兩宮。則情文並隆。恩覃萬彙

則草木回春。未期而文教聿興。而朝臣方欲歌誦盛德。乃者本月

上十二日。內庭火災延燒 慈寧宮。一時煨燼。至震驚

聖母憂勞

聖躬。皆臣等奉職無狀所致。罪當萬死。除痛自脩省外。然臣等

竊惟天下未有無災之 國。顧人君所以脩德者何如耳。能脩

德則反災為祥。不脩德則禍立至而不可解。臣伏請漢儒論五

行曰。極陰生陽。不旱則火。又曰。君不思道。厥咎災宮。是則天變

之與。亦人事之未脩歟。臣昧死陳為六事。皆上關 君德下係

國。是最急者。惟

陛下俯賜省覽。昔人所謂事天以實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

臣不敢剿儒生迂腐之談。亦不敢引窒碍難行之事。儻蒙省神。

國家幸甚。臣愚幸甚。 一曰保聖躬。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

誠重之也。矧

陛下握符御曆。前而 祖宗之統緒。後而神聖之國祚。皆

陛下一身。宜何如致慎哉。慎之云者。匪僅仰屈伸呼吸之

謂也。惟在緝熙聖學而已。先儒云。緝。繼續也。熙。光明也。有一毫

間斷。非緝也。有一毫暗昧。非熙也。緝熙聖學。必先無欲。曩臣進

無欲之訓。 陛下俯賜加納。 陛下試自脩省。無欲耶。寡欲耶。

言甚切直保聖躬之良藥也

……曰鶴鳴九皐聲聞於天又曰鼓鍾于宮聲聞于外……可掩也語云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為

陛下誠宜翻然自省矣何者人之血氣當壯盛之年而節省之則易為力及凋耗之日而培養之誠難為功 陛下今一節嗇而千萬年長齡從此始矣臣之於君猶子之於親也子祝其親必曰百年壽考臣祝其君必曰萬年無疆臣誠願

陛下寡欲以緝熙聖學緝熙聖學以保

聖躬伏乞

聖裁 一曰親臣工臣聞巍巍惟天然必下濟而後光明故自古君臣未有一語不通而能相與有成者曩臣 進召對之語蒙

陛下俯垂加納迄今數月猶未舉行此必有為之說者曰人君其尊如天其嚴若神始無失居尊之體不知有尊嚴之名有尊嚴之實務其名而去其實則非所以尊君矣故大臣欲獻替其間而動多掣肘者臺省欲糾正其間而事難上達者尊卑睽越情音罔洽上德滯阻下情塞欝徒事文移繆悠歲月而已當茲

天變

講議章疏大有實益

陛下誠宜惕然自省每朝講後將臺臣所上章奏者召諸大臣一一講明如吏部職在用人其進退賢否試一訪詢戶部職在會計其出納盈縮試一稽查禮儀之隆殺邊報之虛實刑獄之出入工作之興廢務根極本源揚確利弊有獻可而不以為同有替否而不以為矯要其成一代和衷之美而已先是臺臣揚四知所上三錄召對其一開

陛下宮中留神省覽此正 祖宗時故事所宜尊

祖攸行以親臣工伏乞

聖裁 一曰開言路臣聞言路開塞係世道之興廢自古端人鉅士立朝惟惓惓以開言路為請彼誠見理亂從茲而出故也始臣等或起廢畝或起身行伍海內喁喁想望太平乃經數月以言事落職者五人方取之而遽斥之方起之而遽譴之載之史冊傳之後世可為寒心雖其所言不無過當然亦非全軀保身者比使謀國之臣居全軀之下人雖至愚必不甘以為犧牲矣臣往讀留都科臣疏云士氣之屈者蓋以十年今幸得伸言路之塞者蓋已十年今幸得開不覺懽然旋開而塞旋伸而屈則宜忠憤之士扼腕而談而闇昧之狀難於畢達也當茲天變在下宜廓虛受之量下求言之詔庶幾忠謀嘉猷畫忠而獻闕下者濟濟無窮矣然欲下求言之詔則莫若以五臣為之招或復原職或授京秩增 朝端正直之氣助臣工欲言之氣此曠古之盛事而諸臣之所翹企也伏乞

聖裁 一曰諭百官臣聞書曰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脩輔厥后惟明明天以示儆人君固當恐懼乃臣子亦安能晏然無所事事哉古人立朝不苟專以求詞惟蹇蹇以謀國今有謬不然者則脂韋風熾而奔兢之習成也立譚間以遊戲徵逐為本業以流連詩書為高致回視古人何啻霄壤臣請即近時人心以為

日擊時弊有慨於中砥柱中流之上

陛下鏡之如議官一事昔言可臧今言可增矣如處言官一事昔言可恥今言可卹矣如處故相一事昔稱伊呂今異類唾之矣昔稱恩師今仇讎視之矣一人之身前後背馳為鬼為蜮不可測度猶且悠悠皆以高迹遍公卿以軟熟為工以謀國為迂道

臣如此國家賴焉臣願
陛下勑百官洗濯乃心大臣須務立朝之節小臣須敦廉靜之風各恭厥職無論唐虞三代即如弘正間風俗淳朴亦可幾矣夫 國運之隆替係士風之邪正士風之邪正係 國家之振作臣誠願
陛下諭百官以懲薄習伏乞
聖裁 一曰節財用臣聞 國家資財用猶人資食以生民無食則死國無財則匱
陛下躬先洗濯仰追
列祖猶然有說焉臣覩庶民之家有百金之積者歲支十金不過十年而止歲支百金不過一年而止善蓄者以一年為百歲之計今大司農告匱矣如明年恢復 慈寧鼎建山陵大役並

節用一事尤為國計要圖

興動需不貲取之不西非西北饑荒聞者酸鼻取之東南東南水旱見者寒心非大為樽節膏脂易竭誠難繼矣如江西燒造無益實用者止之可也蘇松織造非係緊急者停之可也其他不急之興作無名之賞賜盡為禁止以彰儉德至明也以培國脉至仁也若不大加損益其間雖桑孔復出不能持籌而筭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節用一語誠今日經國者急務伏乞
聖裁 一曰拔幽抑臣聞民含陰陽之氣常與天地相為流通民心和順則天地之和順應之民心乖戾則天地之乖戾應之言民怨以氣上干故也匹夫含冤三年大旱一夫呼天六月飛霜今鳳陽高墻所禁宗室罪人不知幾幾矣註誤致譴其苦可矜也 [illegible]
陛下臨御屢下寬刑之詔遠方凶豎尤蒙貸死況以皇室懿親

惟繼之要无若之費可謂切中

忍使之羈囚而就死乎今後宮所積宮人不知幾幾矣由壯而老者其情可矜矣
陛下臨御屢布寬仁之條草木群生皆能自樂況內廷幽婦忍使之狃羈以終身乎夫生生而不已者天地之所以為大德也一物惟恐傷者人君之所以為至仁也臣願
陛下沛然降德音勑所司於宗室審其罪可原者盡行疏放於宮人酌其年力已壯者量為釋放天心有不克順嘉貺有不薦臻者未之信也伏乞
聖裁

幽抑之〻 往亦待 陰生陽 之一事 缺

廣開言路疏

南京太僕寺卿沈思孝一本遵

祖制開言路以正人心以養士氣事臣待罪滁陽近接邸報吏部等衙門辦事進士彭遵古等因御史房寰連章極力攻詆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海瑞乃不勝感激共矢精白為
皇上剖陳忠佞明辨是非夫三臣之言千萬人公言也
皇上旣洞察之俯俞之矣乃復以出位加罪褫其衣冠投之田里人心疑惑士氣銷靡此邪正治忽所關其機微其害大率無一人為
皇上言者臣受恩最深而報靡所若徒畏權而阿世臣不敢也觸忌諱而緘默臣不忍也臣聞之 國家之患莫大于壅蔽人臣之罪莫大于依違壅蔽則上下隔閡而忠言阻依違則朋比承望而是非淆查得大明會典一款凡各司利國利民之事不拘百工技藝之人皆許直言數奏又大明律一款若百工技藝之人應有可言之事許直至御前奏聞其言可用即付所司施行各衙門但有阻當者鞫問明白斬又臥碑一款一切軍民利病之事許當該有司在野賢人有志壯士質朴農夫商賈技藝皆可言之諸人毋得阻當臺省之官專以言為責而諸衙自職官以至士庶不言為禁旣在令甲昭若日星故民生利病皆政得失諫官言之庶官亦得言之使天下無不當言之人無不可言之事而後聰明益啟幽隱畢達此
祖宗之制為 國家慮至深遠也夫何一二年間今日以建言防人之口明日以出位加人之罪且移文各衙門訊察禁阻而進士觀政者復令堂官約束教訓夫約束奔競等風可也而反約束其讜言直諫數訓忠言等語可也而反教訓其箝口緘舌此風一倡其弊何極諫官避禍希寵不言矣而庶官又不當言大臣持祿固交不言矣而小臣又不許言異日者萬有極奸大慝機密重情
皇上將何自而聞之然則令所約束教訓甚非 社稷之利也夫海瑞清節峻猷薰頑激懦
皇上召之畎畝之間置之綱紀之地舉一人以風四方凡有血氣者莫不頌
皇上明聖顯忠旌直與二帝三王同符媲美也律瑞以中庸之道稍嫌其過責瑞以通達之才或非所長然必有聖之時如仲尼者出焉而後得以折衷之裁成之耳彼房寰者邪鄙之夫貪穢之行醜顏師儒之任大開賄賂之門校閱無謬關節昭彰東南已共見聞非臣等所宜指摘者大抵寰之與瑞如薰蕕異臭鴟鳳殊音不可同日而語即四海之衆三尺之童能辨之而寰乃指正為邪變白為黑顯肆傾擠略無忌憚一疏不已再疏必勝此輿情所共憤公論所大不平者彭遵古等始入仕籍初受
國恩遂能明目張膽披悃瀝誠于
皇上之前其心忠其辭直況慰留海瑞切責房寰
皇上之旨示旣行彭遵古之言其言行而復罪其人也何哉夫臣下之進言與
皇上之所言但問其言之是非而已如其非也雖毫省宜罪何可以其有言責而曲貸也如其是也雖芻蕘安採何可以其無言職而加譴也蓋盛世必廣求言之門而本 朝原無出位之禁臣嘗歷稽掌故正統間歷事卿舉上練綱上中興要務當時

評剡峰公勁氣直節多不滿於私論余每為之不平及讀此疏差足吐氣矣

引律典切核讀者當卷不讀律者訖

廣開言路疏述之風說淳剴切可誦

論諫官大臣切直不避此沈公所以始終獲譴也直道難容信夫

稱述剛峰皆萬世公論

以剛峰之清直而世或舜之如異後奎詆其援民何㑹淍毀其然崩推㫖私恐殊不可曉豈正人之雄合邪世道人心徒可知矣至公至當之論

慎指故實證引有據

其意懇到其文委婉此疏也可為諫法

大有關係治道文字

遂蒙 諭旨成化間初選庶吉士鄒智上䟽除直諫後世因稱名臣而觀政進士之建言者如成化七年盧瓛以災事奏成化二十三年敎諭元以星變奏及嘉靖初年張璁以議禮具疏凡此不遑縷數皆進士之未授官者並未聞以出位加罪也今因彭遵古等之言而故罪之又因彭遵古等之罪而槩禁之未審於 國家禁例果合乎否也此臣之所以不容于無言也臣豈不知臣之言亦當蒙出位之罪哉識者不曰喜事則曰好名然使舉朝俱不言事斯世盡不頋名將不知所底止矣臣之區區非敢爭毫髮徇私背公市恩沽譽之念

天地神明實鑒臨之伏乞

皇上獨奮乾綱大彰

宸斷復彭遵古冠帶仍照資序選用務除壅蔽之習亟反依違之風庶人心不至邪僻士氣不至頹靡其有裨於邪正治忽之機者或不少也奉

聖旨國家事體關係安危利害及職分當言的何嘗禁人不言若朝廷處分公當是非原自明白乃浮薄新進之徒却又紛紛瀆擾爭辯政體故特加懲處以正士風沈思孝本以敗官怨望借事逞詞豈是忠直姑且不究該衙門知道

劉司成復初公評皇儲未建事若有待劉公處言天……

就皇上民性邦本之説援到太子天下本何等委婉順……之……著

定皇妃之分正太子之位其地其識……矣

請立東宮疏

劉復初

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劉復初一本 御遵

明詔直陳天下第一事以回

天意以安人心事本月初三日該內閣傳奉

聖諭朕見連日天氣昏濁風霾蔽空又覽臺官所奏主百姓滄離朕甚憂惶驚懼書云民為邦本本固邦寧又云民罔常懷懷於有仁古人之言甚有裨于為治君民一體憂樂相關甚念惟今之政固善亦有妨害民生者不少着各該有司明白條具奏請定奪庶以仰回天意以遂民生朕與卿等共享太平之治卿等傳示知悉欽此欽遵臣莊誦 綸音仰見我

皇上謹天戒而軫民瘼下中旨以求直諫大小臣工莫不欣懽鼓舞以為堯舜勑天文武愛民未有加于此者臣列在郎署位無言責顧 詔旨諄切廣開言路而當事之有關係綱常雖屢言而不厭者臣不以此時罄悃款之愚不惟負

陛下亦且負天臣請以 聖諭所及而悉陳之臣伏覩

聖諭曰書云民惟邦本本固邦寧若是乎以邦本之為重也臣聞太子者天下之本 元子睿哲中外歸心人之所與天意可知

皇上不允所請復蒙斥逐其于天意不亦拂乎春秋之義母以子貴 恭妃 元子之母也儲立自有長幼之旨昭示天下此其儲位未膺而大分已定乃進封之號靳而不與

元子之心安乎 陛下之心安乎

聖衷眷念鬱而不暢其天意不又拂乎風霾之作昔多有之至于雨土沾衣實未所覩

拔引詩書爾雅皆有深見非剿說者

懷忠讜之忱據忠讜之論持此詳有[illegible]說之長矣

聖諭曰臺官所奏主百姓流離竊謂今日不在百姓而在朝廷臣嘗讀爾雅曰霧而上也天氣不降而地氣不應又嘗考之詩曰終風且霾言晦越也書曰義恒風若言蒙蔽也天人之應捷於桴鼓風霾之異不在冊封之前而在冊封之日此其明白甚著

皇上反而思之其于 聖諭所謂憂惶驚懼者不更有甚焉者乎近者建言諸臣條陳甚悉雖 聖意已定

詔旨已明而天變之來適與時會由斯以觀

元子一日不立則大體一日不定 恭妃一日不封則倫序一日不正恐非仰回 天意而安人心也臣願

陛下上體天心下從輿望冊 元子為 太子進 恭妃為

皇貴妃俾天下知主器之早定而又知

元子之母之尊庶乎名分正于

朝廷和氣暨于宮闈人心悅而天意得

聖諭所謂共享太平之治端在于此建言諸臣某某言雖過直心實朴忠伏望

陛下矜其狂愚召還原職未必非感格天心之一端也倘蒙

陛下採擇俯賜施行臣冒任隕越待罪之至

說到感格天心正見仰遵明詔益具見忠愛

乞召戇直諸臣疏

陳與郊 都給事

趙太史定宇公評篇中張明小臣逆鱗結怨之苦宜番矜宥是善用諫者

懇乞特召戇直諸臣以慰輿情以弘言路事伏覩

皇上旬日以來採察群言肅清黨逐馮保則掖庭之蠹遠戮徐爵則城社之奸熄曲全張居正而擒其豪僕則縉紳之蟊賊除言路日開輿情日快而獨於建言諸臣若吳中行等尚未召復竊謂非所以鼓諫諍而宣憤懣也臣敢不避 斧鉞而陳之往者居正忍不奔喪

皇上為 宗社留大臣諸臣為彝倫持大義要之均非私憾於居正而獲罪於 國家者當其特居正怙寵方隆借干

天怒將吳中行趙用賢沈思孝艾穆鄒元標等悉寘裁遣此則居正之中傷而在

陛下不失為信大臣篤也既而朱鴻謨等反覆申救皆以次罷官此則居正之枝害而在

陛下不失為任大臣專也及頃者郭惟賢乘 大慶覃恩懇求放諸臣又竟落職是

陛下所以遇大臣者誠始終不貳矣顧諸臣者耿耿赤心錚錚讜論果求忠於 陛下者耶抑負 陛下者耶諒其心不過欲正綱常崇節義而已即使居正奪情非私尚不當以一紙墨衰而遂禁錮直言之士况今居正行私已露豈得復牽衰惑而竟廢閒秉正之臣中外群情喁喁焉望 今日久矣且諸凡建言者率以區區小官上披逆鱗下結讎怨重則捐軀命輕則舍簪笏何利而為之實悖

善迴護得諫法

忠誠懇切

陛下之天皆或卬　嘉納其言或久而察其心爾若一旦以權姦罷去而終無復見天日人將浮沉俯仰巧於自全誰肯冒忌諱而披瀝者哉伏望

皇上念求材之甚難亮建言之非易亟回　廓照大霈　鴻恩勅下吏部將吳中行趙用賢沈思孝等盡行起用則人心欣暢盛馬太和言路風采翕然一變矣臣無任激切候

命之至

上取舖張盛美

千以風勵人心

乞遵　祖制題名疏

陳與郊　給事中

懇乞遵　制題名以厲士風以隆

聖化事臣伏覩會典廷試後進士詣　先師孔子畢禮部具奏

命工部于國子監立石題名爲輔臣爲之記斯

祖制也非直爲觀美也蓋舉當代　制科之盛舖張　國家登崇俊乂之心以照後世而垂無窮潤色鴻猷莫此爲重　累朝

銘勒罔敢闕遺自隆慶辛未以來日月因循事若有待　大典久虛而未輯多士彙進而未碑先後肆科遂幾寥闊豈以是爲

餙名而無足重歟不知有名業徵則美刺攸存有石鐫題則監

觀可畏不惟名在石者惴惴而思烝烝而勉執事將令彈冠入

仕者希光於竹帛屈首業儒者爭耀於咼燊即千百世而下歌

思皇頌黎獻者具有所考信矣其裨益億萬無疆之化顧不重

卬曲江鴈塔自昔榮之且今　祖制在焉惡遺蒐羅盛美不載

闕公卿士大夫始進之名不述也况今　明良喜起材雋蔚興

皇上方將廣制額取士闢門咨岳輔弼大臣安得不颺言以紀

其盛俾由甲第起者樹之貞珉儷之史策炳炳烺烺哉故臣

謂題名雖貢舉一事而於典章治化實切切焉敢冒昧敬陳之

伏乞

勅下禮部遵制上請將今科幷辛未等科進士各次第立石題

名庶　舊典聿新榮名益厲所以佐恭隆而鼓寅亮者非眇小

矣臣無任瞻仰屏營之至

王錫爵荊石公評存國體恤民窮一意甚善

其致委婉其意忠懇中間二不可三不必之說謂之讜言

確論蓋策之極忠經國之上計也

乞停止助工之議疏　陳與郊　給事中

懇乞停止助工之議以存　國體以恤民窮事本月二十四日
文書房傳奉
聖旨壽宮工程浩大應用錢糧數未有次第聞嘉靖年間撫按官各進有助工贓罰銀兩工部還查見在錢糧有無足用助工事例是否可行明白來說欽此臣伏讀數四竊有以窺
皇上宸衷無非預計大工謂資之府庫則積貯寡賦之閭閻則膏脂竭廣之開納則名器濫因憶　世宗皇帝時曾以朝門午樓工程令中外獻助或可倣行而又慮異勢殊時或不可湮襲故　勑下工部議　請一則曰有無足用一則曰事例是否可行然則助工豈
陛下意哉或者偶詢故事及之且　陛下臨御以來節儉聞天下閭閻元元聞天下痛戮貪墨吏抵禁麗法聞天下豈肯於損國病民之事輕易施行為天下生厲階也不則或悅其名未究其實聞其畧未察其詳耳微臣反覆為　陛下籌之竊以不必助者二必不可助者三不敢不盡其愚心往　世廟時朝門午樓臨改所御勢不得不朝夕急加以天災屢思奏合　皇故為一時權變之計今日　壽宮吉與自萬萬年之圖日月綿長儘可從容次第且軍儲無乏輦路輯寧在田野則極亟荒在國家則猶閒暇方之嘉靖時勢迥殊此其不必助一矣當今重務孰重於　壽宮則凡　朝廷樽節之所留該部經營之所聚舉不當為大工恡惜今第少裁　恩賚動可萬千稍假歲時自饒接濟此其不必助二矣撫按官獻助不過贓罰而撫按官贓罰不過詞訟訪察兩端一旦取盈訟獄四起於是監司拾撫按郤

極陳其不可非抱忠悃者不能道也

善回上意

縣百監司而頑民衆之奸吏又因之窮搜骨髓不盡於箠楚縲絏之下不止也官亂民貧盜賊滋甚其不可一矣審若此
宗藩以下豪民猾吏以上誰不借口獻輸倖門一開凡徵富貴者被辠者姦偽不逞者則足爭進及是時而欲拒之耶則業已聽許之納之耶則不肖得攘臂而雜衣冠淆濁朝綱所宜至慮其不可二矣且萬室之邑百乘之家尚不欲人窺見虛實矧
陛下承天地之祚奄四海之貢享九夷八蠻之率服豈容輕示空虛遠近見此有以闚度　國用將無令戎醜生心其不可三矣又比歲平原曠野之民苦旱江河之民苦水山谷之民苦盜室家流徙寄命漏刻守臣請賑無已時近日部臣且以民生日類吏治日雜請停開納若無慮拾玖夫獻助之浚窮民與開納寔相千萬贓罰之災離民與賑濟正相反今
陛下於賑濟亟發之於贓罰肯亟蒐之於開納亟止之於獻助肯亟行之臣故曰助工非　陛下意也或者悅其名未究其實聞其畧未察其詳耳伏願
陛下一深究而熟察之必且　毅然謂權變不可因工程不必助贓罰不宜蒐括撫按官不得獻進而　國計民生永賴之矣惟　陛下留意省察天下幸甚臣愚不勝幸甚

許相國穎陽公評：論用思曲盡天親之愛，論大義備寫一王之章

請潞王之國疏

陳與郊　右給事

工科左給事中陳與郊一本。府第告成請遵
祖制亟命　潞王之國以崇藩屏事。臣聞　天子之親，親與常
布不同。常布者不過子母兄弟暖昧一室而孝弟行于家；天子
則有大典謨大法制，以內藩帝宇而外奠王家，而孝弟行於天
下。故恩過則以義裁之，禮及則以時舉之，要不在暖暖昧昧于
殿陛間也。查得本朝故事：　宣宗朝襄王二十餘歲而之國，
孝宗朝益王未二十而之國，　世宗朝嘉靖三十九年冬，內閣
欽奉
聖諭：景王府造成數年，當遵
祖宗大制令之之國，如何久不舉行，傳示所司。于是禮部奏
請具儀擇日而之國，時中外人心煥然釋，歡然相慶，此皆

揄揚聖孝悉至

聖謨宸斷，一舉而貽萬世之安，正聖子神孫所當則效者。我
皇上自　王出邸以來，爰與儤髦後先飛附，訓之可謂至周。即
如近歲衛士小窘，赫然詔捕有司，威動如雷，澤濡如雨，禮之可
謂至厚。祚以山河，又度之大國，不憂數十萬以營帶礪之重，真
之可謂至安。而且締造從容，假之數歲，無非
聖情戀戀不忍遽離，四海九州人人諒
陛下金石之恩至隆矣。夫翱翔閑下，謂待落成。今年三月間，見
差去臣工皆已還奏，殿宇皆已鼎新，又潞王弱冠已久，則所
謂當遵
祖宗大制令之之國，不正在今日耶？以臣常布之私體之，亦知
皇太后徘徊以王年在紈綺，必驟難遣行，然竊以為
聖母聖皇當以義斷恩，為萬世典法，不當以姑息而拂

委婉善諫，能令一言悟主

祖宗之大制。况骨肉天性，原不以遠近為親疏，誠捨之愛之，何
不及今令潞王備其官屬，率其宮衛，早就藩府，為子孫百世基
業，豈不甚盛甚休。且衛輝風氣平調，道路孔通，又無崇山太河
之隔，往來聞奏，月日不難，豈不忍慰，奚必盤桓京邸而後不遠
顏咫尺也。稽於典制既如彼，無妨于親愛又如此。惟
陛下斷而行之。聞　天子之服十二章而黼居一焉，王之四欽
三酒，凡巾皆黼焉。黼取其斷也，聖王遇禮而斷，不俟終日，故象
之服食之間。今　潞王受冊已幾年，居邸又復幾年，府第告成
者又復幾閱月，所司不以請之國無時。冊立分封，典禮最重，似
不容一日逡巡者。臣工臣也，偶感工完，輒冒昧效其悃悃。伏惟
皇上察及工瞽之言，
勅下禮部查照累朝事例，擇日具儀上
請，庶上蕃王室，下副臣民之望，而於
祖制大有光矣。臣無任激切祈懇之至。

相國凌公 賢大理 國是求 臣崇恬 與退尤 見雖風 至意

注意遺賢敬舉所知疏

陳與郊

聖明注意遺賢敬舉所知以備及時録用事臣聞獻納之臣職在[illegible]下肖臣給事兩掖有彈劾而無奏薦者豈不討三四年間朝廷之搜巖穴略空而詭從巖穴中起報朝廷亦略不負矣何事必延考槃碩兎罝斯為無愧乎其官乃偵之見推擇大臣至屢 皇覽往往詢及去位并居疾於家者臣乃知 國家儲賢若儲木然夫木積若丘陵非不給棟隆矣而採之山訪之谿澗至舉而出之滿中無虗歲焉夫然後足以預不時之需則今日雖濟濟在 廷又安敢睹犧樽而忘滿中斷也臣奉使行有日矣因念梓匠賤工去亦有所自獻於其主者敬舉所知數人以少效區區如原任禮部尚書陸樹聲正學共宗於南國清風尤重於東山煙霞發其性情時舒時卷河岳助其攝衛彌劭彌高原任南京刑部侍郎王世貞累葉纓一門忠孝卧綺皓于五湖之外人曰麒麟鳳凰班言游於數仞之間學者泰山北斗原任刑部侍郎王宗沐才高八面學貫九流立談而 國典朝常不啻倒流之峽臨事而六通四辟誠如破浪之風原任南贛巡撫都御史邵陛雅志共琴書俱遠壯猷與霄漢爭高所之造召伯之風而人猶歌僤見者樂趙衰之日而政自澄清原任翰林院編脩鄧以讃潛心窺頫孟之宗樂道負伊莱之望和鸞大輅宛覩雍雍素積玄珠雖禪嗃嗃原任貴州按察使郭孝嶽一時節槩汪汪千頃胸懷懸軒鏡則愈不疲揮雷霆則百叩而百不爽原任陝西參政王時槐荀清蔡雅蚤有譽於人倫露潤霜嚴更馳聲於官轍宜蒙陰和之鶴可用羽儀之鴻原任福建參政鄧永春椽飯菁羹自甘井渫葭墻艾席

歷贊群賢尽皆實録

褒揚俱正名實實

無荔風壓談經抗五嶽於群峰若藝灑九淵於筆海是數臣者或隱鱗河上或養翮田間雖未足盡天下之賢要之皆望影而知其為梗梓也者 陛下方側席而遐搜輪而求而坐令六七臣老其經術以訓子弟皖其梗時以師閭里渟注其精神而為文章以師世範俗即未必不助流風教然孰若起而任之以共佐巍巍且此六七人者與其為 盛明不辱不殆之臣亦豈若出而勒册書竹帛也故臣雖奉使而東而亟亟焉陳所知以塞獻納之職之一二倘蒙

皇上採察 勅下吏部再加咨審如臣言不大謬鑑議請簡擢則棟明堂器清廟者不患乏材而臣亦得比于山谷與樗之民幸甚矣再照人臣有身不出丘壑而可贊垂衣人主有寵不在冊垺而可風列位則崇恬奬退之道勝也近見

聖朝頻修曠典即一處七而授之師帥之官可不詔索王剖珠而隋和炳然寧惜優異故夫齒危髮秀之老若陸樹聲有如不就安車即或晉崇階或分重祿表之為百辟勸而其他官人物之望倘亦樹聲其人悉表之如表樹聲焉不惟振鷺翩翩而白駒奕奕使天下卿大夫聞而矯礪競者不淺鮮也此尤千載盛美事惟

陛下垂神臣愚不勝惓惓

安戢民艱疏　陳與郊

為聖心軫惕民艱正圖安戢乞賜拜納為民之疏以應盛德以擴洪仁事臣近見閣臣深憂水旱具奏安撫禁戢奉聖旨覽卿等所奏甚見為國為民欵着寫來行朕見近年以來窮民聚劫流亡失所心甚軫惕及見卿等奏至意與朕同可見君臣契合卿等為國重臣有所聞見悉具來說朕採行之欽此夫

感慨時艱力陳救災恐國憂民之思溢于言表

皇上於被災窮民惕然念之一開輔弼修奏欣然嘉納之即降勑安撫之百端至諄諄然勞之曰可見君臣契合自都俞吁咈以來數千年無此氣象一時大小臣工近者踴躍遠者延頸承踵以為何幸得身事堯舜之君即四方窮民聞之亦必驩然若更生矣臣伏而思之堯舜時豈但曰都俞曰吁咈而好生遂洽於民哉其間經國厚民之政必自疊疊要之史臣不及書而竹帛不勝載也今

要撫戢莫此為大

皇上以堯舜之憂民者憂之誠憂之其實在足衣食欲足衣食其實在薄稅斂欲薄稅斂其實節省此乃所以釋其憂也須者右庶子趙用賢以國家徵課等事奏南京給事中孫世禎御史李一陽等以東南水災異常等事奏言雖人人殊然言經賦役者為民衣食計也言崇節儉者亦為民衣食計也言裁恩澤者亦為民衣食計也即無論一一當上指諧下議要其心與安戢流亡者不殊昔孟子以堯舜事君止惟因仁心仁聞擴充之今陛下擴一軫惕心疾苦何所不問擴一嘉納獻替何所不容矧三疏於國計民生未必無一補者乃一以煩瀆一以陳乞狗

語意甚委婉

積柴為之市恩取譽或罰或戒焉豈以世禎等為招撫疑言而用賢為卿市地耶臣竊以為皇上棄之則欵言自世禎進之則凶荒本務用賢陳之則卿井自皇上視之則財賦與區況元元之困往往有撫按不及知守令不能發而鬱為閭閻隱痛者惟土人得周知而熟數焉試覽采其情斟酌其除賁而稍稍見之施行臣且見萬方戴寬恤之恩九重收恭儉之譽諸臣固無所掠恩譽矣臣竊反覆三疏不越損上益下兩言是兩言者循之則民生厚國計隆忽之則國與民交病者也何可以賈譽棄也且微獨於三疏而已皇上即憂民而非為損上益下計譬之天降甘雨終不到草木即欲為損益計而非博采群言譬之慈父母懷惟疾之憂而擯不任醫其何救於水旱凶荒哉今日水旱凶荒半天下中外人臣計畫無所出故憂稅斂窮於下不得不求撙節於上憂貂賑窮於上不得不求積貯於下矣則諸臣諸疏安見非陛下奉天子民一助也故臣願陛下察之宥之而更於財賦源流思節之難不可不思豐之之不易思用之易不可不思歛之之甚難繼自今凡上言民所疾苦者必受之其坐視民窮不以時聞奏者必黜之有能為國家憫恤窮民愛護邦本者必立褒顯之如此則都俞吁咈之實下究閭閻而耕食鑿飲之風上悟廊廟唐虞再見矣臣無任瞻仰戰慄之至

君民一体之意

王相國荊石公評讀此疏而不哭者其為人子必不孝今而後知陽陽之餘為人子也

懇乞歸養疏

陳與郊 都給事

為衰親戀子迎事艱難懇

天矜念苦情罷官歸養事竊惟臣一介草茅蒙

陛下擢之瑣闥于今六歲遭逢 明聖人人得畢其愚臣於此時即名位極微懷抱極淺何忍一朝自棄亦何敢以身命自乞顧臣烏烏情事有內纏肥骨之痛而外迫歲年之侵萬萬不獲已者何得不于

皇上控陳之臣父蚤亡臣母今年七十七老矣生臣最晚而生臣最羸墮地不五朝兩目雕腫臣母日夜泣臣時寒月至含水舐臣目障以故年未五十齒落眼矇前年臣病謁歸每侍褻殄少加一匕無何謂臣病假且滿復自謂括捲尚強又日夜趣臣來京荏苒二年曾無寸樹方惴惴焉進蔪報 國退媿忘家不

似李令伯陳情又似謝君直上書而情意過之

悽悽惻惻慘慘切切一字一淚一淚一珠

自意去冬十二月二十五日信到謂臣母九月病脾嘔逆橫作病困呼臣不置病已更數數趣臣蚤歸梳蓐涕淚語言悽苦臣一聞之五內燔灼因念無臣無母無母無臣性命相依痛分燕越令微臣輾轉籌算正欲少圖狗馬萬一而後言私恐臣母不能懸長年待臣臣亦不能容玩短日遠母正欲移母就祿則母十年末疾跬步猶難豈能從臣於數千里外正欲再以移病陳乞則臣心有憂臣身無恙又安敢陰為吾親而欺吾 君正欲請一江南差遣乘機省待則方恬子舍遽迫王程復不免異時今日之感正欲哀祈終養不惟臣有兄弟而例以親終為文則是愛日何輕糜官何重似亦非人子所忍言臣於此時求所以上顧蒼昊下願黃髮外不虛靡祿內不廢薪菽者舍罷歸何乞耶抑伏而思之以濟濟之朝視臣臣不過鄧林一葉以臣之執

意真詞懇

忠孝之忱具見于此

執寡母視臣臣則屋極假令母也如此倚臣望臣而臣尚徘徊不念母去有如霜露臣測臣且負人間之大逆深痛雖他年貪慕榮祿而絕裾忍更將焉用之此臣所以瀝膽叩閽而直請罷其官聽其歸養者也曾方京察口不敢言且臣亦自知絕列諫垣無端求去人之聞且見者不曰矯激則曰市名益踧踖累月不敢近查得嘉靖十八年有臣同縣禮科給事中許相卿奉職歲餘亦覓奏 准致仕與臣職事相同而臣情更苦故敢比例乞 恩求 賜罷職放歸田里就養庶臣母子相依之命延一年是更生一年而柴桑末畢之生有一日則矢報一日又不徒扶老攜壯向拜祝而已臣無任激切祈懇待

命之至

說太ㄴ 鈋門公評 酌處勝劣共勸 賢除立民之命 衍固之要

議飭吏治疏　給事中　楊廷相

吏科給事中楊廷相一本議處衰庸諸臣以飭吏治事臣等接見吏部一本為修舉目前事宜以安民生事奉聖旨依議着實行各處司道官有年力近衰才猷未稱及與地方不相宜的着撫按官一併議處吏調毋得虛應故事欽此臣等伏誦再四仰見皇上尊居九重慮周宸區此者以四方水旱之救念不得其人民不聊生特頒勅諭部院大臣惓惓然申命撫按督責守令以懲貪墨理寃獄為急務茲復俞允該部之請議處司道之官此其欵舉一時之吏治而振刷之以濟元元於生全與咻之域甚盛心也竊計撫按諸臣必能仰體

守令近民而監司尤重故先責之

聖心各厲所為汰斥吏之不職者以釋當宁之憂顧臣等待罪該科辨論奸邪實其職掌有所見聞何敢不罄其愚竊惟守令均切於民生而守為令之表率監司又守令之綱維此其所係甚重即時和歲豐之日尚不可以匪人膺之今水旱頻仍饑饉荐臻流離載道盜賊時聞天下不無事矣所恃撫綏而經理之者則方面是賴耳故必有強健之年力而後可以任事有識練之才猷而後可以奏功其人與地相宜而後剸量之有餘裕不然景逼於桑榆能疎於幹理宜簡而任煩宜僻而當孔道者其不稱職明甚猶然竊厚祿尸高位以依違乎歲月譬之棟梁之用寄之枯木朽株而策駑蹇以馳峻坂也欲其不折而蹶馬亦難矣臣等僅採之公評覈之清議司寺知所不得其職剔有如某某某或守未盡懷而質病于蒲柳之先

烱或年猶堪策而量極鼯鼠之已滿或物議之久騰而負乘引羞或幹濟非所長而理棼則錯於以使統率一方保障一郡傷於玩愒私自計得矣求其禁暴抑邪事集而民安也臣等司知其必不能也非皇上所謂當議處吏調者乎況於其間有素行不檢大計漏網者廼循剖符綰綬擁五馬之榮彼且念及窮途而恣為不肖之行也詎可一朝居於民上耶臣等再惟司道等官固當議處然持衡於上握一方之綱紀則撫臣尤要矣有如巡撫不得其人安望其能甄別諸屬之臧否以付　朝廷之任使哉以今世道肅清賢哲奮庸撫臣才望之優而無媿封疆之托者濟濟實煩至於庸庸自保冒非其任若某某者賦才綿薄臨事迂疎持害關中已致人言之滋起持循三楚益竟物望之素輕今在地方且

二年矣曾未聞有所表豎尺寸以來南國之頌僅僅株守而分量盈矣茫茫幅員數千里連遭災沴斯何時也撫臣之任何任也而可以庸才居之耶且仕路之壅莫甚於斯時方伯諸臣聞有考績已久未得推用而監司郡守候補　闕下經歲月者相踵也必選擇而使不可謂無其人獨奈何以瘝曠之臣妨民生而壅仕路哉此不可不為之一清也臣等上體　宸衷下循職掌輒不敢避怨據實指陳如此其餘知之未真臣等未敢言言之未盡者則臺省諸臣當能為皇上言之也伏乞　勅下吏部再加查訪如果臣等所言不謬將諸臣分別議處或宜加[illegible]或宜更調或宜罷斥必使官無倖位吏皆得人則撫臣可以督司道司道可以督守令而民生實[illegible]矣又奚南北水旱之足虞哉臣不勝願望之至

王相國對南公許疏中六議陳諸臣應卹狀懇到可以彰國家惠揚激勸之盛

廣卹典疏　　王　治　都給事

吏科等科都給事中王治等一本懇乞
聖明重明詔廣卹典以光聖治事近該吏部欽奉
詔旨查議光祿寺等衙門少卿等官馬從謙申良常泰張逵劉
鈇卹錄之典奏
聖旨這厮每無理都不准欽此大小臣莫不驚疑以
陛下臨御以來恩澤廣大在以言得罪之臣蒙被為尤渥也豈
獨于從謙等五人靳之乎臣等備員言路若不懇請不為無罪
但以此事原在吏部奏行獻可替否亦其職分如其不行執奏
臣等併糾其阿循之失以批鱗叩　闕不允不止未為晚也至
本月十一日接到吏部一本為申明新詔以廣
聖恩以明大信事內陳遵　詔卹錄馬從謙等不可中止之故
疏意明白懇至矣猶未感動
天聽奉　聖旨已有旨了欽此臣工愈加驚疑以為前此群臣
奏　詔卹錄之議俱蒙俞允獨至此再請
天言不蒙依擬使曠典有遺拾遺補缺責在臣等豈容終默夫
馬從謙等應該卹錄緣由具列該部疏內臣等無容重贅直據
此卹錄之典有不容已者六端焉切惟先年諸臣進言雖持觸
雷霆然本無他一念報主而已蒙恩責斥蓋誤于擠陷者之語
非　先帝本意也是以憑几詔卹錄為國之赤心而忘其愚戇
之小過此尤堯舜之德覆載之度超越千古遠矣
陛下似宜成纘其美一也伏覩
皇上明如日月萬物畢照誰不仰之則從謙等苦狀不可獨使
沉昧于覆盆之下二也

先說祖宗朝旧典當遵

明足以照仁足以育而乃可以以忘至信缺盛矣乎

皇上如仁大造萬物並育誰不感之則從謙等幽魂不可獨使
荳塞於谷之中三也
皇上登極于詔傳布天下信如四時矣從謙等既合　明詔卹
錄之條而忽中止焉恐無以示大信於海內四也自正德十六
年以後嘉靖四十五年以前建言得罪諸臣雖經查舉然事遠
人亡未免遺漏方許撫按續舉若使傳聞從謙等不蒙卹錄恐
遠近觀望顧避致野有遺忠朝有缺典非盛世之美事五也且
特政多事萬乘之才遠搜博取不過求為
陛下矢謨攄忠弼贊擔當以濟天下之事焉耳今使諸臣言不
及議不行閣臣不得與聞　旨意理贊可否元首股肱似乎間
隔
陛下虛心信委者又何人也誠恐山林賢才將見遠近引矣即
強出焉求順旨不求濟事雖皐夔何益於今日哉一事輒而衆
正之忠阻焉此不可者六也伏望
聖明俯納該部及臣等愚忠將馬從謙等照前卹錄不惟表忠
獎直榮死者足以獎勸乎生人而言聽道移見用者足以興起
乎未用唐虞都俞之風雍熙太和之治肇端在此臣等誠為世
道計不為從謙等五人請也下情無任懇祈之至

批史柏潭公評建文召陵廟未立景皇帝廟號入隆此永弟一曠典百餘年未無人敢為此議論首臺公之創言之真萬世不易之論

建文帝亦曾南面五載升遐之日陵廟缺然且死難諸臣盡褒卹錄而獨靳于其君何也

建文陵廟及景泰廟號議　萬象春　禮科都給事中

禮科都給事中萬象春一本懇乞修舉陵廟曠儀以光先德以埀典制事切惟國家之事莫大於祀典祀典之起實由於人心故質之人心而有不容已皆祀之不可廢而聖哲之所必舉者也矧事關陵廟情屬親親在列聖容有欲為之志而陛下當有善繼之圖者乎臣所議於今日者有二一曰革除之陵廟宜復二曰景帝之廟號宜尊臣請得言之洪惟太祖開基成祖定鼎列聖神功巍巍莫尚矣然自太祖以后成祖以前其間君臨天下者不有建文君在乎既緣靖難兵至遜位自焚延迄于今祭享無聞陵園不治行道之人欷歔歎息臣嘗攷往牒當建文君沒成祖駐營龍江發哀命有司治喪葬以天子之禮遣官致祭當其時固未嘗不陵不祭也乃今令甲所載止孝陵及懿文太子陵而建文君不與焉茲何以故豈成祖許之于先而所司頋廢之于後邪亦異乎成祖至公至厚之人心矣國家修明典禮凡前代帝皇有功德於民者除歲時廟祭外間遣官祀于其陵而矧帝皇建號按臨臣民至四五年首為一代嗣統之正者乎又如革除死事諸臣我皇上登極之初首發明詔令得祀于其鄉邇又允言官之奏凡諸臣墳墓苗裔咸蒙修治恤錄而為之君者反不得一坏之土一勺之水宜天下人心惋然而深悲也似宜勅下所司即其原葬處所立為陵廟歲時一體祭祀仍乞上尊謚以表追報之典復年號以正君臨之體此非臣等今日私議也當在成祖時既葬以天子之禮必宜享天子之祭既

生也有安天下之大功沒也自宜享天下之尊號所謂名正言順死瞑此者

加之以尊謚隆之以廟號擴之以陵寢庶不失追崇之礼

享天子之祭自當復其有天下之號詎時天下之心固亦成祖之心也而何顧忌之有與至于景皇帝之事則又異矣土木之變國家岌岌乎幾不可保景皇帝奉太后命進登寶位鎮安人心倚倚忠良克戡禍亂卒至鑾輿反正宗社寧謐聖子神孫所以晏安坐享全盛之業者景皇帝之力豈可誣哉迨升遐之日謚號葬祭率從貶損益一時軒輊之勢則然而實非人心之公與國典之正也以是至憲宗純皇帝時特允廷臣建議復其帝號祭以帝禮先靈顯赫亦既足以述先志而昭往烈矣然而廟號未加陵制有儉生有安天下之功而崇報不稱沒宜享天下之號而物故未彰其于國制終屬缺典臣等待罪該科每見太常寺歲祭題請祭祀其遣官行禮諸陵皆同固未有隆殺也即如前歲駕幸山陵行春祀禮臣象春忝扈從之列見我皇上于景皇帝陵躬為致祭誠重之矣乃其祭與諸陵同而其制與諸陵異雖致祭于陵而不得祔祭于廟仰窺聖衷當必有缺然于茲者矣似宜遵照典制備加尊謚仍恭上廟號昭示無疆其陵制隘陋尤須亟為恢改如以逼近恭讓皇后陵勢難展拓第就其見在殿廡門垣等項稍加穹廣仍量防寶城增建明樓以稱帝者藏衣冠之地至于恭讓太后陵亦宜一體修治俾得鬱然相望如此庶足以慰在天之靈而彰沒世之德其于陛下繼述之孝制作之隆豈不有光哉夫臣等于建文君止議尊號而不敢更及廟號而復以廟號請者何也良以建文于成祖之上則倫序匪宜而位于成祖之下則君臨失次夫是不敢妄議若

英廟之于景皇帝兄弟也其正位 大寶 英廟我而
景帝後也昭穆所在既無紊越之嫌而功德兆隆尤無偏廢
禮臣等切以為廟號之不可不立者以此如以為進一廟則當
一廟關係重大卒難輕舉合無止奉其主藏于祧廟惟于歲
莫祫祭時出其主于 英廟之下則親親尊尊兩不妨礙伏
景皇帝係 宣廟子 宣廟既以奉祧則
景皇帝亦屬應祧之數天意人事有適會于今日者仰惟
聖明在上盡倫盡制百代一時殷禮肇稱于今有待臣等致循
職掌輒敢冒昧上言伏乞
勅下禮官詳加酌議上
請狀行以慰人心企望之殷以垂一代經常之則臣 不勝
眼俟
命之至

黄太史蔡陽公評 力陳節省之至論矣綜

乞停取帑銀疏 姚德重

戶科都給事中姚德重一本懇乞 聖明停取帑銀以昭儉德以節財用事臣等於本月初八日伏覩
聖旨今朕壽節又親閱壽宮賞賜各項內庫不敷着戶部取銀二十萬兩來進欽此夫
聖節迺喜慶之宸 壽宮為典禮之重須給賞賜以溥仁恩內庫不足取之外帑我
皇上誠有非得已者臣等將順之不暇何敢妄有陳說但念太倉錢糧外供九邊之餉內充軍 國之需関係至為緊要而支費極稱浩煩計一歲所出之數各邊鎮年歷支銀三百五十萬有奇在京各衙門官吏軍匠支銀一百一十萬有奇又歲進金花銀壹萬兩其買辦蠲免之數尚多近因支用不足皆動窖房

上下俱竭正時势之可憂者

銀八十五萬餘兩太倉之匱乏亦已甚矣又加之水旱災傷
國課不全欲徵之小民而閭閻已空欲取之省直而庫藏已竭民窮財縮勢在燃眉即正項之支尚且不敷安能供額外二十萬兩之取乎臣等聞之陸贄曰用之盈虛在乎節與不節不節則雖盈必竭能節則雖虛必盈曾鞏曰用財有節則天下雖貧其富易致也用財無節則天下雖富其貧易致也今天下可謂虛且貧矣獨不思所以樽節之乎又聞之王制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今無三年之蓄曰不足無急乎且所入日少所出日多少者毫不可增多者萬不可缺將來之蓄又不知其何如者固無已時矣今又取之為賞賜之用夫賞賜初無定額可以裁減即今賞賜於往時各項人役自能仰體
皇上子惠窮困之 仁宗尚節儉之美傳之天下書之史冊不惟

先揚我皇上愛民之仁而謂用之當節極妥極善諫

昭儉德於一時亦以垂彝訓於萬世財雖不足於今猶可盈溢於後也惟賞而不節則太倉一竭邊餉軍需並所仰給脫有之呼勢所必至萬一邊鄙有警卒然動數十萬之衆又何以餽之於斯時而畜馬豈將有及乎且京乃四方之本積蓄為天下之命近年以來水旱相仍天下大屈如南直隸浙江江西湖廣奏稱災傷荐臻民不堪命請蠲請賑相望于途我

皇上一念愛民之心極其周至蠲賑之命隨請輒允無非為恤下計也今以賞賜之故取銀至三十萬兩侈用則傷財傷財必至於害民恐非我

皇上惠養元元之意也

皇上誠軫念民困于此而樽節之則省一分民受一分之賜而傷遺黎舉沾實惠普天之下歌詠

催科苦可為寒心

聖德較之賞賜其輕重緩急宵壤不侔矣自今內庫有費不敷臣等不能知但以財用積之甚難用之甚易銀至二十萬兩豈一朝一夕一州一縣之所能辦哉催徵之間鞭朴之下剥膚推髓盖亦難矣臣等待罪該科冒昧上陳伏乞

皇上崇尚儉德加意國儲收回成命俯允停取儻以內庫不敷亦乞裁減其數以示節省庶內帑之積可充小民之困可穌萬萬無疆之休端在是矣

評辨名實處直切衡諸情狀其選舉人才之定衡欤

慎選舉重名實疏

孫瑋給事中

戶科給事中孫瑋一本有司名實多乖取選當慎懇乞

特賜申明以登真賢以息偽風事臣惟士之貴名實也尚矣自風會漸漓巧偽茲甚于是乎名不必實實不必名名實兩分則論定為難而天下始以名勝者衆矣何偽風不日熾而真賢不日消且盡也今取選且近正名實貞勝之會而士風轉移之一機也可弗慎與臣請畢其餘今臺省之官秩固卑界而責司則為頗重故必不染而后可以摘人之汙必不欺而后可以發人之詐必不回而后可以糾人之邪得其人則　國是有所持而官知儆非其人豈惟脂常回互周裨人國其害將有不可勝言者矣臣以為今之取也毋以資格之崇卑定分數其選也毋以荐剡之多寡定去留非為格不足重也偏重之則人懷必得之

有識之士必為飾名者醜之

心而疵瑕者得以格掩矣非為薦不足憑也盡憑之則官矜而譽之奸而飾厲者得以薦售矣臺嘗見有司之官知足釣奇猾能應物其始也惡威名不遽立而聲華不即著也則奸獲弊革霆擊風生間發咨詢疾苦之號以收民命脖肱興革利病之文以當上意期會不失催科居先諸所鋪張非不的然一良吏也及其威立而名彰基深而蒂固自以為人莫奈我何而事可恣可縱也遂一更前轍醜態畢露或倚法而立騙局或枉法以適私門或設法以剝民脂或鬻法以漁民藏攫取之術日新月盛溝壑之慾不盈不止盖心穿窬而行市井矣又能時出囊橐之餘巧為彌縫之計在上官亦往往以交口之譽難定百足之扶不僵横之以怜惕之心而蔡之以顧忌之念置而不問者盖比比是矣豈直不問又從而溢美之為異日地耳乃若悃愊之吏

實政然掩于巧官此誠世道人心之大患

厚重無華平易鮮奇應靜寡交以是二者較聲華其高下殊絕矣審胥淵已哉故凡取選諸臣閱歷久並故必問不患才之不閑而患守之有未潔不患事之不辦而患術之有未端萬一不察使悃愊終淹而巧宦者得一幸焉四方之士皆將曰某以實淹某以名揚鮮不舍實效攻虛名競為則效以希榮進退公家之大柄未獲得人之利而世道人心兩默受其頽靡之害矣奚可哉此臣謂擇不必盡憑而推舉實之說為今日之最也是在官者加之意耳伏乞

聖明垂聽儻臣言非謬

勅下部院大臣今次取選慎加體訪大破相沿之套弘闢衆正之門毋嫌異同毋避怨忌毋拘存格先守后才右實左名務期得清正端確之士以進豈惟 國有利賴庶幾一轉移而四方知所趨向矣其不共偽還醇愛民盡己而爭以循良之實相淬厲者臣未之信也奉

堂官選取有[illegible]序遷從公推選各衙門用心諮訪務在該

[illegible]

曹太史公峰公評說天变是災異天若所當知說民報是災民若所當念

弭災異疏 王三餘

禮科都給事中王三餘一本災旱示異適符象占懇乞

聖明慎交修之實以弭天變以恤民隱事竊聞之漢儒董仲舒云災異之來天心所以仁愛人君也故昔之君人者以無災為天忌予而善言一發熒惑退舍以是知國家不患有災患有以弭之耳伏覩今歲以來風霾先示於關中火光繼報于延綏地震大作於西晉天鼓復鳴於平涼甚則近日廠內失火延燒太多攙該部疏稱所餘煨燼不十之一二耳先是入春至今頗聞火災示儆其占為旱饑火災今 首夏已過亢暘不雨祈禱未應疫癘流行而災異頻仍不一而足如此甚可畏也恭惟

皇上孝養 兩宮親事上帝銳精化理子惠困窮有君如此即堯舜不啻宜天心效順靈澍時足而顧災旱踵至皆臣等大小臣工奉職無狀之所致除順天府祈禱已經奉

旨照例舉行外乞 勅禮部備查修省事宜通行各該衙門照例施行並查在外近京地方有無沾足一體祈禱再乞申飭中外臣工精白承休共襄治理方今包苴雖漸消而鄉遂故識之私原未除異議雖稍息而背公植私之故態未泯修靡廢禁閭閻仍奢借之風宴命漸繁物命恣殘割之慘財用缺乏而冗員冗役之蚕食如故烽火時警而足兵足食之石畫無聞囹圄當清而覆盆之冤抑容有未伸工役當興而流離之載道不無可憫各衙門俱當加意警惕勉修職業尤望

此皆責在臣下者

皇上愼起居以防嗜欲之萌御講筵以資啟沃之益減 內庭光祿之供省東南織造之煩勤召對之典下求言之 詔將見君臣一德上下交修如是而化災為祥靈雨一[illegible]應未之有也

此所望于君上者

邵庶給事中

謀國深公裁虛靡以肅軍務以裕軍儲

議處兵食疏

兵科給事中邵庶一本邊計至重邊供日煩乞賜嚴飭密實謀
裁虛靡以肅軍務以裕軍儲事臣竊惟
國家設重兵於九邊以捍禦諸虜虜款則施之以羈縻之術虜
犯則張之以撻伐之威卷舒動靜操縱伸縮惟
廟堂得而籌策之當事諸臣得而與知之非可以露形着聲曉
然昭揭于中外也是故不愛內帑外餽而歲輦以供塞下者不
下三百二十萬有奇將令三軍挾纊士卒飽騰上不病於虛靡
下不苦於朘削非謂其懸虛名耗實用一任其蠹壞而莫之究
詰也近者逆酋蓄謀報怨併吞海西該鎮慮切震鄰具疏勘處
明旨尚未下也乃道路喧傳兢謂薊遼有勦夷之舉隨未覆而
抄報曆傳刊冊遠播已遙聞邊塞間矣兵機為軍國重務三軍
之司命係焉況聞原與虜接壤諸夷日環伺而覘窺其間吾欲
扼吭拊背以控制於彼而虜且揣形知影以規避于吾欲斷
絕聲援以孤彼之危而虜且東西糾合以張己之勢兵法曰攻
其無備今使虜得以嘗我而為之備也毋乃計疎而蹈危道乎
往歲小阿卜戶四窺當事者議亟剿以彰天威然卒以事未舉
而謀先發竟不果行夫剿之而果則虜已窺吾虛實而備其所
為攻勦而不果則虜謂我為畏敵而益肆其無所忌奈之何其
可先泄也臣愚以為各衙門章奏奉有
明旨分科抄貼始得傳布今疏未及上而揭帖先傳本未到科
而旨意應錄此與舊制均屬背違而在邊報尤為乖謬謂宜與
漏泄軍情者同律而論罪臣請自後各邊鎮督撫總兵官凡遇
軍機重務奏報更加慎屏耳目仍令特書機密二字于報封之

機事可不慎欤

屯額減年例增国用之不支坐此

外以示標異通政司第代為齎奏而不敢預泄其詞封該科匿
發抄送部而不得先聞于吏書至會極門發本之時尤嚴禁謄
案校尉人等俱要一體慎密毋令射利抄報之徒潛住禁地竊
錄預傳以駭聽人心而搖萌望覺是亦密軍機而肅邦政之大
要也至于各邊餉之靡費其於今日則尤有宜議者焉夫自邊
屯之原額日減而內帑之年例歲增中鹽之始制不復而各邊
之請討無已今日增一額曰加軍餉也明日增一額曰加馬價
也一鎮得請而他鎮緣之以為例一歲得增而他年據之以為
常今水旱交極帑藏日虛歲且欲給而不能矣夫九邊屯地非
減于昔也士馬器械非益於今也西有市東有撫又非有鋒鏑
時交無虜耕殖之時也而按冊則多虛給餉則稱乏何也毋乃
屯田侵奪於豪右而未之稽覈歟冗兵冒濫于廩餼而未之開
除歟家丁半沒於詭射而未之查革歟誠及今日虛心審覈或
核額稽馭而屢置屯種或剔除影射而勾補逃亡修築緩急之
際期以撙節劑量于其間斯邊儲庶其可裕乎然不可取必之
邊臣也邊臣各為疆圉計爾苟可為三軍請恩以冀其效旦夕
之命計所不惜孰肯減去故額以樹怨該鎮者即如往年部臣
之所陳今日科臣之所奏奉有
明旨着督撫用心經理計議具奏已不啻再三竟未有聞此可
思已查得成化十三年正月分遣給事中御史查盤錢粮今獨
不可師其意而行之乎往時閱邊之舉三年特遣以驗錢糧之
虛實與工程邊之修否意亦類此近萬曆十二年暫令各該巡
按御史就兼理議者以為事非專官勢難詳覈況耳目親昵
相惜體面要與督撫二臣等爾其流將無以故事而贅麗是樂

邊屯積弊種種

如指諸掌設計百端一一可見之行

予[illegible]以為[illegible]分投各鎮會同巡撫御
史[illegible]事逐一稽驗[illegible]一節尤屬[illegible]務
[illegible]可[illegible]事並整而邊防
[illegible]則奉　命者之自負簡
書[illegible]機事以預廟謨而
[illegible]策[illegible]而儲於塞下者
有[illegible]所宜亟議者如臣言有可採擇
伏乞[illegible]
勅下兵部[illegible]　請則既可以厚養于平時而且可以決勝
於臨事兵食益足而兵威益壯所裨於邊關非小補矣奉
聖旨兵部知道

處置遼左疏　張希皐 兵科給事

兵科都給事中張希皐等一本遼左班師報捷逆酋仇怨方深乞
勅當事諸臣嚴加防備以係孤懸重鎮事臣待罪該科接
得薊遼督撫鎮塘報等因臣等見之殊為遼師喜而又竊為遼
左慮也除功罪議賞罰尚俟按臣勘奏臣等未敢遙度然據該
鎮所報邊事夷情太都可見敢輒披瀝為
皇上陳之夫兵聞拙速不聞巧遲司馬法未有能易之者是撫
鎮二臣奉有剿虜之　旨已於正月十六日提兵而東士馬六
集計欲滅虜而后朝食不謂雨雪泥濘夜月尚晦天時地利適
有未便者遂屯兵散餉改卜三月為期即書計甚工舉事甚容
而遲兵緩進虜或窺我而得以有備臣等切抱隱憂今以萬餘
之甲士攻塞外之堅城兵將失心協力破其寨柵二層斬首五
百餘級而逆虜且遠遁叩乞哀願和靈商效順　中國則酋首無
念巢穴蕩傾非出兵初意而斬獲功次若此亦足報捷伐之威
而寒疆索之膽故臣為遼師喜也喜其攻虜而能得志于虜也
然二酋負山為險壘石為城內外周遭壕塹層疊城則堅矣虜
衆萬計披甲控弦矢石滚木諸品皆備敵則勁矣向已計合猛
仇攻反酋已了令我提兵出寨攻其城池斬其部落豈所甘心
者而懷仇挾怨視昔不尤倍乎願和虜商之語可遂執為左券
而責彼之効順乎建州酋奴哈赤及北虜恍惚住牧近地聲勢
相倚即今我兵亦出已有聞風而援之者儻二酋東連西結哀
詞以請無有酋肯協應之乎胡馬漸壯羽翼已成將乘悉甲而
來思得一逞以圖報乎我兵各有信地無處不守無虜不備今
之戰兵皆調集而徃者旋師之后能無分撤而西乎兵撤而開

設謀詳盡料理多方萬全之策可紓宵旰之憂

原雖立士馬無多黨衆果結聚長驅可能決策一戰乎誠而可守功萬全矣故臣切為邊左慮也慮酋之仇我而不能忘情我也臣等竊聞用兵之道慎防勇戰茲遼師戰則勇而警戒以防不虞尤不可一日而忘備者今之撫臣雅負邊猷而大師素稱智勇或戰或守自能相機宜得勝筭如臣等寡昧曷能籌邊事於萬一然職掌所關義不容嘿敢輙陳其過計如此伏乞
勅下行令該鎮諸臣各殫在事之忠永懷桑土之慮彝酋作何安插康酋作何處分猛酋之懷疑未附者作何招懷那卜二酋之挾仇持險者作何羈縻各兵信地有緩急之當增損各將領有勇怯之當更置一切善后事宜從公酌議具奏務併孤懸之地有所恃以無恐積怨之虜有所畏而不來庶足以安邊陲紓
宸慮而　朝廷委任重臣之意與各臣樹功圖報之心兩無負矣

[illegible]評臺臣要職也而美選當慎其選籍法權維持風憲之一事歟

整肅風憲疏

許弘綱 給事中

刑科給事中許弘綱一本懇乞
聖明酌臺差以肅憲體事臣惟　國家稽古建官不啻千百而職司風憲專屬兩臺入則柱後惠文出則繡衣持斧諸司莫敢望焉誠重之也故法有所必行則毋務窮之以情所難行之地權有所當行則毋務乘之以勢所難一之交其理固然而于事體有不得不然者伏稽會典一應文職官員並不得原職衙門授任近年事例姑有教官之職得在本省之條然止於各府耳使遠有為本省即教官雜職尚有所不行而況御史乎今之御史未聞有奏差原籍者而惟南臺間有之南臺各差御史亦未聞有在原籍者而惟倉屯二差間有之得無以所謂巡倉者直巡視京倉鳳陽倉而已乎不知既曰巡倉糧所出之地皆所屬矣既曰督理屯馬則屯田坐落之地皆所屬矣彼其奉勅書而專制一方不遂併原籍而惟所號令也哉夫二差職掌雖殊按臣訪察查盤近居停止而文移上下同也受詞同也旌別吏治同也

事上臨下體統例宜避道無戕于此

陛下謂行是數條于原籍便乎弗便乎臣請得竟其說夫居鄉黨而避席入里門而下車所以廣敬也御史起家諸生罷則衙門以自老其邑令丞郡守與諸監司固得以司牧臨之賓禮遇之者一朝而縮爾存得則移文傳檄然上官抱牘僉名第為下吏考核殿最督責簿書亦其憲體宜爾則部民之義謂何而雅道從茲薄矣矧江河之日趨而下也或者父子兄弟且因有不肖之心焉親戚跳踉童僕恣雎有司莫敢恃三尺以與上官抗不便者一今者之人變幻萬狀豈無以戶婚而托之侵漁以田

法之不行權之不振則焉用彼靈臣篇也

上而托之占屯以甲籍而竄名于中者乎其飾詞而來也既送之而不理乎偶一準行而查知原告為上官之里閈或被告者稍稍僭越也豈必問官之一無所承乎抑下司之揣摩原非上官之本意而俾兩造之直者吞聲曲者肆志本差御史且緣是抱瓜李之嫌也又孰從而白之乎不便者二夫御史以觀風為職固將使本差無不治之事所屬無不稱之官用能懲絕風清而奏起報天子今以原籍有司之故不得不苍風裁韜晦官府伊思而玩惕吏書覬望而為奸故有巡倉而不敢詰本府之倉糧清屯而不敢問本府之屯課印馬而不敢詰本府之蕃息舉刺獎戒缺焉離奉他可知矣然則
陛下之以欽命寄若臣果使之誇富貴于故鄉而已乎何浮假之名而失制其事耶不便者三夫茲數者法在所必行而參之

原官不迹故里况在則何為乎法不然而復可慌乎

輿情則悖權有所當一而格之以勢則恍如是而其可為常乎不可為常乎其　國家之法乎且巡鹽之與倉屯均以一事出者也今巡鹽槩避原籍而何獨遺于倉屯有司雖任未五年不得遽差原在地方巡歷懼夫事體之雜行而形迹之當避也夫以循慮及其原官而此何獨不慮其故里此皆職之所未解也臨頃得罪南中竊見夫近年一二臺臣觀風原籍者雖其操符攬轡所至澄清蘇臺鎮周遠非其匹而方其被命之始長慮却顧蹙然不寧徒以有其命之不敢辭也即堂官之循序疏請亦豈不恤其私則以舊例良然不敢違耳故經久之制當定自朝廷而善後之圖須詳于今日伏乞
特勅都察院轉行南京都察院除前奏差臺臣容令循例竣事以後巡視京鳳二倉及屯田印馬[illegible]差今[illegible]巡二事悉俱令

迴避原籍地方即使一時缺人亦須委曲更調庶澄紀大同事權歸一而風憲之體益尊矣職添垣也法司行事職掌所關一得之愚不敢不獻惟
陛下裁擇焉

宋司馬鳳洲公評請其大諸疏停止中其旨紀初是言問計何侯氏生弊可惜施爲有昌言之神宗賞者欤

廣採納疏　杜䕫　給事中

南京兵科給事中杜䕫一本章奏留中諡言無勸懇乞
聖明顯示採納以來天下之善以弘賛襄之益事臣聞之書曰
禹拜昌言夫禹古聖人也聖人於天下之善何所不備天下於
聖人之善何所能加聞昌言而肅之亦足矣而顧必屈已拜之
者其心盖曰不如是不足以見已之能受不如是不足以勸人
之敢言而天下之嘉謨嘉猷或自珍而隱矣　國家奚賴焉此
禹之志所以成其神夏之治所以底其績斯道也非萬世人君
受言之準哉
皇上稟明睿之資擴咸虛之量於羣臣之邪正蓋見能立辨矣
於衆言之得失盖闇能立察矣向者匹夫陳策
陛下尤不以賤故拒之宗室獻謨　陛下亦不以親故遺之
旨下該部議其有無可採以是心而推之言官又推之大臣其
聽納更當何如耶顧臣見近日以來羣臣之進讜言者亦衆矣
疏入而
陛下若固閒之留待匹夫宗室之不若則臣之所不解也請詳
言之刑科給事中許弘綱之諫速　給音也杜奸壁之萌也其
論修省也言事天之實也工科給事中郭顯中原任户科給事
中朱朝聘曾各有省内供之疏矣工部尚書石星江西巡撫陳
有年工科都給事中常居敬曾各有減撓造停織造之疏矣此
數臣者皆有體國之實心此數疏者皆爲憂時之切務朝進而
朝行夕入而夕施庶幾哉大禹拜昌言之疏矣而奈之何其不
然也今日候旨不下明日候旨不下惟孤進言者之心抑亦重
阻天下臣民之望且古人臣之事君也論切政之失者非難値

一疏而評經宗以其之各冬備也

此論冬臣之言有可採而言日委婉善諫

柔與之鈌者爲難進忤心之論者非忠進逆耳之言者爲忠上
能諒其難而用其忠則忠經愈奮而責難之説日陳茲非言者
之利也而　國家之福也如不鑒其忠而忽其難則難者愈難
而效忠之臣日退此非言者之不利也而　國家之害也言之
用與不用而國之利害關係若此臣願
陛下之念及此也且使諸臣之言果迂闊無當則垂擲而弗庸
可矣或高遠而難行則謙讓而未遑可矣乃其疏今固在也切
而不迂便而不難
陛下槩留於中而不言其故羣臣揣摩於外而不得其説其以
淺見窺之者則曰此羣小之抑阻也不知
聖明在上電照風行若左右其誰敢奸之其以愼重度之者
則曰此愛其言而繹其意也愛其言固不忍于輕釋繹其意故
不妨于緩行然悅而繹之誠得矣久而不行不幾於終棄其言
耶此兩説者皆未知　陛下之心者也

此一段論批答

陛下之心臣盖切能料之矣豈不以萬幾親臨聽覽要生爲連
批章奏之説者盖過計矣臣愚爲時几之動帝王所重況睿斷
一不如期或將啟旁伺窺竊之心也此其言當納也豈財郊祀
躬親克盡昭事禍變屢見氣數或然遇災而陳修省之説者亦
既矣臣愚謂天變之來也人事實致之一之爲仁愛再之即爲
怒譴當此危災而不亟務省弭之實則將厭棄之矣講學以明
治理聽信以收治功誠今日戒懼之實事而不容緩焉者也若夫
對越駿奔特文焉耳此其説當納也又豈不以王者萬國何患
十實王食萬方何憂於歛爲節用省供之説者非愛矣臣愚謂
崇儉乃

此一段論修省

祖宗之家法守財為貴重之常規　兩宮之奉[illegible]
侍之貴暬獨不可省而斷之乎
御前之用度當備矣若非分之請獨不可節而沮之乎金花等
銀之舊額雖減矣各邊求加派取用之數獨不可節而省之乎
內之取用日多則外之財用日盡而民之脂膏日削當此時而
不略儉德不汰冗費臣恐民非其民而國亦就敝矣此其言當
納也又豈不以下之奉上分當然況磁器已進七運織造已
竟一分其役求停歲之說者邪是夫臣愚謂無益之物
明主之所不取也而國儲則愛深五彩之畫
聖主之所不貽也而民窮則慮切今何時哉內帑告虛民生日
感臣生此方既親歷頻年之旱虐倘貞南郡又目擊近日之水
災適者奉　命巡視九庫日見浙江蘇松等處納糧長贏

形䪨短褐不備幾數稱腹粗糲味肥饑號寒之聲不忍聞見
憚民如此小户可知富者如此貧者可知使
朝廷見其形而聞其聲且有解衣衣之者矣而況使織不急之
器乎且有推食食之者矣而又忍使之燒無用之磁器乎況
珍瓷新式屡燒無成府庫告空憑何織造耗有用之財造必不
可成之器勞頻死之衆織不必急用之衣
陛下亦何心哉此其言當納也諸臣之疏體諸身則為慈惠施
諸用則為實政而留諸中則為故紙　讜言若此而以故紙視
之懼天下進言之心從此解矣何也給事中許弘綱等言官也
待言官如是彼無言責者誰復肯建謇諤之議也尚書石星等
大臣也待大臣者如是彼列庶職者誰復肯陳侃侃之論也今
之時所可慮者在

國用所可憂者在民窮所甚可憂可慮者則在於上有拒言之
迹下懷拂諫之疑而善書日窮[illegible]也伏願
陛下納臣之言省諸臣之疏將先後留中章奏悉賜查批其議
當行者即準施行其議當止者併允停止如果愛其文之可觀
悅其言之有味則命侍臣謄錄一編置之左右以便省覽如是
而臣民有不懽呼嘉言有不鼓舞天災有不消人禍有不弭者
臣請甘誣罔之誅夫諸臣所言者即臣之所難言臣所言者則
諸臣所已言者也臣負罪多矣惟
陛下納臣言而因以行諸臣之言則
陛下為聖君諸臣為賢佐而臣之罪亦可以少逭矣甚勿復如
諸臣之留中也臣不任懍惓瞻望之至

楊冢宰三山公評　錢詩箴識曰：吏文巧也，治之害也。須知富莉之任實務，吏治之脩也。持此兩端以計吏，可為殷世慶得人矣。

綜核吏治疏

徐桓　給事中

南京刑科給事中徐桓一本，懇際
聖明綜核吏治，敬陳芻見，一得以備采擇，以裨治安事。臣惟民生之休戚，係乎治之污隆。伏覩
皇上軫念南北水旱，百姓困窮，　特勅吏部嚴飭撫按，懲貪殘，理冤獄，綜核吏治，以計安元元，德意甚盛。一時大小臣工，罔不隱陳吏弊，仰荅
聖衷。無慮數千言，但荷加納，付之施行，所以拯濟民艱，消弭天變者，無遺策矣。臣復何所容其喙，竟以瀆
宸斷哉？臣待罪言職，反覆思維，于吏治民生切要事宜，間有行之所未盡，言之所未及者，正明主所欲亟聞者也。臣輒不至恩極陋，少有一得，敢不為我
皇上陳之。今之議吏弊者，孰不曰貪殘與庸劣者當懲耳，臣獨謂文巧尤不可不懲。夫貪殘庸劣，固皆足為民害，然其迹則顯而易見，其事則拙而易敗，亦人所共惡，往往形之論劾，懲之皆不難者。惟夫文巧之徒，工為剝削，曲事逢迎，苟可以悅上官之意，雖竭民髓而不恤；苟可以濟貪殘之欲，即朘民膏而不計。真如
聖諭所謂剝下奉上，肥己瘠民，蓋貪與酷實兼而有之。此輩名為鸞鳳，實則鷹鸇，類若[illegible]同行，市井其富。吏治害民，豈在貪殘與庸劣下哉？然其智足以文奸，辨足以飾詐，即上司日與相臨，有被其彌縫而不覺，甚有結津要以干譽，倚墻壁以游揚御上司，明知其非，有畏其勢援而不問。豈惟不問，且曲庇之，又從而薦揚之。以行取則首膺召矣，以遷轉則先躋陞矣。其視偭偭之吏，遲速利鈍，不啻霄壤。且高官峻宇，廣田園，美妻妾，以誇耀於閭里之間，方揚揚以為得志。彼咕嗶之士，習見其政跡如彼，而榮肥若此，以為上官之所喜者巧也，仕途之所利者巧也，鮮不爭慕而競效之。以故士習日偷，貝末服官，而機械已熟，如江河之決，愈趨愈下，其為世道人心之害，當不知所底止也。
皇上雖日為之焦勞，日為之申飭，何益哉？故臣謂文巧尤不可不懲者此也。昔漢京房曰：古帝王以功舉賢，則萬化成而祥瑞應；末世以毀譽取人，則功業廢而致災異。旨哉斯言，切中今日吏弊之源矣。蓋以功舉賢，則上以實求下，下以實應；以毀譽取人，則上以名求下，下以名應。其機有必然者。今撫按與有司，不務稽察，惟事咨訪，濫寄耳目，皆以毀譽求人者也。以故文巧之徒，得以匿名簧惑下上，而悃愊無華者，曾不得與之較優劣賢否，混淆是非，倒置吏弊至此極矣。夫世道日降，人心澆漓，士多務名，不務實，而主世教者，復以毀譽為取舍，使務實者常屈，務名者常伸，又安得實心愛民，付毀譽於升沉，于不較者，以託元元之命哉？故今吏治廢，多民生窮蹙，職此故耳，又何怪乎災異之迭見也。臣愚以為方今大計，欲消災異，安民生，以稱
皇上保愛之仁，惟在責有司修實政；欲有司勤撫字，舉職業，以措斯民衽席之安，惟責撫按與監司稽其實政已爾。臣嘗考之令典，有司治民之政，莫備於須知；上司察吏之法，莫備於憲綱。而其最切于民者，不外農桑、戶口、田糧、存恤、獄囚，及旌舉孝子順孫，脩築圩岸陂塘等事，此皆實政也。
國家二百年來，重熙累洽，號稱久安，度越前代者，正由有司執須知以脩實政，撫按監司執憲綱以稽成功。此正京房所謂以

文巧之賊甚

此杜文巧脩實政之本原

須知憲綱缺白不舉而上事以虛文取下故下亦以虛文應之

功舉賢者也乃今則視為弁髦矣有司且不知須知謂何物一遇頭 覲給由則不過抄撮舊底以搪塞耳亦不知憲綱為何文一遇上司案臨則不過抄舊稿以虛應耳彼撫按監司亦未嘗以此二事為重視為故事不經一目者有之是上下皆以虛文塞責如之何能實惠及民也臣請

勅下部院轉行各該撫按官將須知憲綱所載切于民生事宜責令所轄府州縣官一一力舉而行之如農桑作何勸課戶口作何分轄田糧作何徵收孤老曾否存恤獄禁曾否清理孝子順孫曾否旌舉何人圩岸陂塘曾經修築何所與其實蹟成效皆照然可覩者司府歲一出巡下馬之日即將前項逐一開報同府親歷其地執冊而稽之勢雖不能遍歷然摘發一二則姦偽者自不敢售其欺即有欺亦不能掩其實如往時抄謄舊稿虛應故事者其弊可絕矣但司府不得憚勞遠勲委及佐貳亦不得持節擁旄擾及地方勘動既真然後據實呈之雖經諸臣建白已及而有行之未盡言之未詳者不煩瑣屑敷陳上

請。

勅下部院詳議施行奉

聖旨該部院知道

採納彌變疏 楊紹程 御史

王道齋楊泉公評陰陽順軌端之正名分之一言而減馬銀裁合買清冗食除拆辨別冒用實裁之大計也

河南道御史楊紹程一本災異非常人心惶懼懇乞

聖明深惟羣議俯賜採納以彌天變事臣待罪臺垣本月初九日地大震有聲一時臣工百姓不勝駭懼夫變不虛生必有所召臣於此反覆思之不得其故將臣工之修省徒事虛文而乏應天之實歟抑所司條奏其於隱尚未盡歟或者

皇上于臣下之言未盡聽聽而未盡行臣盡因閣部科道諸臣章疏詳閱之其所關於吏治民生邊防國計稱不便者

皇上欣然加納一切釐正之矣其中尚有一二未見施行者為

皇上陳之內操馬匹遂以加派省直賦額今也內操罷矣該監之馬所存無几矣其價銀除裁減外所徵尚五萬七千餘兩縱有責馬等項所費幾何而執三千之虛名糜三千之實費將焉用之此價銀之議罷所當從也往歲供用庫約該召買價七十五萬餘兩昨歲減辦油蠟每項不下二萬斤查據舊額雖云拖欠亦不為不敷今其數更浮于前而價亦不貲何若是糜也此召買之議罷所當從也錦衣官校食俸糧若干有奇是果皆有勲勞於國者乎果盡有技藝能供 上之使令者乎夤緣附托影射頂替其可究詰以猥冗役廝之輩聚羣而坐食百姓之膏血此議請查所當從也各監局年例如新炭銅漆等項歲至百萬而近且增以天灯盔甲大炭龍床等費夫以庫貯之數十萬已極一切應用安所取盈至于苗揄觀音竹木等料尤為奇異之物非

明主所宜近此加派採辦之議停止者所當從也此臣所以惓惓望

見陰陽之義當
天變之原係之
論列用
寓忠誠

皇上盡賜采納庶以備修省之萬一而不容已也然臣又惟
為母其德宜靜周大史伯陽甫曰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
升於是有地震臣愚不識五行休咎之占竊惟此方冊所載其應
又若甚著當
皇貴妃之封也封冊本 朝廷盛典未可輕議臣下屢疏亡請
誠為過計然自今日論之又似未可深罪者蓋 皇貴妃位亞
中宮分為甚尊而 恭妃誕育元子義則至重其禮相接分相
臨其中或恐有不自安者此與周太史所謂陰迫而不能升者
若有符焉臣竊意今之災異其應在此伏望
皇上仰承天意俯鑒輿情仍採諸臣之請須賜封號以正宮闈
之序而因以寬宥姜應麟等愚戇之罪其于前四議盡賜裁省
庶天變可彌而陰陽暢遂矣

持論諍
諍係人
臣之職

力陳受
言彰人
主之明
亦善用
其直者

矜宥言官疏

徐元

陝西等道御史徐元等一本懇乞
天恩矜宥言官以光
聖治事該福建道御史潘士藻題為修省之實等事奉
聖旨連年各省災傷雖上之不德所致而設官分職皆有當竟
天工之責近來言事者値于一途過歸于上以賣直好
生無禮其餘貪官酷吏欺蔽壞法不行訪查參奏如打死生員
圍殺無辜威激民變勢辱縣官此可回天意乎亦上之不德乎
這廝故借以天意肆言瀆奏潘士藻這廝好生無禮姑着降三
級調邊方後不許朦朧推用該衙門知道欽此臣等聞之不勝
驚駭竊惟
國家之于言官也蓋欲其言也陳善閉邪自其職分而善則稱
君過則歸已亦忠愛之當如是耳士藻不知忌諱而務為責難
皇上罪之夫亦何辭但君有過而臣言之固明諍諫之誼君
無過而臣言之亦愛治危明之心故語大聖人若虞舜不可及
矣豈有過可言哉而禹則以無若丹朱戒之語大賢若成王不
可及矣然豈有過之可言哉而周公則以無若商王受戒之彼
禹與周公豈不能進豐亨豫大之說而過為悖慢急切之詞以
昭君之過哉安不忘危美不忘規此唐虞成周之所以隆也
皇上德邁虞周而士藻之疏不逮禹旦何遽罪之深耶聞之陸
贄曰諫者之能狂明我之能容士藻縱涉狂訐而
皇上能宥之實彰容德耳我
皇上臨御以來廣開言路即諸臣之疏多所嘉納而間有一二
不當者亦姑置之不問

聖度汪洋。直同天也
主聖則臣直。又奚罪一士以阻言者之來係
國家之安危。自古賢君置諫設言。詢求芻蕘。取一得于千慮
之餘。未有過于無過之內。而恐臣之不言。而何罪士藻以拂天
下之口耶。此於
國體所關誠非淺鮮也乞
皇上矜其愚狂少察
天威。將潘士藻仍以原官供職。或量加罰治。勵
聖德益光。雖古帝王從諫弗咈。若不得專美于前
天下幸甚

為民為國之論救荒良亂之法其同聲時報屋高屋建瓴若救

議發賑疏

張天德 監察御史

備建道　監察御史張天德一本。謹題為目擊東南十分饑困
而議發賑事。空以厚民生。以安眾志事。竊謂
國家之治否。係于民心。而民心之去留。由於穀食。苟食之不足
則父子兄弟且不能相保矣。安望其守法而不去耶。不惟不能
相保。而且自相戕食矣。安望其畏法而不叛耶。今以天下大勢
論之。則頻年水旱相仍。穀價騰湧。天下無不荒之土。南北無不
饑之民矣。然以天下緩急論之。則自淮而北。雨水及時。夏麥僅
半收。向者饑餓之民。今猶有生之望矣。但自淮揚以南。如南直
隸則應天池寧蘇松常等府。浙江則杭嘉湖寧紹金衢嚴等府。
或被江海之蕩而山裂土崩。或被蛟蟒之奔騰而沉溺昏墊。
兼之淫雨經年。四望一壑。不惟秋收粒米之無望。更兼蠶桑米

血書艱難之狀而欲為則外之酌處是亦不貲之患

麥之無資。米價每石一兩六錢。市物白晝公然搶奪。被害不敢
申訴。有司莫可誰何。以此洶洶不靖之民。誠有朝不謀夕之勢
若不速為酌處。豫為調停。則窮迫無聊之民。易與鼓譟嘯聚之
念。即今湖盜竊發。是其一驗也。蒞茲土者。欲出官帑以賑濟。則
庫藏無餘錢。欲勸民間以樂輸。則人情難強通。以致束手無策
坐成莫大之患。故巡按御史傅好禮之請留一萬漕糧。應天府
府尹張檟之請借二萬五千緡鏹。此皆親覩危急之狀。以為救
拯人心之舉。非曰好事擅專。要譽求德於民者也。然思
國家之財賦。不在于國則在于民。人臣之理財。不聚于上則裕
於下。若以　國家額派之錢糧。而皆議停徵。馬借賑焉。竊恐望
國所需關係匪細。而烏敢以輕議為也。若以錢糧措處之艱難
而視餓莩如秦越焉。若罔聞焉。竊恐民窮則變。流禍匪輕。而又

既有之未提以為賑則何其創而充飽乎

寔可以隱忍為也臣以一介草茅荷蒙
皇上拔之言責之司正圖捐糜此身思報萬一矧況目擊數〻待哺之小民既無可動之錢糧而徒致文移之展轉耳聞泄〻慢事之有司又無及民之實惠而甘為積猾之階梯一念憤激於衷固有不容于自默者敢先以錢糧之堪動者為我
皇上陳次以賑濟之切要者為我
皇上獻伏乞
勅下該部速為議行則無俟蠲正額以濟民而民藉餘稅以存活矣不致篩積弊以冒破而民沾實惠以延生矣其為體
國裕民弭荒息亂之計莫急于此者伏望
皇上採納施行天下幸甚小民幸甚
一酌議堪動商稅以為賑濟之策夫錢糧原屬起運者固不可動而原屬存留者亦不可缺是秋糧夏稅之中無一可議者彰彰明矣況水旱頻仍即起運存留亦未能及時催辦又烏能望其為賑濟之資哉臣晏日竊採蕪湖縣備知蕪湖抽分之銀每年除正額外尚有積餘堪以借動故敢以為今日 請也蓋蕪關向設南京工部主事一員駐劄江口以抽竹木之稅其舊貲所積稅銀俱寄貯蕪湖縣庫凡縣官陞遷交盤即有數萬兩之積因縣臨大江屢經失事且展轉日久每被吏書侵漁于萬曆十四年已經臣申請部廠凡主事一年差滿即盡數觧納南京工部節慎庫庶外寇無覬覦之虞而吏書無侵尅之弊矣然以常數言之自 國初至隆慶以前每歲正稅止三萬有餘自隆慶以後商賈漸多稅銀漸積每歲乃增至四萬有餘矣夫 五萬在餘此原額也每歲支用之外尚有盈餘貯納在庫今每歲又

量地遠近為之賑濟輕重之甚便出之不貲

餘一萬之數是盈而又盈者也以百姓引領望食之時值公私無措之日而帑藏積此羨餘不因時而為賑發之舉又于正額錢糧而秉延焉其亦不知本末輕重甚矣況即蕪湖一關推之則自此而滸墅自此而杭州南北兩關其日積月累所積亦不異蕪關矣臣意以每年所餘之銀其在蕪關者發為應太池寧等府賑濟之資滸墅關者發為蘇松常鎮等府賑濟之資杭州兩關者發為浙江各府賑濟之資此不過以商賈之餘財拯蒼生之急困因抽分之駐劄賑隣近之小民其勢為甚便而其理為甚宜者存不蠲此虛貯之餘稅以枕四方將去之人心臣恐潢池弄兵一呼響應則不惟塗炭生靈損我威重且調兵遣將之費修城疊壘之用將必致廑
聖衷取足 內帑何不割此積疏使為給濟潛消于未形之際收拾于未發之時縱捐數萬緡在
皇上為不貲之惠而在飢寒小民獲更生之賞當見人心愛戴在在歡騰將懷順効忠之不暇也孰敢有潛萌不軌而共為化外之頑民哉伏乞
聖裁
一酌議賑濟實惠以為撫恤之計夫賑濟之策固必假錢糧以充給散尤必溥實惠以及貧民今之行賑者皆責令保甲人等開報應賑人數此輩假公委以濟私情冒官物以充己橐此正蔽弊容奸之大害也合無令各掌印官單騎親歷各鄉村就一鄉村擇一二家道頗殷素有行誼為鄉人推信者諭以
朝廷軫恤至意就令當衆開報極貧應濟人户從實註名其他公門人役市井棍徒及傭作營生稍可自給者不得濫與其列

濟本以貧貧未必濟啓弊容奸莫此為大

酌處流移亦弭變之一事

其或開報未盡兼有報而未實者許各小民互相面訴庶所開者必皆貧民而所賑者必無差外矣然賑濟之舉一方設處者僅可給一方之民若不驅逐流移各歸原籍則非惟錢糧無以相繼而且異鄉羸弱摩肩接踵每有薰蒸染疫之憂未雁不明烏合雲屯多有群聚鼓譟之變合無通行各省轉行各府州縣除本地窮民及先在逃而聞風復業者或雖係外省而藝業已久有同土著者俱許一同行賑其于查係隔省素無根據一旦流來者務要嚴加設法禁止驅逐不得一槩容留濫行賑濟庶人皆土著而無跳梁不軌之謀所賑不濫而得家給人足之益矣至于賑濟之所尤必酌量遠近立為粥場如一鄉鄰近處所查其人數多寡分為幾處大約遠不得過十里多不得滿百名盡太遠則就食不便過多則擁奪難防且乞食窮民類多老稚枵腹遠行困培萬狀因圖充腹反致殞軀故不可不因地立場併令隨取而隨足也然每鄉更須僉派尚義鄉民一名誠實老人一名使之主掌米穀料理粥場更乘廉能佐貳官及能幹雜職等官分投總攝果能盡心賑濟民上安惠者許掌印官從實申報輕則聽令本處撫按官旌奬則傳報吏部以憑不次超擢否則治之以重罪庶人心知奮而無侵漁虛冒之奸民皆受惠而獲起回生之利矣伏乞

聖裁

曲為照恤而料理之方知指諸掌

奏為破虜事

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五經博士臣馬從謙奏為遵

勅諭效愚計以助破虜事嘉靖二十九年八月二十二日欽蒙

皇上勅諭文武羣臣內一款凡有長策可以助破虜者各人人盡言臣愚不足以效大計臣日夜竊思北虜為中國患自古有之惟在備然後可以無患今鎮兵不必關戍御比然賊奄至不能防禦者承平久而實政不立粉飾多而武備不修也臣請以修備之法利害之說戰守之便緩急之序施為相度之宜為

皇上陳之計我邊陲東起遼薊西至臨洮所守之地廣也自秦徂今自幼至老所守之日長也所守之地廣信未有千里之堅城所守之日長信未有十月之銳志矧彼醜虜以馬為家何如其便利也與我軍之欲戰而後索馬者異矣以射為食何如其習熟也與我軍之董勸成能以為技者異矣且其膚革毛髮長養于風日沙磧之中飲食衣服不藉烹飪溫煖之細譬之風林之烏走壙之獸其桀驁猛厲固其性也且彼聚而我散彼逸而我勞窺我之隙俟我之懈衝突而至彼截其直我守其横首尾不能相應內外不及為援撥召未至而關門已破議論未定而彼已厭足去矣此彼之所以世為中國患也然我中國衆五行以為具我得勝氣者也聚諸省之供餉我得勝制者也上有　剛健神武明睿之君我得勝主者也彼烏得有其一二加我十百千萬哉夫五行者金木水火土是也蓋戈戟刀劍矛鋒矢鏃是以金勝也弩幹弓材標槍梢柮是以木勝也崇城壘堡高壁深塹是以土勝也內則桑乾白河盧溝環遶京師外則黃河一帶亘截萬里以為大限是以水勝也神鎗機砲鉛炬

請獎之志者

論虜之所以為中國患知古今利害中情之言悲懇切斷

論五行亦人所未言

有□□未行且用切中邊計

焚薪是以火勝也。斯五者，我莫得彼，莫不得，皆我所長，而彼所短。今以我所長而角彼所短，及不足以尿彼，何也？有其具，未有其用；有其君，未有其臣。自古謀臣戰士，毋苦于庸暗之君，談佞之臣居其中，而牽制沮撓，以僨其事，宋轍可鑒也。乃今

皇上獨攬乾綱，神武廟算，獨出羣臣之表，固非談佞可容喙也。而平虜安邊，以遺萬世之太平，此其時矣。凡敵國對峙，固未有不能戰而能守者，獨言守，將誰欺乎？為今之計，惟擊為便。所以備擊者，有三事焉：儲峙為急，鼓勇為急，制車為急，而繕城垣、脩斥候之類，宜次第與舉可也。

儲峙鼓勇制車是皆虜之三綱領而其間條目又灼然明列當事者苟能行之何虜之向奴哉

儲峙之法有三：復輸粟之令，並買賣之當，則鹽引開而飛芻走粟至矣；久任沿邊守令，以徵收每年邊額多寡為賢否，則積欠少而倉廩實矣；先時出帑藏銀，預糴芻糧，以儲各鎮，急則價不踊貴矣。鼓勇之法有二：養敢死之士，重首功之賞。制車之法，當如總制都御史劉天和昔年所議式，不可改也。嘗考盛漢之兵制，曰車騎，曰材官，曰樓船。今之御虜，合車騎材官何以哉？而車騎尤為急也。古者用車戰，動則足以衝突，止則足以營衛，士卒有所庇，衣糧有所齎。詩曰：君子所依，小人所腓。況中國以火器勝虜，而火器必以車載而後可以馳遠，而後可以機發準也。蓋兵車者，制虜之要術，不可以房琯之偏敗，遂因噎而廢食也。與虜對壘，列重車疊陣，方軌而行，山移而進，謂之奮擊；虜衆未集，則衝車直隊，竟刺部落，謂之衝擊；我衆未集，虜騎忽入關門，則排車橫陣，高壘厚壁，以奪歸路，謂之要擊；虜衆深入，絡繹連亘，則分車角陣，縱橫開闔，約號四起，謂之夾擊；虜之還也，既有所拒載，必不能疾行，則輕車夾騎，三道排堵而尾之，或夜斫其營，或據奪其馬，伺便則以火器車直擣

車騎材官不可少虜之未而其餘術前更所當机宜足當樽俎折衝矣

孫武子十三篇不過於此

三條五擊□□之□豈謂儒臣中亦有可與籌邊如公者邪

其輜重，期以必救，然後三道六攻，謂之追擊。我有三備，用是五擊，雖使頭曼復生，冒頓再出，亦不能支矣。昔人以虜惟利擄掠，不羞遁逃，斯言得之矣。且彼以獵于沙漠者為食，今不獵沙漠，而惟欲寇我中國以為利，必其所利蓋有倍于獵者而後為之。使我有備焉，彼將不利于進，雖進不利于退，則不若獵于沙漠者安且利焉，尚何侵擾之患哉？今養武士，其情狀如畜獵犬然。然日聽其發縱指示，以馳逐林藪，則精神鼓動，各逞技能，而犬有獲也。不然，則將安疲樂怠，唯嗷嗷待食于人，且釀成驕悍之氣，反搏噬人矣。此無他，養而不戰，無所用氣故也。及見近時馬勇、梁震、王效彌稱名將，夫豈有他長哉？惟是能養肯死之士而已。多者不過數百人，少者亦不下數十人，結以恩義，飽以嗜欲，一旦虜至，則出死力以報之。使我九邊戰士盡如三家若士，又何難于燕然之勒哉？此臣之所謂鼓勇者，不可不急也。

論養戰士是談邊雄略

大抵主兵一動，便問倉廩所積若干石；客兵一至，便問芻糧可供若干時。適者邊糧無數月之備，士卒有枵腹之憂，一旦攻圍援絕，又何以為自存之計哉？此臣所謂儲峙者，不可不急也。六韜所謂車者，軍之羽翼，所以陷堅陣、要強敵、遮北走也。曰一車當步卒八十人，又曰一車當六騎，又曰十乘敗千人，百乘敗萬人。古之所謂大車、革車、兵車、戎車、衝車、攻車，後世所謂武綱車、扁箱車、鹿角車，自古兵家所恃以為勝者。況虜專騎射之能，往來遊衍，疾于風電，非車不足以當之。臣所謂制車，不可不急也。竊狀時事，如尪羸之人病大疽也，疽將潰及腹背，危急甚矣。惟攻刺刲剔，以盡決癰毒，而後徐理其羸弱可也。彼庸醫者，執議思補，而毒氣入腹，不可復救，悔何及焉。大抵剔刺甚忍人，溫補之言為

論供餉車騎一一皆兵家勝著堅虜要清策矣

以病羸之人比今邊計最善狀者

論任人處皆將將石名此古王者論而推轂之任亦成之法也孰此以往可以犁王庭函老上而勒石于燕然之顛矣

易入也。奸諜誤國，固庸醫者流也。不曰失機則曰生事，不曰開邊釁則曰冒破錢糧。師旅未興而議論紛然，舉動一行而經年聽勘，雖使頗、牧、衛、青，行復趑趄，將安用之。是故在彼不殺則不威，不震則不懾；不戮則不定。在我者不橫奔四出，不可以收復河套；不戰勝攻取，不可以退守邊疆。所謂不一勞者，不永逸也。伏願

皇上極選大臣之兼智仁勇者一二人，以總制邊務，不必急其旦夕之效，而惟責其成功于五年之上下；不必問其城保小戰之失利，而惟取其軍律氣勢之壯盛；不必計其供億之多寡，而惟視其胡虜侵犯之疎數；不必責其武弁之廉檢，而惟課其謀勇之大節。聽其生殺與奪之便宜，而不可使舞文弄墨者為之扞阻掣肘。且我國家建都與虜僅隔一山，一則據關塞之險，足以制北虜之命；一則倚京營之兵，足以壯畿甸之威。今虜突入古北口，若履坦途，我軍坐視縱橫，不與交刃，此皆當事之臣不能預處也。地雖險而不知所以守，兵雖衆而不知所以用，束手徬徨，以致悞事。臣愚以為每季輪差總兵官一人，督京營兵四分之一屯練關口，多設火器，布虎落，以為必不可犯之勢。京師民居之外，擇要害之地，立四大堡，每堡可屯萬人。遇有聲息，即分布屯守，以安城外居民之心。關口固則外虜雖入，四堡立則內宄不作。此安畿輔、固根本之首務，然而便宜處置，鼓舞作興，則在帥臣，而其委任責成則在

皇上也。誠能易苟且之念，以練武移繕作之費以供邊，即其所以爵賞功役之勞者以勸武弁，不以他技而忘戰，不以流言而改議，不以遙度中疑，而壹制閫外，不五年間，俺答吉囊之頭可

此言當時失機之由只在不能預處

此以將兵之法責之帥臣口中兵全處矣

此以將將之權望于世廟其鑒切矣

致麾下矣。臣愚無所識，獨其區區一念之忠，不能自已。又塞奔

勅諭人人盡以上陳。伏惟

聖明采擇。臣不勝悚懼之至。為此具本親齎奏

聞。

奏為破虜事

揚之當二山公評罪中四議切計典要機蓋慴於考積弊而非徒勦陳言者

飭吏治詮考疏　程達　御史

廣東道御史程達一本計典將邇事宜當飭敬陳一二聞見仰裨
聖化萬一事臣惟斥陟幽明者　國家之重典綜核名實者用人之要機臣以一介草茅荷蒙
皇上拔置憲臣與有言責今既數月矣所以默默不敢輕進一言者以事無關於　國是言或出于套席是以且安愚臣不敢也今於萬曆十七年復當
朝　覲考察之期中間事宜如奏留之當慎也饋遺之當禁也咨訪之當詳也供億之當裁也名實之當核也科臣既以言之詳矣如先務之當急也考核之當嚴也註考之當精也回任之當速也署印之當慎也臺臣又以言之悉矣法令已密臣又何敢彼爲新奇之說以瀆
天聽第臣待罪下邑有年兩京考察親見大小臣工僉稱一二細微尚未條悉者臣嘗積慨于中久矣敢冒爲
皇上陳之今夫

撫按稔知一方人才見其註考當矣

朝廷設官分職而專其責于撫按一人是非以一方之賢否寄之乎而撫按一至地方諸務未遑亦毋毋先以知人爲急廣詢博訪欲存一人也必司道府僉以爲可而后存之欲論一人也亦必以司道府僉以爲不可而后論之初未嘗敢自是已見蓋慎之也矧其朝夕相臨斯人之舉動端否也又移往返斯人之才猷稱否也民口難防斯人之操守潔否也又有不能逃于伺察者乎故各省地方官惟各省撫按知之最真即司道府官欲曲庇一人一聞撫按有言且將恐恐焉惟慮彼及其身矣敢復藏之耶司道本府所註下考之官　即撫按始雖曲庇之亦將譁于

以撫按而牽以諸按而言于今任則留于前任則去前后異同皆不得猶無出于此

多口之難塡而終棄之矣能復庇之耶是撫按以風紀之司秉公持正於外其考覈未有不精當者獨奈何以撫按之考註不足盡信而偏聽一人愛憎之言以司道府爲扶同不足盡憑而獨任權要毀譽之語以致考察之時撫按原以能舉也而反以不及調用止云地方不相宜也而竟以貪酷罷斥已經考察也而復以前任事去其人歷歷可指豈惟無以服被察者之心將使爲善者懷疑懼之念悔過者無自新之門　國家恃才之意謂何而可如此也如蒙
勅下部院酌議題覆今後考察之時務以考註爲主其有科道諸臣訪有貪污不職事件的實與撫按所註考語大相矛盾者亦須據事行勘然後處分在撫按亦不得以異同之故而曲爲掩庇庶賢否不致混淆臣愚以爲撫按官之考註當專重者此也每歲恭遇
聖旦齊俸　慶賀三司官員例應新到俸淺者差遣而所開賢否則惟據僚屬牒報全未識面此真所謂信耳而泛無的據者然每遇考察之年所註某也賢能不留用即美仕矣某也庸常不少轉即罷斥矣響影甚速關係匪輕故爲外吏者每號齎捧考語爲鉄扃担豈非有畏而言之乎而又非該部之所取信者乎今茲
聖旦伊邇各省齎捧官員俱已在途無容置喙已合無自今以後　勅令該部行各省直申明務要俸久年深稔知地方事情者方議差遣其所開賢否仍先関白撫按會議停妥如此則考功銓衡俱有的據其于考察裨助尤深臣愚以爲齎捧官之差遣當俸深者此也天之生財不甚相遠而況吏治之係不過曰

酌行卓異以免希望此亦正人心定風俗之本

農桑之功也。賦役之清也。詞訟之簡也。暴亂之禦也。之數者皆[illegible]
有志于愛民之士疇不以此為先務。而必修舉于逾年。欲廣厲
臣工乃立為卓異名色。以獎勸之。而卓異之舉每省不過二三人。
自方伯而下皆有而獨遺于府州縣佐貳等官。豈方面官令可
冀望卓異而都邑尉佐獨無人乎。且一省之內。大小臣工不為不
多矣。而一二人固足以盡之乎。往見卓異未題之先。各懷希覬
之望。將人人自以為異。迨及以果之才行為異。而舍長責短者
復又議論沸騰。此等情狀不獨于吏治無補。所以關係人心風
俗者非淺淺也。伏
勅下部定再加酌議。每遇各處開稱卓異揭帖投到者。止留該
司紀錄。以為行取升遷之據。不必輙行奏
聞。如以異數未可輕廢。亦宜間一舉行。不必習以為常。庶精明
渾厚並行不悖。于士風吏治關係不小。臣愚以朝
覲官之卓異當酌行者此也。往年各官入　覲之時。或騷擾舖
行。或取辦里甲。或借貸富戶。已經三令五申。　禁例森嚴。無不
可犯。雖遐陬僻壤難必無。而庶裡地方亦不擾矣。惟是迎新送
舊。即官無纖毫之染。而衙門之修理有費也。各役之工食有費
也。彼方而有司資俸已深。每每回任月餘。即便升遷。又或中途
聞報。必待到彼進冊方行。及查本官任月餘日。事交際。無之然
徒費供億于地方何益。合無考察畢日。即查各官俸資及期即
遷。一二月者多方騰缺。空南則南。空北則北。空取則取。以免在
任之擾。間有被逐言官。真能悔自新。考察既真。亦宜及時叙用
以免不均之嘆。庶玉石既分。斤涉允當。臣愚以為朝
覲官員之升遷當速者此也。凡此四者。事非新奇。實關大計。[illegible]

往來迎送動庶虛費何益于事有損于民

時之已迫。言之已詳。臣非不知。第反覆思之于心。再三訪之于
衆。如此未備。似宜條　請。翔我
皇上夙夜勵精于深宮之中。軫念民瘼。綜覈吏治。事左不作。至
周且備。誠有三代而下。所稱英君誼辟。誰有能似之者。具
大有為之主也。顧臣言豈無一二念芹曝之私。更願
皇上益勵必為之志。廣開納諫之門。令人材可惜。不以一言偏
廢。而生棄心。唯詮臣秉公進退。則
朝無倖位。而野亦無遺賢矣。

皇明名臣[illegible]奏卷之十五終

周氏[illegible]

皇明館課經世宏辭續集十五卷（一）

〔明〕王錫爵　陸翀之輯

明萬曆二十一年周曰校

刻本

續經世宏辭序

國朝館閣諸公有經世宏辭余序而傳之矣梓人周曰校復以續得者鍥諸木再請余序夫有南威之容乃可論於淑媛有龍淵之利乃可議於斷割夏蟲語冰井蛙窺天是重其愧也然天地間難得而可大者非道乎載道而可久者非文乎故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夫天下化成而本於人文者經世之謂也三代之隆文

明以止而私有攸往成配天之業者何其盛也漢興猶有古意除挾書之律弛是古之罪叔孫通略定禮儀受尚書得古文於壞壁之中六藝諸子始置博士廣立學宫而人文煥然一新至景帝朝而司馬相如者出令給筆札為子虛上林之賦天下後世莫得而並其宏麗焉下逮武帝朝而漢之文章於斯為盛東方朔主父偃嚴安徐樂皆待詔金馬門而司馬遷出建元元封

之間著為史記以比於孔子之
春秋是時漢興已百餘年
天子獲符瑞改正朔易服色海外
殊俗重譯款塞彼掌文園令典
龍門令者非今之館閣邪
高皇帝起民間偃武脩文大定天

下稍類炎漢一時載筆之臣尚
有勝國之遺習焉
孝廟雅意復古風氣渾淪嘉隆以
來潤色弘猷始稱彬蔚及至
今上而文德誕敷矣天下之雷動
雲合魚鱗雜襲戴繼垂纓而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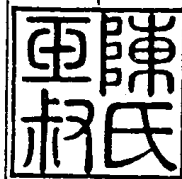
者皆擬於阿衡五尺童子羞稱
管晏五帝可六三王可四矣比
擬漢家二百季來眞景武之會
乎騰風雲而攄首尾依日月而
奮翼鱗握靈虵之珠抱荆山之
玉揆天者雕龍擲地者繡虎魏

文帝所謂奏議宜雅書論宜理
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
同而通才能備今諸公兼之矣
常人貴遠賤近向聲背實有如
諸公辭賦之麗典而有則記錄
之美贍而不穢有不與兩司馬

此之業懸日月而並天壤乎夫
廟堂所重者館閣也館閣所重者
名第也董仲舒公孫弘兩人之
策漢庭也非居第一乎天人之
論令後學有所統一而曲學阿
世之陋千載難洗至宋時不愧

科名纔兩三人耳可不謂難哉
日新之謂盛德富有之謂大業
大丈夫所稱不朽者果盡於文
辭乎哉此古之君子首立德次
立功而繼之以立言是在館閣
諸公懋之而已不佞重有感焉
而為之序
萬曆癸巳秋日五岳山人沔陽
陳文燭撰

陳氏玉叔

五岳山人

國朝館課續集敘

婁東王錫爵元馭父譔

館閣之有課試也自
聖祖六禩昉也
聖祖嘉張翀等才俊命入文華堂
讀中秘書賜以冠服車駕時臨

幸策勵取其文親評優劣日
命光祿給膳饈令　太子暨
諸王迭爲之主時有白金弓矢鞍
馬衣物之賜而　詔宋濂桂彥
良爲之師嗣是
文皇帝增定其制數　名至便殿
問以經史諸子故實或至抵暮
方退五日一休沐使中涓隨之
校尉備騶從復取尚書庶常吉
士之義名焉
宣宗文華齋宫之試親第高下
列聖皆相承不廢所以培養多士

者意甚厚往歲己丑
上遵祖憲詔閣臣遴可教者二十
四人讀書翰林余是以有宏辭
之選爲多士式也一時士皆能
吐辭摛藻輝映當代照耀來茲
以無負

上壽考作人至意余迺盱衡擊節
而歌卷阿之章藹藹吉士今寔
覯之休明哉盛矣乃以辛秋散
館後裒其著述之雅馴及前刻
所未罄者合而編之爲宏辭續
集客有曰辭達也孰弊弊焉以

續爲事余應曰不然南宮之門
三禩而一闢而登明選公羅奇
搜異則未嘗窮以制館閣之英
繩繩步武珪璋之彥燁燁重光
則未嘗窮以才其已發之語爲
經生學士所矜式者寫之琬琰
其未發之語爲天地鬼神所秘
藏者創自胸臆則未嘗窮以言
余覩文之難窮也將張無涯之
網於廣莫之野伸楮濡毫以紀
不朽之盛事而安能避絲續之
誚乎昔

聖祖諭宋文憲云往許魯齋諸生
多爲宰輔卿其勉之願以是爲
館師者勗
文皇勉曾子啓有云爲學必造道
德之微爲文必並驅班馬韓歐
之間願以是爲多士勗

旹
玄默執徐涂月上澣

序畢

凡例六則

一詮次批點前集中詳哉手言之矣第其間體裁臚列不及致詳有空合而分者如奏之與疏歌之與古詩是也有空分而合者如論之與原策之與問對是也有昔所未備而今益者如制敕之類是也茲悉更定增入以成完璧毋俾碔砆者得瑕瑜瑊玏矣

一論表策館閣鴻裁士子津筏故特詳至於贈行慶燕諸章雖號

藻林難淆館體故不錄
一集中所載慶曆以前十之二三慶曆以後什之七八蓋前此文章之運精韞不流光奕未朗且家傳人誦睹記已久故特致詳於今茲云

一時人放客覃精草野宗工鉅匠揚鑣秇林非不彪映丹鉛雕篆副墨也然南金東箭各擅其美武林所刻朱紫雜陳爰為系爵系科以別之如必窮搜百家研味羣籍則有新安明州諸編在

一文章家有體裁有法度有門戶有規格有氣象有關繫有抑揚有起伏有含蓄有虛實有輕重有照映自非匠石郢能運斤茍乏龍淵亦難議割如浙刻之專經名家源派考離一為二踳駁

甚矣辨非堂上觀坐井中力薄迴瀾才虛點石余惡能避自照之愧云
一續編者凡以備前集之所未備也如前集所載更不復入

凡例畢

皇明館課經世宏辭續集目錄

第一卷

第二卷

疏集下

表集

對集

第七卷

序集

記集

第八卷

碑集

傳集

考集

按宋儒諸經名家源派考本一篇而浙刻離而為二一入議類一入考類今合之

原集

第九卷

辨集

解集

第十卷

說集

評集

書集

第十一卷

頌集

第十二卷

賦集

箴集

第十三卷

五言古詩

詠署中栢　少廣王篁 編修
前題　中涵方從哲 編修
瀛洲亭新池得雨　伯衡徐應聘 檢討
前題　少廣王篁 編修
上苑桃花　少廣王篁 編修
前題　嘉甫周應賓 編修
詠院中杏　台山葉向高 編修
前題　少廣王篁 編修
擬唐人七夕宴兩儀殿應制　少廣王篁 編修
初冬即事　少廣王篁 編修
邊塞曲　少廣王篁 編修
擬駕幸西苑觀刈麥詩　少廣王篁 編修

早朝出左掖　觀我吳應賓 編修
賦得日色臨仙掌　惟彥楊道賓 編修
賦得雲近蓬萊　宇泰王肯堂 檢討
前題　季平周如砥 編修
前題　弱侯焦竑 修撰
前題　用孺區大相 檢討
前題　玄宰董其昌 庶吉士
前題　昭素黃輝 編修
齋居對雪　昭素黃輝 編修
前題　周望陶望齡 編修
前題二首　用孺區大相 檢討
前題　弱侯焦竑 狀元

賦得首夏猶清和　擎元翁正春 狀元修撰

第十四卷

七言律詩

春日陪車駕登獅山　景濂宋濂 學士
春日遊東苑應制　景濂宋濂 承旨
題鍾山勝景應制　朝宗汪廣洋 左丞相
海子橋　子啟曾棨 狀元宮詹
冬日扈從獵龍山同遊牛首佛窟寺　子啟曾棨 狀元宮詹
五月六日賜觀西湖　子啟曾棨 狀元宮詹
從遊西苑　東里楊士奇 文貞公
立春日車駕詣南郊　賓之李東陽 文正公
盧溝曉月　賓之李東陽 太師

早朝　邦彥石珤 文隱公
西山勝剎應制　維立楊守阯 吏部尚書
夜坐念東征將士　子淵陸深 文裕公
恩榮宴　彝正羅倫 狀元修撰
立春日對雪　用脩楊慎 修撰
即事　用脩楊慎 狀元
效古塞下曲　用脩楊慎 狀元
大忠祠　才伯黃佐 文裕公
正旦即事　魯南陳沂 侍講
聖體初安春日視朝志喜　約之陳束 編修
端午侍宴闕下　約之陳束 編修
冬日過朝天宮　懋中袁煒 [illegible]

前題　朐素黃　輝 編修
前題　弱侯焦　竑 修撰
前題　用孺區大相 檢討
前題　宇泰王肯堂 檢討
七言排律
都門晚望　善甫金幼孜 文靖公
大閱應制　叔大張居正 太師
前題　丙仲余有丁 少傅
前題　肩吾沈一貫 少宰
駕幸西苑省歛　啟圖何洛文 少宗伯
恭題玄兔圖　元馭王錫爵 太子太傅
前題　金庭朱　賡 大宗伯

燈市詩　金庭朱　賡 大宗伯
萬壽詩　少廣王　荁 編修
皇極門早朝　弱侯焦　竑 修撰
五言絕句
秋思　伯溫劉　基 文成公
寄遠曲二首　景濂宋　濂 文憲公
題美人撲蝶圖　孟揚王　偁 檢討
古柳堤　安仲王　恭 編修
野亭　東里楊士奇 文貞公
紅白二梅花落　德溫薛　瑄 文清公
擬古　汝禮全元立 孝廉
客中對月　仲深丘　濬 文莊公

望雨二首　允寧王維楨 大司成
列嶂來青　時甡王　梅 庶吉士
春陰二首　時甡王　梅 庶吉士
拜石　元忠陳于陛 學士
鶺鴒　元忠陳于陛 學士
七言絕句
詔直內閣即事　若思胡　儼 太子賓客
題胡人獵歸圖　時彥王　英 文安公
漢宮辭　亨父張　泰 翰林修撰
畫竹　賓之李東陽 文正公
春閨怨　仲深丘　濬 文莊公
初晴　公甫陳獻章 檢討

華燭引　用脩楊　慎 修撰
狼山凱歌　用脩楊　慎 修撰
濱海曲二首　用脩楊　慎 修撰
雜詠
盂頭葵花　文邦張　治 文毅公
皇上南巡舊京歌　才伯黃　佐 文裕公
故內苑諸倉　魯南陳　沂 侍講
宮詞二首　魯南陳　沂 侍講
涼州曲　伯宗高　岱 修撰
南征歌　應德唐順之 太子司直
苦熱行四首　允寧王維楨 大司成
高陽行二首　約之陳　束 編修

竹雀啣鷄 維楨許國 少師
桃花翠鳥 忠伯王家屏 大學士
長短句雜體
戎王追飛圖 季迪高啟 侍郎
金陵雨花臺望大江 季迪高啟 編修
春景 汝默申時行 左柱國
夏景 汝默申時行 太傅
秋景 汝默申時行 太傅
冬景 汝默申時行 太傅
恭題文皇帝四駿圖龍駒 忠伯王家屏 大學士
赤兔 忠伯王家屏 大學士
棗騮 忠伯王家屏 大學士
黃馬 忠伯王家屏 大學士
學倚蘭操 子正馮有經 編修
敬皇后梓宮鼓吹詞 無名氏
獻皇后梓宮鼓吹詞 無名氏
穆宗莊皇帝鼓吹詞 中玄高拱 大學士

第十五卷

附錄經世名臣章奏集
條陳邊計論劾內外大臣疏 仲良童漢臣 御史
邊方失事重大乞正法典疏 春門嚴用和 給事中
遵 聖諭以清冗員疏 子中沈越 御史
追論黨惡權奸疏 廉峰楊四知 大理卿
論馮保疏 順行李植 御史

科場重典乞究處以懲欺敝疏 阮子孝 給事中
錄用建言諸臣疏 泉阜孫繼先 御史
敷陳清田疏 念淵蕭彥 御史
乞恩定謚以慰忠魂疏 仁泉傅孟春 御史
勅經略大臣建萬世長策疏 少芝庚先春 都諫
陳末議以佐安攘疏 長任張棟 都諫
水旱異常破格蠲賑疏 翼雲吳之鵬 給事中
脩內治圖外攘疏 翼雲吳之鵬 給事中
議處軍兵以振國威疏 翼雲吳之鵬 給事中
固邦本隆聖治疏 翼雲吳之鵬 給事中
重法守敦大體光 聖德疏 翼雲吳之鵬 給事中
恕言臣以廣言路疏 翼雲吳之鵬 給事中
乞加休養以保元氣永治安疏 龍衮徐桓 給事中
峻大防除大患疏 龍衮徐桓 給事中
足國裕民疏 龍衮徐桓 給事中
重池饑饉乞博濟以拯民命疏 龍衮徐桓 給事中
聖主勵精以脩實政疏 龍衮徐桓 給事中
督臣撫亂無策乞奮乾剛以收勝算疏 龍衮徐桓 給事中
軍變接踵戎首難縱疏 龍衮徐桓 刑科給事中
東夷告警謹紓籌策以固根本疏 龍衮徐桓 刑科給事中
將材難知搜羅宜廣疏 龍衮徐桓 刑科給事中

皇明館課經世宏辭續集目錄終

宋文憲景濂公評衆建宗子藩屏王室是國家第一大典明白渾厚莊嚴正大並是國家第一文章

皇明館課經世宏辭續集卷之一

太原　王錫爵　元馭父
秣陵　焦　竑　弱侯父
邑子　陸翀之　飛卿父　纂輯
繡谷　周曰校　應賢父　督刊

詔集

封諸王詔

子充王　禕　文節公贈翰林學士

朕荷。天地百神之靈。祖宗之福。起自布衣。艱難創業。惟時將師用命。遂十有六年。混一四海。功成治定。以應正統。考諸古昔帝王。既有天下。子居嫡長者必正位儲貳。若其衆子。則皆分茅胙土。封以王爵。蓋明長幼之分。固內外之勢者。朕今有子十人。前歲已立長子標為皇太子。爰以今歲四月初七日。封第二子樉為秦王。第三子棡為晉王。第四子棣為燕王。第五子橚為周王。第六子楨為楚王。第七子榑為齊王。第八子梓為檀王。第九子杞為趙王。第十子檀為魯王。姪孫守謙為靖江王。皆授以冊寶。設置相傅官屬。凡諸禮典。已有定制。於乎。衆建藩輔。所以廣磐石之安。大封土疆。所以眷親支之厚。古今通誼。朕何敢私。尚賴中外臣鄰。相與維持弼成政化。故茲詔示。咸使聞知

王元馭曰

按禕幼師同郡黃溍與宋濂胡翰為友博通羣書究極窔奧司馬遷之文探禹穴泛錢塘涉江濤泝震澤汶而有得乃趨淮徐訪鄒魯北遊燕趙　高皇帝評之曰學問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　天漢甲乙亶其然哉

劉文成伯溫公許開科為國家盛典詔書一下方內皆忻忻與筆川秉筆質有其文綸綍增輝青藝生色矣使才抱道字相應御奔競著鑒元弊也明白正大无忝王言

開科舉詔

子充王　禕　忠文公

詔曰。朕聞成周之制。取材於貢士。故賢者在職。而其民有士君子之行。是以風俗淳美。國易為治。而教化彰顯也。漢唐及宋。科舉取士。各有定制。然但求詞章之學。而未求六藝之全。至於前元。依古設科。待士甚優。而權要之官。每納奔競之人。辛勤歲月。輒竊仕祿。所得資品。咸居舉人之上。其懷才抱道之賢。恥于並進。甘隱山林而不起。風俗之弊。一至于此。今朕統一中國。外撫四夷。方與斯民共享昇平之治。所慮官非其人。有傷吾民。願得賢能君子而用之。自洪武三年為始。特設科舉。以起懷才抱道之士。務在經明行修。博古通今。而文質得中。名實相稱。其中選者。朕將親策於廷。觀其學識。品其高下。而任之以官。果有才學出衆者。待以顯擢。使中外文臣皆由科舉而選。非科舉者毋得與官。敢有游食奔競之徒。坐以重罪。以稱朕責實求賢之意。於戲。設科取士。期必得於全材。任官惟賢。庶可成於治道。咨爾有衆。體予至懷。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宋文恪仲敏公評

明建宣朗撿矣文章須示外表至光琬琰

封高麗國王詔　　華川王　禕　翰林學士侍制

朕肇基正統。誕撫多方。乃眷高麗。襲朝鮮之遺壤。克遵中夏。逾渤海而稱臣。頃詔使之往臨。即表詞之來上。有嘉方物。良仍衷情。蓋由夙慕於華風。用是恪修於臣職。況爾三韓之衆。世皆慎始終。屬茲四海之一家。何殊內外。爰稽彝制。載錫真封。今遣其官齎印。仍封爾為高麗國王。於戲。保民社而丕參榮懷於舊服。守禮義之國。作屏翰於東藩。其始自今。毋替朕命。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陸太史纂之公評

闡揚武功發為鴻烈昭示來茲當與聖德俱永矣

武宗皇帝尊謚詔　　礪菴　毛紀　文簡公

詔曰。自古人君德施於當時。咸有顯號隆名。以祔于廟。享傳諸萬世。我朝
列聖相承。率由茲典。有不可易者。恭惟
皇兄大行皇帝。以英武之資。剛健之德。嗣登寶祚。十有七年于茲矣。任賢圖政。節用阜民。克詰戎兵。屢平僭亂。淵慮弗遑于寢食。
皇威昭布于邇遐。真有安不忘危。持盈保成之志。用是宇內咸寧。蠻夷率服。遐陬晏然。治平之興。方有望於今日。夫何不幸。龍馭上賓。天下臣民。攀號莫逮。顧予涼薄。肇纘鴻基。允惟付託之艱。方深在疚之痛。追慕遺烈。率遵舊章。謹命在廷文武群臣。參稽禮文。議薦謚號。博采衆論。協于至公。乃于今年五月八日祇告天地宗廟社稷。奉冊寶恭上
大行皇帝尊謚曰承天達道昭德顯功宏仁思孝毅皇帝。廟號
武宗。嗚呼。盛德僕乎乾綱。實揄揚之莫罄。徽稱薦乎殷禮。尚昭顯於無窮。布告萬方。咸宜知悉。

元昊西夏即今寧夏之地據山宋以阻兒邊塞朝方用專最切

露布霄聲對法善巧

平寧夏詔　汝邁趙志皐 大學士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纂承丕緒君主華夷內安外寧茲二十載蚤夜兢兢惟敬
天勤民是念端居靜攝毋敢怠荒祗圖邊境人安與民休息何期變亂之事忽起朔方之間逆賊哱拜哱承恩父子者本以夷種冒竊冠裳包藏禍心素恃強很乃搆叛卒劉東暘許朝土文秀等借言撫馭乖方糧餉虧尅乘機煽禍羣造反謀戕殺命官擄城負固妄意據山之故事敢萌元昊之邪心辮髮從夷僭稱王號傳播偽檄擅毀勅書奪庫釋囚搜金括帛燒毀衙舍逼脅親藩勾虜為援毒民肆虐欲奪靈州以成犄角謀闖關陝而犯中原九塞因是驛騷三秦為之震動誠神人共憤而罪惡滔天者也幸賴
皇穹厭禍
宗社垂庥大小臣工効謀於內文武將吏宣力於外兵摧強虜水灌堅城犬羊膽寒豺狼氣奪既熊羆之畢集乃晝夜而兼攻釜底遊魚尚思奮鬣檻中逸獸無計逃生眾士咸賈勇以先登羣兇遂就擒而授首三旬逆命未馴千羽之來六月興師竟奏玁狁之捷遙傳露布驟動雷聲解一方之倒懸開三面之密網論功行賞弔死扶傷僭竊掃平地方寧靜除劉東暘等臨陣先誅闔門受戮今檻致哱承恩等獻俘千里傳首九邊近足以洩忠義不平之心遠足以埀叛亂無將之戒逆天者孰能逃於憲典犯法者果何益於身家生靈不幸以致於斯天地至仁豈容有此茲特宣示薄海內外九邊四夷軍民人等安分者為良民保身者為常道恪遵王法共享太平嗚呼除殘去暴赫彰天討之公鑒往懲來聳聽
皇綸之播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唐太史處敬公許

闡祖德述宗功不煩多辭揄揚殆盡平仲洵才士也

懿祖謚冊文　平仲蘇伯衡 翰林編脩

維洪武元年歲次戊申正月壬申朔越四日乙亥
孝曾孫嗣皇帝某再拜稽首上言伏以創業開基孝宜先於追
遠祖功宗德禮莫大于正名蓋由積善而累仁是致以家而為
國考文在古追謚於今伏惟
皇曾祖考府君性賦慈仁志存謹厚克勤克儉修身以建於貽
謀無黨無偏履道每期於垂裕昔陶唐上崇於少皞而周武追
王於古公思水木之有本源顧霜露而懷怵惕謂多儀備物未
足盡於孝思惟顯號鴻名乃克符於禮典作廟有奕鏤玉惟榮
謹奉冊寶上尊號曰
恒皇帝廟號
懿祖陟降有臨神明如在繼志述事敢云有道之曾孫啓土建
邦永賴在天之
烈祖謹告

黃待制康之公許

揚至母之贊以述述尊之天意可謂照上運三辰臺端煙萬象若矣

懿祖妣謚冊文　平仲蘇伯衡 翰林編脩

維洪武元年歲次戊申正月壬申朔越四日乙亥
孝曾孫嗣皇帝某再拜稽首上言伏以人之大倫正始必由於
內治國之盛典報本莫大於尊親惟今日之光華皆重闈之積
累嚴修裸享敬上徽稱伏惟
皇曾祖妣坤道順承壺儀雍穆儉遵澣濯德音夙著於宗閨禮
備溫恭慶延遠於孫子實由中助不顯前聞惟種德於百年
之先故食報於數世之後遂令眇質獲履至尊爰考彝章式崇
謚冊謹奉冊寶上尊號曰
恒皇后誕受帝祉永膺令名重翟褘衣莫遂生榮之顧開雎麟
趾尚祈陰相之功謹告

袁文正　許龍湖公　聖后鴻慈我皇至孝存焉至而益顯矣

無限淒愴

孝惠皇太后尊謚冊文　礪菴毛　紀 大學士

維嘉靖元年歲次壬午十二月癸酉朔越二十二日甲午

孫皇帝御名稽首上言伏以治由至愛，尊崇已極盛于前聞；禮重易名，顯號實垂光於永世。情文兼備，簡冊具存。恭惟

大行壽安皇太后，莊純柔靜，淑惠慈仁，徽音嗣美，瑤編垂褒，增輝實冊夙事

皇祖，贊懿範于坤宮；誕育諸藩，濬慶源於

獻帝。蘋藻昭敬承之德，葛覃著勤儉之風。延及眇躬，嗣承丕業，

深惟覆祐之備至，每聆誨諭之諄詳。化及家邦，功存宗社。比從

彝典，用薦徽稱。孝事重闈，庶用得歡心于四海；年逾稀壽，方期

享遐算于千秋。夫何鸞馭上升，遽爾彤闈永閟。哀聞擗摽，痛切

哀腸。允惟至養之未終，莫深酬報，益感洪恩于罔極。爰稽揄揚

爰頌群情，特涓穀旦，謹奉冊寶，上尊謚曰

孝惠皇太后。伏冀明靈俯垂昭鑒，賜彼繁祉，裕我後昆。謹言。

馬文簡　許仲房公　贊美揚徽詞招日月歌吻變韻慈入風雲

昭聖皇太后加上尊號冊文　惟中嚴　嵩 大學士

伏以坤儀正位，允儷宸極之尊；廟序迄成，式徽靈休之盛。惠澤

既均於海宇，慶儀當展於宮庭。恭惟

昭聖皇太后陛下，柔順承天，安貞配地，夙贊　伯考治登泌穆

之風，延有　皇兄運撫盈成之祚。憑几肆揚于末命，奉符妥及

于冲人。歷數躬膺，眷祐荷皇天之錫；輿圖底定，謳歌同有眾之

心。功存匪翊，以難名禮竭尊崇，而莫罄乃輪奐落成之日，屬星

虹應瑞之期，擬申薦夫鴻名，庶備成于雍事，謹率文武群臣，敬

奉冊寶，恭上尊號。伏願備膺景福，茂對昌辰，無疆惟休，用永綏

於壽考；有秩斯祐，方共享於昇平。

昭嬪王氏進封皇貴妃冊文 介溪嚴 嵩 大學士

朕荷三靈孚祐九廟居歆誕降元祥肇端國本駿盛之慶發於宮闈無疆之休延於宗社考古之憲毋以子貴是宜茂慎典冊進峻封稱以對揚天休增重震器咨爾昭嬪王氏生有淑德侍于皇宮禀乾坤之精靈淵懿可庶鍾日月之明潤柔嘉有章頃者授弓矢於禖祠占熊羆於吉夢看毓軒龍之秀聿開樞電之祥惟天祐於余家迺爾集於大命肅示寵靈之渥用升位序之崇特遣使持節進封爾為皇貴妃錫之金冊金寶於乎品冠六儀協輔星辰之位名超九御峻升褕翟之華爾其益懋恭勤逾迪祇畏往昭朕命永綏遐福欽哉

應制擬撰 皇天上帝冊文 子深陸 深 文裕公

伏以
浩蕩難名萬物被生成之德高明在上一人嚴昭事之誠蓋神莫尊於天而乾實稱為父適伸曠典適當眇躬恭惟
昊天上帝一氣感通四時成歲佑人家國每形仁愛之心福我邦圻益致聰明之助左右
列聖陰騭下民迨于沖人特隆大庇爰自宗藩入繼臨御十有八年迄今眷命維新坐受四夷萬國全付以君師之任究同乎父子之傳每荷元慈深慙克肖陽為賞陰為罰懋成亭毒之功日重輝月重輪賡運中和之德勉圖報稱莫罄名言惟是尊崇載揚大美彼清虛一大之說已涉不經況郊禘六天之文僅成巫史慨自周家制作之後沿於漢儒傅會之餘規晉傷繁隋唐過濫自茲以降曾何足云欲章無二之尊額洗千古之陋惟我
祖考若未暇于一朝顧此典彝如有待於今日是用請之
先聖告于百神恭上寶冊曰
皇天上帝庶明主宰之大義用極尊親之至情裕後光前郁郁之文斯在孜孜聽下恢恢之量維容伏願
穹顧居歆羣黎徧德精誠仰達永承黍稷之馨香明照俯臨尚冀牛羊之佑享敢昭鴻號敬藉休光

擬 冊立

中宮冊文 嘉靖乙丑閣試　恭門嚴用和 庶吉士

皇帝制曰乾坤列兩儀坤順仰承乎乾道家國通一理國治先本于家齊歷稽古昔帝王率以建后為重用期輔陽贊化奉祭統宜惟聽女順而總宮嬪誠哉風化之原展也紀綱之首朕祇受
昊天成命嗣續
祖考丕圖成憲是監冊典宜舉咨爾某氏慶源有自淑德具全溫惠安貞壹範素嫻于昔端莊淵懿母儀允稱于今謀協臣民吉偕筮卜茲特遣使持節以金冊金寶立爾為
皇后椒房闈殿秉正位于
中宮褕翟褘衣彰等威于象服於戲人倫伊始治理攸關
宗廟蒸嘗賴精禋之克贊
朝廷宵旰資儆戒以相成樛倡勤儉之風葛覃比德益廣邦家之助螽羽呈祥祉萃爾躬祐綿有秩欽哉

擬 冊立

東宮冊文 嘉靖乙丑館試　恭門嚴用和 庶吉士

皇帝制曰朕纘緒承家臨馭海宇仰思
祖宗付托之重俯念生民屬望之殷惟早建儲貳斯可定天下之大本固萬世之治安自昔帝王相傳率皆先務乎此厥有以也咨爾
皇子某幼資粹美妙質岐嶷仁孝夙成允具元良之體溫恭性植式符繼照之占主器宜歸人心攸戴茲特授以冊寶立為
皇太子爾其學有緝熙時無暇豫辨志在厥初逸欲盤遊罔事遊戲惟其始詩書禮樂是求遠佞親賢涵養預端于今日盛德大業敬修益擴于將來用協于
天地神人以嗣我
宗廟社稷實惟億萬年無疆之休欽哉

申閣師汝默公評
揚厲有章訓誡淳体可陳之宝冊矣

擬進封皇貴妃鄭氏冊文　伯脩袁宗道

制曰朕惟化肇衿褵務崇敬戒榮中禕翟克表貞勤是必德亞蘭宮乃使位鄰椒掖咨爾貴妃鄭氏淑資淵懿徽度柔嘉佐佑抒誠匪徹榮于魚貫夙宵若恪恒迪誨于鷄鳴兆協熊羆迭名男之新祉分疑蕙茝挹螽斯之遐風休與名孚寵恩宜重茲特遣使持節進封爾為皇貴妃錫之冊寶於乎九御讓貴極人羣之他盛三星散彩祇天道之福謙尚其勤內戒以贊母儀懋貞表而陪閫教膺乃眷祚無忘訓辭欽哉

國書集

許相國穎陽公評
君臣交儆賞罰兼行於將得諭防邊之旨
義正詞嚴足寒邊將之膽
天語可味諭戒詳切皆令人起干城之思

擬漢諭防秋邊將璽書　隆慶戊辰館試　對南王家屏大學士

朕聞禦夷之道有備無患兵家有言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此討之上也國家荷
祖宗之靈已安已治往歲守臣弗戒醜虜伺隙入我汾石焚我效堡蕩搖我疆圉荼毒我人民朕夙夜危懼不遑寧處乃命廷臣博采群策思所以靖寇保民貽諸遠久今年春朕有事山陵始知京師密邇虜境復申諭畿輔將領慎固封守以戒不虞爾臣備聞朕言久矣今秋阿倉期虜習見內地單弱復圖南牧為患滋大是用諭爾諸臣其尚同心戮力以共王事肆爾士卒峙爾糇糧利爾器械謹爾斥堠耳爾城堡扼爾險阻虜入則奮勇格戰必大創之乃已毋或玩怠致蹈前轍事寧之日仍遣官稽精功過以明賞罰夫安社稷利生民朕志也至于將順共濟則惟臣是賴朕躬行節儉諸所貢內帑太倉之賦盡以給邊一無所愛其各邊屯田鹽課廢弛未舉者已命憲臣漸次清理明年冬朕將大閱京營將士振揚國威期於兵食俱足內外咸寧而已爾諸臣宜體朕志以圖厥功欽哉故諭

風與萬曆癸未館試　　汶光鄒德溥

周館師殷養公評：申飭將士律，視報圖，亭障弓矢，車馬明論令，種種防邊之策，明君子篇足徵石畫。

文法有頓挫。

勅諭邊防諸將璽書

朕承天統，夙夜圖維，以保無疆之業者，惟邊計是先。爾將吏暴露勞苦，亦惟嚴斥堠、謹約束，戎虜召克務，克匪躁先事審謀，以為猝備，何以稱萬全之術也。屬者時方春和，大風疾發，黃霧四塞，沙莽沸揚，數步之內不得顧望，朔漠飛騎或或生心，戎之生心變未測也，豈其壯戒，惟凜秋始然。朕用是軫念邊陲，不遑寧食。爾將吏各悉朕衷，殫力捍禦，亟其率乃偏裨，擐甲乘城，詳求偵諜，毋或窳惰，以啓盜端。其綏乃士卒，慰勞以時，甲胄一心，畢殫效命；其視乃餱糧，先期徵發，宿飽于中野；其固乃亭障，謹戒烽燧，地險若增其厲；乃甲盾弓矢，衡堅固不利；其束乃車馬，卒有緩急，不列而陣。一切號令賞罰，皆明著於下，咸激衆志。諸鎮亦各協謀同力，波此託為聲援，務有石畫，待彼不虞，庶幾周護春農，以消虜情窺伺。朕懸爵賞以待諸將士勤勞者，靡有愛焉；有不用命者，令所司行法無赦。爾等其戒之慎之。

前說甚明

擬風與萬曆癸未館試　　晉張李廷機

周館師殷養公評：筆法謹嚴，詞調古，曰防邊之事宜有威卓，著在茲。

勅諭防邊諸將璽書

朕纘祖宗之鴻業，鎮撫函夏，惟懼德不洽遠方，外之不寧，以為元元憂，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間者虜雖不能大舉，然或闌入內地，邊鄙時聳。以天之靈，社稷之福，我軍輒敗之，捷書狎至，然虜心豈遂一日忘內地哉？茲三月六日風霾大作，太史候氣者皆以為兵應，是用震惕于朕心，故特使使告諭爾等。爾其徧告所部諸將，飭乃器械，視乃糗糧，謹烽火，遠斥候，勤兵固守，以待偷虜入，輒出兵要擊之，或清野按壘以挫之，無或戒備之不謹以啟戎志。爾其偕大小文武將士悉心畢慮，用紓朕北顧之憂。爾所弗弗，則有常罰。兵法曰：無恃敵之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也。況今天變示警，兆不虛應，乘土之謀，其可忽諸？故諭。

誥集

中書右丞相徐達兼太子少傅封信國公誥　楓林朱　升（侍講李仕）

呂文懋光大公評　中山[illegible]楓林[illegible]

命將出師立興王之大業建邦啓土資佐運之功臣仗斧鉞而成顯功秉鈞衡而宅右揆才為異等賞亦非常敷告朝廷延宣綸綍中書左丞相徐達剛姿英傑遠量深雄巖巖山嶽之崇矯矯虎貔之猛從予起兵于濠上先存捧日之心逮定鼎於江南遂作擎天之柱氣冠萬人而無敵拔幟摧城威行四境以惜恩撫民安堵牙旗指顧淮海風清雷鼓鏗鍧湖湘率服西連巴蜀東際溟洋有征則總水陸之軍戎所向則收郡邑之圖籍削平二強國古之名將何以加辛勤十餘年吾之封疆由此定奏蘇湖之捷俘臣主而歸允謂元勳宜膺上爵尊崇相府仍加開國之勳輔導儲宮先重兼官之選於戲太公韜略當弘一統之規鄧禹功名特列諸侯之表用須寵數尚克欽承可授銀青光祿大夫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兼太子少傅封信國公

高安除給事中誥　子充王　禕（諡文忠公）

序脊然抑所公評初讀之若無甚奇知死之非老子文章者不能為也

有事殿內之臣其職為親且近是以漢有夕拜之事唐有塗歸之儀朕稽古建官仍置厥職雖封駁之制不沿于昔而論思獻納之助蓋有望焉以爾英敏之資倜儻之器自乃祖父奮起西土世濟其美為時名臣爾生于名門蚤踐華要以閥閱之子弟習臺閣之威儀朕甄錄遺才無間疎戚酌于衆論俾列邇聯顧方樂受盡言務勤庶政凡有關於公議其毋憚於敷陳益懋嘉猷圖稱予望

李文正公評：敘述精工之乜泉也

都察院左都御史史琳誥　濟之　王鏊文恪公

制曰：生而効職，固臣子之當為；歿有加封，乃朝廷之異數。乎茲終始，用勵賢能。故具官某，擢自甲科，翔於諫苑，累更任使，多著勤勞。況博識乎古今，仍兼諳乎韜略。比更新化，圖任老成。忠文彈治乎臺端，爾猷具在；節斧寄分于閫外，我武惟揚。頗不戰以屈人兵，乃無妄而來物議。方榮夾輔，遽爾淪亡。贈典已行，朕懷未慊。茲復贈爾太子太保，於戲！賞以功酬，未盡生前之報；秩由恩晉，益增歿後之光。

丘閣師仲深公評：揄揚典則，不冗不浮

伏羌伯毛銳加封太子太保誥　王鏊文恪公

朕惟自昔人臣能為國家宣力於內外者，必有殊恩異數，以示報禮之隆，昭等威之重。伏羌伯毛銳，乃考忠事我

憲廟，分鎮西陲，將師固原，痛軀殉國，爰受伯爵以貽後昆。爾銳早開韜略，綽有父風，朕用授之齋斧，往甸南服。蠢茲蠻夷，冠擾草竊，爾乃身先士卒，祗觸瘴霧，深入炎荒，多所斬獲，遂定逋寇。朕嘉乃功，是用進爾為太子太保。爾尚一乃心，靖乃守，紹乃先烈，俾嶺海之間，遠近又安，乃至林蠻洞蜒，罔不率服，朕永無南顧之慮，時乃之休。

總督薊遼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誥萬曆丁丑闈試　　用誥　馮琦　論德

鎮壯北門。式重節旄之寄。羽儀東府。尤隆保傅之尊。矧曹樞筦之司。緝熙尤法。憲臺紀綱之職。董正百僚。匪時英才。疇若予命。特崇顯秩。用答殊庸。具官某器資忠亮。識蘊淵閎。通鈐匠之奇書。負珪璋之遠略。經營朔服。達於懷敵愾之心。保障浙藩。比屋佩來蘇之澤。頃以幽并假授。將校徂征。豕燎方揚。妖氛不歛。爰命巖廊之傑。董茲貔武之師。揚其忠誠。運此籌策。竟殲大敵。克集茂勳。飛將發射鵰之弓。洞胸貫髀。勇士激斬蛟之劍。喋血橫尸。獻俘獲者一千有奇。獲輜重者巨萬無筭。功庸既獻于社。爵服宜加于朝。特進宮保之班。榮高八座。仍分閫鉞之任。威制三軍。假司馬之崇。衛統茲邦。收衆執法之分。秩肅彼軍容。於戲。聽鼓鼙則有將士之思。方深眷寵。執干戈則有社稷之衛。尚賴保釐。終佇奇勳。用恢遠馭。

張閣師鳳磐公評　雄偉激烈。白面書生亦能作壯士語乎。

一聯太子少保。總督一聯。遼一聯兵部尚。

宮保都御史得褒勵臣部之体。

擬總督薊遼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誥萬曆丁丑闈試　　楚亭楊德政　肇修

制曰。朕惟雍熙上聖。不廢五兵。顯允大猷。克平四裔。有嚴有翼。吉甫收玁狁之功。如霆如雷。方叔奏荊蠻之績。彤弓用錫。朱芾斯皇。斯並藎臣匡國之忠。明主旌賢之典也。爾具官某學統百家。身兼數器。風猷夙著。威德茂彰。試銅墨于中州。白徒之操允若。掃迹擁干旌于上郡。黃茵之飲馬者摧鋒。假鉞陪京。句日而戎行。白肅建牙浙省。期年而隱患潛消。宜晉上卿。以酬殊勩。頃念邊陲之事。復遷鎮鑰之司。三衛跳梁。萬騎臨境。于是軍稱太乙。營列鉤陳。交矢石而人盡銜堅。履冰霜而士如挾纊。具徵籌畫。尤善拊循。俘馘一千有奇。輜車什伯無算。完乃封守。綏我人民。功次聿登于太常。捷書已告于清廟。是用錫以新命。陟此崇階。佐在宮保之班。雍容八座。職兼臺憲之亞。振肅百寮。於戲。歌歷中外久稱

天子之勞臣。據帟謀猷。允被人臣之異秩。尚其殫竭心力。匡濟

國家。欽哉

張閣師鳳磐公評　紫手皆六新人。業爛手擬馬花之公推。十萬而卸之宮。江手以千頃之波。信季日之心。旨錦而江淹之筆生花矣。

典則富麗。音韻鏗鏘。

許閔師頤陽公評：典重精鍊，句經可充異日代言之選矣

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掌詹事府事誥　萬曆己丑閣試　子正馮有經　編修

制曰：朕茂膺泰運，肇肅乾符，聽茲化理維新，緊爾臣鄰是頼。矧擢宮端之偉望，綫卿首之崇班，久著勤勞，宜申寵錫。爾具官某，邃深質重，學邃識精，史局編摩，夙擅三長之譽；賢關振鐸，善成六館之才。晉佐秩宗，仍聯玉署，轉陪銓授，兼摠官僚，效啓沃於講帷，絲綸允愼，鴻掄羅于藝苑，冰鏡無私，式也朝賢，允哉儒碩。茲特授爾通議大夫，錫之誥命。於戲！端允命官，備儲闈之四輔；貳卿居秩，攝選格之九流。尚其殫志弼諧，抒忠獻替，終乃良頭之舉，副朕簡畀之隆。欽哉。

王侍讀達善公評：宏雅推述，內附意左，往精詳，可以羽色沮棻矣

制集

梅思禮授大都府副使制　平仲蘇伯衡　翰林編修

建庶官以臨萬國，任莫重於本兵，掌邦政而統六師，選必先於碩輔。具官梅思禮，材資驍勇，器量雄深，胄襟韜略之奇，被服詩書之雅。早登華貴，作鎮藩翰，保境安民，待四方之底定，提封籍戶，受一旦而來歸。明炳幾先，忠於內附，蓋去留灼知乎天命，肆危疑克斷以人謀。參項從劉，知同曲逆；含嘉昊述，識擬伏波。凡我師徒東兵而下淮甸，暨其士女安堵，有如泰山。靜言思之，厥功懋矣。是用擢居宥密，俾贊樞機，匪彰效順之勤，式示輸誠之勸。於戲！立非常之功，則有非常之賞；既華錫以殊恩，答國士之報，以酬國士之知，益圖臻於顯效。可授大都府副使。

張學士志道公評：靖西忠于內附，平仲善于表章，足以垂信史，烜耀來茲。

封靖西王制

平仲蘇伯衡 撰

朕惟竇融保五郡而事漢，式彰推戴之忱；李勣舉十州以歸唐，益著忠貞之節。在當時之寵遇，越常典以褒嘉。春爾外藩，忠於內附。為績既懋，其報宜豐。眞佐其裏，在北朝，屬為近戚，任維城之重寄，乃胙土於遐陬。撫御合宜，官府各修其職業；恩威並著，部落咸賴以安全。茲朕誕開鴻業之初，惟爾灼知曆數之在。寤於去就，率先遣使而來，庶籍其土疆，不待興師以及境。知同馬援之識眞主，義等箕子之歸成周。是用頒新命以示息，仍舊封而授任，庶使守其祭祀，豈惟保茲民人。於戲！錫爵疏封，不忘誠服之意；柔遠能邇，實切寵綏之心。尚思對揚，益崇忠藎。可授光祿大夫、靖西王，仍給金牌，俾其子孫世世承襲。

方學士希直公評：褒揚貳令，業士開頗，哀慈貳令，忠臣忠涕，雪光于篇，一開足不，平朽矣。

常遇春追封開平王制

華川王禕 忠文公

天開鴻業，篤生英傑之臣；星隕將營，載舉哀榮之典。肆大勳之垂集，俄上將之云亡。庸錫褒封，誕頒渙號。具官常某，英敏而沈毅，嚴肅而恢宏。自初建於義旗，即來歸於戎旆。首從淮右，揚釆石之鋒；旋定江東，振丹陽之捷。拓邊疆於全楚，殲強敵於三吳；掃河洛而奠中原，指幽燕而平朔漠。功成百戰，允為一世之豪；氣蓋三軍，豈特萬人之勇。近報欒陽之凱，益窮漠北之追。覽哀訃之遽來，知力疾而循戰。眷言忠藎，深用痛傷。海宇一家，即已成于大統；君臣同體，期共享於太平。事乃若斯，情何能已。秩庸陞於次相，爵兼錫於眞王。雖禮數之有加，於予心其猶歉。於戲！金書鐵券，曷忘佐運之功；袞衣繡裳，尚服飾終之命。寵靈弗替，祚胤彌昌。可贈翊運推誠宣德靖遠功臣、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太保、中書右丞相，追封開平王，謚忠武。

勅集

王少傅濟之公許木齋歷忠勤華天下所著聞而鋪張揚厲有典有則非斫齋不能為也

勅致仕武英殿大學士謝遷　砺菴毛　紀　文簡公

朕惟人臣立朝得行其志建功立業者固難而退處其鄉壽考康寧完名全節足以繫天下之望尤為不易。卿性資端方識宏遠粤自蚤年潛心正學遂以文章大魁天下譽藹翰苑聲望彌隆逮我
孝宗皇帝簡注有素爰自宮端擢居內閣朝夕猷替不激不隨宣達德意慎守彝章培植人材護惜善類延訪于便殿賜問于平臺危言讜論裨益弘多當時政化清美實惟卿二三大臣佐理之功暨聞末命付託諄切益感知遇悲竭悃誠故當
武宗皇帝改元之初隨事納忠協心匡弼其毅然不可回之氣往往形于詞色釐革宿弊斥逐群小直道難容告老而歸高風大節播在天下中遭權奸橫加譴抑旋復昭明人咸欽仰之不置及今年踰七袠體履安康子姓蕃茂全德盛名求之前代亦不多見焉朕嗣承天序圖新治理顧茲尊賢優老之典誠不可緩惟卿累朝耆舊亮幹朕懷矧夫公論明揚至再至三亦可以見卿之賢於人遠矣茲特遣行人齎勅存問仍賜羊酒命有司月餽官廩八石歲給輿隸十名用表異數卿其體朕至意頤養天和茂膺壽祉用表儀于天下則非特卿一鄉一邑之光而已書曰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行將起卿于家庶幾得聞猷告以輔朕之不逮惟國家有無窮之休而卿亦有無窮之聞矣欽哉

敘事有次第

善休天子彼大臣之體

岳季方文肅公許訓諭明切誥戒切謹毋行科罰與夫工役刑法三語可作官箴

勅天下朝覲官員　砺菴毛　紀　文簡公

朕恭膺天命嗣承大統恪守祖宗成法簡用賢才共圖治理惟期庶政修和萬民康樂以無負於代天理物之責爾畿甸藩臬郡邑諸司之臣雖職任有崇卑地方有廣狹皆受朝廷之命分理庶務凡以為愛養斯民計也其間奉公守法體國愛民者固多而徇私黷利怠廢政事殃及其下者亦往往有之感傷和氣災異迭臻蓋有由然茲因述職來朝特令吏部公同訪察詳加甄別去其太甚者以示懲戒俾爾等仍還舊任勉圖後功切念庶官職業之修否實民生之休戚地方之安危所係爾等宜皆仰體朕懷痛加修省各盡乃心各恭乃事毋濫行科罰以掊民財毋妄興工役以勞民力毋嚴刑峻法以戕民命務使四境之內禮讓興行八口之家衣食豐足獄訟清簡奸宄消除惠澤旁[illegible]有祿位以共享太平之福顧不美歟爾等其敬之慎之毋替朕命。

[illegible]膺天命等語

㫖文甚延夫公許
衷若救喬煥如春日臣善訓諭者而聖上宵旰之思于此具見
剴切

勅諭天下朝觀官員　惟中嚴　嵩大學士

朕嗣纘祖宗洪業撫御兆民三十有二載于茲矣比歲雖暫免常朝然裁決庶務未嘗一日少怠深念歲或弗登民受疾苦治理罔臻夙夜請命于皇天惟以保民是務間者逆臣勾虜脅君兵不解備遠近供億天下騷然大為民厲朕既按正其罪與民休息然念斯民動擾之易而撫綏之難瘡痍者未瘳窮困者未復加以四方災聞往往而有而淮徐水患尤甚朕重為惻然專命大臣俾往賑恤朕志雖勤而爾在外大小臣工不揩怛于心著實以救民為意者此豈人臣佐上理平之忠哉今爾等來朝已令所司舉旌別之典黜其不肖太甚者二三以懲其奉職鮮過者俾令還任爾等尚思朝廷所以設官為民之意体朕所以恤恵憂民之心守法持已節用厚下務俾民克樂遂國可固寧斯則與朕共承天道者也弗是顧思而或任情自肆殘民聚歛國有常典朕不爾貸欽哉故諭

高閣師中玄公郛意冊現具見語壯中肆陳六條疏浮議銓衡之法
以木之材論人之材切當

疏集上

擬條陳銓衡事宜疏嘉靖乙丑閣　頴陽許國少師

臣聞皐陶陳于帝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恵黎民懷之夫安民之恵而先以知人之哲則天下之急務可知已蓋治忽在庶官而簡任在吏部故吏部注選是曰銓衡夫衡者持平以權物者也其為鈞為石為兩為銖隨物低昂而輕重不爽焉天下之治自米鹽瑣屑以至幾務鴻鉅孰非人為之者各部所司治法也而吏部所司則治人也傳曰有治人無治法人之才品不同譬之案樽棠梲短長大小用各有宜遺其宜而用之非直曠事抑且為妄人矣故善用之即栿擩奏功不善用之雖楩楠無以自效何則枉其材也然人固不易知知人亦不易也古之治天下者在知其能知人者而用其能用人者蓋知一人而人各進其所知用一人而人各當其所用天下治矣後世不務能故知而用之難乃一切取辦于資格稍稍出于資格之外輒自以為嫌疑而人亦共嫌疑之苟資格而可也則按籍叙名一吏之任耳悪在其為銓衡之重哉今資格既定誰敢紛更臣竊以為一定若法変通者人假令吏部若漫無可否而惟資格之循是衡而無權也徒破資格以狥其私而可否倒置是持衡不平也持衡不平則有　國典在若資格之外或有可変而通之者要不當以一人之嫌疑規避于其間蓋非權無以用其衡也謹攄愚見條六事以備採擇一曰止襍例夫襍例之興始于何時在洪武永樂中未聞有此計事之臣不為
國遠慮而從苟且目前之策遂使鬻爵之令行于
清時臣竊悼之周官生財豈無其道柰何以時詘而輕名器且

按格叙名一吏之任正中今日銓衡失處
非惟任以用衡正應前銓衡之說

此段言自襍例

官以命賢非為富也科貢吏員三途並用歲有定數其所進之人與所缺之官相等故仕無冗濫而選法不滞自襍例繁興胄監祿曹往往率以貲進集而需選者動以千輩于是正途及壅貢生典吏至有白首而不沾一命者夫此輩皆富豎為商賈而牟利者也彼既以利博官必且以官征利而

彼既以利博官必且以官征利而言是郎成貲之弊

國又資其俸給復其戶丁蓋倍償之矣然則

國何利焉甚者中書美選府事清銜今皆富民與任子盤據其中群然坐耗一無所事臣以為襍例不止焉欲銓選之得人是濁其源而冀流之清胡可得也二曰先保舉

此段論保舉

國初用人有賢良方正聰明正直孝弟力田通經孝廉等科或從者民稅戶人才多出

上所親擢故得人為盛其後並罷惟重進士一科及第三人以職而居清華之選矣至于二甲與部屬州守三甲與評博行人府推縣令資格一定若其固然者選注則隨缺多寡先內後外以次而銓果盡當其用乎故偶值其內雖有龔黃之才而絕望于州縣偶值其外雖有汲蕭之志而遠願于廟廊臣以為人之所長固非旦夕之所能辨也其德行政事文學言語若于鄉閭者必有素矣故釋褐而後宜令同鄉而仕者互為推舉兼令保任吏部明著其等量才銓授勿以資格拘焉其推舉所不及者然後以次而銓庶于注選之中稍寓辟舉之意三曰崇推讓臣

龔黃遂也汲黯也蕭望之也

令同鄉舉之法甚妙

此段言崇推讓

聞虞廷命官濟濟相讓而有宋盛時因有舉官自代之制凡官授訖三日內上表讓一人以自代其表付所司每官闕則以見舉多者量而授之此其法固善也今誠倣其意令陞秩而去者及老而致政者病而請告者各舉一人以自代而付其表于銓部雖不必一一盡令代之然異日不次之擢固可按籍而稽已且賢才不殺而礼讓風行唐虞之治豈遠哉四曰勤咨訪古之名臣吐哺握髮以下白屋此其心非嚮權納賂也思為天下得人而今一官吏部即閉門謝客深居養高詞色不少假于人曰体固當是不爾無以避嫌遠疑夫人患其心未公耳心誠公矣人固諒之何嫌疑之有

此段論勤咨訪

天子既付以簡別之任乃不思吐握自效而一切務與外人隔絕將何以審察人之才器而盡其所長臣以為宜弛邊幅而集衆思庶名寔不繆而注選咸宜矣五曰均外任夫攬天下之才俊乂使長之出使治之皆王臣也今士大夫悉輕外任一捧吏檄輒快快以去而銓衡亦自輕之蓋其礼遇殊絕焉且夫擁百里之地膺民社之寄其德意朝夕可及于下而一方休戚關焉

此段論均外任

視內任尤為近民又其勢得自為胡可輕也臣以為一州一縣之長且勿遽以書生試而初任者第處以內屬外佐俟歷任有聲然後遷焉即自內出可也至于教職乃人才自出之原而今之選任亦太輕矣遂使乙榜舉人亦不屑就而往往以衰老庸流當之尚安望其為

論守令不可遷授教職不可專老俱當

國家尊師道而育人才乎故教官與州縣並所當重其礼遇宜視部屬相等而後久任超遷之法可行六曰嚴吏胥夫銓司非久任素練者事体未必盡諳故吏胥得緣而為奸臣以為銓司非獨官宜得人而吏亦未可輕也今辦事吏類有頂頭而銓部尤重重者或至千金此何為哉則其弊端可睹已且吏弊多端而官亦或為把持至于方面入

此段論嚴吏胥

覲而銓部亦有需索稍不得輒加凌轢焉若此者官惡知哉

論吏胥之弊尤極痛快

鹿門處

即知之亦或有不能禁者甚非所以重儒風而尊体統也臣以為此等皆當嚴禁而銓部之吏尤宜慎選有鄉行者以充然後獘端可革而銓衡可平今之處吏員蓋亦甚忽矣夫人之可任而使者為其有礼義廉恥也吏員辦事為將官之非以為役也奈何分撥各衙門使執僕隷之役若此者可復令在民上乎廉恥既亡將何不至古者用人固先以礼如漢舉賢良有司勸駕今舉人尚令投牒自進何有于吏員吾待吏員甚輕而欲吏以廉恥自持胡可得也故吏既慎其選而尤當稍遇以礼乃有仍前為獘者重法不貸蓋不惟銓衡可平而吏途亦清矣臣所條六事計涉迂疎知不適于用然

堯舜在上得竭芻蕘固不必謨合皐陶而後可陳于前也況知人安民之訓亦區區生平所誦讀者惟

陛下留神幸察

特勅該部議其可否量

賜施行不勝惓惓謹疏

徐閣師文貞公評久任之法最善然行之鮮得其要須子獨以不責苛細不拘資格立論已發而有未待異才容常才等語尤為卓犖

言不能久之勢切中時弊

此祖宗朝用人得体處真可為萬世法

擬處内外官久任之法 嘉靖乙丑閣試 潁陽許國 少師

臣竊惟堯舜在上百揆四岳九官十二牧類皆聖賢然水土刑教礼樂工虞終其身各事一事而考績之法要以九載益其任專且久矣唐虞以來立賢無方往往有自下僚超上位者士或起布衣即卿相何資格之拘繇雖方命尚曰試可過或在辟尚曰議能何苛細之責拘資格責苛細未有能久者也官不久任雖堯舜莫治今持議之臣孰不曰久任然而任竟不能久者其故何也臣愚以為咎在此二者今內外官循資而升其等級太繁等級繁則歲歷不給其勢固不能久又資及矣或有人而無其缺勢且逼上資未及或有缺而無其人勢且速下其勢亦不能久故官者如乘傳官人者如行籌是以官狥人非為官擇人者也人各有所長全才者寡每事盡善雖堯舜或猶難之而今以苛責于人舉一事未見端緒彈糾之臣伺察之吏已交目而視其後故其勢亦不能久臣愚以為不責苛細不拘資格然後久任之法可得而議也夫久任者在超遷而責效者務持体臣不敢遠引請即近事論之

祖宗朝仕者或先超遷而後久任或先久任而後超遷周文襄以長史于肅愍以御史俱遷侍郎王端毅以御史遷都御史此先超遷而後久任者也陸布政瑜遷尚書何知府文淵遷侍郎陳知州璉遷知府知府遷按察使已又遷通政使此先久任而後超遷者也夫超于前自可責其後之久超于後固不負其前之淹正德中言官論列其已事可考已頃者臺諫以風聞言事自大臣以下毛拾細過攘袂奮擊即老成長厚者方且重足屏息噤不得施用深計未效而指摘已及朞月未報而程督遽加

何況州郡之吏得假便宜究大法紓徐以俟其成安位而行其志乎如此而議久任是猶甚車之安行而棄其馭也臣愚以為持大体而后可以責實效無責備而後任可久矣然臣竊又有惑者今之議久任是而其所以久任者非也何則內官莫要于九卿外官莫要于郡縣之長邊鄙之帥故任事者宜久親民者宜久理煩治劇者宜久控扼要衝者宜久今則不然文學侍從之臣獨久鮮有出試吏事者此輔弼所儲猶有說也至于中書舍人獨久而部屬或否

王府長史獨久而郡縣吏或否文學博士獨久而守邊將領或否又

京朝官獨久而外官則否此所謂舛也夫衛清秩美官者之所愜也則以愜而久地閒職散官人者之所忽也則以忽而久至于任事親民關利害係輕重當煩劇處要衝則人多厭苦規避覬于速遷官人者以官徇人不為官擇人頃定久而反不能久不謂之舛可乎臣愚以為宜均內外之勢審輕重之宜庶正任專責重此不可不久者無論內外令超遷而久任以待異才庶僚任分責輕可以久可以無久者無論內外令序遷而遞任以容常才容常才者有缺則遷待異才者苟未得其人姑令參佐署事而虛缺以俟焉如此然後可以行超遷持大体而議久任矣惟

上裁察

（此詳責苛細之矣）（況宜久處是不易之論）（以愜而久以忽而久二語最妙）（以官徇人不為官擇人深中膏肓）（酌祖宗之法而出以獨見遂成不磨）

重爵賞疏 隆慶丁卯館試

維楨 許國 大學士

臣聞周官八柄爵以馭其貴賞以馭其幸爵賞者人君奉天之大權非以供一人之私用也故匪德匪功不得濫及然後爵加而知榮賞行而知恩爵賞及于一人而千萬人勸自唐虞以來未有能廢爵賞而治者也顧重用之則爵賞重而臣下勸輕用之則爵賞輕而臣下玩公私之用不同而理亂分矣今

陛下踐祚之初乃四方仰望之日左右以私事

陛下者固將幸

陛下之推恩而君子以公體

陛下之謹始今　國家者尤將與

陛下者　潘邸舊臣內自閹官外及衛卒孰非覬覦于

陛下既為天子則爵賞皆自己出況此輩服事既久即念其親近而錄其勤勞在人情似不為過且

累朝相沿習以為常使盡抑而不行彼且觖望臣不勝區區愚慮第欲

陛下重之而已昔漢文帝施惠天下遠近和洽然後修代來功爲太宗官人必視其賢才而于秦府舊人雖後之而弗恤彼二君者去古帝王遠矣而猶重爵賞而不輕于其所私如此今

陛下之爵賞非

陛下之爵賞也乃

天之所以授

祖宗祖宗之所以授

陛下縱欲輕之如

天與

（李相國石簣公評字字精新擊竅搖推晁賈當為歎推奇抱如子真為國家得士慶）（四語非君子不能言）（不失柄之而推重之便見處置得宜）（敘論懇切不嫌逆耳）

祖宗何且後世之賞非一端有以官爵賞者有以章服賞者有以恩澤賞者有以金帛賞者夫金帛猶之可也而前三者則必不可以濫孔子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故繁纓不可以借仲叔而郎吏不可以私館陶蓋誠知所重也至于金帛雖若不足甚惜然內府之一金民間之百金也內府之寸帛民間之丈帛也國家之用度方詘而閭閻之脂膏甚艱取之錙銖用之泥沙陛下其忍此乎臣故昧死請陛下日御文華與三四輔臣府部科道參稽舊制酌其當否于不得不行之中而調停其所當行之節無已則寧以金帛無寧以名器寧使昔浮于今無寧使今浮于昔郎講讀侍從諸臣理宜加恩亦必量其才德高下而勿槩為超擢則眷顧之仁旌別之義蓋兩得之至于錦衣之冒濫中書之繁冗光祿鴻臚之猥襍內官各監之橫溢料匠玷銜于工部黄冠接迹于太常凡若此類不可勝數又所宜清查于既往而禁絕于將來者也如此不惟激勸之典可明而耗蠹之弊亦革矣其于新政不無小補伏惟陛下留意幸察。

此言官爵章服恩蔭之不可濫

此又言金帛之亦當重

上意只在重名器上

附論清查之政亦是當日急務

擬貢禹請節儉疏 [illegible] 肩吾沈一貫 少宰

臣禹謹伏草野行能無狀遭逢聖明名對闕下令臣効其愚忠 陛下幸不加誅責用其言詔太僕減食穀馬水衡減食肉獸省宜春下苑以惠貧民罷角觝諸戲及齊三服官遷臣光祿大夫言效計從道用身尊蓋陛下詢於芻蕘以增虞帝之華四海頌謳比聖茅茨身愈減損道愈巍顯此臣逢時效忠之秋也臣實內感輒復有言臣聞昔之君子即安其居室醜其衣服車不雕幾器不刻鏤食不二味以與民同利上作而下從驩然同欲帖然相守故等威有辨而民不亂也臣聞桀用天下而不足湯用七十里而有餘天子尊嚴有所徵作敢不輒供否則刀鋸臨之故用日益侈而過日益多羣下不敢匡 天子不得聞又至尊工作必有陪副用一費百虛于委藏奸人乾沒乘間而作宮中之百錢民間之百緡也可不慎與上者下之望也奢者民之欲也以所望之人開所欲之路若決江河而東之潰不待日矣故令衆庶無禮讓之節乏儉素之守爭趨文巧僭踰為高竭財破產以悅衆視掩虛見實以僥倖貧未至之財為當年之歡窘耐飢渴以鶩綺縠窘餒父母以食賓客及至流離瑣尾尚飾虛裝以欺閭里抵于敗露然後強者竄為盜賊弱者轉于溝壑流亡邑有丁口巷絕皆由驕奢不職之過也本朝稱窮黷虛耗以孝武皇帝為言然臣聞孝文皇帝時乘輿賜竭取給于大農錢盡續以少府經費不常紊亂無制蓋已然矣庶民賣僮者繡緣絲履內之閑中穀紈黼黻以被牆屋庶人帝服倡優后飾蓋賈誼生先朝已為太息

李閣師石麓公評 志劉之辭寒諤之論卿賈太傅蕭天流諫何以加馬無問貢光報矣

直言讜論

論奢靡之過言言懇切

世知武帝虛耗而不知文帝亦虛耗此微且闡幽之道

此論貧民當業使富民厚則節儉若正欲富彼以義此耳

及見今悲空何已此臣日夜腐心欲救而力不逮者也

陛下幸察臣言不難貶損以先四海然非大改觀聽也今關東流民歲以亡者不下數萬而有司不開賑恤關內之衆類多失業少府陂澤乃爲貴戚冒懇徒以益驕志滋過敗耳爲若損之以業貧民厚根本乎百官者天子之手足耳目也今囿池雁鶩厭餘粱粟而公車索米于長安絲縎絲幣布滿離宮颺風過之激爲遊蓬而士曾不得爲蔽膝大吏俸薄何以敎廉小吏俸薄何以勸勤曾不若舜文大猾素封齊民擊歌鍾擁子女雄居名都比于王者爲愉快也古者錦衣珠玉成器不鬻于市衣服飲食不鬻于市所以示崇儉也不作淫巧異服奇技玩好淫巧邪習所以一衆心也車騎宮室旗幟章服婚嫁死生之具自王公以至庶人遞有差等非以厭縱貴人之耳目而爲貧賤戒者所以貞度而別羣流也

引古道以明崇儉

此論漢之非禮正出于不儉

自漢興以來叔孫賤儒不能佐高皇帝定制立極襲亡國之俗令男女無限貴賤無數迄及孝文賈誼言之而不能用建元以來孝武用之而非其道富者恣所美好貧者身不得自立民之趨富侈如流水而避貧儉如烈火乃至弄法干紀刻草僞書椎埋攻剽劫人作姦掘冢鑄幣走死地如騖吏禁之不衰亂源由上非可移也傳曰爲國以禮者所以辨上下定民志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禮與其奢也寧儉願

寓儉句接一禮字甚妙

陛下以儉示天下悉罷無名之征除無益之費宮殿苑囿不御者盡詔勿治璧華請求各以義裁與羣臣通經有道術者講求先王之制創制定法辨章服立等威務合禮以定漢家之極使天下曉然知尊者不爲亢卑者不爲屈隆不加多殺不加少遴議大夫博士巡行天下檢討奇衺一道德同風俗如此則奢僭不生而上下有制皇極之統復太平之業建矣

正士風疏 隆慶辛未館試

葵陽黃洪憲 少詹學士

王宮詹東岑公評 首揭忠人之表即此張言議自卓有敦度方極教習國從四士風之大要也

臣聞世道之汙隆係士風之邪正士風之邪正係政敎之廢興是以聖王觀時世之變權化理之端以丕變人心釐正士習自由之也

皇上紹天闢繹布政頒常一二元老若義撫事起弊維風天下回心嚮道滌瑕蕩穢而鏡至清矣然積習既久而一時之明作猶未能力挽其頹波詔令雖勤而有司之奉行猶未能實宣乎德意此士風之蔽溺焉而莫反也臣日擊流風心懷杞慮敢摭拾一二有稗于士風者敬爲

皇上陳之一曰去浮靡今之綜覈嚴矣而勤愼之風未皆凡以浮靡未盡去也去之當自京師始今爲京朝官者率多玩公務而急私謁怠職業而尚靡文或飛刺而投轂或馳驅而祖送自

善摸寫善張皇

此當今仕途積俗謂之宦舍職時失事其此爲甚誠如之憂見

朝及夕大半于車塵馬足之間職業不修恬不知怪而人情稍或失檢一似重有負者至于途遘卒遇右揖則轉而在左左揖則轉而在右煩文厚飾此于國務何纖毫補而衆且皇皇不憚勞者謂非是則無以獲譽而弭謗也以故郡邑承風趨走伏謁而公務移置于高閣民瘼等于越秦矣臣愚以爲國之吏務無窮而人之精神有限使以投謁之勤勤其職業何所不修以畏謗之心畏其職守何所不立請 勅諸司自公務外凡刺謁祖餞靡文之類一切禁止則精神自倍隳費可省職業專而事功興矣或謂此非人情也而不知奉公守正惟益于國而已何違恤哉二曰止奔競夫今之苞苴不行矣而奔競之風未息凡以趨向未定也蓋今之趨勢者如趨市門貴顯則趨者爲履貴竭則履者爲蹋躍庇而崩纖趨而言比周爲黨以求薦擧或勢分

抑過奔競尤爲維風之要

叙命正當

雖然不易之會而詞甚雅明可觀

相輕則貿緣為階甚或黠驁之徒造為關說以詭愚蒙而躁進者爭相奔走雖銓曹屢申戒諭而卒未能息者以習之由來有漸也請申勅銓部獎恬靜之風勵高尚之節頒示天下明知意向使位于下僚者一如大臣羔羊之節處于邸部者悉遵
朝堂素絲之風則奔競之習不期而自息矣三曰明是非今天下之士瑣尾因循者多慷慨任事者寡良以毀譽失真趨向無定以故任事者多卻顧之虞善宦者多巧藏之計一事而善非不心知其當為也或以庸衆人所不與而不為一事而不善非不心知其不可為也或以庸衆人所與而冒為之沾沾首鼠于
國家何賴焉請 勅下諸司務崇實意誠心任事者勿以流言見阻因循嬌飾者勿以衆譽被徵則公道昭明人知自奮而
國家不患其不修矣四曰禁佞諛今之為士者率貴取容而賤

逗政言[illegible]弟一徐乃異以光端前乃不而而伸疾說何之悻之相欲吾戾是乃于忘惜懟

正直高口辯而侮木訥介立獨行名之曰愚奔走馳騖名之曰通竅言不羈名之曰才悃愊無華名之曰鈍天下大抵無慮皆事佞諛矣即有一二敢言者一旦鳴輒叱去欲士風之振也得乎請於今重敢言之士而利口者不容旌直節之臣而蝡望者必黜凡建言得罪諸臣一一召還臺諫不使終罷則士氣作而諂諛之風息矣五曰禁黨同今之為士者固多同道為朋者也抑或有和光同塵者當其同官而寀同閑而居也其甘如醴其膠如漆寓險利于坦夷藏機緘于恢詭煦煦愉愉衆且目之為和通也及其利害相傾慘于五兵聲名相激戕于百戰官位相取利于機弩或起事于此而嫁禍于彼或陽與乎彼而陰助乎此非惟自相矛盾而國事且從廢矣請 勅諸司厲同寅協恭之風黜脂韋洪涊之習視人猶我視國猶家毋徇私而悖公毋

此病于今尤甚如其某之徒正所謂盗跖其行者也

黨同以伐異則平康正直而雷同之風息矣六曰禁清談昔孟子距邪說放淫詞清談成俗典午中衰此不可不慮也今天下之言道學非無一二清修之士然多有盗跖其行而孔孟其言者創書院以聚徒著語錄以欺世使學士薄舉業而不修縉紳棄官守而不務觀望游談以希終南之捷及其終也或敗節於貨賄或毀名于無檢皆此輩也今時雖少息而餘風未殄請
勅中外諸司及學校憲臣學者務以實行相勵而毋襲空言以希時仕者務以實政相規而毋溺清談以荒政如有不言而躬行者得以不次薦擢則人爭自濯磨以崇實學道德一而風俗同矣微臣戇直罔識忌諱姑述見聞條為六事伏惟
聖裁

條陳禦虜安邊十大策疏　汝師趙用賢 少宗伯

王相国荊石公評：邊事詩籌而計久矣決不有之法又未之若者汝師十大策卓然從已信拂慨士共

近年以來虜酋驕橫勢甚猖獗輙入腹裏諸鎮被其蹂躪地方盡皆殘毀縉紳之士日夜持籌而計北事介胄之夫日夜披甲而捍北邊蓋及、、卒不知所終矣何者虜之入寇與昔不同向也無甲胄今則修明盔服勢甚剽疾矣向也短于下馬不能攻空城堡今則整備鍬钁攻空城堡矣向也不知中國虛實險夷雖或深入不能久留今則從容久掠按轡而歸矣向也羣聚而入羣聚而出忽若飄風今則大舉決于一處分掠各邊使不暇應援矣向也兵無紀律烏合而來星散而去今則步伍嚴整旗幟號令分明矣向也不焚廬舍今則放火焚燒矣其故何哉有

論虜之入寇與昔不同數段作實事

中國之人為之謀畫有　中國之人為之鄉導有　中國之人為之奸細有　中國之人遺之以鐵器毋惑乎虜日內訌而我卒莫甫所為善後之策也然則將束手以待其來乎抑因循以聽其潰乎而天下之大事去矣愚請以禦邊十事借前箸為

論禍始于中國之人皆有見之言

當宁籌之其一曰決戰陳今之備邊者但知閉營堅壁假托持重之說而不能出奇盡力以收勝捷之功辱國損威莫此為大當念犬羊之志難厭非款塞小利可以係屬其心祖宗之社稷無疆非二三年苟安可以永保其緒誠能鋭意戎兵決志征討義氣鼓而天下一心先声既揚百酋破胆斯亦千載之一時也

此段論決戰陳

二曰重將權夫兵勢患在不合將臣患在無權今之邊帥率制于監臨掣肘于調發文會既煩號令不一皆難以責成功誠能遴選知勇兼資威望夙著如易所稱長子者委以

此段論重將權

大權聽其自便則將重而兵合兵合而戰勝矣三曰用士兵何則窮邊之地其民習兵幼識戰陳知虜情狀騎射馳突與虜爭能必也捐重賞以招之設勳格以勸之即其豪傑而使為之帥授之田宅以安其居則人人內顧家業如報私讐外利賞給勇于公戰其與調遣之兵聞鼓用則悲痛傷心望氈裘則振掉喪胆者功相萬也

此段論用士兵

四曰足兵食古者寓兵于農食足而後兵可勝也

國家有屯政之官故有屯軍有操軍有守城軍有調遣軍其制固存也今或以荒蕪或以典賣或以占種而屯田法壞矣須查先年開種名納事例便宜行事務使蓄積有餘邊儲不匱則內帑可省飛輓可紓不勞餘力而兵食俱足矣

此段論足兵食

五曰息邊民古之名將如李牧在邊日椎牛饗士士皆踴躍求戰今沿邊之民終年守障辛苦萬狀又遭虜寇肝腦塗于郊原哭声遍于城市如此而尚不知恤安望其效死而趨戰乎宜曲為賑恤視其疾苦而撫其痌瘝可也

此段論息邊民

六曰分兵伍古人云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加一縣宜無不破者特其雲散鳥集倏西擊東倏東擊西彼之所攻者一而我之所備者衆也必廣募戰士選其勇敢分為三分為五日加練習虜來入寇則以一軍當其前一軍出其後又以一軍衝其中堅又以一軍襲其老家如此則我之所攻者專彼之所備者衆不患其不勝矣

此段論分兵伍

七曰利器械晁錯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夫戎狄鷙悍譬猶餓虎見物即攫雖橫設機械將不暇避而豈空拳徒手可暴而搏也莫如多造戰車衆置火炮廣備強弩使彼不能近以攻我此實禦敵之利器而今日所宜最先者也八曰招携貳逐者虜賊入

此段論利器械

此段論招携貳

此段論飭法度

冦臨張烏合動稱千萬卒多兵衣冠而解言語諳地利而識虛
實者皆吾
中國被虜之赤子也一受彼之駕馭皆為我之勁敵招撫之典
雖下而未見响應者豈真以犬羊為同類沙漠為樂土哉乃彼
誘之〻利重而吾招致之道毗耳莫若廣恩信寬文法聮其携
貳之心撫而用之是以戎狄之技攻戎狄矣九曰飭法度君不
賞罰其將與無將同將不賞罰其兵與無兵同是故有功必賞
賞不以疏賤而遺有罪必罰〻不以豪横而依較若晝一信如
四時煦如陽春震如雷霆凡頒垂休光于竹帛者孰不出萬死
以莱勳臨危机于戰陣者其肯甘退縮以抵罪哉如是則賞罰
明而士氣作而虜可滅矣十曰用間諜莫狄相攻
中國之利逖者黄毛朶顏及西海〻不剌遺種雖互相結好而

此段論用間諜

條陳忠懇

各有爭雄競長之意是故可閒而離也誠廣募間諜之士不
惜金帛之費使如陳平之間楚焉則其黨必携黨携則黨与雖
衆自可啚也嗟乎今邊人之困如在水火謂其濡手足焦毛髮
急往救之猶惧不是然而上下方牽于文法有所見而或不敢
言有所言而或不敢行觀望自疑虛度日月則邊民之困日以
急虜寇之患日以深事勢如此其〻深可憂者也其〻深可惧
者也狂愚之言不知避忌惟矜而裁之幸甚

張閣師太岳公評　兵貴有用有用在核实怏实任黠老弱稽傭役省工糈権〻為冗留備異日箸借

議處京操班軍疏萬曆丁丑館試　君典沈懋學狀元修撰

臣謹奏為議處京操班軍以重根本以振威嚴事竊惟國之所
以聚兵者取其可用也而兵之所以有用者惟其核實也夫萃
天下之兵而會之國都及期而至期盡而歸豈徒奔走其众使
之習知勞苦而已哉固將蔄練之訓教之以備卒然之用也使
未調而來者有軍之名而無練之實則足以糜
國家養軍之費而已卒有竊發之变將何以待之臣故曰兵之
所以有用者以其核實也我
成祖文皇帝定鼎燕都垂意軍政首立三大營以練軍士一時
内軍之精銳者盖如林也而又取山東河南附近等處之軍分
班迭進而操之于京師名曰京操班軍夫以外兵而操之于内
則人知根本之重更番入隷而不令其懈怠則人忘征役之苦

論班軍之弊者目覩其事而疏之者

又且京師之操揔之以勳臣而督之以大臣號令明紀律肅則
人懐奮勇之氣是班軍之設其慮至深遠也不然豈謂京師無
足用之兵而不能不假于是乎
列聖相承守而不變今之所謂十二團營者大抵禁軍居其二
而班軍居其一則所以壯我
國家之威嚴者未必無少藉此矣夫何承平日久而漸有怠弛
之弊其自本衛而來也率多老弱不任兵革之人是有兵之數
而寔非兵也領兵官吏則又利其所有而不必其額之無虧當
操也反為顧　覔而代之操故其隷于京營者合則為兵散則
為負販者而已是有兵之名而实無兵也幸有丁壯可訓練者
則又以充工役之用大抵工之所用者一而充其役者率數十
人是又有兵之人而實不為兵也則是昔之所以強内威外以

仲深子衡二公皆有激之言　詞婉而意切　老成長慮

壯
皇圖者今皆無所用之而已故先臣丘濬則謂新班既忍而舊班未回城池雖設而士伍空乏王廷相則謂軍無定用而又有替役之難有隱漏之弊而以為停之便是二臣者豈不知
祖宗立法之意而遽欲止之以便軍士哉誠見
國家有養兵之費而無裨于實用也故臣愚以為練兵之道貴其有用與其無用寧停止之欲其有用則核實之法不可不講矣方今海內乂安四夷賓服誠可以無事于此一旦有急則班軍之調于附近者是亦內外相應之長策也故易曰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而傳曰選士厲兵簡練傑俊欲于無事之時而為不虞之戒則安得不選且厲之而僅使之有兵之名已乎故臣愚之計先令該班地方鳩其軍而蒐之必丁壯者乃得從軍而老弱者必黜則士皆驍銳可以備操練之用至其入衛也京營提督之臣必以法訓習之數操之後稽其能而上下之俾不得顧倩庸懦以幸塞責如是有不感勵而奮者哉至于工役之事勢不得不取之于軍則考其事之煩簡而用其人之多寡也考其事而用之則在營者常多在工者常少而操亦得以不廢不然
祖宗調操之制豈徒為工役而設者哉夫然故士選兵強其半之在操者足以為捍衛
皇都之具其半自操歸者亦足以為保障本土之用不足以壯
威靈于四海鞏皇祚于苞桑哉若謂其往來道路有轉番之苦而鮮室家之慶入衛京師有內地之固而遺外地之虞則在統軍之官撫循有恩而守土之吏善用其半而已臣愚不知大計謹議其所以處之者如此惟
聖明裁擇焉

條析三議皆合窾會　此不欲廢班軍之意

張閣師太原公評　國家軍政之弊枉矣子灼見班軍要習歷歷如指諸掌而三議尤僭是抱憂天之忠者也吾當轉之而上聞

議處京操班軍疏 萬曆丁丑會試

錫川何洛書 庶吉士

臣惟
國家所以衛京師固根本至
中都河南山東諸處京操班軍重務也但沿襲浸久玩愒滋生有不可不亟為振飭者請以玩愒之弊言之各處春秋二班原有定額近年每遇上班下班亦多報完其實十不滿其八九而已大率由于領班官之包折而逃亡不充者亦間有之夫十既不滿其八九而常多報完者何也蓋領班官之虛冒也如每歲當起行時各該巡撫及都司官嘗點驗之矣則募人以充其數比至京也兵部及團營嘗點驗之矣又募人以充其數時乎入營隨操巡視科道官嘗抽隊點驗之矣復募人以充其數或撥之工作其募人以充數者如故也諸非點驗非工作而問其實額何有焉夫若此者得逭于罰不啻幸矣迺往往因而得獎且有濫薦剡者是使奸偽得計而核實之政不行也彼將何所懲乎況班軍之說本以居重馭輕無事則隨營操練有事則禦侮折衝今特以應文具而已豈
祖宗立法意哉臣謂欲革此弊有二申法簡師而已何謂申法請下巡撫兵備衛所官員通相責成務使後更者必滿其額包折者莫容其奸而又稽以年貌防以互察嚴以虛冒之辠其行糧預支等銀至部即委廉正官換官給散如冬衣布花例毋許都司及領班官得侵漁而扣減之此法之當申者也何謂簡師夫領班之役衛官中有身家知自愛者多不願行而或以付諸無藉之輩欲責以無虛冒胡可得已自今宜慎選其人且令衛官必經領班効勩始昇以司掌僉書之任若都司之統領者尤須精擇以充之苟衛官一有包折都司一有掊尅即加按治而

此上詳班軍之弊　換官給散最為妙法　論領班官成法體

軍士操練而積以工作非美政也于工而折軍以之溺也浮于恩猶不必稍察只革去工作一節伏浮事力武備尤妙

易置之不徐徐焉庶乎人情知警而積習可釐此師之當留者也然臣猶有說焉夫軍士至寒苦也赴班至勞役也乃徐察其情率不病于操練而惟病于工作蓋工作之事非宮府則山陵往往中官參之彼不利于役之齊而恒利于丁之折貧民糊口不給而復加以誅求方稱饋未已而子錢旋責其負焉即欲不逃亡何待也領班官虛冒成習矣都司官即欲不因循苟且何待也方今
聖主在上紀綱肅清所未盡滌者獨有此耳更望
宸斷有不得已工作務勅巡視官嚴行稽察有敢若此者毋論中外必罪勿貸則官軍不致重累而督責之法于是乎可施矣
伏乞
聖裁

趙相國蒙陽公拆 經突潤大不驪而工 起處得納約自牖之意

敬題恩恤恭進
高皇帝盛德頌以裨　聖修疏 萬曆庚辰上 敬承陛可敘 右諭德
臣伏見
陛下遠覽千古動稱二帝三王之治雖英主如唐太宗猶以為不足法可謂有大有為之志每請傳宣批答及累次輔臣召對之語皆動引古誼灼見時宜雖邃情廣計隔絕萬里之外控制撫馭動合機宜可謂有大有為之才私自竊嘆謂有君如此斯世斯民亦何厚幸乃今者朝講轉稀論奏多壅市井無知藉藉生議
陛下有聖人之實而不獲聖人之名臣竊痛之近奉
手勅輔臣前者卿所進
聖祖御筆

因謂訓錄而陳規頌可謂能因明以通蔽者

朕躬觀其睿藻弘謨真乃天授非純聖至仁而何因思
祖宗訓錄乃今朝之史鑑豈可不得而知之命卿等將在閣
累朝訓錄副本謄寫裝成書帖以便朝夕觀覽庶可以知我
祖宗治國治家之法修身勤政之要足知
陛下心神所注常在
聖祖臣謹恭擬
高皇帝盛德頌十有二章章十有二句各為小序首述
聖祖明訓然後迺致愚忠皆關係
陛下身心庶幾便于循省願借敎刻燕閒省覽一過區區之心無他惟不勝一念犬馬愛主之忱仰冀
陛下㢘思
祖德勳相蒸效以長享

神采秀爽氣格悃惻

此段論謹身

專戒酒色切中膏肓

聖人之名。永保萬萬年無疆之壽。天下幸甚。臣愚幸甚。謹身頌
第一
高皇帝嘗諭李善長曰。人之一心。最難檢點。我嘗檢點。此心與
身。如兩敵然。時時自相爭戰。凡諸事為。必求至當。以此號令得
行。肇成大業。臣思
聖祖斯言。非特肇建大業之本。抑亦保泰壽命之要。故四十年
開擗。櫛風沐雨。經營創業。宵旰不遑。而精神強固。聽斷彌勤。卒登
上壽者此也。夫人情欲之所注。皆可傷生。而酒色為甚。二物轉
相助濟。昔人比之兩斧伐孤樹。非虛言也。臣頌
陛下深思
聖祖身心兩敵之言。日加檢省。日加節嗇。縱有微恙。不治自平
矣。頌曰。人心出入。乘厥氣機。

此段論嚴祀

規諫攝祭之非具見忠忱

皇祖有訓。嘿契危微。防意如城。制身若敵。嗜慾弗侵。內外純一。
不惟致治。亦養壽元。
皇克敬德。身範具存。嚴祀頌第二
高皇帝以存心錄成。謂諸儒臣曰。朕觀歷代賢君。事神之道。罔
不祗肅。故百靈效祉。休徵數應。
朕為此懼。每臨祭必誠必敬。惟恐未至。故命卿等編此書。欲示
鑒戒。俾子孫守為永法。今者南北二郊及
太廟。歲時獻享。每令臣下攝行。豈以
聖躬有恙。起拜艱難。不能成禮。則請
齋別殿。或勉行一獻。令臣下終事。則四遠聞之。謂
陛下致敬祀事。雖疾不廢。繇足以彰
聖人之孝。頌曰。禋祀之禮。明德惟馨。必誠必敬。乃格神明。惕若

此段論學

勸御經筵忠愛可想

皇衷。克嚴對越。上帝式臨。昭響若答。事先曰孝。事天惟仁。我
皇慈哉。
祖訓是遵。講學頌第三
高皇帝與侍臣曰。為學之道。志不可滿。量不可狹。意不可矜。志
滿則盈。量狹則驕。意矜則小。盈則損。驕則惰。小則陋。即此仰
聖懷虛廣。欲善無厭也。
陛下臨御以來。三日每講。非祁寒盛暑不輟。即古帝王遜志時
敏。何以加此。邇者經筵日講。曠歲不聞。嗜慾之娛。恐益沉湎。
非所以為社稷也。頌曰。於赫
皇祖。天縱生知。不自滿假。典學孜孜。先聖格言。列之四壁。若鑑
對形。監我晨夕。皇紹厥武 聖學日新。小臣作頌。敢告楓宸。
勤政頌第四

此段論勤政

此段論家法

高皇帝嘗謂侍臣曰。自古 國家。未有不以勤而興。怠而衰者。
天命人心。去留向背。皆決于此。甚可畏也。
陛下臨御以來。三日之朝。寒暑不輟。後乃漸多放免。比來動踰
數旬。或曠然累月。至于諸司章奏。多所淹閣。豈以
聖体未平之故耶。寔由躭于他娛。不書省覽。又非所以傳遐邇。
為他日史冊之累也。頌曰。安危之判。惟逸與勤。
聖祖遜慮。重戒諄諄。如天斯運。純一不已。旰食思艱。宵衣致理。
皇念
祖德。允迪靡愆。光我大業。億萬斯年。家法頌第五。
高皇帝謂學士朱升曰。治天下者。修身為本。正家為先。正家之
道。始于謹夫婦。后妃雖毋儀天下。不可使與外事。至于嬪嬙之
屬。不過備職事。侍巾櫛。若寵之太過。尤恐犯分上下失序。近者

中宮恩孔衛襄此人所不敢言者

竊聞道路之言。皆謂
陛下中宮恩礼日漸衰薄。臣誠不信。然亦不可不思其故也。頌
曰妃匹之際。人倫伊始。王化根源。實肇于此。翼翼
聖祖。家政孔嚴。去讒遠色。寵昵無偏。嬖寵之禍。甚于鴆毒。何以
示後。女戒有錄。身教頌第六

此段論身教

高皇帝諭
皇太子曰。吾身起田里。凡治軍旅。理民事。無不盡心。恒慮處事
未當。爾生長宮掖。未涉世故。宜親賢樂書。以廣聰明。又諭
太子諸王曰。吾平日持身謹行。皆汝等耳目所親見。言無偏聽。
政無阿私。必勤必謹。惟恐不及。汝等知之否。臣謹按
聖祖以身為的。萬萬年
聖子

慎身修以為太子規法之地亦見切直

神孫。瞭宜則效者也。今
皇太子年且十齡。皇次子亦六齡矣。
陛下念及此。一舉動一修省。一喜怒。可不斤斤自飭。為家庭觀
法之地哉。頌曰。帝王盛德。以訓于子。社稷之本。繫彼承華。惟我
高皇。動而可則。謨烈相承。敬守無斁。皇懋厥教。細行必矜。繩繩
萬禩。允為法程。御臣頌第七

此段論御臣

高皇帝諭侍臣曰。人主之聰明。不可使有壅蔽。一有壅蔽。則耳
目聾瞽。天下之事。俱不可為矣。又曰。國家不幸有小人。如蓄
毒藥。非急去之。必為身患
陛下聰明炳如日月。萬萬無奸臣得乘間而入。設為必不然
之辭。以挍其不可窺之隙。惟
陛下留神。頌曰。疇謂大聖。而畏孔壬。孰忠孰佞。必洞厥情。好惡

無頗。回邪屏息。濟濟衆賢。後先承翼。我
皇秉鑑。如日斯明。顧謹用舍。以杜奸萌。納諫頌第一

此段論納諫

高皇帝嘗謂侍臣曰。比來臺臣久無諫諍。豈
朝廷機務。皆盡善耶。朕不能聽受。故爾默默乎。爾等以言為
職。所貴者忠言日聞。有益于天下國家耳。往歲元旦。
陛下面召輔臣手出雒于仁疏。數其狂而直赦之。廷臣喧然稱
頌
聖德。而以于仁為戇。頑先後建言諸臣。皆有以罪之。臣願
陛下曠然弃過。將前後諸臣。槩從湔洗。廢不為
聖明虛受之玷矣。頌曰。從諫則聖。厥訓自古。屈聖從愚。惟我
聖祖。豈惟從之。行復庸之。孰戇孰愚。誘而容之。爰集衆思。以建
大業。佑我後人。咸正罔缺。崇儉頌第九

故先後建言諸臣自是盛德事

此段論崇儉

高皇帝謂侍臣曰。自古王者之興。未有不由于勤儉者。後世嗣
主。驕侈淫慾。無所不至。不旋踵而敗亡隨之矣
陛下恭儉之德。誠無間然。獨織造燒造。日運月輸。未有止極。有
玷聖主節儉之名。
陛下偶未之思耳。頌曰。小費弗禁。成奢之原。抑抑
皇祖。炯戒具存。雕刻勿庸。淫巧必斥。匪貴是斬。民膏是恤。亦有
明訓。藏富于民。我后聿思。是則是存。恤刑頌第十

此段論恤刑

高皇帝嘗諭刑部官曰。民之為惡。譬如垢衣。滌濯可潔。且求生
于重典。是索魚于釜也。欲其得活難矣。故凡從輕典。雖不求其
生。自無死之道
陛下屢降滌冤之旨。特嚴酷吏之罰。一念仁心。上通于天矣。而
迩聞宮掖之間。殞命相踵。則非所以示恩也。頌曰。聖祖大德配

此段論儆災

天好生法所必覆惟恤惟矜不忍之心寔保四海皇祿萬年于是焉在一人愁嘆上干于天喜怒不渝帝德罔愆儆災頌第十一

高皇帝諭輔臣曰天道福善禍淫不言而見君有德則降祥以應之不德則降殃以儆之可不畏惧往者災異奏聞陛下惕然動心諄切逆乃少號少玩似不甚經聖念者星變日蝕比歲再見可不瞿然務修省之實乎頌曰天何言哉災祥示儆仁愛人君俾悔而省皇祖精誠上與天通屏祥儆異聖心冲冲箕範庶徵在修五事翼翼我

此段俞愛危

皇念哉罔愆憂危頌第十二

高皇帝諭侍臣曰古之賢君嘗憂治世古之賢臣亦嘗憂治世

積薪厝火之俞頌同長少卑哉

大哉王言萬世治安之炯訓也陛下當太平全盛之時據至尊甚逸之勢雖可坐享治安而爾來天心人事種種可駭積薪厝火正可憂可慮之際而非安意娛志之日也惟陛下留心省察頌曰安危轉敓天道之常未兆而圖乃克永昌柳柳高皇朝乾夕惕治定功成殷憂無斁創業非易保治惟艱我皇念哉罔忽其安

治安要務疏萬曆癸未館試　國祚狀元

余闕師丙仲公許稿中大講足民強兵之道備矣挑此以牲于致治安何有

臣聞昔人有言曰君門遠于萬里堂上遠于千里蓋言尊卑勢絕上下情隔而萬方之情狀不得以上聞也今陛下居深宮之中處法堂之上左右之告陛下者必曰四方無虞五兵不試天下已治矣已安矣雖陛下亦必以為然臣竊以為未也夫國家之所恃以治且安者莫大乎民與兵民欲其足兵欲其強二者聖世之所急也今以天下之民言之飢寒切身者十人而九流离轉徙者十地而五一遇水旱之災即愕然無以支之以致剽掠公行骨肉相賊如近日全陝之事可為隱痛者也今以天下之兵言之敵未来則無藩籬之固敵既来則無摧陷之勇一遇烽火之警輒懼然無以御之以致墩堡蹂為丘墟人民翦為係累如近日黑峪關之事可為怵息也夫天下未有民不足而可以言安者亦未有兵不強而可以言安者于此而無所以為區處之方泄泄然而不為之理則異日之憂將有十百于此此正思患預防更化善治時也臣章句腐儒不通治体竊效芻蕘之見以獻惟

此一篇大綱目

陛下垂覽焉臣惟當今足民之要有三曰修農政禁侈風緩征賦強兵之要有三曰簡將帥振士卒明賞罰臣敢終竟其說為陛下陳之古之天下無不毛之土亦無不耕之人是以儲蓄備而凶荒足濟也今淮泗齊魯之間多曠土而燕趙多游民舉天

此段論修農政

下之大悉仰食于東南一隅之地一人耕之不啻十人從而食之矣所以彼此俱乏而時有不給之憂也今縱不能驅游惰而盡歸之南畝也謂宜修古遂師田畯之官以勞來之倣古夫里

此段論革俗風

之罰以驅率之而又視水泉通溝瀆以廣灌溉將見地無遺利人無遺力而數年之間自有比櫛崇墉之富矣此臣所謂農政宜修者也古者常民衣服温煖而不雕器牢樸而致用養生達而不奢送死哀而不華是以其用易足而其財易阜也今有嫁女而盈車者有塟死而殫家者有一獻而動費數金者富者欲過貧者欲及富者空藏貧者稱息矣此天下之大殘也謂宜定之章程布之法令非已嘗仕者不得服華美非大燕享不得衆樂非有故不得留飲于城市宮室器用輿馬之物婚娶喪塟之儀一禀裁于國典不得有所踰越有司時察其奇衺者而法之必無赦庶乎費用有節而財不至于殫矣此臣所謂俗風宜革者也古今稱富庶者莫若漢文景之世千時三十而稅一猶然賜民田租之半

王大

此段論緩征賦

高皇帝當經營草創之初費用四出廼賜租之詔無歲而不下焉誠以王者子惠元元不忍視其剝膚及民以充府庫也今者非有大恩澤則不得蠲非有大水旱則不得蠲且其所蠲僅僅十之二三耳而又有積逋之徵有加派之令民之萦其澤者能有幾哉謂宜弛山澤之利緩催科之期減內供之非脫布帛餽之災即蠲租稅而有所不斷則民力寬而財益裕矣此臣所謂征賦宜緩者也夫農政修則服疇之民衆修風禁則漏巵之源塞征賦緩則竭澤之患息故曰足民之要也今之所謂將者非必人見才而用之也不取諸世胄之蔭授則由武科之拔選耳膏粱紈袴每闇于韜鈐弓馬記誦未盡乎跅弛而又有債帥者實恣焉其智不足以強衆而威敵而足以侥倖而自選其勇不足以禦侮而折衝而足以恣睢而為暴

有關鍵

此段論簡將以

此段論振士卒

國家奚賴于若人也宜　下各邊完鎬重臣博采四方卓犖瑰偉之士疏名

上聞寘之轅門寄之亭障本兵視所成績而重畀焉庶幾可得一二虎臣而用之乎此臣所謂將帥宜簡者也今之士卒不必盡精武庫之楯甲雕戈畀焉使之食半菽而禦虜虜之馬驅若風捷若電我之馬若仆若偃若蜎若蝸匈奴之長技十不得一矣臣聞邊境士馬大半入于私家之占役使之如奴虜而糗糧芻草又多不以時給時給之而不盡給也士卒安得強而馬安得壯今誠訪貪帥之侵漁乾沒者法之而後時加蒐閱作其氣而鼓之敵未有不屈者矣此臣所謂士卒宜振者也夫退縮逗遛者有誅而摧鋒破敵者有賞軍律也今也將銳而以師損者誅儒而以師免損而無賄者誅損而有賄者免此罰之不足以

卒

此段論明賞罰

懲也功微而以賄者賞功大而無賄者不賞掩敗以為功者反賞此賞之不足以勸也是宜

勅令所司功罪必以實聞賞不踰時罰不信宿庶幾斷然明而人人知所奮矣此臣所謂賞罰宜必也夫將帥簡則干城腹心之寄重士卒振則捍圉超距之勇奮賞罰必則有進死而無退生故曰三者強兵之要也臣目擊時變心懷隱憂竊有桼于中非一日矣伏見

陛下勵精圖治嘉與天下共臻蕩平之道故臣敢布其愚惟

陛下財擇

有關

余閣師丙申公許五疏直而抗言而有序當今世而兼治安子之能繼洛陽而起矣

治安要務疏萬曆癸未閣試　兗陽劉應秋少司成

臣聞明目達聰者。聖主之虛懷也。憂盛危明者。蓋臣之至計也。故自昔帝王。不以熙時而廢鞀鐸之器。不以逆耳而兵叩馬之諫。其所見誠遠且大矣。而後世懷貞抱義之臣。往往以不得闢其忠為歎。則夫當言路廣闢之飢。而賤夫下士。亦可效其悃悃之獻。豈非千古一大快哉。恭惟

陛下勵精圖治。虛心納言。比年以來。大奮乾綱。懲積歲之弊。一洗而空之。奸邪伏罪。不恤近暱。國蠹可謂除矣。往者言諸臣謫戍遐域。無復望天日。今悉賜擢用。正氣可謂振矣。三輔重地。及諸東南要害之郡。災沴頻仍。詔旨多從蠲貸。恩意可謂浹矣。天潢之派日衍。控告旁午。通遣科臣。四走而詳覈之。親睦可謂敦矣。是皆致治保邦之術。而追軼隆古之漸也。臣竊有款款之愚。出于數者之外。而頗裨

聖治之涓埃者。大略有五。冒昧為

陛下陳之。一曰慎舉動之防。夫君身為安天下國家之本。宜覆中含和。以安宗廟社稷之靈。而離習近侍。則各持其術。以朝夕伺歡于左右者也。今

陛下春秋尚盛。精神固強。方勑所司選閹繡千人。充掖庭。復選閹豎二千餘人。供掃除之役。此固宮禁所不可缺。然豈能必其皆貞靜端慤乎。

陛下又豈能自必。一無所寵倖乎。少不加察。恐有邪媚之事。搖亂身心。以累

聖德。臣謂　陛下宜御金華白虎之時多。而居雕房麗苑之時

此段論頂緊切宅在侔

懇切

數語跟到是伊川新論

此段論裁匪頒當在省事

文甚委婉

少。延褒衣博帶之士衆。而處綺瑞粉黛之御微。談道德仁義之事熟。而聞歌管俳優之使遠。是所以保神明之舍。而端出入之原也。二曰裁匪頒之用。夫匪頒以示恩。如公卿大臣以勞勛蒙賞。衆庶見都俞之盛。無論也。至若有一賞而輒費鉅萬者。或因營造之工畢。或因行役之事竣。自畧冒而及力作之輩。無不沾足。一事鉅萬。則一歲舉數事。即數鉅萬矣。亦加意一顧惜之乎。臣謂節財。莫先于省賞。省賞。莫先于省事。省事則出入自裕。不必量借于各部。不必量借於太倉。又不必量借于太僕寺。而罰租之詔屢下可也。三曰禁淫靡之俗。臣自公車來。所過郡邑率奢縱無度。而三吳及青徐都會之處尤甚。意以為京師輦轂之下必不然也。入都而觀其風氣。則大侈焉。父老有識之者曰。當今衣服輿馬賓客燕樂。非但不可望成弘之淳朴。且較之嘉靖初年。相去什伯矣。而後進之士見諸縉紳所為。爭相艷慕之。乃遂有初登仕籍。而債子母金錢以千計者。此心營營。尚能保他日之廉潔乎。故貪心生於侈心。侈心生于豔心。其源不可不塞也。四方之風觀于京師。京師之風起于士大夫。其表不可不正也。臣謂一切日用禮文。宜自秩宗者為絜令。頒之遠近。有不遵者罰。又節附于鄉約之典。申諭而稽考。庶幾挽回有漸。而不至濫觴矣。四曰閑士習之邪。考昔先哲當窮而講究遠而經綸。無不以聖賢之道術為的。而今之士。棄經傳如土苴。宗老莊為寶訓。未通仕籍。而先託迹于東山西園之高。不遵時變而自詭形于葛巾綦屨之飾。無逢冠雕而恒哆口于任俠輕身之態。且從旁指先進而嘲之曰。是夫踽踽何為也。此習橫流。何嘗異端之蠱人心哉。臣謂宜通行督學憲臣。有任蕩好使者

此論戒淫靡在先禁約京師士大夫

此論閑士習在禁狂俠黜迂怪

此段嚴兵戎在禁則減軍食影射軍功

洞燭邊弊

總收處見布法整飭

雖工于文藝亦所不齒即較文藝之優劣亦執經傳以上下之而刻鏤迂怪之作勿使並進行此數年守而弗替士心或少轉移云爾五曰嚴兵戎之律國之有兵最重大事也而當今之弊有二其一在士卒不畏將帥其一在邊境率多冒功悍卒之禍如近日閩中兩浙是也冒功之情如近日薊遼是也已頼
陛下之神明懾服之考斷之矣然將來之事机庸可料乎臣謂士卒之洶洶多起于食之不足而將帥欲借聲援不浔不姑耴于下以徼中外之驩上下離心脫巾告變則減糧之議當息而賄賂之禁當嚴也比虜冦邊墾堡之戍皆逃匿任其闌入虜剝僕其去倖操戈逐之此臣家居時所聞者也及今聞其詳墾堡亦有堅拒者矣其闌入而接戰亦有斬獲者矣但報所獲虜一而十報所殘人民什伯而一況又有如近時影射之甚者則兩闕之巡宜復而邊民之數宜詳也不然兵政何滋輯耶此五事也上之關于身心性命而下通之于節用教民于士可以返朴還淳而于兵可以安內攘外是臣所謂勵精圖治之助久安長治之方也
陛下倘矜宥臣愚
俯賜裁擇即
頒諭內外次第行之微臣幸甚天下幸甚

余聞師同觀公討許能言意

未付雅馴

歷歲久宜修曆法未嘗不用修

四段論曆之不能無差皆有根據非遺空之論

請修改曆法疏 萬曆癸未館試

台山葉向高 編脩

今之談曆者或言歲久宜修或言法未弊不用修議盖紛如矣臣謹按治曆之法三代以前其詳靡得而覩云在漢則有太初曆在唐則有大衍曆在元則有授時曆太初起于鍾律大衍起于蓍策授時起于晷影此皆占天之指南曆家之要領也而說者謂授時之數較往古為精其法用二線推測宿度餘分最簡且密故我
國家所定大統曆實因授時之舊而修之當其時以
高皇帝之神聖佐以誠意諸臣君臣智慮皆足以卓越千古豈不能自出一見創一術令曆法之傳永永無弊哉乃竟不能舍勝國之遺規則其法之足傳也亦章明較著矣然在洪武中元統已言自辛巳至今漸差天度至丘濬又言自洪武至今歷一甲子而過其半年愈遠而差愈甚以故言曆宜改者祖之而楊濂則謂曆之疏密驗在交食今日月之食往往懸合丘氏之說非是以故言曆不宜改者祖之臣嘗因是求之謂今之曆而甚大訛乎臣知其不然也然謂今之曆合之天度無分毫杪忽之差又非臣所敢任也何也曆家論天之度曰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夫舉一度而四分之至于杪則難分矣兼以定歲之法加一日于四期定日之法視四百四十一晝前後以為朏朒此皆未易辨者也其不能無差者一也又天于一時之間行三十餘度總謂一宮然時有八刻刻有初正始末豈可以三十度問陰陽皆同經度而他宮則頓然差殊乎其不能無差者二也日月薄蝕雖所行交道有常數可測然日食本于為月所掩日體巨月體細日體上月體下日于人遠月于人近況行度有四

精研曆理　援引精核

時之異旁觀有遠近之分如先臣鄭善夫上言正德九年日食曆官所報八分六十七秒而閩廣之地遂至食既則尚安足憑乎其不能無差者三也臣觀丘濬有言天地之数其妙有不可測者常在于微渺之際而其象與氣推移盈縮亦有時而不齊夫以推移不齊之運而吾欲執一定之法令千百世知一日臣有以知其難矣其不能無差者四也蓋臣稽曆法之変漢之改三唐之改七宋之改十八惟我朝曆二百餘年而未改至長遠矣臣竊思之曆法之踈密徵于其傳之久近以二百餘年而未甚訛也法善故也執其法之善而謂無待于補漏修遺則尭夫黄帝末哉也何以有羲和之命舜夫尭又末哉也何以在璿玑而齊政也臣有以知其必不然也在礼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皆以時稽察天文而周制馮相氏掌歲日月星辰之位春夏致日秋冬致月以辨四時之序彼同歲諏而月驗之若是勤也柰何以二百餘年而無所修明乎此臣之所謂外也且楊廉言日月之食分秒不差而正德戊寅日食庚辰月食起伏分数臺官推演多有不合則濂言安足信乎歐陽修有云天下之事甚易差者莫过于曆〻之所以易差者非筭不精法不容也既有必至勢有固然臣意即使大橈程律容成測度隸首布筭羲和審数亦不能亘萬古而無弊而況于區〻許平仲郭守敬諸人乎夫琴瑟不調猶賴更張柰何以帝王御世欲定清濁起五部建氣物分数而不可及時修明以盡承天理人之道哉臣聞

辦曆甚正　剖精而以

聖秉靈圖則八風順軌帝臻宝業則百度惟貞以
陛下神聖五辰躬撫九序載歌而曆官有踈漏之章推驗有分毫之爽臣猶病之願

談天

陛下擴尭舜之明廣
聖祖之意傳招巖穴之士有能洞究天人講明象緯者令與臺官參互考驗因許郭之業而潤色之假以歲時使展其技其于
聖治亦有光矣

道太史毅陽公評曆法之差究下此討究作密詞精別推可謂埶淹贍精業著專門矣

請改修曆法疏 萬曆癸未冊試

梅源鄧宗齡 編修

臣聞之天不言而時行物生者陰陽二氣宣其會也氣之行有遲疾逆順伏見不齊自非王者推見至隱而治之為曆俾數天率土之民曉然知陽一噓為春夏而物以生長陰一吸為秋冬而物以收藏因之節宣伸縮乎其間則代天理物之道亦未為得焉然自有干支以來長于曆者務如矣其初靡不各稱善久則稍差謬者何以故理數可相有而不可相無作者亦未嘗反而求諸理也然則亟改修之使天道明人事順不亦存乎其人也哉此臣今日之有望于

陛下也臣謹按日之運也在天成度在曆成日積三百六十五日之中隨斗所指而分二十四氣每氣該十五日二時五刻十五日氣之正也二時五刻氣之盈也積二十四氣筭之是于三百六十之外盈五日三時矣月之行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有奇故二十七日半弱而與天會又二日有奇積二十九日半而始逐及于日是之謂朔三十日朔之正也所不及者朔之虛也積十二會筭之是于三百六十日之內少五日餘矣此閏之所由置也我

按朱子曰日與天會而多者為氣盈月與日會而少者為朔虛合氣盈朔虛之日最為詳晰經生宗乃能諸于曆數考此

朝所頒大統曆一因元郭守敬授時曆之舊洪武中博士元統即取其法以洪武七年甲子為曆元方郭守敬之造曆也一以考測為主取二至遠近日晷酌其中而用焉今以其法推之但以九年之曆為準九年前之二月望即今年之正月朔而歲首可定也大餘五九小餘四八皆以朔日干支求之而月之大小可定也天三地四逢時則陽八相生而二十四氣可正也以一年言之今年立春後五日三時即來歲之立春也今年冬至距朔所餘之日即來歲之閏應也以測驗之所則東

此詳郭守敬之曆之善

此言曆久之必差見當修改

極高麗西極滇池南踰珠崖北盡鐵勒以上考往古則自春秋獻公以來二千一百六十餘年每十年長一日每百年消一日其法可謂精矣第陰陽之運隨動而差差而不已遂與曆錯此理也夫所以差者由天周有餘日周不足則日常內轉而縮大約七十年差一度自洪武甲子至今二百餘年今差三度餘矣年愈遠而數愈盈治曆者不當隨時修改以求合于天乎否則未冬而冬未春而春自今萬五千年後將差半周天矣是以正德戊寅日食庚辰月食時刻分杪起復方位多與欽天監推算不合夫古今善治曆者三家一曰漢太初曆以鍾律起二曰唐大衍曆以蓍策起三曰元授時曆以晷影測三者之中授時最善蓋日就體測之毫忽微杪有不可得而遁者今欲正曆而不登臺測影臣竊以為空言臆見也宜及今冬至之前亟詔曉本業

論正曆在則影清治曆之妙

善于書筭者詣觀象臺晝夜推測日影赤道黃道中星分杪日記月書七政躔度紫炁月孛羅候計都之類視元辛巳所求者何如仍訪四方有能知曆理如楊雄善立差法如邵雍沈括智巧如許衡郭守敬者令其評定歲差以成一代之懿制則氣序齊而政令和即堯欽昊天以授民時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何以加焉此非喜更張也曆自黃帝訖秦末凡六改矣漢高訖漢末凡五改矣魏文帝訖隋末凡十三改矣唐高祖訖宋末凡十八改矣金熙宗訖元末凡三改矣夫非不數歲而輒差也改何為乎惟

陛下財察

此詳修改之法

考究群眺

申閣師瑤泉公

許元帝優柔不斷而匡衡浮以儒說進失之矣此独陳剛克之旨明人倫之統措乎衡之見不及此也

擬匡衡治性正家疏（萬曆癸未館試）　中允方從哲編修

臣伏見　陛下至德仁厚哀閔元元躬有日昃之勤而亡佚豫之樂然而善祥未臻邪慝未止無乃聖德猶有所闕与臣聞王者之道在乎治情而節性性正則德崇德崇則化自行惟不能治性以修德則政有眊而不達巧偽之徒莫不乘間而望進以行其私徒日取先王之法制而更張之無益也蓋人之性不能無偏偏而無以治之則過書曰沈潛剛克高明柔克所謂克者以義裁之之謂也過則制之不足則勉之所以考度其中而成其性也是故勇猛剛戾則和之以道順怠慢傈弃則鼓之以振刷聰明慧辨則濟之以韜晦優柔靡散則文之以斷察此所以審好惡理情性之大端也如是乃能協於政而宜于民矣則中和之化可應而太平之業可臻也臣又聞萬化之本始于閨門

論正家之道不眊私恩正因病而柔之者

閨門之禮得然後人道正而百福降此　國家理亂安危之基不可不慎也昔者幽王惑褒姒而廢宜臼卒有居彘之危獻公信驪姬而賊申生晉國三世不安微之不慎禍乱随之故人君必嚴于妃后之分而守乎嫡庶之位也禮一娶九女必求窈窕不問華色所以助德理内也支子降于適子一等所以明分塞爭也廢而不由則寵愛無厭寵愛無厭則邪孽由是而生國家之敗所自來也且夫賤不踰貴少不凌長順之大者也並后匹嫡逆之大者也去順效逆害之大者也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人彘之禍可為寒心伏惟　陛下正綱紀之源明人倫之統跡三代之季世察近事之符驗使尊卑有序大小有別不以私恩害公義以絕驕嫉之端則大本已定而王化可行也陛下幸察無忽臣愚不勝惓惓

申閣師瑤泉公評

論治性正家井井有條足裨匡氏之不逮矣

擬匡衡論治性正家疏（萬曆癸未館課）　寅所周應賓編修

臣聞有天下者創與守異而艱惟均創之難在于與民更始以其心術揭諸日月使民向往而守之難在于定心養性為民處和平之福創之難在于持法太嚴或使羣下跼蹐不敢前而守之難在于憑崇高之勢令容少断或有蔽聰明于几席者是不可不察也昔高祖平定天下民心固結稱規摹宏遠矣一語或不當以躡足而更之嘗卧閤中樊噲排闥直入疏責事繼之以泣帝攝衣而起此能抑其性約束其使倖者也故項氏莫能激諸呂莫能搖傳七八世而治道彌盛今陛下乗熙洽之期服克艱之訓天下喁喁御風思覩聖明之作為陛下必銳然師古而懲此下民也臣以為其要莫先于治性治性之道惟在矯其所偏而約之以就于中夫天之降衷未嘗厚薄人也乃清濁高

此段論治性

此下論正家

下殊矣師也過商也不及仲尼並規之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仲尼並稱之惟中道貴也學者有之君亦宜然書曰沈潛剛克高明柔克沈潛高明皆美德也沈潛之過則為靡乃至事幾叢脞臣民玩而不知畏高明之過則為亢乃至御其下如束溼法峻極而難守韋弦之義可不鑒與故刻核猛起則居之以溫慈愛和巽則厲之以斷明燭幽微則斂之以量有悟而遲則奮之以敏才智軼人則養之以晦繁簡不遠則作之以勤咨宜而動應機而施如是則心和而氣和氣和而形和形和而萬物之和應之矣臣又聞天下之本在家天子之家與衆庶異然其正家之理可例也千金之子兢兢然恒以失其先人之業是惧其有放佚自肆耽樂無厭則豪奴得以蠱惑之及其旁落而為之振刷無及已矧天子承億萬年神明之統左右近習伺隙而媒

一事權察奸萌豈徒正家即正天下以之矣

蘖之者又橫發而四出乎古人有言千人輿瓠不如一人持而疾走千人誠輿瓠瓠必裂蓋權一則專專則有統衆則分分則招亂聖哲之主開誠任人而不間于禁闥然後盡臣盡忠國士效策故曰無以嬖御人疾莊后無以嬖御士疾莊士天子誠宜振厲乾綱以察奸萌斯事權歸一肅清于堂皇而化訖于宇內矣傳曰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臣願
陛下熟察之

許座師潁陽公評　關係治性正家要理皆創見偉論可作訓箴取之不儷以文也

擬匡衡論治性正家疏　萬曆癸未館試　豫章陳良軸　庶吉士

臣聞明主照臨天下必審治亂安危之機因其勢而維之使不敗故守成遵制光昭先德者治安之上軌也紛更決裂壞亂舊章者危亡之厲階也臣願
陛下慎之　陛下聖德天覆子愛元元嘉與海內共臻熙皞之路然而陰陽未和姦邪未禁者何也則論議者多而統紀未一也先　皇帝銳意太平綜覈名實比年之間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漢業稱郅隆矣遵而行之可以長治乃喜事者爭言不便輒議更更之而不可行又輒議復以一言而更又以一言而復是非靡所定吏民無所信非所以承宣先王之德而永其緒也夫成王聖君周公察相其所規畫萬世莫及乃詩曰念我皇祖陟降庭止又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亦惟述文武之道蚤夜兢兢

擬漢文通真

罔敢失墜非故釋樂成之業而務為此紛紛也是以上天歆享鬼神佑焉周祚所由以昌隆也願
陛下覽統業之事念先帝之功一以成王周公為法毋為生事喜功者所搖惑然後國是壹而羣下之心定也夫人主深居奧處喜怒愛惡未嘗不與天下相關繫故審好惡理情性王道之大端也性之所稟不能無偏治性之道在審巳之所偏而斟酌調劑之然後聖神德業而中和之化應書曰沉潛剛克高明柔克此治性之說也藉令高明者而不以柔治之則為察為猛其勢必至于亢厲而罕容沉潛者而不以剛治之則為懦為闇其勢必至于骫骳而寡執亢厲者憤乃事骫骳者隳厥功其病均也臣願

詳高明沉潛之義足為百世訓

陛下穆清燕間之時凝神湛思審其所有餘強其所不足無察

此論性治上

察而明亦無喙喙而教無猛而易折亦無縱而賈奸無侈謟而
多事亦無湛靜而後時詩曰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酋
矣言成王治性之效也願
陛下加聖心焉臣又聞閨壼之地妃匹之際風化之始禍福之
原自上世以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臣嘗讀詩國風撫
卷三嘆始以關雎繼以卷耳形于寤寐泱于江汝兆于鍾鼓琴
瑟發于螽斯麟趾此文王所以造周為基命之主也傳曰內寵

此論家正下

並嫡大都耦國禍莫大焉故房帷之愛世主溺之而識微端本
者所必防也禮之于內也畀不踰尊新不先故適子冠乎阼禮
之用醴眾子不得與列何其辨而有節也臣願
陛下鑑關雎之指遡好逑之風創並嫡之禍遵禮教之嚴不以
寵故易尊卑不以愛故紊嫡庶則肅雍之化行清和之理得也

鑒周愆詞旨剴切

且宜曰鑒周申生懲晉豈不昭然覆轍哉願
陛下慎防其端禁于未然此
宗社無疆之福也臣經術淺陋自惟無以仰酬
恩遇補苴王化而擊自怵心私憂過計如此臣愚不勝惓惓惟
陛下幸察

風霾奏　萬曆丙戌館試

檢討舒弘志

王閣師荊石公評

近習讒邪刑法兵政一一指陳曲中子豈素抱忠亦者乎

臣伏見其日內風霾大作日景青昏天光慘黯按春秋傳曰天
地之氣陰陽均分和而散則為雨露霜霰不和而散則為戾氣
曀霾若以象類而推則凡為近習為讒邪為刑為兵皆陰之類
也以事應而求則凡近習之蔽主讒邪之害正刑法之不中兵
政之不戢皆不和之應也今者
聖明當朝忠賢布列內而閹寺固無握爵御憲之權然貂璫魚
貫于掖庭黨類蟠迴于禁闥而掃除奔走之人為耳目腹心之
用憑城社則法有所不行蔽煬灶則奸有所不察是所謂近習
之蔽王者未盡無也外而臣鄰固無憸夫壬人之咎然搖唇鼓
舌者逞胸臆之私吹毛索瘢者成貝錦之謗一堂之內矛盾交
馳一事之間水火互鬨無協恭和衷之意有諓諓訿訿之風則

讜論

所謂讒邪之害正者未盡無也今之刑罰非不詳清也然邇來
法有加等之例獄無折中之心肺石之訟不申囹圄之怨徒積
司理之官雖心知其冤也豈敢執法強爭以觸雷霆之怒乎哉
故臣以為刑罰之不中者似有之也今之兵戎非不詳飭也然
威令積弱不能以運掉三邊紀綱浸頹不能以操制羣士此非
有叩閽之警鬨于市易之下即疑有脫巾之變起于什伍之間
者及今不制一旦防潰癰決乃駭而圖之豈有及乎故臣以為
兵政之不戢者似有之也凡此四者是皆陰盛蔽陽之應人事
形于下則天變見于上證象孔昭警戒甚至臣願

果如子言風坐之步可弭矣天道固不遠也

陛下崇陽明之德導中和之原均宮府為一體毋使賞罰之異
同辨淄澠為二流毋為邪正之糅襍弘祝網之仁使不含冤於
獄犴嚴除器之備使不釀釁乎邊陲則陰沴可消天和可召而
億萬年無疆之休其肇之矣宗社幸甚天下生靈幸甚

皇明館課經世宏辭續集卷之二

太原 王錫爵 元馭父 續輯
秣陵 焦竑 弱侯父 參訂
邑子 陸翀之 飛卿父 纂輯
繡谷 周曰校 應賢父 督刊

疏集下

因旱脩省陳言時政疏 萬曆己丑館試 弱侯焦竑脩撰

評閎師 頴陽公 其錦頴 疏也若 底丁之 餘斗其 变化工 也君室 條之舞

臣聞漢臣王嘉曰人主應天以實不以文夫人之和與猶難以虛文相誑惑上天明命至為顯赫今以浸祥示其譴怒乃所為消弭而挽回之者僅、取具文而止欲以動天意來嘉祥不可得也臣不揣固陋為

陛下陳其崖畧試垂聽焉夫天之立君以為民也而人君一身耳目弗逮精神難給乃多其官職以翼之猶奴耕婢織各致其力以成家業耳奴不耕婢不織見謂失職至民不聊生則未有執其咎者如此則小大臣工取主上爵祿各饜其欲以去而民怨于下天怒于上獨委其責于君也豈不悖哉昔人論旱有三驕陽肆虐民不病飢為天旱德澗仁枯烝為亢癘為國旱邪燬其政吏賊其行人心焦勞靡所迯死為人旱臣以為天旱者人為可轉也國旱者君德可沃也人旱者政脩可解也往歲東南六旱萬里

引三旱語最切

陛下不難大蠲以惠之又特遣近臣董賑事非不謂曠恩矣臣特訊鄉人之來者未聞閭閻小民受

朝廷涓滴之賜也 詔條兩稅既在蠲除之數而有司誅朴無日不聞夫以救死扶傷之餘旦夕不保而并征其數年之積逋

深中當年災沴之弊

抑何忍也以彼其人豈不知詔旨當重民瘼難堪而頓出此者則以上之殿最勸懲不在此耳狼貪狙擊巧市声名即殃民無斥實心强項違迕時好即愛民無進故貪黷者雄飛廉直者頫首矣此豈惟不能惠民是救應為貪化仁為暴之術也故臣以為守令官司之失職未有甚于此時也顧其擇守令在銓部而激揚之在按臣銓部按臣其平日非盡無憂民心也至其銓授舉劾往、以供請謁愛憎之用此於設官之初意不大刺謬乎守令雖多而銓部按臣不過數十人而已

救應為貪化仁為暴之術二言最巧

陛下精擇冢宰總憲而冢宰擇司屬總憲擇屬御史宜無難者乃民食困乏老羸轉死喪命日下觧澤不流至于旱災盗賊焚然四起曾不思一大創而改圖之臣不知其解也書曰僭恒暘若政多僭差則言不從下不正暘無以制上勞而下擾臣初盬(?)仕籍覩儕輩分符而去其講求者非興除之寔事而交際問魄之文也其欣豔者非惠利之寔功而趨承規避之巧也士習刓敝狃為故常近一二發憤糾摘者乃不言貪者之罪而議摘者之苛覩摘者如背芒護貪人如懷璧衆口一詞牢不可破則公論之不明至此極矣傳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謂民之父母而好惡在理財與用人財積于上而不流吏蠹于下而不去皆足以醖釀民怨上干天和故臣願

遂類而 疑灼見 評弊他 吏誰依 人掌及 此抵

陛下加之意焉語曰君門遠于萬里臣嘗以為妄今知之益百里雖遠行一日無不至也千里雖遠行十日無不至也乃人臣累百日而不得階咫尺奉清光則君門萬里殆非虛語

指摘中家

議論森幹剴切

陛下高拱法宮喜怒意嚮答鮮節而股肱大臣不與之朝夕握手討論時務欲以風厲諸司剪除敝習此郤行而求及前人也成湯六事自讓宣王側身修政古之憂旱者臣未暇遠引即陛下曩歲步禱郊壇精神一奮而群臣竦意永流甘霖立應天人上下捷于影響豈于今獨不然乎伏願陛下垂意至寧必以身始勤政事親股肱平好惡擇大吏然後守令得人民生咎遂而天心有不格上理有不臻無是理也易傳曰陽感天不旋日惟陛下財擇

許閣師頴陽公評

因旱修省陳言時政疏 萬曆己丑館試 石簣陶望齡 編修

人主為天下任過一語便中肯綮而餘論實腴理真詞確是有用文章

今天下之勢如漏舟汎江海濡衣褐解幞被斗呼狂顧塞此潰彼假令風濟波解猶幸無事萬分有不幸衝飇怒濤又震撃之雖童昏之人猶知其難也今東南閩蜀之間旱荒幾歲矣賑發而公帑盡假貸而巨家盡因仍累年而權宜一切之法盡蔓延千萬里而轉移交輸之方盡挾此四盡苟旦夕以待今歲曰庶其有年而猶不免有衝飇怒濤震撃之患雖臣至愚猶為國家憂之今所用以弭災變者臣知之矣上曰飭厲下曰條奏憲令具議論殫上下交儆盛美可載而災變卒不可弭徒滋文言無為也坊市兒童共揭持土龍紙幡翁翁趨赤日下其於致雨萬不可得人皆能知之文言無實何異於是行令者曰申飭未嚴也嚴矣而沮格猶是進諫者曰條奏未悉也悉矣而寢閣

土龍紙幡之喻切當

樹骨明典

猶是上不能以一令行於下而下亦不能以一言行於上舌槃耳煩生怠取厭臣竊謂上下一間耳呼召之不得其應籲號之不能聽焉況茫茫上天而欲持空言責之感應不亦誕謬哉臣聞古者君相之以天下任也其言曰百姓有過在余一人一夫不獲時予之辜自王以降至于卿士庶人各有所省咸引愆於躬勉率厥職未聞有交相委過者人君天之子也譴告洊至將自責不暇如曰豈專在我百司庶僚責且愈分更誰為天子任之臣又聞君者陽象也臣者陰象也各得其職則交成其和陽主仁陰主義仁速下義急公故好生宜在

指就刑獄論必有為而言

天子奉法宜在有司無使逆焉逆則成沴古之刑人也不以春夏不上於大夫不得已而論一人必于市士三奏之君為之不舉樂不御膳其於罪辟如此之重也故好生者不逝庖厨況其

選言必切

甚焉者乎今世法網弛漏有司或以仁為名未有斷然為上守
法之志而一二大獄宥出士師辟白
聖上或於讌樂之中薄示刑罰是群下反竊仁譽而
朝廷反有嚴稱也陰陽乖迕無大於是且　人主即天也暄之
則日濡之則雨為烈日為甘雨是在
陛下其又奚讓焉
陛下即欲厲諸司何不一臨
朝堂以獎率之即憂刑獄寃濫何不節喜怒身為之率人主誠
為天下任過則大臣必為人主任勞小臣必為大臣任奔走各
自任而功日就功日就而後議論日省誰敢有慢令不恭者故
臣以為今日之務在有實事而其倡在
皇上惟垂意裁決易曰君子以恐懼修省今有人乘漏舟適海
遇風濤不知懼者必非人情臣願
陛下取今日之勢而試惟之也天下幸甚

辭發洪　語多剴切　漏舟之喻

因旱脩省陳言時政疏　己丑閣試第一　幼安劉曰寧　編脩

臣
讀法春秋至僖文之際益三時不雨者二百四十年僅、兩
見亦大異也乃今具有之
陛下慨然下明詔式示脩省以照臨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不
敢廢職一時滿目扼腕而談利病者章滿公車周宣灵晛畢臻
而禱詞未應風霾蔽空是諸臣奉職不虔而
陛下之自謀亦有所未至也臣謹採經傳略言感應而後以端
本之說為獻幸亟聽焉臣聞天道遠人道迩姑無論漢儒牽引
附合若洪範五行其最為章明較著者範之言曰僭恒暘若又
曰蒙恒風若而疏經傳者曰旱之為言悍也氣鬱結而不暢則
土干水而澤不下流後世言禨祥者雖旁引曲証總之原本于
經矣夫僭者順之反今臣[illegible]雖稱順治而患常起于相軋在宮
閫則少疑長在百執事則賤妨貴有司偏裨訐其上而無所憚
此亦僭之應也蒙者明之反而上下相欺賢愚莫辨可謂明乎
功罪混而賢者無以揚其能名實淆而不肖者得以護其短此
亦蒙之應也鬱者通之反水鬱且壅況于
朝廷而今固比比也廟堂有不接之臣工則情意不通寢閣有
不下之章奏則議論不通郡國有不奉之詔書則恵澤不通犴
陛有不清之冤獄則幽滯不通此亦鬱之應也夫天固不可以
揣摩事固不可以迎合臣亦安能以管窺而奇中傾仰窺尚書
之理近察當時之故姑以竊影響補苴漏而仰賛格天之業乃
其所深慮者正不專此近者諸臣上封事
陛下降詔多委咎外庭臣竊以為聖王罪己其興也勃焉至於
世罪人而治亦不逮古人遠甚故成王一言而偃禾復振

許潁陽公評　水玉品　可樂、隋　炅夫廿　衣光朱　王毅其　結綠
援經立論最為正當
刻畫精工詞古出雅
僭蒙鬱三段應前經傳中語

斷況向人主罪己痛咎不激浮娓諫之休易不云乎言有序也

一言而熒惑不守彼二君皆英主也言未畢于闔域之中而星辰順軌卉木萌動由此觀之妖不勝德豈虛語哉方今天鳴地震日歷簡冊東南之黔首易子析骸者幾年矣此如尪病之極幸而有年其狀震餒息卒然而當三四千里之旱驟而憂慼袞然已則憂賑業又從而憂轉餉此至尊旰食之秋籍令以商周之令主當之卽剪髮首茅不爲獨勞徹樂减膳猶爲故事而切切然惟羣臣之不分過是討臣之無狀臣滅有之頃其轉移之原在　陛下董子曰天心仁愛人君善哉乎達人之讜言矣臣謂君之于天則子也其害怒呼吸最易通世修禳幹旋最易致孝子之事親卽有不得自號泣引咎而外無可爲者

陛下子于天而以蹠節罪他人非所以回天怒也臣往者伏在田間聞　陛下露禱有應不薦不乘至今猶爲美談遂使雲漢無歌公田載咏何前者獲蔡之神而後繆戾之甚乎則罪己罪人之異可概見矣六事自責商由以興三公策讓漢由以廢人主不跡商之所以庸則臣之所未解也大都人主春秋日益富則知識益開知識開則忌諱盛而督責益嚴雖有切劘人主之詞無由以進故臣讀　陛下罪人之言輒不勝逌訃書曰匹夫不獲時予之辜

忠言悃款

陛下試聽臣何不發引咎之詔下諸臣之章脩露禱之禮洗心滌慮舉所謂僭者蒙者鬱者一新之令與天下更始以無干箕子洪範之訓卽不必焚巫撥務而桑林之應復見今時多黍之豐再賡周雅不然則脩省益懈姑無論災異卽甘露崔錫亦眷爲甍其何救于治忽哉臣無任慨切

字字滌古

因旱脩省陳言時政疏 萬曆己丑館試 宇泰王肯堂 翰林檢討

闈師許批

通篇精鍊識大體切時要今之賈生非邪

不交二字是一篇主意

臣竊聞春秋三月不雨則書無麥則書今具之矣

皇上下脩省之詔並戒百司令各省闕失及所以干天和者德意甚盛然感應之理茫無睹焉應天以實不以文或者實未至與古記有之宇宙之間陰陽之氣皆人氣蒸而成者也交而爲雨聚而爲暘此理之恒無足疑者今之不交也實其情不洽而孱不潤雨奚由至則臣請得而熟數之

皇上與公卿大夫古聖王所三接不厭者也而再歲以來想望穆穆之容于天市太微間而不可得虎觀諸儒橫經而進者若虛設焉則豈獨政虞龐而學殖虞落乎元首股肱幾不屬矣猶可諉者曰聽覽不廢臣請言其大者　元良之建天下望德音如望雨而多寢不報也何論其他是堂陛之情不交也百官者古所謂師師而共其寅恭者也而人藏一心以圖其身大抵有二仕而得志則競乎緘口束躬以保之仕不得志則齮齕得志者是二者不相能而皆泄泄然情不營其職故功日寡而議日繁不則苟積資以俟遷耳能多者賈忌望崇者府怨誰則師之是寮寀之情不交也監司古岳牧也吏治賴激揚按部所至其外神明也其中則不啻非神明也非無賢者也勢使然也門一日兩關析声囂然屬吏僕而入屏氣弭容以趨吾烏乎辨之且有畢使不識面者矣其人賢奸不知也簿書期會辦而已矣其職脩廢不知也則不得不遞寄其耳目而至于輿臺胥舉刺之權是監司守令之情不交也守令者民之父母師保也今家視郡邑而子視民者不亦尠乎善爲逢者卽絃誦闃稀萊蕪四境不害最矣故多難民獵金以倖漁遷夫堂上百里堂下

歷寫仕路情狀不遺毫髮

字字切中非狀言無當者

說到救旱極切

竭忠謹效萊臣并陳責之道

千里門庭萬里塞徼亦重哉是守令與民之情不交也將帥者
國所賴以禦侮止暴者也古名將皆以絶甘分少得士死力故
所向無堅敵今乃朘削其下以外欵當而內覬遷士卒腹離心
何恃以抗勁胡言邊事者每危之是將卒之情不交也情不交
則精不相往來而澤不相煦濡無所摩盪而成潤也即隳巫尫
剪爪髮亡益于致雨故臣願
陛下交之而已矣欲堂陛交則莫若亟
御朝講名見大臣究今偏弊處圖所以貫補救之如天順弘治
故事欲寮寀交則莫若明是非綜名實信賞而必罰令福不可
以倖得禍不可以倖免百僚兢兢奉法修職而無越分之思欲
監司守令交則莫若慎擇其人而久任之假以便宜令得巡行
阡陌問民所不便延見屬吏周諏博問使無悵不忍因以知其

懸落而弔議忽見風槩

論堂陛泉宗監司守令民情將令而總歸主術文有涉步

賢奸脩廢然後舉刺之欲守令與民交則毋以文法掣其肘得
失怵其心而令壹意乎撫字其殿與最惟閭閻殷耗是視不問
簿書欲將卒交則當清司馬法令銓与選毋得以私干者而繩
墨帥甚于墨吏取予同辛惟能練士得士心者陟之否必黜此
其本在
陛下矣
陛下誠齋祓志意竦奮精神以與公卿大夫日討天下事如
二祖締搆時可以養身可以習事可以知人可以使此身与天
下如一氣之貫如百脉之聯則監司守令將帥豈有不得其人
者而又何不交之足患哉故曰其本在
陛下矣今天垂陰欲雨而風輒散之風之于卦巽也其在人君
則命令也

告口之言近數死竭知者

聖諭恐有滋獄以干天和而輿情所共冤者須覈讞而不得請
是令不信也且堂陛不交則上下不得不泄、然相蒙以文具
而名寔亂邪正淆故人多越分之思是因蒙而得僭也洪範曰
蒙恒風若僭恒暘若是亦因風致旱之故也夫志士耿耿一念
格天地石可飲羽日可隨戈何況
聖主倘以祈禱付有司而曰　天之見譴百僚當分任焉恐非
端本澄源以六事自責之意惟
陛下財幸

許潁陽公評：通篇忠惻之意精工之詞奇古之翔文哉

因旱脩省陳言時政號（萬曆己□閣試） 昭素黃輝編脩

臣聞之董生曰天心仁愛人君故出災異以做戒之臣以為天心実漠不易窺測如以今日災異之狀而已則臣徒見天怒之可懼未見所以易怒而為愛者也自頃天鳴星隕地震物妖頻仍見報然悉莫憯于旱乾而急莫甚于無策何者巫鬼禨祥無形易疑一日不再食即慈父不能保厥子往年方數千里旱陛下焦心勞思羣臣盡便宜爭奏進至遣專使拮据之猶無奈旱何閔閔然幾幸乎今歲而旱狀又至矣風霾熾熾日復一日公私靡所不困而物力亦靡所不乏昔人所稱三空四盡者今恌衆之嘗復何恃而支此

陛下忠然敬德音念狴犴挺瘐係聽肺石究爭辯之原飭矜曠之吏務揖志脩省冀回天変謂空雲不及族甘澍應時乃遷延旬日旱狀固亡恙也豈天人懸隔感應固不足憑歟抑亦天有所厚怒必有所厚愛而

陛下之所以薄遣其怒者非天之所以厚望于

陛下也臣誠愚誠陋誠戇誠懣不敢遠攄無稽之言載襲已白之疏以瀆宸聰塞故事謹就

陛下所為督過羣臣之旨益導厥流而歸疏其源碩少留聽焉天下至大也轉而屬者非一人也夫以耳目不自及故轉而屬之乎人而其所轉屬者亦遞相耳目而不能相及即奉職無狀勢固宜有故功令期會或格之以重為害或因之以深為利或不承權與而曰束于例或知其不可而曰因于時柄事則手權而與其衡奉法則畜睽而益之膏即集嚴櫛比之秋猶舞智而穴其墉者有之矣而厥弊有二曰貲凌曰抵冒其貲凌也至于監司畏長吏而將率畏所裘是命曰借其抵冒也至于窮實以徼名蹟而掩敗以張首功是命曰蒙即不如是則恒暘恒風之変無因而狎至者何也借與蒙相尋故有司泛泛于位而莫有必能其官之心此非獨有司過也上下不交而治幾息也其于有言僭恒暘若蒙恒風若

以往事規時政甚得納約之術

陛下試以今日之災異碩而問所為五事者中洪範何等徵邪臣不敢謂僭蒙之端自　禁近始然喜怒果節歟起居果時歟名分果早定歟狂直果畫茹納歟女謁果魚貫不潰曠歟貨財果不殖歟黜陟僇辱果平心任法而無臆决歟章奏獻替果不下畫壁不煩咨度而玄覽獨照千慮靡失歟毫髮不盡恐天下後世咸得接其隙而妄意一二也且夫朝講名對未勞也法從共成至安也目稽古賢耳牖善道至明也從容延訪益習四方事費漏不數刻而掌運天下至快也獨何憚而久不為此必以深居為宜則

陛下往時閔雨不輦不蓋徒步而郊禱者非邪臣以為是禱也幾度越成湯而霖碩不溺若者湯罪己而

陛下畏人也書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未聞恕己而移過也者一有移過之心即至誠利鈌匹夫或不諒奈何云格天哉孝子之得罪于親也反覆怨艾庶幾見原即引慝獲愆解乃更趨折筆耳

陛下父事天理亦宜然今步禱責躬業不可幾而移過如故　上下否隔日月滋盛即臣未見陰陽之獨自為泰也臣非敢沽名招過為羣臣地也振其綱萬目張陽感天不旋日王省惟歲而卿月尹日靡不從彙矣伏惟

陛下上畏天怒下軫民嵒惟成湯罪己之誠省庶徵僭蒙之咎

古色蒼然

慨然剛忍毅正名分曰
御朝講延見大臣圖消弭所由于以平章刑政董計百辟恢
帝王之綱以幹旋陰陽如是而災不伏祥不臻是精祲不相盪
而桑林誕漫也臣愚贑觸忌無任悚越待罪之至

閣師許評

練意鑄詞極工極古如子孫當名家

擬正紀綱厚風俗疏

昭素黃輝編脩

臣聞之天災地異不必為人國患而有大患二紀綱陵遲風俗呰窳禍激於偏微蒙流於鉅衍浸淫潰决非災非異而患加熸焉此達化存變之士所為明不再計而力不餘挩者也今天下災異不為少矣天鳴地震大旱川竭物孽逆常皆屬搖動所在而是然臣以為是發于有形同聲而共怪之適上天仁愛之符內外儆戒之資也乃若紀綱風俗陵遲呰窳之漸非從天降非從地出蹟其原寘寘若無故而究其趨㵵㵵乎不知底止也賤妨貴少淩長遠間親新間舊古所謂逆也而今恬然之奇袞居比詭訐圮族壬人之巧令悝民之熒惑古之大防極禁也而今方黍表于世狎聞習見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夫流俗之人胥令而動者也不能為倡能為倡者皆喜新好奇辨黠而彊有力者也辯足文奸强足脅旅而用濟其新奇之好新之積也日益為故故之積也日益為常而今所謂故常者日益非前之故常矣議論詖僻是非糅亂陽託於公而陰利其私讓其諱名而援其嘿實使流俗之人耳目漸化恬然而弗怪在事者前卻左右習寘乎後議而展布不自如則紀綱安得正風俗安得厚上之尨施 國是下之蠱惑人心長此不已流敝焉窮此臣所謂非災非異而患熸之乎災異者也霜露之外襲也可標奪而備待也若夫胸脇壅閼臂指不仁臟腑相與之非特禁衛之故而已嚴熇之艸木之金石之而後可與議粱肉今之紀綱風俗毋乃坐此邪為

陛下特前箸者不曰飭蒸匠明等威甚賞咨之罰獎退讓之飾紀綱可振也循紀綱而之也邪可正溷可雅化也爭可

奇句疾速名言王引是安石碎金

臣注天瀆倒連滄海炎眩百怪終嗜雄渾

譲馴也巧可樸還也詐可辟引也其議甚𨓜其論甚足聽即臣畢意殫智度不能易此然功令申飭不啻再三詔書敦切有同家諭而爭端好萌未甚衰止則紀綱卒不可正而風俗卒不可厚邪有曰奉法者不得其人臣不敢謂無是也然非所以絜治原也天下之治舒慘象乎陰陽弛張配乎文武循環而濟之則振專壹而狥之則弊往柄事者迫言功利令踰束溫刻激太至而不肖之心生焉窮則敗敗窮則攖勢也威福呼吸風旨横厲卜有譎志人無完行外通中詭東辟西就亦勢也小人何知亂而不痛傳相效尤君子進護名而退躭利私不耻鬼蜮而名曰與時龍蛇蓋紀綱風俗嚣嚣乎從是敝矣承敝之敝矯利用寛誰曰不宜然寛至而爭方始也必且有以敝進者臣愚以爲寛嚴皆偏道也不如揭法而明明守之使寛者不

不羣覺奚而一聽之法自是正論

爲德于法之内而嚴者不市威于法之外用之上之安之緩之曰非我也法固如是也合之下之危之急之曰非我也法固如是也舉頹綱敝俗唯時振刷之故一懸之乎法無智愚勇怯無新奇故常一聽之乎法

陛下獨斷於上群臣受事于下行之以平平若不與天下爭勝需之以持久若旦夕不必有其功如是而紀綱不正風俗不厚則是災異之來終不可以人事消也凡臣所言皆無奇説人人能知之然人知之常若不能行則無乃臣所謂議論詖僻是非殽亂上搖

國是下蠱人心使在事者動憂後議而不得自展布哉自頃者論説交騰真贋相抵而

陛下之心始疑

朝講希

御大臣不獲奉咨勿小臣不獲極其議而天下亦稍疑

法之不必由叔論之未一也議論之末一由疑息之爲累也命爭極徽

此干行法之先又推一波議論

陛下之息疑與息忿而法之必也無日矣夫法不自行必有感於法之先者即以泰豆之法造父之習而精神不喩于六馬不可以遠御伏唯

陛下深念紀綱風俗之敝燭于災異而倡於邪説異見之徒慨然一議論破疑惑起息機酌寛嚴之宜使大臣得爲

陛下守法天下幸甚臣不勝惶恐激切之至

擬正紀綱厚風俗疏　丁丑　闕名氏

臣聞蘇軾曰。未亂易治也。既亂易治也。有亂之實無亂之形。是為難治。難治者衆人所毅視為不足憂。而老成長慮所為苦目而思焦心而畫也。今夫人之致病也有原。而治病也有術。有人于此。其飲食起居素無恙也。一旦凋瘁耗瘵盡反其常。此其中必有以受病而不能告人者矣。不察其治之之術而苟安旦夕以幸無事。必至立斃而後已。夫

國家之治亂。何以異此。今天下遼薊宣大憂虜。淮徐憂潦。吳越荊蜀憂飢饉。地震川竭。人妖物怪。在在而是。廷廟如病人。岌岌亟為之畫。而識者以為此皆無足深計。何也。天災時變。何代蔑有。夷虜之跳梁。黄河之衝決。饑饉之頻仍。一彊吏牧守事耳。臣以為受病之原。有在此不在彼者。故嘗謂今天下之病莫大乎紀綱之廢弛。風俗之澆漓。而世且恬然安之也。昔人以紀綱譬人命脉。風俗係國長短。此非細故。當今百寮奉法。四海嚮風。可謂上紀綱下風俗。而臣以為弛且漓者。竊見邇年以來。臣工異意。處士橫議。體統陵遲。是非倒置。下侵上賤逼貴。筮仕而詆朝政之闕。庶僚而操公卿之権。至如士卒辱將帥。豪右窘有司。轉相效尤。非盛世所宜有。貪墨敗節。僭侈踰制。流言煽惑。譸說殄行。同已則譽猶為茎。異已則變白為黑。或以投捐傷善類。或以傾危亂國是。紀頹綱弛。風靡俗澆。使賈太傅見此。痛哭流涕又當何如。長此不治。害將安窮。尋且移及國運矣。臣竊憂之。然皆積漸而然。非無因而至。方今恬熙既久。奸偽萌生。

朝廷之上。姑息情勝。而少赫然獨斷之意。閭閻之下。挾奸任智。而無懔然奉承之心。上姑息則法守壞。下挾奸則好尚頗。夫馭悍馬者。利其銜策。矯曲木者。致其繩墨。臣以為欲正紀綱莫如嚴法守。欲厚風俗莫如端好尚。欲嚴法守端好尚。莫如肅官常勵人心。欲肅官常勵人心。莫如正

朝廷。今法守之不嚴非一日矣。臣下相訐。彼此互爭。是非固自

朝廷也。亟者大臣引過以遠嫌。既溫旨留之。小臣侵權而沽直。又溫旨容之。正人指邪人為朋。

勅下該部。邪人指正人為朋。亦

勅下該部。此曰崇體統。彼曰開言路。

朝廷曾不出一言別忠邪明黜陟。是倒置太阿而授人以柄也。如此而望紀綱之正。難矣。今好尚之不端非一日矣。壬朋比德。邪枉任情。趨舍固在

朝廷也。亟者欲官無貪墨。而入市攫金者營遷。欲下無僭侈而

帝服后飾者不禁。上本意明公道也。而流言譸說者充塞于路衢。上本意持國是也。而投揭排陷驕人于白日。朝令而夕犯。此禁而彼發。

朝廷曾不能降一詔覈功罪。定習尚。是處河之央而自潰其隄防也。如此而望風俗之厚。難矣。夫

朝廷元氣也。紀綱血脉也。風俗榮衛也。有元氣以運血脉。役營衛。然後通流聯絡。而無底滞偏勝之患。故嚴法守則紀綱自正。端好尚則風俗自厚。昔人謂正

朝廷以正百官。正萬民。蓋謂此也。臣誠願

朝廷奮勵精之畫。黜委靡之漸。明賢奸之辨。闢正直之門。杜讒蠱之見。絕傾險之媒。毋以姑息傷大體。毋以隱忍啟侻倖。示臣工以師師濟濟之風。布天下以蕩蕩平平之政。上行下效。臂運指從。則紀綱既弛而復正。風俗既漓而復厚。雍熙悠久之治。莫過乎此。惟

皇上採擇焉

田叶海 許又論劍切言人所不敢言當是陸宣公田拾遺一流人物許許閒師

說紀綱風俗之水旱与奇論頗之事正体不必尔

正紀綱厚風俗疏（萬曆己丑廷試） 周望陶望齡 編修

今天下綱紀頹解風俗靡壞逆象成診爲灾癘民間垂白之老共相嗟異謂百年以來未嘗見此因指以爲大變臣愚莫知擇言竊謂今日之患有什伯水旱者紀綱風俗是也炎炎赫赫上亢下焦聲利焚灼愈燎愈熾金石之士解體流俗滲漉之患也膏釜高命之曰旱決遏隄防浸淫無紀象恭滔天陸沉波流命之曰潦人事既善雖有天災無害也禹湯是已如因而不更日以轉甚雖歲有大有何益於治臣不勝欵欵輒敢忘其罪爲陛下悉 陳之臣聞天下之患莫大於上不交而下不安易之否曰天地不交而上下不通也漢臣徐樂曰不安則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夫不交爲否而不安爲土崩

陛下撫泰寧之運建泰山之業何樂而令出於此君與羣臣一身也首反顧而足却心有惑而目眯今心不處形首不顧足矣朝講曠廢動以經歲章疏

情切古雅可誦可傳

批答匝月逓下或便寢閣不報臣庶皇惑靡知所繇有託身禁庭而迥若萬里況於疏遠則

非法爭法煩言上言二語最妙

朝廷之與臣工不交者一矣公卿總權臺省匡議共濟謂何耳今大臣所是小臣所非相援相訐以成曹偶下以非法爭法上以煩言止言竊簡寫律自新救火弊以彌甚或一議反覆而數月未定一語糾結而累牘不止

殿陛之上幾若訟庭大臣之與小臣不交者二矣漢詔刺史十二條大半以治不法吏今撫按監司養交持祿但拘科目不問臧否及所上考課撫按索之監司監司索之郡縣郡縣轉相告索刻牘所載半其自署黑白倒置譸然不知大吏之與有司不

四語括上意許大力量

交者二矣比者饑饉頻起上厪

聖慮禱祈齋祓勤勤至厚守令號爲親民僵仆滿目啼號盈耳而漫不爲意守令之與百姓不交者四矣兼以兵不安營伍而虐將帥仕不安官職而希捷徑愚者不安愚而效巧貧者不安貧而效富此臣所謂不安者四也上則

朝廷而迫縣令皆不交下將奚堪下則皂隸而迫卿士皆一不安上將奚堪今已極壞後當如之何哉精神不運而問紀綱紀綱不調而問風俗馬不進而策車衛不設而咎馬皆大謬也奇譎變幻日新月盛當事者治之既不可容之則愈恣懲羹監覆對而太息

極意簡練

陛下又置之不圖天下何賴焉以臣之愚觀今日之勢

皇上聖武明睿治非難成也蓋朝講具文也 召對故事也然宣 上意攝衆情天地以交臣庶以安以斷 國是則議定以甄林品則選公以彰軌物則行必高拱端議而五利附臣故曰治易成也臣聞謀國者重則法重然古今重臣有二權臣重於敵主良臣重於得主使天下窺見君相之間不勝兩絕故物情疑而執攻輕橫議滋而主威奪

此即朝廷與臣工不交又抽出一段說臣來以正而訓

陛下誠親遇輔佐與之朝夕更引六部臺諫陳策畢議二三大臣相與揚搉其可否而致行之則臣主相合以成其重而

國體日尊矣自古堂陛不交而能成紀綱風俗者臣未之聞也

陛下留意採擇敢冒死以陳臣無任激切隕越之至

許閣師報賜公許有三皆國家大計忠亦所痛遂爾惶切具日是戲事業為子孫下矣

議國計疏丙戌己丑館試　石簣陶望齡　探花湯俶

陛下深計廣覽俯納部議閔然下詔令〻群臣得人自竭國所以裕久遠救乏絶者各為奏以上臣至愚謹昧死頓首言臣聞之管仲曰利出一孔者國無敵出二孔者四隣畏之出三孔者弱出四孔者危凡出利之塗欲隘也今浮冗之費散不復收仍褺之蠹重不復反在宮庭若入而不復出在疆場者出而不復入上下俱竭而中肥公私兩盡而蠹飽盛者濮湍決者漏卮溝澮為輸帰墟職泄益不啻千百孔而已古之立國者必計其常賦而經用之于是有三年之積九年之通未聞入少而出顧反多者今無入之出歲以百萬即舊積若坻勢必立盡持以大侵故窮遂見耳如直為一切苟簡之術不過責爵鬻獄幾幸一時臣恐儉惡之餘應者將寡頃日臣萬旬取難集雖幸而豐穰新

此則深此出則患此出左供之近乎

言邊事懇切

稅舊逋亦易併責即使能輸百萬之衆固不足償也聖王賢公卿當御布澤不以此時大懲其舊而痛洗之徒廩〻組綴如小夫有朝不夕有今無備恐非帝王計百世垂長永善事完算矣臣請言其大者今天下事有當亟為而不敢為者有當亟已而不敢已者二者臣所謂大蠹也二者不大懲不痛洗雖計然駢足立無救于事所謂當亟為者邊事宗藩也方

肅皇帝時財盡于戰士死于虜四方騷然而帑藏詘然財盡于戰則士富也士死于虜則習戰而多勇今財盡于歲繒而士死于掊克分國半賦給之貪不止奪士半餉予之盜不息夫虜豺狼也飽則愈噬彼恭戰而求益賞邊臣能與之抗乎邊臣披靡而求益餉計臣能弗予乎前事不節而至于此矣後又將奈何方六國之事秦也彼而知割地之費而必出此者弗能戰也誠

於于取虜

此一段令邊事

為六国忠計無如戰今雖名臣畜虜其實奉之形非割地已僉吾地之膏腴堂〻天朝下比六国建藩總鎮者皆自謂干城曾無一人耻之臣竊惑焉夫忠憤愊臆之士非寡也其與不敢出口者兵不練而備無具懼首事之畧也然延綏楡林之間已日〻中虜戰形成矣臣以為宜慎選撫臣大帥責以訓練大要以必戰為主而無遂絶虜弱謹與之約勿令有益小寇則裁其賞大寇則絶其貢虜或者悔禍而貪漢物未敢遽自決益以其間厲兵屯牧萬一猶可捍禦乎如蹈此不改日益月長使毫夫一當騎虜牧堅卒疲〻禍之及也何日之有哉然而當事者勿敢議猶曰難為也至于宗祿之告詘其不可繼人〻明知矣往者陛下親遣給事中徧行諸王国問便宜事報命既陛而議俱寢何也〻下賜曰裁之易譁也縱之易憤也而又有所憚制之然

此一段命宗藩

擘畫甚善

責歲君相尤洋要領

則借令今諸侯有強若漢七国者將遂聽之已乎夫中尉以下皆屬也罷其未封者而漸及其未襲者又不徒罷之而少為之業材者獲仕而壯者獲耕奚患于譁為齊民即有司以齊民制之奚患于橫變而通之以保我子孫奚咎其悖然猶左右睨而不敢勸臣誠不得其解夫諸行省藩牧者數歲而徙為諸邊督撫總兵者數歲而徙得徙而已不顧後害至若君相當為百世計慮何委何待而直以旦夕為事易曰剥床以膚臣以為二者之勢棘矣縱欲苟旦夕近利然不亦泄〻于此也夫

陛下所欲講求者今歲之急務而臣誦陳說規遠事恥效于歲之後誠知其計必無當然二者不治財終難生故願

陛下少留意所謂當亟已者內外供費也夫人主子養天下…

此一段論內供

與天下易侈嗇易豐則用大壯損則享二簋自郊祭重事猶可
減損況奉養好用之間哉衛文公小國諸侯也其遷邢丘冠大
練衣大布躬自菲薄故轉徙之餘伯功復振其富也騋牝三千
詩人稱之今以
陛下明聖當時之艱儉非難為也夫一餐之費當中人一家之
貲大官所進六宮所需日以千金
陛下誠為民故自貶損弟減半膳而日得五百金矣金花百萬
本以供武臣奉祿各邊緩急于是焉取正統以來始為御用今
取者已有浮溢而進者多出移借舍急就緩又非計也

此一段論外費

陛下即不能遽如 祖制悉推而公之宜且捐數十萬寬眉睫
之困而又下 詔令諸司無廝設計弟使各覈所司者誰為冗
食當去何役非亟當緩有用一而糜什何者當除何者寘止矣

渾化刻兩鑄錢頭中語

而費尚存當罷令戶工光祿太僕虛實相通也緩急相權也庶
其稍濟乎凡臣所陳者非欲苟一歲已也今歲即粗給明年復
然後年又復然以三百餘萬之入而歲支四百餘萬之出必瓦
爍為金江海化粟乃無患耳不然臣不知 國家何恃而恬嬉
若是故不重邊帥不議宗藩不節內供不革冗費不裁省百

收煞勁健

萬雖有太公管仲不能為
陛下畫半策臣豎儒也何足以與于持籌之數哉臣不勝憤激
惶悚之至謹昧死頓首以
聞

議國計疏 萬曆己丑館試

弱侯焦竑 狀元修撰

閣師許頴陽公許入議論可行不為空談

臣聞善為國者常欲使財勝事而不使事勝財車馬也事其
所載之物也載物者必馬輕其車車輕其物馬有餘力車有餘
量然後可以涉泥塗而不潰馳峻坂而馬不蹶今四方之財莫
不盡取民力詘矣而齋用不足平居無事猶難自贍事變之生
復不可測是敝車羸馬而引丘山之載也論者曰急治其標
緩治其本今財用幾于急矣臣竊妄論當議者有四當節者亦
有四輒畫一以獻其稍為苴補其他人所嘗言者不敢復贅一
曰議采鑛漢吳王濞國于全吳今江南二淛閩中是已其地不
謂不廣而吳之齊氏未有賦也唯即豫章山鑄銅煮海水為鹽
而吳之金錢充滿天下國朝銀場碁置星列在所而是頗時啟
時閉徒資姦民國未擅其利也頃易州編戶以請臣以為推此

議利及采鑛可謂析秋毫矣

類當悉開之但欲擇廉幹之吏部署得所此於民無絲粟之損
而于國有丘山之益上操利孔下杜盜源小民又得衣食其羨
是一舉而得三善也比見郡縣督責鞭笞民不堪命而灌輸京
師者不能毫毛乃山澤不貲之利或屑越而不顧以為非計故
不勝拳拳二曰議閑稅國初有商権無舡鈔宣德中設鈔關者
有七有都稅有宣課有司局有分司其稅有本色有折鈔本色
鈔歸內庫折色銀歸太倉其大凡也內廷賚予之需取給別孔
此獨資歲時鈔賞而已鈔法久廢雖朝廷時以充賜無裨實事

以金錢易鈔誠國家失計此議甚當

又主者以歲入金錢易鈔以進此以有用博無用也
祖宗朝曾屢改折色以助邊需事例具在今儲偫殫竭臣以為
宜從其例盡解折色歸之太倉便三曰議贖鍰國朝諸司舊有
贖鍰法古束矢鈞金之義以備荒賑後經用漸虧法取一切乃

切中今時吏弊

言言有實政

令撫巡撿括解部願解者什三留者什七第充囊橐之入若問
餽之資而已今旱荒半于海內乃損贖賑饑者何寡寡也蓋士
習大壞知營身家不知有民瘼知急交游不知有吏戢即稍知
自好者以寵賂公行勢難獨立有相隨而靡耳臣欲申明萬曆
八年之令撫巡互相勾考務見諸司聽斷幾何入贖幾何支消
幾何餘悉佐太倉之急一不得以脂膏潤屋一不得以帑藏市
恩漏者聽人察舉必法無貸庶官邪可清而国亦少得其助四
曰議內供国初金花銀歲額百萬原供南都武臣俸入各邊緩
急間取足焉後從南改入內帑自給俸之外金錢粟帛茶蠟之
類半需御用蓋逼然舒縮期于濟国而止非獨為內設也比後
增買辦二十萬金此因事而增事辦則止尤不可以為常者今
公私兩貧無復措手

論內供是當今理財要務言極痛切

皇上沛然盡捐之外庶哉少濟而猶然封殖如故豈
皇上以內帑之財為我之財而外廷之用非我之用乎災漢少
府水衡金錢宋朝藏奉宸諸庫名雖積儲寔備非常軍興賞賚
則發之災荒賑給則發之三司用殫則發之明道中有司以用
不足告仁宗曰国家禁錢無分內外盡以助經費也
皇上聰明特達豈後仁宗誠即其言思之盡出私藏不以自奉
一復国初之舊制覈辨名目斷自今始不得復進豈獨理財亦
可貽德語曰涓涓不塞將為江河夫不窮財之所歸第浚財之
所出如以水實漏卮何異況水旱頻仍上下交困非痛自檢節
即選桑孔之徒授之握算無能為籌矣夫內有供需外有祿廩
遠有日肆而不肯抑之驕虜近有日益而不可已之宗藩固也
顧遊賞宴賜倖戚近幸無名之予不經之費獨不可減乎工匠

核括利病殆無遺美要僅筆不得擅其美矣

廚庫旗校勇力名存實亡虛靡廩餼獨不可覈乎褰金陵蘇松
間有織造今靡歲不供而又益以澤潞之机杼不可輟其役乎
歲賞羌胡如奉驕子督撫諸臣猶請增給日引月長虧国計啟
戎心不可亦以節乎臣觀紈綺之子尋常飲散略不厝意及朋
儔戕獲蠹食殆半一旦覺悟猶能苟完則世無不可理之家故
也衛文公窘急之秋布衣帛冠振勵洗滌卒克有立方中之詩
至今美之以
皇上全盛之天下奮然有起敝維新之志其不轉匱為盈易弱
以強無是理也惟加意垂察

田館師鎮台公肝
經〻百言痛快時事不獨其筆力工也

中興保泰八事　疏萬曆乙丑館試　弱侯焦竑　狀元脩撰

国家二百餘年承平無事議者皆曰已治已安矣而今日之天下乃有不然者灾變異常人情洶懼百姓困窮盜賊將起宗室衆多貪不可以為生吏虜倡獗朝不能以保安言及根本最可痛悪然而理亂安危之機不在四方而在廊廟愚生乃敢以中興保泰八事為

此段論保聖躬

當宁芹曝之獻詩云纘戎祖考王躬是保凡游幸射獵之事馳逐沉湎非所以為養也夫家累千金坐不垂堂况萬乘之重乎是則聖躬之當保者也

此段論早視朝

礼曰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釋者曰視朝而見群臣所以通上下之情聽政而達路寢所以决可否之計是則視朝之當早者也自古盛德之主未有不以講學親賢為務者必也日講月講務循常期因以延見群

此段論御經筵

臣切劘治道則所聞皆正言所接皆正人學有緝熈于光明聖德日新又新矣是則經筵之當御者也古者豫建太子所以重宗社也太子既立則有臨莅之位有朝會之儀所以萃人心而昭軌度惟　聖謨獨運深思

此段論正国本

宗社根本之重早定東宮儲貳之位以繫宇内之心是則国本之當正者也天雖高遠日鍳在下人君舉動以礼則福祉

此段論畏天命

随臻一有私僻則咎殃必至影響桴鼓莫逾其捷是則天命之當畏者也民惟邦本〻固邦寧今天下民窮財盡水旱相仍家無擔石之儲門有催徵之吏典田拆屋賣男鬻女如是而猶需

此段論恤民瘼

索不已老弱轉徙而強壯者相聚為盜是則民瘼之當恤者也

此段論法祖訓

治道不必遠引前古在于善法當世之成憲而已何者先人立業其更事也詳其防患也深其謀慮也遠其立法也密故子孫承之自可以世守而無弊是則祖訓之所當法者也古之聖王莫不以儉為貴尭稱茅茨土階禹稱卑宮悪服漢文身衣弋綈足不履舄惟省財以養民故朴

此段論崇節儉

素以為天下先耳不然一有侈心則蕭然煩費尚餽餉稍缺則度不充患伏肘腋豈直司国計者之憂哉是則節儉之當崇者也

廟堂之上誠當留意此八兼則正　君心以正朝廷正　朝廷以正天下将咸三登五之治復見于今日又何岌〻然憂時事之傾危哉

皇明館課類集　卷之二　疏類　十八

正人心以定國是疏　　昭素黃輝　編修

臣聞國之有是衆非之所惡也衆惡之必衆指之而天下之公
論不可以旦夕卒搖則必探人主之微而擬其郄隙有可嘗即
樹黨而盍務疑之疑雖不必遽行且以根柢乎其中而徐滋萌
焉以收其悪賣于是乎以是為非以非為是〻非殺乱心目回
惑令人主前却于岐旁而樂策无適之也邪謀昌而國事非矣
嗟乎人心之不正搖〻至此即正人君子不保其是又况乎容
容悠〻者臣每讀史書見如此世事嘗發憤歎息不意遭
陛下之明而人心傾嶮國是捏杌乃有甚于臣疇昔之所憤歎
者也然臣竊怪
陛下操正人心定國是之權又有能正能定之資而不早為必
正必定之計者何也

陛下亦嘗數下德音業謂洞燭其奸矣而臣敢謂
陛下不為必正必定之計者言然而意表必然是故指黠蔽而
罪不赦也賞罰者人主之左右手也罰不蔽罪雖賞不勸賞罰
无章雖忠邪日辨而天下莫之敢必以謂上固且自疑也夫
宗社大計　陛下所自裁定又再三明亡它何嘗為僳以待宵
人之探中即不中固宜妄意探也然罪之裁如是而已且其初
固且留中也夫留中者兩存之見非獨斷之道也當断不断則
侻倖之利重而不患重得罪將何憚而不為恐邪人微
陛下之隙從此不衰則宗社何賴焉以　陛下之聰明英毅非
難獨斷而樂兩存盖天地之量有容无棄以為言而當固大善
即不當隱之何害彼但見夫切直規刺与窺伺携問之說同類
而中留之則不謂不屑而謂其半存意者陽護其迹而陰有所

待或一旦而復觸乎此吾可間入而先自為地故傾排詆毀之
智胥是焉滋白璧可點鬼車可見而似是之說自為不可破以
舉于一逞何也兩存則真非者先所迫而似是者有所穴此適
秉所算耳又何怪焉臣覌象恭孔壬讒說震驚自唐虞而有惟
堯舜不示之以隙故无惟得无疑其是而邪凶坐廢苟曰是且
亡害姑兩存之則　陛下處堯舜之世將不流共工放驩兜端
拱而視其殄行耶天下無所是則無兩非雨露之亡擇樣棘猶
松柏耳天胡爲用霜雪爲也方今災異頻仍疆埸交貨公私困
竭良可哀痛即白圭之五尺陳蕃之三室石碏之六逆僅兼有
之而幸未即効小人不石畫固也奈何自上搖動扎伏戎巧發
貝錦繁興朝夷暮蹻不患无詞新進不勝其舞智而老成漸詘
此何等時也臣以為不啻詩人所称鬼蜮者何也鬼于幽蜮于

沙猶有藉焉今直以畫陸行之耳然根柢大都則
陛下所云　宗社大計而妄欲隙之者罪為寂其党与翕訿以
是為非以非為是大指咸傳是而起一故舍其技蔓而直窮其
搖脣之机以為國是顛倒繫人心邪慝所関于理乱不細頋利
口似信恐非深宮獨思所能辨悉
陛下誠有正人心定國是之意請日
御朝講僉咨而獨断早決大計務絕疑隙賞是罰非各如其功
辜而止一切破留中兩存之見以還于堯舜之命討毋使堂〻
國是万一為群非所中則　宗社幸甚天下臣民幸甚

正人心以定國是疏　　　子正馮有經編輯

臣聞國之有是衆非之所惡也是与非不兩立匪明主疇能定之唐虞闢門求善卒不使驩兜與禹合並犢而陳成周笙匪乞言卒不使管蔡與旦奭同曹而議故書起之風奏而翼翼之猷顯迫其季也訛言遂起邪議横生詩訛之曰癸言盈廷誰敢執其咎又曰如彼築室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故一傳衆咻甲可乙否以乱國是非盛世所宜有也臣伏見邇來建議之臣連章累札好以新進而詆老成以卑幼而誹尊長輕國体而莫恤干清議而不顧若此者非實為國奉公者也又非真知灼見奮激而為慟哭流涕之譚也害事者詆毀時政以賣直而指是為非汚衊者排謗大臣以博名而毀忠為佞劾一人而欲其務去也則極力醜詆而汚衊之建一議而欲其必勝也則多方强辨而撫飾之陽若為公而陰以修怨則訐其曖昧不明之事以中傷之朝為管鮑而暮為牛李則舉其生平心腹之語而播揚之行或犯乎衆怒惧異日之必露也則假建言以為之地政不協于輿論恐左右之議已也則故先發以制乎人蓋人心先壞而後横議随之國是之不定職此之由矣夫國之有是入心所共是也心是之而復非之卒以乱國是則是其敢于无忌憚而妄言之罰輕也賞罰者人君激励人心之大權也傳曰呉王賞諌臣矣然而静言庸違必擯巧言孔壬必斥未有兩是而並存者

皇上咨諏善道奬誘雅言即有一二不當者夗寬宥不遽罪譴德意甚盛然非所宜施于妄言者也如不别其言之是非而一意優容之听言者既煩而建言者亦已被言者蒙垢而訛言者无罪則誰不可肆鑠金之口矢鼓簧之舌攻操戈之術而恣教石之誅乎乃今之奏事者類曰風聞夫風者傳之風謡也聞者得之耳聞也而以繫空影響之説槩託之乎風聞于是餙多偽為南箕成萋菲為貝錦朝廷舉動何以傳信于将來老成名節或以見毀于一旦及其敗也小人又得藉口以逃罪焉此非細故也　國家之制非臺省諫臣及軍國大事不在此例誠慎之矣且非徒如此也當今之可慮者莫大乎留中留中者則疑之端也小人疑其計之中而長其奸君子疑其中小人之計而不安其位而究也或不覺為小人之計所中而疑君子甚而來小民之巷議駭海内之觀睹非所以為子孫萬世訓也今留中之奏下矣而妄言之罰僅如是而止夫淫辞邪説慘于夷狄毒于猛獸正法所必誅春秋所不赦矧于　君父之前淆乱是非肆无忌憚者乎如是而寬斧鉞之誅降雷霆之威是驩兜不放于虞廷管蔡不誅于周室也臣故曰妄言之罰輕也臣愚為正人心定國是計則願

皇上大奮乾剛剖賢奸明賞罰下留中之疏嚴風聞之禁以易譊為忠化枉為直詭随无良不得售邪説横謀无所施泰道清夷垂之有永抑孫叔敖對其君曰君臣不合國是无由定矣

皇上信任宰輔優礼老成心膂股肱古所恭覩傾深宫之内若隔九閽一名而外罕接其面人之邪正事之是非筆札所不能詳章牘所不能載誠于　朝講之礼間月一行四方奏議面賜裁决庶几上下同心中外一体再見唐虞三代之風則人心自正而国是自定矣臣愚幸甚天下幸甚

正人心以定國是疏

得全莊天合

臣聞國是匪輕人心罔極故天下之患莫大于是非之不明而
人食饕險詖之夫務習非以勝是也以臣近觀時事持議建白之
臣咎懷一切國是靡所底竊自感憤嘆息念
聖明在御公卿百執事肅肅在列諸所規恢注厝御以朝廷之
紀綱行以天下之公論上獨制而不疑下共承一而不貳天下
事誰復可議者而至有貪饕險彼之夫出昌邪謀競相鼓扇搖
國本而乱朝綱此豈非人心之変世道之憂哉匪誠一愚不知
其故輙妄意所以陵遅変之不以為國是人心惟
皇上所正定耳而夫人欲善之心不勝其欲利胚胎醞釀不可
端倪譬則逝水東懸非有以隄防之則不止故夫優容含濡徒
崇惇大之規而不見是非之寔非以習天下也往者

主上臨御十一二年間群臣争自激昂思以比美朝陽之鳳
主上為明褒其是而顯斥其非天下凛然益奉其戒迩数年来
持牘上章者豈必无人而要之半以附名没利修郄市私乃朝
奏暝而夕露其底矣即
陛下亦豈不時厘戒論
明旨與存而群小紛紛愈以无忌彼方謂前无触忌之虞後有
梯榮之望雖復傾危動衆黨附株連包蔵禍心恣其毒螫优計
且為之也則臣所謂優容含濡非以習天下也臣竊為人心國
是計以為人主所与天下公共者惟是非所以獨衡是非者惟
賞罰賞罰者彰善必明罪状必白然後能統一倫類照臨百官
于是乎戒惧而不敢易紀律也今
陛下即謂言者是耶固當不吝旌異以風天下如古者粟帛之
賜書弦之佩夫誰曰不可即謂言者非耶是
陛下固已洞燭其奸中外固已明知其罪遠以汙青史近以辱
朝章苟操三尺以議刑誅惟法是視顧奈之何置不問也夫莅
寔與嗟于衖巷貫生夼論于競諍前事不忌古今所鑒今是者
未必可異而一切姑貸問以寝閣彼鬼蜮之奸狐鼠之跡盗
不思擇廢蒙虎以叫囂乎借劍之舉乎是人主自
狂狡者逃寬譬之斧也夫明者事之鏡也断者事之决也賞罰
者所以運至明而彰至断也
陛下誠振夼乾剛惟克果断必不以一夫之煩而廢宗社之訏
謨必不以弘覆之恩而緩披猖之明法雷霆擊于不測英畏表
于四方小大之臣其不回心滌慮臻于師濟者未之嘗有語曰
誰敢不讓敢不敬應斯豈非

陛下今日事哉若乃元良早建就傳青宮　九廟神灵寔所想
望即今國是之大无出于此暴　陛下已久涣　德音来春将
及而藩臣外吏不獲与聞　聖諭遂妄意揣摩
陛下如不速名諸司議行册立以副人心對天下必更見形疑
影横議旁生彼覬覦非分之徒比周而進恫疑虛愒亦復何所
不至恐人心終不可正而國是終不可定耳故今
陛下上以奠安　宗社下以慰悦群生遠以示万世之仪刑近
以見明良之一德惟兹儲位未可久虛臣有踴躍春風討観盛
典是又
陛下所為轉移人心之一大机也臣見微識浅因事滋衷謬陳
一得仰惟
陛下垂照臣无任悚惕瞻企之至

薛文清德溫公評 文主雄武主壯表家法也斗作排林排廣豫辭壯麗氣雄健若陳兵涿鹿之野雲鳥上下而創戟奇雪花奇現狀

賀平胡表　　　素蔡卿　緝春坊芬書

伏以御筆夷以安兆民紹續百王之正統恭天命而討有罪掃清萬里之殘胡方旄鉞之一麾遂妖氛之頓息懽騰寰宇慶洽臣民恭惟
皇帝陛下道合軒堯德兼覆載仰觀俯察徑夫天地之彌綸內撫外綏同于日月之臨照雖域中之大無一物之不得其所而荒服之遠咸並育而各遂其生普天同戴於皇仁率土均沾於聖化惟茲索虜敢抗天威阻窮朔以跳梁與同類而讎殺錫封須爵朝廷既盡於懷柔結釁怨鄰醜類益深於狼戾不揣已而安分輒背義而辜恩逞欲無厭稔兇滋甚由是
皇心震怒天討肆加大集六師躬駕禹乘揚旌絕漠風霆馳迅整之威斬馘北庭犬羊成傾覆之勢一鼓而虜兵摧衂再進而種落奔亡如建水而走瓴如振枯而拉朽腥膻為之蕩滌沙漠為之肅清大明兼照於遐陬需澤誕施於絕磧旋師飲馬撫順附而輯邊陲振旅龍荒息烽燧而罷斥堠斯皆
聖謨之宏遠神斷之剛明建國家永世之功為社稷無窮之福臣某等職居留守心切傾馳仰
綸綍之渙須效嵩呼而進祝抃舞同於兆姓上期
聖壽之綿長頌聲播於萬年永賴
皇圖之鞏固

近日平胡表多祖斗語惟君是為獨創

解學士大紳公評 嘉穀之瑞形容如雲詞呈時事既且切工徵以往稱絕响

賀嘉穀表　　　東里楊士奇　文貞公

伏以
皇明景運昭日月之光華盛世嘉祥應歲年之大有至仁所召率土騰歡恭惟
皇帝陛下德合上天功高前聖大一統文明之治建萬世太平之基六合八紘載
皇恩之化育千祥萬瑞皆
聖誠之感通維茲嘉穀之生允協豐年之慶粲粲莖於一本垂垂實以駢枝雲萃星聯茂挺挺之峩峩日耀鱗聯粲金穗以煌煌三農咸瑞應之惟四海共豐登之喜既堅既好樂甫田之十千如櫛如墉讀實積於萬億誠本
皇上聖仁之盛運是以昊天靈貺之昭孚寰宇生民際雍熙而富頊國家宗社長隆盛以奠安臣某等恭覩禎祥切深惟忭民康物阜親逢
聖朝九敘之惟歌地久天長仰祝
皇上萬年之洪福

巡狩及平胡回　鑾百官賀表　楊士奇 八學士

解學士春雨公評：俊語氣節清之彈之動人

伏以巡狩省方舉帝王之盛典回

鑾振蹕煥功德之大成八表清寧萬方維戴恭惟

皇帝陛下聰明睿智廣大寬仁奉天勤民秉至誠之純一繼志述事溥德化于雍熙尚惟親歷于撫綏肆用肇稱于巡省兩京弘建瞻日馭之輝煌萬乘吉行霈天恩之洋溢

聖仁篤近而舉遠

神武除暴以安民　天討用彰奮風霆于瀚海

皇威所至廓氛翳于陰山神靈煥發于嘉祥孽虜莫逃于遺類盡雪漢晉唐宋之恥永隆

國家宗社之基六師咸奏于凱歌四海遍騰于歡頌雲承

翠華迴

龍御于九重星拱

紫宸上

天顏之萬壽臣等忝班朝列喜切嘘達

聖治神功仰昭明之如日瑤圖寶曆祝悠久以齊天

漢有白登之圍晉有青衣之辱唐有胡兒之亂宋有金虜之難觀此頌讚四朝(?)六朝

進歷代通鑑纂要表　　李東陽文正公

謝文肅方石公評：莊厚典雅渾涵中正昭爽蘇長公文字轉折用神者也

臣某等恭承　先帝勅旨纂修歷代通鑑纂要今已成書謹奉

表上進者臣東陽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伏以世有古今史冊鑒興衰之迹聖無先後文章昭作述之光事或因舊以為新辭則似輕而實重司存筆翰道切規箴寧辭寸晷之多圖效萬分之一欽惟　孝宗建天明道誠純中正聖文神武至仁大德

敬皇帝陛下燾運堯文聖躋湯敬求多聞於古訓發煥命於群臣謂先儒綱目之書本明正統顧上古帝王之世未粹成編下逮宋元尤多卷帙盈箱充棟寔繁四庫之藏旰食宵衣豈有三餘之暇親分義例預錫名稱寒暄閱二載之期朱墨更數人之手攀龍髯而莫逮撫蠹簡以增悲不敏是慚無功可録茲蓋伏

遇　皇帝陛下英明出類剛健居中上同舜哲之重華下軼啓

賢之繼道實録方修于金匱餘功載續于汗青非徒撮要以刪繁抑亦要終而原始政必稽其得失行必著其忠邪詞雖省而事已該人既往而言獨在博采諸家之斷略致商評間陳一得之愚代為講說法多從舊理貴折衷不求敵力於難知務期開卷而有益肇呈首帙進讀經幃漸底終篇告成寢廟臣等或躬承神授或續奉　宸音心微河嶽之涓壒識陋海天之蠡管治鑑開英皇館局而成于神宗之初政要本貞觀君臣乃輯于開元之世矧茲庸劣詎免稽遲幸惟往哲之粗償敢詫前時之未有伏願聖不自聖益弘作聖之功新又日新茂著知新之效考治亂存亡之故為賞刑黜陟之規主善為師豈謂借才于異代建中制事用能垂裕于後昆謹以所修歷代通鑑纂要九十二卷目録凡例一卷共六十冊隨表上　進以聞

纂修條例如在目前

通鑑纂要次序分而成于憲宗之世故引治鑑政要二事来比何等切當

擬文雖新公評閲摩宋表神情派宗綱述不作以操控故安為尚所采塞良將洽古風家之矣讀書味作緯有唐宋之風

擬憲宗純皇帝實録成進表　圭峰董　越文僖公

臣其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臣聞堯德難名允賴文章之著禹功惟敘實昭典則之存矧鴻休必待乎鋪張故燕翼莫先乎繼述古今一揆先後同符欽惟

憲宗繼天凝道誠明仁敬崇文肅武宏德聖孝純皇帝聰明睿智文武聖神一統華夷樂堯仁之天覆萬年郊廟昭湯敬之日躋聲教訖于海隅人文化成天下兩宮至孝備極尊親一日萬幾憂勤宵旰資經筵以緝熙聖學重科目以丕闡皇猷隆儒增八佾儀文閱武作三軍銳氣詒謀

聖子文華之大訓是編監觀前王宋元之綱目云續乃若優恭仁康定之號于

昌帝寄藩垣屏翰之重於諸王興滅繼絕而四方歸心北伐南征而群兇授首每衰矜乎庶獄恒優禮乎大臣出內帑以益邊儲發太倉以資荒政二十四年無日不朝

宸極百千萬國無地不入版圖是皆古昔之所罕聞豈直今時之所未有不幸金根晏駕玉几忽憑萬姓攀號痛遺弓之墮地八音遏密傷有暫之在庭肆惟

優對如寒蛍之骨

皇帝陛下膺曆數以握乾符繼大明以熙離照敬承禹道咸歌夏啓之賢丕顯文謨共仰武王之孝維新渙號求舊用人仰聖神之於昭孝思無已懷庭止之陟降著存不忘欲大彰聖德神功爰命啓木天金匱曹分內禁札給上方若繫日若繫年雖繁不厭君記言君記事雖小不遺下至善惡之監戒攸存今古之綱常攸繫罔不畢分類聚博采兼收付史職以效編摩屬總裁以公去取肇自戊申三月訖于辛亥仲秋恭成

編摩之古不具

王閒金鼎不琢而文

憲宗繼天凝道仁明誠敬崇文肅武宏德聖孝純皇帝實録若干卷寶訓若干卷凡例一卷上進臣其等才輕橫線見小臨雜素乏三長若管窺天而蠡測海庸擬一得庶山藏疾而川納汙雖莫罄於名言幸少垂乎睿覽臣其等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隨進以聞

閣文端/靜夫公 評 回六/實泉/思環/深填/塞圭/峰閒/華勝/句奥/秀而/文何/滋熟/長公

建儲賀皇太后表

圭峰董　越 文僖公

伏以厚載同坤，夙仰徽音之有繼；重明出震，實由合德之無疆。
前星拱帝座以流輝，下土望慈宮而稽首。恭惟
皇太后陛下仁慈恭儉，光大含弘，作配
先皇，咏好述於伊昔；尊居宸極，隆大孝於當時。螽斯衆樛木之
仁，麟趾應關雎之化。天維立子，有殷斯勿替其歷年；帝冑造周，
后稷乃誕彌於厥月。矧出軒龍之正位，允符禖燕之休徵。喜溢
重闈，豈但含飴之有日；慶流九廟，實維主鬯之得人。是皆
聖母垂休昌後之嘉符，
皇上純仁至孝之丕應，而非偶然者也。臣等躬逢盛事，叨列清
班，當誕告於多方，已不勝其懽忭；適渙汗乎大號，敢獨後於蟻
誠。伏願篤祉百靈，發祥萬世，咏思齊於周雅，地與久而天與長；
歌斂福於箕疇，星重輝而日重曜。臣等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
營之至，謹奉表稱賀以聞

唐文裘/實任公 評 瑗柏光/季五色/壽鉍墨/擬碼景　館恋表/翹日暫/麗庠空/不收　光彩/句目　舜時景/雲見作/歌曰卿/雲爛兮/乩漫漫/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

賀景雲表

子淵陸　深 文裕公

恭遇嘉靖十七年九月十九日景雲見，皆臣等誠懽誠忭，頓首
頓首上言。伏以太平有象，雲呈五色之奇；皇天景垂，霄漢由
聖人德至。
聖壽無疆，慶動千官之祝。惟
山陵事竣，前聞入爭快覩，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道通玄極，德合神明。奉三無私，永為民物之主宰；應
五百運，達觀禮樂之會通。嘗謂孝莫大於享天，乃若孝宜先於
嚴父。爰求典則，用究精微。四郊
九廟之鼎新，
三祖七宗之對越。崇禋大室，肇啓明堂。配享之禮將行，感應
之機先動。時維季秋之月，日臨巳丑之辰，有雲自天，浮空抱日，
非烟非霧，氤氳璀璨以為章；如囷如輪，舒卷悠揚而有氣。適當
丙巳漸向明離，戰干戈於四夷，如颺露亦兆子孫于千億。蓋取
雲仍，矧王相悉合於土行，迺休滋方進於水德。列詩書而無愧，
寫琰琬以增輝。天亦何言，人皆有目。雖傾海嶽，難既揄揚。
皇上方且謙讓於未遑，惟祈默報禮官，遂竭精誠而固請，俠月
始從。此大聖人之所作為，而古帝王之所未有者也。臣等徒深
踴躍，莫致涓埃。感覆載生成之恩，焉知帝力；仰流通契合之妙，
祖識天心。堯望方隆，企昭回於紛郁；虞歌載續，揚爛熳於風声。
瞻丹陛以蟻旋，下彤庭之虎拜。自天有命，紀至瑞于百僚；望氣
成文，護真龍於九五。臣等無任瞻
天仰
聖欣躍之至，謹奉表稱賀以聞

陸文裕懋山公評：不讀許而業不數讀而工卓有宋人風度

頌颺稱積不減柳柳州風起

元旦禱雪有應賀表　　公謹夏言　大學士

伏以神功丕應，歎大度于元辰；玄鑒孔昭，錫嘉祥予獻歲。感聖心之協帝，渥皇極以保民。瑞雪及時，與陽春而偕至；皇恩徧物，並天澤以旁流。知朝野之同懽，見天人之相慶。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德超邃古，道合重玄。御世康人，欲萬物各得其所；閔農重穀，以上帝好生為心。頃因時澤隅愆，既屢勤于齋禱；既而聖衷愈勵，乃曲盡于焦勞。力拯民艱，竟回天意。飄瓊積瑞，覩脫雪于階前；委潤流膏，殄遺蝗于地下。農祥是兆，占萬國之有年；帝力何知，賴一人之有慶。臣等職慚和燮，望切瞻依。仰荷鴻鈞，懽同雀躍。伏願堯天浩蕩，應寶曆以無疆；舜日光華，慶嘉祥之有傚。歌萬年而薦壽，覩六合以同春。臣等無任　云云

王太史釋欽公評：語情事則音容歡揭，骨盛典則宮壺生春，每披之未嘗不三復玩也

擬大昏禮成羣臣賀表　　魯南陳　沂

伏以天行至健，惟用地以弘功；地道無成，必代天而終物。故大禹以塗山而興，夏高辛得簡狄以生商。道切綱常，事關廟社。茲隆大禮，幸覩曠儀。朝野同懽，神人胥慶。恭惟

皇帝陛下天運更新，乾元資始。以元聖之資而潛心恭默，承大君之統而體道謙沖。儲位昔居，孝友早聞于中禁；御壚繼倚，明昭即鑒于先王。顧此大婚，尚稽遺命。未遑屬于時，乃竟虛位于長秋。適者遵重慶之慈闈，徇羣臣之固請，乃求閨壼，用御家邦。靡及諮詢，道上謹皇華之遣；不安寤寐，宮中煩荇菜之思。蒼籙兆祥，淑媛預生於初載；黃琮納吉，聖配已行于大邦。六禮備陳，三辰允協。舟梁既造，迎迎于渭洛之濱；車輅相輝，乃釐降於潙汭之所。儀昭壼範，容儼褘褕。肅捧金函，弘開寶冊。淑氣來乎黃道，喜亨益盛于先朝；祥雲覆乎紫微，知前星巳兆于今日。樹途正位，葛谷刑家。徽音克嗣乎姜任，內則尤關于向孟。人倫以敘，王化攸存。託關雎正始之風，具鳧鷖太平之福。明廷化理，藉陰德之無窮；法廟精禋，賴宗事之有主。臣等與瞻儀典，俯聽冊文。祇奉二尊，莫伸萬慶。伏願至德符于元造，求賀清寧；仁恩及于海隅，不聞怨曠。風教有本，達麟趾于萬方；嗣續無窮，衍螽斯于百世。

擬大婚禮如鈞天廣奏洋洋盈耳

王太傅荆石公許此公不滿又素存立朗事業於論文章當是名家只知此未淺審步驟樓台方登非往生級拾者可問其藩籬也

進承天大誌表　　叔大張居正 太師文忠公

臣某等欽奉
聖旨纂修承天大誌書成謹奉表上進者臣等誠惶誠恐稽首
頓首上言伏以
王業始基而弘一統丕昭長發之祥　聖人受命而撫萬邦茂
應中興之運　動華協德謨烈重光爰彙輯以成書用垂貽而
作範竊惟帝圖肇啓固錫祚之自天王氣獨鍾必毓靈之有地
黃帝本軒丘而立號神農由姜水以宅尊姬籙將昌肇豫培于
豐芑漢基既建念乃注于枌榆振古如茲于今為盛惟
承天之封域寔南土之奥區禹別荆州爕鶉火而幅員斯廣熊
開楚甸標楠木而疆宇滋雄川嶽儲精貞元漣會我
睿宗獻皇帝聖脩王度邁至德于周文

大橫溢文帝事用須世廟樞切

此須世廟祀承天事斷說向鑿述上有步贱

慈孝獻皇后內治母儀嗣徽音于太姒胙之赤仕王此大邦式
國刑家根本布二南之化積高崇厚謳謌繫四海之心乃基襄
命以維新聿肇鴻休於有㪚恭惟
皇帝陛下慶承燕翼期應龍飛握溫洛之貞符嗣膺寶曆協大
橫之吉兆入御瑤樞遡懷佑啓之洪恩特崇尊崇之曠典顯光
而揚大烈丕振先猷建皇極以敍彝倫適追大孝追慈宮之南
祔勤御蹕以躬臨卜吉壤于純山廓新規於舊邸帝暉下燭騰
周詩夏謗之歡天藻昭回軼過沛橫汾之咏聖澤溢江而洽漢
皇風動邇以及遐至若禮文樂器之掌在祠官及夫爻囿甫田
之貽諸世守閎謨偉蹟皆古昔之稀聞大賚隆施蓋臣民之殊
遇匪表章于今日曷炳燿于將來顧守臣纂述之初雖塵御覽
而紀事體裁之謬未當淵衷豈謂繆微寔將有待屬以昊恩俾

佑降瑞潤于山陵緬惟世德亦昭切孝思于怙屺遂須渙號申
闡賁文宥飭宏開簡儒臣而載筆嘉名煥錫勞宸翰以標題惟
誌之為稱其義本屬于郡國而此書所載其事則繫於朝廷既
不容盡同左右史之文又安可仍襲方輿家之躰乃加妥定戴
用討論志在尊君分十二紀以識其大言皆摭實列四十卷以
總其凡父作之子述之聖而繼聖盡美也盡善也書不一書藏
名山而副在有司垂百代不刊之典遵先王而監于成憲慰
九重罔極之懷顧臣等學本面墻見同窺管繪乾坤之廣大曷
能擬諸形容瞻日月之光華何以加其潤色僅效編摩之職莫
殫揚厲之忱伏願治普文明化成孝理神祇篤祜三都鞏磐石
之安宗社綏休億載衍靈圖之慶臣等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
營之至謹以修完承天大誌四十卷合目錄凡例共四十冊隨
表上進以聞

承天大誥表（嘉靖乙丑館試）

敬菴周子義

唐太史荊川公評：起聯用舊邦新命四字其切而中間詩致亦多駢麗可觀

伏以
皇穹鑒德舊邦開新命之祥
聖孝尊
親武烈闡文謨之盛眷是
仙源之濬發允宜
寶牒之重光文獻有徵倫制兼盡洪惟
睿宗知天守道洪德淵仁寛穆純聖恭儉敬文獻皇帝躬上聖
之睿資啓中興之景運爰建邦於郢域遂篤祐於天家德類高
平都亳聿開乎唐祚道同西伯作豐誕肇乎周基當江漢之履
順凝圖正
聖神之孕靈毓秀肆惟我
皇上應期震育
乘運篤生淮甸河清風著
龍騰之兆銀潢雲護允符
發莫之徵履中正以乘乾光昭
先德煥文明而涖晉數賁　前猷極建明倫
大禮黜不經之繆祀崇嚴　父楨禋秩配位之宜
達孝孚于人人治道成于易易克對惟新之　景祐恆懷不匱
之永思謂燕翼貽謀　考烈實虞厥始而鴻圖發迹
神都亦效其靈陳豳風者歌王業之自來都春陵者占王氣之
有在矧茲鉅麗可缺對揚念昔述詮尚乖體要頗混方輿之覽
未據
仁孝之精科臣建議以上陳　天語渙綸而賜允義例裁諸

闡揚世廟功德殆盡

聖蘊編摩付之史官易前志典制郡縣之條用遷史帝王稱紀
之意釐為十二備厥始終首以基命之篇爰志發祥之自曰龍
飛曰符瑞則惟
天開二聖之義以昭曰
聖孝曰大狩則維
皇立極之道斯備　寶謨御製見作述之顯承於一心
宮殿寢陵見者存之貫達於兩在推仁則
恩澤周渥隆敬則禮樂繹敷至于苑田之終編備載游居之勝
槩簾章臚列綱要具存事係與都者則收既非國史傳采紀法
文章之蹟義存　王迹者則錄亦非郡志瑣及山川人物之詳
此皆
宸慮淵深超軼前古

博大莊嚴有章閎軒

睿謨宏遠迥出百王者也臣等識後左紕濫承筆削才非班馬
偶厠簊脩石室開函炫目璠璵之府金縢啓帙驚心象緯之文
考求不厭於過詳採錄惟期于至當四臣分校效鄭命之兼收
乎衆長一秩揚休陋漢都之兢誇乎兩賦仰窺
聖衷罔極之念勒成
昭代不刊之書顧蠡測管窺誠自虞于挂漏而天高地厚良莫
罄於名言茲當卷冊之告成上瀆
冕旒之睗覽伏望　頒之庶位誕敷錫類之仁布之萬方益廣
因心之化尤願　勑天之命肇丕基如日之中
凝帝之禧綿寶曆與時無極垂百千年之典則開億萬載之隆
圖臣等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

玉潤珠圓四六中妙品

趙士　歐陽公　許

擬唐張九齡進千秋金鑑錄表 嘉靖乙丑館試　潁陽許國 少師

開元廿年月日具官臣張九齡恭進

千秋聖節臣誠懽誠忭稽首頓首謹撰次前代事蹟一編名曰

金鑑錄進呈者伏以

帝王有道之長惟學乃獲臣子無窮之愛非古不陳況鑒往可以昭來而求闕所以集事當　華渚虹流之月馨　彤庭虎拜之忱雖　聖主之學能自得師在昔人之言以古為鑑俯效愚衷于千慮仰資

睿覽于　九重恭惟

〇〇〇〇　聖德日新神功天授致治斯唐虞為盛撥亂于湯武有光篤孝弟之常經兼問察之大智誠不世出之

主而際大有為之期者也頃者時維八月節届

千秋嵩傳　殿閣之呼祥開蒼籙神　獻江心之鏡質瑩丹砂凡在羣工俱陳寶玩乃如孤陋獨守前聞學本愧于面墻志猶存乎納牖謂寶鏡

上方自有惟正衣冠而士訓方冊斯存明徵定保爰勤搜校輙效編摩陶鎔天地之鑪鼓鑄帝皇之範等百世而往治忽具在于目前迦三代以來法戒如指諸掌上丹青炳矣毫髮瞭然念微臣徒抱區區之誠自甘芹藿倘

明主益廣謙謙之度不廢芻蕘觀保民致治之方一展卷而妍媸自別卽長生久視之術歷萬年而名壽無疆蓋華封之祝無事於三而

文皇所寶尚存其二伏願

面墻納牖可謂絕對

婉切

置諸几席比于韋弦鑒成憲以為貞符並寶鼎元龜之瑞畢遐荒而登壽域罷金函玉檢之封臣無任瞻

天仰

聖踴躍感戴之至謹以所撰

千秋金鑑錄若干卷隨

表上

進以

聞

賀瑞兎表　　春門嚴用和 庶吉士

伏以　禎錫舜學昭紫宸長生之慶　靈含玉質顯
彤廷久視之徵　一人慭迓乎天休　萬壽預呈于物瑞
催騰　朝野喜溢搢紳恭惟我
皇上　心涵太極之精微建中為度　道合混元之純粹秉籙
握乾　至誠感神可致之祥畢集　大德受命諸福之物駢臻
矧伊瑞兎尤兆亨嘉望皓月而孕鍾博物之志可考歷千年而
色白抱朴之言匪誣柞樂仙垣保合乎乾坤之永和丹人世滋
培諭金石之功彼素含文久稱奇于古昔久隱時出豈習覩于
今茲延者清秋將屆適當
聖甲之初周共欣季夏方臨喜預覩兎禎之　中錫霜毛煥采與
越雉以同鮮冰質浮光方泰舐而更麗青唇玄鼻式秉全氣之
精蒼耳赤睛用符月德之狀遡山川之靈異迺種而生當熙洽
之昌期有道則見蓋　景命屬卯自今衍億載以統天故玉兎
呈祥由此萃　一人而斂福矧得非他所爰從
萬壽山壇且獻自先期正當六月初吉古嘉名于勝地甚
萬年有道之長卜節序于夏時永　六龍時乘之祚是誠天心
之簡在有開必先豈曰人力之網羅是求可得臣等夙叨科第
曾攀蟾窟之芳枝久列清班幸處　蓬萊之禁地觀非常上瑞
紀汗簡以难書觀曠世殊禎握頴毫而思賦伏覩　益廣尭仁
弘開湯網　妙成功于咸若　躋治績于昭明　總元會運世
之昌期有秩思祐　兼唐虞夏商之全曆無疆惟休臣無任瞻
仰之至謹奉　表稱　賀以
聞

李閣師石麓公評：少在陳語洗剝而盡不俛不俚郁乎其文

語工思奇

進文華大訓箴解表 隆慶戊辰館試　侖吾沈一貫 少宰學士

燕翼垂謨艱存寶冊鴻圖紹烈教喻青宮
先帝之成憲無忝後哲之監觀斯在敢依入告用裨致孝蓋元
良萬國之貞苞乘攸係家養聖功之本典則非遥維我
祖宗備盡法戒鴻猷駿烈麗景曜於中天
聖作神承啟嘉謨于後日爰輯文華之訓用垂繼體之規帝典
皇墳上𣪘炯戒商盤周誥博采明徵風烈累代之章謨烈後人
之範金華躡胥王署莊傳秉道式經用示帝統之義綏猷建極
重陳几杖之銘遂啓通儒撰茲箴解依寶謨以陳戒探微旨以
闡幽奎壁增明益助前星之照淵源既濬彌清少海之波瞻彼
重丹流赤文而有煜方斯大輅驟進坂以無迷皇輿收載以積
中帝宅是居而圖大芻蕘可采豈無裨于重瞳葑菲何嫌諒不
遺于下體茲遇
皇上纂緒承乾貽謀錫衍咨疇九宸羅耆碩以咸庸格正三辰
勒豐崇而旁魄澤沛甘霖之潤聲流坤海之遐配夏啟之敬承
禹功彌賴遇殷高之典學湯敬加躋迺衍前休早安國副義方
必勅陋帝範之徒陳貽敎素行豈智囊之濫侍顧沖資之日啟
宏戒諭之彌勤不揣謏愚敢陳蠡測列先朝之鉅典迫往哲之
讜言偉典瑑章素珍緘于石室宏詞秘占已毫舉于鴻文儼垂
乙夜之觀益嚴重明之正豈伊常布無裨冕旒七鬯有歸億載
保金甌之固承華無斁四時調玉燭之和

夏啟殷高皆承文華說來須知作者苦心

前半說大訓已詳盡此處只畧點綴進憑不複不隳淂正法門

中柱國璞泉公評　雅練渾厚恍然挾金諸疊聲精主箴為絲唱

敘置詳核

進文華大訓箴解表〈臨殿試〉　晴峰沈樾孝〈恪撰〉

寶訓陳常燕翼總圖書之秘　明規析義鴻文發宛琰之藏必

師古從可繇從非法祖奚能有獲事存龜鑑道炳冊書臣惶恐

上言典則貽謀萬世之遠猷斯在明徵定保一王之憲式攸存

自古思艱保大之君誰無訓辭以廸後當時識微正本之士亦

不吝啓沃以抒忠世子有篇保傅有傳尚能粗述源流帝範作

訓承華作箴久矣漫無端緒聿稽儲教莫準

熙朝立國規模建宏綱於

祖訓正心機要闡聖學於全書當其地闢文華已識　青宮之

講幄及乃書成大訓允陳冊府之微言應周億萬斯年指示不

嫌于辭復道守二三方冊發明須極其精詳謂有訓非箴觀省

不切而有箴非解豈惡不彰爰稽諸體以陳規恍覩天球之激越擬義

王女散花于天縣金人捧劍子求心

註御垄瑋可為絕對

疏而句釋燁如和璞之披輪言有畫以再申意無微之不燭譬

彼伊訓一德咸以育元良而正萬方比諸無逸豳風要在養聖

功而貽後世此所以君模治矩演經無遺而辭則嘉言後先互

發者也恭惟

皇帝陛下英睿夙成仁明天植膺丕曆以當陽握貞符而御宇

承前裕後復十葉之隆平建法垂常衍萬年之秩祐體漢儀而

丞建並諸徵紅法周典以正家前星在震雖傳經有待於他日

而養德貴及於沖齡如以論語尚書竊恐義難遽曉正以近言

雜記似非學務聖脩敢陳訓典之昭回兼錄箴言之解釋望

冊楓以敬進備青瑣之編摩義正辭明信乃經書註脚文從字

順宜為家法貽謀道德仁孝罔有勿該允矣

祖宗之成憲治忽存亡雖所不格卓哉賢聖之遺言臣誠謂類

規勉真切

一人之元良貽兆民之永賴莫有論於此書者矣伏望

近法典章遠垂統緒少留乙夜之覽俾作重離之助念終始以

典學亹緝熙於光明洋洋

聖謨倘能自得于語言之外赫赫

祖烈或當有資于簡冊之中丕顯丕承茂緒無疆之嗣服善繼

善述孟綿有求之昌圖

擬河工告成廷臣賀表隆慶館試　蔡陽崔洪憲少詹

袁學士屏陽公評

伏以昊穹眷德。示仁愛之休徵。后祇效靈。奏平成之偉績。千里息懷襄之儆。九重紓宵旰之勤。喜溢寰區。頌騰朝野。臣某等誠懽誠忭。稽首頓首。竊惟大河為災。歷世所病。匪九年之洚洞。常激兆時。肆八載之焦勞。僅成禹志。迨漢屋宣房之塞。迄今興瓠子之歌。維淮陽徐沛之間。乃綰轂咽喉之道。在

天府筌蹄迫到人間九綱

聖朝為最重。非往代所可倫。豈曰淮泗之是資。益實轉輸之攸繫。自奔騰九折。漸東滙以入淮。及澎湃兩源。遂横出而溢海。崩弛則陵谷。浩瀚則閭殫。為河浪勢粘天。逐列城之將沼。濤聲撼地。懼萬姓之其魚。彊臣孔棘以上言。

考河源詳核

明主疇咨而涣命。謂隨山濬川之大計。雖微近功。知樂成慮始之異情。不採浮議。既慎選以俾乂。乃專任而責成。畫可伏則必行。用有經則不惜。司空授算。百職趨時。始分彊以受工。繼嚴程以信飭。圭表樹而淺深測。畚梮具而輸運均。濬鑿開導之異施。隄障版鍤之畢擧。轟萬杵以雷動。合庶民而子來。役不逾時。工已克就。兩隄蜿蜒。猶龍之游。百川灌注。若瓴之建。郊隰氐昏墊之患。轉輸免飛輓之勞。職貢重譯以来王。舟艦連檣而競渡。非

鋪敘大有次第

帝德下蟠乎地。暨神功上格于天。焉能俛仰而成。以致神速若此。玆蓋伏遇

皇帝陛下。勵精圖治。虛已任賢。澤物罔間于幽遐。官人各當其器。用循民視已之溺。以禹不得為憂。命受敷施。長策悉收于二賈。虞謨宸斷。投杼不疑于三人。川后用是以廻瀾。波臣因之而受職。要啓爰度。方軫洪水之災。底允成功。已告玄圭之錫。

川后波臣字法新穎

河道通海道障萬里而東之。人謀叶鬼謀。不崇朝而集矣。飭允符乎鑄鼎。功遠倍乎負薪。振古所無。普天同慶。臣等叨起常流。

常流字妙

遭逢景運。快覩方名南國之列。載廣江漢常武之詩。遠愧遷固良史之才。莫續溝洫河渠之志。伏願

上德若水。納諫如流。措殊域于安瀾。沃蒼生以膏澤。更九日而三變。應馬圖龜識之祥。歷千年而一清。萃玉牘金繩之瑞。航葦泛葉。匪直滄海之無波。休氣榮光。永覩太平之有象。臣等無任瞻

若水如流安瀾等字俱影在河工上遂最有情

天仰聖欣躍感戴之至

擬河工告成廷臣賀表 萬曆丁丑館試 錫川何洛書 庶吉士

張鳳磐閣師公評 形容河流光景在目可謂文中有畫

伏以疆理奏功四海仰清寧之治平成底績
九重釋宵旰之憂爰奠居普暨于人人肆流澤永貽于世世事
關 宗社喜溢寰區恭惟
皇帝陛下 淵衷天啟 汪度海涵 念軫窮垠屢馳雲霓之
望治先聽納不遺涓滴之誠惟國計之是憂視民瘼若已溺
者淮黃交沸徐邳為殃勢決滔天嗟爾閭閻之困懟奔流湧地
傷惟禾稼之摧殘黔黎有魚鼈之憂轉運切咽喉之慮廼以
皇心震做爰咨總理之臣憲法森嚴申飭分猷之衆俾循禹績
而濬鑿用奠方夏以乂安儼
明命之維新遂建功之伊始鉏畚霧集于來趨事于經營士庶
雲從樂就毋煩于相勸以累年之巨浸俾就安流挽四出之狂

模寫河成又象如山陰道上雲興霞蔚

瀾使復故道流移歸業安集興鴻雁之謠黍稷盈疇閭巷有豐
登之望行旅通而頌聲作轉輸繼而財用充童冠乘春做溫泉
之勝蹟魚簑傍晚歷山水之奇觀邁
聖世之昌期成太平之偉象百世永賴萬姓均懽昔禹疏九河
尚勤八年之胼胝暨漢塞瓠子亦勞六馭以躬臨稽之往事之
遺獨有今日之盛此皆
廟謨允協溪維萬世之安是以
天眷孔彰用綏一人之慶者也臣等學慚經濟非救時之甘霖
才乏通方媿濟川之舟楫覩洪波之汎濫徒切殷憂當河患之
平寧敢忘獻納蓋以功者難成而易失患者難弭而易生倘無
先事之防或有卒然之慮伏願

處省中不忘殷憂老成長慮也

人惟求舊益弘兢業之謨

德務日新用溥清明之化
聖治協神人而丕豫
神功合上下以同流則海晏河清
五位欽無疆之慶天開地闢
一人膺有道之長臣等無任忭躍懽忭之至謹奉
表稱 賀以
聞

擬

聖駕再祀

山陵畫謁昌平州今年田租守臣謝表　萬曆癸未館試　李廷機

局館師敬拳公評　吐詞如納　行氣如虹

登三襲六大造語工

伏以霜露興思洊舉明禋之典乾坤布德誕昭錫類之慈

當神人慶悅之時覩朝廷寬大之詔恩覃黎庶感切臣工

恭惟

皇帝陛下重明丕顯盛德方將日御萬几近守

二祖七宗之法天通八表遠追三皇五帝之風祇奉

宮闈孝尤隆于繼述憂勤閭里念每切于痌瘝告禖端而

并貸行刑諳諳好生之德賑饑荒而蠲積負油油保赤之

仁洽徽化于登三煥鴻猷于襲六　圜丘方澤肅宗殷荐之

儀古聖先師咸秩無文之祀孝思維則時荐有儀吉日再涓

再駕復舉便見再祀山陵意

由再祀說到再謁祖使事不足方便着實許多轉折而此旨明且又不徒傷悲促住甚

上儀復舉感松楸而懷暴恨然悽愴之情撫劒舄而興思

儼若著存之想憂既深于

祖構慮因及于民瘼惟茲昌燕之郊舊是園陵之邑道經

平駕寧無草木之傷地切

寢宮宜動枌榆之感爰頒尺五之詔盡蠲什一之征假寵過

優霈霖霑濡于下土拜恩知自陽春普溢乎中朝野忭途惟惠

已深于挾纊呈歌巷頌誠共渴乎呼嵩臣等才忝旬宣謬參民

牧職多痾瘝濫典邦圻氷蘖是將惕謹酌泉之聲繭絲是戒

少寬竭澤之嗟幸逢

在宥之弘仁大溥烝黎之福澤詠歌旬既踊躍奚勝敢不仰奉

詔條敬宣

德意職當自效敢期穎川北海之私志或得行詎有禁閹淮南

之間伏願

宅心

宗祊加志閭閻

象日之明流祥光于有截

未聯情切俗

繼天而治兼弘覆于無疆十日雨五日風陰陽無愆伏之咎九

年耕三年積國家成富庶之安

擬朝鮮國謝
賜敕昭雪宗系表 萬曆癸未閏然

汝光 鄒德溥 國史編修

伏以
皇仁渙布表世族于遐荒
聖智光昭正系傳于異代更
列聖未釐之故典敷
先朝欲錫之殊恩瀚海增輝喬夷沐寵竊惟朝鮮爵昉周邦世
延
昭代舊爲小國遠在窮陬贄執
天朝旅覲冠裳之盛稱臣
上國頻霑寵錫之榮歷載百余延封教世論本原所自實云成
桂之宗推統系相傳豈曰仁人之嗣加以無君之罪猶爲莫大

之冤恭慰台禍于羣奸禍昌霽復宗于衆忿定昌絡統見天命之
已終康獻續封本人心之共戴祇緣權黨巧構誣辭遂致本宗
冒承他族豈獨小邦苗裔沿流不得其真且俾天府典謨紀録
武踳其寔雖先臣上請已荷辨明延
數聖相承未蒙昭雪 弘恩有待
盛典不常恭惟
皇帝陛下
睿智性成
神明天縱
撫瑶圖而臨萬國雕題鑿齒罔不傾心
秉寶籙以震百蠻儋耳奇肱盡皆稟朔
威德遠孚乎南海

聲靈丕豐乎東夷爰及朝鮮咸充藩服陪臣來享惟脩百年不
廢之儀
明詔下頒遂雪累世未明之系既立傳于史局復布示于藩邦
中朝之典籍維新異域之臣民共仰
龍章炳煥鸞
寵命之自天
鳳藻煇煌覩
恩光之如日幽明積耻一旦潛消生死含冤崇
朝頓釋維先臣已逝備戴德于九原倘后裔尚延將報恩于萬
禩臣敢不勉圖忠順其翼
王家矢志貞誠永藩
帝室奉
固綸而爲大寶期傳信于人人宣
德意以詔後昆願輸忠于世世臣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
謝以
聞

擬朝鮮國謝　賜勅昭雪宗系表閣試　葉向高 綸作

中閣註程公許詳朝鮮事洋洋纔纔若敘倉之積武庫之藏斯定世矣

伏以
皇風翔洽象奎璧以曜人文
帝澤旁流懸日星而昭義分定冠裳于信史攄衮鉞于懷民臣
某誠惶誠恐稽首頓首竊念貌茲下國越在東隅音匪侏𠌯姓
字久通中夏體無雕鑿聲名貫冠諸夷自勝國告哀希愍首禍
李仁人受除閹寺假柄于豺虎之誅安王妃臨馭牝朝遷咼于
果羸之祝先臣成桂綰銅符峯江介受金簡而向遼陽終夜以
思絕流而返軫荒陲之赤子再造邦家知中國有
聖人永為藩服于時
太祖嘉乃勞勤恩我
德音國號仍周錫名維旦是仁人過君叛內大損綱常而先臣
去逆效忠素膺
褒賞淄澠易辨柄鑒難同向讀
會典所載偶緣簇姓致淆宗盟以熊羆之本支作鴟鴞之黃裔
此臣所為日夕靡寧受誣千載肺肝在握欲叩九閽者也茲遇
皇帝陛下
端冕徵符
垂衣御籙
振隆羣服六府修而百執事承休
統攬大寰九域同而五單于解辮
臨軒布命中天普照青綵
開閣修文瀚海盡歸珠藉貝王不脛而集自鮮丞魚風聲無聲
而飛罔遺螻蟻陷文陷水覩班管以驚心書地書名望

情辭激烈

高處雅重自足大文章

評昭雪宗系事挾而文之爍爍

彤廷而拜舜忽垂
丹詔式稽素素往迹採于陳編博詢堂故真聞採于章奏誕集
師儒更亂臣以蓋臣刻垢名于四裔易罔上為忠上洒煩冤于
九原黃壤有知白骨可肉遂使鄙國茁順良之胄無忝黼裳宗
廟稱懷義之靈不餒血食臣某敢不協和四累委事
九重望青天以懷恩指白日而自矢臣思忠子思孝已並得于
綸音萬斯祀千斯年願永同于王會

擬朝鮮國謝賜勅昭雪宗系表　　楊元祥 檢討

離明電燭永銷百世之冤渙汗星垂光爛十行之賜箕裘有賴琬琰增輝喜溢下邦寵分上國竊念朝鮮之裔基祚西周歷代以來列障東海雖異域分區于風土乃正朔悉稟于天朝世食其澗溪沼沚之毛得與于禮樂衣冠之俗
高皇帝旌賢人之後許濫藩封晉王者之仁俾陪朝貢依光日月托造乾坤豈知國步多艱天心啓禍始而國君絶亂空懸斗牘之悲既而異姓承祧大肆螟蛉之醜遂使權臣承機而構釁逆黨犯順以稱兵師殲鴨綠之江塵滿梅花之渡臣祖龔累朝之大德誓效鏤心況一壘之孤軍空勞奮臂率其部落返旆收兵化彼姦雄舍逆就順迨安妃念本支當重得復藩纓而辛氏以父子肆兇顯僭鈇鉞乃王瑤播惡稔若履辛國勢沸騰禍同庚癸惟臣之祖爲衆所推累荷
綸音遠宣下土責以四王被戮之罪律以三韓世及之條臣祖聞命自天神飛無地意者姦人巳命大張呂嬴牛馬之譏遂令信史傳訛奚啻亥豕魯魚之誤臣等誓天斷髮椎首痛心壘遷陪臣受命京國雖九死其未悔豈三生之敢祈恭惟
皇帝陛下躬履王符獨持金鏡曠仁遠被遍大鑪陶鑄之邦
睿覽旁觀盡合璧照臨之塞俯念先世屈抑之狀坐原臣愚披瀝之誠考奕世枝葉之傳遡負源于正派追往事莫非之詢雪遺恨于當年彤管編摩大信光昭于四序瑶編璀璨雄章丕著乎千秋尤謂篇秩浩繁紀載者遽難終其績庾凝遼遠傳聞者未易核其真爰命禮臣闡垂
御勅鳴琅振玉光芒射奎壁之墟鏤而範金帶礪凝河山之誓樂終天之夙抱永出負盆覩數世之宗支明同覩火迴障天之霧下慰忠魂掃蔽日之雲永章世懿覩
王言而知重藏爲奎世之珍儻國典之載頌於外同文之化丹傾葵藿算祝松椿伏願
益溥晉明　廣數乾覆氷天炎塞人人歸候月之深東瀞西開在在納占風之賁

狀元率進士謝恩表　　弱侯焦竑 狀元脩撰

伏以
閈虞俊之門，方廷士論；射漢廷之策，誤玷野科。人知稽古之榮，國有用儒之盛。恩施逾望，寵至若驚。茲蓋恭遇
皇帝陛下總攬群材，彌綸大化，離明昭晰，垂二十年；寧壹之休，辭澤滂流，衍億萬載和平之福；推崇經術，雅意人文。當
九重側席以求賢，乃千里彈冠而應詔。猥承　清問，深究治原，謂人心教化之衰，繇紀綱之未肅，而移風易俗之要，非法令所能為，思邁衆之遠猷，奉
廣廷之大對，于以詢言而底績。庶幾　令重而　君尊，豈意凡流，叨塵異數。群多士而試以藝，靡不兼收；取一人焉，拔其尤案為首。舉荷采菲之無下，愧揚粃之在前。　御筆親題，驚睹奎文之燦。　宮袍下錫，更兼犀帶之華。寶鏹均霑，樽罍仰至。坐飫八珍之品，光分
九府之藏。臣敢不勉率同心，益堅素學，蹈之大哉，千里而化
鵬識
恩波之浩蕩，鳥之鷙累百數，而不如鶚，願直節以馳驅，共殫忠孝之圖，少荅
高深之造。

閣師許評：意極微婉，詞不舉抽，對如流水行雲，真洋宋人之體

擬宋崇政殿說書趙師民進勸講箴表　　焦竑 脩撰

西清委珮，夙奉討論；朔漠馳烽，聞疎經籍。顧古道晦明之候，繫人心消長之機。奚辭會弁之勞，敢冀凝旒之補。臣師民誠惶誠恐，稽首頓首。竊惟自昔明王，不以天縱而自聖；本之先哲，實資道揆以開人。戒一暴於易寒，慮寸陰之可惜。乙夜憩攬羣書，蓋百王傳授之真；布在方策，而千古廢興之跡可鑒。安危非徒潤色三代之典謨，是以啟沃一人之心志。多聞建事，匪事至而替求；聞之功文，德裕我，豈我興而廢尚德之治。思離明之繼照，必晉接之非遑。恭惟
皇帝陛下如日方中，法天不息，謂二帝三王之道，豈異極其高深；而一祖二宗之書，已光貽于永久。惟念終于典學，聿追考于前文，頃因戎馬之憑陵，暫輟銅龍之勸講。臣念世方招文學之士，因使為侍從之臣，不但優之燕閒，謂能華國；蓋將需之緩急，相與致君。以禁廷頗散之有人，知樽俎戈干之足賴。好不進則退者，學可忘鑽仰之勤；而難得易失者，時當及春秋之富。經書勿以方隅之多故而息講論，勿以宸居之至尊而忘先哲。不以為迂闊而難行，愚儒不以為膚淺而易侮。毋以歲月為可玩，而以不宝居，無以盛明為可常，而自生滿假。繇微至著，從古迨今，皆備載于箴言，用發明于經學。庶不虛天祿石渠之延接，用以資金華琳館之鑒觀。伏願宵旰思皇，聰明憲古，思大人照臨之道，廣宇事包荒；知小夫誦說之智，專不遺芻蕘。銘諸心腑，冀收藥石之功；置之座隅，爰比韋弦之助。臣師民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屛營之至，謹以所撰勸講箴隨表上進以　聞

許閣師評：借舊事寓新規，只見忠悃

擬宋崇政殿說書趙師民進勸講箴表萬曆己丑閣試

石簣陶望齡 探花 編修

王閣師荊石公評：運奇為雅，矜逸於快，注意况深，對偶議石，蓋明堂清響也

伏以

徃哲垂文六籍啓傳心之奥

王人邁訓多聞維建事之圖况　講幄之宏開實

熙朝之鉅典敢因蒙誦竊附葦箴恭惟

〇〇〇

道超三極

化暢六幽　寶籙新膺式舉臨雍之禮　神珠在握不忘就學

之功　謙光夙浹於泰交　畜德允符於乾健故嘗首剏延義

邇英之閣特寫尚書無逸之篇

王座晏清風回衿佩

金華問對日承圖書是已掩漢列乎石渠同軒皇之帷室矣頃

者西偏告病小醜阻兵屬軍旅之未寧致簡編之暫輟殆謂[illegible]

書走檄將非記誦之秋而緩頰談心不適撫髀之用坐令作[illegible]

詎謂怠荒顧臣以人主之養心譬場師之種樹雖有一喂之警

僅如片葉之搖豈可怠於末而失本根病飄搖而忘灌漑已之

不克敵焉是求鶴列已嚴於麗樵虎旅徒翔于疆場昔有虞懸

德苗格舞干而姬后敷文崇降因壘念罔愆在師古而有不貢

則修言

廟堂蔵戰勝之師樽俎寓折衝之勢訓詞在

御握簡神於運籌

至道參前東帶咸於擐甲勿謂弛張之異術遂嘗章句為迂疎

維開寳太平之晞寒草昧經綸之始昊越尚與于

以表就之忠言入表之駢儷意既對切詞復精工

用藝祖事切近

眇側竚鼓未暇于師中然猶持披九五之文

朝登隱德　日覽三篇之益院闢崇文况茲燕燕之期可忘新

新之益臣童縫賤士佔俾末流春鳥秋蟲抱微音而欲吐酉岩

魯壁庶遺緒之未亡幸遇

清時遽叨右職陸生語就非逢馬上之君賈誼才疎久愧夜分

之對循名而所居曷任核實而所說何書敢罄狂言以拾官箴

伏願

重道崇儒

經文緯武

山維累土勿虧一簣之功

海匯谷王無取細流之擇則

垂衣裳治受龍馬而凝圖

執玉帛朝封狼胥而立碣臣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將所撰勸講箴一通隨

表上

進以

聞

刻ム漢續大雅不邦而音韻鏗鏘敵金受士

休貼說書情切

典雅望三

申閣師瑤泉公評：摹寫精工，透徹符宋人矩

重寫　累朝訓錄進呈表（萬曆己丑館試）　弱侯焦竑（備一集）

伏以洽脩成憲，國有信書。自昔丕闡乎王基，莫不先繩其祖武。故夏貽典則，商戒風愆，姬旦述周王之舊章，魏相條漢家之故事。豈無三墳八索，亦有七畧九流，而唯寫近事于丹青，奉時王為著蔡。蓋以年祀遠則聽睹為難，而於耳目新斯纘承尤切。矧于明盛代，有章程先後二百年，皇馳帝驟，聖賢六七作，子燕孫貽，無非不世出之英，共成大有為之業。雖允文允武，各馳騖于一時，而紀動紀言，卒昭垂于二史。號宝訓者幾卷，為實錄者九家。勒景鍾而銘琬琰，固已跨越千古，而巍乎配天球而軼畲書。抑亦追倣三代之作者，凡茲聖子神孫之法，備在石渠天祿之儲。自非精核錄于三餘，何以備覽觀于乙夜。恭惟

皇帝陛下，篤大合華，執中布度，聖王之大經大法，嘉樂時勤，周禮之三百三千，仰鑽益力。尚謂累朝之憲典，實為一代之師資。深詔臣工，特加繕寫。竊念臣才非安世，默識未能；學異子雲，湛思何補。謬執西崑之銀管，俾栽前史之金根。常竹斐煙，聽蠶聲于筆陣；芸蕤吐潤，散雲氣于墨莊。測海窺天，自覺淺中之媿；拂歷埽葉，彌知是正之難。幸備承明廣內之觀，稍為奢者登閣之助。敢呈御覽，附進瞽言。惟枕天莫盛于本朝，而享國獨延于世廟。顧其智者千慮之失，不無晚節一簣之虧。大祭弗承，乃留情于祠禱；正朝稀御，又晚建乎元良。獨以規晝晰于一心，嗜咨徧乎羣輔，剛能制下，明足察微，是以彌縫四十五年之間，庶幾佑君百千萬載之盛。伏冀與治同道，含短集長，觸目警心，加之意而高明光大，因言考實，見諸事以深切著明，則可挹祖德于精神寤寐之中，而能匠聖謨于文字簡編之外。王猶允塞，帝德無

巧不詭，麗不淫，神王識高，思奇語蒼，四六之能勝者

皇上每事法世廟，此正其諷諫處

閣師申瑤泉公評：駢麗有體，是工于四六者

擬重寫　累朝訓錄進呈表（己丑館試第二）　黃輝（庶吉士）

伏以統緒闢乾坤，九葉纘貽孫之重；憲章懸日月，一人釐法祖之思。仁既篤乎紹明，義敢忘於將順。臣等誠懽誠忭，稽首頓首。竊惟羲軒開物，身垂律度之宗；頊嚳紀官，世演動言之記。夏傳典則，殷守風愆，逮姬氏之顯承，是後人之佑啓。豈不遐追乎往牒，未如近守乎先彝。良以作述殊途，古今勢別。古人邈矣，事若存而若亡；近代燦然，道識大而識小。至如漢家制度，不辟雜霸之因承；宋室訓詞，亦動遒英之諄復。矧惟昭代，迥絕前編。

高皇帝手廓紫氛，身極盡歸于堂構。心遊玄化，龍章遠襲乎圖書；聖聖之凝基，益乾乾於繩武。並吐詞而為訓，咸觸事以成經。若木日邊，根葉盪雲霞之采；大河天上，源流吞海嶽之精。事在史書，光彌嗣服。恭惟

皇帝陛下　神明啓胄，　功德承庥。率祖親撫鴻圖，而栗栗在宮在廟；仰燕翼以繩繩，謂天清地寧，宇宙之二百年方始，繇父作子述，聖賢之六七作相仍。凡一言一動之昭垂，皆天語天工之代運。比見

高皇之御札，雲漢常新；益思

列聖之徽音，本支有曰。爰抉西藏之秘，將留乙夜之觀。奕世編摩，琬琰畢開于冊府；分曹繕寫，星辰爭燦乎蓬瀛。鏡奄芸帙之

猗郁光華，五色蔚然

頌美處皆擬心得而語，語解章

中間師理泉公許落花流水自然成文雜之蘇長公集中誰能別之

擬重寫

累朝訓録進呈表（萬曆己卯）　宇泰王肯堂

伏以　大業遐謨　列聖貽萬年之燕翼　寶善垂冊　一人闡十代之鴻猷　欲克紹夫舊聞　乃有需乎新録　恭畢鉛冊之役　少裨　堂構之思　竊惟自古聖帝明王之典　必有善政嘉謨之著　為之前者宏舉　可以萬世　然莫切於貽孫謀　為之後者休範存乎百王　然莫要於繩祖武　况我二祖　八宗之謨烈　尤追五帝三王之驟馳　矢口而為典謨　動容以作規矩　語成爻象　殆將比迹於羲皇　左記事　右記言　豈但流芳於行事是有　一寳訓實録施于　聖子神孫　欽惟　皇上以善繼善述　對越祖宗以法行法　言軌律政令　篤前人成烈　固已見于羹見于

追辞鍊意得宋人之深、

四六中出奇論大是章手

墻　率乃祖攸行　何待書之几書之座而猶　諭石渠之彥　納金匱之藏　舉要發繁　既可隨時卒業　分門別類　又將觸事得師乃　詔命以再書　由志存乎三復　臣等恭承　休命　勉效素功赤字緑文　窺測愧同管蠡　縹囊緗帙　校讐僅免魯魚　繕寫告成裝潢上進　十聖之休光再耀　九重之睿覽重新　伏望浮慕而勉實行　多成功而少議論　思　列聖之宵衣旰食　勿以怠心讀之　而必竦其精神　思　列聖之防欲去情　勿以昏氣讀之　而必疏其志意　夫既升堂而覩奧　尤須引古以程今事　端何以昔簡而今繁　必思樽節裁成之道　人材何以昔盛而今耗　必思作成甄別之方　風俗謝曩之淳　則陶鈞之術安在　紀綱遜前之飭　則總挈之計何先　豈徒出口入耳而索之簡中　固將修身治心而施之天下

二祖之顯承不替。覲揚式引於萬年。
八宗之作述彌光明聖逅繩于億禩臣無任云云

皇明館課經世宏詞續集卷之二

太原　王錫爵　元馭父
秣陵　焦竑　弱侯父
邑子　陸翀之　飛卿父　纂輯
繡谷　周曰校　應賢父　督刊

箋集

奉迎　皇太后箋　勵菴毛　紀文簡公

張文忠羅峰公許　聖孝藹然情見可掬蓋若体要而秉

皇帝御名※者欽承
先帝遺詔已於正德十六年四月二十二日嗣位敬惟
聖母殿下遠在藩邸特奉箋迎請者伏以大統既承義貴致專於主鬯至情攸繫恩當盡盡於慈幃爰展孝懷肅伸至養恭惟
殿下鍾祥茂族嬪美
先王巽順内全坤柔外協鷄鳴有儆戒之益螽斯無妬忌之嫌性毋篤于仁慈化素彰于儉約仰惟
聖德㓕育眇躬撫視提携愛有加于襁褓起居出入教必守于箴規屬縁倫序之宜入嗣基圖之重恭承
九廟日理萬幾維允慰乎衆心實仰承于内訓顧瞻左右黍省問之音疎徙倚晨昏蔡睽違之地遠劬勞罔報戀慕彌深特遣近臣往迎舊邸浮江龍棹快風力之輕安愛日鳳庭仰容光于咫尺共享昇平之福永延壽考之休無任懇悃瞻戀之至

發爲能深者也

寫出奉迎皇太后意尽

皇嗣生賀　皇后箋　洪陽張位　東閣大學士

趙翔國激陽公許簡續極矣碑之寸雲起露尺水興波奇哉

伏以昊命有依允維世德之賢慶事備成實資坤道之懿照臨所暨鼓舞僉同欽惟皇后陛下德合關雎恩覃樛木神人協吉熊羆之夢斯安種稑效祥弓韣之祈適應宗社永禁苞之固披庭衍椒實之蕃臣等生值昌期樂覩盛事竊慶源之有自輒慕堯封祝嘏算以稱天載歌周雅無任瞻仰激切屛營之至

致語類

袁太史對山公許排巧精工讀之如遊鼇山火樹之中令人目眩而心駭蓋深于寫景者也

甲辰元夕節宴奉 皇太后致語 程敏政（詹事兼學士）

伏以時當泰運重三五之佳辰孝奉慈闈祝萬千之聖壽瑞騰鶴禁喜溢龍顏恭惟 皇太后陛下受性弘仁貽謀高遠慶貽孫子比周室之太任福庇天人類瑤池之王母制不稱于宮壼化已洽于家邦矧四方書大有之年式先實訓宜九重慶上元之節先進霞觴朱絃繚亮協應韶鈞御燭熒煌昭回星斗山形葱蒨加馬海上之六鰲烟影迴環走人間之八駿清歌妙舞以次而迭奏境隔仙凡玉饌珍羞雜然而前陳味窮水陸極天下一人之養奉內前一日之懽臣等粗以賤工叨居法部窺月中之火樹疑新開不夜之天分霜後之黃柑知樂共長春之宴欲寫勝事敢貢蕪言

新詞妙語膾炙人口

長樂宮中啓御筵六鰲山下擁祥煙三春景重元宵節四海人歌大有年彩仗近移風力軟珠簾初捲月光圓霞觴盃滿獻觀燈酒樂奏昇平第一篇

詩詞工麗

元夕節宴奉 皇上致語 克勤程敏政（[?]宗伯）

胡太史三泉公許讀此篇如歷珠丘而萬玉山所見無非寶者

伏以時分四季惟春季當和樂之時節有三元顧上元乃繁華之節宜張御宴祇奉宸惟況一歲之豐登有先朝之故事恭惟 皇帝陛下秉寬仁恭儉之德受高明睿哲之姿天縱多能上師孔子日新舊學遠慕湯王祥刑不及于非辜卹典屢施于無告南郊禮備特牲才胙於尚方北塞塵清虎旅又歸于宿衛調泰臺之玉燭實在此時放夜禁之金吾豈妨正務銀花玉樹徹應鰲山鼉鼓龍笙少延鳳駕侍臣立紅雲之殿尚食進紫霞之觴聖齡須保于萬年健隨天運節序已開于十日樂與人同昉明月之光輝喜良宵之未艾臣等猥以末技叨預伶官禮太乙貴神于六宮之中想周旋于達旦獻昇平妙曲於兩階之下愧聲調之入雲欲壓下情敬陳俚語

寶歷初開十二巡上元風景一回新千樣火樹連西苑萬點星毬擁北辰金剖黃柑傳令節調翻白雪應陽春聖心須比光明燭滿賜餘輝及庶民

結句寓規諷

費太史南禺公評：如美女簪花，妖飾妍麗

句句切重陽事

重陽節奉　皇太后致語　尚矩董　越工部尚書兼講學士

伏以金菊對芙蓉御苑風光異人世玉杯浮沆瀣聖明孝德協
天心清權同四序三時至養來九州萬國一任年光載轉且忻
慈壽川增宜逸豫之無期真孝慈之兼盡恭惟
聖太后陛下仁慈恭儉中正齊莊渭水與周卜世何須資鄢郢
塗山啓姒歷年終見邁殷商坤元資萬物以含生乾由天作震
肅啓一人以繼統嘗自虹流仁恩協贊於窮祗慈訓式貽乎海
宇愛此歲逢柔兆正當節届重陽漢宮方佩紫茱囊陶徑正斟
黄菊酒飽餐出天府咲詩人不敢題餻鐏俎晏龍山愛參軍任
朝落帽人世尚不孤令節天家可虛度年光奉春酒祝慈顏正
醾南陽之水得仙方顛
聖壽初餐栗里之英振振百子池邊龍孫繞膝皎皎萬年枝上
兎魄流輝桂枝香飄青玉案頭遥通御氣梧葉兒舞高陽臺畔

繡珠璣錦足當一字千金

富麗

亂點秋光洞仙歌徹玉樓春慶美人歸錦堂月肯惜卮匕慢浂
不妨步步嬌隨金人捧露盤冉冉擁鸞旌飛下玉女摇仙珮飄
飄聆鶴馭歸来咸言美景良辰大聖樂慈顏不老共對紫萸金
菊堯民歌萬壽無疆法部既陳樂詞宜畫　二
玉盤仙露瀉清香都入慈闈万壽觴栢子濃薰朝霧合菊花開
映御袍黄鸞聲裡息何限白藻宮中樂未央半捲珠簾看歌
舞婺星天上忽皇祥

華學士鴻山公評：文成繡豔，詞雕龍

用端陽事切而詞法工緻

端陽節宴　皇太后致語　尚矩董　越學士少保

伏以階蓂舒五葉一年佳節又中天慈筭況千春萬口歡声齊
動地中外仰鴻鈞大造臣工露燕錫深恩宜逸豫之無期真孝
慈之兼盡恭惟
皇太后陛下仁慈恭儉中正齊莊震肅儲祥啓　聖明以繼統
坤元肖德同厚載以資生有娀舊國寔生商渭水大邦真有子
配二儀以正位無貳無虞有萬乘以承權何思何慮維此歲逢
柔兆式當節届端陽菖蒲酒泛玉斝金尊喜見
一人獻壽艾葉挿瓊樓朱戶又看九御迎祥香風先播於浴
蘭炎暑頓消於賜葛幻術繫淮南之蜴虎卑息須大内之衆英
五兵符皆佩赤靈九子糉並聯彩縷宜春死裡紛紛驃騎連營
太液波心兩兩龍舟競渡不以鑄青銅於揚子已無邪僻動天
心何須飼靈藥于守宫自有
聖慈嚴內則眷此馨香令德何難感格上天看三階平而風雨
時定五穀熟而人民育至養備九州四海
慈齡過萬歲千秋頒金門暫駐宫車看衆技繽紛魚龍曼戲勅輦
路且停警蹕聽鳳簫傳鸞鳳仙音不盡下情再陳口號
中天佳節月蕤賓天上年年樂事新競渡波摇金線柳追風蹄
蹴軟香塵蒲觴泛玉稱三壽冰片堆盤送八珍願祝　聖慈長
不老小臣末技歳来陳

陳太史
后岡公
評
冊青其
旨金石
其色請
尽山水
歌方知
其妙

中秋節奉　皇上致語　尚矩董　越文僖公

伏以。秋色兩平分萬里寂無聲之風露。圓光正東滿一輪懸有影之山河。良宵美景莫蹉跎。人意天心正和協。但得永清驛於宸極。何妨催綫箭於宮壺。樂已同人。年方大有。恭惟
皇帝陛下。恩同覆載。明並照臨。育物對時。識大造方以斂藏爲德。重農務本。知小人惟於稼穡是依。吹豳方見於迎寒。撫景忽驚于徂暑。睠此蓐收司令。正欣皓魄當空。惟一鐏必有容光。信大明本無私照。霓裳紛舞。袖悠揚法曲。獻仙音桂子落天香。縹緲夾城通御氣。輦路動雍容。仙蹕壽杯浮瀲灩。朝霞仰天欲問來哉時。嫦娥不語。搗藥不知在何許。杵臼無声。披緗閱扰雕甍繞。見鏡光閃爍。轉瑤樓入朱戶。忽驚輪影透迤。望蓬萊且莫乘風。待雲槎猶堪泛斗。豈必假知微道術。已長如天柱峰頭。又何須公遠仙橋。便如在廣寒宮裡。謾言今夕復何夕。不煩燈燭之光。管取今年勝舊年。長看魚龍之戲。願停法部。試聽頌聲。

一年月色是中秋。桂子香清瑞氣浮。大地有光歸畢照。九重無事樂宸遊。星辰北拱瞻黃道。烏鵲南飛向畫樓。願祝年年當此夜。八荒黎庶盡歌謳。

綿緲
勁人

工艷

余閣師
同龔公
評
抽黃
擷白
綷如
運風
声出
宮商
可歌
可咏

進館公讌致語　明龍郭正域編脩

伏以。黃閣風清。際五百年明良之會。絳帷日永。衍千齡世德之傳。地說瀛洲。會見菁莪樂育。人登瑶圃。共瞻杞梓敷榮。慶帝澤之休光。紀詞壇之盛事。恭惟　内閣元老相公。弼由天眷。治以風行。幹軸乾坤。斟酌四時之氣。輔成堯舜。縱橫三代之英。紆赤芾而覲紫極。備九德以孚庶僚。黃扉宅青槐而光一人。以制大宇之億人兆人。華夷胥賴。思伯禹之饑溺而匹勵。振河海不遺細流。適周公之吐握而允勤。柔謙菲無以下体。適逢。龍祚中興之運。載覩豹文丕變之期。萃美九州。結緑懸璆。光掩映探奇。四域青鸞白鳳。羽翎差如鑑之空。如衡之平。既廣摎于藝圃。爾日斯征。爾月斯邁。復專課於詞林。天祿儲材。廣見聞于三墳五典之外。石渠充棟。考文獻于二祖八宗之朝。曳履鳳皇池。共擬澡身浴德。鳴珂鵷鷺觀。豈云剡篆雕蟲。步亦步。趨亦趨。悉儼圓規而蹈方矩。聞所聞。見所見。共被霽月而灑光風。晝漏傳清。幸遭逢于今日。情容發粹。卜勳業于他年。方茲玉露凝秋。金風薦爽。陳柯捲翠。落山色于尊前。綺戶披紅。搖波光于亭畔。楓宸退講。共來鵉鶴之驂。芸閣開筵。並擬皐比之席。文江動色。筆海增瀾。少長不踰二十八星。天上座尊卑。式序百千萬歲。日邊恩共等。父司燕樂之儀。乍進俳優之戲。三觴均奏。回韻俱成。其詞曰

天上分携紫閣香。彩鸞聲細引霞觴。三台高映黃金闕。列宿紛羅白玉堂。斗柄指西增燦爛。明河直北近微茫。欣瞻多士生王國。顧俊應知　帝業昌

麗語

雅詞
俊調

秀色可
飡

董太史思白公評：部音令錄之以休明一世映徹九垓吾不得不以此推昭素

光華燦爛炳炳神色奕奕令人飄飄然有凌雲之想

入館公燕致語　昭素黃輝代

伏以龍樞獻祝壽星正粲於丙丁虎觀儲英直氣並臨乎奎壁共看一堂燕喜真師濟濟之朋足占萬曆鳴休賴繼繼承承之美恩朝盛事家地榮觀恭惟内閣元老相公道貫三才望隆八柱身依日月振二百歲之禮樂文章手斡乾坤統億萬人之英雄豪傑調和玉軸夏日為陰而冬日為陽鞏固金甌豐年斯王而饑年斯穀祥流都埜花洽華夷仍躬振髮之勤渠不數翹才之延接十步間必有茂草矧明世無擇地之才百歲計莫如樹人乃皇家有如天之綱握符十七載正周王壽考之初齡得士廿二人恰堯典疇咨之往數旌收既異陶冶彌敦仰儀德星喜見連珠之入閣宏開冊府鷟看羣玉之照人元氣時苞崙擇灑巨靈之山水榮光攬河洛錯綜五老之圖書豈直鋟月凌雲效刻鵠雕虫之小技將使通今學古收補天浴日之大猷東箭晉犀鏃羽更資其深入西金躍虎淬磨尤利其發硎先知覺後知此日之楷模具在前事師後事它年之報稱如何共罄丹心言光青史遠答二祖八宗之培養仰酬聖君賢相之登延方今梧井澄煙桂輪浴露螭頭下直九霄環佩秋聲雞舌飛香四座衣冠春色北辰開斗極玉衡運而列宿盤旋東觀敞蓬萊紫氣臨而羣直寫奕函丈動中宸之采片言炳烈下丹青皐比延上道之光載色流觀乎文象黃姑佐勝斜垂萬里銀簾素娣多情推上一輪冰鏡　其等沾文露千方山冠下雀躍何勝望恩波于圓海濤中鶯歌莫狀敬謅俚語少侑清歡詞曰紫薇丹桂對芳妍閶闔風高玉色天桃李陰中羣小鳳蓬萊觀裡會諸僊雲連雁序當歌席月滿姚池昭舞筵共羨唐虞才子盛瑤觴齊祝聖人年

檄集

楊文貞東里公評：詞嚴氣正華古雄教元罪甚我民謨典訓之語文也不遑遠事且淺矣于前矣

鍾張伐武成录淮泗耕淮句与農文自漢側室稱子㝡之咸勛能處人偃湯耕其武变市不止端象不元

擬高皇帝諭中原檄　希直方孝孺　侍講李士

諭予不佞肇啓土宇敢播告于爾中原鉅宗小姓多士多民嘗言冠屨不可倒持鴟鳳不可同穴内夏外夷固天之所以別區類峻界防也宋德凌遲南風不競犬羊陸梁奄有中夏三光失明兩儀易位黔白汙於腥膻衣冠辱於塗炭自古宇宙之變有大此者乎凡含齒戴髮孰不裂眥撫膺思一操戈而北指哉夫沐猴而冠自昔所嗤服豕以衮於今為甚況錦衣玉食雖盜亭帝王之奉而假淫壓聚卒無改禽獸之心有如大德廢長立幼泰定以臣弒君天曆以弟酖兄弟匹兄室子蒸父妾加以宰相竊弄泰阿臺臣日尋戈戟三綱以淪九法以斁雖胡亥楊廣之毒未若斯之極也而彼乃視為恬嬉方欲啗腥焰而灼之此雖殊覆異載猶當戮力驅除而況可使之稱一人以號令天下哉予故淮泗耕農也彊畝力作以資事育而重役繁刑如蹈湯火寇賊蜂興寢不帖席群雄無主繆為推戴不得已勉從衆志興師弔伐干戈所指旗無再揚時乃殪強僇纖偽吳俘國珍燮友定西抵巴蜀東連滄海南控閩越荊湘漢沔兩淮徐沛皆入版圖東南亦已粗定但念爾中原之民尚爾淪陷深用疚心予恭天成命罔敢自寧將遣兵北向蕩逐羶穢清豺狼之窟穴復漢官之威儀恐爾有衆冥昧不靈不曰是實生我而覆子是讐或機矢相向或竄身異域予亦何辭于爾有衆其尚敬聽于言毋輟耕毋廢市毋棄室家毋犯鋒鏑義兵所至輸誠納款率先投降以保有生予幸為華夏主爾亦幸為華夏民相與戴履高厚共樂太平孰與薰炙腥羶不可嚮邇者哉於乎言出於予心入

不外蒙古昊天地之量

於爾心爾尚信予不妄以告爾父兄子弟罔或予違其蒙古色目人非我族類有能倡衆歸義者予亦納之右衽一体收恤檄到其胥諭之

宋李士谷溪公詩炭文如商彝周殷后稷之者特薬煑鍋器耳惟華川此篇古色黯然過真漢文也

擬漢伏波將軍諭南粤檄

華川王禕 待制附李士

蓋聞天下之大義當混為一惟大漢隆興兼制八荒威靈所被罔不臣妾陛下即位廠既存撫天下輯安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從事於蠻夷是故有司臨境而東甌請服閩王伏辜大將軍秉鉞單于奔幕驃騎抗旌昆邪右衽自上古所未能攝正朔不及其俗者莫不誠服受事稽首來享甘心而內附惟南粤在服嶺南本南海地趙佗故越吏秦撼天下亂佗輒擅據其地自立為王高皇帝已定天下為中國勞苦故釋佗不誅因而王之與剖符通使使和輯百粤為外臣及高后時南粤以我隔絕器物為辭乃自尊號為帝稱制與中國侔高后怒削去南粤籍遣兵擊之會國有大故兵罷孝文皇帝務以德懷柔四夷為佗親冢在真定置守邑其從昆弟咸尊官厚賜寵之而遣使諭盛德焉佗恐頓首謝願奉詔長為藩奉貢職自削其帝制通使如故然關其居國竊如故號特使天子時稱王朝命如諸侯而已天子寬容掩覆瑕玼亦置不問陛下建元之四年佗孫胡嗣為王而東粤侵其邊邑胡不敢擅興兵上書天子請命天子多南粤義守職約為興兵未至而東粤平胡感漢德且約入見天子已而背約不入見而遣子嬰齊入宿衛胡死嬰齊歸國立擅殺生自恣無道天子數使使者諷諭亦竟負恩不復見天子及其子興繼立乃與毋后謀求內屬上書請比內諸侯三歲一朝天子許之賜其相呂嘉印除其故重刑用漢法諸使者留鎮撫之則是大漢始終嘉惠于南粤者甚厚為南粤計其將何以報漢德乎頃者其王王太后能念漢恩不可負如約將入朝獨呂嘉父執國柄威福自專顧以內屬為非利於是天子遣兵及其境問罪遂

論南粤事紀數其罪詞吉炭切稟不可犯

不以地不以財而以誅夷罪惡方見王者无敵之師

曉諭順逆申告禍福極其剴切

以反聞弑其王王太后盡殺漢使者道蒼梧兵拒漢逆天悖道厥罪不可赦陛下赫然怒是用命將出師將盡誅夷之而郡縣其地雖其地方萬里廣袤有犀象翡翠玳瑁諸奇產然以我大漢之強盛得其地不足以加大得其財不足以加富徒以其罪惡貫義所當誅用宏混一之盛虎貔伐大漢成命於無垠崖府今受天子詔分命伏波將軍出桂陽下湟水樓船將軍出豫章下須水戈船將軍出零陵下離水下瀨將軍下蒼梧馳義侯發夜郎兵下牂牁江咸會番禺殄滅之期決在今日蓋皇帝之兵非人之力天之福也惟爾南粵官屬將校部落君長其必劫於威暴污染凶逆無以自新如能共棄前惡斬捕元凶相率來降封賞之科具如甲令夫玉石俱焚誠聖天子所不忍用是播告之修不匿厥指苟或保恃險阻懷抱疑貳以自外我天子之威命則天兵所至職在討除必草薙而禽獮之盡殺乃止禍福所在昭然甚明檄到咸諭陛下意毋忽

高太史季迪公評宣主上之德問言兵之罪時吉凶之門開從順之途可與諭巴蜀檄並傳

諭甌括父老文

劉基 伯溫 文成公

告甌括父老皇朝以武德一九有服而不役坦休滋潤同有荼毒至今八十餘年矣父老目不睹旌旗耳不聆鉦鼓茹蔬飯稻哺孫育子早卧晏眠優優坦坦通無所有踰山涉水不覩不類誰之賜與帝德寬大務在休息與百姓安樂太平故禁網漏而弗脩官缺其人偷惰潛生以不能宣德化遂繼滯咎在有司非主上意也今父老子弟不察其故懟暑嗟寒從怨于天乘間造釁竊弄戈兵睚眦跳踉曼及草木禽獸率道厥生所過所止山夷土赤甚亡謂也百姓無辜籲號于天驚動天心天子乃授鉞左丞相曰其從便宜死之生之無倚無頗丞相深念小民為不教而誅有辜帝仁詢于庶言知使者父老鄉黨宗戚與父老故無惡為能奉揚朝廷仁恩以啓迪父老心不逆遣走川殘傳俾使者來諭父老冀父老各體上意約束其子弟變禍作福以活乃亂屬俾引勿割惠至渥也今使者至郡且彌月矣布告已至而父老子弟猶豫未決使者實愚朴不能測人意而嘗聞大君子之教曰惠迪從逆吉凶倚影響火生于木厥惟自灼匹夫不可讐況敢觸天子丞相怒乎大命不替大恩不再怨可釋不可結亂可已不可長冥行弗返厥途乃窮易曰不遠復无祗悔元吉又曰迷復凶父老念哉語曰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使者雖微丞相命也惟父老審圖之毋自失厥時以貽悔莫及

詞婉而切意周而直臨括即无知必當感悟

蘇太史平仲公評　理論勢激曉告辭切而行文古雅不是西漢以後人語

擬漢使諭郡國共擊邯鄲檄　景濂宋　濂學士承旨

惟高皇帝提三千卒起自豐沛赤幟一揮天下底定景洽重熙至孝平皇帝藐在幼冲新都侯莽以秉國鈞潛萌異圖僭篡天位四海豪傑怨怒次骨有枕戈待旦者義旗始豎持劍之士動以萬數不一二年直擣長安衆共誅莽天地為之開明日月為之宣朗人祇為之卷舒賊王郎者本邯鄲卜筮之家乘海內弗靖詐稱成帝子子輿以惑爾吏民値魏亡賴子弟遂立為帝猶下幽冀漢與賊決不兩立義將剪屠之今大司馬劉公將城頭子路刀子都兵百萬從東方來軍容煇赫嬰其鋒者無不殞滅爾吏民皆漢舊臣當不忘二百年子養元元之澤帥爾子弟執爾戈矛鼓行而西相與成大功漢法且在陷陣却敵者受上賞搴旗斬將者次之執俘獻馘者又次之爾吏民隨所擇焉其有

此以功論

不知逆順之辨者甘為賊虜持兵以拒我者必草薙而禽獮之盡根株痛斷乃止新莽篡位已十四年置百官有司謀臣甲士雄天下尚頸血濺地節解臠分王郎假名烏合遇戰則鳥獸散其能與漢兵敵乎漢德在人心未泯海內謳吟思之日夜矯首以望赤帝旌旗之至故一叱咤間破昆陽之圍斬司徒之首拔武關之險降宛城之兵下河北之衆星流彗掃若神兵自天而下皆爾吏民目所親睹也昔高皇帝嘗刑白馬盟諸侯王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王郎僭竊帝號反易天常罪在不赦爾吏民上稽天命下度人心傳相告語戮力以誅無道使他日祀漢配天不失舊物爾吏民榮名無窮焉不然漢兵且至其無悔

此以禍論　引新莽以[illegible]即最切　此以勢論　此以理論

張閣師鳳磐公評　論發明恩威並著足以示諸虜固矣

三鎮守臣約束虜衆西行檄　萬曆丁丑館試　慎吾張肖思庶吉士

蓋聞歸德奉化者義也堅盟遵誓者信也守義與信者保其衆者也夫提兵數十萬之衆去國數千里而假道于嚴關固塞之內名之曰孤懸然王行之諸酋帥從之而寬然無反顧之慮者豈王之智不及此哉恃有聖天子之德意也恃有數十年來之盟誓也然使王約束不明申令不熟經行之地動致騷擾毋論利害將不負朝廷之曠恩哉夫天朝之待外國以德而外國之事天朝以義以信自王納款以來聖天子之德何如邪賜以王爵錫以金印寵以美號號曰順義而又貢馬有賜獻琛有賜此越裳氏之所不能得于周而王得之也昔漢拓烏孫等國以斷匈奴右臂不聞許外國相通也間有私相羈屬者漢不知也不聞許假道以往來也今王欲往西寧海上會僧刺麻假道甘涼等州而朝廷欣然許之此又匈奴之所不能得于漢而王得之也王又請開茶市夫紫國飲湩茶非所急故朝廷不允所請此聖天子明見萬里之外也然後賜以百鎰以供講誦之需此則聖天子之仁也而又賜經賜佛賜飲食以勞王而犒衆士此又聖天子之仁之無窮也余雖不敏亦知王之知感矣王之譯來言道所經歷分毫不敢犯朝廷守臣已諭王意于緣邊諸吏民矣亦已諭緣邊諸帥以賓

引周漢事來形國家御夷之恩最切

琅々炳々文先隨辭々先餘意最浮揚主底之体

詞嚴氣正書不可犯

太阿出匣光芒陸离

假王衆勿事陵轢矣鷹王稍有不戢酋師部落之從者稍不能
体王之意縱小醜或取民家之一笠則上負
天朝之恩中倍撫臣之約下賈百姓之怒當是時邊將乘隙而
貪功邊兵圖利而奮氣邊民因怨而發憤余雖欲私于王不可
得已故宜戢其部伍誡其長師示以
天朝之恩德不可負撫臣之約誓不可倍將吏之勇銳不可犯
桑麻雖遍野而不許取一毛畜牧雖縻山而不許取一物一人
犯者罪其隊長一伍犯者誅其酋師則歸德奉化之心益篤遵
盟守誓之志益堅信義不失皆之大道此王之所以善保其衆
而往來無恐者也恐部伍衆多不能徧聞檄到亟下諸酋長使
咸知奉順之意毋違

張閣師評愚按公入當筆著無依山不得凉帶雨來之句益傳

裏陵有陝石旱則輟之必雨

尤衔宓畺承卻口風北流蘇滿

晚霞綢櫚柱矢

邢容煙雨可謂極人巧書天工

美請作府

移雨師檄文　萬曆丁丑同試　芝亭楊德政

大淵獻之歲蕤賓之月霪雨自六日至十八日不止街衢哇晦
盡為江河再雨不暄則田禾腐朽囷庾含漂蕩民將魚鼈乎是雨
師之罪也乃為文移檄而誅之曰蓋聞太平之世五日一風十
日一雨濛又委露祈又若時或為濯枝或為甘霖期不破塊取
足津埊小不崇朝大不終日而絪縕時澍百穀用滋如絲如霧
先公後私汝之職也乃或陽愆陰伏鑠石流金陽侯布令祝融
專神覘肌听縢焜燜熠燿則宜鞭陰石集焦明戲羅浮之神龜
鳴武昌之石鼓浴猕天河驅羊卯日沛然而降利物而止且不
宜浸淫累旬日漂沒無定時也尔迺竊弄坎離之權假借畢星
之好左挾雷君出西行而隱隱右提玉女衣五色之翩翩長壽
山白馬馳而不還齊侯庭商羊舞而不已黑斜潜穴飛躍無時
朱衣浮波往來靡定興無為君久駐江城遣玄冠使日馳海岸
駢蓱驂駕玄宜義和遁跡封蟻穴竭龍湫顫兕潜形遂使堦下
伏泉庭中運檝支牀白石苔蘚斑侵覆几青氊蜉蝣集市四郊
汎濫若唐堯九載勿寧一望汪洋是神禹九河未濬蘖蕪無徑
鷗鶴争飛波濤有聲蛟龍競度黿鼉出沒於交衢網罟可施於
林麓溪橋樹斷望眼蒼茫野渡舟橫行人嘆息非智伯之行水
沉竈產鼃豈戴封之祈天救薪滅火烟雲四塞窮巷寂於長年
淅瀝旬時陋室臥如永夜浮流溝澮雖君子之待涸有時而瀝
溪諸涯致河伯之望洋叫嘆高唐夢夜夜頻仍折角巾時肯可
厭漂麦非為咎田疇荒蕪溪湛流粟未為害邑里蕭條可畏不
惟蓽門蓬户卑喁興潆之所汩沒生嗟即阿閣層樓高明鬼瞰
之家忍見天日矣夫神農氏聖德已遐万物豈能咸利傳說氏

太公為灌壇令泰山神女暴風雨在邑外过

賢聲漸遠經旬矣必作霖縱有劉城鼓角之喧難免室頌零濛之嘆滂沱汪濊矣足為恩浩汗涔淋處彰汝恐中國且有聖人安敢橫流不止灌瀰豈無遺澤何不避邑而過乎。

雲南鎮臣約束土司檄 萬曆癸未閩試 端銘 徐應聘 除討

周館師敬菴公評 氣雄神王如深山文豹落地便能食牛

爾西南夷之臣屬中國也蓋自古然矣國家兼統䆒穀載混一華夷薄海內外皆為郡縣爾因貢賦之邑也國家以爾道路遼遠不以中國之治治之特設宣慰宣撫長官等司俾爾世世官長其地租稅徭役不領於中國之職賦爾等得以安享爵土者秋毫皆朝廷德也夫何頻年以來狡肆猖獗每每勾結外夷以來侵犯內地緩則蟻聚蜂屯急則鴟張豕突冒觸官軍及其勢促力窮輒爾搖尾乞命官兵一過叛逆再萌此爾等之故智所從來久矣今者耿馬逆賊罕虔灣甸逆賊景宗才等懷犬羊之性逞狼豕之兇附從莽夷矢兵無忌入施甸襲猛林取永昌破順寧屢挾孟定木邦勒取金牌印信罪惡貫盈神人共憤皇帝赫然震怒爰命三軍討之以我貔武之師覆彼烏卯之上兵刃再接逆賊就擒已乃平其巢穴夷其醜類此皆皇天寵靈朝廷威武之所致也夫㒷等襲先人之遺業受國家之洪恩妄肆狂悖之酋親為戎首自謂地險人眾朝廷無如我何迨乎挫劒鋒鏑之下反接檻車之中鼙鼓之憂方深當轍之勇安在禍敗之本爾等所鑒也往者無論已今而後爾當洗心滌慮舍舊圖新毋交搆外夷毋侵盜中土毋擅興兵革毋侵越境界倘彼夷酋犯爾疆土爾當馳告轅門束甲待命苟能永懷忠義之心無替恭順之節則我之所以待爾者不薄惟爾亦有利焉如其怙終不悛仍為跋扈之圖是乃蹈迷復之凶犯必誅之令明矣我當陳師鞠旅滅迹掃塵一旦血流川河暴骨草莽先人斬其血祀子孫絕其噍類自作之孽噬臍何及夫以順逆之勢若彼利害之機若此苟有知識咸能圖揣到其共思之毋忽

詞致傑杰

指畫猶描至明至切而古調雄詞足以使厉千古

雲南鎮臣約束土司檄（萬曆癸未闈試）之環胡時麟（熙吉士）

中間函經家公許

懷悠高譚清省書院文京家有子天地未大窮也

國初削平借亂奄有雲南內建郡縣外設宣慰七司宣撫三司
安撫長官等司十數俾世其土官號相襲豈為爾能率百粵佐
我
高皇帝之命哉無亦以爾率先嚮化且荒外受服隨俗君長庶
幾不使不叛長守外藩焉耳父死子繼兄終弟及世受
國恩謂宜專心內附靡無他志乃前者莽酋以細種入據擺古
猾賊今又實有豕心爾孟定孟連車里八百迄西纓莫等酋先
役屬者我反側莫此為甚然彼猶稱迫近大小不敵患其見淩
若干崖南甸隴川木邦皆我舊臣亦先後屈服此則爾等之郎
安于莽也今莽酋子應裡藉父兄虎肆以兵威劫制𦍑土聽一
岳鳳則奪隴川之地以與岳鳳信一罕虔則許以木邦之地與

明正其罪

長于聽諭

堂堂正正奇奇巧巧

罕虔破蠻連殘芒市去國數千里牧馬潞江侵我疆徼一軍犯
騰衝一軍窺永昌軍書相聞旁為　中國不利未聞爾當道土
司能為挫其軍鋒者僅一順寧猛放忠出兵迎敵小有克獲未
能大創其在南甸則陽順陰逆多方詒我千崖則望風迎賊反
為先鋒芒市則不戰而奔家室異處夫㑊　中國之命以有茲
土事之二百年見強敵而棄之非忠臣也藉使爾有夷獠君之
數世一旦棄汝而他適汝何愛焉區區新造擺古欲與堂堂
天朝角力鬬智雖愚者猶知不可況乃稱為長帥者哉公麾之
聿必有為任囂敉尉佗制七郡之計者彼各一時耳
國家東無夷患西無虜憂物力全盛士馬精強猛將謀臣動計
千百而專力于西南譬若轉泰山之石以塞潢汙耳何七郡之
能為瘴癘雖侵非有頭痛身熱之阨山路雖阻非有束馬懸車

善兵明王者无外之虔

若携謀遠之略具見數語中

之險戈船之卒佽飛之士日益增集一渡金滄而南聲罪致討
則莽賊計窮勢必渙散爾于是時雖欲背逆歸順無繇也
國家于爾未有介然之恨何嫌何疑而有貳意爾若及以此時
悔心易圖諸部齊一堅事　中國積甲守境以俟其來聲勢相
援緩急相應賊來或搗其右或投其左或待其虛或躡其後使
敵進不能前退不及後則賊必不復窺騰衝冠永昌矣其時有
能得應裡首者即與以擺古之地貨財皆有之有能得岳鳳罕
虔父子首者分隴川木邦之半其餘以歸其書主能得猛別阿
乇首者如得大將賞千金有官益封日夜傳檄以聞不敢後若
猶懷觀望計圖兩屬則莽定之後罪有所歸身首不完妻子為
僇則惟爾自生咎爾無或怨如檄

諭朶顔等衛屬夷檄（前所癸未鄉試）

仲明葛曦撰

剪鎮守臣檄告三衛屬夷惟兀良哈之地我
高皇帝建以為太寧都司以扞此邊
文皇帝兎此平爾祖以師來助順
文皇帝嘉爾誠款乃建爾官故爾土宇舉大寧之地以畀之嗣是以來不失朝貢頗稱藩蔽而
國家歲亦以金幣賜予之暮府撫賞歲无虛月後乃陽向陰背與大虜交雖滑為向道略我邊陲土木之役與成之変爾寔与焉夫爾祖之歸順非若胡貉燕人之叨也
文皇帝之封殖非止吾誰南鄙之田也
國家之錫予不減呼韓金繒之賜也尔之向背不減先今羌罕之詐也邊臣念之常痛于心而籌策之士亦頗有言

余閱師同蘆公評：古雅之詞，悽切之論，昔遼書而茲將況凄，今仲明作檄而朶顔當稽首矣。

國家无大寧不便者益不能無從戎之議
主上湛恩至德頤猲以為
文皇帝所建毋是剪棄故赦爾愆罪茂茹弘覆而恵德無厭詭謀不測謬辞危語恐嚇邊吏叩關請闕方有邀求與服潛師旋有寇掠夫 國家與爾可謂不薄矣捐地以居之輸金帛以賜之恩德覆露尒惟是藩屏是為豈其弁髦而因與虜為市即封殖之意謂何方當
聖明極治之時胡越一家之會度遼東指土蛮寢謀下瀬南征緬酋授首厥靈廣被薄海來臣乃有重九譯而入見求一貢而不得者爾已世受封爵稱為藩臣而辜負
主恩潛通大虜有如
主上赫然下咫尺之詔閉關絶貢声罪致討邊臣邀功竟其兵勢節不知爾何以謝過其無乃剪為緬賊土蛮之續以為俘累
幕府為爾懼焉夫以匈奴之桀驁而一禀正朔受羈縻
朝拜鞭箠而使之其何有于朶顔故欲与尔熟計其便夫宝鏹錦幣受之天朝布帛金錢須之節鎮而無亡矢遺鏃之費如此其安也與虜出入暗行鈔略犯関塞冒矢石以覬細民粗糲之資如此其險也高爵重封稱 天下藩臣以雄長于戎狄之間如此其利也長惡不悛以勞王族血膏鋒刃首懸藁街一二遺虜自竄于苦塞不毛之地如此其害也安危利害昭然可覩自求多福是在知者爾若盡更前轍恪守臣節无通醜虜
朝廷于舊悪无所念歳時賜賚盡從舊章若能為國宣力伺虜動静以告邊吏効有勳勞殊榮厚賞
朝廷亦無所愛其或請乞紛紜邀求無已守臣亦不敢以聞于
天子其有執心向背結連匈奴以為禍始則甲車百万分道勦除執事者固有成策矣爾其放古始之忠順革畴昔之遠心哉

揚天威于絶漠，數叛逆于方荒，太宰諸虜聞之，又当作悅。

暁譬明晰，開示懇至，古詞古調，尤之与青史三行。

許作婢赫語石王威自密曆功自湯善頌不戰之武不可与泥克敵之勛若同類而共視之也

露布類

擬逾平群寇露布

濟之王　鏊文恪公

天啓昌期薄示無虞之警神資睿算旋成不戰之功氛祲廓清華夷寧謐恭惟皇帝陛下嗣登天位獨奮乾綱一時怠玩之風振累世因循之習叅怒茲群盜敢爾逆天安祿山之反相莫逃子壽先知管叔鮮之流言尚賴成王不惑鴟鴞成性莫懷好音大馬怙恩忽成反噬陛下怒形文武之赫斯恩施乾坤之蕩網開一面計出六奇置赤心于腹中推洪恩於望外故旌旗所指反側歸心金鼓纔聞元惡授首兵車既勅徒勞六月之師干羽載陳奚俟七旬之格遂使燕齊趙魏四郊之狐兔俱無江漢淮沂萬里之波濤咸息此皆德符玄造謀協神人群策畢收恩罔遺于一得神謨默運道乃出于萬全四門還穆穆之風萬姓覩平平之政臣職居下列目覩膚公珍螳螂之當轍車禁鯨鯢以為京觀武歌七德遂完保大之名壽祝萬年願進持盈之戒

許少傅潁陽公評　吐譚則雲日光叱咤則風霆變色洵奏捷之体

寄叙事于儷語而不失寔公之全部

詞華偉麗

其辭蔚然其韻鏗然

滿幅則日月俱驚浪動則山河如飛

嶺西大捷露布　萬曆丁丑一閩試

几玄沈自邠　國史脩撰

萬曆五年某月某日某官臣某等奏

詔進討嶺西猺賊仰伏

天威大致克捷遂平羅旁等處地方者竊惟

仁人之心在救民威德覃敷于絕徼

王者之師非黷武靈聲丕振于炎荒萬里綿徧情舒一旦百年遺患克不崇朝惟茲羅旁介在嶺表猺獞雜處種類寔繁西接蒼梧險道夙迷於瘴癘東鄰肇慶妖氛遂起于戰爭帶甲擁兵嗜殺乃其素性操戈厲刃桀驁比于天驕所居者密菁叢林豺狼之所嘯聚所恃者崇岡疊嶂猿猱之所扳援方其負固山林則問罪之師以險道而難克及其肆擾疆圉則無辜之衆被刦掠以無遺鼠伏狐潛致由積漸鯨吞虎噬惡已貫盈厥歷

廟議以徂征未覩收功于有捷茲惟我

皇上勇智當天

神明御世詩書禮樂既溥文教于八埏羽籥干戈爰振武功于四裔交南納贄威標銅柱之鄉漠北稱臣塵斷玉關之路迺惟廣寇尚未格心盤據雖止于一隅荼毒實延于萬世蓋

皇靈遠播霜抵月嶒罔不歸心頑夷性難馴輿濮遐荒敢行倡亂斯王仁所不化即文告其奚施臣等叨荷簡書恭行

天討欲救萬民之塗炭遂興百粵之戎兵先命偏師以批其中堅復出奇兵以斷其歸路司韜鈐者効力爭先有斬將搴旗之勇督餽餉者星馳雲輓有投石超距之雄臣某復親率大軍直擣巢穴叱咤則風雲變色指麾而山岳動搖先聲以懾其奸謀初陣即摧其銳氣勢如破竹數節之後游刃有餘聲甚疾雷呼

天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動搖

桂宮凱旋景象如不謾之今人册

吸之間不及捲耳夷酉猖獗彼醜螳臂以當車殺氣漲虜我衆鷹揚而奮貔貅百萬赳赳勇劾于千城熊羆數千烈烈功成于倚劍移太山以壓卵誰能當之鼓洪爐以燎毛不勞餘力奮揆艸刈誅滅無難烏衆狼奔悔禍奚及艸木有皆兵之象立山為積甲之塲被掠者悉聽其縱歸脅從者問待以不死雕戈晝戟耀日月以爭明瘴雨蠻烟朗乾坤而再覩三軍奏凱兆姓人安喧鐃吹于營中捲征衣于塞外以洩神人之忿以清邉徼之塵昔者有苗沸靈必七旬而後格鬼方未倩亦三年而奏功未有剪逋寇于一朝除禍亂于頃刻滌蕩兇風烟之乍息遐陬覩氛祲之全消況夫一鏃未亡可保百年無事誠未有如今日之盛者也此雖諸將效勞列狄用命實由我
皇上明見萬里之外功收不戰之餘授戒筭于

詞氣雄壯可讀

廟堂布
神威于蠻貊是以臣工用命疆土肅清臣等叨任師中愧乏桓桓之氣濫竽閫外勉圖赫赫之猷南粤來庭少慰終軍之夙志夜郎通道何論司馬之立動
主上自英臣能實㤗河清海晏必今朝物阜民安將永逸臣等不勝欣忭謹奉露布以
聞

王剛師剝芍公評如宋人書夢事日見激射須萍白羅平畫

御虜大捷露布萬曆　　昭素黃輝編修

臣聞玉燭平調不廢秋霜之殺璿閣在宥猶勤時雨之征是以旌垂綏結之儀弧寓弛張之象雖文德靡資于觀武而國容寧狃於入軍故唯後至之逆誅彌見前禽之順取恭唯
皇帝陛下　仁綏有截　化洽無私　法乾坤以握樞体剛柔而建極白環西至青髻東來地靈開瑞於金牛河氣馳光于玉馬群生含卷共休拒格之陰雜種挺妖敢側華平之影鞬韜力克者殘胡弱殺荒服寒氓內視蔥山克莚蒲海往者老酋毛里不孩占風慕德候月投誠求以享王誓無侵畔
先帝外哀駁冢內重息肩舍其怒猷之常畜以善人之禮錯居近塞互市通關謂悪聲當革於甚滋乃野性竟甘於墉走火落赤狼頭賊部狐尾餘生蠢爾合謀彼焉內訌慝方應斥謝魑魅

上辨章以交訟下封陣其若剝

聲聖清峭使翻高飛余絶至共神敢

以南投噬乍向燕渡太平而東牧始循蓁食漸益鴟張頓忘邪冀之深但怙攫拏之遂乾坤梟鏡竊氣而忘所生雨露械剝至秋而得其刺西三覆物我猶張一面之羅天二還書彼敢肆九頭之蛓熒惑我亡命腥膻我鄙廬天地不容神人共憤三門授律爭懷根　主之誠九伐大蒸各淬復讐之刃勝於未戰出既有名臣奉　天之寵敘　王所慎欽米荽舍向日揚旌會諸將於中權假靈神武占勝氣於大旆懸罪鬼方順指拒之服誅兇神助義拉崆峒之勁氣川谷齊聲烝徒業集于貔貅中令尚彷乎蜂蠆廣張烽堠審聽律同運籌務協于帳幬告箭閉遺手廝卷火落赤真相台吉糾二川部落及撦力克所遣鐵騎合數万人方陸梁于東隴遷旅拒於西涼鴞復化鷹殺氣夜傳刀斗乾從為魍魎塵壹切兜鍪臣乃指發剛牙背依孤角州城自誓人

其法果芳英名之升絶対

分多壘之懸玄兆僉從天谿壁旌之勢乃以陜西巡撫某官某揔中閑之羽騎近控門庭甘肅巡撫某官某策右臂之材官逕爲犄角遣揔兵官某擁趋海拔山之師㩀河魁而列陣副揔兵官某駈羅景騰雲之騎乘太白以搴旗左叅将某箕張羆豹之兵候戰酣而拊背右叅将某翼觧象犀之辛胡勢轉以吞喉遊擊将軍某以客兵三千絶其飛走之路都指揮某勒土兵九百斷其潜伏之軍臣自統中軍副揔兵官某等劍啓星門鼓行月壘狀街北街南之难横草何辟扼天前天後之衡批根末已沙鳴海沸㸃吼鵰争衂若燎毛洊同沃雪自辰逾午魚爛土崩雖剪鯨鯢尚逋有領不悟傾巢之兆方懐拒轍之心鳩聚猶繁麀挺無擇臣以死地窮寇萬人一心即小敵莫逭乎大禽而身挑終慾于智取姑遣使而通其語旋分兵以示羸形彼而入泓驕我

若金紡學天神左断海許失保矣

膝石精堅閒風茶霞氛色向華㳂北北僊

咸肉奮乃有魚麗七萃虎視五丁氣摧渴虹精廻睨日髮指冠而憑𥨊身超拒以請前當敉人開户之時適壮士脱韝之会叱咤則江山潰列溢决則林壑駭騰于是霍滕旃鬚直引雷空之嗷魚文機臂横推彗日之矛挙鵰翼以掩孤雛勢同破竹曜卑渠而巻敞甲事等癸蒙當户有名𩲸尽大黄之弩䦨氏燕色䫲飛小白之旗前後轉戰若干里生擒若干人斬首若干級火落赤等僅以身免嵒魚假息穴蟻何逃天似穹廬逌六羸其無所碟成渠吞咲一矢之罪遣慽忝刺以軀刘拓捏工爲虎落初連痡哭龍荒行遠乎王廷関陇嗅咻狼遂並清于羌種妖戎盡廓善氣大来卧不夜警枕席信市田之便臧而朝食組纓占繫頸之期斗豈臣等衷智萬全陣機七变葢緣玄謨廣運妙畧遐覃出武庫之餘鋒移𨺚起陸渙璦休之滞積

臨田景而絶飛渠

士飽馬騰虜勢日中破遠切近持之卦地形掌上伐東埋西搰之圖蓋天心申警于外寧致呈路益光于內治孼由彼作捎天網以止戈順則民從奏雲華而飲至凶門乍鑿奏寬虮虱之憂吉語遥騰求乎室家之樂臣不勝慶忭之至謹遣某官某等奉露布以

聞

王志文章川公詁點古考核精而議論確秉秩宗者當做此為準矣

此論南面之非

議集上

孔子廟堂議

景濂宋　濂 翰林學士承旨

世之言礼者。咸法孔子。然則廟而祀之。其可不稽於古礼乎。不稽古。礼祀孔子是褻祀也。褻祀不敬。不敬無福。奈何今之人與古異也。古者將祭。主人朝服。即位于阼階東西面。祝告利成。主人立于阼階上西面。尸出入主人降。立于阼階東西面。此皆主人之正位也。卒酳。祝盥于洗。升自西階。主人盥升自阼階。祝先入南面。主人從。戶内西面。祝酌奠。主人西面再拜稽首。皆為几筵之在西也。尸升筵。主人西面立于戶内。拜妥尸。尸酢主人。主人西面奠爵拜。皆為尸之在西也。漢晋春秋所載。章帝元和二年。幸魯祠孔子。帝升廟西面再拜。開元礼亦謂先聖東向。先師南向。三獻官皆西向。是猶未失古之意也。今袭開元二十七年之制。遷神於南面。而行礼者北面。則非神道尚右之義矣。古者造木主以棲神。天子諸侯之廟皆有主。卿大夫士雖無之。大夫束帛以依神。士結茅為蕝。無有像設之事。開元礼亦謂設先聖神座于堂上西楹間。設先師神座於先聖神座東北。席皆以莞。則尚掃地而祭也。今因開元八年之制。搏土而肖像焉。則失神而明之之義矣。古者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于淵泉。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于墻屋。故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盖求神于陰陽也。今用薫薌代之。庸非簡乎。古者朝覲会同與凡郊廟祭饗之事。皆設庭燎。司烜共之。火師監之。其數則天子百。公五十。餘三十。以為不若是則不莊且敬也。今以秉炬當之。庸非瀆乎。古之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此之謂先師。若漢礼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

此論尚像之失

此論灌蕭之簡

此論秉炬之瀆

此論祀典之雜

此論祀典之紊

書有伏生之類也。又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釋奠必有合。有国故則否。謂国無先聖先師。則所釋奠者當與鄰国合。若唐虞有夔伯夷。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則各自奠之。不合也。當是時學者各自祭其先師。非其師弗學也。非其學弗祭也。學校既廢。天下莫知所師。孔子集群聖之大成。顔回曾參孔伋孟軻實傳孔子之道。尊之以為先聖先師。而通祀於天下。固宜其餘當各及其邦之先賢。雖七十二子之祀。亦當罷去。而於国學設之。庶幾弗悖礼意。（開元礼国學祀先聖孔子以顔子等七十二賢配諸州但以先師顔子配）今也雜置而妄列。甚至荀況之言性惡。楊雄之事王莽。王弼之宗老莊。賈逵之忽細行。杜預之建短喪。馬融之黨附勢家。亦厠其中。吾不知其為何説也。古者立學。專以明人倫。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今一切寘而不講。顔回曾參孔伋。子也。配享堂上。顔路曾點孔鯉。父也。列祀廡間。張載則二程之表叔也。乃坐其下。（淳佑初張居程上後因国子監集議再定張遂居程下）顚倒彜倫。莫此為甚。吾又不知其為何説也。古者士之見師。以菜為贄。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宮四時之祭。乃皆釋奠。（今專用春秋亦非）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是二者之重輕係乎樂之有無也。今則襲用魏漢律所製大晟之樂。乃先儒所謂乱世之音者也。其可乎哉。古者釋奠釋菜。名義雖存。其儀注皆不可知。唐開元礼彷彿儀礼饋食篇節文為詳。所謂三獻。合於獻後飲福。即尸酢主人主婦及賓之義也。今惮其煩。唯初獻者得行之。其可乎哉。嗚呼。學校者礼之所自出。猶河瀆之宗瀛海也。猶山嶽之宗嵩崙也。今乃舛謬若是。則其他可知矣。礼固非士庶人之所敢議。有人心者

此論祀樂

此論祀礼

此又於孔子祀外復立帝王之祀亦並一見

孰能默默以自安乎。雖然此姑言其略爾。若夫廟制之非宜，冕服之無章，籩豆用則雜乎雅俗，升降則昧乎左右，如此類甚多，亟更僕不可盡也。或者則曰：子之言信辨矣。建安熊氏欲以伏羲為道統之宗，神農皇帝堯舜禹湯文武各以次而列焉，皐陶伊尹太公望周公暨稷契夷益傳說箕子皆可與享于先王，天子公卿所宜師式也，當以此秩祀天子之學；若孔子實兼祖述憲章之任，其為通祀則自天子下達矣。苟如其言，則道統益尊，三皇不汩于醫師，太公不辱於武夫也。不識可乎？昔周有天下，立四代之學，其所謂先聖者，虞庠則以舜，夏學則以禹，殷學則以湯，東膠則以文王，復各取當時左右四聖成其德業者為之先師以配享焉。此固天子立學之法也，奚為而不可

徐文貞存齋公評
河東倡一代論學今之談道者宗焉大嵩與山之議凡不浮姐豆尺立之劃矣敬山表章之功于是

薛文清公從祀孔廟議

儼山陸 深 文裕公

臣謹按祭祀之議，本以報功，而孔廟祀典實為傳道。夫聖人之道大矣遠矣，今六經所載皆聖人之道也。有能以六經之道蘊之身心，是曰立德；發揮六經之理見之政治，是曰立功；講明六經之文形於著述，是曰立言。夫德以建極也，功以撫世也，言以垂訓也。凡有一于此，皆應法施於後之義，故祭其福焉，類其歆焉，靈其妥焉，神斯享矣。此孔廟祠祀之所緣起，非徒以弥文為也。顧世儒之論從祀者，每多責備于著述之文，而於道德之實若在所后，蓋有見于祭法報功之說，亦以孔子刪述之功居多，而祀典皆在教學之地故爾。臣則以為聖人之道本末一貫，謨訓功烈以時而出，初無意必于其間也。其在後儒不得不與時而為升降，此祀典之所以品節也。自今論之，孔門七十二人，親炙聖化，相與講明，有明道之功，故宜祀。秦火之烈，典章焚棄，故二十二經師口授秘藏，有傳道之功，宜祀。魏晉之際，佛老並興，故排斥異端者有衛道之功，宜祀。隋唐以來，聖學蓁蕪，故專門訓釋者有明道之功，宜祀。自程朱以來，聖學大明，學者漸趨於章句口耳之末，故躬行實踐者有体道之功，亦宜祀。此皆出於人心之同然，而無事于一毫之假借。故曰禮以義起，又曰天序天秩，此之謂也。欽惟我朝列聖，統以道化天下，表章六經，不遺餘力，名臣輩出，足配古人，然知以理學為宗者，實自瑄始。考其平生出處進退，言論風旨，其不合於聖人之道者鮮矣。況生當程朱之后，素尊程朱之學，而反躬實踐，復性存誠，所以立其德者，亦足以救末世支離之弊習。其於世教，似為有功；揆之祭法，亦應有合。但先年亦常建議從祀先臣，刻定之議以為瑄実名

此論周漢魏晉唐宋祀功之典一一精權

此論河東合於功之典

高劝主旆道詩妙

有益應

臣勤學好問歸潔其身無愧文清之美諡至以較量朱子之門人高弟微寓不滿故斷以瑄祀可無施行蓋其愛護祀典之意也。故此後來公論有曰本朝理學一人有曰今之眞儒當入孔廟有曰此元大儒當[illegible]祀有曰潛心理學當入廟庭有曰有功名教侑食無忝蓋其推崇尊敬之至也如此雖然是非必久而後定禮樂待人而後行今聖明在上議禮考文正其會也。臣人按古人祭祀之禮雖曰報功其意又在風勵後來蓋欲引長其道以為世教計也。是故孔子之祀通於萬世則孔子之道行於萬世豈徒以籩豆祼獻云乎哉若使今之為士者皆能如瑄之為學則言行功業必有可觀於世道何如也。所謂法施於民者莫大於此仰惟皇上中興德冠千古行聖人之道得聖人之統主張斯文蓋亦有年如瑄者河津有特祀矣太原有專祀矣必欲鋪張一王之大典以表章理學之有人羽翊聖門風勵來學則從祀之選非瑄不可謹議

文潤可觀

弭盜議

維楨許　國少卿

臣聞唐虞之世畫衣而治然寇盜奸宄以命士師成周之盛刑措不用兵偃不試而詰奸慝周官載焉故雖堯舜文武在上不能必天下無跳梁之民而白晝大都剽吏奪金漢文時有之亦無害其富庶所貴乎長人者在弭之有道使不逞之徒不足為我良民之擾即不得已以生道殺民而其究也竟不失其並生之意此古帝王所以恢弘天心而親為海內蒼生主也且盜亦吾民不幸迷謬弄兵潢池自遠其可生之途誠有以開之彼豈無人心者故御失其道即民皆為賊御得其道即盜皆為民惟上所使之今天下承平而抱鼓時起川廣越吳狐鼠橫行羽書頻至咎在有司不能體
上撫馭生靈至意先其未萌日寖延蔓以至胥肝比漸不可長旨襲逐虞翊一守長耳尚能布德宣威令群盜解散良民獲安出方略以衛一境今詎無其人哉臣越人也習越之患桑梓荼毒慣不及折箠鞭之然推而天下可知也愚昧不足以識時務謹據所見聞冒開四事惟
上裁擇

行之頗見奥雅

米得升徐

一曰先撫字夫今之為盜者固非比鑄胡而轄輿其初皆吾郡縣之民郡縣之民蓋亦有家室墳墓一旦乃背捐軀為此何故哉意豈有迫之者乎人情迫于不得已則激而生變有寃而莫伸有貧而見奪皆驅之為盜者也然又有市井無賴及惡少亡命者吏不能養其民以至游惰失業蕩而無歸方其平居晏然無事一夫不逞旦暮狂呼阜澤之間則跟蹌四顧而起者皆此輩也故野有游民盜之資也今閭里小民遊湯失業者十室

权得老術

談明節制而言文移之掣肘正我朝立法之

獎惡假策應之便明分思之權議論甚當

處置得宜

而九居常側目于殷富之家數心思動有日矣貧者莫能必其命富者莫能保其資豪猾而有力者為之嚮導譬諸縕火昔而未發㐅且燎原有司第知高城深池以禦外寇而家潛戶伏者卧巳起城池之內矣臣所謂有形之寇易制無形之寇難圖宜及今令撫按諸臣嚴察吏治去其貪暴懦選賢良責之拊循輕徭薄賦平刑勸課与民休息仍先自

朝廷停不急之務罷可緩之征蠲積久之逋節無經之費明示內外百司以意向所在夫以法行者率文墨以意行者速置郵此本原之論也

二曰明節制今盜有犯鄉邑者則鄉邑之兵調募策應有司不得而專也故節制以督撫督撫總諸省而兵憲分焉兵憲總郡而郡有司分焉不有分者則地廣而勢不給不有總者則權散而志不協無事而無設則官多而增擾事至而請設則計晚而無及故量遠近而開府隨緩急而設衛其法善矣然武弁司衛而外又有叅遊等官分地而守則又聽于督撫以備馳驅者也總者宜居中以握其樞分者宜區畫以專其力今握樞者或不勝提兵之勞而偏頗一隅專力者或不堪接應之勢而無聆數直此所謂外也且用兵机宜變在呼吸而文移上下動見掣肘今但明節制之權假策應之使令郡有司得先檄旁郡兵而後白兵憲兵憲亦先得檄旁省兵而後白督撫檄非其宜者以擅調論檄而不應者以逗遛論陷城失池者其旁近擁兵不救則連坐如此總者權重分者力銳而又度天下要害扼塞之處及道里之中當省者省當增者增務使應援可及聲勢相關而民不擾然後節制明而地方有賴矣

保甲之法必連坐乃可行而連坐又以害民故使保長得人而調停其連坐之宜是在行法者

數語大有斟酌

凡盜賊者非只其渠魁能自為之也脅從之散則盜之勢孤矣以盜攻盜有古式

三曰團保甲保甲之法今有司固有行之者然率虛文鮮實又其行者去而繼者未必行也故其效罕睹焉今誠宣布

朝廷德意以明示有司稍定其約束而無假其便宜令十家為甲各鄉為保大鄉析之小鄉併之保具備壯丁甲備衣糧器械時自校閱而有司督之聽第令其籍在各保而不在官官第治以法而不与其事寇至甲則戶相策應保則甲相策應邑則保相策應而有司第以游兵犄角其間一甲被掠則旁甲連坐一保被掠則旁保連坐寇入掠而能奪其所掠者即以予之仍均其賞否亦責償其所被掠者仍均其罰又令戶書其丁男之數衣食之業出入遠近之期懸之門互察其游惰者及所在無匿奸匿奸游惰者有罪旁舍不舉者与同坐如此即有奸宄無地可容又保置樓守望懸鼓其中見寇則鼓之旁保聞鼓則應之衆鼓則集隣相應援四起環向寇安所逞暇則分曹角射有司者課以給賞贖罪此二策者古人已試之明效故鄉有保甲即比屋皆兵無異父子兄弟相与戮力而守者也第保甲之法其行在保長其救亦在保長其驅民也以連坐其病民也亦以連坐誠使保長得人而調停其連坐之宜則法行矣是又在良有司加之意而已

四曰散脅從今為寇者挫卜依山阻海招集亡命為之淵藪所至率又籍其鄉里無賴者為之嚮導乃脅迫裹而從之者即有驍雄非衆何恃衆聚然後勢成弭盜者散其聚而使之無成今民已陷于盜而我又窮治之是塞其可生之途而堅其從亂之志所謂樹兵而資盜者也宜令有司宣布

朝廷明旨指之通衢仍給木牌令反正者執以為符聽歸勿問

此雖昔人已試之術，自是弭盜上務

有能斬其黨以降者，視級論如軍功。斬其首領者十之，斬其渠帥者百之，陳之于廡，懸爵于幕，以待來者。自非據險負亂，擁衆拒命，則咸与維新。如此，將見烏合之衆，且互相疑貳，其黨既散，其勢自孤。此昔人以盜攻盜之術也。至夫開誠以結其心，慎諜以防其詐，則專閫者宜自任之耳。語曰：君行令，臣行意。嗟乎！今獨患不得行意者耳，尚何憂寇盜哉！

防邊議 嘉靖乙丑館試

維植許　國（少師兼太子太師）

黨宗伯許公：許迹睹充迹周是一見然今之迹儲非尽月之于边也大司衆之金戲日支帑輸而北以給諸鎮而諸鎮之金戲日夜替輸而南以之京師閉边儲者特奸

今之患邊防不脩者，非其防邊之弛也，又非將無其人、兵不足也，失在邊儲之不充。夫胡騎馮陵，如風雨之至，我軍人馬當之，往往辟易，即有城堡星散，四布各鎮，所控制不下數千里而止，卒卒不滿萬，又主帥往往挫以自衛，列卒而守，嗇俭而更，大約數里而一人，然且老弱疲餒，不任干戈。以此而當强胡，譬猶驅羊而抗虎也。兵法曰：我專敵分。今虜卒數十萬，合為一屯，我以數千之衆，畫地而守，此其衆寡不敵，即有倉卒，勢胡以支？今北邊之民，飲食畋獵与匈奴同，卒然有急，懸金名募，即萬人可立具。然而領邊鎮者，特苦于無資，且不能用其衆，何敢蒙召募乎？夫將之所以能用其衆者，何也？蓋其權在賞罰，且必賞給而後罰可行。今即聚兵而練之，分曹角射，勝者有賞，不勝者有罰，射

先賞豈耳何有于也防哉

即中，勝矣，亡金帛之賞，乃欲薄責其不勝者而鞭箠之，豈人情乎？又有大者，幸而當虜，出萬死一生之力，博數級之功，歸而論賞，徒具虛名，未有寸帛一金之利；不幸而少挫，則執而論死。又況人情乎？是則以賞之不充而併廢其罰，夫賞罰並廢，三軍解休，尚安得用之？

此論賞罰

且世之驍雄跅弛之士，多不閑于禮法，入則鬪雞走狗，出則斬將搴旗，是安得以儒生節儉之事說之，令俛首人下哉？今邊將既束縛于文吏，能不得展，恭拜伏謁，稍不如禮，則以失律當之；又復約其家丁，禁不得錦衣珍食，俾勿恃豪横態，且欲彼悁悁如書生耶？則烽燧矢石之地又安用之？用之烽燧矢石之地，又欲約節其衣食，彼安可得用？

此論礼節

兵者莫先于用閒，今使人深入胡地而得其情，控弦之所制，鋒鏑之所加，皆未發而先覺，然後可以備之。頃者虜或薄郊關，而諸鎮未聞也，究

此論用間

墻圍堡突入壘下而主將不之覺也何則無間故也夫間者譬之垂餌虎口非厚賞何以用之今又以賞之不充而廢間矣故曰非兵備之弛也非兵不足也非將無人也失在邊儲之不充邊儲充然後可以用其衆矣愚又聞守邊者守之塞下不聞其守內輔也自庚戌之警有詔徵各邊歲遣兩班入守薊鎮班三千人各選其精者此一時權宜之策非可謂長久行者也今薊鎮晏然無故而役各邊之兵非但靡賞亦且啓患何則鎮兵既不満萬且無以備城守而又入其精者入者三千盡矣未幾而又遣次入者是各邊無故歲遣六千精銳往來道路也而鎮城虚矣此役不止又之各邊精兵盡為疲卒蓋在道有往來之勞于薊無分毫之益薊之主者又謂其無益也兵至弟令執土功無益勞矣如此將之精銳有不盡耗者乎是徒以一薊而銷各邊之兵也愚故曰非但靡費亦且啓患竊以為宜募他兵实薊而止各邊無遣兵誠使各邊之勢全則薊亦安矣謹議

此論利發班採本是卓見

王相國荊石公

年以屯兵所耕之權供守兵之食試今日兵衆兩利之上策也

兵農兩病正今日莫大之弊

以驕子諭驕兵無如此切當者

無事則養之有事則不敢用此軍之所以日驕

兵食議 嘉靖乙丑會試　許國

天下固有無益之費而被之以莫大之名使人環視而不敢動者則兵食是已

高皇帝制天下之兵內有六郡外薄四海府司衛所碁布星列將以壯　國家之勢為萬世治安慮至遠也今六合一家方內晏然靡犬吠之警九州貢賦繦輓歲至輸如江河積如丘山然而國用數匱皆兵耗之七二矣旣荷干戈枕籍其勢不得自食故賦農以食之今欲無食兵乎必去兵而後可而兵固不可去也乃今兵又苦于無食矣坐而待哺兵固僵農力作不足以供餉農又厲兵蓋兵與農交相厲也兵農交厲此其勢不可久也今歲支不足給所在嘩呼蜂起而戍主吏者豈非兵乎有司憚於激變往往束手置不問頤反啗以甘言姑息如此法令非行也即欲行安得償其所逋彼且有辭故今養兵如養驕子子驕則家敝兵驕則國敝當事者猶尚泄泄然熟視而不敢動謂國計何理國如理家家無常業惟游惰是安雖慈父不能保其子彼積習之久以為父固當食我也食而不給則怨食而給則益惰惰則益匱匱而益無以給之至枵腹而號尚安得施其鞭撻哉今之名為兵者

國家以衣力驅我豈令我枵腹而從事也然今京師之兵自工役外邊地自守堡外內地自運兌外實一無所事而內地最甚稍有寇警有司憚於折兵顧反籍民以衛之小急則名募有直大急則徵調有發其貲之費不與焉夫無事既賦民以養兵有事又反籍民以衛兵平時任其耗蠹緩急一不得力所謂驕與惰相成者也昔之養兵本欲以備不虞豈顧令其無事而食則

日精出當因事若皆无杞人之憂奈之何哉

必如此行方能兵食兩足

屯田之廢與正坐此

有司之計過也。蘇子曰兵無事而食則不可使聚。聚則不可使無事而食今

令甲諸郡衛卒。什三而守。什七而屯。屯兵二。可給守兵一。而自食尚行之。而效即天下之屯。足以盡廩天下之兵。縣官無所與其費。策至善也。然勢又易行而督屯之臣乃卒無為

國遠慮者。坐視其廢而莫之救也。夫屯政之廢。緣將領掊剋與豪強典賣。掊剋急。故貧卒稱貸而弃田。典賣久。故勢家併兼而占業。及使者行部。奸吏輒與為市。設詭詞以售其欺。部使即亦能盡察乎。故第徵子粒。弗問畛疆。虛名固存。而恒產盡廢矣。竊以為屯田不復。兵食未可足也。誠得任事之臣。將咫尺之

命。分行天下。按籍以清其舊。稽額以廣其新。不出數年。可使兵盡歸農。乃即于屯營之中。稍行番休之法。揀其精銳。時其教閱二十從戎。六十免役。略如唐府兵之制。如此不惟兵食可足。而士氣不驕。緩急有恃。此萬世之計。所當亟定者也

張田国鳳髮公許河之正派併力入徐此正以漕所匯河決疏中閣決水治之治淤是論大獻

治漕河議嘉靖乙丑閩試　維楨許　國 桂田少卿

謹按

國家運道。徐沛而下則由江入淮。由淮入河。徐沛而上。則由會通浮衛以達

京師。故徐沛之間。漕河所經。譬之血脉。貴其流通。譬之咽喉。患其咀隔。而河水入漕。往往潰決淤塞。頃年以來。徐沛為甚。自房村之役。迄今僅十餘年。功方告成。患復隨至。此其故可推已。初河自汴來。南分二道。一出壽州。一出懷遠。此二道者。皆入于淮其東南一道出宿遷。其東分五道。一出碭穀。一出塌場口。一出徐之小浮橋。一出沛之飛雲橋。一出溜溝。此六道者。皆入漕以合于淮。後乃數決。數淤。諸道寖塞。及孫及口之瀦而河之正派遂併力以入于徐。識者不待今日泛濫而業知徐沛之當為壑矣。今南及徐城。北至金口。百二十餘里間。平原蕩為巨浸。漕渠壅為高埠。沽頭以上沙与城平。水為逆流。運道阻絕。于是漕臣以

聞。

天子下其議。臣竊惟今事勢固難。遠要之通漕為急。昔之瀦淤者。皆先于決口開月河以便漕舟。今開境山旁水。猶可問行。此亦一便也。因而用之。則月河可以無開。其治之之序則徐武功嘗底績于沙灣矣。其言曰吾先疏其水。水勢平乃治其決。決止乃瀦其淤。然後因而為之防。竊為

今目前之計。宜亦無出于此。且房村之役。經歲未久。成跡具在而地又密邇。勢亦相關。當時開疏開趙皮寨以分孫繼挑安東以導新安。未知試否。誠倣其意而善用之。以為疏水之法。即水勢宜平。決口可塞。而掩瀦之役。固可畫地分至。若涵消而下至

先賑其水五句此徐元王匯中語也按其治水之功一曰置二水門分曰閘三水河治曰洮千運河

至決渠以平水勢分殺以平水堤作閘以平水道而功可成焉

茶城河水尚潛漫于其間沿未易為力是在當事之臣相其形勢審其機宜或河流可截則截之或別道可開則開之非可以懸度而臆斷也至于漕渠既濬運道以通又必循渠西岸築長堤以防再決尋曹單之遺緒援房村之舊功數世之利也獨儲利內移

國用方詘工尚可倩費無從出臣聞先年治河或取椿銀或鬻馬牧或撥榷課或增鹽引或賜復除叅考往事揆諸目前必有通融之術以濟工役之興是又在經國計者多方籌之書生何知焉謹議

治漕河議 嘉靖乙丑關試

李存文

張相国太岳公評　條陳三議俱有確見非剿說也

頃者河溢豐沛漫入漕河浮沙之所積壅漕河之身將至湮過上下之艘不得往來其當開濬至亟也開濬之宜大臣行水者親履其所視此勢而為之大都俟河水既退併工挑治因出土厚築長堤一帶於溜淺之上下以防異日河患其高下曲折之宜先後用功之次因自有都水之計筭矣非可坐而遙度者愚獨謂優恤人夫之實可議也預防決塞之漸可議也求黃河之溢之故疏其勢而平之以無貽漕河之憂以開千百年之利可議也

此以下敘優恤人夫之實

何則徐沛之間民素凋瘵今復遭大水之漂沒其土民僅出於波濤者飢寒愁慘可知矣而濬河之夫勢必於地方召之以飢寒之民而當蠶深負重之役烈風所侵泥塗所濡其勞苦非直胼手胝足已也又其家俯仰之所賴絕無他計不有以深念而厚恤之勢不聊生竊料所派一夫之工食率日以四分或五六分為限誠使此四分或五六分者皆入于人夫之手則衣食之所資俯仰之所望或可以僅支其半民亦甘心出其力以服役於公第恐給散之餘有司無稽察之明吏胥有乾沒之弊較之所派十不能得其六七則民之救死不贍奚暇于困憊之餘而盡力以供其役蓋十夫之名僅足當一夫之實耳有司者以工之無效然後從而刑之則民愈悴而工愈難完錢穀之費有愈甚者竊見

有司不憐吏胥不欺則雖日興大役貧民亦將藉以聊生矣

國家有大興作每起夫以千萬計而董率無方雖十萬無什伯之用每每類此愚以為治河之役無事務多起丁夫但上自大臣下及部使者皆深念徐民之疾苦以心體之以身親之務令誠意之所感動法令之所周防吏胥無侵漁之弊而民實蒙其

此下以設預防淤塞之漸

惠則心悅誠服自奮然子來以趨事卽數千之夫循數萬也蓋民心疲則其力勸民心怨則其力弛天下之理有固然者况古人救災之議多有因而起大役以賑之者誠處之得其宜則公役既完而民患亦濟否則其弊有不可勝言者能無念哉此其當議者一也往者愚計偕而來道豐沛之間往往舟膠淤淺自滔溝愈家閘以至沽頭閘多有泥沙滙而為洲渚幾不能舟當是時論者謂此河不久將淤葢不待黃河之泛溢而勢已若是矣夫天下之事類非一朝一夕之故假令漕河之身類皆通利深廣茍有淺卽從而濬之則河雖溢不至若此之甚

國家設都水之職置撈淺之夫每治河地鋪皆以淺為名其意固以河不能無淺而欲亟治之于其微也若謂水勢方流無可柰何則大禹之治洪水其距川距海之功亦正于泛濫之時為之人力既加而後水由地中行焉未聞俟水之盡平而治之者要在隨時而經營之耳今往者既不可追自此以後宜敕河上諸臣預防其漸不可坐而待其斃也此其當議者一也

此下以設黃河泛溢之由

若夫漕河之阻每由于黃河之患則自古議之詳矣自周漢以至勝國其所建明者且無論卽我

朝宋景濂張東白丘文莊霍文敏諸臣所議與近時周恭肅所奏者皆一時之高論特未嘗舉而行之愚竊觀宋張立霍之論皆謂黃河入海之路止于一淮其源大而委小不足以洩其滔滔之勢故河恆決意欲自開封逐北浚河入新濟河與衛河使南行者自淮而入于海北行者自河而入于海河分兩道則其勢漸衰其決當少此卽禹貢九河入海之意至周恭肅所言者則欲使中原之谷修溝洫使夏秋之雨水有所容而不至洴入于黃河且肥饒之地可黍可除旱澇之亦有洩有蓄青齊皆成沃壤而河流自平其法以三歲為率初年則大渠會于諸河次年則中渠達于大渠又次年則田間之小渠盡達于中渠而夫役之法則並用軍民錢穀之需則增廣益利其疏鑿之明徵也

周恭肅欲治溝洫以殺黃河之勢亦是一法

夫此言近迂闊而萬世之計無踰於此愚觀江南之地號為澤國其山水海潮之至甚盛獨以溝洫縱橫民皆取水以治田水雖多而用之者亦無限故勢分而不至于為一今河之水合沂沚泗汶之流與西域諸水亦至多也而未嘗有涓滴之用皆聚而歸之於海則其勢自橫溢又復加之以夏秋之霖雖欲不潰不可得也若溝洫之政則水有所用自有所容不惟減泛濫之災而又與沃壤之利雖大費于一時實永逸于千載最為上策議者謂黃河自古無用之者今為此非宜不知鄭渠白渠其始皆平地自有涇渭未知用之及鄭國之計一施而溉田數萬頃涇渭遂利於天下則夫天下之事亦在人為之耳況成周井田之政必始於洛邑正今中原之地何為乎不可行者特天下之財未充故因循未舉竊謂究竟當行之也夫黃河者天下之元氣漕河者社稷之元氣其勢相關而其計慮誠有所當悉然但知為

國而不知為民怨于小而難于其大則非治安之長策願吾

君吾相當加之意耳

京營兵制議 嘉靖乙丑廷試 陳懿德

王司馬評：京營兵制攷核甚詳所陳五議尼選鏖可行非西心戎攷號協軍務若不能詳核至此

京營之兵所以居重馭輕示威武于天下也
高皇帝統一海內列四十八衛于南都兵制詳矣及
文皇帝定鼎于神京則都門以內七十二衛約其兵不下三十萬畿輔以內有五十餘衛約其兵不下二十萬雖九邊之戍郡縣之卒不能過是也又於近畿之衛若山東河南中都大寧選其兵番上操以壯軍勢既以五軍營統之矣而復設三千營以司寶纛令旗神機營以司神鎗火器天下皆稱為三大營其擁衛
天闕雄示六合之勢赫然盛矣承平久而武備弛正統之變幾不能軍由是于肅愍創為新制于三大營之內選兵十萬初分為五營繼分為十營每營以五十人為一隊有隊長二隊為百人有隊官十隊為千人有把總而五千則以都指揮統之邃庵所稱體統尊嚴條教明肅益一時調用之銳甲于西方此京兵之一變也天順復辟務反景泰之所為而團營之制遂廢迨八年復之而成化初年復廢至三年乃始倣其原制增定為十二營其法以京兵八萬外兵八萬而外兵仍分兩班期年而更之蓋見操之兵共十二萬設四武四勇四威統之而布分益嚴我武益張矣此京營之再變也夫三大營之制全營操演其兵無隱避之奸而疲壯則無所分團營之制選而堪用者俱操選而不堪用者退老營以供役其簡練精矣而黠者往往賄軍吏以少壯而為老弱避操征之役是二者其利弊略相當然其初未嘗不善而其後多所耗蠹故久之不能無變今者十二營之制弊而復歸三大營歸之誠是也顧天下之治不在于變法而

此以下議兵數當稽

在于得人昔者永樂之初犂庭漠北丕震天威而近塞無狼煙之警是三大營固善矣然究其故則非徒營制之善而選教訓練之際核實至精行伍皆熊羆之士節制嚴而器械飭故戰勝攻取而中國之勢揚團營初立之時兵制精國勢盛亦非徒恃其制也蓋以于肅愍諸臣勵精講武中軍無不選之將而麾下無不選之兵故兵威遂伸於天下是知法制者總攝之綱而振舉之則存乎人今三大營之制固復矣復其制而不得其意則其弊猶在故竊謂今之可議者有五一曰稽數二曰簡銳三曰時教四曰嚴操五曰禁役夫京營之兵原額三十餘萬歲食米以百萬計今之尺籍如故也給糧如故也而按其在營之數十不能五六矣其千夫百夫之長互相欺隱掩其數而沒入其糧有勳衛以護之于上有奸胥以維之于下牢不可破夫朘民之脂膏而付之貪猾之手有害于民無益于軍是誠不可以不究謂宜委強幹嚴明臺諫之臣立法而覈之如百人之中自相糾舉若所保之內而有逃亡者其將不舉而其兵舉之則予歲糧之半革其將不許襲若是而兵之實數可稽矣稽之而去其兵則減其糧一歲可得幾萬或逃者隱者捕而歸諸伍則亦可實乎軍容此二者皆國之利也故曰兵之數當稽也既稽之矣則

此以下議兵當簡

在營者不可以不擇夫以一當十用兵之良疲弩操戈足以敗事昔團營之所以得者謂其簡擇之精也今雖不用其分營之法而但取其簡揀之意務立標定格以嚴選之少而壯者優其給為上兵老而弱者削其糧十之三為下兵上者肄習以聽用下者雜派以供役且上兵比年一選有不堪者取其壯子弟易之下兵之中而有壯子弟堪入伍者復其糧之數勇怯既分士

此以下議兵當精教

知耆矣不然而徒以羸困之夫當操戈之數雖多亦奚以為故曰兵之銳當簡也先聖曰以不教民戰是為弃之今帥兵知操演而不知教習夫教不至則藝不精操之無益也且坐作擊刺之方弓矢劍戟之法天下必有精其技者宜厚募以為教師每應操五日之內三日教習二日操演其所教務遵會典之制不得以九射之虛文而塞其責重賞罰以勸懲之則庶乎藝精而氣壯矣否則因循怠玩雖有壯士不得以盡其能故曰兵之教當時也

此以下議操演當嚴

昔京操之法用給舍鄭林之議以八陣肄之今歲久而法弛矣安營布陣變化縱橫之道漫不知講而揚旌舉號應演武之故事凡天下之兵皆若此觀之誠有可笑者且器械朽鈍馬匹孱弱上下安習以為固然何以張趙距之威而當百戰之勇哉謂宜申明八陣之制若何而奇若何而正若何而分若何

而合使兵將識其意可臨敵遇險而不失其常間于一隊之中取器械視之刀犀利者有賞而朽鈍者必罰所乘之馬必如古人所稱探前缺後蹄間三尺之良其以疲馬呈者究其調養不時之罪如是而在操之兵始有實用故曰兵之操當嚴也

此以下議兵役當革

夫用兵之要貴養其氣耳目專于旗鼓而心志肅于號令則其氣雄今營兵多有借役於外者釋戈盾之習而從使令之用則行伍虛而軍威弱故必如　先朝之制凡在操軍士並不得差撥其有公役則老營之弱卒應之而將官私役者革其俸如此而兵氣始振否則兵存而實亡矣故曰兵之役當禁也

帥本大將得人乃卓論也

嗟夫是五者皆本于大將之得人苟得其人則分之而為十二營固可合之而為三大營亦可苟無其人則雖紛紛焉法制之變秪益弊耳天徭歌在山蒸霍為之不採肄𢿙之下信四方之所觀望謀國者不可不究心于京兵也

練兵議　隆慶戊辰館試　沈一貫

王司馬鳳州公評　國家之用兵也不准于練而准于制故篇中除制兵之效其便有十真卓識也

夫練兵非難而制兵為難古者天子六軍征伐天下今京營之兵數萬人而國家竭財畢議虛殫歲月而卒莫之強者非惟失練抑失制也往時羽檄交馳烽火在望亦嘗瞋目扼腕悔已事之失矣稍當解嚴輒驚偷安而桑土之思頓忘何哉一曰京營之士積驕之後法之則頑撕於閭旋而潛挾乎寺尹彼衣糧之給一或不時輒蝟聚訕譟以傲命吏驕桀譏訟莫敢誰何彼方無合矢之技槍槊之功而尚以尺籍為奸何況人精其能拔石超距猝大逋主何所不至此當事者泄泄若將以士服習為國家肇斂之患而惟恐訓之也一曰　國家以數萬人寄之一人指揮號令惟耳目之是聽綴士非服習亦已衆盜況乃簡練炎炎若何故為之任者亦將曰夫用千人而使人有疑我之志

此今日不能制兵之弊

者自危則又安得以其身冒不蹈之名臨不測之禍孰與苟且旦夕恃寇之不來之為愈乎此二者兵之大蠹也將

祖宗之法制固然耶抑其事變遷改以至極耶夫縶騏驥之足而令之馳不前矣縛賁諸之手而令之鬬不勝矣練兵而利其練之不精任將而利其任之不重斯將不威而士不武矣我

此漢室制兵之法

國家之制兵與三代異請以漢喻漢初京師有南北軍南軍衛尉主之掌宮城門內之兵北軍中尉主之掌京城門內之兵武帝耆撻伐南威南軍增期門羽林而北軍增八校尉秩與執金吾皆二千石不屬中尉也以此言之漢以南北軍相制矣又增八校分北軍之權矣又增期門羽林均八校之權矣豈非以國之利器不宜在一人耶誅呂之役太尉雖入北軍而不得南軍猶莫敢發不謂有所制耶我　國家

此言我高皇制兵之法

高皇帝神武戡亂。久歷戎機。暨羲阮陳。牛馬弗服。嘉与天下更生。故京營之兵建留守等四十八衛。以衛京城。漢之北軍也。設錦衣等十二衛。以衛宮禁。漢之南軍也。而又隸之五府。又八校相制之意也。夫五府者。

高皇帝羙威利器之道也。有事則合軍動衆。鈞連而出。所謂數起於五。而終於八。垓下之陳是也。事已則兵歸於府。將歸于朝。卒有意外之虞。生于一軍。而四軍足以制其死命。故兵聚之而不見其形。將練之而不疑其危。強本弱幹。居重馭輕。控制寓內之術在是矣。故曰法未始敝。而弊有所繇起。議者不徵立法之初。而竊竊焉執已敝無用之法而補之。無怪乎愈補而愈敝已。

成祖之作我燕都也。仍立五府。增七十二衛。設五軍神機三大

此歷致文皇至世廟中間用兵與革之異

營。而又聚河南山東中都大寧四都司官軍于京師。而練閱之法云善矣。然竊意非

成祖意也。与天驕比鄰。勢無兩盛。震用威武。三犁其庭。榆木川之師。言旋入關。時則可以散而不及散。承平日久。因循為功。不宜永圖。誰執其咎。至於正統已巳。眾卯比危。本兵于公通變其獘。程艮比銳。立為十營。選其老弱。　兵勢孔張。國以攸存。時則不可以散而不敢散。天順成化之間。再罷再置。復復增為十二營。時則可以散而不能散。相沿不廢。至嘉靖庚戌而後改戎政府。稱名異而責實同耳。目新而紀綱舊。積衰之獘。滔滔也。夫士卒不練。与無卒同。而謂今之有卒也。然乎哉。故愚謂兵之不強。非惟失練。抑失制也。誠致　國家之故典。稽　歷朝之敝畫還兵五府。責以簡稽。去尾大不掉之患。收太阿倒持之權。指臂

總失制失練意

此下十民所數制兵之便

相使。犬牙相控。令　國家有禁亂除暴之利。而無譁譟卒起之憂。一便也。臣無震主之威。則流言不興。用之將以盡其才。部曲必開節制。必嚴簡練。必時而勇怯可作。二便也。兵不偏聚。勢鈞力敵。不敢謀猜。三便也。徒御既寡。將卒相習。各私其下。各識其上。晝戰則形相識。夜戰則聲相聞。苦樂必同。利害必通。四便也。五營並立。聲息相軋。殿最相形。將必各勤其官。爭賁其力焉。五便也。五人為伍。十人為隊。大將握算積而數之。千軍在目。私役可革。兵伍可實。六便也。治眾如寡。分數盡一。以一數十。以十數百。以百數千。不出旬月。可得勝兵數萬人。七便也。力雄百夫者。可為百夫長。力雄千夫者。可為千夫長。一軍之中。必有虎賁力輕扛鼎。足輕戎馬。搴旗取將。必有能者。安而貴之。是謂軍之司命。將才可得。八便也。然後令甲所書。指揮則所轄萬人。武備不精。千人

此切明白析利害如指諸掌上

以上。奪俸。有差七千以上。奪職。有差千戶所轄千人。以百為率。百戶所轄百人。以十為率。法令可行。九便也。然後廣徵異材。益張爪牙。或取邊郡之良。受習練法。或散已練之衆。分教數郡。布列中外。隱然長城。以此摧寇。何寇不摧。十便也。此之不行。而顧彼之。又居因循。歲月坐耗。廩食倉卒有變。驅市就戮。夫驅白徒而投之死地。必無幸也。無素令而責將之有功。必不服也。故將雖有鞭貫耳之法。而不敢用。用之於無用之地也。　國家雖日費千金。循委之耳。巡視諸臣。望緊苛之禮。本兵大臣。寡憂勞之效。曾是而可以幾兵之強哉。夫琴瑟不調。甚者更而張之。況法本善而自叢其獘。譬有良璧。委之豐野。而從市人逐刀錐之末計。亦左矣。故愚所謂練兵非難。而制兵為難。定其制則百萬之師。可旬月而練者。夫武子斬三隊而婦人可使赴水火豈恃又耶是在司國者亟為之計爾謹議

張閣師太岳公評閩廣近脈子向啟洞悉其情若此至責成撫臣有司尤見深藏慮

閩廣善後事宜議 隆慶戊辰館試

存良韓世能 少宗伯

伏見閩廣捷書督帥劉謙元兇授首海寇旋靖皇維載寧聖心喜溢遂布恩綸大者進爵任子小者優賚金帛將班師內向告成事矣然臣聞之善作不如善成善始不如善終竊效杞人之憂用稗芻蕘之祚臣惟閩廣變之所由起者無籍之民嘯聚山谷連衡海寇互為聲援彼海寇薦見而來則亦指為內應故雖之輒掎角我師合之乃益張逆焰今長鯨就殪卽宜滅此朝食以絕禍本而或者以為玉石不可並焚則先之以震疊之威而後假之以春溫之息斯惠不褻而民不玩可以永攝反側之心一也閩廣之地並海千里首尾衡決不可相救今以 陛下威靈廟堂石畫軍旅不可久聚職守不可不明無亦講先時之舊典參以當今之善制舉兩廣仍轄梧州開府析潮惠仍轄贛

此二事雖宜擧畫然持治其標耳

州開府而福建自為一開府職掌嚴明體統有定無事則控制境內有事則鈎連而出永著為令於事為便臣聞兩廣事宜大畧相軋廣西猺獞勢不得以時卽寧須以朝命且舍而有事于海上而終不可以海上遂忘諸猺獞之憂潮惠二郡去贛迩甚舊以相倚不為無益閩中故無開府數十年來乃以事起畫當早為講置者二也雖然斯二者猶末也無亦本之是務乎蓋閩廣本百粵之地外通諸番內接中國犀玉金貝熠熠耳目而居民互市往來以射厚利遂令兇頑相搆為盜若乃仕其土者又率弋取長物虛往實歸往者賄官遝曹率以萬金一郡千金一邑取官若此安得不苛求以自潤乎陵夷名亂其本坐此今

指陳吏弊源本之譚

欲禁海市以絕奸商之覬覦則利孔所在民以死力赴之而卒不可禁欲嚴什伍以限居民之出入則小民相容為姦利吏不

此論蠲租[illegible]

此論通市舶

得問也問之則已首倒其胸矣以臣計之其蠲租庸以賑流民乎通市舶以睦諸夷乎練兵賞以威群醜乎而又責成于督有司不可後也臣聞廣東之食僅能卒歲一有不虞輒仰食廣西今大軍之後饑饉必至于流離之子豈任農作謂宜移粟轉餉以活元元復之數年無所徵取而後邑里可實也市舶之利國家行之二百年而敝于今日者亦二焉法令奪于豪右而官方邪也如其戢吏貪使監榷者無所利其入抑豪右使登壟者無所肆其奸則海內諸夷可係而羈矣諸夷之强弗順者獨倭耳毒螫漸直幾二十年卒以一大去苟能輯柔吾民絕彼嚮道簡練吾卒使生鬬心彼敢加一矢乎是故善為之謀以制其鋒海夷之兵未可輕視也斯三者其牽總之督撫而分之守令則表廉黜頑又為之本矣夫志士厲節則含泉易名廉吏有聲則浦

此言責成夫有司而又歸之于撫臣是正本清源之論

殊再至斯非嶺表之芳躅而曩今之共嘉乎今
陛下既檢飭百司請謁不行矣猶當厲貪墨之誅重勞來之賞令吏茲土者不厭清貧不寶珠玉祖烹鮮之遐訓鏡理絲之良猷治效宜灼則爾書慰籍增秩勿徙此至務也然為政有紀執紀有官令撫臣者非其官乎監司視之以淬厲其節黔黎視之以息耕其風姦宄視之以寢其惡國家利之以休其治如得三良撫臣而患群有司之不良閩廣之不定首末之有也諺曰不防其頹漸至無寸成事雖畢頹亦甚矣救水火者不終日非宜泄泄焉爾也惟
陛下裁擇

春和賑貸議 隆慶辛未閣試　　史鈳

虎李上評蛟門公
主上受民行賑至意甚切第以奉行者不得其人无以展布德意耳鶴亭公推議至此可謂救荒卓議

伏奉
詔旨方春氣和令臣等議所以賑貸百姓若此臣惟
陛下哀念元元茂對育不忍一物失和而弘恩培植安全之術甚盛德也臣惟賑窮之章載在月令省耕之典列于軻書王者布德施惠損上益下視民之饑猶己之饑況萬物迎春句萌尾孳而使閭閻有啼號之痛同類蒙展轉之戚仁人隱惻誠所未安
聖念及此實應古道即虞帝好生之德周王如傷之視豈復過茲
詔下之日載道歡呼未賜食而先飽未賜衣而已溫和德所蒸遐邇延慕既欣欣乎若百卉之向榮罔弗愉快矣臣不敢將順
聖慈謹議其方臣惟
陛下臨御以來恭己愛民旌廉絀貪損不急之官罷無益之費蠲租之詔無歲不下水旱告災慨然敞予空四海從風而嚮治而家給人足也然而杼軸尚空蓋藏尤鮮下民鼓小康之望道路興頳尾之嗟愁嘆之聲四境不絕非上無仁以活下而下無勤以自給蓋奉宣德意者不得其人而吏道壞也臣愚以為宜明飭所司誠心体國部下之省省下之府府下之縣縣聚民于鄉就而訊問老者羸弱不能自存者鰥寡孤獨廢疾不任職業者幾何人孝悌力田者幾何家而賜之粟帛有差毋令主計吏乾沒其間及有求于當受粟者之家使吾民名為受上之賜而亡其實也毋聚民于郡縣久而不予反帖阨之及令民或受粟者百里而遥遠荷重趼之勞毹車債馬之費視所受過當皆非陛下所以鞠憐赤子意也今有司狼貪豹搏肝睢罔上暴亢者既膏吾民而不省挂法網而不悔其下者嫈嫇選愞婞婀㴽愿

表宣德意者不得其人而吏治日壞此一篇大主意

以上言禁好吏

以上言貴无當相通

歸本主上節愛

威令不行小吏為奸過雖有聞同歸無良雖
詔書每下廢閣不行豈所以承流宣
聖恩煦育並生萬物而
化而為民師帥之道哉諸犯此者許風紀諸臣劾奏以聞則奸宄少衰而惠澤下流矣又郡有穰凶地有肥瘠儲有贏乏而民有々餘不足宜令隣壤得以相讓通其有無務在周洽毋以財匱為解
陛下至仁歲歲存問黎甿無有已時自茲以往所司益宜簡節庶政量入為出勸農桑時賦斂省畝朴罷宮建集流民禁末作厚儲蓄敦儉素專務以德化民使所在有如京之積大賚四海無憂財竭以佐
陛下龐仁駿澤于無窮有不如令者坐如律勿貸如此則主恩不格于上民隱不阨于下和氣塞乎寓縣春溫遍乎窮鄙矣

弭盜議 隆慶辛未問試

鶴亭史鈳編作

張陽和太岳公評　清遒簡潔至論屢出如昌黎風骨卓犖景奇

皇上統天宅伍于今威德覃乎古昔大順洽乎寰中頑者寡焉來廷炎荒泰凱太平景象麗古稀闊矣乃赤子無知自罹其咎猶且聚而為盜小者事鼠偷大者事蠭毒即畿輔內地未盡輯寧豈

聖明之治訖外夷而反阻于中國馴異類而獨梗于同胞也哉此其故蓋可諦矣茲敢獻區區末議推所以致之之由而因及弭之之術伏惟少留意焉夫盜賊之生其始也必有所因而不可見其繼也必有所漸而不可遏非一朝一夕之故也世之言致盜者不曰起于國家之誅求則曰起于貪黷是以迫于飢寒不得已而為盜今也輸納之額有常蠲恤之

來滑有步驟

詔屢下誅求非急也綜覈之政方厲清白之風頗屬貪黷非甚也宜民之安生樂業熏為善良而頑不免于為盜者茲曷故哉由教化不修而風俗壞之也今之俗何如也奢侈而不遵軌度游惰而不安職業淫溺而不顧理義者也奢侈者耗游惰者怠淫溺者亂及其極敝而不可收拾則有為盜而已故所獲盜者非躍馬食肉之徒仰游手好閒隨俗習非者流也故曰由風俗壞之也夫其因其漸既成于俗而乃不知端本澄源潛消而默奪之顧區區繁科條厲法制以為可恃此而撲滅者是猶以醢祛蚋以肉祛鼠去之愈厲其至愈疾何也以致之之道弭之也求以弭之適以滋之亦奚益之有哉故竊以為弭盜莫先於厚俗厚俗莫先於修教修教莫先于得人請得而終言之夫違制有禁矣何奢侈如故也無已則教之儉乎定服食器用之宜立嫁娶喪葬之式使尊卑貴賤莫不有衷軌度而毋僭越以干天

談風俗吏弊語語真言

奢侈是不儉游惰是不勤淫溺是无礼伏下文教化張本

三語一篇要害

常如古之八政有則可也私越有禁逐末有禁矣何游惰如故也無已則教之勤乎招流亡以隸之籍給閒曠以導之耕使農工士商賈莫不率職從務而毋攜離以敗生理如古之四民有業可也作奸有禁博塞有禁矣何淫溺如故也無已則教之禮乎立鄉約以明有統設塾學以示有趨使賢愚長幼莫不遵道順則而毋逸入奇袤荒遁谿谷以逞不法之志如古之三物有訓可也夫民儉則貲省民勤則貲裕民有禮則廉恥生審如是即驅而之盜亦不為也然此可他求哉在得其人而已夫以四海之廣兆民之衆而欲使教化所行自通都大衢以訖窮陬僻壤靡不淪浹使非在上者飭躬行修實政誠心以致治未有能濟者也是故古之善弭盜者惟龔遂虞詡張詠諸人而史書所稱不過曰賣劍買犢而已單車就道而已廣諭恩信而已彼豈以口舌色笑為哉一誠之道靖焉耳善夫丘文莊曰得一良令如得勝兵三千人得一良守如得勝兵三萬人得一良部使者如得勝兵三十萬人人惟求良蓋言擇官之急而誠心之要也方今委任非不得人而于誠心愛民之道或未之講如使申飭諸司務皆從實而上不以簿書責下下不以趨迎悅上則所謂教以勤儉以禮者行之必有可觀而自足以滲漉仁恩移易風俗盜不期弭而自弭矣所謂端本澄源之說或不出此也雖然又有杞憂焉頃以東南多故招聚客兵近遂蔓延而難解未散者可假威力已散者不務生理往往千百成羣於湖海道路肆行劫掠此小盜也哉

國家僅設武舉一科而間有異衆之資擯弃不錄者多流于游惡乃其術足以蠱惑愚衆才足以號召徒黨而小盜之無所統

着眼禮二字可謂要言不煩

一求深一步而文勢如走馬下峻坂不可留迹

探本之論

餘勇提綱

識敵見遠指言之不詳

屬者又樂趨之此遂成其為大盜矣二者禍患之萌已驗于閩
廣江浙之界而處置之法似難盡責于監司守令之官則所以
調停客兵而使不為害簡拔異才而使不為亂者在
廟堂當有石畫非敢以容其喙者也謹議

王太傅荊石公評 方今國計取給東南漕河為急奉海條悉於涼條陳使計一一可行朱扈言也豈所罰識時務者耶

治河議 萬曆丁丑館試　學海顧紹芳右贊善

今天下豈不稱至治哉而獨黃河歲歲為患決徙無常其細者
瀕河之民束手以憂為魚鱉而其鉅者轉漕不繼將
國家有咽喉之慮是以
廟堂之慮莫急于此而生鄙儒也目不涉徐沛之津心不通
疏鑿之智何足以佐末議雖然敢以臆對夫河決為患自古記
之然而古今之變可略覩也何也昔之河決其患止于河而今
且移之漕矣是昔為四肢之疾而今為咽喉之病矣故古之河
患小而今之河患大也惟資漕以河也欲緩而治之則妨漕欲
急而治之則惟補苴旦夕以徼幸于歲漕之無梗而河患終相
尋于無窮故古之治河者易而今之治河者難也然則河終不
可治乎臣以為有目前之計有萬世之計所謂目前之計者何

無堵塞沖刷二說所謂目前之計

聞議卓識與人所不能殆

也聞之徐邳之間河衝則瀰漫千里河去則陵谷互遷轉漕之
道幾于不通當事者蓋亟憂之矣故有欲堵塞決口而歸水于
河者有欲因勢沖刷而注水于海者就二說而觀之一時所以
捍救之方可謂得矣然臣過計竊恐主于堵塞則區區人力不
足以勝其橫潰奔逸之勢而或激而為災主于沖刷則其盛氣
而來者必不能循循焉以就吾之利導而或溢而為害此為補
苴一時以濟來歲之漕則可耳然國家所賴于東南之漕者固
萬世之計非旦夕之計也今歲河決矣聊以補苴而集事來歲
又決矣又以補苴而集事水衡之金錢歲費以巨萬計而無窮
之巨浪未有瘳也都水之建白數數以煩
廟議而南顧之憂不輟也瀕河之都邑流亡漂溺之災無歲無
之而不知所息肩也且僅圖其小安而不深惟其後患異日必

此言治河在使之有所歸有所歸在下流下流在海口治海口所謂萬世之計

推究本原商榷有條可禆實用

有豈其小安而不可得者方今海内安瀾明良合德于此時而不為萬世之計將無時矣臣請遂畢其愚夫河之所為衝潰四出而莫禁者河之未有所歸也河之未有所歸者下流溢而無所受也彼徒濬上流而不疏其下流疏下流而不竟其所歸此猶治病不循其本而徒執其標吾未覩其效也何者河形亢亢則必制淮形卑卑則必害勢固然也而所恃以分其勢者又僅止于草灣一口則何怪其衝潰四出而莫之禁哉夫醫者知人所以致病之由即可以得治病之法矣為今日計者宜莫若治下流夫議者非不言治下流然自淮而止矣以河之大且迅而一淮受之其勢宜有所弗容者大禹九河之疏意亦為此臣愚以為九河之迹宜不可復尋而自淮以外視其勢之所決而可以別為支流者可因而瀹之勢既分則其鋒益殺而河流當漸安矣雖捐尺寸之地以予河可毋惜也以地形譬之人身海猶腹也河猶胃也即有八珍之美止于胃而不止于腹必且朝發而夕病故河流分矣而海口不治則淮必且通且污而河患未可弭矣淮廣而河流益分海口治而分者始有所歸也庶足以裨當事者之萬一而

以人自譬地形最切

國家萬世之計將在斯乎雖然胼胝之任在諸臣而責成之典在

廊廟堯以治水命禹必八年而後考其成非常之功故非常格所能拘也頃者假便宜于大臣破功令而舉士而又議行海運以寬其期凡所以委寄股肱奔走群策者可謂握其要樞矣將必有非常之功以襄萬世之計者河患之平臣且將拭目俟之也于一時之議何有哉謹議

篇末歸之任人在專在久總畫允當

不加賦而上用足議 萬曆丁丑館試

蔡日陞可敎

呂問師家所公評 衡利害虛寔究之禆國計矣

夫天下之所不足者非財也而自古謀國之臣靡不欲遑遑汲汲求所以為足財之計而每患于財之不足者何也曰夫有所耗之也然則善足財者去其所以耗之者而已矣夫古今耗財之弊有三不過曰冗官冗兵冗費而已今卿寺臺省藩臬州郡位無餘官官無餘祿則冗官非所患也調發不聞邑守有地邊圉無儆餽餉寡輸則冗兵非所患也賞賚有時經費有式土木不事驛傳日清則冗費非所患也夫三者之患皆古人之所焦思極慮而莫可誰何而今皆無之而猶曰有所以耗之何也意者虛實之無從無名之費廣也且以今日之財而較之

國初之入地利之墾闢有加也戶口之蕃息有加也租庸賦稅之所入有加也關市茶鹽之所出有加也而太倉之所貯納大農之所職業又皆如故也愚又安知其所以耗之之由而曰虛實之無從無名之費廣哉竊嘗以意測之有約于前而濫于後無于昔而增于今者是其耗之之由也外之見其入而內之不見其出入之有其數而出之無其形者是其耗之之由也上用其一而下費其百所用在此而所入在彼者是其耗之之由也名出上供則司計不敢預用以例取則度支不敢靳省之則難其名而論之則無可指者是其耗之之由也今當末流既濫之時而驟為裁抑之計則其勢有所不可不為之計而付之無可奈何則弊孔終不可得而窒也故愚以為善經國者在于覈實而善救弊者在于知漸蓋不外示夫裁節之形而默寓夫節之之術不驟節之于今日而使之徐就吾術于數十年之後此非今日之所宜精思審計者哉而或者又以為宗藩之祿入外夷之

四段均見數源

深思遠慮不作目睫之計

此二事亦不可恕

一轉便有波瀾而意亦醒

應前蓋實知漸之說

撫賞此皆糜費之大者而議者何以置之愚則以為此特目睫之論而未察于謀國之大計也夫以四海之富而何患不足于天潢之養彼外夷之撫賞雖繁而計之戰守之費猶縮也此雖不可不漸為之制而亦豈今所宜過慮者哉何也用之有名者廣而有盡耗之無形者微而無窮故鄧林之廣也而不能以供野火江海之大也而不能以實漏巵豈鄧林之大之江海之流微而野火漏巵之害鉅哉彼其所以耗之者微而無窮故也然則財計之豐耗亦若是而已矣是故善謀國者能使

國家之用一隸于司農之籍而無復啖賚于其間則大善矣否則以漸節之而不使盈溢潰決于數十年之後此亦經制之訏謨而權時之要術也

皇明館課經世宏辭續集卷之四

太原　王錫爵　元馭父　續補
秣陵　焦竑　弱侯父　參訂
邑子　陸翀之　飛卿父　纂輯
繡谷　周曰校　應賢父　督刊

議集下

處守令久任事宜議（萬曆癸未館試）　西玄周應賓（編脩）

中閣師瑤泉公評見實所文常自神王誠一時之傳異也

夫謂當今吏治之不振，為久任致然，非也。彼誠久任者，寧以官可郵舍處哉？不過謂歲月蔓延，無以示激勸嚴懲戒耳。九域之內，分符綰綬，所日與百姓親，暱疾痛痾癢，欷噓呼吸，無不相關者，獨郡長吏及縣道，而尊官乃操三尺彈壓其上。御史中丞三歲一更以撫之，部使者歲一更以按之，藩臬大夫居兩臺守令之間，郡一人以坐鎮之，而一切限以五年之格，恐各據其見聞以評隲下官，萬一又間行其毀譽，此甲而彼乙，前是而後非，則保令名之難。科甲高等與食餼學官序貢進者，國邑相錯，而兩臺監司，循世俗低昂之，此或以微勞獲殊旌，而彼有實利於民，不浮聲烜赫者，喘息轂下，無以自見。數年之間，無論輕心動搖，欲移其缺，即為轉圜雖素所號篤誠練達之士，亦漸靡而解体，則堅篤行之難。士方抱鉛槧，自窮巷出，能體國恤民，別蠹興利，追古循良之行者，百得一二耳，餘多逡巡守簿書，期會若束縛然。又或樸樕無可比數，終歲不能一事；又或嗜榜箠剝民肌骨；又或性貪黷，厚橐裝以朘民膏脂。審如此，不可以保旦夕，而使居之五年，民何為而不重困？則稱循良之難。以此三難議久任之事，宜詆之者得以藉口也。愚獨以為不然。古曰居官長子孫

叙三難允當吏治

句法妥

引周事確

此猶罷侯置守時語也。當周家析圭裂壤，俾輯和其民，非即今之郡守縣令哉？帶山礪河，載于盟府，未聞其數易也。其以姬氏國乎，則數十年而祖，數十年而子，數什伯年而耳孫，所莅無非姬者；其以姜氏國乎，則數十年而祖，數十年而子，數什伯年而耳孫，所莅無非姜者。其下為卿為大夫，與之治丘乘稽出納，又皆公姓世祿而登之，豈其時為人上者悉無賢不肖等差？其所行事悉出一轍與？何其民不皆重困也？以今之世，雖不可與周時同日語，然民之利病，豈古今異哉？昭代令甲，齊之人不可以治齊，楚之人不可以治楚，勢必捧檄赴千里，而彼之風俗性習，又悉與其故鄉異也。至明敏之人，亦必更歲而後能洞幽微，得樞紐，紓徐而展布之，民於是有實益，而國是攸賴。苟貲以三年而遷，則墨吏固弗容已，有嫗覆殷懇民乃孺子慕若，又即所云明敏之人，更歲始得民，厥而實與民調停利病者，僅僅歲餘耳。此如田畯出東郊，勸勞農事，旦日即攬轡去，而豈所以語父母之任哉？且

居石渠石悉吏弊可謂通才

必如此方盡久任之善

皇上申久任之令，非使畫地如徒隸守也。未至五年，有異伐可錄，亦不次而擢之；有作戾為民眚，亦立斥去之。不然，非羈絡英雄，則坐視不肖者魚肉百姓，豈皇上至意哉？謹按今日校吏治甚飭，而良吏鮮有聞，四方飢饉流離盜賊之患日見。蓋亦有故焉。守令之賢否，其提衡在兩臺，而於按臣尤密且嚴。今按臣雖巡行郡縣，能燭照而別黑白乎？率寄其耳目於郡司理，司理之是非又不必一一當也。私相附阿，關說以為上治；睚眦之怨，亦得因而媒孽其間。故守令有搏擊而冒龔黃之稱，有溫醇而蒙張趙之號，五年之中，即為按臣

重按臣有見

此一篇主意

者五而復寄其耳目悉其毀譽倘有卓識自振于頹風寧不改其故步哉如欲得通融之法未可遽曰廢久任也盍請申勅撫臣務察行事之實迹民間之定論上之冢宰冢宰又廉其眞否而為殿最其賢而年資近者即不遽遷姑加服俸視郡邑俟宜遷之日進級各有差或暫移繁劇以顯其才猷則雖久而不淹人無躐等之想矣其年資近而實貪墨嬾惰大蠹於民者始姑戒之戒不從而劾使去位毋久苦百姓則久任豈容墨吏洄哉

此言不久任之害

如此五年不見吏治蒸蒸然下民樂生者未之有也如徇久任之虛聲而不究其弊欲一旦弛之恐郡邑勞於祖迎有空其室家以供具而上官不得察也且代更之際又有攝理者涖焉果爾則耰鋤罕見而偵卒滿田間矣民與長吏何日而親習耶謹議

闢邪說以崇聖學懲弊習以正士風議

台山葉向高

余閣師同甑公竹

天下之大弊有二而其可憂者有三何也聖賢之道昭昭乎揭日月而行世之儒者好以異端之說滑之道何以明弊一士之節斤斤乎望繩墨而趨而垂之儒者妄以脂韋之習靡之節何以植弊二此二弊者往而不返趨而不止將仁義為蝕而綱常為斁則憂在道統且舉世之人其高者既入于空虛悠謬之域而其下者復一切爭于功利是盡天下而憒憒耳則憂在人心昔戰國之衆也士以權詐相誇詡及晉之時名卿達士緩頰而談老莊晉遂陵遲今之士有晉之清虛而頑鈍不下于戰國愚未知終也則憂在世道夫此三者其關係不細矣故自通年以來上之所講求與下之所以誦說者必曰崇聖學也正士風也玆其意顧不厚哉然而徒享其名未覩其效者何也其求

台山文如懸河瀉水注而不竭

之有未實而應之有未至也愚以為實崇聖學莫如嚴其禁以儆之而使之不敢入于邪實正士風莫如重其勸以勵之而使之有所矜于善何也聖賢之道經以五倫括以五常洞洞皎皎無他異也第令世之人以子則孝以臣則忠以朋友兄弟則信而友斯亦可矣不此之務而呶呶啍啍絜是度非曰何為性何為命何為道德將安用乎宜禁也老莊怪誕之徒也其言多蕩而不檢彼直汪洋自快耳今儒者惡仁義法度之把持輒托言桎梏拘攣欲決而去之此何說也宜禁也古之學者無異書故無異好今佛老之書布滿天下而詭之士往往竊其一臠輒沾沾自喜此何異于指爝火以為光而欲以掩日月之明也宜禁也夫高爵厚祿世之所貴也彼回遹者輒奔走竭力其間而脩然守恬之士淡然養重于丘園此束帛之所以為賁也宜勸也今之

今日偽學競言聖行以講性命道德為終南捷徑思誠私心根之讀此議大快人意

持論甚偉

之士，非兢于厚利，則兢于高名。故有捷徑終南、移文北山者矣。脫令不為譽脩，不為名，使樹德如滋，韜光若匿，此中庸所謂闇然之君子也，亙勸也。士之捷給者，智鮮連圜，捷過炙轂，善同人意，巧発為奸，何其險也。彼朴茂少文者，逡逡呐呐，若不出口，試之以事，績乃可見，此太史公所謂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者也，亙勸也。其勸之也，大者爵，小者賞，而其禁之也，小者罰，大者加之罪，則天下之人皆濯磨其心，而軌度其行，邪說自消，聖學自崇，數習自懲，士風自正，此軌世範物之大端也。蓋主嘗聞之，上好竽，則下以竽進；上好瑟，則下以瑟進。未有上好聖賢之道，端方之士，而下顧以淫詭浮蕩之行應者也。是故居廟堂者，慎竽瑟之好，辨習尚之端，則學術士風胥有賴矣。

末更高

余問師同麓公評論邪說數習皆起于人心有見而耽爽之度讀之令人豈然

夫智愚不肖分說得細

闢邪說以崇聖學懲數習以正士風議　葆元范醇敬

竊惟治古之世，天下所以熙熙然理者，其道術誠純以一，其風俗誠正以厚。之二者，蓋繇上所導矣。後世道術之不明也，則邪說亂之也。彼其詖僻奇衺之術，荒唐要眇之論，能使人眩易而失所守，故聖學以堙。風俗之不正也，則數習靡之也。彼其比周和同之行，喬宇詭譎之俗，能使人萎薾而無所立，故士風以壞。聖學不可一日而不明，是故邪說所當闢也；士風不可一日而不正，是故數習所當懲也。夫是邪說之闢，數習之懲，其在學士大夫人人類皆言之，然至于今，卒未有能挽一時之陋習者，曷故哉？亦惟人心之不正耳。愚請指言人心之所以害者，而後及崇之正之之議。蓋所謂邪說之熾者，嘗起于賢知之士；而所謂數習之滋者，嘗起于愚不肖之人。賢知之士，其志嘗高，高則矯而出于俗之外，故過而為邪；不肖之人，其志嘗卑，卑則靡而溺于俗之中，故不及而為數。其源則殊，其為病則一耳。夫彼之倡為邪說者，始亦未嘗不枕藉乎孔孟也，以為漢人之訓詁、宋儒之議論，是乃道德之糟粕已爾，土苴已爾，卒未能開其扃鑰而中其奧窔之歸也。於是倡為性命之說以求勝之，迺始談空空于釋部，覈玄玄于道流，剽其一二玄虛之旨，而號之曰：是吾道之實際也。其持論愈遠，其博名愈高，其心欲掩漢人宋儒之上，而其道愈舛也。昔人操戈入室之喻，其謂是乎？彼之溺于數習者，始亦未嘗不希鶩乎名節也。彼見夫伊優者榮，骯髒者辱，譊譊者毀，唯唯者全，繩引者進，株守者退，于是相率而務為和光同塵之習。其畏勢也懾于法，其慕利也捷于名，固未有抗然自立為中流之砥柱者也。故俗嘗曰：何以誠恪為？處奸得計者為

此論邪說

此論數習

此論闢邪說在明正道

此論懲敝習在嚴法禁

智士何以廉靖為居官積貨者為雄桀此風之盛日浸日長遂恬然而不以為怪非一日矣昔人隄潰防决之喻其謂是乎是則邪說之熾蓋起于人心之蕩也敝習之滋蓋起于人心之靡也今欲闢邪說以崇聖學則莫若明天下正道而示之趨此其解在乎燿蟬之說也燿蟬者明其火振其樹而已火不明雖振樹何益是故孟氏有反經之論可舉而行也欲懲敝習以正士風則莫若嚴天下之法而示之禁此其解在乎張鵠之說也鵠非有期于人而少長貴賤則同心于中之者的立焉耳是故賈生有正俗之論可舉而行也正道明則教章章則下無敢以邪應者矣明禁立則法昭昭則下無敢以慝應者矣雖有雜經叛道之說無不易也雖有回面反跡之行無不革也尚何道德不一風俗之不同也哉謹議

闢邪說以崇正學懲敝習以正士風議 萬曆癸未會試

少廣王苴[illegible]

西相國覲陽先生評頗有卓見不剿元言

論禪學深切時弊

識見超死始識洽解玄詮

此上論崇聖學

愚觀當今道術宣朗風教遐揚蓋鑒於夙德用能振掖薄騶谷而不錄置眇論為外篇非曰滔滔然任其波流矣竊嘗據聞見以察人心猶有以累聖學蠹士風者願請備論之夫聖道如日中天非羣邪所能薄蝕而學道者則深畏乎邪說之侵也今之邪說無昌楊墨之願戮矣又無襲莊列之怪誕矣禪之說盛而清談者景從此無異故以奇自標者勝然後人爭效奇焉始之奇以莊列勝而莊列以多故弗奇也輒又逃於禪以取勝莊列也軒冕之儔偶一炫飾博名高而四方覲聽者浮慕心遂亡本實不知其去正學遠矣如測度輪奚不曰四海九州而必曰山河大地擬形體奚不曰百骸九竅而必曰土火水風序造詣奚不曰希賢希聖而必曰從聞思修述應感奚不曰無將無迎而必曰虛無因應探神化奚不曰盡性至命而必曰菩提彼岸稽往迹奚不曰治亂興衰而必曰恒河劫數至使神情悠忽不求實際綱常日用指為空華而彼叩其中初非學癡禪力求證果堇堇藉西方口語以為奇名也此說一倡其害吾道不小寧可以口舌爭哉愚謂道無所見恒寄文字以託於天地而六經則道之宗盟也百家則道之枝蔓也闡六經以正名教非吾儒之說弗使並進有軒冕而持其說者倘亦稍裁之夫人心何常之與有見此標準立於上得無改趨矣乎自此邪說退而吾道之入人固矣此崇聖學之要也愚又諗今日士風與往日異往日之士淫靡者吾知其淫靡貞介者吾知其貞介競榮者吾知其競榮躭寂者吾知其躭寂無難辨也今無有厚顏使人莫

上習之教矜明无廷

養浮至方有此等識見

則者乎。倏然似寡慾而背為貪墨。傴僂似退遜。而陰為最駔馳口斗食。而延頸蒲輪。握手披肝。而轉圜下石。篤言擇鱗而潛迹檉尾孔孟。所惡鄉愿。殆此類與。然則士風之所以壞可覩已。夫樹曲木者。惡得直影。治北轅者。無望南粤。恐彼士亦難以虛聲告誡也。士之趨向。惟瞻望於登頭者而約衡之耳目。大可以遍百僚。或小不可以知屋漏。一夫見枝。萬夫成習。豈旦暮事哉。謂宜下核實之令。重蒙冒之罰。不必摘奸伏如雷霆神明而黜陟其最著。以為勸戒。彼士謂我無庸此類為也。易轍嚮風。大都可冀也。此正士風之要也。詩詠雨雪。復詠菁莪。皆聖世闢邪端習之明驗。下士淺聞。每於二者。欲陳其梗槩。以防回之。敢因執政一決焉。

王文成陳白沙從祀議 萬曆癸未館試　少廣王萱 編修

同館師敬菴公評伯安公甫以一絕李倡而從代之表祀之吳紹嗽此之浮可稿立史矣

竊按王文成陳白沙兩君子者。世所稱魁人哲士。為後進模楷者也。文成殲逆濠之亂。股肱王室。剪滅西南夷。隴蜀之民。以寧其功業炳絕若此。白沙舉明經。遜不詣公車。篤行孝義。躬耕海上。辟為詞林侍從。輒辭去。蹤跡頗類李令伯。其節物高致若此至其文章。又各發攄性靈。以闡往聖未盡之秘。家誦而戶習之人望兩君子。如龍如虎。不敢近狎。豈非

國朝二百年賢哲之冠哉。頃黃門郎。直指使者。請從宣尼俎豆之末。表凡四五上。　詔下三事大夫及諸廷臣議。各持論未奏愚敢為秩宗宣言曰。夫先儒所得陪祀

闕廷者。非以其羽翼聖經。繼續絕學耶。如進漢唐董韓二子。與今薛文清。皆謂有功道術。啓牖後來。往往推轂矣。獨兩君子猶

閣明二公之爭立扶堂與

反覆辨論也代二氏辭紛

在依違之間。則何以故。且瑩徹性源。究極玄化。約本該末。持精御神。此文成了悟之學也。眾妙俱遣。成性獨存。塞兌含光。遊宣心寂。此白沙主靜之學也。吾觀古聖賢。戒懼幽獨。以立天下之大本。屋漏敬信。以致百辟之儀刑。至靜而動。動而不窮。至虛而實。々而不固。則此二說者。居然傳斯文之正脈。為儒宗之赤幟矣。今廷議紛々。未獲底止。為道問學之說。左袒者執知行合一。而毀文成為高抗。為重躬行之說。載旌者據動靜一。源而詆白沙。為偏枯。不知孔孟之言。或以仁。或以義。或兼仁義。未聞有議其偏者。而此獨為偏何耶。要之兩君子者。其功業足千古矣。文章足千古矣。人物又足千古矣。而以道德持兩可於堂廡之間蓋起於其見道不明。而各立門戶者。相忌太甚也。今使崇兩君子者。與詆兩君子者。辯其將謂文成傳授後學。與紫陽不相蒙。

此三段為陽明先生辯

此二段為白沙先生辯

必知此說又論方正

邪則陸象山矛盾於紫陽者而儼然廟食儒者皆稱其殊途而合轍矣其將謂文成戡定禍亂帷幄之籌類權謀術數邪則孔子夾谷之會非專以拱默從事者過宋而阨亦必微服以免焉且文成之術皆孫吳之故業也帝王不廢五兵當不盡黜孫吳矣其將謂文成及門之徒多偽學病道邪則子方之學流為莊周荀卿之學流為李斯不聞其株累而索之孔氏矣其將謂白沙樓居十年探求奥旨似涉苦空邪則陳氏之遺言宛然具在固皆實際事絕無西方口語矣其將謂白沙恬退矯節一時未必實能肩鉅邪則周程二先生在草莽有日矣且彼既不能信其必能為又安能信其必不能為愈不通之論也愚謂聖道不絕如綫不可不重為維持又如日中天不可以一毫私意干之者總之兩居子無間然矣願

當宁奏可勿為人言所格若曰宋時從祀必許人而我

朝止進薛文成制度甚狹請加益之則又粉飾太平之說不可以語大道

中閣師塌泉公評 令敕之資臣夷之韻當足清源

論科弊

三途並用議 萬曆癸未館課 中涵方從哲編修

臣伏見按臣章奏有激於邑吏試用不效欲調停三途並用之說鳴諷數過蓋反覆設處而深計之也臣嘗考

國初典章所謂三途者曰進士曰科貢曰吏員近之三途但曰進士曰科曰貢而已夫吏員納曰與吾儒異術也而

國初且並用之今進士科貢則皆養之學校所謂拔其尤者也何至有低昂哉細察其故誠有欲循

祖宗獎進人才之意而勢有不容不變通者

國初科貢之士不薦春秋榜者使居太學以待其成師模嚴肅德行默成雖再三試不第其為人大率端方才敏者矣故其格不同而收效同也並用何惑焉今日學校之不肅先自太學始士之舉於鄉不獲春榜者名為入監其實皆乞歸俟再舉間以迫於貧或艱於修阻授司訓去不授訓者坐守年資久不第而風骨銷矣自非卓識有養之人能毅然不犯貪戒乎士之貢於學者不從掄選率以食餼最久者上籍至少者已居學二三十年勉意入監多為郡幕及州邑之倅不入監者速請為訓而智慮昏矣自非超然奮拔之人能不僾僾斗食乎故進士豈敢謂人人賢能而大槩嚮效於 朝廷居十之七八科貢豈可謂人人閒茸而大槩嚮效於 朝廷居十之二三臣仰體

國制並用之深意正謂不專以進士阨科又不專以科阨貢使撫臣按臣察有賢能可用者俱得超擢臺諫序遷落臬而不拘拘恒調也賢能衆而廣收焉固並也千百人而拔數人焉是亦並之之意也如必三分天下之職官而一居進士一居科一居貢則取士於貢足矣何必有科取士於科足矣何必有進士哉

此論貢之弊

論生字精確

辨難甚工

或有詰臣曰我
朝陽士奇為宰輔數十年陳憲章徵聘為翰林何以不進士也
臣即詰之曰傅說之舉以版築謂版築之有傅說也而悉求賢
於版築可乎太公之舉以釣叟以釣叟之有太公也而悉求賢
於釣叟可乎臣知客無以解矣故並用三途者使各得並顯崇
也非並以額也頗俾銓衡詳覈焉謹議

諸太史字先生評此文以其子長于任酬白化滿腔中發之穀百年光此物矣

武評時病切中肯肯

兌陽此論豈有志于作今日之韓歐耶

精思融液入音魂壇

正文體議 萬曆癸未閣試

兌陽劉應秋

聖人作經其垂諸後卒至于千萬世而不可磨滅者則何以故也彼其涵濡乎仁義之精游泳乎六藝之途含吐性靈發揮理奧不求為文而無不文也故曰虞夏之書渾渾商書灝灝周書噩噩夫學海之淵源世教之砥柱大都可識矣夫詞章日熾道義始蝕春秋戰國極閎肆之談兩漢得事理之辨雖不能上追三代然亦足為後世法焉敝帚于晉魏濫觴于六朝決裂于唐宋華藻勝而理義之旨微蕪陋滋而爾雅之詞鮮迹其軌轍且不能近武兩漢矧上世乎乃至于今則又有深可慨者藍辭逞辨窮極瑰麗以駭俚耳為夸而已矣旁引不經過為詭誕令人不可究解為怪而已矣雕鏤刻畫棘澀滯吻以呈其工為巧而已矣掇拾陳言以自粉飾而無當于理要為冗而已矣數者之敝相尋不已而文体遂至决裂議者迺謂文之日趨于敝猶江河之赴海而不可復返斯亦過矣夫韓愈承八代之衰而奮志一變文辭遂復於古歐陽脩日擊時弊力為挽回而脩詞之子靡然向風當今之時無二子故至此使其有二子也豈不可返澆薄而納之淳古哉顧所以返之者其道有六夫六經孔孟暨若布帛菽粟玩之有深味措之有實用今之操觚者盛稱引百家之語而律之以理則大謬不然此何異拔本而望枝葉扶疎自塞其源而欲其流之長也是故貴正本也夫平陽擊石山谷為之調大夏吹筠風雲為之動故簫飛南斗而曲變陽春蓋言氣也氣水也言浮物也水盛則物之大者畢浮是故貴養氣也夫渺泛滄流則不識涘涯雜陳金石則莫辨宮商古之作者沉浸醲郁含英咀華鎔鑄百氏醞釀千古籠天地于形內挫萬物

六段中辭意淵懿風神超朗

于毫端故其文炳炳烺烺與世罔極學者讀一家之言而自以為靈蛇荊璧無以過也奚以為文是故貴傲學也夫井蛙之見不足以與于宵漢之觀鴟鴞之目不足以與于太陽之曜言識界也故精騖八極心遊萬仞而後可以傾羣言之瀝液漱六藝之芳潤學者苟未識其所以然也乃欲抵掌而譚世務抗顏而議古昔不亦惑乎是故貴廣識也夫文有體也議論之詞不可施于紀事明堂之咏不可施于師旅苟不辨其為體而槃撲之是猶慕壁之圓而規斲之郤也失其裁矣是故貴辨體也優孟之學叔敖也容止聲音相似矣而非眞叔敖也為文者丹青藻繢之是肖而神理則滴玄黄經緯之是辨而要旨則味與優孟何以異也是故貴神解也夫本正則邪說不淆氣充則詞理皆振學惇則非淺陋之規識廣則非狂瞽之見文有體裁則靡巧

綰轂有力

上文氣力大如其收方不弱

之敝革學有神解則模擬之習陳如是而文體可正士習可回學術庶幾聖人詞章直追兩漢而江左之籍唐宋之簡可略而無談矣謹議

正文體議 萬曆癸未開試

汝光鄒德溥蚴脩

陳學士王璧先生評傾壯于底色伏勁古文若斯出當豪北地五花菜也

嘗取古人所為文與今薦士大夫所稱膾炙而奔走豪傑者並觀之心竊疑焉無寧古人拙而今人巧古人庸而今人奇與何所操業之大徑庭也有道者曰今之奇而巧是其所以庸所以拙也且六經非文之祖乎乃其語以布帛菽粟稱焉中若易之繫辭書之洪範禮之檀弓非無詰屈聱牙之句固亦大宇之豐隆列缺巨澤之天吳鴟夷間出之耳後人執古之所間有者而盃轇轕之使無齊色籤邊之使無安瀾無乃非本指耶凡天下之事中庸者可久而錯愕者易厭輕車提騎疊鼓層笳非不適耳目而以在櫺闌應門之內則惟大路越席四牡八鸞之為雅和也鼎陳肥醲器用刻鏤非不適口體而以在清廟明堂之上則惟太羹玄酒犧尊椑杓之為質素也竊觀今人論詩其指孰

議論正大

以詩論文品隲精當

為大家孰為名家孰為正變孰為餘響若別黑白至讀青蓮所作猶謂其纖濃不如少陵之朴雅此是非何甚嚴哉而及其于文章則不復辨其大家名家也而惟取人所不經見者徵其殘膏剩馥以簧鼓天下其智慮何大不類論詩耶苟徒以人所不經見者為鴻寶則李長吉當高步一代使諸家辟易而品格曾不得與錢劉抗衡此其故可知已夫千秋榮名乃先進之芳軌從旁彈射非後學之美事愚欲退而不言而屬以文章有關世運敢略闡其一二今所宗當代名公如大梁北地亡論若濟南傲睨千古厲其齒牙斲其肺肝以造峻語而士林遂嚆矢焉今其文宛然在大率皆左國之腴代進而厚用之乍見一斑亦自可喜至累牘而厭心作矣是則優孟之為叔敖者也又若關中之文睡霹震雷令人不敢狎視家誦而戶習矣寧有攟摭呂覽

評駁歷下始足久開駭當論定

試淳先宰公傳生論

二務深淳正文体之要

一篇之中不及千言而用其文仄過半陳說紛遝若亡是公烏有先生等語往往而有譚景升之竊化書者也此兩公者猶然況乎以一成一旅自樹者哉故今之為文之弊皆起于慕效先進而過之者也好名之心人多有之前人以此業得名而踵其業者又試而有效則孰不苦心追蹤哉司文柄者權而正之愚以為其端有二一曰禁高論愚見賢知之過者不求深杳則務綺麗而平正通達之文一切不以屬目猥曰吾取文自西京而止東京及唐宋不足觀矣習以成風至使三尺之童未嘗覩韓柳之文為何物而輒唾罵若闒茸之夫何以說也夫東京洎唐宋幾千年賢豪不知幾什伯豈其才識盡不如今日乎而獨今日為能邁耶故高論不可不禁也一曰慎取士古文辭與舉子業雖殊科而其究寔無二事今督學使者間以奇擢俊而部使者大比士又復以奇擢俊他日所翺翔仕路而稱文章家者寧不由諸生者哉一旦欲舍所學而歸之中庸不易為力也故取士不可不慎也高論禁則人尊六經而悖道者不得並進取士慎則士守法程而嗜名者不得虛假庶幾不沉故習而成其庸拙也哉

風竹神杉結構天成

上閣鄧閱石公評三善二弊悉保甲之利務矢其言行法非人有旨執

保甲議萬曆丙戌閣試

觀我吳應賓論俗

世之議保甲者咸見以為擾俗病民而無所用之然此非法之弊也行法者之非其人也夫保甲之名雖自熙豐創之迺其制所從來遠矣周禮以五家為比使之相保推而至于五州為鄉因其民以用之于田役追胥之事管仲于齊亦以五家為軌推而至于五鄉為軍以有三軍之制秦漢之際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　嗇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嗇夫職聽訟收賦稅游徼循禁盜亦比里族黨卒伍追胥之遺事也今以十家為甲甲有長各鄉為保保有正鄉大者或析為數保鄉小者或併為一保保統甲甲統戶有司督之而司其長若正之廢置如繩屬綱如臂使指其與比閭有長鄉亭有三老嗇夫游徼非異意也故愚以為保甲之行有三善焉夫盜賊之所以滋者法網疎而奸宄之出入靡所稽也今使同保之中鉤校而互察之捕奸者有賞不發奸者有罰人情鮮不自愛誰肯茍容者如是則奸宄何所入奸宄無所入則盜賊不禁而自息保甲之善一也民生無常業則縱縱則易去而為奸今保甲既行令各開其丁男之數與其衣食之業出入遠近之期懸書于門即有游惰作奸不得而隱保甲之善二也無事而相與屬眾讀法勸善規過足以成禮俗而消訟爭有事則守望相助患難相恤親睦之情既洽德讓之化可興保甲之善三也如是則雖熙豐所建吾安得而盡廢之迺所以行之今而不善者其弊可知也夫為一里之望者然後可以聯屬一里之人為一鄉之望者然後可以聯屬一鄉之人而今之所為長若正者則皆市井亡賴人耳強者武斷鄉曲既以恣睢而為奸至其弱者又闒茸而無

一善在息盜賊

二善在息游惰

三善在興礼俗

一弊在不得其人

二弊在有司妄役

能為也此其為弊一矣夫保甲為民而設非以備公家使令也而今之為有司者往往徒隸視之乃至調以他役假以別需民誰勝任此而樂于應也此其為弊二矣夫此二弊不去則保甲終不可得而行矣故曰非法之弊行法者之非其人也誠欲舉保甲之法而行之也謂宜慎推擇之舉重責成之寬仍使其權在民而不在官官惟以時督舉之而已不得有所追呼以擾其下如此則庶乎其可不然是亦熙寧而已矣謹議

備荒弭盜議 嘉靖己丑館試

周望 陶望齡 探花編修

許閣師穎陽公評試中列常平社倉事詳而文采雖不快目前之急實備荒弭盜之本原也存其說以待平時終本

歲自申酉以來關隴河洛稽代之間多苦旱吳楚苦潦民轉徙及瘠死者幾半姦人負山阻澤為群盜相望而起無幾何復大旱赤地民不得蒔種者茲且方萬里矣執事者咎備之無具而姑議救又患於救之無策而復議備古嚴智殫而不得其要領愚試以見事度勢揣幾以為今天下不憂荒而憂盜不必策弭盜而策備荒也夫編民業已知就死坐而待槁民受其病而國勢猶不至大壞設萬有不可測一不逞之夫微亂以僨其死指賑救以望人腹勢且易動故曰今天下不憂飢而憂亂也雖然饑實驅之矣故曰策今者不急弭盜而急備荒也古者民三年耕而有一年之積上不朘而下不濫家脩其備備不必在官而又時行田間問其所不足不給者而補助之時修其救救不必在凶儉雖有數千里之災七年九年之水旱民無菜色儲積之有道也後世言備荒者無逾常平義倉兩端常平者以重斂輕以輕救重游賈不得操民之急以收其嬴官握利權而民受利實義倉於口租外復斂義租各貯於其里遇儉歲即出以賙里貧人貧人易得其惠夫薄取於其所有餘而厚賑之於其所不足此其法甚便

國朝於所在州郡立預備倉令民有慕義願入粟者聽無有所強千石以上者旌之復其家民入粟輸倉得補掾吏掾吏入粟得免試諸公田隙地入其税賦罪人贖鍰悉用粟不得代以銀錢酌戶口多寡而定之數覈蓄積多寡而議之罰又令以春時放賑及秋還官不得責子錢則常平之法也嘉靖間又議令每鄉立社倉社有長有正副民以貧富出粟有差有凶札則散之

論二倉事甚悉當由平日究心經濟中來

急以

潤悉財源

則義倉之遺也夫茲二法者業已備之矣然或始詳而未弊或乍刱而旋隳者何哉守法者偷取一切以便上而法不信奉法者營私自便而法不行也今預備倉具在民之以贓賜爵及補吾吏者有不以金錢乎諸公田租稅有升龠入者乎城旦以下必以粟贖乎即有之能什而一乎則
上固未嘗貴粟矣州郡贖鍰行省餘羨貪吏以潤其橐而廉者則每藉以行其德使誠寬然少有奇餘緩急猶或可濟今且盡籠而輸之上有司庫藏自惟正外固已吾洗卒遇大祲雖有愷悌之長歛手而已矣竭閭閻以實公藏竭州縣以實太倉竭太倉以實
内帑流愈上而下愈耗則
上固已輕民命矣向者文墨深嚴吏積穀不及數者奪其俸貶

計得□ 穀所入 非倉二 語於行 倉苗 田館師 許 讀史 燦止 明悉

其秩而又有天幸東南連稔十餘歲每歲所貯謂宜陳陳而不可食然前歲初告歉儆百姓平價糶之不浹日盡矣貧民不得徼升斗之惠而市糶亦不能減毫釐之價則累歲所課者安在且平日稱為備者既無義輸及補吏諸入又不取之罪贖當出者徒以法外橫加其歛挍一訟牒輒計有力無力耳非大皦曲直也爰旨以定復加以罰穀及所罰則非穀也所入又非倉也民當豐歲而吏能凶之况暇言備前者大潦時吏勸令富家出粟廩貧民捐瘠滿壑啼呼滿路吏非獨無睹聽而所歛者又非粟也所廩者又非貧民也民之骼在溝谷而其膏血在吏筐橐矣盖天下有救荒之吏無救荒之法救法無常而備法有常今當俟歲少豐之後飭廢舉墜而重督之無庸新議為也夫積粟如積水然非有通川大河環之即溝澮不足恃然江淮河漢共在

志周民 君錚心 學春雷 事者果 條以実 意行之 民困其 有瘳乎

數里之外而桔槔浸灌取之數步之内勢不相及也則溝澮陂池擅其利矣州郡之倉通川也豬多而溉博里社之倉陂池也利近而救速兩置則可以相灌而交濟請於預備倉所入悉循先朝舊制入貲贖罪悉輸粟如例春夏穀稍貴暫聽輸價所司俟秋時易米儲之有不中程者罰無赦貴出賤入舊出新入毋出子入期以平價而已勿得輕以貸民懼貸而責取之擾也盖常平者上捐金以為母而令上不責一錢母之入無盡而子之出愈無盡不過三四年所在皆滿矣而又修社倉之制一如嘉靖中令令因餘而取之因地而藏之因人而長之其藏之里也猶藏之家也藏不足視其不足者而假之視尤者而賑之民坐而取食於里也猶取食于家也社倉以賑急縣倉以繼社居豐多糶以泄輕故農不傷遇災多散以廣惠故歲不病為今時計

孝古 才雋

實無善於兩者若謂出納之際吏緣為奸積儲民間[illegible]易耗則奉法者事也枉後惠文彈治之孰敢不懲然愚之私憂則有在目前者俟異日四方少甦當更詳其議耳

許副贈段陽公評不按常見不作迂語緒論所達畜備水利等看實選是乎可行之今日者也

備荒弭盜議（館試）

宇泰王肯堂

周禮大司徒掌荒政十有二，始乎散利，卒乎除盜賊，則備荒弭盜一事也。夫言荒政者不能越乎蠲與賑之外，而別為奇。今者肥磽示儆，大江而南野無青草。

天子惻然下德音，發

內帑，命侍從以便宜行之，凡可以佐眾庶之急而修其和者亡

所愛，意甚休美。然大司農猶重在

國計，而遲回乎曠蕩之恩，是蠲且不可倖，賑又安可當乎。脫天不厭禍，而歲數侵，一二奸宄鼓動教敵之眾而設之探丸椎埋以逆兵吏，如近時慮粤湖盜事，為憂不細。今胡以備而弭之也。夫備荒無急于委積，而弭盜無過乎明保甲而練兵，此不待深計之士而後知之，且無庸議矣。夫賑者以待已荒，而備者以待未荒，備與賑者以待民，而弭者以待奸民。今有道于此，於賑之中寓備之意，於備之中寓弭之意，是不可為乎。則今所當亟行而有待於賢長吏者，蓋聞遂人治野之法，一夫百畝，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而諸蹊澮之法，溝洫之便，畜洩以御歲，封殖以息爭，設險以制敵，胥於是乎在。今古溝洫法既壞而不脩，以易盈易涸之水，道待命於天，故小旱澇悉為田菑。近雖有水利專使，徒為文具，無益於民功。今宜廣歷而博諏之，視地高下，畧做古法，多為溝洫，募饑民之廩而俾即功，宜可成。昔范文正公當饑歲，率民燕遊，新佛寺，大旨在散有餘之財以贍貧者，而杭民以安。況用之於疆理乎。此今所當亟行者一。陳子靜先生為令，將代去，俄有報殺人者，先生曰此必某

此言脩水利以賑飢民

都其人問之，果然。安有為人父母，其子不肖不執，而莫知為誰者。先正振救待哺之眾，必戶籍而人記，朝夕煦沫之，其饑飽有無上下瞭然于胸中，或不得已聚而廩之，則以兵法部勒隊伍，肅然。愚向年行保甲里中，嘗行之，令在在皆爾，何憂撥亂。昔河朔大水，民流就食京東者不勝數，富鄭公拯公私廬舍十萬餘區，散處其人，勸所部民出粟以佐官廩而廩之，凡活五十餘萬人，募為兵者萬計。夫處流移不可詰之眾，且猶截然，而何有於境內。既活民矣，且又足兵，而何有於弭盜。彼豈有異能奇數哉，法紀明，號令信耳。此今所當亟行者二。古之賢守令有事賑救，非能一人辦之，必屬其鄉之士大夫賢而才者，如富鄭公於官吏自前資待缺寄居者，皆賦以祿而使之，仍書其勞，約他日為請於朝，五日一慰勞，出於至誠，人人為盡力，是故眾集而不譁，功成而不勞。今釋此不任而任吏胥伍伯，不問有所漁獵耶，抱牘而告成事，豈問百姓蒙實惠否也。今誠以屬賢士大夫，而賢士大夫以順指鄉之趼跑，有才技者何慮不集。夫凡民蓄縮不能擲為盜，必有人焉樹之標而徠之，此必有過人者。故秦觀謂弭盜之術莫大乎能取天下之豪傑，夫有豪傑之士必旅羅此輩而收之為吾賑救用，此今所當亟行者三。夫此三者，古人之所已行，載記之所具列，而今之所不難知者。然而苟非其人，徒為其方擾耳。司馬溫公因遣使賑濟河北流民，上言京師蓄積有限，河北流移無窮，莫若擇公正之人為監司，使察災傷州縣守令不勝任者易之，使各賑濟本州縣之民，則饑民有可生之路，豈得復有流移。先正之急得人如此也。今宜因百姓之急，倣此意行之，令淳化滋澤不為横擾吏壅閼，得以下究矣。一本甚謹議

此言賑饑即以弭盜

此言賑不宜任吏胥

此言貴得人又救荒弭盜之原

備荒弭盜議萬曆己丑館試　玄宰董其昌

館師敬堂公評救荒弭盜乃當今急務思之籌得之托須民識見見出人亦而惟文之以發之有用才也

天下有救災之計又有轉災為福之計水旱頻仍盜賊嘯聚國之災也能設策運奇以止之是亦足矣而曰轉災為福無乃迂乎曰不然凡天下所以患荒者積蓄少也積蓄少者地有遺利民有遺力也凡天下所以患賊者武備衰也武備衰者國多冗軍兵多冗食也今有一舉而可備荒又可以弭盜而又惟民飢盜起之時可因其勢而用之則何策乎曰撫流民而已流民固民也進可以戰退可以耕水火所驅惟食是仰當是時使奸雄用之則倡亂之媒也使國家用之則富強之資也顧處之得其術而已矣頃者天不降康肥蝗為虐吳越江右連州接境際此荒沴野無青艸人有走心而江淮之間流離滿道或攜老幼舉族莫行或棄妻奴孤踪獨逝鄭俠之圖所繇以作誠得綱紀之臣忠實之吏擇公私廬舍及宮觀屋宇沿途圍結給以粥糜能勞苦者備其力有技藝者食其業俟至來春給賜牛具種食以曠土荒田計口分授使之耕種俾其父母妻子皆作離南畝之人既感戴朝廷拯救之恩又深思一家溫飽之計必能深耕易耨以盡地力待其三數年後幹止漸寧人有固志徐于農隙之暇教以戰陣之法與其募市井之游手曷若收待哺之壯丁即古井田唐府衛之遺意如是而已非兩利之策哉昔西晉之亂起于李雄特招流遠之民而唐之末路張全義設屯將集流聚教以種藝三年之內河東戶口歸復桑麻蔚然勝兵每邑七千餘人河東賴為長城夫一刺史行之猶足以効而況倚辦于天下之力何所弗得故曰轉災為福者此也若災議社倉議保甲則固有藉言之者焉可得而略焉

敦復許曰處置得宜

又白一君識論佳得此霞信來

備荒弭盜議萬曆己丑館試　昭素黃輝

今天下所為焦焦極思畫利便爭奏進者非旱盜虞耶往歲適內熯甚上屢
天子憂至布素郊禱為元元請命令大司農出粟振救民賴有瘳屬者淄池竊弄指大家藏笑惑顯民不旋踵撲滅何者百姓愚而至神曉然知
國家憂閔流散德意甚厚不忍苟旦夕甘同鯨鯢故盜孤易盡也不謂今年吳越全楚復數千里旱比巴蜀又見告矣
皇上惠然出金錢予侍臣便宜乘六傳赴江南之急又采中外大吏言蠲逋負以予民澤至沛渥矣議者謂百萬枵腹即人一金不能飽藉第令奉法得人廣勸分輸納苟以呴沫目前可耳一後事他郡未知塗所出也嗷嗷洶洶投命無所生不足愛然不足惜去而為所不忍為耶惡乎備且弭哉周禮荒政十二終於除盜賊弭盜與備荒一事耳言備必曰積貯言弭必曰保甲積貯矣保甲矣而旱盜未必有濟也毋乃拘攣局束未嘗淺惟法之意而猶遺法之利歟今積貯之法倣于常平常平者先為三穀以待三飢大飢發大熟之積中飢發中熟之積小飢發小熟之積較數歲之儉若低昂鐵炭事有必至籌有必直故能與歲運爭衡而為民司命今郡邑之積視其大小以為多寡如甲令而止計才可當小飢輒稱饒衍矣夫小饑者素封之所能庇而隱民之所未甚痛者也職為飢備而猥擇其小誰任其大者徼倖災不我覯而苟塞故事不可以言忠袖手天災之流行而曰是無可奈何不可以言智愚不佞硜硜以為徒議積貯而不為大飢備與無備同或曰今公私一百兩詘矣微吾子誰不願畢

淺詩川與泉處正不知從何而來

事亦嘉靖中

吏不得入徒為發粟及災傷用賑令之積穀名耳有分官及民者乎

備者顧安所取資而儲之曰吾得直指使者言請以所留贖十之二令郡國三輔之中熟和糴收貯業奉俞旨且著為例意甚美矣惜也糴本微而條貫未竟也夫爰積之上輸也嘉隆間未有也當是時為盈邪縮邪皆無預爰贖事且未嘗不早未嘗不振徒以利孔一開遂視為不可闕者不知由前觀之其非不可闕也明甚矣病在始議者意不在民而迫言桑孔徒令有司自為積貯而不為糴本故所備已幾誠能嚴為之制使爰贖必如令額而悉留郡國一倣常平法大為荒備時出時入監司覈之用為殿最而上簿大司農令不得乾沒其間其有司自為積貯如故不過數歲糴本益多積貯益廣度歲大侵可無飢殍常平之法業有成効乃以爰贖上供而量留十二備為糴本以備荒歲傾廩而民無所償之時可以復為常

縱橫絡辭多不所延邑神于文者

平之法而無壞若曆之積分而置閏焉民知收之出之皆已是為可使穀粟不出境而物價漸平姦宄無所生心緩急收保咸有固志此萬世利也或曰今既多所蠲含矣主計者持籌日夜不給出爰贖亦入之一也復留諸郡國將安所取而代之曰愚非謂此贖者終不上共也以為大司農可且忍數年為根本計如卿著未有爰贖時而通融其間彼其忍于今者有限而輸于來者無窮今天下利源百道並進度留一爰贖未甚有裁也而可以厚利元元則何愛而不為與其當瑣尾溝壑之秋出數十萬而未必有益于事則曷若少忍而徐積之使輸在民而卒歸于官公私兩利之為愈哉若乃撫摩爬搔存鷹戶嚴保甲弭姦萌自良有司事耳夫盜亦人耳峒箐島濊生而怙亂愚不敢知若乃遇

沖完捐古

聖天子赫然中興震之以雷霆安之以滂厲苟不至千生不足愛死不足懼亦何安乎為鯨鯢邪言固有逆于耳倒于心而便于計者愚生言是也幸而得轉聞于

上一下賢公卿議補苴其所未備幸甚謹議

今若不大劃火眞無以奪批酋之魄不合三鎮之力不鼓英雄之心無以創火眞是作深得此意

此從死諸葛走生仲達文法化來

以今之勢以下數語正是處置西鎮善後事宜

出內帑……之言

西鎮善後事宜議 萬曆己丑闈試

昭素黄輝 編脩

洮河中虜深矣西嶅酒泉南擬松州天水震動關中為犇虜謀日益亟測將士宿甲奔命未知息肩之日起于驕于媚虜拱手而授之二川也異時虜雖陸梁然限隔河西非氷合不敢東我得憑要害嚴偵堠虜益力穿塞猶有後虞故其來有期其掠有地勢不得久牧河之為中國池也不細今莽剌捏工明明巢之彼往來天塹若縈衣帶我尚何恃焉今不逐火眞而酋而西之使長有二川將惡乎熊秦亦惡乎能中國也嗚呼談何容易哉火落赤故微種初裁有衆百耳不數年醜類至萬人此詎不結羯奴也眞相故丙兎子丙兎垂涎生熟番嘗牧萬勝欲窺松道此積慮以世矣兩酋犄角援以奔虜王以挾酋自為蟠固不可猝拔全陝備虜洮河差緩甘凉貢道尤號虛弱虜哔盟首禍卒是焉滋蓋假道掠番則有今日矣死俺酋猶算中國中國之算虜謂何愚以為天下至大以全力制虜此百勝之數也獨患夫有力而愛用之至于不暇愛而後屑越焉故倍出而不收半効孰與及時之可用而無愛厥力使夫一為一報早就乎綏安而毋以亟僥倖哉以今之勢善今之籌非畢三鎮之力不勦二川非總全陝之力不實三鎮非合諸鎮之力不能牽大酋制套虜而孤火落赤眞相台吉也非出內帑破常格招豪傑之才冏斷踵之士惡得乎良將帥非上下一心食息不忘虞惡乎得愾而敵之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故敵國外患啓聖資焉今天下承平日久武備窳甚乎疫相尋物力羣詘敗軍之氣無猝復理使賈生見之恐不止流涕太息而已失今不圖恐患日益深力不及為乃司農告匱無以佐軍興而瓊林之積有入無出誠不知將安所用而酷愛之耶外料則若彼內顧則若此肉食者宜少墨焉愚所為焦脣熱視而不敢嘗試議者也

宋子宗景濂公許希直宗有山故其所為論縱橫闡闢詳論四出然蘇家氣壯而卒毛一字蹈衰則又自成一者直也

論集上

崔寔　　希直方孝孺翰林院學士

昔者觀孔子之書見於子貢仲由之徒善於說辭必深折而重抑之明足以德事未為有過也而傷其多言以仕為學未為違道也而悪其口給而近佞以常以為惑矣孔子不貴於言若是耶及觀戰國之際天下之士皆棄道德仁義而不修以口舌磨切世主而覬幽竊柄大者亡人之國小者自殺其身又甚焉者著為邪說以為後世害然然出乎斯道滅裂至於刻薄荒鄙誣民敗俗之歸而不自知也然後喟然嘆曰此孔子所以聖乎其預知之矣凡亂之生必有所始也芻靈之弊必至於以人殉葬象筯之弊必至於瑤臺瓊室孔子之教人以勿易於言而周卒以口舌縱横之辨而亡夫言豈可易哉快意於一言或足以禍

此處方入崔寔事

萬世嗟乎憤乎一事或可以禍異時矯當時之失不求古今之變而輕於持論非知道者也彼崔寔者獨何人哉憤時君之柔闇則論柔闇之失可也遽為邪說不顧理之是非而謂凡為治者必以嚴而治以寛而亂此豈理也耶周秦之效夫人之所能識也寔不察乎此而亟稱宣帝之治夫宣帝漢室基亂之主苛以為明忍以為斷督責以為能當斯世也斯民競知其可畏而不知其所可愛於是高惠文景之澤竭矣譬猶服金石忩資色之人其外雖若未衰而其中之虛羸已甚至於元帝繼之稍失其術則漢因以衰非元帝之罪也寔輕信而不知道敢為異論而不顧其無稽至誣文帝以嚴致平何惑妄之甚哉漢之久而亡者文帝之功也且使宣帝處文帝之時是生一秦也宣帝固非秦比也率其所為行于甫定之世則其異於秦者幾希而豈能

非獨折崔寔之失自是關係治道語

通篇力折崔寔不遺餘力矣末云豈特寔之罪哉意味便長此足爭臣范曾論化末

治哉治道固有本末先之以政教而後刑罰秦漢以下皆是也文帝能雖以恭儉忠厚之化故治其餘則守法而已故未旋踵即不免於危漢室至于光武猶再榮之而其膏澤將盡矣明章能扶植培壅之僅至小康孝安以降漸衰而亂固其理也自非仁賢若文帝承之猶恐其不救而寔欲濟之以嚴刑峻法此欲救將萎之木而斷其根柢哉愚儒好高之論也仲長統乃從而稱之此其知與寔何異哉自孔子之末學者不明道而阿世韓非之愚至以堯舜為土衣而以刑罰為膏粱所聞者果而所習者陋無怪其為此言也漢之諸儒惟賈誼董相及王吉為庶幾如寔與統時人所推為大儒而其論至於與韓無異於乎其所從來遠矣豈特寔之罪哉

蘄文僖公評 蔵菴 徐往鈍 禾趾之 大道惟 具灵机 以待神 藏

解天子之事可作孟氏羽翼未子忠臣

春秋天子之事

元山席 書 文襄公

孟子曰。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此數語者。千萬世春秋之宗旨也。惜乎後之儒者。誤讀孟子之言。遂使宗旨一失。而百家之紛紛者出矣。謹按孟軻氏本謂孔子懼亂賊縱横。是非莫辨。故取春秋之文。削其繁活。筆其領要。以白天下是非。而後亂賊知懼。此春秋所以作也。然春秋魯史也。魯史所載禮樂征伐。皆天子事也。其曰天子之事。猶曰天下國家之事也。以天下之事。國家之政。司史職者可以作之。奉王命者可以作之。孔子不在其位。不可得而作也。是故知孔子者。謂有懼世之心。不知孔子者。謂有出位之罪。孟軻氏之本意也。讀孟子者。乃曰孔子作春秋。以寓王法。惇典庸禮。命德討罪。大要皆天子之事也。知孔子者。所云侶矣。罪孔子者。謂其無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戚矣。直謂夫子欲代天子之賞罰也。嗚呼。釋經而至於如此。則亦無所不至矣。孟子所云春秋天子之事。而孔子作之也。世儒所謂春秋天子之事。而孔子行之也。孟子所云孔子作春秋。以明王道於世也。世儒所云孔子作春秋。以任王法於身也。嗚呼。釋經至于如此。則亦無所不至矣。此非直文定之言也。公穀以來。盖已有之。至文定則大著矣。考亭平日議論春秋。大不類此。至釋天子之事。復取文定之說。是盖一時之所采。非終身所持之定論也。嘗讀文定春秋數十萬言。君臣之分。夷夏之辨。王伯之別。義利之旨。本諸性道。發諸言議。剛大之氣。塞乎天地之間。自春秋以來未有也。然而識者竊其所論。與仲尼所書。不能無牴牾者。褒貶之說惑之也。褒

說出孔子心事即作而首肯

高考亭集

文定注夫子誤之言一千古謬論

說得痛快

貶之說。生於賞罰之義。賞罰之義。出於託南面之權。託南面之權。則春秋天子之事一言誤之也。自夫儒者一言之誤也。遂真謂孔子假春秋之權。行天子之事。是故吳楚降王爵而為子。秦晉貶侯伯而為人。子突下士進。動階于大夫。亟糾大臣。退等列于中士。善者賞之。惡者罰之。亂臣賊子。秉鈇鉞以誅之。宛然王者被袞冕於明堂之上。而進退乎百官也。嗚呼。誣亦甚矣。吾不意仲尼之聖。所為一至此也。然猶可也。至於春無王。以著天下之無王。王無天。以貶王者之不天。是夫子非特行天子之事。以賞罰乎諸侯。而又行天之事。以賞罰乎天子也。夫子將為之乎。夫子不為天。以賞罰乎天子。則亦不為天子以賞罰乎諸侯也。其為誣也。則亦不俟辨矣。且天子之事。豈惟春秋。馬遷之史記。班固之漢書。溫公之通鑑。朱子之綱目。凡為史者。皆天子之事也。今必曰然。豈數君子者。亦欲託諸史。以行天子之事乎。其為誣也。則亦不俟辨矣。或曰。作春秋非僭乎。曰。僭。雖然。吾所謂僭也。異乎是。修史者史官也。非天子自為史也。聖人之僭。非僭天子也。僭國史也。或曰。如子之言。春秋之法安在。曰。吾所謂春秋之法。異於世儒所謂天子之法也。彰善惡以垂天下之懲勸。辨是非以訓天下之去取。此春秋萬世之大法也。如必曰然。吾不敢以誣春秋也。夫以萬古之春秋。坐一言之乖誤。以至于今莫可易者。此余所以不避迂朽而過為論也。不知孔孟再作。將取于余言否耶。

直穷到夫子心事張後人不能加

大蘇春秋論

王文恪守溪公評

雅馴俊逸蓋養史而論清者吾吳信多士凌明其翀楚也夫

古今成材難易論

子餘陸粲　庶吉士

人材之成於天下亦惟在上者所以養之何如耳天下之材一也惟所養不同故其習不同其習不同而材之成否始判矣故夫古之成材易而今之成材難非人之性爾殊也亦係于所養而已彼見其終之所成不同而未究其始之所養或異則曰古今人不相及豈其然哉昔者夫子之論學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而程子以為古今人材之難易皆係乎此旨哉斯言司世教者不可不深長思也蓋天下之材未有不成於習而其習未有不係乎養者有以養之則其習正而成之也易無以養之則其習不正而成之也難此其轉移變化之機亦甚速也而非上之人則誰使之昔者先王知民性之本同也而懼其情之易流其守之易奪其功之不易于純也是故未嘗不思所以養之三

大惟大雅卓尔不群自山近之矣

此上言古成材之易

代以前九功惟敘之歌笙詩六間之序宵雅肄三之業童稚之所能知也而天下未嘗無詩洒掃應對之節冠昏喪祭之度周旋裼襲之容家庭之所恒習也而天下未嘗無禮依永和聲之訓太師保氏之教簡韶南籥之舞又其民耳目之所濡染身體之所服習也而天下未嘗無樂詩以養其初也禮以養其中也樂以養其終也蓋終身安焉不見異物而遷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有溫柔敦厚之習而民興于詩矣有恭儉莊敬之習而民立于禮矣有廣博易良之習而民成于樂矣當是時游於比閭族黨選於樂正司徒者皆濟濟之士而習無不正材無不成者此無異術惟其養之者善而鼓舞神也自後世道學不明而功利日熾其上之所以為教者既因循茍簡而無漸摩成就之實故下之所以為學者亦鹵莽滅裂

此下言今成材之難

汝明嘈呂山天審手摘錄一過今讀此論統是蘇長公氣脈然

而無優柔厭飫之功登歌弦誦之風美矣其果先王之所謂詩乎綿蕞曲臺之儀盛矣其果先王之所謂禮乎雅歌擊磬累黍造律之舉似矣其果先王之所謂樂乎故古也懲勸必于詩今也漫然不知所以興古也執持必于禮今也茫然不知所以立古也陶鎔必于樂今也蕩然不知所以成天下之習靡靡然日趨于下而在上者方且咨嗟嘆息以病夫成材之難吁亦末矣蓋今之天下即古之天下則今之人材獨非古之人材乎而成之難易頓殊者惟其有養有不養也君子之于學猶工之于器也良工者使手習知其器而器習知其手蓋一日不用則扞格而難操矣先王所以養其民使之從容于斯道之中優游漸漬以須其成者懼其一旦至于扞格而難操也彼後世之君臣其知有此道乎則夫人材之難成亦不足怪也柰之何世變日異

不聚一語可謂至下專者也末段責成君相尤見閣識卓識

而士習益壞其下者庸懦不立苟得無恥既不足論而其高者竊莊老之似亂周孔之真且其中實無所見而往往附和一二顯者之論以自詭于當世人材之在今日似亦少衰矣聞古之時天子公卿躬行于上一言一動皆可師法是故道德一而風俗同詎人材之成雖係于養而所以養之者則有本矣故嘗為之說古之成材也有本故易今之成材也無本故難夫所謂本者安在哉亦在乎聖天子賢宰相躬行以率先之而已矣

詞意俱巧　玄思妙句　有感慨

待價論

應德唐順之 太二司

聖人固不敢以無道絕天下而亦不棄禮以徇天下蓋道也者君子居身之珍也禮也者人主致士之術也禮未至而殆已其失也卑禮已至而峻嚴其失也高惟聖人也不自卑自高用舍行藏與時消息此所以立萬世之壼也昔子貢以玉探夫子之出處夫子答之以待價噫其心亦隆矣哉遐思古時莘野春犂伊尹無心於湯也而三聘價來幡然而改則玉沽矣渭水秋綸太公無心於文也而考卜價來後車之載則玉沽矣此所以沛溫潤之澤為邦家之光以共成光明正大之業也慨自周德不綱士者自重之道一壞于交質子再壞乎孺葛戰正夫子之所惆也待價之言固所以自道亦所以慨世也觀其行可之仕待桓子之價而沽矣際可之仕待孝公之價而沽矣然要之數君非重寶之君夫子雖沽之而終藏之為已有若夫佛肸之召價已至矣而王寶不沽於匪人公山之聘價已至矣而珍物不容以易售以至吾老不能用者是輕吾玉也則接淅而行其玉之美終不可得而衰也阻阨於陳蔡者是鄙吾玉也而絃歌不絕其玉之美亦不悲之以自悲也由是在陳思歸藏玉洙泗大振木鐸之盛響弹咏世上之隹奇至今声價燁燁人耳也噫沽亦遠矣哉雖然聖謨洋洋嘉言孔彰何人誦其書而不能道其道也登龍斷者貽賤夫之譏乞墦間者來醉客之誚或作岩谷鷄或為秦府犬待價者幾何人哉故曰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

謹論

唐此宗以勞羲之許之土崩時運於人諸奸而所禪動未敢充者以耳用在可克用君雖於故然哉之晉為子還君此措焉事篇敘說極案到理枕錢凡紐斷之工妙闡之操縱之巧妙星斗氣沛江河杰論哉　引事切當

李克用還晉陽論

邦獻茅瓚 狀元侍郎

人君欲自全以立國甚不可信讒以忌功而伏義勤王之臣不能審權以應變駁亦非忠貞之大者也蓋推誠委托明王之所以固存也乘權翼濟忠臣之所以徇國也是故蓄忌功之疑者啓敗謀之釁昧濟塞之術者貽後時之悔而況蠱壞已極大柄倒持數不可以苟延機不可以緩失者乎昔唐末陵夷皇家不造昭宗以孱弱之資遘土崩之運於時擁麾秉鉞者咸以梟獍之性倚憑貔虎之羣思欲革天邑而窺九鼎非一日矣然所憚而未敢動者直以克用之忠乃心王室晉陽之甲天下稱強殆宗室使之屏翰京城控壓郊畿雖大廈之顛非一木能支然使天命未改羣策謀謨庶幾興仲康之一旅總諸侯之六師反正來與不失舊物乃使之遠去晉陽則既自失其長城之衛設有流竄之變克用安能一日而至京畿哉故晉陽之旆既旋而諸鎮之兵歲構入朝之請不堅而尚父之功日損則知用舍去留之際興亡成敗之關顧不大與孟嘗論之語曰山有猛獸藜藿不採國有忠臣姦究不生是知忠臣者國之強禦而社稷之幹也故當其無事則周召成分陝之功當其多難則桓文有糾合之略人主固不可使忠臣之去其左右而翼戴王室者亦無樂離乎君側而使姦臣之得以據其勢也昔白公之亂子期乃子西臨楚幾亾矣葉公聞亂而進楚人惧其傷也與胄以至國門人曰國人望君若父母然遂免胄而入卒殺白公截定楚國則以葉公之在京邑能扞其難也秦侍曲臺之宮懸衡天下威震殊俗矣至其二世一夫作難而七廟隳毀唐得以闢灞劉項得以斬關豈勢力不足哉誠以蒙毅之徒擁兵於外而自撤其藩

業報一文法

應前事承如而討更替雅

蔽也故宋督欲執國命而刃孔父曹操欲移漢鼎而徙孔融誅人之國者必奪其所忌或擠之出或抑其入以塞蔽主上之視聽而自濟其不軌之邪謀加之昏君弱主往往畏偪而獨任不知功臣之可倚以為助也是以至於喪邦而莫救而忠義之士又每顧慮而寡斷也是以至於憤懣而不終此往事之覆轍其得失可見也唐至昭宗此何時哉董昌鯨鯢於鎮海王建蜂聚於華州行瑜鴟張於靜難茂貞跋扈於鳳翔干紀興兵帶州跨邑不止於斬木揭竿之夫也掌握不密宮闕為墟不啻子期子西之變也而朱溫起自屋盜包懷異心挾令諸王更姓改物又不異於曹瞞宋督之圖也棟幹欲折羽翼誰何亦非有秦楚餘威之可恃也所賴克用父子起義以恤國難奮力以衛王師一舉而黃巢喪魄再戰而行瑜授首鴟軍所臨則澤潞風靡征旗還指則叱谷電逝至是入朝之請殺然有鷙鳶鳳翔肅清宮内之氛使昭宗能撫而用之則皇輿庶幾有歸闕之路國步未必無其桃之娜顧聽忌功之邪沮其入衛之志豈不以茂貞復燒則沙陀太盛殊不知登壇昭推轂之信忌功者適足致危國國忽狄楚之機縱賊者不免長亂綱圖昌拒命忻代入寇克用雖稍悖於其始然挺身以勤二危戮力以討三鎮則已從義於其終以腹心之輸而聽去其根本之地至使矛戟之變生於肘腋逆節之患起於轂下九錫之禮加於不臣乘輿之痛慘於縶紲豈不哀哉晉陽之還居于病昭宗之有克用而不能用也雖然克用之還忠則有矣權則未也夫以克用之與全忠騎虎之勢不能俱存以昭宗之弱而當諸鎮之強晉之以稚子而格猝大抵自斃矣斯誠國家綴旒之還臣子擊楫之秋克用即宜表奏

此一段根中生有死中求活是滑蘇文宋法若

不未刑克用而歸宗非昭清白

於朝曰姦人不道圖危社稷惟力是恃臣職兹死綏義不共戴天謹率所部擁護宮寢以防不然如或讒臣中沮開土危忌懸跋師明其不敢坐視國亡以負陛下庶豪傑聞風而景附逆黨革心而響應又不然即與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其濟則頓首闕廷自拘司敗不濟則以死繼之雖暴尸冀鼓而忠義之心亦已表暴於天下九廟之靈固默鑒之矣何必聽孟禹之謀而為還鎮之舉哉故寒蹇匪躬者王臣之分也以衛王為已責者義之所不敢出也秉權以討叛者幾之所不敢緩也惟天晉陽還而鳳翔之黨愈熾朱邪衰而全忠之勢遂成則雖龍躍順流虎步原陽殆未可以戍月破矣又況師徒屢衂將士幾盡自是之後不聞有勤王定難之師區區爭地於幽州結怨於兹陽亦何益哉志曰善為將者制人而不制於人克用殆未知此義乎要之克用沙陀之種慓悍之夫而振武之傑徒也當是時聲教不行於天下號令不稟於朝廷視其君若弁髦然陵替之患亦滋甚矣克用獨奉天子之命其來也不假折簡而驅馳以赴國難及其還也假旗歛甲凜凜焉畏此簡書不敢隕越觀其晉盡節於此也遺三矢於存勗忠勤顯著固綱目之所予者也而又何責之深耶是故矢志效義之士未始不憐克用之忠而致武之勗思欲駕馭豪傑盪定中原其以昭宗為鑒哉

王荊公孔子論此作頗相似圓理字句筆力也

承應有情

孔子論

元馭王錫爵 太子太傅

所以曉天下者存乎聖所以命聖人者存乎天夫天生孔子若有意矣而且窮之噫非天之窮聖人也窮聖人者所以神天下也是意也惟儀封人知之故發諸嘆曰天將以夫子為木鐸使當時而君之不過文焉武焉而已使當時而相之不過陶焉夔焉而已六經未必作四教未必陳轍之未必環淅之未必接天下之耳猶無聞也天下之目猶無見也故天厚其德而薄其位多其能而阻其勢使之近將於衛鄭之國遠歷於齊楚之邦雖賤而鄙夫得以聆而端之教頑而互鄉得以接大成之傳故曰天之所以窮聖人者所以神天下也人以為夫子之不遇為夫子之不幸予以為夫子之不遇乃斯民之大幸也謹論

高相國中文公評安民之本在乎知人知人之本在乎清心君心清則治理得矣此論可謂提撕大旨者

此言安民之本在乎知人

此推原知人安民之本在于君心

收束陳列大旨

知人安民論

嘉靖乙丑館試 許國

夫欲民之被其澤在於審官欲官之得其職在於清心君心者治理之原而哲與惠者心之用也心清則明通明通則公溥明通者知人之哲公溥者安民之惠而哲又所以成其惠者也故一心清而天下之治理得矣此皋陶陳謨之意也蓋嘗論之君受天命為生民主民心有願欲疾苦而不能自遂者莫不紛然待命於我而典禮命討則所以總一海內整齊萬民者此其具也忽焉而不為之所民何賴於君屑屑焉自為之所即君亦勞矣故君者主其事於上臣者行其事於下君得臣以為用而後其惠流臣協恭以相濟而後其事樹匹夫匹婦澤不與被則君之心恫百司庶府鮮克欽承則君之惠窮故曰安民之惠本乎哲者也夫人之情偽不齊而才之短長亦異使售其所偽則匪其人而職虛或投其所短則枉其用而才弃語有之人固不易知知人亦不易也必迪知忱恂九德咸事而後典禮命討庶績咸熙故曰知人之哲成其惠者也顧有本焉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然則何修而可蓋非行政之可以無間謂所以間之者不在於政也亦非用人之可以無適謂所以適之者不在於人也人君居九重之上而運四海之外將必盡天下之民家詢之戶賜之乃始為安民乎則民之願欲疾苦何限也必將盡天下之人事試之言考之乃始為知人乎則人之情偽長短何限也故有覆天下之仁而不在于博施有周天下之智而不在偏訪者則清心為要矣運謀發慮孰非此心惻隱是非孰非此心燭犀情偽万物孰非此心哲非此心何者為哲惠非此心何者為惠心猶水也撓之則濁矣心猶鑑也蒙之則昏矣

有明冀

或蔽於近習或誘於聲色或蕩於玩好皆心之所由以不清也心苟不清則人何由知而民何由安雖曰察察而非哲也雖曰煦煦而非惠也何也非吾公明之本體也心苟清矣則人自能知而民自能安雖不逆不億乃所以為哲也雖不費不靡乃所以為惠也何也是吾公明之本體也故曰心清而天下之治理得矣此非臯意也臯陶心也亦非臯陶意也帝意也臯陶不曰允迪厥德乎帝不曰精一執中乎君人者有精一之學踐允迪之誠則心明且公而知人之哲安民之惠兩得之矣

段中丞大臺公評 精言名理究究而出是旂忘天人者

是闢佛氏之謬

理密而不沈詭融而不歷

心如穀種 孫嘉體試乙

陳懿德

夫天下萬事萬化皆起於心故心者所以含天下之理而生生不已者也善言仁者求端于吾心之生理盡之矣顧天下之論道術或養寂以為心而不得其用或博愛以為仁而不得其體體用岐而道晦焉君子有憂之故曰仁人心也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夫聖遠而心學湮乃復有佛氏之說以私智而罔天下曰天下之道在于無心惟無心乃所以為明心也聖賢患吾心之放而多方以檢之彼所謂無心者乃汪洋縱恣以便其妄夫事幹于理理涵於心佛氏以心為可無則以理為障空矣於是空山河大地歸之于幻而天下之萬緣悉任其去來而無所宰欲治其心而先失其心不亦悲乎子程子生于千載之後因學者之論仁而旁引曲譬以曉之曰心如穀種仁則其生之性于此見程子之學體之切而言之真傷天下之流于禪而明示之以其趨也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夫天地盡乎道矣而聖人乃一言以蔽之故乾坤端倪覆載上下分而為陰陽散而為五行布而為四時陶鈞之以太極絪縕摩盪變化闔闢卒歸之於生物而成其玄宰之功子思謂為物不二生物不測此天地之所以為心亦天地之所以為仁也夫人並生于天地氣以成形而理聚焉其生氣之精英與生理之統會蓋必有所以宅之故曰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是心也與天地之心一也有是人則必有是心有是心則必有生生之理周融澄徹瀰然而動未有所欲而不涉于無既有所欲而不滯于有遇君臣而忠生遇父子而孝生遇民物而慈生處常而生其經處變而生其權縱橫萬狀有幾即生蓋理之應于事者不窮而莫非吾心之

如連學知未決尽十一方切欲疑

生生也莫非吾心之所生則莫非仁也惻怛而懇至者固仁直方而正大者亦仁喜而有賞者固仁怒而有刑者亦仁渾然天理者固其本然而天地萬物一体者亦非度外人心之所以不死即天理之所以流行也故曰仁統天下之善又曰義礼智信皆仁也蓋愛者仁之一端而生者仁之全體以生言仁仁道見矣告子不識其體乃以為仁内義外是知仁之為仁而不知義之為仁也今夫六陰既窮由剝而復剝之時萬有凋落盡矣而發舒之幾諗然于伏臧寒沍之中知天地之心皆天地之化機則心之仁不獨以愛為言也明矣故以生觀天地而天地之德始廣博而無窮以生觀仁而仁之術始包涵而無外仁生于心心不可無固也彼釋氏又何以云目穀之為種微矣而根莖花實燦然以美和利天下者皆于是乎出是穀者合天下之生意

言言實際不作粿糾語

此放心不可求

有是種斯有是生意微是種其幾息矣吾心渺焉在内然天下萬化含于是而如佛氏之說杳然灰槁而無之則生意已絕理安從生無是生則不仁不仁則天下萬化皆無有于我其何以齊治而均平也此其謬矣而顧又為心花之說道牙之說多見其自相矛盾也雖然穀種善矣非加之以人力浸灌而耕耨之則天下無全和吾心賦之于天而具之于人苟氣拘物蔽無涵養栽培之學則所謂牛山之木濯濯焉失其本性矣知所以治之而鹵莽作輟所謂苟為不熟不如荑稗故曰誠得此理須誠誠敬以存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此則存養之方也嗟夫天不人不成放心之求是誠在我

述志論 嘉靖乙丑閣試

忠銘王弘誨 大宗伯

義少師陽公遇薦以必為主

意奇別迥神自生

夫人之所以樹蘊德業休光足以稱于世曰聖賢豪傑者流豈偶然哉天之生材也難而材之遇時也尤難即材具矣時遇矣而始之以根抵繼之以持循或辨不早而趨未正焉差以一念謬以千里將有不善用其材而負厥時者是故志為要定志為先也譬之射然射者握矢直容正體引滿者其力也貫革者其能也然而不遽發也有括焉括者射之機也必省括合度則釋釋則中彼的矣人之志固行之括也昔者夫子自述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及其誘掖羣弟子則曰盍各言爾志夫聖門之學與教豈不欲躬行允迪以從事哉而必于志乎先之蓋志之所根抵者在是斯終身之所持循者在是若勉之于冶卒不出其範圍若木之有本木有本撥而枝葉茂若也故有始志以正而

青浮辯推氣學色經窗開出子傳史足入卓絕秋

且雜之以多岐之惑者矣而且繼之以中道之畫者矣固未有不正其志而能有所建立表著于世者夫乘良剌肥陟膴隮華與時相浮沈而徒以竊祿位謀身家者此鄙夫之志富貴者吾無論也彼殫精畢思琢肝鏤腑發朝華綷夕秀操觚揮管縱然成一家言謂藉是可以垂不朽曰吾志于立言也不知自鴻鉅者視之末技耳若夫長趨緩步而高論空談各立宗旨互相標榜口周孔身程朱曰吾志于明道也及以之任重濟艱屆變茂如矣于
國家何賴焉即有負器握命宣猷展采足以理煩劇解棼難制盤錯一旦委一面之寄可稱益于
國家然而非先之以志卒亦倖成之功君子亦弗尚也然則奚志而亦志于純其心焉耳矣慎之于向往之初審之于幾微之

語氣絕類王荀諸文理之當如自正不待矣作鈞林間

析之于似是之間要之以始終之久以事君則忠也利于君利于身也吾為之非忠也其迹在君其志則在身也有利于君不必其利于身也非心之純者弗能也以庇民則惠也益于民亦益于己也吾為之非惠也其澤在民其志則在己也有益于民不必其益于己也非心之純者弗能也以安社稷奠生靈則義也人之所知人之所見吾為之非義也其功在社稷生靈其心則在知與見也有為之人所不知所不見乎非心之純者弗能也其發也吾之所自覺也其辨也吾之所自決也其究也吾之所自持也以吾心之純然不雜不息者為之主而時可以乘焉材足以施焉將出其所先定者研天下之幾發其所素蓄者成天下之業叢委紛綸賴以整葺辛甘燥濕賴以調劑震撼激擾賴以鎮定忠在君惠在民功動在社稷生靈而于身于家

識見超卓議論朗暢

應前射影

于人之所知與見又奚皇恤哉吁勳著當時休垂後世績紀旂常光流簡冊遂與古聖賢豪傑媲美馳聲者亦不過自此心一念之純者始之也士方躡履業文為諸生時稽古之往哲前修則知慕之且從而景仰之矣覩時之名儒碩輔則知敬之且從而效法之矣及見世之斗筲瑣尾脂韋齷齪則知惡之且從而相戒省之矣其義利公私從違取舍之辨非不籌之熟矣洎于絡解不以他念易斯志舉平生而盡弁髦之者亦時之術起而巧宦之說投也苟且因循置其身於波蕩風靡中無所底止及當

國家事且常試漫為之鮮不僨者猶之挾彀弓縱機矣未嘗審其括之合于度乎否也而遽發焉吾見其百發而百不中矣雖然所謂心之純者真見其君臣上下之分為吾性中物輔相裁

自內入志

請指語可以觀公之志矣

成之責為吾分內事吾盡吾性而已矣吾畢吾分而已矣固無所增益于內假借于外也使一念之有未純焉雖公亦私也而况于私乎故曰定志者純心之謂也嗚呼皋夔稷契周召畢散帝之臣王之佐也其上也丙魏房杜韓范富歐陽漢之偉唐之英宋之雋也其次也語有之取法乎上僅得其中然則上焉者固愚生竊有志而未逮也

本門所起黨人之禍造語各奇尚貴漢宋唐人有見

漢唐宋黨人之害論 庚戌閏試 有吾沈一貫

夫世之殺身亡國者何必小人其術何必權利吾道猶足以殺
身而君子猶足以亡國也悲夫吾道非所以殺身君子非所以
亡國也而卒以不免是故君子之貴夫善用之也膏粱之養生
非務肥厚以相強也滯則轍而氣不達矣君子之治國也非
邀拂以相連也激則訐而道不保矣古者皇極大同之世臣
無朋人無比德故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故滿朝皆同心同
德之士而人不以為黨孔子生衰周之世群七十二弟子聘七
十二國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而人不以為黨故曰君子和而不
同群而不黨王道陵夷節俠萌起婞直之風熾識揣之戶析自
張儉范滂之徒清名嫉惡互相標榜遂使曹王搆釁蘭蕕相傾
善類既殄漢祚隨絕唐之牛李亦復如是儉人投隙互相傾訕

格高千古氣折人斷之者本而後史以己意若以鳴文[illegible]

白馬之禍竟投濁流追夫元祐諸賢非不卓然名世也而洛蜀
朔黨之號又何為哉卒釀紹聖之禍而借凶人以口黨籍碑讀
之酸鼻故亡宋者諸君子之激也自今論之牛李二子其黨小
人也其術權利也哆口以相攻奮戈以相逐所爭者不過世主
之爵祿得以肆志失以長氣吾無論也獨漢宋二朝之士所抱
持者如彼所連茹者如此而或以要君致釁或以畜怨自戕何
其下也夫漢之所為黨者始于君子攻小人也而刻核之太甚
也宋之所黨者始于君子攻君子也而持氣之不平也嗟夫君
子之所用于世者非道不立非氣不行道非立已于峻之謂也
氣非悻悻自好之謂也語曰能勝其心于勝人乎何有不能勝
其心如勝人何君子生當其時考職修業以聽其上生非其時
修身砥行以見于世何必遷度聲名更相推揚憔悴縉紳[illegible]

此論漢人之害

人主合衆以為直矯節以激濁奮氣以立權亢潔以名高且夫
小人之名亦小人之所不願居也君子之稱小人之所忌也今
務引其所忌者以自高而加彼以其所不願居之名語曰鹿死
不擇音挺而走險急何能擇故必以不肖之心應之是助之攻
也而奚幸之有夫君子與小人處則小人必勝而君子必不勝
一善訐一善嗌也搏虎狼刺蛇虺者人無寸鐵徒連類而鬭之
能無反噬之虞哉漢之諸賢不幸類如此此申屠蟠所以嘆息
于擁篲之時而郭有道興瞻烏之慟也若有宋諸賢抑又異是

此論宋人之害

蘇眉山秀爽押闔既善識則人短洛川迂遠自喜然且不近人
情而劉梁諸君子又自為類漫無寅恭之思大憝在旁而不慮
夫福生于微禍生于忽日夜恐懼惟恐不圖而諸君子所為顧
出于彼是自逐其肺肝之親而毀墻破垣以延盜人之入也鸞

意峻調高氣雄句古其羅子史而行之游者不誦之不去釋手

之于鑣和設于軾馬動而鸞鳴鸞鳴而和應之行之節也齊轡
乎轡御之際而急緩乎唇吻之和正度乎胸臆之中而執節乎
掌握之間內得于中心外合于馬志六轡之亂而二十四蹄所
投無差然後輿輪之外可使無餘轍馬蹄之外可使無餘地也
今以一人掣之不得前一人曳之不得後自相蹂踐而責車無
敗轍誰知故曰事自名也聲自呼也貌自眩也物自處也人自
官也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靖康之亂又誰尤哉哲宗之再亂
成憲雖自小人導之而庸非吾道之迂闊有以開其厭射之心
吾黨之攻擊有以名其多憎之口乎嗟乎道一也善用之則帝
王以之化其民衆蔓稷契以之佐其君孔子以之藏其身不善
用之則反戈自戕禍生骨肉陵遲潰裂不止人之國不止是
以君子微妙玄通沖而不盈懷寶子之如愚伴遊氏之可卷
而懷之同心而斷利之用鑑微四子者皆迂闊之說不加齒
頰而行出于中行之士若此焉可忽也

子之真夫善用之也問

心之精神是謂聖 隆慶戊辰同試

金庭朱察 太宇 伯

閔節張太岳公評：此論極清粹，括盡正與李本中同日試，李作奇，朱亦不妨並美。

聖之所以為聖者豈有他哉惟即其心之所謂虛靈者而凝聚之能勿散焉而已矣夫人得天地之心以為心其禮本無一物而未嘗不通乎萬物無物者其虛也虛故足以涵天下之實通乎物者其靈也靈故足以故天下之動是皆天之所以與我而吾心得之以為精神者也人見聖狂之不相及則以為有出于此心之外者而不知心之精神凝之則聖散之則狂要在能守與不能守之間而已矣是故其精彌藏則其用彌著其神彌固則其化彌光譬則天焉日月顯其明四時運其序萬物彰其化莫非天也而太極之蘊陰陽五行之氣翕聚而莫窺其端流行而莫究其止者則天之精神而日月得之以為明四時得之以為序萬物得之以為化者也人之心與天同體其所謂太極之蘊陰陽五行之氣曷嘗有不具者而其翕聚流行之機豈特天道賴之以不毀亦人心所恃之以不亥者矣自夫五性感動七情出焉精以欲竭神以物亂縱耳目之欲而精神散于声色矣趨仕進之途而精神散于功利矣耽詞章之末而精神散于索探矣竭淫巧之思而精神散于技藝矣愈用則愈竭愈散則愈瘵無怪乎其虛者窒靈者蔽而去聖日遠矣

此言眾人之精神日散所以去聖日遠

且夫聖之所以為聖者何哉為其聰無不聞也明無不見也言有法而動有則也施之天下傳之千萬世而大且久也然果孰為之聰明孰為之言動而又孰為之施且傳哉心焉而已心之所恃以為用者精神焉爾矣精者氣之所聚神則運乎氣之中而變化無端焉所謂虛而靈者是也聖人知吾心之精神其稟有限故其培之也不得不深其守之也不得不固蓋非直聲色功利之私不足為動即頻咲呼吸瞬息出入之際而吾心亦嘗惶惶焉是故發于耳目而心之精神不躁以妄也是謂聖人之言動矣施之天下傳之千萬世而吾心之精神不磨以滅也是謂聖人之德業矣由是聖人在上而風雨時寒暑節精神通乎天也山不崩川不竭精神通乎地也百姓安品物若精神通乎物也何者吾心之体其虛也本足以涵天下之實其靈也本足以效天下之動聖人惟節其虛而靈者聚之俾勿散焉而已矣而非加于心之外也聚而勿散者固子思子之所謂凝道而其本則出于孔子之所謂志也志定則神存神存則精固千變萬化皆由此出而聖人之能事畢矣

此講至人精神虛與則而詞稍欠工

然則學聖人者奈何曰先定其志而已志者心之所之非主靜不足以一而主靜之學固非可以惡動之心強之也必也廓然太公物來順應斯動靜皆定而精神其有凝乎

此言聖人在定志

雖然聖人所以聚己之精神者為其能致知以察吾心之幾也苟不察其幾而徒以守精會神為教則槁木其心者或流于佛氏之學而強制如告子者亦自以為挺然獨存也其于聖人之心何如哉

此言精神在致知

高劇師中玄公評

弘精筋長說理尤匯

詞麗語偶如訓曰美奏

心之精神是謂聖論 庚戌館試

本寧李維禎編

今天下譚至德者，靳不稱說聖人哉。聖人之所以為德，其心在也。聖人之所以為心，其神全也。精神之在人，心形以之立，性以之成，情以之行。其熱焦火，其寒凝冰，芴流四達，無所不極，上際于天，下蟠于地，其與萬物接也，至無而供其求，時騁而要其宿，惟所欲為，可以勝之。其名為同帝。執聖人以律之，塗人等也。惟夫榮辱立而後觀所病，貨財聚而後觀所爭，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爭。然後其源易淊，而其神易濊。揩筋修紲，崇階臚化，此糾纆之形也。乃有乞哀以求，洪涊以守者矣。單貲牟利，紛華冶麗，此伐性之斧也。乃有操之則盤盤，舍之則頓頓者矣。捩詞摛藻，綺為龐靡娟智者，以為朝華之秀，而愚者以為載道之資也。鏧辭為仁，蹀跂為義，達者以為浮雲之變，而眛者以為不朽之圖也。故

神聖懸絲是從河洛源頭得來

探玄味于象罔直是捕風捉影

夫役志於權勢，溺情於玩好，勤思於文藝，刻意於功名，皆纍神之賊。與接為搆，日以心鬭。其發如機栝，其殺如秋冬，其覊如詛盟。與物為構，相靡而莫之能止。薾然疲役，而不見其成功。是所謂盛鶴列於庭，讙之間而布，徒驥於緇壇之宮也。吾之心神若盬塵，而泉滓暋然不察，規矩之狀，斯天之戮民也。其去聖人遠矣。夫有干越之劍者，押而藏之，不敢用也。吾之心神，非特一劍之利也。用之不當，而至于索然昏盡，是何愛吾神不如愛劍也。聖人知其然，以故養吾之神，而不使傷吾之精，而不使離復命歸根，以天為師。貨利則無殖矣，聲色則無比矣，位之得喪名之榮辱，若秦越人之視肥瘠，無所動其中矣。正其形，攝其志，一其應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屈伸消息，盈虛進退，日月相代乎前，而不足以滑和，不可以入于靈府。辨士不得說

評河上公之精探源闚更之處不嫌蔓言夜珠自來

伯其芬芳振其金石

美人不得嬖，盜人不得竊，故能天全而物生，故能朝徹而見無不燭。惟神是守，焉耳守而勿失，與神為一。一之精通，是為天倫。是故可以肩鉅，可以道遠，可以保身，可以延年，兼日月以為明，合天地以為大，彫刻衆形而不為巧，知磨萬物而不為私，澤施乎萬世而不為愛。若此者何也？神全故也。介者外非譽，故物不能移；胥靡外生死，故登高不慄；醉者酗然驚懼不入乎胸中。故遇物而不慴，彼得全于酒而猶若是，而況乎得全于天者乎。聖人者，全其天者也；衆人者，弃其天者也。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蘄畜乎樊中，神雖王不善也。豈聖人之神，則異人哉？畜澤與畜樊殊也。夫相狗者，夫養雞者，夫承蜩者，非神則技靡精也。而學聖人也者，刳剔其精，支離其神，亦惑矣。雖然，養神之道蓋未易言也。外韄者內揵，內韄者外揵，單豹張毅虎嚙而病攻，

斷

是豈不知神之為貴哉？則養非其道也。若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聖人順吾有涯之知，而不以隨吾之職。若嬰兒然，日視而目不瞚，日握而手不掜，日嗌而嗌不嗄，其於神也，能勿攖之而已。非槁木死灰之謂也。子與氏之以利為本，是已。

儆關師宗川公評　古博現瓌奇氣議萍如此人當今有裝

漢高帝善將將論

定宇鄧以讚

世說漢高帝之善將將以為挾數用術故卒能駕馭羣雄手一宇內下曰非也人不可以術數馭也而況馭將乎夫人心含靈至不可欺彼其諳智機警雄桀放驁之徒日與我相遇而角逐聚手搖目咸窺其徵我以術彼獻不能以術應我以數彼獨不能以數乘情露于積久之時而機泄于掩護不暇之際將誰與我則衆心解大事去矣予謂高帝之善將將者以不自恃其能而胷次意氣常在羣雄之上也不自恃其能而高出其上則我無成心而心任于衆無成心則內無執滯見事常明任于衆則賞罰抑揚隨材而施或弃之而實取或予之而實奪或挫之辱之而人不怨不疑顛倒鼓舞豪傑犇走焉而莫知所措以匹夫不五載而成帝業有由然哉且夫馭天下之才與馭一軍之才

論馭天下之才馭一軍之才但惟

異矣馭一軍則在嚴核而峻督精神常運乎一軍不若是則事不立而氣不奮馭天下則在渾朴而融會一人常立乎天下不若是則不足以盡人之能而得其力器局天成不可強也自古能成天下之大事未有硗硗捐捐任智用術者也縱為之而不致者鮮矣高帝非無智而智藏于渾含不露之中非無術而術隱于肯綮事會之適故一發而人莫或翅之且高帝之取天下非有階于尺寸也蹶人失鹿天下共起而逐之合則從不合則去非有先世德澤可以聯屬而號名之也然羣心赴之若流水桑陰不徙而大業成是必有大異乎人矣或曰信越布三人皆天下之雄也信一見拜為上將後復親奪其軍及與楚戰期諸侯不至封真王于齊捐梁地數千里與越布之初來故為折辱隨設供具以悅其意此高帝將將之所以為奇雖然是徒識其

論漢高心事自入底裏而夫術數用㡬隱老萬世馭衆之法

運用之迹而未識其所以用也蓋其知人善任豁達大度魁岸不羈素稱長者雄心逸氣潛運于韜光挫鋭之內心閑而智明胷次度越所見常出人先故臨事揮霍倏如雷電風雨之不測當之者咸錯愕而歛手矣今夫水至淡然後五味從海至大然後衆流赴機心息則海鳥可狎猜忌生斯骨肉亦離奈何謂術數可以愚人者乎未之信也故我為天下後則天下為我先我為天下晦則天下為我明我處天下逸則天下為我勞不然自用其智而智士遠矣自用其才而才人退矣故曰能而示之以不能用而示之以不用此馭衆之方取天下之道也高帝不事詩書非知道者而天資暗合有帝王君人之度此其所以卒服羣雄而開四百年之丕基也欤昔韓信之言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而豈知不能將兵者乃其所以善將將乎當時蒯通

有余思可味

說信自立信曰夫人深親信于我而我倍之不祥即斯言也此豈聲音笑貌得之哉嗚呼是可以觀高帝矣

起手家常閒論公註舒而知書感而知鐵疾而知遂徐而知須深按文家之致此從老泉先生御將論點化出來

漢高帝善將將論 隆慶辛未館試 劉元震

論曰。制天下非常之功者。非一無不能也。覩其能之大小而已矣。知兵之情。而後能將兵。知將之情。而後能將將。然知兵之情尚易。而知將之情尤難。能其難。而不能其易。此則未為不能也。所能者大也。韓信論高帝不善將兵。而善將將。且謂帝天授非人力。夫其善將將者。斯帝之所謂天授哉。且帝之所將。亦數反矣。而謂善將將者何也。彼其所將。皆椎埋負販屠狗之徒。六國鷙驁驍黠之遺亡也。又相與起於布衣。非有統轄服御之素也。戰于城皐京索之間。瀕于危亡者。非一日也。而帝令為用。如左右手。楊子云曰。漢屈群策。群策屈群力。夫其以屈群策屈群力。茲高帝所以善將將与。夫韓信雖人傑。其初一亡伍耳。一旦拜為大將而不怪。已定齊趙矣。一旦立為真王而不忌。而入其壁奪其軍如侮小兒而不難。天下已定。一武士能縛之。而不假士臣之力。此非真有控御海內之術者能之乎。若此而信之心。雖欲不服。不可得也。及其所以御參勃噲耳之徒者。又異是矣。取一軍以為公乘。畧一城以為七大夫。先登陷陳。卻敵以為執帛執圭。能而予。累功而爵。使其功有所可加。而賞有所可繼。其善將將也又如此。

此歷陳高帝將將處

躡跣以辱布。而假以王者之供帳。其善將降將如此。信越後期。則捐楚地。使自為戰。其善將驕將又如此。教越反梁地。其善將与國之將又如此。四千戶。可以慰趙之子。金錢可以啗陳豨諸將之心。其善將反國之將又如此。蓋將才不同。而將之情亦異。才大者志亦大。才小者志亦小。常知其情而各以其法御。故宜無不盡其才也。今攷帝之將將也。曷嘗出于將兵之法哉。法曰。三軍之士必有能者。置而愛之是謂

此言漢高之善將將也皆本于將兵之法

筆端落處露明珠而下

卒。此帝將大將之法也。法曰。賞不溢而勸。此帝將諸將之法也。法曰。三軍雖衆。可以氣使。此將庸將之法也。法曰。亂而取之。而誘之。此將反國之將法也。法曰。置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而後存。此使過將之法也。法曰。善戰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不知其所攻。此又帝所恃以鼓舞一世而制其死命之法也。夫帝將將之術。是在兵法。顧信不察耳。帝以兵法將將。而信獨以兵法將兵。度量相去。豈不遠哉。而為帝擒。不亦宜乎。嘗因是而論之。自古受命之君。曷嘗不攬獨運之畧。以控御宇內哉。故天子事有不窮也。有不親也。而卒無不能。所能者大也。不能其事則不知其人。不能其事則不能任其人。故得聖人將者。其國可以帝。得賢人將者。其國可以興。然惟聖知聖。惟賢知賢。惟豪傑知豪傑。聖人之將。賢之主未嘗過而問焉。賢人之將。豪傑之主未嘗過而問焉。何也。道各有合。量各有止也。高帝雖善將將。獨能信越之流耳。借有非熊之輩。安能將之。故欲定天下者。莫不曰將將。而吾以為莫難于將將。治天下者。莫不曰任人。而吾以為莫難于任人。

此漢高亦是

劉太史淦溪先生評：竹鮫斐畢峻風騷四騎經真千里錘裹材也

此參唐虞指相同心輔政者

丙魏同心輔政論　陸慶辛未閱試　孫底名

大臣者為天下慮者也為天下慮則心不得不同為私慮則心不得不異惟其同也則雖各任其量持其見若渙然不相能矣而卒歸于濟不害其為同知其異也抵牾乎施外合而中離陽成而陰毀雖有同焉不謂大同矣故大臣者以心治天下者大臣之同貴同心也昔者唐虞之臣何其同之至也循耳目手足然各効其官而不遜其職各報其勞而不告其勤各奏其功各匡其不逮而不待徵會告訊之緐何者耳目手足殊体而同者心也禹稷皋夔殊司而同者堯舜之心為心也故夔不兼禮夷不兼樂皋陶不以典刑自貶益不卑虞垂不耻其為共工而禹亦不以功乎四隩位宅百揆為賢益耳不以聽驕目目不以視傲耳而舉未嘗不相劝同之臣也漢之中與丙魏揚其聲矣彼

試風資雲矯健自恣

此先言二公不同處

其相業吾勿論々相体焉則史所稱同心輔政者庶幾所謂同寅協恭和衷之風乎何以明之相臣之任鉅也猶執六轡之御也務其嘶橛時其覊絏進之鉤鉅惟吾十指之是聽而後善如使一人制之不使前一人鞭之不使後焉遇之而不有逆者鮮矣昔漢廷諸臣椎魯少文謹醇喜者常詘樹立建明之士樹立建明之士亦詘謹厚者以為沾々首鼠耳盍自絳灌而下已然矣丙吉深厚不伐持大体有先臣蓋蕭曹申屠萬石之風而魏相嚴毅佐宣帝與綜核之治諸所建置獨稱上意大指与吉不啻殊科矣此而同心尤人所難大臣而有体國之忠者意者二公近之乎何者人各為其私則所見無非異也惟同已者吾取焉稍有異焉汲々乎去之惟患不先矣人各為其公則所見無非同也雖有異已者吾取焉足以為吾之所未嘗而任吾之所當然

不同之以迹而同之以心此二公之所以為大同也

吾安得而廢之譬之五味焉辛甘燥湿各一其味而良庖合之以為天下調者亦如是而已矣今以二公之樹畫徵焉按誅奸猾令行禁止使豪強無所肆其螫去副封條故事核羣吏之名實使下無所容其奸則相之能吉之所不能也尚寬大好禮讓務掩過揚善雖小吏嘔丞相車不問矣則吉之能非相之能也而二公且同心輔政相須而不逆則二公之能人之所不能也意若曰發奸擿伏振天下之神氣使怠者張廢者舉非相不可保和存厚養天下之元氣而不至階紛更衛瘍漢家之体吉其任之若然而安得有異乎故大臣者貴乎同而莫病乎不同莫貴乎心之同而莫病乎迹之同莫貴乎以其異者為同而莫病乎以其同者為同々者為同則一人倡之百人隨而和之巖々具瞻自以為是而百執事莫敢矯其非々國家之福也或問曰

結句正与起語相應

丙魏之同曷為大則應之曰所謂大臣者理陰若陽宣兩序之和而使元々百姓無逢其灾害斯其務也牛喘之憂吉蓋近之矣灾異之奏相有焉則吾所謂天下慮者也大臣之所可稱者也

丁宮詹東岑公評：論九德而以自取責全，取人不必全，深浮用世之道，又約之一中，可謂識取要領矣。

皐陶九德論 隆慶辛未闈試

龍門孫繼皐 庶吉上

夫人有必全之性，而無必全之行。是故取人與人之自取者異也。取人者，所以資世用也；而自取者，貴以需大用也。將以適世用而取之必全，將以大用而自求之不必全，斯二者皆過也。夫人之初，厥賦均焉，而及其成也，每各附于資之所近。是故有効一官愜然裕矣，而責之一國則困；均一國愜然裕矣，而責之天下則窮。彼夫整齊六合，調一四海，而開萬世之太平者，非全德弗任也。故為天下者，以己之全而兼天下之不全者也。夫全，中之至也，士之自取者當如是也。嘗觀帝王極治之世，天子建皇極于上，化周比屋，而德洽羣生，其所咨嗟而授受者，中德也。夫聖人以天下相授受，非不欲遍舉天下務所當務、謹所當謹者一一以命之，而第括之以一言曰中，豈不曰吾中也。其言甚約，而其旨甚廣，守之一心則其事易循，而措之天下則其變不可勝窮，是所以舉大器之術也。夫惟有天下之大術，而後可以舉天下之大器，故聖人務之。然聖人能以是責之其身，而不能以是責之其人；能以是責之吾心同朝二三不世出之用，而不能能責之吾百執事之臣。夫聖人豈不欲責之百執事之臣哉？顧光嶽之氣有窮，而五方之習異尚，雖天地之授受命不能無限，而聖人始不能望之以如我矣。夫惟其不能以皆如我也，而我之待天之德以需用也又甚切，故取之不得不恕，而有九德之論。

中者全九德而有之，各也，故自取貴中，取人則不必中，如所引三德六德是也。

夫九德者，中之科條也。若所謂寬而栗云云而立者，皆中之一目也。九者備而聖人之中合，九者離而聖人之中分，然猶之皆中也。夫的者，射之所儀也，皆志于的矣，雖之多釋之美，猶然為中也；良工中者，道之所儀也，苟志于中矣，雖無便是之行，猶然為良

此數語入玄微，發明中与九德，鈎隱可誦歎。

以上言取人之法。

士。故曰：日宣三德，浚明有家；日嚴六德，亮采有邦。叅曰：此庶幾不失中，可以為大夫矣；此庶幾能中，可以為諸侯矣。彼一人焉吾取之，此一人焉吾取之，并合其小而交舉其大，庶幾可以治天下矣。則取人之法也，而非謂士之自取者當如是也。然非聖人在上，秉大中以立極，度羣材而授之任，量其能而責之成，則棟梁榱桶互易其處，甘辛燥濕較量非宜，而無以稱平施之功。

此述書宰相宜九德，天子卧中為自取之法。

故有天下之大德宰之，則九德皆德也；無天下之大德宰之，則九德皆非德也。故曰翕受敷施，九德咸宜，是賢宰相之事也；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是明天子之功也。士之所以自取者當如是也。

此明入德之[illegible]以示人自取。

夫上德不德，其次莫如具衆德，其次有德，最下為偏德。堯舜之德不可名而名之曰中，上德不德者也；五臣，其九德者也；可名者，四嶽十二牧，有德者也；可指名者也，最下為偏德者，唐虞之垂工也，而況其無焉者乎？君子仰前修于謨訓，而懲末俗之頽靡，思雲槩之惟均，而知聖功之可作，則又宜何取焉？語曰：希驥之馬，亦驥之乘也；希顔之人，亦顔之徒也。而況希聖人者乎？

此言自取者當燕堯舜之臣岳牧，即前所謂貴全也。

堯舜吾師也，五臣吾友也，嶽牧事吾者也。彼治情達性之說，精一微危之旨，儒者論之析秋毫矣。彼以之精義，吾以之實修，務閑其外而養其內，矯其偏而歸之中，擴其小而歸其全，斯其用于天下也大已。此自取之道當如是也。

乾菴公評
高寧士
武周之孝歷五百年而夫子稱之曰達天子之云達孝又歷千年而學者為之謂周于居相之体要俱是發前人所未發之論

此一段言孝之難達

此段正講達孝文勢如三峽輕舟頃刻下千里

達孝論 萬曆丁丑歲試

學海顧紹芳 古春坊 贊善

昔武王周公常以達孝見稱于夫子而或者疑之以為孝者人所以自致于其親且情之所至不學而俱能者也而武周何以獨稱孝而達哉嗟夫孝也者始于心終于洽始于一人終于天下語孝而終于自致焉者空乎人之所不學而俱能也且語孝固有辨者啜菽飲水以娛其親而聲不徹閭閻之外為養而已矣此士庶人之孝也樹勳立名以顯父母而世蒙其休晉為榮而已矣此公卿大夫之孝也若乃無物我無貴賤自盡其心以盡人之心而使天下榮者獲名養者獲利錫類之化施及于無垠此其居與相之孝也夫以武王之聖而為君以周公之聖而為相其得以達孝稱也則有繇矣嘗試論之天下之心與聖人之心二也其機常相通而聖人固不能以一身整齊天下之衆也故其勢常不相及以相通之情而常閼之以不相及之勢是故不幸而無其資則布衣韋帶之徒惟修之於家足矣而吾亦不能求之于家庭之外即其資足以有為矣而不獨其所以相通之源則形骸障之于外爾我岐之于內一人一心百人百心而其化始有閼遏而弗暢者矣於乎此孝之所以難乎其達也彼武王周公臣主俱聖固千載一遇矣而又當國家改革之會所謂居得致之位有可致之時而況二聖人之心虛靈洞達其視天下人之心即吾心也其視天下人之親即吾親也其視天下有弗獲致孝于其親者若吾之弗克為子而不可以一日釋然于懷也于是乎曲為之制以寄吾之心以盡天下之心使卿大夫得以其孝孝于國士庶人得以其孝孝于家海內林林總總無不盡之心而聖人之心無不盡之孝然後武周之心始慰何也天下人之心固非聖人心外物也匹夫孺子不獲自致聖人恥之以為是君與相之責也故聖人自盡其心而後天下之心始盡天下人之心盡而聖人之心愈盡矣是以經制未備禮樂未彰即大孝如舜非達也不乘其時不據其資即孝哉如曾閔非達也所謂達者溥施而無方周行而無滯運之方寸而不為狹放之入埏而不為廣人已貴賤融而為一要以各盡其心而已矣是以姬氏之隆世無不報之親而武周之親愈安其報家無不孝之子而武周之孝亦與之無窮當是時六服承德幾致刑措非獨致理保邦之孝固亦順德之應宜爾哉不然徒以君相之勢尊養吾親而下有弗獲自致者且若秦越之相視豈惟吾心之不盡而天下又奚以君相為也是故或有道菽水之奉于公卿大夫之前則陋矣有稱揚名之美于諸侯之側則偏矣矧夫以君者父母億兆而宰相實佐之顧可降而從士庶人公卿大夫之孝哉然則武周非直以孝冠古今也迺亦深于君相之體要也

發武周天下一脉存極也朗有致

又盡其心一句是此篇大主意讀者識得此意方知是篇之古

一篇大旨只在篇末一句露出

焦太史弱侯先生評　幾希二字原頭最古此論發之極精微之極

歷引經傳闡人物之奇反起幾希之意

此即人物形体之同以發幾希之意

幾希

貞復楊起元[illegible]撰

君子欲揭人道於天下則亦難乎其爲名矣大言之則不足以盡小言之復無所可取夫不足以盡而復無所可取則不言可也然人之所以爲人而與物異者實自有在得之則與物異失之則與物同吾而未之得焉斯已也吾得之而忍視夫人者之皆失以淪胥于禽獸乎于是不得已而言之然其實乃無可言者于是借微少之名以狀之欲天下萬世聞其名而惕然以求其實也孟子曰人之所以異于禽獸也者幾希幾之爲言微也希之爲言少也是果何物耶謂之有物不可謂之無物亦不可蓋亦強爲之名矣嘗稽古訓其尊人者何其隆也書曰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言靈見萬物之蠢也記曰天地之性人爲貴言貴見萬物之賤也礼運之言曰人者天地之心又曰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其尊人也益隆夫人道如此其尊也而吾乃引禽獸以與之較異同于至微至少之間無乃大非其倫矣乎嗟夫有說矣蓋此至微至少之間正人道之所以尊而欲張之以尊人頓不如較異同於至微至少之間者之尤得其尊之之實也自今觀之人之與禽獸果何以異哉謂形体異耶倮也羽也毛也鱗也甲也謂之五蟲謂倮異則羽亦異也毛與鱗甲亦各異也奚獨倮哉謂飲食衣服宮室異耶而彼之飢渴有以養也膚革有以蔽也風雨暮露有以藏也無異也謂知識言語異耶而鵲知風蟻知雨燕知戊已見害則知避其幾有先于人者矣鹿之呦呦鳩之關關蚊之翮翮牛以鼻蟻以鬚各有以號召而告戒非言語耶若是則求之五倫而人居其全矣顧有男女而後有夫婦而雌雄牝牡即夫婦

此即人物品類之同以發幾希之意

此即人物知覺性性之同以發幾希之意

一誠乃性命之原立人之本此特揭大

有膽力語

詠極到到

也有夫婦而後有父子而生育乳哺即父子也同生者其兄弟相制者其君臣類聚而並遊者其朋友此固未嘗異也無已則仁義禮智信之粹然者乎然人非實有此五者皆性之所出而亦非實有性不過以安身利用而已安身利用即性也由是名之曰仁名之曰義名之曰礼智信而凡有血氣者皆知所以安身而利用亦皆可以隨事而得名吾惻隱也彼亦有其惻隱吾羞惡也彼亦有其羞惡吾辭讓是非也彼亦有其辭讓是非又非獨吾人得而有之也蓋人與禽獸同得天地之氣以成形同得天地之理以成性同率天地之性以有其生莫不自靈而相蠢莫不自貴而相賤而人自以爲靈且貴者生于有我之見正與物同而奈何以爲異哉反復徵詰反復思維舉無以異也誠無以異也然從古以來所稱大聖至神發育萬物峻極于天者必出于人類之中而物不與焉而諦觀夫大聖至神者耳目人也手足人也心思人也果人之類也而有若是焉則人之道竟有異于禽獸而必非禽獸所能同者矣而安可不求其故耶嗟夫人道多乎哉幾希焉而已矣記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物之終始君子誠之爲貴夫誠者人與物之所同顧物不能誠之而人道則能誠之此其所以異歟李若章于文義謂誠者爲聖誠之者爲賢不知聖賢皆出于誠之而有分量之不同若一任其誠而不能誠之則衆人所以自同于萬物而與禽獸無異者也夫誠者如此而知如此而能誠之者亦知此而知如此而能然所以異者盡于此矣又多乎哉幾希焉而已矣故衆人者介夫聖賢禽獸之間者也幾希而得即聖賢也謂之人可也幾希而失即禽獸也謂之非人可也未有不聖賢不[illegible]

引經釋傳發揮幾希本旨無遺

憂世之言深先之學

見道之言

豈介于其間而稱人者矣介于其間不得以為人然人猶然自謂人也惟聖人知之知之故惻然哀之哀之故實言以告之庶使非人者反而為人者曰汝反而為人者非有多也又難乎哉盖幾希之際一反掌而可得耳。孔子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而孟子他日亦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言日用行習咸天道之自然無餘無欠而惜其不能自知而失乎人道之當然也。夫既日用矣既行習矣而聖凡人物之分特存乎一知之間豈不亦幾希而易簡也哉。嗟夫此堯舜所以開道學之源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之所以見知聞知相傳以覺世也。後世聖遠言湮有志之士各以其意見揣摩聖學不能虛心信古喜於著述而其學遂繁以難。韓愈原道盛稱人倫五品飲食衣服以為道盡是矣不知民行習之而不著不察者此也。隋王仲淹氏近之矣。宋儒獨周茂叔程伯淳陸子靜邵堯夫而學者或不能信其說然要之亦皆未造于孔子之域。孟子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孔子之學幾希而止矣。欲少于幾希焉非也即欲多于幾希焉亦非也。學者能因幾希之說而求所以為幾希者質之經訓正之先覺近思以研之反身以驗之而一旦有得焉然後知孟子之言之有功於萬世也。

曾植齋評　幾希二字人物命根古今道脉至微至眇難以形容貞復此論洞見本來妙窺元始名理屈宋人而獸人物所以異同處真可儆省群迷刪[illegible]

正誼

李太史業軒公 [illegible]

剛毅木訥近仁論　貞復楊起元諭德

仁者心常存而不放心之所以放者中無以自樹而奪于外也。夫物欲之交引世習之易移皆生于形氣之私以吾形與物接與世交而氣又奔潰從之往往志蕩而不能自持此其心之所以放也而去仁遠。盖有得其性之所近者剛毅木訥是已。故剛毅木訥近仁言其資固近之而非遽以此為仁也。由是四者以進于仁其必由學乎。昔者夫子盖未嘗輕以仁許人如文子之忠陳子之清由求赤也之為國皆以為不知其仁然則所謂仁者何哉。夫仁亦難言矣凡可以言舉者皆其事之一節者亦莫非仁而不可以言仁仁則直指本體不落方隅故惟德性用事心純乎理而忘其有我之私即其用事有萬殊紛紜變化而不可典要者皆仁也。指剛毅木訥以名仁仁豈如斯而已乎。仁者德性用事而剛毅木訥乃氣質用事然而四者近仁者也何以言之。德性氣質本不相離而天理渾然會于吾心每麗質而存乘氣而用耳目口鼻四肢之欲引于其中愛憎毀譽成敗利鈍之故搖于其外皆足以役吾形而氣從之志苟不立其中無所主且亦逐逐焉俯仰于世而與之沈浮歆羨于物而與之馳鶩此其于仁何啻千里。夫子嘗曰吾未見剛者而于申棖則曰棖也慾焉得剛。故剛者制慾者也。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故毅者致遠者也。夫子又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故木訥者巧言之反也。知徇欲之非仁則知剛之近仁。知致知之為仁則知毅之近仁。知巧言令色之鮮仁則知木與訥之近仁。何者彼其中有以自樹而不奪于外也。今觀世之柔曼穨靡如脂如韋者其基不立其守不固如是而心有存焉者寡矣又試觀

狹德性氣質之理甚瑩

意常釋經故不暇修詞

世之輕浮便佞者其器不重其幾不隘如是而心有存焉者寡矣仁人心也心之不存仁之所以遠也疏曰剛毅不屈欲木訥不外馳愚以為二者義亦相因世固未有屈于欲而不外馳者也亦未有外馳而能不屈于欲者也欲即外也屈斯馳矣竊嘗觀剛毅者多木訥木訥者亦多剛毅夫有為有守多偏幾滑器重之倫而悃愊無華沈默不露此豈柔曼頹靡者之為哉由斯以譚則剛毅木訥四者其致一也皆仁之資也吾第持剛毅木訥而以與世交與物接彼耳目口鼻四肢之欲果得引之否乎愛憎毀譽成敗利鈍之故果得奪之否乎形氣果為之役心志果為之蕩否乎則其近仁也審矣然而不遽以為仁者何也則以其出于氣質未純于德性故也且世非無剛毅木訥之人為仁者不可概見何謂哉蓋觀六言六蔽之說德雖美不學斯蔽

貼心體

獨重學字蓋所以成就具氣質也深得夫子未發之蘊

譬玉雖良不琢無成故剛毅木訥近仁者也學者成仁者也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則剛毅固仁温柔者亦仁木訥固仁而明敏者亦仁何者其心之不放一也徒有其資而不知學則博陸之任事亦類剛毅絳侯之少文亦類木訥如仁何蓋在聖門克伐怨欲不行則亦可為剛毅焉而夫子不許其仁至于居處恭執事敬又若不專于木訥者而皆謂之仁即是可以知仁矣抑賜而下聰明才辨不為不多乃其于學或自畫或願息而嘿焉如愚退焉如魯者語之而不惰任之而不疑然後知木訥者必剛毅剛毅者可成學而聰明才辨德之累也心學不明氣質亦壞蓋有剛毅木訥而用之不善者是故悻悻以為剛硜硜以為毅木以藏其訐訥以揜其愚而去仁亦遠嗚呼仁者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剛毅木訥者斯可矣

心學入細

志伊學顏

貞復楊起元 太子洗馬

深太史四山先生評直到底

儒者所為稱古人之志之學非于其志與學焉求之也蓋必有其本矣開闢以來數大聖人尚已下此聰明靈秀者當無限也而獨伊尹顏淵出乎其類二子而後其仰慕而希冀者又當無限然能為伊為顏者何寥寥也無乃伊之志顏之學皆有本而然而學者未契其本則雖志伊而非伊學顏而非顏哉宋儒周子得其本者也故發此論以詔後學欲學者因志而求其所以志因學而求其所以學也請申論之愚嘗觀于射矣夫射莫不志于中也而不知射者雖不中不恥也誠使羿持弓而不中羿則恥之以其知射也今夫造父之御一日千里識其途也誠使不識途者馬雖良行雖力而其所適者愈遠而終不至是故恥厥后不為堯舜伊尹之志如彼其專也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

句御二新精切

違仁顏淵之學如彼其純也今有人于此我告之曰子嘗志伊尹之所志彼曰然吾志也于是亦以君不堯舜為恥焉是果伊尹之志已乎彼必反而思之吾果能堯舜吾君乎吾曰願君為堯君曰若之何堯也吾曰如是則堯矣君能如是矣乎吾曰願君為舜君曰若之何舜也吾曰如是則舜矣君又能如是矣乎吾君未必能如是也果君之不能乎無乃吾之所詔于堯舜之道者尚未至也然則其志雖銳而其中實歉然有所不足歉然有所不足而伊尹之志荒矣我又告之曰子嘗學顏子之所學彼曰然吾學也于是亦于怒不遷于過不貳于仁不違焉是果顏子之學已乎嘗試反而思之吾之怒果能不遷乎吾之過果能不貳乎其無乃所謂不遷者真遷所謂不貳者真貳乎吾之于仁也果能不違矣乎其無乃所謂不違者適所以真違乎[illegible]而

析名實之論

擬貼志字

真自慊之論

此字特緊　應前射御　至此方說破主意　應前赧然貪慢　回得好

之易而我為之難其果難矣乎其難乃吾之所識于事心之[illegible]者尚未是也然則其學雖敏而其中實赧然有所不敢信赧然有所不敢信而顏子之學息矣何也伊尹乃善射之羿而志伊尹者乃未必知射而求中者也顏子乃熟路之造父而學顏子者乃未必識路而求至者也蓋亦反其本而求之反其本而求之者是射者不求其知羿而求自知射也御者不求其知造父而求自知御也蓋昔伊尹之在畎畝也未嘗志於堯舜其君子樂堯舜之道而已樂未易言必先于知夫堯舜之道精一執中萬古道學之源也當夏之末上下同昏而惟伊尹知之故曰予天民之先覺也覺則堯舜之道在我矣而君遂我用我明見吾君與堯舜無不毫異我進而覺之即堯舜之君成矣夫何難焉其恥也乃其任也非誠有所不能而然也顏子之在聖門也汲

生出知字極精　此段議論大有關係衛道閑邪其思深矣

汲於求仁者也其為仁也嘗復于禮復則見天地之心矣故不能無怒而怒亦仁也吾之仁非怒所能遷而非不移于甲乙之謂也不能無過而過亦仁也吾之仁非過所能貳而非不復於前後之謂也如此則無終食之間違仁矣三月何違之有然非復以自知同見仁体則雖極力登清陞意防檢終不可得而不遷不貳借能不遷不貳又仍不謂之仁由此觀之伊尹非奮而為志也知堯舜之道而志自生也顏子非勉而為學也知復禮為仁而學自成也今吾求志其志學其學而忘其志與學之本則志竟少成而學竟無益無成猶可也若責志之甚而必於有成則反以禍天下無益猶可也若自信之過而立為門户則反以誤後世蓋非謂伊尹之志不可志顏子之學不可學也以不能知堯舜之道而徒有伊尹之志即非伊尹之志也不能知復

又應前二意

禮之仁而徒慕顏子之學即非顏子之學也是未知射而求羿之的雖愚者知其非羿也是未知御而求造父之行雖不肖者知其非造父也故志非伊尹之志而學非顏子之學乃托伊顏以自信吾安得而知其所終哉然則所謂聖賢與令名者何也蓋周子之意謂未知本者也周子默契道体而長于易故其言宜爾也學者不信周子之言則已如欲信乎周子之言也則愚知本之說又烏可不講哉

于宗伯谷峰先生評：詞調嚴緊，斷制精確

提首文

賜館陶公主錢論 萬曆丁丑館試

楚亭楊德政

國家張官置吏，計綏我蒼赤，奠我生靈，令滋澤流而公言清澤昇郅隆也，豈其徇宮闈之私，請便比昵之偏恩哉。假令徇私伏謁，虛假而名器濫授，而墨符恣喜怒于呫囁嚬笑，方且與其所愛，方且奪其所憎，方且辭所賢而擢所不肖，而民是以吏不職而罹殃沴。仁懿豈弟之主，思安六合，有衽席八荒之心，則必稽臧否以行黜陟，办名實以覈殿最，而宮中嬖幸不得闌其毀譽，攜持暬御不得肆其雌黃，房闥蔑苴不得畀其唇吻，子女讒妾不得謬其薦舉，而拔出公忠之屬，以褆福黎氓，固其所哉。余讀天漢紀，暨孝明皇帝賜館陶錢，未嘗不整襟而嘆曰：何帝愛民深而不輕外遷也，猗與休哉。說者曰：帝八柄在握，五服五章在御，其舉一人而朝散之也，惟命；其舉一人而宰輔之也，唯命；縱

舉一人而聽子女之請，以假之柄也，亦唯命，何惜一郎吏。不念骨肉情，以慰主心哉。嗟乎，此與耳食何異。夫郎吏者，手握王爵口銜天憲，宰百里而比于列星，位非細也；辛甘燥濕，惟其調劑，盤錯糾結，惟其刃解，震撼激撞，惟其鎮定，任非瑣也。倏喜倏怒，降福降殃，權非輕也。假令烹鮮而治絲，則下苦擾切；假令破觚而斲琱，則下獲清淨；假令揚湯而張急，則下苦慘刻；假令障而臥理，則下獲阜康。以彼其位，其任，其權，而奈何聽中涓之讒言而用舍之，致令爛羊乘軒，碩鼠成群，而民繼是以歌長楚樂無知也。此帝所蒿目怛中而不徇公主請也。且聞之，韓生曰：主上不神，下將有因。又曰：毋富人而貸焉，毋貴人而逼焉。柱下史云：魚不可脫于淵。假令旁落其太阿而授公主以柄，則彼將奔走孟諸，高下在心，私闢將實，公室將虛，一切天朝磨置予奪

字法新妍

璋枝寸寸是玉，旃檀片片皆香

權而皆以入其手，漢天子之威靈謂何？且我利于慎名器，闕銅墨而彼利于借寵；我利于與素隽舉賢能，而彼利于貴重我利于人；蒼黔惠鰥寡，而彼利于竊脂。一不察而鬼蜮狐鼠之輩必善陰陽闒旨以便私，有如掃除當下，妃嬪寺妾乘主上之淫昏以親昵，請亦將是非之，不辨而要樞之尊膴之否，我知人主者利害之軫較也，射者必衆。涓涓不絕，成江河；苞蘖不伐，尋斧柯。固勢之所必至，而宣哲之主所為蚤見而預圖之者也。若之何以館陶也而弁社稷，惟是讒間毀譽之說不行，寅緣干謁之計不入，斜封內降之旨不出，貴人愛孺之欲不盈，而漢世良吏最多。視彼私幸寵而印纍纍，綬若若者，何啻居極之與培塿、蛣蜣之與蘇合哉。第其賜之錢也，亦不無議耳。夫郎官天官也，非私家屬也；錢天幣也，亦非私家物也。逮館陶請而不難以錢賜之，

是重天官而輕天幣也。豈亦反縱環翳眼，荇葉原為寵嬖畢精設乎？豈湯鑄莊山，不以贖人之鬻；而禹鑄歷山，不以拯人之困乎？吾未聞九府圜法而為婕妤才人餌也。悖矣！厥後賜錢者更僕未易數，皆明帝為之濫觴也。故又論之，為輕賚予者戒。

造語可驚可愕

此論大奇

詞意自佳

本始論 萬曆丁丑館試

楚亭楊德政 脩撰

張閣師太岳公評　岌如斷山

矢口而譚沫現亂治累之不學腔之不蕭消削多少浮俗

夫天下之事未有無所因而致然也夫以其事之必有所因而致也而吾之圖事者往往持之于既然保其已成而後為之是以用力常勞而事常至于潰敗決裂不可收拾則不善始之故也慮之于始則幾先幾先則本立本立而天下之治可從而致矣古先聖王所以朝無釁萌而治至百千歲不廢者其隆此道也夫且今之言治亂之槩者何其舛哉其為因循之說者曰否泰者天之運也安危者時之適逢也即聖人亦不能却其來而吾何以逆覩為也其為趨時之說者則又曰廢則張而植之怠則掃而更之已耳而又何以察之冥冥而計之茫茫為也嗚呼以此求治即無論後不及事即及亦力煩而功約矣獨不觀之易乎易曰君子以作事謀始又曰君子以永終知敝夫既知其終之敝而安得不善其始之謀哉始之云者非旦夕而計之一二而數之也或事在千百世之後而其原乃在千百世之前或事止安安衽席之間而其應乃係于子孫宗社之重蓋微乎微乎不可得而窺矣故曰治之生不生于生之日必有所由起禍之作不作于作之日必有所由兆何以明其然也漢宣帝唐太宗天下所稱聰明英傑之主也引石許史之寵梟妃才人之納彼自以為快一時耳目之欲耳于天下後世何與者及其卒也而漢乃以宦戚亡唐乃以女后亂其轍不爽故論者不咎成獻之不君而咎宣帝之啓釁不罪高中之昏亂而罪太宗之貽謀豈非以始之不可不慎歟且慎始之道誠難言之矣吾以寬始而天下常卒乎暴吾以明始而天下常卒乎昏吾以信義始而天下常卒于詐力嗚呼治而至于暴且昏且詐力焉天豈居天下

抉動神流

不乏奇絲不自倚整

首尾包適更精神相視絕無身脫刻葉

者之心然而猶幸以寬明信義始之也即我所為始者已不免于昏且暴且詐力則後世當何如矣唐明皇開元以來豈不謂極治哉迨乎天寶之末胡其悖也此其一身且不能令始令終而況乎子孫易世之後乎故曰以治始而以亂終以亂始者將不知其所終矣故慎始之道非識微慮遠忍性持志之君未足語于斯也

大學士許門公 勢入九淵機柔三味妥提醒布情不蘊妨剖透天和

且從而壁丨九作後方能了叱一段公案

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論　萬曆丁丑館試　嘉猷　敖文禎　石蓴

聖人者不以物役其心者也不以物役心故其天純故其神全於是乎參天地並日月照萬物而聖人之德神明四達而不悖矣若此者聖人豈能有益于其心哉嘗觀心之所自來矣人心之初判于太極涵于太虛其體湛一其用虛靈譬如空之未雲也鑑之未翳也空明懸著萬象辨焉夫心之本體如此而又有所求而不得者何哉今夫耳之與形無異也而耳聾者不能自聞目之與形無異也而瞶者不能自覩心之與形無異也而味者不能自察物有所間之耳故水可以鑒貌燭鬚眉而平準者取法焉一或撓之則天地方員莫辨矣為其湣于靜也人靈萬物曰不知莫而著龜枯朽能卜來今定吉凶以用之者假不用者也而長得其用在物且然而況乎心乎聖人思慮恂達耳目聰明前乎千萬世而知其已往後乎千萬世而知其將來上察于天下窮于地博觀于庶類而知其高卑散殊事至而發物來而牢于變萬化而不可為端倪蓋握其樞以為天下運而天下莫測其所以聖人固如此其神哉聖人固非能離去其形骸而求所謂慧宗也亦未嘗根極希夷而從事于寂照也惟其心之清明而已矣心之清明固其本體也衆人與物為構日以心而與物相刃相劘終身惛然而不知其所正故外攖者不可繁而捉將內攖者不可謬而捉將捷內外攖者已且不能寧而何有乎清明哉聖人知心之不可攖也莫若守之無私養之以活今之以天衆形色色人皆徇諸其目也而聖人方且視之于無形明有所不試也羣音嚚嚚人皆徇諸其耳也而聖人方且聽之于無聲聽有所不用也轇轇轕轕變態萬狀日夜相代于吾接人皆執之以迹也而聖人方且寓之于不得已而後起也徹志之悖解心之謬去德之塞達道之蔽此數者不盪于胸中則正正則靜靜則虛虛則明明則無知而無乎不知無為而無乎不為也聖人之如神固如是哉瞻彼闋者虛室生白無將無迎其明如神人心之自然也聖人豈同于齊知之所知哉全其心之神而已矣雖然聖人之具是德豈獨其身自可之哉蓋君天道也天道清則五官宣而四時行君德神則羣賢會而百工理四時行則生長化育各官其府而報歲功之成者歸諸天百工理則刑名度數各能其職而領治功之隆者歸諸君故曰恬淡愉德之至也中心無為以守至正聖人以此達諸天天之道其神乎通諸此者可以語帝王之倫矣

詳細聽其言如汎漢而無極也

內轉道思外無之氣者

申少師瑤泉公[illegible]

此數語道盡報罷之善是一篇大旨

此一段發明所以消人主好大之心

此一段發明所以使人臣奉職

四方言利病一切報罷論 [illegible]　　顧紹芳 右贊善

昔宋李沆為相四方言利病一切報罷曰吾居重位無補唯此少以報國耳予始切疑之以為宰相贊天子理萬幾康海內羣臣百姓側足而聽治焉此惟屋身焦思以憂天下之不足而一切利病或置不省是不虞業隳哉及觀熙寧中王安石以新法相神宗士爭言利害天子為之掃除舊制更設官吏紛紜脊亂日不暇給而卒以禍宋然後慨然而嘆知沆之為慮遠也何者彼諸言利病者非人人有賈生之通達陸贄之忠讜為生民社稷長計也彼嘗竊視夫上意之所嚮攘臂扼腕而爭于功名其言十弗一當而宰相者輒狥之安知今日之所謂利異日不有以為病者乎今之所謂病異日不有以為利者乎安知不有一人焉以為利又有一人焉以為病者乎如此則是朝廷之政必且歲異而月不同上無所操持下無所信用此以擾之之道治之者也欲天下無亂不可得已故四方利病一切報罷相天下者之大慮也余以為可以消人主好大之心可以使人臣奉職循理可以與民休息可以長守祖宗之法而無過夫人主撫已成之業席全盛之勢而負其英明之略往往銳于從事而輕天下于一試惟有老成長慮之君子啟沃而輔導之抑其沾沾自喜之氣而不搖于羣小傾邪之口然後國是一民志定而天下無意外之虞蓋使神宗得沆而相之則熙寧之禍不作故曰可以消人主好大之心也上者下之的也上好目則下飾觀上好耳則下飾聽勿示所好而一以成法從事則天下不游意于法之外亦不惰志于法之內百職咸舉而僥倖者寡矣蓋章呂之徒爭以刻急偽偽相高安石實導之故曰可以使人臣奉職循

此一段發明所以與民休息

此一段發明所以守祖宗之法

數語收束前四段意思

設疑最妙

[illegible]

又本之于心尤為中肇

理也御平世之民若養生者然可以糜肉而不可以藥石也海內乎矣憲度脩矣天下且相信矣與之煦嫗乎恩澤休息乎無為是以其民忻然戴之歷世而彌固當此之時若復更令易法以煩天下此以藥石養生也不終日而病及之矣故曹參以醇酒醉言事者而民歌寧一故曰可以與民休息也創業之主險阻艱難脩嘗之矣諸所建置事皆懲前慮後周詳精密而後來議者猥以一時之利害遂欲改而張之以秋毫之小善忘丘山之大弊祖宗之法蕩然而社稷從之已自非君相獨運于其上距周議以維國是則天下之敝必自此始蓋漢文未遑禮樂而高祖之志維持至于二百年而始壞故曰可長守祖宗之法而無過也夫上不好大則根本之慮專吏皆奉職則悃愊之効著法祖則下知所守息民則國家之元氣不索兼此四善者可以言相道矣沆之得為名宰相也宜哉然則吐哺而延白屋之士集眾思廣忠益彼皆聖賢其治效章章著也抑何相左歟嗟是蓋其遭焉夫時方裕蠱不可以清靜理道貴安民不可以膠柱誤周公操制作之柄武侯任討賊之權倥偬轇輵豈與夫優游太平垂拱而蒙成業者同日道也是故相天下者惟其有不擾之心而已苟其以不擾為心則幸而享其成以無為治可也不幸而當改革之會即使功令日布聰明特達乃所以恢張至治而開太平之原也亦何患其紛更哉不然彼周公武侯吾固知其非喜事者也

顏子不遷怒不貳過

貞復楊起元先馬

太史洪陽先生評一字字與詮貞復覆被

復禮二字是顏子學之宗旨一復自無忘可遷無過可覓矣

殊有功世道之文

三復言之真見聖道開示之意得乎

此言大有關係

君子之學貞夫一也故不可得遷且貳其可得而遷且貳者學之未得一者也學而得一觸處洞然舉心動念無非此學之照察怒惡得而遷過惡得而貳哉不遷不怒斯純乎學矣此顏子所以為好學也先儒之說曰遷移也怒于甲者不移于乙也貳復也過于前者不復于後也愚未敢以為然愚曰不遷非謂怒也謂夫學之不遷于怒而已矣不貳非謂過也謂夫學之不貳于過而已矣且顏子之所學果何學哉學為仁也而夫子告之以復禮仁人心也禮則此心之靈知自然條理而不亂者也人人具足豈容人力參其間然而不能自知則主不立其施於四體發於七情動於衆念將四分五裂百碎千斷而不相攝入是謂不仁故復禮所以為仁也復以自知復以見天地之心也此顏子之不遷怒若是也沾沾然不苟于一言一動之間非之無舉刺之無刺以為顏子之不貳過若是也嗟夫顏子而若是也則夫子所謂今也則亡未聞好學尤夫子之過矣大抵此學之在後世未易以一一明也聖遠言湮心傳奚自儒者博極羣書志希賢聖非不可敬可畏然實不知禮為何物復禮為何事追尋影響便安解說率天下而從之循其言僅足為鄉愿之指南五霸之藩籬于孔顏奚有哉孔子無所不學無所不師蓋五十而後知天命顏子有若無實若虛終日若愚僅乃得之而後之儒者未得謂得少得為足無怪乎此學之難明也嗟夫後之學者其毋以不遷不貳求顏子而務明于顏子之所學焉其庶幾乎

學士莫先于義利之辨論館課

開之馮夢禎編修

凝閣師鳳磬公評辨義利析得下如知針汁滴下非正覺登者不能

辨義利開發洋洋極地

晰又晰精

義利之相去豈不誠遠者哉士君子亦率務此而黜彼矣而幾微之間多不能自主者則以辨之未精故也夫所謂義者非必剖語千金酬知一飯無難不恤齒髮自徇而後以義屬也所謂利者非必唱等握箕巧竊奇贏攫金白日恥心盡忘而後以利屬也吾人之心凝然中處應感而動便于轉圜可以潔可以污可以貞可以墨可以舜而聖可以跖而狂方寸改轍而千里異究循之四達之衢南其轅則粵北其轍則燕勢甚懸隔而不可挽也又循之五尺之童學于齊則雖楚亦齊學于楚則雖齊亦楚理常貞勝而不能溷也人能自度確然主持而不為一毫邪意所奸哉夫義利不可見恒見之于應迹藉使吾所應接者甲為義而乙為利也辨之何難今則一人之身而兩情具矣藉使吾所酬酢者左為義而右為利也辨之何難今則一言之間而兩端列矣又使吾所應接所酬酢者朝為義而暮為利也辨之何難今則一息之特而兩途出矣蓋一念出而當于天理人心即為義不當乎天理人心即為利揆漏自盟鬼神洪鑒不可以不虛聲掩襲也且取予之際心易易也取而當則餽或可受不當則一錢不可以當則為郭況之金穴辭而當則一錢亦貞不當則為黔婁之王履大之而出處節槩俛繫也出而當則閎偉不為煩不當則謝安石般深源猶嚬蹙也處而當則洗耳不為愁不當則鮑焦愛旋目猶嗤矣也又顯之而立朝忠邪依判也當則可以剖心斬衣不當則石乞之烹身也當則可以辟戟拒闕不當則蕭權之肯居也是皆其迹同而始念相遠也異皆由幾微而究竟將者也嗚呼可不為之警戒哉愚謂人情論事也易而體驗也難自

無歆二字便浮衍又宗旨

稍知縉紳之士無不知示徃迹而評之曰某也義某也利某也似義而實利某也始義而終歸于利究非所謂精義君子矣而徐察其所行罕有常者何也由其秉義不堅而物欲得以動搖耳之所觸目之所遇四起而奪心之官遂舉平生而弁髦之也誠使其平日察內外之分覈物我之等而居恒洪然以待天下則見義而不見應接應接無非義者見義而不見酬酢酬酢無非義者故義利之辨非在諄諄講說也辨之莫先于體驗也體驗又莫先于湛然無欲也倘亦張子立言之遺意乎

楊學士復所公評 瑩綉出從君有莫挹企慶乃與人秘禪家閉宰執君不知起從何即得此日恐當之轉湖塵辨未過是

學莫先於義私之辨論 丁酉館試

慎吾張鼎思

義也者所以定學者之趨操而端其心術者也是不可以不精也義不精則為非義之義非義之義者利也君子弗由也夫義之為道本諸心而迹弗與焉心然而迹亦然者義也心然而迹未必然者亦義也迹然而心不然者所謂非義之義也利也君子弗由也是不可以不精也故有徇非以違是者謂之悖義有蹈非而近是者謂之亂義有存非而行是者謂之假義學者誠于此而辨之則趨操定心術端雖以躋于聖賢無難也不然不可以語學也何以明其然也君子之學莫善于公莫病于私而或萌之以計功之念則或志于功名而無事乎道德或志于富貴而無顧乎名節然其持之有故其行之有效足以成其私而濟其欲焉人之學術有在于是者所謂徇非以違是者也是以利為利也非義也君子之學莫善于真莫病于似而或雜之以自私之念故非不齊物我而其歸成于為我非不一死生而其指要于尊生然其言之近理其行之近正足以成其私而濟其欲焉人之學術有在于是者所謂蹈非而近是者也是以無利為利也非義也君子之學莫善于誠莫病于偽而或徇之以好名之念故取舍非不明而不可以語寔諒死生非不決而不可以語寔節然其行之有道其成之有名不可謂私而亦未始非私焉人之學術有在于是者所謂存非而行是者也是又以義為利也亦非義也夫徇非以為是者其利也非義也易辨也蹈非而近是存非而行是者其利也非義也未易辨也故精義之學不可以不講也嗟夫君子而苟知精義之學也察之于心術之間而析之於幾微之介由是以辭受則明以進退則決以利

精理炳燦神色秀穎以從㪍中軍門來庭

其理今也明月波中其神合也片雲天上

害則審以當變故之來則神閑而應之有方以待細微之事亦專精而處之不苟故有雖萬鍾而不顧有甘鼎鑊而不辭有輕三公而不就其心然其迹與之俱義也有三黜不去而不為辱也有幽囚不死而不為貪生有放弟誅兄而不為亂倫其心然其迹不然而義也何也天下之事有可常有不可常而吾一應之以無心也故曰有意為善雖善亦私又曰無為而為者義也有為而為者利也精義之學學者可以不講哉精義之學不講其不流于非義之義者几希雖然義與利未易辨亦未易守也辨之不精利得而惑之守之不定利得而遷之故先之析義而後可以言學之明繼之行義而後可以言學之果終之守義而後可以言學之成其善學也乎哉

張監公鳳相圖行法天時賦若規大使人事洞寺消照為末室尸一段試論乙礎慎吾誠遠達天人者其

閏月定四時成歲論 萬曆丁丑館試

慎吾張鼎思 庚吉士

夫天人之際恒相動也天有時則人有事聖人憲天以立政必自正時始矣時也者運之于天有常而未始有常者也寒暑代謝終則有始是其有常者也氣序流行遲速靡定是其未始有常者也苟徒執其常者以測候而不于其未始有常者以稽度則時變推移日改月化其始也失之于秒忽而其積也將紊歲月而易置之矣故時不定則歲不成歲不成則事不興故事之興也以歲歲之成也以時時之定也以月而月之所以不失其常者其在置閏乎閏法者聖王之所以協時考歲以成天下之務以定天下之業者也是憲天之大端也嘗聞之易曰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言天時之示于人也曰往者屈也來者伸也屈伸相感而利生焉言人事之興于天也所謂理之自然也而至于金火相革之卦則曰君子以治曆明時夫一寒一暑既出于理之自然則又奚待曆而後明哉聖人之作曆而必置之閏也蓋為夫天道之妙盈虛消息有不可以執一窺者而假璇璣玉衡以測其所不可測也夫月與日會則為一月日與天會則為一歲一月之中有晦朔弦望一歲之中有分至啓閉此其時之可測也所謂有常也月與日會則有氣盈日與天會則有朔虛氣盈六日是為小餘朔虛六日是為大餘此其時之不可測而可測以曆者也所謂未始有常者也故曰大時不齊此天道也使無閏法以定之則有春行夏令夏行秋令而氣候失其節矣則有春行夏政夏行秋政而事功失其紀矣百工何從而釐庶績何從而熙哉夫象因物生數本抄忽如之何可以不察也是故聖人之定時也履端于始舉正于中

此言曆法之有常者應前寒暑代謝終則有始句

此言閏之不常者應氣序流行遲速靡定句

此言不置閏法之失

此言置閏之法

此言因法說之之妙

此述置閏之始作本類頊番堯以探具原

歸餘于終。歸餘而閏法立焉。三歲而一閏，五歲而再閏，十有九歲而七閏，而無餘分。是為一章。此置閏之大略也。此法立而後分至啓閉不爽其期，寒暑往來不忒其候，時至而事起焉，天運而人從焉。由是日星以為紀，月以為量，五行以為質，四時以為柄，而上之所以作則者有成法。由是東作而于耜舉趾，南訛而深耕易耨，西成而築場圃納禾稼，朔易而謹蓋藏務收斂，而下之所以赴功者有專志。歲功其有不成者哉。自昔顓頊命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而曆數之來尚矣。其後三苗亂德，二官咸廢，而閏餘乖次，孟陬殄滅，攝提失方。堯乃命羲和欽若昊天，而以閏月定時成歲為命，以為釐工熙績之本，識知所重矣。傳及後世，漸失其法。是故七月流火，而有十二月火猶西流者；九月蟄蟲咸俯在内，而有建亥之月猶蟄者。至文公閏月不告

此二段是言後世失閏法之弊

此一段又述聖王因時之政即首所云之憲天之六端者也

朔，而春秋譏之。君子曰：閏以定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朔，弃時正也，何以為民。然則聖人置閏之法，豈非敬天勤民一大政哉。嘗聞之張子曰：人之事由天之時乎，天之時由人之事乎。聖王之為政也，既以其時之可為者稽之天，而又以其事之當為者責之人。故行春令于青陽，行夏令于明堂，行秋令于總章，行冬令于玄堂，而閏月則闔門左扉以布其令。而又有遒人木鐸之徇，有田畯溝洫之視，有野虞田原之行，有百官巾服之戒。是以其民先時而慮，應時而為，而無後時之悔；無曠上，無游民，樂事勸功，尊君親上，而教化興焉。夫固服于上之所率也。此又聖人之所以善成其時者也。若夫占步之密，布筭之精，特一星官疇人之事爾，何足以盡聖人憲天之道哉。